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浙江卷藏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ISBN 7 5076-0049-1/J · 47
定价： 100 元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辽宁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ISBN中心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65.5　插页:19　字数:128 万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76—0049—1/J·47
定价:特精装本　100.00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本书经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
为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周　扬

副总主编：（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学良　任　英　林默涵　周巍峙（常务）　钟敬文（常务）

高占祥　贾　芝

委　　员：（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　振	马学良	马春阳	大丹增	王仕媛	王世兴
毛　星	乌丙安	龙海清	田　兵	刘　琦	刘守华
刘清惠	刘魁立	刘辉豪	刘锡诚	许　钰	李　克
李耀宗	吕　骥	曲子贞	任　英	牟　耕	宋孟寅
宋彦明	杨亮才	吴景春	官却杰	季　仲	季　沉
张　文	张　涛	张紫晨	林默涵	周　扬	周骥良
周巍峙	姜　彬	胡尔查	钟敬文	贺　嘉	高少峰
高占祥	贾　芝	徐守正	徐洗尘	殷海山	陶　阳
陶立璠	陶建基	常　泊	董均伦	蓝鸿恩	廖东凡
黎本初	魏心一				

总编辑部主任：贺　嘉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主编及编审人员

主　　编：钟敬文

副 主 编：刘魁立　许　钰　张紫晨

特约审读：孙剑冰　王　奇

责任编辑：李凌燕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

主　编：乌丙安

副主编：孙丕任　江　帆　王明希

编　委：（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　光　　王明希　　乌丙安　　孙丕任　　孙余德　　江　帆

齐广文　　刘英男　　李大桂　　邵振棠　　肖文宽　　陈东山

何锦良　　张传石　　张柏华　　张雪冬　　金洪汉　　佟　畴

侯长力　　高作智　　戚英发　　蒋成文　　程振家　　韩雪峰

詹恒学

编辑部主任：孙不任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

主　编：孙丕任

副主编：江　帆

编　委：孙丕任　　江　帆　　高振民　　张雪冬　　韩雪峰

王　光

责任编辑：江　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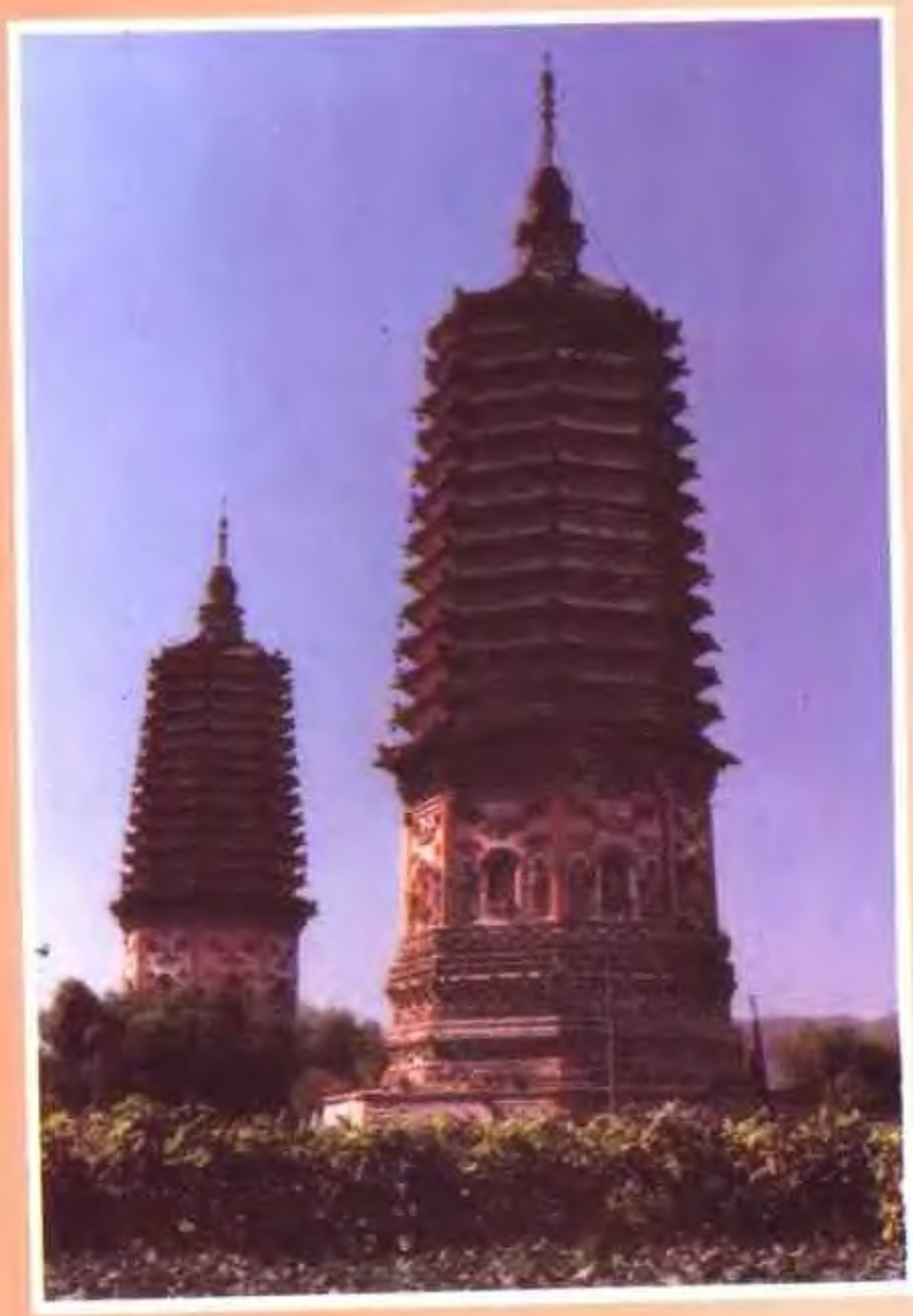
沈阳昭陵(北陵)　郑永吉摄



千山西阁　　莞焕发摄



大连石姑礁　赵家祥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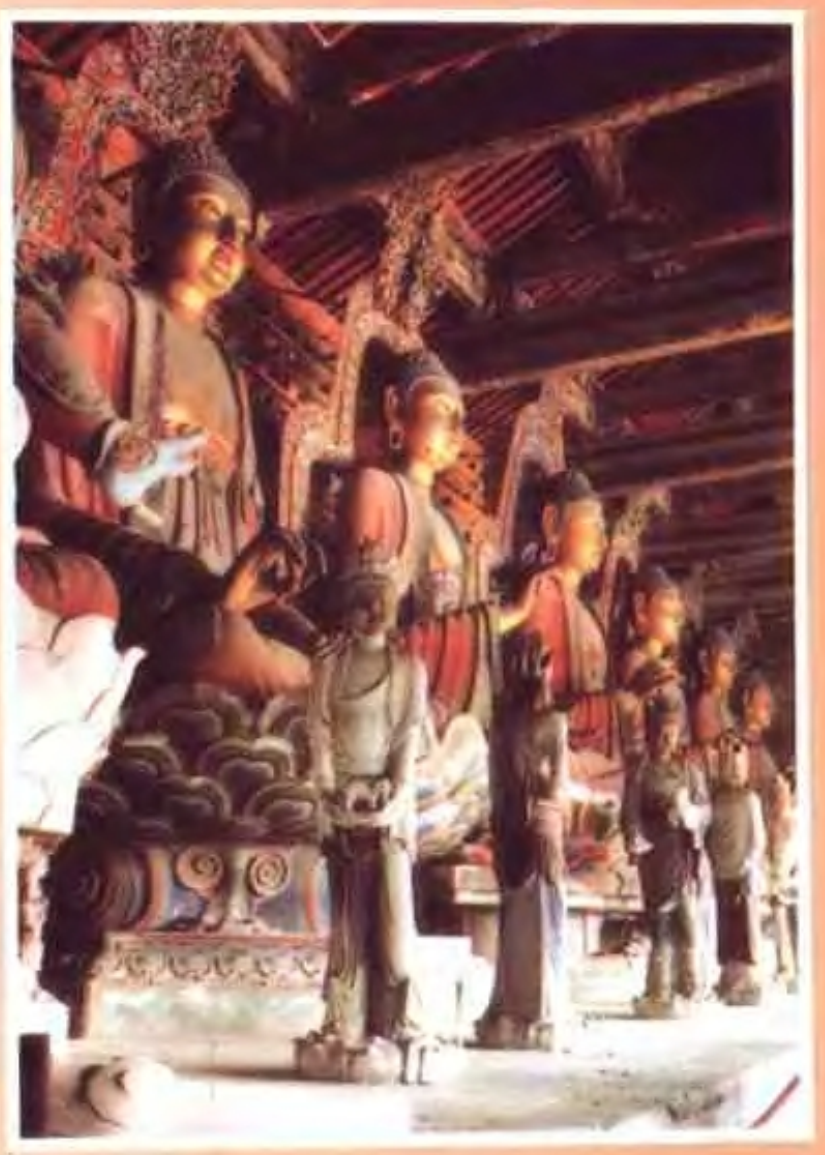
北镇双塔　徐明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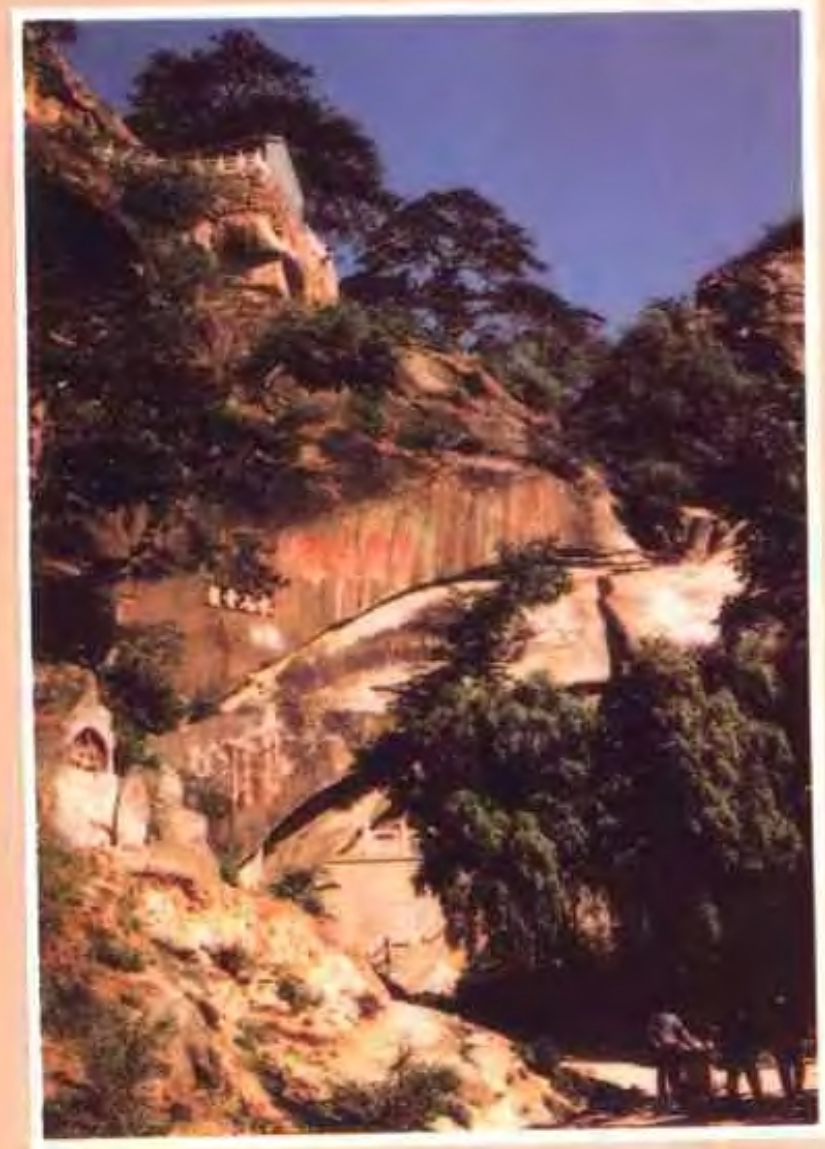
北镇庙　徐明志摄



锦州古塔　陈景轩摄



义县大佛　郑永吉摄



闾山　郑永吉摄



盖州石棚（新石器时期）　张永夫摄



辽西农舍　赵志刚摄



辽西农舍　郑永吉摄



辽东山村　李柔韧摄



千山仙人台　黄焕发摄



猎户　牟心海摄



丹东朝鲜族农家　林文摄



李成梁石坊　郑永吉摄



辽西红山文化出土泥俑之一　郑永吉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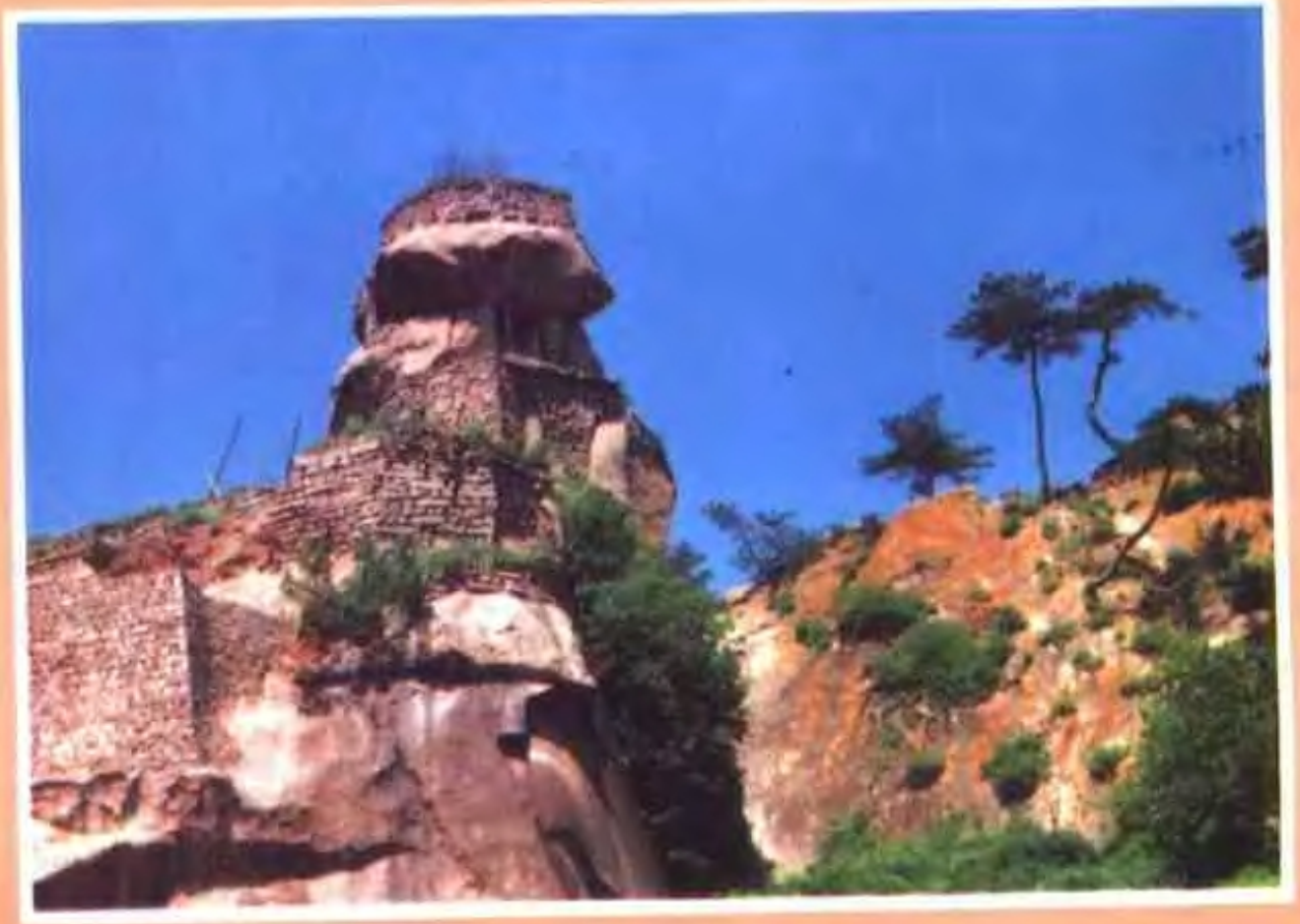
辽西红山文化出土泥俑之二　郑永吉摄



九门口长城　郑永吉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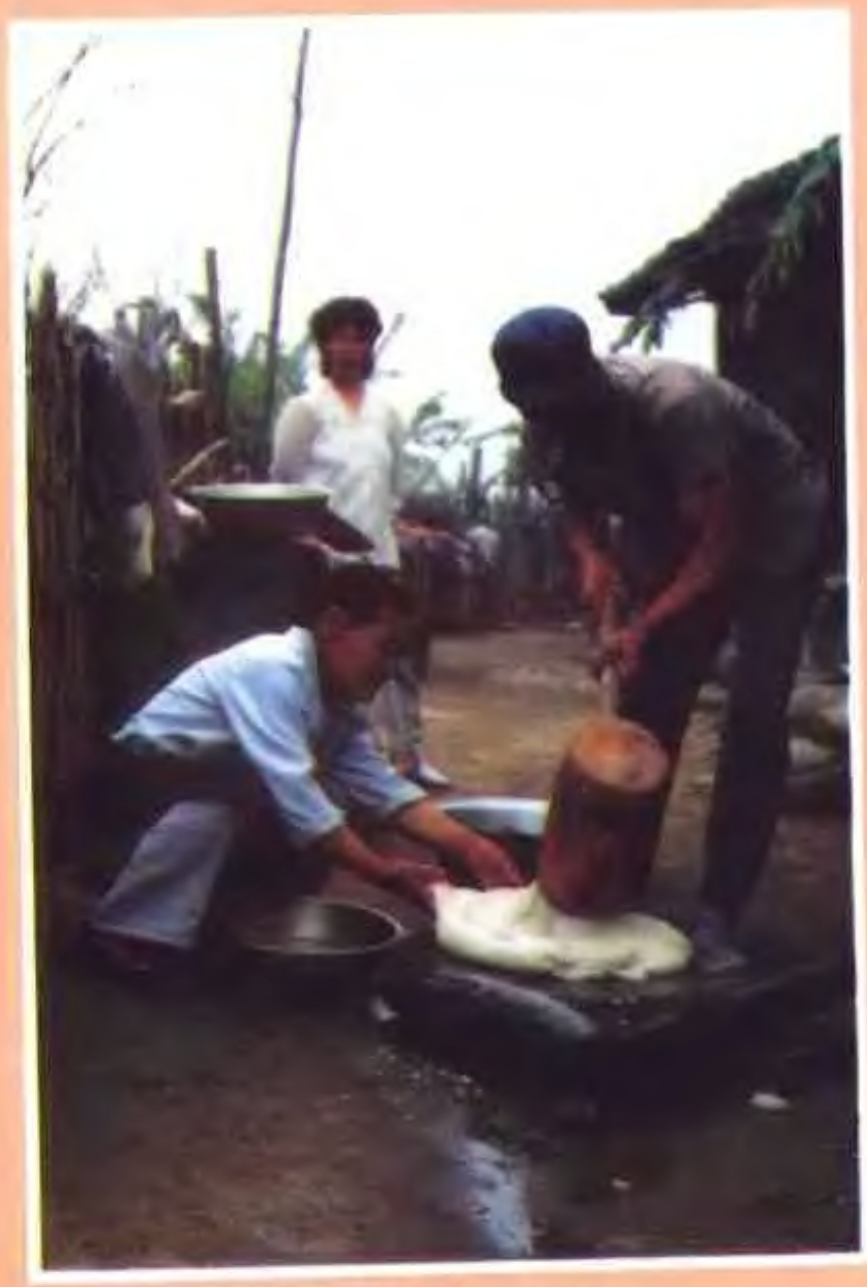
沈阳故宫　郑永吉摄



阎山第一石　孙丕任摄



朝鲜族米酒　李大伟摄



朝鲜族打糕　孟聪摄



朝鲜族纺线　佟绍璞摄



满族服饰 张淑媛摄



满族单鼓 江帆摄



满族万字炕 许魁武摄



满族婚礼 张淑媛摄



满族火锅　张淑媛摄

满族枕头顶　孟聪摄



满族男鞋　孟聪摄



满族萨满跳神　明辉摄



民间剪纸艺人　田光摄



麻花被、老虎枕　李楠摄



盖州皮影（清代藏品）
张永夫摄



民间刺绣　马锡福摄



海城秧歌　李学宝摄



祭海龙王　胡蓉摄



锡伯族抓嘎拉哈　戴福斌摄



蒙古族牧羊女 姜占英摄



捕鱼 郑永吉摄



辽西蒙古族喇嘛 郑永吉摄



故事讲述家石雅茹　何锦良摄



故事讲述家谭振山　田光摄



辽东柞蚕　赵朝勋摄



鹿茸　张敬宽摄



对虾　张英文摄



晒烟　吴春香摄



海带　魏秀金摄



人参　宋志国摄



蒙古族老年妇女　郑永吉摄



板栗　宋志国摄



北镇白梨　郑永吉摄

总　　序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群众文化工作者几年的辛勤努力，现在陆续和读者见面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辑工作，发起于1984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为适应文化建设的需要，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1984年5月28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遵照《通知》精神，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集成编纂工作应贯彻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为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全面普查，科学采录，以县为单位编印民间文学的资料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辑委员会汇集县、地、市普查出版的成果，根据全国编委会确定的要求和规格，精心编纂故事、歌谣、谚语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卷本，经全国编委会审定后，公开出版。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作为全面反映中国民间故事状况的权威性版本，所选印的作品，总体上说是各地区、各民族口头流传的优秀故事的忠实记录，这些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文学欣赏和借鉴的艺术珍品；又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民间文艺学和其他有关学科（包括文化史）的宝贵的研究资料。《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集现阶段流传于中国各族人民口碑之中的民间故事之大成，在普查、采录、甄选、编定等每一个环节上都凝聚着许多人的心血，这项工作确实是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上一项空前浩大的系统工程。集成的出版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所贡献，同时也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异彩。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所使用的“民间故事”这个名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口头散文叙事文学的各种体裁和形式，其中有神话、传说，还有其他各种样式的故事，如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寓言，以及某些民族或地区特有的口头散文叙事文学体裁等等。

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辽阔的国土上，除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民族以外，还居住和生活着其他55个少数民族。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团结共进，以辛勤的劳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共同开拓祖国的疆土，共同创造和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及祖国灿烂辉煌的历史。

56个民族使用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五大语系的五十多种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有部分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喇嘛教、东正教、及至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等，在不同民族的群众当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

由于多种原因，各民族的、甚至一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是很不平衡的。在共同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当中，分别存在着封建地主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残余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远古时代，夏、东夷、三苗、羌以及山戎、猃狁等诸多古老民族、分别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西北高原、大漠南北等广大地区生息繁衍，开发了祖国的辽阔疆土。

商周以降，各族人民交互往来日益增强，以夏族、商族、周族为主，吸收了羌、戎、狄、苗、蛮等许多民族的成分，演化成为华夏族。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以后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汉族在全国的社会生活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许多少数民族如蒙、满、维吾尔、白、彝、藏以及羌、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或在中国全境，或在部分地区，都曾建立过政权，统辖政务，行使管理职能。几千年的历史说明，祖国统一和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伟业，是由各民族人民共同完成的。

各族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劳绩和高超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对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发展物质文化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还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人民群众经过无数历史时代口耳相传、辗转丰富的口头艺术创作便是其中最有特色、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中国民间故事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民间故事口头讲述和流传的许多具体情况今天很难追寻，但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也保存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文字记载和其他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各种民间故事的基本内容和某些形式特点，因而，我们就有可能根据这些资料，对中国民间故事源远流长的发展做一些简略的推测性的追溯。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把中国民间故事整个历史发展，区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大时期（即大体上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此前统划为“古代”，此后划为“近现代”）。对于“古代”时期民间故事的发展，又大致分两个阶段。

（一）从远古至唐代，是古代各种民间故事产生发展、众多体裁逐渐齐备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最先流传并见于记载的是远古传下来的各族神话传说。根据《诗经》、《尚书》、《周易》、《山海经》、《淮南子》，还有屈原的一些创作和其他著述所保存的材料，以及钟鼎彝器、墓葬石刻上保存的神怪图像等，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相当丰富的。其中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蚩尤、尧、舜、鲧、禹以及盘瓠、九隆等神话，透露了各种文化创造、社会发展等的信息，也反映了各族先民勇于同自然斗争的精神。这些神话人物中的大多数很早就历史化了，他们在后人的心目中以各族始祖和文化英雄的身份出现，开中华民族艰苦创业传统之先河，在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上影响十分深远。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创作十分繁荣。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或记述历史，先秦诸子在著作中经常运用和改编古代神话、历史传说、动物故事等等，无形中扩大了这些故事的影响，完善了寓言的体裁，有的还汇集许多故事、历史资料，以备游说之用（如《韩非子》中有《说林》、《内外储说》等篇），于是形成了我国寓言故事记录和创作史上一个高峰时代。随着史官文化的发展，历史著作逐渐增多，许多历史人物，如商汤、伊尹、姜太公、周穆王、伍子胥、秦始皇、项羽、张良等的传说故事，多被收入其中。魏晋时期的著作还记述了方士、神仙一类人物，如王子乔、赤松子、费长房等的神奇事迹。这样，人物传说的体裁也渐渐地发展起来。

地方传说早在《山海经》中已有萌芽，《史记》等历史著作和《水经注》、《括地志》等地理著作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中，都引述过很多这类传说。其中既有记述古代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遗迹的故事，也有以普通劳动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以及关于天河与海相通、某地沉陷为湖、灵物协助筑城等的故事。这些情况说明，各族人民很早就对自己生产、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工建造等给予切实的关注，并把它们和神或人的社会历史活动联系起来。其他和地方传说体裁特点相近的传说，在这一阶段也有相当发展，见于书面记载的为数甚多，如属于动植物传说的《斑竹》（《博物志》）、《懒妇鱼》（《述异记》）；属于特产传说的《千日酒》（《博物志》）；属于风俗传说的《屈原和端午节》（《续齐谐记》）、《阴子方祭灶》（《搜神记》）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小说盛行。小说一向被视为不本经传的琐屑之言、“残丛小

语”，“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它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各种民间故事为数不少。仅在晋代干宝《搜神记》中就有关于狐精和其他精怪的故事，人同天仙或鬼灵成婚的故事，不怕鬼和不迷信鬼神的故事，斩妖除怪的故事，动物报恩的故事，为水神传书带信的故事，以及《盘瓠》、《韩凭妻》、《三王墓》、《董永》等著名传说。一般讲来，口头故事书面记载的时间并不等于故事产生的时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各种故事大多在此之前就已产生、流传相当时间了。

民间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述，许多故事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和世界各地的交往也很频繁，民间文学创作的彼此影响、互相交流自是经常发生的事，一些世界著名故事在我国文献中也早有记述。例如，《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是世界著名“天鹅处女型”幻想故事最早的文字记述，此故事在后出的《田崑仑》（见勾道兴本《搜神记》）中，情节又有了很大发展。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是世界许多国家流传的“灰姑娘型”幻想故事最早的完整的记录。《酉阳杂俎》还记述了新罗国旁皂兄弟的故事，古龟兹王降龙的故事，波斯王女滴血筑城故事等，这些故事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外，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在我国民间传说故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涉及外国人的题材（如波斯人识宝传说）。佛教传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我国很多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汉族人民群众中，佛教的地狱观念、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思想广为流行，并反映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一些佛教著名人物（如观音菩萨）在故事中成为劳动群众解脱苦难的寄托。许多佛经故事（如《百喻经》、《佛本生经》中的一些故事等）也为群众所接受，并在流传中有所演变。至于那些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如藏族、傣族等），在故事创作中所受佛教的影响就更大些。

（二）唐宋至清代中期，是古代各族民间故事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

在前一个历史阶段，民间故事各种主要体裁均已逐渐形成；唐代以后各族民间故事得以进一步繁荣，并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

从汉族来看，此前出现的各种民间故事体裁，这个阶段大都继续传承下来，并有许多新的作品和新的类型产生（神话方面较少）。这个阶段历史人物的传说，如关于李白、包拯、沈万三，特别是黄巢、杨家将、岳飞、戚继光、郑成功、李自成等的传说，具有最为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个阶段还有许多反映染色、刺绣、接花、烧瓷等工艺技术的故事出现。唐宋以后又产生一批新的道教人物和神仙的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八仙传说，许逊、张三丰等的故事也很有影响。在沿海各地和台湾则盛传海神天妃（亦称天后、妈祖）的传说。著名的白蛇和许仙的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也主要形成并发展于这个阶段。

生活故事和笑话在这个阶段蓬勃发展，有关记载也较为丰富。笑话编为专集最早的是三国时魏·邯郸淳的《笑林》，此书记述的一些作品至今仍有口头流传。此后有隋代侯

白的《启颜录》，有托名宋代苏轼的《艾子杂说》，明代有江盈科的《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清代有石成金的《笑得好》、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等等。这些书所收作品十分庞杂，许多并非民间笑话，有的为低级趣味的谐谑。但其中确也保存了许多民间流传的思想性较强的笑话和幽默滑稽故事，反映了民间故事现实性加强的重要趋势。

和民间故事关系密切的大型类书是宋初编纂的《太平广记》，它收录了宋代以前许多传说和神怪故事。其他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陈士元的《江汉丛谈》、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清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袁枚的《子不语》等，也都记述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和民间鬼怪故事，如山魈、叫人蛇、秃尾巴老李以及各种鬼狐故事等。在动物故事和寓言方面，元代以来见于记述的有寒号鸟、中山狼、牛虎相斗等。幻想故事方面常见记述的有龙女、老虎外婆、画中人、孝妇天相等类型的作品。

许多此前产生的故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流传，并有新的发展。地方志书常常引述自古相传的故事。鲁班传说产生于春秋末期，唐宋以后鲁班被奉为建筑业祖师，他的传说进一步扩展。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很早，魏晋南北朝时形成完整的故事，唐宋时期继续有新的记述。孟姜女传说，《同贤记》中所记孟仲姿故事可能在唐代以前即已形成，它标志着这个传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传说在明末说唱文学中又有所丰富。

另外，这个阶段通俗说唱、小说、戏曲等盛行，它们常常采用民间故事的题材。如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柳毅传》，宋话本小说《西湖三塔记》，元代戏曲《董永遇仙记》、《沙门岛张生煮海》，明清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上洞八仙传》、《桃花女阴阳斗传》，以及《长城宝卷》等，都以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至于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与民间故事有着程度不等的密切关系，更是众所周知。这些作品在性质上虽然属于作家个人创作，但它们大多形式通俗，广为群众所接受，从而对所采用的传说、故事的传布和演化也起着重要作用。这类作品有些还在民间引发出新的口头故事。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这个历史阶段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记载也明显增多。此前，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多以汉文形式被记人历史和地理典籍之中，这个阶段这方面的记载仍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现了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述的各种故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我国古代民间故事的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认识。

第一，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少数民族诗歌体创世神话的书面记录。例如，纳西族东巴经中的《创世纪》(又译作《人类迁徙记》)，学者们认为它可能写录于公元十一世纪中叶，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创世神话。属于同样性质的神话记录，还有彝文典籍《勒俄特依》和《西南彝志》中的《创世志》，后者成书于清代康熙三年（1664）至雍正七年（1729）之间。

第二，很多民族记载了关于本民族起源、民族先祖和著名人物的传说。如藏族的《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历史著述都详略不同地记有“猕猴生人”的神话。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中有神王英叭创世的神话和关于诸多神祇的传说。满族的“三仙女传说”也一再被记入《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书。《蒙古秘史》开头就叙述成吉思汗祖先的传说，还有阿阑豁阿叙说天光感生神话，和她命五个儿子折箭的故事。其他如黎族叙述民族起源的《黎母山的传说》，白族“白子国”的传说、慈善夫人等的传说，藏族关于迎娶文成公主的传说，壮族关于刘三妹的传说，维吾尔族《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等，也均有书面记载。故事方面，有的民族的文字记录相当丰富，如藏族就有多种形式的书面故事集传世，《尸语故事》、《故事宝鬘》，以及为多种格言书作注释的故事集，如《萨迦格言注释故事集》等等，不胜枚举。

二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习惯上所称的“近代”（1840 年至 1919 年“五四”运动）和“现代”（“五四”运动以后）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侵略，我国自 1840 年以后逐渐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大国变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各民族人民发起一次又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直至 1949 年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鸦片战争以后的 150 多年，是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活跃在人民群众口头的民间故事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同时，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因此，我国民间故事在近现代自然形成一个单独的发展时期。

民间故事主要在人民群众口头流传，只有进行调查、采录才能对它有切实的了解。在近代，我国文化思想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当时所谓“西学”波及各个学术领域，关于民间文化也引进了不少新的观点，但在民间故事的采录方面，尚未发生重大变化，当时除了出版少数笑话集，其他传说、故事还是散在各种文言笔记小说和史、地著作之中。当然，其中也不乏具有一定时代色彩的作品，如讽刺清代官吏的笑话，反映“西人”采宝或盗宝的故事（例如《千里井》，见《醉茶志怪》）等。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了搜集、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的新学科，这方面理论探讨和作品发表出版的活动十分活跃。1922 年 12 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周刊，但它不只搜集、研究歌谣，从该刊第 69 号起连续刊出讨论《孟姜女故事》的 9 个专号，对民间故事的采录与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民

间文艺》和《民俗》周刊，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民间月刊》和其他报刊，也经常刊出各种传说、故事，中大民俗学会和其他出版社还出版各种故事的集子，仅北新书局在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就接连出版林兰编的故事集37本。当时较有影响的故事集有《徐文长故事》、《呆女婿故事》，还有《大黑狼的故事》（谷万川编），《巧女和呆娘的故事》（娄子匡编），《祝英台故事集》（钱南扬编），《广州民间故事》（刘万章编），《娃娃石》（孙佳讯编），《泉州民间传说》（吴藻汀编）等。

在《歌谣》周刊创刊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内，民间故事采录发表的情况最突出之处，在于这项工作是在一种新的认识之下进行的，民间故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资料和群众性读物，出现在新文学领域之中。由于“五四”以后白话文流行开来，这时民间故事的记录也都采用白话，从而在口头故事的忠实记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个时期多数故事的记录在保存民间语言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但在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方面则大体保存了当时民间流传的原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它在提高对人民群众文艺创作的认识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以后的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和宣传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搜集出版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其中尤以反映革命斗争和农村阶级矛盾的传说故事为最有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把民间文学工作作为整个文艺工作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各地相应的机构推动下，广泛开展了各种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工作。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并不太多，但全国参与搜集工作的人数和发表出版作品的数量，都是二、三十年代所无法相比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人民生活充满蓬勃生机，搜集工作者直接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有些人还长期在基层工作，因而这时发表的作品大多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其中以表现长工和地主斗争的故事，关于近现代历次革命斗争的故事（如关于鸦片战争中抗英故事，太平天国故事，义和团故事，红军故事），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智慧的故事等，影响最为显著，有一些还获得学术界的赞许。这时各少数民族的故事也得到发掘，出版了包括几十个民族作品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两集）（贾芝、孙剑冰编），《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李星华记录整理），《大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四川民研会编），藏族民间故事集《奴隶和龙女》（肖崇素整理）、《泽玛姬》（陈石峻搜集整理）等，各省、市、自治区也大多出版了本地区的民间故事选集，如北京出版了金受申编写的《北京的传说》，上海出版了赵景深主编的《龙灯》（华东民间故事集）等。可以说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国民间故事的采录形成了一个高潮。但是，在部分搜集工作者中间也曾出现过把民间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对立起来的倾向，于是有的在整理作品时拔高传统故事的思想，有的不做忠实记录，根据片断情节就加以发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民间作品的记录、整理和改编、再创作的界限，

损害了民间故事可贵的科学价值。

经过1966年至1976年“文革”动乱之后，文化界深入批判了那种把传统文化一律打成“封建主义”糟粕的谬论，民间文学界也吸取了过去搜集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扩大民间故事搜集范围，那些过去搜集不够的故事，如关于清官和历代文学艺术家的故事，各地山川风物、土特产和风俗的故事，关于仙佛等带宗教色彩的故事等，一时如雨后春笋般地发表出来。在前一阶段已注意搜集的作品，这时期又有发现，并出版了这方面的选集，如《历代农民起义传说故事选》、《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说故事选》等。一些有影响的搜集工作者，这时期也出版了个人作品的选集，如董均伦、江源出版《聊斋汉子》(两集)，孙剑冰出版《天牛郎配夫妻》等。民间故事家的发掘是这时期故事采录的一项突破，故事家专集的出版（如裴永镇整理的《金德顺故事集》，张其卓、董明整理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王作栋整理的《新笑府》），促进了这方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还有，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故事这时期都得到发掘，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仅第一、二辑就出版了16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方面的作品，并有《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集选》、《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上下）、《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选》（上下）等分类综合性选集问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有计划地进行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使之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于1984年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提出指导此项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再一次掀起民间文学普查、采录的高潮。这次普查、采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普查的地域、民族和采录的对象十分广泛；采录作品数量十分巨大(1984年至1990年全国采录民间故事184万多篇)；在普查中发现大批各种类型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全国能讲50则故事以上的9900多人)；部分地区还对故事讲述者比较集中、故事蕴藏量较大的“故事村”进行了重点采录，如河北省藁城县耿村、行唐县杏庵村，湖北省丹江口市伍家沟村，四川省重庆市巴县走马乡等，有的还编印了“故事村”作品专集。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和藁城县对200多户人家的耿村先后进行过8次普查，采录到4300多篇故事，编印了5册资料集。辽宁省也编印了故事家作品专集多种。集成卷本为了贯彻“三性”原则，在编辑体例上也突破过去一般故事集的格局，兼收部分优秀作品的异文，以编者“附记”的形式介绍故事的历史、民俗背景、流传地区及有关讲述情况，还采取了其他保存有关科学资料的方式（如讲述者基本情况简介、作品注释、图表、索引等)。此次集成编纂工作声势浩大，发动面广，作品甄选严格，科学性较强，因此从一开始就引起国内外民间文学界的关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实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这一次规模宏伟的采录工作，使我们对我国当代各民族民间故事的现状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几十年民间故事的科学采录工作，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近现代这个历史时期，各种民间故事依然广泛流传在各族人民的口头上，活跃在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在古代，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故事只知其情节骨干（甚至仅存情节片断），具有民间生活气息、有血有肉的生动记录十分难得。在近现代人民群众的口头上，完整、生动的故事随处可见，即使是一些十分古老的体裁（如神话），同样以活生生的完整形态流传在人民之中。

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些民族由于历史具体情况所致，在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至今还存在着神话产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流传有各种口头神话，不同民族的神话各呈异彩。例如关于天地开辟，珞巴族认为天地自开；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认为是神或神化的人把天地分离开来；壮族有世界树把天地撑开之说；白族、彝族、哈尼族等则传说神或某种动物死后尸体化生世界；阿昌族、土家族、瑶族、布郎族神话则说是神创造了天地；满族则有在天地开辟过程中天宫诸神发生大战的传说。其他关于人类起源、洪水泛滥、谷物起源等神话、传说，也都流传许多不同说法，显示出各族神话幻想的丰富多样。许多民族还把一些单个情节组织成具有完整脉胳的创世史诗，如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古歌》，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拉祜族的《牡帕密帕》，羌族的《木姐珠与斗安珠》等。有的民族此种史诗还不只一部，如彝族中就流传着《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勒俄特依》、《阿里西尼摩》等多部作品。这种创世史诗是我国各民族神话体系化的重要形式。它在古代即已出现并见于书面记录；在现代，口头流传数量之多和形式之完整，更是世界各民族神话和史诗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

如果从总体来看，在我国各种民间叙事体裁中，当以传说流传最为广泛，作品最为丰富，这一点早在20年代末民间文学工作者即已指出，当时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传说专号序》就说：“中国立国之久，地方之大，传说不知有几千几万件，有的已发展而今衰落，有的还日在发展之中，材料的丰富决不是随便可以估计。”（《民俗》47期，1929年2月3日出版）尽管神话的生命力很强，一些优秀神话作品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中仍有流传（如汉族中原地区近年发现不少神话，其他汉族地区也有少量神话），但那毕竟是一种余波，因为神话以远古时代的生活为背景，以原始思维为基础，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原始思维逐渐削弱，许多神话日渐消失。传说这种体裁样式主要以特定的人物、事件、自然物和人工物等为对象，题材十分广泛。我国文明发达较早，历史发展波澜壮阔；地域广大，物产丰富；民族众多，生活多彩，传说的题材取之不尽。同时，传说还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它可以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展开想象，也可以根据现实生活编织情节。它可以描述著名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对于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对于英雄人物的敬仰，对于劳动技艺的赞扬；也可以用各种生动的情节解释风俗习惯、地方风物、土特产品等的来源和特点，因而不论过去的书面记载，还是现代口头流传的作品，传说的

数量都是最多的。

现代口头流传的传说，有大量作品是以古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为题材的。一般群众进行此种作品的创作不一定直接从书面记载中取材，不一定以正史定论为依据，他们往往将本地区历史文化的遗迹同历来的口头传承结合起来，编讲故事，因而许多传说常常把本地的历史、民族、宗教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如有关北京建城的传说，其中主要讲刘伯温、姚广孝等的活动；湖北一些地方流传三国时期人物的传说，大多和当地三国历史遗迹相结合；各地著名古代建筑的传说，其中多借鲁班的巧艺来赞扬劳动者自己的智慧；蓬莱、崂山等地，历来有方士、道士的活动，这些地方的著名风物，多被命名为"仙人桥"、"聚仙台"、"玉女盆"之类。即使涉及古代神话人物，在现代流传中也常常表现出地方化趋势，这种情况是我国传说不断产生、日益丰富的原因之一。

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中，虚构性的故事同样十分丰富。和传说相比，故事不需要依附特定的人物、事件、地方、风俗等等，它的题材和思想意义一般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因此，如果说传说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题材内容上，那么故事的丰富性则主要表现在它的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上。在这里有专门表现各种动物之间的纠葛的动物故事；有现实生活与神奇幻想交织而成的幻想故事；有借鬼、狐及其他精怪表现社会人情世态的作品；有据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虚构而成的情节曲折、具有幽默、诙谐特点的生活故事；有专以喜剧性手法讽刺统治阶级和人民生活中落后现象的笑话和滑稽故事；有专门表现人物机智行为和恶作剧的故事；有以隐喻的方式说明生活教训和哲理的故事；有用谜语、通俗诗歌、对联等结构而成的故事等等。

近年来对民间故事进行全国性普查、采录，还使我们看到，有许多故事，它们传播的地域是很广的，例如，关于盘古、伏羲、女娲、大禹和射日、奔月、洪水等神话；关于鲁班、诸葛亮、李白、包拯、八仙、秃尾巴老李以及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娘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的传说；还有关于龙王龙女、老虎外婆、蛇郎、猫狗成仇、十二生肖、狐仙、呆女婿、巧女等的故事，在很多地区和民族中广泛流传。但是，在各地区和各民族民间故事中数量更为众多、更具代表性的则是本地区和本民族所特有的作品。例如，各民族大多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如鄂温克族女萨满创世神话，布朗族《顾米亚创世》，哈萨克族《萨迦甘创世》）；各民族各有本民族的英雄传说（如彝族的支格阿龙，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满族的老罕王，侗族的吴勉，赫哲族的乌克定）；各地区各有关于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的宗教、风俗和物产的传说故事（如藏族《茶和盐的故事》，傣族《泼水节的传说》，永宁纳西族关于干木女神结交阿注的神话，白族关于本主的故事，满族《尼山萨满的传说》，汉族舟山群岛关于海洋动物的传说和故事，桂林山水的传说，东北地区关于人参的故事）。此外，各地区和各民族还大多有本地区和本民族的以机智著称的人物的传说和故事等等。这样，我国各民族民间故事就表现出异彩纷呈而又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的特

点。

形成上述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长期互相依赖、互相往来，历史上的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与融合、聚居与迁徙等等，都会给民间故事的交流创造很多方便条件（自然，各地区、各民族出现某些雷同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它们各自独立产生的，这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和考察的问题）。但是，这些受赐于共同的民族历史的“精神行囊”和来自其他地区或民族的口传作品，不可能完全满足本地区人民的精神需求，各地区人民根据本地区民情风俗、宗教信仰、地理环境、语言特点等等，创作反映本乡本土、本民族历史和反映本民族性格的故事，乃是十分自然的事。就是对那些历史上传承下来和别的地区传播而来的作品，也常常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等加以改造，因而它们同样表现出民族的差异性和地方的差异性。例如，畲族和瑶族关于盘瓠的神话有着共同的根源，但因两族分布地区、文化发展不同，盘瓠神话在现代口传中有许多相异之点。又如，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流传，但情况各不相同，在汉族中从古代的书面记载到现代的口传，大都以治水为核心内容；现代流传的水灾故事则着重表现惩恶扬善的主题，甚至连人物的姓名也已经性格化了（王恩——忘恩，石义——实义）。但在西南许多民族中，洪水故事大多和兄妹结婚相结合，兄妹婚后生肉团，砍碎后成为周围各民族先民；或兄妹结婚后种出葫芦，从葫芦中生出各族先民。而在大小凉山彝族和纳西族中，洪水后遗民却只有一个男性，由他到天上娶得天女为婚，再次繁衍人类等等。这些差异大都有民族历史、婚姻制度、民族道德观念等的根源。其他许多广泛流传的传说和故事的类型（如望夫石型、谎粮堆型的传说，两兄弟型、田螺娘型的幻想故事）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因地方生活、关联的风物以及主人公的身份、遭遇等之不同而产生程度不等的差异。至于像汉族的“四大传说”传入少数民族之后，那就更要发生一系列变化，如孟姜女和万喜良的结合，在壮族传说中变为二人因对歌而发生爱情；梁祝二人在白族中也不再是书生、小姐，而成了自己动手盖课堂、造桌椅、挑水、做饭的劳动者；他二人求学的地点各民族说法也不相同，布依族说在贵阳，苗族说在镇远，壮族说在柳州；至于故事的结尾，除了化蝶之外，在各少数民族中还有化为孔雀、金鱼、柳树、翠竹、金佛等说法，整个故事的面貌大为改观。总之，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尽管存在着各种联系，但其口头流传的形态总是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

近现代口头流传的故事，不仅因为横向传播和各地人民依据本地区生活进行创作等原因，显示出明显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差异性，而且因为纵向的传承和时代变化的影响等等，显示出历史演变和发展的轨迹。口头故事的时代不像书面创作那么容易确定，很难追寻它的具体创作年代，我们只能结合作品的内容，从一定历史时期或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着眼，看出故事发展和演变的一些线索。比如神话，从涉及人类和自然万物起源、天

地开辟、洪水泛滥和人类再繁衍，到社会文明的创造和反抗天神的英雄的出现，以及创世女神演化为男性天神等，就曲折地体现着原始社会发展的某些历程，从中也可探寻出神话自身发展的轨迹。以古代历史人物为中心和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传说，尽管不一定都是人物生活年代和史事发生当时的创作，但其中多少保留了一些历史内容，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至于反映近现代历史事件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传说故事，以及1966年以后“文革”期间流行的讽刺“四人帮”的故事等，更是有力地反映了民间故事、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生生不已的发展情况。

各种民间故事的发展并不完全表现在直接反映特定时代的生活上。有时，一个故事、一个情节或某个人物类型，由于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某些基本方面，而在民间长期流传，并且形成了多种演变方式。例如识宝传说，它以持宝者和识宝者的识宝、购宝活动组成稳定的情节模式，不同时代故事的演变主要表现在构成情节模式的各个成分上。在唐宋以前和唐宋时期，故事主要讲“波斯贾胡”在我国各地识宝、购宝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外通商的一些情况。这时期故事中的持宝者多为上层人物（官吏、富家、书生等），故事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持宝者渐渐变为一般百姓、农民、手工艺工人；宝物也不再是珠宝之类，而多为民间常见之物（如打革鞋用的石头，农家种植的瓜类，畜养的小猪、小鸡等）；识宝者的身分也变为中国人，在北方流行的故事则称之为“南方蛮子”（或江西人）采宝。到了近代，这个故事中采宝的人物和情节又有新的变化，出现了“洋毛子”（或称“西洋人”）“盗宝”的传说，在传统的识宝故事模式中注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憎恶和抗争，故事也因之获得新的生机。又如孟姜女传说，它的流传演变方式和识宝传说又有不同，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人物和基本情节几经转变（特别是由杞梁妻到孟姜女故事的大转变），而一直流传至今。牛郎织女故事，则由《诗经》中关于牵牛、织女二星名称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时形成牛郎织女婚后一年一度相会的格局，此后在流传中继续演变，现代口传又吸收了两兄弟故事和“天鹅处女型”故事的部分情节，整个故事沿着由简到繁、逐渐丰富的道路久传不衰。鲁班的传说从春秋末期开始出现，但鲁班作为巧匠的基本性格特征一直保持不变，他的传说的发展演变主要通过各种故事的增多，逐渐把历史人物变为箍垛式传说人物，并在现代和各地古代建筑联系在一起，流布的范围继续扩大。西王母故事的演变则是另一种情形，她的身分、职能屡经改变。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一位女神，“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职掌瘟疫和刑罚。到《汉武帝内传》她被描写为年三十许、“容貌绝世”的女仙，还把三千年结果的蟠桃赐给武帝。后来她进一步成了女仙领袖，称为王母娘娘，作为玉皇大帝的配偶，经常在口头故事传说中出现。

由于时代发展，古代作品中的某些因素逐渐淡化，致使体裁发生转化，这也是民间叙事创作发展演变的一种方式。如古代一些表现图腾崇拜的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图腾观

念逐渐消失，演变为人和异类婚配的传说或幻想故事。某些神话、动物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衍化成寓言，也属于这种情况。还有，某些类型，古代记载视为传说，强调人物姓名、地点等细节的“真实”，而在现代口传中这些成分则变得比较模糊，而突出故事情节的曲折和生动，从而转化为虚构的故事。如清代《墨馀录》所记《石洞绣鞋》，确切记述孽龙所居的石洞在终南山秦岭之下，孽龙所掠之女子为唐代某公主；还说至清代乾隆三十年夏间，有人还在该石洞中寻得一只绣鞋云云。这些“确凿无疑”的记事，其用意不外加强作品的可信性。但现代口传的“云中落绣鞋型”幻想故事，对文献中那些确切的细节就不屑一顾，其中情节的曲折性却大为增加了。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可见到，即虚构的故事在传承过程中被“落实”到某个地方，衍化为解释地方风物的传说等等。由此可见，现代民间故事活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口碑之中，它的许多方面（从作品的情节、人物到作品的体裁特征等等）都经常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这正是口头故事生命力的表现。

三

中国民间故事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和功能，这是它长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并为许多学科的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出发点。

民间故事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口头创作，始终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着多种作用。在原始时期人们以故事的形式借助想象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当时人们并不把这种作品看作具有更多审美价值的文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作品往往在生活中发挥着各种实际的功能，借以保障某些社会制度、习俗的实行。例如，云南佤族神话中关于砍人头祭木鼓等内容，就起着这种保障的作用，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护着这种习俗的延续，被该族视为这种习俗的神圣依据。又如，广西瑶族民间流行的《过山榜》，以盘瓠神话为依据，提出瑶民“刀耕火种山田，蠲免国税夫役”等条件，长期以来瑶民就带着这件文献，过山越岭，到处游耕。根据民族学者的调查，民间故事是很多少数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民族的重大节日、婚丧期间或部落争斗前夕，都要由巫师吟诵本民族的创世神话、洪水传说等，借以温习民族历史，加强民族团结，传播社会习俗和某些生产知识，动员和组织本族成员投入战斗等等，而这些神话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在长期阶级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各种口头叙事作品和人民生活的联系也有新的开拓。民间传说在描述民族历史、反映人民生活方面，较神话更为广泛。在旧时代广大群众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条件，多不识字，他们关于历史、自然方面的知识和生产经验的传承，其他社会信息的传播等，多靠口头文学（特别是传说故事）来进行。而在革命年代里，关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战争的消息、领袖人物的事迹等等，更

是传说的重要题材，这类传说故事常常起着宣传革命、瓦解敌人的作用，成为配合革命的一种无形的力量。

各种故事情况各异，某些动物故事和幻想故事，在古代具有严肃的性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严肃的性质逐渐淡化，人们不再抱着信实和虔敬的态度去讲述这类作品，而把讲述这类故事视为一种娱乐活动，并笼统地称之为“瞎话”（自觉虚构的故事），其他虚构性故事如笑话、生活故事、寓言等，也都具有这种性质和作用。不论寒冬的夜晚，还是劳动的间歇，众人聚会在一起讲谈，这些故事总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民间故事这种娱乐作用并非毫无意义的消遣，那些轻松愉快的故事大多具有“寓教于乐”的特点，在谈笑和美丽的幻想之中常常包含着富于积极教育意义的内容。其中广泛反映惩恶扬善的主题和人民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崇尚勤劳勇敢、聪慧善良、尊老爱幼、知恩必报、爱情忠贞、嫉恶如仇等。尤其是那些关于贫苦劳动者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如问活佛、龙女、灰姑娘等类型的故事），表现在黑暗时代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具有巨大的鼓舞和慰藉作用。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作用同样是神话和传说的重要社会功能，而且随着一些古代作品在民间的传承，这种作用越来越突出。如古代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表现他公而忘私、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精神，这种崇高的精神培养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也一直为人民群众所赞赏，并不断为大禹的这种精神编讲新的故事。现代口头传说大禹治水第三次路过家门时，被家人拉进家中，但他受到杯倒水流的启发，悟出疏导的治水方法，立即又离家去挖河了。此外许多民族英雄传说，表现他们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披荆斩棘、开拓创业的精神，爱憎分明的态度等等，也都不断地在民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教育作用。

民间故事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主要体现在故事的内容上，但和故事的讲述活动也很有关系，现代一些民间故事讲述家常常自觉运用故事对听众进行教育，如朝鲜族故事家金德顺、汉族故事家刘德培、谭振山等人讲述故事都有选择性，他（她）们常常针对不同听众讲述他们爱听的故事，或了解到某些群众生活中的矛盾，而有目的地讲述。有的人甚至利用故事来排解村民间的纠纷和解决某些疑难问题，这样就使故事的教育效果更为显著。

民间故事不仅为人民群众自己所享用，它还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

广大群众是民族成员中的大多数，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为民族文化的创造提供物质基础。人民的口头故事也是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产生，其中包含多种文化知识，这些知识同样是民族文化创造的始基和宝贵资源。民间故事是文艺学特别是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在国内外发展为神话学、传说学、故事学等单独的分支学科。民间故事因其为人民群众所传承，它还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由于民间故事中有许多作品

对其他生活习俗，如婚丧礼仪、年节活动、衣食住行、生产和生活中的禁忌等等有所解释，给这些习俗增添情趣和历史文化内涵，更增加了故事在民俗学中的价值。民间故事反映氏族、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特点，民族特有习俗、宗教信仰，民族成员对民族始祖、民族英雄的崇敬，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等，这些都是民族学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一些发展比较缓慢、长期没有文字的民族，由本族口头故事所保存的这些民族学资料，显得更加珍贵。此外，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哲学等，也常常从自己学科的需要出发利用民间故事的某些内容。尤其是历史学和民间故事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代的历史来说，最可靠的资料当然是考古发掘的地下实物资料，但实物资料只能说明社会发展一般状况，对于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等则很难反映出来，所以历史学家常常还要参考神话、传说，研究真实历史的内核，以为文字和实物史料的补充。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亲自游历名山大川，广泛搜求民间遗闻轶事和民间传说，这部分资料成为他著作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部分（如关于五帝的传说，张良和圮下老人的故事，项羽自刎乌江，赵氏孤儿等等），并为中国史学建立了这方面的优良传统。长期阶级社会的历史虽然有大量文字史料以为依据，但在历史的某些方面，文字史料难免有其局限，如封建时代关于农民起义的文字著述，大多受到统治阶级正统观点的歪曲，民间传说、故事则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把农民起义看作正义的行动，更多地保存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

民间故事不仅在反映一般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文化科学技术史方面，民间故事资料同样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是劳动生产者，在他们的口头故事中保存着大量关于天象、地理、水利、航海、动植物、医药、各种手工业（建筑、蚕桑、纺织、陶瓷、刺绣、雕塑、绘画等）以及采集、农、牧、渔、猎等方面的知识、经验、技术，还有关于著名工匠、医师、艺人、科技发明家、文学艺术家等的传说、故事，这些资料对于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工艺学等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而一向受到文化史家和科学技术史家的注意。如古代地理著作《水经注》中就引用大量民间传说，现代英国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也多次根据民间故事的资料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分析。

民间故事在供人们进行文艺欣赏和滋养文学艺术发展方面，其作用同样是十分显著的。民间故事是现代最为普及的读物，也是具有优秀思想和高尚审美情趣的语言艺术作品。民间故事中许多神话人物为人类生存进行艰苦斗争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许多英雄人物为了拯救集体危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许多地方传说对山河的自然美进行生动的描述，许多工艺故事表现出劳动者创造的智慧，许多爱情故事展示了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许多幽默、讽刺故事在笑声中揭露假恶丑的事物，表现人民群众精神上的优

越感……这些都不只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具有积极作用，而且令人产生愉快、悲壮、景仰等感情，引起情绪的共鸣，使人获得多种美的享受。

从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远在专门的文艺创作产生之前，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已经产生、流传了很长的时间，业已在民族心理扎下深厚的根基，因此，各民族早期的作家创作无不以它为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称希腊神话为希腊艺术的“素材”、“土壤和母胎”，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与民间文艺有多方面密切联系，神话、传说对他的《离骚》、《天问》、《九歌》等著名诗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家文艺产生之后，民间故事并没有丧失它在文艺创作发展上的意义，很多关心民族命运和人民疾苦的作家，常常从民间故事和其他民间文艺中吸取有益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营养，使自己和人民息息相通。古代小说以记述民间道听途说为主，唐宋以后根据民间传说和民间说书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每前进一步都和民间故事密切相关。此外，许多神话、传说、故事等，经常作为典故运用在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给作家创作增加民族、民间传统的色彩。像金乌、玉兔、女娲、伏羲、夸父、共工、禹、羿、嫦娥、杜鹃、瑶池、昆仑、牛女以及望夫石等形象和情节，一直被作家文学沿用不衰，直至20世纪现代文学兴起，郭沫若、鲁迅还借用这些古老的故事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小说和诗歌（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诗剧，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理水》、《铸剑》等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在全国获得较大反响的作品，如歌剧《刘三姐》等，也多是在民间故事和民间艺术土壤上开出的奇葩。

民间故事滋养文学艺术的方面是很广的，它是作家童话创作题材和形式的重要资源；它的人物形象经常为民族艺术所吸取（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岩画、民间年画）；在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中常常讲唱和神话、传说相同的故事；在说唱文学和戏剧中，民间故事经常被改编。此外，民间故事和其他民间文艺还经常在思想和审美意识上影响作家的世界观和艺术风格，为文学艺术在更深层次上开拓广阔的民族化、群众化道路等等。

总之，民间故事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许多学科的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都有重要影响。随着现代文化、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它还会不断地取得新的认识和发现。当然，民间故事中也有历史局限和封建糟粕，但这些成分在民间故事中既不占主要地位，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指引下，也不难发现和剔除。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正是为了促进民间故事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1992年5月

凡　例

一、《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遵照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制定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和有关文件精神进行选编。本卷作品力求体现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具有较高的民间文学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二、本卷作品绝大部分选自1985年以来在全省民间文学普查基础上编印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县（区）资料本及市卷资料本。少量作品选自近年来出版的故事家专集，并进行了复核。本卷选有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锡伯族的作品，共计372篇，约计107万字。

三、本卷作品的分类以《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的规定为准，共分神话、传说、故事三大类，三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

四、同一故事有多种讲法的选用接近故事原型者为正文，另选比较重要且有特色者为异文。对差异不大的异文，采用附记形式简述差异之处。有些附记则简记了正文的有关背景材料。

五、正文中各篇作品标题后均标明该文族属和采录地点，不标族属的均为汉族作品。作品族属以讲述者和作品的民族特征为依据。少数民族讲述者用汉语讲述的某些作品，没有显著的本民族特征者未标族属。讲述者与采录者的各项自然情况以姓名、性别、民族、年龄、住址、职业、文化程度为序，其中年龄等均以采录时间为准。讲述者与采录者未标明民族者均为汉族。

六、对方言、特殊用语、习俗、生僻字等本卷加以适当注释，均作页下注。

七、本卷所附的《辽宁省行政区划图》、《辽宁省少数民族分布图》、《辽宁省重点传说分布图》、《辽宁省常见故事类型分布图》（包括其他涉及行政区划的项目），其行政区划资料截止到1988年12月。除辽宁省行政区划图外，其他三图均为示意图。

前　言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自1984年12月辽宁正式进行民间故事普查、采录工作起直至1992年底最后完成编选、定稿止，先后经过了八个春秋。全卷共收选了372篇民间故事，总计107万字，约占全省县（区）为编纂本卷集成而普查、采录、出版的故事资料总篇目的2%，占全省出版故事资料总数的2.51%。这个百分比的数字虽小，但是所编选的故事却反映了辽宁民间故事的基本特点。

辽宁民间故事，无论其内容或形式，都与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故事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特点；但同时又由于辽宁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面貌、民族交往状况、民间文化艺术形态及民间故事本身都有许多与其他地区相异的特殊性，所以才形成了当代辽宁民间传承的民间故事的特点。为了和读者取得共识，编者将从下述几个方面对这些特点做出相应的解说，供阅读本卷时参考。

一

辽宁省简称辽，地处我国东北地区的南端，介于北纬38.30°——43.26°，东经118.53°——125.46°之间，长宽相差无几，总面积145700平方公里。省辖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锦州、锦西、丹东、阜新、营口、辽阳、铁岭、朝阳、盘锦等14个市及35个县（包括县级市），10个民族自治县。全省现有人口约3940万人。

辽宁地理环境优越，襟山带水，平原坦荡，海岸绵长，岛屿众多，气候温和，资源富足，是我国开发较早的工业基地。境内有较多的古文化遗迹，名胜也独具关东特色。

辽宁东西两侧是丘陵地带，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的60%，中部地带是辽河平原沃土，约占总面积的33.5%。全省地形呈马鞍状，自东北与吉林省接壤处起，向西南滨海及与河北省邻接处倾斜。

辽东山地丘陵是长白山余脉，其中有东北三大名山之一的千山，它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附会了丰富的地方风物传说，成为有名的辽东南传说流传中心。辽东半岛为黄海、渤海的分界，群峰环立，景物迷人，成为大连地方传说丰富的依凭。

辽西丘陵呈东北西南走向，与蒙古高原相接，形成排排平行山地。松岭山脉与东北三大名山之一的医巫闾山相连。医巫闾山自古被奉为东北镇山，其久远的历史和雄奇的景

观，构成了传说的素材。

松岭山脉以南，直到渤海，有一条180公里长的冲积平原，构成了著名的形势险要的辽西走廊。自古这里就是东北与中原相通的要道，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之际的辽宁重大史事或重要人物的传说，在这里广有流传。

辽东、辽西两大山系之间，伸展出25000平方公里的辽河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辽宁的产粮基地，也是反映辽宁传统农耕文化的大量民间故事的主要传播区，这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民间故事讲述家。

辽宁濒临黄、渤二海，海岸线东起鸭绿江，西到山海关，全长2100多公里，沿岸峭壁竦峙，岩洞幽奇。海上分布着600多座岛屿，这里流传着大量反映渔岛文化的故事和传说。

辽宁有辽河、浑太河、鸭绿江、大、小凌河五大水系，360多条河流，流布全境。辽河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和辽宁四省区，辽宁境内为下辽河，与浑河、太子河形成两大水系资源，哺育着辽宁的农耕文化，辽宁主要城市都集中在这两条大河流经的地域。大、小凌河流布辽西。鸭绿江为中朝两国界河。总之，辽宁的河流千百年来泽惠一方，也成为众多传说、故事的不竭源泉。

除了传统的较为先进的农业、渔业之外，全省养殖业也很发达，特产也较为丰富。柞蚕养殖和海珍养殖都居全国前列。特产如金刚石、墨玉、岫岩玉等皆为国家名产。辽宁独特的自然环境成为蚕娘、人参、明珠及美玉传说所由产生的丰富资源。

辽宁历史悠久，本溪、营口发现的猿人化石证实，早在40万年前，辽宁已有古人类栖息。新石器时期，这里已有人类定居，使用灶火，食用谷物，制作陶、骨等器具，有了原始农业及手工业。分布全省的各地古文化遗址，说明了辽宁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秦时期，辽宁曾隶属于夏、商、周诸朝治下。除了汉族的先民华夏族外，还有东胡、肃慎等民族的先人在这里生息繁衍。春秋、战国以后，辽宁在燕国治下，农业技术取得较大发展。秦灭燕于辽东，燕太子丹死，以致在辽宁引出了著名的太子河传说。

两汉时代，辽东郡铁、盐两业贡献颇多。古代鞍山、辽阳、营口炼铁业发达，先进的铁制农具推动了农业的进步。辽阳一带砖、陶窑发达。当时，汉人与匈奴、鲜卑、乌桓、高句丽等在和平相处和彼此争战中共同开发了辽宁地区。三国、魏晋时，中原纷乱，辽宁成为中原流民徙居避难的乐土，一时形成多民族杂处的社会景象。

隋初，高句丽族曾一度割据辽东。唐代，太宗在位时曾率军征服了高句丽族。唐中叶后，靺鞨人建立了渤海国政权，统治辽宁东北部地区长达200余年。辽宁各地至今还广泛流传着“唐二主李世民征辽”的史事传说及有关风物传说，以及有关渤海国王室的传奇故事。

五代十国时期，契丹崛起，公元916年，建立辽政权，统治辽宁全境。契丹贵族笃信佛

教，在境内遍建庙宇、浮屠，建筑技艺高超，很多建筑留存至今，成为珍贵文物。辽代文化在辽宁民间文学作品中反映颇多，许多辽代古迹都成了地方传说的重要题材。

12 世纪初，金王朝取代了辽的统治。当时境内的女真人、汉人、契丹人以及渤海遗民之间交往密切，相互通婚，促进了文化的演进，在辽宁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例如，被誉为金代“小尧舜”的金世宗即为辽阳汉人女李氏所生，李氏寡居后不随女真俗改嫁，返辽阳建寺为尼，死后世宗为其母建十三级白塔。关于辽阳白塔的各种传说正是这种历史文化的反映。

统治辽宁百年的金王朝，于 1234 年被蒙古帝国灭。元王朝于辽宁设行省，实施全境屯田制，令各族民众垦荒耕种，使辽宁成为富庶之地，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较广泛的民族融合。元朝统治下的辽宁，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同时加剧，多次暴发农民起义，从此留下了辽宁的抗元传说。

1371 年(明洪武 4 年)，明王朝统治辽宁，设辽东都司，进一步实行屯田，使阡陌相连，屯堡相望，至今仍在辽宁农村流传有许多屯堡地名来历的传说。

15 世纪中，以建州女真部为核心，在浑河上游形成新兴的满族共同体。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于 1616 年建后金国称汗，直至 1644 年清兵入关，辽宁境内发生过多次战争。关于努尔哈赤的英雄传说及明将李成梁等的人物传说，由此而广为流传。

清帝国于北京建立统治中心后，满、蒙、汉八旗军民大部转入关内，辽宁境内沃野千里，地广人稀，顺治、康乾朝，曾几度遣旗民屯垦，令辽人还乡；或准许山东、河北汉民出关农耕，迁徙入籍，或向皇室子孙、功臣后裔封土赐地，鼓励垦植。于是各族民众涌入辽宁，出现了空前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使辽宁又呈繁荣景象。至今，辽宁各族民间故事中很多篇章反映了先人徙居、艰苦创业的历史进程。

清王朝的衰败及俄、日帝国主义的入侵，都是辽宁地方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内容。1894 年的甲午中日之战，1904 年在中国国土上的日俄之战，都使辽宁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耻辱。以后日本侵略势力又全面控制了辽宁。反帝斗争的传说遂在辽宁全境广泛传播。

辛亥革命兴起，帝制被推翻，但革命党人失败，辽宁转而为奉系军阀所统治。民间流传着大量有关军阀的传说和故事。“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处在日伪政权统治下长达 14 年之久，爱国军民同仇敌忾，武装抗日，给日军及伪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大量的抗日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辽宁民间故事以质朴的形态始终伴随着辽宁地方的和民族的历史而世代传承，以生动的形象与特殊视角的历史评说反映了辽宁发展演进的历程，展示了辽宁各族人民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创作才华。

辽宁省是个多民族省份，同时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很高的省份之一。除人数众多

的汉族外，还有超过十万人以上的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锡伯族及近四十年迁入的其他少数民族零星人口共44个民族。全省现有少数民族616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5．6%，少数民族人口绝对数居全国省区的第五位。

辽宁的汉族，早自秦汉以来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但人数较少。三国时代，部分汉人避中原战乱流入辽宁。晋时，即公元三世纪，主要有鲜卑人栖居辽宁；东晋、隋唐时，即公元五、六、七世纪，古高句丽人居辽宁约250年之久。之后，靺鞨人统治了辽宁。约公元十世纪，契丹人统治辽宁，形成盛世。12世纪初金代女真人治辽宁；13世纪中，蒙古人入辽宁。明代以前的辽宁，早已形成多民族聚集杂处的状况。辽金时代辽宁中部曾建汉城，徙汉族流民人籍农垦。明代中原汉人部分人迁辽西北，原高句丽后裔渡江入朝，近百年来始又迁入；原契丹人及渤海国民众的后裔都分别融于蒙古人与女真人。满族崛起后，建八旗制，满、蒙、汉及锡伯族人，大部统编旗管，形成新的融合。直至清中叶，中原汉民才大批出关定居辽宁。

辽宁的满族现有人口495万。主要聚居在凤城、岫岩、宽甸、新宾、清原、桓仁、本溪、北镇等8个满族自治县，同时分布在省内各地区与其他民族散居。辽宁满族人口占全国满族人口总数的50.4%，居全国第一位。满族自16世纪以来，大多数从事农耕，岫岩、凤城、宽甸、桓仁一带满族有部分从事柞蚕业、园参种植业及玉矿开采业。满族除保留了本民族的一部分节日、衣饰、饮食、居住及婚丧、信仰等习俗外，大部分习俗与汉族习俗融合并全面通用了汉语文。满族聚居的自治县，大多数是山区。山区村落更多地保持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形态，一些古老的创世神话、始祖起源神话仍有流传。满族崛起后形成的以民族英雄努尔哈赤为中心的史事、人物传说影响深远。

辽宁的蒙古族现有人口58万，占全国蒙古族人口的12.2%，主要聚居在阜新、喀左两个蒙古族自治县及若干民族乡。他们用蒙语传播着喀喇沁及东土默特农牧地区的民间故事和民歌。

辽宁的朝鲜族现有人口23万，占全国朝鲜族人口的12%，主要分布在沈阳、开原、新宾、宽甸、阜新等地区，与满、汉等族杂居散处。他们通用朝鲜语讲述着反映贵族与"贱民"纠葛的故事和优美的风物传说。

辽宁的锡伯族现有人口12万，占全国锡伯族人口的69.5%，居全国第一位。主要聚居在沈阳市新城子区各乡镇。清代中叶，部分锡伯族同胞自沈阳西迁戍边，历经数代，现居新疆察布查尔自治县。辽宁锡伯族则大量吸收汉文化，并通用了汉语文。然面有关锡伯族的传说与故事至今仍广泛流传于民间。

辽宁的回族现有人口26万，主要分布在沈阳、鞍山、营口等地。除有宗教传说流传外，还流传着清代回族将领的传说。

民族聚居及各民族杂居的特点，使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不仅得以流传，而且也与其它兄

弟民族，主要是汉族的民间故事相互交流，从而在内容及形式等方而形成了彼此融合的特点。

辽宁省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乃至民间信仰、民间习俗等诸多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之间关系尤为密切。辽宁民间艺术活动，包括各民族民间地方戏曲、各种曲艺及多种民间社火在内。这些艺术样式丰富多彩，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在辽宁城乡根基深厚，民间故事从多方面受到说唱艺术和表演艺术的影响。

辽宁戏曲传自关内。19 世纪末河北梆子传入辽宁城乡，本世纪 20 年代唐山落子在沈阳扎根，发展成奉天落子，从此，梆子与评戏在辽沈城乡广为传唱，戏曲故事随之也广为流传。40 年代梆子渐衰，评剧得到长足发展。此时的评剧出现了大批女演员，发展新唱腔，形成了关东特有的粗犷、明快的风格。为了适应以女角色为中心的需要，迅速增添了以女主人公为主体的剧目，于是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故事纷纷被艺人改编成更加曲折生动的完整情节，走上舞台，使评剧成为其他任何大剧种无法比拟的为辽宁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种。

驴皮影戏在辽宁农村流传已有 400 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该剧种在辽南、辽西、辽北广大村镇普及，逐渐形成了东北影调戏三大中心和不同流派。以盖县为中心的辽南影，以凌源为中心的辽西影，以康平为中心的辽北影，一直发展到现在，受到广大农民喜爱。影调戏剧目多为系列剧的连台本戏，内容以神怪、传奇为主，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语言质朴通俗，声腔奔放。许多剧目素材即源自民间文学，另一方面，许多皮影戏故事也常常在民间故事讲述家口中传讲，在民间歌手口中传唱。

早在 18 世纪末，二人转及由二人转发展成的拉场戏就已形成。它最早出于地秧歌，后来发展成以表演故事情节为主的四、五人混场戏。传统剧目不下 300 多个，与民间故事及歌谣的关系十分密切。至今，二人转仍是最受欢迎的本土生长起来的民间曲种。

评书于民国初年大兴于辽宁，说《三国》、《水浒》、《封神榜》、《隋唐》、《杨家将》、《说岳》、《呼家将》等大书的名家辈出。民间流传评书五十多部。辽宁民间说书与民间故事的讲述颇多交互影响。

与评书相呼应的有活跃全境的奉天大鼓书，又称东北大鼓。最初多演唱“子弟书”，以后艺人队伍扩大，根据听众口味，大量说唱情节曲折的书段，使曲目达到短篇百多篇外，中长篇 40 多部。演唱的故事流布甚广，对民间故事影响较深。

辽宁境内的蒙古族中流行“好来宝”，这种琴书常以演唱英雄故事及爱情故事见长。蒙族说书“乌力格尔”在阜新、喀左流行，有许多与蒙族民间故事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辽宁民间的各类通俗文艺在辽宁城乡广泛流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呈现出历久不衰的活跃状态。在民间，无论逢年过节或是平常时日，看小戏，听大书，“扯瞎话”的风习

相沿甚久。尤其是辽宁省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北纬40° 至43° 之间，广大乡村冬夏两季农闲期长，冬季从结冰到解冻，有至少百日的“猫冬”期，夏季从第三次铲耥到秋成至少有五十天的“挂锄”期，广大农民的民间娱乐活动往往在这期间集中开展。民间小戏班及说书艺人走乡串户，流动演出。这期间农村很多人从事长途贩运，车夫们投宿的大车店往往成了说书、“讲古”的场所。

辽宁的民间口头文学各门类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文艺形式，它们总是和上述通俗文艺形成密切联系。口头歌谣被纳入小戏、曲艺中进行表演，或者戏曲中的片断被截取，以民间歌谣的形式辗转流传；民间传说、故事也往往与各种戏曲故事互相参杂流传民间。很多故事讲述人都比较熟悉戏曲说唱故事，也都不同程度地擅长某些小戏与曲艺的说唱技巧。所以，当我们采录辽宁民间故事并研究它们的特点时，不能不对辽宁通俗文艺与民间文学的联系予以极大的重视。

二

辽宁的民间故事蕴藏是十分丰富的，各类故事体裁皆备，虽然比例并不均衡。

目前采录到的辽宁神话较少，其中，尚有部分作品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神话。这些神话作品与中原神话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等等。不同的是这些神话多少带有一些辽宁的环境特点，但并不十分明显。辽宁历史上曾是满族的发祥地，流传着一些满族的始祖神话，如布库里雍顺等。但这些神话已经带有一定的历史化的特点。这类神话的产生应该是较晚的。

辽宁的传说比较丰富，其中的人物传说、地方传说和风俗传说较为突出。这些传说勾勒出了辽宁的历史风貌和社会风情，展现了多民族间的纠纷、交往、友谊、融合以及共同开发这片沃土的历史画卷。人物传说可分为中原人物传说和当地人物传说。中原人物传说演述的是那些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如孔子、秦始皇、刘邦、曹操、诸葛亮、关羽、唐太宗、施耐庵、郑板桥等等，这些传说不是辽宁本土的文化产物，往往是同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这些人物传说由于在辽宁失去了有关的依托(如出生地、有关的遗址等)，大都比较简约，较多地保存了故事的原貌，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当地人物传说较为丰满，这里包括辽宁本土人物和与辽宁有关的、在辽宁活动过的外省人物。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赫图阿拉，经过多年征战，终于统一女真各部，为清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关他的传说在新宾、抚顺、辽阳、沈阳以至辽宁全境广有流传，虽有史事的轮廓但却表现出浓厚的传奇色彩。相形之下，袁崇焕等明军将领的传说就略逊一筹。清朝定都北京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曾多次东巡盛京，此后留下了大量传说，这些传说大多分布在京城至盛京的御道上，其中以乾隆的传说为最多。关于康熙、乾隆的传说以称颂的

居多，某些传说中也间有微词。在有关帝王的传说中秃头娘娘这一类型较有特点，这一传说在关内关外都广有流传。辽宁的很多县（区）资料本都收录了这则传说，秃头娘娘大多附会为当地的满族姑娘，选后的皇帝有雍正、乾隆、道光、咸丰之异。本是民女的秃头姑娘因皇帝的一时兴致被选入宫，因不懂宫中礼法，触怒了皇帝，或被赐死，或自缢身亡。有关清代帝王的传说，反映了满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的是非好恶观念，这里有对祖先英雄业绩的追怀，有对某些有所作为的皇帝的赞誉和企望，有对昏主庸君的揶揄或怨怼。这些虽不是严格的历史评价，但却从中折射出人民群众的朴素的历史观。辽宁的这些清代帝王传说大都附会了当地的风物，显得比较丰富和具体，这当然和辽宁是所谓“龙兴之地”以及清帝东巡有关。

辽宁的文人传说较少。历史上辽宁几乎没产生过全国闻名的文人。王尔烈是辽宁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文人，他是辽阳县人，清乾隆朝进士，能诗文，善书法，为官清正，且滑稽多智，在辽宁省内广泛流传着有关王尔烈的故事。一些辽阳耆宿对王尔烈与乾隆皇帝辩难及吟诗作对的故事津津乐道。在故事中王尔烈的文才往往使皇帝折服，这些传说体现了群众对地方英杰人物的厚爱。徐赓臣，原辽南复县人，清咸丰朝进士，他也是见于《明清进士题名录》的在辽宁屈指可数的正途出身的文人，但他的文名和影响远不及王尔烈，他的传说不出其家乡范围。至于中原某些著名文人（也包括各类名人）以辽宁为背景的传说虽有所见，却属于零散的、个别的现象。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传说在辽宁异常丰富，这些传说或褒或贬，虽很少涉及具体的史事背景，但也留下了不少文字记载以外的历史的印记。，抗日英雄杨靖宇、邓铁梅的传说在辽宁东部山区广有流传，虽有传奇色彩，但真人真事的史事因素更突出一些。

辽宁的虚幻人物传说，有些附着了某些辽宁的特点。这部分传说或多或少与辽宁的风物或风俗有关联。本卷《孟姜女》的传说基本情节与我国其他地区的讲法没有大的区别，但传说中指明事件发生的地点在山海关，这是辽宁与河北的分界处。虚幻的人物依托于具体的风物增加了传说的魅力。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在山东及东北三省广有流传。辽宁所传的秃尾巴老李大多祖籍在山东，也有为当地出身的。本卷所收的《秃尾巴老李》一文即说秃尾巴老李老家在山东，其父母由山东迁到了辽宁千山：“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千朵莲花山一带没有人烟。有一年从山东小云南来了一户姓李的人家，看这儿山连山，水连水，沟接沟，是个有风水的好地方，就在莲花山的关宝山和砬子山中间的山坳子里，盖起了房子安上家。”文中的莲花山即泛指今鞍山市附近的千山山脉，关宝山和砬子山是千山的两座山峰。此外，与辽宁风物或风俗无关的虚幻人物传说在辽宁也有流传。

辽宁的地方传说反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辽宁的三大名山——医巫闾山、千山、凤凰山都有很多传说，其中尤以医巫闾山为最多。医巫闾山简称闾山，据《周礼·职方氏》记载，医巫闾山从古代起就是幽州的镇山，隋代封四大镇山，以此

为北镇。医巫闾山历史悠久，历代帝王常遣使封祀。山上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清代北镇为京城至盛京御道的必经之路，皇帝东巡常常在此处驻跸，乘间寻幽揽胜，也大大增加了医巫闾山的知名度。当地流传着一些与历史名人、清代帝王有关的风物传说，举凡琳宫梵刹、奇石怪松几乎都有传说。位于辽东的凤凰山一带有些风物传说与唐太宗及薛仁贵有关，这和历史上唐朝与高句丽族在此地发生过战事有关，搬倒井一类的故事在辽东、辽南广有流传，情节都比较简单。

有些名胜古迹虽然知名度很高，如沈阳城内的清代故宫，城东的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墓），城北的昭陵（清太宗皇太极墓），但几乎没有什么完整动人的情节。再如盖县的望儿山、辽阳的白塔等，传说也十分简略。

辽宁境内一些不知名的风物往往附丽着一些动人的传说，这些传说中往往描绘出一种草莱初辟的生存环境，盛赞人改造自然以求生存的进取精神。如《大石桥》这篇传说讲道："大石桥这地方，原来不叫大石桥。听老人们讲，是先有路家店后有大石桥……。早先年，这里山连着山，山上的树密密匝匝的，没人敢进去。"再如《虹螺山松林》关于环境的描述："说是早先年，这地方是荒山秃岭，没有一棵树。一到伏天山洪下来，就往山下流黄泥浆子，滚乱石头。"此外，前文提到的《秃尾巴老李》中的背景描述也是一例。

辽宁的丰富的海洋传说也向人们展示了奇特的画卷。孤零零的海岛，三两户渔家，风涛险阻，海难迭生。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穷苦的渔民们仍然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求。人类与海中神怪，如龙王龙女、鱼鳖虾蟹、巡海夜叉等共存于既现实又虚幻的世界里，人与异类往往有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有些地方传说与辽宁近代史事有关，反映了人们在纷纭变化的政治局面中的复杂心理。如《沟帮子拐弯到奉天》一文叙述了清末修筑京奉铁路时，当地各色人等的不同态度，是一幅浓缩的社会风情画。《大东沟的沉船》叙述的是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的中国水师，仍在海底练兵，军容整肃，以致吓跑了日本官兵。它使我们想见在国势日蹙的现实面前，人们更加追怀以身殉国的英烈，并借助幻想以激发爱国壮志，壮烈中更有一种悲怆的味道。

辽宁的风俗传说广泛地反映了本区域的生产、生活事象，记录了很多特有的风俗。这些传说讲到的习俗缘起虽不一定是各种风俗的真正来源，但至少反映了这些风俗所由产生的文化背景，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辽宁的故事蕴藏较之传说更为丰富。一类是在关内各地广为流传的故事，这部分故事无论内容还是表达方法都与关内各地极为相似；一类是体现辽宁本土特色的故事，这类故事虽然在情节的基本框架方面保留了原来的型态，但同时却较多地附会了辽宁区域的文化特点。如：本卷收录了三篇《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其中一篇是汉族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叫黄河和关才，这是比较典型的通常的说法。岫岩县一位满族老大娘所讲的一篇，其结尾与通常的说法有异：小伙子的心成了一只玉杯，姑娘看见后泪流不止，眼泪滴

到玉杯里，玉杯又变成了她心爱的小伙子。岫岩出美玉，这则故事正是融合了地方的特点，当然，在其他细节上也融进了若干满族的特点。本卷《金马驹》及其异文也是类似的例子。《隐身衣》这一类型故事共收三篇异文，汉族、满族、锡伯族各一，各篇故事都有体现民族特点的细节。

辽宁的很多故事反映了闯关东的内容。这是明末至清代以来中原民众向关外大量迁移的历史印记。如《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这个故事便提到了这一背景：辽东凤凰城有一人家，就是从山东蓬莱逃荒过来的。“过去逃荒用个挑子，一头一个筐，三口人逃荒就来到了凤凰城。”大连沿海和海上诸岛也广泛流传着山东百姓由海路来到辽东半岛的故事。本卷所收长海县故事《海岛神灯》讲道：“那年山东黄河发了大水，河两岸好几百个村庄全卷到大海里去了。”只有十几个人侥幸逃生，最后辗转漂流到了今长海县的海洋岛。辽宁的生活故事中表现闯关东途中悲欢离合及人性善恶美丑的故事比比皆是。这些故事生动地再现了历史上关内向关外几次大移民的悲壮画面。

和传说相类似，辽宁的很多故事也折射出中原移民与原有民众共同开发辽宁的历史，至今流传的很多采参、狩猎、淘金的故事便是例证。特别是一些海洋故事都反映出历史上辽宁某些原始的朴鄙面貌，体现着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本卷《大螃螃打虎》一文是这样描述辽宁山区的历史面貌的：“古时候，关东的大山上，林子特别茂密，野兽也非常多。”这里人烟稀少，相近的人家甚至也相隔一里多地。在这样的山沟里常有老虎伤人的事。这类故事反映出关东山中多虎患的史实，虎患一事在很多地方史中都有记载。辽宁的故事中常用“边外”一词交待背景，边外本指清代柳条边外的地区，在故事中往往被讲述人用来泛指边远蛮荒的地方。本卷《王兴钓鱼》一文讲述了一个叫王兴的人到边外钓鱼的故事。故事里描绘了边外荒蛮而富饶的景象：那是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好地场，河里的鱼都成了球。王兴能够方便地越过柳条边到边外去钓鱼，反映出柳条边防禁渐弛的史实。清乾隆帝于1754年东巡达柳条边时，就曾无可奈何地承认：“结绳示禁斯足矣，其设还与不设同。”

除了上述自然风貌的描述之外，辽宁故事还有大量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事象的描述，使我们能够透过这些故事，对辽宁区域的文化背景环境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这些融进故事情节中的简述和交待，较之单纯的风俗、风物传说，更加切近生活，更具有活泼泼的生气。如本卷《大姑姐偷嫁妆》对娶亲场面的描述就很传神，女傧相扶新人入洞房时的仪式歌热烈而又富于谐谑。本卷中《打宝场》所述农家打场时的某些禁忌、《日子起来了》所述满族讨口彩的习俗，都反映出一种古老的共通的民俗，只不过在故事中又附上一层北方的地域特色罢了。本卷收录了《要钱鬼》及其三篇异文，同一故事在县(区)资料本中还有两篇。故事叙述了嗜赌成性者家败身亡，变鬼后仍然害人造孽的情节。这反映出历史上辽宁地区赌风甚盛，也传达出广大民众对赌博之风的深恶痛绝。这种现象的产生自然是社会各方面

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辽宁地区“地处荒塞，入冬无所事事，习焉游惰”(《新民府志》1909 年版)的生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钱鬼》这一类型故事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其独特之处在于要钱鬼变鬼为祟，而不是要钱者与鬼要钱。

辽宁的故事也表现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这也是历史上辽宁各民族杂居，长期相处的曲折反映。有些故事如《孟姜女》等，在许多民族皆有流传，但不同民族的异文仍然体现着各民族彼此间审美心理的差异，呈现出各民族千姿百态的文化特色。总体来看，辽宁的某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明显地受到汉族故事的影响，但同样明显的是，它们也为汉族的民间故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营养。

辽宁的民间故事大多篇幅较长，叙事较为细腻。故事多为单线结构，有头有尾，情节完整。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各具情态。辽宁属于与普通话相近的北方方言区，较少生僻的方言词汇和特殊的方言语法。一些习见的方言的运用，突出了故事的地方特色和各地故事家的讲述风格。

在辽宁的民间故事中，为数众多的故事家讲述的故事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早在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开展以前，辽宁民间文学界即对故事家的发现和采录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集成工作伊始，又明确提出要十分注意对故事家的发现和对其作品的采录，并将此作为普查工作要则之一。果然，在全省性的普查中发现了大量的故事家。据粗略统计，辽宁省内能讲述百则以上故事的故事家多达百余人。他(她)们讲述的故事不但数量多，质量好，而且各具特色。如晚年以走村串户讲故事为重要生活内容的朝鲜族女故事家金德顺，她讲述的故事便带有职业性讲述的特点，故事中妙喻迭出，极富想象力，并带有明显的训戒意味。蒙古族故事家武德胜是“好力宝”歌手，讲述的故事几乎都透射出讲述者身上具有的比较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而作为同一年龄层次、同系满族的故事家，身居辽东山区的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三老人与生活在沈阳市郊的姜淑珍老大娘讲述的故事，又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环境差异。在辽宁平原上务农的故事家谭振山、李占春，与在鞍山市做工的于春贵老人，虽然同为关内移民的后代，然而中原民间文化在他们故事中的存留与变异又各有表现。在抚顺市女故事家石雅茹老大娘的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到抚顺市多年来新故事活动的普遍开展对传统故事讲述风格的潜在影响。上述故事家是为数众多的辽宁故事家中的姣姣者，本卷选录了他（她）们所讲的故事，这些选篇基本上体现了他们各自的讲述风格，反映了他们在故事题材方面的不同，民族特点上的差异，各自人生经历、年龄、文化层次乃至性格及性别的区别等等。故事家对我省的民间文学讲述活动有重大贡献，他们的故事为本卷增添了光彩。

辽宁民间故事反映了辽宁广大民众的世界观，是他们人生态度、道德风貌、价值取向、群体意识诸方面的折射，这些故事体现了人民的传统美德。但同时应当看到，一些故事也难以完全摆脱历史加在它身上的某些羁绊。

本书是辽宁民间故事的精选本，我们力求体现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的原则。我们正是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选编作品的。在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前提下，我们也有意选择了少量在艺术上虽不甚完满，但确有文化史研究价值的作品。如《火孩子》，情节较为一般，但从故事讲述的辽宁某一地区朝鲜族特有的"祭灶"习俗中，人们能够窥见原始信仰因素在当地的残存。另外，蒙古族的《寻妻》故事，结尾有些突兀，情节不够完整，本卷也如实载录。

这百余万字的辽宁故事，是辽宁人民历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它凝聚着辽宁的广大故事家和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心血，在辽宁民间文化的丰碑上应该镌有他们的名字。作为本书的编者，我们感到荣耀，更感到责任重大，临事而惧，不敢怠忽。但是限于人力和水平，难免有疏失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指正。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

1991 年 12 月

目　　录

凡　例…… (1)
前　言…… (1)

神　　话

001　女娲娘娘补天 …… (3)
002　海伦格格补天 …… (3)
003　太阳和月亮是两口子 …… (5)
004　月亮十五个门 …… (7)
005　张天师与二郎神 …… (8)
006　人的来历…… (10)
007　苍颉造字的由来…… (11)
008　布库里雍顺…… (12)
009　双性人…… (15)
010　白狗讨饭…… (16)

传　　说

人物传说

011　公冶长为什么懂鸟语…… (21)
012　秦始皇火烧黄松…… (22)
013　刘邦占坟…… (23)
014　邱生造律…… (25)
015　关羽出世…… (27)
016　关羽秉烛夜读的由来…… (29)
017　薛礼的传说…… (31)
018　唐明皇演捣蛋鬼…… (35)
019　赵巴子…… (36)
020　铁木真和雪莲花…… (38)
021　李成梁踢“熊头” …… (43)
022　三调李成梁…… (45)
023　崇祯皇帝算命…… (48)

024 罕王出世 …… (49)
025 李总兵抓罕王 …… (52)
附：异文
026 神簪救罕王 …… (56)
027 罕王战锁阳 …… (57)
028 袁崇焕智守松山城 …… (59)
029 聪明的达海 …… (61)
030 康熙嫁女 …… (64)
031 十不全 …… (68)
032 雍正选后 …… (69)
033 乾隆皇帝下考场 …… (71)
034 乾隆下江南 …… (73)
035 乾隆买豆腐 …… (78)
036 刘墉的传说 …… (80)
037 郑板桥盛京画蜈蚣 …… (86)
038 王尔烈惩县令 …… (88)
039 压倒三江王尔烈 …… (89)
040 王尔烈教太子 …… (91)
041 徐翰林的传说 …… (92)
042 鲍知县治无赖 …… (94)
043 知州巧断光棍案 …… (97)
044 左宝贵的传说 …… (101)
045 范八亩的传说 …… (103)
046 高神力 …… (106)
047 王代书 …… (108)
048 张作霖的传说 …… (110)
049 郭松龄巧逐王二壳子 …… (112)
050 冯玉祥看戏 …… (113)
051 杨靖宇的传说 …… (115)
052 抗日英雄邓铁梅 …… (119)
053 高愈明治狼伤 …… (122)
054 弥勒佛被贬下凡 …… (123)

055 大肚弥勒佛 …… (126)
056 佛爷和母亲 …… (128)
057 范丹老祖 …… (131)
058 孟姜女 …… (133)
附：异文
059 吕洞宾买药 …… (137)
060 梁山伯为什么傻 …… (138)
061 青蛇传 …… (139)
062 张天师偷盐 …… (142)
063 洪真的传说 …… (143)
064 海神娘娘 …… (148)
065 鲁班传线 …… (150)
066 泥人邱大师 …… (152)
067 石定坠舟 …… (154)
068 秃尾巴老李 …… (156)
附：异文
069 秃尾巴老李上坟 …… (160)
070 陈大娘的传说 …… (161)
071 下楼梯 …… (164)

地方传说

072 二郎担山 …… (167)
073 仙人台 …… (168)
074 笔架山 …… (170)
075 闾山 …… (171)
076 闾山第一石 …… (174)
077 茶壶嘴 …… (175)
078 龙山 …… (177)
079 燕窝山 …… (179)
080 馒头山 …… (182)
081 鹰嘴石 …… (185)
082 二龙戏珠 …… (188)
083 将军石与眼子山 …… (190)
084 万人摸 …… (195)

085 石门子 …… (197)
086 獾子洞 …… (199)
087 白枣树沟 …… (202)
088 石抱松 …… (204)
089 虹螺山松林 …… (206)
090 蛇岛 …… (209)
091 海岛神灯 …… (212)
092 仙女架天桥 …… (213)
093 夜叉上山 …… (215)
094 大东沟的沉船 …… (218)
095 黑石礁 …… (220)
096 大板江 …… (221)
097 浑河 …… (223)
098 龙潭山 …… (224)
099 汤上温泉 …… (227)

100 八王寺井水 …… (228)
101 九门蝎子精 …… (230)
102 长城砖石不搭茬 …… (232)
103 九门口的长城咋修成的 …… (234)
104 青石塔不见惊雀铃 …… (235)
105 北陵的来历 …… (237)
106 海神娘娘庙的来历 …… (239)
107 大佛寺 …… (243)
108 万佛堂 …… (247)
109 关公勒马望鱼池 …… (249)
110 天仙观和庙沟 …… (251)
111 玉泉寺的宝壶 …… (253)
112 锦州古塔 …… (255)
113 蛇盘山和白塔 …… (256)
114 辽阳白塔 …… (258)
115 望马台为啥又叫望宝台 …… (259)
116 沟帮子拐弯到奉天 …… (263)

117 演武台和万岁松 …… (266)
118 洪月娥搂 …… (267)
119 鼠仙堂 …… (270)
120 断仙桥 …… (273)
121 大石桥 …… (274)
122 鸭绿江桥 …… (276)
123 大十面 …… (278)
124 石坊为啥缺个角 …… (279)
125 小石匠刻字 …… (280)
126 铁刹山神赐匾 …… (281)
127 沈阳钟楼不报五更 …… (284)

128 大连的来历 …… (286)
129 旅顺口 …… (288)
130 葫芦岛 …… (291)
131 大耗岛 …… (292)
132 大河庄为啥叫大庄河 …… (293)
133 亮子沟和亮子网 …… (295)
134 满都户 …… (297)
135 拆船场 …… (300)
136 好汉桩 …… (302)

动植物传说

137 牛的由来 …… (305)
138 驴为什么走到河心撒尿 …… (306)
139 狗为啥往烂柴禾上拉屎 …… (307)
140 狗走天边吃屎 …… (309)
141 夜明鹰和望岗鸽 …… (311)
142 老鹞子是咋来的 …… (313)
143 棒槌鸟 …… (315)
144 梭鱼跳龙门 …… (317)
145 东海里怎么会有小沙鱼 …… (318)
146 胖头鱼为啥短命 …… (321)

附：异文

147 荞麦的来历 …… (324)
148 荞麦救灾 …… (325)
土特产传说
149 三放人花 …… (328)
150 龙参 …… (330)
151 九转回身丹 …… (331)
152 蚕姑娘 …… (333)
153 海驴蹄子 …… (335)
154 海参 …… (337)
155 西海兴的蝴蝶海参 …… (340)
156 对虾菜 …… (341)
157 海盐的来历 …… (342)
附：异文
158 桃山白酒 …… (346)
风俗传说
159 萨满神鼓 …… (348)
160 锡伯人为啥供羊骨头 …… (349)
161 蒙古人为什么供关公 …… (351)
162 火孩子 …… (355)
163 正月十五抹花泥 …… (356)
164 围围巾的来历 …… (357)
165 鞋衬底为啥叫“膛底书” …… (360)
166 打宝场 …… (362)
167 “渔眼”的由来 …… (364)
168 盖房上梁挂红的传说 …… (367)
169 “叫魂儿”和婚礼俗令的来历 …… (369)
170 娶媳妇为啥跨马鞍 …… (371)

故　事

动物故事
171 鹿和狼 …… (375)
172 兔子、狐狸和狼 …… (376)
173 兔子尾巴是怎样变短的 …… (377)
174 毛驴的故事 …… (378)

175 狗找伴儿 …… (379)
176 鸭子和缩老鹳 …… (380)

幻想故事

177 王憨擒蛟龙 …… (382)
178 老虎妈子 …… (383)
附：异文
179 哈儿妈妮冬至打老虎 …… (390)
180 老狼舅舅 …… (391)
181 老黑黑精 …… (394)
182 老猴精娶媳妇 …… (395)
183 蛇郎 …… (398)
附：异文（一）（二）

184 蛤蟆媳妇 …… (408)
185 田螺姑娘 …… (411)
186 侯三与九鸟仙 …… (415)
187 百鸟衣 …… (419)
188 松树姑娘 …… (422)
189 枕头姑娘 …… (426)
190 够不着，够不着 …… (428)
附：异文
191 神马 …… (435)
192 上天寻妻 …… (440)
193 寻妻 …… (443)

194 牛犊子娶媳妇 …… (447)
附：异文
195 猫头儿子 …… (459)
196 蛙儿 …… (461)
197 蛤蟆儿子 …… (463)
198 金球姑娘和三条腿蛤蟆郎 …… (467)
199 豆芽儿 …… (469)
200 豆腐孩儿 …… (471)

201 火石儿子 …… (477)
202 “不漏天”俄木特列 …… (481)

203 孔姬和葩姬 …… (485)
204 旗里西天拜活佛 …… (488)
205 苦苦孩儿和狠毒娘 …… (491)
206 三个瞎姑娘 …… (492)
附：异文

207 小锣锣 …… (498)
附：异文（一）（二）
208 老三得宝 …… (507)
209 亨卜和脑儿卜 …… (511)
210 屁儿屁儿香 …… (526)
211 金银山 …… (528)
212 王恩石义 …… (531)
附：异文
213 干井 …… (540)
214 交心 …… (546)
215 人心不足蛇吞相 …… (551)
216 量小儿和无毒 …… (553)
217 耿皮匠得宝 …… (555)
218 老虎报恩 …… (558)
219 王三儿拜干老 …… (560)
220 白银堂 …… (564)
221 收死孩子的当铺 …… (566)
222 当“良心” …… (568)
223 好心的巴图 …… (572)

224 炸海干 …… (576)
附：异文
225 画上的媳妇 …… (585)
226 神毛驴 …… (587)

227 陈善人 …… (588)
228 庄稼人捡铜佛 …… (590)
229 财主和孤儿 …… (593)
230 吐米虫 …… (596)
231 三支神箭 …… (598)
232 刘不成器 …… (600)
233 不摆 …… (604)
234 画中古城 …… (606)
235 画中驴 …… (608)
236 打雷下雹子 …… (610)
237 金鸡岛 …… (611)

238 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 (612)
附：异文（一）（二）
239 有缘千里来相会 …… (622)
240 德力格尔玛 …… (624)

241 供穷神 …… (626)
242 康大饼子接喜神 …… (628)
243 四棵糜子 …… (630)
244 三棵糜子 …… (633)
245 金水银水 …… (635)
246 三件宝物 …… (637)
247 车挡门 …… (641)
附：异文
248 孙员外还债 …… (646)

鬼狐精怪故事

249 神工鬼斧 …… (649)
250 鬼媳妇报恩 …… (650)
251 鬼媳妇还魂儿 …… (652)
252 鬼做媒 …… (656)
253 天书 …… (658)
254 要钱鬼 …… (660)

附：异文（一）（二）
255 抓替身 …… (673)

256 胡三姐找婆家 …… (675)
257 狐女小梅 …… (679)
258 狐狸姑娘 …… (684)
259 狐仙报恩 …… (686)
260 狐仙女 …… (690)
261 狐狸媳妇 …… (692)
262 隐身衣 …… (696)
附：异文（一）（二）
263 狐仙做媒 …… (706)
264 狐狸皮袄 …… (707)
265 隐身帽 …… (709)
266 门插官 …… (711)
267 铁子箭 …… (713)

268 大钟和王先生 …… (715)
269 进宝状元 …… (719)
270 老王头看瓜 …… (722)
271 王小二叉鳖 …… (725)
272 老鼋报恩 …… (729)
273 王八精认干亲 …… (733)
274 老鳖买炮仗 …… (737)
275 夜明珠 …… (738)

276 肥蛸精还愿 …… (741)
277 金箍虾枪 …… (745)
278 老渔翁擒海怪 …… (746)

生活故事

279 刻薄财主 …… (749)
280 别闲着和别叫唤 …… (751)
281 二财主拜马 …… (752)

282 七岁小孩儿请“财神” …… (753)
283 王兴钓鱼 …… (755)
284 吃“亏” …… (757)
285 昏县官断案 …… (758)

286 灵媳妇 …… (759)
287 吡牙瞪和五眼全 …… (763)
288 豆苍子开花 …… (766)
289 借女出阁 …… (770)
290 金马驹 …… (773)
附：异文
291 老头儿分岁 …… (777)
292 傻子挨揍 …… (778)
293 傻姑爷探病 …… (780)
294 烂桃 …… (781)
295 “巧”媳妇 …… (782)

296 两个后娘的故事 …… (783)
297 没手的媳妇 …… (785)
298 善恶有报 …… (790)
299 卖寡妇 …… (791)
300 大姑姐偷嫁妆 …… (794)
301 休妻 …… (797)
302 丑媳妇 …… (802)
303 王尚吾杀妻 …… (806)
附：异文
304 错杀妻 …… (817)
305 老秋莲 …… (821)
附：异文
306 棒子骨店 …… (827)
307 孝子 …… (829)

308 板栗墙 …… (830)

309 日子起来了 …… (831)
310 穷打和尚 …… (833)
311 年关 …… (837)
附：异文

312 现在的老虎为什么少了 …… (843)
313 褚二把挖棒槌 …… (845)
314 大唠唠打虎 …… (850)
315 同行是冤家 …… (852)
316 没量心 …… (854)

317 五湖四海皆兄弟 …… (855)
318 路遥知马力 …… (859)
319 和凭与良心 …… (861)
320 朝鲁和状元 …… (864)
321 洞房认义女 …… (866)
322 张财买话 …… (870)
323 踩地理 …… (872)
324 知足堂前戏腊梅 …… (875)
325 看来没有真心人 …… (877)
326 换蛾子儿 …… (878)

327 箭箭不离屁股眼儿 …… (879)
328 自从“扁鼓”开天地 …… (883)
329 掌鞋匠 …… (885)
330 选姑爷 …… (888)
331 山东子卖工夫 …… (889)
332 馋姑爷 …… (892)
333 丢媳妇 …… (894)
附：异文
334 懒汉娶媳妇 …… (900)
335 傻小子拐媳妇 …… (904)
336 骗术 …… (906)

337 童子贼 …… (908)
338 巧嘴媒婆 …… (913)
339 高徒出名师 …… (915)

340 老瞿头吓跑太岁 …… (916)
341 太岁头上动土 …… (918)
342 说大 …… (920)
343 傻媳妇 …… (923)

机智人物故事

344 谎张三 …… (926)
附：异文
345 二拐子的故事 …… (935)
346 刘八斗 …… (939)

寓言

347 耗子嫁女 …… (944)
348 熊虎治恶人 …… (945)
349 水干鱼死燕无窝 …… (947)
350 小和尚甩芝麻 …… (947)
351 白学和白跑 …… (948)
352 家雀硬充好汉 …… (949)
353 孙悟空探灾情 …… (950)

笑话

354 三句话不离本行 …… (952)
355 溜须县太爷 …… (953)
356 流架 …… (954)
357 哭孙子 …… (955)
358 岳父的名字 …… (956)
359 扔死孩子 …… (957)
360 “小样儿”长耳朵 …… (957)
361 土财主进城 …… (958)
362 人模样 …… (959)
363 尖小伙儿学艺 …… (960)
364 打岔 …… (961)

365 狗不识字 …… (962)
366 夫妻通信 …… (963)
367 天有多高 …… (964)
368 懒得动弹 …… (965)
369 沾油 …… (965)
370 圆梦 …… (966)
371 对吹 …… (966)
372 好力宝迷 …… (967)
附 录
辽宁省民间故事讲述家简介 …… (971)
辽宁省民间故事讲述家简表 …… (978)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县（区）资料本索引 …… (985)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市卷本索引 …… (991)
辽宁省常见故事类型索引 …… (992)
后 记 …… (1001)



神　话

001. 女娲娘娘补天

（抚顺市）

相传，女娲娘娘弄了不少石头，有青石、有白石，干什么用呢？用来补天。

她补天是用石头插边。剩下紧北边儿那一块没有合适的石头，她就搁大冰块子插上了。天底下的人一看冰就老寻思：这活儿干得不行啊，不定哪天掉下来，人就得给砸死，房子也得给砸塌。人泄气了，也不爱干活儿了。

一来二去时间长了，玉帝和如来佛就知道了，就对女娲说："你用石头、冰块子把天给补上了，这倒是行，可是你看这天下的人都不干活儿了，今后怎么过日子，这也不行啊！"女娲娘娘一想，说："好吧，一口青气补满天。"她吹了一口青气就把天给补上了。以后这天下的人呢，往上一瞅是蓝瓦瓦的天，也就安心干活儿了。

北边儿为什么冷呢？因为北方是冰块子插的。补天剩下两块石头没地方放，她来到了花果山，就扔在那儿了。王母娘娘有时来逛山景儿什么的，就到那块石头那儿歇脚。日久天长，这个石头受日精月华，自个儿就崩开了，分两半儿，里边儿就蹦出来个石猴儿。

这也就是后来的孙悟空。

讲 述 者：孟雅文 女 44岁 抚顺市望花区 退休工人 小学
能讲述一百则故事

采 录 者：李凤英 女 45岁 抚顺市望花区古城子街道文化站
干部 初中

高兴璠 男 汉族 50岁 抚顺市望花区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抚顺市望花区

002. 海伦格格补天

（满族 岫岩县）

这是祖辈儿传的故事，谁也说不上有多少年了。那时候的天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

003. 太阳和月亮是两口子

（蒙古族　喀左县）

据说天上每经过一个劫乐布[①] 就得毁灭回炉一次。啥叫毁灭回炉？就是当劫乐布到来这一天，是世界末日，海啸山崩，天塌地陷，是凡活物全都死光。天下除了汪洋大海，再就是淤泥。哑悄咕咚，要多寂寞有多寂寞。

煞介土巴佛祖[②] 一看，这也太没意思啦，就挖了一块淤泥，蹲在地上鼓鼓捣捣地捏了八个小泥人儿。捏成之后，对着八个小泥人儿吹了一口气，说："哈！这回天下又有人啦。你们走吧，到四面八方谋生去吧！天下有的是林木田地，足够你们过日子用的了。"说完，煞介土巴佛祖就走了。

第二天，煞介土巴佛祖发现昨天捏的八个小泥人儿在那儿糗着[③]，没动地方。佛祖心里很纳闷儿，就走过来说："你们咋不走哇？"小泥人吭哧了半天，都好像不好意思开口，最后有个人吭哧着说："佛祖哇，您说让我们去过日子，我们乐不得儿的，可是没媳妇咋过日子呢？"佛祖一听明白了：噢，过日子离了媳妇不行。

佛祖只好又捏了八个小姑娘，给他们每人都配上对儿．然后对他们说："这回你们还有啥说的？快走吧！"八对夫妻这才欢天喜地地走了。他们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有的往南，有的往北。佛祖一开始捏这八对夫妻的时候，无论长相、说话和其它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后来因为南、北、东、西气候不同，吃的食物也不一样，所以慢慢习惯和语言也就不一样了。南方天热日头毒，北方寒冷，所以到后来连皮肉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往北走的这对夫妻走啊走啊，最后来到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他们俩举目一看，这地方除了没腰深的大草甸子之外，就是野马、野牛、黄羊、狍子，别的啥也没有。咋办？这也得开门过日子啊！他们俩搭了帐篷，又开了一块小菜园，男人出去打猎，女的在家驯养、放牧那些捉到的野马、野牛、黄羊。后来这些野牲口经过他们驯养，就成了今天的马、牛、羊。

就这样他们过了几年，生了五个儿子、两个闺女，小日子过得挺混合红火。

有一天，这个媳妇正赶着一群羊在草地上放牧，忽然看见一只兔子跑着跑着一个跟头栽到坎儿下，摔断了一条腿，挣扎了几下子也没站起来，躺在那儿动弹不了啦，疼得吱吱直叫唤。媳妇急忙跑过去，见兔子眼泪汪汪地瞧着她，好像向她求救似的。媳妇一

---

① 劫乐布：蒙古语，即"劫"，佛教用语。
② 煞介土巴佛祖：蒙古语，管"劫"的佛祖。
③ 糗着：呆守着不肯移开。

见兔子这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把兔子抱回帐篷里，用手在兔子腿上捏咕一阵，把骨头接到一块儿，随手从长袍上扯下一块布条儿，包好兔子的伤口，又割来带露水的嫩草喂它，用鲜奶子饮它。就这样过了几天，兔子的腿就好利索啦。媳妇见小兔儿的伤已经好了，就把它抱到那天它受伤的地方对它说："这几天你爹妈不知咋惦记你呢，按原路快回去吧，以后可别遥哪儿乱跑啦！"

小兔儿像懂人话似地点了点头，蹦达蹦达地走了。走一会儿，回头瞧一阵，就这样越走越远，一直到看不见为止。

小兔子回到家里，它的爹妈想它想得正哭呢，一见小兔子回来啦，爹妈流着眼泪问它："你这几天跑到哪儿去啦？你再不回来，我们非想死不可。"

小兔儿把受伤后被一个好心人搭救的事告诉爹妈和兄弟姐妹们。全家人一听，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好心人，说："草原上有灵芝草，咱们就用灵芝草报答那人的救命之恩吧。"

小兔子和兄弟姐妹终于找到了一棵灵芝草，派小兔子送给恩人。小兔子叼着灵芝草蹦达蹦达跑了一天，等找到那个媳妇的时候，一轮月亮已高高挂在天上。这个媳妇正在圈牛圈羊，忽然看见小兔蹦蹦达达跑到跟前，心里挺高兴，亲热地对小兔子说："你见到爹妈了吧？又上这儿干啥来啦？"说着，把小兔子抱在怀里稀罕它。

小兔子嘴一张，把一棵青头嫩叶的灵芝草吐在媳妇手掌上。媳妇一看这棵草这么鲜亮，揪下一个叶儿送到嘴里嚼了起来。这一嚼不要紧，顿时觉得浑身轻爽，吃这口还想吃那口，就把这棵灵芝草全塞在嘴里嚼起来。等这棵灵芝草一下肚，她的身子竟轻飘飘地升了起来。孩子们一瞧阿嬷[①] 升了起来，急得哇哇大哭，大喊大叫："阿嬷你快下来！"她心里很着急，想往下跳，可身子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往高升。她舍不得扔下丈夫和孩子们，舍不得住了多少年的帐篷和亲手开出来的菜园子，还有驯熟的马、牛、羊。她真后悔不该吃那棵灵芝草，闹得自己骨肉分离，抛家舍业。她怀抱着小兔子越升越高，眼睁睁地飘进月亮里去了。这就是月亮里的嫦娥和玉兔。

再说这个蒙古人出外打猎回到家里，见孩子们哭成一团儿，屋里冷锅冷灶，盆朝天碗朝地的，不知出了啥事儿，急忙问孩子说："你阿嬷上哪儿去啦？"

孩子哭着指着天上说："我阿嬷怀里抱着小兔子进月亮里去啦！"

男人一听说媳妇飘到月亮里去了，忍不住心里悲痛，就跟孩子们一块儿哇哇大哭起来。爷儿几个哭够了，连饭也没吃，一个个都泪眼巴嚓地躺在炕上睡了。

打这以后，这个蒙古人就象丢了魂儿，干啥也觉得没意思，饭也懒得做，猎也懒得打，后来愁闷成病，病倒在炕上，起不来啦。孩子们到处给他淘弄[②] 药，咋扎咕[③] 也不

---

① 阿嬷：蒙古语，妈妈。
② 淘弄：即淘换，意为设法寻找。
③ 扎咕：医治。

见效，眼看人就要死了。

兔子耳朵长可听八方，这件事很快传到小兔子爹妈的耳朵里。兔子爹妈心想，真糟糕！咱们本是想办一件知恩必报的好事，哪曾想拆散了人家夫妻儿女的，这咋说的！姜还是老的辣，兔子爹妈想出一个办法，再去找一棵灵芝草，送给那个蒙古人，让他吃了也追到月亮里去。这样他们夫妻不就团圆了吗！兔子们又找到一棵灵芝草，急忙给这个蒙古人送去。这个蒙古人想念妻子心切，也没想到这棵灵芝草该什么时候吃才能见到妻子，接过灵芝草，一口吞了下去，他的身子竟也轻飘飘地升了起来。他往上越升越高，总觉得越来越热。抬头一看，只见明晃晃的太阳悬在头顶，他慌了神，急忙扭头想去找月亮，但身不由己，一下子飘进太阳里去了。现在，我们看到太阳急匆匆升起落下，那是在追赶月亮呢。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8岁　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哨乡十家子村农民“好力宝”歌手

采录翻译者：乌志恕　男　蒙古族　30岁　喀左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采 录 时 间：1984年

采 录 地 点：喀左县东哨乡

004. 月亮十五个门

（蒙古族　喀左县）

天上有个月亮，月亮里住着一个姑娘。这个姑娘长得没比的那么美。月亮姑娘身边没有别人，就有一个天狗给她看门。

月亮有十五个门。每个月初一，月亮姑娘把门打开一个，门一打开，就露出一个小月牙儿。初二再打开一个，月牙儿又大一点。初三、初四、初五……一天打开一个，一直到十五，圆圆的月亮就全露出来了。

圆月亮全露出来以后，从十六开始，再每天关上一个门。十六关上一个，圆月亮就少一块小边边，十七再关上一个，圆月亮又少一块小边边。十八、十九、二十……一直关到三十，十五个月亮门就全关上了，夜间也就看不见月亮了。

到了下月初一，月亮姑娘又一天开一个月亮门，开到十五，月亮又圆了。从十六开始，月亮姑娘又一天关上一个门，到三十，月亮门全关上了，也就看不见月亮了。

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天天这样，月月这样，年年这样。

办完了我好领你走。”“那行!”杨二郎就来外边呆着，张天师就进里边办事去了。

杨二郎在那儿也呆不住哇！来那儿一个劲溜达。门旁边搁着一捆麻杆儿，他没有事啊、搁[1]那抽一棵麻杆儿，把皮扒下来了。麻能干什么玩艺儿呢？搓个小绳吧，回去做鞭鞘。他就搓个小细绳，搁手里拿着。张天师办事回来了，就把他给领回家了。

这杨二郎十二三岁，淘气呀，回去自己做鞭子，就把这个鞭鞘拴在鞭子上了。他到外边，就赶那个山，搁[2]鞭子一抽，一喊：“得儿喔，吁驾！得儿喔，吁驾!”把山赶得吱吱地跑。他把这个山赶着，就往海里扔。赶到海里看不到影，他就不赶了。四外的山呀，都叫他这么赶来了。

你看那平原地方啊，都叫杨二郎这么把山给赶走了，哪地方没赶着，哪就还是山区。

海里面叫他搁山屯满了，龙王搁[3]里面呆着，扛[4]不住了，这就上天见玉皇大帝去了。说：“玉皇大帝，你这事不对，你说你让杨二郎赶山，把我的四海都填满了，海水出潮，往哪儿搁呀?”玉皇说：“我多咱让杨二郎赶山了？没有哇!”“现在他搁鞭子一天赶好几个山往海里填。”“那是谁整[5]的?”“那谁知道是谁整的。”“除非是张天师。传我旨意，传张天师。”这就又传张天师。

张天师又上天了，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上次来，你带谁来了?”“我带个外甥来的。”玉帝说：“带来在哪儿呆着了?”“在南天门那儿了。”“他是不是把我的天麻给偷去了？他赶山把海都填满了，这还了得？你看龙王都来告状了。”“那不要紧，那不要紧，我回去把这玩艺给要回来。”张天师就回来了。

杨二郎还在赶山。张天师寻思硬要，小孩儿不能干哪，这玩艺儿他不能给。张天师下晚儿就趁着杨二郎睡觉的时候哇，把这个鞭子偷过来，把鞭鞘换成旁[6]的麻绳的了。

第二天，杨二郎寻思还得赶山。这回赶山可赶不动了。赶不动了，就用这鞭子一个劲地抽哇，抽完这座山，抽那座山，怎么也赶不动了。现在各个山的沟岔呀，都是杨二郎那时候赶山赶不动用鞭子抽的。

讲 述 者：何忠良 男 满族 48岁 清原县斗虎屯镇 农民 读过四年书
采 录 者：周世新 男 28岁 清原县斗虎屯镇文化站 站长 初中
何锦良 男 34岁 抚顺市群众艺术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年11月
采录地点：清原县斗虎屯镇

① 搁：从。
② 搁：用。
③ 搁：在。
④ 扛：忍受。
⑤ 整：干。
⑥ 旁：别。

006. 人 的 来 历

（满族　岫岩县）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高山底下，住着姐弟俩。姐姐叫鹞云，弟弟叫兜。他们没有阿玛[1]，靠打柴养活家中的老讷讷[2]。

有一天，鹞云格格和兜上山打柴，晌午累了，倚在一个石头狮子身旁睡着了。一觉醒来，带的干粮没了，姐弟俩很奇怪。第二天上山打柴，晌午倚在石头狮子身旁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干粮又没了。一连多少天都是这样。

又一天晌午，姐弟俩在睡梦中，石头狮子对他俩说："快醒醒，快醒醒，要天塌地陷了。回去把你家能拿来的都拿来，能赶来的都赶来。"姐弟俩醒来跑回家告诉讷讷，讷讷说："石头狮子轻易不开口，开了口必然不能有假，咱们快走吧。"

姐姐收拾衣物，弟弟装种子，讷讷抓鸡抓鸭，忙了一阵赶紧往山上走。走了几步，姐姐想起村里的人还不知道，急忙回去告诉大伙儿。村民们听了鹞云格格的话谁也不相信，都笑她是个傻子。奇怪的是，这时天上的百鸟，地上的走兽，河边的飞禽，都跟在她后面往山上走。到了山顶，他们来到石头狮子的身前，石头狮子张开大嘴，说："进来吧！"鹞云格格领着鸟、兽、禽类，走进狮子嘴里，兜扛着种子、粮食也走进去了，讷讷把鸡、鸭、鹅、狗一个一个地往里扔，扔完还没等进去，石头狮子把嘴闭上了。

姐弟俩知道讷讷进不来了，哭了，哭也没有用，只好领着禽兽接着往里走。走不多远见前边放了许多东西，一细看，都是以前姐弟俩打柴时带的干粮。鹞云格格和兜有了吃的，在石头狮子肚子里呆了七天七宿，狮子又把嘴张开了。飞禽走兽见到光亮，飞的飞，跳的跳，一阵工夫都出去了。鹞云格格和兜把剩下的种子背出来，到外边一看，山下的村庄、房子、人和牲畜都没了，山上的花草树木也绝迹了，只剩下一些大岩石。他们俩拿出种子分给飞鸟走兽一些，让它们撒到人到不了的高山里，又把剩下的种子撒在大地。高山又绿了，飞禽又到处飞，走兽又到处走，只是人呢？可惜天底下只剩下鹞云格格和兜两个人了。姐姐犯愁地说："人从此就要断后了。"弟弟说："咱姐弟配成夫妻吧。"姐姐说："我拿根针，在这座高山顶上等着，你拿根红线在对面那个山头，你要是能把红线纫上，咱俩就配成夫妻。"

弟弟拿着线心想，姐姐手里的针鼻儿那么小，相隔这么远，怎么能把红线纫上呢？正

---

① 阿玛：满语，爸爸。

② 讷讷：满语，妈妈。

当兜发愁的时候，蚂蚁、蜜蜂、小鸟来了，说："俺们帮你忙。"小鸟叼着红线，飞到鹞云格格的身边，蜜蜂怕姐姐看到他们在给弟弟帮忙，就在她跟前乱飞，蚂蚁钻进针鼻儿扯着红线穿了过去。姐姐看红线纫上了，又对弟弟说："这还不行，山上有一盘磨，明天你滚上扇，我滚下扇，磨从山上滚到山下，如果两扇合在一起，咱俩才能配成夫妻。"弟弟听了姐姐的话，又难住了。正当兜自个儿犯愁的时候，山上的狼虫虎豹来了，说："俺们来帮忙。"第二天，姐弟俩到山顶上放开石磨顺着山势往下滚。石磨滚到狼的跟前，狼上前推一把说："差点把我打着。"石磨滚到老虎跟前，虎推一下说："好险把我砸着。"石磨到哪个野兽跟前，哪个野兽就推一把，一直推到山脚下，长虫用身子一圈，把弟弟的那扇石磨圈起来稳稳当当放在了鹞云格格那扇石磨顶上。弟弟说："这回咱俩该配成夫妻了吧。"姐姐说："就照天意行事吧。"

姐弟俩成亲后，鹞云格格生了十个孩子，世上的人还是太少，一合计干脆用泥做吧。兜到山上抠来最好的黄泥，两个人一气捏了好几百个泥人。人多了记不住，就按着人的模样安排了姓氏。泥人做好了，放在院子里晒。有一天忽然下了大雨，俩人一看不好，急忙往家拾掇。雨急抢得快，有的泥人鼻子、眼睛、耳朵碰坏了，有的胳膊、腿撞断了。从那时候起，天下便有了残疾人。

据说现在世上的人，就是从那时候传下来的。

讲 述 者：李成明 女 满族 63岁 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附 记：

抚顺县王金叶、广淑云、林来厚讲述的故事与上文梗概相同，只是更简略些。讲到姐弟俩从石狮子的嘴里爬出来，世界上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动物帮助穿针的情节，姐弟俩从山上往下滚磨盘也没有得到动物的帮助。

007. 苍颉造字的由来

（新宾县）

在很古的时候，民间还没有字。传说苍颉能够造象形字，这与他贤慧的媳妇有关。他媳妇是个狐狸精，聪明伶俐，对什么事都细心。

那时，人们都白天行围打猎。可他媳妇说："白天鸟雀都能飞呀，下晚鸟雀不飞。"狐

狸精好夜行，下晚悄悄一抓，就抓了不少鸟雀，一时吃不了，就养着。又挖些陷井，抓些猪、牛、羊，一时吃不了，就养着。搁这么人们才有了家畜和家禽。直到现在，狐狸和黄鼠狼还回来和人们要小鸡吃，那是人家留下来的嘛，你不给它下晚儿就来偷。

一来二去时间长了，他家养的畜、禽也多了。左邻右舍的有时候就来借，苍颉心粗，他媳妇心细，借头牛就在兽皮上画个象牛的记号，借只雀画个鸟。借一个画一个，借两个画两个。

这天，有人来借只鸡。他媳妇一寻思，这鸟画上了，这鸡怎么画呢？就在鸟旁边又添上点儿，变成了鸡。

这时候，正赶上轩辕黄帝发出诏令，谁能把世上的事物用什么办法记下来，就让他当史官。

苍颉回到家和媳妇叨咕这件事，指着兽皮上的鸡问：

“这是什么？”

“这不是鸡嘛，鸟字旁。”

“那个呢？”

“那不个马嘛，四条腿。”

“啊，那个呢？”

“那个是牛，这个是羊。”

苍颉也是个聪明人，一看有门道，就琢磨来琢磨去，造了一些象形字，送给了轩辕黄帝。

轩辕黄帝一看，说：“很好。”就让天下人都来造字。字越造越多，民间才开始有了文字。其实，苍颉造象形字是搁他媳妇东挪西借引起来的。

讲 述 者：洪福来 男 满族 49岁 新宾县新宾镇 农民 小学
能讲述百余则故事
采 录 者：徐奎生 男 新宾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1月
采录地点：新宾县新宾镇

008. 布库里雍顺

（满族　岫岩县）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住着三个漂亮的仙女，她们是同胞姐妹。老大叫恩固伦，老二叫正固伦，老三叫佛库伦。三个仙女都看够了天上的宫殿和彩云，想找个新鲜地方

玩一玩。到什么地方去呢？她们早就听说地上果勒敏珊延阿林[1]山上有个天池，池水像镜子一样清亮亮的能照见人，池周围飞禽走兽、树木花草样样都有。怎么才能从天上下来呢？三仙女佛库伦又精又乖，她摇身变成一只雪白的天鹅。两个姐姐也学着她的样儿，从天上飞下来，落在果勒敏珊延阿林山上的天池旁边。

三个天鹅仙女下凡来，正赶巧被三个猎人看到了。这三个猎人是同胞三兄弟，老大，二十岁；老二，十八岁；老三，十六岁。兄弟仨都能射箭、斗兽，他们整年在果勒敏珊延阿林山里钻来钻去，靠打猎为生。

兄弟仨朝天鹅落地的地方奔去，追到天池边，见三只天鹅变成了三个美貌天仙，脱下衣服“扑通”、“扑通”，跳进天池水里。立时把三个兄弟惊呆了，他们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老大说：“让她们给咱们做媳妇该有多好啊！”老二说：“就怕人家不干。”别看老三小，心眼儿最灵，他说：“咱们把她们的衣裳偷偷拿走，她们回不去天，就得留在地上。”老大、老二觉得老三出的主意好，就一起悄悄来到天池旁边，把三个姑娘的衣裳拿走了。

三个仙女在天池里边洗边玩，边玩边乐，等到日头快落山了，大姐恩固伦说：“咱们该回去了。”正固伦、佛库伦说：“走吧！”可上岸一看，衣裳没有了。三个仙女急得哭了起来。正这时候，兄弟三个走到姐妹三个跟前，老大把自个儿身上的兽皮衣裳脱下来，披在恩固伦身上；老二把自个儿的兽皮衣裳脱下来，披在正固伦身上；老三把自己的兽皮衣裳脱下来，披在佛库伦身上。

三个兄弟领着三个姐妹离开了天池，在大树林中架起柴禾，烧烤野鹿、野牛、野猪的肉。又拿出石刀把烤熟的肉拉成小块块，让三个姐妹吃。吃完，老大扯着大姐、老二扯着二姐、老三扯着三姐，各自进了自个儿的小马架子。

三个姐妹过腻了天上的生活，从来没穿过这么暖和的兽皮衣裳，没吃过这么香的烤肉，更没有享受过两口子的亲近。她们舍不得这人间的日子，干脆不走了。

三个姐妹在人间待了一年，学会了取火、烤肉、缝皮衣，又都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她们和自个儿当家的相亲相爱，过得很美满。

一晃又过了两年。一天，大姐对两个妹妹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咱们已经出来三天了，要是被玉帝知道了，咱要受到天规惩罚。趁时间不算长，快回去吧！”

两个妹妹也觉得不回去不行了，弄不好当家的、孩子也得受连带。三个姐妹找出了当家的收藏起来的衣裳穿在身上，胳膊一抬，两脚起空了。地上的三个孩子，都两岁多一点儿，刚会答答话，见三只天鹅在头顶来回飞，一齐托掌着小手，说：“鹅，鹅！”

兄弟三人打猎回来，不见了妻子，只听孩子说：“鹅，鹅飞走了！”一找衣裳也没有

---

① 果勒敏珊延阿林：满语，长白山。

了，知道三个仙女回天上去了，就对孩子说："那鹅，就是你们的娘，知道吗？"传说满族人管妈叫鹅娘，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才叫成额娘，也有叫"讷讷"的。

兄弟三人的媳妇走后，三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后来这三个孩子顺松花江走到与牡丹江汇合的地方，觉得那里宽敞，就定居下来。再后来，兄弟三人的后代家口越来越多，三支人分开，各支都有了自个儿的姓，三支人分为三姓。因此这地方就叫做"三姓[1]"了。

三个仙女回到天上，吃饭不香，喝水不甜，日夜惦记人间的日子，可又不敢把真情说出去，只好埋在心里。就这么过了九百九十九天，正赶上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天兵天将们把守不严，姐妹三个一合计，无论如何也得到人间看一看，就是看上一眼，也免得这样牵肠挂肚。

姐妹仨还是采天上的白云做羽毛，变成三只天鹅飞了下来，落在果勒敏珊延阿林山上。她们找丈夫、找孩子，都不见了。她们在人间时，夏天住的小马架子，没有了影儿；冬天挖的地窨子，也早已填满了泥土。姐妹仨不禁落下泪来，边哭边沿着松花江往下飞。冷丁在一处密林中瞧见有百十户人家，一打听，才知道这地方叫三姓，正是她们姐妹三人的后代。天上九百九十九天，地上九百九十九年，不但她们的男人早已不在人世，儿子也早就死去了，已不知传了多少代了。三姐妹见三姓人虽然像自己的男人一样勇敢，却不像三兄弟那样和睦相处。他们生性好斗，常常打得头破血流，仗越打越凶，仇越记越深。

怎么才能不让他们打仗呢？三姐妹很着急。一边往回飞，一边想，不知不觉飞到了天池边。她们脱去外衣，跳进天池里，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洗起来。

正洗着，三仙女见天边有一只喜鹊，飞到天池上边，将嘴里叼着的东西吐在她的衣裳上，她就上了岸。见衣裳袖上有一颗熟透了的红果，大得出奇，红得透亮。她在山上待过三年，还没见过这样的果子，就捡起来含在嘴里，准备穿好衣裳等大姐、二姐上岸给她们看。谁知红果一含进嘴里，咕溜一下从嗓子眼儿滑进肚子里去了。

大姐、二姐穿好衣裳要回天上了，三仙女身子发沉，说什么也飞不起来。大姐、二姐知道她是吃了红果怀了孕，劝她不要着急，等生完孩子再来接她，说完飞走了。

三仙女留在人间，渴了喝天池水，饿了捕野兽、采野果，冷了点柴禾，一过过了十二个月，生下一个浓眉大眼的孩子。这孩子下生就会说话，不一会儿就满地跑，过了不几天，竟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得一样。三仙女见孩子这么快就长大了，心想得给孩子起个姓氏和名字啊，她知道人间最贵重的是金子，就说："孩子，你就姓爱新觉罗[2]吧。"她又望望眼前的布库里山，说："你的名字就叫布库里雍顺吧。"她想起成天打仗的三姓

---

① 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佳木斯西南。

② 爱新觉罗：满语，金子。

人，又说："天生你，是要你领着大伙儿不要打仗，过好消停日子，你懂吗？"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点点头。三仙女指着松花江说："孩子，你就顺这条江下去吧！"说完，她变成一只天鹅飞走了。

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砍下天池旁的小树做成筏子，折下柳树枝叶盘成套圈戴在头上，然后跳上筏子，盘腿稳坐在上面，进了松花江。小筏子穿过九十九道湾，闯过九十九道滩，漂了九十九天，来到了三姓地方。

岸边一个打水的姑娘看见他，跑回村子，告诉了村里的人们。大家争着来看，见他头戴柳条圈，盘腿稳坐在筏子上，那模样很像天神，就问："你打哪儿来的？"布库里雍顺一指江上头，说："从上边来的。"大家寻思他是打天上来的，布库里雍顺想起讷讷说的话，就势说："我是天女生的天童，来管你们来了。"大伙儿见他长得膀大腰圆，还挺俊，就相信了他的话。布库里雍顺又指着打水的姑娘说："是她先看见我的，我就到她家去了。"大家把他让进了姑娘家，姑娘的爹妈听说布库里雍顺还没成家，就把姑娘许给了他。几位穆昆达[①]也都同意了，就在当天让他们入了洞房。全村的人都来上礼，通宵唱歌跳舞，从此以后再也不打仗了。

布库里雍顺在三姓地方住下来，劝大家和好。各家之间发生纠纷经他一说和，就都和和气气了。人们拥戴他为头领，他带三姓地方的人们，建立了鄂多哩城。

布库里雍顺就是满族的祖先，他的传说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讲 述 者：李成明 女 满族 63岁 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009. 双 性 人

（大连市）

传说，咱们这个天高地厚的人世间，原来是个无法称无法量的大蛋。

有那么一天，这个大蛋轰的一声响，崩裂成两半儿啦！蛋里站起一个巨大的人来，他头顶一半儿蛋壳往上长，脚踩一半儿蛋壳往下沉，上下两头挣，这个大人蹭蹭地越长越

① 穆昆达：满语，族长。

高。一点一点地，他头顶的那一半儿蛋壳变薄了，变轻了，变得瓦蓝瓦蓝的。脚踩的那一半儿变厚了，变沉了，变成黄色。这蓝色的就是天，黄色的就是地，那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呢，是开天辟地的盘古。

盘古开辟了天地，建立了人间。可是这人间黑乎乎，光溜溜的，啥也没有，这咋行？盘古挖下自己的左眼，往天上一扔，成了太阳。又挖下了右眼，扔在天上，成了月亮。拔下他的长头发，四处撒，变成了一片片森林。他的两个拳头，一个成了山，一个成了岭。他的一腔热血放了出来，流淌成江河湖海。他的那颗最宝贵的心，嘟一下子，升起来、飞到天外，成了主宰天上人间的神。最后，剩下他的身子了，变成了一个特别俊美聪明的人。这个人哪，可不跟现在的人一样，他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是男女同体的双性人，自己能生孩子。他的子孙后代越来越多。

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以后，天上的神仙也有威力了。一天，一位神仙下界巡视，见双性国里的人不但个个长得好看，而且聪明能干，他们生活得比天庭还要称心如意。

这位天神是个自私又小心眼儿的家伙，他想，这群人的力量要越来越大，将来必定要侵犯天庭啊，那还了得！他就抽出宝剑，把双性国的人，一个个都从中间劈成两半儿。他劈完一个，就东一半儿西一半儿地扔得老远老远。

这些半拉人，并没有死，都成了单性人了，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半拉人咋生活呀，他们就寻找自己的那一半儿，不是男的找女的，就是女的找男的。有的很快就找到了，两人合在一块儿生活，成了夫妻，生儿育女。有的一辈子也没找到自己的那一半儿，就成了光棍儿。

讲 述 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播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此故事是李明小时候听母亲讲的，母亲早已去世。）

010. 白 狗 讨 饭

（新宾县）

据说在开天辟地的时候，人们不懂得种地，天上下雪就是白面，下雨就是油，随便接随便吃。那时候，人们不愁吃不愁穿，成天东游西荡。

这天，玉皇大帝想看看人们的心眼儿怎么样，就打发太白金星下了界。太白金星变个老太太，到一家人家要饭，说："大妹子，把你那白面饼给我一个！"这老娘们儿一瞅：

“什么，你还要白面饼？白面饼留给我那姑娘垫屁股的。”

太白金星一听，这哪是好心眼子，回去奏禀了玉皇大帝。搁这么[1]，下的雪就真是雪，下的雨就真是雨了。以前，也没想到攒粮，这回大伙儿愁得可就没招儿了，都埋怨：“就怨那个老娘们儿不会说话，上方天神生气了。”

正赶神农氏尝百草，给人间治病。大伙儿没法，就找他去了：“神农氏啊，你给想想办法吧！”神农氏说：“我家养活一条白狗，也是天上物，叫它到如来佛那儿求他给想想办法。”大伙儿说：“那好啊！”

神农氏回到家，对白狗说：“现在不下白面，人都挨饿，你是不是到西天如来佛那儿，求他给想个办法？”

白狗驾着云彩往西天走。玉皇大帝来气了，叫太阳挡它、烧它。白狗一看，吭哧一口，就把太阳咬去半拉。太阳“嗷”一声，白狗把它吐出来了，说：“要不看你给人间照光明非吃了你不可。”搁这么留下来天狗吃日头。

玉皇大帝一看，太阳没挡住，又打发太阴君月亮去挡它。天狗来了气，一口也给月亮咬掉半拉，月亮吓得惨叫。白狗说：“要不看你给人间照夜光，我也把你吃了。”搁这么就留下了天狗吃月亮。

白狗驾着云一直奔西天去了，见到活佛。活佛打了个咳声，拿出五谷杂粮穗儿，说：“你叼回去，叫人们种上！”白狗把这些五谷杂粮叼回来，交给了神农氏，这样五谷杂粮就由神农氏传出来了。

可是，那时候人们用刀耕火种，打粮不多。人们还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正赶上上方的猪精黑煞神下界，一看人们种地一垅一垅地抠，它来气了，搁嘴一拱一拱地，把那地都拱成垄了。神农一看高兴了，就在垄台上撒种，庄稼长得挺好。搁这么，种地开始起垄了。

黑煞神不能老在人间拱地啊！后来，天上有个金牛星，他打发儿子和儿媳妇下界，帮神农氏种地。神农氏套上牛，拉弯弯犁杖耕地。种地用牛，自古到今，牛是农民的宝贝啊！

牛是金牛星打发下来的，它寻思老老实实帮人们干活好回去，所以它不计较草料多少，你打也好，骂也好，它还是闷头苦干，好为了上天哪。

讲 述 者：洪福来 男 满族 48岁 新宾县新宾镇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徐奎生 男 满族 47岁 抚顺市新宾县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年12月18日

采录地点：新宾县新宾镇

---

(1) 搁这么：从这以后。



传　说

011. 公冶长为什么懂鸟语

（新金县）

据说，孔子的弟子公冶长懂鸟语，他怎么懂鸟语呢？这还有段故事。

有一天，公冶长拿着锄头上山干活儿，看见一条黄长虫和一条黑长虫在咬仗。黄长虫长得小，是条母的；黑长虫长得大，是条公的。咬来咬去，黑长虫就把黄长虫压到身底下了。其实呀，它们俩不是咬仗，而是在亲近呢，公冶长哪里知道哇！他以为黑长虫在欺负黄长虫，就跑上前，举起锄头朝黑长虫打去。这一锄头下去不要紧，没打着黑长虫，倒把黄长虫的尾巴砍掉了。黄长虫疼得打了个滚儿，拖着受伤的身子跑了。黑长虫吓得“嗖”地一声钻进草丛里去了。

黄长虫跑回家里，哭着对老长虫说：“妈，你快看看呀！女儿我今天出去玩耍，无缘无故地遭到公冶长毒打，尾巴都给砍掉了，疼死女儿了！”老长虫一听，这还了得！就去找公冶长算账。

下晚儿，公冶长趴在桌子上写字，他妈在炕头躺着。“嗖”地一声，老长虫打窗户眼儿钻进来，直奔公冶长而去。老长虫有碗口那么粗，瞪着眼睛，张着大嘴，伸着红舌头，围着桌子来回直转悠。公冶长他妈吓得要命，忙问公冶长：“孩子，你今儿个在山上闯什么祸了？”“我没闯祸呀！”“怎么蟒仙找上门来了？”母亲这么一提，公冶长冷丁想起来了，就把上山看见两条长虫咬仗的事对他妈说了一遍。老长虫一听，明白了，“嗖”地一声就走了。

老长虫回到家里，便拷打女儿：“呸！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出去跟黑长虫调情，败坏门风，公冶长好心相救误伤了你，怎么说是人家毒打你呢？”黄长虫见事已败露，只好认错。老长虫说：“光认错不行，我们得好好谢谢人家。”说完，老长虫奔公冶长家去了。

夜深了，公冶长和他妈都睡了。老长虫进屋后，悄悄地来到公冶长身边，嘴对嘴地朝公冶长嘴里吐了一口水。公冶长一下惊醒了，觉得口中清凉凉的，就咽了一口唾沫又睡了。老长虫看后，点了点头，便走了。

天亮后，公冶长到院子里一听，哎呀！树上的鸟雀怎么都在说话呢？它们在唱什么，

说些什么，公冶长都能听明白。老长虫这一口水使公冶长懂百鸟之语了。

讲 述 者：刘金树 女 69岁 新金县大谭镇山嘴村 农民
采 录 者：王连发 新金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6月
采录地点：新金县大谭镇山嘴村

012. 秦始皇火烧黄松

（绥中县）

万里长城修到绥中永安境内就算修完了。这天，秦始皇刚要下圣旨，放修城的民工们回家，就接到了修长城的总监工蒙恬的奏本。说是在长城外的东北部加碑岩一带，发现一片林木，树木长得笔直又坚硬，最细的也有一搂多粗。奇怪的是，那树连叶带本全是黄色儿，形状跟松树差不多，当地人叫它黄松，也叫黄木。

秦始皇看完奏本，派人就要去砍树。又一想：不行，这些黄木在长城外边，我这次砍了，下次被别人砍去咋办？干脆再修一段儿长城，把它围在里边，这不就不用砍了吗。想到这儿，他下了一道圣旨：修长城的民工不准回家，还接着往前修。

这下子修城的民工们可遭殃了，纷纷叫苦，就连那些监工的也觉得离家这么多年了，谁不想回家看看呢？这秦始皇太贪心了，先说修长城挡胡人，今儿个又说修长城围黄松，围完了黄松还不定围什么呢！干脆，宁可死在刀剑下，也不能累死在长城上了。总监工蒙恬一见人们都不干活，着急了，忙去问秦始皇这长城到底修到什么时候为止？秦始皇说："长城完工日，金牛入洞时。"皇上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没法子，长城还得接着往前修，可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金牛入洞呢？

在那些民工里，有个叫小柱子的年轻人，家住本地，为人和气正义。这天，他把几个年轻的民工叫到一块儿商量起来，只见其中的一个小伙子一拍大腿，说："行，就这么办了！"

第二天，天麻麻黑了，民工们正要收工，就听有人大喊："金牛入洞了！快来看哪！"民工们一听有人喊"金牛入洞了"也顾不得一天的劳累，赶忙往喊声跟前跑，就见小柱子拽住一条金黄色的牛尾巴，被金牛拉进洞里去了。有几个监工跑到洞跟前刚要钻进去看看，就听洞里"哞——哞——"有金牛的叫声。这时，小柱子手里拿着一条金色的牛尾巴从洞里钻出来了。接着，又从洞里窜出一股大火来。小柱子边跑边喊："不好啦，金牛喷火了！"那几个想进去的监工，见洞里真的着火了，也就不敢进去了，抢过小柱子手

里的牛尾巴一看，这哪是金牛尾巴呀，这不是一根铜棍吗？这都是小柱子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那火把也是事先放好的。小柱子见那些监工有些怀疑，就说："监工大人，你们就别看了，金牛的尾巴和普通牛的尾巴就是不一样。我扯断了牛尾巴，差点儿没被它喷出的神火烧死，你们瞎寻思，那金牛怪罪下来可不得了哇！"那些监工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拿着金牛尾巴去见秦始皇。

秦始皇接过金牛尾巴叹口气，说："当初我说'长城完工日，金牛入洞时'，那只是一句没边儿没沿儿的戏言，没想到还真有金牛入洞。看来我要再把长城修下去，有违天意呀！"

可是不修长城他又不甘心，就又下了一道圣旨，不修长城，改修车道。他要把那些黄木运回京城盖皇宫用。

一个多月过去了，秦始皇问车道修到哪儿了。大臣回答说："从黄木障子开始，通过一座大山，下了南井沟，已修到没门沟了。"

秦始皇一听："天哪，往前走没门，中间又有井，如此下去，那黄木啥时候才能运到皇城？算了，车道不修了，那黄木我也不要了。可是我不要谁也别想要，我要放火把它烧掉。"

火烧黄松的圣旨很快就传到了黄木障子。

火点着了，足足烧了十多天。可惜那些上等的黄木，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

其实，南井沟并没井，没门沟倒有门。只是当时人们那样叫罢了。

秦始皇火烧黄松后，那地方再也没长出这种树来，只是留下了"车道岭"和"黄木"这两个名字。

讲 述 者：贺锐廷 男 27岁 绥中县加碑岩乡贺家村 农民 高中
采 录 者：刘凤金 女 绥中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10月
采录地点：绥中县加碑岩乡贺家村

013. 刘邦占坟

（本溪县）

刘邦是个嘎儿瞎二流屁[①]，赖皮赖脸地不干正事。他爹是个风水先生。刘邦见老爹总

① 嘎儿瞎二流屁：无赖。

是忙忙活活地给别人占坟，就说："爹爹，你不好给咱家占个好坟地，省得咱们老刘家山叫驴[①] 下蚂蚱——一辈儿不如一辈儿。"老爹说："可也是，有个好地方，咱家要占了，准能出皇帝，就怕你占不了。"刘邦说："只要是个好地方，我保准能占成。"老爹说："你姥家大门下面就是个好地方，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那儿。不过你打圹子[②] 时，刨到大石板就不要再挖了。那个石板千万千万别揭开。"刘邦把他爹的话记在心里，总盼他爹快点儿死，好占个好坟，备不住将来也能有个出头的日子。

没过多长时间，刘邦的老爹真的得病死了。刘邦这小子也不给亲戚家送信儿，到了晚上，他背起死爹来到姥家，把死爹扒得光巴溜杆儿的，然后用绳子套在死爹的脖子上，挂在姥家的大门梁上，又悄悄地回家了。

第二天天亮，刘邦他二姨起来抱柴禾做饭，一推大门，觉得有什么东西响。她打开门一看，光巴溜杆儿的一个吊死鬼儿挂在大门上，吓得她"妈呀"一声，赶紧跑进屋说："不好了，大门上不知谁吊死了！"刘邦的姥爷姥娘出来一看，吊死鬼儿竟是自己的姑爷。"咳！这个现世报，怎么连件裤衩也不穿呢。他有吃有穿的，上的哪份子吊呢？"连项[③] 打发人去把外孙子找来，不介，这个无赖的外孙子说不上怎么讹人呢。

来人到了刘邦家，见日头老高了，他还蒙头盖脸地睡大觉呢，就推他快起来，告诉说姥爷姥娘请他快去。刘邦说："我是个姥娘不疼舅妈不爱的主儿，他们不稀罕我，我去讨那二皮脸干什么？"来人说："你姥家出事了，你姥爷让你快点儿去！"刘邦心里有数，慢慢腾腾地穿上衣服跟来人走了。

刘邦到姥姥家，看了一眼吊在大门梁上的老爹，跪在地上，抱住爹爹的两腿就嚎了起来，别人怎么拽就是不起来。等大伙儿把人卸了下来，他才止住声，扯住姥爷的衣服说："我说今天你们对我怎么这么客气，原来爹爹让你们逼死了。走！我要和你们见官，非替爹报仇不可！"姥姥抱着外孙子说："别，别，可别，咱们管[④] 怎么是亲戚，怎么能逼你爹死呢？他怎么在这儿吊死的，我们压根儿也不知道啊！好邦儿，不管怎么的，千万别去见官。你要钱，姥姥给钱；你要地，姥姥给地。"刘邦说："不告也行，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姥娘问什么条件，刘邦说："人死不离地，哪死哪埋。"姥爷心想，你这不是熊人[⑤] 吗，就商量他[⑥] 说："邦儿，咱们换个好地方，把他好好地发送了不行吗？"刘邦说："我就这么的！不行咱就去见官！"姥爷见这个外孙子不通情理，又惹不起他，把心一横，就答应了他的条件。

---

① 山叫驴：母蟋蟀的一种。
② 打圹子：挖坟坑。
③ 连项：立即。
④ 管：无论如何。
⑤ 熊人：欺负人。
⑥ 商量他：和他商量。

刘邦把姥爷、姥娘、姨娘和那些卖呆的、帮忙的全撵走了，自己拎起锹镐就在姥家大门口挖起坑来。挖着挖着，还真挖到一块大石板，他想：我爹不让掀石板，我他妈的还非掀开看看里头是什么玩意儿不可！他慢慢地掀开一个缝儿，往里一瞅，“妈的，这里头怎么这么多的龙，一、二、……七、八、九……”刘帮爬在地上自言自语地正数着呢，没注意，“轰隆”一声，从石缝儿里飞出一条龙来，吓得他赶忙放下石板，把老爹放进坑里埋了。

姥家的人还等着这个嘎儿瞎外孙子讹他们呢，谁知道这回刘邦也没去要钱，也没去要地，只逼着姥爷从别的地方开了个大门就拉倒了。后来，刘邦斩白蛇起义，推翻了秦朝，打败了项羽，真的坐了天下。据说，他从石板底下放出的那条龙就是后来篡了刘家天下的王莽。

讲 述 者：李桂深 男 78岁 本溪县草河口镇茫草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相尧 男 49岁 本溪县五中 教师
采录时间：1985年3月
采录地点：本溪县草河口镇茫草村

014. 邱生造律

（鞍山市）

汉刘邦初得天下的时候，丞相萧何出了不少力。后来天下太平了，萧何这心就变坏了，嫉贤妒能，生怕别人超过他。

邱生是一个穷书生，很有才华，夫妻二人和一个老母亲相依为命。这年邱生进京科考，赶上萧何是主考官，他一看邱生这文章可了不得了，比当朝的官吏写得都好，这邱生要是考中了，将来就没有我萧何了。萧何来了坏心眼儿了，找岔儿把邱生从考场除了名，永远不许他再进考场，从此堵死了邱生殿试的路。

邱生回到家中，一气之下闭门造律，当时国家没有法律才使得恶人横行，为所欲为。邱生立志造律。造了上下部两本书。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有时连晌饭也顾不上吃。每天送饭都是他媳妇来送，这天赶上媳妇有事，倒不开手就让婆婆来送饭。老太太手脚慢，糊里糊涂地还把时间给耽误了。急忙送去了，进屋一看邱生还写呢。邱生也没抬头看，以为是自己的媳妇来了，把笔一放：“小贱人，什么时候了才来送饭！”

老太太忙说：“唉，媳妇有点儿活儿，让我送饭，我也马虎了，把这事忘了，饭送

晚了。”

邱生抬头一看是自己的妈，一拍桌子，“坏了！我这律正造到虐待父母，对母不孝犯死罪，我该死啊！死倒行，只是今后你们婆媳的日子靠什么呢？母亲啊，我这本书是上下部，这头部，你在我入殓时给我当枕头，我枕着它。我给你们留下这后部，你们生活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就拿出去卖了。要卖，别到旁的地方，就到丞相府门前去卖，他们准买，多了你还不要，就要十两银子。”母亲听后痛哭一场，怎么劝说，邱生也不变造法服法的决心。

邱生死后，母亲只好按邱生生前嘱咐办了。家里生活本来就挺清苦，过了十天半月就维持不下去了，老太太拿着这本书到丞相府门前卖书去了。正赶上这天萧何下朝回府，打这路过。萧何一看，卖法律书的，便说：“把书拿过来看看。”一看这书，说：“啊呀，这书写得好哇！”就把书买下来了。回到府里急忙吃饭，收拾收拾又回金殿面见皇上请功去了。

萧何见到汉帝刘邦便说：“咱们这么大个国家，要治理天下就得有法律，没有法律不能让百姓信服归顺于朝廷，我把律书造出来了。”

“呈上来吧。”

萧何把书呈上去，皇帝一看说：“你这是造了两部啊，这本是下部，那上部呢？”

“啊呀，皇上，我来时慌忙，上部忘带来了。”

“你那明天把上部呈上来，我要从头好好阅读。”

“是。”

萧何回去了。他哪来的上部啊，赶忙派人访那卖书的老太太，她是哪的人？上部书在什么地方？手下人一访，访着了，老太太在城外西关住。这就急忙派人把老太太找来了。萧何问：“老太太，你卖书这是卖的下部，你那上部书呢？”

“启禀老爷，这律书是我儿子造的，上部书我儿子入殓时带走了，枕在头底下了。”

“带走了？不行，带走了也得拿出来，我给钱，五十两银子，你把书快点儿交来。”

“不行啊，大老爷，多少钱我也不能卖，我怎么能翻尸倒骨呢，怎能让我儿子死了不得安生呢。”

萧何等着交旨，这书哪能不要呢，非要不可！这就打发人去坟地找到邱生的坟，挖土揭墓，把棺材打开一看，邱生面目如生，像好人一样躺在那，面带笑容。打手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死人枕着的书就给拿出来了，又把棺材盖上，草草地扔了两锹土就回去了。萧何急等交旨也没看看书，就到金殿交书去了。

到金殿把书呈上去，刘邦打开书一看，原来是邱生造律。头一部头一页法律写的是挖坟掘墓杀头罪。刘邦就问：“萧何你说实话，这书是你造的吗？你说说头一页是哪一条律？”萧何答不上来。刘邦说：“这头一条律写的是，挖坟掘墓杀头罪，不斩萧何律不成。”

救救这方人?”

“办法倒是有，可现在五湖四海、九江八河水都贴上封条了，谁也不能动，哪有水呢？我告诉你，就孔圣人那儿还有点儿水。孔圣人那儿是什么水呢？就是他墨水壶里那点儿水，他那个水没数，不受限制，把他的水借点儿就够用了，咱这一方人也就有救了。”

老方丈说：“你跟他说说能行不?”

“行可是行，你得先告诉老百姓，谁家也不许谢降，又唱戏又感谢天地的，要是这么一谢降，上天知道了就坏了。”

老方丈听了说：“那好吧，这事就在我了。”

老方丈天天走东家串西家地告诉：“老天下雨后谁也不许谢降。”

哪都告诉了，就剩龙王庙界壁儿有个小村子没告诉，他认为哪都告诉了，这么近便，就在我身边还能不知道信儿吗？他这么想也就没告诉。

这天把雨借来了，全是黑雨，下得透透的。别处的老百姓知道不谢降，可这庙边上村子的老百姓不知道哇，就敲上锣打上鼓闹上了。这一谢降，坏了！上天知道了，这一查又是四爪金龙干的事。上天下来御旨，第二天正晌午时要开刀问斩，收四爪金龙的性命。

四爪金龙知道了，头天的晚上就到庙里去了，和老方丈一见面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咱们只能见这一面啦，明天正晌午时我要被开刀问斩啦。”

老方丈说：“没有什么办法救了吗?”

“没有办法，这是御旨谁也不能违抗。你说你哪都告诉，就近的却没告诉，他们就谢降了，把事漏了，看来这也是天意，只好如此了。”

老方丈心里难受，“这事怨我呀，让你把命都搭上了。”又说：“兄弟咱不能再想点儿办法吗？你不想今生也得想来世啊。”

四爪金龙说：“要想来生啊……有了，明天正晌午时，你上河边看看，正晌午时由河正中间出一道血线，你想办法，在河的下游接着，完了我还能来生转世。”

第二天老方丈从庙里拿着个木鱼儿就上河下游去了。到了正晌午时，就见河上一道血线出来了，老方丈就在下游，使这个木鱼接着，把血全接光了捧回来了。回到庙里放在佛前供上了。

从这，老方丈是整天念经。这一晃就是三年，老方丈是祈祷了三年。这一天正晌午时，就听这个木鱼“咔吧”一声崩开了，从木鱼里蹦出个小孩儿，是个小小子，就见这个小小子红脸膛还戴个红兜兜。老方丈把他抱过来了，喂养了两天，心想，这也不相当啊，久后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在就近的一个村庄，有个老关家，老两口卖豆腐，没儿没女。老方丈就把这个小小子给了关老头儿、关老婆儿了，老两口给孩子起个名叫关羽，传说关羽出生没破“红”门，

是木鱼生的，所以小名就叫木鱼生。

讲 述 者：于春青 男 68岁 鞍山市立山区 居民 小学

采 录 者：缪歌今 女 33岁 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年11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立山区

016. 关羽秉烛夜读的由来

（本溪县）

相传，曹操和刘备合兵攻打吕布，最后攻破城墙，把吕布抓住。曹操问刘备："是把吕布杀了呢，还是把他留下来？"刘备说："吕布是个小人，性子不长，和谁也处不来，留他是个祸害。"曹操一听，就命令手下人把吕布杀了。

开始发落吕布的文官武将和妻室家产了。曹操把那些恨他的文官杀了，把那些不怕死的武将留了下来。最后剩下一个人，他把这个人留给刘备发落。谁呀，就是《三国演义》里后来不知哪去的貂蝉——吕布的媳妇。

其实，曹操早就对貂蝉勾勾着，想起貂蝉那俊模样，连觉都睡不着。他怎能不自己留着呢？曹操这个人心眼儿鬼，他想自己坐天下，他知道貂蝉舍身用连环计杀董卓的事儿，深怕自己将来着了她的道儿，再走董卓的老路。那可怎么办呢？他盘算着，将来和自己争天下的，一个是眼前的刘备，一个是江东的孙权。我不如把貂蝉送给刘备，刘备要不杀她，那才好哩。总有一天，不是刘、关、张哥儿仨争貂蝉，就是貂蝉勾引他们哥儿仨。这叫不取自乱，省得自己动手拔掉这个眼中钉。

刘备可不这么寻思，他觉得貂蝉能舍身为国除害，也算一个女中豪杰了。这样的义女怎么能随便就杀了呢？不杀又把她安置在哪呢？合计来合计去，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只好把貂蝉带回家，然后再找关羽、张飞合计怎么办。

刘备和关羽、张飞说："你们想想办法，貂蝉怎么发落才好？"关羽说："貂蝉不是一般的女人，留她在军中，早早晚晚是个祸害，依我的意思，就成全她了吧。"刘备问："怎么个成全法呢？"关羽说："一是杀，二是放！"张飞一听，可就不干了，他牛眼睛一瞪说："貂蝉是个天下少见的大美人，心甘情愿地为王允使连环计舍身杀董卓，有情有义，难得！再说了，她和咱们有什么仇？有什么恨？那混吕布能受用这样美人，我张飞为啥不能受用？大哥要是没法处理，把她交给张飞，给我当老婆不是挺好吗？"让张飞这么一提，刘备脑袋还真开点儿缝儿了。他说："三弟有这个意思，当大哥的是应该成全你，可

是你二哥还是个光棍，娶媳妇这事儿，得先哥后弟呀。”张飞听了，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直嘀咕，碍着哥们儿的面子，也不好说什么了。

刘备看出了张飞的心事，寻思了一会儿，说道：“我看这么的，让你大嫂问问貂蝉，看她愿意跟你们哥儿俩哪个，她要是跟你们哪个去，你们谁也别争别让了。”关羽、张飞说：“好吧，我们回去听信儿。”说完都各自回去了。

刘备告诉媳妇说：“叫人把貂蝉找来，问问她愿意跟二弟婚配，还是跟三弟婚配。”媳妇说：“有你在这儿，人家能好意思说她跟张三呀李四呀。”刘备告诉媳妇：“这好办，等她来了我就猫在门后，你问她。”

不一会儿，貂蝉来了，刘备媳妇和貂蝉说：“不知你有没有打算，将来怎么也得许配个人家呀，总不能一个人孤单单地过日子呀。你要有这个意思，我就给你保个媒。”貂蝉说：“先谢谢您啦，不知您说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刘备媳妇一看有门儿，连忙说：“我有两个小叔子，一个叫关羽，一个叫张飞，不知你喜欢哪个？”貂蝉说：“关羽这个人挺仁义的，谁都佩服他。我要能和他过一辈子，那也算祖宗积德了。”这时，刘备从门后出来，哈哈大笑：“貂蝉真相中了关云长，我这个大伯哥怎么也得成全你们哪！”这下把貂蝉臊得满脸通红。

送走了貂蝉，刘备和媳妇对关羽说了貂蝉的意思，关羽说啥也不干，刘备两口子生气了：“人家貂蝉哪点儿不如你？美女配英雄嘛，别这么扭扭捏捏的！”关羽说：“大哥、大嫂，你们难道不知道她的身世？我看，为了大哥的天下，还是把她还给曹操吧，省得以后在她身上惹麻烦。”刘备说：“怎么能这么看人呢？”嫂子说：“就这么定了，你一天天东杀西闯的，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叫我上哪去找像貂蝉这么好的媳妇？择个黄道吉日，你们就成亲！”关羽见大哥大嫂软软硬硬地劝他，只得不吱声了。

关羽回到自己屋里，一想到大哥大嫂给他和貂蝉保媒的事儿，心里就乱糟糟地。晚上，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董卓和吕布。他翻来复去地一夜没睡着，等到天亮，才算拿定主意。

成亲那天，大家喝完了喜酒，刘备媳妇把貂蝉送进洞房，悄悄关上门走了。再说关云长心里不乐意，又多喝了点儿酒，就先回洞房里坐在凳子上迷糊过去了。等他醒来时，已是半夜了。他看了看山墙贴的大红双喜字，才知道自己是在洞房里。他往炕上一瞄，貂蝉正坐在炕上等着他呢。借着一跳一跳的蜡烛光，貂蝉那个美劲儿呀，十人见了十人都得动心。

再说貂蝉回到洞房，见关羽坐在凳子上睡着了，也不忍心打扰他，倒了点茶水放在关羽面前，就坐在炕上瞎寻思起来：自己从一个婢女到现在，遭了多少罪，流过多少泪，这回好了，有了这么个能文能武、有情有义的人在自己身边，将来再有个一男半女的，就是他将来不封侯挂印，小日子也错不了。想到这，她脸一红，嘴一抿，笑了。

这时关羽手握剑把凑到貂蝉身后，正想拔剑杀她，哪知她这一笑，把关羽的心都笑软了。关羽瞅着貂蝉的俊模样不忍心下手，又怕貂蝉看出来他的意思，就出了洞房。

关羽在外头转来转去，不知道是杀好呢，还是不杀好。他走路好背手，这时正要背手，手又碰到剑把上，他站在那里把心一横：我在两军阵前，千军万马之中，杀死过多少武艺高强的上将军，今晚儿却让一个美人给难住啦！想到这，他急忙冲进洞房，用衣服袖把睛睛遮住，往貂蝉坐的地方乱刺一通。

貂蝉身上挨了几剑，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她哀求关羽说："当家的，今儿个是大喜的日子，不知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说出来，我改过还不行吗？"关羽也不吱声，又连刺几剑，可怜貂蝉对关羽一片真心，却不明不白地死在关羽手里。

貂蝉人是死了，可魂灵怎么也不散，一到小半夜的时候，就来哀求关羽，问关羽为啥要杀她，告诉关羽要是后悔了，把她的棺材打开，她还能活。关羽后悔倒是挺后悔，可大丈夫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任她怎么哀求，就是不说话。一来二去，关羽天天晚上睡不好觉，没办法，只好点上蜡烛，坐在凳子上看书。说来也怪，等他点上蜡，貂蝉的魂灵也就稳当了，从不打搅他看书。时间长了，关羽就养成了手捋长须秉烛看书的习惯。

讲 述 者：王德文 男 本溪县富家楼乡富家楼村 农民
采 录 者：王庆福 本溪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5 年 5 月
采录地点：本溪县富家楼村

017. 薛礼的传说

（鞍山市）

相传当年唐王征东打到海州城，和敌人大战几场，夺下城池，攻下关隘，又往独木关（今析木乡）进军。敌军顽抗，打了几次险仗，唐王几次遇险都是让一员白袍小将救的。

这员小将就是薛礼[①]，他虽说出身贫寒，可武艺超群。长得膀阔腰圆，身高丈二，力过九牛，一顿饭能吃一斗米。打起仗来两军对阵，他是阵阵不拉，阵阵杀敌英勇，敌军官兵见他都望风而逃。

① 薛礼，即薛仁贵（614—683 年），唐大将，唐太宗时应募从军，累立战功。曾参与进攻高丽的战争，在辽南一带有关薛礼征东的故事甚多。

薛礼虽然有那么大能耐，只是个火头军。每到一地安营扎寨，他就得给人家埋锅造饭。等到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他必须出战，打完就回，从不和任何人搭个话儿。人们谁也不知他叫啥姓啥，就知有一个穿白的小将，骑着一匹白龙马，手使方天化戟，是个常胜“将军”。开仗能见着他，收兵就找不到。

有人说，唐王是个有道的明君，感动了上天，所以上天派白虎星下凡助唐王打江山，他来无影去无踪。其实薛礼隐姓埋名是有原因的。

原来唐王征东的先行官张士贵，为人奸诈，心像蛇蝎，又分外嫉妒，他最怕有能人超过他。说也凑巧，薛礼来投军偏巧投到他的帐下。张士贵知道薛礼是个能人，薛礼越是想为国报效，越是战功累累，他就越恨薛礼。

张士贵挖空心思，想出一个损主意，用了一个调包计：让他的女婿何忠显，也像薛礼一样，戴白盔穿白甲，手使一方天化戟，凡是薛礼立的战功，他都记在何忠显的功劳簿上。

张士贵又对薛礼说：“唐王是真龙天子，你是白虎星，你们俩的星相不对。军师徐茂公能掐会算，早就算出有一白虎星宿下界，专门来克真龙天子，说唐王面临不祥之兆，有灭顶之灾，如不及早灭掉白虎星，唐王就要绝命身亡。”告诉薛礼，唐王已经下旨，文武百官各路撒下人马，捉拿白虎星。如有拿获者，可赏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张士贵胡诌八咧，薛礼越听越怕，所以总是避着唐王，不敢自报姓名。

薛礼用方天化戟，一下子把唐王连人带马从淤泥河里给挑出来，使唐王没被敌兵生擒活拿。他还担一担石头堵山口，救得唐王死里逃生。唐王三番五次得救，都是一白袍小将救驾，可就是见不着小将的真面目。

有一回唐王和徐茂公、尉迟恭等几员将领到山前观察敌情，被正在刷马的敌人首将盖苏文看见，盖苏文纵身上马直擒唐王。众将措手不及，又见盖苏文的十二把飞刀雁字排开，飞向唐王。就听唐王一声长叹：“我等性命休矣！”说完两眼一闭等死。就在这一会儿，就听耳边唰唰唰十二声呼啸，再睁眼一看，我的妈呀！十二把红缨短把飞刀，不偏不斜每人脚下一把。大伙儿抬头再看盖苏文，已落荒逃走了，一员白袍将站在不远的地方。徐茂公急忙喊：“快抓住他！”就见尉迟恭箭步向前，说时迟那时快，眼瞅他双臂一合，把个穿白小将抱在怀里。白袍将急中生智，两手分开双膀用力一挣，挣出怀抱。就听咔嚓一声，袍襟断裂，白袍小将无影无踪了，只留下半幅袍襟在尉迟恭手中。唐王很扫兴，叫道：“怎么又逃走了？”原来救驾的又是那白袍小将薛礼。薛礼在营中总不敢久待，每天都找一僻静之处练武。当时他不知唐王到前沿察看军情，要知道他早跑了，所以唐王遇难又被他赶上了。

唐王真想见见这员小将，可怎么也见不到，这次薛礼在眼前一现，徐茂公怕失去良机才高喊抓人。薛礼听信张士贵的话，处处留心，一听“抓人”二字，撒腿就跑。心想

被抓住，小命就没有了。正和唐王的意思两拧，还算不错，留下一块袍襟。

徐茂公断定这个穿白小将一定是唐营中的人，就对唐王说出了他的找人办法——对袍襟。张士贵心像明镜似的，也是他求官心切，忙说："不可，如果对袍襟岂不得兴师动众，一来费时间，二又劳累龙体。不如我回营私访，找到就来见王上。"唐王一听很高兴，就把找人的事交给张士贵办了，说如能找到还要加封重赏于他。

张士贵接到圣旨，回到自己营房，叫人找来薛礼，又是一场恫吓。说什么今日唐王查哨险些叫人暗算，刺客就是一个白袍小将。说人跑了还有断袍襟为证，要是找到了一定千刀万剐。薛礼听后吓得三魂都出窍了，后悔不该救驾。但薛礼并不恨唐王，他恨徐茂公千不该万不该算的哪门子命。他真想见唐王说个明白，就是死了也无怨。现在唐王说他是刺客，他浑身是口也难分辩，忙跪倒在地求张士贵救他。张士贵假意为难，又大发慈悲地说："这么着吧，我给你一套新盔甲，这套扯坏的衣甲给你收藏起来。你就到后山放马去吧，不叫你千万别回来。这一回唐王要全营对袍襟，免得看到你不好办哪。"薛礼真是感恩不尽，张士贵说什么他听什么。

张士忠把薛礼打发走了，就叫来何忠显穿上断袍盔甲，又教他几句话，一切叮咛好了就带着他来见唐王。来到主帐，张士贵说了，找了大半天原来穿白小将并非是别人，竟是他的女婿何忠显，又说他女婿怎么怎么能耐，身穿白盔白甲，骑着大白马，使的是方天化戟。唐王一听认定是何忠显无他人了，忙叫快快带来一见。何忠显来到唐王面前倒身下拜，唐王哪受得了啊，恩人嘛！忙离绣墩想扶起何忠显。何忠显本来就瘦小枯干的，再穿上薛礼的大盔甲更显得没有了。再加上跪拜唐王时又把袍襟压在腿底下，唐王要扶他，他一慌神就被袍襟绊住了。身子没灵巧，啪嚓一声，闹了一个狗抢屎，把个满朝文武百官笑得前仰后合。

徐茂公看出点儿破绽，可又不能说。何忠显其貌不扬的德行，两撇八字眉毛下边一对老鼠眼儿，叽哩骨碌乱转，一点儿英雄气概也没有。徐茂公转轴脑袋一转，就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他对唐王说："主公对何小将军如此感恩，我也几番领教过小将军的超群武艺，今见越觉非凡。大伙儿是知道尉迟将军力过千斤，可何小将军能不费吹灰之力从他怀中挣出，真乃人上之人。今日不如再叫尉迟恭将军试上一试，咱们再饱饱眼福吧。"还没等唐王说话，尉迟恭就哈哈大笑说："老军师美意，我正想与小将军再较量较量。"文武官员一听都拍手称快。唐王更高声说："妙，妙，正合寡人之心。"

这下可把何忠显吓坏了，浑身跟筛糠一样，球成一个团团儿。张士贵更是吓得臭汗满身。他知道尉迟恭有搬山背河之力，不说用全身力量，就是用九牛一毛的力量，何忠显在他手里也就是一只小鸡，哪谈得上"较量"！事已至此，武大郎服毒是吃也死，不吃也死。张士贵真是木匠扛枷自做自受了，他本想再巧言搪塞几句，可也无从说起了。何况徐茂公的眼里是揉不进沙子的，他已经把张士贵翁婿狼狈为奸的丑态看得一清二楚，才

想出这么个主意。不等张士贵再开口，就忙叫尉迟恭动手。

尉迟恭上前一步，顺势把何忠显往怀中一拉，还没等用力呢，就听何忠显一声惨叫。大伙儿一看，何忠显鲜血顺着嘴丫子淌，屎尿顺着裤脚往外流，一股臭气冲满殿堂，人们捂鼻子堵嘴呜哇乱吐。可把唐王气坏了，立刻叫人把张士贵捆绑推出去示众，把何忠显的臭尸扔到荒郊喂野狗。人们捆人的捆人，抬尸的抬尸，一阵忙乱。接着徐茂公就对唐王说："皇上，看来张士贵一定知道真白袍小将的下落。"唐王厉声对张士贵说："张士贵，快把真白袍小将交出来！如有半点儿虚假，要拿你的人头是问！"张士贵一看不说也不行了，就把如何欺骗薛礼的话和把薛礼的战功记到何忠显的功劳簿上的事，一五一十地全盘端出来了，又派他的亲兵找来薛礼。

薛礼来到主营一看傻了眼了，就见唐王高高地坐在上边，两旁文武官员护驾。再看张士贵跪在那里，头低得快贴地皮了。他一看这架式，心想糟了，怕是事情败露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急忙转身要走。这回尉迟恭可早有准备，琢磨着薛礼非有这手儿不可，还没等他转过身就一下子抱住了他。尉迟恭用的是全身之力呀，唐王看在眼里真着急，怕把他的恩人给抱坏了。没想到薛礼是身不动膀不摇，面不改色心不跳，还一个劲儿地口喊冤枉。

军营中上上下下一片喝采，把个薛礼闹糊涂了。他再一看，唐王对他微微点头笑着说："小将军不要害怕，从前之事我们以后再解释，赶快上前见朕。"薛礼也想，是死是活，今儿个弄个明白，不能老这么猫洞来狗洞去的了，脑袋掉了也不过碗大个疤呗。可出乎意外的是唐王下阶相扶，徐军师口传圣旨，竟封他为马前先行官，赐名白袍将军。又吩咐全营大摆酒席给薛礼将军压惊庆贺。从那以后，薛礼是明珠出土了。

再说张士贵死了女婿，丢了官，还留了个千载骂名。唐王封完薛礼后，对张士贵说："你死罪虽免，活罪难容。"即令尉迟恭打他二十鞭子，免去先锋官官职永不听用。这二十鞭子打得张士贵屁滚尿流，皮开肉裂，腿瘫胳膊折。他是爬回家去的，人们把他爬过的那条街叫爬头街，就是海城镇内紧挨着火神庙街的那条大街。这条街现在还在。

讲 述 者：李淑云 女 75岁 海城县人 现住鞍山市旧堡区后峪街 不识字

采 录 者：韩 波 女 鞍山市旧堡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旧堡区后峪街

018. 唐明皇演捣蛋鬼

（沈阳市）

唐明皇好享乐，把天下的大事都扔了。有一天晌午，他在龙床上打瞌睡，双眼一合，就晃晃悠悠飞起来了，一直飞到月亮里。抬头一瞧，前边有一片楼房，里面连弹带唱挺好听，他抬脚就进去了。里面有不少仙女，连唱带跳挺好看，他一看就迷住了，忍不住说声："跳得好！"这一声不打紧，把他自个儿给喊醒了，睁眼一瞧，原来是场梦。他觉着没看够，就把宫女都招来了，叫她们照着样儿唱，照着样儿跳。宫女在他面前唱啊跳啊，他怎么看也觉得不像，心里挺恼怒，说："这回你们单个儿唱，单个儿跳，谁要演得不像我就要谁的命。"宫女们吓得哆嗦乱颤，更演不好了，先后都被吊死了。唐明皇没尽兴，又派人到民间招来几十个能唱会跳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一进宫，唐明皇就急不可待地叫她们单个儿唱单个儿跳，谁要演得不像就杀谁。这帮女孩子里边有个张姑娘，她写字画画弹琴什么都通。轮到她唱的时侯，她说："皇上啊，我昨晚黑也做一个梦，不知当讲不当讲。"

唐明皇一听，寻思她也上月亮里去了呢，急忙说："你做的什么梦，快讲讲。"

张姑娘说："我梦见玉帝派天女请我上天去演戏了，玉皇大帝叫我告诉皇上，我上天演戏这几天，不准地上唱不准地上跳，不然地上一搅，天上的戏就演不好了。玉皇大帝还说，过几天让我把好戏带回来，再给皇上演呢。"

唐明皇一听，连连说："好好，真有这样的事呀！你什么时候动身？"

张姑娘说："我这就要去了。"

唐明皇说："你怎么个去法儿呢？"

张姑娘说："这好办，只要叫人把我关进深屋子，给我点上七盏长明灯，我往床上一躺，魂灵就到天上去了。可要记住，这几天谁也不兴到那个屋子里去，有人一进去，我就回不来了。"

唐明皇听她说得有根有梢，信以为真，就照着样把她关在一间房子里。唐明皇等啊等啊，光想看张姑娘的戏了，把仙女在月亮里唱歌跳舞的事都忘了。第三天晌午，房门开了，张姑娘歪歪斜斜走了出来。唐明皇说："张姑娘，玉皇找你唱的什么戏呀？"

张姑娘说："皇上，我上天回来走累了，走饿了，先给我点儿饭吃吧。"

其实张姑娘哪到天上去了，她躲在深屋子里，一边琢磨唐明皇在梦中看见的唱法和跳法，一边想戏的演法，忍饥挨饿，想了两天半才琢磨出来。唐明皇一听张姑娘饿了，说："来人，给张姑娘上茶上饭！"张姑娘坐那吃喝完了，说："咳，天上的戏演得真有意思呀！"

唐明皇说："那你快点儿演吧，叫我看看。"

张姑娘说："一个人不行，一台戏角色多，人也得多。"

唐明皇说："这些新招来的宫女和这些阁老大臣够不够？"

张姑娘说："差不多。"

张姑娘说完，当场就铺排开了，你演这个角，他演那个角，步法怎么走，身段儿怎么拿，戏袍怎么撩，说得头头是道。铺排来铺排去，把人都铺排没了，就缺捣蛋鬼这个角没人当了，张姑娘说："皇上，你当这个角吧。"

唐明皇点点头说："行。"

唐明皇一上场，一台戏就演起来了，步法、身段儿、唱腔都有板有眼，戏台上热热闹闹，只见捣蛋鬼东蹦西窜，得哪把椅子就坐哪把椅子，一场戏把唐明皇演得痛快透了。从此，一演这种戏的时候，捣蛋鬼哪把椅子上都兴坐。那是皇上演的，时候一长，就成了演戏的规矩。

讲 述 者：李凤春 男 74岁 沈阳市新城子区虎石台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相承 男 25岁 沈阳市新城子区中学 教师 大专
　　王 辉 男
采录时间：1983年10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新城子区虎石台镇

019. 赵 巴 子

（鞍山市）

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先人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赵员外，一生无儿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娇生惯养，自己住在后花园的一幢楼上。后花园有个养鱼池，池里有一个大王八，长有碾盘那么大。小姐就觉着每天晚上有一个人进来跟她同床睡觉，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时间一长姑娘就怀揣有孕了。一鼓肚儿了，姑娘的妈就发现了，心想：姑娘整天在楼上不下来，成天刺绣，这孩子怎么了呢？就问闺女："孩子，妈看出来了，你都显怀了，你做什么事了，跟妈说说。"

姑娘就哭了："妈呀，这事我真难说出口，只觉得天天晚上有个人到我屋来。这个人进屋就上床，我就啥也不知道了，这都几个月了，天天来。"

姑娘妈说："你今晚儿用针穿一根线，他再来，你就把针别他身上。"

"好吧。"

这天晚上这个人又来了，他一上床小姐又啥也不知道了。等到完事了，小姐醒了一看，是一个小伙儿，文质彬彬的书生，临走小姐把针别他身上了，他带线走了。

姑娘妈第二天顺着线--找，找到后花园的养鱼池里。回头老太太就和老员外说了："咱孩子是让后花园的老王八给迷了，都怀揣有孕了，怎么办呢？"

老员外说："如果是这样，得把它除掉。"

老员外叫人拉了几车石灰扔到养鱼池里，石灰在里边一翻，把个老王八给呛死了。打捞上来后，叫家人不要声张，把它埋到绣楼底下了。

小姐十月分娩，养了一个小子，起名叫赵巴子。这个孩子打记事就爱在水里玩儿，十岁就上江里玩儿。本村有个姓杨的孩子总和他一起玩儿，念书也在一起，下学姓杨的就让赵巴子下江玩儿，他在岸上看着。赵巴子一下去就有一个独角水牛上来，他就骑上它把着[①] 那个独角玩儿，玩儿够了再上来，天天如此。这个姓杨的孩子回家跟他妈就说了这件事。老太太听了说："傻孩子，那不是老水牛，那是独角龙哇。明天把你爹的骨殖起出来装口袋里，让赵巴子拿着，再骑的时候在独角龙眼前晃晃，它一张嘴就把你爹的骨殖扔进去，将来你能当大官儿。"

这娘俩起出骨殖装好了一个口袋，姓杨的孩子头天晚上找到赵巴子说："明天你再骑大水牛的时候我求你点事，我给你个口袋，你喂喂它，把这个口袋扔它嘴里去。"

赵巴子答应了，回家就和妈说。赵小姐一听，说："孩子，他求你扔的口袋是他爹的骨殖，你骑的也不是大水牛，那是独角龙，把家人的骨殖葬到龙腹里，将来能得天下，就能当人王地主哇，你咋能干那个事呢？"

赵巴子说："那咋办？我又没有爹，要不，葬我爹的殖骨多好。"

赵小姐说："你有爹。"

"我爹在哪呢？"

"你爹他不是人……"

"管他是不是人的，有殖骨就行呗。"赵巴子说。

赵小姐说："好吧，你爹的殖骨就在这个楼下，咱们起去。"

娘俩下楼起出王八殖骨也装口袋里了。赵小姐说："明天这两个口袋你都带着，冲龙晃时你用杨家口袋，你爹的口袋龙不能张嘴，你爹的殖骨腥。"

"好吧。"赵巴子答应着一一记在心里。

第二天，又到江边去玩儿，赵巴子就对姓杨的孩子说："来吧，把你爹的殖骨给我，

① 把着：握着，拿着。

我这就下去玩去。”

姓杨的孩子把殖骨袋递给赵巴子，赵巴子就下去了。到江里骑一会儿独角龙，他就把老杨家的殖骨袋掏出来一晃，龙嘴张开了，刚想扔他自己爹的殖骨，龙嘴又闭上了。扔了三回没行。正这时，从上游漂下来一个柴禾棍儿，赵巴子就说：“柴禾棍儿，你要能成全我，把我爹的殖骨葬上，我得天下，我让你做头一帝。”说完柴禾棍就漂来了，赵巴子又用老杨家的口袋一晃，龙嘴一张，他就用柴禾棍儿支上，把他爹的骨殖扔里了。扔里后这个龙觉得不是味儿，在江里翻腾。赵巴子想：老杨家这个口袋带回去也不好，就给挂到龙角上得了。这条龙翻腾一阵子下去了，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独角龙上来了。后来赵巴子的后代就是赵匡胤。

讲 述 者：于喜青 男 70岁 鞍山市立山区 居民 小学
采 录 者：缪歌今 女 35岁 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7年2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

020. 铁木真和雪莲花

（蒙古族　喀左县）

很早以前，蒙古分散成许多部落。各部落之间就像装在皮口袋里的牛犄角，相互顶撞，相互残杀。

有一个部落长名叫也速该，他的妻子诃额仑做梦，梦见太阳扑进怀里，就怀孕了。有一次，他们正和蔑儿乞惕人打仗，孩子要出生了，丈夫帮她杀开一条血路，说要是男孩儿就叫铁木真，是女孩儿，随便起个名儿好了。诃额仑忍着痛，在随近的树林里生下一个男孩儿。这孩子脑门闪闪发光，眼睛明亮有神，鼻梁高高的，耳大垂肩。诃额仑说：“这是帝王相啊，有福气的孩子，佛爷保佑你躲过蔑儿乞惕兵，额吉早点儿来接你。”也速该阵亡了，蔑儿乞惕人朝树林杀了过来。诃额仑把小铁木真藏在树丛里，回头看了几眼，跨马逃走了。

小铁木真好象懂事儿似的，静静地躺在树丛里，不哭也不动。蔑儿乞惕人走远了。他觉得饿啦，就哭起来。绿草长出来，为他铺了厚厚的褥子，两棵大树的树梢接起来了，替他遮挡阳光。林子里的猛虎跑来，用奶水哺育铁木真。铁木真经受日月光辉，得到大地精华，几天之内，长大了。等诃额仑母亲来接他时，他身体健壮得如猛虎，力气大得赛过牤牛。

跟你去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必须先让我看一看铁木真的尸体。”部落长心想，看看他也行，好让她死了这条心。他领着雪莲来到扔铁木真尸体的地方。雪莲一见铁木真的尸体，扑上去痛哭起来。趁部落长不在意，她偷着把一粒神丹塞进铁木真嘴里，然后亲吻了一下铁木真冰冷的嘴唇，站起身，化作一道闪光，一下子不见了。部落长和家丁惊得目瞪口呆。好梦没做成，只好回去了。

铁木真嘴里的仙丹渐渐融化了，他活了过来。他想起了酒席宴上发生的一切，恨得咬牙切齿，本想马上去找部落长报仇，可又想到雪莲在家一定惦记着自己，先回去看看雪莲，然后再报仇不晚。他回帐篷一看，雪莲不在，里面乱七八糟，像遭了劫一样，铜壶踩扁了，锅摔碎了，针线笸箩里还放着雪莲给他缝的袄。铁木真大喊：“雪——莲！雪——莲！”只听遥远的山谷传来了回音。他走出门到处打听，全部落都问遍了，谁也不知道。他恨透了蔑儿乞惕部落长，连夜跨上弓箭大刀，骑马来到部落长家门前。他悄悄摸进院里，踢开窗子，跳进部落长的房间，找到部落长，手起刀落，部落长的脑袋骨碌碌滚到地下。铁木真如同砍西瓜，把部落长一家大大小小杀个溜光干净，然后放了一把火，这才出了一口气。他觉得雪莲没了，再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的心在慢慢裂开，他真想一刀把自己劈了。猛然想到阿布的仇还没报，雪莲还没找到，不能死，要找雪莲，哪怕走遍天下任何一个角落，也要找到她。他一下记起雪莲曾说过家住须弥山，可这须弥山到底在哪里？他问遍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铁木真没灰心，他把打来的猎物都晒成肉干，又带上许多炒面、奶酪，出发上路了。

他一连气走了七七四十九天，爬过七七四十九座山，越过七七四十九条河。心爱的枣红马累死了，他就步行；靴底磨破了，脚底儿磨烂了，他也不停步。饿了嚼一口肉干，吃一把炒面；渴了，喝口河水。肉干和炒面没有了，他只好摘野果充饥。

这一天，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他来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山谷，山谷里传来了几声狼嚎。他想，这回完了，自己没有一点力气，今天非让狼吃了不可。爱妻啊，今生今世难以相见了。他正在绝望地想着，忽然发现前面有灯光。他又惊又喜，东倒西歪地走过去一看，是座庙。庙门关着，他敲了几下，门吱扭一声开了，一个老喇嘛双手合什说：“哎呀！半夜三更的你上这儿来找谁呀？”

铁木真说：“我去须弥山找我的雪莲，路途遥远，我好几天粒米未进了，又饥又渴，看见灯光就奔这儿来了。”喇嘛说：“须弥山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路途遥远不要去了吧。”铁木真说：“雪莲待我恩重如山，只要我不死，一定要找到她。”老喇嘛见他心诚，对他说：“须弥山离这里已不远，再翻过一座山就到了，雪莲住在半山腰的宫殿里。”铁木真一听乐了，跪在地上就给老喇嘛磕头，感谢他的指点，起身就要走。老喇嘛说：“今天太晚了，你就在这住一宿，吃点儿饭，养足了力气，明天再去不迟。”说完把铁木真领进庙院，将他安置在佛殿东侧厢房里，摆出饭菜招待铁木真。铁木真长这么大，头一回吃这

么好的饭菜，他端起酒杯连喝了三杯，立刻觉得身上有劲了。他放下酒杯，走到院里，看到一只铜鼎，看样儿有八千斤重，铁木真一手举过头顶。庙门口一对石头狮子，铁木真一拳把石头狮子打个粉碎。老喇嘛瞅着铁木真说："这回你可以打天下了。"铁木真这才认出，他就是自己从虎口救出的老喇嘛。他大喊一声："喇嘛，你还认得我吗？"喇嘛朝他点点头，一阵清风，又不见了。

他按喇嘛指点的方向，翻过一座山，看到前面果然有一座大山。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不一会儿登上半山腰，前边有一座宫殿。他向守门童子打听雪莲，童子告诉他，这就是莲花仙子的宫殿。童子领铁木真沿着雕梁画栋的长廊，拐了许多弯儿才到雪莲的寝宫。雪莲正在等着他呢，夫妻抱头痛哭了一场，雪莲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款待铁木真。雪莲告诉铁木真，从此两人再也不分开了，夫妻恩恩爱爱在这里度过万岁千秋，铁木真听了很高兴。可是铁木真住了几个月后，又怀念起大草原来了。他是个志在四方的血性男子，对这种终日耳鬓厮磨的男女柔情有些不习惯，这几个月过得好像几年似的，头上差点儿没憋出犄角来。有一天，他对雪莲说："我很想念斡难河畔的父老乡亲，想回去看看，去召集阿布旧部，消灭蔑儿乞惕部落，统一蒙古，为阿布报仇。"雪莲一听笑着说："不要自寻烦恼，去干那操心费力的事儿吧。现在你已成了神仙，与天地同存，与日月同寿。你呆着实在没意思，明天去登须弥山看看风景，但你切记，遇到什么事儿千万别说话。"

第二天，铁木真去登须弥山。越往上走，景色越奇，真是一步一层天。他看到山上四周绕着五色彩云，上接九天琼宫，下临万丈深涧，遍地奇花异草，满山绿柳红花。铁木真看得眼花缭乱，一口气登上山顶，顿时被一道强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原来山顶最大的宫殿是用黄金建造的。突然间铜号呜呜吹，羯鼓冬冬响，笙管箫箫，震得他两耳欲聋，所有的庙门同时打开，一群身穿紫袍的小喇嘛不声不响按次序排列成两队，双掌合十，恭恭敬敬地好像在等什么人。不大一会儿，从山顶黄金殿里慢慢地走出一个老喇嘛，身穿酱紫色袄，左肩披着红黄相间的班斯勒[①]。他迈着八字步儿，闭着一双长着寿眉的双眼，左手捻着一串玛尼珠儿，嘴里念着经文，一步一步来到五百喇嘛中间，他看到哪，喇嘛们赶快转过头避开他的目光。老喇嘛问："你们想好了没有？到底谁去？"喇嘛们谁也不敢吱声，气氛一时僵住了。老喇嘛一看来了气，伸手从身后的管家手里接过蟒鞭，照准这群喇嘛的光脑瓜儿狠命抽打起来。打得那群喇嘛哭爹喊娘，眼泪鼻涕一齐往下淌。老喇嘛别看走路好象鸭子一样笨，可打起人来手脚却像猴子一样灵活。打够了，老喇嘛指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喇嘛问："你去不去？"小喇嘛含泪摇了摇头。老喇嘛又问其他喇嘛，其他喇嘛也说不去。老喇嘛气极败坏，咬着牙抡起蟒鞭又开始挨个儿抽打起来。铁木真早

① 班斯勒：蒙古语，披肩。

就憋着一口气，他觉得老喇嘛心太狠，都是爹生妈养的，凭什么该让他这般毒打？他挺恨老喇嘛，心里十分可怜这些小喇嘛，看小喇嘛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老喇嘛还是不饶，就大声喊："别打了，他们不去我去！"老喇嘛一听这话，停下鞭鞭，向铁木真看了一眼，点点头，慢慢走回山顶金殿去了。

铁木真心里感到一种满足，他觉得今天做了件好事。他回到雪莲宫，看见雪莲正低头垂泪，心纳闷儿就问雪莲："你这是咋的了？谁欺负你了？"雪莲说："你不听我的话，不让你说话你偏说话。"铁木真说："我也没说话呀。""你不是自告奋勇说你去吗？""那个狠心的老喇嘛没头没脑一个劲儿打小喇嘛，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说的。""你知道老喇嘛是谁吗？""不知道。""他就是佛祖，你知道让你去干啥吗？""不知道。""傻瓜，不知道干啥就说去，哪有你这样的人？""到底让我去干啥？""让你到下方去当大汗，就是皇帝。"铁木真一听禁不住乐了说："我要是当了皇帝，你不就当了正宫娘娘吗？"雪莲听了哭笑不得地说："唉！放着无忧无虑的神仙日子不过，偏要下界去当那操心的大汗……"

第二天，雪莲伴随着铁木真回到斡难河畔。雪莲帮助铁木真召回了各处的部将，找回未卜先知、神机妙算的谋士木华黎宇斡尔出和者勒蔑，这两人是铁木真的左膀右臂。他们在斡难河畔歃血为盟，表示誓死帮助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正在这时，一支五彩斑斓的鸟儿落在会场中间的大树上叫"成吉思！成吉思！成吉思！"一连叫了三声。铁木真前面的大方石裂开了，里面端端正正放着一方金镶玉玺，上面刻着"成吉思汗"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众人一见，知道这是天意，便欢呼跳跃起来，一致拥护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尊称铁木真为圣主。圣主成吉思汗率领他的铁骑，闪电般统一了蒙古各部落，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大元帝国。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2岁　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农民"好力宝"歌手
采录翻译者：乌忠恕　男　蒙古族　朝阳市政府　干部　大学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021. 李成梁踢"熊头"

（北镇县）

在北镇县城北有三道边墙，是明代修的。边墙北边有个约摸三四十丈见方的大平滩，是当年明军的练兵场。大平滩北有一道大沟，沟南有一个明军放哨的瞭望台，叫白台子；

沟北有一个鞑靼兵放哨的瞭望台，叫黑台子。两个台子相离不远，双方的哨兵都能互相瞅见。

那时北镇县名叫广宁，驻守在广宁城的明朝总兵李成梁，经常到这个练兵场观看兵丁练武和踢“熊头”，鞑靼兵也常在远处偷看。这踢“熊头”就好像如今踢足球，不过今天的足球是胶皮胆囊，牛皮面；那时候的“熊头”呢，里边是“猪尿泡”，外面包着八块瓦的牛皮罩，吹起来鼓鼓的，一踢挺老高，兵丁们最爱玩这玩艺儿。

有一天，李成梁又带着随从到练兵场巡看，看见兵丁们正在挥刀舞剑，练劈练杀。李成梁下令停止练习，要看看兵丁们踢“熊头”。教头一下令，兵丁们巴不得地，就踢起“熊头”来了。场上分成两伙儿，你争我抢，谁也不让。兵丁们踢得正叫劲呢，赶巧“熊头”落在李总兵跟前。他急忙站起，飞起一脚，一来说李成梁是真有脚劲，二来说那“熊头”也轻点儿，就这样“噔”一下子，把个“熊头”踢到半天云里去了。兵丁们扬脖看着半天空中的“熊头”齐声叫好：“踢得高！踢得太高了！还是总兵大人的脚有劲啊！”

这工夫，练兵场北面的两个鞑靼哨兵，在台子上正偷看李总兵和兵丁们踢“熊头”，他们远远听见兵丁们夸李总兵踢得高，暗自叫好。他俩一边瞅，还一边伸胳膊踢腿地直比划，很想过来踢一踢，过过“熊头”瘾。可是在两军阵前不兴那个，只得眼巴巴地看着明军的练兵场干着急。

李成梁一回头，发现那两个鞑靼哨兵在偷看这边踢“熊头”，他灵机一动，心生一计，转过身来，假装没事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和教头小声嘁嘁了几句话，又告诉教头，停止踢“熊头”，收兵回营。教头一声令下，官兵们整理戎装，扛枪的、背刀的、骑马的、步行的，缕缕行行，都回兵营去了。

那两个鞑靼哨兵，看见李成梁领兵回营了，往练兵场上一撇目，发现场上有个“熊头”。一个哨兵说：“哎！你看他们忙得把‘熊头’落下了。”另一个哨兵说：“这回该着咱俩踢踢‘熊头’过过瘾了，你在这放哨，我去取。”说完话，他就蹑手蹑脚地跑到练兵场来抱“熊头”。他一抱，没抱动！“嗯？手没劲儿？”他往手上吐口唾沫，又使足劲弯下腰去抱，还是没抱动。他仔细一瞅，我的妈呀！原来是个大铁“熊头”！哨兵一想：这李总兵可真了不得，这么大个生铁球子，一脚就能卷到半天空里去，这真得有神人力气呀。他觉得这是件奇事儿，得赶紧回去向当官的禀报。可他又抱不动，就把这个大生铁球子，叽里咕噜滚了回去。

鞑靼的官兵们听哨兵回去一学说，再看这么大个儿生铁球子，别说踢呀，就连搬都搬不动啊，都惊得张飞逮豆鼠子——大眼儿瞪小眼儿，嘴不说心里想，这李成梁真是神人，力大无比。这事儿一传扬，一传俩，俩传仨，很快就在鞑靼军中传开了，越传越神。这以后，鞑靼兵在两军交战的时候，一听说李成梁带兵来了，都吓得不打就蹿。从此，李成梁的威名声震辽东。

可这“熊头”怎么会变成大铁球子了呢？原来这是李成梁定下的计策，他当时踢的是“猪尿泡”做的“熊头”，丢下的却是个生铁球子，用来迷惑鞑靼兵。他这一计，还真成功了。

现在，富屯满族乡边上屯的东西两边山坡上，还有当年边墙的墙基呢。沟南的明军练兵场，至今还是光秃秃的大平滩，明晃晃地留着当年练兵场的痕迹。那两个瞭望台至今还有呢！

讲 述 者：陆万国 男 60岁 北镇县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 录 者：刘克刚 北镇县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4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镇

附 记：

李成梁（1526—1615年）：明末将领，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字汝契。隆庆年间以都督佥事为辽东总兵。他大修战备，屡破鞑靼插汉儿部。在镇多年，封宁远伯，加至太傅。北镇县有关李成梁的传说很多。

022. 三调李成梁

（北镇县）

广宁城在医巫闾山脚下，东西北三面环山，是幽州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镇守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总兵府设在广宁城里，就是现在北老爷庙内。

李成梁先后两回任辽东总兵官，在广宁城驻守了五十年，最后死在广宁，也埋在了广宁。提起李成梁，这里的老百姓能说出三调李成梁和五门出殡的故事。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天夜晚，万历皇帝在勤政殿看完奏折回宫，夜已经很深了。紫禁城里鸦雀无声，四下黑洞洞的，忽然刮来一阵凉嗖嗖的风，把灯吹得直晃悠。万历皇帝就听身后传来“趿拉、趿拉”的脚步声。他停住脚，回头瞅瞅，什么也没有。他又往前走，后面又响起了脚步声，他立时觉得头发根子发竖，一连打了好几个冷战，忙催促太监：“快走！”二人慌慌张张地加快了脚步，转眼回到乾清宫。

第二天早朝，万历皇帝就和大臣们说了昨晚发生的事儿。大臣听后，说：“启禀万岁，这不能是什么刺客，八成儿是神仙在暗中保驾，今晚我主如果再听见这样的脚步声，就问他一声‘后边何人保驾？’”万历点了点头。

这天夜晚，万历皇帝照常到勤政殿翻阅奏折，又是更深夜静，还是老太监在前头举

灯带路回乾清宫。走着走着后边又传来了“趿拉、趿拉”的脚步声。万历左右瞅瞅，回头看看，还是啥也没有。他拿着胆子喝问了一声：“后面何人保驾？”“二弟云长！”万历听后愣怔了一下，随口又冒出一句：“三弟何在？”“镇守辽东。”万历听了心里十分惊讶，又有些纳闷儿：真是关云长回话吗？是不是我听错了？他还想接着问话，就觉得身后刮来一阵风，浑身有些发冷，赶紧回宫去了。

这一宿，万历皇帝倒在龙床上做开了梦，梦见红脸大汉关云长来了，黑脸扎须的张翼德也来了，一转眼张翼德又变成了辽东总兵李成梁。就这样，关云长、张翼德、李成梁…… 一梦接一梦，一直绕扯到大天亮。醒来后，心里反过来掉过去地琢磨：这李成梁八成是三国时代的张飞转世，我应该把他调进京来保驾。主意已定，第二天上朝就下诏调李成梁进京。

朝中有几个宦官，早就嫉恨李成梁爷们儿掌握兵权，官大势大，在万历皇帝面前常说李成梁的坏话，为这，过去万历曾把他罢职十年，后来边防吃紧，才又起用了他。这回，几个宦官听到张翼德转世镇守辽东的奇事，又见到万历调李成梁进京，害怕以后对他们不利，就暗中使开坏了。

几天以后，李成梁在广宁城总兵府议事厅正和众副将商议军务，忽听门军禀报：“钦差大人到，请总兵大人接旨！”李成梁急忙整理衣帽，迎出门外，原来是调他进京。

过去，文官怕宣，武将怕调。李成梁接到圣旨后，一宿也没睡好觉，反复琢磨：眼下正是军情紧急，为何调我进京呢？莫非是因为朝廷的钦天监夜观星象，看到紫微星下凡，落到辽东，要出真龙天子，命我捉拿？前两天，好不容易发现了府里的小罕儿，还给逃跑了，一定是朝廷有人说是我特意放跑的，要拿我问罪！此去是凶多吉少，他想来想去，心神不安。

第二天，李成梁安置了一下军务，刚要动身进京，忽听门军来报：“钦差大人到，请总兵大人接旨！”李成梁一怔，慌忙出外接旨。发来的这第二道金牌，还是调他火速进京。李成梁心里想：看来朝廷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儿，要不然，皇上怎能连发两道金牌呢？咳！不管出了什么事儿，走吧！正想要启程，五儿子李如梅闯了进来，说：“父帅！且慢动身，皇上连发两道金牌，定有缘故。全家好好商议商议，再走也不迟。”李成梁觉得有道理，点了点头。

全家人坐在后堂喳咕开了，有的说，自古以来皇上调人没啥好事，还是不去为好；有的说，不去，违抗圣旨，罪更不轻。就这么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时谁也想不出好招儿来。李成梁又是一宿没睡好觉，一边做了好几个恶梦。

第三天早晨，李成梁没吃早饭，刚到总兵府，钦差大人就来催他启程。正在这时，门军又报：“钦差大人到，请总兵大人接旨！”

李成梁听后更是吃惊，他想：下第二道金牌的钦差还没走，怎么又发来了第三道金

牌？接旨后，这第三道金牌还是调他火速进京。他暗暗自语："嗯，一定有人在皇上面前说我坏话，看来不去是不行了。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像杨继盛那样，挨三百廷杖，活活被打死，说不定还要祸灭九族。去吧，是自个儿送死；不去吧，也难活命。去不去呢？"他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五儿子李如梅又进来了，见父亲拿不定主意，就劝说道："父帅，此去凶多吉少，还是不去为好。"李成梁连连摇头："我是朝廷大臣，如违抗圣旨，皇上恼怒下来，也要牵连你们，还是去吧！如梅，我这次进京，不一定能回来，家中的事由你料理，要好好孝敬你母亲。"说着，眼泪掉了下来。李如梅眼睛也湿了："父帅，不要想得太多，好好歇息吧！"

这天晚上，李成梁久久不能入睡，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一个劲儿地琢磨：去、还是不去？忽听鼓打三更，他坐在太师椅上摇头叹气：咳！我镇守辽东几十年，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遭到他人暗算，算了吧！去了死，不去也死，在外死还不如在家死，闹个囫囵身子。李成梁想到这里，忙站起身来，打开窗户，两眼望着窗外的满天星星，暗暗叨念："广宁是幽州重镇，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死后，敌兵会不会乘机入侵呢？大明的江山会不会保得住呢？"想着想着，他的手"啪"地一下拍在桌子上："嗨！人终有一死，想那么多干啥！"

这时，李成梁的夫人被拍桌子的声音惊醒，正听到"人终有一死"这句话，一翻身坐了起来，只见李成梁从战袍上猛地拽下个金扣子，她刚想下床去抢，李成梁已将金扣子扔进嘴里，吞了下去。

李成梁吞金死后，一家人都痛哭不止。儿子李如梅把父亲吞金而死的事儿禀报给钦差大臣，和他商议怎样处理。钦差说："我回京空口无凭，圣上一定要拿我问罪。总兵大人既然已死，不如把首级送京城交旨，你看怎么样？"李如梅虽然不忍心割下父亲的脑袋，但又怕有欺君之罪，只好照办了。

再说，京里的万历皇帝，正急等李成梁进京保驾，忽听太监禀报，说李成梁的儿子派人面君。万历立刻召见来人。来人述说总兵吞金已死的事，并将首级呈上，请皇上验看。万历一看，立时头晕眼黑，拍腿跺脚说："咳！三弟呀，三弟！你怎么死了！"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他忙问来人总兵是怎么死的。来人说："总兵大人见万岁连发三道金牌催调进京，顿生疑心，便吞金而死。"万历一听，这事儿不对，就亲自追查。原来是宦官假传圣旨，偷发了两道金牌，逼死了李成梁。万历气得要命，查处了假传圣旨的宦官。又颁发圣旨，赏给李成梁家属黄金万两，替他修造坟茔。

万历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昼夜赶到了广宁城总兵府，送来钦赐黄金。李成梁的夫人接旨谢恩。接着，雇用匠人照着画像，用皇上送来的黄金打了个脑袋，镶在李成梁的尸身上。因怕葬后有人挖坟掘墓，偷走金脑袋，就又打了一模一样的五口大棺材。成殓后，并排停放在总兵府的灵棚里，烧香设供，祭奠亡灵。

出殡这一天，广宁城里鼓乐齐鸣，从总兵府中涌出几百名亲兵副将，沿四条大街列队站立，只听三声炮响，就见五行卫军和五队吹鼓手在前引路，后面各由七十二名兵丁抬着五口红色棺椁，上面罩着通红的绣花罩，一齐出殡。

第一路，奔向广宁城正南的大南门——迎恩门；第二路奔东南的太安门；第三路奔正东的永安门；第四路奔正西的拱镇门；第五路奔正北的靖远门。一时之间，五门同时出殡，惊动了全城百姓，男女老少，拥拥挤挤来到街上观看。究竟哪口棺材是真的，哪口是假的，谁也叫不准。

这就是李成梁五门出殡的故事。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李成梁有金脑袋的真墓。有人说，从大南门抬出去的那口棺材，埋在北镇县城西南杏叶堡的南山根底下了，因为那里有石人石虎；有人说，从东门抬出去的那口棺材，埋在城东八里堡村南了；有人说，从西门抬出去的那口棺材，埋在城西朱屯村北了；有人说，从北门抬出去的那口棺材，埋在城北台子沟村的石人沟了，因为那里有石人石马；又有人说，真棺材坐地就没抬出总兵府，埋在总兵府的院子里了，其说不一。金脑袋究竟埋在哪儿了呢？到现在还是个谜，将来终有一天会找到金脑袋的。

讲 述 者：张王氏 女 63岁 北镇县广宁镇 不识字
采 录 者：刘克刚 男 北镇县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63年4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镇

附 记：

北镇县广宁镇的杨文硕和陶作舟也讲述了这一故事。

023. 崇祯皇帝算命

（沈阳市）

传说，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包围了北京城。永定门眼看防守不住，消息传来，吓得崇祯皇帝再也坐不住金銮殿了，在左右内侍的劝说下，他换了一身平民百姓的衣服，逃出了后宫门，想趁乱混出北京城，以图再起。

这时候，兵慌马乱，皇城内人迹稀少，崇祯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来了一个算命的老者。那老者摇了摇手中的卦幌子，不紧不慢地迎着崇祯和他的随从走来。崇祯心中一动，就摆手叫住老者，想要问一问前程的吉凶祸福。老者上下打量了崇祯一眼，开口问他：

“先生莫非要问卦吗?”崇祯说：“正想问个事儿。”“请您随便说一个字吧!”“我说一个‘有’字。”崇祯心想，虽然今日京城难保，但这大明的江山今天毕竟还应归我所有。老者十分吃惊地说：“‘有’字上边是个大字而少一捺，下边是个明字而少半边。此字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眼见大明的江山无望了。”

崇祯一听，吓得目瞪口呆，但还是强稳住神儿说：“你老先生听错了，我说的不是那有无的有，而是‘友’字。”“是朋友的‘友’字吗?”老者问，崇祯点点头。“这个‘友’字嘛，”老者说，“反叛的反字出头伸肢是为友，照卦意解，反叛李自成定然要成大气候啦。”

崇祯听了，越发心虚胆颤，但他还是强打精神对老者说：“你老先生又错了！刚才，我心里想的是申酉戌亥的‘酉’字，而不是朋友的‘友’字。”老者听罢微微一笑，说：“酉上两点是为酋，酋者，魁帅也。譬之一国，酋即其君。今酋字无头，看样子当今皇上此去将有杀身之祸。”

崇祯听罢，犹如一桶凉水从头浇下，他一语不发，返身回去，走进了御花园——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当时的景山名叫煤山，崇祯不知不觉来到煤山之下，思前想后，江山无望，就解下身上的罗带，在煤山半腰的一棵树上吊死了。

传说，算命的老者其实不是别人，正是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当时，崇祯虽然穷途末路，但是如果真能逃离北京的话，未必就会死去。宋献策早料到了这一步，他单身一人乔装改扮，只用随机应变的几句话，就把崇祯皇帝送上了绝路。

讲 述 者：赵国海 男 56岁 朝阳市文化局 干部
采 录 者：刘琪华 女 辽宁省作家协会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朝阳市

024. 罕王出世

（满族 新宾县）

一天，从天上飞下来三个仙女，来到长白山天池洗澡。这时，从空中飞来一只天鹅，口中叼着一个红果，红果掉在三仙女的粉裙子上，飞走了。

仙女们洗完澡，忙着穿衣服。三仙女说：“这儿怎么有一个红果呢，闻着还这么香?”说着就放在嘴里吃了。吃完，觉得身子很沉。姐姐们说：“走啊，妹妹。”她说：“我飞不

起来了。”

原来，三仙女吃了红果以后怀孕了，没办法她就在天池边自个儿过日子。过些天，养了一个胖小子。三仙女想：这孩子也没有爹，我又不能带着他上天，就给孩子做个木排，顺着江水往下放，谁拣去谁留着吧。这个木排随便漂，有一群乌鸦在天空照应着。

下游有两个妇女洗衣服，一个姓王，一个姓肇，他们两家处得就像一家人似的，俩人一边洗一边闲唠。一个说：“老肇大嫂，你现在还有个小子，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管男孩儿女孩儿一个孩子还没有，你兄弟老为这事和我叨咕。”姓肇的媳妇说：“哎，大妹子，上边漂来个什么，乌鸦一群一群跟着？”“大嫂，那不有把镐头吗，搁镐头搭过来看看。”哎呀，是个小孩儿，在木排上边嘎啦嘎啦还哭呢。“大妹子，这是个大胖小子。我有个儿子了，这个小孩儿就让给你吧。”“给我就给我，叫什么好呢？”“这不有名了吗，用镐头搭的，你家姓王，那干脆就叫王镐吧。”“也好。”她乐呵呵地抱着小孩往家走，正好遇着她丈夫：“老头子，我给你拣来个小孩儿。”“搁哪拣来的？”“搁河套。”细细一说，老头子乐了。

那时候年头荒乱，又赶上闹时令病，王镐十多岁时，爹妈接连去世了。他就在老肇家生活，出去给人家当半拉子[①]啊，种地呀。挣钱给老肇家，缺啥少啥也跟老肇家要，好像老肇家就是他的家。

又过了几年，老肇太太和老肇头儿也都死了，留下孩子叫大罕，比王镐大两岁，娶了媳妇，加上王镐一家三口过日子。

有这么一年，王镐十八九岁了。大罕说：“兄弟，在这也没有钱花，今年咱们放山，上山挖棒槌去。”王镐说：“那也好。”大罕把媳妇也带着，三个人就进了山。

在早年，放山都有个规矩，没放山之前得修个庙，上炷香，许个愿，为的图吉利。大罕和王镐两个也搭了一个小山神庙。大罕跪下了，也没有香，插了三根草棍儿，说：“山神爷老把头在上，弟子肇大罕今天来许愿，俺俩挖着大山货，送整猪整羊来上供。”大罕抬头一看，庙里头真有个老头儿，在那儿头不抬，眼不睁。大罕对王镐说：“兄弟，你过来，咱俩放山也有你一份儿。”王镐也就过来跪下。他一跪，庙里那老头儿也跪下了，王镐磕头，他也磕头；王镐作揖，他也作揖，怎么回事呢？

大罕很是纳闷儿，回到家里，私下和媳妇说：“今天我们搭个庙，山神爷老把头可真来了。可我磕头他头不抬眼不睁，咱兄弟一磕头，他就跟着还礼，你说怪不怪？”媳妇说：“你明天单独磕头问问山神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大罕又到庙上：“我说山神爷，我给你磕头你不还礼，俺那兄弟磕头你怎么还礼呢？”山神爷说话了：“那个王镐是仙女所生，他的后代能当一朝人王地主，你

① 半拉子：指未成年的劳力。

是啥？你是平民百姓，我给你磕啥头。”

大罕一听愣了，回家对媳妇说：“山神爷说他的后代能当一朝人王地主。有他在的时候，咱们还好说，没他在时咱家可就借不着光了。”“那怎么办呢？”“哎，有了，你跟他悄悄地睡觉，生下孩子又是你养活，往后要真的当了一朝人王地主，不就是咱们老肇家的吗！”他媳妇说：“那好吗？”大罕说：“有什么不好的，你别看王镐是仙女生的，也是一斗豆子没喂了——半彪子货，愣呵呵的不懂事。”

第二天，大罕说：“兄弟呀，咱庙也上了，愿也许了，你跟你嫂子在家，弄点柴禾，准备准备，我出去看看场子，不能瞎走啊！”王镐说：“好呗。”大罕就躲出去了。

大罕的媳妇就引逗王镐。一天不上套儿，两天不上钩儿，架不住日子长，他俩就凑和到一块儿去了。过了些日子，大罕回来，媳妇说：“有了。”王镐见着大罕也觉得不好意思，可大罕假装不知道，只说：“咱俩放山刨人参去。”

大罕和王镐往山上走，大罕问：“兄弟，你说哪个山有参哪？”王镐说：“我哪知道，我是跟哥哥来学跑山的。”大罕说：“你说说看。”王镐被逼没法，就说：“大哥，那个北山准有个大参。”到那果然挖出个大参。大罕乐了：“兄弟，你看还哪个地方有？”“我看那南边山也有。”到那一找，果然，又挖出一棵大参。就这样，大罕和王镐天天都去挖参。

转过年，大罕媳妇生了个男孩儿，红光满面挺胖，起个名儿叫小罕。大罕和王镐都挺喜欢，一家四口人在山里过日子。

一来二去小罕子长到七、八岁时，大罕有病死了。三个人合计合计，要下山到营口卖参去，钉个骨头匣，把大罕的骨头拣巴拣巴弄个背夹子也背上了。

走到新宾的永陵，那时虽然是个小堡子，背着骨头匣，人家也不让进堡子住。王镐说：“孩子，咱们把骨头匣放到堡子西头儿吧。”他们顺着北山根儿，走到村西头儿，一看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放在地上又怕叫狗啃了，山根底下有棵歪脖树，就把骨头匣放在树丫上，树丫那儿正好有个窝窝兜。

一进村住到店里，小罕他妈就病倒了，王镐卖了人参治病。过了几天，王镐和小罕走出堡子外，去看看大罕的骨头匣，你说奇怪不奇怪，才几天的工夫，骨头匣子竟长到树上，拽也拽不下来，掰也掰不下来。

小罕回去告诉他妈，他妈也觉得自个儿不行了，也没说啥，没过几天就死了。王镐犯愁：“这怎么办？”小罕说：“我看阿玛在树上，干脆给我讷讷埋在树下吧。”

一直到现在罕王爹妈的坟还埋在永陵。

讲 述 者：洪福来 男 满族 42岁 新宾县新宾镇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徐奎生 男 满族 新宾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79年
采录地点：新宾县新宾镇

025. 李总兵抓罕王

（鞍山市）

到了大明末年，钦天监观星，看到有颗紫微星落到了北国。就这样各大总兵到北国去抓紫微星，不管哪个民族的人，够五尺高的就开刀问斩。

辽阳的李总兵抓来两个孩子，都在十六七岁，不够五尺是四尺九，所以没杀，留下他们做了茶童。其中有一个叫小罕，长得是又精明又伶俐，李总兵非常喜爱他。小罕也总是守前守后地侍候李总兵，连晚上睡觉前洗脚，都是小罕的事。小罕发现李总兵的脚掌心有三个朱砂痣子。第二天就和李总兵的二房夫人说："你知道吗，我看见李总兵大人的脚底下还有三个红痣子呢。"夫人说："他为什么当总兵？就因为他主贵，有那三个痣子。""那三个痣子就主贵呀，那要是再多呢？""再多，那就更主贵了。""夫人你看我这个脚，我的脚上长了七个痣子。"二夫人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二夫人赶忙说："小罕呀，你可别说啊，你要说了，现在正抓紫微星呢，可就没你的命啦，千万你可别说啊。"小罕就记在心里了。

这一天，李总兵出去练兵去了。俩个小孩儿在书房没事，就把玉带掌过来了，他俩脊梁靠脊梁把玉带就扣上了。俩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在床上轱辘着笑。李总兵回来了，进门一看，这还得了，这是朝廷官人所用的玉带，你们还敢拿着玩儿。他上前本想打他们两下子，却不知不觉地跪下了。两个孩子也着急，可就是打不开，等李总兵跪下了，玉带也"咔吧"一声开了。他俩起来了，李总兵啥也没说就回后堂去了。

李总兵见了二夫人就说："怪呀，今天抓紫微星，明天抓紫微星，这紫微星还在咱府里呢。这两个孩子把玉带扣上了，我生气想打他们两下子，走到床前不知不觉就跪下了，玉带也开了，这两个孩子中必有紫微星。"二夫人说："可能是赶巧了，别瞎合计。""不，明天我得启奏京里，我得抓他们。"二夫人一听就去告诉小罕："你可惹了祸啦，你没事怎么能拿玉带玩儿呢？总兵大人在床前是不是给你跪下了？总兵现在要抓你这个紫微星，你快跑吧。"小罕说："我往哪跑哇？"二夫人说："得啦，将来你跑了我也活不了，指定是我透漏的消息，咱俩把大青、二青马备上，一块儿逃跑吧。"他俩把马备上了，上马就跑了。

总兵晌午回来吃饭时，一看小罕和夫人不见了，又见大青、二青马也没有了，这就派兵追赶。这马队"哇哇"地就追下去了。

他俩没骑过马，眼看就要追上了，他俩来到路旁一片松林里。二夫人说："小罕，你

个人[1]逃走吧，咱俩在一起指定跑不了，我还给你赘脚。”小罕说：“那哪行！你救我，我怎么能把你扔了？”二夫人说：“别顾那些了，顾你自己要紧，等你当皇上那天别忘了我就行了。”小罕依依不舍地骑上大青跑了。二夫人看他已经跑远，自己就解下丝绦，在松树上吊死了。

等李总兵到了松林一看，二夫人已经吊死了，这就兵分几路追小罕。小罕跑来跑去把马也扔了，在地下跑，眼看要追上了，他就站那地方顶风撒起尿来。大兵见了说：“这是个傻小子，顶风撒尿。”没理他过去了。小罕又往岔道上跑，又一路大兵要追到了，小罕又蹲下顺风拉屎，这路大兵一看，这个小子是缺心眼儿，顺风拉屎闻臭味儿呢，没理他过去了。小罕还往前跑，跑得又饥又渴又困，趴到地上就睡着了。这时来了一群乌鸦盖在他身上，大兵到这一看，地上是一群乌鸦，兵又过去了。小罕醒了还跑，跑来跑去又困了，躺下又睡了。不一会儿，觉得有什么东西咬他，他一看是一个蝼蛄，气得他抓过来就把脑袋给揪下来了。这时他一看，大兵远远地又追来了，小罕一想：唉呀，蝼蛄这是救我呀。他从地上找个细糜棍儿把脑袋又给插上了，所以现在蝼蛄的脖子都是精细的。小罕说：“我要是能得天下，封你为西宫。”蝼蛄听差了，听了个“稀拱”，所以蝼蛄后来是庄稼苗哪稀往哪拱。

小罕一直跑到长白山一带，和那里挖棒槌的一起挖棒槌。有一天，他对挖棒槌的人说：“这就是棒槌啊，那还不好挖，有的是。”别人说：“你这小孩儿知道什么，这棒槌六十年一出世，那么容易就遇上棒槌啦？”“不信明天我去给你们挖去。”第二天，小罕出去不大时间就挖回了一堆，净是七品八品叶，都是成货。大伙儿一看说：“唉呀！你真好，真有福气！咱们选你当头儿，咱们大伙儿捧你。”到后来人们就称这伙儿人为八旗，小罕成了罕王，领着八旗子弟打天下，终于成了气候。

讲 述 者：于春贵 男 69岁 鞍山市立山区 居民 小学
采 录 者：缪敬今 女 34岁 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于春贵家

附：异文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小名儿叫小罕。小罕聪明伶俐，可家里很穷，靠给人家放牛和做小活儿过日子。

有一年夏天，天大旱，树叶旱落了，青草旱黄了，地旱得裂出一道道缝子。小罕在

① 个人：自己。

山上放牛，他又热又渴，就四处去找水。哪还有水呢？他找了好久没找到一滴水。不找吧，渴得太难受了，就拿出他那股憨劲儿来了，宁肯走遍青山也要找到水喝。走过一道岭，爬过一条岗，翻过一座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身上的汗象披雨似地往下淌，嗓子渴冒了烟儿，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树下歇息。心想，我就不信这么高的山上没有水，累死我也要找到水。

正在这时候，就觉得一股凉风吹来，别提有多爽快了，他就站起来四下张望。嘿！他一下发现半山腰的沟膛里柳绿花红，蒿草青青，那里一定有水。小罕一口气跑到半山腰的沟膛里，在一棵老柳树下发现了一眼泉水。他乐坏了，趴下身子就喝了一大气。这水又凉又甜，越喝心里越亮堂。喝了一肚子，起来又洗把脸。凉快了，不累了，坐会儿吧。刚一坐下就觉得身后草窠子里有响动，小罕回头一看，见一个南蛮子气喘吁吁地走来了。蛮子问小罕："你喝这泉水了吗？"小罕说："喝了。""啥滋味儿？""又凉又甜。"蛮子自言自语地说："这就好了，总算找到了。"

蛮子把一棵干树枝插在泉水里，对小罕说："小放牛的，你在这给我看着，我到山后跺三脚，你看这泉水能不能往上蹿三蹿。"

蛮子就到山后，跺一脚，泉水蹿一蹿，跺三脚泉水蹿三蹿。这时候小罕就看泉水里的干树枝生芽儿了，长叶儿了，干树枝变活了。小罕觉得太怪了，心里一琢磨，这里准有鬼。他就把发芽儿的干树枝拔出扔掉，又换上一棵干树枝。蛮子回来拔起树枝一看，还是干巴巴的，没长叶儿，就问小罕："你看泉水蹿没蹿？"小罕说："没呀，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蛮子犯合计了，就从兜儿里掏出一个鸡蛋放在泉水里，和小罕一块儿下山了。

小罕一晚上没睡着觉，心里合计：蛮子把鸡蛋放在泉水里要耍什么把戏？我也揣个鸡蛋到泉水里试试，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第二天，小罕早早就上山，来到泉水边一看，愣住了，蛮子昨天放的鸡蛋，今天出鸡崽儿了。小罕把鸡崽儿抓住，就把自己带来的鸡蛋也放在泉水里，他要亲眼看看泉水到底能不能把鸡蛋孵出鸡崽儿来。他刚把鸡蛋放进水里，蛮子就到了，捞起鸡蛋一看说："甘泉还没成熟。"说完蛮子就走了。

小罕心想，这个泉眼能使干枝生芽儿，鸡蛋出崽儿，一定是块宝地。常听人说，南蛮子眼最毒最能看风水，这地方的风水一定好。正好我爹骨殖还没地方埋，就把他埋在这里吧。晚上趁着大月亮地，小罕把爹的骨殖背到泉水边，放进泉水里。说也怪，骨殖一落，泉水就没了。小罕抠些草土把爹骨殖埋在这里。

百天后的一天晚上，小罕就觉得脚痒得厉害，就用手抠啊，挠啊，抠来挠去见脚心出了七颗豆大的红点儿就不痒了，小罕很纳闷儿。

过几年，小罕放牛的东家当了辽阳总兵，他知道小罕聪明伶俐还能干，就叫小罕进城给他家打杂。一天晚上，小罕给总兵大人洗脚，发现大人的脚心上有个米粒大的黑点，

到今天，满族人仍然保持着不吃狗肉，喂乌鸦的传统习惯。（鞍山市）

讲 述 者：袁波香 女 48岁 鞍山市旧堡区大孤山乡 农民

采 录 者：高树启 男 48岁 鞍山市旧堡区大孤山乡党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12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旧堡区大孤山乡

026. 神簪救罕王

（满族　北镇县）

传说，明末的时候，老罕王努尔哈赤带领八旗兵平定了辽东之后，又往西征。一时进军失利，被明军围困在医巫闾山的一个山沟里。

老罕王的八旗兵将，不熟悉这里的道路。眼前四面环山，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围困日久，粮食全吃光了，官兵们一个个都饿得哩趔歪斜，横躺竖卧地支持不住了。当时，罕王的军法严明，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就是到了这种地步，谁也不敢乱动老百姓的一棵庄稼和一粒粮食。

这天晚上，老罕王一宿没合眼，在山沟里走来走去，咋也想不出突围的好办法，越寻思越着急。到天蒙蒙亮的时候，老罕王实在支持不住了，就靠在山坡上仰天叹气："唉！莫不是老天爷真不成全我？"正说着，就听耳朵边"嗡嗡"直响，他站起来顺着响声找去，啥也没看见。一低头，忽然看见身边有一根玉石簪插在地上，他顺手拔下来一看，这簪子直闪金光，耀人眼睛，上面还刻着"闾山神"三个字。

老罕王得神簪，急忙跪下祷告："山神保佑，请告知我神簪的妙用，等我得胜之后，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供奉山神。"他反过来掉过去祷告了好几遍，还是啥动静也没有，心里也就凉了半截。

老罕王坐在那儿思来想去地发起愁来：这一带没有花草树木，也没有飞禽走兽，山上除了乱石头就是大石砬子[①]。山下除了盐碱滩就是泞泥洼子。几天来，官兵们颗粒米没进肚，哪还有力气突围打仗？这样下去，还不是眼睁睁地等死吗？老罕王一边想一边用玉石簪子在地上乱划。呀！怪事儿，只见他划过的地方齐唰唰地钻出了一片绿草。这时，老罕王也来了精神，越划越快，地上的草也越长越多，越长越快，长了一片又一片。这种草不长叶儿只长杆儿，不开花就结籽儿，密密麻麻一棵挨一棵，有一拃那么高，籽儿

① 石砬子：山上耸立的大岩石。

听外边吵得慌，原来明朝官军来了三十万人马，把个锁阳城围得水都不漏。老罕王急忙上城墙去看，见灯笼火把没边没沿儿，乱箭漫天射来，知道是中计了。老罕王一路净打胜仗，飞快地进了锁阳城，但粮草落到后边，被人家断了后路。

第二天，老罕王就率领八旗军突围，突围儿回也没冲出去，都被官军漫天乱箭射回来了，人家人多势众啊。冲，冲不出去；守，外边的粮草又送不进来，老罕王只得向老百姓买粮。可是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老百姓也没有粮了。人吃不饱，个个都没有精神。后来就吃些糠菜、草根、树皮什么的，就连中药铺卖的那些中草药也都吃光了。敌兵天天在外边喊："投降吧，投降吧，你们都要饿死了。"老罕王的军心不稳了，有的要投降、有的要逃跑，可也有硬的："不行，不能投降，人在城就在，城破人就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啥了不起！"

这样，一直僵持了七七四十九天。就在这天晚上，就听外边呜呜山响，吱吱乱叫，士兵报告："罕王，外边来了一大群黄毛耗子。"

罕王打着灯笼出去一看，可不是怎的，遍地都是大耗子，黄乎乎一层，可转眼工夫又都不见了，哪儿去了呢？原来锁阳城下净是窟窿，它们都进耗子洞了。老罕王一寻思，人都饿到这般地步，哪来这么些耗子？他们必定是有吃的，既然进洞了，那就挖洞，跟耗子借粮。老罕王一声令下，城中军民挖地三尺，有的还挖到一丈，可真看到粮食了，洞洞都是粮食，不知是存放了多少年的谷子、大豆、苞米。"耗子有余粮"这话一点儿不假，这一挖就挖出来二三百石。

老罕王的人马冷丁吃了顿饱饭，都长了精神，就挂起了白旗假装投降。官兵一看这边扯起白旗，当官儿的连个兵刃也没拿，抄个马鞭子指手划脚就来接收降兵，兵士也没穿铠甲，大大咧咧跟在当官儿的后边。城门刚一打开，就听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老罕王带领十万人马冲杀出来，大刀上下翻飞，砍得官兵像切大萝卜似的。正好城外的八旗援军也到了，见老罕王杀出来，也从四外冲杀过来，里外夹击，打得官军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降的降。老罕王眼看要完了，反倒打了个大胜仗。

以后，锁阳城虽说改叫抚顺城了，可直到如今，在抚顺煤洞子里谁看见耗子也不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耗子当年救驾有功，它们借给罕王的粮食还没还呢，咋惹人家耗子？

讲 述 者：查树元 男 满族 48岁 新宾县新宾镇供销社 干部 中专
采 录 者：徐奎生 男 满族 新宾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11月
采录地点：新宾县新宾镇

028. 袁崇焕智守松山城

（锦州市）

从前，锦州城南二十多里有座松山城。当年明、清两军在杏山、松山大战时，松山城墙是用布画的。为啥不用砖、石修城墙，单用布画城墙呢？这里有一段故事。

那是明朝末年，老罕王努尔哈赤统帅八旗兵十三万，浩浩荡荡从盛京出发，去攻打明朝的辽西重镇锦州。一路上斩将夺关，连连得胜。明朝的兵马一连丢了十几座城池，八旗兵很快地攻占了锦州城。

老罕王的兵马一鼓作气，又接连攻下了松山、杏山、高桥，直逼宁远卫城，就是现在的兴城。宁远卫的守将叫袁崇焕，是个英勇善战的大将。他亲自率领三万明兵，坚守抵抗。他把几百门“红毛大炮”运送到前线，一顿红毛大炮就打死了八旗兵三万多人，老罕王也中炮身受重伤。主帅受伤，军心不稳，仗是没法打了，不得不退兵。袁崇焕的兵马又乘胜一路追杀。八旗兵退到杏山、松山一带，这一退一追，一追又一退，双方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松山、杏山大战。最后，袁崇焕又夺回松山城。

老罕王败退到锦州南山上，居高临下，安营扎寨，要借女儿河背水一战。这南山尖上有块大青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石头上有一个圆眼，老罕王下令在这圆眼里插起了罕王旗。八旗兵们见这块大青石下面有三条半腿，一个人用劲推，石头就能活动，多人推，石头反倒不能活动，八旗兵们都围着大青石发愣。忽然，从大青石下的洞里爬出一条大黑长虫。这长虫有碗口粗，一条扁担那么长，吓得八旗兵都往后退。一个旗牌官举刀要砍这黑长虫，被老罕王喝住了。老罕王想：这大黑长虫可能就是青龙，这是青龙显圣，保我灭明朝，我得在这青龙石上修座青龙亭，改国号为“大清”，再建一座罕王殿，让青龙跟我一起坐江山。后来人们把这块大青石叫成了罕王殿。

兵败如山倒，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老罕王连吃败仗，加上伤口疼痛，医治又不见效，心里挺乱糟[①]，梦里还老说胡话：“红毛大炮真厉害！快退兵！”

老罕王的儿子皇太极，眼看父王的伤势严重，要报父仇，非要跟明兵决一死战不可。他决定以锦州城为中军大营，重整旗鼓，围墙筑壕，防守锦州。

---

① 乱糟：指心里烦乱。

松山城离罕王殿不到四里远，中间隔一座小山包，双方对打了一个多月，也不分胜败高低。有一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大南风。袁崇焕心生一计，立刻分兵五路，借助大南风，放火烧了八旗兵营。这一仗，火借风力，风助火威，烧了八旗兵一大半粮草，劫走了二万多匹军马，冲破了三道壕防线，红毛大炮轰倒了老罕王的点将台。老罕王知道战局不好，锦州难保，一气之下，命令所有火炮齐轰松山城！松山城墙被轰倒了好几处，可很快又修上了。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松山城里，有个裱糊匠的姑娘叫李媛姑，那年十八岁，聪明伶俐，从小跟爹学了一手扎花、画画的好手艺。李媛姑看见城墙多次被轰倒，她担心城墙要修不好，老罕王的兵马一旦入进城来，老百姓就要遭殃，她就向袁崇焕献上一条“布画城墙计”。袁崇焕问她啥叫布画城墙计？李媛姑说：“我带人画布城墙，挂在一排木杆上，把轰倒的城墙堵上，从远处看会像真城墙一样。”

袁崇焕一听很高兴，采用了李媛姑的计策。就这样，老罕王一连炮轰了三天三夜松山城，多次派人察看松山城墙，都回报说：“明明看见轰倒了城墙，怎么转眼间就修好了呢？”老罕王不信，就叫人把他抬到青龙石上，两手擦了擦眼睛，往松山城方向仔细观看，见松山城墙当真完整无缺。老罕王想：莫不是天助明兵？这是轰不倒的松山城啊！

老罕王正在犯疑，忽听探马来报：“袁崇焕的兵马包围了锦州城！粮草起火！军民被劫！明军大喊‘活捉罕王，赏银万两！烧死八旗兵，锦州得太平’！”老罕王一听，气得伤口崩裂，晕倒在青龙石上。等他醒过来时，他有气无力地对儿子皇太极说：“我不行了，快撤兵！”皇太极本想探明虚实以后再撤，谁知老罕王气大，抽出宝剑砍断了大青石头上的罕王旗！皇太极只好从命。

当天夜里，皇太极率领兵马，保护着老罕王，丢下车马粮草撤出了锦州城。袁崇焕的兵马随后赶来追杀，八旗兵死的死伤的伤，回到盛京一查点，剩下的残兵败将不足三万。老罕王一气之下，含恨死去了。

当时，锦州的老百姓唱出一首民谣：

李媛姑、画布城，
袁崇焕，借南风。
红毛大炮打罕王，
火烧八旗十万兵。

讲 述 者：王喜华 男 58岁 锦州阀门厂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张国柱 男 锦州市太和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锦州市

029. 聪明的达海

（满族　宽甸县）

离赫图阿拉城不远，有条苏克素护河[①]。河边有个姓觉尔察的老汉，老两口儿，都五十多岁，没儿没女，孤孤单单，打鱼为生。

这天，正赶上红翎子鱼咬汛[②]，老两口儿撒了一天网，一条鱼也没打上来。这是犯了哪股邪气呢？眼瞅着扣在网里的鱼，哧溜——没影儿了！天快黑了，老夫妻俩朝河里"呸！呸"吐了两口唾沫，收起旋网、鱼篓，准备回窝棚歇息。咦！那是啥？就看上流水面上漂下来一个物件儿，白花花的，一沉一浮，一蹦一跳，活像一条大鲤鱼。老汉麻溜儿抡起旋网，唰地撒了出去，觉得网里沉甸甸的，轻轻捞到岸边，抖搂开一看，哪里是鱼，原来是个缠得严严实实的白布包儿。老两口儿把白布包儿揭开一层又一层，揭到最里层，就听"哇"地一声，嘿！原来里边是个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儿。老两口儿乐颠儿颠儿地把小孩儿抱回窝棚。老婆儿一边亲着胖小儿的脸蛋儿，一边说："我的乖乖呀！这真是老天长眼，不让咱觉尔察家绝后哟！"老汉说："老婆子，你快上炕卷起炕席，铺上谷草，搂着小嘎儿，老实儿趴着。我出门在门梁上挂个弓箭，再到左邻右舍淘换点儿小米、鸡蛋，实打实地给你伺候月子，见人就说这小嘎儿是咱自个儿生的，别说拣的，省得将来有人唆弄，孩子掰生[③]。"老婆儿高兴地说："他阿玛！给孩子起个名儿吧。"老汉琢磨半天，一拍大腿说："叫达海吧！"

转眼工夫，小达海九岁了。这小家伙十分聪明伶俐。这些年，苏克素护河岸搬来不少满人和汉人，星崩地[④] 还有些朝鲜人和蒙古人。这些好邻居，各有各的话，各有各的字。小达海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各族邻居你来我往，都找小达海给搭桥，当翻译。人们都叫小达海是"小圣人"。

这天，小达海领着一帮满、汉、朝鲜族小朋友，在路旁老槐树底下演习刀枪弓箭，小达海用三种话发号施令。正玩在兴头上，大路上过来一帮骑马的，里边有位年岁大的，叫扎海，在京城里当大官儿，是老罕王顶信服的巴克什[⑤]。老扎海见小达海人才出众，又会说好几种话，当面叫住，考问一番。小达海是问什么答什么，一样也没考短。老扎海心

---

① 苏克素护河：即苏子河，流经新宾县境。
② 咬汛：鱼在交配产卵期的俗称。
③ 掰生：感情疏远。
④ 星崩地：零星的。
⑤ 巴克什：满语，学者、师长之意。

里越发喜欢，就跟小达海的阿玛、讷讷说："你们这小马架子窝棚也快塌了，有啥值钱东西，收拾收拾，一家三口儿都马上跟我进京吧！"老两口儿吓得浑身打颤，哀求说："我们整天打鱼，也没犯啥罪，进京干啥？快饶了我们吧！"老扎海哈哈大笑说："嗨，老哥哥，老嫂子！你们这小达海，将来准有出息，我认他做干儿子啦。往后，咱们是亲家，进京一块儿过好日子吧！"老两口儿这才放下心，高兴起来。

小达海进京以后，在干阿玛家一头扎进书堆里，学问天天有长进。有一天，干阿玛老扎海从朝廷里回家，唉声叹气。小达海问："阿玛，你老人家心里有啥解不开的疙瘩？跟孩儿说说吧！"老扎海说："唉！今天西洋进宝，那宝物，凤不像凤，鸡不像鸡，浑身没毛儿。西洋人指着满朝文武大臣说，谁能认出这宗宝，还得叫它长出满身毛，绕着金銮殿飞三遭，他们就服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是大眼儿瞪小眼儿。老罕王火了，叫我明天早晨上朝认宝，认出来加官晋爵，认不出来就推出斩首。孩儿呀，这回算完啦！"

小达海眨巴眨巴大眼睛，笑呵呵地说："阿玛，别愁。明天早晨上朝，西洋人问，这叫什么雀？你就说是蜈蚣。再问怎能长上毛？你就说，在金銮殿上架起四个铁炉，生着火，把蜈蚣放在当间儿，四面烤，烤疼了，那毛就哧哧长出来了，看它掀楞翅膀了，你就把脚一跺，大声说：好一个胆大的蜈蚣，你不在西洋摆浪，竟敢跑到东洋来猪鼻子插葱装象！你要不绕着金銮殿飞三遭儿，我打你十万八千狼牙棒！"

老扎海听了小达海的话，琢磨了一宿。第二天早朝上殿，当着老罕王和西洋人的面，照着小达海的话一闹腾，那怪雀真就叫长毛就长毛，叫扑楞膀儿就扑楞膀儿，叫绕金銮殿飞就绕金銮殿飞。老罕王捋着胡子，心里要多自在有多自在。西洋人可傻眼了，大鼻子都气歪了，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从怀里又掏出一宗宝。是个啥宝呢？圆溜溜的像个蛋，不是鸡蛋，不是鸭蛋，也不是鹅蛋。西洋人问："这叫什么蛋？是黄儿在里边，还是青儿在里边？"满朝文武大臣谁也答不上来。老罕王又火了，叫老扎海明早上朝回话。

老扎海回家，又是唉声叹气。小达海问："阿玛，今天上朝认宝没灵验？"老扎海说："灵验灵验，一点儿不假。""那你老人家为啥还不高兴？"老扎海把西洋人的第二宗宝又学说了一遍。小达海大眼睛一忽闪，说："这个蛋，是蜈蚣蛋。禽鸟蛋都是青儿包黄儿，蜈蚣蛋是黄儿包青儿。不信，打开看。"

老扎海第二天早朝上殿，这么一说，抡起金瓜钺斧就要砸蛋。西洋人吓得哇啦哇啦直叫，连说："对了对了，别砸别砸！"老罕王瞅瞅老扎海，点头笑了笑，心里像琢磨啥事儿。西洋人还是不死心，从怀里又掏出一宗宝。啥宝？一个歪把儿葫芦。问："这葫芦里边几粒籽儿？"文武大臣都闷在葫芦里，谁也不敢冒蒙[1]说。老罕王又叫老扎海明早上朝再说。

---

① 冒蒙：胡乱猜测。

来，那还得了？死也得去！”小达海说：“孩儿替阿玛上殿伺奏！”老扎海担心地说：“小小年纪，你不害怕？”小达海说：“天塌了有高个儿顶着，我怕啥！”

话说不及，鸡鸣五鼓。小达海穿戴打扮梳洗完了，挺着胸脯，上了金殿。正赶上值日官点卯儿，点到老扎海。一位大臣说：“扎海大人没来。”老罕王问：“谁来了？”小达海说：“回圣上，我来了。”老罕王问：“你是何人？”小达海说：“我是扎海的干儿子，达海。”“你义父怎么没来？”“在家坐月子了！”“胡说！老爷们儿怎能坐月子？”“圣上，那牡牛怎能带鞍子？”老罕王哈哈大笑说：“小达海！你比诸葛亮还难请啊！”小达海说：“臣子不敢。”老罕王说：“哼，若不是朕使出引虎出山之计，你还不想为国出力吧？”小达海说：“臣子年幼无知，请圣上宽容。”老罕王说：“朕念你有巴克什之才……”小达海抢先跪倒，高呼：“谢主龙恩！”

打这以后，小达海成了巴克什，跟随老罕王征战，编写满文，传授汉文，替老罕王写文书，下诏命，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一代圣贤。

讲 述 者：姜一堂 男 96岁 宽甸县古楼子乡砬子沟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焦 平 男 宽甸县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宽甸县古楼子乡砬子沟村

附 记：

达海（亦有译为“大海”者）姓觉尔察。《清史稿》赞其“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清太祖召为“巴克什”，凡满洲与明及蒙古、朝鲜往返词命，悉出其手。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创制满文，后来，因其受贿而被处死。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改进满文。他编制了十二字头，固定字形；字旁加圈点，区别形体相同、语音不同的字母。经过达海改进的定型文字，史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达海还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书籍，如《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未竟者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等书。他一生廉洁清贫，积劳成疾，年仅三十八岁便故去。康熙九年《谥文成达海巴克什式碑文》中称颂道：“翻译经史，启示群伦，文治聿兴，典章允备”，“满洲群推为圣人”。

030. 康熙嫁女

（满族 喀左县）

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一代明君。他经常微服私访，到各地体察民情，察访手下官吏是

否清廉忠正，有没有人营私舞弊。他常常打扮成一个小老爷子模样，骑着一头挺不起眼的小毛驴。可别瞧不起这毛驴儿，这不是普通的驴，这是一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千里驹。

有一次，康熙从京城出来骑着小毛驴儿咕颠儿咕颠儿走了一天，眼瞅着老爷儿[1]叽哩咕噜滚到山后去了。他没顾上吃一口饭，喝一口水，这工夫真是又饥又渴，再加上他已是有一把年纪的人，所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难受。他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有两间平房，烟囱咕嘟咕嘟正冒烟，好像是在烧后晌火[2]的样子。康熙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赶紧在驴屁股上抽了一鞭子。小毛驴撒开四蹄，康熙只觉耳边呼呼风响，眨眼间来到小平房门口。康熙跳下驴背，捶了捶大腿，上前敲门。不一会儿，门开了，走出一个虎哥心[3]，问他敲门干啥。康熙说："我是赶路的，今天贪走几步道儿，错过了客店，眼看天就黑了，我实在累了，你行行好，留我方便一宿，我照价给你店钱。"

虎哥心说："嗨，这话远了，人生在世谁不兴出个门儿？出门儿还能带着房屋锅灶吗？常言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出门人不易呀！一提钱，就没缘。你少提这个钱字，只要你不嫌乎我们小门小户窄巴埋汰，就算你我有这个缘份。"

康熙一听虎哥心的话，打心眼儿里觉得热乎。他把毛驴牵进当院，拴在畜棚里，这工夫虎哥心早已端过一筛子草填上了。康熙进了屋里，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闺女正蹲在灶坑旁烧火做饭。虎哥心对闺女说："来客啦，家里不还有疙瘩[4]腊肉吗？别留着啦，切巴切巴熬上，再煮几个咸鸡子儿，我们老哥俩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今天好好喝两盅！"

原来这家子，就虎哥心和闺女爷儿俩过日子。虎哥心老伴儿早年下世，虎哥心左肩是爹，右肩是娘，一手把闺女拉扯这么大，怪不容易的。这闺女别看穿一身粗布衣裳，可没挡住她苗条俊秀。她听阿布这么一吩咐，爽快地答应一声，挽了挽袖子，到厨房忙活去了。康熙一看，挺稀罕这闺女，有心认她做干闺女，就和虎哥心一说，虎哥心咧嘴乐了，立马追驹就势让闺女过来认亲。闺女趴在地上，"梆梆"给康熙叩了几个响头，亲亲热热地管康熙叫了一声："阿布！"

闺女小嘴儿这个甜，声音这个脆生，把个康熙乐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儿，马上从钱褡子里掏出二十两银子，送给干丫头，让她置几身衣服穿。

当晚，康熙就住在这家，免不了和虎哥心打听一些在朝中听不到的事儿。俩人觉得说话挺投缘，天南海北地唠了大半宿。第二天一早，康熙心里有事，吃完饭就要上路，虎哥心父女俩一个拽着驴笼头，一个扯住驴轴棍儿，说死也不让走，康熙到底又住了一宿。

---

① 老爷儿：指太阳。
② 后晌火：晚饭。
③ 虎哥心：蒙古语，老头儿。
④ 疙瘩：一块。

临走时，康熙把手中的马鞭子送给虎哥心说："日后你万--有个大事小情想找我，就拿着这个马鞭子到京城打听'天下第一户'，那就是我。"说完就着坎子翻身上驴，两腿一夹，毛驴咕颠儿咕颠儿，一会儿就跑没影了。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眨眼工夫，四、五年过去了，虎哥心身子骨还那么硬棒，没啥变化，可是闺女却十八到九，变成一个满满登登的大姑娘。俗话不是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吗？虎哥心听信了这话，给闺女找了一户人家。这家人家提出来非要五匹马送亲不可，否则不娶。虎哥心一听挺来气，有心退了这门亲，还怕别人耻笑他；不退吧，自己连头驴都没有，上哪去淘登[1]这五匹马？虎哥心犯了愁，直嘬牙花子。唉！这回算栽歪啦！闺女见阿布这样着急，心里挺不好受。这咋说的，只为我找个婆家把阿布急成这样，总得[2]找那玩意儿？干脆不找啦！便劝阿布别再张罗。虎哥心嘴里不说心里想，不找婆家，一辈子待在家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呀！他脑袋枕着胳膊，仰颏儿躺在炕上寻思章程。忽然一眼看见房笆上挂着一个纸包儿，他急忙拿下来打开一看，是一根马鞭子。嗯？虎哥心激灵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不是那年来家找宿的那个老爷子送给我的吗？不是还认我闺女当干丫头吗？他不是让我有事儿拿马鞭子找他去吗？我咋活不拉[3]把这事儿忘得这么干净呢？还不快去找闺女的干老，他咋也不能看我的热闹。

说走就走，虎哥心向来办事侃快。他把马鞭掖在腰上，和闺女交待一番，出达出达顺着东南大道，直奔了京城。到了京城后，虎哥心见人就打听"天下第一户"在哪儿住，他问的"天下第一户"既没个名，也没个姓，人家都说不知道。虎哥心想，那老爷子是个诚实人，决不会撒谎糊弄我，我得找个有学问的人打听打听。正这么琢磨着，迎面过来两个赶考的举子。虎哥心上前截住举子问："看来你二位是读书人，肚子里学问少不了。我想借光打听一下'天下第一户'在哪住？"

他这么一问，两个举子愣了一下，互相瞅了瞅，其中一个举子说："普天之下，天子为尊，'天下第一户'除了皇上，还谁敢这么称呼？你找皇上干什么？"

虎哥心说："我们俩是哥们儿称呼。"

两个举子把虎哥心上下打量了一番，以为他有毛病，对他说："这玩笑可开不得，冒认皇亲，这罪可不小哇！"

虎哥心见他俩不信，举起手中鞭子说："不信你看，这鞭子就是他给我的。"

举子半信半疑地用手指了指午朝门说："你找的'天下第一户'就在那住，他叫康熙。"

虎哥心顺着举子手指的方向，很快来到午朝门外，见有许多威风的官兵把守着，走过去对他们说："麻烦你们个事儿，进去让康熙出来一会儿，我找他有点事儿。"

---

① 淘登：弄到，找到。
② 总得：非得。
③ 活不拉：活拉拉的。

御林军一看这个蒙古老头张口就叫皇上名讳，便大喝一声："住口！好大的口气，皇上名讳是你叫的吗？"

虎哥心说："我不管皇上不皇上，我们俩以哥们儿称呼。"

御林军见他这么放肆，正要上前捉拿他，镇殿将军让他们不要鲁莽，上前问虎哥心说："你说你是皇上的哥们儿，有什么凭证？"

虎哥心把马鞭递给镇殿将军说："你把这个拿去让康熙看看，他就知道了。"

镇殿将军拿着马鞭子，来到金銮殿奏道："启禀吾皇万岁！午朝门外来个蒙古老头儿，他拿着一根马鞭子要见陛下。"

康熙问道："马鞭子何在？"

镇殿将军将马鞭子呈上去了。康熙接过一看，笑道："准是大哥来了。"说完，慌忙起身走下金銮殿，来到午朝门外。虎哥心已认不出康熙，眯缝着眼瞅了半天，这也不是那个骑驴的老爷子呀。瞅了半天，他才"哎呀"一声说道："你可想死我啦！你咋穿这衣服？我都认不出你啦！"

康熙上前拉住虎哥心的手，哥两个叙述离别后彼此想念的心情。康熙把虎哥心领到后宫，吩咐太监传膳，话音未落，御膳房的太监眨眼工夫就摆上来百十多样儿珍肴海味，全是虎哥心活这么大岁数头一次见过的东西。康熙给虎哥心斟上宫中御酒状元红，两个推杯换盏，好不快活。虎哥心说："你到我寒舍，我让你吃那孬嘴咕[①]，我到你这儿，你却管我这么好的饭菜，我真有点儿愧的慌。"

康熙说："当初，你并不知道我是皇上，可你却尽了最大力量招待我，拿我当朋友，我不图稀[②] 你八碟四碗，我敬重的是你的这份正直善良的心肠。"

虎哥心这回可开了眼，解了馋。这么多菜他简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康熙亲自用银筷给他往金碗里夹菜，他口福不浅，吃了个五饱六足。

饭后，康熙问他："大哥，我知你是过日子人，到京城来一定不是逛景致，准是有事儿吧？"

虎哥心说："对啦，无事不登三宝殿。是这么回事，你干丫头找了个婆家。我找你，一是请你去喝喜酒，二是有点儿憋闷事儿想和你念叨念叨。"

康熙说："啥事让你憋闷啦？"

虎哥心说："男方看咱家没他们有着儿，传过话来啦，说是没有五匹马送亲，他们就不娶。我的底儿你知道，我上哪儿去整五匹马送亲，他们这不是成心难为人吗？你干丫头急得老劲儿哭，我实在没法，就麻烦你来啦。不知能不能帮我一把，五匹马没有，哪

① 孬嘴咕：不好的食品。
② 图稀：追求。

管[①] 三匹也中，好歹挡挡那家人的眼睛。等事一过，我如数给你牵回来行不？”

康熙听完虎哥心的话，很同情他。一想起娶亲这家人讲排场刁难人，心中不禁大怒，真是岂有此理，你娶的是媳妇，过的是日子，干嘛非讲那个臭排场？把个老头儿逼到这步田地。今天我非好好治治他不可。康熙令太监传砚，御笔刷下一道御旨，命娶亲那家立即动工修造驸马府，限期一个月完工，违命者斩。还有，他们不是挺稀罕用马送亲吗？告诉他们，五匹马送我的皇姑，太少！我要派五万匹马送亲，非让你稀罕个够！

吉日良辰到了，京城里大大小小，所有戴顶子的官员全部骑着马汇集午朝门，顺路各州各府大小官吏也骑着马自动前来送亲。皇上的干丫头，也算是皇姑，皇姑出嫁，那些求功名，求顶戴的人，谁不前来巴结呢？

送亲的马队，浩浩荡荡，前面看不着头，后面看不见尾。打头儿的马队已到地方了，后面的马队还没走出午朝门，你说这马队究竟有多长？这一下子，可把那家人整服了，再也不敢小瞧虎哥心啦。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2岁　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农民“好力宝”歌手
采录翻译者：乌志恕　男　蒙古族　朝阳市政府　干部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031. 十　不　全

（海城市）

清朝康熙年间，有位大臣长得丑陋无比，眼斜嘴歪，秃头麻面，鸡胸驼背，腿还瘸。他却是康熙皇帝的爱臣，满朝文武，有的羡慕，有的嫉妒。他就是小说《施公案》里的施公。

施公名叫世伦，字文贤。他父亲施琅，原来是明末郑成功手下的一名镇海副帅。施琅降清后，为清朝收复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一年是大比之年，开科取士，施世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准备进京夺魁。他

① 哪管：哪怕。

父亲施琅怕他长得像鬼怪，让人笑话，就没让他去。可是施世伦的高才大名，不知怎么就传到康熙皇帝耳朵里了。一天早朝，康熙突然问施琅道："施爱卿你家公子今科来没来赶考？"施琅奏道："犬子虽读一些书，小有聪明，可惜其貌太丑，恐惊圣驾。"康熙说："把他宣进京来，朕要面试，国家是以才取士，貌丑何妨！"

施世伦奉旨来到北京，上殿见驾，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奴才施世伦见驾。"康熙往下一看，不由吓了一跳，见他模样特别丑陋，心中先有三分不悦。但又想是自己下诏书宣他进京来面试的，说话怎能不算数呢？只好面试一番再说。想到此开口便问："你能答题作诗吗？"施世伦跪爬半步奏道："请圣上赐题。"康熙不加思索地说："就以你本身为题吧。"施世伦麻脸一红说："奴才遵旨。"略加思索，随口答道："臣子施世伦，顾影作诗文。秃头似明月，麻面布星辰。只眼观斜正，歪嘴问事真。驼背安邦策，鸡胸装经纶。瘸足来见主，单腿跳龙门。圣上重真才，不以貌取人。"

康熙听罢龙心大悦，当即封了个不小的官职，又因他满身残疾，赐名"不全"。因为他姓施叫施不全，久而久之，人都叫成"十不全"了。

讲 述 者：汪波 男 62岁 海城市文化馆 离休干部 中学
采 录 者：张胆 男 海城市化馆 离休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9月
采录地点：海城公园

032. 雍正选后

（满族　灯塔县）

住在灯塔县境内的满族有八大家：佟、关、马、索、齐、傅、那、郎。那么老郎家怎么攀上皇亲了呢？说起来还有一段挺有趣的故事呢。

有这么一年，雍正皇爷要选皇娘子。文武官员听了忙往上奏本："启奏吾皇万岁，天下美女要属苏杭二州，何不前往一求？"没等大臣把本奏完，雍正一拍龙案："我不选什么美女佳人，要娶一个'脚踩青龙怀抱凤'的山野村姑做皇娘子。"众大臣一听都跪爬半步，再也不吱声了。唯有钦差选聘官犯了大难。心想：脚踩青龙怀抱凤的皇娘，叫咱上哪淘弄去？没法儿，人家皇上是金口玉牙，选吧！选来选去，眼瞅限期已到，这一天，来

到一个地方。这地场山青水秀，树木狼林[①]，山上长参，山下出貂，是关东出三宝的地场。

就在离辽阳城有百里远的一个村庄，有一家姓郎的，他家有个闺女是个秃丫头。姑娘的身材是上身长下身短，胖乎乎是个矬把子[②]。矬就矬呗，还生一脑袋大钱儿疮。生疮流脓淌血，满脑袋头发只剩下不几根毛了。

郎老丫头比小子还淘，有时淘得没边没沿。她嫂子常拿话臭白她："老皇姑啊，你要能出息啊，日头得从西边出来！"郎老丫头听了不生气不上火："嫂子呀，剥葱剥蒜别剥人，你说我没出息？架不住我福大命大造化大！说不定我是只秃凤凰转世，有朝一日能和万岁爷同床共枕哩。"嫂子听了好玄没把肚肠子笑断了。说："那得日头从西边儿出来！"郎老丫头说："不管日头从哪边儿出来，反正有出头露日那一天。要真做了皇娘子，还得登你肩膀头上龙车凤辇哪！"嫂子说："真有那么一天，别说登我肩膀头，就是踩我脑瓜顶也没有半句怨言。"郎老丫头在这一家人眼里，十人见了九人烦，咳！你越烦她越作怪，净意儿[③] 气人。

这一天，下了一场大雾，下得睁眼不见人，伸手不见掌。郎老丫头把她讷讷装新[④] 的粉衣翻腾出来，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美女。她又从鸡架里拽出一只老母鸡抱在怀里，爬到一家财主墙头上唱开驴皮影了。她这么做，本想气气嫂子，嫂子才不稀瞅呢。说也无巧不成书，这时候正赶上皇爷派下的选聘官来到了这个小小的村庄。

这些官员累得人困马乏，走遍建州卫也没看见脚踩青龙怀抱凤的皇娘子。眼瞅着限期已到，都抓急了。往常日头老高才起身赶路，这阵子刚眯一小觉就催促人马启程。影影糊糊前边像个堡子，带着人马就进村了。来到一家大户门口，正巧日头出来大雾将散，眼睁睁面前出现一条青龙腾云驾雾，龙背上骑着一个格格，怀里抱着凤凰。哎呀！这不就是咱要找的"脚踩青龙怀抱凤"的皇娘子吗？官员和随从赶紧离鞍下马，齐排排跪了一地，口呼皇娘："臣等接驾来迟，万望娘娘恕罪。"

郎老丫头一看跪了一地，又听说前来接驾，忙问："你们接啥驾？"官员回禀说："脚踩青龙怀抱凤的格格你被选中了。"郎老丫头说："我被选中啥啦？"官员捧出皇上圣旨回禀说："皇上传下旨意，要选脚踩青龙怀抱凤的皇娘国母，还不赶快谢恩。"郎老丫头心眼儿来得快，赶紧跳下墙头，抱着老母鸡飘飘下拜："谢主龙恩。"

选聘官连项赏了郎家好多黄金白银，备好了龙车凤辇迎接皇娘进宫。临走，郎家全家往外送亲。郎老丫头擦眼抹泪和讷讷告别，捅捅她嫂子的腰眼儿，说："嫂子，你不说有这么一天，我登你肩膀头上龙车凤辇吗？"她嫂子连项跪下口称："娘娘在上，奴婢哪

---

① 树木狼林：树木茂密。
② 矬把子：讥嘲矮人。
③ 净意儿：故意。
④ 装新：嫁妆。

敢不遵，快请皇娘登我肩膀头上辇吧！”郎老丫头怀抱老母鸡，一提裙子的下摆，踩着嫂子肩膀头上了凤辇。

郎老丫头被选进宫中，雍正爷一看好玄没把鼻子气歪，立眉竖眼地责问选聘官：“这就是你们给孤家选的满脑瓜子秃疮，矬把子皇娘子吗？”官员连忙跪禀：“吾皇万岁，别瞅皇娘模样不济，她就是皇上金口玉牙亲嘴封的骑青龙怀抱金凤凰的皇娘国母呀。”

雍正皇帝是个喜怒无常的人王地主，一时心血来潮，顺嘴说出要选脚踩青龙怀抱凤的娘娘。自个儿是金口玉牙，怎能改嘴，只好就这么“龙凤呈祥”了。

讲 述 者：徐大兴 男 满族 45岁 灯塔县邵二台子乡前浦草村
干部 初中
采 录 者：胡长玉 男 灯塔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灯塔县邵二台子乡前浦草村

附 记：

这则传说在辽宁流传很广，沈阳市大东区资料本、沈阳市新城子区资料本，新宾县资料本、开原县资料本、本溪县资料本、灯塔县资料本、台安县资料本都收录了这则传说。除本溪县资料本中《崔娘娘的传说》中的崔家姑娘为汉人之外，其他秃娘娘均附会为当地的满族姑娘。选后的皇帝有乾隆、道光、咸丰之异，或没有确说是哪位皇帝。与本文所异的有两种结尾：一说是秃娘娘因为不懂宫中的礼法，触怒了皇帝，被皇帝赐死；一说是秃娘娘受到皇帝冷遇，郁郁不欢自缢而死。

033. 乾隆皇帝下考场

（沈阳市）

清朝乾隆年间，有一年逢大比之年，全国各地的举子们有的坐车，有的乘船，有的骑马，有的步行，都到京城赶考。那时候，全国每隔三年科考一次，考中第一名的，由皇帝御笔点为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虽说状元只取一人，可赶考的人都说是去考状元。

眼看考期快到了，乾隆皇帝心想，不知今年来京的举子们学问怎样？这一天晚饭后，他带上随从，换成便装，装扮成算卦先生，出了紫禁城，到街里私访。

京城来了这么多举子，哪能不热闹？大小客店都住满了人。有些脑瓜活的店家，为讨举子们的欢心，把店名都改叫“状元店”了。街上隔不远就是一个状元店，把乾隆皇帝看得憋不住乐，心说，都想当状元，那得凭学问考哇！再看各家店里赶考的举子，没有上大街闲逛的，一个个都铆上劲了，闷在店里挑灯夜读，“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嘛。

到了金殿上，三拜九叩之后，胡举子一抬头，看清了皇上的脸面，他愣住了，这不是给他算卦的那位老先生吗？乾隆皇帝这时也看见他了，说："胡进士，朕说你今年能考中嘛！前十八名进士都进翰林院，你以后就是翰林了，给国家出力吧！"

胡举子这才知道，原来是当朝皇上帮了他的忙，这功名原来是皇上给的呀！他不知道乾隆皇帝替他下了考场，也就想不明白根据啥给他排个第七名。

乾隆皇帝心里也纳闷儿，就凭我做的文章排到第七位？前三名的文章我都看了，和我做的也差不多呀。这么想着，就把主考官叫来了，说"朕看考中第七名的卷子答得不错，你怎么没给他往前排呀？"

主考官说："启奏万岁，此人文才超群，文章做得不同凡响，只是字里行间口气太大，有欺君压主之意，能中第一也得往后排排。"乾隆一听，是这么回事，心里挺高兴，暗中佩服主考官，眼睛真厉害呀！

乾隆亲自下过考场，知道了科考的滋味，就下令减轻了考题量。从那以后，进京考状元时，就做三篇文章两首诗了。

讲 述 者：张万祥 男 82岁 沈阳市人 离休教师 教过私塾

采 录 者：江 帆 女 34岁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张万祥家

034. 乾 隆 下 江 南

（鞍山市）

乾隆年间，有个叫刘墉的，外号刘罗锅子，是吏部天官。那时是九门提督和珅执掌大权。和珅是皇亲，依仗权势贪赃枉法。刘罗锅子专和他作对，他是一天有事无事奏三本，总有本章奏皇上。

和珅斗不过他，每天总想办法找刘罗锅子的毛病，也想不出个什么办法。这天他上天官府拜访刘罗锅子。刘罗锅子把他送到书房，两人来到书房都在茶几边的小垫子上落了座，对面喝着茶说着话。说话间就到晌午了，和珅心想："刘罗锅子光让我喝水，这也来到晌午了，他怎么也不张罗弄饭呢？"

刘罗锅子一看和珅着急的样子，便站起来说："啊，我得出去方便方便，你先坐坐。"说完出去了。

和珅坐着坐着，抬头一看，正在这个小茶桌的上边，吊着一个黄绫大口袋。和珅心

想：这黄绫大口袋里边一定是珍贵的东西，趁他没在屋，我拿下来看看。他伸手便把大口袋够下来了，打开一看，是用糖喂出来的七个大糖枣，往嘴里一放真甜，味道还好。赶上肚子也饿了，顺嘴吃完一个又吃一个，一眨眼工夫把七个大甜枣全吃光了。吃完心想："这枣核儿往哪扔呢？"没办法就揣衣服兜里了。正这时候，刘罗锅子就进来了，两人又落座接着说话。和珅一看这顿午饭是吃不着了，就起来告辞走了。

第二天刘罗锅子上早朝，又头一个上朝奏本："启奏万岁，昨天九门提督和大爷到我府上去了。我以宾客相待，在我的书房里喝茶，等我出去方便的时候，他偷走了我七颗明珠。"

乾隆一听，心说："九门提督你也太不像话了，你咋到人家天官府偷明珠去了呢？"叫人传上和珅问问他，和珅刁口无言，他没法说呀，说那是七颗糖枣让我吃了，你说那九门提督有多丢脸哪！只好认了："确实我是从大黄绫子口袋里拿了七颗明珠，以为他是来路不明，也加上我贪宝之心，就把它拿去了。"

拿了就得包赔人家的呵，这是无价之宝呵。经八大朝臣说合，包钱吧。和珅心想：这刘罗锅子我是斗不过他，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么个法儿呢？我得想什么法治他呢？从这以后和珅是老想法要斗斗这个刘罗锅子。

这一天和珅穿上青衣小帽，打扮成个商人样，就在天官府周围来回溜达。看把门的不注意他就溜进去了。来到院内一看，头层院东西厢房都是十间，东厢房那儿箱子一个挨一个，垛起多高来；西厢房也是一个挨一个的箱子，上边还都贴的封条，上写发往山东。和珅心想：都说刘罗锅子是清官，你说他这些年贪污了多少赃银？这么多箱子都装满了，要发往山东。刘罗锅子是山东人，这准是往家乡运啊，我得看住他。

没过三天，这上百辆的大车装上箱子，发往山东。和珅回到府上，精点了家丁四十人都扮成绿林的模样，在京城往山东的中途，就把这些箱子给劫了。心想："拉到京城，抬上金殿，奏他一本，看刘罗锅子他还有什么说的？"

把这些东西拉到和府，和珅也有心眼儿，先打开看看是什么，再作打算。打开一看，糟了！箱子里除了石头就是瓦块，箱子全翻遍了也没找到一两银子，这和珅可傻眼啦。

再说被劫的家丁们，回去向刘罗锅子一禀报，说"咱们的大车让人劫了！"刘罗锅子说："你看他们拉到哪去了？"刘罗锅子的家丁们说："我看那大车都往九门提督府去了。""好！"刘罗锅子吩咐人打轿上朝。

一上朝他就奏本："启奏万岁，我发往山东救灾的饷银五千万两，叫和珅劫去了。""能有这等事吗？""万岁爷，不信你降旨宣和珅，问问他有没有这个事。"

再说和珅发现砖头，心里正没辙呢，这就来了圣旨宣他。他来到金殿上，皇上问："你怎么把刘大人发往山东救灾的饷银给劫了呢？"和珅说："回万岁，哪有饷银呵，我劫了是不假，除了砖头就是瓦块，一锭银子也没有。"刘罗锅子说："那不对，我那确实是

银子，每箱都有数，还都贴的封条，你怎么能说没有呢？那是到你府上给换了。我是去救灾的，我怎么能往箱里装砖头瓦块呢？”

皇上传旨察看箱上封条，一看封条被启封了，全是石头瓦块。去人回来一禀报，皇上说：“不要说了，现已察明。和珅，救灾的银子你也要劫，真是大胆，看在皇亲的份上，免你死罪，如数赔偿吧。”

“谢万岁！”

和珅晚上回到家，饭也没吃，觉也睡不着。心想：你说那天，那七个糖枣让他说成七颗明珠，这回又用石头瓦块充当救灾的饷银，你说他这招儿有多损啊。

和珅恨刘罗锅子，也十分怵他。这天和珅来到皇宫内院见到皇上说：“万岁，你看汉人就这一个刘罗锅子，咱们满人大八旗就斗不过他？万岁爷，你也得想个法子给咱们撑撑腰哇，也不能让他这个人就把咱们全欺负住了。”和珅就把七个糖枣和七箱子石头之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皇上说：“噢，原来如此。此人确实刁钻，每天只要一上朝，他总是头一个上殿奏本。这样吧，明天再上朝，我问问他，你今天奏东家，明天奏西家，奏来奏去将来还不得奏到我的头上啊。”他们合计好了就等明天上朝时斗刘罗锅子。

第二天五更一过圈早朝[1]，太监传旨：“有事早奏，无事散朝呵。”刘罗锅子又出来启奏，说他有本章要奏。乾隆生气地说：“你别奏了。你是今天奏东家，明天奏西家，奏来奏去还不奏到我的头上呵。这样吧，你有本事向我来，你奏奏我，你看这个犯罪那个犯罪，看看孤家我有罪没罪？”刘罗锅子一听不是味儿呵，这不是个好兆头，忙说：“万岁爷，小人不敢奏您。”乾隆说：“不！今天就叫你奏奏孤家。”刘罗锅子无奈，只好说：“你要能允许我奏，我就奏。但你得赦我无罪，那我就奏奏。”“好，赦你无罪，你奏吧。”“谢万岁，那我就奏了。万岁爷你也有罪。”“我罪从何来呵？”“你罪最大，你是拆东陵补西陵，挖坟掘墓，这要是黎民百姓就得开刀问斩，但你是皇上，天下不能一日无主，不能斩你。”皇上接着说：“那你说，得怎么处置我呢？”刘罗锅子说：“怎么处置？你这个罪就得充军发配。”就这么，就给乾隆定下罪了，充军发配。皇上说：“那你把我发配到哪去呢？”“江南！”“发配到江南得有当差呀，这个当差得谁当？”刘罗锅子说：“我当。”“一个人也不行，还得找一个呵。”“九门提督和珅，我们两个人当差。”

就这么的，乾隆爷发配去江南。沿途是到州州接，到府府迎，一路之上借着“发配”的名义游遍了江南。

这一天，游山玩水来到金山。到了峰顶，乾隆爷一看，能看出去千里之外。乾隆一高兴，诗兴大发。看金山上有青竹，拾起一片竹叶用手掸了一掸上面的灰尘，让刘罗锅

---

① 圈早朝：上早朝。

子拿过文房四宝，把笔蘸好了，在竹叶上边写了一首诗。这就是江南诗，共八句，上写：

金山竹影几千秋，
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
一轮明月滚金球。
远望湖北三千里，
近视江南十六州，
江南美景观不尽，
天缘有份再来游。

这江南的景色也太好了。乾隆写完了，刘罗锅子拿过来一看，心想："坏了！万岁爷留恋江南不愿回朝了，这可怎么办？低头一想，有了主意，就把和珅找来了，说："你下山去，山下有个皇庄，找一个美女让她在村头抱碾推磨碾粮，我和万岁爷这就下山。"

和珅只好听他的，下山去皇庄把这些事都安排好了。

刘罗锅子陪着万岁爷下山了。来到皇庄的庄头，看见一个女子抱碾碾粮。乾隆一看，这女子长得好漂亮呵！二十上下岁，抱着碾杆，"三寸金莲"小脚，身子苗条，个儿头不高不矮，粉白的面皮儿，通红的小嘴儿。乾隆便叫刘罗锅子拿过文房四宝来，顺手在一面院墙上题了一首诗：

登古道，过皇庄，
遇见美女碾皇粮。
碾杆怀中抱，
"金莲"足下忙。
轻轻扫，慢拨扬，
几番停足理容妆，
可叹美女配庄郎 。

刘罗锅子一看，中计了，他急忙跪倒口称万岁爷："万岁爷，您又犯罪了。""我又犯的什么罪呢？""您呵，您是调戏民妻呵！""我这调戏民妻又该怎么发落呢？"刘罗锅子说："还得发配。"乾隆说："那发配到哪儿呢？""发配到北京！"乾隆一想："这江南我还 没逛够呢，刘罗锅子又想这么个法儿把我发配到北京了。好吧。"

三人又往回走，过了通州来到坝州桥。在坝州桥的中间，乾隆一合计：这离北京不远了，刘罗锅子这罗锅子里头尽坏道儿，你说这江南没逛够又把我弄回京了，我得想法儿难为难为他。他站到坝州桥上便说："八方，八方，八八方。"说完让刘罗锅子对诗。刘罗锅子心想："这天下就八方你说万岁爷都说遍了，我可咋对呢？"正愁着呢，就听在桥下边有人说了，"万岁，万岁，万万岁。"乾 隆一听，这个人可了不得呵，这么高的才学。

吩咐和珅下去看看，何人在底下对诗。

和珅下去一看，是一个老头儿。这人光着脚，年纪有八旬开外，在那钓鱼呢，是个老渔翁。和珅上前说："这位老者，你请桥上来，我们'掌柜的'找你说话。"老头儿上桥了，双膝跪倒口称"万岁爷！"乾隆一听好吃惊：唉呀，他怎么知道我是皇上呢？就说："老叟，你这样称呼可不对啊，我不是万岁爷。""哎，你不是万岁爷，方才你出的那首诗，你就是万岁爷，这你蒙不过我。""好吧，我就算是当今万岁爷吧，那么你这么高的才学你怎么在坝州桥这钓鱼呢？""老朽无能，只有每天以钓鱼为生。"皇上说："那这么办，今天算你有运气，我把你带到北京，你愿意做官我让你做官，你愿意发财我发给你赏银。"老头儿说："官我不能做，钱我也不要。""那你打算要什么呢？""我只求万岁爷，给我下道圣旨。因为我天下的徒子徒孙太多了，都没有饭吃。我是说书的，因为我们这一行是官欺民挟嘎子搅，万岁爷你给我说一句话就行，让我这些徒子徒孙吃碗饭。"乾隆说："那好办。"吩咐刘罗锅子给他拿把扇子，便在上边写了一首诗：

州桥遇老叟，
老叟桥下吼；
给官官不做，
给钱钱不收；
赐给扇一把，
游遍天下府和州。
文官也得保，
武官也得护；
文官要不保，
武官要不护，
定加惩处。

写完把扇子送给老头儿，从此说书的说完了或到段儿了就用扇子去敛钱，不许用手去接钱，这扇子就是圣旨。

讲 述 者：于春青 男 69岁 鞍山市立山区 市民 小学
采 录 者：缪敬今 女 鞍山市 铁东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立山区

035. 乾隆买豆腐

（满族　岫岩县）

传说在京城附近有个老财主，他的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老财主请来许多算命先生，要给姑娘选福禄双全的女婿。可姑娘偏偏不信命，老财主火啦，说："咱家旁边有个卖豆腐的小子，人倒不错，就是命相不好。你偏说由人不由命，那好，我就把你许给他。"姑娘说："你给，我就跟他去。"

说话间卖豆腐的小伙儿正巧从他家门前路过，老财主听到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卖声，忙吩咐家人出去把他请进来。老财主对卖豆腐的小伙儿说："今儿个叫你来没别的事，我要把姑娘许给你。"卖豆腐的小伙儿一听忙说："财主老爷，我是个穷卖豆腐的，担待不起这玩笑，没事儿俺走了。"老财主说："我不跟你开玩笑。我把姑娘许给你，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又转过身对姑娘说："你跟他走吧，我算没你这么个犟眼子姑娘！"

这个姑娘也真倔，夹个小包儿，扯着卖豆腐的小伙儿就往外走，卖豆腐的一看慌了，心想：我做的是半斗豆子的小买卖，有钱人家姑娘到我家，住没个好地方住，吃没个好吃的，我养活得起吗？姑娘看出卖豆腐的心思，说："你放心，到你家，我就是你家的人。俺不会叫你难心，走吧！"

卖豆腐的小伙儿见姑娘一片诚意，就把她领回家去了。也不拜堂，也不摆席，两个人就算成了亲。第二天一大早，卖豆腐的小伙儿起来磨豆腐，媳妇跟着刮豆腐板。

媳妇是个有钱人家出来的，在家没干过活儿，刮完豆腐板，端起豆腐脑儿，一脚没踩稳，摔个大跟头，把个泥盆摔成八瓣儿，豆腐脑儿也扬了满地。卖豆腐小伙儿见媳妇满脸通红忙过来搀起她说："钱是人挣的，盆是人做的，人没摔坏比什么都好。"媳妇一听，正对心路，爬起来再端。不一会儿两个人把豆腐做好了，卖豆腐的小伙儿照样出外卖豆腐去了。

卖豆腐的小伙儿是个穷叫卖的，叫卖长了，街里街外都知道他。有个大当铺的大东家，一见着穷人，没事总想挖苦几句。这天大东家见卖豆腐的又一声高一声低地走过来，他迎出门外说："穷小子，听说有个财主姑娘让你得来了，你养得起她吗？"卖豆腐的小伙儿一听，说："怎么养不起？哪天不穿衣吃饭？"大东家本想酸溜卖豆腐小伙儿几句，没想到刚张嘴就被呛回来了。他仗着自个儿有钱，肚子一腆，又说："你穿啥、吃啥？"小伙儿说："别看我吃穿不如你，可咱人穷志不穷。"大东家说："你志不穷，我看看你怎个不穷法。你瞧我这个大当铺怎么样？万贯家财是老人留下的，你现在要能拿出三百两银子，我就把这个店输给你。"卖豆腐的小伙儿说："算啦，你们大财东拿一文钱比命还值钱，真格输了，你的命就没了。"

大财东见卖豆腐的小伙儿说这话，心想，你这是没钱，找台阶下，我非要寒碜寒碜你不可。忙叫掌柜的写一张赌单，又把左右店邻、旗里大人找来做保。他想看看到底是他大财东舍不得，还是卖豆腐小伙儿拿不出钱。

左右店邻、旗里大人闲着没事，也觉得拿穷人开心有意思。你上来画个押，他也上来画个押，个个担保说，只要卖豆腐小伙儿拿出三百两银子，就把当铺输给他。

卖豆腐的小伙儿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闹没意思，转身就要走。大财东上前把住[①]豆腐挑不放，非要卖豆腐的说个服软的话不可。小伙儿不说，他就把赌契往他怀里硬揣。小伙儿急了问："你说话算数吗？"大财东更硬气了，说："白纸黑字，红押在上，我大财东吐口唾沫都是钉，怎能不算数？"做保的不怕乱子大，在一旁也跟着说："对，算数，算数！他不算数，我们大伙儿也不答应，你拿吧，现在就拿。"

卖豆腐小伙儿把赌契揣在怀里，推开豆腐板儿，底下露出个黑口袋，伸手就把黑口袋一抖落，"哗啦"一声，倒出白花花三百两银子。卖豆腐小伙儿对大财东说一声："你请吧，这个当铺归我了。"在旁的一看都傻眼了，大财东更是目瞪口呆，想打官司，也是铁输没赢，他像个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丢下当铺走了。

卖豆腐小伙儿哪来这么些银子呢？原来他的媳妇从娘家来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个小红包儿，小红包里装了一件珍珠衫，早晨临出门时，媳妇叫他把珍珠衫当三百两银子，两人合计开个小买卖。卖豆腐的小伙儿当完珍珠衫，得了银子，打算卖完豆腐回家，赶巧碰着大财东硬堵着他打赌，就这么把个大财东赌输了。

卖豆腐的小伙儿突然发了大财，他觉得这些钱不是他应当得的。他和媳妇一合计，在门口开个酒店粥棚，缺吃少喝过不上日子的穷人，管吃管喝，分文不取。卖豆腐小伙儿发财行善施舍的事，在京城里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被乾隆爷知道了。乾隆爷想，满朝文武一个个爱财如命，哪个肯舍给百姓一文钱？民间真有这么一个小子，我得看看去。

乾隆爷打扮成要饭老头儿模样，找到了卖豆腐小伙儿开的酒店，问："你真舍善吗？"卖豆腐小伙儿说："我真舍善。"乾隆爷说："我听说皇上天天吃山珍海味，我这要饭的，能不能尝尝皇上爷吃的东西？"卖豆腐的小伙儿说："行啊，你点吧！"

乾隆爷不客气，张嘴点了一样又一样，卖豆腐小伙不打磕儿，会做的就做，不会做的就偷偷买通宫内太监，请御膳房给做。乾隆爷就在店里住下了，问这问那。卖豆腐小伙儿知道什么答什么。乾隆爷从来没见过这样心地耿直的臣民，特别高兴，对卖豆腐小伙儿说："我有好几个儿子，都不养活我，我想认你当个干儿子行吗？"卖豆腐小伙儿说："算命先生说我妨老子，你不怕，我就叫你阿玛了。"乾隆爷说："我就要你当干儿子。"卖豆腐小伙儿把媳妇也叫了来，一块儿拜了干老子。

---

① 把住：用手抓住。

乾隆爷又住了两天，临走时说："你是我儿子，就应当孝敬我，我没钱花，就找你要，能行吗？"卖豆腐的小伙儿说："阿玛放心，人尽孝道，天经地义，有事只管找儿子好了。"

乾隆爷回宫后，三天两头儿派人跟干儿子要钱，一次比一次要得多。卖豆腐的小伙儿要多少给多少，他发的一笔财没几天就叫干老子要光了。

老丈人听说姑爷又穷了，来骂姑娘说："怎么样，命中八尺，难求一丈，天生穷骨头，末了还是得穷。"原来的大财东也来凑趣儿说："怎么样，我这一笔大财产，没几天叫你折腾光了，我说你穷小子担待不起嘛！"卖豆腐的小伙儿和媳妇俩一点儿不介意，大当铺没了，照旧卖豆腐。

这天乾隆爷传来圣旨，叫卖豆腐的小伙儿进宫上殿。小伙儿的讷讷一听，害怕了。卖豆腐小伙儿说"讷，您别惦记，孩子没做坏事，怕啥！"

卖豆腐的小伙儿上了金銮殿，跪下叩头。乾隆爷赐给他平身，小伙儿抬头一看，殿上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干老子。乾隆爷哈哈大笑说："好一个不爱财的豆腐儿，从今往后我封你管钱了。"

讲 述 者：佟凤乙 男 满族 60岁 岫岩县城西佟家沟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32岁 岫岩县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036. 刘墉的传说

（东沟县）

献萝卜

清朝乾隆皇帝爱吃萝卜，就下了一道圣旨，叫全国各州各府献萝卜。为了把这件事儿办好，他把朝廷里的文武大臣派到各州各府，限期催办，办好了有赏。

派到关外去的是刘墉①。关外这几年大旱，颗粒不收，老百姓吃草根树皮过日子。刘墉看到这情景，就对州官、府官说："挑选最小的萝卜，越小越好。"

州官、府官怕得罪了皇帝，脑袋搬家，不敢照刘墉的话去做。刘墉说："怕什么！出

① 刘墉（1719——1804年），清书法家。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有关他的民间传说很多。

了事由我一人承当。”

一时间，大拇指大的，二拇指大的，小拇指大的，都送来了。刘墉挑选了一个比小手指肚儿还小的，纸包纸裹地包起来，还扎了朵大红花拴在包儿上，带着回了北京。

限期到了，乾隆坐殿，叫文武大臣献萝卜。不用说，都献了最大的，把乾隆乐得咧着嘴笑。最后轮到刘墉了，他把包儿献上。乾隆一看，包儿挺大，还拴了朵大红花，寻思着这个萝卜一定又大又脆，就亲自动手解包儿。解了一层又一层，里三层外三层，连解了七八层，才看见那个比小手指肚儿还小的萝卜。乾隆不高兴了，拉拉着脸子说：“刘爱卿，你这是戏耍寡人吗？”

刘墉连忙跪下说：“关外一连三年大旱，颗粒不收。这个萝卜，还是经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才选着最大的一个。”

乾隆皱了皱眉头问：“此话当真？”

刘墉说：“要有一句谎话，臣罪该万死！”乾隆想了一阵说：“这么说，关外就免税吧！”

这一年，关外真的免了一年税。

讲 述 者：王金氏 女 东沟县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 年 7 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

“了税”了

有一次，乾隆听了刘墉的话，免了关外一年的税，和珅不同意。

和珅是乾隆的宠臣，原先是个给乾隆打轿帘子的随从，只因为会溜须拍马，把乾隆溜得滴溜转，一直提拔他当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宰相。

和珅对乾隆说刘墉受了地方官的好处，欺骗圣上说关外三年大旱颗粒不收。乾隆最听和珅的话，收了免关外一年税的圣旨，还要治刘墉的欺君之罪。刘墉说：“是与不是，请陛下到关外巡视一番也就明白了。”

乾隆要游山玩水，捎带着看个究竟，就亲自到关外巡视，把和珅和刘墉都带去了。

到了关外，正是包米纳蓼穗儿的时候，地里稀稀拉拉又矮又疲的包米也纳了蓼穗儿。和珅一看，寻思这回可抓住刘墉的话柄了，就对乾隆说：“陛下，刘墉确实欺君。这包米不光长着棒子，尖儿上还长着粒子，一棵庄稼打两样粮，怎么是颗粒不收？不光不能免税，还得拿双加料的税！”

乾隆一年到头住在皇宫禁院里，根本不认识庄稼，听和珅这么一说，又要治刘墉的罪。刘墉说：“陛下，和珅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那包米到底长没长两样粮食，问

问庄稼人就明白了。”

乾隆打发人找来个庄稼人问：“那包米尖儿上长的是什么粮食？”庄稼人说：“那不是粮食，是蓼穗。”乾隆不明白：“蓼穗？”刘墉连忙扯住那个庄稼人，一块儿给乾隆磕头：“谢主龙恩！”

乾隆糊涂了：“朕要治你的罪，为什么还要谢主龙恩？”

刘墉说：“陛下不是说了‘了税’了吗？就是免税了。我和这位乡亲替关外的百姓谢陛下‘了税’之恩。”

皇帝是金口玉言，说了就得算数。乾隆没有办法，还得免税，刘墉的罪也没治成，和珅白费了一番心思。

讲 述 者：高生源 男 40岁 东沟县文化局 干部 初中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10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

小鸡没“睡”

乾隆年间，苛捐杂税数也数不清，什么地亩税、牛马捐……，可就是养小鸡不纳税。为什么？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呢！

乾隆皇帝出外视察，刘墉保驾。

这天，乾隆视察到一个县，就在县衙门住下了。

一落黑，乾隆就睡了。睡得正香呢，“嘎欧嘎欧——”几声叫唤把他吵醒了，再一听，这是什么叫唤？是妖怪，是野兽？急忙叫随行的太监把刘墉叫来问：“这是什么叫唤？”刘墉听了听，说：“是小鸡叫。”

乾隆一年到头住在皇宫里，鸡肉没少吃，可从来没听过鸡叫。听刘墉说是小鸡叫，又问：“小鸡没睡？”

刘墉一听，来计了，“扑通”跪下就磕头：“谢主龙恩！”

乾隆糊涂了：“朕说小鸡没睡，爱卿怎么就谢主龙恩？”

刘墉说：“陛下不是说小鸡没‘税’吗？”

就这样，小鸡才不纳税了。

讲 述 者：王金氏 女 东沟县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7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

一个大钱管“挑”

刘墉到关外视察，来到凤凰城。一路之上，有不少贫苦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接过状纸一看，都是告孙文藻的。孙文藻仗着有钱有势，抢男霸女，揍他打的，受他骗的，遭他抢的，叫他杀的，数也数不清。老百姓到凤凰城衙门去告他，衙门官儿也跟他一个鼻孔眼儿喘气，把老百姓恨得牙帮子都打颤。

刘墉要把这些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就脱了官服，打扮成不出奇的罗锅小老头儿，也不带随从，独自挑了一担桃子，到孙文藻住的那个屯子卖。

挑到孙文藻门口，故意大声叫：“卖桃子咧——”连叫了几声，孙文藻出来了。这小子有眼不识金镶玉，哪儿知道来的是刘墉？他看这桃子个头儿大，水灵灵的，就问：“这桃子怎么卖的？”刘墉说：“一个大钱管挑。”孙文藻从怀里掏出一文大钱，扔给刘墉，掂了掂这担桃子说：“这也不够挑儿①，将就着吧！”说完，喊家人把这担桃子挑到家里去。刘墉急忙挡住说：“我是说一个大钱一个，管挑管捡。”孙文藻哼了一下鼻子说：“什么一个、一挑的，挑走！”家人把那担桃子挑起来就走。刘墉去挡，孙文藻飞起一脚：“去你妈的！”把刘墉踢倒了。

就这样，孙文藻用一个大钱抢了一担桃子。

刘墉又私访了几天，都查实了，回到凤凰城，派凤凰城衙门里当差的传孙文藻到凤凰城衙门听审。孙文藻在凤凰城衙门是个常去常进的人，衙门的官儿也和他称兄道弟，孙文藻根本没在乎，坐着车子来到凤凰城。

进了大堂，听说是刘墉审堂，他知道刘墉是个清官，不好惹，不敢像往常那样地放肆了，就跪下，低了头。

刘墉审了半天，孙文藻是张口“没有”，闭口“冤枉”。刘墉一看，非得揭他的老底儿不可了，就问：“孙文藻，一个大钱管‘挑’，欺诈小贩子，可是你？”孙文藻还要赖：“那是刁民诬告。”刘墉见这个主儿真刁，把惊堂木一拍：“孙文藻，你抬起头来，看看诬告你的刁民！”

孙文藻慢慢抬起头来一看，大堂上坐着的刘墉，正是那个卖桃子的罗锅小老头儿，立时颓歪了。刘墉喊：“大刑侍候！”一时间，当差的把老虎凳，夹棍……，都扔在孙文藻面前。孙文藻一看不好，连忙说：“是我，是我，我全招！”

刘墉又传原告，当场对质。原告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一下来了个百八十口子。孙文藻只得一一招认，在他手里光人命就有两、三条，刘墉判了个“斩”字，砍了这个地

---

① 不够挑儿：不足一担挑的份量。

方一霸的脑袋。凤凰城衙门的官也丢了顶子①。

讲 述 者：毕世兴 男 50岁 东沟县北井子乡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7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

附 记：

孙文藻，光绪朝东沟县北井子乡石桥村人。石桥村有三党、五族、八大家之说，孙文藻为三党之首，作恶多端。这个传说在东沟流传很广。

戏 和 珅

和珅是个饭桶，不能文，不能武，凭着溜须拍马，当上了乾隆的宰相。

这一天，乾隆心血来潮，出了个题目："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叫文武大臣第二天上朝时答对。

和珅下朝回府，琢磨着乾隆出的题目，怎么也答对不上来。明儿个上朝要答对不上，也失了宰相的体面。怎么办呢？冷丁想起了刘墉，那个罗锅子一肚子墨水，去找他，看他准备怎样答对。

平日里，和珅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今儿个步行来到刘墉府上。门房进去禀报："和珅求见。"刘墉一听，心想，这老家伙无缘无故地来我这儿干什么？就问门房："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轿来的？"门房说："一没骑马，二没坐轿。"刘墉一琢磨，不是什么大事，兴许是为答对乾隆出的题目那码事儿，就告诉门房："说我在菜地里。"

门房出来告诉了和珅，和珅就来到菜地。一看，黄瓜挨着茄子，东边是一片冬瓜，西边是一片西瓜。刘墉正弯腰耪菜。和珅叫了一声："刘大人，好自在！"刘墉抬起身来说："和大人见笑了。闲来侍弄侍弄菜地，抻巴抻巴筋骨。"和珅开门见山："看来你把皇上出的题目已经答对好了，这么清闲！"刘墉说："琢磨出来两句。"和珅问："是怎样两句，说说！我再帮你敲巴敲巴。"刘墉心里话：来套我了，凭你那两下子，还帮我敲巴！就指指黄瓜、茄子，又指指冬瓜、西瓜，然后说：

黄瓜高来茄子低，
冬瓜东来西瓜西。

和珅连声说好，又唠了几句闲嗑，和珅走了。刘墉在心里偷着笑：明儿个叫这个老家伙在皇帝和文武大臣面前丢丢丑。

---

① 顶子：清朝的官帽。

第二天，乾隆升早朝，高高地坐在金銮殿上。下面站着文武大臣，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文武大臣喊了“万岁”。乾隆问：“朕昨天出的题目，哪位爱卿答对?”

和珅怕刘墉抢了先，自个儿就没有词儿了，连忙说：

黄瓜高来茄子低，

冬瓜东来西瓜西。

和珅这么一说，文官武将都捂嘴笑。乾隆也觉得不像话，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对路！可是他最宠爱和珅，没说什么，又叫刘墉：“刘爱卿，你答对吧！”刘墉答道：

君高臣低，

文东武西。

文武大臣都说好，乾隆也说答对的是地方。把个和珅羞得满脸通红。

下朝了，和珅拽住刘墉说：“你怎么‘熊’[①] 我?”刘墉问：“我怎么‘熊’你了?”和珅说：“你昨天不是说‘黄瓜高来茄子低，冬瓜东来西瓜西’吗？今儿个怎么又‘君高臣低，文东武西’了?”刘墉哈哈大笑了一阵说：“看在哪儿说起！昨天是在菜园子里，今天是在金銮殿上啊！”和珅哑巴了。

讲 述 者：潘占元 男 70岁 东沟县前阳乡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2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

银子掉进“河”里了

乾隆自从重用和珅以后，国库年年亏空。大臣们都知道是和珅利用职权，把国库存的银子下了自己的腰包，发了横财。可是，和珅是乾隆的宠臣，谁也不敢在乾隆面前说和珅一个不字。就是不怕天不怕地的刘墉，觉得乾隆就是知道了，也不能治和珅的罪，也不说。

乾隆死了，嘉庆登基。嘉庆觉得国库的进项不少，就是不够开销，心里纳闷儿。这天，他问刘墉：“刘爱卿，国库年年进了许多银子，怎么就是不够用呢?”刘墉寻思，到时候了，你和珅没有靠山了，该奏你一本了，就说：“银子掉进‘河’里了。”嘉庆又问：“怎么不捞啊?”刘墉说：“‘河深’哪！”

嘉庆知道刘墉说话、做事好拐弯儿抹角，就仔细琢磨这两句话。琢磨了半天，明白了，“河深”不就是和珅吗？银子掉进和珅家里去了。

---

① 熊，欺负，诓骗。

嘉庆派人四处察访，查出来和珅从国库里搂，从老百姓那里诈，是有老祖宗以来最大的赃官，老百姓恨得要吃和珅的肉。

嘉庆传旨，抄和珅的家。这一抄，抄出来老鼻子金银财宝。不用说别的，和珅家的炕沿儿都是用水晶镶的，里面还养着金鱼。听说抄出来的金银财宝，够清朝国库四、五年用的。

有真赃实据，和珅赖不了。嘉庆传旨，叫和珅自个儿用绳子吊死。这样，和珅才算得了个囫囵尸首。

讲 述 者：高衍富 男 82岁 东沟县新沟村 小学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11月13日
采录地点：东沟县新沟村

037. 郑板桥盛京画蜈蚣

（沈阳市）

清朝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因为仗义执言，助人胜讼，竟得罪了朝廷佞官。这一年，山东潍县大旱，老百姓简直没法活啦。身为知县的郑板桥可急坏了，他几次奏本，开仓赈济灾民都没准奏，一气之下，他下令打开国库粮囤，把粮分给了饥民。这就把豪绅大户们得罪了。不久，他被罢了官。郑板桥丢官一身轻，从此，他东游西逛地过上了轻闲日子。这天他来到了盛京，住在怀远门① 里一家客栈。

郑板桥刚到盛京，心情还很好，每天背着小布包，早出晚归，有时回来高兴了，还要打开布包，拿出笔来写画点儿什么。可没过几天，郑板桥却病倒了，一连多天起不来炕。本来郑板桥就没带多少银子，这回银子都花光了，可病还不见好。这可咋办？店主是个忠厚老实心肠热的人。他一看这个瘦老头儿卧床不起，就打发个店伙计侍候他。原来郑板桥是因水土不服，又走了这么远的路，瘦弱的身子骨经不起这么折腾才病倒的。大夫当即开了几副药，他吃了后没几天病就好了。一来二去，店主和郑板桥越来越亲近了。

一天，店主对郑板桥说：“老哥，你不要见怪，我这是替你着想，你年过花甲，只身一人来到盛京，如今银两也花光了，我这小店本小利薄，这可如何是好？”郑板桥很理解店主的话，点了点头，说：“这些天来，多亏店家好心相待，我正想请店家算算，我一共

① 怀远门：大西门。

欠店家多少店钱，欠药房多少药钱？”店主说道：“欠的帐倒不多，只是老哥以后……”郑板桥笑道：“请店家放心，我自有办法！”随后说道：“店家，老朽有劳你一件事。”店主说道：“别说一件，只要我能办到，十件也行啊！”郑板桥说：“请你给我备几张宣纸，替我研上一盆墨，再到城东安鞋铺给我买来一双鞾鞋，我自有用处。”这一席话，把店主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晌没吱声，他以为这个瘦老头儿在开什么玩笑。郑板桥笑着说：“店家切勿疑虑，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店主半信半疑地为他准备好了所要的东西。郑板桥先把一张宣纸浸在水里，然后捞出，平铺在桌面的毡子上。接着又把研好的一盆墨，一盆清水，还有那双鞾鞋放在桌子上。他一边拿出几支毛笔，在水里泡开，一边把那双鞾鞋渍在清水里。店里的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看热闹，不知这个瘦老头儿要什么戏法。过了一会儿，郑板桥冷不丁地拎出鞾鞋甩一甩水，双手各拿一只，手握鞋帮，底朝下地在墨盆里蘸了一下，然后，拿出来在要干没干的宣纸上，有重有轻地左一急摁，右一慢拖，忽左忽右，最后用右手拿着鞾鞋，用鞋尖，在这行鞋印的一端回腕一转，再用另一只鞋前那两道鞋鼻儿稍稍蘸点儿淡墨，在那行鞋印的回腕处向左一滚，又向右一滚，这时，那宣纸上排列的这条鞾鞋印，像一条大虫子。接着，郑板桥拿起毛笔，在这串鞾鞋印的两旁画上了许多小腿，这时你再看，纸上分明是一条四十多节长，须爪乱动，蜿蜒爬行的大蜈蚣，简直神了！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惊叫了起来。随后，郑板桥又在蜈蚣身后画了几块怪石和几株挺拔的罗汉竹。画完了画，他端详了一会儿，落了款，盖上了“板桥郑燮”一方印章。

郑板桥转过身来笑呵呵地对店主说：“店家，这幅画拿去卖了吧，算是我还欠的店钱和药钱，余下的银子就送给您吧！”店主只知道这蜈蚣画得好，可他想：“这一张画能值几个钱？，不过也好，换几个铜板是几个吧。”于是便捧着画到了城北街一家当铺。当铺掌柜的打开画一看，吓了一跳，这是价值千金的名人真品呵！忙问：“这画要多少银子？”店主哪知道这一张画能值多少钱，只好说：“掌柜的，你是行家，就看着给吧！”当铺掌柜心里合计：是呀，这样的无价珍品，怎好定价呢？他寻思寻思，就说：“给你一百两银子吧！”店主一愣，心想：莫不是我听错了，不对呀，他分明说是一百两银子呀！店主以为当铺掌柜的有意取笑他，所以没敢马上回答，当铺掌柜的反倒认为出价少了，手拿这幅画不放下，马上追了一句：“老人家，这样吧，我给你一百五十两银子，行了吧？”店主不相信地点了点头。帐房马上如数送过来银子，生怕他反悔。店主莫名其妙地捧着银子回家了。

讲述者：王维范 男 70岁 沈阳市文史馆 馆员 大学
采录者：王世烈 男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

038. 王尔烈惩县令

（辽阳市）

有一回，王尔烈[①]从京城回辽阳翰林府。路上，他安歇在一家清堂瓦舍的客店里，天刚见黑，店家对王尔烈说："客人，今晚咱们县令大人要到店里过夜，你住的上房只好给让出来了。"这事儿把给王尔烈赶车的老头儿气得脸红脖子粗地说："你们咋看人下菜碟？不讲理，也没有个先来后到！"王尔烈说："这没关系，客随主便嘛！"店主人说："实在对不住，你就跟我到后院儿的豆腐房委屈一宿吧。"王尔烈二话没说，带着随行的赶车老头儿来到豆腐房。店家不知道王翰林的真实身份，就把他弄到了全是豆浆子味儿的小厢房里。这儿可热闹了，一不小心就会碰得锅碗瓢盆叮当响，鸡吵狗叫的别想睡觉。要是看耗子打架，听狗崽子挠门倒准不犯难。

天刚擦黑儿的时候，县官大人在随从的护拥下，乐颠儿颠儿地来到了客店。王尔烈一瞧那人，好大的架子，小小县官连走道左右都有人搀扶，像这等芝麻官怎能为百姓做事？一打听才得知，这小子仗势欺人，三句话不对付举手就打，张口就骂，成天吃喝玩乐不理正事。反正这么说吧：脑瓜顶生疮，脚后跟冒脓，都坏透顶了。人们恨他又不敢惹他，见他都躲得远远的。王尔烈心里琢磨，得整治他一下，煞煞邪气儿。

夜深了，县官也睡着了，在他的卧室转圈儿有好几个人守护着。住在豆腐房的王尔烈忙碌了一天，感到头晕眼花，腿酸脚胀。他本想舒舒坦坦地睡一觉，没法子，摸啥啥潮乎乎、湿漉漉的，只好眼巴巴地坐着。月亮升到房脊顶上的时候，王尔烈让赶车的老头儿把皇上赐给的两个大灯笼点上。灯笼是红绸子做的，里面的蜡烛有小胳膊粗，烛光把小房照得像起了火似的。

县官的跟班儿挺纳闷儿：小豆腐房里的人怎么不睡觉，深更半夜的点灯笼干啥？这不妨碍县老爷睡觉嘛！他撸胳膊挽袖子地走过去，想把灯笼摘掉。近前一看，他傻眼了，那灯笼上面写着"老主同年少主师"几个大字。这是当今乾隆皇帝赐给翰林王尔烈的，这事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曾想王翰林睡在豆腐房里，吓得他连忙回去禀报给县官。

县官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中听到手下人的禀报，他一骨碌爬起身来，就觉得脑袋嗡

① 王尔烈（1727——1801年），字君武，号瑶峰，辽阳县兰家乡风水沟村人，清乾隆进士，精通诗文、书法，有"辽东才子"之誉，有《瑶峰集》行世。

的一下子，差点儿吓昏了。他知道王尔烈那副灯笼是皇帝给的，灯笼上的字就是皇上的御旨，他走到哪里谁敢怠慢？皇上怪罪下来那还了得！事先，县令知道王尔烈回辽阳翰林府必经这块儿，才特地到这个店里来等着。趁人家没到，他想享点儿清福，哪曾想反倒糟心了。王尔烈出行简朴，早已到达店里，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让自个儿欺进了豆腐房，把这个破衣褴衫的老头儿当成老土包子了。他把肠子都悔青了，埋怨手下人是饭桶。这会儿弄得他露面不是，不露面也不是。堂堂的王翰林怎能任人耍戏？吓得他连忙穿衣服，反趿拉着鞋趿拉趿拉来到豆腐房扑拜在地上，向王尔烈请罪。王尔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县太爷，一声没吱，对赶车的老头儿说："连日来，我走得腰酸腿疼，累得够呛。该歇歇乏了，你把灯熄了吧！"老人将灯笼熄灭，王尔烈呼呼地睡着了。

那县官心里犯了合计，怕王尔烈怪罪他，吓得浑身筛糠，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他跪过了一更跪二更，跪过了二更跪三更，一直跪到了公鸡哏哏儿叫亮了天，才熬到了头儿。王尔烈起来没搭理他。真是欺人欺到豆腐房，一跪跪到大天亮。

王尔烈惩罚了专横的县官，大减了县太爷的威风，才吃早饭，打点行装继续上路。临走时王翰林带搭不理地对县官说："官与民同寝，才知百姓困境；官与民同行，才知黎民疾苦。今日罚你跪在床前，是让你懂得拿自心比人心的道理。"

讲 述 者：张胡氏 女 70岁 辽阳市孤家子乡梨底峪村 不识字

采 录 者：金雅锋 女 28岁 辽阳县广播局 干部 中学

采录时间：1986年3月

采录地点：辽阳市孤家子乡梨底峪村

039. 压倒三江王尔烈

（鞍山市）

王尔烈在朝中当了一辈子官，从来也没有放过外任。到了他的学生嘉庆当皇上，正赶上龙 虎年，开科考状元。江南江北设有两个大考场，江南考场就设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

江南才子多，才学很高。往年开科派到江南考场的主考官，回回都被江南才子奚落得灰溜溜地跑了。为了这个事儿，闹得皇上脑袋疼。这回轮到嘉庆登基坐殿派主考官，他琢磨再三后，放了他的老师王尔烈的钦差。

七十多岁的王尔烈当上了江南考场的主考官，奉旨到了金陵。江南文武官员都前来迎贺，唯独不见众举子前来拜门生。王尔烈心中很不高兴，随手写了四句诗，让仆人贴到钦差驿馆的门外："不字多一撇，正字少一横，一点不曾见，两点随全欠。"

主考官张榜贴告示，招来一大群举子，把钦差的大门口围个水泄不通。他们左看右看，猜了又猜，老半天才弄明白，原来主考官大人贴了一首字谜诗。谜底是四个字："移步视钦"。众举子明白了，这回皇上派来的主考官可不比往年，于是纷纷来拜门生。

虽然拜了主考官的门生，有的举子心里还有些不服，想试探王尔烈的才学。有一个举子对他说："主考官大人，您可听说过，江南纱帽多？"王尔烈回答说："我还听说，塞北莽袍宽。"又一个举子说："大人，听说，北方雪压青松头点地。"王尔烈不慌不忙地说："我也听说，南方风吹荷叶背朝天。"众举子听了都觉得王尔烈可不好弹弄[①]，再也不敢小看他了。

到了开科考试这天，众家应考举子按部就班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应试。按往常的规矩，应考的举子在试卷上写三篇文章做两首诗，文章的三个题目由主考官出，两首诗的题目自己任选。可是这回举子们打开自己的试卷一看，可全都傻眼喽！原来王尔烈在试卷上出了一个题目，是《论语》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要求用一个题目做三篇文章，各篇论理不准重复。可把应试的举子给难住了，一个个抓耳挠腮，憋得大汗珠子直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把考卷答得圆满的。

到了考试的最后一天，王尔烈用"学而时习之"为题，写了三篇不同的文章，做了一首七言诗，让人贴在考场的外边。不说文章做得多好，就那七言律诗，也叫人看得眼花缭乱。诗是：

馆阁居官久寄京，朝臣承宠出重城。
闲宿净寺寻僧叙，夜越花巷向晓行。
辞别慈亲催寸草，忍抛朋辈任飘蓬。
欣逢盛世识书吏，蛮陌氓民慕美名。

众举子看得瞠目结舌，一个劲儿地伸大拇指。都说主考官的诗文盖世无双，用字押韵工整，从此谁也不敢小瞧王尔烈，反倒敬重这个干瘪老头子了。

考试完了，王尔烈要回京述职。临上轿时忽然看见一边轿杆上贴着一张红纸，上边写着一行字："虎去山犹在"，他立刻写了下联："山在虎还来"，贴在另一边轿杆子上，才启轿上路，离开金陵而去。

王尔烈人还没到，治服江南才子的信儿，却跟风一样传遍了京城内外，嘉庆皇帝高

---

① 弹弄：摆弄、对付之意。

兴地说："真是压倒三江的王尔烈。"

讲 述 者：宋世昌 男 75岁 海城市千山乡七岭子 退休教师 初中
采 录 者：韩 波 女 48岁 鞍山市旧堡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6月
采当地点：海城市千山乡七岭子

040. 王尔烈教太子

（鞍山市）

清代乾隆年间，王尔烈在翰林院教书。

一天，他让管事的太监请来太子，他叫太子自选一段《孟子》背诵背诵。

太子站着疑疑迟迟地背道："孟子见梁……"刚开头，就卡壳了。王尔烈阴沉着脸，紧皱眉头，训斥太子说："殿下一味贪玩，荒废学业，不肯发奋读书，不听规劝，这就难以宽恕了！"王尔烈指着孔圣人像下的黄绒棉垫，怒喝一声："跪下！"太子看看周围没有人，就"扑登"一声跪下了。

这时，皇上闲游路过书房，王尔烈罚太子下跪，他看得真真切切，气得脸色煞白。平时，太子身上落片树叶，宫女太监都吓得手忙脚乱，父子天性，皇上亲眼看见儿子受了委屈，矮了半截，能不心疼？皇上心里暗说：王尔烈呀王尔烈，我让你教太子读书，谁让你叫他下跪？这还了得！

太监推开房门，皇上满脸怒气走到太子跟前，王尔烈给他磕头，他没理睬，猫腰拉起太子就往外走。太子也怪，他爹不来，啥事没有，皇上一来，他哇地一声，眼泪鼻涕全下来啦。

皇上拉着太子，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给王尔烈听："读书是太子；不读书，照样当皇上！"王尔烈面对着皇上父子的背影，感慨地说："读书明理，励精图治，可成仁君。从小厌恶诗书，贪图享乐，长大能否立业兴邦，那就难说了！"皇上听了王尔烈的话，拉着太子又回到书房，指着黄绒垫子，冲着太子喊道："跪下！"太子很机灵，又在老地方规规矩矩地跪下了。

皇上满脸带笑，问王尔烈："卿家，你罚太子下跪，心里不害怕吗？"王尔烈行了君臣之礼，回皇上说："圣上，臣罚太子下跪，很害怕。我害怕太子学业无成，不明事理，日后上殿，昏君当道，百姓可就不得好日子过了。"

皇上听了，连连点头，当场给太子下了一道口谕："不听师教，理应重罚！"

讲 述 者：刘宝山 男 81岁 海城市腾鳌镇寿甲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于丹波 海城市腾鳌镇二中 退休教师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海城市腾鳌镇

041. 徐翰林的传说

（新金县）

在早，新金县出过不少知名学士。前清咸丰年间，大田镇太平庄就出了个翰林院大学士，名叫徐赓臣。

徐赓臣从小就十分聪明。一天晌午，同学们在私塾里睡午觉，徐赓臣听到外面树上的家雀儿唧唧喳喳直叫，心就活了，他趁先生不注意，溜出学馆，爬到树上摸雀儿蛋。摸着摸着，先生来了。徐赓臣一看，急忙下树，边下树边想：这下可坏了！得挨手板子了。由于他心慌，一下子从树半腰摔了下来。这一跤摔得可不轻，痛得他龇牙咧嘴不敢吭声。

先生心里有气，本想处罚他，但一见他那副可怜相，又觉得好笑，随口说道：

"咕咚"掉下地。

正在这时，树上的一只雀儿展翅飞去，徐赓臣急忙和道：

"扑噜"飞上天。

一个天一个地，对得严丝合缝。先生听了二话没说，走了。

又一天放学后，徐赓臣与同学们一道回家。来到大沙河边，见一个闺女不敢过河正在发急，他二话没说，裤腿一挽，便把闺女背过河去。同学们见了，一个个交头接耳直嘀咕，徐赓臣没理碴儿。

第二天，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先生，先生大发雷霆，把徐赓臣叫到堂前，在一通"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训斥之后，举起戒尺问道："为何不知廉耻，亲近淑女？讲！"

徐赓臣不慌不忙，小脸儿一扬，随口吟诗一首：

淑女临渊叹碧流，
书生化作渡人舟。
聊将素手挽纤手，
恰似龙头对凤头。

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

咸丰皇帝听完，当即准他回家探母亲。

徐赓臣回到家后，正赶上家乡唱大戏。戏班子听说徐翰林在家，求他写副对联。徐翰林毫不推辞，提笔便写道：

唱是两个曰曰喜怒曰哀惧曰出于口，

戏是半边虚虚荣华虚富贵虚动干戈。

戏班子将这副对联张贴在戏台两侧的柱子上。这一天，看戏的人特别多，人山人海。他们不是来看戏的，而是来看徐翰林写的这副对联的。

讲 述 者：刘成惠 男 56岁 新金县大田镇 干部
采 录 者：王连发 男 47岁 新金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新金县大田镇

附 记：

徐赓臣（1842　1880年），辽宁复县太平庄（今新金县大田镇太平庄村）人，清咸丰进士。曾任知县、知府等职，后回原籍授徒。著有《斯宜堂诗》，今多散佚，仅存数十首。

042. 鲍知县治无赖

（瓦房店市）

切肉的最怕滚刀肉，

劈柴的最怕盘丝头，

当官的最怕泼无赖，

一见了无赖就发愁。

这是清朝嘉庆年间，流传在辽南复州城里的几句民谣。有一年，复州城里来了一位县官。上任这天，按着惯例和当地百姓见了面，叙人情，讲风俗，摆条律。正唠在兴头上，忽然闯进一伙儿歪戴帽儿敞着怀的大汉，对县官一抱拳说："县太爷，小的们向你请教。"县官一愣，忙问："请教什么哪？""不知新任大老爷都有些什么刑罚，小的们特来试试刑。"县官心里一惊，立刻明白了：这是一群泼皮无赖。心里想：我刚上任就治不服他们，往后还谈什么王法条律？于是把脸一沉："来人哪！"衙役们"嗖"的一声，像饿虎扑食一般，把这些泼皮无赖按倒在地就是一顿大板，一边打一边问："怎么样？"这些无赖毫不在乎地说："像挠痒痒一样！"县官说："那好，再换个新花样！"衙役又拿出掐

子夹他们手指，一边夹一边问："怎么样？"无赖们龇牙一笑："大老爷，没有比这再舒服的啦！""那好，再给你们换个花样！"谁知县官把所的刑罚用完了，这些无赖也没说熊话①。气得县官把案桌一拍，命人把他们的衣服扒光，用剃头刀在他们身上拉口儿，一边拉一边问："怎么样？"可是这些无赖却又嘿嘿一笑，轻松地说："大老爷，不把脑袋砍下来，不能服啊！"县官一狠心，就想命人往死里打。又一想，要不得，人家没犯死罪，打死了，这也没法交待呀，再说上任头一天就打死了人，这名声也不好啊，没办法只得放了他们。这些家伙，一到大街上就把衣服一搂炫耀开了："怎么样，县官老爷的刑罚都用遍了，也没把我们怎么样！"从此后，他们在大街上，市场上到处横行，见谁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见卖好吃的，张口就要，伸手就拿。谁要是不满意说他们两句，瞧吧，堵在胡同里能把你揍个扁溜溜。到了晚上，他们更是狗上房子作得紧，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调戏妇女。谁要是去告他们，你就别想得好了！他们不是揪着你孩子整得他"报庙"② 似的，就是在你老人跟前吹死人喇叭，真叫你打不得骂不得，末了，还得说小话哀求他们。整个复州城叫他们闹得家家不安，人人缩头。县官打怵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胡作非为去吧！

三年后，县官调走了，又来了一位姓鲍的新知县。鲍知县一到任，照例和百姓见面。这时，那群泼皮无赖又来试刑了。鲍知县笑呵呵地问："你们都受过什么刑，能向我报一报吗？"无赖们嘻嘻笑着拱拱手："俺哥们儿试过的刑罚无其数，只可惜每一样印象都不深，光觉得大板子越打越舒服，掐子越掐越轻松，刀片儿在俺身上都剐遍了，俺也没觉怎么疼。不知你大人还有什么新玩艺儿，拿出来让俺哥们儿换换口味怎么样？"鲍知县捻着胡须闭了闭眼，这些无赖就挤眉弄眼地偷着直乐，心里说看来他也是个草包！

他们越想越得意，竟给脸上鼻子地催起来，说："请大老爷快用刑吧！"鲍知县睁开眼睛，不动声色地说："着急了？只怕你们刑罚加身，后悔莫及呀！我劝你们从今往后改恶从善，做个规规矩矩的老百姓。""哎呀，大老爷，俺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试刑，你可不能让俺们白来啊！"鲍知县说："那么得跟你们讲明白：如果受不了说熊话怎么办？""大老爷，你叫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鲍知县点头说声："好！我就要你们老老实实地做人！""一言为定，大老爷加刑吧！""那就来吧，既不打又不骂，就是下跪，不准动一动。"

知县叫人把几口三四百斤重的大肥猪一劈两半儿，每半儿挖开一大一小两个窟窿，大窟窿可卯可榫地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小窟窿紧紧登登地箍住他们的手腕子，这叫"肉枷"。然后让衙役把他们带到市上，迎着日头跪下，派士兵看守，除了眼睛可以眨巴外，身上其它任何部位都不准动弹。

---

① 说熊话：服软，说泄气话。
② 报庙：旧时人死后家人到庙上通报死讯，这里形容大哭。

043. 知州巧断光棍案

（沈阳市）

清朝年间，辽阳有个姓章的知州，他为官清廉，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故事。

章知州原是关内的一个举子，他怎么到辽阳当上州官了呢？

原来，章知州当年考中举人之后，没被朝廷封官任用。他不愿闲居家中，很想谋个一官半职，为国家效力。正巧，他的一个本家嫂子的父亲是当时朝廷的吏部侍郎，掌管各地官员的任免，章举子便请嫂子为他举荐一下，求个官儿做。嫂子想看看他是不是当官儿的料，就说："要我举荐可以，我得先考考你。官儿都得会断案，你能断案吗？"章举子说："那有何难。"

嫂子见他说话挺大，笑了笑，说："我这里有一案，你先给断断。断好了，我就回娘家找我爹举荐你；要是断不了，这事就算拉倒！"章举子说："好吧。"嫂子说："我屋里放有一盘糕饼，刚才不见了。进出这屋的只有我的两个丫鬟，准是她们偷吃了。可我把两人叫来一问，谁也不承认。我就不信糕饼能长翅膀飞了。你给断断这个糕饼案吧。"章举子想了一下，对嫂子说："把那两个丫鬟叫来。"两个丫鬟来了，章举子看看她俩，问其中一个岁数较大点儿的，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春梅。"他又问那个岁数小的："你呢？""我叫秋菊。"章举子把脸一沉，说："春梅、秋菊，我已查明糕饼是你们偷吃了，谁吃的，你们自己招来！"

春梅、秋菊互相看了看，都摇了摇头。

章举子说："不承认我也有办法，你们每人端一碗清水来。"

春梅、秋菊每人端来一碗水。章举子说："你们每人喝上一口，使劲漱漱嘴，漱口水不许咽下去，再吐回这碗里。听着，谁要把水咽了，我可不饶她！"

春梅、秋菊哪敢不听。春梅把漱口水吐进碗里，碗里水仍是清亮亮的；秋菊把漱口水吐进碗里，碗里水马上变浑了，碗底还有糕饼渣呢。秋菊一看水碗就哭了，承认是自己一时嘴馋偷吃了糕饼。夫人念她年纪小，也没怪罪，说了几句就算了。

两个丫鬟退下，嫂子笑了，说："真看不出我这兄弟还有两下子。行，你够当官的材料。"当晚，嫂子就去找娘家爹举荐。吏部侍郎大人查一查官簿子，恰 好发现关外辽阳缺

晚上是不是打夜作了？”这帮学徒的连忙点头说：“是。”章知州又说：“你们干活儿时都唠了些什么嗑？”掌柜的和学徒的一听都放心了，抢着说：“我们昨晚碰巧唠扯大人您来着，我们都夸您断案清明如水，是个好官儿。”

章知州微微一笑，又问：“你们之中谁还没娶媳妇呀？”那个红脸膛小伙子往外一站，说：“只有我一个了。”章知州看了看他，突然把脸一沉，“啪”地一拍惊堂木，说：“你昨晚上说本官什么了，从实招来！”

红脸膛小伙子当时就冒汗了，知道昨晚说的话走漏了风声，瞒也没用了，他就吭吭哧哧地说：“我说大人不是个好官，要不怎不给我娶个媳妇儿？”

章知州把眼一瞪，说：“混帐！你小子打光棍儿怨得着本官么！”小伙子吓得连连认错：“我是顺嘴胡咧咧，大人别见小人怪呀。”章知州说：“没那么便宜，你无理取闹，敢背后败坏本官名声，已经犯了罪。要把你放过去，本官真就是为官不清，赏罚不明了。好了，别人都可以走了，你留下！”

掌柜的一看事情大发① 了，忙带着一帮徒弟跪下，为红脸膛小伙子求情。章知州又一拍惊堂木，厉声说：“都给我退下去！谁再求情，跟他一块儿受罚！”

这帮人哪敢再言语？只得退出大堂。红脸膛小伙子这时心里像揣了个兔子，突突突直蹦，不知道要给自己定个什么罪。章知州说：“你小子想媳妇都想邪门儿了，老爷我今天就断断这个光棍儿案。来人哪，把街面儿上所有的剿猪的、骟马的统统给我找来，越快越好！”

就这两句话，可把小伙子吓瘫了，心说，这是要剿我呀！他什么也不顾了，赶紧跪下向知州大人磕头求饶，任他怎么哀告，章知州连理也不理。

工夫不大，衙役们就找来了一大帮剿猪的、骟马的，来到衙门大堂上，黑压压站了一片。这些人都纳闷儿，知州大人把他们聚一块儿干啥？章知州说：“今天请大家来不为别个，我这儿抓到一个人，自己没能耐娶媳妇，反倒埋怨本官，背后败坏本官名声。你们大家评评这个理：本官管天管地，管打官司告状，还管你们一家一户娶媳妇生孩子吗！”

这些剿猪的，骟马的都乐了，都说：“可不，这事儿怨不上知州大人。”

章知州话题一转，说：“此人背后骂本官，定什么罪也不为过。本官念他初犯，只判他个挨剿的罪。在场的哪位有本事，剿了此人，本官赏十两银子。可有一宗，把人剿死了可不行，谁剿死了谁偿命。”

这些人一听，都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嘀咕：找咱们来是为这事呀，知州大人真够狠的！别说咱们这些剿猪骟马的干不了那活儿，就是有那个本事的，也不能为十两银子去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呀！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没人敢吭声。

---

① 大发了：严重了。

章知州一看没人应承，就指着最前面的一个人，说："你来试试！"

那个人"扑通"一声跪下了，连连摆手说："大人哪，小人可没有这本事，实在不行啊！"章知州不愿意了，说："怎么不行？""小人是剿猪的，不会剿人。小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可不敢拿自家性命开玩笑。"章知州说："剿猪剿人都是个剿，你不会，是你手艺不高，罚十两银子！"剿猪人麻溜儿叩头谢恩："小人认罚，认罚。"说完，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送到案前。

剿猪人开了头，堂上四五十个剿猪的、骗马的劈哩扑通跪了一大片，都说认罚十两银子。一个个心里自认倒霉，谁让摊上这种事了？回去多剿几头猪，多骗几匹马就挣回来了。不大工夫，案子上就堆了一大堆银子，足有四五百两。

章知州把剿猪的、骗马的打发走了，将银子包成一包，把小伙子从地上喊起来，板着脸说："本官一心要惩罚你，可找来这帮人都不敢下手，算你拣着了，回去吧，以后说话要小心！"

小伙儿千恩万谢，叩谢了章知州，转身要走。章知州说："回来！这银子怎不拿走？难道留给本官，让我背个为官不清的名声吗？你都拿走，用它娶媳妇、置家产足够了。"

小伙子当时还没转过弯儿，傻呵呵地站在那不动弹。章知州看他那副傻相，憋不住笑了，把银子包往小伙子手里一塞，说："这钱是给你娶媳妇的，娶上了媳妇能不能抱上儿子可怨不上本官喽！"

小伙子这才如梦初醒，感动得泪流满面，捧着银子包连连给章知州磕头，说："我算服了！我算服了！大人真是咱百姓的父母官啊！"

讲　述　者：张万祥　男　82岁　沈阳市　退休教师
高中（能讲述百余则故事）
采　录　者：江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张万祥家中

044. 左宝贵的传说

（回族 丹东市）

清朝末期，有个武官叫左宝贵，回族人，家住山东费县[①] 地方镇。他有个外号叫“角帅”。咋叫“角帅”呢？那时候，当元帅的全是方印，左宝贵的官儿倒是挺大，可够不上元帅，他的大印缺个角儿，这才能和元帅的印分清楚，“角帅”的名儿就是这么来的。

巧建营口清真寺

左宝贵到过辽南、辽东好些地方，营口，海城、岫岩、凤凰城，他都去过。左宝贵诚心信回教，凡是他到过的地方，只要有清真寺，他都去拜。遇到清真寺的什么困难，他总是出钱，给寺里用。

清朝末年，营口那儿有好些回族人，可是没有清真寺。大伙儿想修吧，一是没 钱，二是地方上不给地号。有一回，左宝贵来营口，回民们听说了，都来找他，讲起修不上清真寺的事儿，左宝贵听了，答应给想办法。

当时，营口有个文庙。这天，左宝贵在地方官的陪同下来到文庙。他一看庙四下的墙都倒了，庙顶上长满了荒草，有的地方瓦掉了，里边露天，蛛网、灰尘满处都是，左宝贵看了挺生气，打了个“唉”声，说：“这庙怎么不修一修呢？”地方官说：“钱粮收不上来，改修不起。”左宝贵说：“汉族信奉孔夫子，年年都要拜他，没有好庙，怎么拜？这样吧，我帮你们一些银两，你们赶快动手修吧。”随后，立刻出了一些钱。当地大户一看左大人出了钱，也都捐献。这样，没过半年，一座庙修好了。

修好了庙，营口的地方官和有头有脑的人说：“左大人帮了咱们，咱们得怎么回敬左大人呢？”大伙儿商议来商议去，想不出个好办法。后来，有人说：“左大人是回族，咱们这没有清真寺，上回他来，连清真寺都没拜上。这儿的回民多次请求修清真寺也没 修成，不如趁这机会修座清真寺。一来回敬他老人家，二来满足本地回民的要求，岂不是

① 费县：今平邑县。

两全其美!”大伙儿都说这主意太好了。这么一来，出钱的出钱，献地号的献地号，施工的施工。一年之后，一座清真寺修成了。

清真寺修成，地方官亲自到奉天① 向左宝贵报喜，左宝贵很高兴，对地方官说：“各个民族应当互相尊重，谁也别压谁，过去有的地方发生教案，都是在这方面没处理好。”

过后，人们说：“左大人这招儿可真高明。”正因为这样，营口一带讲起左大人来，没有不赞佩的。

讲 述 者：张万鸿 男 回族 80岁 丹东市食品公司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周播 王岩
采录时间：1986年9月
采录地点：丹东市食品公司

调节民族纠纷

清朝末年，从奉天上安东② 有条大道，那就是先到辽阳，经过海城、岫岩、凤凰城最后到安东。这几个地方，都是辽东的名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甲午战争前两年，左宝贵领着大军来安东，走的就是这条大道。

当时，凤凰城的地方官，要接外地来的大官，都是老早在城西头的鬼王庙等着。左宝贵来也是这样。左宝贵这次是行军，骑着大马。行军的将领有个规矩：有人接也不下马。左宝贵到了鬼王庙，和迎接他的人打了招呼。这时候，有个随从说：“清真寺的阿訇也来了。”左宝贵问是哪一位，随从把跪在前面的一个人指给他看。左宝贵赶忙下了马，上前把阿訇扶起来。

凤凰城的清真寺在城的西北角，离城还有五里多地。阿訇教长请左大人到清真寺打尖③，左宝贵同意了，和教长一路步行，来到清真寺。

打尖的时候，左宝贵问阿訇：“这儿的回民怎么样？清真寺有什么困难？”阿訇说：“殿角坏了，要修一修，这还是小困难，想想办法还是能办到的；最棘手的是——”左宝贵听出话里有话，接着追问：“还有什么难办的，你说说看。”这时一个陪坐的回民说：“清真寺后面住个满族人，姓蔡，过去他想占寺里的菜地，咱们没干。他怀恨在心，有时候往寺里泼猪血，扔猪肠子，找他还要横，不认帐，这件事最难办!”左宝贵听了，“啊啊”两声，没说别的，事情就岔过去了。

随后，凤凰城的官儿们单独拜见了左宝贵，还表示要招待他。左宝贵说：“我不抽烟，

① 奉天：今沈阳市。
② 安东：今丹东市。
③ 打尖：指随便吃点东西。

也不喝酒，你们不用招待我。我听说——清真寺后边有个姓蔡的……”讲到这，左宝贵有意把话打住了。

左宝贵领大队人马离开凤凰城以后，地方官把姓蔡的找到衙门里问：“你讲讲，平时对清真寺都干了些什么？”姓蔡的一看不好，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地方官说：“你想占人家的寺本来不对，接着又埋汰人家，哪有这么处邻居的。回去以后，赶快找庙里阿訇赔不是，要不，就办了你！”

下了公堂，姓蔡的马上到清真寺，找到阿訇，说了许多好话，说是往后再也不干了。阿訇通情达理，看人家主动认了错，道了歉，也就和好了，再也没出过别的差错。

讲 述 者：张万鸿 男 回族 80岁 丹东市食品公司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陶 勉 男 满族 57岁 丹东师专 教员
大学（与王荣先共同采录）
采录时间：1986年9月
采录地点：丹东市食品公司

附 记：

左宝贵（1837——1894年），清末将领，回族，山东费县人。行伍出身，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曾任高州镇总兵，长期驻奉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暴发，率所部渡鸭绿江入平壤，屡挫来犯日军。左宝贵身先士卒，登上城楼指挥作战，不幸中弹牺牲。

045. 范八亩的传说

（凌源县）

凌源西南有个黄土梁子村，姓范的差不离占了一半。别看这小庄不咋起眼，清朝的时候还出了个大名人哩。

这个人不通文不会武，也不是富户，是一个正里八经[①]的庄稼汉子。他叫范老大，光棍儿一条，从小放猪羊，长大了就给财主当长工。

范老大长得五大三粗，单说他那胳膊就比小檩子还壮实，往那一站活像一座黑铁塔。嗓门大得吓人，好像在敲村头庙里的大铜钟。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干活实诚。远近几十里的财主都愿意雇他做长工，可又嫌他吃得太多，一顿能吃三、四斤小米干饭。加上他为人正值，好打抱不平，所以雇他扛活都得多加小心。

① 正里八经：亦称正儿八经，真正的、正支正派的意思。

一年秋天，地里场光以后，庄里来了个戏班子，要唱五天戏。这里是个大山沟，成年八辈子唱不一回戏，这一回唱戏，远近营子[①] 轰动了。不管是穷是富，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来看戏。

这时候范老大正给庄里的一家大财主扛活，听说来了戏班子，可把他乐坏了。开戏的头一天，他对东家说想看看头台戏，哪怕扣去半个月工钱也行。东家心里不愿意，又不好不答应，琢磨了一会儿才说："这么着吧，你把剩下的八亩茬子[②]刨完了咱们再商量。"范老大一听，就知道这是不答应呀，心里腾地一下子来了气："刨完了让看不让看呢？""你要是一天刨完了，就让你看。""说话算数噢！""差不了。你要是一天刨完了，我让他们专给你唱一天。要是刨不完，哼，扣你五天工钱。""好，一言为定。"范老大转身出去了。"回来，我告诉你，我派人瞅着。一，你不能找帮手；二，一棵不许落下；日头下山为限！"范老大气得一句话没说，拎起两把大镢就上地了。

来到地头一瞅，我的妈，这八亩茬子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唉，我咋这么傻呀，心一热乎就他妈上当了！唉，要说刨它个三、四亩嘛，还差不离，这……呸！去他娘的吧，反正答应了，不刨完也看不成戏呀。来吧！

他把小褂儿一脱，往手心吐了口唾沫，一双手一把大镢就干开了，不到小晌午就刨出一少半儿了。晌午在地头儿吃的饭，嘴巴子一抹，又抡开了。眼见茬子剩不多了，他越刨越来劲。就这样，日头压山时他就刨完了。东家听了管家的一说，心里这个气呀！又一想范老大可不好惹，只好认输了。

第二天，范老大老早来到了火神庙前，一边和人们说笑，一边帮戏班子搬桌椅。戏班子的班主知道他就是一天刨了八亩茬子，挣来一台戏的范老大，分外敬重，硬把他请到了台前的雅座上。这样一来，远近看戏的都认识他了。从此以后人们念叨起他，就叫范八亩了。

范八亩自打火神庙唱戏出名儿后，穷哥们儿见了他都伸出大拇指，财主们遇着他心里气恨得要死。这样一来，范八亩更贴近穷人，接长不短儿[③] 地想治一下那些大户。

范八亩有个馋酒的毛病，上来酒瘾就抓耳挠腮的。一天，他望着从庄里赶来的拉酒车心里合计开了。对！就这么着。

离范八亩他们庄二十多里地有个开烧锅[④] 的，这家主人是个雁过拔毛的抠牙鬼。甭说对外人，就连自家人吃点儿喝点儿他都心疼。他家养了几只羊，从来舍不得拿咸盐喂喂，天天都让羊到后院舔尿盆嘎巴，人们就送他个外号叫"大嘎巴"。

---

① 营子：指村落。
② 茬子：收割后的庄稼根。
③ 接长不短儿：时断时续地。
④ 烧锅：做烧酒的作坊。

那时候，上下几十里都得上三十家[①]去赶集。这天是一个集日，大嘎巴的拉酒车又从上边下来。范八亩看准了，顺着后街朝庄北头走，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径直朝道旁的石虎走去。这只石虎少说也有四百多斤。只见他“哎”地一下就把它挟到了路中间，然后跳上坝埂子抽烟去了。

不一会儿老牛车咕咚咕咚地过来了，范八亩顺手拽几根榆毛子拧起要子[②]。那牛车走到石虎前面停住了，绕又绕不过去，大嘎巴和车老板瞅瞅石虎，又望望范八亩，心里明白了。

大嘎巴心想，今儿个准是个黑道日子，不该出门，要不一早上就别扭，碰上了范八亩。他冲车老板使了个眼神，两个人下车一齐挪那石虎，累了一身汗也没挪动。东家抹着汗，泄气了。他干咳嗽了几声，冲范八亩说：

“哎哟，那不是范老大吗，一大早就忙上了。来，抽锅烟吧，这是地道的二茬子蛤蟆杆儿[③]，保准过瘾。”他没敢让人尝尝酒。

范八亩抬头笑了笑：“哎哟，是掌柜的。赶集去吗？好早哇！”说完从坝埂上站了起来，可没下来。“大兄弟，这石虎咋跑道当间儿来了，真见鬼！”“可不是呢，早晨我一上来就看见它在道上来回跑呢，最后停那不动了。吓得我出身冷汗。”“大兄弟，下来帮帮忙吧，你要是集上买点儿啥，我给你捎回来。”“好吧，我这有个坛子，你给我捎坛子酒吧，可得回来给你钱。”

范八亩托着个坛子下来了。大嘎巴心里直骂，这他妈要打杠子呀。“大兄弟，你那坛子能盛几斤呀？要多少钱一斤的？”“嗯，老兄要赏脸了是吧！这坛子满了才盛三斤。酒吗，就要你家烧的。”“我说范老大，咱哥们儿有啥过不去的，别这么整啊！”“好了，不捎了。”大嘎巴一看他要往回走，赶忙一挡说：“哎，哎，别走哇，谁说不捎来！我是说你要买咱的酒，何必还上那么远去捎，就在车上灌吧。”

大嘎巴怎么这么大方呢？一是他怕僵下去耽误上集，二来他怕惹下这范八亩，往后的麻烦也少不了，才咬了咬牙，狠了狠心答应了。

坛子灌满了，范八亩问：“统共多少钱啊？”“咳！咱是谁跟谁呀，还说着钱了？拿去喝吧，老兄一文不要了。”这小子来得倒快。范八亩把坛子扎好盖儿，放到一边去了。他转身冲大嘎巴和车老板一摆手：“来吧，可得加小心，别咬着噢！虎老爷，这道上不是牛屎就是马粪的，你还是回到宝位上去吧。一——二！”

石虎稍微动了一下，还是没挪走，原来范八亩根本没用劲。又挪了一袋烟工夫，还没挪到原位上，大嘎巴和车老板又冒汗了。范八亩也往石虎上一骑，大口地喘着气。眼

---

① 三十家：邻近的村子名。
② 要子：用植物的枝或茎拧成的捆柴或捆庄稼的绳状物。
③ 蛤蟆杆儿：一种烟草。

瞅日头大高了，大嘎巴这个急呀，他心里明镜似的，但又不敢说破。

“咳！人过三十真不中了，要是前些年，我早把它扔过去了。我说大哥，我肚子直叫唤，有劲儿也使不出来呀，我得先喝上两口酒再抬吧。你说是喝我的还是喝你的呢？”说完范八亩一跳就上了牛车。“哎，哎，慢着！”大嘎巴气得嘴唇直哆嗦，一瞅范八亩那叫人害怕的眼睛，就改嘴了：“唉，我倒不是舍不得，怕你喝那桶没启封的。好吧，你就来这桶开盖儿的吧。”

咕噜，咕噜……范八亩一气喝了一斤酒，这才跳下车：“二位，闪开点儿！”他一猫腰，“哎……嘿”地一下，就把那石虎挟回了原处。他冲大嘎巴一笑，抱起酒坛子哼着小曲回营子了。

大嘎巴连气带累都上不去车了。后来听说大嘎巴因为破费了四斤酒竟得了场大病，做梦还直喊“虎来了”。

讲 述 者：丛培生 男 35岁 凌源县大河北乡 教师
采 录 者：张晓峰 男 凌源县政府办公室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6月
采录地点：凌源县大河北乡

046. 高 神 力

（义县）

早些年，义县城里有个挺大的买卖家①。买卖家掌柜的姓高，叫高桂元，由于他力大无穷，大家伙儿叫他“高神力”。他力气大是怎来的？这有一个故事。

高桂元从小就学买卖，年轻时站柜台。由子他勤快老实，好学、心眼儿灵，慢慢吃上了“劳金”②，又当上小份掌柜的。可是他长得瘦小，浑身没劲儿，常常有人欺负他。一样抬沉东西给他抬大头，有时还拿话激他、羞臊他，他也没少因自己力单在背地里掉眼泪。后来他自己单独开个门市，当上了东家。

有一天，夜静更深，他算帐打算盘子儿。打着打着，上下眼皮一搭就糊里糊涂地睡着了。忽然间，店门开了，城隍爷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没等他吱声，城隍爷就说：“高掌柜的，我有事要求求你。”“有啥事，城隍爷你就说吧。”“我肩头上生了

① 买卖家：商店、店铺。
② 吃劳金：受雇于人出卖劳动力挣工钱。

个大疖子，你给我治一下，治好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他激灵一下醒来，原来是个梦，心里很纳闷儿。回屋脱下衣裳去睡，却又做了同样的梦。

第二天，高桂元就来到城隍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进大殿一看，城隍身上满是尘土，肩头上絮了一个雀窝。这回明白了，啊，城隍爷托梦说生疖子是应在这了。他把雀窝掏下来，又把城隍身上尘土打扫干净便回家去了。就在这天晚上睡着后，他梦见城隍爷笑呵呵地来了，一进门就说：“你治好了我的疖子，我要酬谢你，不知道你缺什么东西，你要什么，我就能给你什么。”

高桂元心想，我也没费啥，只不过是掏下个雀窝，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就说：“我不缺什么，买卖挺好，日子顺心。”“你就一点儿不如意的地方也没有吗？”“我就是力气小点儿。”“那好，给你力气。”城隍爷说完就走了。

高桂元一觉醒来就觉得身上有点儿紧登登酸溜溜的。当他再拿东西时，就觉得这东西太轻了。从此，就力大无穷，百八十斤东西他拿在手里像是十数八斤一样，五斗一口袋的绿豆，一胳肢窝就能挟两口袋。后来，连那五尺的石头牲口槽，足有六七百斤，他伸手就搬起来。大伙儿都说：这是神仙给他的神力。这高神力的号也就叫开了。

那时，义县西关有个卖豆腐的张二。这张二从小就五大三粗，力气大得十数八个人都搬不动他，从没听说义州城有谁比他力气大。这些天他听大伙儿议论高神力如何如何，他心想，我得会会这个人，看他力气能大过我吗？

这天，张二推着个独轮小车，上放四板豆腐，来到高家门前喊：“豆腐，豆腐。”虽说这里没有人买豆腐，他就是不走，仍站在买卖家门口吆喝：“豆腐。”工夫挺大了，高桂元出门一看这卖豆腐的老往店里看，心想：这个人可真怪，是不是找我会会劲的？就叫伙计去把豆腐买下来。“卖豆腐的，我们东家叫你把豆腐给我们搬到后屋去。”“好咧，我给送去。”张二用一只左手把小车右边辕子一端，就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上了台阶，过了门槛一直送到后院伙房。大伙儿一看，这小车足有二百斤，张二一只手端来，非有千斤力量不可，劲可真大呀！

高桂元看在眼里，心说：怎么样，这是找我会劲的，便吩咐给豆腐钱。那时花的是铜大钱，他交给伙计说：“你给送去，如果不够，你让他进屋到我这来取。”伙计送来豆腐钱，张二接过来一数：“哎，不够，还缺十个大钱。”“我家东家说，钱不够你到后屋去取。”张二奔后屋，进门一看 高桂元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十个铜钱。“我来取那十个大钱。”“好，给你拿去吧。”话虽这么说，这给钱的把十个铜钱攥在一起，用两个手指头一捏，取钱的把手指一勾，两下都较上劲了。相持一会儿，张二把手指抽了回来，高桂元把两个指头一松，再看那十个大钱都被捏成四块，“哗啦”掉在地上。

这回张二可认输了，高神力真是神力呀，自个儿这么大的劲，在他手里连个大钱儿都没掏下来。

从此，高神力的大名就传开来了。

讲 述 者：邹廷美 女 68岁 义县头道河子乡王家沟村
农妇 小学
采 录 者：吴梦石 男 义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8月
采录地点：义县头道河子乡王家沟村

047. 王 代 书

（沈阳市）

过去，人们把为打官司写呈子的人，尊称为“代书”。

有这么一个姓王的代书，他给人写呈子写得好，谁也驳不倒他，官司一打准赢，在家乡地面上特别有名望。

有这么张、李两家为了坟茔地边子的事儿打官司。俗话说：“动弹坟上一根草，官司了不了儿；动了坟上一棵树，官司拢不住。”张家的地，紧挨着李家的坟甸子。这张家有点儿小心眼，为了多种几棵庄稼，就把李家坟地拱了点。李家可就不让了，告到县上。县官儿一看是毁人坟茔的事，当时就准状，把张家给传来，责问他：“你种地竟敢拱人家坟茔，这还了得？听着，拱去的地你还回去不说，外要包赔人家损失。”

张家官司打输了，有点不服气儿，就请了这位名望高的王代书。王代书问了前后经过，“唰唰”就把呈子写出来了，说：“你拿这个去，官司准能变过来。”他是这么写的：“二牛耕地，一人扶犁；牛奔青草，多耕一犁。”很明显，这不是有意拱人家坟甸子，是牛奔吃青草造成的。县官儿看过这呈子，想：“有道理呀！一不是镐刨的，二不是锹挖的，牛吃草多耕一犁，情有可原啊。”这官司真又翻过来了，不用赔损失了。李家也不服气呀，本来官司打赢了，怎么又变过来了！李家暗中一访，明白了：啊，是王代书给写的呈子呀！我也找他 去，左右是花钱呗！这王代书见钱，真还就给他写了，也那么说的：“拿去吧！管保你赢。”这回他是怎么写的呢？写的是：“二牛耕地，一人扶犁；牛奔青草，多耕一犁。为什么垄垄找齐？”县官儿准过呈子，上个呈子多耕一犁是无意的，这个呈子就翻成有意的了，官司重又打赢了。县官心想，这代书可是个刀笔邪神呀！就下令：今后只要我在此当县令，就不准王代书写呈子。王代书一不写呈子了，县里可出了一桩冤案。苦主去找谁，官司也翻不过来。

当地有个寡妇，男人活着的时候家里挺趁过[①]。男人死了，没留下孩子，这些产业当然就全归了这寡妇。这地方可有这么个规矩：她要出门改嫁，那产业就得全扔下，由族上的哥兄弟叔侄承受。所以她男人族上长辈就老给她出主意，劝她："年轻轻的还是出门子另嫁好。"意思就是想分她这份产业。她呢，还非守寡不可。这些人谋产不成，就想出损招儿，不是说她和哪个男的通奸，败坏门风，再不就硬哈[②] 她，占她的便宜，勒她钱财。她实在受不了这窝囊气了，就要告官。她丈夫这边儿家族大，有势力，又在官府上使了钱，反倒先把她告了。这寡妇得信儿，就急得两眼冒金花：一是跑不起，当时打官司，女的上大堂的少，一时半时打不完的官司，妇女三天两头去上堂，实在是受不了的事儿。再说，寡妇上大堂辩解奸情，更是件丢丑的事儿。她想来想去，只得找代书给写呈子，可是全都驳回来了。最后没招儿啦，她只好去找全县名望最高的王代书。王代书对她连连摇头，说："多咱[③] 这位县太爷期满了，我多咱才能为人写呈子，要不我领不起罪。"这寡妇实在无法可想了，就给王代书跪下来，边哭边商量，又应许不少钱，才把王代书的心说活动。他说："我要给你写了呈子，县官认出是我写的，你咋办？"寡妇说："绝不说是你写的得了。"王代书又说："人家要是给你上刑呢？"寡妇说："我认可脑袋掉了，也不招出你来。"王代书心想，她那话全是胡扯。现在她是这么说，真一动刑，她一个女人挺不过了，能不招？那样，我就全完了。

第二天那寡妇到了，他就说："这呈子我不能在家里写，得另找个地方去写。"求人的勾当，就得由着人家，寡妇同意了。只见王代书穿上皮袄，戴上皮帽，穿上毛毡鞋，一身数九寒天打扮，手里还提着炭火盆，另一只手托着笔墨砚台，就把寡妇领到野外去了。这寡妇走投无路，也就豁出去了，跟他走吧。俗话说：五月半，高粱没瓦罐；六月头，高粱没老牛。这个季节已是三伏的时候，高粱棵子埋人了，顶着七月中午的毒花暴日，寡妇跟他钻进了高粱地，他才动手写呈子。

寡妇拿着这张呈子亲自来到大堂，县令一看那字迹犯了疑，再看那状词，"哎呀"一声："这人怎么又出头了？真不要脑袋了！"县令早就知道寡妇是冤枉的，宗族告她是为的财产。管这些呢，谁有钱拿来就替谁说话呗，反正也没人替这寡妇说话，。现今有人替她出头了，还是那有名的刀笔邪神，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想到这，县令把惊堂木一敲："从实招来，谁给你写的呈子？"寡 妇说："奴家自己写的。"县令叫当堂试笔。寡妇说："我怕连累别人，才没敢说实话。现在我实说，是我亲属给写的，我娘家还有人呢。"你县官再干什么，也不能轻易把人家娘家人给带上堂来呀。县官儿一合计，问你你不说，那好，动刑。先用的是轻刑，打板子、打棍子，这女人还真不善，没招。不招？好，动重

---

① 挺趁过：意为家庭经济情况富裕。
② 硬哈：无理逼迫、欺负。
③ 多咱：什么时候。

刑，使夹棍！这回可就挺不住了，只好把王代书给招了。县令立即打发三班衙役，把王代书传到堂上问："我已经不准你写呈子了，为什么还要替这个寡妇打官司？"王代书说："我没给她写什么呈子。"县官儿转过来问寡妇："是这个人给你写的呈子不？"寡妇说："是！"王代书笑了笑，说："县太爷您不准我写呈子，我是用脑袋担的保，怎会为她打官司呢！"县官儿说："不是你给她写的，她反倒要诬赖你不成？"王代书说："您没问问她，我在哪儿给她写的呈子？我替她写呈子得有个地点啊！"县官叫寡妇回答，寡妇说是在高粱地里写的。王代书又说："这七月天，穿的都是单衣单裤，我带个寡妇钻高粱地里给写呈子，这合乎人情道理吗？"县官一拍惊堂木："我正要问你这个，身为代书，懂得国法道德，男女授受不亲。你为什么带个寡妇去高粱地胡闹？"王代书说："就算我带她去高粱地写的呈子，请问，我那天穿戴的是什么？怎么去的？"县官儿只得转口问过寡妇，寡妇说："是走去的。他穿的是皮袄，戴的是皮帽子，穿的是皮毡鞋，手里提着炭火盆。"这时王代书又问了，说："六、七月就是穿单衣服都容易中暑，我穿三九天的衣服，能写得了呈子吗？这案子显见是屈打成招，偏袒一方。"县官一听这话，就没词了。他本来就怕王代书，又没抓住证据，只好对寡妇说："准你这个状纸。"

县官儿屁股不干净，他怕这个刀笔邪神盯上他，咬住不松口，只得暗中退还了寡妇丈夫族人的钱财，禀公了结了这件事儿。

讲 述 者：李占春 男 59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城郊乡金宝台村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郑友群 严晓星 男 沈阳市苏家屯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城郊乡金宝台村

048. 张作霖的传说

（法库县）

张大帅大名张作霖，小名张老疙瘩，老家住辽宁海城。

爱　才

张大帅不大爱读书看报，可是很爱惜识文断字的小官兵。

有一年，大年三十儿晚上，张大帅吃饱喝足呆腻味了，上公署闲遛。看见公署的一个办公室里灯明瓦亮，有一个人在灯光下的办公桌前练写字。大帅很吃惊，觉得这里有勾当儿①，就进屋问那个人："你为啥不回家过年？"那人一看是大帅来问话，不敢撒谎，实话实说了："卑职的家离这太远，交通又不便利，来来回回得十多天。还有，我家里日子穷，我把省下的路费寄给家里，让家人过个好年，我就很乐了。另外，我平常就喜爱写字，今晚没事在这里练习，就当回家过年啦！"大帅听后，走到近前一看，字写得果真是好，就竖起大拇指夸他："好小子，有出息。好小子，有出息……"一边叨咕一边走了。

等到过完年上班后，大帅冷丁想起这件事，就对手下人说："你把署里那个写字好的人叫来，我有话跟他说。"下人不知道大帅指的是哪个人，叫啥名字，又不敢问，就到署里找了好几个会写字的秘书来，张大帅看了说都不是，到归终② 才把那个人找来。大帅一见那人，忙说："对啦！就是这小子。"写字人一听，寻思准是闯下大祸了，吓得脸像白菜帮子色儿，跪在地上直筛糠。张大帅一看他这模样，赶忙乐呵呵劝他："别介，别介，你看你怕啥，我是看你小子有出息，有意思提拔你，你过来坐这儿。张大帅指着案前的一个小凳子让那人坐下，又对手下那个当官儿的说："去！给他弄份好差事，最好是个官儿，大着点儿！"

后来听说那人真当了个什么不小的官儿呢。

提 拔 更 夫

张大帅坐了奉天府，对下属要求挺严，给府上的随兵立下不少规矩。有一条儿：规定超过晚上十一点，不管是谁也不许进出府门，不听的罚，执行好的奖。

有一天，大帅办事晚了，十一点多才回府，到门口儿一看，大门上了锁，就上前敲门。一敲里边没动静，二敲，门里没人应，大帅认为打更的睡着了，就大着嗓门儿喊了一嗓子："开门！我是大帅啊！"赶巧儿，今晚值班的是个新来乍到的外地兵，辨不出来是大帅，这人又死心眼儿，就说："爱谁谁，大帅有话，过了十一点，任谁也不许进出。"大帅没办法，只好走后门儿吧。跟大帅的随兵想骂那打更的，大帅没让。

大帅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绕绕扯扯走了挺远才来到后门儿，一看，也锁上了。他们又叫门，随兵叫了半天里边也没搭理，大帅只好自个儿喊门。把后门儿的一听真的是大帅的声音，急忙打开门点头哈腰儿地赔不是，大帅没责怪他，回到房里睡下。

① 有勾当儿：有事。
② 归终：最后，结果。

再说把大门儿这小子，他初来乍到，没听出是大帅叫门，又觉着口气有点儿像，当时也没划开拐①，细问问还是怎么办，两句话就给撞回去了，认为这规矩是大帅定的，得照办啊。可是又一想万一真是大帅那可坏事了，盼老天爷保佑可别是大帅啊！要不小命儿就趴儿稀② 了。就这么心里合计来合计去，嘀嘀咕咕着急上火了大半宿。

第二天，大帅一早就叫昨晚儿打更的。打更的一听傻眼了，看来昨晚儿真是大帅本人，以为大帅一定发脾气了，吓得差点没尿裤子，连滚带爬磕头请罪，哭哭咧咧地说："报……报告大帅，昨……晚晚上我不知道……是大帅，怕打冒支③ 有闪失，才……才没敢开门，请大帅饶命。"吓得连话都说不明白了。大帅一看把他吓成这样，忍不住哈哈大笑，急忙招呼他："起来起来，看把你吓他妈这熊样儿。好小子，你他妈不开门是真听老子的话啊！我非但不怪你，还认为你小子是好样儿的，有出息。这么的吧，给你个官儿当当，你就上监牢狱当那狱长吧！"打更的一听又趴在地上叩头谢罪："大帅不给小的定罪，我就谢天谢地了，让俺做官那哪行？"张大帅拍手打掌地笑着说："真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老子做大帅行吗？我他妈叫你行你就行。去！明早儿上任吧！"

讲 述 者：王庆恩 男 74岁 法库县大孤家子镇牛其堡村
农民 中学文化
采 录 者：韩雪峰 女 铁岭市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法库县大孤家子镇牛其堡村

049. 郭松龄巧逐王二壳子

（沈阳市）

东北军将领郭松龄，平时穿一套灰布军装，和士兵生活在一起。他带出的东北军三、四方面军，也相当有名气。

那时候，沈阳有一个姓王的大烟鬼，外号王二壳子，这人年纪轻轻，游手好闲，总想当一个挎洋刀、骑大马的军官，好在众人面前耀武扬威。他用重金托人求到张作霖的五太太，指名要到三、四方面军当个营长。五太太接受贿赂，就吩咐人以自己名义给郭松龄写了一封推荐王二壳子的信。

---

① 没划开拐：没反应过来。
② 趴儿稀：完蛋了，没命了。
③ 打冒支：意为冒名顶替。

郭松龄在北大营接见了王二壳子，抬头一看就呕[1]了。他随便问几句话，答得很不像话，心里嘀咕：这样人能当营长吗？要是不收留，又怕得罪了五太太，只好委任王二壳子当某团第三营副营长，立时到任。

第二天清晨，北大营操场上响起了集合号。不一会儿，各旅团队列整齐，郭松龄宣布："营级以上的官佐出列，全副武装集合！"他亲自整队说："目的地——铁岭，限八小时赶到。"这命令一下，营以上官佐携枪挎刀在军团长的率领下跑步出了营门。

王二壳子随三营营长在队列的后头跑，出营门不到一里地就是一身臭汗，两腿直打颤。三营长说："快跟上，掉队要军法从事！"王二壳子问："什么叫军法从事？"三营长说："就是轻的打一顿黑红棒子，重的杀头示众。"王二壳子听了吓得直哆嗦，又咬牙跑了半里地。

郭松龄跑在队列左侧的后头，大声命令："快跟上，掉队军法从事！"王二壳子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又拼死命跑了一程。

忽然，他一头栽倒在地下，口吐鲜血，爬不起来了。三营长问："怎么啦，王副营长？"王二壳子喘着气说："快别叫我王副营长了，就是给我八万块，让我当团长，我也不干了。"

讲 述 者：张旭东 男 曾任张学良将军的卫士长

采 录 者：吴玉凡 男 59岁 沈阳市124中学 教师

采录时间：1987年2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

050. 冯玉祥看戏

（新民县）

冯玉祥爱看戏，当年带兵在新民驻防的时候，经常到戏园里转悠。

有一天他看完戏，最后走出戏园子，刚刚走出大门口，冷丁听见戏园子里面有人哭，觉得不对劲，就又回来了。

冯玉祥来到后台，看见一位阔少爷正在调戏一位年轻的女戏子。冯玉祥见着这情景，气得大声喊："不得无礼！青天白日抢劫民女，真是可恶！把他给我押起来！"冯玉祥手下当差的一哄而上，把那个阔少爷给捆上了。

---

① 呕：此处指腻烦了。

那个女戏子跪在冯玉祥面前，一边磕头一边说道："多谢将军救护，民女给您磕头啦！"冯玉祥弯腰扶起女戏子问："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那位女子轻声地说："民女名叫丁香春，家住在河北省乐亭县，我男人给吴佩孚当兵，腿被打折了，没人管，为了挣钱糊口，我才抛家舍业学了唱戏的。"冯玉祥从怀里拿出二百块现大洋送给香春："回家去吧，做个小买卖啥的，好好侍奉你男人！"香春含泪说："将军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冯玉祥回到公馆后，看见本县的孙县长在他家等着呢。"冯将军您好！"冯玉祥一见忙问："请问孙县长您有事吗？""啊！我，我的缺德儿子小嘎子，听说撞了将军的威风，鄙人来求情，备了点儿薄礼，请您收下吧，小意思！"冯玉祥一听，老半天没吱声。孙县长又说："听说将军把小嘎子押起来了，请将军开恩哪！"这时候，冯玉祥说："你身为一县之长，堂堂的父母官，对子女不严加管教，纵子横行霸道，你还懂得三纲五常吗？谁家没有姐和妹呀！要将人心比自心啊！"孙县长连连点头："是！将军说得极是！"冯玉祥又说："你送来的礼物，我一点儿不要。你儿子的事，我要依法论处，最少也得押他六个月！送客！"冯玉祥说完便退到后厅去了，弄得孙县长灰溜溜地走了。

孙小嘎子真叫冯玉祥押了六个月，折腾得面黄肌瘦，心里更加嫉恨冯玉祥。

事情过了半年，冯玉祥又到戏园子里看戏。孙小嘎子化了装凑到离冯玉祥不远的地方，怀里揣着匕首，想行刺冯玉祥。冯玉祥坐在前排座，孙小嘎子在后面不得下手，就偷偷地绕到戏台上边，想正面刺杀冯玉祥。孙小嘎子掏出匕首，刚想飞刀，只见一个女子飞起一脚将孙小嘎子的匕首踢掉了，又上来一个男子汉把孙小嘎子捉住了。那一男一女走到冯玉祥跟着说："谢谢将军昔日救命之恩，今日您险些丧命，这个人想暗算您呀！"冯玉祥仔细一看，才认出刚才踢刀的女子正是香春，被捉住的人是孙小嘎子！

卫兵们带走孙小嘎子以后，冯玉祥缓了口气说："多亏二位救命，请问这位是……""将军，这位是我的男人，多亏你当初给我钱，把他的腿病治好了，这次我们来此演出，目的就是来拜访您的！"冯玉祥一听才明白，急忙将香春夫妇二人请到家，待如上宾。

孙小嘎子犯了行刺罪，被枪决了。孙县长也吓得辞官逃跑了。

讲 述 者：张景春 男 新民县 小学
采 录 者：张志文 男 新民县公主屯镇小柳屯 农民
采录时间：1987 年 6 月
采录地点：新民县

051. 杨靖宇的传说

（丹东市）

巧摆迷魂阵

长白山里有座岭，又高又陡，刺棘子长得漫山绕岭。相传，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的密营，就设在这座大岭的深山老林里。日本鬼子跟抗日联军打了多少回仗，哪一回都是损兵折将。他们很想找到抗日联军的密营，就派出去很多密探，东查西访，也没查访出个头绪来。

这一年大年三十，密探向日本官儿报告，说是看见了雪地上有一串脚印，是往那座大岭上走的。日本官儿听了，又亲自出马，去看了个仔细，这下子可把他乐坏了。他想，这串脚印不是杨靖宇领着队伍从这里走过，就是老百姓偷着给抗日联军送年货，顺着这一串脚印，一定能找到抗日联军的密营。找到了密营，把老窝给端了，消灭了抗日联军，抓到了杨靖宇，那他就给天皇立下了头等大功。升官儿，发财……，想得真美！

日本官儿立时带上二百多个日本兵和伪满的山林警察队，叫密探前面带路，顺着那串脚印，往大岭走。赶[①] 到上岭的时候，又刮起了大风，下了大雪。原先是一步一步往上挪，往后就一节一节往上爬，穿的大皮鞋头子冻成了冰疙瘩，眉毛冻上了冰溜子，一不小心就滚了坡。他们顺着密探原先画的脚印图，一会儿往上，一会往下，东一头西一头地走起了马灯。

天要黑了，鬼子们整整在这座大岭里转了一天，这时候，看那脚印图，脚印又往山下去了。他们顺着脚印又连滚带爬了一气，看见一片松树林子，林子里影影绰绰地有马架子。日本官儿乐得嘴都咧成瓢了，直喊“约西”[②]，就把二百多人分成四股，绕着圈儿把马架子围了起来，赶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假密营。日本官儿气得直骂“巴嘎”，再问

① 赶：等。
② 约西：日语音译，好的意思。

密探，密探的脚印图就画到这儿，再没有了。

在这高山大岭里，再上哪儿找密营？这时候，他们已经累得站都站不稳，有的干脆在雪地里躺下，一躺就起不来，不大工夫就冻成了冰棍儿。日本官儿这才明白上了当，就赶紧下命令往回撤。进来不容易，出去更难，那些脚印早叫大雪盖上了，他们分不出东西南北，看不见上下高低，在深山大岭里东转西拐，胡闯乱撞，瞎走了一宿，转过来转过去，还没转出这座迷魂 阵。转一阵，倒下一个，再转一阵，又倒下一个，二百多人差不多都死在山上。剩下几个命大的，总算逃了回去，也都冻掉了手指、脚趾，成了一辈子的残废。

杨靖宇将军哪去了呢？他和战士们早就绕到敌人的眼皮底下，离集家并屯[①] 的大圈子几十里的地方，搭起临时帐篷，他们在帐篷里烤着火，吃着老百姓送来的粘豆包、粘火烧。等到日本鬼子知道他们住在这儿的时候，连正月十五都过了。

这一次，打了个一枪没响、一人没伤的仗，是杨靖宇将军给日本鬼子摆的迷魂阵。因为一进腊月门，日本鬼子就调来不少兵，拉开大网，要在过年以前抓到杨靖宇，扫荡这一块儿[②] 的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知道情况后，就动了脑筋，在下雪以前，先摆了个假密营，又领着队伍从大岭下往岭上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故意留下脚印，引着敌人上钩。杨靖宇知道，这帮家伙一进来，非迷路不可，就叫他们把小命留在山里吧。

为了纪念杨靖宇将军，后来，老百姓就给这座大岭起了名，叫将军岭。

讲 述 者：刘仁富 男 59岁 宽甸县牛毛坞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佟 啸 男 满族 丹东市文联 干部
曹 层 男
采录时间：1963年
采录地点：宽甸县牛毛坞乡

智 擒 小 银 龙

一天，杨靖宇领着队伍，进了一个叫石门子的堡子。队伍刚打过仗，想在这儿歇两天。可是，堡子里的年轻人和妇女都跑了，就剩下几个老头儿和老太太。杨靖宇觉得怪，老百姓怎么这样怕抗日游击队？

① 集家并屯：日军侵华期间，为便于统治，强制性地将村落合并，并驻兵围守。
② 这一块儿：这一带。

老百姓不回来，队伍不能进老百姓的屋子，都住在大街上。杨靖宇领着几个干部跟没跑的老乡唠起来，才知道在三天以前，有一帮“抗日游击队”来过石门子。他们打粳米、骂白面，要珍珠粒①、星星散②、歪脖子凤凰③、碌子糕④。老百姓手里那一丁点儿细粮细米没藏起来的，全给弄去了，杀鸡宰鸭子，连抱小鸡的鸡蛋，也给煮吃了。他们又翻箱倒柜，把衣物全给抢光。还作践了一些大姑娘小媳妇，一连折腾了三天，才连拿带扛地走了。老百姓一听说“抗日游击队”。恨得直咬牙，骂他们假抗日真卖国，比土匪还凶。

杨靖宇再仔细 打听，那帮“抗日游击队”的当官儿的是个中等个儿，小白脸儿，三十多岁，骑着一匹白马。他马上想到这是土匪“小银龙”的队伍。他早就听说，小银龙偷着投降了日本，可还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着破坏抗日的坏事，明摆着这是挑弄老百姓跟抗日队伍的关系。杨靖宇想非得狠狠地打一下小银龙不可，让老百姓明白是怎么个事儿。

杨靖宇和战士们在石门子，给老百姓挑水、劈柴、扫院子，把敌人搞烂了的地方又给修整好。还到各家各户讲抗日游击队真抗日，三天前来的那伙子是冒充抗日游击队的土匪。老百姓这才一传十、十传百，跑了的全都回来了，把藏起来的米面拿出来，给抗日游击队做饭吃，跟抗日游击队处得可热乎了。

这天，侦察员回来向杨靖宇报告，说小银龙想悄悄地溜进城里，到日本人那里报功请赏。杨靖 宇听了，说：“好，机会到了！”就领着队伍，暗地里跟着小银龙。

小银龙没拣直⑤ 进城，先到了城外的尹大财主家。听说小银龙跟尹大财主的第三个小老婆是什么叔伯姑舅亲，还是相好的，小银龙哪回进城，都要偷着到这儿住两天。这件事儿，杨靖宇早就知道了，就决定在尹大财主家抓小银龙。

尹大财主可是这一方有名的大富户，到底有多少地，谁也不知道，反正光收租粮一年就是七、八百石。他家住的四合院，开着烧锅和油坊，在城里还有好几家大买卖，和日本守备队、宪兵队、汉奸、警察都有交情，进出衙门是挺着胸脯背着手，大摇大摆的好神气。小银龙原先也打日本，就是这个尹大财主给搭的桥，投降了日本。杨靖宇早想除掉这个祸害，正好，这回来个一勺儿烩。

尹大财主家四合院四角有炮台，养了二十多个看家护院的，都有大枪，一半人还带着双家什⑥，枪法也都挺准。要硬碰硬往里打，很不容易。正好杨靖宇的抗日游击队里有个战士，和尹大财主有点儿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两个人还有一面之交。杨靖宇就叫他打通进尹大财主家的门。还有个战士是朝鲜族人，日本话说得很好，正好有用。

---

①②③④：皆为土匪黑话。珍珠粒是大米，星星散是小米，歪脖子凤凰是小鸡，碌子糕是鸡蛋。

⑤ 拣直：照直。

⑥ 双家什：两只枪。

认识尹大财主的那个战士，装扮成宪兵；会说日本话的那个战士，装扮成宪兵小队长；杨靖宇装扮成靖卫军的一个官儿，一块儿来的三十多个战士，都装扮成靖卫军。傍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大摇大摆来到尹大财主家门口。

装扮成宪兵的那个战士跟一个看家护院的说了几句话，那个看家护院的到了后屋，不一会儿，好几个看家护院的护着尹大财主出来了，在二门里和这个宪兵见了面。他一见这个远房亲戚当上了宪兵，就巴结上了，又连忙过来见宪兵小队长和靖卫军的官儿。

宪兵小队长叽哩哇啦了几句，靖卫军的官儿接问尹大财主："尹财东，我们侦察到有十几个来路不明的胡匪，进了你家，我们是来搜查的。"

尹大财主听了，一不惊，二不慌，因为有一个他认识的宪兵在里面，心里托底，就笑着说："误会，误会，自己人，自己人！"边说边把这些人往屋里让。

"宪兵"进屋了，"宪兵小队长"也进屋了。"靖卫军的官儿"对那些"靖卫军"摆了摆手，才跟着进去。"靖卫军"都没进屋。

进了客厅，尹大财主又递烟，又倒茶。"靖卫军的官儿"四下瞅了一阵，不见小银龙，觉得怪。这时候，"宪兵小队长"又哇啦了几句，"靖卫军的官"接着问："太君问你，进你家的十多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尹大财主龇着牙，皮笑肉不笑地说："太君，他是城里东野少佐的好朋友。""靖卫军的官儿"紧跟着问："叫什么名字？"尹大财主拉长了语调说："小——银——龙！""啊，是他！对对！东野少佐吩咐过我们，要是遇到了叫小银龙的，千万不要伤害他。"

这时候，小银龙正在里屋，尹大财主的三小老婆陪着他抽大烟。听到这儿，穿着拖鞋走了出来。尹大财主一指，说："这位就是。""靖卫军的官儿"连忙上去打招呼，问好。小银龙从小在朝鲜呆过，懂得些日本话，就和宪兵小队长叽哩哇啦起来，两个人说得还挺热乎呢！这时候，小银龙真把来的这三个人当成鬼子和汉奸了。

尹大财主赶紧杀鸡宰鹅，烫酒做饭，不光招待"客人"，连他家里的人，还有那二十多个看家护院的，都赏了酒肉，一个个都喝得说话舌头发板，走道儿腿打摽[①]。

喝完了，吃完了，"宪兵"、"宪兵小队长"、"靖卫军的官儿"都掏出了家什，三把匣子枪对准了小银龙和尹大财主。等他俩明白了的时候，晚了，老老实实地叫人家给绑上了。屋里动完手，和看家护院的一块儿喝酒吃饭的"靖卫军"也动了家什，把二十多个看家护院的也都缴了械。

抗日游击队把小银龙和尹大财主都押到石门子，开了个大会，老百姓恨这两个坏蛋连牙根儿都刺挠[②]，要求用棒子打死他们。杨靖宇应了老百姓的要求，这两个坏蛋叫老百

① 打摽：此处指两腿发软，迈不开步。
② 刺挠：痒。

有一回，邓铁梅带领十几个战士到敌占区往根据地押运十几车粮草。小野得到情报，立即带领一队鬼子和三十多名伪军，来堵截邓铁梅。他扬言要活抓邓铁梅，还说："谁抓到邓铁梅，赏大洋一万元，黄金千两，官升三级。"

邓铁梅带领队伍来到封锁线，发现了敌人，他来到离敌人三百米的地方，命令队伍停下。他向日伪军喊话："日伪军们！你们听着，今天我邓铁梅路过此地，只是借道而行。知趣者，请放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要不，别怪我老邓不客气！"说完，从战士手里拿过一条枪，瞄准前方，只听"叭"的一声响，竖在封锁线的日本膏药旗杆断了。膏药旗落在地上，吓得日伪军目瞪口呆。小野队长气得直喊："一群废物！一个小小的邓铁梅算得了什么！给我上，不上的，死了死了的有！"有个不知好歹的伪军，想捞到那一万块白花花的大洋和千两黄金，端枪就上。哪想到，他刚走两步，枪还没举起来，就听得"叭"一声，头上的帽子叫邓铁梅一枪打掉了，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撒了一裤裆尿，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再没别人敢动了。小野看了，举起手里的战刀喊："呀叽给给！"话刚说完，又是"叭"的一枪，子弹好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斜，正打在小野举刀的手腕上，小野"啊"地叫了一声，骑马跑了。日伪军一看，当官的都跑啦，咱们不跑，还等到什么时候？就像一群狗似的夹尾巴跑回据点。邓铁梅带领战士借道而行，胜利地把粮草押回了根据地。

讲 述 者：黄建章 男 满族 42岁 凤城县草河乡 农民
采 录 者：张井瑞 男 38岁 凤城县草河乡 文化站长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凤城县草河乡

运 年 货

现在的丹东市有条胡同叫双合义，在早，这里有个大买卖家，字号叫双合义。

伪满洲国的时候，有一个春节前，双合义来了两个老客办年货，鸡鸭鱼肉、米面香烛，足足装了十多箱。晌午，双合义二掌柜的还叫厨房备下了酒菜，招待两个老客。

吃完了饭，一位老客操着凤城口音对二掌柜的说："我们俩出去走走，看看再置办点儿什么。上灯时，我们来车拉货。你们把帐算算，晚上把款子一下子交齐。"二掌柜的说："你放心，错不了。"

说话的那个凤城人就是邓铁梅。当时邓铁梅领着队伍在岫岩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靠年根底了，军队的粮饷发生了困难，再说过年总得让兄弟们乐呵一番。邓铁梅就把队伍带到安东，他自己和姓黄的蒙古族团长乔装打扮，来到安东，办置年货，筹集粮饷。

邓铁梅和黄团长到了老天祥、诚文信、北洋表店等几个老关系家，凑了一些现金，又

拿了两箱子药，天黑的时候就到了双合义。

邓铁梅在上午装货的时候，就瞄准了柜上的金库。那时候的金库不是铁做的，是用厚厚的木板钉成的。邓铁梅晚上回来，进了柜房，反手把大门上死。黄团长拔出手枪，直奔后屋，把做饭的大师傅和三个伙计全撵到前屋。邓铁梅让二掌柜的点上灯，把伙计集中起来，然后从怀里拔出盒子炮，啪啪两枪，把两根电话线给掐断了。

邓铁梅对大伙儿说："各位不用怕，兄弟我就是邓铁梅。为了打日本，我把脑袋别在裤腰 带上了。各位都是中国人，不用我多说，也知道该为抗日办点事儿。不过，咱可是丑话说在头里，谁要是跟我捣蛋调猴儿，我邓铁梅认你，我手里的枪可不认你。"又叫二掌柜："把金柜打开，多少钱，我如数打条子给你，等以后抗日胜利了，我会加倍奉还。有了我的借条，以后大掌柜的回来，你也有交待。"

二掌柜瞅瞅邓铁梅手里的盒子炮，老老实实地把金柜打开，点了钱，解褡裢装好，交给邓铁梅。

邓铁梅说："二掌柜痛快，够个中国人。麻烦你开个数，我签字儿。"邓铁梅签完字儿说："这些东西，得雇两辆马车呀！"二掌柜说："那现成，出口拐角银行门口儿就有马车，我打发伙计给你叫两辆。"邓铁梅说："不敢劳你的大驾，还是我们自己去吧。"说完，给黄团长使了个眼色，黄团长拉开前门出去了。

伙计们早就听说过邓铁梅的大名，知道这个主儿胆大包天，为人仗义，干的又是爱国的事儿，都乖乖地坐在那儿，谁也不惹那个麻烦，有的还为邓铁梅着急哩！

不一会儿，门外想起了马车声。邓铁梅用手枪顶着二掌柜的腰眼儿，说："伙计们给我装车，谁炸翅儿[①]，小心他的小命儿。"伙计们巴不得这一声，七手八脚地把车装上了。邓铁梅对二掌柜的说："还得麻烦你送送我们。"二掌柜只好也上了马车。黄团长见邓铁梅和二掌柜上了马车，就对众伙计说："大伙儿把门板上好，谁给日本人通电话，看我日后拿他的脑袋。"说完，翻身跳上马车，马车朝八道沟方向去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伙计里有个往钱眼儿钻的小子，他想：要是给日本人报了信儿，抓住邓铁梅，那赏钱一定海海的。马车一走，他跟出门，看马车朝八道沟跑了，就马上接上电话线，给警察署打了电话，告诉了日本人。

再说邓铁梅怕伙计里有人靠不住，他一上马车，就叫赶车的往八道沟安东公署门口赶。到了天后宫邮政代办所门口，又叫从岔道拐向安东中下边的新桥洞子，直奔县前街。

马车跑到子家沟门，对面来了一队"屁驴子"[②]，"屁驴子"上坐着警察。邓铁梅大模大样地从马车棚子里伸出头来。东望西瞅地像没事一样。"屁驴子"上的警察只知往盘道

---

① 炸翅儿：原意为鸡炸群，此处指有不服从的举动。

② 屁驴子：摩托车的俗称。

岭那边撵邓铁梅，就错过去了。

马车一直跑到帽盔山。黄团长下了车，向山上打了声哨儿，山上跑下二十几条大汉，把马车上的货装到两辆大平车上。邓铁梅给了两个赶车的每人十块大洋，让二掌柜的坐着马车回双合义了。

两辆大平车装着年货、药品走了。

讲 述 者：黄建章 满族 42岁 丹东人
采 录 者：张甲田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丹东市

附 记：

邓铁梅（1892——1934年），原名邓古儒，字铁梅，本溪县人。辽宁省著名抗日志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聚集抗日志士组成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积极活动于安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后不幸被俘，于1934年9月28日英勇就义。

053. 高愈明治狼伤

（营口县）

高愈明① 擅长妇、内、儿、伤几科。有人说高愈明治伤只是一散五味，变化少，方剂又保密，没有传下来，这是一大损失。其实，知道的人说，也难怪高先生传药不传方。他独家配制的狼遗五味散，确实得来不易。

高俞明年轻时行医，常常走夜路。有一回他被近处的田家村请去，回来时很晚了，正赶十五，天上的月亮像个大银盘，一出村儿，就觉着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跟着，虽然是大月亮地，也有点瘆人。一上岔路，道口上有两点绿火，近前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是一只青毛老狼。一回头，又是一只，高愈明心想，这回完了，我这个人有骨有肉，一个张三② 吃有剩，两个张三吃不足。可光害怕也不行，他壮了壮胆子，又往前走了几步。嗯？两个张三一前一后跟上来了，高愈明挥了挥手中的药箱，两个畜牲没后退也没扑上来。两只大青狼越靠越近了，竟然一边一个叼着衣襟往前走。

① 高愈明：字良轩（1861——1938年），辽宁省营口县博洛卜人，当地著名中医，著有中医著作多种。
② 张三：指狼。

高愈明一愣，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一绕腾，来到了金牛山。那时候，山周围荒凉，很远没有人家，高愈明也不知道是要探个究竟，还是害怕，随着狼来到了一个山洞，里边有一只小狼崽子，左腿好大一个口子，肉都烂了，那两个老狼伏在高愈明的面前，两条腿蜷起来，像作揖的样子，还眼泪汪汪的。高愈明这时也顾不得害怕了，他这个人有一股劲，一见着病就来精神儿。不过给吃人的“张三”治病还是头一回。他用镊子夹去了烂肉，又上了几味药，小狼安稳多了。这时两个老狼又叼着他的衣襟，把他拖到洞外，大月亮地的，四下亮堂堂，两只老狼站在一丛绿色的野草间，绿枝上开着淡蓝色的小花儿，高愈明虽说熟读《本草》，也叫不上名儿来。

两个老狼把野花叼起来又走到洞里，高愈明也不害怕了，跟着返回来，见两个老狼把嚼碎的野花吐在小狼的伤口上，伤口周围立即出了许多黄水。

两个老狼叼着他的衣襟把他送到道儿上，前腿跪在地上，像拜谢的样子。高愈明回家后也没说，第二天夜里照常去病人家行医，在道上又照旧被两个老狼请了去。三天后，小狼就好了。高愈明采回来那种野花，按照《本草》一对，找不上茬，《本草拾遗》里也没有，自个儿就把它命名为狼遗了。又合了原先的几味药，几经加减，就创出了后来的狼遗五味散。你别说，还真神效，可惜啊，高愈明一死，这方子也就失传了。

讲 述 者：郑忠尧 男 80岁 营口县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 弘 男 43岁 营口县地方铁路 职工
采录时间：1985年7月
采录地点：营口县

054. 弥勒佛被贬下凡

（沈阳市）

开天辟地那时候，大地上不生五谷杂粮，天上给下油、下白面。人一吃饱喝足了心就要变样儿，随意糟踏粮食。

有一年春天，西天如来佛爷拨开云雾，往下方察看。只见有一家妇女，正拿张白面饼往孩子屁股底下垫，又见一家屋地上铺了好几张饼，有两个小孩正在饼上踩着玩呢。

到了夜间，远近村庄盗贼四起，杀人放火。如来佛爷不看还好，这一看，可气坏了。从那以后，天上再也不下油和白面了，只下雨、下雪。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地上才开始

生长五谷杂粮。

如来佛一看，人心向恶，就叫弥勒佛到下方杜善人家收回“善铜”。“善铜”是怎么回事儿？弥勒佛光知道人世间有一个大善人，姓杜。如来佛从上方扔下来一块善铜，落到了杜善人家。

这一天，弥勒佛来到人间，到杜善人家门前化缘。敲了半天木鱼，杜善人才给拿出一个铜大钱儿。弥勒佛心想：善铜也不能只是一个铜钱啊。他来气了，顺手就把这个铜大钱扔到地里了。

弥勒佛回到西天，向如来佛禀报说：“我在杜善人家门口化了半天缘，他才施舍一个铜大钱。看来人间‘善人’也不善了。”如来佛说：“那个铜钱，就是我给他的善铜，在哪儿呢？”“叫我给扔在地里了。”“快去收回。”

弥勒佛二次来到人间，到地里一看，糟了，怎么的？那个铜钱扔在粳地里了，碰巧从那个钱眼儿里长出一棵粳子①。这棵粳子已经出穗了。要把铜钱拿下来吧，就得把粳粒撸掉。糟蹋粮食不是糟损天物吗！不拿下来吧，又交不了旨。弥勒佛一想：唉，我吃了它吧。想到这儿，他撸下粳粒，放到嘴里嚼吧嚼吧就咽肚里去了。随后，才把铜钱摘了下来。

弥勒佛回到西天，如来佛问他：“善铜找回来没有？”“找回来了。”“怎么找回来的？”成佛的不能撒谎啊，弥勒佛说：“这铜钱扔到粳地里了，从钱眼儿长出一棵粳子。”“那棵粳子呢？”“粳粒叫我吃了。”如来佛生气地说：“你知道不？天赐五谷是救济众生的。你糟蹋粮食，伤损天物，犯天条了。贬你下凡，变做耕牛给人耕地去！”触犯了天条，弥勒佛还有啥说的，下凡脱生耕牛去吧。

正赶上杜善人家里有头母牛要下犊。头天下晚弥勒佛就给杜善人托梦，说：“我是弥勒佛，前次来你家化缘，你给一个铜钱，我嫌少扔到粳地里了。二次我回来取这个铜钱时，从钱眼儿里长出棵粳子。为了拿出铜钱，粳粒叫我吃了。如来佛说我糟损了天物，一怒之下贬我到这脱生牛。明天你家母牛下犊，那就是我。”杜善人一听，心说这还了得！第二天，他家母牛果真下犊了。这牛犊溜光水滑，长得又快、又好看，是头小牡牛。杜善人心说：这我可得恭敬啊！软草细料喂着，天天刷洗还不用它干活儿，把这头牛恭敬得像个佛爷似的。过了一年，弥勒佛该回西天了。他又给杜善人托梦说：“我要回去了，你得杀我，不经刀杀如来佛还会怪罪于我。”杜善人没法，第二天找人就把这头牛杀了。肉也没吃，挖个坑整个儿都埋上了——就差给打个棺材。

弥勒佛回到西天说：“我灾消难满了，回来交旨。”如来佛生气地说：“你还有脸回来，你罪更大了！你到那儿去应挨鞭打棍捶，给人效力。你可倒好，活儿也不干，享受去了！

① 粳子：即旱稻，米质不粘。

你寻思给你一刀算消灾了？不行。回去！罪加一等，再干三年。”弥勒佛一听，没咒儿念了，再回去脱生牛吧。

二次脱生牛，他可不敢再给杜善人托梦了。这牛长得大，有劲，别人家都用俩牛耕地，它一个就行，这活儿干得太好啦。三年期满了，弥勒佛这才给杜善人托梦。说：“这回变牛我给你效了三年力，我要走了，你还得杀我。肉卖了，用它炒菜剁馅子，千刀万剐随便。不过，牛皮你可别卖了，马上你家有大难临头。在东边的山里有十八个强盗，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今天夜里三更就轮到你们这儿，到你们家要放火烧光，还要杀个人伢儿不留。”杜善人一听就跪下了，哀求说：“弥勒佛呀，你得搭救咱们一家老少啊！”弥勒佛说：“这不难。你得依照我说的话办。依照我的话办，这十八个强盗不但不能杀你们全家，而且还能改恶向善。”“请佛爷吩咐吧。”“你把我的皮割成十八块，再打十八张凳子。今下晚在客厅里，你把这十八张凳子摆上，每张凳子上铺上一块牛皮。他们要问你什么，你就照实说，不许撒谎。然后他们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弥勒佛说完，又问：“你记住没？”“记住了。”“照我说的办吧。”杜善人醒来是一场梦。吃完早饭，他就把牛杀了，肉也卖了，随后割了牛皮，打了凳子，一切都准备完了。

到了下晚儿，夜至三更，十八个强盗果真来了，个个浑身血迹，杀气腾腾。害怕也不顶用啊，杜善人把他们让到客厅里。走进客厅，只见新打的十八张凳子分左、右两排摆着，每张凳子上还铺着一小块新剥下来的牛皮，把十八个强盗闹愣了。问：“你准备十八张凳子、十八个垫儿是怎么回事儿？谁告诉你我们十八弟兄要来？你铺新宰的牛皮垫是什么意思？今儿个你把这事说明白了，就饶了你全家性命，如有半点儿隐瞒，就把你家斩尽杀绝！”杜善人一听，照直说吧。他就把弥勒佛怎么扔善铜，吞粳粒，犯了天条，怎么两次被贬投胎当耕牛，怎么杀它、割皮、打凳子说了一遍。又说：“昨下晚儿他给我托梦，说你们哥儿十八个今天夜里准到这儿来，我才准备了这十八张凳子和牛皮垫儿。”“你说的是实话吗？”“是实话。”“没撒谎吗？”“小人不敢。请大王饶命！”

说实话，这十八个强盗坐在牛皮垫上，心里可就敲起鼓来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你叫哥，他叫兄弟。强盗头子站起来双手叉着腰说：“兄弟们，你们听着没？弥勒佛因为摘个善铜，损坏一棵粳子，犯了罪，两次被贬当牛做马；再看看咱们，咱们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个罪孽得有多大！咱们怎么才能赎回那些罪恶呢！弥勒佛也不能来了，我看咱们自己惩罚自己吧。”说完，这十八个强盗就爬上了大柴禾垛，坐在垛顶上说：“烧！咱们的罪恶太大啦，就得用火烧！”杜善人慌忙跪下说：“大王们呐，我可不敢点火！”“不行。你不点火，我们就宰了你！”逼得没法，杜善人这才找来几个人从柴禾垛底下一齐点火。眨眼之间，只见烈火飞腾，像火龙一样，半拉天都红了。这时，忽听空中有人说话。是西天如来佛打发神仙来了，说：“你们这十八个强盗，懂得了人间善恶，看破了红尘，从今改恶从善，一心向佛，如来佛爷收下你们啦。”这声音刚落，空中轰轰山响，

只见这十八个人随着烈火升到半空中。后来，他们就成了十八罗汉。

这就是：弥勒佛虽然被贬身遭磨难，还度化了十八个强盗改恶向善。

讲 述 者：白国政 男 沈阳市新城子区 农民
采 录 者：于海璞 沈阳市新城子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 年 2 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新城子区

055. 大肚弥勒佛

（庄河县）

弥勒佛本姓李，名叫李相善。他上面有四个哥哥，他是个老疙瘩[①]，从小就长得大头大脸大骨棒儿。

李相善出生一个月，就什么都会说，可是直到五岁时，还不会叫声爹和妈，任人怎么逼，就是叫不出一声爹妈来。爹妈成天为这件事生气：哪有这种孩子！

有一天，爹爹又生起气来，看这孩子怕是个不祥之物。李相善见爹爹这样挺可怜，就憋呀憋呀，好不容易憋出个“爹”字来，这一声爹喊出口，爹爹承受不住，一口气没上来，噎死了。他慌忙去扶持，不觉脱口溜出一声：“哎呀妈呀！”只这一个妈字带出口，妈妈也像遭了雷击，立时死去了。两个老人眨眼间死了一双，可气坏了老大哥。老大哥觉得家里出了个丧门星，留下他，日后不知要倒多大的霉，抄起把镢头就想抛了他锚[②]，二哥三哥扯住大哥手，替他苦苦求情，四哥推着他快跑，家里不留他就是了，害他一条性命干什么。

才五岁的孩子，离开家怎么活下去？他讨一口吃一口，可也活了过来。他睡了十年窑洞草垛，吃了十年残汤剩饭，到了十五岁时，上了五台山。

五台山一东一西两个庙，相隔不过一个山头。两个庙的僧人、土地都一般多，只因为前年东宫娘娘来东庙降过香，东庙的名声就高起来，东庙住持的架子也大起来，地吃租、钱放债，大粮仓四、五个，过路的也讨不出一口饭。小银子在钱匣里生了锈，谁用谁拿都是打滚利。西庙跟东庙正相反，自家的土地自家种，余剩的钱粮全放施舍。

---

① 老疙瘩：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② 抛了他锚：辽南沿海地区方言。抛锚原意为落锚下水止船不动，这里引申为生命终止。

李相善的点儿气赶得背[1]，临来到五台山，已是大旱连三年，三年都有种无收。他听说东庙趁灾年抽回来粮好几大仓，要进东庙当和尚。怎么央唧[2]也不收留，讨口吃的也讨不出来，住持说："西庙放施舍，你去西庙试试看。"

他上了西庙，西庙倒是收了他。但是每顿饭凉水温成热水，有几颗米粒能数得出，连住持都这么一碗一碗地喝。

李相善喝得不耐烦了，便问住持："东庙粮满仓，钱生锈，不好过去借一点儿吗？"住持叹了口气说："借也借了，头都磕破了，就是借不出来。"李相善没了办法，去扫面罐，扫米缸。他本打算扫出一点儿算一点儿，谁知本来是空空个面罐三扫五扫就满了罐，本来是空空个米缸三扫五扫就满了缸。这米面从哪里来的？全来自东庙。这里多一罐，那里就少一罐，这里多一缸，那里就少一缸。有了米面就有了喜，李相善欢欢喜喜去撞钟，招呼难民来吃顿饱饭。料不到这边钟声一响，东庙住持的头就痛得像开了瓢，钟声不止头痛就不止，没办法，他两天一趟，三天一趟，不住地向西庙送银钱，求西庙别扫面罐米缸，别撞钟。

不扫面罐米缸难民吃什么？不撞钟难民怎知这里有吃的？李相善接了东庙住持的银钱，照样扫罐扫缸，照样去敲钟。有了钱，他还要扩建寺院，为难民遮风挡雨御寒呢。这样下去，直把东庙的米面钱财收净了，和尚也饿得跑光了，东庙的住持才忽然开了窍：为什么不到金銮宝殿告状去！这一状，一告就赢了。东宫娘娘降过香的东庙，竟被妖僧给作践败亡了，把那妖僧抓起来。他不是为了吃的闹事的吗？就拿吃的来治他。粒米不进，饿他八天。

八天转眼挨过去了，打开狱门，只见李相善活得好模好样的。皇上一怒，再加上八天。再加了八天他还没掉一点儿膘，还那么大头大脸大骨棒儿。皇帝越发恼怒起来：好吧，饿不死他就撑死他，一顿逼他吃八大碗饭，一天吃上八顿，连着吃上八天，只准吃，不准拉。

又过了八天，皇帝叫人住外拖尸首，一开狱门，皇帝吓得一愣怔，那和尚不但活得好好的，还吃出一身膘，肚子大得扣不上扣，衣裳敞开着怀，肚脐儿使劲往外翻，脸蛋儿胖得要流油儿，见了皇上，也不上火，不生气，一门儿笑，问他笑什么：他说："我笑的是天下可笑事。"

只这一句话，说得皇上哑口无言，退了回去。皇帝走了，他还是那么笑着，这副富态相挺招人爱。这么着你庙上也来争，我庙上也来抢，争抢不到这位和尚的，就塑起它那笑呵呵的大肚子佛像，安放在自己庙宇里。如今李相善这个活神仙是不在了，可那个

---

① 点儿气赶得背：运气很不好。
② 央唧：央告。

笑呵呵的泥胎，大庙小寺无处不有。

讲述者：白富顺 男 满族 庄河县英烈士乡曾陨白屯 农民 小学（其它情况详见本卷作品148. 附记）

采录者：白清桂 男 满族 41岁 庄河县农民 白富顺之子 小学文化

附 记：

这里说的弥勒，并非古印度婆罗门那个弥勒菩萨。中国寺庙里供奉的笑口常开的胖弥勒佛，传说是五代时期的一个中国和尚，名契此，号长汀子，浙江省奉化人。据传他常背一布袋入市，见物即乞，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人称“布袋和尚”。据说他“示人吉凶，必应期无忒。”死前端坐于岳林寺磐石，做歌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人们听了，都说他是弥勒佛显化，到处图其形塑其像，这就是中国佛教寺庙里供奉的笑口常开的弥勒佛。

056. 佛爷和母亲

（蒙古族 喀左县）

矛里铁恩① 离开母亲，出家修行，被煞介土巴佛祖收为三弟子。修炼五百年成为佛爷以后，他儿女情未断，仍然眷念着五百年前慈母情义。他寝食不安，走路想念母亲，诵经打坐想念母亲，睡梦里想念母亲，吃一口东西也想念母亲。

他的孝心深深感动了煞介土巴佛祖。一天，佛祖对矛里铁恩佛爷说：“明天，你去人世上找你母亲，找到后把她接到佛国来吧。”

矛里铁恩佛爷叩谢了佛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云游喇嘛，背着钱褡子就上路了。他按照记忆回故乡。谁知五百年前的故乡早已沧海桑田，辨不出模样。找人一打听，谁也不知母亲在哪里。矛里铁恩佛爷伤心极了，心想，母亲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茫茫人海，上哪去找她老人家呢？矛里铁恩佛爷急得哭了，他忧伤地唱起来：

用枝叶美丽的乌日勒树，
做成睡车哟，母亲！
不分昼夜陪伴着我，
精心哺育我哟，母亲！
用纹理细腻的爱丽门树，

① 矛里铁恩：蒙古语，矛里为木连之意，铁恩为憎人即木连佛爷。

做成睡车哟，母亲！
驱赶吸血的蚊蝇，
细心保护着我哟，母亲！
用价值昂贵的哈日嫩树，
做成睡车哟，母亲！
在漫长的冬夜，
用柔软的胸脯焐着我哟，母亲！
用气味芬芳的吐列波热树，
做成睡车哟，母亲！
每当我啼哭的时候，
用甜蜜的乳汁哺育我哟，母亲！
剪裁锦绣的绸缎哟，母亲！
磨损玉笋般的手指哟，母亲！
用千根针万条线哟，母亲！
给我做成袍靴哟，母亲！
有圣母般慈祥面容的母亲！
有葫芦般丰满乳房的母亲！
我怎能把您的养育之恩忘记！
走遍天涯海角寻找你呀，母亲！
你究竟在哪里？

不管月亮升起，太阳落下。矛里铁恩佛爷走啊，走啊，他的嗓子喊哑了，眼睛哭肿了，身子折磨瘦了，袍子穿烂了，靴子磨漏了。天下九州他每个旮旯都找遍了，可咋也没见到母亲的踪影。

他哭着回到煞介土巴佛祖身旁，向佛祖诉说了心中的忧伤。佛祖告诉他说："人间没有，你不会下地狱去找吗？"

矛里铁恩听了佛祖的话，决心到地狱去寻找母亲。地狱比人间还要宽阔，东西十万里长，南北十万里宽，上上下下的地狱有十八层之多。每层地狱外还围绕着同样的十八层地狱，你说地狱该有多大？地狱里等级森严，到处漆黑一团，阴森可怖，里面的男鬼、女鬼、老鬼、少鬼、冤鬼、恶鬼有千千万万，母亲到底在地狱里哪个角落呢？找母亲该有多难啊！

矛里铁恩没有灰心，他毫不犹豫地来到地狱门口，一看，地狱三万六千丈高、一千丈厚的两扇铁门闩得登登紧，连个缝儿也没有。不管他怎么喊叫也没人答应，他只好又返身回去找煞介土巴佛祖。佛祖给他一把锐利无比、法力无边的达乐杜九连环宝器。矛

里铁恩叩谢了佛祖，接过宝器，又来到地狱门前。他两手举起达乐杜九连环宝器朝地狱大门猛然一击，只见火光一闪，“轰隆隆”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地狱大门被击碎了。顿时，关在地狱里千年万载已憋出犄角来的无数天罡、地煞、凶神恶鬼乘机“嗖嗖”“唰唰”地从矛里铁恩身边掠过去，转眼不知去向。矛里铁恩没闲心管这些，他手举达乐杜九连环宝器，宝器闪闪发光，像盏明灯，照亮黑暗世界。他找遍了上上下下十八层地狱，老天不负孝心人，他终于在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找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只见母亲赤身裸体，披枷带锁，全身泡在半开的水里忍受着煎熬。母亲由于长期被半开的水浸泡着，浑身肉皮子烫得泛白，一块一块都烂了。别看泡在半开的水里，可母亲却不敢说一声烫得慌，一说烫得慌，马上就被推到冰洞里去凉快。

这冰洞是什么地方？没进去过的人不知道，里面是冰天雪地，一阵霜子一阵雪，像刀子一样割人皮肤的白毛旋风呜呜号叫。身上一丝不挂到那里能受得了吗？因此，矛里铁恩的母亲宁肯肉皮泡烂了也咬牙挺着，不吱一声。矛里铁恩一见母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鼻子一酸，眼泪刷地流下来，他大喊一声：“母亲！”便扑上前去，跪在母亲面前，抱着母亲的双腿泣不成声。母亲用带铁镣的双手捧着矛里铁恩的脑袋，呆呆的眼睛凝视着矛里铁恩。突然，她浑身一抖，眼睛一亮，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眼泪像泉水一样落在儿子脸上。她惊恐地四下扫了一眼说：“我的孩子，你咋上这来啦？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让妈亲亲你，趁他们还没看见，你快跑吧！”矛里铁恩泪流满面地对母亲说：“母亲，儿子前来救你老人家，从此咱们母子再也不分离啦！”母子俩正尽情诉说无尽的思念，突然，额日勒汉群鬼卒跑了进来。鬼卒指着矛里铁恩说：“就是这个家伙打碎了地狱大门，放跑了恶鬼。”额日勒汉上前一看，认出矛里铁恩佛爷，见他手执达乐杜九连环宝器，脸上怒气冲冲，知道来者不善，便笑脸说：“不知佛爷到此，有失迎接。”矛里铁恩说：“你这么折磨我母亲，该当何罪？”额日勒汉说：“佛爷！这话不对，你母亲五百年前生了你，那一辈子是你母亲，可是她死后已过五百年，不知过了多少辈子，已不是你母亲啦！”矛里铁恩说：“放屁！不论千年万载，母亲到任何时候也是母亲！快放开她，否则我决不饶你！”说着举起手中金光闪闪的达乐杜九连环宝器。

额日勒汉深知宝器的厉害，吓得浑身筛糠，不敢得罪矛里铁恩，只好把一肚子火泄在鬼卒身上。他顺手打了鬼卒一脖拐，嘴里骂：“没眼高低的东西，还不快放开佛爷的母亲！”

鬼卒捂着脸，吭吭哧哧掏出一嘟噜钥匙，打开母亲身上的枷锁。矛里铁恩上前背起母亲就走。母亲大概让鬼卒的酷刑吓怕了，临走时还哀求守热水汤的鬼卒说：“修修好，这个地方还求你给我留着，千万别让别人进来，我回来还在这。”

矛里铁恩背着母亲出了地狱大门，正走着，忽然发现母亲不见了，他急忙四下寻找。原来地狱里的鬼卒偷着跟在母亲身边，逼着母亲变成一头牛。当矛里铁恩寻找母亲从这

里经过时，这头牛对着他“哞儿哞儿”直叫唤，眼里还不住地流着泪。矛里铁恩认出是母亲，叹了口气，找个笼头把牛拴在一棵树上，然后回到师父煞介土巴佛祖身旁，向佛祖诉说了母亲的不幸遭遇。佛祖很同情他们母子，掐诀念起咒来，念了一会儿对矛里铁恩说：“这回你回去吧，你母亲又恢复了人形啦！”

矛里铁恩叩谢了师父，来到那棵树下一看，只见母亲正坐在树下乘凉。矛里铁恩背上母亲又上路了。走着走着没留神，一眼没照到，母亲又不见了。他急忙腾云驾雾，四下寻找。找了半天，到底找到了，原来母亲跑到二百里外一户人家变成了一条狗。这条狗像狮子一样凶猛，见谁咬谁。谁从这家门口路过非咬出血来才撒口。说也奇怪，这只狗一见了矛里铁恩，却突然变得非常温顺。它一见矛里铁恩过来了，便摇头摆尾迎上去，亲昵地围着矛里铁恩撒欢蹦跳，不住地用舌头舔矛里铁恩的手，并用两只前爪抱着矛里铁恩的腿，不让他走。矛里铁恩流着泪说：“母亲，他们又逼着你变成狗了？不怕，这回再逼你，我打碎他脑袋！”

矛里铁恩背起这条狗上路了。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西瓜地，这条狗看见西瓜秧绊住了儿子的脚，便上前一口咬断了这棵西瓜秧。矛里铁恩一看，这棵西瓜秧上结着三、四个青愣愣的西瓜，还没熟。心想：瓜秧好比母亲，这小西瓜蛋子就好比孩子，还没成人。如今瓜秧断了，就好比孩子失去母亲一样，没娘的孩子该有多可怜啊？于是蹲下身子，把西瓜秧扯一块儿对好，然后咬破中指，让血流出来滴在瓜秧上，瓜秧眼瞅着就接上了。今天我们看到西瓜秧上有一块红印，据说那就是矛里铁恩滴血接瓜秧的痕迹。

矛里铁恩历尽艰难困苦，终于把母亲接到佛国圣地。佛祖度化矛里铁恩的母亲也成了佛爷。这就是圣母的来历。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4岁　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好力宝”艺人
采录翻译者：乌志恕　男　蒙古族　29岁　朝阳市政府　干部　大学
采 录 时 间：1985年5月
采 录 地 点：武德胜家

057. 范 丹 老 祖

（康平县）

从古以来，对要饭花子不兴欺负，要到谁家，多少都得给点儿，这是老老年留下的

“令儿”①。说起这事儿，还有一个传说呢。

说是在春秋时期，有一回孔子被困，一帮人饿了好几天了。没办法，孔子只好打发他最信得着的学生颜回去借粮。朝谁借呢？朝范丹，他是孔子的好朋友。

颜回来到范丹家，敲敲门问：“范丹在家吗？”范丹出来了，问：“谁呀？”颜回答：“我，颜回！”范丹笑呵呵地打着招呼：“请进请进。”颜回就在头里走进屋了。进了屋，范丹说：“请坐，请坐。”颜回就坐下了。范丹问：“孔夫子好吗？”颜回说：“孔夫子被困，快饿死了，打发我来借粮。”范丹问：“借多少？”颜回说：“得五十石。”范丹又问：“啥时候还？”颜回说：“老师没说。”范丹客客气气地请颜回喝茶，只是扯闲，一直不提借粮的事儿，颜回也不好再问。

唠了一会儿，颜回要走了，范丹送他出门儿还是没提借粮的事儿。

颜回回到孔夫子那里，对孔子说：“老师，你的朋友真不讲义气！”孔子问：“怎么回事？”颜回把前后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孔子笑了，对颜回说：“你再去找范丹借粮，这回你得这么这么说，这么这么做……”嘱咐了一遍。

颜回又来到范丹的家，轻轻敲了三下门，问道：“范丹师叔在家吗？”范丹开门出来问：“谁呀？”颜回赶忙鞠躬说：“弟子颜回求见。”范丹连忙往屋里让客：“请进，请进！”颜回说：“师叔在上，弟子哪敢先走？”范丹笑着说：“好吧，那就同进同进！”说着拉着颜回的手进了屋，又连连让坐：“请坐请坐！”颜回说：“师叔还站着呢，弟子哪敢先坐！”范丹就坐下了，又说道：“同坐同坐。”颜回才坐下。唠了一会儿嗑，范丹站起身要沏茶，颜回慌忙站起说：“弟子没孝敬师叔，已经内心有愧了，怎敢劳驾师叔费力？”说啥也不让范丹沏茶，范丹笑笑也就住手了。又唠了一会儿，颜回双膝跪下，给范丹磕头。范丹连忙扶起，问：“这是干啥？”颜回说：“弟子奉老师之命前来借粮。”范丹问：“借多少？”颜回说：“要饭吃的人怎能自己说数儿？求借人的事儿，怎么能自己说了算？师叔手头要方便，全凭心意，要手头不方便，不必难心。”范丹又问：“什么时候能还？”颜回说：“老师和我们都是讲信义的人，借的就是借的，借多少还多少，就是人死了帐也不能烂，子子孙孙辈辈还，还完为止。”范丹笑了笑，拿出一个小红布口袋，递给颜回说：“拿去吧！把这个交给老师，吃剩下的连口袋还我就行了。”颜回看了看，太少了，又一想可也是范丹一点心意啊，也就没说啥，接过小红口袋，拜谢了范丹就回来了。在回去的路上，颜回觉得窝囊，费了好大劲，借了不到一两粮，怎么向老师交差啊？走到门口，他一生气，一下子把红布袋里的粮全倒了出来。哪曾想，眼前一下子出现个高高的大粮山，颜回一下子愣住了。正在这工夫，孔夫子来了，一看到粮山，脸就变了，对颜回说：“颜回呀，这回你可惹祸了！不该把粮倒出口袋呀，这下倒好，范丹借给咱们这些粮食，祖祖

① 令儿：规矩。

辈辈也还不完啦!”

后来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渡过难关，到秋后却还不起范丹的粮了，孔子把红布袋空着还给了范丹，对范丹说：“往后我和我的学生们祖祖辈辈还你的粮，你背着空口袋，凡是借的人家，你就挨门挨户地要吧，保证都得给你粮!”从那以后，范丹就变成一个要饭的，往回要粮了。后来差不多家家都供孔子像，所以家家都给范丹粮，直到如今，这笔帐还没要完呢。

讲 述 者：孙木匠 男 82岁 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徐国民 男 康平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

058. 孟 姜 女

（绥中县）

传说秦始皇修长城那阵儿，范喜良和孟姜女刚成亲，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了。

范喜良身高力大，很能干。可是整天吃糠咽菜，没过多久，就累死了。跟往常一样监工把他的尸首扔进城墙填馅儿了。

孟姜女万里来寻夫，听说丈夫已经死了，被填在长城里了，就大哭起来，足足哭了三天三夜，哭倒了长城八百里，露出了一堆堆尸骨。当时范喜良的尸体还没有腐烂，孟姜女就扑在丈夫的尸体上大哭起来。哭着哭着，就想：丈夫已经死了，光哭也没用，不如先把丈夫掩埋了，然后自己也一死了事。

恰巧这天秦始皇也在山海关。他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后，派人前去查看。回来的人对他说：“万岁，有个叫孟姜女的女子把长城哭倒了。”秦始皇哪里相信，非要亲自去看看不可。秦始皇来到长城边一看，孟姜女还趴在范喜良的尸体上哭呢。秦始皇走到孟姜女跟前，大声说：“大胆的女子，怎敢哭倒长城?”孟姜女抬起头，对着秦始皇说：“我丈夫被你抓来，活活累死在这里，难道我哭也有罪吗?”秦始皇被孟姜女的美貌迷住了，顿时起了贪心，就笑着说：“孟姜女，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妃子，我饶你哭倒长城之罪!”孟姜女低头想了半天，说：“做你的妃子可以，可我有个条件：你要披麻戴孝，把我的丈夫葬了。”秦始皇为了得到孟姜女，也就顾不得君王的体面，真地给范喜良披麻戴孝了。刚要埋葬范喜良的尸体，孟姜女又提出要把范喜良葬在大海边上。秦始皇让人抬着范喜良的

棺材，到了大海边，埋在靠近大海的高坡上。这时，孟姜女见自己心事了啦，就乘人不注意，一头扎进了大海。

秦始皇一看孟姜女跳海了，气得要死，发誓非要找到孟姜女不可，活的得不到，死的也要。他派了成千上万的兵将下水去捞，捞了半天，就是捞不着。这回秦始皇急眼了，掏出赶山鞭，发了疯似地在海水里来回抽打。这可不得了啦，就看海水直翻，连龙王爷的水晶宫都摇动起来，眼看就要倒了，吓得虾兵蟹将爹呀妈呀地乱叫。老龙王急了，赶忙召集虾兵蟹将商量咋办。商量了半天，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正在这时，龙王的第九个女儿走到老龙王跟前说："父王，你赶快把孟姜女还给秦始皇吧！"老龙王说："孟姜女早就变成了石头，你让我咋还呢？"九龙女想了想说："父王，看来只有我变成孟姜女的模样去哄那秦始皇，瞅空偷走他的神鞭，才能保住我们自己了。"老龙王听了女儿的话，虽说不愿让女儿去冒险，但事到如今，也就只好这样了。

秦始皇正在那儿气呼呼地舞着神鞭，猛看见水面上漂来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孟姜女。派人捞上来一看，还有口活气儿，可把秦始皇乐坏了，忙让人把孟姜女抬回宫内。这秦始皇整日茶不思饭不想，也不睡觉，瞪着眼睛足足守了孟姜女三天三夜，总算把孟姜女守活了。从那以后，九龙女变的孟姜女就做了秦始皇的妃子。一晃几个月的光景过去了，九龙女身怀有孕，要生娃娃了。这天，秦始皇出游，临走前，把神鞭交给了九龙女，说："把神鞭留给你，有了难处，它能帮助你。"说完就走了。

九龙女见神鞭到了手，拿着神鞭就往大海边跑。那鞭子来回一摆动，长城也跟着跑了起来。她跑到海边，长城的一头儿也被赶进了大海。这时，九龙女肚子疼得很厉害，再也跑不动了，不一会儿，就在一块大礁石后生了一个黑娃娃。这黑娃娃一落草，就腿蹬脚刨地呱呱哭叫。老龙王被孩子的哭声惊动了，赶到岸边一看，是自己的女儿，就忙把她接回宫里。那小黑孩儿被扔在礁石旁，可怜巴巴地哭着。

谁知这小黑孩儿命也真大。饿了，老虎来喂奶；热了，老鹰前来遮太阳。有一天，一个姓项的老头儿在海边打鱼，见一群老鹰围着一个小孩子，就走过去把老鹰赶走，把孩子抱回了家。在海边时他见老鹰用羽毛给小孩儿扇凉儿，就给孩子取名叫项羽。

慢慢地，项羽长大了，五大三粗，武艺超群，成了后来的西楚霸王。

讲 述 者：李春桂 男 91岁 绥中县李家乡新堡子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刘凤金 女 绥中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10月
采录地点：绥中县李家乡新堡子村

附：异文

孟姜女是怎来的呢？根根底底是怎来的呢？一个姓孟的老阿嬷，男孩儿女孩儿没一

个、就自个儿过日子，孤孤单单、没依没靠的。那年春天，老阿嬷出去拣柴禾，拣了一筐柴禾，回到家，自个儿热粥吃。她一边倚着风匣吃糙子粥，一边心里难过，嘴里叨咕着说："人人都有个儿女哟，就是我没有儿女，拣柴禾回来还得自个儿热饭，真苦哇！"正说着，听见房梁上燕窝里的燕子"喳喳喳、喳喳喳"地叫唤。老阿嬷往上一瞅，老燕子正喂它的小燕崽儿呢。老阿嬷瞅着老燕子说："哎呀，你呀，你还有个孩子呢，我呀，我啥也没有哟！"

老阿嬷正瞅着，从燕窝里掉下一粒葫芦籽。老阿嬷猫腰拣起来，埋到她家院墙根底下了。

种上了，就出芽儿了，冒叶儿了，长起来了。老阿嬷又耪又浇水，葫芦秧长高了、秧蔓儿顺着墙往上爬，爬到墙头儿上，开花了，结了个小葫芦。小葫芦趴在墙头儿上，眼瞅着一天比一天长大，长了挺大了，还长，长得出奇扎眼。

秋天了，葫芦长成了，墙那边姓姜的说这葫芦是他们的。姓孟的老阿嬷说："这葫芦是我种的，怎么说是你们的？"姓姜的人说："你种的怎么上我们家墙上来结葫芦呢？"就这么着，两家就打仗。有个清官儿路过两家门口，遇上了，就站下了。清官说："你们两家别打仗了，把这葫芦劈开，一家要一半儿，好不好呢？"姓孟的老阿嬷说："我种的葫芦，秧蔓儿爬到他们家那边儿去了，那哪是他们的呀！"老阿嬷就把怎么怎么拣来的葫芦籽说了一遍。她心酸难过，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清官说："唉！别心酸了，你一半儿，他一半儿，我给你们劈开。"这一劈呢，哟！奇了。里面坐着个小姑娘。

小姑娘手里捧着一朵莲花，一跳，从葫芦里跳出来。

清官儿说："姓姜的，这是人家老孟家种的葫芦，这个小姑娘就该是种葫芦家的。"这么着，姓姜的家就说不要了，姓孟的老阿嬷要了这个小姑娘。

姓孟的老阿嬷有了这个小姑娘，整天心里乐呵呵的，过日子可有兴致了。她给小姑娘起了个名字，叫孟姜女。

孟姜女一天天长大起来，心灵、手巧，模样又好，谁见了没有不喜欢、不夸奖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孟姜女长成了大姑娘。

有一天，孟姜女碰到一个穷秀才。这秀才进京赶考，没有盘费，要饭吃。孟姜女正要出去，一开门，正好碰上秀才要叫门。秀才一愣，孟姜女也一愣，秀才说："阿姐，我渴了，想到你们家找点儿水喝。"秀才打量着孟姜女，孟姜女打量着秀才。老阿嬷在屋里看见了，也听见了，忙迎出来说："那还不中嘛！给你水喝。"老阿嬷忙端来水给秀才。这秀才把水喝了，还剩下一点儿，一泼，泼到姑娘脚下了。这姑娘啊，一乐，一跳，抿着嘴上屋去了。秀才想：你乐啥？秀才不走了，说要在老阿嬷家找宿。

老阿嬷乐了，说"上屋吧！我们家就是穷啊，冷啊！"秀才说："不怕的，老阿嬷，我也是个穷书生。"老阿嬷没有儿子，看秀才人好，就把他当成亲儿子；看秀才对姑娘又好，

就把姑娘嫁给了他。孟姜女就和秀才成了亲。

这时候，正赶上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这秀才刚和孟姜女成亲，就被抓去修万里城墙去了。说是修城墙十八天一换哪，可去了多少人也换不回来。

秀才走了，留下了刚刚成亲的媳妇。她左等不见丈夫回来，右等还不见丈夫回来。听说修长城的人累死就填到城墙里，孟姜女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疼。孟姜女爬山涉水就去找她男人去了。

孟姜女左找找不到，右找找不到，就在一块儿城墙下哭哇、哭哇。她一边哭着一边说："要是我的男人埋在这里，我走三遭墙就倒。"她哭着、走着，来回走了三遭，墙真的就倒了一大片。孟姜女看见露出来的白骨头，哭得更伤心了。孟姜女人好，长得好，哭得也好听，那声啊，就像笙管子一样。秦始皇听见了，就问他的大臣："这是什么人这么哭呀？"

大臣告诉他是什么什么人在哭。秦始皇听说哭墙的小媳妇长得好看，就吩咐大臣把孟姜女抓来。孟姜女说："你抓我干啥呢？我男人在这儿、我哭我男人、你这墙就倒了，也不是我靠的。"秦始皇问："你男人怎么在这里呢？"孟姜女说："你们修这城墙，把我男人抓来的。"秦始皇相中了孟姜女，就说："反正你男人也死了，你就留在我这儿，和我成亲吧！"孟姜女说："可有一件，你得用檀木棺材把我男人的白骨抬出去安葬。"秦始皇满口答应说："中！一百个中！"朝廷啥没有哇，一口吹气儿[①]。孟姜女说："中可是中，你得穿白衣裳，跟我披绫吊孝。他跟我夫妻一场，不能对不起他。你跟我把他抬出去，扔在海里，过了三年我才跟你成亲。"秦始皇说中，就把檀木拿来做棺材。可是，请来上千上万的木匠，斧子一剁，檀木就碎。檀木一碎，秦始皇就把这个木匠给害死。

有一天，一个木匠愁得头朝里躺在炕上。木匠媳妇做好饭，说："你吃饭哪，你怎么不吃饭？"木匠说："唉！木匠啊，也有难处。朝廷做檀木棺材，木匠都去了，去了就回不来。轮到我去了。要是做不出来呀，也得要我脑袋呀！"媳妇听了就说："哎！你起来吃饭吧，我有法子，你听我的。"木匠说："听你的？这些个大木匠小木匠都不中嘛，你怎么能中？"

媳妇把木匠往起一拽说："吃饭！吃完饭，我会给你想法子。我会就是了。"木匠一边说着："你会啥呀？"一边把饭吃了。媳妇说："檀木呢，是对丝的，我给你一种东西，叫水胶，用水胶粘，不坏就是了。"木匠心里亮了，"是啊！是这么回事，是对！"媳妇帮他化了水胶，用筷子粗的檀木一根一根粘。几天工夫，棺材做成了。

秦始皇又请出来孟姜女，说檀木棺材做好了，要为她抬棺材。孟姜女说："皇帝，你相中我啥呢？"秦始皇说："我就相中你那俩眼睛了。"孟姜女头上戴着簪子，拔下簪子就

① 一口吹气儿：形容很容易，吹一口气就可以做到。

把右眼睛瞽瞎了。

秦始皇说："别看你一只眼睛，我还是要你。"孟姜女要送男人的棺材到海边，秦始皇什么都答应她。

棺材起动了，多少笙管子吹着，多少人穿着白衣裳，送着棺材到海边。孟姜女让秦始皇走在她右边。孟姜女问："皇帝，你这么多人都来了，你的万里城墙还修吧？"

秦始皇说："我不修了！"皇帝一句话，说不修就不修了。

秦始皇从头到脚一身白，陪着孟姜女紧随在棺材后边。人们把棺材抬到海边，孟姜女让把棺盖打开，推进海里。人们刚把棺材往海里一推，孟姜女一跳，跳进棺材里，随着棺材进了大海。海里就地耸起一座山来。这山，是孟姜女和她男人的坟。直到今天，这坟还有呢。（蒙古族　喀左县）

讲 述 者：金　荣　女　蒙古族　64岁　喀左县三道营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新宏琴　女　蒙古族　喀左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喀左县三道营子

059. 吕洞宾买药

（满族　新宾县）

三国有个大将叫吕布，坐下赤兔马，手使方天画戟。这个人长得好，武艺也好，谁是他爹，谁是他妈呢？提起这话有一段吕洞宾买药的故事。

吕洞宾出家修炼，能有半仙之体了。他专门上山采草药施舍给一些穷人，做些与人为善的好事。

这天，吕洞宾采回药，路过一个小镇。小镇里有家药店，门口挂的牌子是百草堂。他寻思，我采的药多得数不过来，也没敢称百草堂啊，你一个小小的药店，竟敢称为百草堂，好大的口气，进去看看。吕洞宾进到药店里："掌柜的，我要买几样药。"掌柜的说："你要买什么药呢？""我要买天上的空中挂，天上的一点白。""这……你还要什么药？""我还要人身上的空中挂，人身上的一点白。""这、这、这……""我还要地上的空中挂，地上的一点白。"老先生一看他要得稀奇古怪，"这"了半天，说："没有。""好哇！没有凭什么挂着百草堂的招牌？我今儿个把你牌子踹碎。""这位客官，且慢。你先等一会儿，我到后边给你拿。"

老先生到后边去了，去了半天也不出来。吕洞宾等得不耐烦，直喊。搁里边出来一

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长得是白白净净，眉清目秀，浑身上下穿的是一身白，脑袋顶上别了一朵白色的牡丹花。姑娘姓白，名叫白牡丹。她说："哪位客官要买药？"吕洞宾一看，这位姑娘长得真好，说："我要买药。""你要买什么药？""我要买天上的空中挂，天上的一点白；人身上的空中挂，人身上的一点白；地上的空中挂，地上的一点白。你有没有？"白牡丹说："没有啊。""没有？你没有，我就踹了你的柜台，扛了你的招牌，你药不全，怎么能称百草堂呢？"

白牡丹扑哧笑了："我们有。""有？那你说说什么药，我要买。""天上的空中挂，是望月，也就是山兔粪。天上的一点白，是天上的白雪，叫天上水。"这两句话一说出口，吕洞宾愣住了，说对了，确实是这两味药。"人身上的空中挂，长在人身上，又挂在空中，这是人发，把人发焙成炭，可止血，叫血余炭。人身上的一点白，是银中白，就是尿碱，治口舌疮的。""地上的呢？""地上的空中挂，就是寄生，土名叫冬青子。地上的一点白，就是小根菜，也叫想妈菜。"

一共这六味药，把吕洞宾说直勾眼了，全对，牌子不敢给人扛了，柜台也不敢给人踹了。可是，吕洞宾这次买药，就再也忘不了白牡丹了，后来俩人到底成为夫妻，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就是三国里有名的大将吕布。在生吕布的时候，一包胎血落在千里草上，变成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叫貂婵。貂婵为什么嫁给了董卓了呢？姓董的"董"就是千里草三个字，董卓被杀以后，她才嫁给吕布。

讲 述 者：查树元 男 满族 44岁 新宾镇供销社 干部 中专
采 录 者：徐奎生 男 满族 47岁 新宾县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5年10月4日
采录地点：新宾县新宾镇

060. 梁山伯为什么傻

（大连市）

梁山伯和祝英台，同学三年，临分手，英台对山伯拿鹅呀、花呀来打比方，那意思是说："我是个女的，愿意和你做夫妻。"可是这个山伯咋样？不光不明白英台的话，还老是生气，说英台骂了他。

你说天底下有这样的傻子吗？人家山伯可不是傻子，透精透灵的，可他就偏不懂得英台的话里有话，把英台气死了，连咱们也跟着上火。

那咋回事呢？

原来呀，英台、山伯都是天上玉皇大帝的侍奉人，山伯是金童，英台是玉女。一天，玉帝坐在宝座上看天书，看着，看着，困困虫来了，他就趴在案子上打起呼噜来了，嘴丫子淌了一堆哈喇子金童和玉女，别看天天站在玉帝两旁，可是玉帝不让他们说话，连看一眼都有罪。这阵玉帝睡觉的样子挺笑人，叫两个孩子实在憋不住了，就对看一眼都偷偷地笑了。

玉帝到底是玉帝，人家睡觉也留着一只眼睛。他见金童玉女对面笑，可气坏了，冷丁地抬起头，“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直颤颤，金童玉女吓得直战战。就听玉帝大喊：“好啊！你们违犯了我的天规，来人哪！把他俩都打人人间去受难，叫他们胆大敢动凡心！”

就这样金童投生在贫苦的老梁家。玉女投生在祝家庄有钱的老祝家，这就是玉帝的第一招儿。

山伯和英台同学三年，两人情投意合，山伯不知道英台是个女的，光拿她当兄弟看待，可英台就不这样寻思了，她想：“山伯呀，梁兄！咱们应当是夫妻呀！”可咋能叫他知道真情呢？一个大姑娘这话说不出口啊，所以就在临分手时，趁山伯送她，比三比四，想叫山伯明白。谁知道这个山伯傻得“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把个英台气得啥似的，心里话：“在书房念书那阵，你看过我耳朵上有耳环眼，打秋千时我掉过一只靴子，露出一只小脚，按理你早该知道咱是女的。这阵我又比三比四地告诉你，你咋就傻到这份上，硬是糊涂呢？”

山伯一点儿也不是装糊涂，他就是不明白。直等到了家，忽拉一下子全醒腔了，把他悔断了三根肠子，一病不起，死了。

原来呀，山伯和英台一到人间，玉帝就传旨给当地的土地爷，叫他好好看管这两个人，狠狠地折磨他俩，算是惩罚。当山伯和英台路上相遇，插草为香拜干兄弟那阵，人家土地爷就把山伯的魂儿给扣在香炉底下了。你想一个丢魂儿的人咋能不糊涂。等他回到家，土地才又把魂儿还给他，好叫他吃后悔药，活活把人折磨死。

讲述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榆拉村 农妇

采录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061. 青　蛇　传

（新民县）

从前，在山东沂蒙山有个小集镇，镇旁有一座娘娘庙。每年到四月十八，赶庙会的人是推不开搡不开的。近至十里八村，远至百八十里的人，都来降香还愿，传说娘娘显

圣，有求必应。

在离娘娘庙五六里的地方，有个侯庄，庄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光棍儿汉，姓方叫老成。他上无三兄，下无四弟，父母双亡，家里啥也没有。他会做烧饼，吃过他烧饼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大伙儿都说，吃了烧饼就兴忘了姥姥家。他为人老实厚道，不会拐弯抹角，大伙儿都管他叫“老憨”。

这天，太阳都快压山了。老憨赶完庙会，挑着烧饼挑子往家走，一边走一边抽着旱烟。走到一片树林子跟前，听见树林子里有女人的呼救声，老憨放下挑子抽下扁担，奔着声音走过去。发现有个女子正被一个歹人往树林子里拽去，这女子一边挣扎一边喊救命。老憨大喊一声：“站住！放下那姑娘！”接着也不知他哪来的胆子，冲着歹人就是一扁担。那人用蝇甩子一挡，扁担打空了，老憨回身又是一扁担，那人拽着女子腾不开手，加上女子在手中挣扎，拿蝇甩子的胳膊被实实惠惠地打了一扁担。他放下手里拽着的女子，来打老憨。这女子得手了，与老憨一同来打那个歹人。老憨怕女子吃亏，推她快跑，这女子点了老憨一下就走了。老憨是越打越来劲，最后把那个蒙面的歹人打跑了。

老憨到林子外边拣起挑子回家了，等到了家门口，只见屋里有灯光。他推门进屋一看，有个漂亮的姑娘正坐在炕沿儿上。老憨当时就愣了，忙问：“你是谁，到我家来干什么？”那女子只是笑了笑，羞答答地看着老憨。她一看不要紧，倒把老憨瞅毛了，只见那个女子站起来，拽拽衣襟柔声柔气地说：“救命恩人在上，小女子有礼了。”紧接着就给老憨深施一礼。老憨不知怎么回事，就问：“我怎么成了你的救命恩人了？”女子说：“刚才你救的就是我呀。”老憨这才明白，再一看这姑娘，穿一身青衣服，有好几处都刮破了，脸上青了一大块，手上还流着血。老憨也没想别的，马上到外屋刷锅烧了点儿热水，叫姑娘先洗洗。等她把血迹擦干，老憨才说：“这位大姐，不知你家住何处，离这有多远，我送你回家。”这女子听完，眼泪就下来了：“这位大哥，我不瞒你，我姓白，叫白小青。只因家遭不幸，我孤身一人来投亲。谁知亲戚家已经没人了，我无家可归，偏偏又遇上歹人，多亏大哥相救，不然小女子性命不知怎样啦。我一个孤身女子，叫我以后怎么办好哇！”说完就哭起来了。这夹当儿① 外边还下起雨来啦。老憨可就难心了，这可咋办好呢？小青又说话了：“你也别太难心，大哥要不留我，我这就走，谁让我命苦啦。”说完拉开门就往外走。老憨忙说：“你先别走。我寻思，我就光棍儿一个人，要是留个女人在家过夜，要是叫人传扬出去，我倒没什么，可对你就不好啦。”白小青说：“这怕啥的，常言说，脚正不怕鞋歪，你只管放心，我不会叫别人知道的。”就这样，小青住炕上，老憨抱了几捆草，在外屋锅台旁边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老憨早早就起来了，也没惊动她，自个儿挑起挑儿正准备走街串巷去

① 这夹当儿，这时候，这个节骨眼儿上。

不容易积攒了几个大钱，娶上一个媳妇。这媳妇如花似玉，又善良贤慧，精明能干，小两口儿恩爱如蜜。

有一天，洪真卖席子归来，看见媳妇倒在墙脚下，脑浆溅了一墙壁。原来邻村有个恶少，他依仗有钱有势，一向不干正经事，洪真媳妇没嫁之前，他就惦上了，想在她身上打坏主意，可总也没能捞到手。这女子富腾腾的人家不去，倒嫁了个穷汉，让那个恶少又恨又吃醋。这一天，他趁着洪真外出卖席子机会闯进门。一个女人家，怎能斯打过那个凶汉，她被糟践了，没脸再见自己的男人，就一头碰死在墙壁上。洪真是个血性汉子，忍不下这口气，含着眼泪埋了媳妇，随后捞起条扁担进了凶手家，一扁担把个恶少脑袋开了瓢。

杀了人，而且是杀了有钱有势家的人，这还了得！为了逃生，他不得不离开家乡。

半月之后，洪真来到一个海边上。海边上有个财主，养着几十条大渔船，船上少个出大力的，洪真求那财主收下他。财主上下端量了一下，见他面黄饥瘦，摇头说："饿汉子吃得多，不能要。"洪真说："我白干活不要钱怎么样？"财主这才点了头。

有一天，船进了远海，忽然遭了天气，在狂风恶浪里颠达了五、六天。大伙儿忽然发现个小孤岛，这岛上没有人家，也没有树林，却有个老道在煮粥。只见他架起个小钵当饭锅，从石罅中捧出一捧水，放进小钵里，然后又脱下靴子抖了抖，抖进小钵里半把米，拢起一把火，把米粥煮熟了。

船上下来的有十来个人。他们已是几天没吃过一口饭，没喝过一口水了，闻着这粥的香味儿，一个个肚肠咕噜噜地响，可看一眼那小钵又凉了心。老道好像明白了他们的心思，一人给盛上一勺，钵里的米粥不见少；一人给盛上两勺，钵里的米粥还那么多。直吃得他们汗流满面，打起饱嗝儿，那个小钵才见了底。

风息了，浪平了，渔船要回家了，洪真不愿走，留了下来。他觉得这位老道不是凡胎俗体，人世间的糟心事又实在太多，躲也躲不过去，他要跟老道修行，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超脱凡胎。

他求老道收下他，老道也没推辞，就向身后招了招手，随着就跑来一头小毛驴，脖上还带着响串儿。老道对洪真说："你骑上去，闭住眼睛，它自会把你带到个好去处的。"

洪真骑上小毛驴，闭上眼睛，只听铃声叮冬响，耳边风声呼呼吹，蹄打水皮不断声。不大工夫睁眼一看，他已经离开大海来到了一个古柏遮天的青山前。

他挽起缰绳，信马由缰地走去，左弯右拐，穿峡越谷，在个石洞前下了驴，脚一落地，就看见从洞口里迎出个老道，正是小孤岛上点化他的老师父。老道向这洞里指了指，洪真顺着手势往里看，看了一阵一回头，老道不见了。

这山就是龙华山，这洞就是仙人洞。从此洪真就在这里出了家。

龙　泉

在仙人洞的洞口前，并排着一对清水泉，叫作龙泉。泉水清亮亮的甜丝丝的，冬暖夏凉。更出奇的是一年一次的庙会上，任你千人万马喝呀洗呀，那泉水还是那么满当，那么清亮。据说这水来自无底洞下的那条隔世河。

一般人往无底洞走是越走越窄，越黑，可是有道行的人，越进越宽敞，越亮堂。穿过一条隔世河，就到了好地方——世外桃源了。

不知哪朝哪代，有五个赶考的书生，走到这里来了兴趣，要看看隔世河，游游桃源景。他们爬进无底洞口，只见前头有个人挑着水桶，吱吱嘎嘎往里走，他们也跟着往里走，到了一条小河边，看来一步迈不过去，两步不够迈，小河石帮石岸，清亮见底。那个挑水的迈过去一只脚，两腿一跨，弯腰弓身去打水。书生们看了，觉得挺容易，一齐往河对岸跳，谁知他们扑扑通通都掉进了河里。那个打水的眼尖手快，追过来一桶打上来两个，两桶捞上来四个，剩下一个眼睁睁地看着他沉下去，没了影。

挑水的是谁？就是洪真道人。他要在仙人洞内建筑一个大殿，一个廊房，塑起几十尊神像。他从大海来，心里不忘大海，要在洞顶修造一个望海楼。当石料从海南山北运到山前时，他有点儿发愁：这山是那么高，洞是那么陡，路又是那么窄，空着手上来也要喘几次气，这么重、这么多的石料，咋能搬到洞里呢？这当口，就见老师父远远地走来，在石堆前哈了哈腰，肩扛一个石条，胳膊夹两个石条，脚踢两个石条，往山上走来。洪真一看，也学着师父的样子，又扛又夹又踢，那石料突然一点儿也不重了，变得比鸡毛还没份量，轻轻松松地就给带上了山，石料就这么备齐了。现在他来挑水，就是要和泥动工的。

可是，自从隔世河里灌死了人，洪真再也不肯去挑水了。他怕他前头走着，后头又跟来个谁，也做了无名鬼。可这仙人洞座落在高高的山尖儿上，除此而外再找不到一滴水，没有水没法修建。他正在为难，又见老师父走来，手里提了个长杆子。他在前头走，洪真就在后面跟。进了无底洞，来到隔世河，只见师父双脚跨河，拿那长杆往河里捅了两下，就像捅漏了底，水流到那儿打起旋儿，顺着漏洞漏走了。老师父手持着木杆往外走，走出洞口就不见了。洪真东瞅一眼，西瞅一眼，师父没找着，却见洞口不远处并排冒出两股清水泉。

有了这两股清水泉，大殿、廊房，还有那洞顶的望海楼，很快就修筑完工了。

三百六十片巴掌田

仙人洞顶往西北三五百步处，有个鞍子岭。顺着鞍子岭脊背往南往北两下分开，是一片接着一片的巴掌田，大的大不过一间房，小的刚到一铺炕。

说是洪真一个人在时，只在岭脊背一南一北开了两片荒地，他一年种了能吃三年。收下三个徒弟时，岭南岭北又加了六片巴掌田，总共成了八片，一年种了能吃两年。收下七个徒弟时，巴掌田接下去开到十六片，一年种了能吃一年半。往后就这么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收到十几个徒弟时，年吃年用① 都巴结② 了。是不是地块儿越往下土越薄啦？不是，正好相反，地块儿越往下越肥；是不是年景变坏了？那就增加地块儿吧，由一人二片田加到四片田，再加到六片田。

洪真总共收下三十三个徒弟，到第三十三个徒弟进来时，鞍子岭往南往北一齐把梯田开到了底。合起来是五百多片。五百多片的地块儿打来的米粮还是不够吃，刚到五月底就见了圈子底。大徒弟周教海一见米粮不多了，赶快禀报师父。这时洪真打座刚够四十天，周教海打了个转儿，等到第二天，还是没放开口。这转儿直打到第五天，一粒米也没有了，不得不硬着头皮喊了声："师父，吊锅断顿儿啦！"

洪真一人定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四十九天里不吃不喝，不抬头不睁眼，头上絮了鸟窝，下了鸟蛋，逢上好季节抱出鸟崽他都不觉得，这期间天塌下来也不该打搅他。现在却被大徒弟喊下了座，心里挺恼，可一听是吃饭大事，又愣怔起来：这才什么时候，就没吃的了？要苦多久才能捱到下来新粮？今年这样子，下年又会什么样？真就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啦？

这一年，靠着化缘对付过去了。下一年他下了狠心，一年不是三百六十天吗？远在山下的那些田地不管多肥沃，都扔掉，坡南坡北各留下一百八十片巴掌田，前坡前半年吃，后坡后半年吃，前半坡的第一片打粮正月初一吃，第二片打粮正月初二吃。这么一天一块儿固定下来，哪片地瞎了哪天大家就少吃饭，哪片地颗粒无收就都饿一天。

打从这年起，三百六十块巴掌田上，年年都是好庄稼，吃米有米，吃面有面，吃豆有豆，师徒们又过起了富腾日子。

这么久了，有的徒弟又嫌太麻烦，一块一块地收，一块一块地打，赶上个晴天倒好说，赶上个阴雨天，还是熬糟③ 人。洪真说："晴朗天你们管，阴雨天交给我。"

---

① 年吃年用：一年的开销。
② 巴结：勉勉强强。
③ 熬糟：方言，这里是受罪、折腾的意思。

因此他死了以后，一到阴雨雾露天，常有徒弟见他站在洞前的大银杏树顶心，手牵着毛驴，驴拉着大石碌，绕着树头四周一圈一圈地转，那是干什么？是给徒弟们打场呢。

洪 真 显 圣

洪真费了一世心血，造好庙宇，树好道规，自己要羽化了，就嘱咐弟子：要是他到了“那一天”，看哪儿有阳光就往哪儿抬，杠绳在哪儿断就在哪儿埋。

在他坐化的日子里，正是连雨天，老不开晴，唯独东北方向露出一片阳光来。可是要往那里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有的地方空手行人弯腰扶壁刚能爬过去。无奈师父是那么嘱咐的，走一步说一步吧，这么着，三十三个弟子有三十二个上了杠。

他们从第一步开始就担心：这么大个帮伙，一条羊肠小路如何挤得开？但是怪得很，脚尖之前还是羊肠路，担心迈出去一步放不开脚，可是脚掌落下转眼就变成了平坦道，几处难走的地方也就这么走过去了。阳光照耀处是一个大池塘，上水来，下水走，沙岸沙底，清亮明净。刚走到这里，只听咔崩一声响，杠绳断了，装殓洪真的瓦缸落进清水池塘里。这儿就是如今的冰峪沟。

水葬了师父，往回走时，羊肠小路还是羊肠弯曲羊肠宽。那几道险隘又挡了路，人是扶着扯着爬了过去的，扁担却都隔在山那边，一条也没能带回来。

洪真的弟子三十三个，给他送葬的却少了一个，这人是谁？他是大弟子周教海。在师父羽化之前，被派往武当山办事去了。

周道士办好了该办的事，刚要下山来，迎面过来一位骑小毛驴的。响串儿叮当叮当不住地响，走近了一看，是师父洪真。师父随手递给他两片琉璃瓦。修建正殿时，不缺砖不缺石，只在最后缺了两片脊盖瓦，那大脊的两头就空出两片白。洪真叫他带回去，周周正正地补扣上。周道士接过两片瓦，又听师父说，他打坐的那个石窟里，有他一双用不着了的鞋子，叫大弟子拿下来穿了。周道士才要问问师父往哪里去，洪真就一拍小毛驴，叮当叮当地走远了。

周道士回到仙人洞，众师弟都在擦眼抹泪，说是师父于某月某日坐化了。周道士听了吃了一惊：正是那一日，他接过师父递来的两片琉璃瓦。师弟们不相信：你不是认错了人吧？周道士又说起那双靴子，扯了根葛绳上到师父打坐的石窟里一看，真的拿出一双半新不旧的毡靴子来。

有了这件事，人们都说洪真没有死，是成正果了。

讲述者：白富顺 男 满族 庄河县英烈士乡曹隈白屯 农民 小学
（其他情况详见作品148。附记）
采录者：白清桂 男 满族 41岁 白富顺之子 农民

064. 海 神 娘 娘

（东沟县）

成　　神

很早以前，有一家姓林的，全家五口人：爹、妈、两个儿子、一个闺女。爹和两个儿子都是使唤船打鱼的。

这一天晌午，闺女睡晌觉。睡着睡着，冷丁咬牙瞪眼，两只胳膊夹得登紧。妈一见闺女这样，随手打了闺女一巴掌："小死嫚子①，睡觉也不稳当！"

这一巴掌把闺女打醒了，"登棱"爬起来说："坏了，俺爹落水了！"

妈听了，连忙往窗外看，天晴，一丝儿风也没有，就瞪了闺女一眼说："小死嫚子，敢咒你爹！"

闺女说："俺爹真落水了。俺爹俺哥他们在深海老洋里打鱼，遭了天气，我才刚② 去救他们，嘴里叼着俺爹，一只胳膊夹着俺大哥，一只胳膊夹着俺二哥。你一巴掌打得俺生疼，俺一张嘴，俺爹从俺嘴里掉进海里了。"

半晌，两个儿子回来了，一见妈和妹妹的面，放声大哭："俺爹落水了！"

妈哭了一阵，问他俩是怎么回来的。儿子们说："俺们在深海老洋里遭了风浪，船翻了，俺爷仨都落了水。不知怎的，就觉得有人用胳膊夹着俺，踩着浪回来了。"

这就一传十，十传百，说老林家闺女是神仙。再找闺女，没影儿了，再也没看见。有人说她成了海神娘娘了。

讲 述 者：高秉环 男 60岁 住东沟县北井子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
采录地点：东沟县北井子

① 嫚子：对女孩子的称呼。
② 才刚：即刚才。

救 渔 船

有一条渔船，在大海里叫大风大浪折腾得眼瞅着要完了，天也黑了，这可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船老大看见船前面有一盏灯，就扳正了船舵，对准那盏灯跑起来了。

说也怪，大风大浪没停，船跑得可挺稳当。船老大寻思那盏灯离得不远，可是跑了半个多时辰，那盏灯还在前面不远的地方闪忽。船老大心里翻了个劲儿，这准是神灵保佑了，就叫伙计："掌篷！"

伙计愣了："这么大的风浪，不敢掌篷啊！"

船老大说："叫你掌篷就掌篷，咱有神仙保佑。"

伙计们只得掌篷，船跑得更快了。约摸过了一个时辰，那盏灯不见了。船老大叫："下锚！"

下了锚，大风大浪还没停，船可挺稳当。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天亮了，一看，船停在东沟[①] 外的一条沟里，像进了船坞一样。

这消息传开了，大伙儿琢磨这是哪位神仙救的？琢磨来琢磨去，老林家闺女不是没有了吗？准是她成了神，保佑船平安无事。这就给送了个神名，叫海神娘娘。

讲 述 者：李安福 男 东沟县长山乡富窿山村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丹东市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 1982 年春
采录地点：东沟县富窿山村

红 头 绳

因为海神娘娘常常显圣，救人，救船，使唤船的人越发信服海神娘娘。庙岛的海神娘娘庙一年到头不断香火，还有人用上等木材雕刻了大船的模型，挂在海神娘娘庙的殿上。

有一回，一条货船受了气[②]。三更半夜地冷丁来了场大风，下了大雨，鸡蛋大的雹子劈头泻，大浪就像小山一样，把货船一下子掀到浪尖儿上，一会儿又掉进浪窝里。船上

① 东沟：今东沟县城镇东的一条沟，通海。
② 受了气：遭到风浪的袭击。

的人慌神儿了，把几个大锚都下了，挖底浪[1] 把大船掀得上来下去，顶不住了，可船[2]的人哭爹喊娘，这回可完了！

正在这时候，迎面来了一盏灯，越走越近，到跟前一看，是一条大船。别看风浪那么大，那条大船就像没事儿一样。

大船上有人问货船："你们怎么啦？"

"受气了！"

说话的工夫，大船上把流子[3] 扔了过来，货船上的人接过流子七手八脚把流子绑在大柱子[4] 上。大船开了，拖着货船走。别看大风呜呜响，大雨一个劲儿地下，鸡蛋大的雹子劈头泻，那条大船一点儿不在乎，货船上的人也觉得船稳当了。

约摸走了半个时辰，大船上有人喊："进坞了，把流子解下来还给我们吧！"

货船上的人刚要动手解流子，大船上又有人说："拉倒吧，咱们船上有的是流子，不要了！"接着就听见斧子砍绳子的声音，那条大船一直往前开走了。

货船上的船老大吩咐下锚，用篙一探水，才三尺深，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船上的人都说："多亏那条大船，要不，咱们早都见龙王爷了！"

天亮了，风停了，一看，这不是庙岛船坞吗？船老大挺奇怪，起风下雨的时候，离庙岛少说也有三百里、四百里的，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再说前面是大山，根本没有水路，拽咱们的那条大船怎么过去的呢？再看那根流子，哪是流子，是一根砍断了的红头绳！

船老大明白了，是海神娘娘显灵救了我们，连忙办了香纸供品，下船到海神娘娘庙谢神。进了庙，一看前殿挂的那条雕刻的大船模型，船底还直滴嗒水呢！

讲 述 者：高秉环 男 60岁 住东沟县北井子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
采录地点：东沟县北井子

065. 鲁班传线

（台安县）

鲁班知道自己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就教了四个徒弟，把民间所用的建筑方法教

① 挖底浪：从海底掀起来的大浪，形容海浪高大。
② 可船：满船。
③ 流子：缆绳。
④ 大柱子：船上人专门用于绑缆绳用的大柱子。

给了他们，让他们继续收徒传艺。

净收了哪四个徒弟呢？就是瓦匠、石匠、木匠和笆匠。鲁班为他们准备了家什，就开始传艺。

先说石匠，鲁班教他从打石头到砌石头，石匠学得非常认真，干活儿也非常出力。石头打得是方方正正，四面见线，墙砌得也是又直又平。不巧，有一天石匠在打石头的时候，两只眼睛都被碎石块崩坏了。这可急坏了鲁班，鲁班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个办法，回家来他媳妇告诉他“疯狗眼睛一条线”。鲁班决定找两只疯狗眼睛试一试，第二天鲁班就差人四处寻找疯狗，可都没找到。

正巧，天上玉皇大帝修皇宫，听说鲁班是个能工巧匠，还有几个徒弟，就让兽仙下凡来请鲁班师徒。鲁班就对兽仙说：“我倒可以，只是我的大徒弟的眼睛被碎石崩坏，去不得呀。”兽仙一听，：“眼睛坏了就给他换一双呗。”鲁班忙问：“怎么换法呢？”兽仙告诉他：“你在七月十五日那天晚上，拿着你的斧子在院里等着，那晚上天狗准出来吃月亮。你见月亮发暗，就冲月亮砍，这时你徒弟准喊脑袋疼，告诉他一宿不要睁眼，第二天眼睛就换好了。”鲁班记了下来，送走了兽仙。转眼七月十五到了，天黑以后，鲁班拿把斧子站在当院，眼睛直盯着月亮，事先告诉石匠，让他一宿别睁眼，脑袋疼也得挺着点。忽然，月光暗了，鲁班朝着月亮就是一斧子。这时，躺在屋里的石匠徒弟“哎呀”一声，鲁班也没有管他，回屋就坐在他身旁看着他，不让他睁眼睛。第二天天一亮，石匠眼睛真的又看见了东西，可把石匠乐坏了。鲁班仔细一看，眼睛是好了，可就是有点儿发直，鲁班怕他砌不好墙，就给他一条红色的线，告诉他在砌石头以前先把这线拉上，照这条线砌，就不会歪了，石匠徒弟挺高兴。

木匠徒弟听说师傅给石匠治好眼睛不算，还给了一条红线，也去找鲁班要。鲁班想，石匠换的是狗眼睛给条红线，木匠虽然眼睛没坏，可有一只眼睛也不好使，没有线儿也不行，给他啥线呢？给白线吧，木头的新茬儿多是白的，怕看不清楚，就给他黑线吧！顺手就给了木匠徒弟一根黑线，木匠也乐呵呵地拿走了。

再说瓦匠徒弟，他看石匠和木匠都从师傅那儿要来了线，也去跟鲁班师傅要线去了。鲁班一听，心里想，老大、老二需要线，你干瓦匠活儿不用线也可以，如果非要线不可，我这也没有了，就对瓦匠说：“你找你师娘要去吧！”瓦匠来到师娘这里一说，师娘顺手把上鞋绳子给他一段儿，是白线，瓦匠也高兴地拿回去了。

再说老四，就是笆匠，他看石匠，木匠、瓦匠都要来了线儿，也去和鲁班师傅要线。鲁班心里早有数儿，这四个徒弟，顶属老大好，顶属老四差劲，但看在师徒份儿上，就告诉他上王八那要去吧！

笆匠耷拉着脑袋到了海边，看见一个磨盘大的王八在晒盖子呢，就说：“乌龟先生，鲁班师傅让我跟你要线儿来了。”那个老乌龟眨巴眨巴绿豆眼儿，声儿也没吱，伸出脖子

向海里爬去，后面留下两行王八爬的印子，就像两行排起来的“八”字。这笆匠心眼儿还挺快，就把这印儿记下了，回去就照着王八爬的这个“八”字编笆。

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石匠还是使红色线，木匠使黑色线，瓦匠使白色线，笆匠编的房笆是一行挨一行的“八”字。

讲 述 者：张绍库 男 62岁 台安县达牛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高玉良 男 台安县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台安县达牛乡

066. 泥人邱大师

（沈阳市）

早先年，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捏泥人大师，姓邱，大伙儿都叫他邱大师。

邱大师的手艺是祖传的，父传子子传孙，传来传去传到他这辈儿上。邱大师没事就合计，咱家干了几辈子，捏出的泥人儿，塑出的佛像，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可就是泥人变不成真人，泥佛变不了活佛，我的手艺到多咱能学到捏人人活、塑佛佛灵呢？

邱大师天天琢磨夜夜想，转眼过去了二十年。这工夫，他已娶妻生子，带上徒弟当了师傅。

那年，有个地方修了座九天玄女庙，请他去塑神像。他领着手下十几个徒弟就去啦。

邱大师他们吃住都在庙里，一连干了七七四十九天，几层大殿的神鬼佛像差不多全塑完了，只差大殿正中神位上的九天玄女娘娘的金身还没塑成。邱大师塑了毁，毁了塑地来回折腾了九九八十一次，也没塑出一尊自己觉得可心的娘娘。他不是嫌这尊神态轻浮，就是嫌那尊过分庄重。九天玄女到底儿该是个啥模样？他也没见着过，急得吃不下，睡不好。

这天晚上，徒弟们都在配殿睡下了，只有邱大师一个人坐在正殿，守着空神位苦思苦想。他想着想着，忽听门外有女人叽叽嘎嘎的说笑声。这深更半夜的，谁家女子会到庙里来呢？邱大师忙躲到门后往外瞅，见两个小丫头挑着两盏大红纱灯在前面引路，后面跟着七八个像花一样好看的大姑娘，拥着一位仙女，她们说笑着奔正殿走来。邱大师细细端详，这仙女长得可真美，面如桃花却不轻浮，眉目含情还挺庄重。

邱大师见了，乐得大叫一声：“嘿，这就是神女呀！”

他这一喊不要紧，仙女们忽悠一下子就不见了。邱大师一着急醒了，才知道刚才是

做梦，可那神女的音容笑貌他却记得真真亮亮。他赶忙虎身站起，抓起泥巴塑呀塑，忙活到金鸡三唱东方亮。等到徒弟们早晨起来一看，见师傅的手里攥着泥睡在地上，一尊活脱脱的神女像已塑了出来。

在临交工的头一天晚上，邱大师躺在炕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得这尊神女像是自己从艺几十年来塑得最好的一个，应该在临走之前再去看看。他想到这，就披上衣服奔正殿走去。

邱大师来到神女像前上下打量，左看右看瞧不够。他瞅着瞅着，忽见神女的眼皮儿一撩，长袖一甩就从神位上走了下来。邱大师一愣，不由得连往后退。九天玄女笑着问他："你直劲往后躲啥呀？""怕娘娘怪罪。""怪罪你啥？""我学艺不精，怕有不合娘娘的心意的地方。""塑得不错，挑不出啥。不过，离塑神神灵、捏人人活，还差些。""请娘娘指点。""跟我来。"

九天玄女说着，就领邱大师来到一个山青水秀的峡谷里。九天玄女指着一堆小山似的泥，对邱大师说："你要按照自己心中所想去塑，等你把这些泥用完，我自会来接你回去。"

邱大师答应了。从此，他真就一人呆在山谷里，抠着那堆泥，不分白天黑夜地捏呀，塑呀，手脚不停地干。他饿了，就摘山中野果子吃；渴了，就捧一口山泉水喝。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那堆泥逐渐逐渐地见少，眼瞅着再捏六七个泥人儿就用完了。这时，邱大师忽悠一下想起来，徒弟们跟自己转腾了这么老多年，还有好几个没混上媳妇呢，莫不如捏上几个大姑娘带回去，给他们做媳妇。

就这么的，邱大师一边琢磨一边捏，一口气把泥用完，正好捏出七个天仙似的大姑娘。他刚把泥姑娘们一个挨一个摆放在地上，忽然随风飘来一片柳絮飞花落在泥人身上。邱大师怕晒干了以后抠不掉，就捧起泥姑娘用嘴往下吹，吹完一个放到一边，吹完一个放到一边。等他把七个泥姑娘吹完，再扭脸一瞅，愣住了。泥姑娘变成了活姑娘，她们一顺水儿站在邱大师跟前，齐刷刷张嘴叫师傅。把个邱大师乐得呀，直吧嗒儿吧嗒儿掉眼泪儿。

这工夫，九天玄女驾着五彩祥云飞来，乐呵呵地说："邱大师，你的手艺学成啦，快些回去吧！"

九天玄女说着推他一把。邱大师一惊睁开眼，撒目撒目四周已天光大亮，瞧瞧自己，浑身上下被夜露水打个响透——原来，他在庙后草地上趴了一宿。邱大师想：难道说自己又做了一个梦？等他揉揉眼睛仔细看，那七个大姑娘却真真地站在自己跟前。这到底是做梦还是真事？

邱大师正在呆呵呵地猜疑，只见徒弟们吵儿巴火地跑过来问他："师傅，师傅，你咋跑这睡觉来啦？""我睡几天啦？""还几天呢，这一宿就够您受的啦！""咋的，我才出来

一宿吗?”“是呀，咱大伙早晨起来，见您不在庙里，就全都吓毛了子了，踅摸老半天才在这里找到您的!”

这时，邱大师心头一亮，猛然醒悟。

有一个徒弟指着他身后的那帮俊姑娘，悄声问：“师傅，她们是干啥的呀?”邱大师笑着说：“你们的媳妇哇!”姑娘们听说都羞红了脸，小伙儿们也臊得低下了头。从此，邱大师真就“捏人人活、塑神神灵”了。

讲 述 者：薛天智 男 52岁 沈阳市于洪区建筑公司 工人 初中
采 录 者：刘 敏 男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薛天智家

067. 石 定 坠 舟

（长海县）

船是海上的运行家把什儿，又要航行，又要停泊。大海时常有大风浪，要是不用专门的家把什儿把船定住，船就会被潮水带走，或撞在岸边。在锚还没出世的时候，人们把独木舟和小舢板用绳子拴在岸边的石块儿或树桩上，害怕被风浪卷走。这种法子在江河边上管用，在大海边就玩不转了。要是船在海上遇着大风，你往哪里拴船去？就在古人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候，有一个叫石定的小伙子用“坠舟石”这笨家伙，治服了海风，泊住了舟船。

石定的父亲是个捻匠①，修船造船有一套，两个儿子也不熊②，又能出海打鱼，又会帮父亲修船造船，有一股子蛮力气，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搬起来就走。可就是缺心眼儿，三加五不知道等于几，不识数，只知道使蛮力气干活，只要爹吩咐他俩干的事，一宿不睡觉也一口气干完。

有一天，哥儿俩驾着舢板出海打鱼，打回的大鱼装满了舱。石捻匠看着这又肥又鲜的黄花鱼，知道能卖上好价钱，就和大儿子扛着鱼篓到市上卖鱼，临走告诉小儿子石定：“你这不识数的笨小子，在家看好船，我和你哥卖鱼回来，要是这船没丢，给你买件狐狸皮褂子穿。要是看不住船，我让你光腚过冬!”

① 捻匠：指专事加固船体、密结板缝的工匠。
② 不熊：这里指不孬。

石捻匠连吩咐带吓唬，唬得小儿子石定连连点头，坐在小舢板上不动地方。捻匠高兴地到了集市上，拿鱼换兽皮，还倒找回一大把贝壳。找贝壳干啥？古人把贝壳当钱花，还不知道金银铜钱是啥东西呢！拿这贝壳，想换啥就换啥！

石捻匠发了一笔小财，领着大儿子吃了一顿老虎肉，只花了一个贝壳，挺高兴。又遇着几个熟人，唠了半天嗑儿，忽见天上起了卷毛云，觉得凉风嗖嗖地吹。捻匠心里“格登”一下，接着心“冬冬”地跳起来，一拍大腿叫起来：“糟了，海上要起大风，我光顾在这瞎扯，把个笨小子留在家里，他干重活不犯愁，看船怕是看不住，再大的力气也抗不住大风啊。要是卖两篓鲜鱼刮丢一条船，可赔本了。”捻匠心急火燎，领着大儿子三步并做两步，撒开丫子往家跑。

三十多里的山路，爷俩跑了有一个半时辰，到海边，只见一些马架子窝棚全都散架了，原来拴在海边的渔船，一艘也不见了。一问在山背坡淌泪抹眼的打鱼人，才知道这些渔船都让大风刮到海里去了。

石捻匠看这风势，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地倒在地上，望着大海直抹泪。大儿子催他走，他说：“咱俩跑得再快也不赶趟了，凭你那不识数的弟弟，拖船拖不上岸，那条舢板算是完蛋了！唉，都怪我不该在集市上贪吃虎肉闲唠嗑儿！”

石捻匠在大儿子搀扶下，走了百十步，坐在地上望着大海哭，大儿子劝不住，背起老爹往家跑。到了家，天都黑了。进了屋，石定就端上早已煮熟的大螃蟹，憨呼呼地说：“爹，哥，吃螃蟹！”就没话了！捻匠说：“船都让风刮跑了，愁死人了，还吃什么螃蟹，端下去！”石定说：“船在海边，你们快吃蟹子吧！”捻匠一听忙问：“船在海边？真的吗？”石定说：“嗯，在那儿！”捻匠一个高儿地从草铺上蹦起来，一下子冲出窝棚，跑到海滩一看，黑乎乎的海边果然有个黑点点，真是条小船，是他石家的宝贝舢板，他想扯绳子把船拖到岸边，摸索了好一阵，也没摸到缆绳。石捻匠问石定：“拴船的绳子呢？”“断了。”“啊，断了！那船为啥没漂走！”“让我把绳头拴在石头上咋能漂走！蟹子真大，别放凉了，爹，哥，回去吃蟹子吧！”

捻匠和大儿子哪有心思吃蟹子，一个劲儿地问这船是怎么拴在石头上的。究根问底，石定就是那几句话，好像车轱辘，推推转转，多一个字说不出，气得捻匠骂了起来。石定呢，有话说不出，道不出，光冲着爹和哥一个劲儿地憨笑着。

第二天，风还是不停地刮，石捻匠和大儿子手拄木棍，看那条在浪涛中颠簸的小舢板，不管风浪怎么颠簸，终不离那一丈见方的海面，真神了！

第三天，海风终于停了。石捻匠带两个儿子游到小船上察看，见船上的四条缆绳，牢牢地拴在海下四块两三百斤的大石条上，有了这四块大石条坠着船，才使小船啥事没有。

海里怎么碰巧有四块石条呢？石定怎么找得那么准？问石定，石定还是憨乎乎地笑笑说：“这是我从岸上搬去的呗！”

捻匠说："想不到你三加五不知等于八，却能想出这么个好主意！"

石定说："风刮断了绳子，俺接不上，就扛着大石头下了海，把绳头拴在石头上。可俺看风越刮越大，就把断在岸上的这半截儿拴上石头，扛进海里，另一头拴在小船上，要不然船跑了，光腚过冬，多害臊！"

石捻匠听了，一边夸儿子有出息，一边心疼地想，儿子在风浪中一准费了不少劲儿。这孩子听我吩咐，啥活儿都是实打实地干，可俺答应给孩子买的狐狸皮衣裳，还得去买回来。

从那时起，人们都学石定的法子拴船，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坠舟石"，又叫"石碇"。

坠舟石是人们最早用来泊船用的锚。后来人们发觉石块只能平放在水底的泥层或沙石上，有人又做出一种"木爪石碇"，它有石碇自身的重量，木爪可以扎进泥层，使停泊的舟船更稳定。除了坠舟石和木爪石碇，还有一种木碇，爪钩型的木头上绑着两块大石头，下头尖，一个柱，两个翅（现在朝鲜部分渔船还使用）。这种锚具结构简单好做，使用挺广。后来人们又造出了猫爪的铁锚，有小有大，大的用绞车升降，用途更广。坠舟石、木爪石碇、木碇、铁锚和布袋型的海上"浮锚"，都是舟船所用的停泊家把什，叫"锚"，可最早出世的锚是坠舟石，最先使用坠舟石的人，竟是个三加五不知等于几的憨小子。这可不是瞎说，人家有名有姓，姓石名定，家住海南①。獐子岛姓石的人家，相传就是石定的后代。

讲 述 者：周永福 男 74岁 长海县海洋岛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7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8月
采录地点：长海县海洋岛大滩屯

068. 秃尾巴老李

（鞍山市）

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千朵莲花山一带没有人烟。有一年从山东小云南来了一户姓李的人家，看这儿山连山，水连水，沟接沟，岭接岭，是个有风水的好地方，就在莲花山的关宝山和砬子山中间的山坳子里，盖起了房子安上家。李家夫妻二人又忠厚，又勤

① 海南：渤海南岸，指山东省。

快，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富裕。可单有一样事不称心，李大嫂过门儿一二十年，是男孩儿女孩儿，一孩儿没一孩儿。人常说，“三十不立子，到老活累死”。李大哥四十都挂零儿了，还从没听到有喊他一声爹的，哪能不着急？忙活一天，俩人坐在炕头上也总念叨，不管丫头小子有一个就行。这年，李大嫂还真有喜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别人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李大嫂怀胎十二个月也没见孩子的面。一晃怀孕三年，可把这两口子急蒙了。怀了孩子不落草，你说是病吧，李大嫂天天觉得肚子里有活东西在动，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更不耽误干活儿，硬挺着吧。有一天，天空中雷鸣闪电，大雨像瓢泼的一样。李大嫂肚子疼得在炕上翻滚，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看样子是要生孩子了。李大哥顶着大雨，去后山请接生婆。雨停了，日头出来了，接生婆白来了，李大嫂已经把孩子生完了，在炕上安安稳稳地睡觉呢。李大哥把李大嫂叫醒了，孩子呢？刚刚还吃奶，咋不见了？炕上炕下，屋里屋外的找了一阵子，也没找着。叫人抱跑了？可谁也没来呀？两个人又着急又纳闷儿，没法子，李大哥又下地干活儿去了。李大嫂刚刚生完孩子，身子骨儿也很弱，成天也是小米鸡蛋的溜着。叫人奇怪的是，一早一晚李大嫂的两个奶头棒得跟两个大油葫芦似的，奶汁像小泉水眼一样哗哗往外流，衣服前大襟儿湿得呱呱的，等一睡完晌午觉，两个奶头也不棒了，全瘪了，天天如此。有一天下晚儿没啥事了，李大嫂对李大哥说：“真是怪事，我咋天天到晌午就得睡觉，要不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一睡着，就有个黑乎乎的大胖小子爬在我身上吃奶。吃奶的时候，我想睁眼睛看看，拼死命也睁不开。”李大哥说：“明儿个晌午我回来看看，到底啥毛病？”

到第二天晌午头李大哥就回家来了，他悄悄地推开门一看，可吓死人了！就见一条浑身上下发着油黑亮光的大蛇，有一搂粗，多长看不清楚，就见蛇身子在房梁上盘三圈儿，绕满了堂屋中柱子，尾巴还耷拉在地上啪啪一个劲儿打响儿。再看蛇脑袋，足有柳罐斗大，正张着血盆大口冲着李大嫂去了！李大哥一看李大嫂是一点儿都不知道，还敞怀露胸地呼呼傻睡呢。他眼睛都急红了，也没顾上喊一声，操起菜刀就砍。一刀下去，蛇跑了，留下一段蛇尾巴。李大嫂被惊醒了，听李大哥把刚刚发生的事儿一说，认为她的儿子一定是大黑蛇了。李大嫂说：“才刚分明来吃奶的，你看没吃着，这奶头棒得生疼。”也真难为李大嫂了，自从李大哥把黑蛇打跑了，再也没有什么黑孩子吃奶了。打那以后也不睡晌午觉了，成天奶头胀得鼓溜溜的，奶汁往外流哇流哇，衣裳湿透了一件又一件。她埋怨男人千不该万不该打跑了蛇儿子，她认准蛇是她的儿子，天天哭天抹泪的。

其实呀，大黑蛇真是他们的儿子，不是一条蛇，而是一条龙。下生那天，知道他自己的样子太吓人，怕吓坏了父母，所以，降生那天就躲藏到他们家房后的大石洞里，每天趁他爹下地干活，他妈睡晌午觉的时候，回来吃奶。他爹砍他一刀，就再也不敢回家来吃奶了。当妈的哪有不想儿子的，李大嫂越想越叨叨，说自己连养个蛇儿子的命也没有。妈想儿子是常理，儿子想妈是骨肉情。大黑龙是五月端午节生的，儿的生日娘的苦

日，每年的五月节，就是响晴的天气，也会突然间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吹来一朵黑云彩，直奔李大哥家来，随着这朵黑云还会带来一阵大冰雹子。人们就看见，从黑云中飞出一条没有尾巴的大黑龙，冲着李大哥家门口望，要看到李大哥在家，就点点头飞走了，要是不在家，他就落在房梁上看看他妈。一来二去的，大伙儿都知道这条大黑龙是李大嫂生的，又被他爹砍掉了尾巴，就叫他秃尾巴老李。

为啥他回来时要躲着李大哥呢？怕他爹砍他。原来他爹砍掉他的尾巴，他就一口气地往北飞，等飞到同江口时，正赶上一只大乌龟在江面上恶耍江上来往的商船、客船和打鱼船。就见木船在狂浪里晃荡，商人渔户们死伤无数。黑龙一见人们的惨状，也没顾自己的刀伤痛就和恶龟大战起来。最后贼龟战死，黑龙得胜，人们感谢大黑龙。黑龙看他们平安无事，就想找个安身的地方。他低头下望，见下边白山黑水是一个去处，可是细一看，这里的人们咋破衣烂衫，面黄饥瘦呢？是这里的人们有难了。原来这里来了一条大白龙，占据了这江水，在这儿兴风作浪还吃童男童女，把人们种好的庄稼淹了，把人们盖好的房子冲塌了，把活生生的孩子给吃了，人们东奔西跑无法活下去了。黑龙一怒之下就找白龙决战，白龙败了，黑龙胜了。黑龙掌管了江水，春夏秋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此四方百姓再不用乞讨要饭了，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们为了感谢大黑龙，就把他镇守和居住的这条江，起名叫黑龙江。黑龙江一带天气冷，所以，黑龙每次回来探母，就会把北方的寒气带回来，下一阵冰雹子。一下冰雹子，人们就会一边喊着："秃尾巴老李收回！秃尾巴老李收回呀！"一边把菜刀扔出门外。他爹爹当初用菜刀砍过他，他怕菜刀，雹子就不下了。秃尾巴老李怕危害人们，就再也不往回带寒气了。当时千山有一户姓滕的人家，看秃尾巴老李每年五、六月探家，带回和风细雨，家乡人也年年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他就带头集钱粮为秃尾巴老李修庙宇、塑金像。寺庙开光时起名叫金龙寺，也称老李庙。人们又在后殿给秃尾巴老李母亲抓像[①]供奉。秃尾巴老李的故事至今仍然流传着。

讲 述 者：康氏 女 70岁 鞍山市旧堡区宁远乡二台子村 农民
采 录 者：韩波 女 45岁 鞍山市旧堡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4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旧堡区宁远乡二台子村

附：异文

辽南一带有个风俗习惯，冰雹一来，家家户户都往门外扔菜刀。老辈人说，这是从

① 抓像：照着人的长相用泥塑像。

秃尾巴老李身上引来的。

很早以前，渤海湾南岸住着一户人家，姓李，只老两口儿过日子。女人进门二十几年没开怀，两个人想孩子想疯了，这个庙上烧香，那个庙上许愿。这一年春天，女人终于有了感觉，可把两口子乐颠馅儿了。他们盼啊盼啊，盼了一年没有动静，盼了二年也光是肚子继续涨大，直盼了三年，平白无故来了七个和尚，七个道士，念了七天七宿的经文，念下来一青一黄一白三条龙，绕着李家三间泥房上上下下翻腾了三天。这回可要分娩了，谁想到，一落草竟是个怪物，长长的身干，黑亮的鳞甲，一甩尾巴，从窗口钻了出去。

孩子一走两天没回家，到了第三天，风雨冰雹裹着这条黑龙回了家，直向李妈妈怀里扑去。他回来吃奶了。妈妈不知道自己生下一条龙，一时解不开这个谜，吓得眼直瞪，面无血色。这孩子吃一口奶汁像抽出一口血，没吃上几口李妈妈就昏了过去。等他吃足了奶飞出去，李妈妈好半天才醒过来。这么一次接着一次，李妈妈一天瘦似一天。

李爹爹是个木匠，只靠一把斧子挣饭吃。日子过得本来就挺紧巴的，指望生个孩子添点喜气，不曾想生了倒不如不生。在外边，每落一场冰雹都伤害一片庄稼，免不了有人说长论短。在家里，吃一次奶妻子上一次望乡台。他觉得生下个妖精，凶多吉少，干着活儿也一肚子愁肠。这一天，他回家，起身时已是下半晌，怕穿过老林深山碰上什么，特意在腰后别了把斧头。走近家门时，他吓了一趔趄，只见一条黑粗黑粗的尾巴搭在门槛上，身子绕着梁柁缠了一圈儿；古怪的脑袋扑在妻子前怀里，妻子已经人事不醒倒在炕上。他连吓带气，也没细想想，抽出斧子，照准门槛儿狠狠剁下去，那条尾巴就和身子分了家，痛得那个怪物一声大叫，甩起血淋淋的尾巴，把李爹爹扫了个仰八叉，又一爪抓起来，扔进东海湾里。可怜老爹爹直到死，也不知道那就是他的好儿子干的。

儿子做梦也没想到，被扔进东洋大海里的是他爹，等他发觉办了件伤天害理的事，赶忙探出血淋淋的秃尾巴，到大海里搅啊搅啊，直搅得大海像开锅，龙宫也东摇西晃了，也没找到爹的尸体。他又心痛又羞臊，强忍着疼痛，一溜烟儿飞出去，好久不回家来。由于少了一条尾巴，秃溜溜的，人们就称他为秃尾巴老李了。

他爹爹的尸体哪儿去了？正被一群鱼虾逮住，要作一顿美餐呢。可是龙王爷被惊吓坏了，马上轰散了吃尸的鱼虾，发了一场海①，把尸体囫囫囵囵地发到了海面上。从此以后，凡是淹死在大海里的人，尸体或早或迟都会被发到海面上来，据说就是沾了这个光。

秃尾巴老李离开了家，总惦记妈妈。爹不在了，谁给她砍柴？谁给她送米？有个头痛脑热又谁给喂汤喂药？他老是不放心，一年里要回两趟家：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每回来一次，都风雨打头，冰雹随行。直到今天，冰雹不来则已，一来准在春秋两季里，并

① 发了一场海：涨潮。

待会儿必来请假去给母亲上坟，我不准假，你从旁讲情，多说好话就成。”

不一会儿，秃尾巴老李来了。这时候，他已经不是狗，而是英俊的盔甲将军了，朝关公深鞠一躬，请求允许他明天去给母亲上坟。关公摇摇头说：“本帝明天要出门巡察，正用得着你哪！”

张天师急忙挺身而出：“老李是天地两界公认的孝子，还请关帝成全他的孝名！”关公“嘶啦”[①] 了一会儿，又问：“那么你想走哪条路线？”“取龙虎山、鹄鸣山和汉之沛国。”张天师一听，暗暗咋舌头：这个秃尾巴老李，不但要祸害我的家乡，连我入道、得道的地方都不放过呢！又赶忙缀上两句：“不管怎么走，都是为母亲上坟，关帝就准了他吧！”“好！看在天师的面上，准你的假。可是你为什么要绕着圈儿走，旷费时日？必须快去快回，不得祸害我百性！”

秃尾巴老李又深鞠一躬，谢过关帝走了。转眼，只听得惊天动地一声炸雷，一条巨龙驾着大块乌云腾空而起，霎时间，鸡蛋大的冰雹不分点儿地倾泻而下！可也好，都落在荒山野岭里，一溜线儿的树木荒草都剪了梢，撸了叶儿。

张天师见了更是吃惊不小，感谢关公的点化，没有惹下祸事。

讲 述 者：姜传玺 男 50岁 瓦房店市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李志文 男 45岁 大连市轧钢厂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北部

070. 陈大娘的传说

（满族　岫岩县）

桦树精求亲

陈大娘是个地地道道的满族人。传说她当姑娘时，像莲花一样好看，她又最喜欢莲花，在她屋里的墙上，挂满了她画的莲花图。时间长了，大伙儿都叫她莲花姑娘。

莲花姑娘长到十七八岁时，讷讷把她许给邻村一个叫陈三葛的小伙子。就在准备成亲的前一天，陈三葛突然死了。讷讷心疼女儿，想为她再选个女婿，可就是选不中。名

① 嘶啦：这里是犹豫的意思。

贵人家说她是望门妨①，不像样的小伙儿她还看不上。这都是小事，最主要的是莲花姑娘觉得，一个女人一旦当了媳妇，生儿育女，围着锅台转，一辈子什么都完了。正好，她也不想找，便改成婆家姓，算是婆家人，自己照旧在家和讷讷过日子。就这么，大伙儿开始管她叫陈大娘了。

陈大娘不光会作画，还聪明过人，天底下三百六十行，不说是样样精通，可也什么都会，特别是治病，真是手到病除。她还会一些法术。

有一回，她外出行医，临走时对讷讷说："我把吃的用的都准备足了，你在家千万别出门，谁喊你，别答声；谁要来，不让进屋。"她走出大门，回手一指，把她家的三间小草房变成一朵大莲花，周围的花草树木变成一潭清水。莲花浮在池水中间，就像真的一样。

在离陈大娘家不远的深山里，有个桦树精，它见陈大娘长得好看，总想琢磨她。这天它变成一只小鸟到陈大娘住的地方，在天上盘旋多少圈儿也没找到。看来看去，约摸大莲花里面必有点儿名堂，它就落在莲花瓣儿上学着陈大娘的语声叫着喊着："讷讷，开门，讷讷，开门！"

讷讷在屋里听到姑娘叫门，要出去开，想起姑娘临走时说的话，又回炕上坐下。外边的小鸟还是一个劲儿地叫："讷讷，我走得又饿又累，你要把我关在门外呀！"讷讷听了一会儿有点儿忍不住了。她心疼姑娘，可又不放心。下了炕，边去开门边问："你是谁呀？"讷讷这一答声，莲花还回了原样子。小鸟儿一看自个儿蹲在房脊上，知道是陈大娘使的法术，它就落到地上变成一个俊俏的小伙儿，进了屋。小伙儿上前说："阿木②，陈大娘答应许配给我了，她让我来背你，到我家去住。"

讷讷一看进来的不是自己姑娘，觉得事情不好，忙说："我不去，我姑娘临走说不准外人进屋，你快走吧。"

桦树精知道陈大娘特别孝敬母亲，它要是把老太太弄走了，日后陈大娘一定去找它要人。趁她要人，它好求亲，陈大娘不答应，就不给人。它打定了这个算盘，要领老太太走，可老太太怎么说也不走，桦树精伸手要抢，陈大娘回来了。桦树精一看不好，溜走了。

桦树精回到山里，第二天它想看看陈大娘走没走，又下了山。老远一看陈大娘正在河边洗头，它便变成一丝轻风飘到陈大娘身边。陈大娘把梳掉的头发扔到地下，轻风捡起头发用手慢慢地捋，捋完了变成一个小伙儿，说："莲花姑娘，我想娶你为妻，你愿意吗？"

---

① 望门妨：过去没过门的媳妇死了男人，被称为望门妨。
② 阿木：满语，大娘。

陈大娘转过身来一看，知道是桦树精又来了，说："你娶我，你有什么本事？"

桦树精说："你的头发是捆妖绳，没本事的捡着它得被捆死，我能把你头发抻直，这就是本事。"

陈大娘说："是吗？我再给你几根看看。"说完把梳子上挂的头发捏了下来，扔给桦树精。陈大娘头发一出手，就好像千百条飞龙一样，张牙舞爪地向桦树精扑去，桦树精吓得高叫一声，撒丫子往回跑，跑到山上变成一棵大桦树。飞龙见桦树精现了原形，就变成枯藤，紧紧地把桦树捆了起来。从那以后桦树精捆上了枯藤，再也动弹不得了。

直到今天大山里上百年的老桦树身上还都盘着枯藤，那藤子就是陈大娘的头发变的。

讲 述 者：佟凤乙 男 满族 60岁 岫岩县城西佟家沟 农民 文盲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佟凤乙家

蒲团制服大力士

从前，天底下有四个大力士，他们是拜把兄弟，上哪去从来不拆伴儿。

四个大力士各有一手惊人的本事。老大不管柳树有多粗多高，用腰一别，柳树就得连根撅起；老二不管江河有多深多宽，一鼓劲儿就能把水喝干；老三不管地下石头多硬，一拳砸下去就能打口井；老四不管山多大多险，上去一脚就能把它踢倒。老大腰别柳、老二喝干海、老三拳打井、老四踢倒山，兄弟四人力大无比，威震四海，天下无敌，没有谁惹得起他们。

有一回，老大对哥儿三个说："哎，都说陈大娘长得美貌无双，可她这个望门寡妇，谁向她求亲都不答应。自古道：英雄恋美女，美女爱英雄。咱哥儿四个可也算得上古今少有的英雄了，不好到她那儿求亲吗？"小哥儿仨听了拍手同意，四人一起向陈大娘家走去。

一路上嫌树挡道，老大一别，树就连根撅了。遇到江河不愿蹚水，老二一口就喝干了。走得口渴了，老三一拳砸出口井来。山道难走，老四一脚踢成平地。四兄弟很快到了陈大娘家的宅院。

陈大娘正坐在院里蒲团上摆弄草药，抬头见门外来了四个大汉，问："你们来这有什么事？"

四兄弟齐声说："我们来求亲。"

拜拜他们。不光请他们白看戏，还得请他们“捧场”，要不啊，准卷沿子[①]。越是名角儿、好角儿，越怕丢名声，就越得找捧场的。

什么年月说不准了，安东来了个名角儿，是在全国出了名的。他觉得自个儿走南闯北，北京、上海、天津……都逛荡过，从来没卷过沿子。他一到安东，有人劝他先拜拜那帮戏痞子。他大鼻子一哼，理也没理，就出戏报，打炮[②] 三天。

那帮戏痞子听说来了名角儿，就在家里等上了。可是，一等不来拜，二等还不来拜，等到见了戏报，才知道名角儿没理他们。这一帮人凑到一块儿一合计，你不来拜咱哥们儿，咱哥们儿买票进戏园子，找你的茬子。

到底是名角儿，打炮头一天，咱不知道唱的哪出戏，反正一出场就是好了，唱、念、作、打，连个针鼻儿大的毛病也挑不出来。那帮戏痞子都坐在池座里，你瞅我我瞅你，嘴里不服，心里服。

打炮第二天，咱也不知道唱的哪出戏，又是从头到尾多少个满堂好，连戏痞子也不得不拍巴掌，又是针鼻儿大小的毛病没挑出来。

鸡蛋里挑骨头难，磨道上找驴蹄印儿不难。再说，再仔细的人也有一差二错的时候，这茬子到底叫戏痞子们找上了。

打炮第三天，也是打炮最后一天，这一天不出茬子，就算打住了炮，安东这地场也得认帐：是好角儿。咱也不知道这第三天唱的哪出戏，反正戏里有上楼梯、下楼梯这两个动作。这个角上楼梯上得好，用手装扮扶着楼梯栏杆，两只脚颤悠悠的，一阶楼梯一阶楼梯地上了楼。上了楼办完事儿还得下楼，就在下最后一阶楼梯的时候，台下又是满堂好。满堂好刚停，台下有人喊：“好不要脸！”

这个“好不要脸”，比喊个倒好还打面子，比骂祖宗还难受，这个名角儿哪能受得了！他把手一摆，锣鼓家什一块儿停了。他走到戏台前面，对着台下施了一礼说：“不知哪位师傅对弟子有指教？”

台下池座里立时站起一个戏痞子，他说：“我！”

角儿问：“弟子哪地场做得不够，请师傅指点。”“请问，你上楼梯走了几步？”角儿摇了摇头说：“没数。”“再问你，下楼梯走了几步？”角儿又摇了摇头说：“没数。”

“我告诉你：你上楼梯走了十步，下楼梯走了八步，差的那两阶楼梯，你是蹦下来的吗？”

角儿明知道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可是人家挑的在理，只好点头，说：“谢谢指教，谢谢指教。”

---

① 卷沿子：下不了台。

② 打炮：旧时戏角儿每到一地，先拿出真本事演出拿手好戏，叫打炮，一般连演三天。

从那以后，这个名角儿虽说再没来安东唱戏，可是听说他接受了这个教训，再演戏的时候，一招一式也不马虎。

讲 述 者：倪德芝 男 64岁 东沟县新沟乡柞木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79年
采录地点：东沟县新沟乡柞木村

073. 仙　人　台

（海城市）

千山也叫千朵莲花山，最高峰叫仙人台。仙人台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古时候这里有九百九十九座莲花峰。在一座山峰脚下，住着一户人家，一家人勤劳善良，靠在荷塘里打鱼养藕过日子。这家里有个孩子，从懂事的时候起就迷上了下象棋。他下呀下呀，一年一年过去了，他的棋艺成熟了，方圆几百里的棋手们都下不过他，人们夸他是“神手棋童”。

人怕出名。“神手棋童”的美名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了蓬莱岛。岛上的棋仙听说了，很吃惊，心想：我棋仙是棋艺之王，人间的小孩儿怎能称上“神手”呢？东海棋仙就背上棋囊，驾着蟠龙直奔东北来了。

棋仙来到山下荷塘旁，看见棋童在抓鱼，就大声叫开了：“哎，小孩儿，听说你的棋艺过人，我是东海棋仙，特意前来和你下一盘，你敢和我比试吗？”

棋童一听，想自己的棋艺怎么惊动了棋仙，我和他比不比呢？正在这时，棋仙又说：“如果不敢比试，就不让人夸你是什么神来之手啦！”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来，可惹急了小棋童。他是个不服输的孩子，也学着棋仙的口气，大声地回答：“棋仙，既然你从仙岛赶来了，那我们就比试比试吧！”

真要赛棋啦，棋仙又出了个难题。他说：“下棋可得有个讲究，我是仙，不能在你们人间落脚；你是人，也不能到我们仙界，咱们到哪儿去比呀？”

棋童听明白了：这是不想和我赛棋啦，哼，我今天偏要和你神仙比个高低。棋童灵机一动，说：“这好办，咱俩在人间和仙境相接的地方比。我家东南有一座最高的山，那山顶就是好地方。可有个条件：你输了就得留在人间，我去仙岛，咱俩换一换，你看怎么样？”

棋仙被“将”住了。他手搭凉棚往东南看了看，就见那山又高又陡，团团云雾围着山腰转，山顶接着天。棋仙暗想：那么高的山，我蟠龙都难上去，这小孩子要上去就更难了，我不如答应他的条件。棋仙说：“好吧，你能爬上山顶我们就赛棋。我先走，我要是在山顶等三个时辰你还不到，就算你输了。”说完他骑着蟠龙走了。

一眨眼，棋仙不见了，棋童忙从荷塘里掐了一朵十瓣莲花扛在肩上，朝那座山走去。

一路上，棋童蹦蹦跳跳地很快活，渴了、饿了，他就吸一下莲花的茎头，莲汁蜜糖似的甜，渴呀、饿呀都没了，小棋童的精神十足。转眼就到了山脚下，他又使劲地吸了一口，就向山上爬。他爬呀、爬呀，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才爬到半山腰。莲汁被他吸干了，他也没有力气了。这时那朵十瓣莲花从他肩头落到地上，他一下子坐在莲花瓣上昏睡过去了。

再说先走的棋仙，他骑着蟠龙飞到半山腰时也累得飞不动了，趴在山腰大吼大叫。棋仙急得扳龙角、拍龙尾，可那蟠龙怎么也不动弹。棋仙只好让它趴在半山腰，自己向山顶爬去。

正在山腰昏睡的棋童忽然觉得身下在动，耳边生风，睁眼一看，身下莲花变大了，正托着他向上飘呢。莲花向上飘呀，飘呀，飘上云端，靠着山顶停下了。

棋童高兴地跳上山顶那块最高的怪石，就见棋仙哭丧着脸才从南坡爬上来。棋童笑嘻嘻地问："棋仙，是你等了我三个时辰？"

棋仙这回可没脸说大话了，只好把话岔开说："咱俩赛棋吧。"他俩坐定，棋童用手指在怪石上画下棋盘，棋仙从棋囊中取出棋子，这一凡一仙就下起棋来了。

不知他俩下了多少时辰，也不知人间过了多少年头，既不见棋仙输了变成凡人，也不见棋童赢了升成神仙，就见托棋童上山的十瓣莲花变成了一座山峰，使原来的九百九十九座莲花峰又多了一个伙伴，从这，才得名叫千山。那蟠龙早已饿死在半山腰，化成一棵老松树，人们叫它"蟠龙松"。棋童和棋仙下棋的这座最高峰叫"仙人台"了。

直到今天，登上仙人台，人们还能见到那棋盘和棋盘旁一些五色石子，那就是当年的棋子。每当月亮圆时站在仙人台下，人们还能听到棋童和棋仙在那儿说："将！跳马，吃车！"可是细看看，什么人也没有，只有声音。不信，你去听听。

讲 述 者：白王氏 女 海城市人 家妇

采 录 者：孙克朴 男 26岁 鞍山市旧堡区 工人 初中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海城市

074. 笔　架　山

（锦县）

在锦州城南七八十里外的海面上，有大小两座山，两山相距五里左右，远看像古人用的笔架，人们管它叫大笔架山、小笔架山。大笔架山是悬崖陡壁，一色石头；小笔架山低矮平顶，一半是石头，一半是黄土。

早年间这里是汪洋大海，根本没有岛子。一天，太阳刚偏西，海面上突然下起了大雾，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

大雾足足下了半天一夜，第二天早晨，海面上才云消雾散，突然在距离陆地四里多的海面上，耸起两座山来。传说这两座山是玉皇大帝的三仙女和四仙女一夜之间修成的。

玉皇大帝有七个女儿，个个长得美貌俊俏，聪明伶俐。一天，她们七姐妹在宫里实在呆腻了，一合计决定背着父王到南天门御花园玩耍，观赏一下人间的美景。

七姐妹偷偷打开宫门，悄悄地来到了御花园。从天上往人间一看，见地上花红柳绿，真是美极了。这下子勾起了三姐、四妹下凡的心思。三仙女对大仙女说："大姐，你看，在咱的脚下是汪洋大海，要是在海里修座花园，咱搬到人间去住该有多好哇！"四妹听三姐这么一说，高兴极了，急忙拉住大仙女的手，边摇边说："大姐，天宫有多闷人哪，咱姐妹七个一起下凡吧！"大仙女是位严守天规，不违父命的闺女，听三妹四妹这么一说，心里很不安，怕惹出祸来，赶忙说："父王的天规你们是知道的，千万使不得。"大仙女知道三妹四妹性情倔犟，怕真的惹出事来，一再催促六个妹妹回宫。七仙女撒娇地说："大姐，不，我还没玩够呢！"因为七仙女年幼，大仙女平时很喜爱她，没办法，只好答应再玩耍一会儿。

再说三仙女和四仙女，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趁大仙女一转身的工夫就钻到假山后面去了，大仙女发现三妹四妹不见了，忙问："三妹四妹哪里去了？"七仙女早就看透了三姐四姐的心思，赞成她俩下凡，她看到三姐四姐藏在假山后面了，却装着不知道的样子，说："三姐四姐可能回宫去了。"大仙女信以为真，带领二妹、五妹、六妹和七妹也回宫了。

三仙女和四仙女一看大姐走远了，急忙从假山后面走出来，按住云头，落在人间。姐俩在大海里游哇洗呀，玩了个痛快。三仙女对四仙女说："四妹，天一亮我们就得回天宫去，不然父王知道了又要责怪。在没回天宫前，咱们在这海面上修两座山留给人间，我们也没白下凡一回，你看行不？四仙女连连点头，这时，三仙女朝东一指说："你在那里修，我在这里修，天亮前一定修完。"说着，姐俩就搬石运料，开始修山。

三仙女一夜也没休息，修完北面修南面，然后再往中间的空隙里填石头。可没等把中间两头填平，鸡就叫了头遍，三仙女怕回去晚了，受父王怪罪，就决定以后再下来修补。可她不知道四妹修得怎样了，赶紧跑到四妹那里，看见山才修了矮矮的一半，四妹正躺在石板上睡觉呢。这下子三仙女急了，忙叫醒妹妹。四妹睁眼一看，天快亮了，后悔不该睡觉。她二话没说，跑到岸上捧来一捧黄土，撒在没修完的山东面，姐妹俩便腾空驾云回宫去了。

就这样，海面上出现了两座山。这两座山像笔架形，是因中间的空当没有填平。那小笔架山是因四仙女填了一捧黄土，就成了一半是石头一半是土的小山。

讲 述 者：白志文 男 满族 33岁 锦县天桥乡文化站干部 中学
采 录 者：宋海泉 男 锦县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2 年
采录地点：锦县天桥乡

075. 闾　　山

（北镇县）

医巫闾山在北镇城外，它像一条长龙蟠在城西和城北。城的附近还有几座散落的小山包，就象砍断的龙爪、龙尾一样。老年人常说："闾山是条龙，绕着北镇城，砍了好几段，斩龙是广宁。"这首诗原来说的是一个故事。

传说在很久以前，北镇这地方是个大海，它和渤海相连，名字叫"闾海"。在闾海里有个龙宫，龙宫里住着镇海龙王名叫"医巫闾"。这个镇海龙王贪酒好色，喝多了就上岸吃人，发水去冲城镇、村庄，趁机把一些年轻美貌的姑娘抢进龙宫，供它寻欢取乐。

闾海边上有个小伙子，名叫广宁。他父母都去世了，二十多岁了孤零零地一个人，靠打鱼为生。小伙子能干善良，他恨透了恶龙医巫闾，一心想杀死恶龙，为民除害，可想不出除龙的办法。

一天，广宁又到闾海里打鱼，刚要撒网，忽见恶龙医巫闾从海里蹿出来，扬起龙爪张着大嘴向他扑来。广宁急中生智，把手里的鱼网一甩，扔进了恶龙的嘴里。鱼网挂住了恶龙的牙齿，恶龙医巫闾吞又吞不进去，吐又吐不出来，噎得直翻白眼儿，气得他张开龙爪，抓住广宁返回了龙宫。

恶龙医巫闾回到龙宫，一面忙着从嘴里往外撕扯鱼网，一面吩咐虾兵蟹将把广宁毒打一顿，扔到冷宫后边的水牢里关起来。广宁被关在水牢里，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关了几天，饿得他头迷眼花，昏过去了。

水牢前边有座冷宫，宫里住着恶龙医巫闾的原配王后。她是东海龙王的女儿玉静公主。玉静公主嫁给医巫闾以后，常劝说恶龙医巫闾少喝酒，别吃人，不要做坏事。开头儿医巫闾还听她的话，后来觉得受她的限制，心就烦了，天长日久，他嫌公主碍眼，就把她打到冷宫去了。玉静公主和两个宫女住在一起，看不见恶龙医巫闾，眼不见，心不烦，倒也清静。

这天，玉静公主在后花园里闲逛，路过水牢，听见水牢里有响动，就停住脚，往水牢里一看，见里面关着个小伙子，下半截身子泡在水里，上半截身子躺在潮湿的地上，怪可怜的，就让宫女打开水牢，把小伙子抬到自己的后宫，小伙子一直是昏迷不醒。

公主拿出灵丹妙药，敷在广宁的伤口上，又把玉液琼浆灌进广宁的口里，广宁慢慢地苏醒过来了。他睁眼一看，见有位天仙一样的夫人坐在自己身旁，背后还站着两个俊俏的丫环，他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又闭上了眼睛。

公主见广宁长得浓眉大眼，十分英俊，很讨人喜欢，就推了他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到龙宫里来了？"广宁听公主问他，睁开了眼睛，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公主也讲了自己的遭遇，两人说得很投缘。

广宁在公主的后宫住了几天，身体就复原了。他感激公主救了他，公主喜欢广宁忠厚老实，两个人越来越好。

广宁住在龙宫里，心里很不踏实。他总想要除掉恶龙医巫闾。他对玉静公主说："我住在这里，恶龙医巫闾知道了准饶不了我们。"公主说："对，不能再呆下去了，咱们逃走吧，到渤海我叔叔那儿去！"正说着，一个宫女跑进来禀报："大王来了！"玉静公主慌忙把广宁藏在床底下，然后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去迎接医巫闾。

恶龙医巫闾进屋就问："是你把水牢里那个小子放了吗？"玉静公主不由地打了个冷战，她稳了稳神儿，对恶龙说："我把谁放了？你是知道的，平日我是一步不离后宫。你听了谁的挑拨，到我这里说这没些影儿的话？"恶龙说："我抓来一个人，关在水牢里不见了，乌龟丞相让我问问你。"

公主听完假装生气地说："我和大王是夫妻，我怎么能救一个生人？这老乌龟，无中生有挑拨是非，我得问问他去！"恶龙医巫闾忙拦住公主说："别去了！我只不过是随便问问。"说着话两眼向四下直撒目[①]，也没看出啥可疑的地方，抬身就要往回走。

公主上前拉住医巫闾说："一晃儿好几年了，你也不上这儿来看看我，你是真把我忘

① 撒目：四处观察。

了!”恶龙看了看公主，见她就象荷花似的，水灵灵地好看，不由地笑了起来。公主把他按到座位上，让宫女设宴、摆酒，就一杯一杯地劝起酒来。

医巫闾足足喝了二九一十八坛好酒，喝完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当夜，公主拉着广宁飞上天空，驾起云头逃到了渤海。渤海老龙王没儿没女，他把侄女玉静当成亲女儿，听玉静讲了逃到这里来的原因以后，就把他们俩留下了。

过了两天，医巫闾来到渤海，闯进龙宫，逼着老龙王交出玉静和广宁。老龙王推说没见着，恶龙医巫闾就大骂渤海老龙王，气得老龙王命令手下的虾兵蟹将把恶龙赶出了龙宫。恶龙医巫闾走后，渤海龙王劝玉静和广宁住在这里别露面，躲些日子再说。广宁就和公主商量怎样才能除掉恶龙。玉静公主说：“小时候听叔叔讲过，杀龙要用斩龙剑，还得有覆海土[1]，这土往海里一撒，龙就藏不住了。这两种宝贝都放在东海我父王的藏珍楼里，我到父王那里想法把宝贝弄来，咱就能杀死恶龙医巫闾了。”广宁说：“你快去吧!”

几天以后，玉静公主从东海拿回了两件宝物交给了广宁，并嘱咐他说：“这剑只能砍一下，砍多了沾满龙血，宝剑就失灵了，那我可没法向父王交代；覆海土也只能用一点儿，撒多了要触犯玉皇大帝，会把你变成石头。”广宁听完公主的嘱咐，带上斩龙剑，装好覆海土，辞别了公主，向闾海走去。

广宁到闾海边上，隐藏在树林里等恶龙医巫闾上岸。

这天，恶龙医巫闾喝完酒，又上岸来吃人了。它抓住一个人刚要吃，广宁冲出树林，举剑向恶龙医巫闾砍去。恶龙一抵挡，被砍下一只前爪，它忍痛逃回宫里。

广宁见恶龙逃跑了，就抓起一把覆海土，向海里撒去。土一撒进闾海，海里立即出现了一片土地。广宁高兴了，心想：公主让只撒一把土，撒多了自个儿要变成石头，可有了土地，人们就有地种庄稼了。不管自个儿，撒吧！他就大把大把地撒起覆海土来。

刚撒了少半袋，恶龙医巫闾在龙宫里就呆不住了，它从水里蹿出来，又和广宁厮打起来。广宁又砍下一只龙爪，恶龙医巫闾掉头就往海里钻，广宁举剑又砍下了它的尾巴。恶龙没有尾巴，爬不动了，广宁追上去，连砍几剑，把恶龙医巫闾砍死了。

广宁连用了几次斩龙剑，斩龙剑上沾满了龙血，他知道斩龙剑失灵了；覆海土也撒了一半，自己就要变成石头了。他想：只要能把大海变成平地，为百姓造福，自己变成石头也心甘情愿。他拿定主意，就把覆海土全都撒在闾海里了。

他站在恶龙身上，拄着宝剑向四外张望，只见原来的一片汪洋大海，渐渐地变成一片平坦的土地，死去的恶龙医巫闾变成了一座大山。广宁自个儿也变成了大山上的一座高峰了。

从此，人们在闾海变成的这片平展的土地上，修起了一座城。为了纪念斩龙英雄广

---

① 覆海土：传说中的一种宝土。

宁，就把修起的城叫广宁城，把城西的山叫医巫闾山。

听老年人说，北镇城东的三皇岭是龙尾巴变的；城西北镇庙的小山包和城里的万紫山是两只龙爪变的；还说闾山上的望海寺是广宁变的。不信你看，这个望海寺，好象忘不了玉静公主，总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渤海。

讲 述 者：赵宋氏 女 满族 74岁北镇县广宁镇 家妇 中学
采 录 者：赵 忠 男 北镇县中学 教师
采录时间：1982年5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正安镇

附 记：

闾山全称医巫闾山，在辽宁省北镇县境内，被誉为东北三大名山之首。据先秦文献《周礼·职方氏》记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为医巫闾。"唐玄宗封医巫闾为"广宁公"，金世宗又加封为"广宁王"。北镇又称广宁，即由此得名。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东巡时都曾游过闾山。

076. 闾山第一石

（北镇县）

医巫闾山大阁主峰叫螺旋峰，现在叫望海寺。上面有一块蘑菇形的大石头，方圆有两间房子那么大，四邻不靠，自古以来都管它叫"飞来石"。人们说：杭州灵隐寺有飞来峰，闾山望海寺有飞来石，一个镇南，一个镇北，南北相隔万里，各有奇闻。站在望海寺的飞来石上能看见白茫茫的渤海。

说是古时候，海里有座仙岛，名叫瀛洲。瀛洲仙岛像一堵墙似的竖立在东海里，岛上长满奇花异草，到处是山洞、怪石。在一片松林里，有一座叫望海观的庙，里面住着一位仙长，姓冷。他练就了一身轻功夫，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走雪地不留脚印，过河不湿衣服，登山如走平地，又能腾云驾雾。

有一天，冷仙长穿好了道袍，戴上了道冠，手拿拂尘到蓬莱仙岛赴仙人会去了。

瀛洲仙岛上有块大石头，约有两间房子大小，那是开天辟地时，女娲娘娘补天剩下的，扔在了瀛洲仙岛上。这大石头经过长期风吹雨打，受了日精月华，成了石精。这天，它趁老仙长外出赴会，自己也想出外游玩游玩，看看天下的美景。它就腾空而起，驾着祥云，走遍了五湖四海和三山五岳，来到了医巫闾山上空，看见山中有一块平地，就落了下来。它想在这里游览一会儿，看看桃花洞，瞧瞧大石棚，瞅瞅骆驼山，观观龙宫。它

越看越觉得这儿比瀛洲仙岛好，看来看去就不想回瀛洲仙岛了。

冷仙长由蓬莱仙岛回来，巡视了全山各地，发现这块大石头不见了，找遍了全山也没找到它。

冷仙长掐指一算，知道这块石头落在东北方向。他登上云头，直奔东北，看了长白山、千山，都没找到，就又来到医巫闾山。最后，终于在闾山找到了这块石头。

这块巨石一见冷仙长来到，就哀求老仙长把它留在闾山。冷仙长怕这块石精乘他走后再去别处惹祸，就用法术定住了它。从此，它就永远定在这里，不能动弹了。

后来，到了明朝末年，镇守辽东总兵官马永见这块石头出奇，在上面题了“闾山第一石”五个大字。因此，人们又管螺旋峰上的飞来石叫“闾山第一石”。直到今天，它一直是医巫闾山的主要名胜之一。

当人们登上这“飞来石”时，总觉得脚底下有些摇晃，好像“飞来石”在动似的。不过你别担心，它是被冷仙长定在那里的，动弹不得了。

讲 述 者：翟明岐 男 59岁 北镇县饮食服务公司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杨文硕 男 北镇县沟帮子饮食服务公司 干部
杨文才 男 北镇县沟帮子饮食服务公司 干部
采录时间：1960年5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镇

077. 茶 壶 嘴

（绥中县）

大明朝到了隆庆年间，为了加强北部边疆的防御，把平倭将军戚继光调到蓟镇任镇辽总兵，负责管理居庸关以东至辽宁这段长城的防务。戚继光到任后，首先巡察了长城的建筑和防务设施。他一看，这长城的防务太差了，不光兵少炮少，那万里长城修得也不合理，三、四里地远一座敌楼，相互之间没法呼应，还都是些没有门的死楼，兵士们风雨天里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他就奏明皇上，多拨些银两，加固和改造那万里长城。

分拨到九门口这段长城的银两共三千二百两，可驻在九门口的把总和监军们层层扒皮，贪的贪，吞的吞，用到长城上的就不多了。最后吃苦头的是那些修城的工匠们，整天吃不饱，穿不暖。可那些把总和监军们为了赶工期，还整天不是打就是骂地逼着民伕

三块馒头石，仍旧立在山顶，还留着老头儿劈下的印儿呢。

讲 述 者：李文禄 男 33岁 绥中县李家堡乡新堡子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张建西 男 43岁 绥中县剧场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绥中县李家堡乡九门口长城石场

078. 龙　　山

（铁岭县）

老老年以前，铁岭这个地方，一马平川，什么山也没有，只有一条大河。那时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的铁岭城，只是在岸边有个小小的村子。

听说这条大河里有个老河神，是玉皇大帝身边的麒麟，因为犯了天规才被罚到这儿的，人们都叫他麒麟王。麒麟王有个金葫芦，是个宝贝。雨水大，河里涨水，它能把水吸进去；旱了，它能把水放出来。老河神总用这个金葫芦为人们做好事，河两岸一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为了感谢老河神，还在河边修了一座庙，叫麒麟庙，每当年节，香火可盛了，人们又把这条河叫麒麟河。

这一年，很多日子没下雨，别的地方都旱得地裂大缝子，可麒麟河这块儿庄稼长得好，这都是麒麟王日夜用金葫芦水浇的。

有一天，麒麟王正往地里浇水呢，突然半天空“咔嚓”响个炸雷。他抬头一看，见东南角上飘过来一片乌云，云头上驾着两个人，没等麒麟王看清是谁呢，这两个人就到跟 前了。麒麟王定神一看，原来是东海龙王的三儿子黑龙太子，身后跟着一个水怪。麒麟王赶忙拱手说：“黑龙太子远道而来，没有早早迎接，失礼了！”

原来这条恶龙一心想把大地变成焦土，它见凡间西北角上一片葱绿，这才落下云头来到麒麟王身边，发起火来：“这金葫芦是我东海龙宫的宝贝，叫你盗来在这作怪，还不快快还我！”麒麟王吃惊地说：“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怎会是你龙宫的？”黑龙二话不说，伸手就抢。麒麟王不让抢，就和他打起来，直打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麒麟王到底因为年纪大了，叫黑龙打死在地，金葫芦也抢走了。

黑龙太子霸占了麒麟河，常在这儿胡作非为，害得百姓叫苦连天。这还不算，还年年叫百姓给献上一名美女，村里漂亮姑娘差不多让他害完了。

再说麒麟河岸边的村子里有户人家，一个老汉领着一个孙女，靠打鱼为生，老汉快七十啦，身体还挺硬实。老汉的孙女叫银花，聪明伶俐，长得又漂亮。

听了都害怕，问道士有没有解救办法，道士说："只有打鱼人自己跳进水里让黑龙吃掉，才能解除这场灾难。"

这话传到老汉的耳朵里。他想：一人做事一人担，宁愿一死，也不能让乡亲们受连累。老汉拿定了主意，就把银花和柴义叫到跟前，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打算说了一遍。柴义听完忙说："鱼是我吃的，还是让我去吧！凭我的力气也能与恶龙拼杀一阵，要是能战胜恶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爷儿俩争执不过，也只好依他了。

第二天清早，爷儿俩陪柴义来到河边，全村的百姓也都到河边助威。柴义手握磨得风快的大斧，等着黑龙到来。

不大工夫，只见河水由清变混，波浪翻滚。一条二尺多粗，三丈多长的黑龙跳出水面，张牙舞爪地直奔柴义扑来。柴义也飞身跳进水里，与黑龙打了起来。一会儿跳上浪尖，一会儿沉进水底，从水里杀到陆地，从岸边打到水里。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风平浪静，天开云散，只见黑龙截成两段，死在岸边。可柴义不见了，岸上只剩下一顶柴义的帽子。乡亲们见这情景，都很难过，爷儿俩更是放声大哭。人们把黑龙的尸体就地埋了，把柴义的帽子埋在正南方。

打那以后，每到深夜，人们就能听到埋龙尸和埋帽子的地方有响声，好象在打仗。渐渐地两处都长出了大土包，土包越长越大，长成了大山。可是埋柴义帽子的山总比埋龙尸的山高。人们怕恶龙再活过来，就在埋龙尸的山中间凿开一条道，还在埋龙头和龙尾的地方都修了塔，意思是让塔永远镇住黑龙。后来深夜就再也听不到响动了。

从此，人们就把埋龙头长出的山叫龙首山，把埋龙尾长出的山叫龙尾山，把埋柴义帽子长出的山叫帽峰山。为了纪念柴义，还把麒麟河改叫柴河了。

直到现在，龙首山和龙尾山当间儿还有一条大道呢。

讲 述 者：李耕野 男 62岁 铁岭县文化馆 工人 四年文化
采 录 者：赵广博 男 铁岭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2月
采录地点：铁岭县

079. 燕 窝 山

（法库县）

传说在早，辽河西岸上的一个小镇子里，有一家员外，姓杨，叫杨善中。他有学问，心眼儿善良，老给穷人施舍粮财，周济老百姓。老百姓都说他行善积德呢，把他当近人

看。杨老员外四十岁上才得了个独生儿子，名叫杨山。这孩子天生机灵，长得也好看，两口子疼他像眼珠儿似的，那可真是头顶着怕吓着，嘴含着怕化了。

杨山不光爱念书写字，也好习武，自幼儿他爹就请先生教他念书，领他拜师傅学武艺。到十六、七岁的时候，能文能武，样样儿都会，和他爹一样，是个忠诚厚道热心肠儿的人。

这一年夏天，庄稼起虫灾，地里的苗儿让虫子吃个精光，连树皮草根儿也吃得干干净净，挺多人饿死了，活着的也都逃难了。杨老员外让儿子杨山打灶做饭，救济百姓，施舍钱粮。过了七七四十九天，杨老员外的家产剩不多少了，粮食也只够糊弄自家到老秋。他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穷人饿死，还是天天舍饭。这天晌午，杨山正吃饭呢，就听前面院子里吵吵嚷嚷，家人来告诉，说有个老太太要找东家少爷。杨山出来一看，是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满脸灰土，破衣烂衫，右手拄着个要饭打狗的棍子，左手拿着一张弓。她一看见杨山，递过弓来说："拿了我的弓，见事儿得有志气，讲公道，它就有用场了。"杨山接过弓来一看，都锈得不像样儿了，用手一擦，上边儿的锈唰唰地往下掉。转眼间露出弓身，黄中发亮，像金子做的一样。杨山可喜欢了，正想道声谢，老太太没影儿了，让家人到处找也没有，大伙儿都纳闷儿。杨山拿着那弓，跑到后花园，想看看弓力怎样。他拿来个人的箭囊正找靶子呢，赶巧儿，天上传来挺惨的叫声，一只大老鹰正追一只小燕子，杨山对着老鹰就是一箭。老鹰让这一箭吓得飞上高空。燕子得救了，老鹰在半天空儿旋了一个圈儿，朝东飞走了。杨山暗中埋怨个人没能够射中老鹰，心里不畅快。正要回房，就见一只头上长个小红疙瘩的小燕儿，落在他的脚前，张嘴跟他说话："我是燕王，谢少爷救命。"杨山急忙说："不用不用，可怜的燕儿，快回家吧。"小燕却流下眼泪儿来："我家在东面大山最高的山头儿上，那里有很大的一个燕窝洞，洞里有个大燕窝，窝里有两个蛋，一个黄一个白，这是两件宝贝，它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没有天灾，雨水调和。没曾想前些日子，飞来一只大恶鹰，霸占了我的家，赶走我和我的伙伴儿，把两件宝贝也偷去了。它让白蛋放出虫子坑害良民，还说这虫灾要闹三年，完了让黄蛋抽水，闹旱灾，把天下的水吸干，把老百姓都饿死渴死。"杨山听了这话，气得火冒八丈高，咬着牙根儿，心里定下了要除掉这个祸根！就对燕王说："我一定为你报仇，解救天下的百姓。"燕子点点头儿，飞走了。

晚上，杨山和爹妈商量，要去射恶老鹰，妈说啥也不让，员外更舍不得，说等合计合计再说。杨山知道爹妈不舍得让他去，怕有个好歹，就偷着打自个儿的主意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杨山背着爹妈，背起弓和箭，带上点儿干粮，照燕子说的地方，走了。走啊走啊，他走了三天三夜，带的干粮吃没了，水壶里的水也喝干了。来到大山脚下，抬头一看，有五个山头，中间的一座最高。杨山心想，燕窝洞一定在那座山头儿上。他紧紧裤带，往山上爬。山立陡立陡的，一块连一块的大石头，石头缝儿里长的啥树啥

草都不认得。杨山的脚扎破了，脸上划出了一道道的血印子。就剩最高那座山头儿了，往上一看，我的天！这山像刀削的那么陡，光秃巴拉的啥也没长，连根草刺儿也没有，净大石头碴子。他往上走了几步，脚底下直打滑儿。这要摔下去，连骨头渣子也找不着。杨山有点儿打怵了，刚一站脚，他背上的弓就放金光。杨山脸上热达乎[①]的，想起了那个老太太说的话，“见事儿得公道”。他觉着浑身净劲儿，真也怪事儿，脚下不滑了，没费多大劲儿，就稳稳当当地上到半山腰儿上，看见前边儿不远的地方有块儿大青石板，上面坐着个浑身一片黑的老头儿，在那晒脊梁骨呢。杨山跟他说话儿，他没吱声儿，一晃没了。杨山怪纳闷儿的，还是往上爬。山越高越陡，眼看就到山顶儿了，不知道从哪飞来一只红眼珠子的大老鹰，张开大膀子就奔杨山来了。杨山一箭就射过去，那东西一扑楞膀子，飞了。地上落下点儿鹰毛。杨山听见身后风声儿直响，一看是个大夜猫子奔他抓过来。杨山又来一箭，夜猫子摔在地上死了，细一看是一身老鹰毛。杨山又加了一把劲儿，上到山顶儿，看见有块大石头盖住洞口。杨山搬开大石头要进洞，“呜”一下子，黄风遮天盖地，把鸡蛋大的石头都刮得满天飞。一个大老鹰瞪着通红的眼睛奔杨山来了，杨山拉弓搭箭，朝大老鹰射去，老鹰还挺能耐，大膀子一扇，就把箭打掉了。杨山心里一着急，又来一箭，大老鹰从半天空翻个跟头，把箭打回来，射中杨山的右胳膊，血咕嘟咕嘟往外冒。大老鹰使劲儿叫着又向杨山扑过来，杨山心想，这回我的命完了。就在这时候，不知道飞过来多少燕子，密密麻麻，像一块大黑布一样把杨山给盖住了，老鹰看不见杨山在哪儿。一只戴红疙瘩的燕子，飞来飞去，脑袋往石头上一撞，血就从头顶上往下淌。它用嘴叼点血抹到杨山的伤口上，杨山的胳膊不疼了，不一会儿就长好了。那只小燕儿疼得在地上直翻个儿，杨山一手把它捧起来，他认出来了，是他救过的燕子王，它头上的红疙瘩没有了，血都把毛染红了。杨山含着眼泪把它贴在胸口上。燕子说：“别难受了，恩人，这红疙瘩是我的王冠，没有它我就是平平常常的燕子了，我应该答谢你，这没啥。你的箭射不了大老鹰，它是妖魔。快到洞里，找着宝蛋，把弓套在两个蛋上，宝蛋就能变成宝箭，这两根宝箭和你这弓才能把这妖精射死。”说完，燕子疼得不知道啥了。杨山把它揣进怀里，就往洞里跑。

洞里黑得像锅底，冷森森的。杨山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洞底，看见一个角儿里有亮光，一看，是两个像大窝瓜那么大的蛋，一白一黄，上边盖着各色各样的鸟毛。杨山用手扒出来，想把弓套在蛋上，可咋也套不住。他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才将将巴巴儿[②]套上。那两个蛋一骨碌，就变成一支金箭一支银箭。杨山正乐呢，一听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正是在半山腰儿碰见的那个黑老头儿。杨山正要行礼跟他说话儿，就见那老头

① 热达乎：热乎乎的。此处指惭愧。
② 将将巴巴儿：刚好，将将。

儿张开的两手变成两个膀子，抬起双脚朝杨山踢过来。杨山这才明白，是这么回事呀，他往后退一步，对准老头儿的两只眼睛，一边儿一箭，那箭带着响儿，闪着亮光儿飞出去了。就听一声喊叫，老头儿往地上一仰，现出原形，就是那个老鹰。箭是射中了，疼得老鹰东一头西一头乱撞，刚出洞口儿，就撞死在大石头上了。两根箭又“腾”地飞上半天空儿，转了三圈儿，变成两个大蛋，回到杨山脚边儿。杨山把宝蛋抱回洞底儿放好，就听怀里的小燕儿说话了：“恩人，你为天下人报了仇，除了祸害，就跟宝蛋要点儿啥吧，你要啥它就能给啥。”小燕儿刚说完，两个宝蛋直蹦嗒，只听蛋里边儿哗哗响，珍珠宝贝有的是。杨山想想说：“我就想让虫灾没有，让庄稼重长，秋后有个好收成，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话声刚落，就看见白蛋里飞出了没数儿的燕子，黑压压，铺天盖地地从洞里往外飞。杨山把宝蛋搁好，出了洞，背着那弓，揣着受了伤的小燕子回家了。

一道儿上，他看见被虫子吃得溜光的大地上，庄稼齐腰深，比没遭虫子时候还好。

回家里，杨山精心给小燕儿治伤上药。不多天儿就好了，小燕子不乐意再走，就在杨山家房檐儿底下安了家。

往后，燕窝山近处儿的老百姓生活富足，日子太平。晚辈儿人都听杨山的话，把小燕子当朋友，谁也不祸害它们。这前儿[①] 辽北这地方儿也没人招惹小燕子。燕子也替老百姓干好事儿，给小苗儿抓虫子。

这前儿，燕窝山上的燕窝洞还好好儿的呢！逢年过节，也有的爬上去烧个香上个供啥的，求神保佑过好日子。那山上燕子可多了，有人说它们老在那山上开大会合计事儿。

讲 述 者：王廷奎 男 70岁 法库县大孤家子乡 农民 二年文化
采 录 者：韩雪峰 女 铁岭市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3月
采录地点：法库县大孤家子乡半其堡村

080. 馒 头 山

（建平县）

在朝阳县东，离大凌河七八里的地方，有一座石头山，叫馒头山。因为这座山上的

① 这前儿：现在。

石头挺硬，所以，人们不论盖房子、垒坝，还是铺路、架桥，就连朝阳城里盖楼打地基，都来拉馒头山的石头。十几年来，山附近的人们光靠卖馒头山的石头就得了很大的一笔收入，大家都说："馒头山是宝山，我们缺钱就到山上去拿。"

在以前，馒头山并不是石头的，说起来它还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呢。

那是在很久以前，这里遭了一场千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连七个月没下雨，不用说庄稼没种上，就连山上刚刚冒出来的小草，都被太阳给晒死了。老百姓的粮食吃光了，只好挖草根儿、扒树皮，到最后，草根儿和树皮都吃光了，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能走动的都逃荒去了；走不动的，只好眼巴巴地等死。

石头沟里有一户人家，男人都饿死了，只剩下寡妇婆婆和寡妇媳妇。年老的婆婆饿得起不来炕了，她不忍心看儿媳妇和自己在一块儿饿死，就把儿媳妇叫到跟 前说："媳妇哇，趁着能走得动，你赶快跟上逃荒的人去找一条活路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我一块儿饿死呀。"可是，孝顺的儿媳妇哪能扔下婆婆自己去寻生路呢？听了婆婆的话，她忙说："妈呀，我不能扔下你。死，咱们也死在一块儿。"说着，看了看饿得只剩一口气的婆婆，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可是，光哭有什么用呢？没办法，儿媳妇只好从墙角找出一个破篮子，她顶着日头，出门要饭去了。她走哇走哇，走了十几个村子，除了听到人的哭声，一点儿吃的东西也没要着。是啊，穷百姓家哪家还不是一样呢！最后，她来到了一家大财主的门前，一连叫了十几声，里面才走出来一个身材矮胖，满脸横肉的人。她忙说："大爷，可怜可怜，给我点儿吃的东西吧，我的婆婆快要饿死了。"哪知这个家伙恶狠狠地说："可怜？这年头谁可怜谁！米、面，我家都有，可不能白给你，一两金子一两粮，你个穷要饭的，买得起吗？"天哪，一两金子一两粮食！哪来的金子啊？她只好流着眼泪走了。

太阳只有一竿子高了，她什么也没要到，空着手回到了石头沟口，等她看到自家草房的时候，难过死了，婆婆眼看要饿死了。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哭着哭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哎，什么事把你哭成这个样子？"她回头一看，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站在身后。她强忍住泪，把事情的前后告诉了老头儿。老头儿听完，捋着胡子叹了口气说："孝顺感动天和地，像你这样孝顺的媳妇可真是难得呀！"说着在衣袋里掏出一小块金子递给她："这是五两金子，你用它去买五两面。"又给了她一块儿面引子，"你把它和在面里，蒸个馒头给婆婆吃，你婆婆就不会饿死了。"她听了赶紧趴在地上给老人磕头，可等她抬起头来，老头儿已经不见了。她赶紧爬起身来，一口气跑到财主家，买来五两面，回家把面引子和到面里，等不得面发，做了一个馒头放进锅里，盖上锅盖就烧火，不一会儿馒头就把锅盖给拱起来了。掀起锅盖一看，哈！一个又白又大又暄的馒头蒸出来了，满屋子都是馒头的香味儿。她忙把馒头拣出来放在一个破碗里，端给婆婆吃。已经饿了几天的婆婆，见到馒头，没等吃，口水先流出来了，接过来忙咬了一口，

嚼了起来。可是，刚吃了几口，婆婆又不吃了，她知道，只有这一个馒头哇，儿媳妇不是和自己一样几天没吃东西了吗。在旁边的儿媳妇早就看出了婆婆的心思，忙说："妈呀，你吃吧，锅里还有一个小的呢。"说完，还故意地掀起锅盖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锅里果然有一个馒头。她以为自己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一看，是真的，伸手拿出来还没等放下，锅里又冒出来一个！这可怪了，她一气拣了十九个，拣满了要饭的破筐，锅里那个馒头还稳稳当当地放在那儿！婆婆在炕上已经看傻了，半天才说："这可真是老天爷睁眼，不该咱们穷人饿死。媳妇啊，你把馒头给村里每家都送上几个，别让大家都挨饿了。"媳妇听了婆婆的话，自己没顾上吃一口，就挎上篮子给村里人送馒头去了。一边送着，一边把这桩怪事告诉了大家，等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第二天，村里人都来她家看这个奇怪的馒头。这时候，门外传来了要饭的声音。婆婆听见了，忙叫媳妇拿几个馒头送出去，可这个要饭的老太太说有病，凉的不敢吃，媳妇一听就说："等我给你热热去。"说着，烧起火来，这一烧可不要紧，锅里的馒头见热就长，不一会儿就赶上锅大了，看热闹的人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要饭的老太太拿着热腾腾的大馒头，千恩万谢地走了。

事情没翅膀却飞得快，老财主知道了，他后悔死了，要不把面卖给她，哪会有今天的事？这下老百姓都有吃的了，谁还来买我的粮食？不行，我得想个办法。第二天，狗腿子领着老财主来买这个馒头，可是婆媳俩说啥也不卖。老财主说："唉，五百两金子你还不卖，别人抢都抢不到手，光有馒头有什么用，有了钱你们买鱼、买肉、买房、买地，不比守着个干馒头强多了。"婆婆听他说得恳切，就说："媳妇，咱把馒头卖给她一个吧。"老财主忙说："不，我是要连锅都买下。""连锅买，那我们不卖，钱有花净的时候，可我们的馒头常吃常有。"老财主一看宝贝馒头没买到手，这下可愁坏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天坐在屋里想办法。想啊想啊，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毒计。六月初六这天，天刚蒙蒙亮，婆媳俩刚起来，老财主带人突然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把婆媳二人给绑上了，又往嘴里塞上烂棉花，就把锅抢走了。老财主亲自扛着锅，乐得差点儿颠儿起来。他刚走出不远，听见后边有喊声，回头一看，可不好了，原来天亮之后，乡亲们发现寡妇婆媳被绑上，又见锅丢了，立即就追了上来。老财主一看事情要坏，就叫过狗腿子帮他一起抬。可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锅一见热馒头马上就长，压得财主和狗腿子都抬不动了，可是又不敢歇一会儿，怕后边的人追上来。老财主此时也顾不了别的，忙钻到锅底下，喊："加把劲儿，抬到家每人赏你们五两金子。"一句话没说完，就听"噗"的一声，财主和狗腿子都压在馒头下面了。后边赶上来的乡亲们一看，可乐坏了，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时，天上突然下起雨来，雨浇在馒头上，"嗞嗞"地响，工夫不大，山一样的馒头变成了大青石。

乡亲们打开老财主家的粮仓，家家再不愁没饭吃了。他们把石头沟改名叫得金沟，把

这座山叫馒头山了。据讲，六月初六这天，要是你把耳朵贴在山上，还能听到老财主和狗腿子们的哭声呢！

讲 述 者：肖振启 男 70岁 朝阳县下三家子乡林家沟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段洪恩 男 朝阳县政府办公室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2月
采录地点：朝阳县下三家子乡林家沟村

081. 鹰 嘴 石

（长海县）

在獐子岛的东南海边，有一块大礁石，远远看好像一只大老鹰蹲在那儿，昂首挺胸，朝南站着。那长长的尾巴一直伸到北山顶，十分威武。只是它的下巴颏儿不见了，有人说，这是当年被外乡人用炮打掉的。要知道这段来历，还得从头说起。

从前，南方有个山南屯，屯里有一个叫张伍的猎人，守着老母亲过日子。一天，张伍进山打猎，看见一只老鹰在追捕一只兔子，张伍拈弓搭箭，一箭射中了老鹰的翅膀。老鹰“嗷嗷”惨叫了两声落到地上，被张伍捕住了。回到家，张伍叫母亲扒皮做菜下酒，母亲把老鹰拿到厨房，刚要开刀，只见老鹰眼中流着泪，不住地向她点头。母亲一看，心就软了，她对老鹰说：“老鹰啊，老鹰，你不用哭，我不杀你，先在这里住下，等我给你治好了伤，再放你走。”老鹰又朝她点了点头。

老母亲用香灰按在老鹰的伤口上，又用布条给它包好，好水好食地喂着，就像伺候自个儿孩子那么上心。张伍见了很不高兴，就对母亲说：“你饲养一只老鹰有什么用？等它伤好飞走了还认识你？”

母亲说：“孩子，你不知道，这只老鹰通人性，就救它一命吧！”

过了一个月，老鹰的伤口渐渐地好了。一天，母亲正给老鹰喂食，老鹰不断地朝她点头，一个劲儿地叫唤，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只见老鹰张开翅膀飞起来，在老母亲的头上旋了三圈，飞走了。

张伍打猎回来，母亲高兴地告诉他说，老鹰伤好飞走了。张伍一听就火了，埋怨母亲说：“怎么样？当初叫你杀了下酒，你不杀，又给治伤，又喂食，现在飞走了，它还认

识你?”张伍刚说完，就听屋外“扑通”一声响，母亲出去一看，一只又大又肥的兔子丢在门口。她正纳闷儿，忽听空中“嗷嗷”两声叫，一只老鹰飞下来，落在母亲的肩膀上，再也不走了。张伍出来一看，也高兴起来。

有一天，张伍带着老鹰进山打猎了。这老鹰的本事很出奇，只要让它看见猎物，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别想逃过它那锋利的爪子。从那以后，张伍时来运转，打的野物吃不了，就拿到集上去卖，日子渐渐过好了。

有一天，老鹰捕住了一只少见的大鸟，五颜六色的羽毛，十分好看。张伍没舍得杀吃，拿到集上去卖，一下子被人们围住了，争着要买。张伍没出价，人们就叫开了行。价钱越抬越高，最后被一个有钱的财主用一百五十两银子买去了。张伍捧着银子呆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只鸟能卖这么多的钱。

从那以后，老鹰捕回好看的鸟，张伍就拿去卖，日子越过越富了。半年以后，老母亲去世了，张伍葬了母亲，盖上了新房，买了地，又娶了媳妇，还雇上了伙计，再也不去打猎了。

老鹰帮助张伍发了财，消息很快传开了。很多人出大价钱想买下这只老鹰。张伍一想，现在自己过富了，鹰也老了，不如把它卖个好价钱痛快。他一狠心，用一千两银子的高码，卖给了一个姓李的财主。李财主把老鹰买回家，天天逼它去抓野物，抓少了就不给吃的。老鹰很生气，一气之下就飞走了。它飞呀飞，一直朝北飞，沿着东洋大海飞了七七四十九天，低头往下一看，大海中间有座孤零零的小岛，岛上长满了花草树木。它想下去找点儿吃的歇歇脚，还没落地，就闻到一股香味儿。顺着香味下去一看，是一片桃林，树上的桃子膀挨膀歪着嘴儿，红扑扑的脸蛋儿朝它笑。它落到树上，瞅准了一个最大的桃子，上去就是一口，说也奇怪，桃子到了嘴里，还没等嚼一下，就骨碌一下滑进了肚里。噎得它尖叫一两声，浑身一抖擞，只听骨节嘎巴嘎巴响，身量越长越大，越长越高，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只九丈高的神鹰，两个翅膀一扇忽，卷起了一阵狂风，把岛上的树木花草刮得东倒西歪。住在神仙洞里的八位仙人，见洞外狂风大作，吃了一惊。吕洞宾走出去，朝天一看，见一只大鸟遮天盖地朝北飞去，他大喊一声：“不好了，这畜生偷吃了仙桃，已成了气候，现在不除，飞回人间必是一害，诸位兄弟不必担心，我去去就来。”说完，手拿阴阳宝剑，驾起五彩祥云朝北追去。

天黑了，老鹰飞呀飞，转眼来到一个小岛。往下一看，在岛子东南面的海水里不知是什么宝贝，一个一个五光十色，金光闪闪，老鹰张开嘴，朝着闪光的地方冲下去。正在这时，空中划过一道闪电，接着是“啪”的一声巨响，老鹰大叫一声，昏昏沉沉落到了海边。

原来，吕洞宾追到这里一看，老鹰正要去啄东海龙王的鲍鱼仙子，就口念真言，把左手一伸，打出一个掌手雷，把老鹰击落了。

吕洞宾落下云头，举起阴阳宝剑刚要砍，就听老鹰口吐人言说："仙人饶命，仙人饶命！"吕洞宾一听收起阴阳剑，心想，留它一条性命吧。就说："留你一条性命不难，不过你得永世呆在这里，保护这一带生灵。"说完用手一指，老鹰"嗷嗷"叫了两声，化作一尊石头，再也飞不起来了。

第二天，当地渔民出海打鱼，见海边站着一只石头鹰，昂首挺胸张着大嘴，头朝南腚朝北地蹲在那里，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鹰嘴石"。

从那以后，岛上的渔民出海打鱼遇上了雾天回不了家，石鹰就高叫几声，渔民听见神鹰叫，就顺着叫声，顺顺当当地回来了。有神鹰保护，这个岛子就一天天地富起来了。

再说山南的张伍，自从卖了老鹰，日子红火了一阵子，后来不知怎么了，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有一天，来了个风水先生，张伍把他请到家，酒足饭饱之后，诉说起家里的难处，求先生给看看风水。风水先生先看了他家的祖坟，又围着房前屋后转了三圈，然后摇摇头，进了屋。来到水缸前面，把盖儿掀起往里一看，忍不住大叫一声："找到了，掌柜的！你来看！"张伍往水缸里一看，只见水影里模模糊糊有一只老鹰，张着嘴蹲在那里。风水先生说："掌柜的，你看它张着嘴，头朝南，腚朝北，吃山南屙海北，你家的光景就败在它身上。"张伍一听，立刻想起了卖掉老鹰的事，莫非是它来报应我？风水先生叫他派两个人到北山去看看，回来再作主张。

两个伙计坐船来到了北方，转遍了长山列岛，最后在獐子岛东南海头发现了这只石头鹰。两个人一合计，决定趁着月黑头，爬上去把鹰嘴给打掉，不让它"吃山南屙海北"。

这天晚上，岛上的人睡着了，两个伙计悄悄来到海边，一个在下面望风，一个拿了块石头就往鹰身上爬，刚爬到老鹰脖子上，就觉得老鹰身子一抖擞，这个伙计就"妈呀"一声失手掉到海里摔死了。另一个伙计吓呆了，爬上小船就逃跑了。

伙计跑回山南，把事情的经过根儿来梢去一说，风水先生听了，把大腿一拍说："别愁，有办法了！"他叫张伍备下一条大沙船，装上土炮，带上十几条好汉，连夜起锚开航，向北开拔。一路上顺风顺流，不过十天，大沙船在獐子岛靠了岸。还没等坐下喘口气，就急三火四地支起了土炮，对准了石鹰的嘴巴，"轰轰"开了两炮。第一炮没打准，第二炮打上了，一下子把鹰的下巴颏儿打掉了。就见石鹰疼得把脖子一挺，眨巴了一下眼睛，"嗷嗷"叫了两声，又挺在那里不动了。

张伍一看哈哈大笑，风水先生也嘻眯着眼睛，拿腔捏调地说："这回该好了，一切完事大吉，回去过好日子吧。"话音没落，忽听北山上人喊马叫。抬头一看，从山顶上冲下一帮青壮汉子，个个膀阔腰圆，手举渔叉、大刀、红缨枪，边跑边喊："杀呀……别叫胡子跑了！留下他的脑袋……"

相传，南海龙王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青龙，一个是火龙。火龙性情凶恶，好吐烟喷火，残害生灵。青龙性情温和，心地善良。青龙和龙宫里看管御花园的珍珠姑娘相爱，火龙又眼气又忌恨，他几次闯进御花园调戏珍珠姑娘，都被姑娘顶撞了。火龙恼羞成怒，就来到老龙王跟前说珍珠姑娘怎样怎样“不正经”。老龙王听信火龙的胡诌八扯，下令把珍珠姑娘赶出御花园，强迫她嫁给特别难看的龟元帅。珍珠姑娘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偷偷来找青龙，两个一合计，觉得在龙宫里呆不下去了，就在一天夜里，腾云驾雾逃出龙宫，来到渤海东岸的一个小渔村里，成了亲，安了家。白天青龙到山上打猎或驾船到海里打鱼，珍珠姑娘在家里料理家务，小日子过得可甜美了。

自从青龙和珍珠住进这个小渔村，这一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渔民们每次跟着青龙出海打鱼，都是风平浪静，船船满仓。猎户们每次跟着青龙到山上打猎，都是回回不空手，獐狍野鹿，捕也捕不完，捉也捉不尽。不管是渔民还是猎户，都很喜欢青龙和珍珠姑娘。

再说，老龙王知道青龙和珍珠姑娘跑了，心头大怒，命令火龙和龟元帅率领虾兵蟹将到处寻找，后来探听到他们在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里住，就向渤海湾赶来，一心要荡平这个小渔村，生擒青龙和珍珠姑娘。

这一天，渤海湾里狂风大作，恶浪滔天，正在海里打鱼的渔民全被恶浪吞没了。虾兵蟹将在老龟元帅的带领下，随着滚滚的恶浪，向渔村卷来。那条火龙踏着火云，飘到渔村上空，向下喷出千万条火舌，刹那间整个渔村成了一片火海。正在这时候，青龙操起宝剑，和龟元帅杀起来。珍珠姑娘带领乡邻们，四处躲藏，逃避海浪和烈火。青龙在大海里大战老龟还惦念着妻子。他不断地回过头来，向村里张望，无心恋战。龟元帅却越战越勇。珍珠姑娘看出丈夫的心思，就喊：“青龙哥不要管我，杀死老龟，杀死老龟！”

青龙一听，来了勇气，猛地挥剑朝老龟砍去。老龟脖子受伤，差点儿没掉下脑袋，吓得他领着虾兵蟹将向南海逃跑了。

火龙见青龙伤了龟元帅，火气更大了。他大叫一声，又向下喷出一股烈火，烧死了一些渔民。然后伸出巨爪，一下子把珍珠姑娘抓到天空，要飞奔南海。青龙一看，摇身一变现了原形，飞向天空，同火龙争夺珍珠姑娘。两条龙在空中，一个喷火，一个吐雨，大战了三天三夜。火龙眼瞅有些招架不住了，想逃跑，又不甘心把夺到手的珍珠姑娘放掉，就张开血盆大嘴，一下子把珍珠姑娘吞进肚子里。青龙见火龙吞了妻子，心痛得一声大叫，挥起宝剑，就砍破了火龙的肚皮。珍珠姑娘从火龙的肚子里掉了出来，落进海里，变成一个光滑的礁石，就是现在的珠子石。

火龙也跟着摔了下来，因为他流血过多，一落进大海就死了，变成一个小岛子。青龙见珍珠姑娘化为礁石，难过得又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也落进了大海，变成了另一个小岛子。两个岛子的前头就是珠子石。远远望去，就象二龙戏珠。为这，人们管这两个岛

子叫二龙岛。从此，这里就出现了“二龙戏珠”的景致。

讲 述 者：陈安仁 男 37岁 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镇后石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麻桂兰 女 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镇后石村 小学教师 中师
采录时间：1979年6月
采录地点：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镇后石村

附 记：

陈安仁的弟弟陈朝仁、陈朝珠也讲述了这个故事。

如今的二龙岛改名蚂蚁岛，因为其形状像两只大蚂蚁卧在海里。一九六五年东蚂蚁岛因无淡水供应，岛上居民全部迁离，只有西蚂蚁岛尚有渔民居住。

083. 将军石与眼子山

（长海县）

登上海洋岛北坨子，就能看到两块九丈高的大石头立在海边，大的叫海门礁，小的叫将军石。向大海深处望去，离北坨子五里远的海上有个象烟荷包似的石头砬子。这砬子稀奇古怪，虽说只有十五丈高，中间那个贯穿的大洞可真不小，退潮，洞里可以行人；涨潮，洞里可通舢板。大洞像一双明亮眼睛，一眼盯着前方的大海，一眼望着后边的岛子，这就是名扬长山群岛的眼子山。提起它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听老人讲，明朝嘉靖年间，沿海一带常闹海胡子[①]。那时候海洋岛住着几十户人家，男的打鱼，女的织网，日子过得挺太平。北坨子上住一家姓赵的，男的叫赵福，女的叫安华，两口子没病没灾，不愁吃，不愁穿，就是一样不如心，年过四十没儿没女。两口子盼儿心切，天天冲着大海祷告。

这一年，海神娘娘发了善心，赵家媳妇怀孕了，两口子欢喜得了不得，终于有了盼头。夏天的一个早上，赵福出海以后，安华突然要临产。折腾有一个时辰，孩子生下来了。安华抱起来一看，心里凉了大半截。天啊，原来生了个大肉蛋。两口子日夜盼儿女，最后盼来个怪东西。她怕丈夫知道伤心，又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就把肉蛋送到海里，关门落起了伤心泪。

赵福打满一船鱼，急忙急促往家赶。来到北坨子拐角处，见一群海鸟围着一个鲜红鲜亮的圆东西，叽叽喳喳地叫着。他好奇地追过去，捞在手里一看，是个热乎乎的大肉蛋，他感到稀奇，就抱回家去，让媳妇也见识见识。

---

① 海胡子：海盗，东北方言称土匪为胡子。

到家一看，安华正披头散发躺在炕上流眼泪，脸煞白煞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他毛了[①]，连声问："安华，你怎么了？"安华有气无力地说："俺刚才……生了！""生了个什么？儿子，还是女儿？"赵福满屋子撒目，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心里"咯登"一下，象想到了什么，急忙问："孩子呢？咱们的孩子呢？"安华眼泪巴嚓地说："咱没那个福气，孩子只呆了一个时辰，就让阎王爷领走了。"

赵福听了，心里很难过。可媳妇在月子里，不能让她伤心。他忍住眼泪，说了许多宽慰的话，然后抱出那个大肉蛋给媳妇看。安华一看，像被蝎子蜇了一下，"嗷"地一声跳起来说："你，你怎么把它抱回来了？快抱走！"赵福说："这是俺从海里捡回来的，让你看看是啥宝贝。"安华忍住眼泪说："这就是俺刚才生下的，怕你伤心，又怕丢人现眼，就把它扔海里去了。快拿走吧，传扬出去今后怎见人呀！"

赵福一听乐了："原来这肉蛋是咱亲骨肉啊，太好了，你没听咱渔家人说吗，'生孩子不怕生肉蛋，肉蛋里边出好汉'。来，俺这就把它切开，看里边是啥好汉子。"他拿起渔刀，用刀尖轻轻划开了皮儿一看，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啥呀？原来肉蛋子里是一对活生生、水灵灵的胖小子。安华也乐得合不上嘴，抱着两个儿子，又是亲又是啃。赵福呢，乐颠儿颠儿地烧火做饭，发上大海参，炖上新鲜鱼，把媳妇好一顿犒劳。

时光过得好快，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赵福家这一对胖孩子，长成了两个大小伙子。老大取名海门，老二取名海锁。哥儿俩更有一身好水性，又练了一身好武艺。这哥儿俩心眼儿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三灾八难，都肯去帮忙。街坊邻居都夸奖，把他们看成贴心人。

有一天，海上来了四艘大船。船上的人，小个头小鼻子小眼睛，说话叽哩咕噜，谁也听不懂，也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既不像过往的客商，也不像贩鱼的老客，更不像正儿八经的打鱼人。不管怎么说，善良的渔家人，还是把他们当成客人待，供水供饭，好一顿吃喝。

谁曾想，这帮家伙不知好歹，当天夜里就动了手，又杀人又放火，把海岛抢了个溜溜光。等渔家人明白过来，大船开走了。

北坨子离港八九里，等到赵海门、赵海锁追过来，大船已经到了南坨子。哥儿俩气得直跺脚，跳上小船就去追。

海胡子们仗着人多船大武器好，哪料到有人敢来追？他们不紧不慢地开着船，吃喝玩乐做美梦，一个个喝得醉醺醺，忽听窗外有动静，出来一看，见两个威武后生用刨钩搭住船帮跳上船来。一个手拿鬼头刀，一个手挺鱼叉，迎面扑过来。他们刚要开口喊人，只见刀光一闪，四颗脑袋落了地。舱里的海胡子们闻声赶来，一齐扑了上来。哥儿俩面

① 毛了：此处指慌乱状。

对仇敌，两眼都要喷出火来，只见刀起头落，叉举人亡，转眼砍翻了八九个。海胡子们见势不妙，绕着舵楼转圈儿跑。弟兄俩追了一阵，又分头从两面夹击。海胡子们无处可逃，一个个争先恐后往海里跳，没来得及跳海的，统统变成了刀下鬼。

弟兄俩正杀了个痛快，另外三艘大船围了过来。他俩一不做二不休，一个恶龙跳涧，"飕"地一声蹿到一艘船上，双脚还没站稳，就有两个胡子应声倒下，一场血战又开始了。只杀得血肉横飞，人头乱滚。那两艘胡子船见不是对手，掉转船头逃跑了。哥儿俩一看不怠慢，急忙弯弓搭箭，飕飕射出六箭，六个胡子应声倒下了。

一场恶战结束了，哥儿俩把尸体掀到海里，擦干了身上的血，一人驾着一艘大船，回到太平湾。乡亲们一看又惊又喜，都跑来认领自家的东西。

为了过上好日子，光埋头打鱼不行了，乡亲们也看出了这步棋。在海门兄弟带领下，挑选了一百多个青壮年组成了第一支渔家兵，大伙推海门、海锁为将军。他们每天不是打鱼就是练武，只等螺号一声响，立刻刀兵相见。

一晃半年过去了，没见海胡子再来过。有人松了一口气说："海胡子是打这路过的，抓一把没捞着便宜，吓得再也不敢来了，这渔家兵当不当不吃劲了。"将军忙对大伙儿说："外国胡子漂洋过海，不知窜扰了多少地方，他在这里吃了亏，早晚还要来的。老古语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咱们不能不提防，万一再来了，现准备就来不及了。"大伙儿一听都信服，天天橹不离船，刀不离手，把岛子把守得牢牢梆梆。

清明节一过，大南风一连刮了好几天，刚刚煞下来，赵海锁就划着小船出海打鱼。还没划出百十丈，搭眼一瞧，见海上漂来黑压压一溜大船。他大叫一声："不好！"急忙吹响了海螺号。紧接着，龙头山、青龙山上也响起了螺号声。听到螺号声，渔家兵立刻兵分两路，按着将军的调遣，埋伏在海边乱礁丛中。

这回来了八艘胡子船，足有二百多号人。为首的一艘指挥船上，胡子头儿正在指手划脚地发号令，他把喽罗分成了十个队，决定举白旗为号，分头行动，互相联络。

转眼大船靠了岸，海胡子们像一窝蜂，扑通扑通跳到水里，手提刀枪，猫着腰杆子往上摸。来到岸上没站稳，只听平地一声"杀"，乱礁丛中跳出了一片赤膊露背的渔家兵。大刀渔叉红缨枪，黑压压地杀上来。转眼间，双方扭成了一团，缠到了一起，刀光剑影，惊天动地。只杀得海水一片红，血肉满天飞。胡子们一看吓破了胆，且战且退，跳上大船就要跑。渔家兵一看不怠慢，追到船上又是一阵杀，五艘大船全杀光了，三艘船趁机溜走了。这一仗，渔家兵杀出了军威，名扬长山列岛。

转过年正月初一，渔家人喜气洋洋过大年，吃海味，喝烧酒，家家户户乐悠悠。正在兴头儿上，忽然来了两个贩酒老客，载一大船酒坛子，里边透着诱人的酒香。渔家人

喝酒都是海量，又赶上大年初一，你也买，他也买，把一船酒连坛子都包圆儿[①] 了。

贩酒老客指着两个细瓷大罐子说："这罐子里装的是陈酿仙酒，冲着今天买卖顺手，又是大年初一，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图个吉利，这两罐一文不收，就献给岛上的英雄好汉吧！"渔家人听了眉开眼笑，夸赞这老客讲义气。要说献给英雄喝，当然是赵家两兄弟了。大家抬着酒罐子，一直来到北坨子，亲手献给了两将军。

海门和海锁正在比剑练武，见乡亲们前来敬酒，一再推辞。架不住大家伙儿一片诚心，不好驳回面子，便一人接过一个罐子，当着众人一仰脖儿，咕嘟咕嘟喝光了。两个贩酒老客混杂在人群里看见了，笑眯眯地走了，悄悄爬到青龙山顶，点起堆柴禾，从怀里掏出狼粪干撒到火上。火里撒上狼粪干，浓烟直向天上冲腾。鬼知道这是要干什么！

海门和海锁喝完了酒，开始还和乡亲们唠嗑儿，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胳膊腿疼得抗不了，浑身硬板板地挺难受。海锁冷得直打牙巴骨，海门热得想洗海水澡。众人一看都吓蒙了，忙问赵福和安华是怎么回事，老两口儿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大家要问问那贩酒老客，两个小子早溜了。渔家人这才明白了，这酒里有毒，八成是上了海胡子的当。大伙儿急得团团转，也没有想出个救急法。

毒酒的劲冲上来了，海锁嚷着要吃辣椒御寒，众人捧来一盘子干辣椒，他接在手里没等吃，只听"扑通"一声，原来海门被毒酒烧得抗不了，跳进海里想洗个冷水澡。谁曾想刚蹲下来洗了两把，就浑身僵硬，再也挪不动地方了。海锁见哥哥危急，把辣椒往地下一扔，也跳下海去，走了几步，在离哥哥几十丈远的地方僵住了。乡亲们一看，都放声大哭起来。爹妈哭得更厉害，差点儿昏过去。哥儿俩见人们伤心，不住地回头劝说。

海门叫："爹爹，别哭了，快把俺的眼睛挖出来，放到海里二郎神赶山留下的烟荷包山上，俺要盯住海胡子，叫他上不了岛。"海锁叫："妈妈，别哭了，快把俺的眼睛挖出来放到烟荷包山上，俺要和哥哥一块儿盯着海胡子，保住海洋岛。"

老两口儿伤心到这份上，怎能忍心挖掉亲生骨肉的眼珠子，谁也下不了手，弟兄俩急了，亮开嗓门呼叫着："快挖吧，再晚一刻钟，俺就变成石头了。想挖也挖不动了。"

赵福叹了口气，对安华说："孩子一片忠心，死了也要守海岛，咱当父母的，就成全了他们吧！"话是这么说，等老两口儿含着老泪每人挖出一颗眼珠子，再也下不了手了。

爹妈划着小船，把两只眼睛送上烟荷包山安放好，呼天号地哭了一气，刚跳到船上往回划，忽听轰隆一声响，抬头一看，那两颗铜铃似的眼珠爆炸了，把山石穿了个透明洞。通过大洞看海上，什么东西都看得清。

老两口回到北坨子，远远听见一片哭声。到跟前一看，两个儿子一前一后站在海里，变成了两尊九丈高的大石头。

---

① 包圆儿：此处指买光了。

人们哭得正伤心，有人来报信："不好啦，海胡子又来了十来条大船，怎么办？"赵福、安华擦干了泪，叫大伙儿赶快做准备。为了给两个将军报仇，男女老幼都成了兵，纷纷拿起了渔叉、锄头、切菜刀，要和胡子拼个你死我活。

原来海胡子见了狼烟，知道两个将军中计了，急忙催船快上岛，趁机来个大划拉。胡子们手搭凉棚往北看，这一看不要紧，一个个都吓蒙了。只见前方海面有一双大眼睛像两把刀子盯过来：那眼神儿，正是两个将军的。再细看，两个将军象两座山，正站在海边
等着呢。胡子头儿早就吓破了胆，大叫一声："不好了，我们又中计了！"调转船头往回跑。

巡海夜叉早把这件事看在眼里，急忙禀报龙王爷。龙王爷听说两个将军被害了，气得要死，说："海洋岛是我小女儿青龙公主的保护地，两个将军是她树起的英雄，海胡子竟敢来暗害，等我给他报仇！"随后命鳜鱼大将军出征。鳜鱼将军领命出了水晶宫，一个猛子穿出海面挡住了海胡子的去路。只见他摇头摆尾一扑棱，掀起的大浪比天高，十艘胡子船抛上了天，一头扎进海底，犒劳了水族小兄弟。

再说藏在山顶放狼烟的两个奸细见海胡子船掉头跑了，一下子吓麻爪儿[①] 了，正愁没处躲没处藏，搜山的渔家兵围上来了。眼看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不要脑袋地往石缝儿里钻。那石头锋利得象刀子，把他俩豁成了肉条条。肉条条就成了小长虫[②]，满山爬，到处钻。渔家人见他们就有气，谁见了谁打，毫不留情。直到如今还说："见蛇不打三分罪。"

人们怀念自己的将军，把安放眼睛的荷包山叫做眼子山，把赵家兄弟变成的两块镇海巨石叫做将军石。为了分出哪是哥哥哪是弟弟，又把大哥赵海门变成的石头叫海门礁。直到如今，海锁扔掉的那盘辣椒还放在他身边，年深日久已经变成了礁石，人们叫它"辣椒盘子"。

这段儿故事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可是两个将军却还是和大家在一起，日夜守卫着黄海的明珠海洋岛。那对警惕的眼睛，至今还放在眼子山上。

讲 述 者：曲月桂 男 84岁 大连市长海县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延顺 男 37岁 大连海洋岛驻军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4年
采录地点：大连市长海县

① 麻爪儿：此处指手脚麻木，惊慌、恐惧状。
② 长虫，蛇。

084. 万　人　摸

（綏中县）

九门口外有个叫腰沟的地方，沟内两旁立陡石崖，中间是一条象蚰蜒似的羊肠小道直通剑门，剑门那边是一片原始森林。进山打柴的人，得登上那羊肠小道，中间还要经过几尺长的一段险道，把身子贴在这立陡的石头上才能过去。当地人把这几尺路叫“石贴”。过这“石贴”时，手还得扶着石贴上一块突起的石头，才能安全走过去，要不，一失脚，就会掉下悬崖。这块小石头就叫“万人摸”。这万人摸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古时候，有个姓贺的把总，是安徽人。当时驻守长城的官兵都准许带家眷，那贺把总的妻子和一个儿子，也随贺把总来到这里。贺把总的儿子长得五大三粗，有点儿傻啦吧叽的，整天啥活儿也不知道干，光一个劲儿地要吃要喝。那贺把总也是仗着权势欺负人，整天让傻儿子向老百姓要这要那，不给不行。这一带的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

贺把总的傻儿子整天要吃要喝还不算，一不遂心，就摔盆砸碗，还整天吵着要娶媳妇。贺把总也没办法，两口子商量，让他出去干点儿活。家里也安宁点儿，就把傻儿子叫到跟前，指着进山打柴的人对傻儿子说：“从明天起，你也跟那帮人进山打柴去，也多少学着干点儿活儿。”傻儿子说：“我学不会。”贺把总说：“别人咋干你咋干呗。”傻小子说：“干不好。”贺把总说：“干不好我杀了你！”傻小子一歪脖子，嘴里嘟囔着说：“杀就杀呗！”转身到外面就把菜刀拿来了，刀口冲着贺把总说：“杀！杀！”还要杀贺把总。他妈急忙拉住他，抢过菜刀说：“乖儿子，听妈话，打点儿柴学点儿好，过年妈给你娶媳妇。”傻小子一听可就乐了，忙说：“真给我娶媳妇？”他妈说：“真的。可要想娶媳妇得先学会干活儿。”傻小子说：“行，我打柴去！”说完，也不等明天了，撒腿就追那些打柴的人去了。

傻小子从来没进过深山，那蚰蜒似的小路他从来没走过，上上下下的，一会儿就把这傻小子累坏了，他一屁股坐在半路的石阶上喘起气来，喘着喘着就睡着了。打柴的人回来了，看见路上躺着一个人，仔细一瞅，是把总的傻儿子。他躺在那里挡住路，谁也过不去，就把他叫醒了。傻小子醒过来一看，人家都挑柴回来了，自己还没进山，就叫

打柴人躲开，说要进山去打柴，打了柴妈好给他娶媳妇。大伙儿一听全乐了，最前边那个人说："少爷，你打柴啥也没带，再说天也快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怕让狼吃了？"傻小子一听"狼"字，吓坏了，忙拉住那人说："有狼，那你就跟我去打柴，不打柴妈不给我娶媳妇。"那人没有办法，也缠不过他，就说："少爷，天快黑了，我给你点儿柴吧，你拿回去就说是你打的。"傻小子一听乐了，摇头晃脑地说："好吧，那就给我点儿柴吧，省得我让狼吃了，咋娶媳妇啊！"说完，接过人家给他的两根树枝，在地上拖着，乐颠儿颠儿地回家了。

第二天，傻小子走到半道儿又累了，又坐在石阶上了。心想：我还堵在这儿睡觉，等他们回来，要点儿现成的算了。就这样，他天天在半路上睡觉，天天向别人要树枝。他家里倒清静了，却烦死了这些打柴人。

这天，早晨天气特别好，大伙儿又进山了。傻小子随后也跟着进了山。到半路上，他又坐在石阶上睡起觉来。不一会儿，天上长起了云彩，下起大雨来。这傻小子被大雨淋醒了，他藏没处藏，躲没处躲，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儿，突然看见路边石壁上有一块突出的大石头，就躲在大石头下边避雨。可那傻小子浑身上下早给大雨浇透了，又加上没吃饭，又冷又饿，往沟底一看，直眼晕；往上一看，立陡的大石头和黑呼呼的云彩好象要压下来似的。他只好闭上眼睛，抱着胛子，把身子死死地贴在石壁上，再也不能动了。

天晴了，进山打柴的人回来了。走到这儿一看，山路被一块大石头给堵得严严实实。大伙儿挺纳闷：这是哪来的大石头呢？再仔细一端详，那大石头很像那傻小子。大伙儿就上跟前去推，可是推也推不动，用扁担撬，那大石头也是纹丝不动，而且越碰越长，长到有几尺宽，一丈多高。原来，那傻小子在风雨里，早就成变了一块大石头，牢牢地长在山石上了。

大伙儿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没路走可咋办？要碰那石头，还怕它继续长。那打柴领头儿的人说："我先试试，要是行，大伙儿再过；不行再想办法。"这光滑的大石头，无处可登，只有那傻小子抱胛的胳膊可以登，可只能登上个脚尖。领头的人扶着石壁，先登上了那胳膊。那石头再也没长，还挺牢固。可那石头没个扶处，也登不过去呀。他上下打量一下，这下可好了，傻小子鼻子就成了突出的小石头包，用手一攀，正好做扶手。脚登在那石胳膊上，手扳着石鼻子，把身子贴紧石头，几步就登过去了。就这样，大伙儿都学着登了过去。

打这以后，凡是进山的人，都要从那石头上贴着登过去，手都得扶着那突出的小石头尖。这些打柴的人又是气又是笑，便给傻小子编了个顺口溜："傻小子，不干活，又要吃，又要喝，人家打柴他堵道，死后变成万人摸。"

这以后，那"石贴"和"万人摸"成了远近闻名的奇事了。不信，你到那沟里去试

试，不过那几尺宽的“石贴”，不扶那突出的“万人摸”，你是进不了沟的。

讲 述 者：李国良 男 44岁 绥中县九门口乡
农民 中学
采 录 者：张建西 男 44岁 绥中剧场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7年8月
采录地点：绥中县九门口乡

085. 石 门 子

（北镇县）

在医巫闾山南部峰顶上，有一段立陡立崖的石头大岭，把义县和北镇两个县隔开了。这道大石岭上有个豁口，叫石门子。豁口有两丈多高，一丈多宽，像个城门，是两县来往必走的大道。石门子上一年四季不断刮风，就是在六月三伏天，上去也是凉飕飕的。

这大石岭上，怎么会有这么个大豁口呢？相传，那是当年尉迟恭用八面紫金鞭劈开的。

尉迟恭是唐王李世民手下一员大将。他不光枪法和箭法好，还擅长使鞭。他那根十八节的八面紫金鞭，比神鞭还厉害，抡起来，连神仙也要怕它三分。

有一回，尉迟恭奉命出征，他带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长安。一路上逢山翻山，遇水涉水，转眼间出了山海关。到了关外，将士们往东一看，嘿！前面又是一山接一岭地连接不断。这一天，大队兵马来到闾山，被一道石岭挡住了。这道石岭又高又陡，不要说人哪，就连禽鸟也难飞过，尉迟恭只好派出人马去另找翻山的道路。可是，一拨儿一拨儿的探子回来，不但找不到翻山道，有的还摔得鼻青脸肿，都禀报说：“元帅，这道大岭一眼望不到头儿，都是立陡石崖的，还就数咱们站的这块儿矮一点呢。”

找不到翻山近道，绕道走又太远，得花费工夫，尉迟恭就命令将士们搭人梯爬到大岭上探看探看。将士们搭起了几丈高的人梯往峰顶上爬，当最上面的人刚一接近山顶，就叫迎面的大风刮了下来，滚进山涧里去了。

“强将手下没孬兵”，这话一点儿不假。尉迟恭手下的将士，个个不怕死，一个摔下来，又一个攀上去，就这样，不知摔下了多少兵将，归终还是没攀上去。这下子尉迟恭可真急眼了，他站在大石岭跟前，瞪圆了两眼，把手里的乌金混铁枪狠狠地往脚下一戳，一下子戳进多老深，直挺挺地扎在硬石板上了。他随手从腰间抽出那十八节的八面紫金鞭，“哇呀呀呀！”一声大叫，扬起紫金鞭，照准那城墙一样的大石岭就是一鞭。第一鞭

打下去，石岭上出现了一道深沟；又打下第二鞭，石岭上出现了一道裂纹。这两鞭打下来，因为用力过猛，尉迟恭累得有点儿冒汗。将士们都劝他，这个说："元帅，不要再打了。金鞭威力再大，怕也难把这石头大岭砸成两半儿呀。"那个说："元帅，身体要紧，别再跟这石头大岭怄气啦！"

可是，尉迟恭光想着进军，哪听得进这些。一挥手，让众人闪开，他连汗也顾不得擦，两只大眼瞪得溜圆，满腮的黑胡子也抡挲[①]起来了。又是"哇呀呀呀呀！"一声大叫，震得地动山摇。这时，他狠劲地跺了一脚，跳起两丈多高，手举紫金鞭"唰"地一声打在裂纹的石岭上。金鞭打下的地方，就见一道金光，象闪电似地，晃得人们睁不开眼睛。这时候，就听"轰隆隆"一声震天响，眼前浓烟直冒，对面不见人影。人们正不知咋回事呢，只觉得一股冷风吹来，这风阴冷透骨，刮得人站不住脚。人们一看：我的妈呀！横趴在眼前那道立陡石崖的大岭，竟裂开了一个大豁口，象刀削似地，有两丈多高，一丈多宽，象一座石门。大伙儿乐得直蹦高儿。正在这时，忽然听到一声惊叫："元帅，咋的啦？"人们回头一看，见一个将军正搀扶着尉迟恭。原来，尉迟恭连打三鞭，竟累得脸色煞白，正闭着两眼靠在一他怀里。人们一看都吓坏了，七嘴八舌地叫喊："元帅，醒一醒，元帅，醒一醒！"那个搀扶着尉迟恭的将军，小心地把尉迟恭扶到一个避风地方，让他侧歪在一块石头上歇着。

过了一会儿，尉迟恭睁开眼睛，忽地站了起来，定神一看，果真劈开了一条翻山的道路。他一乐，忘了身子劳累，抖起了精神，下令说："开拔！"

浩浩荡荡的兵马穿过豁口，开道下山。眼见开路先锋走出一段儿山道。这时，尉迟恭冷丁想起自个儿的紫金鞭没有了。这还了得！那八面紫金鞭可是他的应手兵器啊！他马上撒开人马四下寻找。等人们从山涧里把紫金鞭找回来后，尉迟恭接过一看：唉呀！十八节金鞭少了九节，剩下的也都豁牙露齿了。尉迟恭拿着这九节紫金鞭，掂了又掂，看了又看，心疼地说："紫金鞭哪紫金鞭！我抡着你打遍天下，没曾想今天竟断在这里！"

尉迟恭打断了八面紫金鞭是挺可惜，可是在闾山峰顶这个天险的地方，他却给后人开出了一条翻山要道，这就是有名的石门子。直到现在，石门子还是北镇、义县的交界地，是闾山两边人们来来往往的必经通道。

讲 述 者：于长海 男 53岁 北镇县广宁满族乡田园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史玉环 女 北镇县广宁满族乡田园村 农民
岳鸿臣 男 北镇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12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满族乡田园村

附 记：

北镇县新华书店干部刘广会也讲过这个故事。

---

① 抡挲：竖起来。

086. 獾　子　洞

（法库县）

咱法库县不是有个村儿叫獾子洞吗？听老辈儿人说，这个地名还有点儿来头儿呢！在早，有个没名儿的小堡子，这里住着个小伙儿，没爹没妈，没姐妹兄弟，光棍儿一个人，名叫王铁柱。他十七八岁儿，长得壮壮实实，模样可俊了，眉毛黑粗黑粗的，一对儿豹子眼睛，双眼皮儿，高鼻大梁儿，四方大脸，白白净净。

铁柱在本堡子李员外家当长工。这李员外可坏了，他脸上嘻嘻哈哈，背后儿尽算计怎么坑人。他老婆心眼儿最小，象芝麻粒儿那么大的小东西还让老蟑嗑三圈儿，老百姓背后儿都管她叫“抠不够”。他们两口子一辈子绝户没儿子，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叫李玉玲，长得像朵花儿似的，今年十六，手也巧，心也灵，心眼儿还好，堡子里的人都说这闺女不像他们生的。

李员外两口子别看对别人心术儿不正，可待自己闺女呀，那真是要星星不给摘月亮。可就有一件事，这两个老东西说啥也不依着玉玲姑娘。

原来，王铁柱没依没靠，就租李员外的一间空房住，讲好一年少挣半年工钱。李员外和抠不够算过细帐，铁柱在他家，能省下半年工钱不说，隔三差五地给他点儿猪狗吃的剩菜剩饭，他还不报恩呐？论铁柱那把好手儿，干活儿一人顶俩，要不那间房也空着，这便宜上哪儿找去？就这样，铁柱不惜力气，李员外干占他的便宜。

过了几年光景儿，玉玲姑娘长大了，她看铁柱老实厚道，勤劳能干，长得又俊，就爱上了他。她常背着爹妈给铁柱缝缝补补，有好吃的也给他送。开头儿，铁柱不敢搭茬儿，其实他心里也爱玉玲姑娘，可一想，人家是员外家的千金小姐，咱一个穷做工的，哪配得上啊？就老躲着玉玲。玉玲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更好。工夫儿一长，铁柱的顾忌也就小了，两个人常在一起说几句体已话儿。

俗语儿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子一长，俩人相好的事就让抠不够给看出来了，这还了得！她就让李员外把铁柱打发走，省得惹祸害。俩人又一合计，平白无故把铁柱撵出去，怕外人知道了好说不好听，加上秋天缺人手，雇别人还得多花钱，李员外就嘱咐抠不够多看着玉玲，别让她再和铁柱见面。

一晃儿，冬天到了。这天，北风夹着烟儿雪，嗷嗷儿直叫，天冷得吐口唾沫都成冰。

李员外说家里的柴禾不好烧，让铁柱上南山去砍柴。铁柱明镜儿知道这是有意刁难他，有啥法儿呢？就奔南山上的树林子去了。不佩服不行，小伙子真能干，上山不一会儿，就砍了一大背干树枝儿。他有点儿累了，肚子也饿了，想找个地方避避风儿。常来这山上打柴禾，他闭眼睛也能估摸出山多高树多少。这山半腰有个洞，洞口朝南，正好背着北风口儿，他就上山洞去了。刚到洞口冷丁看见有俩灰色的小玩艺儿，脑瓜门子上有三条白色的竖纹。细一看，是两只冻麻爪儿的獾子，蹲在雪地上一动不动。铁柱儿一手抱着一个，走进洞里，打开破棉袄扣儿，把两个獾子揣在怀里。铁柱一看个人的棉袄，打柴时不加小心刮了好几道大口子，他又想玉玲了，好些日子没见着她了，真想！不知不觉地，铁柱儿睡着了。他觉着脚疼，浑身也有点儿冷，一抬头，看见玉玲姑娘笑眯眯儿地端个炭火盆儿朝他走过来，让他烤火。铁柱从脚底下热到脑瓜顶儿，他把玉玲拉到身边儿坐下。抠不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刀，恶狠狠地朝他们俩的脑袋上就砍，铁柱伸手一搪，醒了，是一场梦。铁柱真觉着周身都暖和，他一看，是两个獾子缓过来了。一个给他暖脚，一个趴他后脊梁上给他暖和身子呢。铁柱轻轻地把它们放在地上，拍拍它们的脑门儿说："快回家吧，我也该走了。"两只獾子摇头摆尾儿地叫了两声儿，跑到山洞里头去了。

铁柱背柴禾深一脚浅一脚地下了山。他一进院儿，正碰上玉玲解手儿回屋，玉玲看看前后没人，又见铁柱满裤腿子雪，就走过来为铁柱拍打。事也赶巧，正赶上李员外也上茅房，给瞅见了。他不由分说，拉过铁柱就是一耳瓜子，还破口大骂："穷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安好心肠，想勾引我闺女！"冬天活儿闲了，他正没处找茬儿撵走铁柱，这回可好了，他把铁柱的铺盖卷儿往外一扔，工钱分文不给。铁柱有嘴难分辩，只得打碎门牙往肚子里咽。天黑了，数九隆冬，满天大雪，往哪里去呀！他只得又回南山的洞里去。洞里黑得像锅底，他在洞口刚坐下，就觉得有东西在舔他的手和脚，他吓了一大跳，细一摸，才知道是他救过的那两只獾子。铁柱就和它们住在一起，从那以后，铁柱天天上山打柴，去堡子里换点吃的。乡亲们都可怜他，有的留他住，有的拉他吃饭。铁柱懂轻重，不爱麻烦人，他还是和两个獾子在一块儿吃住。

再说李员外，撵走铁柱以后，就和抠不够背着玉玲给她张罗找婆家，心想嫁出去她也就死心了。正好儿，县太爷死了老婆，要续弦。李员外和抠不够一听，巴不得攀高结贵。他们都是爱财不要命的家伙，什么年貌相当不相当，添房不添房的全不管。他们觉着这事儿对玉铃也好，那多享福哇，就托人巴结这门儿亲。县官儿一听是一朵花还没开的大姑娘，千儿八百里挑不出第二个比她好看的来，就一口答应。三天后过了聘礼，择了吉日，过腊月门儿成亲。

这回得说说玉玲了，从打铁柱被撵走，她是天天哭夜夜哭，茶不喝饭不进，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了，人瘦得皮包骨头。这天，她正想铁柱趴在炕上淌眼泪儿呢，抠不

够笑呵呵儿地走进来："妈给你道喜了，我和你爹给你找个好婆家，女婿是咱县的县官儿大老爷。到时候，花轿一来马上去，要吃有吃，要穿有穿，金银满柜，有享不尽的福哇！听妈的话，别想那穷小子了，养好身子，过腊月门儿好成亲呐。"玉玲一听，气得大哭小嚎，吵着闹着死也不嫁给那半大老头子。抠不够没法儿，就让李员外来劝。左劝右劝，玉玲怎么也不答应。软的不行，来硬的，李员外对玉玲说："你要不答应，我就去县衙门里告王铁柱，说他勾引东家小姐，犯上做乱，把他押进大牢。"玉玲知道狠心的爹爹是啥坏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就想了个主意，答应到时候成亲，可得先把铁柱接回家来，和她单独见上一面儿。李员外看玉玲答应了亲事，就依了，可他让见面的时候不能超过半个时辰。随后儿，他又想出个坏道儿。

第二天，李员外吩咐家人把铁柱住的房子收拾干净，从山洞里把铁柱接回家，还做了一顿好饭让铁柱吃。吃完饭，铁柱和玉玲见面儿，俩人抱头大哭，哭了一阵儿，玉玲趴在铁柱耳朵边儿说："铁柱哥，咱俩今晚儿逃跑吧，上天入地我都跟着你，三更天我在茅房门口儿等着。"铁柱一一答应，两人分了手。

天刚到二更，李员外就挟着一捆干柴禾，偷偷摸摸地来到铁柱的房门口儿，搬了一块大石头把门顶住，把柴禾点着，又往火堆上扔几捆，走了。

铁柱约好和玉玲三更天逃走，心里老不安稳，七上八下地睡不着觉。工夫儿一大，铁柱有点累了，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冷丁地他的脚让啥咬了一下，疼醒了。一看，是两只獾子。铁柱纳闷儿，它俩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呢？还没等多想，他一下子看见火苗子上了房顶儿，烟也咕嘟咕嘟往里灌。他一骨碌爬起来朝门口儿跑，推不开门儿了，火把门口儿封得死死的。铁柱的衣裳着火了，头发眼眉都燎光了，他急得团团转，猛的听见吱吱的叫唤，回头儿一看，窗户台儿上有个獾子正在朝他叫。铁柱一下子想起来了，他一脚踢坏窗户跳出去，连烧带累，他跑不多远就昏过去了。

三更天，玉玲拿了些金银首饰和值钱的东西，到茅房门口儿等铁柱。一出门儿，见大火早把铁柱的房子烧着了，她疯了似地冲进火里去找铁柱。

忽忽悠悠的铁柱听见有人叫他，声音好象玉玲，睁眼一看，又没有人。他一眼看见一只獾子朝火堆处跑，另一只咬住他那让火烧得稀烂的衣服，往起拉他。铁柱明白了，他听清了是玉玲的喊声，她还在火里找铁柱呢。铁柱跑进火里拉出了烧得半死的玉玲。

他俩都烧糊巴了，往常那好看的玉玲，头发、眉毛全没了，浑身上下全是大泡，疼得直打哆嗦。原先铁柱是那么俊的小伙儿，周身上下也烧得没好地方儿，疼得钻心。正这时候，铁柱看见两只小獾子都在咬自己肚子底下的肉，肉上没血，是一层小油珠儿。獾子用嘴刁着肉往铁柱儿和玉玲的伤口上擦，擦过的地方一会儿就不疼了。擦完他们俩的伤，俩獾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到一个时辰，铁柱和玉玲觉着浑身刺挠，用手一揉搓，头发全长出来了，伤全好了，俩人又变成原先的模样儿，他们乐得直蹦高高儿，抱一块

儿了。

这时候你再看那两只獾子，肚子肉全没了，疼得趴在地上喘。玉玲和铁柱儿心肠都软，哪见得了这个，把獾子抱在怀里哭起来，哭着哭着，就见这俩獾子忽地从铁柱和玉玲怀里一撒欢儿跳地下去了，把咬下来的肉用嘴叼到一块儿摆好，在上边儿打一个滚儿，抖抖浑身的毛，肉就又长好了。铁柱和玉玲乐得去抓它们，哪还能抓得住？獾子围着大火乱跑。这时候大风紧刮，大火冲天，没救了。火里头李员外和抠不够爹呀妈呀地喊救命！嚎叫不一会儿就没动静儿了。天亮了，风也住了，大火还烧呢，足足烧了两天两宿，把李员外和抠不够加上他们的财产烧个净光。就是铁柱的房子连根草刺儿也没烧着，人们都很纳闷儿。

县官儿听说李员外家着了大火，人都烧死了，也不再找麻烦了。铁柱和玉玲就住在那间房子里，成家立业，开荒种地，生儿养女，过着好日子。两只獾子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打那时候，铁柱和玉玲把獾子油能治烧伤的法儿告诉了大伙儿，传到今儿个。后来，大伙儿就把山上的洞叫獾子洞，这个没名儿的小堡子也就跟着叫獾子洞了。

讲 述 者：王廷奎 男 72岁 法库县大孤家子乡牛其堡村 农民小学

采 录 者：韩雪峰 女 铁岭市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3月

采录地点：法库县大孤家子乡牛其堡村

087. 白枣树沟

（锦西市）

在锦西市西北的暖池塘乡，有一个叫白枣树沟的山屯。屯子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靠种地和挖煤谋生。早些年，沟里沟外连棵果树芽儿也看不见，人们想吃个水果，要到十里开外的集上去买，可别扭了。那么这个地方又为啥叫白枣树沟呢？

明朝末年，从山东来了个逃荒的叫白大力。他在这前坡开了几亩地，又盖了两间马架子窝棚，这里就有了第一户人家。白大力能吃苦，又赶上这年风调雨顺，这小日子就胡拉个半拉架儿①，虽说不富裕，也混得吃穿不愁。

① 胡拉个半拉架儿：维持着过得去。

第二年春天，他种地回来，忽然发现窝棚前长了棵枣树。这枣树长得怪，浑身上下全是白色。白大力乐得没法儿说，他给枣树刨了坑，上了肥，终日精心地伺弄着这棵枣树。这枣树呢，也气吹似地往高里长。不几天，便开了白花，那花香招引来沟里沟外一帮一伙看稀罕的人。这一天，来了个云游的老道。他见了白枣树叩了三个响头，对天笑了三声，对地哭了三声。白大力不明白咋回事，扶起老道问他为啥又哭又笑。老道说："这树是天地灵气生成，吸大地之精开银花像蝶，受日月之华结白枣似玉。我哭的是大明江山危在旦夕，笑的是天生玉枣，国势可定。"白大力一听忙问："这枣究竟有啥用项？"老道神秘地说："这树花落后，能结一个白枣，要献给崇祯食用，他可去掉昏庸，体察民情，振兴国势，要献闯王吃了，他就能一统天下；要献给皇太极吃了，他就能天下称王。"白大力又问："你是什么人，咋知道这白枣的用处？"老道说："久入深山不问尘，洪武身边伴过君。北京皇城是我修，山人便是刘伯温。"唱完飘飘悠悠走了。

白大力听说这白枣有这么大的用途，那股高兴劲就别提啦。从此，他就在树下吃，在树下睡，给树捉虫，看鸟，生怕白枣受到损害。这年秋天，树上果然有一颗白枣熟了。这枣有鸽子蛋那么大，透明放光，打鼻子香，真是个宝物！白大力把枣摘到手中暗想：崇祯虽说无道，但吃了枣以后变成明君，百姓不再受苦难该多好哇。自个儿呢，虽不图升官发财，但能回山东过太平年景也就知足了。想到这，他用一个木盒装了白枣，到北京进贡去了。白大力刚刚走到宁远城边上，碰上了祖大寿带兵阅边，就被祖大寿当成奸细拿住，推推搡搡地押进城里。祖大寿怒冲冲地问白大力："哼，你这奸细，受什么人指派，敢刺探我的军情？"白大力说出了进京给皇上献白枣的事情。起初祖大寿还半信半疑，后来看了这白枣果然是个宝物，就对白大力说："你进京进贡，足见忠心。但山道难走，常有坏人出没，我替你把这枣送给万岁，你日后听封吧。"白大力相信了。

祖大寿真的把枣送给了崇祯吗？没有。原来这个祖大寿受了满洲大清的收买，早就想给皇太极送上份贡礼买好，这回得了白枣他心中美滋滋地想：这回我祖大寿封侯的机会到了。就赶紧把白枣用个锦盒装了起来，带领几个随从心腹扮做商人模样，趁着月黑风高骑马来到了奉天城，拜在皇太极阶下献枣。皇太极听祖大寿说了这白枣的来历和妙处，不敢真信，既不敢吃，又不想扔，就把这白枣赐给了六岁的太子福临，福临吃了白枣，感到神清志爽，一连三天口里香气不散。当夜浑身各关节咯咯作响，好象增加了治世的见识。

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李闯王攻占了燕京城，逼死了崇祯，顺治皇叔多尔衮乘吴三桂借清兵救援的时候，率领八旗兵马把立足未稳的闯王杀败，定都燕京，当上了摄政王。福临当上皇帝以后，终日享受山珍海味，吃各国进贡的奇瓜异果。一天，他忽然想起当年吃过的白枣来，就下了一道圣旨，封出产白枣这个地方为"白枣树沟"，又派祖大寿为钦差，向白大力索取白枣。可是他哪里知道自从他吃了第一颗白枣以后，那棵

树就枯死了。原来，白大力听说祖大寿把白枣献给了满清，他又恨又愧，一气之下就在白枣树下上吊死了。人们把他埋在了枣树下面。白枣树没人管理，就慢慢地死了。可是第二年，这里又长出八株枣树来，长得青枝绿叶，结出的枣子却是青色，祖大寿来到白枣树沟，见不到白枣，又找不到白大力，只好把青枣采了一筐回京交旨。祖大寿带领兵丁们回返，刚走到山海关边上，冷丁见树林中闯出个持剑的老道，这老道用剑尖儿朝祖大寿一指，祖大寿一阵迷糊掉下马来，兵丁们被这突然出现的老道吓得魂儿都没了。老道乘机抢走了青枣。这老道拎着一筐枣子来到万屯，把这青枣分给赶集的百姓尝鲜。据说百姓们吃了这青枣，就能从大清王朝手中夺回自个儿的江山。

白枣树沟虽说没有了白枣树，可这个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讲 述 者：本 方 男 67岁 锦西市暖池塘乡 和尚 文盲

采 录 者：张思吉 男 锦西市暖池塘乡文化站 干部

采录时间：1980 年

采录地点：锦西市暖池塘乡

088. 石 抱 松

（北镇县）

在闾山大阁西北的一个高峰上，有块大石头紧紧抱着一棵松树，树干紧紧贴进石头里，人们叫它石抱松；在西面险峰上有一棵像老鹰展翅的松树，人们叫它鹰膀松；在渔池的石崖上爬满爬山虎，人们说它是乌嘴蛇变的。

很早以前，大阁西北有两座庙；东边的叫增福寺，寺里住着和尚；西边的叫娘娘庙，庙里住着尼姑。当时两个庙的香火都很盛，每逢庙会，两个庙里的和尚、尼姑更是忙得要命，要说最受累的还得数娘娘庙的小尼姑石慧和增福寺的小和尚松涛。两个庙里的力气活儿都得他俩去干。最苦的活儿是每天要到离庙很远的圣水盆里去拎水。山路不平，沟沟坎坎，石头绊脚，刺棵扎手，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两个孩子是刚进庙，不干不行。按出家人的规矩，尼姑、和尚是不准来往的，可是他俩对这些清规并不在意。每天小松涛见石慧姑娘拎着水桶，趔趔趄趄的样子，很心疼，就把水桶接过来，替她拎到平坦的地方再交给她。就这样两个孩子就有了心思，每天借拎水的空当见面，一天三回，一回三趟，一个时候来，一个时候去，有时见四下没人就坐在石头上唠唠知心话儿。

再说圣水盆下边有一个养鱼池。池旁石崖下有个长虫洞，洞里有一条乌嘴蛇，到处兴妖作怪。这会儿，它在养鱼池里探出脑袋四下撒目，正好看见石慧和松涛坐在圣水盆

旁边唠嗑儿，它觉得眼馋心痒，若不是上边有三霄娘娘在庙里坐镇，它真想一下子把石慧姑娘抢到自个儿手里。

有一天，增福寺的老方丈让松涛去后山打柴，小松涛不敢违抗，又怕误了跟石慧见面，就起大早去了。没曾想，山上的柴不好打，到时候没有回来。石慧一个人来到圣水盆左等右等不见松涛，等得她心急火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脱掉偏身[①]，在圣水盆边洗洗脸。乌嘴蛇天天用贼眼盯着石慧，这会儿，它看见石慧脱掉偏身，更招人喜爱，马上兴起一阵妖风，出了养鱼池直奔圣水盆，拦腰抱住了石慧。正在这时候，松涛挑柴下山从这路过，见这情景，立即扔掉柴担，抄起大斧子，照着乌嘴蛇就是一下子。人要心急下斧就不准，没砍到要害的地方，乌嘴蛇的腰受了伤。这家伙疼痛难忍，强打精神使出法力，刮起一阵狂风，要把石慧和松涛卷走。这时惊动了娘娘庙上的神鹰。这神鹰平常就呆在娘娘庙的屋顶上，石慧很喜欢它，常给它吃的。神鹰对石慧也总是暗中保护，这回神鹰看见石慧姑娘遭难，哪能不来搭救呢？

这神鹰根本没把乌嘴蛇放在眼里，它冲着乌嘴蛇的眼睛猛叼，照着乌嘴蛇的脖子猛抓，乌嘴蛇只好败回洞里。从那以后，这家伙恨透了神鹰，也恨透了石慧和松涛。神鹰虽说得胜却也没忘更加小心防备。

石慧和松涛自从砍伤乌嘴蛇后，两个人的交情比以前更深了。一说起出家的苦处，心里就难受，他俩都起了还俗之心。

有一天，他俩约好要借拎水的空当逃出庙去。天没亮，他俩就将收拾好的小包袱放在水桶里，假装去拎水。老方丈问松涛为啥这么早就去拎水，松涛说拎完水要到后山去打柴，老方丈很满意。老尼姑问石慧为啥这么早去拎水，石慧说拎完水还要去打扫禅堂，老尼姑也很满意。谁知两个孩子把水桶放到路边，取出包袱，背起来就跑了。

这时乌嘴蛇的伤已经养好了，它从洞里探出脑袋，往山上一瞅，正好看见松涛领着石慧往山下跑，它眼睛一眨巴，使了个障眼法。松涛和石慧正走着，就见脚下爬满了乌嘴蛇，黑压压的一片，踩不敢踩，躲又躲不开，正在没招儿的时候，神鹰一声尖叫，飞了起来，见蛇就咬，可是越咬越多，越抓越凶。吓得松涛和石慧抱在一起，一动也不敢动了。

三霄娘娘听到风声和叫声，提起神灯，拿着拂尘来到这儿一看，原来是神鹰和妖蛇斗架。她掐指一算，知道都因松涛和石慧凡心未退，要逃跑还俗。三霄娘娘气得大怒，心想：医巫闾山是佛道胜地，佛有佛规，道有道法，两个出家人竟敢动了凡心，败坏清规；这个妖蛇，胆敢在这兴妖作怪；神鹰也不该护这两个离经叛道之徒！都是罪孽，岂能容得！碧霄就高举神灯吆喝："石慧，松涛，不准乱动！"接着琼霄也高喊一声："两个孽障，

① 偏身：僧服。

还不给我滚开!”这时神鹰急忙飞回去了，乌嘴蛇趴在石头上也不敢动弹了，只有石慧和松涛还拉着手往山下跑。云霄见这情景，怒气更大了，挥动拂尘使出了法威，连喊三声：“定，定，定!”云霄这一喊，山上山下的一切活物全都原地不动地定住了。石慧和松涛也没法抵抗，但是他们俩却紧紧抱在了一起。

打这，石慧就变成一块大石头，松涛变成了一棵松树，两个抱在一起拆也拆不开。神鹰也变成一棵松树，日夜陪伴着他们。那个黑妖蛇变成了爬山虎，常年趴在石崖上，可它不敢爬近那个石抱松，因为有神鹰在那里守护。

直到现在，那块大石头还紧紧抱着那棵松树。人们来到那里、都要站住看看它，想起了可怜的石慧和松涛。在险处有棵松树，像老鹰展翅一样立在那里，紧盯着鱼池石崖上的爬山虎，它是在保护石慧和松涛。在娘娘庙附近，夜晚常有灯光闪动，人们都说那是三霄娘娘的神灯，是她们当年一着急把神灯忘在那里了。也就是从那时起，这里流传出这样四句话：

爬不动的蛇
打不落的鹰；
拆不开的夫妻，
吹不灭的灯。

讲 述 者：李明吉 男 54岁 北镇县广宁乡河洼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张志强 男 北镇县文化馆 干部
　　刘文海 男 北镇县文化局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5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乡河洼村

089. 虹螺山松林

（锦西市）

锦西地界有一座高山，名叫虹螺山。这座山山高草深，松树黑压压满山都是。那些古老的松树，据说砍也砍不倒，锯也锯不断。

说是早些年，这地方是荒山秃岭，没有一棵树。一到伏天山洪下来，就往山下流黄泥浆子，滚乱石头。后来，有个叫缘成的和尚，带着徒弟惠施来到这山上修行。一天，缘成法师对徒弟惠施说：“你看，这山和别的山一样不?”惠施说：“不一样，这山从哪面看

都一个样。”缘成说：“对！这山又高又陡，八面威风，很早的时候山上来过虹螺仙女，所以叫虹螺山。依我看这是个宝山，山里一定有宝，咱们只要心诚，苦修苦练，建好寺庙，修好殿堂，这仙保证会重来，宝呢也保证能出来。”惠施听了很乐，跪在师父面前起誓：“师父，徒弟懂得了，我一定跟你老人家诚心修行，建好寺庙和殿堂。”从这，师徒二人起早贪黑，一个劲儿栽松树，垒坝墙子。白天，俩人喂完了守庙的大黄狗就下山去化缘，募集买砖瓦木料的钱，下晚回到庙里烧香拜佛，念诵经卷。平素师徒节衣缩食，谁也不糟践一滴水一粒米，连淘米水和漱口水也要吐在席子上，把晾干后的食物残渣收起来再用。他们这样苦熬苦修十八年，总算在虹螺山上修起了大大小小的庙堂，在半山腰建起一座大寺院。

寺院建成了，缘成法师又对徒弟说：“咱们还得栽树啊，叫这个山上一点露土的地方也没有，一点儿带泥的混水也不淌。”这样，师徒天天挖坑，挑水，栽起树来。

有一天，师徒二人天没亮就干起活儿来，惠施刨土时，刨出一块大石头，他用镐撬开道石缝儿一瞅，石头底下是个大黑洞。他搬开石头再往里仔细一看，露出一个小盆儿。用镐扒拉扒拉，是一个缺边少沿的破泥盆。惠施想：这个破盆有啥用？拿镐就要砸碎。师父上前连忙拉住，说：“住手，出家人不能损坏天物，要爱惜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说着，缘成就撩起僧袍，把破泥盆捧了起来，带到庙内，顺便放到佛殿前的台阶下了。

晚上，惠施去喂狗，信手把狗食倒在那个泥盆里，转身回屋去了。第二天清早，惠施又去喂狗，一瞧，啊！盆里的食一点儿没少。他来气了，这狗可真娇性了，他就到处去找狗。找到大黄狗一瞧，狗肚子吃得滚瓜圆。再瞧瞧，黄狗又摇尾巴吃了一会儿，可盆里的食反倒向外淌出来了。第二天他又去看，大黄狗正在那儿吃食呢，眼瞅着又要吃饱了，可是那狗食还边吃边涨。惠施立刻惊叫起来：“师父，快来看哪！”老和尚过来一瞅，也很奇怪。他先是不言不语地思谋一会儿，随后就轻轻地把盆里的狗食倒出来，用清水把泥盆刷了又刷，从兜里掏出一个铜钱，往盆里一扔，转眼满盆都是黄澄澄的铜钱了。再搁进一块碎银片，又是鼓鼓溜溜的一盆白银。这时缘成法师双手合什跪在泥盆前面，对惠施说：“阿弥陀佛，虹螺仙女显灵了，是聚宝盆啊！聚宝盆！”他冲着聚宝盆祷告一阵后又嘱咐惠施说：“记住，不许对外传扬！”惠施连连叩头说：“徒儿记住了。”

从这以后，虹螺山这个大寺院可就发了。除了能够新建寺院之外，还能施舍救济山下的难民。这回，上山烧香的，拜佛的，送匾的，逛庙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施主还时常几天几夜不下山回家，住在庙里斋戒、敬香、还愿。这样一来二去，聚宝盆的秘密可就被人发现了。

有这一天，缘成师徒正跪在佛殿念经，山门外进来一个面生的和尚，这和尚自报法名缘吉，说是要脱离凡尘，诚心到这儿一起来拜佛修行的。缘成一看，这人贼眉鼠眼，右眼眶上有个小豆粒大的疣子，立刻认出，他是个贪赃枉法，被贬回家的赃官。缘成暗中

090. 蛇　　岛

（大连市）

传说唐朝年间，唐二主领兵来到老铁山下，刚刚安营扎寨，海里的鱼鳖虾蟹，陆地上的蛇妖鬼怪就化作人形，纷纷前来，都想向真龙天子讨个一官半职，分享荣华富贵。

这一天，一个白脸大汉来到唐王殿，向唐王讨封。唐二主一看心里早明白了，就问："你想让我封你什么呢？"这个大汉说："请唐王赏我个地方，我要在那里为王，保证百姓安居乐业。"唐王一听，心想，这家伙想占山为王，野心还不小呢。唐王望了望西海，看见一个小岛，用手一指说："你就在那座山上为王吧！"说完，只见这大汉一头钻进海里，游到那个小岛子上，现了原形，原来是条大蟒。从那以后，这条大蟒生儿育女，繁殖后代，成了蟒山的蟒王。

蟒王住在老神洞里，身边有三个闺女，大闺女是白蟒，二闺女是青蟒，三闺女是红蟒。那时候，蟒蛇可以随便到大陆去，蟒王的三个闺女也常常到大陆去玩。不过，蟒王给她们立下一条规矩：每次上大陆，一定要带日头去，带日头回来，不许呆到天黑。

有一年阴历四月十八，龙庙山庙会，唱野台大戏的，卖艺的，耍戏法的，摆小摊做买卖的，各式各样的摊棚挤在一起，人山人海，十分热闹。蟒王的三个闺女变成大姑娘，也来逛庙会。大姐穿一身白，二姐穿一身青，三姐穿一身红。姐仨在庙里庙外到处溜达，十分高兴。三姐最爱看戏，看着看着入了迷，戏散了，日头也快落山了。她着急回家，四下一望，大姐，二姐都没有了。这下三姐可慌了神儿，大声喊姐姐。喊了半天，嗓子眼儿喊得直冒烟儿，想找点儿水喝，可卖水的收摊儿走了，只剩下个卖酒的，正在拾掇，看样儿也要下山。三姐渴得实在不行了，心想：有碗酒解解渴也好，她急忙朝酒摊儿走去，快到跟前又站住了，觉得自己是个大姑娘，张嘴要酒喝实在不体面。她狠狠心咬咬牙咽了口唾沫，想不喝。可两眼老离不开酒坛子。卖酒的挺纳闷儿，酒坛子有什么好看的，八成是馋酒了吧。他顺口问："小姐，想喝酒吗？"三姐脸红了，没吱声，只是轻轻点点头。卖酒的心眼儿好使，对三姐说："我今天买卖不错，送你一碗酒喝吧。"三姐接过酒，一扬脖，喝了个碗底儿朝天，酒一下肚热乎乎的挺不错。卖酒的心里寻思：看来她还有点

儿酒量，今天管你个够。他又递上一碗，三姐照样是一口干了，一连喝了七、八碗，把卖酒的吓得舌头都伸直了。

三姐这时觉得身子轻飘飘的，抬头见日头已经卡山了，顾不上再找姐姐，就顺着来路，一摇一晃地向海边走去。到了沙滩上，酒劲上来了，只觉得天旋地转，两条腿软得像面条，站都站不住。三姐想坐下来歇歇，喘喘气再走，哪曾想一坐下就迷糊过去了。她现了原形，变成一条小红长虫卧在海滩上。

这当儿正是小阳春的四月天气，海鱼不多，一般渔民早收网回家了，只有刘三想多打几条鱼，卖点儿钱好给妈妈治咳嗽病。日头快入海了，他的小船才摇到岸边。刘三一下船，就看见前面有条细细长长的东西，走近前才看清是条小长虫，浑身透红，叫日头一照，光闪闪的。刘三蹲下去用手轻轻拨拉一下。小红长虫眼不睁身不动，张张嘴又闭上了。刘三见这小东西孤零零地挺可怜，顺手抓起装进鱼篓。他一进家，看着妈妈蜷在炕沿上直咳嗽，喘不上气来，他赶紧进了屋，把鱼篓放在锅台上，去给妈妈捶背，又忙活给妈妈找点儿压咳嗽的东西吃。

三姐睡了一觉，酒有点儿醒了，直觉得心里象着火一样，口干得要命，低声喊着："水，水……"刘三以为妈妈口渴，赶紧舀瓢凉水端来，可老妈在炕上稳稳地睡着了。刘三觉得奇怪了，满屋打量，根本没人。最后，他才听出是鱼篓里的小红长虫在喊。刘三笑了：它还会说话，知道要水喝？就把水瓢放在小长虫嘴边，小长虫将头伸到瓢里，喝了个够。水把酒解了，三姐完全醒了，瞅瞅窗户外头，天色很晚了。她顾不上说声谢谢，趁刘三放水瓢工夫，翻身化作一道红光，飞回蟒山。刘三回过身来，见小红长虫没了，更觉得奇怪。

有一天，刘三妈妈病重了，在炕上佝偻着腰拔气。三姐从门外进来了，她手里拿着草药，进门什么话也没说，一个劲儿忙活，又生火又熬药。刘三妈一闻药味儿，就觉得嗓子眼儿松快了，她接过药碗喝了个净光，喘气顺当，也能下地走了。刘三外出回来，见一个红衣姑娘正扶着老妈，他愣住了。老妈叫儿子磕头谢恩，三姐忙拦住："我是来报恩的。"她把事情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刘三这才明白，三个人都乐了。打那以后，三姐常来刘三家帮洗帮浆，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左右的人都来向三姐讨药，三姐有求必应，经常采蟒山的药，给人们治病。

这一年，村里流行着一种眼病，好好的人睡一宿觉，清早起来，白眼珠变红，黑眼珠慢慢长了一层云膜，疼得入睡不稳坐不安，好多人都瞎了眼。三姐把蟒山上所有的草药都试过了，全不灵验。这事让蟒王知道了，他气得在三姐身上加了咒法，只要三姐一过海，他马上就会知道。三姐去不成陆地，非常惦念害眼病的人，她整天愁得象没魂儿似的。大姐被小妹的真心感动了，偷偷告诉她："要治好红眼病，非得用父王洞口的冰片不可，冰片是父王呵了几千年仙气凝成的，它是父王的命根子。"三姐听后非常高兴，转

的后代。关于冰片治眼病的说法也流传下来了。

讲 述 者：谭运明 男 66 岁 大连市旅顺口区双岛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都穗滨 女 36 岁《华声报》编辑
采录时间：1982 年 3 月
采录地点：大连市旅顺口区双岛乡

附 记：

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镇农民唐立勋也讲过这个故事。谭福思、刘作贤也采录过这个故事。

091. 海 岛 神 灯

（长海县）

墨黑墨黑的夜里，在海上行船不能没有导航的灯。俺海洋岛的红石，就是老娘娘青龙公主放在海当央的一盏神灯。

谁也说不清是在哪个朝代了。那年山东黄河发了大水，黄河两岸好几百个村庄全卷到大海里去了，死的人漫海那个漂啊，谁也数不清有多少。难民中有十八个人，好歹爬上一艘翻了个儿的大船，坐在朝天的船底上，在海上漂呵漂，漂了好几天，直到风平浪静，几个人才一起跳到海里，兔着水连扳带拥，把船正过来了。可船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打鱼的家把什也都掉到海里去了。他们饿急眼了，就啃嚼身上的破衣服。白天一看，四下里天连着水，水连着天，也辨不出个东西南北。晚上，更是黑咕隆咚的一片。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身上的衣服吃光了，只得吃海鸟拉在船上的粪。幸亏有成群的海鸟围着破船飞，要不非活活饿死不可。

就这么漂了七天六夜，还是见不到一块陆地，十八个难民死了十个，剩下的人离死也差不远儿了。到第七天下晚儿，海上刮起了西北风，小船飞快地顺风漂游，八个难民都寻思，这样漂下去非得活活饿死不可。

天到半夜，冷不丁有人叫起来："看哪！前边有一盏红灯！"八个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啊，果然是一盏红灯！这海上怎么会有灯火亮儿呢？一定是前边有人家了。

他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风也顺溜，直往红灯跟前刮，红灯渐渐暗了，灯光的后边有黑乎乎的山影。他们漂到一块挡路的礁石前，红灯不见了，船也靠上了陆地。八个人死里逃生，冲着刚才闪着红光的大石头磕了好几个响头，挨到天亮一看，才知道靠的

不是大陆，是一座小岛。这岛三面是山，当间儿是一个海湾，湾里的鱼虾成群结队，退潮的礁石上有巴掌大的海红，碗口大的蛎子，拳头大的海螺，多得让人看花了眼。他们饿得也顾不上细看，抓起活鱼就吃，砸碎蛎子壳就喝。磨蹭了三天，这八个人才走进岛子里。只见山沟里到处都是一两个人搂不过来的松树、柞树、腊树。林子里有叽叽喳喳的小鸟，山坡上开满了野花，简直就像进了仙境。可惜没有看见神仙，也没看到人家，八个光棍儿汉就在这岛上安了家。

几年以后，八个光棍儿汉都娶了媳妇，有了儿女。媳妇是哪来的，谁也说不准，听说是东海龙王最小的女儿青龙公主帮了他们的忙。她一再向龙王求情，父王磨不开面子，才从水晶宫里送来了八个姑娘。这八户人家，男的下海打鱼，女的做饭织网，日子过得挺舒心。他们不忘红灯救命之恩，总跟媳妇叨咕个没完。有个快嘴媳妇说："这事俺知道底细，那是俺家老姑奶奶施的神灯，她是东海龙王的小女儿青龙公主，这神灯原是镇海之宝红宝石，青龙公主当年镇住鲨鱼精，造太平湾的时候特意向龙王要来的。这座海岛，就是青龙公主变的。"

八户人家感激青龙公主，就在龙口屯左侧山嘴修了座海神娘娘庙，后来又把娘娘庙挪到盐场沟。把那块白天看上去发红，晚上看上去发光的巨石叫红石，称为"老娘娘的神灯"。红石神灯能照千里，过了红石就进了太平湾，太平湾里鱼虾多，不用漂洋过海去打鱼，人们就又把它叫关门嘴。不管海上风多大，浪多高，只要进了关门嘴，风平浪静保平安。

讲 述 者：刘明恩 男 67岁 长海县海洋岛供销社 退休工人
王绪亮 男 48岁 长海县海洋岛供销社 工人
采 录 者：徐延顺 男 36岁 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海洋岛

092. 仙女架天桥

（锦县）

锦州城南的渤海湾上，有一座天桥，把海中的笔架山和陆地的小龟山紧紧连在一起。海水很深，桥又宽又长。这桥是谁修的呢？说来话就长了。

很久以前，海边上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屯子。屯西头住着娘俩，儿子叫张雨，人长得不俊也不丑，可就是往三十边上奔的人，还没娶上媳妇，不是人家不给，只因为家穷。老母亲长年有病，张雨没那心思，只想怎样治好母亲的病。可是请大夫吃了不少偏方，总

不见效，急得他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天晚上，张雨真是困极了，趴在母亲的床边就睡着了。不一会儿，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拄着龙头拐杖，手里拿着棵草向他走来。他忙迎上去，刚要说话，白胡子老头儿先开了腔："年轻人，别着急，你明天到海上那座大山上采这草药，给你母亲吃，病会好的。"他接过老人手里的草，感激得连连给老人磕头。

等他从梦中醒来，白胡子老头儿不见了，那棵草却在他的手里。他赶忙叫醒母亲说了梦中的情景和要过海采药的想法。母亲看了那棵草，高兴地点着头，说："海宽水深，要多加小心。"当天，他用木板做了一只小船，乘船到山上采药。

这天，是个响晴天。冷丁从天外飘来两朵五彩云，在大山的上空来回转游，随后就慢慢落在山上。这两朵彩云为什么不飘走呢？原来，云彩上站着两个仙女：大的叫茉莉，小的叫金菊，是一对亲姐妹。她俩在天宫里闲着没事，驾云出来消愁解闷儿。来到这儿的上空，姐姐茉莉见海上有两座山，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满山开着各种各样好看的花，山的形状很象古人用的笔架。姐儿俩觉得很稀奇，在人间还有这样好看的景致，俩人就降落下来要仔细看看。姐儿俩在大山玩完又到了小山，小山玩够了又回到大山。冷丁看见海上漂来一只小船；船上还有人。这时，船靠了岸。张雨把船拴好，拎筐上了山。

姐儿俩见来人穿着一身破衣，拎着个筐，想必是上山有事，就走过来问："大哥，你到山上做啥？"张雨说："我母亲有病，久治不好，上山给母亲采药。"俩仙女见张雨老实憨厚，又孝敬母亲，很敬重，就说："采药治病，不能耽误，我们帮你采吧。"说完，就帮张雨采起药来。不多一会儿，药采好了。姐儿俩把张雨送到山下。茉莉一挥手，摘了一朵茉莉花，送给张雨，嘱咐说："千万把花带在身上，要是遇到困难，对花招呼三声，你就会有办法。"张雨对姐儿俩帮着采药很感激，急忙道谢，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母亲听说张雨又遇到了好人，身上的病好像去了一大半儿。

几天以后，母亲的病果真好了。可界壁儿[①] 老大娘也得了这样的病，托他再上山采药。他没推托，立刻向海边跑去。到海边一看，小船没影儿了。他站在海滩上老半天，也没想出咋办。冷不丁想起茉莉仙女的话，忙从衣兜里取出那朵茉莉花，高喊了三声。话音刚落，就从山上飞来一只小鸟，落在他的肩上，吐出嘴里含的东西又飞走了。他打开一看，是张纸条，上面写着："别着急，我姐儿俩给你铺上一条过海的路，明天早晨你就能上山采药了。"张雨又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茉莉、金菊商议了一下，决定在大笔架山铺一条通往陆地的路。天黑开工，天亮前完工。说完，俩仙女采石运料忙活起来了。到了半夜，她们呼风唤雨，一滴滴雨点变成大块大块的石头，随着她们手指的方向滚去。天刚蒙蒙亮，一条宽大的长桥，出现在海面上，长有四里，宽有三丈，把山和陆地连接起来了。

---

① 界壁儿：隔壁。

张雨一早来到海边，高兴地走过长桥，往山上跑去，离山还有半里地时，看见茉莉、金菊手拿药材，站在山下一块大石头上向他招手。他恨不得一步跨到跟前去，跪下磕几个头，好好谢谢她俩。可是，跑到跟前仔细一看，哪是仙女，是两棵灵芝草，在向他点头。他正站在那发愣，冷丁见一把药草从头顶上飘下来，落在他的手上。张雨抬头一看，只看见两位仙女驾着五彩云，慢慢悠悠地向天空飞去了。

俩仙女架桥的事，很快传开了，轰动了千家万户，人们都说这是天女下凡。为了纪念她们，就给这桥取名叫天桥。

讲 述 者：张福元 男 53岁 锦县天桥镇下朱家口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胡 滨 男 48岁 锦县政协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2年3月
采录地点：锦县天桥镇下朱家口村

093. 夜叉上山

（长海县）

大长山岛东部的北海边有座山叫耳台山，山顶上有一座旧房石基，看样子，像是三间房。石基露出地面，周围堆放着许多海蛎子和海螺壳，据说这是当年一对老夫妻住过的地方。那为啥后来又搬走了呢？这得从头儿说起。

相传早年间，大长山岛三官庙村后沙山子屯有个叫张吉善的老渔民，六十多岁无儿无女，和老伴儿相依为命，靠一条小船打鱼摸虾过日子。小船拴在耳台山下的海湾里，遇上刮风下雨，他就不要命地往海边跑，小船是他的命根子，万一有个闪失，老两口就断了生路。可从家里往海上奔，少说也有七八里路，来回折腾了三四年，老张头儿就叫苦了。他和老伴儿一合计，就把三间瓦房拆了，搬到耳台山安了家。在这里有点儿孤单，可靠着海，守着船，心里踏实。

搬家的第三天晚上，老两口刚躺下，就听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声音在门前停住了，一个粗声大嗓的人开了腔："老张头儿，开门哪！"老张头儿一下子坐起来，老伴儿一把拽住说："别应声，黑灯瞎火的，说不定是鬼叫门呢！"过了一会儿，外面又叫开了："老张头儿，快开门哪，俺借你的锅用用！"

老张头儿一听纳闷儿了，在这荒郊野外，连个人芽都没人，借的什么锅，是来了强盗？他舌舔窗纸向外一看，门口站着两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黑影，手里提着一包黑乎乎的东西，紧催着叫门："老张头儿，开门吧，别害怕，我们是这地方巡海的夜叉，天

天见到你哩，今天来这儿借锅煮点儿海货吃。”

听说是巡海夜叉，老张头儿犯了合计，都说夜叉不害人，和咱渔民一条心。要是不给开门，今后的日子就难说了。想到这儿，他挣脱了老伴儿的手，悄悄下地拨开了外屋门闩，悄悄退回去，插上里屋门说：“进来吧。”

话音刚落，就听外面的门“吱呀”一声推开了。又听“扑通”一声，一大包东西扔在锅台旁，一个粗大的嗓门儿问：“老张头儿，有火吗？”老张头儿躲在炕上说：“风匣边上火石火镰和草绒，对着一打就有火了。”不大会儿，就听“哗啦啦”往锅里倒东西，“啪啪”打火，“呼达呼达”的风匣声。

又过了一会儿，锅里的海物烀熟了，两个夜叉你争我抢地吃起来。一个说：“二哥，煮熟了真好吃，又鲜又香！”另一个说：“多亏了人间的烟火，要不介，龙王爷的女儿怎能跑上岸来嫁凡人呢！”

老张头儿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悄悄下了炕，从门缝往外一看，差点儿把他吓昏了。原来，这巡海夜叉的头形很古怪，上窄下宽，大嘴长在头顶上，碗口大的海螺肉，一下子就扔进去了。吃了一会儿，一个说：“别都吃了，留一些给老两口吧。”另一个说：“真好吃，明儿个把大哥和四弟也叫来，多带点儿海货来，咱们好好吃一顿。”说着，冲房门叫了一声：“老张头儿，明儿个晚上你就别插门了，我们还要来。”说完就走了。

这一宿，老两口吓得没敢合眼，天刚扑亮儿，老张婆到灶间一看，锅里剩了大半锅海鲜货，那葫芦大的海螺，盆口大的蟹子，又鲜又肥，老两口美美地吃了一顿，剩下的晒成了蟹米螺干，足足装了半麻袋。

第二天晚上，老两口刷了锅，抱来柴禾，早早上炕躲起来。等到二更天，又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老张头儿趴到窗上一看，四个巡海夜叉抬着两大包东西，推门进了屋。忙活了一阵，就生火拉起了风匣。一个夜叉说：“咱们来食人间烟火是犯规矩的，叫龙王爷知道了，就要怪罪下来。”另一个说：“不要紧，巡海的差事咱没丢，知道了也不当害。”又一个说：“说话小点儿声，别惊吓了这家老两口。”

说话间，海物已经烀熟了，四个夜叉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了一会儿，一个高个儿的说：“听说人间的酒又香又醇，不知老张头儿家里有没有。”说着，对着房门大声问：“老张头儿，家里有酒吗？”老张头儿壮壮胆子说：“我白天给你们买了两瓶好酒，放在碗柜里，自个儿拿吧。”碗柜一响，两瓶酒拿出来了，一下子倒了四大碗，四个夜叉边吃边喝，不断地咂巴嘴说：“好酒，好酒，可惜就这么两瓶，不够喝的。”那个高个儿的喊叫起来说：“老张头儿，明儿个多给买几瓶酒吧，从今往后你别出海打鱼了，我们给你捎点儿就够了。”

第三天晚上，刚过一更天，四个夜叉就来了。这回不光抬来了大蟹子大海螺，还有几百条大花瓶鱼和牙片鱼。那鱼放在地上，还活蹦乱跳呢！就听那个高个儿夜叉说：“老

张头儿，不要怕，你出来吧、出来给俺做几个下酒菜，叫俺品品人间饭菜的滋味儿。”

老伴儿一听，忙扯住老头儿的衣襟悄声说：“怪吓人的，别出去！”老张头儿白了她一眼说：“怕什么，他们是通人性的。”说着，开门出来了。说是不怕，一出来心里就发毛，头也不敢抬。他哈腰把网包打开一看，那花瓶鱼足有锅盖大，打了一辈子鱼，还没见过这样大个儿的。那些海参、鲍鱼、扇贝，也都大得出奇。

老张头儿是个有心人，白天不光买来四瓶酒，还备下了小佐料。闯海人都会做饭，不大工夫，八个菜上桌了。当中有两个菜是他特为夜叉预备的，一个是木耳炒肉，一个是蘑菇炖鸡。这样一来，山珍海味，飞禽走兽都有了。老张头儿要回屋睡觉，夜叉把他拽住，硬要陪着一块儿吃。一杯酒下肚，老张头儿的胆子也大了，不再躲躲闪闪了。有时还主动找话说，简直就像一家人。

从那以后，夜叉几乎天天来，哪天不来，老两口儿还想得慌呢！每次来了，都格外给老两口带来一大包海货。老两口吃不了，就把它们晒成干儿，拿到集上一卖，有吃有喝有钱花，小日子很快过发了。有人问他怎么发的，老张头儿不会撒谎，就一五一十地全说了。这一说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像长了翅膀，不过十天半月，大长山岛的大村小屯都传遍了。

三官庙村有个外号叫二混子的人，本来是个大户子弟，因为从小娇生惯养，好吃懒做，爹妈一死，不到三年光景，好好的一个家底儿全被他折腾光了。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一天到晚溜房檐钻门洞，专干那偷鸡摸狗的勾当。他听说老张头儿在耳台山上发大财，立刻起了邪念。天一煞黑[1]，他带根木棒就猫悄儿地上了山。上山一看，正好老张头儿一个人在屋后提着个条筐收鱼干儿，他悄悄摸到他身后，手起棒落，“扑哧”一声，把老头儿打断了气儿。看看四周没人，把尸体拖到悬崖边上，抛到海里去了。

他喘了口气，定了定神，提起木棒转身进了屋，一进门，正碰上老张婆坐在灶间烧火做饭。老太太还没等认出来人是谁，当头挨了一棒，当场就丧了命。二混子一不做二不休，把尸体拖出去往山下一扔，就成了这家的主人。先是掀开锅大吃大喝一顿，完了坐上炕头等巡海夜叉。

星月出齐了，夜叉又来了。一进门，就听一个夜叉说：“哎呀，屋里怎么有股子生人味儿啊！”一听这话，把二混子吓散了架。他硬着头皮开了门，哆哆嗦嗦地说：“老张大爷两口子今天到女儿家去了，叫我来替他看门招待你们，吃的喝的都预备好了，你们请吧。”

夜叉们一听，都觉得奇怪，老两口无儿无女，怎么又出来个女儿呢。正犯疑，一个夜叉大叫一声说：“大哥，这里有血，你看，还有一根木棒，老人家准是被这小子给害了。”

---

① 煞黑：刚刚黑。

被叫作大哥的夜叉一听，伸手抓住了二混子的袄领，像提小鸡似地提到半空，恶狠狠地问："你说，是不是你害的？"二混子蹬达着两条罗圈腿，支支吾吾地说："不，不是，那血是，是鱼血。"一个夜叉拿起带血的木棒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说："不对，是人血，你小子还犟嘴！"那个高个儿的夜叉说："大哥，别叫这小子跑了，我和四弟出去看看。"说着，两个夜叉出去了。不大一会儿，从海滩上背回老两口的尸体，进门往地下一放，二混子一看，立刻吓散了架，瘫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哀求说："海神爷，饶命啊，我该死，我有罪！"那个被叫作大哥的夜叉说："先不忙处治他，救人要紧。"说着，从耳朵里抠出两颗珠子递给两个夜叉说："这是两粒还魂丹，给老人家放到嘴里，用水送下去。"

老两口服下还魂丹，不大工夫都苏醒过来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二混子下的毒手，老头儿动手要打，领头儿的那个夜叉说："老人家，不用你动手，让我来处置他。"说着，一顿棒子就把他打死了。两个夜叉扯着腿，把二混子的尸首拖出去，扔到后海里喂了王八。回头又对老两口说："我们哥儿四个给你添麻烦了。我们今天来，是向您老告别的，龙王调我们去把守南海，从今往后，见面的日子就不多了。这地方太荒僻，我们走后，你们老两口还是搬回村里去吧，万一有个好歹，我们也于心不忍。"说完，四个夜叉出了门，来到悬崖边，回头向老两口深深地鞠了一躬，把脚一跺，只见金光一闪，飘飘悠悠落到海里，转眼消失在水光月色之中。老两口站在山头呆呆地望着，直到夜深人静才回过神儿来。

第二天老两口找来人，把房子拆了，又搬回三官庙村安了家。耳台山上，只留下三间房的房基石和一大堆贝壳。现今，人们登上耳台山，还能看见这些剩物呢。

讲 述 者：于长清 男 长海县大长山岛三官庙村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于明家 男 长海县广播电视局 干部
采录时间：1983 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大长山岛

094. 大东沟的沉船

（东沟县）

甲午年，咱中国北洋舰队跟日本海军在大东沟西南的黄海里打了一仗，就是有名的甲午中日大东沟大海战。

抽他俩。

就在这时候，兵舰上又有人喊："又来了一个，快抓住，别叫他跑了！"

日本官吓得三魂出窍，扭头就跑，连喝了几口又咸又涩的海水，才从海里钻出来。上了船命令把船开到鹿岛，一连猫了好几天。小兵问他怎么不捞了，他说："中国的，神兵！"

过了几天，日本人把船开走了。从那以后，日本人再也没敢来打捞扬威号。直到如今，在退大潮的时候，还能看到扬威号军舰的桅杆尖儿呢。

讲 述 者：崔兰田 男 东沟县大东镇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东沟县大东镇

095. 黑 石 礁

（长海县）

很早以前，黑石礁是白石礁，白石礁是乌鱼住的地方，乌鱼中有一个好将领叫"长腿乌"。

一年春天，有一条叫刺鲨的大鲨鱼从大南海游来，刺鲨在白石礁一带游逛了一趟，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心想：这块地方好美呀，占了它咱搬来！

这天早晨，长腿乌正站在礁石上撒目，见口子外雾气腾腾，料定有事，急忙命令大小子孙严加防守。说话的工夫，海底翻了个儿，加上东北风一刮，"呼呼"一阵山响。不好！鲨鱼打过来了！长腿乌带领大小乌鱼迎上去，两家摆起阵势打起来。双方打了几个回合，鲨鱼越战越猛，长腿乌一看不好，就命令大小乌鱼："孩儿们，使劲儿喝海水啊！"

乌鱼们听了长腿乌的命令，就使劲儿喝起海水来。一会儿，海水少了，再待一会儿，海水快要干了。鲨鱼那么大，海水少了还行？刺鲨一见，就急了眼，急忙带着大小喽罗逃向南海。鲨鱼一跑，乌鱼们重新把水吐了出来，海水涨满了槽。

一连几天没有动静，长腿乌寻思没事了，就让子孙们到近处游玩，自个儿站在礁石上瞭哨。这时刺鲨带领喽罗偷偷摸上来了。长腿乌看见鲨鱼又打来了，心中一急，连忙喊："孩儿们，赶紧回家！"

大小乌鱼一听，就往回跑。哪知，鲨鱼已来到跟前了。鲨鱼来得好狠，一见乌鱼就咬，乌鱼哪能顶得住？不一会儿，就死了许多。乌鱼们拼命喝海水，可是因为数目少了，也没喝进多少，眼瞅着就招架不住了。长腿乌一看不好，想到祖传的绝招儿，就大声下

令："赶快放黑水！"

大小乌鱼一听，就喷出一股股黑水来。顿时，海水变成了黑漆色。鲨鱼们成了睁眼瞎，分不清哪是礁石，哪是海水，立时乱了套，路也找不着，有的互相碰头乱咬，有的被礁石撞得头破血流，死伤了一大半儿。乌鱼们拼命地喷黑水，鲨鱼们只剩下逃的份儿，一小部分逃掉了，大部分总逃不出这个圈子。不一会儿，潮退了，礁石露出来，鲨鱼都被晾晒在沙滩上渐渐干死了。刺鲨虽说有本事，蹦达了一气，也活活干死了。

第二天，云消雾散，海水照旧瓦蓝瓦蓝的，乌鱼们还是活在这里，只是白石礁却变成了黑石礁。

讲 述 者：夏雨田 长海县小平岛 渔民
采 录 者：王建都 辽宁美术出版社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小平岛

096. 大 板 江

（长海县）

獐子岛有个叫大板江的屯子。屯外的海水浅滩里，有一块船形大礁石。每当退潮的时候就露出水面，人们叫它大板江，说它是当年一个风水先生沉的木船，年深日久变成了"江"。海岛人称礁石叫"江"，大板江也就是大板礁的意思。

早年间，大板江南山沟有个大水泡子。泡子里经常闹邪，据说里面住着个叫"挡"的怪物，每次到深更半夜就闹邪。有人夜间路过那里，经常遇上一个上拄天下拄地的东西挡住了去路。有人听到过一种瘆人的叫声，那声比牛叫声还大。这一叫，山上的泥沙石头就往下飞，打得你蒙头转向。据说那怪物特别喜欢喝酒，你要是提着酒路过那里，回家一看，瓶里罐里，一滴酒也不见了。可是那个大水泡子里，却长年散发着酒香气，人们把这个水泡子叫做酒洼子。

有一年，大年三十儿晚上，村里有个叫张贵的年轻人，从他舅舅家喝完了酒，提着两瓶好酒摇摇晃晃往家走。他左手提着酒，右手提着一盏玻璃罩小灯笼，路过酒洼子边上，就觉得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手里提着的灯也灭了。只觉得头昏脑晕，分不清东南西北。他见事不妙，急忙蹲下来，闭上眼睛养养神儿。过了一会儿，睁眼一看，什么都恢复了正常，小灯又亮了，两瓶酒还提在手里，头脑也清醒了。看看没事，又继续赶路。

回到家，他欢天喜地地把两瓶酒递给爷爷说："这是我舅舅送给你的。"爷爷提起来一看，是两个空瓶子。张贵觉得奇怪，就把路上的经过照实说了。爷爷喘了口粗气说："不必说了，你碰上挡了！"

正月十五晚上，张贵从姥姥家吃完饭回来，路过酒洼子又出了事。只听水下"呱呱"几声大叫，爬出一个方不方圆不圆的怪物，"嗖"地一声跳到了张贵跟前，张贵惨叫一声，吓得不省人事了。等他苏醒过来一看，怪物不见了。他抱起姥姥送给他的一罐子酒，没命地往家跑。一进家门，一头倒在地上，怀里的罐子也摔碎了，罐子里一滴酒也没有了。

打那以后，张贵病倒了，整天躺在炕上，水米不打牙，浑身瘦得皮包骨，眼看不行了。全家人东奔西跑请先生，一点儿效用也没有。爷爷正在为他准备后事，忽听有人进来说："外面来了个风水先生。"爷爷听了一喜，急忙把先生请进家，先好酒好饭伺候着，然后请先生给看病。

先生问清了发病的原因以后说："你们家里有没有人伤害过疥疤子[①]？比方说，小孩子捉疥疤子玩啊……"

一句话提醒了爷爷，他说："有，有，贵子小时候，和孩子们到酒洼子里捉过一个疥疤子玩。他们把疥疤子捉上来，仰面朝天用木棍敲它的肚子，越敲越大，越敲越响，玩够了就扔到水里不管了。"

先生说："事情就发生在这上头，那个疥疤子没死，后来又喝了酒鬼撒的尿，如今变成疥疤子精了，你孙子这场病，就是疥疤子对他的报应。如果不除这个妖魔，你孙子就没命了。"

全家人听了，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再哀求先生救命。先生装作为难的样子说："难哪，太难了！"

爷爷急忙从里屋取出十吊钱交给先生说："你先收下，事成以后，另有重谢。"

先生接过钱说："既然信得过我，我只好收了。"他附在爷爷的耳边悄悄嘀咕了一阵，爷爷听了，高兴地说："好办，好办，这就去办！"

第二天，爷爷雇了八十条木船，从外地运来八十船生石灰倒进酒洼子里。不大一会儿，水面上热气腾腾，冒起了水泡儿。只听水下一声怪叫，一只比牛还大的疥疤子，被石灰烧得皮烂肉翻，有气无力地爬到岸上，两只发蓝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众人，张着大嘴，吐出一摊带着酒气的黄水。黄水吐完了，最后吐出一颗珠子就断了气。

风水先生一看，眼珠子都红了。他揣起珠子，对爷爷说："老人家，我什么也不要你的了，你帮我找人把死疥疤子抬上船，我要把它送得远远的，免得日后出差错。"

---

① 疥疤子：癞蛤蟆。

爷爷不知道风水先生得了宝器要逃跑，就招呼大伙儿帮忙，把疥疤子抬上一条大木船送先生上路了。

木船刚起锚，划出不到百丈远，海上突然起了风，大风围着木船打着旋儿呜呜叫，一下子把木船掀翻了，把那死疥疤子和风水先生死死地压在船底下，人们都给吓呆了。

当天晚上退大潮，退潮以后，海面上露出了那条大木船，人们跑上去一摸，木船已经变成了石头船，好像生了根，怎么拉也拉不动。据说那是海神爷显灵，把贪财盗宝的风水先生葬到海底了。

打那以后，每当退大潮，就露出那块又大又平板的礁石。当地人“礁”“江”不分，就叫它大板江。附近的小屯子，也出它得了名儿，叫大板江屯。

讲 述 者：张声殿 男 92 岁 长海县獐子岛沙包村大板江屯 渔民
采 录 者：张杏琴 女 28 岁 乡剧团 演员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獐子岛

097. 浑　　河

（沈阳市）

浑河，在沈阳城的南边，有十来里地，在老老年时叫小辽河，浑河是沙子底，河水可清亮了。那又为什么管它叫浑河呢？

那还是后金年间，老罕王努尔哈赤要夺大明王朝的天下，亲自带领了二十万八旗军向山海关杀去。兵到宁远[①]就遇到了对手。那宁远城的守将叫袁崇焕，别看他只有二十郎当岁，可挺有种。当时山海关的守将叫铺天盖地的八旗军吓破了胆，不发一兵一卒援助袁崇焕。袁崇焕撕碎了努尔哈赤劝他投降的信，当着城里两万多士兵和老百姓的面，把手指头扎破，滴血对天发誓，死也不投降。气得老罕王哇哇直叫，非要打进城去活捉袁崇焕千刀万剐了不可。可是，到头来他不光没打进城去，还叫袁崇焕用大炮打伤了膀子，整整三天三宿昏迷不醒。四贝勒皇太极为了保住父王的命，在第四天半夜，咬牙含恨蔫巴悄儿地退了兵。大清早，袁崇焕见八旗军没来攻城，觉得很奇怪，就派人探听消息，探子回报说老罕王已经从水路撤走了，袁崇焕就领着骑兵顺着小辽河追来。在他撵到彰驿站的时候，冷丁看见河面上漂过来浑登登的黄水，细瞅那黄乎乎的东西原来是马粪，足

① 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

足有两个时辰，马粪在河面上不断溜儿地淌。袁崇焕见这么多马粪，心里边犯了合计[1]，他怕前边树林子里有努尔哈赤的马队埋伏着，就回转马头不再往前追了。其实呢，前面压根儿就没有埋伏。那阵儿，努尔哈赤的大船正停靠在离彰驿站十来里的南河沿码头，老罕王已经断气儿了，皇太极和八旗军正伤心地忙着处理后事，皇太极蹲在地上正在支锅准备烧水给父王净面。火刚点着，他听到追兵离这不远了，恨得他“喀嚓”一声把挑火的树棍撅成两截儿，不曾想却挑起了柴禾灰落到清水锅里，把水弄浑了。看到这他不由得眼前一亮，心里来了道道，要是把马粪撒进河里，让它向下漂去，让袁崇焕以为有伏兵，收兵不追，就能免去一场厮杀，平平静静地办完父王的后事。可是，就凭身边的三百多匹马能有多少马粪呢？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这阵儿大贝勒代善过来了，皇太极把想法跟代善说了，代善觉得这招儿挺妙，也来了灵气儿，指着锅里的小灰说：“你怎么光想到马粪，把这小灰忘到一边子去了呢？用小灰掺马粪不是很好吗？又多又好准备。”皇太极听了，心里也开了缝儿，赶紧让大伙儿收集马粪，砍柴草，把草烧成灰，然后和在一起，站在船上匀溜地洒进小辽河。还别说，皇太极这招儿还真把袁崇焕糊弄走了。

那浑登登的马粪水，很多天才流进辽河里边。后来皇太极当了皇上，还想着这件事，就管小辽河叫浑河了。

讲 述 者：于福原 男 76岁 沈阳市于洪区杨士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胡廷烈 于洪区司法局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于洪区杨士村

098. 龙 潭 山

（瓦房店市）

坐沈大线火车，走到得利寺车站的时候，从车窗往西看，有一座高山，就是有名的龙潭山。半山腰上有个大水湾，叫龙潭，这座山也就由此得名。在龙潭山上，有一座用大石头砌成的古城址，至今城墙、城门、点将台、峰火台都还在。

这是个山城，名叫“得利赢城”。传说是唐代的姜兴霸、姜兴本弟兄俩坐山为王时，

① 犯了合计：有了猜疑。

本这个乐呀，更加使劲地挖。一憋气挖了有十间房子那么大地方，五丈多深，可还是见不着水珠儿。姜兴本停下镐，眼瞅着这个大坑，心里琢磨：这么大个坑，为啥不出水呢？他又在头一个石头坑旁边挖了一个同样的大坑，还是不见水。他气得狠狠地往下一刨，冷了一下子，就听“咔嚓”一声，好像有一口扣着的大锅被他砸碎了，就见顺着那砸开的口子“咕噜咕噜”喷水。水越流越多，流满了这一坑，又漫向那一坑，眨眼工夫两个大坑全都灌满了水。两个大坑中间那道隔墙也被淹没了，成了一道暗墙。姜兴本乐坏了，忙跑过去报告哥哥。姜兴霸走来一看，没有办法，只得答应弟弟留在山城。

事隔半月，从西海边来了一个人，他手里提了一根扁担，扁担上刻有姜兴本三个字。这个人说他是在海边水面上看见扁担的。众人一听觉得事奇，姜兴本琢磨了老半天，才想起是那天在南山腰挖井，井出了水，水冒得太急，他光顾着往坑沿上爬，忘了把锹、镐、扁担等带上来，全淹在井里。他想，西海离这百里开外，如今从那儿漂出了自个儿的扁担，井底是通向西海了。从此，人们就把这山腰上的大井叫龙潭。

不久，朝廷派出官兵，四方剿灭起义的人。哥哥姜兴霸见时候到了，就把弟弟姜兴本召来说：“山城虽说坚固，实在是地盘太小，依我说兄弟还是带些人马去北山扎寨，也好有个照应。”还约定，见着敌情要点烽火为号。

没法儿，姜兴本只好带上不一点儿人马走了。

朝廷大兵压来，直奔山城，一下子就把它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官儿的急了，要点烽火，招姜兴本出兵，一块儿破敌。姜兴霸好容易剜掉了一块心病，哪能听别的将士们的劝告，他把手一挥说：“山城险要，任他们发来天兵天将，也难攻下。”话声未落，就听敌兵声声叫喊，冲了进来。姜兴霸急忙上马，还没等跑出几步，就被一刀砍死。

再说姜兴本来到北山，四下派兵打听敌情。这天听说山城被围，火速发兵赶来，见哥哥阵亡，山城失守，就指挥人马攻城。等城里敌兵杀出，他战了十几个回合，就拨马后撤。他的马冲进龙潭湾踩着湾中水下那堵暗墙，逃到对岸。敌兵不熟地形，飞马追来，哪曾想一个个都“扑通扑通”地掉进潭里没影了。后面的敌兵一看，误以为姜兴本有什么妖术神法，都吓得不敢动弹，最后逃走了。

敌军一撤，姜兴本大哭一场，埋了哥哥，又重修山城，再治龙潭。打这以后，山城里的龙潭就像一只龙眼，在山腰闪闪发光。

讲 述 者：宋述厚 男 56岁 瓦房店市得利寺乡 农民
采 录 者：杜本春 男 得利寺乡 农民
　　张柯夫 男 瓦房店市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0年1月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得利寺乡

099. 汤上温泉

（兴城市）

到过兴城的人，都知道常洗兴城温泉能治多种慢性病。离兴城温泉一百里，还有一个温泉，那就是兴城高家岭的汤上温泉。传说这个温泉，是一个叫牛娃的人用炭火烧出来的。

牛娃是个苦命人，从小没爹没娘，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靠给人家放牛养活自个儿，大伙儿就管他叫牛娃。牛娃的东家对牛娃特别狠毒，他常年吃不饱，穿不暖，无冬历夏跟着牛群在野外跑，天长日久，得了一身病。到了十五岁那年，还是没治好，四肢瘫了，就被财主赶出门外，是汤奶奶把他收留了。

汤奶奶是个好心人，无儿无女，孤身过日子。她求人把牛娃抬到自个儿家里，牛娃含着泪说："奶奶，你老就把我扔在野外吧，反正我也活不多久了，何必拖累你呢？汤奶奶安抚牛娃说："孩子，别说傻话了，雪大饿不死瞎家雀儿，你的病保证能治好。"牛娃住在汤奶奶家里，汤奶奶总是先可牛娃吃饱，没有柴她就上山拣，把炕头儿烧得热乎乎的，叫牛娃躺在上边烙。烙啊烙，烙了一冬一春，牛娃的身子会动弹了。

一天，牛娃在炕上用手揉着膝盖骨问："奶奶，得我这种病的人多么？"汤奶奶点点头："这是穷人病啊，穷人多，得这种病的就多，那些住暖房睡热炕穿皮袄盖厚被的人，想买这病也买不到啊！"牛娃又问："这病有没有法子治？"汤奶奶想了想说："听说坐汤行。"牛娃知道就是洗温水澡，东家就经常洗。牛娃对奶奶说："咱们也洗行吗？"汤奶奶叹了一口气，说："行是行，可咱们一没柴，二没钱，拿什么洗呀？"牛娃冷丁说了句："那就让温水从地上冒。"

汤奶奶笑了："是有那样的水，叫温泉，就在宁远州首山下，可惜太少了，又离这儿远。"牛娃说："那我就让井水变成温泉。"汤奶奶把这当成一句笑话，哪想到了半夜牛娃不见了，奶奶急得满头大汗，到处去找。第二天才看见牛娃趴在一个井台上，正皱着眉头向井底看。汤奶奶问："牛娃，你这是干什么呀？"牛娃说："我是想法把井水烧热了变成温泉。"汤奶奶笑了："傻小子，那得多少柴禾，再说柴再多，放在井上面也烧不热呀，除非有人钻进井底去挖灶。牛娃一听，眼睛一亮说："我到井底去挖灶！"就一头栽进井里去了。汤奶奶急了，赶忙请人来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

从那时起，就从井底传出一阵阵挖土的声响，这声音整整响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井里的声音刚停，却从井口伸出只大手来，有簸箕那么大。那只手在井口上张着，一晃一晃地向人要东西，人们又惊又怕，全都来往手上送东西。可金银给它，它向外扔，给它吃的它也不要，谁也不知它想要啥。就在这时，汤奶奶到了，她对手说："手啊，手！你别吓唬人，你要是牛娃的手，就攥一攥。"大手真的攥了一攥。汤奶奶点了点头，回家挟来一块红火炭来到井边，那手一把抓住了红火炭，缩回到井里去了。一会儿，井里的水就向上冒出了气泡儿，气泡儿越冒越多，热乎乎的白气向井外直喷，井水开锅了。

打这以后，汤上就有了温泉。说也怪，别处的温泉都有硫磺味儿，不能喝，可汤上温泉没有硫磺味儿，喝起来甜丝丝的。据说这是牛娃用炭火烧出来的。

讲 述 者：高希科 男 29岁 兴城市高家岭乡文化站 干部
初中
采 录 者：崔作军 男 兴城市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4月
采录地点：高家岭乡文化站

100. 八王寺井水

（沈阳市）

早先年，在咱们关外找不到甜水喝，独有盛京八王寺的井水最好。这水不光在东北三省有名，人称它"东北第一甘泉"，就是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

八王寺，还叫大法寺，是一座挺阔[①]的寺院。那井就在八王寺门前的路旁，八王寺就是以井水清甜出名的。现在远近驰名的沈阳市八王寺汽水厂，就在八王寺的前面。讲起这八王寺井水来，还有一段故事呢！

很早以前，八王寺一带都是低洼地，水泡子连着大苇塘，住在这个地方的高门大院里的有钱人，都从城里买水吃。一些穷家小户，买不起水，就自个儿到泡子里打水吃。那泡子水又苦又涩，这些穷门小户祖祖辈辈都是喝着苦水过日子。

老年头儿，在八王寺跟前住着个年轻的姑娘名叫莲花。她阿玛和讷讷早已过世，上没哥姐，下无弟妹，孤身一人，靠阿玛当八旗兵时立战功留下的家业，支撑着过日子。莲花姑娘心地善良，待人和气，人们都说她长了一副菩萨心肠。

① 挺阔，此处指气派、雄伟。

十九天。

八王寺的老和尚看见这位老人，知道不是凡人，问老人话，老人也不回答。等到过了四十九天，老人告诉和尚说："你要信服我的话，就在山门前掏眼井，掏到一百天，井里就会喷出甜水来。"

和尚听了老人的话，马上请来不少施主，花了不少金银财物，找来了工匠，就在庙门前开工了。等到一百天，这眼井打完，井里果然"咕嘟、咕嘟"冒出了清亮亮的甘泉水。庙里的和尚、打井的工匠和住在这跟前儿的百姓，一个个都来尝这甜水，乐得不得了。大伙儿赶忙跑到殿堂里，去向老人报喜。

人们拥进大殿里一看，老人不知往哪去了。再去找莲花，莲花也不见了。有人说，就在大家尝甜水的时候，看见老人和莲花一起走了。后来又有人说，有人在长白山的一个山沟里见过莲花。莲花是走了，可这八王寺井里的甜水一直留在了人间。

讲 述 者：刘牧农 男 63岁 沈阳市卫生局 离休干部 大学
采 录 者：刘振操 男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内

101. 九门蝎子精

（沈阳市）

早先年，在盛京城北面城墙中间，有个半地下式的城门洞，人们叫它九门。听人说，那个地方，夜里隔三差五地就丢一个人。白天，人们来找，不是在九门洞里，就是在城墙旮旯[①]，要不就是城墙上面，看见一堆刷白刷白的人骨头架子，上面一丁点儿肉也没有，可惨啦！这是咋回事儿呢？原来，这个九门洞里，住着一个蝎子精，可厉害了！它专门在夜间变化成人形，出来吃人。有时，它变成一个可怜的老太太，瘦得皮包骨，拄着棍儿要饭，好心的人上前去搀扶，她就顺势靠在你的肩上，你只好扶着她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九门，没了命。如果来的人是个大姑娘，它就变成了一个谈吐文雅、举止潇洒的英俊书生，向你施礼；要是来个小伙子，它又变成了一个花枝招展的大姑娘，和你说悄悄话儿。丢得最多的，就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有时，蝎子精下晚儿吃不着人，白天就蹲在城

① 旮旯：指墙角。

墙上，从垛口眼儿里往下撒目着，东看看从福胜门来的客，西瞅瞅打地载门来的人。一遇机会，它就施展妖术，吐出一口毒水，沾着谁身上，谁就会迷里迷糊地被它吸着走上了城墙，可上去也就再也下不来了。

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来二去，轰动了整个盛京城。打那以后，老百姓谁也不敢在九门附近住了，只好拉家带口地搬了家，过往行人也都远远地绕着走了。这事儿，可把九门提督急坏了。咋办呢？大家说，事到如今，只好张榜招贤了。就在八门贴出了告示：如有能降服九门蝎子精者，重金酬谢。有一天，来了个老道士，高高的个头儿，白花花的长胡子，红红的脸膛，长袍大袖，走进了提督府。侍卫一听是为了降妖来的，马上禀报了提督大人。提督大人赶紧把老道士迎进了中堂。落座后，老道士笑眯眯地说："贫道特为降妖而来。"提督说："太好了！请问道长有何招法？"那道士捋了捋雪白的长胡子，慢慢地说："根除这个妖孽，只有找一个姓嵇属鸡的，酉时生、性子急的人来，方能治住这个蝎子精！"九门提督连忙点头，一一记下了老道士的话。正要酬谢，老道士化作一阵清风不见了。九门提督知道，这是仙人暗中相助，马上跪拜，而南磕了三个响头。

打那以后，城门口加了岗，过往行人一律被盘问姓氏。提督又派出人员，明察暗访，一连找了好几天，虽然找来一些人，有的姓嵇，但不属鸡；有的虽属鸡，但又不是酉时生的。九门提督治妖心切，把这几个人都放进九门洞中，可惜白白喂了蝎子精。这可把提督大人愁坏了。

说来也巧，这天，天刚擦黑，站岗的士兵押来一个卖煎饼的瘦老头儿。这个老头儿脾气很火暴，进门就高声骂："你这狗官，这些天把我们姓嵇的人害死了好几个，今天，又抓我干什么？"提督大人说："老人家，不要生气，都怪本官治妖心切，一时糊涂，现在追悔莫及呀！""你说话不用拐弯抹角，要杀便杀，要砍就砍，只求你快点儿！"提督连忙摆手，并扶着这个急性子老头儿坐下，"老人家不要生气。请问老人家可是属鸡、酉时生的吗？"那老头儿冲着提督大人说："哼，是又怎样？怕你不成！"提督大人一听："哎呀，老人家，可找到你了！"提督大人拱手抱拳，跪拜在老头儿脚下。这下子可把老头儿弄懵了。这时，提督大人一五一十地把蝎子精害人的事儿告诉了卖煎饼老头儿，这老头儿吃软不吃硬："你这话当真？"提督点了点头，老头儿说："那好吧，这么说，死也值得，反正我也是土埋多半截子的人啦，我倒要看看这个害人的妖精是个啥样！"说着，起身就要走，提督说："老人家，且慢，但不知老人家家住哪里，可有亲人？"卖煎饼老头儿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了。老伴儿去年过世了，如今我孤身一人，无牵无挂。"说完，头也不回地和侍卫走了。

大家含着眼泪，目送着老头儿挑着煎饼担子，走过了九门洞里。这时，一群守卒挑土砌砖，把九门堵上了。

打那以后，蝎子精真的给镇住了，九门从此也就太平了。每当夜深人静，钟楼打过

三更，耳尖的人就会听到“热乎大煎饼喽!”的吆喝声，老百姓都说：“这老头儿没家可回啦，还在卖煎饼呢，咱们给他盖间房子吧!”就这么着，人们凑了钱，在九门北面修了个小庙，里面供的就是那卖煎饼的好心老头儿，人们有个天灾病热的，还都求他保佑哩。

讲 述 者：董福宽 男 88岁 沈阳市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王世烈 男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沈河区

附 记：

九门，即明朝沈阳城的镇边门（北门）。1631年，清太宗皇太极增修沈阳城，将明朝旧城的四门改为八门，堵死了明朝时的北门。

102. 长城砖石不搭灶

（绥中县）

从前，有个叫刘玉财的人，他妻子杜氏，一家两口住在长城脚下。刘玉财生性软弱，怕老婆。杜氏，是个有名的钱串子，小气鬼儿，一分钱搁她手掰成八瓣儿花。谁曾想，越怕花钱越来事儿，这天，家里的土坯锅台坏了，刘玉财向妻子要钱买砖修锅台。哪知刚一张口，就挨杜氏一顿臭骂：“一天你动不动就要钱，你以为那钱是白来的吗？老娘我没那份儿闲钱买砖!”刘玉财钱没要到手却挨了老婆一顿骂，心里是连憋气再窝火。他也知道，要钱比挖他老婆心还疼，只好忍气吞声地说：“不买砖，拿啥搭锅台呢?”杜氏嘿嘿一笑，说：“拿啥？南山上有现成的，不用花钱!”刘玉财一听，忙说：“不行不行，那是长城，你看谁动过，你不怕得报应?”杜氏一听，更骂开了：“你这个窝囊废！我就不怕报应，今儿个你不给我拿回砖来就别吃饭!”骂完就走了。刘玉财怕老婆怕得要命，哪敢不去。

他来到长城上边，不一会儿就拆下一大堆砖，看看差不多够用了，他就背起砖往家走。刚走到城墙脚下，就上来一股困劲儿，说啥也迈不动步了，他就顺城墙倒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恍恍惚惚儿地看见不知从哪儿来了好多人把他给围上了，有男的有女的，还有缺胳膊断腿的，啥人都有。刘玉财不忍看，赶忙闭上眼睛。就听一个老头儿吃力地说：“这城墙不能拆呀，你知道修它时死了多少人吗?”就见一位白发老太太流着泪说：“我是从远

103. 九门口的长城咋修成的

（绥中县）

修九门口长城那阵儿，正赶上苍天大旱，半年多一点雨没下。修长城没水哪儿行啊？不说民夫们渴得干不动活儿，就是那长城也没法修呀。当时监修九门口长城的大臣着急了，长城缺水修不上，误了工期，犯杀头之罪呀！急得那位大臣整天吃不好睡不好。这天半夜里，他大睁俩眼睛睡不着，忽然间，不知打哪儿吹来一阵风儿，他就觉得来了一股困劲儿，一迷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就听有人对他说："要想找到水，你得去访白鸳，白鸳能点泉。"大臣听了这话，一骨碌爬起来，刚要问白鸳在哪儿，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说话的人，才知道是自个儿做了个梦。上哪儿去找白鸳呢？

第二天一大早，那大臣化装成一个老道模样，又带了两个随从，化装成小道士，外出寻找白鸳去了，三个人一直走啊，走啊，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时到了一个小庄子。三个人又渴又累，正愁没处住店呢，恰巧一个老太太站在庄头儿，一个劲儿地喊着："白鸳，回家吃饭了！"大臣一听有人喊白鸳，乐了，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想不到在这儿就找到了白鸳，便赶忙上前同老太太搭话："老人家，我们走了一天，又累又乏，能让我们住下，做些饭给我们吃吗？"老太太上下看了看他们，说："饭是现成的，只是太少，怕不够你们几个吃啊！"大臣忙说："我们这儿有钱，你就再买些来做了给我们吃吧！"老太太接过钱刚要走，就见一个穿着一身白的小孩儿跑了过来。老太太忙拉过孩子说："白鸳，你和这几个先生在家等着，我到前庄买米去！"

说话工夫，老太太就把米买回来了，开始做饭了。那大臣就同老太太叨咕起来，大臣说："你老人家有福啊，白鸳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老太太说："道长，你咋知道白鸳将来能有出息呢？"大臣说："我会看，他脸上带着呢。"老太太一听这话，就笑呵呵地说："不瞒道士，我这小孙子不光灵通，有时还真有点儿神乎劲儿，只要他手往哪儿一指，那地方保准'哗哗'往外淌水。就为这，我们庄里不管谁家找井，都让白鸳去点泉呢！"大臣听了老太太这番话，更乐了，就对老太太说："老人家，这孩子得到外面闯荡闯荡啊！"老太太说："我也是这么寻思的，可让他到哪儿去闯呢？"大臣一听，正对自个儿心思，就说："不瞒你老人家，我们是皇上派下来寻访能人的，你就让我们把白鸳带去见皇上吧！"老太太听了这话，摸摸白鸳的脑袋，好象有些舍不得让孩子走。大臣又说："白鸳跟着我们走会有出息的。再说，我们一定给你送钱来！"老太太为了让白鸳有出息，就让大臣把他带走了。

那大臣带着白鸳不几天就来到了九门口。白鸳往修长城那儿看了看，然后伸出手往石碴根儿一指说："出水吧！"那水真的就淌出来了。水有了，九门口长城很快就修好了。

讲 述 者：李文禄 男 69岁 绥中县李家乡新堡子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刘凤金 女 绥中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10月
采录地点：绥中县李家乡新堡子村

104. 青石塔不见惊雀铃

（阜新县）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有一座青石塔，塔身保存得很完整，唯有那惊雀铃一个也不见了。问起缘故来，这还有段传说呢。

八百年前，塔营子乡曾经是辽国的懿州。懿州城里住着一位才貌双全的公主，她是辽国开国之主耶律阿保机的大女儿，名叫雁翎。因此，懿州又得名叫雁翎城。

为了防御外敌侵犯，雁翎公主住下后，用了九年零九十九天，筑起一条高三丈三，宽九尺九的城墙。城外大道上，七里一墩，八里一台，连绵不断，以备敌人来犯时，点起烽火，传到京都。京都看见，就可发来援兵，保证雁翎城的安全。

雁翎公主很受父王的喜爱，耶律阿保机不断从关内弄来能工巧匠，在城内修造楼台殿阁，又开了许多商铺和作坊，使雁翎城一天天地兴旺起来了。可是，好景不长，公主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皇亲贵戚荒淫无度，修了左一个"养心殿"，右一个"观花亭"，前一个"点将台"，后一个"跑马场"，工程浩大，耗费无数，他们终日吃喝玩乐，肉山酒海，把个富庶的地方，慢慢折腾穷了。

这一天，黑龙江一带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骑马背箭杀奔雁翎城来了。

当时，雁翎城的王爷，已是雁翎公主的六世外孙，名叫朗根。这朗根王爷平日花天酒地，凶狠残暴，城里百姓敢怒不敢言。女真人反叛的消息传来，朗根惊慌失措，忙传文武官员，共商守城大计。

他们首先点起烽火台，但等了三天，不见援兵。派人一探听，才知道沿途烽火台早被女真人占领，雁翎城点起的烽火，传了不远，就被卡断了，远处的援兵怎么会来呢。

女真人一路杀来，围住雁翎城。他们满以为几日内就可拿下这座名城，可朗根死守不放，两方展开了争夺战。

女真人搭上人梯，开始攻城，爬到城墙半腰时，城上鼓响三声，万箭齐放，女真人

有的中箭倒下，有的只好撤下来。后来，女真人砍来一搂粗的大树，削去树枝，抱着树干顶撞城门。不料，城上一声号响，盆大的石头一齐飞落下来，使女真人靠近不得。最后，他们只好后退几里，把城堡围得水泄不通。

女真人想，一个小小的孤城，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用不了十天半月，不打也得自降。却不知，雁翎城东有一个地下城，号称运粮城，城内储备粮草无数。女真人围城三年，城里依然有吃有喝，没有投降的意思。

围城的女真族首领猛达将军，他原是长白山下镜泊湖人，生在马背上，长在草原、湖边。八岁会骑马，十岁能撑船，到十七八岁，便箭法超群，猎术出众，水性也好，是远近打猎捕鱼的能手，但因家境贫寒，满三十岁头上，还没娶上个媳妇。有一天，他进城卖兽皮，见一群人，在城门围着看什么，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墙上贴着部落长的榜文。榜文上写着：谁要在三日之内，活抓三只“海东青”，就赏给谁一个女人。这“海东青”是一种小鹰，能擒天鹅。当时女真人每年要用天鹅向辽国进贡，猛达气愤之下，上前揭了榜文，没过三天他果然抓来三只活蹦乱跳的“海东青”，部落长十分满意，留他在营里当了小官。猛达作战勇敢，屡建军功，不到七年，便当了一军的统帅。这次攻打雁翎城，久攻不下，是他作战以来的头一次不利。因此，他终日茶饭难咽，坐卧不安。

一天，猛达来到一座小山包上，向城内瞭望，看到有些经商的行客从城门出出入入，忽然灵机一动，他赶忙回到帐中，唤来军师共谋攻城妙计。

猛达命令三个机灵的士兵，换上便衣，装扮成经商小贩，挑担背篓混进城里，篓里装着各种山雀和野鸡翎，走街串巷，招徕儿童。他们不收银两，专用小燕、家鸽交换。

不几天，女真人从城里换出来活雀三千多只。他们躲在密林深处，把香炷截成一寸长左右，一头沾上硫磺，绑在那些小燕和家鸽的腿上、尾巴上。当日落西山，百鸟归林的时候，用火点着香炷的另一头，把它们放出去。这些小燕和家鸽便直奔雁翎城，寻找它们的归巢。小燕飞进屋脊房檐，鸽子扑向殿阁巢穴。时隔不长，香头渐渐烧尽。火星碰上硫磺，哧的一声，硫磺起火，每个鸟雀变成一个火球，三千多只，化作三千多个火球。火球周围又是些干草、羽毛，霎时间，这里着火，那里冒烟。民宅多是草房，见火就着，楼台殿阁都是木结构，火势更猛。熊熊大火映红天空，整个雁翎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守城的兵将东跑西窜各自逃命。大批兵民开城外逃，女真人早在城外守候着烧伤的人，给予接收医救。朗根及其皇亲们，由于害怕女真人，不敢出城，活活被烧死了。

据说，这场大火，足足烧了七天七夜，就连城里青石塔上的惊雀铃，也都被烧得一个没剩。

讲 述 者：赵国儒 男 32岁 阜新县塔营子乡 教师 高中
采 录 者：肖文宽 男 阜新市文联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0年
采录地点：阜新县塔营子乡

到两年后皇太极病死了，陵墓也没修成，只好找了个风水先生选了个地方埋葬了。这地方就是现在的沈阳北陵。

讲 述 者：于福原 男 76岁 沈阳市于洪区杨士乡杨士村 农民
私塾二年
采 录 者：胡廷烈 男 沈阳市于洪区司法局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2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于洪区杨士乡杨士村

附 记：

昭陵又称北陵，在沈阳市的北部。昭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顺治八年（1651年）建成。整个陵园占地450万平方米，陵寝占地16万平方米。昭陵为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

106. 海神娘娘庙的来历

（长海县）

别看东海龙王长得丑，他的六个闺女却十分俊俏。龙王每年要巡游四海两次，每次巡海，闺女们都闹着要跟父王游玩，龙王总是不答应。她们被父王深锁在龙宫里，经常到母后面前诉苦，母后也没有办法。

这年春上，龙王又要巡海了，不知怎么高兴了，和王后一商量，就带上六个闺女顺路游春。这龙王巡海是有章法的：虾精在前开路，蟹将在后护卫，沿途各类水族都得回避。

这一天，渔民们刚想摇船出海，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叮当”、“咣当”的喧闹声，渔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龙兵过来了，等过完也得小半天，干脆都坐在沙滩上看热闹。有个小伙子叫姚山，他家穷，父亲前年出海摊上了天气[1]，葬身大海了，母亲一股火攻心，不久也去世了。姚山拖着一腚饥荒[2]，都二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俗话说，女愁浪，男愁唱。姚山生了一副好嗓子，一看反正不能下海打鱼了，就坐在岸上唱起了渔歌，那渔歌唱的都是他自己的身世。

龙王的女儿们一路欢欢喜喜地观山赏景，好不快活。冷不丁听到了姚山那好听的渔

① 天气：此处是指风暴。
② 饥荒：这里是债务的意思。

歌，有的夸奖他的嗓子好，有的嫌乎他唱得叫人心酸。这六姐可没吱声，她很可怜姚山自个儿过着贫苦的日子，就偷偷地抹去眼窝的泪花，姐姐们再往下说些什么，一路又看到什么景儿，她都无心听也无心看了。等转回龙宫，她饭也吃不下了，觉也睡不稳了，老惦念着姚山。

有一天，六姐大胆地对姐姐们说，她要嫁给姚山。姐姐们看着小妹，都认为她是发了疯，你一言我一语不让她到人间受苦。二姐说："人间的光棍儿多得很，你不要去管那些。"六姐天真地说："我嫁给姚山，人间的光棍儿不是少了一个吗？"三姐疼爱小妹，劝她说："你是金枝玉叶，哪能受得了人间的贫寒？"六姐倒安慰起三姐："我和姚山勤俭过日子，苦也会变甜。"四姐告诉小妹："人间多苦多难，就说打鱼吧，出海遇上风浪，孤儿寡妇太多了。"六姐心中早有打算，央求姐姐们说："宝库里有一盏莲花灯，只要姐姐们肯成全我带到人间，就能保佑渔人出海平安。"五姐平常爱和小妹磨牙绕舌的，这会儿瞪起眼睛吓唬她："你私奔人间，咱爹要抽你龙筋，剔你龙骨。"六姐把脖子一梗，瞪起眼睛说："我不怕，我喜欢成为凡人。"这几个姐姐都劝说不了小妹，又见大姐站在一旁始终没有说话，就让大姐拿章程。大姐看出小妹铁了心，只好说："你非要去人间不可，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大寿，六个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说什么好？要去你就快走，只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六姐一听哭了，可也没有再好的办法，只好说："三年后，我帮姚山还完债，一定回来，绝不连累姐姐们。"就这样，姐姐们帮助小妹盗走龙宫莲花灯，送她到了人间。

再说姚山，这天傍晚出海回来，刚推开家门，就从海边走来一个讨饭的姑娘，央求姚山救个命。姚山问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姑娘说自己逃荒来到岛上，名叫张六姐。姚山为人心软，看天不早了，怕姑娘黑天瞎火地讨要担惊受怕，就让她进屋。张六姐也大方，姚山端出米，她就挽起袖子淘米，姚山抱回柴，她就坐在灶下烧。姚山家仅有一把米，饭做熟了，张六姐盛上了冒尖一大碗端给姚山，姚山拨一半给她，她说什么也不接，到锅边铲下锅巴用水冲一冲吃了。吃完饭，姚山端起线筐又要出夜潮，临走告诉张六姐，晚上就睡在炕上，明早要走，把门扣上就行了。张六姐点点头，又关心地问："姚山哥，你上哪儿下线？"姚山说："傍晚云遮日，不能走远了，摸着江边下几线，碰碰运气吧。"张六姐告诉他，南洋鹰嘴礁有鱼，到那儿下线十钩九不空。姚山笑她不懂海性，说那儿不能乱闯，渔家还给鹰嘴礁编段儿渔歌，说着随口唱起来：

鹰嘴礁，插乱刀，
鬼见愁，人绕道，
无风流翻花，
有风船上礁。
宁愿一潮空手归，

莫让老鹰小命叼。

张六姐听完姚山的渔歌，还是一个劲儿地劝他说："你去下一线看看，不行再到别处。"姚山好奇地问她："你怎么知道鹰嘴礁鱼多？"张六姐说："我来岛上，坐船路过那里，根本不象你唱的那么玄，那里的鱼厚得快摞上摞了。"姚山有点儿为难，黑灯瞎火地摇船，要闯鹰嘴礁，这不是玩命吗？想到这儿，他摇摇头说："今晚不去吧，黑月头，不得眼力。"张六姐看出他畏难的样子，就笑嘻嘻地逗他："常出海的还摸不出东南西北？"男子汉不怕女人刁，就怕女人将。姚山让她这么一说，从脸红到脖子，心一狠，跨出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我去钓一潮！"就摇着小船出海了。到了海上，他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程，海上突然起风了，浪也大了，姚山在风浪里转向了。就在他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节骨眼上，前边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姚山也泄劲了，慢下橹。说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橹，红灯就紧走。走了一会儿，姚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这一停倒好，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风浪吼叫，礁丛里却风平浪静。姚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得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钩钩不瞎。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起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

一进家，见姑娘还没走。姚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也没钓过这么多的鱼。

有鱼就有米，姚山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他做饭，他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姚山照样是潮潮鱼满舱。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花，大家都乐了，又过了一个月，姚山看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弃俺穷，咱俩就一块儿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亲们就为他俩操办了婚事。

小两口儿过得火红，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姚园。小姚园过了周岁，就能"伊呀"学语逗人了，把姚山稀罕得不得了，出潮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地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要掉几滴泪。姚山问她，她只是抹泪，姚山急了，她就说："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姚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姚山一听傻眼了，他哭成了个泪人，说什么也不放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大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霹雷火闪，张六姐知道姐姐们来接她了，临走又告诉姚山："我去三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

媳妇走了，姚山盼了三年，知道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

爹又当娘，好歹熬过十八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去京城赶考，姚山盼媳妇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块儿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母亲，要全家团圆一番。

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谁也没有见过。大船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打听一下，当地的老人也听说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姚山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这一天，眼看太阳又要落海了，他又伤心地唱起渔歌。

姚山的歌声不同一般，他这一唱，就被在附近巡海的鱼精虾怪听见了。这天，大船在海里遇到天气，越跑海水越浑，泛起一层白沫，腥味扑鼻，船家急忙把大篷扯下。没有一袋烟的工夫，天昏地暗，呼呼的东北风吹着腚沟像箭打似的。船老大刚想喊伙计下锚，突然刮来一股旋风，把大篷吹得轮了半个圈，姚园恰好站在大篷旁边，拦腰被大篷扫进海里。姚山一看儿子掉进海，哭喊着央求船家快快救儿子。船老大看看吹腚的风，狠狠心说："不能调头，快扔块船板给他！"姚山是个闯海的人，看着一阵比一阵凶的吹腚风，船一调头确实就有被风浪掀翻的危险，眼巴巴看着儿子在浪里挣扎，心痛得一下昏过去了。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抢救他，这个掐人中，那个啃后脚跟，忙乎了好一阵子，他才醒过来。睁开眼，恰好望见大桅杆顶上有一盏象串紫红色葡萄样的神灯，他脸上一下露出笑容，高兴地说："牛家山快到了。"大伙儿莫名其妙，问他怎么知道牛家山快到了？他说这是他家娘子送来的神灯。姚山又一五一十地告诉大伙儿，他家娘子本是海龙王的小女儿六姐，来到人间和自己结交三年夫妻，后来回到龙宫给她爹拜寿，从此一去没回来，临走曾留下话，夫妻在牛家山上见。船家听完，连忙给神灯磕头，姚山却躺在甲板上，一点气儿也没有了。船老大这时候把舵紧紧搂在怀里，两眼眨巴都不敢眨巴，死死地盯着大桅上的神灯。不知大船跑了多长时间，红灯不见了，浪也小了，风也停了。船老大抬头向前一望，不远处有座绿葱葱的小岛，岛上青松压顶，半山腰雾飘飘。大船直扑小岛奔去，小岛四周山崖陡立，绕了一个圈儿，才找到一个进口。口里像个葫芦似的海湾，湾里有块丈八高的礁石，岩壁上刻有"牛家山"三个大字。船家明白了，牛家山原来是海中一个小岛。伙计们推舢板要上岸，有个小伙计眼尖，他发现了岩壁下还站着一个湿淋淋的人，正在向大船招手呼喊着，大伙儿仔细一看，原来是落水的姚园。伙计们来到他跟前，问他怎么得救了，他说遇着一条船把他救到这里。船老大问他什么样的船，这船现在在哪？姚园说是一艘三杆桅的大船，自己上了岸，船也不知哪去了。船老大纳闷儿起来，这孩子落水的节骨眼，海里前后没有别的船。细一琢磨，明白了，这是龙女六姐显圣来搭救儿子上牛家山。这时候，看船的伙计也跑来说姚山醒了，什么话也不说，脚踏水皮象走平地，一直往山上去了。大伙儿急忙陪着姚园往山上追。穿过一片树林，前边有一块青草地，草地当央有块卧牛石。石顶上搁着一艘三杆桅的白玉石船，刻

得同真船一模一样，船底下还在滴水。大伙儿正端详呢，就见石船上空显出一盏红光闪闪的莲花灯，左看好像一串耀眼的葡萄灯，右看又象一颗闪亮的星星。大伙儿惊奇地想看个仔细，走进卧牛石，神灯没了，只有一条石船，再退回几步，神灯又闪亮地挂在石船上空。这时候山顶云端传来姚山的歌声：

夫妻团圆牛家山，
娘娘庙前会状元。

姚园和大伙儿急忙奔山顶找去，可找遍了牛家山，也没看见姚山影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只怪姚园还没考中状元，龙女六姐只好把丈夫接走了。

龙女六姐给姚家留下一条根，姚园这孩子不同一般，京城万人应试，他夺榜首。新科状元回乡祭祖，特地用几艘大船装上砖瓦木料，还请来一批京城的精工巧匠，直奔牛家山给母亲修娘娘庙。哪知，人们再也找不到那个牛家山岛了，状元只好在一个好象牛家山葫芦湾的小岛上修了一座娘娘庙。儿子见不到母亲，心里很难受，在庙里望着龙女六姐的神像，琢磨父亲唱的“娘娘庙前会状元”的渔歌，冷不丁明白了父亲的指点，急忙让船队起锚。在回乡的沿途上，每当想念母亲心切的时候，就让船停下，在此地修上一座娘娘庙。这样，黄海一带的庙岛、海洋岛、庄河、大东沟等处就有了一座座海神娘娘庙。龙女六姐时常给海上遇险的船只送去神灯，各地的娘娘庙里香火长年不断。

讲 述 者：赵日田 男 74岁 长海县小长山岛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梁延成 男 42岁 小长山乡文化站 站长
采录时间：1986年8月
采录地点：长海县小长山岛西沟屯

107. 大 佛 寺

（义县）

义县城里有座奉国寺，人们都叫它“大佛寺”，就因为庙大佛大寺院大。究竟有多大？当地人们有个比法：“说它大，一百间房子装不下；说它高，白云在庙檐轻轻飘。”至于说佛，那形容得更玄：“手掌一摊像盘磨，四个人上去团团坐。”

这座大佛寺，是辽代修建的，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人们走进大雄宝殿，仔细观看，会看到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在大殿左上边的横梁上吊挂着一个木制的大墨斗子；在释迦牟尼佛像前，有一根上头劈裂的立柱，柱头上绑着一根麻绳。走出正殿，在大殿

的东南角，有一根粗大的立柱没有柱脚石。还有，象这样一座少有的大佛寺，却没有山门。这都是咋回事儿呢？那得从这座庙是谁修的说起。

传说当年木匠的师祖鲁班带了一帮徒弟，当中有一个小伙儿叫刘满，人长得机灵，师傅一点就透，因此活计做得精巧，常常受到师傅、师兄弟们的夸奖。慢慢地，他有点儿不知道天高地厚，看不起师兄弟不算，还总想和师傅拉个平。

一天，鲁班师傅做了一个木头孩儿，不光会走会跳，还会拿家什做活计。只要师傅拍它后脑勺一下，他就“咯登咯登”跟着走。刘满见了喜欢得直咂嘴儿，馋得手心直痒痒。他暗打主意：“我也做个木头孩儿给你瞧瞧！”他追星星赶月亮，没几天工夫，木头孩儿做成了，看上去跟师傅做的那个一模一样。

刘满也学师傅的样子用手拍了一下木头孩儿的后脑勺，可木头孩儿动也不动。他又拍了一下，木头孩儿摇也不摇。“啪啪啪”连拍了三四下，手都拍麻了，木头孩儿连窝也没挪，他气得一屁股坐在那儿直喘粗气。正巧，师母来叫他吃饭，刘满想，问问师母吧，兴许她能帮我出个点子。刘满赶忙问：“师母，我做的这个木头孩儿为啥咋拍也不走啊？”

师母是个精明人，早看出了刘满的心思。又见他也做个木头孩儿，心想，这孩子的心不扎实啊！就说：“你的心太高了吧？”

刘满以为是说他做的木头孩儿的心高了，赶忙拆下来重新往下放了放。谁知这回再一拍，木头孩儿“咯登咯登”还真能走了。刘满乐得又蹦又跳。

有了木头孩儿，刘满打起了走的主意。这天，吃过早饭，刘满趁师傅外出做活儿，便挟着铺盖带着木头孩儿偷偷地走了。一路上，他给东家做箱子，西家打柜子，因为活计做得好，挣了不少钱，也就越发得意了。

有一天，他来到一个村上，村东头张家夫妇见他那个木头孩儿做得怪好的，就找刘满说：“小师傅，我们家有磨没有驴，人又老了拉不动，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会拉磨的木头驴呢？”

刘满想：这算啥，木头孩儿我都会做，还不会做木头驴吗？他就满不在乎地说：“十天后来牵驴吧。”老夫妇乐呵呵地走了。

村西头有家姓李的小两口儿，听说刘满会打木头驴，也来找他说：“小师傅，我家有猪有鸡也有鸭，可就是少个看家望门的小狗，你能不能给我们打个会蹦会叫的木头狗呢？”刘满寻思：做驴做狗一个理儿，这更不难。他又满口应承说：“十天后来拉狗吧！”小两口儿也乐乐呵呵地走了。刘满早就想露两手让人们看看，这下有了机会，别提多心盛了。他起五更爬半夜，掐指头算日子。五天头上，木头驴做完了。十天头上，木头狗也打成了。刚做好，张家和李家的人就来了。刘满对张家说：“这是你家的木头驴，只要拍它的后脑勺，管保乖乖给你拉磨。”刘满又对李家说：“这是你家的木头狗，只要一拍它的后脑勺，一定会蹦又会叫。”照着刘满说的话，张家拍一下驴的后脑勺，李家拍一下狗的后

脑勺，可是驴也不走，狗也不叫。他们瞅瞅刘满，刘满很纳闷儿，也上前拍了拍，还是不会走。忽然，他一拍脑门子，想起当初做木头孩儿的情形。“对了！一定是又把心放高了。”他学着以前的法儿，把木头驴和木头狗的心又都往下安了安。可这回不论咋拍就是一动也不动。刘满急得直冒汗，不但没露脸，反倒丢了脸，臊得他有个地缝儿都想钻进去。

张家和李家一看刘满是瞎吹牛，很生气，都撇撇嘴甩袖子走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再也没有多少人找他做活儿了。刘满脸上发红心里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离开师傅，现在还有啥脸回去呢？他越想越难过，坐在那儿甩开鼻涕了。他哭着哭着，打远处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儿，走到他跟前，说：“孩子，真正的手艺你还没学到啊！只有回到你师傅那儿，才能学到真本事。到那时，你才能做大活计啊！”说着话，没等刘满抬眼看老头儿模样，老头儿不见了。刘满很奇怪，细一想，觉得老头儿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又挟着铺盖领着木头孩儿回去了。

鲁班师傅待人宽厚，一点儿也没责怪刘满，照样收他学手艺。刘满很感动，从此再也不敢傲气了。他专心地学，实实惠惠地干，加上他聪明，几年工夫，他的本事真大了。这天师傅对他说：“你现在应当自个儿出去闯闯啦，这是我常用的墨斗子，给你用吧。将来遇到为难事，只要想起我，我一定会帮助你。”

刘满叩头谢过师傅，二回离开师傅上路了。他由南朝北走，出了关，一直走到宜州城，就是现在的义县。只见这大凌河的两旁长满了松树柏树，树干粗得三个人合抱扣不上头，枝叶密得能搭棚遮日头，真是个风水宝地。刘满暗想：我要在这里盖一座大庙，一来为人们做件好事补回从前的脸面，二来能修功积德，也好报答师傅的恩情。想到这，他不愿惊动人们，想偷偷干，可要盖一座大庙，凭他一个人有天大本事也难盖成啊。怎么办呢？刘满犯愁了，不由地想起了师傅，他随口叨咕说：“要是师傅在该多好哇！”这时，忽听身后有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他那师兄师弟们象天兵下界一样，全都来了。这下子刘满可乐坏了，和师兄弟们合计合计就干上了。

他们这一干，把这里的人们闹蒙了。半夜三更里，人们只听外边“叮叮当当”像是锛凿斧锯声。再细听，“吭哟吭哟”又像什么人扛东西的喊号声，吵吵嚷嚷，闹闹轰轰。人们纳闷儿，推开窗门朝外看，可外边除了铺天盖地的大雾外，啥也看不见。大雾整整下了七天七夜。

刘满和师兄弟们在这大雾里可忙啦，他们锯的锯，拉的拉，抬的抬，找的找。工程大，用料多，等到梁椽檩木备得差不多时。那一大片树林子只剩下一棵树了。这棵树又粗又高，长得枝粗叶大，刘满看看眼前这棵大树心想：“干脆，原封不动拿它当一根立柱吧，也好将来给后世留点儿念想。就这样，这棵树没伐没砍，就地修在庙上，成了大庙东南角的一根立柱。

刘满是个急性子，恨不能立马修成庙。他见大伙儿手头的墨线左抻右拽不好使，就拿出师傅送给他的那个墨斗子。谁知这个墨斗子是个宝物，不用拽不用拉，墨线自个儿能伸能缩。有了这个宝物，梁椽檩木像长了翅膀似的往上飞，眼瞅着庙往高长。眨眼工夫，庙架子竖起来了。刘满抬着最后一根横梁刚要往上架，只听“咔”的一声，立柱头劈裂一道两庹长、一巴掌宽的大纹。刘满心疼地摸摸这根立柱的木料，又四下瞅了瞅，再也找不到一根能替换的木料了。如果将就着使用，一旦倒塌，那不白费心血？刘满急得一边跺脚，嘴里一边叨咕：“师傅啊师傅，快来帮帮我吧！”

话音没落，那个白胡子老头儿又来了，手拿一根细麻绳对刘满说：“这不费难，只要用这根麻绳捆在柱头，保你啥事没有。俗话说‘一木难支大厦’，我说一绳能保立柱。”说完就没影了。刘满拿起这根拇指粗细的麻绳，照着白胡子老头儿的话捆在柱头，就将横梁架在大殿的正西上边了。到这，一座高大华丽的大佛寺落成了。外边看，四面飞檐斗拱，高上云天；里边看，七尊慈面金佛盘膝端坐，四壁画着罗汉像，梁上雕有飞天。金闪闪，光灿灿，直晃眼睛。

刘满和师兄弟们左看右看觉得挺满意。他们正相看着，发现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雾越来越小，东边日头也一点点见亮了。刘满和师兄弟们不敢再耽搁，他们得在雾散之前离开这儿。想到这，大伙急忙拾掇拾掇家什背起就朝南走。刘满走得急，把师傅送给他的那个墨斗子忘带了，后来人们就把它挂到大殿的横梁上了。再说刘满走在路上总觉得心里象有点儿事，可又想不起来，等走到小七里河子，他忽然一拍脑门说：“哎呀，糟了！忘立山门了。没有山门不成庙啊！”他想回去不赶趟儿了，他琢磨一下就对师兄弟说：“我看，咱就把山门立在这里吧！”大伙儿都同意。他们就地取材，三下五除二，不费多大工夫，一道红彤彤的山门就立在了路中央，就是在现在的小七里河子。从这，来观赏大佛寺的游人很难看到山门，因为它立在城外七里远的地方。鲁班师傅用过的那个墨斗子如今还吊挂在大雄宝殿的横梁上，因为主人不在，它也不再自动打墨成线了。当初用麻绳捆着的裂立往倒也灵验，至今九百多年了，照旧结结实实地立在那里，柱头下面还垂着一段余下的绳头呢。说到那根没有柱脚石的立柱，就是当初那棵大树，它已不再生枝发芽，树皮也早就掉光了，却还稳稳当当地支撑着这座大佛寺呢。

讲 述 者：顿雄山 男 78岁 义县人 中医 小学
采 录 者：薛孟春 女 义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义县大佛寺院内

附 记：

奉国寺，原名咸熙寺，又称大佛寺。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为国内稀有的辽代单层高大建筑。殿内塑有七尊高达8米的佛像，梁架和内槽斗拱上有辽代彩画，大殿四壁有元代壁画，皆为艺术珍品。

108. 万　佛　堂

（义县）

在义县西北十余里地的大凌河北岸，有一座建于北魏时期的石窟群——万佛堂石窟，它到现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石窟里的石壁上，雕满了大大小小的石佛，说是有一万个，可从来谁也没查出准数来。单说其中有一个小石佛，据说是一个小石匠变的，说起来倒挺有趣儿。

传说古时候，有一个皇帝的老子，过腻了皇宫里的生活，一心想修行成佛。他四处求佛，想找个修行的好地方。一天，他来到宜州，就是现在的义县。他走到大凌河北岸，只见这里背靠大青山，面临凌水河，得说是山青水秀的宝地。这位老王相中了这块地方，就叫人四处张榜，招聘能工巧匠，要在这陡壁悬崖上雕凿一座万佛石窟。许多石匠都来应试，可这老王一个也相不中。眼看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也没找到一个中意的石匠。

有一个小石匠，生来就喜欢在石头上雕凿个花鸟虫鱼什么的，可就是手笨，做出的活计七扭八歪，粗粗拉拉。拿到市上去卖，十回有八回卖不出手，挣不来钱，日子越过越穷。

这天，小石匠又从市上回来，手里托着一个没有卖掉的石头凿的小公鸡，一边走一边叹气地说："小公鸡呀，小公鸡！家里就要断顿儿了，你又不能给我换几个钱花，干脆，我把你扔掉得了。"谁知他话音刚落，这只小公鸡一扬脖儿就说话了："小石匠，小石匠，快给老王凿佛像。明天带我去应试，老王一准能相上。"说完就再也不开口了，小石匠又惊又喜，乐颠儿颠儿地跑回家。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揣上小石公鸡，上老王那里应试去了。

到了那老王跟前，他胆小嘴笨，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好一句话。老王见他长得挺憨厚，也不怪他，就让他把做过的活计拿出来看看，小石匠从兜里掏出那个秃光光，歪巴巴的小石公鸡。谁知这个小石公鸡眨眼工夫就变了样，鸡冠是红的，尾巴是花的，浑身还一闪一闪地放亮光。这回，不光老王看直了眼，连小石匠也愣住了。老王求佛心急，就把小石匠留下了，叫他在一年之内雕凿出一万个石佛，多一个不可，少一个不行。到期交活儿，交上活儿，要什么给什么；交不上活儿，还要治罪。

小石匠开头儿挺美气，可后来听老王这么一说，心里暗暗叫苦。自个儿连花鸟虫鱼都凿不好，还能凿好佛？凿不好，再交不上活儿，断了钱路不说，最后还要掉脑袋。这

109. 关公勒马望鱼池

（北镇县）

在北镇闾山大阁西南，有座高峰，峰顶上有两眼清泉，一是鱼泉，二是暖泉。鱼泉西、南、北三面是陡峭的石壁，石壁下，有一个横长竖短的天然鱼池，站在鱼池旁，池水好象是一面照人的镜子。传说这水有泉眼直通海底。池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白肚青背神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在跟鱼池相连的峭壁上，刻有一条张牙舞爪从天而降的青龙，旁边有一个赤脚大仙静卧在云雾中。在石壁左右刻着“青龙”、“虎穴”四个字。紧和鱼池相连的地方是平角亭，亭中石壁上有个关公勒马回头望鱼池的浮雕像。当地人们管它叫“关公勒马望鱼池”。为什么能在这高高的山顶上雕刻这个关公像呢？说起来话就长了。

从前，广宁城内鼓楼西边有一座关帝庙。庙前竖着两根二龙盘柱的旗杆，大殿正中供着关老爷的塑像，他坐在虎皮椅上，很是威风。

关老爷左右两边站着关平和周仓，关平双手抱剑，周仓单手紧握着青龙偃月刀。塑像后边的墙壁上画有一匹赤兔马，这赤兔马瞪大双眼，四蹄腾空，一身枣红色的皮毛，和真马一模一样。

在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身边有一个徒弟，名叫法忠。按老和尚指点，法忠每天早、午、晚要到大殿给关老爷烧香。

有这么一天早晨，法忠到大殿去烧香，发现墙上的赤兔马画像身上有汗珠儿，起初小和尚寻思是墙上渗出的水珠，没在意。一来二去，法忠天天发现马身上有汗珠儿，他这才留了心眼儿，要找个机会看看究竟。

这天，法忠起得很早，悄悄地来到大殿，见墙上的赤兔马画像不见了，起初以为是眼睛看花了，走近细看，果然马没有了。法忠心想：关老爷的马八成是成神了。就在法忠暗想的时候，从门外跑进来一匹红马，挤了法忠一下，法忠定神抬头一看，墙上的赤兔马画像又恢复了原样。

法忠把这奇怪的事禀告给师父，老和尚说：“今后你除了上香以外，还要给这匹马擦汗，一定要管好这匹马，千万不要叫它跑掉！”法忠打这以后，天天照办。

再说玉泉寺，住着一位老方丈，名叫智能。他一年四季，天天起五更，爬半夜，从

不间断地在庙里练功。他练的是轻身飞行术，练完功必定要喝寺里的暖泉水。

这天，智能方丈练完功，自己亲手去打暖泉水，觉得眼前一片红光，腾空而起，直奔广宁城方向飞去。智能方丈不禁一惊，心里琢磨：这是什么东西发出的红光？很奇怪，决定第二天早晨再仔细看看。

第二天，智能方丈起得特别早，悄悄地往暖泉方向走去，只见一匹红马在暖泉边喝水。智能心想：这深山老峪，哪里来的红马？竟踏了我的暖泉，这还了得。智能方丈快步上前，去捉红马。不料，红马一纵身腾空跑了。

智能方丈练起了轻身飞行术，脚步飞快，紧跟在后面。从玉泉寺直跟到城内关帝庙前，红马忽然不见了。智能方丈恍然大悟，这红马是不是关老爷的赤兔马？他急忙上前敲打庙门，小和尚法忠出来开门，一见是玉泉寺方丈来了，忙把智能方丈请进庙内。智能来到大殿，见墙上的赤兔马满身是汗水，心想：原来到暖泉喝水的红马真是关老爷的赤兔马，便把这件事儿向关帝庙的老和尚说了。老和尚也把他徒弟上殿烧香时，发现赤兔马画像身上有汗珠儿的事，告诉了智能方丈，二人都觉得这件事很神奇。

智能方丈回到玉泉寺，召集全寺院的和尚，把赤兔马到暖泉喝水的事情告诉了大家。和尚们议论纷纷。这个说，可以在石壁上刻个赤兔马的像，免得每天来回跑累坏了它，又能给本寺院增添风采，那个说，红马显圣，你就是刻在石壁上也留不住！智能方丈琢磨了一阵最后说："我看在壁上刻个赤兔马是可以的，明天就请石匠动工。"

不几天，石壁上刻好了赤兔马，和关帝庙里的赤兔马画像一模一样。

可是，智能方丈每天练功时，还见到有个赤兔马从外边跑来，到暖泉喝水，那石壁上的赤兔马雕像却一动也不动。

智能方丈心想：赤兔马是关老爷的战马，如果这里不刻上它主人的塑像，怎么能镇住赤兔马呢？智能方丈就又请来石匠，在赤兔马旁边雕刻了关老爷像。打这以后，再也不见赤兔马来喝水了，城里关帝庙墙上的那匹赤兔马画像也不跑下来了。

据说打这以后，当地老百姓在有雾或阴雨的天气里，有时影影绰绰地会看见天空里出现一片红光，红光里有一匹红马在奔跑，在暖泉旁还能听到有喝水声音。人们走近时，却什么也看不见。

从那以后，这关公勒马望鱼池的传说就传开了，一直流传到现在。

讲 述 者：忠心和尚 男 52岁 北镇县闾山玉泉寺 方丈 小学
采 录 者：杨文硕 男 北镇县沟帮子饮食服务公司 干部
　　杨文才 男 沟帮子饮食服务公司 干部
采录时间：1960年3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闾山玉泉寺

110. 天仙观和庙沟

（北镇县）

大市乡在医巫闾山的北边，早先年叫镇边堡。在这东南边有个小村叫庙沟。庙沟村的西山上有个古庙叫天仙观，从沟底到峰顶上分下院、腰院、上院三层。要想从沟底的下院到峰顶的上院去，得攀三、四里山道。这古庙的下院和腰院都是大殿，可峰顶上那座上院却是用几块大板石搭起来的。

说不清啥年啥月啥朝代的事儿啦。一天，镇边堡有位老汉赶着牛车从城里回家，响晴的天，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了。老头子戴一顶破狗皮帽子，把脖子缩进衣领，坐在车沿上。天冷路人稀，连个人影也看不见。老头子恨不得一步奔到家，好去烤烤火盆，暖和暖和，可那老牛偏是慢慢腾腾地，一步也快不起来。老头儿没法儿，两手冻得往袖子里紧退。

雪越下越大，下得人睁不开眼。老头子举起小棍儿想叫牛走快点，可他一抬头，见前面不远有三个人赶路。老头儿心里有点儿纳闷儿：嗯？这大雪泡天的，谁还出来干啥？老头儿这么想着就照牛屁股旋了两下子，很快就撵上了前边的人。到跟前一看，咦！竟是三个大姑娘，长得个个都象天仙似的。老头子琢磨：这是谁家来的远道客呢？他正想着，三个姑娘凑近牛车说："老人家，我们半路赶上这么大的雪，走不动了，麻烦你老捎个脚行不行？"老头儿看三位姑娘挺文诌，又有礼貌，就说："我这可是牛车，天这么冷，你们要不嫌慢就上来吧。"

老头儿一个人在大雪天里正挺闷气，三个姑娘上了牛车，他也算有了搭话的人，就问："看样子，你们不是当地人吧？大冷天出门咋不多穿点儿衣裳？"姑娘说："我们是远道来的，从家出来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冷，没曾想走到这儿竟是冰天雪地了。"老头儿又问："那你们上谁家串门去？"姑娘说："我们就到这西山沟。"老头儿一听：嗯？西山沟里没有人家呀！那，她们？老头儿有点犯疑了。可是，一想到人家是姑娘，也不好细问。就说："哎呀！我在镇边堡住，离西山沟还有五、六里地呐，这大雪泡天的你们可咋走法？"说完，他看看三个姑娘都挺犯难的样子，就说："别愁，我拐一下子吧，把你们送到西山沟，我也绕不了多少路，完了我再回家。"姑娘们高兴地说："那敢情好了，可我们得咋感谢你老人家呀？"老头儿说："谢啥，出门在外谁还不兴帮帮谁，我满不过晚回一会儿家就是喽！"

碧霄三位娘娘。大伙儿就张罗在峰顶的大平石上给三霄娘娘[1]修庙，有钱的出钱，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又请了木匠、石匠、瓦匠、画匠各种手艺人，说干就干。

这一天，刚要动工，修庙的人们都聚在山上，忽然从西天飘来一朵祥云，云彩到峰顶上就停住了，从云彩里走出三个姑娘，大伙儿一看和那三尊塑像一模一样。有人说这是三霄娘娘显圣了，大伙儿赶紧跪下磕头。三个姑娘开口说："多谢大家为我们操劳。不过，你们都不宽裕，再说，闾山的石头也挺名贵的，你们不用花多少钱，只要开几块石头搭起来就够我们住了。"说完，驾起彩云又回西天了。

人们照着三霄娘娘的吩咐，开出了四块一丈多见方的大板石，三块做立框，一块做房盖，就这样，一个石头庙修成了，叫天仙观。天仙观里三尊塑像坐在正中，庙门上方刻了"三霄娘娘庙"五个大字。从那以后，西山沟就叫庙沟了。到了光绪年间，这庙又修建了一次，在庙门西首还长出了一棵松树，几年的工夫就长得有几丈高，七、八尺粗，人们叫它护庙松。传说那赶牛车的老头儿姓李，可究竟谁是他的后代，这可就无处查对了。

讲 述 者：刘振玉 男 满族 72岁 北镇县大市满族乡庙沟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刘广东 北镇县大市满族乡庙沟村 农民
岳鸿臣 北镇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1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镇

附 记：

北镇县新华书店满族干部刘广惠也讲过这个故事。

111. 玉泉寺的宝壶

（北镇县）

很久以前，在闾山玉泉寺里有一个镇寺宝壶。用这把壶装上庙后边井里的泉水，烧开沏茶，喝一口立时会觉得心宽气爽。所以，来玉泉寺降香的人，都想喝玉泉水沏的宝壶茶。

当年，广宁县的县官有个师爷姓黄，他爱钱如命，又凶狠又歹毒。人们当面叫他黄师爷，背后叫他"黄貔子"[2]。

---

① 三霄娘娘：即琼霄、碧霄、云霄，是道教系统的神。
② 黄貔子：黄鼠狼。

黄貔子听说玉泉寺里有个宝壶，煮出的茶清香可口，就起了贪心。他想：要是有了宝壶，用它沏水开茶馆，准能发大财。这天，他就带了几个当差的来到玉泉寺。

玉泉寺的长老叫普瑞，听说黄师爷来了，急忙迎出来。让进屋后，黄貔子对普瑞说："听说你们寺里有个宝壶，我想看一看。"普瑞让小和尚把壶拿出来，黄貔子一看这个壶银光闪闪的，馋得他摸来摸去，不舍得撒手。黄貔子说："这个壶借给我拿回去用一用吧。"普瑞一听，明白了黄貔子是要霸占宝壶。不给吧，惹不起他；给吧，又有去无回。普瑞想了想说："您要借壶能不借吗，我们这个小庙平日客人不多，有宝壶用处也不大。师爷交往广，宾客多，正好使用。今天师爷刚到小寺，这里有玉泉水和现成的青石炊炉，让小徒给师爷烧壶茶品尝吧！"黄貔子一听挺高兴，就随和尚们来到后院。后院水池里的水清亮得像面镜子，水里的金鱼游来游去，看得真真亮儿亮儿。池旁的柏树象把大伞，树底下是石桌、石凳，真好像到了仙境一样。这时，黄貔子捻着自己的几根黄胡子，得意地等着品尝玉泉水的宝壶茶。

普瑞对小和尚说："拿壶去井里打壶水烧烧！"小和尚拿下壶盖儿，把壶伸到井里。他看师父向他使眼色，还用手比划着，他明白了师父的意思，故意把手一松，壶就掉到井里去了。小和尚哭了，普瑞赶忙让人拿钩杆捞，捞了老半天也没捞上来。黄貔子让当差的捞，捞了半天也没捞着。别看这口井的水面离地才二尺多，可是杆子探不着底儿。气得黄貔子大骂："你们这群废物，不识抬举，等老爷有空儿，再找你们算帐！"说完，气哼哼地回衙门去了。

普瑞知道这口井通海眼，壶是没法儿捞上来了。第二天，他带着宝壶盖儿和徒弟一起云游去了。十多年后，他们到南海普陀山拜观音，坐上一条渔船，打鱼的边划船边打鱼，收网时觉得网太沉，师徒二人帮着把网拉上来。只见网内除了鱼虾外还有一把壶。普瑞一见又惊又喜，就从腰里拿出了壶盖儿，往壶上一盖，不大不小——正好！

打鱼的觉得很奇怪，就问是怎么回事？普瑞说："这是闾山玉泉寺的镇寺之宝，前儿年落到井里，这口井通海眼，没想到宝壶冲到南海来了。你看看——"打鱼的一看，壶上刻着"闾山玉泉寺"几个字，打鱼的就把壶还给了普瑞。普瑞带着宝壶重回玉泉寺，这时县官已经换了好几茬，黄貔子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又用这个壶烧水招待附近的农民、和尚和游山的客人。人们听说宝壶又找回来了，纷纷前来看宝壶，喝茶。

后来，普瑞又和徒弟带着宝壶出外云游去了，人们从那再也没有看见宝壶和普瑞师徒的影子。

讲 述 者：赵宋氏 女 满族 75岁 北镇县广宁镇 中学
采 录 者：赵 忠 男 满族 北镇县正安满族镇中心小学 教师
高中
采录时间：1981年3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镇

112. 锦州古塔

（锦州市）

你们都听说过，锦州有八大景，这八大景里有个“古塔昏鸦”。可你们知道为啥要修这个塔吗？

听老人们说，在古时候，西海龙王把一条吃人的蛟龙给锁在海眼里了。正在龙王要走的时候，那条蛟龙问：“龙王，我啥时候才能出去呀？”龙王想了想，回答说：“等到铁树开花的时候吧！”打那以后，蛟龙是天天想，天天盼哪。盼啥？铁树开花呗，他好出去呀！可他让龙王锁在挺老深的海眼里了，咋能看到铁树开花呢？

一晃又有几千年了，这个海眼慢慢变成了一口深井，井水可透亮了，一眼能望到底。井水可甜了，一窝蜜似的。不管是旱涝，井水老是那么多。十里八村的百姓都喝这井里的水，知道为啥吗？这水能治病！谁喝了谁就没病没灾，身强体壮，比药还灵哪。这事越传越远，后来，连百十里外的人家都来车到这拉水喝，没车的，也用肩挑。有的姑娘，为了能老喝这的神水，干脆就嫁到这疙瘩来了。

单说有一天，有个从外地嫁来的小媳妇到这井边挑水来了。这个小媳妇长得就别提多俊啦，跟个水葱似的，圆圆的大眼睛，红扑扑的小嘴儿，要多美有多美。她不光长得俊，心眼儿也好使，公公婆婆都喜欢她。那个小丈夫，更别提了，天天乐得合不上嘴。他们刚成亲三天，这个小媳妇就给一家人做饭烧水、担水劈柴，啥脏活累活都干。这天清早起来，小媳妇顶着三星就起炕了，梳洗打扮完了，早早就把饭做好了，等公公婆婆吃完饭，她把碗筷收拾利落后，挑起水桶，来到了井边。

这个小媳妇没嫁过来之前，就听说过这口神井，今儿可见着了，咋能不好好瞧瞧呢！她低头一瞅啊，呀！这井可真跟别的井不一样。咋不一样呢？你看，井沿是用铁做的，那一块一块的条石，般儿般儿大、一码色；那路面铺得是平平展展。她再一看井水，吓了一跳，咋一股凉气呢？哟，水可真清呀。难怪老人们说这井里的水是神水，真跟旁处不一样啊。想着想着，她拿起井绳，拴上水桶，正要弯腰提水，就觉着耳朵旁的一朵绒花要掉。这可是小丈夫给的呀，可不能掉到水井里。她伸手把花摘下来，搁到井沿上。真怪，花刚放到井沿上，就看见井里的水翻开花了！眨眼的工夫，从井里刮上来一阵旋风，井水咕嘟咕嘟直劲地往外冒，一会儿，就漫过了井沿，向四外流开了。小媳妇可真懵了，撒腿就往村里跑，井水流出井外，眨眼就没到脚面。

全村人一看，全都傻眼了，谁也不知道为啥井里往外冒水，一个个背着老人，抱着

孩子，呼爹喊娘，一齐向村外蹿。

这事惊动了村里的一个老秀才，他跑到门口一瞧，哟，神井冒水了，咋回事？也有点儿胆儿突突的①，可他到底是个读书人，懂得多，见得广。只看他捋捋胡子，眨眨眼睛，好像有点儿明白了。他蹚着没腰的水，朝井边走去。

老秀才到了井边，一瞅，呀，井里伸出一个长满绿毛的大爪子，爪子上还拿着一朵绒花，井里还有铁链子抖动的哗拉拉响声。这工夫，就听井里一个声音像打雷一样震耳喊着："西海龙王在不在？西海龙王在不在？"老秀才一听这话更明白了，他赶忙说："西海龙王还在！西海龙王还在！"怪了，老秀才刚喊了两嗓子，井水好像静多了。待了一会儿，井里又喊上了，"铁树开花了，我要出去！"老秀才赶忙抢过来那朵绒花，朝井里喊"铁沿不是铁树，绒花不是鲜花，你要再不回去，今天就把你杀了！"蛟龙听了这话，没嘘儿了。眨眼工夫，大爪子缩回去了，井水也不冒了。老秀才这才擦了一把冷汗，对村里的人说，"打这往后，谁也不许把花搁在井沿上。"大伙儿还真听话，从那以后，真没人再往井沿上搁花了。

后来，老秀才听说大塔能镇住这个海眼，就联名写了个万民书，请大臣奏请皇上修个大塔。皇上准奏，真在这个井上修了一个塔，还真没闹过事。

讲 述 者：孟庆祥 男 77岁 锦州市人 木匠 不识字
采 录 者：孟繁琳 男 41岁 锦州市剧团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孟庆祥家中

附 记：

锦州古塔位于城内北街，建于辽清宁三年（1057年），塔为砖结构，八角十三层，高约五十七米。因长年遭受风雨剥蚀，顶端已经残败。第一级保存较为完整，每面雕有一佛二胁侍像。

113. 蛇盘山和白塔

（黑山县）

在黑山县芳山镇境内，有一座方圆十多里的大山，人们管它叫蛇盘山。山上有座白塔。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退海之地，遍地淤泥，淤泥上面长着杂草，人走上去，就会陷到稀泥里去，连个尸首都找不着。

① 胆儿突突的，形容恐惧、担心的样子。

有一年，天神杨二郎担山来到这里，一路走得又累又乏。当时天已经黑了，他只顾往前赶路，没想到一只脚陷到稀泥里。他把这只脚拔出来，那只脚又陷进去了，累得他呼呼直喘。他想找个干地方歇一会儿，可是这里前后左右都是淤泥甸子，就只好咬着牙又往前走。走了一段，陷得更厉害，实在是迈不动步了。

没有办法，杨二郎只好放下担子，把扁担放在两座山上，坐在扁担上歇一会儿。坐着坐着就睡着了。睡梦中，就觉得天地都在往下沉。

等他一觉醒来，发现两座山已经沉进去一座了，那一座也只剩一半了。怎么办呢？难道自己辛辛苦苦把山担到这里，就这样扔在这儿？不行！杨二郎把扁担重新拴好，咬紧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往上担。只听扁担“咔咔”山响，可是那山像生了根似的，怎么担也担不起来。有啥招啊？只好把这座山扔到这里。

杨二郎怕自己担来的宝山叫别人得去，临走的时候，把他的扁担留下看守。原来，他的扁担是一条大长虫，叫金花教主。从此，人们管这座山就叫做蛇盘山。

金花教主留下后，每天都要在山前山后走几遍。饿了，就吃山中的野果，没有事儿的时候，把尾巴缠到树枝上，脑瓜朝下打秋千玩。

离蛇盘山不太远的地方，一条沟叫大巴沟，大巴沟里有一头独角大青牛。它头上的犄角是托塔李天王的塔，被大青牛偷来安在自己的头上当武器。

大青牛听说蛇盘山树高草深，有一天，它就闯进了蛇盘山，把草都给吃光了、把树也都给撞折了。

金花教主知道后，急忙赶来和大青牛打了起来。大青牛瞪着大眼睛，尾巴朝天哞哞直叫，向金花教主示威。金花教主也不示弱，用树木、石头做掩护，用尾巴抽打大青牛。可是，大青牛更不好惹，用犄角顶得金花教主鲜血直流。金花教主打不过大青牛，钻到石头缝里了、才没被顶死。

金花教主正在没咒念的时候，百鸟聚会，给它出主意来了。啄木鸟在一边说道：“得得得得，弄断它的犄角。”金花教主说：“那咋弄啊？”家雀说：“唧唧唧唧，那很容易，等它睡觉，再起妙计。”夜猫子说：“咪咪咪咪，我把信报。”

这天夜里，夜猫子看见大青牛正在睡觉，就赶忙回来告诉了金花教主。金花教主现了原形，偷偷爬到大巴沟。在山头一看，大青牛趴在沟里睡得正香呢。金花教主憋住呼吸，一点儿一点儿爬到大青牛身边，把尾巴缠到一棵大榆树上，用半截身子紧紧缠住牛犄角，浑身一叫劲儿，只听“咔嚓”一声，把牛犄角就给拽断了，可惜没从底根儿上拽下来。大青牛疼得从地上“腾”地跳起来，哞哞直叫，照着金花教主就顶过去。可是没有犄角了，金花教主不怕它啦。金花教主瞅准机会，用牛犄角把大青牛扎死了。大青牛死后变成一座山，半截犄角变成塔座，现在还在阜新县的大巴沟哩。

金花教主把半截牛犄角带回蛇盘山，就是现在山上的白塔。有人说，如果把蛇盘山

上的白塔和大巴沟的塔座子安在一块儿，正好是一座完整的白塔。

讲 述 者：贾凤英 女 61岁 黑山县芳山镇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纪艺本 男 33岁 黑山县芳山镇中学 教师 初中
采录时间：1985年2月
采录地点：黑山县芳山镇

114. 辽阳白塔

（辽阳市）

八百多年以前，也就是金朝那年月，在辽阳西部孤不伶仃地修起一座白塔，就像从地里钻出来的。传说是金世宗完颜雍为他母亲李氏修的。

在完颜雍下令官府建塔时，把天下的能工巧匠全都收罗过来，征集的民夫都数不过来，挤满了东京辽阳府的大街小巷。那个年月要想造这样高大的塔，可不像吹糖人那么容易，一时谁也拿不出个准主意。监工的糊涂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他心里明白，误了工期国法难容，必定脑袋搬家，憋得成天唉声叹气。从上到下一个个只是“张飞拿豆腐子”——大睛瞪小眼，愁眉苦脸伤脑筋。也是无巧不成书，说的是那么一天，冷丁地下起大雾，灰蒙蒙的，上拄天，下拄地，把个东京辽阳府盖个严严实实，雾气闷乎乎的好像把人蒙在鼓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眼见一位银白胡须的老头儿，大步流星地背着瓦匠家什，拨开浓雾，凑上前来。人们很觉稀奇，迎上前去问：“大伯，你老人家是不是前来修塔？”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好象冲着老头儿的肺管子，他立刻板起面孔，横眉竖眼地训斥说：“修什么塔，我已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说完这话，老头儿一甩袖子隐进雾里再也不见身影。别看大家伙儿碰了钉子，心里倒像打开两扇窗户：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屯土”建塔吗？待人们七嘴八舌地饶饶[1]完事，云开雾散。民夫按着白胡子老头儿的指点就干了起来。搬砖的搬砖，砌石的砌石，勾缝儿的勾缝儿，眼见着土堆往上长，塔也一节一节往上窜，没用多久，白塔就修成了。

白塔建成以后，不知过了多少年，是风吹雨打的呢，还是雷电冲击的呢，神不知鬼不觉地塔顶裂开个大口子，眼看越来越大，若不好好修上，塔就倒塌了。人们正在着急，偏巧有个挑担锔锅的老头儿在塔下经过，口口声声喊着：“锔大家伙咧。”有个好胜的年轻小伙子凑到老头儿跟前拔起犟眼子[2]：“老人家说能锔大家伙，你看，这塔尖裂了，你

① 饶饶：七嘴八舌地商量。
② 拔起犟眼子：抬杠的意思。

能锔吗?”说完把手往上一指。老头随着手势往塔尖瞟了一眼，顺嘴说道：“噢，就这么点小事!”说罢，担起挑儿，蹭蹭蹭几下爬上塔顶，立时起了一团浓雾，把个白塔罩在里边。只听叮叮当当地响着，就是看不到老头儿在哪干活儿。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吧，再也听不到什么响动，雾也散了，老头儿也不知跑到哪场去了。再看塔顶，严严实实，真的把缝儿锔上了。这事儿惊动了整个东京辽阳府。从此人们都在喊喊喳喳地猜想：这鬼斧神工的把戏，定规是当初帮助建塔出主意那个白胡子老头儿干的事儿。

讲 述 者：何东林 男 48岁 辽阳市文圣区 教师 初中
采 录 者：吴 非 男 满族 34岁 辽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58年
采录地点：辽阳市

附 记：

辽阳白塔在辽宁辽阳市白塔公园内，建于金大定年间，是金世宗完颜雍为其母贞懿皇后李氏所建。1990年重修，发现珍贵文物多件。

115. 望马台为啥又叫望宝台

（新民县）

在沈阳到承德的公路南面，有个老牛圈村。老牛圈西边有片土岗叫望宝台。相传清朝时，老罕王努尔哈赤为了争夺天下，在这儿建了一个军马场，养了几千匹战马。那些放马的兵士每天就站在这片土岗上看管马群，时间长了，附近的人们都管这片土岗叫望马台。那么望马台咋又叫成望宝台了呢?

在早，望马台南面有一个小村子，村里只有六、七户人家。有一家姓王的，当家人叫王老大。王老大年轻时死了媳妇，身边有一个女儿，名叫宝儿。宝儿这年十四五岁了，长得细眉大眼，白白净净的。王老大扑下身子① 起早贪黑侍弄庄稼，宝儿一双小手不拾闲儿地剜菜、煮饭、喂猪，爷儿俩的日子虽说过得不富裕，可也够年吃年穿了。

这一年秋天，有热心人撺掇王老大说：“宝儿眼看一年年大了，再过几年嫁人了，剩下你一个人多孤单!还是赶早再说个老伴儿吧。”王老大先是不愿意，架不住人三说两说，就心活了。打铁趁热乎，没几天，后老伴儿就娶进门了，后续的老伴儿姓张，张氏刚过门，对宝儿还不错，那是做给街坊邻居看的。时间一长，可就露馅了，不是嫌宝儿吃得多，就是嫌宝儿干活少，整天骂骂咧咧，哼鼻子瞪眼，不给宝儿好脸看。王老大开初还

① 扑下身子：弯下腰不抬头的样子。这里引申为辛勤劳作。

护着宝儿，到后来也叫张氏的枕头风吹晕了头，责怪起宝儿来，怪她不懂事，总惹后娘生气，让爹爹不省心。爹说宝儿，宝儿不言不语的，背地里没少到亲娘坟上掉眼泪。

就这样，张氏还看宝儿碍眼，又捅咕王老大赶紧给宝儿找婆家。王老大犯愁了，闺女再不好，也是亲生的呀，哪有不到岁数就打发出门[①]的呢？任张氏怎么催逼，他也没吐口。张氏见这招儿不成，又生一计。这一天，王老大下地回来，就见张氏爹一声妈一声地躺在炕上打滚儿。一问，张氏说心口疼得抗不住了。王老大赶忙请医抓药，煎汤熬水地灌下去了，不曾想，张氏反倒说疼得更邪乎[②]了。求医不成，王老大又去请神还愿，病情还是不见好。张氏这一躺就是四、五天，可把王老大折腾苦了。张氏看看差不多了，这天就把王老大叫到身边，说："昨天晚上，南海观音大士给我托梦来了，她说，能治好我的病的，只有一味药，就是宝儿的心！老头子，咱俩夫妻一场，我的性命可是全攥在你手心里了。你要是舍不得宝儿，咱俩的夫妻缘份可就到头儿了。"王老大傻眼了。他既舍不得老伴儿，又舍不得女儿，急得在屋地上直转磨磨。张氏在一旁不住嘴地拿话激他，王老大被逼急了，一想，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孩子又能在自己跟前转腾几年，还是保老伴儿的命吧。他一咬牙，应下了张氏。

第二天，王老大叫宝儿一块儿到村外剜菜。宝儿正想单独和爹说说话呢，想也没想，挎着猪腰子筐，带上家里的大黄狗，就和王老大出村了。平日里宝儿剜菜总是奔村西的野地，今天王老大出村却奔向了村东头的鲇鱼泡。宝儿心里纳闷儿，爹不是说剜菜么，咋奔水泡子去了？她问几声，王老大也不吭气，一直来到泡子边的苇子深处，王老大才停住脚。宝儿四下看看，不知爹为啥把她领到这来。没等她开口，王老大先落泪了，说："宝儿呀，神仙给你娘托梦了，她的病只有吃了你的心才能好，爹这么大岁数说个人也不易，你就成全成全你爹，救你娘一命吧！"宝儿听了，真像晴空里响了个炸雷，把她惊愣了。她怎么也想不到爹爹变得这么狠心。她"扑通"跪下了，哭着说："爹呀，你忍心杀我么？不能再想想别的法子？"王老大摇着头说："你娘的病全在你的身上，你不死，她能好么？"宝儿说："要是这样，我就离开家不回来了，躲得远远的，行不行？"王老大打着唉声说："不行呀！你娘非要你的心不可，她要见血呀！"宝儿见爹铁了心要杀自己，一颗心早凉透了，心想，"有后妈就有后爹"这话真是一点儿不假！自个儿的亲爹都这样，还活个啥意思？她"腾"地站起来，说："爹，你要能下得去手，就来取我的心吧！"王老大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早就备下的杀猪尖刀，冲着宝儿的心窝就要下手。就在这时，那只大黄狗"嗖"地扑上来，把刀扑落了，把宝儿和王老大都吓了一跳。再看大黄狗，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拼命用爪子抓着自己的胸脯，冲着王老大"汪汪"地叫着。王老大

---

① 出门：出嫁。
② 邪乎：厉害。

吃腥物。当年眼见着宝儿死了，眼下会不会是什么精灵化成宝儿的模样了呢？这么一想，王老大就用上心了，当宝儿又偷偷抓起一个牛饺子往嘴里送时，王老大瞅冷子就把宝儿的手攥住了，说："你说，你到底是谁？你若真是宝儿，怎么吃生食？"宝儿见被人抓住了把柄，就给王老大跪下了，哭着说："爹，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一年，我跳进村东的泡子里，就被泡子底的鲇鱼精收做了媳妇。如今，我已经是精灵之体，跟它过了三年，还养了孩子。可是我总想家。平时，鲇鱼精不许我上岸，今天夜里，我是乘它喝醉了酒才偷偷跑上岸来看你的，等接过了财神还得回去。"王老大平时想闺女都快想疯了，如今闺女回来了，他不管她是人还是精灵也得把闺女留下来。一听宝儿还得回到那冰冷的水泡子里，王老大急了，说："宝儿，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宝儿说："我已经是鲇鱼精的媳妇了，不回去哪行？"王老大哭起来，说："宝儿，你好狠心，你就可怜可怜爹这孤老头子，留下来吧！"宝儿为难地说："爹，你不知道鲇鱼精的厉害，等它醒了酒，发现我没了，那可就不得了了。"王老大听宝儿几次三番提起鲇鱼精，恨得直咬牙，他从柜底掏出当年那把杀猪的尖刀，红着眼说："我杀了它！"谁知，宝儿把王老大的话听拧了，看见爹拿出了当年那把尖刀，以为要杀她，吓得连孩子也没顾上抱，扭头就往门外跑。等王老大明白过来，宝儿已经跑出挺远了。王老大一急之下，也忘了撂下手中刀，随后就追了上去，边追边喊："宝儿，你别跑！你往哪跑哇？"宝儿边跑边回头，见爹爹手里提着刀撵上来了，她跑得更快了。眨眼工夫，宝儿已经跑到了村东的鲇鱼泡跟前。十冬腊月水泡子结了冰，整个泡子好像一面锃明瓦亮的大镜子，王老大心想，这下子宝儿可没处跑了。谁知，宝儿一上冰湖，冰上"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大缝子，里面水花直翻。只见宝儿纵身往水里一跳，那道冰缝子"咔嚓"一声合上了，激起的水花有一人多高。王老大看直了眼，等他来到泡子边上，溜平的冰湖上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哪有宝儿的踪影儿？王老大对着泡子哭喊着宝儿，嗓子喊哑了，泡子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王老大伤心地往家走，冷丁想起宝儿的孩子还在家里炕上呢。他心里一亮，不怕了，孩子在这呢，宝儿准得回来接孩子！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家，一推门，孩子好好地躺在炕上，包孩子的正是宝儿当年包头的红方巾。王老大抱起孩子，觉得不大对劲儿，打开红方巾一看，里面包的原来是一个小鲇鱼崽子。

从此，王老大好像丢了魂儿，天天坐在望马台上，对着鲇鱼泡叫着宝儿的名，让她跟爹回家。谁劝也不听，一坐就是一整天。王老大想闺女成了病，没过多久就死了。

村里人谁也忘不了王老大坐在望马台上哭闺女的惨样儿，打这以后，就把望马台改叫望宝台了。

讲 述 者：谭振山 男 63岁 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江 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

地。他这才来找闾阳驿的土财主。两个人见面一合计，就到石山站去了。

这两个财主来到石山站，面见了修铁路的官员，自报是“黄带子”，申明皇家以孝为本，修铁路掘墓是最大的不孝，要求改改道。翻译和外国人说了一阵，然后对两个财主说：“外国先生说改道要拐大弯儿，多用钢轨、枕木，负不起责任，人家不干。”这两个财主听完话，就把翻译拉到一边，小声嘁嘁了两句。他们嘁嘁的啥话呢？当然是请客、送礼又送钱了。老财主把翻译喂足了，翻译替他们出了个道眼①，也是小声嘁嘁两句，就把他俩送走了。

这两个老财主回到闾阳驿，就套车到盐店买了一车咸盐，拉到家里来，趁天黑没有人，“哗哗”地倒到井里去了。

第二天，修路的官员和外国人来到闾阳驿。土财主把他们请到家里，预备了好酒好菜，请他们吃饭。宾主坐下，互相敬酒让菜。外国人吃了一口菜一个劲儿咧嘴，和翻译嘀哩嘟噜说话。翻译对财主说：“这位外国先生说，你们这菜太咸了，咸盐搁多了，要茶水喝。”老财主说：“闾阳驿的水就是咸，不好喝。这菜没搁盐，水自来咸。”说完忙吩咐丫环倒茶。不一会儿，丫环端上一杯茶来。外国人因菜咸就用酒解咸，多喝了一点儿酒，渴得要命，接过茶杯就咕嘟咕嘟一口气搁进嘴里去了。喝完一叭哒嘴，茶也齁嗓眼儿地咸，又嘀哩嘟噜和翻译说上了。翻译又对财主说：“外国先生问你们吃水井在哪？”财主说：“井就在大门外，我领你们到门口看看去。”说完就陪着客人来到井沿，喊来伙计拿水桶打上一桶水来。外国人喝上一口，“噗”全吐了，和翻译又说了一阵。翻译说：“外国先生说这井水比海水还咸，太难喝了。”说完正要往屋里走，沟帮子的刘庄头来了。

刘庄头是养马庄头，常出外办事儿，对外边的新鲜事儿知道得多。他知道哪个地方修铁路建火车站，哪个地方的人就能发财，所以他总盼在沟帮子修火车站。这回听说闾阳驿的土财主不愿让修铁路，赶忙来找这个土财主探听虚实。偏巧来到门口，正碰上土财主陪着外国人在井沿尝水。土财主就把他向客人们一一作了引见，又将往井里搁咸盐的事儿小声告诉了他。刘庄头一听心里暗暗高兴，就随机应变地说：“我特意来请各位先生到我们沟帮子看一看，我们那地方的水特别甜，建火车站那是太适合了。”翻译向外国人翻了几句，又和当官儿的小声商量几句后，说：“外国先生说了，后天到你们那里去。”说完，官员们当天晚上又回石山站了。

这两个土财主把客人送走后，也没听出什么结果，虽然花了钱，还怕改不了道儿，就串通几家“黄带子”给皇帝写奏章。理由是：为了维护皇家“以孝治国”之本，不能掘坟修铁路，奏请皇上批准改道。写好后派人骑马星夜赶路送往北京城。

刘庄头离开土财主家就琢磨：外国人怕咸的，财主往井里搁咸盐；外国人最爱吃甜

---

① 道眼：主意。

的，我何不往井里搁白糖！他拿定主意，就在闾阳驿街上买了一车白糖运回沟帮子，趁天黑没有人，也“哗哗”地倒到井里去了。他又派人到广宁城里买回来各种名酒和猴头、鱼翅、燕窝、口蘑等干鲜海货山珍，又请来广宁有名的厨师。刘庄头对厨师再三嘱咐往菜里多加糖。

修路的官员们来到了沟帮子，刘庄头迎出门外，让进客厅。客人们看见满满一桌子名酒、好菜，特别满意。宾主坐下，举起杯来每人喝了一口，外国人夹了一点点菜，慢慢往嘴里搁，叭哒着嘴品尝滋味，觉得甜丝丝的，香喷喷的，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边吃边说，边说边比划，看样子是吃乐呵了。翻译对刘庄头说：“外国先生说你们这菜太甜了，就象搁白糖一样甜。”刘庄头笑呵呵地说：“甜，甜，沟帮子的水不搁白糖自来甜。”说完让了环端茶来。外国人接过茶杯，挨到嘴边试着喝，一尝，甜得很，咕嘟咕嘟一口气全搁进去了，一连喝了三碗。喝完还有点儿不相信，又和翻译翻话。翻译对刘庄头说：“外国先生问你们井里的水真是这么甜吗？”刘庄头说：“真的，真的。这井就在大门外。”说着就领着客人来到井旁，让伙计打上一桶水，大伙儿都尝了一口，外国人笑着和翻译又翻上了。翻译说：“他们说你们这井水太甜了，赶上白糖水了，这地方修火车站太合适了，回去合计合计，听信儿吧！”刘庄头说：“那太好了，火车站真要修在这儿，你们有啥事儿找兄弟我，我一定帮忙。”唠扯了一会儿，客人们又回石山站了。

修路的官员们回到石山站以后，决定写奏章奏请朝廷批准改道。圣旨批下来，准奏改道。

修路的官员接到圣旨后，就从石山站向东测量，躲开了闾阳驿，在沟帮子拐了个弯儿，又抛开广宁、黑山，拐到大虎山，经过新民县到了奉天。一共花了两年时间，到光绪二十八年全线修通。

沟帮子修建火车站，刘庄头没白往井里撒白糖，当时就捞到了好处。车站盖房子用砖，他开窑卖砖；工人买房住，他又盖了二百多间房子出租；人多了，需要吃的穿的，他又开粮米、布匹、杂货铺。沟帮子铁路修好了，交通方便，人口越来越多，刘庄头的买卖也越来越兴隆，日子更富了。

早先年，闾阳驿是个大驿站、大集镇，人多，热闹。现在，只因不通火车，就不如沟帮子繁华了。如今，人们提起“沟帮子拐弯到奉天”这句活，都埋怨当年的土财主把铁路给拐跑了。

讲 述 者：张焕礼 男 75岁 北镇县沟帮子百货商店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张志强 北镇县文化馆 干部
　　刘克刚 北镇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5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广宁镇

117. 演武台和万岁松

（绥中县）

在九门口有座演武台，又叫点将台。这演武台是一个圆形的大台子，足有三丈多高，台顶也有两丈多宽。那登台的八十一级台阶，随着圆形的外墙，一直通向台顶，在台顶上还修有一座两间的小房。奇怪的是，演武台顶上，还长着一棵一丈七八尺高，一搂多粗的大松树。大松树就像一把大伞，把个演武台遮得严严实实。可是，世世代代镇守九门口的官儿，最大的是把总，手下不过三十几名兵丁，根本用不上什么演武台来点将练兵，那么这演武台究竟是为谁修的？那棵大松树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明朝戚继光当蓟辽总兵那时节，来到九门口巡察，见这九门口地势险要，就拨下银两命令随他巡察的地方官刘知县修筑九门口的过河长城。这一下可难坏了刘知县，一急之下，病倒在床，四方寻医也没治好，眼看要死了。这时来了个老道，指点刘知县：只要求助关老爷就行。刘知县立时挺起精神，到关帝庙内烧香求神，一连三天，那关帝还真的显了灵。本来刘知县只征集了不多的民夫，可到了修城的时候，那干活儿的人呼呵喊叫，就象有千军万马，几夜的工夫，九门口过河的长城就在九江河上修了起来。

修完这段长城，上边拨下来的银两还剩下不少。刘知县寻思，多亏关帝显灵，帮我修好长城。那关帝过去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如今他坐在那小小的关帝庙内，也没有个操练兵马的地方，我不如用剩下的银两给他修个点将演武的场子。这样一想，就让人在河边的一大片空地上，开了个几十亩地的演武场，在演武场的南头修了这座演武台，在演武场的北头还修了一个十几丈长的大影壁，好留给关帝显灵时操练兵马用。

演武台修好后，刘知县前来察看。他一步步登上那八十一级台阶，来到台顶。这时正是烈日当空，晒得刘知县脸上直淌大汗珠子，身子无处藏无处躲。刘知县心想，这一年四季，不光有烈日晒，还有刮风下雨呢，关帝登台演武哪能受得烈日照晒，风吹雨打呢？如今关帝已成神了，更该十分威武才对，他就命人在台上安放一把坐椅，在坐椅后边还装了一把皇帝出巡时用的那种大遮阳伞，以备关帝点兵时用。

可是，没过几天，那把遮阳伞就被风雨吹打坏了。守城的把总急忙到县衙门向刘知县报信儿。刘知县让人再放一把伞，把总说："要是再放，用不几天还得换。"刘知县也觉得是这么个理儿，可一时又想不出啥好办法。这时，那把总说："刘大人，凡人只能活几十年，关帝是神，不知要活几万年。我看不如把山上的松树栽到台顶上一棵，那松枝

如伞，松活万年。这样，不是能万世永存吗？”刘知县连连点头，就命人上山，选了一棵同伞一样的大松树，栽在演武台上，每天派人浇水看管，那松树很快就扎根成活了。说也怪，松树本来就长得很慢，可这棵树却非同一般，没几天工夫，就把个演武台全给罩了起来。

后来，有一年万历皇帝东巡，来到这九门口，亲自登上演武台点将演武，还把那棵遮阳松取名叫“万岁松”。

直到现在，那座演武台还在，那棵伞一样的大松树，还长在那高高的演武台上。

讲 述 者：张建西 男 44岁 绥中剧场 干部 初中
采 录 者：刘凤金 女 绥中县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7年10月
采录地点：绥中县

118. 洪 月 娥 楼

（北镇县）

在医巫闾山脚下，罗罗卜乡吴屯村北边的山峰上，有一个石门子。在石门子东边峰顶上，当年有一座庙，就是人们常说的洪月娥楼。这个洪月娥楼造在峭壁悬崖上，东、南、北三个墙角抓在砬子上，西边的墙脚是悬空的，被一棵谁也叫不上名字，像树又不是树的东西支撑着，说是叫万年蒿。山下有眼井，井口斜歪着，叫“搬倒井”，还有插旗杆儿的石桩子、马蹄印等。

早在唐朝的时候，长安城里住着一个姓洪的大官，是个忠臣。因他得罪了皇上的小舅子，被正宫娘娘陷害，遭到灭门大祸。可怜洪家上百口人，被杀得鸡狗不留，只逃出个小姐叫洪月娥。洪月娥从小聪明伶俐，喜欢舞枪弄棒，长大后，出落得又苗条又水灵，还练得一身好武艺。灭门抄斩这天，她是女扮男装，杀开一条血路逃出来的。她逃出了京城，东藏西躲，最终跑到了医巫闾山。洪月娥见这里山高林密，容易藏身，就留了下来，在这里插旗造反，招兵买马，占山为王了。

别看她出身有名望的人家，如今又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山寨王，她对老百姓却特别好，老百姓都拥戴她。人们看她住的地方太简陋，就凑了些银子，要给她盖座楼。楼盖在了山尖上，盖着盖着，山石突然坍下了一大块，楼的西墙脚悬了空，洪月娥怕出乱子，

就不让大伙儿再盖了。

碰巧这时边关告急，皇上召集文武大臣们合计退敌的办法，可惜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能挂帅出征的。皇上着了急，命人四处张贴皇榜招集能人。有个叫罗章的年轻人，满身武艺、愿意为国出力，揭了皇榜。皇上要封他当兵马大元帅，可他说："我虽有武艺，没有计谋，只能冲锋陷阵，不能指挥千军万马，当不了元帅。"皇上发愁了，问："那怎么办？"罗章说："听说闾山有个女寨主，文武全才。"皇上挺乐，叫罗章去把她请下山来。

罗章立即出发，马不停蹄，来到闾山，上山拜见洪月娥。一看洪月娥的山寨，兵强马壮，再看洪月娥的长相，九天仙女也比不上她，罗章心里就喜欢上她了。

罗章把皇上的旨意向洪月娥一说，他寻思洪月娥一定能满口答应立刻下山。哪曾想洪月娥不干，说："有那昏君，我就不下山。"罗章不知道她的身世，就劝她说："你不为皇上着想，也得为老百姓着想。你虽是个有能耐的山大王，却不如我一个平常人懂得情理。"洪月娥一听、气更大了，举拳就打，罗章招架不住、只好下山去了。罗章走后、洪月娥哭了，她说："为国尽力是我的本意，可是我的家仇未报，怎能下山！"

罗章并没走，又几次三番地上山来请洪月娥。洪月娥被他缠得实在没办法，就指着修到半道儿的楼对他说："你实在让我下山，你得修成这座楼。"罗章乐了，修座楼算个啥。可到楼前一看，心凉了半截，这样的楼就是鲁班爷在世也难修成啊！那悬空的墙脚下面是万丈深涧，神人也砌不成地基。他愁得没办法，天天在楼跟前转游。这天、他实在转游乏了，倒在楼前睡着了。睡得正香呢，觉得有人拍他肩膀。他揉了揉眼睛，见眼前站着个白胡子老头儿，对他说："快醒醒吧，山西那边有棵万年蒿，能顶住西墙脚，没有大车办不了。"罗章很感激，忙给老人磕头，老人返身就走，边走边说："你还不快去！"罗章还想问点儿什么，只是说不出声来。看老人走了，他一着急，醒了、原来是个梦。他觉得这个梦有来头，就急急忙忙往山西边跑去。

山西边是深山老峪，豺狼虎豹成群。罗章不怕，狼来了用箭射，虎来了用刀砍，在山里一连转了几天几夜，终于在一个大碰子边上，找到了一棵像树不是树，又叫不上名字来的东西。这一定是白胡子老头儿说的万年蒿了。罗章很高兴，伸手就去拔。可怎么拔也拔不下来，越拔越长，越拔越粗，一直伸到山下。猛地，罗章想起了白胡子老头儿说的"没有大车办不了"的话来。他到山下屯子里借来了一辆大车，用绳子绑住了万年蒿，拴在车后边，他抄起鞭子照着马"啪"甩了一鞭子，喊了声："驾！"真怪，万年蒿被拔起来了，稳稳当当地落在大车上。他赶着大车，乐颠儿颠儿地直奔洪月娥的山寨来了。

走着走着，一座大岭横在了前面，大车过不去。罗章心里一急，就对这大岭说："为了请洪月娥下山，你让开路吧！"这时，就听大岭闷声闷气地说："路是开的、不是让的！"罗章跳下车，咬着牙，瞪着眼举起了手中的鞭子，手起鞭落，就听"啪！咔嚓！哗啦啦！"

大岭真的从中间裂开了，一条大道出现在眼前。罗章赶着大车，过了这道大岭。

再说洪月娥，从打罗章走后、天天在山头上观望。这一天，她又来到山头，正看见罗章一鞭子打开了山门，禁不住拍手叫好："好一个英雄鞭打石门开！"从这，这个地方就叫"石门子"了。

大车又往前走，走着走着，马冷丁不走了，扬起脖子"唆唆"乱叫，咋用鞭子打也不走。罗章只好跳下车。原来道旁有一眼井，马走渴了，看见井要饮水。可井口小，马脑袋伸不进去；就是伸进去也喝不着，水面离井口很远。罗章心里着急，就对井说："为了请洪月娥下山，让水面升高点儿吧。"这时，就听井里瓮声瓮气地回答："不搬井口，水面升不高。"罗章就运足力气，伸出右手搬井口，就听"嘎吱"一声响，井被搬斜歪了，水面正好漾到井口，马扎下头去就喝，喝个足。然后，罗章就快马加鞭上山了。

这些个事，都被山头上的洪月娥看在眼里，她心里一阵阵发热，连夸罗章，说了句："好一个英雄单臂搬倒井！"从此，这眼井便叫"搬倒井"了。

大车到了山上，洪月娥满脸通红地迎上前来，罗章见了，也不知浑身哪来的力气，抓起万年蒿就往楼的西墙角甩去，不偏不斜，这万年蒿根朝下一扎，就扎进山涧里去了。它的梢正好支住了悬空的墙角，楼就能继续修了。罗章对洪月娥说："一棵万年蒿，顶住楼西角，楼完工了，你可得下山。"洪月娥用手捂住脸小声说："不光是下山，我还想请你……归楼呢！"罗章没听明白她的话，以为洪月娥又变了主意，气得眼瞪得溜圆，拔出剑来，就要跟洪月娥相拼。洪月娥用剑轻轻一挡说："我说的'归楼'，是要和你结为夫妻，你要是不同意，咱就杀个你死我活。"罗章巴不得呢，还能不同意？早把剑扔了。

楼修成了，百姓请洪月娥起个名字，洪月娥说："还是让罗章起吧。"罗章也不推让，说："我看就叫'洪月娥楼'，因为楼是给她修的。"

洪月娥楼是修成了，可洪月娥并没住上一天，就和罗章一块儿去边关杀敌去了。从此，洪月娥再也没有回来，当地老百姓想起她时，就到洪月娥楼来看望。

从唐朝到现在，有一千多年了，这洪月娥楼虽说早就倒塌，但墙根子还在。那棵万年蒿，还长在山上。山下的"搬倒井"，山西面的"石门子"，洪月娥造反时插旗的石桩子，也都还在。

讲 述 者：李有财 男 满族 54岁 北镇县鲍家乡窑上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吴殿英 女 北镇县人大常委会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5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鲍家满族乡

119. 鼠 仙 堂

（沈阳市）

很多人都知道，在盛京① 大西边门外有一座太清宫，老多年以前，这院的后身还有过一座鼠仙堂。一般人听了都觉得奇怪，说过去有狐仙堂，黄仙堂，咋还有人修鼠仙堂呢？

明末清初，关内兵荒马乱，连年荒旱，许多人在家乡活不下去，就推着侉车子②，挑着担子，拉着妻儿老小闯关东。在难民堆里，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叫毛二，他跟着娘一路上吃了老多苦，才来到盛京。娘俩一撒目，砖城里没地方落脚，就踅摸③ 到大西边门外，在太清宫后身找到一间没人要的小破房住下了。外乡人乍到生地方，又没有三亲六故可以投奔，指靠啥活呢？母子二人只好提溜个破瓦罐子，沿街讨要为生。

那咱④，在大西门里路北，有一座三盛源粮店，门市挺阔，买卖也兴隆，是盛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买卖。单说这粮店的后大门，在门东摆着一块半人多高、四棱四角的大石头。十个小孩儿有九个贪玩儿，毛二去要饭从这过，不即不离儿⑤ 就爬到那石头顶上玩儿一会儿，一来二去玩儿上了瘾，觉着拉下一天没去就像缺点儿啥。有一天晚上，不知从啥地方冒出个穿着青大袍的白胡子老头儿，天擦黑儿就钻出来坐在石顶上，一晃过了三个月，他连溜儿坐了九十天。毛二为这事挺生气，搁心里埋怨这怪老头儿，不该占他玩儿的地方。他天天去石头那看，盼望老头儿快些走。

这天晚上，毛二又到石下瞅，一抬头，乐坏了，那个怪老头儿今儿个没来！他刚要往石头上爬，突然听见“汪汪”狗叫，一撒目，见西北墙角围着一群野狗，在你争我夺地撕扯什么。毛二好奇，撒丫子就跑了过去。狗见人来吓蹿了，他跑到近前一看，哎呀，这不是天天坐在石头上的老头儿吗？他咋酒气熏天地醉倒在这里了？他身上的大袍让野狗掏破了，脸也磕出血了，得赶紧让他回家去。毛二想到这，忙喊：“老大爷你醒醒，老大爷你醒醒！”他喊了半天没动静，急坏了，担心老头儿趴在这，会出个三长两短，就哈腰把老头背在身上，半拖半拽地捞到家，叫开门。毛二娘端着小油灯，迎出来一瞅，问：“小二，你背的是谁呀？”“一个老头儿。”“他咋啦？”“喝醉了。”

毛二娘是个好心人，急忙帮儿子把老头儿放在土炕上。过了三天三宿，老头儿才醒，

---

① 盛京：沈阳在清时称盛京。
② 侉车子：一种木制的独轮小推车。
③ 踅摸：寻找。
④ 那咱：那时候。
⑤ 不即不离儿：经常地。

他睁开眼睛就问："这是哪里呀？"毛二说："这是我家。""你是谁？""我叫毛二。""我咋会躺在这里？""您已经醉倒三天了。"这工夫，毛二娘端来一碗白开水，对老头儿说："咱家穷，没有茶待客，您就喝一口热水润润嗓子吧。"老头儿喝完水点点头，说了声"以后必有重谢"就走了。

转眼过了七八年，毛二长成了大小伙了。这阵子，他靠卖短工养活老妈，总算能混个一温半饱，有件囫囵衣服穿的。一天晚上，毛二娘俩挂着① 节省灯油，吃了晚饭就早早趴在炕上睡下了。正在娘俩要睡实还没睡实这夹当，忽然跑来一辆马车，车把式"吁"了一声，就在门口停下了，紧接着有人叫门："小二，睡下了吗？""谁呀？"毛二问。"你打开门就知道了。"毛二披上衣服，光着脚丫打开门。他娘点着灯往外迎，一瞅来人就愣住了，原来是前几年救下的老头儿。他一进屋，就乐呵呵地问："一别好几年，恩人好吗？"毛二娘说："还好，请炕上坐吧。""不啦。我今儿个来，想把你娘俩请到我家坐坐，能赏个脸吗？"毛二娘明白老头儿的意思，可她不是那施恩求报的人，就推辞说："深更半夜的，就不给你添麻烦啦！"毛二也这么说，可老头不答应，硬是把他们娘俩推出门外，搁到车上。刚坐稳，就见车把式把鞭杆一晃，拧了个鞭花，那四套红缨白马，就翻蹄亮掌，象飞箭似地跑了起来。娘俩想知道去哪，就往车外瞧，四处一撒目，车篷子遮挡得溜儿严，只好闷坐在车里，听耳边呼呼风响。

约摸有半个时辰，马车停下来，娘俩下车一瞅，来到了一座青堂瓦舍的四合套大院儿，那老多穿红挂绿的男公女妇，站在大门两边，笑盈盈地把他俩让进上房。一坐下，小丫环就把沏好的茶水端上来了。这时，老头儿对毛二娘说："我今儿个把恩人请来，想和你们商量件事。我有个女儿叫玉翠，眼下十七没出阁，要不嫌弃，就让她和小二结为夫妻吧。"毛二娘乍听挺乐，细琢磨有些不妥，忙说："我家太穷，孩子到我家会跟着受罪的，这门亲事不能做。"老头儿听了哈哈大笑，说："穷不扎根，富不长苗，穷会变富的！小二，你的意思呢？"毛二早就臊红了脸，眼盯着他妈没言语。老头儿又笑了，问："小二，你是不是怕我女儿长得丑，配不上你呀？"毛二摇摇头。老头儿冲里屋喊："翠儿，快过来！"随着话音，玉翠就从里屋走出来了。毛二娘俩搭眼一瞅，心里就活了，这姑娘长得真俊，象天仙女似的呢！老头儿追问："小二，我这女儿可是嫁不出去？你要乐意，就摇头不算点头算吧。"毛二听了，没摇头也没点头。毛二娘知道儿子是等她发话，搁心里一掂量，觉着老头儿挺诚恳，姑娘也称心，就对毛二说："二呀，只要你乐意，我没啥可说的。"毛二见他娘吐口了，忙把头点了三点。老头儿见了又哈哈大笑，一招手，小丫环就把酒席宴菜摆上了。那席面，全是人间没有的山珍海味。大伙儿团团围坐，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唠。老头儿告诉毛二娘俩，别为喜事预备啥，说等他选好了日子，就把玉翠送

① 挂着：想着，惦记着。

去成亲。眼看着鸡叫了，老头儿才用马车把娘俩送回家。

事隔三天，那晚上月亮刚出来，毛家门外鼓乐喇叭一响，老头儿就用一乘花轿，把玉翠送来了。

玉翠过了门儿，对婆婆孝敬，对丈夫体贴。这天，她对毛二说："你朝天每日[①]地打短工，受人支使挣不多少钱，我看就别干了。"毛二问："你要我闲在家里？"玉翠说："咱开个小粮店吧。"毛二叹口气，说："唉，无本难求利呀！"玉翠抿嘴一笑，说："本钱我这儿有，你就快去张罗租铺面吧。"毛二心里有了底，出去就租了三间门市房，进了一车粳米、两车白面就开张了。说来也怪，进来的那点儿米和面，卖出去八大车不见少。毛二问玉翠是咋回事，玉翠只是吃吃笑。

从打毛家粮店开张，前面提过的三盛源粮店，买卖就一天比一天回旋[②]，没到半年赔了个地了场光[③]，店门一锁就黄铺了。

毛家这头儿，可是另一番光景，那买卖越做越兴隆。也就是三年来的，就由小粮店开到大粮店，由大粮店开到大商行，眼瞅着暴发起来。毛二当了阔老板，就起了个大号毛洪生，他的商行也随着得名"洪生商行"。

一晃，洪生和玉翠都七十多岁了，当太爷、太奶，子孙满堂了。这天，毛洪生悄悄问玉翠："咱俩做了几十年夫妻，有些话，你就别再瞒着我了吧。"玉翠说："其实呢，我就是不挑明，你心里也有谱。我家是鼠仙，曾保过三盛源粮店。没曾想，那老板发财以后忘恩负义，拆除了仙堂，把爹爹逼得在石头上蹲着。那天晚上，他觉得心里憋屈多喝了点儿酒，多亏你仗义相救，才保全了他的性命。他知恩报恩，这才把我嫁给了你，保你家得来今天的富贵。常言说，没有不散的宴席，我担心咱俩有一天去了，儿孙们会忘记毛鼠两家这段情意的！"洪生问："用啥招儿能让他们不忘呢？"玉翠说："建一座鼠仙堂，留个念想儿[④]吧！"毛洪生连连点头，当时就打发人买来上等砖石木料，雇用能工巧匠，在老房场建了一座鼠仙堂。又过了十多年，那天，洪生和玉翠把孙男弟女叫到跟前，再三嘱咐要好好保存仙堂，别断了香火。说完，老公母二人就登上几十年前那辆马车，奔砖城里的啥地方去了。

讲 述 者：薛天智 男 54岁 沈阳市于洪区建筑公司 工人 初中
采 录 者：刘 敏 男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8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于洪区

---

① 朝天每日：每天每日，日复一日。
② 回旋：倒退，一天不如一天的意思。
③ 地了场光：原意是地里的庄稼拉完了，场院的粮食入库了，这里引申为一切东西都没了。
④ 念想儿：纪念。

120. 断　仙　桥

（沈阳市）

早年间，在沈阳砖城外西北角儿，有一座五、六丈长的石桥，叫“仙人桥”。那一带原先是很荒凉的，只有一个小村落。靠近砖城，有一条很宽的护城河。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景致可好啦！进城的人走到那里，都要歇一歇脚。出城的人走到那里，也要歇一歇脚。那里有个挂着酒幌的小店，就成了来往行人落脚的地方。

这家小酒店的主人姓什么，谁也说不清了。反正别人都叫他小二哥。别看他家的酒店不大，可是自家酿酒自家卖，又独得家传，酿出的酒很有名气，到这里喝酒的人接连不断。一天，有两个穿着长衫短褂，夹帽上结着红疙瘩的老头儿走进店来，要些酒菜，对面坐着边唠边喝。一会儿小声地说着什么，一会儿又哈哈大笑。也许是在兴头儿上，这两个老头儿一连喝了十壶，一点儿不醉。喝完了，没付钱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小二哥急忙跟了出去，刚要喊，又一想，不行！怕是朝里的什么官，不敢惹，就自认倒霉吧。到了下晚儿，拉开钱匣一数，咦？白天的酒客没见增，银钱可多了不少。打开酒缸一看，酒也不见下，心里很是纳闷儿。隔了一天，那两个老头儿又来喝酒，一喝又是十壶，俩人自说自笑从不与外人搭话，随后还是起身就走。小二哥想，看他们的样子不像给不起钱，他们能来第二次，以后还会来，等我摸到底细，一起算帐也不晚。到了晚间再一查钱，看酒缸，又都增多了。小二哥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心里合计：是不是和那两个老头儿有关系呢？虽说弄不出因由，反正钱多酒满没赔本就行呗！又隔了一天，两个老头儿又来喝酒，小二哥是好酒好菜满招待，他压根儿不想再要钱了。

从此以后，那两个老头儿是常来常往，每天的酒客也多起来了，小店里常常是挤挤压压，生意格外兴隆。小二哥一个人在前屋都招呼不过来，又雇了两个伙计。这还不说，好几个月不酿酒，缸里的酒总是不见少。可是，小二哥对那两个老头儿的忽来忽去一直纳闷儿，现在店铺里雇了伙计，他能脱开身了，就想察看个究竟。有一天，老头儿喝完酒走了，小二哥急忙偷偷地跟在两个老头儿的后边，左拐右转的，走进了一片树林，出了树林刚到了河边，这两个老头儿就不见了。他往东南岸的城墙转角处仔细一看，仙人洞前边的狐仙庙里烟火挺盛，他灵机一动，这准是狐仙在保佑我发财呀！他想：只要用好酒好菜把仙人伺候好了，我家的酒缸就多咱不缺酒，那就往外批发卖大份儿挣钱了，何必天天忙着答对那些来往的散乱酒客呢？又想，护城河又深又宽，隔着南北，到了阴天下雨就更不好过，应该修座桥，也好让仙人来去方便。主意拿定，就到城里干石桥胡同

的石铺买了一批石料，动工修起石桥来。

石桥落成这天，小二哥雇来一伙儿吹喜的，又大放鞭炮，给石桥披红挂彩，真热闹。当时题名叫“仙人桥”。大家问小二哥为什么叫仙人桥？他只是笑，不回话。随后又把门前的小酒幌摘了下来，换上了“永泉酒店”的牌匾，大家闹哄一阵子也就散了。小二哥听人称道他“二爷要发大财了”，心里美滋滋的。可也怪，打那以后，不知怎的，再也没有酒客登门，那俩老头儿也不来了。没几天，酒缸干得底朝天。他这才露出修仙人桥的真意。大家都责备他不该断绝那些来往的众多酒客，他们才是供你发财的仙人哪！众人又把那座石桥改名叫“断仙桥”。后来由于城市不断扩大，护城河填平了，石桥也不存在了，可断仙桥的传说还流传至今天。

讲 述 者：何杨氏 女 72岁 沈阳市人 家庭妇女 小学
采 录 者：王庆丰 沈阳市图书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

121. 大 石 桥

（营口县）

大石桥① 这地方，原来不叫大石桥。听老人们讲，是先有路家店，后有大石桥。这里还有个故事呢。说是早先年，这里山连着山，山上的树密密匝匝的，没人敢进去。山下是一片荒草地，没有人家。后来在南头十字街酒厂以东的地方，有了十几户人家，成了一个小村落。有一家姓路的开店，这个小村落的人们就叫它路家店。紧挨路家店西面有条淤泥河，咋叫淤泥河呢？传说那河水是观世音菩萨瓷瓶中的圣水，圣水流到哪儿，连石头都挡不住，全变成泥沙。这条河水湛清湛清的，一眼可看见河底的淤泥。别看河是淤泥河，河底可挺结实，人过马走，从没有陷进去的，大伙儿都说是菩萨保佑过河的人。有一年上秋的时候，从打河西来了一个老头儿，过河时让河水激了一下，住到店里就病倒起不来炕了。路家店的掌柜害怕老头儿死在店里，想撵老头儿，没好意思张口。一来二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老头儿的病竟然好了起来，却欠下路家店十两银子。

路家店跟老头儿要，老头儿说：“我身上也没有这十两银子，这样吧，我给你们凿个

① 大石桥：地名，今营口县县城。

石头。”老头儿说完就从山上凿了一块大方石头，交给路家店的掌柜，对他说：“你家门前的这条河，人们来来往往不方便，今年官家准能修大桥，到时候我送你的这块石头，就能派上用场。要有人来用你这块石头，你要十两银子就行。”路家店的掌柜半信半疑的，只好让老头儿走了。

进间不长，官家真就在路家店门口修石桥了，监工的什么料都预备了，就差柱脚石没有，开不了工。他派人四下找一找，没想到路家店门口有块柱脚石，监工的就找路家掌柜，要这块石头。路家掌柜挺奇怪，心里话，这老头儿说话咋这么准？就对监工的说：“你怎么偏偏看中我家这块石头？”监工的说：“不是我看中你这块石头，你这块石头正是我修桥非用不可的，到别处找也没找到，你就要个价吧。”路家掌柜心想，这块石头就算有用，也不值十两银子，可那老头儿叫我要十两，我就要十两，看他给不给。拿定了主意，路家掌柜的就说：“我这块石头是一个老头儿送的，你非要不可，就给十两银子吧。”监工的见路掌柜疑疑迟迟的，不知啥原因，正怕他不卖，听他张口要十两银子，也不管是多是少，怕他反悔，赶紧给路家掌柜的扔下十两银子，把石头抬走了。

做买卖的人都不怕多，路掌柜见监工痛痛快快地给了十两银子，把石头抬走了，心里真就后悔了。他想，我再多要十两八两的，监工的也能给。东西不论好坏，缺者为贵。别说多要十两八两的，就是三十两二十两也得给我。路家掌柜的这么一想，越想越后悔得不得了。他对家里的人说：“走，咱们去找监工的再多要俩去。”路家掌柜领着人找到监工的，说：“我这块石头不卖了。”监工的问：“怎么不卖了？”掌柜的说：“卖赔了。”监工的心想，十两银子也不少哇，就问：“你还想要多少？”掌柜的见监工的这么问，以为要多少都能给，开口就要五十两，把监工的气坏了，说：“你别寻思你那块石头是个宝，做柱脚石还兴不行呢，你不卖就搬走吧！”路家掌柜的一听，也来了气：“不卖就不卖，看你没有柱脚石咋修桥？”他叫上店里的人，就去搬石头。没曾想，石头安在桥上，怎么也搬不动。见了这情景，修桥的人都问路家掌柜这块石头的来历。掌柜的一说，大伙儿都说那老头儿就是匠神鲁班。

打这往后，据说发多大的水，也从不敢冲这座石头桥。这座桥下淤泥河的水憋多高，也不走桥面；水多急，桥也纹丝不动。

讲 述 者：陈洪林 男 55岁 营口县大石桥镇政府退管办 干部
采 录 者：毕晓纬 女 营口县大石桥镇党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营口县大石桥镇

122. 鸭绿江桥

（东沟县）

在丹东的鸭绿江上，原先有两座大铁桥——老桥和新桥。老桥是在清朝宣统三年修成的，新桥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修的。美国侵略朝鲜的时候，飞机把老桥炸了，如今只剩下几个桥墩。当中那个桥墩和别个桥墩不一样，别的是扁圆的，它是圆的。这个圆桥墩是老桥开关的底座。提起老桥开关来，还有个故事。

在修老桥的时候，丹东码头设在东尖头，大大小小的船都在那儿装货卸货，上客下客。宣统元年，要修桥了。修桥的工程师是广东人，他见鸭绿江上大船小船来往不断，修了桥，小船能在桥下过；大船身高，就上不来下不去了。从海里来的大船，都得挡在桥下边，进不了东尖头码头。这位工程师很有学问，他把大桥修成了活的，在那个圆桥墩上安上机器，能开能关。他有一堆钥匙，大的比锅铲子还大，小的比绣花针还小。这一套钥匙是连环套连环，少了哪一把都不行。把钥匙对好锁眼儿，圆桥墩上的桥梁就和别的桥梁分了家，慢慢地横了过来，大船就能上上下下随便过。再把钥匙对好了锁眼儿，那节横过来的桥梁又慢慢地顺了过去，和别的桥梁接上了，接得严丝合缝，火车照样在桥上跑，一点儿妨碍也没有。

这位广东工程师在这儿掌管大桥开关，一直掌管了二十来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了安东。这座大桥是经过朝鲜通往日本国的嗓喉咙，大桥要是卡住了，他们的枪炮、子弹、给养往咱东三省运就费劲了。他们一占安东，就先派兵把大桥两头把住，谁也不准上桥。那位广东工程师也叫日本人关在机器房里，不准下桥。

这时候，有个日本人来到机器房，进门先带三分笑，他对工程师说：“我们的太君派我来给您当‘包役’①，吃的、用的……保准叫您满意。”

这个日本“包役”又勤快又热心，一天三顿给工程师送好菜好饭，点心、水果不断。吃完饭，茶水端来了，到晚上，洗脚水打来了，伺候得尽心尽意。可有一件，就是不让工程师下桥，他说：“太君吩咐啦，您不要下桥，别叫坏人把您害了。”

那时候，大桥一天开四回，一回一个钟头，顶钟点开，顶钟点关。一到大桥开关的时候，这个日本“包役”更是上心，连眼皮也不眨巴一下，紧盯着工程师手里的那些钥匙，哪把先用，哪把后用，哪把对哪个锁眼儿，他看得认真、仔细，一点儿不漏。

工程师心里明白，这个日本人名义上是“包役”，其实是一当看守，二来偷艺。这是

① 包役，即勤杂人员。

老虎拜猫当老师，你学会了就要吃我了。再说，小日本肚子里装的什么下水谁都知道，对中国的下一步棋就是车马炮加小卒全都过河，“将”死中国的老将，霸占全中国。好，你偷着学吧，我也得像猫教老虎那样，留一手。

没用上几天，日本“包役”把那些钥匙的用法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天，他笑呵呵地问工程师：“先生，开关的活计我的干干，好吗？”

工程师笑了笑，把一堆钥匙都交给了日本“包役”。这小子数了数，七十一把。对，他看了这些天，工程师用的就是这七十一把。他用钥匙对好了锁眼儿，大桥慢慢地开了。再用钥匙对好了锁眼儿，大桥慢慢地合上了。就在刚合上的时候，工程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一个螺丝孔里摸了一下，大桥严丝合缝地接上了。这时候，一列火车开过来，刮风一样过了桥。日本“包役”乐得把嘴都咧成瓢了，他说：“先生，您的大大的好。我去买酒、买菜，咱俩干杯！”

日本“包役”买酒买菜去了吗？没有！他去向他的太君报告：“我把艺偷到手了。”他的太君告诉他：“把工程师杀了，这样有能耐的中国人不能留。”

日本“包役”回到桥上，不见了工程师。哪去了？就在日本“包役”下桥的时候，工程师拿着一把比绣花针还小的小钥匙——开关的第七十二把钥匙，专管严丝合缝的，顺着桥墩溜下来，桥墩旁边早停了一条小船。他上小船走了，回广东了。

那个“包役”见工程师没有了，七十一把钥匙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心想，你走了，算是拣了一条命。我的艺学成了，不用你中国人也行了。这时候，到了开关的钟点，桥上桥下都有不少大船等着。他拿起七十一把钥匙，挨个锁眼儿对好了，大桥顺顺当当地开了。到了一个钟头，该关了，他又挨个锁眼儿对好了，大桥慢慢地合上了。可是，接头的地方接得不严丝合缝。他又鼓捣了半天，还是不能严丝合缝。他想重开关，可是，再怎么对锁眼儿，也开不开了。他哪里知道，工程师的那把管严丝合缝的小钥匙是夹在手指缝里用的，根本没让他看见。

这时候，从朝鲜开来一列军用火车，因为大桥接得不严丝合缝，过不了桥。那个日本“包役”赶紧报告，太君骂了他一顿“巴嘎亚路”，连忙调焊匠，火车才勉强开过了桥。

那以后，这座桥不能开关了。日本人明白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技术，不能长期用这座桥了，只好在这座老桥旁修一座新桥，不能开关。停靠大船的码头，也只好搬到桥下面的六道沟去了。

讲 述 者：杜学忱 男 68岁 东沟县合隆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3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合隆乡

123. 大　十　面

（沈阳市）

从前，沈阳故宫门外有一眼井，传说这眼井直通西天。

一天晚上，清太祖努尔哈赤半夜梦见西天活佛向他要一身黄袍。第二天早晨一上朝，努尔哈赤就把这个梦向大臣们讲了。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应该做一身黄袍差人送去，了却活佛心愿。那么，由谁送呢？有个奸臣，正想谋害一位忠臣，就奏请皇上让那位忠臣前往。努尔哈赤点点头，问那忠臣："你能去吗？"忠臣跪下说："臣愿前往。"皇上调拨三千人马，随他同行。忠臣一行人，走了一年又一年，还没有到达西天，也没有见到活佛。这时身边的一位亲信告诉他说军中粮草已经不多了，再往前走，回不到京城啦，忠臣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一个人去西天送黄袍，你们都回去吧！"就这样，他们分手了。

这位忠臣身背黄袍布包，继续西行。一天，有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这可咋办呢？"忠臣急得直搓手。他猛一回头，看见从西边走来两个童子，一前一后，用一根幔杆抬着一个瓦罐。两个童子到了河沿，把瓦罐放在地上，抽出幔杆，顺手把杆从河西横放到河东。然后俩人提起瓦罐，从杆上走到河东，把罐里的水倒到河东沿上，就往回走。忠臣感到很奇怪，心里合计着：这两个小孩儿真怪，为什么把水倒在河东？为什么敢从杆上走过去？我是不是也能从杆上走过去呢？想到这，他赶紧喊住了两位童子。忠臣说："两位童子，我要借你的幔杆过河行吗？"两位童子一愣，问："老人家过河有什么事？"忠臣把送黄袍的事说了一遍。两位童子被他的忠心所感动，点了点头，说："我们就是西天的童子，你过来吧！"说着将幔杆搭好。忠臣面对鸡蛋粗细的杆子，不敢往前走。童子告诉他："闭上眼睛，只管往前走。"果然，忠臣很顺利地过了河。跟着童子走了不远，他感到眼前云飞雾绕，忠臣擦了擦眼睛，他恍惚看见前边有一座三层大殿。两位童子说："西天到了，西天活佛就在那最后一座大殿正中坐着。可是那西厢房最北边的那间屋子你万万不能进去，记住了吗？"忠臣点了点头。两位童子说完就进院不见了。

忠臣来到一、二层大殿，里面全是佛像，第三层大殿正中，果然端坐一尊金身活佛，眼皮一眨一眨的。忠臣一见便知是活佛啦，他赶忙上前跪拜，说明来意，把黄袍披在活佛身上，退了出来。忠臣完成了使命，长出了一口气，心里可高兴啦！

当他走到那西厢房时，忽然想起童子的活，心中纳闷儿：那里面有什么奥妙呢？不去看个明白，岂不后悔！他悄悄地走到门口，那门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开了，往里一望，噢！屋正中躺着一个人，身上落着厚厚的一层灰，一动不动。忠臣心想：这有什么不可以看的！转身走了出来。说也巧，两个童子气呼呼地不知从哪跑了进来，埋怨说："你这

个老头儿怎不守信用？这下子可糟了，你知道那躺着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这人就是你们的皇帝努尔哈赤！他身子睡在这，魂灵在阳世间当皇帝。你一开门，就把他惊醒了，努尔哈赤马上就要晏驾了！”

忠臣一听十分害怕，忙向童子求救。童子告诉他：“这庙内第一大殿正中有一眼井，你赶快跳下去，还可能赶上皇帝晏驾。”说完两个童子便不见了。忠臣想：“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忠臣走到井前，那井水翻花，咕咕直响，忠臣顾不了许多，他两眼一闭跳了下去，由于紧张，嘴里直喊“救命！”“救命！”可说也怪，这“救命”的声音却从沈阳故宫西华门边的一眼井传了出来。这声音惊动了宫廷的侍卫、宫女，他们忙到井边救人。哪知打捞上来的人却是这位大臣，大家都感到奇怪，忠臣自己也不明白咋回事。但他顾不上这些，忙问：“圣上龙体可安？”有人说：“这两天皇上病得很厉害，大概要晏驾。”忠臣听了，知道是自己惹的祸，他立即赶到努尔哈赤身边。这时，努尔哈赤已奄奄一息，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只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就晏驾了。

忠臣跳井回宫这件事，像长了腿儿似的，在宫廷内外传开了，大家都说这眼井可不是一般的井，它直通西天。凡人如果再用这眼井的水，万一触犯了西天活佛，那井水就要冒出来淹没盛京城！为了安抚百姓，宫殿总管特地请来全国技艺高超的石匠多人，连日赶凿了一个巨大的石柱——石经幢，堵住了井口。这个石经幢共有十个面，称为“大十面”，也叫“大世面”，至今还放在故宫院里呢。

讲 述 者：梁万峰 男 92岁 沈阳市人 清末武秀才
采 录 者：梁成彬 男 沈阳市沈河区委党校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

附 记：

大十面即石经幢，为辽代文物，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内。石经幢幢身八面，加上上下两端，故称大十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部。

124. 石坊为啥缺个角

（兴城市）

兴城南街，有一座石牌坊，就是祖大寿牌坊，距今已有几百年了，还很完整壮观，只有东上顶缺了一个角。

听老人讲，在很早以前，牌坊胡同住着一个卖鱼人。因为他专靠卖青鱼过活，大伙儿就给他起了个外号 ---“青鱼贩子”，时间长了，人们为了叫得顺嘴，又都叫他“鱼贩子”。

鱼贩子在牌坊底下摆了一个鱼摊，来往过道的人很多，都顺手从他那摊上买点儿鱼回家吃，一时买卖还挺兴隆。可是日了一久，大伙儿就慢慢地发现，鱼贩子的买卖做得不仁义，耍秤杆儿。先前的老主顾懒得和他找气生，也就都到别处买鱼去了。一时间，跟前儿住着的人们也都把他做买卖时用的损招儿嘚扯开了。有的说他卖鱼时缺斤短两，有的说他卖鱼约秤时，用小手指压秤杆头儿，明明是十四两（当时十六两为一斤），他把秤砣往一斤星上一挪，再往上一托，买主一看秤梢儿老高，定不住星，也都乐呵呵地拿回家去了。

一天，鱼贩子正在牌坊底下卖鱼，一个挺大岁数的老太太，手捧着一包鱼来找他。老太太说：“卖鱼的，我刚才从你这称了一斤鱼，到那个铺子一称，差二两份量，是不是你的秤有毛病啊？”鱼贩子一听找上门来了，知道不妙。心想：要是认帐了，我这生意不就砸锅了吗？再说跟前正有几个买鱼的人，还没走，要听老太太一说，都找秤咋办？想到这，他眼珠子一转，假装正经地指了指牌坊角起誓说：“我敢和你起誓，卖了这么多年鱼，要有一次缺斤少两的话，就让这牌坊角掉下来把我砸死，尸首扔进大海里喂鱼。”话音刚一落，只听“喀嚓”一声，把围观的人吓傻了，等惊醒过来再一看，刚才鱼贩子用手指的那个牌坊角果真掉下来了。再一看那卖鱼人，已被石角砸死，象条大死鱼似的摊在那里。

人们按照鱼贩子的活，把他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了。据说，这个鱼贩子变成了一条青鱼精，因没脸再见当地的乡亲父老，就逃到日本海去了。日本海盛产青鱼，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吧。

讲 述 者：周张氏 女 68岁 兴城市 市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崔作军 男 兴城市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2年4月
采录地点：兴城市

125. 小 石 匠 刻 字

（兴城市）

看过兴城牌楼的人都奇怪，牌楼顶的小石匾内“玉音”的玉字为啥刻成“王”字呢，

这里有个故事。

原来这牌楼是明朝大将祖大寿为自己修的，修牌楼时期限很紧，祖大寿天天派人催，石匠忙不过来，只好派一个小石匠来刻。小石匠很有心计，听说祖大寿在锦州降过清，赌气把玉字的一点刻到肩膀上去了，当时谁也没在意。庆祝牌楼落成那天，祖大寿发现了，他非常生气，下令把小石匠绑了起来，要杀小石匠。大家都替小石匠捏把汗，小石匠的师傅老石匠却不慌不忙地从人群里走出来，问："大帅，你为啥要杀我的小徒弟呀？"

祖大寿说："他把玉音的玉字刻错了，犯了欺君之罪。"老石匠微微一笑说："他要不那么刻，你可要犯欺君之罪了。"祖大寿愣了，忙问为什么，老石匠反问他："你修建牌楼可有圣旨？"祖大寿摇摇头。老石匠又问："可是皇上金口玉音？"祖大寿又摇摇头。老石匠接着问："那你凭啥修这牌楼？"祖大寿说："那是皇上点头答应的。"老石匠哈哈大笑说："这就是了，这种事你们当官儿的比我们粗人懂得多，你应该知道，自修牌楼要有圣旨，应刻成御旨。要是皇上亲口答应的，那应刻成玉音。现在你无圣旨，二不是皇上亲口答应，只是点点头。要刻成玉音，那就是把皇上没说当成说，你正犯了欺君之罪。我的小徒弟这样一刻，就是皇上点头答应的意思。这能把你欺君之罪一笔勾销，是他救了你的命，你反恩将仇报，要叫皇上知道你还有个好？"

祖大寿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忙亲自给小石匠松了绑，还赏了十两银子给小石匠作压惊钱。

讲 述 者：邹会臣 男 43岁 兴城市 退休工人 中学
采 录 者：李继彤 男 兴城县报社 中学
采录时间：1972年11月
采录地点：兴城县

附 记：

祖大寿石坊，在今兴城市古城内南大街，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祖大寿为明末将领，官至前锋总兵，与清军作战曾著战功，崇祯帝敕建石坊以示旌表。祖大寿后降清。石坊上方扁额中，"玉音"二字的玉字书成"王"，点在右上方。

126. 铁刹山神赐匾

（本溪市）

从前，在九顶铁刹山下，住着一家姓张的庄稼人，老汉领儿子过日子。这老汉又当

爹又当娘，把儿子拉扯大了，娶了儿媳妇，生了个小孙子。

这一年，九顶铁刹山的三清观、乾坤洞、八宝云光洞等同时筹办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提前半个月，所有的大庙都大开山门，钟鼓齐鸣，善男信女烧香还愿，天天人来人往。再看几条山路旁做小买卖的，耍枪弄棒的，拉胡琴弹着琵琶卖唱的，烤甘果做烧饼的，炸麻花和炸炸糕的，还有挑着八股绳卖杂货的货郎，加上买东西看热闹的人，真是人山人海。

张老汉一家人日子过得挺好，准备了十多斤灯油和九把整子儿[①] 香，让儿子和儿媳妇去赶庙会敬香。他自己要去到庙上当九天厨子。原来庙上每年在开庙会时都要设盛筵，宴请送香火钱多的香客和款待乡绅会首。张老汉是会炒各种菜的大师傅，庙里的道长每年都以神仙点化的名义，把张老汉找去做菜。而在筵席上，道长又说宴席是仙家所赐，因此，谁都不知道菜是张老汉炒的。张老汉呢，每年都是有求必应，而且分文不要，又毫无怨言。

这年忙到最后一天，张老汉忽见儿媳妇哭着叫着来到三清观，说她和丈夫领儿子到天桥洞进香时，踩着木板桥过那两步紧三步松的地方时，丈夫一不小心，摔到山涧里去了。

张老汉一听，就象脑袋突然挨了一锄头，扔下炒菜勺子就往天桥洞底下跑。到那一看，儿子摔得血糊糊的，看不清模样。这大陡碰子，就是个铁人也抗不了这一摔呀！一家人哭得发了昏。行人见了，没有不掉泪的。村里人都说：老张家几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朝拜神仙怎么摔得这样惨！问三清观的道士，谁都无话可说，只有长长地叹气："善哉，可怜！"

张老汉老年丧子，一下子老了，干庄稼活儿越来越吃力了，儿媳妇也因过于悲伤，落下了一场大病。等到把病治好，张家的日子便穷了下来。后来，竟穷得连盖的被也只剩下一床了。没办法，张老汉就把被子让给小孙子盖，自己到外屋蹲锅台。

儿媳妇怎么能忍心让老公公蹲锅台呢？她就让老公公和孩子睡在一起，自己去抱点草，铺在炕头。她睡在草上，让老公公和孩子盖被子睡在炕头。

到了寒冬腊月，儿媳妇被冻病了。老公公又把被子让给儿子媳妇和孙子盖，老汉又去蹲锅台。

儿媳妇病好了，又把被子给老公公盖，可是，老公公说啥也不盖。

儿媳妇想来想去说："咱们家穷，冻病了没有钱治，这床破被子别闲着。让十岁的儿子在中间睡，爹爹睡炕头，我睡炕梢。全家三口人盖一床被睡吧！等到转过年，树叶放青的时候就好了，先对付着熬过冬吧。"老公公说："哎呀，祖孙三口盖一床被，传出去

---

① 整子儿，整整一子儿。子儿，量词，用于能用手指捻住的一束细长的东西。

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儿媳妇说：“穷日子可比不了富日子、只要咱们走得直，行得正，良心上不亏，随便别人说去吧！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背后无人说，别理他就是了！”

就这样，一家三口人盖一床破被睡在一铺炕上，三代人苦熬着总算是盼到了榆树发芽山菜青的时候。

可是，张家这回可出了名，一些扯老婆舌的到处讲：老张家老公公和儿媳妇合盖一床被睡觉，说是怕蹲锅台，蹲锅台哪赶上在一个被窝好呵！”

转眼又到了四月十八娘娘庙会，这回，三清观不来请张老汉当厨子了，怕的是脏了他们那神仙赐给众人的菜肴。村里的媳妇也不来约会张老汉儿媳妇去进香上庙会了，怕她名声不好跟着她沾上说不清的“晦气”。看到这些，张老汉摇头叹息，儿媳妇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她对公公说：“咱们年年进香火，今年更得去，今天是孩子他爹周年，我到二大娘家借来一子儿香，再借几张纸给他烧烧周年。”公公说：“人言可畏，谗言似刀。咱有口难辩，在人群里能抬起头来吗？孩子，别去烧香了！咱年年香火钱不少花，年年上庙当厨子不要分文，可咱还是家穷人亡。还花那冤枉钱干啥？”儿媳妇说：“我往年烧香，是糊里糊涂随大溜儿，今年烧香，我要堂堂正正地去让那些嚼舌根说闲话的人知道知道穷人的清白和骨气。今年的庙会，我非去不可！”这媳妇办事有个麻溜劲，到邻居二大娘家借了一子儿香和一叠烧纸，就上了九顶铁刹山，过八宝云光洞，直奔天桥洞而来。

那两步紧三步松的天桥上，木板虽然换成了一块新的，游人都知道这里去年掉下一个小伙子，摔成了血葫芦，因此仍然谁都不敢过这仙人桥，而张家儿媳妇却拿着一把香和一叠烧纸迈步登了上去，攀上了天桥洞。

不过半个时辰，那媳妇从天桥洞出来，又回到了仙人桥。谁知，只见她一失足，“咕咚”一声，跌下了百丈悬崖。“又摔人了！去年掉下的人把他的媳妇也领去了！”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九顶铁刹山。

九顶铁刹山是仙家圣地，不能裸露死尸。道士央求乡绅保正帮着把尸首盛殓入棺，由庙上出丧葬银两。可是保正说：“我们不能为这淫妇安葬。她和老公公盖一床被睡了一冬天，这样失节之妇，就应该让鹰犬撕烂其肉，方能泄我辈正经人心中之恨！不管！”乡绅说：“张家公公是个光棍汉，媳妇是个小寡妇，公媳同盖一床被，岂能免养汉扒灰之事！眼前之事，不要理她，此乃天报应也。哈哈哈！”道士说：“你等既不肯装殓此妇，贫道另找他人。请乡绅保正给张家报个信儿好吗？”“这也好，我等转告就是了，”乡绅保正幸灾乐祸游逛半天，才到了张老汉家，阴阳怪气地拖着长声叫道：“老张头子，今天可剜掉你心上一块肉哇！嘿嘿，你那儿媳妇让你儿子领去喽。从今往后，你的被子可要闲半边喽。”

张老汉一听这话，立时涨红了脸，气得浑身哆嗦：“你们说点儿人话好不好？我儿媳妇正在韭菜地里拔草呢，你们家才死人了呢！”乡绅保正一听，都笑了：“你要把儿媳妇

叫来让我们看一眼，没说的，我给你盖三间瓦房，送给你家十床被子十床褥子。要是她摔死了，你可得大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走一步，喊一声‘我是老扒灰的’。”张老汉气得直骂：“一群畜生！”乡绅保正说：“你不服咱就依刚才的话打赌！”

话刚说完，只见老张家儿媳妇手里拿着一把韭菜，从房后走过来，说：“乡绅保正，你们给我家盖上三间瓦房吧！还有十床被子十床褥子，今天就得拿来。”

乡绅保正惊得眼瞪嘴咧。有的大叫：“有鬼！我亲眼见她从仙人桥上掉下来了，怎么能在家里呢？”有的想反悔不打赌了。平时乡绅保正一毛不拔，让他们修三间瓦房，拿十床被褥，哪能舍得！

老张家儿媳妇不干：“你们乡绅保正骂够我了，还想反口，欺侮我孤儿寡妇呀，我放不过你们！”

正当乡绅保正无话可答的时候，棺材抬来了。这时，乡绅保正们想，如果眼前这女人是鬼，见棺材里的尸首她就得归位，那就可以赖帐了，便急不可待地打开棺材。

揭开棺材一看，衣服是张家媳妇的，可里边不是尸骨，是一个红地儿金字的大匾，上边赫然写着“节良冰孀”四个大字。乡绅保正“鼠昧”[1]了。众人一齐向金字红匾跪下磕头，都说这是张家媳妇正派，神仙才赐给红匾，要把红匾往张家屋里挂。

张家媳妇用手拉住抬匾的人，把乡绅保正要打赌的事和众人说了。乡绅保正见众怒难犯，只得叫人取来十床新被新褥，第二天即破土动工，给张家盖三间瓦房，把“节良冰孀”天赐红匾，挂在了正堂上。从此，流传出“铁刹山神赐红匾”的佳话。

讲 述 者：金庆新 男 满族 47岁 本溪县偏岭乡台沟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徐延顺 男 37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本溪县偏岭乡台沟村

127. 沈阳钟楼不报五更

（沈阳市）

在早，沈阳这地方叫盛京，皇太极在这儿当皇上。那时候，中街叫四平街，就在这四平街东头的十字路口上，有一座钟楼。这钟楼下面，东南西北都有门洞，来往行人就从这里通过。城门楼上面呢，有像城墙一样的垛口，中间是两层红漆木柱支起的大亭子，

① 鼠昧：傻眼了，老实了。

飞檐斗拱，雕花彩绘，可好看了！这两层大亭子的下层，是龟拉石碑，上层悬挂着一口几千斤重的报时大钟。听老年人说，这口报时钟从来不报五更。提起这个事儿，还得从皇太极时候唠起。

相传，清太宗皇太极登基坐殿后，盛京城很快就修好了：八大城门巍峨壮观，故宫在井字街当间儿，那朱红发光的亭柱支顶，绿剪边儿的黄琉璃瓦盖面儿。蟠龙玉凤，八角垂花，雕栋画梁，金碧生辉，阔极了！可皇太极心中总是闷闷不乐，原来，这么漂亮的方城，缺少个报时用的钟鼓，这可咋办？

这事说来也巧，有一年夏天，浑河突然涨水，在河边儿干活儿的老百姓就看见从浑河上游冲下来两个黑乎乎的玩艺儿，不知是啥东西。这两个黑玩艺儿越漂越近，最后看清了：是两个大钟。只见这两个大钟，一个是凹边，一个是凸边，这叫母子钟。这时，几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小伙子吆喝着跳进水里，七手八脚地就把母钟捞了上来。等他们再想跳下水去捞子钟时，才发现这子钟已被大水冲得老远老远了。后来才知道，那口子钟漂到了辽阳。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朝廷，皇太极赶紧派人用平板车把母钟拉到了大政殿。然后召集八旗旗主、众贝勒大臣[①]、巴克什[②]来大政殿议事。过不几天就做出决定：在四平街东头建个钟楼。皇太极是性急的人，他立刻下令：招聘全国的能工巧匠，马上动工。

不到三个月，钟楼就建成了。挂钟那天，盛京城可热闹了：文德坊和武功坊上张灯结彩，奏乐亭中奏起了中和韶乐[③]，八音鼓鼙鞭炮齐鸣，人声喧腾。四平街人山人海，就连福胜门（今大北门）、内治门（今小东门）里也都挤满了人。这时，一辆由黄牛拉着的平板车上，放着这口母钟，红绸披挂，上结蝴蝶扣。这头黄牛也是黄纱加身，头戴牡丹花。前面两排御卒开道，后是礼部官员，吉服坐骑。紧接着是喇嘛和僧侣，他们有的是举掌合十，有的是念经击乐。车队人流，缓缓向前。钟楼前，早就搭好了脚手杠竿，前面摆着高脚香案，钟车一到，马上举行了“衅钟”仪式，然后，便将这口大钟挂上了钟楼。

这天夜里，皇太极做了个梦。梦见了先父罕王爷，他慌里慌张地骑着一匹黄膘马，气喘喘地跑来，劈头就说：“我儿，你可千万记住，为父当初向玉皇大帝发誓说，盛京这块宝地，是三更借，五更还的呀！如今你要悬钟报时，可千万不要打五更，若要报出五更，必将天塌地陷，我大清江山将毁于一旦！我儿，切记，切切牢记呀！”说完，他眨了眨眼，不见了。皇太极吓出一身冷汗，一翻身坐了起来。第二天上朝，皇太极就把昨夜的梦从

---

① 贝勒：满族爵位名，位在郡王之下，贝子之上。
② 巴克什：满语音译，军师、参谋的意思。
③ 中和韶乐：清代宫中大型祭祀和重要节日时所奏的乐曲。

头到尾地跟大伙儿说了。奇怪的是老巴克什额尔德尼①、达海② 也做了同样的梦，看来，这是真的啦。皇太极暗暗吃惊，心想："多亏阿玛及时托梦，不然，我大清江山将毁于报时钟声呵！"皇太极当即传旨：钟楼报时，千万不得报五更，胆敢违旨，必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打那以后，钟楼报时，从来不报五更了。

不久，皇太极又在四平街西头盖起了鼓楼，这才有"晨钟暮鼓"之说。从此，沈阳城更加气派了。

讲 述 者：马遇凤 男 73岁 沈阳市人 退休工人 中学
采 录 者：张亚文 男 朝阳一校 退休教师
　　王世烈 男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

128. 大连的来历

（大连市）

有个穷小子，大家都叫他大海。有个苦丫头，人们都叫她小妹。大海虎虎彪彪，憨憨厚厚，双臂有把子力气；小妹也是苦人家出身，长得平平常常，细眉细眼，可却不讨人嫌。她的针线活儿好，缝缝补补，织织绣绣，家里地下的，也都拿得起放得下。庄户人家都说："宁嫁大海吃苦，不嫁老财主享福；宁娶小妹受累，不吃老财主的山珍海味。"老财主是谁？老财主是大海和小妹的主人，家有好地上千顷。若问地片有多大，马拉的车三天三夜跑不到边。还有奴仆无其数，任他使唤，由他打骂。大海和小妹，就是两个身子埋在苦海里的苦疙瘩。

大海从早忙到晚，送了太阳迎月亮。夜晚躺在草席上，暗暗想着心事："要是自己有块土地多好哇。我把它都种上庄稼，勤施肥，勤浇水，勤锄草，一小块地打的粮食，比地主家的一大片还多。"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忽然，他觉得有人在扯他的衣角，只见小妹站在床前。他一高兴，就醒了。大海翻身坐了起来，想着梦里的情景，觉得好笑。

过了一会儿，就听有人对他说："大海哥，你笑什么？"大海愣了神儿："这不是小妹吗？你有事？"小妹羞羞答答地说："方才我在梦里梦见了你。"大海忙说："我，我这不是梦吧？"

---

① 额尔德尼（？——1623年）满族学者，满洲正黄旗人。曾受努尔哈赤之命，与噶盖一起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世称老满文。满族自此始有文字。

② 达海（1594——1632年）：满族文人，满洲正蓝旗人。皇太极时，受命改进"老满文"。

“不是，大海哥，你看我不是小妹吗？”

大海把小妹的双手捧在心口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海哥，咱们走吧，离开这鬼地方。”

“我也是这么想。”

两人趁着天黑，人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

他俩先是向北走了七七四十九天，又向东走了七七四十九天，寻了好多个主人，可是没遇上一个好心肠的。怎么办？两个人又朝大雁南飞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捕鱼打猎，翻山涉水，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

这地方三面环海，一面临山。树林里，有采不尽的野果，打不完的野兽；大海里，有捞不完的鱼虾。两个人来到一块平坦的山坡上，坡地上放着一些铁锄、铁铲、石桌和铜碗，好像特意给他们准备下的。

大海和小妹都笑了，说：“这是个好地方。”从此，大海天天拿着铁铲上山开荒，小妹也不闲着，垒石砌墙，挖野菜，采野果，日子过得虽有点儿苦，可是两个人的恩爱比蜜还甜。

一天，大海走在山路上，忽然迎面吹来一阵海风，风过后，有一样东西绊住了他的脚。他拾起一看，是个破褡裢。大海随手扎在腰上。

地是一片好地，就是没有种子，小两口愁得没法。一天，他们站在海边，望着大海，自言自语地说：“褡裢啊，褡裢！财主的褡裢满满的，我的褡裢空空的。什么时候我们穷人的褡裢也装得满满的就好了。”说着说着，破褡裢忽然鼓了起来，只见一些金黄的苞米粒从褡裢口流了出来。

大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忙招呼小妹快来看，小妹一看高兴极了，连说：“傻哥哥，这是宝褡裢哪！”她把褡裢贴在心口祷告着：“宝褡裢啊，宝褡裢！你可救了我们的命了。”

从此，小两口再也不为种子发愁了。只需说一声种子，那种子就会源源不断地从褡裢里流出来。就这样，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开荒、播种，一片土地种完了，又开一片土地。他们眼看着种下的片片庄稼，心里美滋滋的，说不出有多高兴。

荒凉的山岗上有人烟了，长满野草的土坡变样了。他们从山上挖来野葱，栽在房前，从此有了青菜下饭；从林子里把野杏连根搬回家，栽在房前屋后，从此有了果子解馋。大海带上山珍海味，跋山涉水，换回猪马牛羊，还领来一些穷哥们儿到这里安了家。荒滩野岭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听说能发财，许多财主就像闻到鱼腥的猫儿，纷纷来到这里，其中就有大海和小妹的老财东。

老财东听说大海和小妹有个宝褡裢，立刻红了眼。他找到大海，恶狠狠地说：“你和那丫头都是我家的长工，这褡裢当然也是从我那儿偷来的了，把它交还给我就算没事儿，不然的话，我把你们抓回去，送官府问罪！”说着，他一把将褡裢夺到手，扭头就走。大

海急了，追上去和老财东争夺起来，小妹也上前帮忙。老财东抓住褡裢的中间，大海和小妹抓住它的两头。你争我夺，相持不下，一下子把褡裢给挣断了。大海和小妹各抓着半截褡裢，忽忽悠悠地向空中飞去了。

大海和小妹越飞越高，飞着飞着，两片褡裢又连到了一起。这时，褡裢越来越大，在空中变成两座大山，轰隆一声，大山落了下来，把老财东压在下面。褡裢的两头变成了两座高山，两座高山连着一条窄长的陆地，中间环抱着一个大海湾，形成了一个褡裢形状的半岛。海湾里鱼虾多极了，捕也捕不完，捞也捞不尽。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

从那以后，人们便在这块土地上开荒种地，生儿育女，日子越过越兴旺。大海和小妹呢？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有人说，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曾看到小两口儿在地里扶犁播种。

从此，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褡裢，那个海湾就叫褡裢湾。叫来叫去，叫成今天的“大连”了。

讲 述 者：郭培成 男 65岁 大连海港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郭宗保 男 28岁 大连海关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
采录地点：大连港

129. 旅　顺　口

（大连市）

旅顺口原来叫狮子口，为什么叫狮子口呢？这得从早先年谈起。

早先，这一带没有高山，一拉溜儿几百里平原。海边不远处有个渔村，村里住着一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小伙子，一年到头靠打鱼过活，村里人都叫他渔哥。

这一天，渔哥出海回来，把鱼虾用篓子装了，准备担到附近镇子上去卖。刚走出不远，前边篓子里掉出一只小海蚌，渔哥捡起来放好，又继续赶路。走了一会儿，小海蚌又钻出来，在地上直蹿高。渔哥觉得挺奇怪，捡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着，只见这只蚌儿张了张嘴好象要说什么。渔哥叹口气说：“唉！也罢。小小虫子都不愿死，何况这么个海物，干脆放了它吧。”说完，捧着海蚌来到海边，轻轻地把它放进水中。

一转眼，中秋节快到了。这天，渔哥划船到远海打鱼，返回的时候海面起了狂风。大浪象小山似地扑来，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朝天。渔哥掉在海里拚力扑腾了一阵子，连灌几口水，迷迷糊糊地向海底沉去。中间，他觉得有谁把他托起来，随着浪头向前漂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渔哥醒过来了。睁眼一看，天色已经很晚了，自己躺在家中炕

上。炕前站着一个姑娘，长得挺俊，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米汤，正用羹匙喂他呢。渔哥喝了些米汤，身子有劲儿了，便慢慢坐起来问道："这位大姐，咱们素不相识，你对我为啥这样好？"

姑娘很大方地说："俺是外庄人，叫海女，串门打这路过，看你漂在海上不省人事，跑过去把你拽上岸。一打听你在这儿住，就把你背回来做了点儿米汤给你喝。天不早了，我得回家去。你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怪可怜的，等明天我再来照看你。"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海女真的又来了。一进门就给渔哥刷锅做饭，做的饭菜香甜可口，渔哥越吃越爱吃。可是怎么让，海女也不肯吃一口。她每天来都是这样，渔哥很是过意不去。心想，多好的姑娘！我要是有这么个媳妇多好啊！

一连几天过去了，渔哥老是在心中惦记着，饭也吃得少了。这天傍晚，海女见渔哥只喝了一碗粥就放下筷子，便问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渔哥琢磨了半天，才把心里话说出来。

海女不说话，坐着不走。渔哥见她答应了，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从此他俩就成夫妻了。

渔哥每天下海打鱼，海女在家操持家务。夫妻二人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就不用说了。

好日子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一天清早，渔哥吃罢早饭，收拾好渔具，刚要下海，就见一块乌云从南边飘来。立时，狂风大作，下起倾盆大雨，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猛撞着海岸，好像要把海岸冲垮似的。实在不能出海了，渔哥转身回到家里。刚一进门，见海女坐在炕沿上直流泪。他急忙问："这是怎么啦？"海女伤心地说："渔哥，咱俩就要分别了！"渔哥一听，大吃一惊，问她："这是为什么？！"

海女流着泪告诉他说："俺原是天宫王母娘娘的一个使女。只因有一次侍宴失手打碎了一个玉杯，惹怒王母，被贬为海蚌，交给龙王打入冷宫监禁。有一天我偷偷跑出冷宫，到外边看看光景，不小心被鱼网捕住，拉上岸来。多亏你把我放回海中救了一命，回到海中，我躲在一个小岛上，想找机会见你一面。正巧你遇风翻了船，我把你托起送上岸来。如今龙王得知我与凡人成亲，发了怒，派了虾兵蟹将来抓我。"

渔哥紧紧攥着海女的手说："管他什么龙王和王母，我死也不让你离开。""你不放我走，你和这一带的渔民都要遭殃啊！""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办法倒有，可是很难哪！"渔哥说："只要你免受灾祸，不管怎么难，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去！"海女说："只有一个办法，你去乾元山求见太老道人取来镇海宝物，镇住龙王，你我才能团圆。"说罢，她从头上取下一颗珍珠交给渔哥说："你如能取来镇海宝物，只要把珠子投到海里，我就能回来。"她的话音刚落，一个沉雷击来，把渔哥震昏过去。

渔哥苏醒过来，海女已经不见了，屋里一片泥泞。他从地上爬起来，草草收拾了一下行装，出了家门，直奔西南乾元山。他昼夜不停地赶路，历尽千辛万苦，闯过层层险

关，整整走了九九八十一天，才找到乾元山，拜见太老道人，说明来意。老道人寻思一会儿，从宝囊中取出一块玉石、一个铁虎、一尊金狮交给渔哥，说："你把这三件宝物带回去，老龙王就不敢兴风作浪了。"

渔哥辞别太老道人，赶回家中。他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急忙来到海边，从怀中掏出珠子轻轻放进水里。

再说海女被东海龙王派兵抓走以后，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渔哥。这一天，她正计算着日子，约莫渔哥快回来了。突然发觉冷宫的远处有个亮光，仔细一看，是那颗珍珠直向她奔来。她收了珠子，立刻有了精神。她瞅瞅看守的两个虾兵正在打盹，就变成了一条海虫，钻出冷宫，浮出海面，在水中一滚，变得跟从前一样俊俏，直向站在海边的渔哥奔来。

夫妻久别相见，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海女对渔哥说："追兵很快就要到了，这里不能久呆。"两人急忙把船划向岸边，一块儿回到家里。

夫妻二人刚坐到炕上，还没等说上几句话，就见天色大变，狂风大作，乌云滚滚，龙王发兵追杀来了。

海女这回可不害怕啦。她让渔哥躲在屋里，自己拿着镇海宝物来到海边。眼看着成群结队的鱼鳖虾蟹随着大浪向岸上扑来，她不慌不忙地取出玉石放在海边，只见银光四射，突然有一座高山耸立在大海北岸，挡住了滚滚的浪头。这座山就是现在旅顺口北面的白玉山。随后她又取出镇海铁虎，向右边的海上抛去。只见青光闪闪，宝虎腾向半空，挺起尾巴猛力向海面横扫过去，那些鱼鳖虾蟹被扫死扫伤大半。后来宝虎也变成了一座高山，就是现在港湾西侧的老虎尾山。

老龙王见自己的兵将死的死，伤的伤，气得脸色铁青。它大叫一声，霎时间，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向岸边压来。海女立即放出宝狮，眼前一道金光闪过，只听宝狮吼叫一声，伸展开巨大的身躯，张开血盆大口，稳稳落在海上，与铁虎首尾相接筑成一道墙，吓得鱼鳖虾蟹不敢前进一步。后来宝狮也变成一座大山，就是现在的黄金山。老龙王兴风作浪，命令鱼鳖虾蟹使尽招数，也无济于事，只好带领残兵败将返回龙宫。

渔哥和海女同乡亲们一起，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打那以后，当地人们就管这个港口叫狮子口。后来到了明朝，两员大将奉命到辽东驻守，从山东蓬莱上船，在海上航行了三天三夜，无风无浪，顺利到达狮子口。因为旅途顺利，下船以后，就把狮子口改名叫旅顺口，也就是旅途顺利的意思。

讲 述 者：宋长太 男 73岁 大连市沙河口区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阎文鹏 男 38岁 旅顺口区驻军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79年5月
采录地点：大连市旅顺口区

130. 葫 芦 岛

（锦西市）

早先，锦西海边并没有葫芦岛，那岛是铁拐李的宝葫芦变的。那时，在现在岛外陆地上住着个庄稼人。这个庄稼人文武全才。论武，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说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说话句句在理。三百六十行，行行有他的朋友；讲起理，神仙也甘拜下风，因此大家称他为赛神仙。

赛神仙虽本领大，却从不去考进士夺武举。他把农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赛神仙的名越传越远，传到了终南山八仙洞。八仙之一铁拐李很不服气，心想，他一个搬土坷垃的身上能有几两油，敢称赛神仙？想去和他比比。于是背起宝葫芦，驾云离开终南山去找赛神仙。赛神仙正在种地，见了铁拐李牛不停，犁不停，指指地边那棵大榆树，说："啊，神仙来了，请到大树下去坐，瓦壶里有凉开水，随便喝，等我种完这几垅地，咱们再唠唠。"

铁拐李一见赛神仙光顾种地不来陪他，气不打一处来，也不喝水，光喘粗气。赛神仙种完最后一垅地，才停犁、卸牛，来到树下倒了一碗水，喝一口笑着说："宰相肚里能行船，神仙肚子就该包罗天地，农民种地和神仙炼法一样，谁来也不能停。"

铁拐李一听，气消了一半儿，问："你是赛神仙？"

"不敢，不敢。"赛神仙连连摆手说："大家混叫呗。"

铁拐李嘴一撇说："人家混叫你就应承？说明你真想赛神仙。今天我要试试你，你要能难倒我，我就把宝葫芦送给你，不然，我就割掉你的舌头，省得你再称赛神仙！""我哪能难住神仙！"赛神仙一抱拳，说："我只想问问你老身后背的是啥宝贝？"铁拐李一晃肩膀："宝葫芦。""里边装的啥？""要啥有啥。""可有药吗？""百药俱全。""那药能治啥病？"铁拐李嘿嘿一笑说："啥病都能治，药到病除。"赛神仙笑了，指着铁拐李的病腿说："果真药到病除，百病都治，为啥你那病这些年还没治好？"

铁拐李无话可答，只好摘下宝葫芦递给赛神仙，满面含羞地回了终南山。赛神仙接过宝葫芦连看也没看，顺手向海里一扔："庄稼人种地要讲实的，要这邪门歪道的东西没用，送给龙王爷玩去吧！"

宝葫芦从赛神仙手中飞出，一碰海水，"轰"地一声金光四射，变成了一个岛子，就是现在的葫芦岛。据说，由于有了葫芦岛，八仙过海就改在笔架山登陆了，怕从葫芦岛

登陆遇见赛神仙，把宝贝全输在那儿。

讲 述 者：郝金远 男 68岁 锦西市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李继彤 男 56岁 兴城市办公室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9年4月
采录地点：锦西市

131. 大 耗 岛

（大连市）

长山群岛有个大耗和小耗。大耗岛上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才使这个无名的岛子有了今天的名字。

不知哪朝哪代，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渔民刘二生坐在土坑沿上发愁。刘二生扳着手指头数念：明天就三十岁了，还没讨上老婆。别说讨老婆，就说今年的辞年饭，还没个着落！没肉也没面，拿什么包饺子呢？

外面鞭炮声嘎叭脆响，有钱人开始“发子”了。刘二生光棍儿一个，一穷二孤单，越想心里越不是味儿，掉起眼泪来了。就在这当口，破柴门“吱嘎”一声，走进来一个人。刘二生一瞧，是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刘二生怕是自己哭花了眼，用破袄袖擦擦眼，再仔细瞧，嘶，真是个大姑娘！刘二生乐坏了。想站起身迎上去，又一想，别是个妖精吧？可转念一寻思，管她是人是妖，只要能解闷儿就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招呼姑娘坐下。姑娘转过身去，从门外拎进一个篮子来，笑了笑说：“二生，你看我给你送什么来了？”刘二生掀开盖布，原来是荞麦面和饺子馅，刘二生心里更纳闷儿了。姑娘也不多说，动手包饺子，还吩咐刘二生快去抱柴火烧水。刘二生一边烧火，一边心里合计，这岛上从没见有这么个漂亮姑娘，再说这三十晚上，怎么会有外地姑娘来岛上？这姑娘不是死鬼怕也是什么精怪！想着想着，就斜着眼儿偷瞧：姑娘长得这个俊哪！脸蛋儿是三月桃花，小嘴儿比五月樱桃；这身段、腰条，这梳妆，这打扮儿，真是赛过天仙！刘二生瞧着瞧着，有点儿神魂颠倒起来。

姑娘早留意了刘二生的神情，忍不住“哧”一声笑了起来，弄得刘二生臊了个大红脸。姑娘手里包着饺子说：“二生，你倒忘了。你上岛那年才五岁，你爹背着你，你嚷着要撒尿，你爹放下你，你跑到一块大石板上尿尿吗？”刘二生听了傻愣愣的，这么多年，这么点儿事，上哪想去！只好点头说：“尿尿又怎么样？”姑娘说：“就这样，你救了我一命！”说着，向他跪拜谢礼。姑娘见刘二生不来搀扶，又拜了一拜：“再拜今晚二生对小

女子不猜不嫌，好生相待。”刘二生原来就心里划魂儿，这一来更糊涂了。这都是从哪儿说起呀！他让姑娘说明来龙去脉。

原来这姑娘是个耗子精变的。当年姑娘正在地下修炼，不巧被长虫精缠住了，现了原形。长虫精正要吃了她，正好赶上二生随爹逃难来到岛上，刘二生一泡尿浇在长虫头上，长虫这才松了口，原来长虫是怕童子尿。就这样，姑娘才得逃脱。刘二生接口问：“我怎么没看见长虫，也没看见你呢？”姑娘说：“我们在石板底下，你怎么能看见呢？你爹在那儿催叫‘二生！二生’，你尿完就转身跑了，我就把你的名字记住了！”虽说事隔二十多年，二生那时又小，但毕竟是来岛的头一天，倒也有点儿印象。刘二生听了，又喜又惊，喜的是，凭空儿来了这么个又温柔又漂亮的姑娘；惊是的，这姑娘真的是精灵变的。

姑娘看出了刘二生的心思，说：“二生，人里头有孬也有好，鼠类也是一样。我二十五年来一直没忘你的救命之恩，如今我修炼已成，愿为你当牛做马，服侍终生，还望恩人别嫌弃我。”说着，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刘二生巴不得呢，草堂春梦不知做了多少回，今夜竟成了现实，连忙说“好，好，好”，搀起姑娘，两人拜了天地，成了恩爱夫妻。

后来，这件事在岛里岛外传开了。从那以后，岛上留下一个风俗，小孩儿见了长虫就撒尿，一撒尿长虫就给吓跑了。

讲 述 者：王德恒 男 63岁 大连市甘井子区东小磨子村 渔民 小学
采 录 者：韩树东 男 45岁 东小磨子村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8年
采录地点：大连市甘井子区东小磨子村

附 记：

这里说的大耗岛和小耗岛，是长海县獐子镇的两个小岛。当地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蓬莱县的一个青年渔民下海打鱼，被大风刮到这个荒岛上，上岸后要包饺子吃，忽从山边小道上来了一个尖嘴缩腮的姑娘，甜言蜜语地要帮助包饺子。包了一会儿，青年发现姑娘偷吃生饺子馅儿，身后还拖着条大尾巴，认定是妖怪，便一刀砍在姑娘头上，只听“唧”地一声怪叫，一溜儿火星飞去，姑娘不见了。青年顺着血迹追去，在荒岛东南坡一个大洞口，发现一个毛驴大的耗子，躺在地上挣扎，他手起刀落，给耗子开了膛，从肚里跑出八个小耗子。他追杀了七个小耗子，剩下一个跳海游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去了。从此，这两个无名岛子，就有了大耗岛和小耗岛的称呼。

132. 大河庄为啥叫大庄河

（庄河县）

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北依山岗、西靠大河叫“大河庄”的屯子。庄西这条河又宽又

深，从南海来的船，都到庄前抛锚停泊。因此，这里又叫大河庄坞。这里船来船往生意兴隆，屯子人家的日了也过得挺红火。有人提出募化点儿钱财，选个地点修座大庙，好让神灵永久保佑过好日子，大家都赞成，就推举主事人进行操办。庙址选在大河西岸红崖子东侧一个地方，庙名叫天后宫。庙修好后，还少一口像样的大钟。当地周围百八十里，还没有人能造这个大钟，只好派人到海南岸去看看。派出的人回来说，烟台有一家能造。这样，就请秀才编写了钟文及上缘簿的名单，交给主事人带着，乘着船来到烟台，找到那家造钟的，商定好规格、价钱、起货日期。后来，大钟用船载回来，在天后宫庙前钟架上悬挂好后，忽然有个人指着钟文对大家说："大钟的钟文把地名给弄错了。咱这里本来是大河庄，这上写的是大庄河，这不叫神灵见怪吗？"他这么一说，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吵嚷开了，都叫主事人到烟台找那家造钟的打官司。

主事人就又去了烟台，找造钟那家犯计较。掌柜的一听，毛神了，忙用好话安慰说："我去找造钟师傅商量商量怎么办好。"

掌柜找到造钟师傅，埋怨他说："你怎么把海北'大河庄'的钟文错造成'大庄河'了？人家叫咱们重新造钟，还得雇船给送去，你看怎么办好？"造钟师傅也害怕了，他怕再重造钟赔钱，又怕人家到衙门打官司，就要见见海北主顾。

见了主顾，造钟师傅不慌不忙地笑着说："你原来拿来的钟文，我没看马虎，也没造错。"主事人马上把拓在纸上的"大庄河"的钟文递过去："你看错没错？"造钟师傅又说："其实，这里有个缘故，我从接到你们这份活儿之后，一连做了三天晚上的梦，都是天后圣母来对我说：'海北善男信女一片虔诚之心，为我修庙送香火，我应该为他们大发慈悲。你铸造钟文万万不能铸成大河庄，叫大河庄，就是在大河里有庄子，要主那个地方连年遭水灾。要改成大庄河，河被庄子管住了，主那个地方风调雨顺。不过天机不可早泄，等他们来找你时再跟他们说清楚。'所以我就按天后圣母的旨意把大河庄改成了大庄河。"造钟师傅这么一说，把海北这位主顾说住了，一想，很有道理，也就返回去了。

回家后，他就向本乡善男信女们说明造钟的因由，大家也都心服了。从那以后，庄子附近的大河，就叫大庄河，村庄也改成大庄坞了，一直叫到现在。清末庄河厅就是以此起名的。

这就是大庄河名称的来龙去脉。

讲 述 者：曾殿麟 男 59岁 庄河县志办公室 干部 大专
采 录 者：张天贵 男 56岁 县志办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庄河县

133. 亮子沟和亮子网

（长海县）

海洋岛有个渔村叫亮子沟，当年这里的海湾像羊角，一到涨潮的时候，大鱼跟着潮水来，扑拉扑拉直往岸上蹦。退潮的时候，鱼又全跑了，人们赶海可以挖到些蚌蛤海螺什么的，可是抓不到鱼儿。

海洋岛最早上岛的居民是南峪的王姓和高力庄的徐姓，还有张、郭、李、逄、魏，各姓分住在海洋岛的沟沟岔岔。他们靠打鱼摸虾或种点儿五谷杂粮过日子，日子混得都不错。

偏偏遇上老天爷不作美，王智明一家五口人吃廷巴鱼中了毒，虽说没丧性命，却久病不愈。一家人病恹恹的，碰海沾不得冰凉的海水，打鱼摇不动橹桨，种田也干不动那个力气活儿。王家的活计干不出来，收不进多少东西，五张嘴哪天也闲不得，日子直往下坡滑。

岛上的渔家人见王智明家这个样子，不管王姓还是别姓的邻居出海回来总往王智明家送海鲜。日子长了，王家人对好心的乡邻感激不尽，也觉得难为情，都是小家过日子，总这么扯拉乡邻怎么行？

王智明七十多岁，打了一辈子鱼，干啥活计都拿得起来。可岁数不饶人，病又把人缠住了，啥也干不成。这老汉人老心不老，总琢磨想个啥法子让日子过宽绰点儿，就拄着拐杖到北山岗上拾柴禾。这山的北边伸向港湾，他在岛上过了七十多年，多少次看见过潮涨潮落。这羊角形港湾，南北山最窄处相距不过十丈。那鱼群要是能被捉住，不随退潮人海，那不是在干海滩上就能捕到鲜鱼吗？

王智明把这事和家里人一说，全家人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们说干就干，上沟里砍了些木桩子和百余捆树枝，又割回了好多葛藤，退潮的时候，就在羊角湾最窄处钉上了木桩。木桩和木桩之间，用榆树线子绑上两道栏杆。

邻居们看见了，觉得很稀奇，这是摆的什么龙门阵呀？往水里夯大桩，费那劲干啥！我们每家给你几条鲜鱼就够你家吃了，还能饿着你家吗？

王智明说："俺五口之家，不能老吃等食呀，靠人帮衬，不如自己家想法子挣点儿，吃呀用啊心里也踏实。"

等大海涨潮的时候，王智明在岸上指点着，儿子、媳妇和大女儿在水里把柴草一捆挨一捆绑在栏杆上，王智明和小孙子在岸上往海里递柴禾。忙了足有半个时辰，在羊角湾最窄处架起一道柴草拦障。半天之后潮水退了，羊角湾露出海滩。低洼处，活蹦乱跳的鲜鱼跑不了啦。王家顺手抓鱼，抓了千多斤鲜鱼。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岛。渔家人男女老少都到王家看不撒网不垂钩抓到的鲜鱼。一看抓了一千多斤鱼，都很惊讶。有人伸出了大拇指夸这招儿实在高。

从那以后，王智明一家用这种法子抓鱼。虽然几次风浪把钉在海滩的木桩和柴草拦障刮进大海，但王家很快又砍来新的木桩和柴禾。这样干了一夏天，王家人也富腾起来了：买粮、买油、买药、买布。全家人病也好了，新衣置下了，房子也不漏了，好日子越过越舒心。

秋去冬来，北风刮到岛上，水凉了。要是站在水里半个时辰绑柴火捆设拦障，谁的身板也抗不了，只好不干了。王家五口人连个船也没有，只得到岸边钓鱼，一天只钓二三十斤。眼看着羊角湾的鱼不少，外边的太平湾里鱼螺虾蟹就更稠了，可是谁抓得上来呀，钓也钓不了多少。

王智明的孙子小亮十二岁了，这孩子虎头虎脑很聪明。他看爷爷爹爹整天出去钓鱼，也跟着挂鱼喂子，使摸竿。他看见别人拿着鱼网下海捕鱼，眨巴着大眼睛动起了心计。一连好几天，他一会儿跑去看妈妈和姐姐织鱼网，一会儿跑到羊角湾呆呆地出神，有时姐姐喊他吃饭他都不应声。他妈怕宝贝儿子得毛病，整天让他在家呆着，可是小亮趁妈妈和姐姐不留神的工夫，还往海边跑。这孩子是让什么迷住了吧？

妈妈把小亮的事跟老公公说了，王智明对独苗孙子最稀罕[①]，他听说他迷上了羊角湾，就把小亮搂在怀里问："亮子，你到羊角湾呆呆地望什么呀！"

小亮说："爷爷，能不能往咱堵鱼的障子那儿放个长网呀，钉上木桩，拉上长网，网下边堕上海卵石，这样拉好网就能堵住鱼，不是又快又省劲儿吗？"

王智明一听，眼睛亮起来，拍着孙子的后脑勺儿说："好孩子，真聪明！只要织一个十丈多长的大鱼网，拉在羊角湾最窄的地方就行了，可比夹柴禾捆障子省事多了！亮子的爹妈听了乐得直劲夸儿子聪明，心里就象装满了蜜糖，甭提有多甜了。

亮子的妈和姐姐日夜赶织长鱼网，织了三天三夜，拦网织成了。

这三天，亮子和爷爷、爹爹上山砍木桩子，钉在羊角湾最窄的地方，夯牢后，亮子捡了一篮子海卵石坠在鱼网上。

第四天涨潮的时候，祖孙三人坐在借来的一条舢板上，从北向南沿着木桩把拦网下好了，聪明的亮子还在上沿拴了五个木头浮漂哩。

一家五口人站在羊角湾的北山上，一直望到潮水退尽，好家伙，又拦住了六七百斤鱼，一些大鱼劲儿大，从拦网的底缝溜走了。

从第二天起，王家在拦网处垒起了一道沙岗，沙岗里一丈远的地方挖了个沙坑。退潮时，随潮水走的鱼儿冲不出拦网，在那有水的坑子里乱扑腾。王家用拦网，打了不少

---

① 稀罕：这里是喜欢的意思。

鱼，卖了不少铜钱。

第二年，王家盖起了一座海草房，置办了舢板。他们把这种拦网让给了生病不能出海的邻居使用，爷俩又驾着舢板出海打鱼去了。

这个办法是聪明的小亮想出来的，人们就把这种拦网叫成了“亮子网”，把羊角湾叫成了“亮子湾”。后来亮子湾变成了陆地，人们又把这个小山沟叫成了“亮子沟”。

讲 述 者：曲月桂 男 84岁 长海县海洋岛龙口屯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3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2年9月
采录地点：长海县海洋岛龙口屯

附 记：

海洋岛刘明恩也讲过同样的故事。

134. 满 都 户

（满族 大连市）

辽河西岸，在辽中县和黑山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满都户。

据说，满都户原来叫满都一户，后来人们为顺口，就把“一”字给扔了。这个地名咋来的呢？还得从清朝吴三桂叛乱说起。

清圣祖康熙继位后，见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野心勃勃，势力越来越大，就下令撤掉三藩。吴三桂这伙人哪能甘心呢？他们偷偷地在暗中策划叛乱。

皇室里有位公主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这个驸马爷在宫廷里外势力也不小。

一天，八千王对圣祖说：“皇兄，吴三桂这伙子人，一准要叛乱，可不能不防啊！他的儿子，咱们的驸马，哪能不向着他爹呢？我看得先杀了驸马，省得他们里应外合。”康熙觉得有道理，就说等和大臣再商量商量。

这个消息不知咋叫公主知道了，她连夜顶灯① 做了一双鞋，叫一个亲信骑上最快的马，送给吴三桂。她对送信的人说：“你让公公当面试试这双鞋合不合脚？回来告诉我。”

送鞋人见了吴三桂，把鞋递上去说：“公主孝顺，怕这鞋不合脚，请您现在就试试。”吴三桂乐呵呵地穿上，两脚刚一落地，就觉着脚心扎得慌。他眼珠子一转，对送信人说：

① 顶灯：指点着灯做活儿。

个个落泪。

这时，有个一直没说话的老臣，站起来说："皇上，大家都想错了，就是把八千王整个人交出去，也不能了事，莫如请八千王暂避一时，命全城兵将全力保护皇室，吴三桂不进来更好，若是进了城，咱们手中有他的儿子，谅他不敢轻易动刀枪。那时再同他商议，吾皇意下如何？"康熙同意了老臣的主张。

八千王无奈，只得洒泪辞别了圣祖和群臣到后宫急忙收拾打点行装、盘费，同他的妻子、儿女准备逃难。这时公主来了，她的脸色苍白，哭得两眼又红又肿，一进门就给八千王跪下了，说道："皇兄啊，我本不信吴三桂真要叛乱，夺我江山哪！现在看来，他大兵压城。真没有安好心，我不想做吴家的媳妇，更不忍心看皇城被困，请皇兄把我也带走吧！"

原来公主只想让吴三桂来一趟，向康熙表表心迹，别杀她的丈夫就行了。没想到惹了这么大的乱子，这回她才看清了吴三桂的真面目。

八千王带着家眷和公主，趁着夜色，悄悄地离开京城逃往他乡了。

八千王这一支人，背着包袱和行李，为做饭吃，还背着铁锅呢，他们一路往东北去了。走到一个地方，想住下来，八千王哈腰抓把土看看，觉得这里土质不好，不能定居，又背起行李说声："走，往前走！"一家人拖着酸腿又往前走去。

他们走哇，走哇，又来到一个地方，抓了把土和原来那把土都用秤称了，一般轻重。八千王又说声："走，往前走！"一家人互相搀扶着，没精打采地又往前走。

就这样，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抓上一把土来比较。不知爬了几座山，过了几道河，最后来到辽河大平原。

八千王抓把土一看，呵，这土色真好啊！又黑又亮，都能攥出油来，比哪个地方的土都肥，拿秤一称，分量也最轻。八千王乐得忙招呼家人说："快放下行装吧，不走啦！"大伙儿卸下背包，坐了下来。八千王指着一片茫茫荒草地说："这里就是咱们的家了，咱要祖祖辈辈留在这里，靠这块土地和一双手养活自己吧！"打这，八千王一家子就定居在这里了。

这一大家子，人口也不少啊，一帮儿子，一帮儿媳妇，一群闺女，一群女婿，还有老伴儿和公主。八千王领头，平地建家园。他们在这里盖了房屋，又开荒种地，养猪养鸡，后来又买牛买马。一个没有人烟的荒野，几年后，变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火火腾腾的村庄了。

因为这里没有别的人家，全是爱新觉罗一姓，又是从京都来的满族人，八千王就给这个村子起了个名儿叫：满都一户。怕吴三桂发现，他们不得不隐姓埋名，全家人都改姓"肇"了。

康熙平定了三藩叛乱，皇帝想起了八千王，就派人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满都

一户。来臣对八千王说，皇上请他们一家人回京。可是八千王一家人，田园生活过惯了，觉得这里比皇城更有情趣，与世无争，春种秋收，自得其乐。他们谢过了使臣，再没挪窝儿[①]。

康熙不忘旧情，每月给八千王一家发来俸禄，出生小孩儿一落地就有银两。

据说，现在的满都户，满族人仍占多数，姓肇的人家居首位。人们说，他们都是八千王的后代。这里的公主坟，就是当年跟随八千王逃出来的公主的陵墓。

讲 述 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 退休干部 小学

135. 拆 船 场

（东沟县）

在靠近大东沟的黄海里，有个磧子[②]，叫车轱辘磧子，又叫拆船场，还叫王八磧子。叫它车轱辘磧子，是指这儿的海浪又大又急，像车轱辘一样直滚。叫它拆船场，是说这儿行不了船，船要行到这里，非“打”[③] 了不可。

大东沟这地场，紧靠黄海，又是鸭绿江口，是个热闹的码头。大东沟东北方向还有个码头，叫沙河子[④]，紧靠鸭绿江，老中华[⑤] 的安东县衙门就设在沙河子。大东沟离沙河子九十里，来往客商不断溜儿。可是，用步量九十里地，紧走慢赶两头儿不见日头。

打从清朝末年起，不少外国人红着眼睛抢中国这块肥肉。老中华的时候，大东沟来了英国人。英国人见从大东沟到沙河子交通不便，就弄来一条汽船，从大东沟到沙河子来往拉客，船脚每人小洋钱五毛。汽船这玩艺儿跑得快，三四个钟头就到了。来往客商图希快，坐汽船的人越来越多，英国船可就发鳖[⑥] 了。

没过多久，半道上杀出来个程咬金，谁？日本。日本国早想霸占咱中国的东三省，要独霸就得把别国撵走，这就动了心机，也弄来一条汽船，从大东沟到沙河子来往拉客，船脚每人小洋钱四毛，比英国船贱一毛。这一下子，顶了英国的行，人们都去坐日本船。

---

① 挪窝儿：动地方。
② 磧子：海中近陆处的礁石。
③ 打：这里是破碎的意思。
④ 沙河子：丹东市的旧称。
⑤ 老中华：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华民国。
⑥ 发鳖：发大财，贬意。

英国人一看，你日本人要船脚四毛，我干脆降到三毛。日本人一看，我干脆降到两毛。到后来，日本船干脆一个大钱不要，白坐。英国船呢，一横心，不光一个大钱不要，还白给船客一块英国造的香胰子①；日本船也一横心，不光白给船客一块日本造的香胰子，还外搭一条手巾。

就这样，日本船和英国船在中国的地盘上你争我斗起来，都想把别人撵走，自己独霸独吞。争来斗去，日本的势力大，英国吃不住劲儿，实在赔不起，就离开大东沟，要到外地另起炉灶。

英国船出了大东沟港，进了黄海，往西走，得路过车轱辘磧子。船长知道车轱辘磧子那地场是个鬼门关，船要进去就别想活命了。他拿着千里眼②，眼睛也不眨巴一下，紧盯着海面和罗盘，嘴里“左舵”“右舵”不住地喊。离车轱辘磧子还有好几里地呢，冷丁舵不灵了，机器也不好使了，就像有吸铁石吸了一样，箭一般冲进了车轱辘磧子，一个浪头打来，就窝儿沉进了海底，水面上只露了半节桅杆。以后好几年，也没漂上来一块船板，一个尸首。

英国船“打”了，日本船可就成了霸王，船脚一下子涨到小洋钱一元，不光捞回来本钱，比英国船更发鳖了！这还不说，它还在航道上横冲直撞，常常撞翻了中国的打鱼小船，船家告到安东县衙门，县官儿也不敢惹日本人，因为日本国在沙河子有兵有将，有枪有炮，动不动就要动武。中国人叫日本人欺负得眼蓝③。

过了几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前一两年，日本从本国运来不少兵，要打咱中国，霸占东三省。这条船不拉客了，改成了运兵船。

这天，这条运兵船在沙河子载了不少日本兵，出了鸭绿江口，越过大东沟港，直接往西走，不知道往什么地场去，得路过车轱辘磧子。船长也知道车轱辘磧子那地场是个鬼门关，小心又加小心。他拿着千里眼，眼睛也不眨巴一下，紧盯着海面和罗盘，嘴里“左舵”“右舵”不住地喊。离车轱辘磧子还有好几里地呢，冷丁舵不灵了，机器也不好使了，就像有吸铁石吸了一样，箭一般冲进了车轱辘磧子，一个浪头打来，就窝儿沉进了海底，水面上只露了半节桅杆。它到海底跟英国船去争去斗了。

打那以后，人们把车轱辘磧子又叫拆船场了。

说也怪，日本船沉了没几天，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尸首一块儿漂了上来，死尸上都攀着大老鼋④，吃着那些臭尸烂肉。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咱的东三省。以后，他们要打捞这两条船，在海洋岛雇

---

① 香胰子：香皂。
② 千里眼：望远镜。
③ 眼蓝：干生气上火而无可奈何。
④ 老鼋：鳖。

来个碰参[1] 的人，下海打探。这碰参的人下到海底一看，两条船里都住满了老鼋。碰参的人把见到的情景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再没敢打捞。后来，那两条船成了老鼋的窝巢的事儿传开了，人们又把这地场叫“王八碛子”。

讲 述 者：赵云国 男 65岁 东沟县 渔民 小学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4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

136. 好 汉 桩

（蒙古族 喀左县）

敖木伦河上游，南哨东山上有一个三丈高五搂粗的石头桩子，叫“好汉桩”。

这个好汉桩有一股犟脾气，要是一个人用手推它一下，它就像开玩笑一样，也推你一把。要是上来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推它，它却像一座铸的金刚，纹丝不动。

谁也说不清楚这座好汉桩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还是地下长出来的，反正世代相传，都叫它“好汉桩”。有人说，因为有这座石桩子，这个地方世世代代出大力士，出武举，出英雄好汉，所以人们管它叫“好汉桩”。

好汉桩，出好汉。这个美名到清朝康熙年以后，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关里，传到江南，也不知是谁把这美名传到了武当山，被武当山的一位武士听到了。这位武士满身武艺，力大无穷，称得起江南一霸。他素知北方人马上骑射功夫厉害，要论拳脚和力气，就不一定能比过南方武当山武士。他有意称雄南北，就动身离开武当山，要到关外来见识见识。

武士经过一个多月的途程，路经之处登过十几个擂台，也没有碰上对手。他暗暗自喜。他路经长城，出了山海关，来到敖木伦河东岸好汉桩下，已经是冬子月[2] 十几了。

这时候，敖木伦河冻了厚厚一层冰，像镜子一样明光耀眼。好汉桩迎着“呜呜”的北风，稳稳当当站在东山顶上。武当山武士来到好汉桩下，细细地端详一番，围着好汉桩绕了两圈，用手推一推，好汉桩也就动一动，用手推两推，好汉桩动两动。他越发来了兴致，恨不得一时找到好汉桩下的好汉，和他比比高低，也显一显他武当武士的英雄

① 碰参：下海捞参。
② 冬子月：俗称农历十一月。

气概。

武当山的武士摇摇摆摆走下山来，在营子[①] 外碰见一位五十多岁、身穿黑色蒙古棉袍、腰系红腰带的额布根[②] 阿爸。武士见这位额布根阿爸干干瘦瘦，腰间斜插一把镐头，只用两手拔高粱茬，就问："喂！老爷子，山上的石桩子就叫好汉桩吗？"额布根阿爸回答说："是啊！尊敬的客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听说这好汉桩下出过武举，是真的吗？""武举是出过几个。客人，你要打听哪一位呀？"武士说："当今这好汉桩下还有好汉吗？"额布根看了武士一眼，说："好汉倒不一定称得上，反正都比我强。"说着，额布根阿爸用两个手指把一棵茶碗口粗的高粱茬，轻轻一提，"崩"地一声，拔了出来，还带着瓦盆子大的一盘冻土块，顺势一指说："你去问问那个修马车的人吧！"武当武士离开老阿爸，向前走去，他一边走着，心里犯了合计：两个手指能拔冻茬子，看来这老爷子还真有点儿力气。他走到老头儿看不见的地方，也想拔几棵试试。可他不用说用两个指头，就是满把攥，都没拔出来。他站起身来，望着额布根老阿爸，暗暗说道："小看不得呀！"武当武士按额布根老阿爸指的方向走去，看见一位木匠正在收拾车辕子。这木匠四十上下岁，头上盘着长长的辫子，脚上穿着毡靴，棉袍外罩一件羊皮坎肩。武当武士客气地一抱拳说："请问兄弟，贵村有几位出名的武士？我想拜访一下。"木匠说："武士还是南方出得多，我们北方出骑手、猎手。要说有点儿力气的，得属庙里喇嘛爷。"木匠说着，用手轻轻举起车辕子往南山喇嘛庙一指，说："于四喇嘛爷有点儿力气，他和年轻人打过赌，吃过一筷子煎饼，一扁担豆包，要拜访，你去问问他。"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车辕子轻轻放回原处。

武当武士一见，不由大吃一惊，他搬动一下车辕子，估计足有三百斤，不用说用一只手拿起来，就是两个棒小伙儿扛起来，也得费点儿劲。这工夫，他那想称雄北方的劲头已消去了一大半儿。他急着要见到那位吃一筷子煎饼、一扁担豆包的于四喇嘛，就大步流星奔庙走去。他走到河边，听后面传来"驾——！"回头一看，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喇嘛，赶着一头驮了满满两口袋粮食的毛驴来到河边。小喇嘛用力拉着毛驴，毛驴四腿一撑，就是不走冰。小喇嘛硬是把毛驴拥到冰上，毛驴就趴到了冰上，粮食压得毛驴喘不过气来。小喇嘛火气上来，把紫袍子一撩，两腿一叉，把毛驴和粮食一块儿抱起来，走了一里多长的冰路。武当武士呆呆地看着小喇嘛走到河对面放下毛驴，才想起喊了一声："小师父，于四喇嘛在庙里吗？"小喇嘛回过头来说："我师父不在庙上，外边儿念经去了，一个月后才能回来。"

武当武士扫兴地往回走。刚走几步，见前边跑着一辆套有四匹马的轿车子，车子里

---

① 营子：蒙古语，村子。
② 额布根：蒙古语，老头子。

坐着一位油头粉面的妇人。正在这时候，营子里传来开场戏的锣鼓声，原来营子里在唱戏。一声鞭响，轿车子赶进了营子、赶进了人群。武当武士也跟着走到戏台下。这时，有个像是管家的人，在人群里吆喝着："闪开，闪开，给协理衙门娘子让个地方，快快！"

本来静静的人群，一时又骚动起来，那辆轿车子不偏不斜地停在场地中间，挡住后面一大片人。车后边站着一个壮小伙子，长得虎背熊腰，八尺多高的身量，浓眉毛大眼睛，留着黑黑两撇蒙古胡儿，他就是营子里有名的大力士，人们都叫他张大力。张大力看得正起劲儿，被衙门娘子给搅了，心里很不痛快。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儿，分开众人，站到轿车子前面，像铁塔一样，正正当当挡住了轿车子，气得少奶奶尖声尖气地叫起来。少奶奶正骂得起劲儿的时候，天突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人们都散去了，戏也停演了。少奶奶装满一肚子气，被管家领着避雪去了，场子上只剩下一辆空轿车子。

张大力挨了少奶奶一顿骂，气鼓心窝，咕咚咕咚地跳。他正想找机会灭灭少奶奶的威风，也出出这口气，看见了停在戏台下的轿车子，他心里一动，三五下就把一只车轱辘拆了下来。他顺势一甩、不偏不斜，车轱辘正好扔到敖木伦河的冰窟窿上卡住了。

雪住了，协理的少奶奶该回府了，车老板找不到车轱辘，管家急得满头大汗，少奶奶气得一蹦老高．车老板四处寻找，终于在河边发现了他们的车轱辘。可是，车轱辘死死地冻在冰窟窿里一动也不动。有人说，要想把车轱辘拿出来，非找张大力不可。管家和少奶奶知道自己得罪了人，可拿不出车轱辘又回不了家，就求人领着找到张大力，央求张大力帮忙。

这时候，河边早已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张大力来了，人们都自动闪开。张大力站到冰沿上，一只大手轻轻一提，就听"崩"的一声巨响，车轱辘带起碾盘那么大的一块冰块。张大力顺势一甩、甩到岸上。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不拍掌叫好的，车老板赶忙安上车轱辘，少奶奶羞得面红耳赤，爬上车子就跑了。

再找那武当山来的武士，连面都没敢露，灰溜了。

讲 述 者：张瑞清 男 43岁 喀左县报 编辑 高中
采 录 者：乌凤山 男 蒙古族 47岁 喀左县文化局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喀左县南哨乡

137. 牛 的 由 来

（庄河县）

古时候，有个苦命的崽儿，名叫门子，他三岁死了亲爹，五岁有了后爹。娘让他管后爹叫“大”①。门子开始不叫，直到娘生的后窝弟弟娇声怪气直叫爹，很眼气人，这才怯生生地叫了“大”。

门子他“大”对自己的亲儿子总是喜眉笑眼，对门子却是瞪眼扒皮的。门子七岁时，后爹就叫他上山砍柴，下甸放驴，门子早起晚睡，柴禾砍得能垛座小山，毛驴放得滚瓜溜圆，却总讨不出他“大”的好来。

门子九岁的时候，后爹把弟弟送进了学堂，却把门子送进地主家做了小长工。门子吃糠咽菜，没命地干活，还总是挨打受气。

十二岁那年，后爹又把门子领回家，要门子开荒种地，养活一家老小，自己却和亲生儿子东溜西逛，南坑北骗。

门子可怜她娘，起五更爬半夜上山开荒，汗珠儿摔八瓣儿地侍弄庄稼。功夫不负有心人，春去秋来，粮食满仓，家里渐渐兴旺起来。

太阳东山升了西山落，门子一天天大起来，后爹的“心病”也一天天地加重了。他要害死门子，要把门子亲爹积攒的家底传给自己游手好闲的亲儿子，就对门子更加凶狠起来，动不动就骂，动不动就打，门子整天眼泪吧嗒的。

这年冬天，门子娘领着弟弟去姥姥家了，临走时做好了饭菜，放在锅里。还不到天晌，后爹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然后用砒霜和着面粉做好了几个饽饽，蒸熟了也放在锅里，自己悄悄地溜了出去。

天晌了，门子从田里回来，掀开锅盖，拿起饽饽刚要张口，忽听门外有人喊：“孩子啊，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给我点儿东西吃吧！”门子一看，一位穿得补丁加补丁的讨饭老头儿正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瞅着他手里的饽饽。门子鼻子一酸，把饽饽全部给了老人。老人解开手里破包袱，取出一件黄色大皮袄，对门子说：“孩子，难得你一片好心，我这件破皮袄，就送给你爹穿吧。”说完就千恩万谢地走了。

不一会儿，后爹冷得哆哆嗦嗦地回来了，见锅里的饽饽没了，门子却没死，心里正

① 大：伯父。

纳闷儿，一眼瞥见门子手里的皮袄，一把夺过来穿在身上。哪知道穿上它，身上就象生了虱子，直痒痒，想脱却怎么也脱不下来，吓得他直喊："门子，你眼瞎了，快帮我脱下来！"门子忙上前拽，可那大皮袄好象长在了后爹身上，怎么也拽不下来。忽然，后爹冲出门外，在院子里直打滚儿，"妈呀妈呀"地直叫唤，眼瞅着变成了一条似驴非驴的怪物。这怪物比驴粗大，却又和驴一样有一条尾巴，四条腿，大长脸，宽鼻子，长嘴巴，大肚皮。不同的是耳朵比驴耳朵短，脑门儿上还长出一对尖角儿。

这怪物眼睛又红又大，瞪着门子，用双角向门子撞去，门子伸手抓住怪物的角儿，用绳子紧紧扣住怪物的脖子，然后拴在驴槽上边的木桩上，嗬，这怪物和驴一样吃起草来了。

后来门子就把这怪物套在车上，它拉车比驴有劲，套在犁杖上蹚地也比驴得力。

有一天，门子又遇见了那个讨饭的老人。老人问："那东西你使唤得怎样？"门子说："行，只是脾气又犟又拗。"老人笑了笑说："那就用鞭子打，它是有罪的东西，死了还可以吃它的肉，那皮还能做鞋什么的。"门子说："老人家，你给它起个名字吧。"老人寻思了一会儿说："它脾气很执拗，就叫做'拗'吧。"门子知道老人不是一般人，忙对老人说："我们村里人都喜欢这东西。你想办法，让每家每户都有一条吧。"老人说："你叫村里人用黄泥照着'拗'的样儿捏个泥拗就行了。"说完老人就走了。

门子便把老人说的办法告诉了村里人，村里人就照着门子家的怪物样子做了起来，做好了后，黄泥拗都变成了活龙活现的真拗了。人们就用它耕地，拉车，不听话，人们就用鞭子打，拗就会"哞儿哞儿"直叫，好像说："门子可怜可怜我。"村里人学着门子，对它喊："大大，我我，看你再敢欺负我！"后来"拗"字叫白了，就叫成"牛"了。

讲 述 者：尚忠安 男 95岁 庄河县光明山镇菠萝嘴屯 读过私塾
采 录 者：尚书敏 男 24岁 庄河县光明山镇菠萝嘴屯 农民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庄河县光明山镇

附 记：

庄河县光明山镇菠萝嘴屯64岁的家庭妇女尚乔氏也讲过这个故事。

138. 驴为什么走到河心撒尿

（喀左县）

古时生下来的人，全是带尾巴的，在人快要死的前三年，都先干尾巴尖儿。人一干

了尾巴尖儿，知道自己快死了，就不好好地过日子了。老父老母怕人知道死期，不好好过日子，就在人一生下来时，把尾巴给揪去了，从此，人就没了尾巴。

那时候，一死了人，大家都围在一起嚎嚎啕啕地哭。玉皇大帝听到哭声，就派驴二到下方去察看人为什么哭，驴二到人间一看，原来是死人了，回去后就禀报了玉帝。玉帝把一张长寿帖交给驴二，让他带给人间。驴二一扔，却把长寿帖挂到柏树上了。

又过了几天，玉帝又听到哭声，他又派驴二去察看。驴二到人间一看，又死人了，驴二马上又禀报玉帝。玉帝又把长寿帖交给驴二，让他往人间送。驴二一扔，把长寿帖又挂到松树上了。从此，松柏一年四季都长青，可人还是照样死。

玉帝发怒了，就把驴二贬到下界，让他够一百天再回天上。驴二在东海边一边天天吃青草，一边日夜盼着重新再回天堂。

一晃九十九天过去了，明天就可以回天堂了。驴二高兴得又跳又叫。驴二这么一闹，惊动了河里的老乌龟。正在这时，有个小媳妇想过河过不去，老乌龟就偷偷地从河里爬出来，对这媳妇说："你想过河吗？只要你骑到那头驴子身上，就可以过去了。"那媳妇听了乌龟的话，就骑到驴二身上过了河。因为这媳妇脏了驴二的身子，驴二就回不了天了。从此，驴就和乌龟做了对头，每当驴要过河时，非要往河心撒泡尿不可，它那是臊乌龟呢！

讲 述 者：刘永兰 女 57岁 建昌县娘娘庙乡盘龙沟村龙凤沟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杨景龙 男 29岁 平房子乡文化站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4年
采录地点：建昌县娘娘庙乡

139. 狗为啥往烂柴禾上拉屎

（朝阳县）

先前时候，有这么老夫妻俩，成年到头地靠讨饭过日子。有一天，老夫妻俩出去要饭，看见一条快要饿死的小狗。老头儿说："多好的小狗哇，死了怪可惜的！""是呀，咱们把它抱回家去吧，等它长大了，狗皮还能卖几吊钱呢！"就这么的，老夫妻俩把小狗抱回了家。

有一年的寒冬腊月，老夫妻俩半夜里被冻醒了，爬起来，拢了一盆火，一边烤着一

边打唠[①]。老太太说："哎呀，真冷。要是有个漂亮的瓦房就好啦。"老头儿说："可不是，要是再有两床里面三新的被子就更好啦。""嘿嘿，要再加两仓粮食，一头大肥猪就更好啦。""哎，可就是缺钱呀，要是有四五个银元宝锞子就成啦！"老夫妻俩说完就睡觉啦。

第二天，回家时就黑漆漆的啦。老头儿往炕上一坐，"哎呀呀，是啥玩艺硌得我生疼哟！"摸起来一看："哎哟哟，我说老婆子哎，快来看看吧，这不是元宝锞子吗？老太太凑到跟前一看，可不是，银白银白的。再一找呀，哈哈，又找出了三个！

这是哪来的呢？老夫妻俩纳闷儿啦。这时候，小狗从外头跑进来啦，浑身大汗，嘴里还叼着一个元宝锞子呢！老夫妻俩可乐坏啦。

就这么的，老夫妻俩盖起了大瓦房。买了上等的布做了新被子，小日子红火啦。

谁知道，这老夫妻俩不知足，老是让狗去叼元宝锞子。狗不去，他们就一边打一边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呀，打死你也不少哇。我们救了你的命，多少元宝锞子能换得回来呀。你去不去呀，你去不去呀……"打呀，骂呀，打累了，就把狗往院子里一扔，死活不管。

常言说，"家存万贯，不如日进分文"，"坐吃不干，金山银山也有空的时候"，这老夫妻俩自从有了钱就啥也不干啦。狗不给他们叼元宝了，两口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又要饭啦。

有一天，老头儿上人家去串门，看人家锅台上摆着几块熟肉，馋得不得了，趁人家没注意就偷了一块。他前脚刚到家，后脚人就追来啦。没地方藏，老头儿藏到了院子旁边的柴禾堆里。

狗看见了，把肉扒出来给人家叼回去了，然后往柴堆里拉了一泡屎。

半夜，老头儿醒啦，捅捅老太太，说："老婆子哎，快起来，把那块肉拿来咱啃了吧！""行啊，我就去。"老太太出去扒开柴禾，摸出了那堆冻硬的狗屎。因为太冷，就忙不迭地抱在怀里跑回来啦。没敢点灯，老太太摸黑儿就抢先啃了一口。

"哎呀，咋这么臭哇？"老太太忙吐了出来。老头儿听错了，你猜他说啥？"这肉还瘦？是我挑肥膘拿的。""哎呀，不是……""不是啥呀！我都用眼睛瞟好啦！"老太太急了，掰了一块递给老头儿，老头儿一啃才知道不对味儿，点灯一瞧，哎呀，气得老夫妻俩直翻白眼儿。"揍死这败家的狗，剥了它的皮吃了它的肉。"老夫妻俩拿着绳子刚要抓狗，狗冷丁地说话啦："老头儿，老太太呀，你们救了我的命，我领情不过，给你们叼元宝报答恩德。可你们好吃懒做又偷又摸，这样人还咋讲恩德呀？"说完，张嘴就咬。老夫妻俩可吓坏啦，撒腿就跑，狗随着屁股后就追。

追呀追呀，老夫妻俩跑不动了。老头儿摔了个大跟头，往道旁一滚，变成了一块大

① 打唠：闲聊。

石头。狗追到跟前，咬也咬不了，就抬腿往上撒起尿来："浇你一泡尿吧，看你还坏不坏；浇你一泡尿吧，看你还坏不坏？"老太太跑进了树林子，跌了个跟头，变成一棵破肚子树。狗追到跟前，咬也咬不了，就抬腿往上撒起尿来："浇你一泡尿吧，看你还坏不坏；浇你一泡尿吧，看你还坏不坏？"

打这以后，狗就单往柴禾上拉屎，往道旁的石头和破树上撒尿啦。

讲 述 者：魏德信 男 蒙古族 50岁 朝阳县六家子乡魏营子村 农民
不识字（用汉语讲述）
采 录 者：魏泽先 男 六家子乡 农民
采录时间：1984年10月
采录地点：朝阳县魏营子村

140. 狗走天边吃屎

（庄河县）

早先年有一家子，一个病不离身的老太太，两个儿子。儿子在外地做长工，常年不回来，家里只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媳妇过日子。

大媳妇为人很刁，她嫌老婆婆是个吃闲饭的，三九天不在婆婆这屋的锅里做顿饭，想冻死她。三伏天总往婆婆这屋的锅下烧火，要热死她。老婆婆经常起不来炕，起不来炕也不给送点儿吃的，要饿死她。二媳妇心地善良，摸摸婆婆炕上冰凉，就给烧上一抱草。滚烫呢，就给垫上几块板。做顿好饭好菜也偷着留出来点儿，预备给婆婆断了顿的时候吃。

二媳妇再孝顺，也抵不过大媳妇那一折腾，老太太的病情还是一天天沉重起来。

病人嘴馋。这一天，老太太忽然想吃点儿黄米饭，她不敢跟大媳妇提，只能告诉二媳妇。二媳妇明白，老婆婆不忍到十二分不肯出声儿，出了声准是没法再忍耐。她立马追驹去舀米。谁知婆婆的话被大媳妇听见了，她赶紧把米箱上了锁。跟她要钥匙，她把脸一拉拉，秃噜① 一句："丢了！"二媳妇没办法，只好到邻居家去借。

黄米不是别的米，它碾成米搁的时间一长就发苦，所以不是等着吃它谁也不肯碾成米。二媳妇从村头串到村尾，好不容易从一家米箱里划拉出半小碗。她回家把米往锅台上一放，就出去抱草。等抱草回来，只见自家那只大黄狗，两只前爪搭在锅台上，嘴巴

① 秃噜：此处指突然冒出一句。

拱在碗里正在吃黄米。这可是动了二媳妇的心，她扯住狗耳朵往旁一摔，看看碗，一粒黄米也没剩下。怎么办？也算她机灵，反正米进狗肚才一会儿，她按倒黄狗就开膛破肚，把半碗黄米一粒不少地从狗肚子里划拉出来，然后洗了一遍又一遍，自已闻了再叫婆婆闻，婆婆叫她快下锅，她才烧起火。

这黄米饭做好端上来，老婆婆吃了一半儿就觉出身子飘轻，吃完后竟能下地走动了！仙丹也没这么灵验。可就在这时候，西北天飘过来一块黑云，这云越聚越浓，接着霹雳闪电咔嚓响，声声都不离门和窗，像要把个什么精灵从屋里抓出去。霹雳闪电一阵比一阵紧，二媳妇多了心：我从狗肚子里扒出黄米做给老人吃，是丧了天理，上天看不过眼，雷劈我来啦。我要是不让它劈，惹怒了上天，怕婆婆、嫂嫂都要跟着遭殃。

二媳妇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婆婆说了自已的心思，还嘱咐婆婆多保重。老婆婆怎舍得了这样的好媳妇儿，说："老天真就没有眼？要劈倒该劈了我这累赘你的老婆子。"老婆婆说着就往里拽媳妇儿，媳妇儿怕婆婆替代了她，死死地往里推婆婆。她推脱了婆婆，一步跨出门槛，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一个火球在她头上开了花，接着雷也没了，闪也不打了，天也晴了。老婆婆这下可怨老天毁了她的好媳妇儿，上前一把把二媳妇儿拽进怀里，才要大哭，又愣住了：只见二媳妇儿一根汗毛也没倒，倒是有七叉八股的金钗插了她一头，直放金光。

二媳妇儿得了宝，大媳妇儿又眼红，又不是味儿，她后悔自已错过了机会。这碗黄米要是自已从狗肚子里扒出来，做给那个老不死的吃了，七叉八股的金钗准会插在我头上。她想了一阵，有了主意。第二天一大早，她喜眉笑脸地跟婆婆说："要吃黄米饭还用到外面去借，咱自家就有半箱子，下顿我来做给你老人家吃。"婆婆说："放着吧，我哪天想吃再做吧。"大媳妇忙凑过去："哎呀我的好妈妈，一样的媳妇儿不能分厚薄。他二婶做来你老人家吃，我做来你就不肯吃？"做婆婆都希望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她爱做就做，我不能吃三口不好吃一口？也就没再说什么。

大媳妇赶忙挖出半瓢米。自家狗没了，也就不能往锅台上放，只好放在大街上，老远地瞄着。眼见被东屋家的大黑狗吞吃了，她心里乐开了一朵花，表面上装做气得够呛的样子，要邻居把大黑狗逮住，她要开膛破肚收回那半瓢米，婆婆馋黄米馋得发疯啦。她待婆婆的事，邻居们都当戏唱，现在小尾巴甩打起来，知道又有好戏唱了，就懒洋洋地不爱动弹。

东屋家左圈右堵，把狗逮住，已过了大半天。等打开狗肚子，黄米都快变成狗屎了。大媳妇儿连狗屎也不嫌乎，粘乎乎地捧出大半瓢，拿水晃了晃，架上一笼火，也不管生熟，端上来就逼着婆婆吃。这东西臭气熏天，别说吃，就是闻上一闻也得恶心得人两三天进不去一口饭。老婆婆吓得屋里屋外地躲，她呢，就端着狗屎瓢屋里屋外地追。就在这时候，响晴的天忽然黑了下来，霹雳闪电喊嚓咔嚓响，大媳妇儿不追婆婆了，她心想，

给我送金钗来啦。送可是送，不比二娘们儿多几条，我可不能多念老天一声佛。

她把头长长地伸出去，咔嚓一个大球劈来，她只感到眼前一黑，脑袋被雷神抓了去。抓去了脑袋却不让她死，她不是逼老婆婆吃狗屎吗？好，叫她去吃人屎。转眼之间，雷神又把那狗头抓下，按到了她的脖子上，她也就成了一只狗。

那以前，狗只吃米不吃屎；那以后，也就有米吃米，无米吃屎了。“狗走天边吃屎”，这句话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有的。

讲 述 者：叶秀清 庄河县城山 道姑

采 录 者：白清桂 男 满族 38岁 庄河县 农民 高中

采录时间：1982年

采录地点：庄河县城山乡

141. 夜明鹰和望岗鸽

（义县）

我们辽西方圆左右，常常飞着两种叫声特别好听的鸟，一种叫夜明鹰，一种叫望岗鸽。说起这两种鸟名，在当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古时候，在一个大山的半山凹里，住着老两口，靠采药为生。家境虽说穷点儿，但日子过得舒心。就一件苦恼的事：都五十多岁了也没有个孩子。老两口儿总盼望能有个一男半女的。

一天，老两口儿又上山采药，从日出走到日落也没采到一棵药。老两口儿空着手往山下走，走到一眼井旁边，突然发现眼前有一个五颜六色的彩球在蹦达。老两口儿走近前一看，彩球不见了，仔细一找原来是棵多年的山参。老两口儿乐坏了，小心地把参挖出来，刚想伸手去捧，这棵参冷丁变成了人形，脑门儿梳个“留海”，脑后有一撮“鬼见愁”①，穿着红兜肚，白胖胖象个嫩藕似的。老两口儿一看眼前这个胖小儿，直勾眼儿了。胖小儿胆儿突突地说：“我是参娃，我游山迷了路，求你们放我回家吧！”说完，就跪下给老两口儿直磕头。

老两口儿是善良的人，就送参娃回家。参娃回头对老两口儿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可请土地爷爷帮帮你们，请说吧。”

---

① 鬼见愁：旧时男童的一种发式，脑后只留一小撮头发，其他处剃光。

老两口儿一齐说："不求金，不求银。我们老啦，就愁身边无儿无女，要有一双儿女这辈子就知足了！"

参娃笑着点点头说："明天半夜子时，你们在这圣水井边望着南岗，准会有人给你们送东西来。"说完话，参娃就不见了。

第二天半夜，老两口儿按照参娃说的话，老早就等候在井边，不眨眼地望着南岗。

到了半夜，山顶上突然飞来一只满身金红色的鸟，嘴里含着一粒金光闪闪的葫芦籽，飞到井边，它左转三圈，右转三圈，把嘴一张，吐出了葫芦籽就飞走了。老两口儿忙走上前去，拣起葫芦籽。

老两口儿精心地把这粒葫芦籽种在井旁，眨眼就长出一棵嫩绿的葫芦秧来，开出金菊色的黄花，结了一个玉翠色的大葫芦。

到秋后，老两口儿翻了三道岗，过了三条沟，把这葫芦搬回家。他俩用大锯整整锯了三天三夜，只听"咔嚓"一声，葫芦开了，里面坐着一对白胖水灵的小孩儿，是一男一女。老两口儿喜得合不上嘴，日夜护理，精心喂养，还给他们起了名字，小子叫望岗，姑娘叫夜明。

转眼望岗长成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夜明变成一个苗条俊俏的大姑娘，兄妹二人对爹妈百依百顺。爹妈更是揣心割肉地疼爱儿女，一家人过得十分快活。

再说，山外村庄里有个姓余的老财主，他嘴唇儿有个豁口，人们就叫他"余豁子"。这余豁子坏透了，啥事缺德阴损他干啥，大伙儿恨透了他。

这天，夜明到药店去买药，被余豁子看见了。他见夜明长得水灵俊俏，就起了邪心，想把夜明强占做小老婆。第二天，余豁子想出一个坏道儿来，说是要进山祭祖。他来到老两口儿在井边开出的地里，硬说这儿是他家的祖坟，还说老两口儿把"风水"给破了，一定要包赔，要是包赔不起，就让夜明给做小抵债。

老两口儿一家急得抱头大哭，没办法，想来想去只好让望岗带着妹妹躲进了山洞。

余豁子带着几个家丁来抢亲，不见了夜明，就毒打老两口子。老两口儿被打得死去活来，就是不说实话。余豁子气得要死，举起鞭子，活活把老两口儿打死了。

兄妹俩见爹妈被打死，望岗冲出山洞要去和余豁子拚命。夜明怕哥哥人孤力单，赤手空拳会吃亏，就大声喊哥哥。余豁子听到喊声发现兄妹二人，就命令家丁杀死望岗，抓住夜明。

望岗力大过人，三拳两脚就打倒了冲上来的家丁。他一把抓住余豁子，象提小鸡似的举起来，狠狠朝崖下摔去。只听"啊呀"一声，余豁子就没影儿了。就在他摔死的地方，"噌"地蹿出一只兔子来。

余豁子死了，可家丁们紧追夜明不放，直逼到崖顶，无路可走了。夜明看着追上来的家丁们，又想到死去的爹妈。把心一横，大声呼喊："望岗哥哥！"一下就跳下崖去了。

望岗眼见妹妹跳下山崖，不顾命地跳下去救妹妹，一边大喊："夜明妹妹！"哥儿俩没落底就变成了两只鸟，叫着飞走了。

后来，传说兄妹二人变成了岩鹰和山鸽，余豁子变成了兔子。岩鹰和山鸽常年生活在悬崖的岩洞里。岩鹰发出"夜明，夜明！"的叫声，是在呼唤妹妹。山鸽发出"望岗，望岗！"的叫声，是在呼唤哥哥。岩鹰追捕野兔子保护庄稼，山鸽常常飞到山林里寻找人参果，给采药挖参的人引路。人们都很喜爱这两种鸟，就把它们叫做"夜明鹰"和"望岗鸽"。

至今，人们一进到山里，老远就能听到这两种鸟的叫声，它们依旧栖在一起，你只要一打听，当地的人们都能讲起这个故事。

讲 述 者：蔡斌盈 男 73岁 义县大定堡乡小学 教师 中学
采 录 者：范宝昌 男 40岁 干部 大专
薛孟春 女 义县文化馆 干部 中学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义县大定堡乡

142. 老鹞子是咋来的

（朝鲜族　沈阳市）

小孩儿哭闹的时候，有的大人就吓唬说："别哭了，别哭了，再哭天上老鹞子下来了！"小孩儿当时就不哭了。小孩儿怕老鹞子，那是因为老鹞子不但叼小鸡，吃麻雀，有时还叼小孩子。那空中的老鹞子是咋来的？

早先有个猎人，从小就射得一手好箭，天上飞个鸟，他说射它的脑袋就不会射在它的尾巴上。百步以外站个人，他说射他的帽子就不会伤他的脸，别人看了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这个年轻的猎人，每当上山走累了他就寻思：人要是也能象鸟一样会飞，那该有多好啊？他想做一件穿了能上天的"飞天衣"。

后来，他无论射到什么鸟儿，什么麻雀呀，豆雀呀，布谷鸟呀，长尾巴帘呀，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儿的鸟儿，都把它的皮剥下来。他射了一千只鸟儿，扒了一千张鸟皮，缝制了一件鸟皮背心，钉了五个钮扣儿。

这一天，猎手穿上了"飞天衣"。他扣上第一个钮扣儿，就觉得身子轻飘飘的；扣上第二个扣儿，两脚就离地了；扣上第三个扣儿，身子就升上了空中；把五个扣子全扣上了，猎人升得老高老高，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要多快就有多快，那可真自由透了。他

不想飞的时候，把五个钮扣儿一解开，两脚就落地了。

有了这件“飞天衣”，这个猎手可就发了。因为他在半空中飞，地上哪儿有獐狍野鹿，哪儿有兔子狐狸，都看得一清二楚，再加上他的箭射得又准，打的野兽越来越多，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俗话说，话儿没脚跑千里。猎人有“飞天衣”这件事儿，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这个国王很贪心，天下人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别人有啥好东西，只要被他瞅见了，听说了，那就非得变成他的不可。他听说猎人有件能升天的宝贝，可把他给眼馋坏了。他想：天下的老百姓，没一个不怕我的，可他们又都糊弄我，今儿这里说闹了灾荒，明儿那里说收成不好，就是想少交粮食。可惜我就一双眼睛，天下这么大，哪能看得过来呢？我要是弄到了这件“飞天衣”，那就能看住天下的百姓，还可以看遍天下的山水，那该有多好呀！

国王下令把那个猎人抓来。他问猎手：“听说穿上你这件鸟衣裳就可以升天，你说说看，怎样才能升天呐？”

猎人一寻思：这国王分明是想要我的“飞天衣”呀！说不给是不行的，给了他吧，可又要祸害老百姓。咋办呢？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反正天下的老百姓都恨他，干脆叫他升得了天，下不了地。

猎人想好了主意，对国王恭顺地说：“我早就想把这件宝贝献给大王了，现在就请大王收下吧！”

猎人说完，脱下了“飞天衣”，并告诉国王，扣齐了钮扣儿就能够升天了。

这下子可把国王乐坏了，当时就脱下龙袍，穿上了“飞天衣”。穿好了“飞天衣”，把五个扣儿一扣齐，当时就腾空了。升上了天，那可把国王自在坏了。他想到哪儿就往哪儿飞，想飞多快就飞多快，他飞啊，飞啊，飞了一整天。

傍太阳落山，国王飞够了，肚子也饿得“咕噜噜”叫了，可是想下来却下不来了。为啥？你想，猎人只告诉他升天的办法，可没告诉他落地的办法呀！这回国王可别想下来了，就在空中呆着吧！

国王呆在天上下不来，渐渐地把腿儿给饿细了，嘴也饿得瘦尖尖的。最后饿急眼了，就抓飞鸟撕生肉吃。

从那以后，国王便靠捉飞鸟、家禽过日子。渐渐地，他就变成了尖尖嘴、抠抠眼、瘦细腿儿的老鹞子。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2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2年
采 录 地 点：沈阳市

143. 棒　槌　鸟

（满族　丹东市）

在关外山区，年年夏天棒槌亮红朵子的时候，就会响起“汪刚哥！”“丽姑——”，“汪刚哥！”“丽姑——”的鸟叫声。你想知道这是什么鸟叫唤吗？就听我从头讲起吧。

很早以前，在一座山下边，住着一个姑娘，名字叫丽姑。她那模样，在姑娘堆儿里真是百里挑一，还能绣一手好花，射一手好箭。

“有麝自来香，不用大风扬”，丽姑的名声越传越远。这两年，求亲的把门槛都踩平了，可丽姑全不答应，因为她心里早有人了。

那是在春景天，丽姑上山采药，正遇着额真[①]老爷来游山逛景。那额真一见丽姑，就两眼盯住不放。手下的管家最会瞅眼色行事，领着戈什哈[②]上前就抢人。这时候，打林子里出来个小伙子，三拳两脚就把管家和戈什哈打倒了。额真一看不好，领着手下的人跑了。

丽姑仔细打量着救命恩人：小伙子二十多岁，两道浓眉毛，一双大眼睛，圆圆脸，高鼻梁，身系虎皮裙，腰挂飞鱼袋，要多英俊有多英俊，要多威武有多威武！丽姑又感恩，又喜欢，就和他攀起话来，知道了他叫汪刚，孤身一人，采药为生。打那以后，俩人常常会面，越唠越投缘，丽姑送给汪刚一个香荷包，汪刚送给丽姑一张宝雕弓，俩人订了终身。

隔不几天，丽姑正在绣鞋，歪嘴媒婆“花舌子”扭扎[③]来了，一进门就一连声地给丽姑道喜，说：“我今儿个提的可是额真老爷呀。人家金子用缸装，珍珠使斗量，吃的是粳米，喝的是鲜汤，穿的是豹皮褂，住的是青瓦房，像这样的人，你打上七七四十九盏灯笼，走遍天边，也找不着第二个。像这样的家，你借来九九八十一只眼睛，踏遍地角，也找不到第二家。”丽姑一听额真，恨得牙根儿都疼：“他家的金银都带有血腥气，买纸烧鬼都不收，再好我不稀罕。他家的饭菜带有血腥味，扔在大道上狗都不理，再好我不图希。”“花舌子”又说：“人家可是翻手压地扬手遮天哪，你敢不答应？”丽姑顶她说：“山大压不住泉，水大漫不过船。他势力再大，也拆不散我和汪刚！”“花舌子”把嘴一撇：

---

① 额真：满语，本意为“主”，原为“阿哈”（奴）的对称，此处即地主之意。
② 戈什哈：满语，家丁。
③ 扭扎：形容走路不稳当，含贬意。

“那汪刚，麻杆剥皮穷光棍儿，竹蓝掉底破烂筐。跟他可是活遭罪。”丽姑麻搭下脸：“我跟他，挨饿甘心，受穷情愿。谁说什么，也是蜡烛无油枉费心。”

“花舌子”讪不搭地扭扎出去了。

再说额真在府里等信儿，听“花舌子”怎么来怎么去地一说，气了个半半昏。管家一看，忙趴在额真耳朵边，献了个一升高官、二得美人的“一箭双雕计”，额真听了，乐得大嘴咧开了两扇瓢。

说话间，又到了棒槌亮红朵子的时候，额真叫人下屯贴出告示：为了给皇上进贡，全屯子要交八品叶山参一棵。交不出，就要治罪。屯子里的人都愁坏了，汪刚一看这阵势，一拍胸脯，把挖参的差使应下了。

汪刚的心事，只有丽姑明白，她眼泪含在眼圈里，打点汪刚进了山。

汪刚翻过了七七四十九座山，趟过了九九八十一道河，见四下没人，才来到一座立陡的大砬子下边。他手搭凉棚往上一瞅，嗬！眼前红彤彤的，那棵长在大砬子壳上的八品叶大棒槌，正顶着一团蒲扇大的籽儿，长在大砬了上边。

这棵大棒槌长的地方，除了汪刚，谁也不知道。十年前，汪刚看见它，没舍得挖，光把籽采了，种到山上。打那以后，他年年都这么做。等到种的棒槌长大了，就告诉大伙儿去挖，当着谁也没说是自个儿种的。这事儿就是这回进山前才告诉了丽姑。

汪刚一猛劲爬上大砬子看了看，实在舍不得挖那棵大棒槌，就寻了一个假货下山了。

汪刚惦念丽姑，越走越快，冷丁中了一支药箭，不一会儿就觉得眼前发黑，心里难受，他知道这是毒气在身上散发开了。自个儿很快就要死了，他费力地掏出丽姑给他的荷包，捂在心口窝上，使劲喊了一声“丽姑——”，就倒了。

管家们从林子里钻出来，拿走了棒槌。额真乐颠了馅儿，一边打发人上京进贡，一边收拾新房，等着一升高官、二得美人。

再说丽姑，自打发汪刚进山以后，针也没心思拿，花也没心思绣，整天望啊望啊，眼看去放山的人一个一个都回来了，就是不见汪刚哥，心里别提有多急了。这天，有人捎信说汪刚死了，丽姑抓起宝雕弓要去找汪刚。刚出门，来抢亲的到了大门口。丽姑照准管家就是一箭，管家一躲，这支箭把后边的“花舌子”射倒了。丽姑又连发几箭，射倒几个戈什哈，趁着乱劲儿，撒腿就跑，管家们随后紧撵，等她爬到砬子，管家们也追到砬子下边。

这时候，一个戈什哈飞马来报：因为贡品是假的，额真被钦差以“欺君之罪”处死了。管家又生一计，要是把眼前的美人献给皇上，皇上准把额真的赏钱给我。想到这，领着戈什哈们就往砬子上爬。丽姑手里就剩一支箭了，等到管家累得倚着大树喘气的时候，她扯起弓，搭上箭，“嗖”的一声，这支箭穿透了管家的脖子，把他钉在大树上。

丽姑在砬子顶上，叫了一声“汪刚哥”就跳了下去。砬子下立时腾起一片红光，从

红光里飞出一只小鸟，一边飞一边叫着“汪刚哥”。那小鸟飞到汪刚倒下的地方，从那里又飞出一只一样的小鸟，先飞的小鸟叫一声“汪刚哥——”，后飞的小鸟就叫一声“丽姑——”。

打那以后，年年夏天棒槌亮红朵子的时候，那小鸟就飞来了，它们用小嘴叨起一粒一粒红莹莹的棒槌籽儿，再一粒一粒地种上，一边种，还一边叫：“汪刚哥！”“丽姑——”。从那以后，山上的棒槌就怎么挖也挖不完了。大伙儿都说，那小鸟就是丽姑和汪刚变的。因为它们专门为大伙儿种棒槌，在他们叫的地方往往能挖到棒槌，就把它们叫成“棒槌鸟”了。

讲 述 者：卢振东 男 满族 85岁 凤城县鸡冠山镇裘家沟 农民
民间吹鼓手
采 录 者：赫丛青 女 满族 丹东市人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凤城县鸡冠山镇裘家沟村

144. 梭鱼跳龙门

（大连市）

有一年刚过七月门儿，织女思念牛郎，无心织布，不小心把织布梭掉进大海里，织布梭变成了一条鱼。从此，海里就有了梭鱼。织布梭变成了鱼也没有脱掉它的本性，一天到晚穿来穿去，不得安生，鱼鳖虾蟹又讨厌又怕它，看它来了，都躲得远远的。

梭鱼失去了同伴儿，就来到了龙宫。龙宫是有规矩的，可是它不理那一套，照样穿来穿去，横冲直撞。有一天闯进了御花园，龙王的三公主赤身露体正在洗澡，见梭鱼进来，就大呼小叫地喊人。老龙王一怒之下，把它轰出龙宫，大门紧闭，再也不许它来了。

梭鱼哪肯罢休！它围着大墙转了九九八十一圈，也没有找到一个窟窿钻进去。无奈它去找鲤鱼，鲤鱼告诉它，要想进龙宫，必须跳龙门。说着，给它做了个示范表演。梭鱼一看高兴极了，就守着龙门天天练，练了七七四十九天，功夫终于练成了。

这一天，它吃饱了饭，鼓足了劲，“嗵”地一下跳得齐门高，正要跃过大墙，哪知龙王早有防备，站在城门楼上，朝它吹了一口冷气，把它吹到了海边上。到了海边一睁眼，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原来龙王这口气，给它眼睛上蒙了一层白翳，变成了睁眼瞎。梭鱼每天在浅水滩和乱礁丛中转来转去，再也不敢横冲直撞了。

因为龙王吹的是一口冷气，所以每到寒冷的季节，梭鱼的眼睛上就长出了一层白翳，

身体也不那么灵便了。这正是捕捉梭鱼的黄金季节，人们带上鱼叉来到海边，叉的叉，捉的捉，好不热闹。梭鱼落到这步田地，哪还敢再到龙宫去呢！

讲 述 者：丛选华 男 48岁 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镇 干部
采 录 者：刘作贤 男 旅顺口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2月
采录地点：大连市旅顺口区铁山镇

145. 东海里怎么会有小沙鱼

（朝鲜族　沈阳市）

东海里有一种鱼叫小沙鱼，这种鱼像很小很小的泥鳅，发青色，味道特别的鲜美。据说过去东海里可没有这种鱼，要问打啥时候有这种鱼，还得从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起。

说起当年秦始皇修长城，抓民工抓得那个多呀，多得都数不出个数来。死人死得那个多呀，白骨都成了堆，一截长城就是一堆白骨。后来内地的年轻人都抓尽了，又到东海岸边去抓民工。

东海岸边有个村子，村里有一堵墙连着东西两个院儿，住着两家人。这两家都是老绝户，没儿没女。

这一年，东院儿这一家种了一棵葫芦。这葫芦根子扎在东院，却爬到西院去结果，那葫芦长得又大又圆溜。

到了秋天，该收葫芦了。东家说，这葫芦本是他家种的，应该归他；西家说，这葫芦结在我家，是我侍弄的，应该归我。两家争吵起来，谁也不让谁。

后来两家老头儿一齐告到官府里，当官的就判给他们一家一半儿。

东西两家的两个老头儿打好了墨线，用锯拉呀拉。等“啪嚓”破开一看，俩老头儿都怔住了。怎么啦？原来葫芦里坐着个又胖又俊的小姑娘。

这下两家可犯愁了。这葫芦能一分两瓣儿，可人是不能劈成两半儿的呀！两家一合计：反正两家都没儿没女，这小姑娘就算是两家的闺女，两家养吧！

这一来，两家都很喜欢葫芦姑娘，东家养一个月，西家养一个月，尽她吃来尽她穿。有了这个葫芦姑娘，两家越处越和睦。

日子象流水一样过去，一眨巴眼的工夫，这葫芦姑娘长到十六岁了，长得就像花蝴蝶一样漂亮。

有一天，葫芦姑娘和邻居家的一个小丫头正在井台上玩，忽地刮来一阵风，把葫芦姑娘的扇子刮下了井。

那时候的小扇子都是绢做的，可值钱了。这可咋办呢？

葫芦姑娘寻思了一会儿，对小丫头说："你把[1] 辘轳，我下去捞。"葫芦姑娘看看四下里没有人，赶忙脱巴脱巴衣裳，拽着井绳就下井了。

葫芦姑娘下到井底一趟摸，没看见扇子，倒瞧见了一个小伙子，这下可把她给害臊死了。你想，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脱得光溜溜的，给一个小伙子看见了，你说害臊不害臊？正当葫芦姑娘捂着下身儿害臊的时候，小伙子把头一低，把绢扇递给姑娘，瓮声瓮气地说了声："给！"

葫芦姑娘光顾害臊，也没顾上说声谢谢，赶忙吆喝小丫头往上摇辘轳。

这井里头哪来这么个大小伙子呀？话还得从秦始皇修长城讲起。这秦始皇修长城到处抓夫。开头抓年轻力壮的，后来就挨家挨户摊派，不管老的小的，只要是男的，谁摊上谁去，这回轮到这小伙子了。小伙子一寻思：我上有父母，下有弟妹，我一走，全家不就没指望了嘛。不如出外躲一躲。就这样他躲到这口井里来了。

再说那葫芦姑娘，自从那天下井捞扇子之后，一边觉得害臊，一边却怪想那小伙子的，整天闷闷不乐，到了东家不想吃，到了西家也不想喝。

这两家的阿妈妮有一天就问她："孩子，你这是咋的啦？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是不是身子骨不舒坦啊？"葫芦姑娘摇摇头。"是不是有啥心事呀？快对阿妈妮说说吧！"葫芦姑娘这才张口说了话："阿妈妮，阿妈妮，有谁才能瞧见姑娘的下半身儿？"两个阿妈妮听了这话，怔了老半天才答话："姑娘小的时候阿爸基、阿妈妮能瞧见，长大以后，就只有她的郎君才能瞧见呗！"葫芦姑娘一听，小脸儿一下子红了。她把那天自己怎么下井去捞扇子，又怎么碰见小伙子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诉了阿妈妮。

两个阿妈妮听了说："这可是天配的姻缘呀！"她们赶快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两个老头儿。老头儿下井去把小伙子请了上来。这小伙子长得憨厚、老实、英俊。老人们问他娶媳妇了没有，他说没。这两家老人当时就给他们订了亲。嘿！这小伙子还真有福气，出来躲灾还娶了个好媳妇，这样的好事儿上哪找哇！夜长梦就多，好事儿不能拖呀！这两家人一张罗，这小伙子就和葫芦姑娘结婚接大桌[2]。

俗话说：话儿没脚跑千里，风儿没手把树摇。这葫芦姑娘和井底小伙子结亲的事儿，很快就让官家知道了，他们派吏卒下来抓人。就在这新婚之夜，新郎新娘睡得正香，吏卒们一脚把门踢开，二话没说就把新郎给抓走了。人世上的事儿，最难过的是生离和死

---

① 把：用手握住。

② 接大桌：朝鲜族婚俗，新郎新娘要接受对方一大桌食品。

别。葫芦姑娘想到被抓去修城的民工十有八九都得被累死，哭得那个伤心呀！就是铁人、石头人看见了也要流下泪来。

打从新郎被抓走以后，葫芦姑娘盼啊，盼啊，一天不知出外望多少遍儿，不知流多少眼泪。足足盼过了三年零三个月，还不见郎君回来，葫芦姑娘就对阿爸基、阿妈妮说："女儿实在等不得了，我要去找郎君。"阿爸基、阿妈妮只好给她蒸松饼①，捶打糕②，包钱两，打点行装。葫芦姑娘飘洋过海，一直奔长城走啊，走啊，整整走了三个月零十天。

葫芦姑娘到了长城根儿底下一瞅，死的民工一片片的，那死人骨头白花花的。

她向民工们一打听，说是她丈夫一年前就累死了。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见不着活人总得见见死人，见不着死人看看骨头也好呀！可这么多尸首，这么多骨头，她知道哪一个尸首、哪一堆骨头是她丈夫的呢？

前人编瞎话说，葫芦姑娘咬破手指头，往骨头上滴血认尸。我看这都是瞎话，哪能有那回事儿？可人家都这么讲，我也就这么讲吧。

葫芦姑娘滴呀，滴呀，也不知挤出了多少血，滴了多少块骨头。

这血滴到别的骨头上，就打滑滚下来；单单滴到她丈夫的骨头上，血就慢慢渗了进去。这下葫芦姑娘捧着白骨就哭起来了！哭得那个伤心呐，民工们听了没有一个不哭的。她边哭边叨咕着：

可怜的郎君喲，
你的命为啥这么苦哎！
咱们只配了半宿夫妻，
你就被人抓走了。
都是那可恨的秦始皇，
害得咱夫妻分离喲！

葫芦姑娘数叨秦始皇，秦始皇真就到了。他巡视长城路过这儿，一眼就瞅见了葫芦姑娘。朝鲜族的服装有多好看呀！短上衣配长彩裙，再加上葫芦姑娘那张好看的脸蛋儿，真像花蝴蝶一样好看。

这秦始皇最喜欢的就是好看的女人，身边的大老婆、二老婆都多得数不过数来，见了葫芦姑娘他能不动心？

秦始皇用长剑敲打着城墙问："这是哪个女子在这儿哭啊？"葫芦姑娘赶忙施礼答话："我本是东海岸的女子，寻找丈夫来到这里。""那你手捧的是谁的骨头呀？""是我丈夫的。""那么说你的丈夫死啦？"秦始皇哈哈哈大笑三声说："既然你的丈夫死了，那你嫁给我作

① 松饼：大米面填小豆馅做的干粮。
② 打糕：用江米捶成的糕。

妾怎么样？管保你吃好、穿好、过好日子！”聪明的葫芦姑娘寻思了一会儿说：“那你得答应我三件事儿。”“哪三件？”“第一件：得按照朝鲜人的习惯，为我丈夫盛棺入殓，隆重安葬。”秦始皇答应说：“好！”当时就派人去办。秦始皇又问：“第二件呢？”“第二件：得为我丈夫立一块高大石碑，上面刻上我丈夫是怎样在新婚的当夜被你们抓来修长城，又怎么死在这儿的。”秦始皇说：“这也好办！那第三件呢？”葫芦姑娘又说：“皇帝娶妾是一件大事，为了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请大王在东海上放龙舟，与百姓们同庆三个月零十天。办完了这三件事我就嫁给你。”

秦始皇被葫芦姑娘好看的脸蛋儿迷住了心窍，办完了前两件事就办第三件事：在东海上放了无数的船只，宴请天下的老百姓。在这三个月零十天里，不分国王还是贱民，一起喝酒、唱歌、跳舞。秦始皇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高兴的时候还脱光了衣服跳舞，在百姓面前出尽了丑。

到了第三个月零十天头上，葫芦姑娘一头就跳进了东海里。

这一下可把秦始皇给气疯了。你想，他花钱费力地给葫芦姑娘办了事，还在百姓面前出尽了丑，末了，媳妇没娶上，他能不生气?!

秦始皇一气之下，就让士兵们用长枪挑葫芦姑娘的尸首。尸首挑上来以后，秦始皇又亲手拿刀剁，把尸首剁得碎碎的，都扔到了东海里。

这么一来，葫芦姑娘的每一块碎肉都变成了一条小沙鱼。人们一看小沙鱼，就格外地想念葫芦姑娘，也就格外地痛恨秦始皇。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2岁　沈阳市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2年
采 录 地 点：沈阳市

146. 胖头鱼为啥短命

（长海县）

长山列岛有个传说：胖头鱼当年生，当年死。这是怎么回事？

相传很早以前，东海龙王的三女儿刚满十八岁，上门求婚的人排成队，拉成串儿，龙王龙母合计了半天，也不知该嫁给谁。想当年，大女儿嫁了文臣，二女儿嫁了武将，可这文武二婿都是小矬个儿。想到这里，就拿定了主意，给三公主找个大个儿的。选驸马

了，便大动肝火，捣毁了螃蟹的房子，跟螃蟹厮打起来了。虾夫妇见他们打得难分难解，便出来劝架，谁知胖头鱼蛮横无理，没说几句，就把虾丈夫给咬死了。

龙王查明了原因，拍案大怒："胖头鱼，你霸占别人的房子，还杀了虾夫，罪有应得，打你八十大板！"他的话音一落，海夜叉手操板杖蜂拥而上，从胖头鱼的脖子一直打到尾巴，又从尾巴打到脖子。打得胖头鱼叫苦连天，动弹不得，当时身体就瘦了一圈儿。

那螃蟹因打死了胖头鱼的儿子，被打了二十大板。他心里憋气：房子被毁了，还挨了打，趴在宫殿上，一个劲儿地吐着白沫叫屈。据说现在捉到的螃蟹冒沫，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最伤心的是虾婆，为劝架，丈夫白白送了命。胖头鱼虽然挨了打，她还觉得龙王处理得太轻。她一琢磨，就编了一套谎话，来激怒龙王。虾婆凑上前去，一个劲儿地向龙王叩头，连声喊冤枉，接着便放声大哭起来。

龙王见她如此悲伤，就下来劝她。虾婆说："龙王，你别以为俺只为丈夫死了伤心，俺更为大王你难过呀！"龙王听虾婆这么说，就问她怎么回事。虾婆抹着眼泪说："大王，胖头鱼欺侮我们老百姓不要紧，连你龙王也不放在他的眼里。我们来见大王的路上，胖头鱼还气哼哼地说：'龙王算得什么！'大王，你看它野心多大！"

龙王一听，来气了："好一个胖头鱼，你简直无法无天！"胖头鱼连忙辩解说："大王息怒，我可没说这话呀！""大王，你不信你问问海夜叉。"虾婆向海夜叉递了个眼色。

海夜叉早知道龙王要惩治胖头鱼，没等龙王问，就连忙说："大王，这话胖头鱼是说了！他还说：'龙王能把我怎么样？'我们还没来得及向大王禀报呢！"海夜叉一番话，如火上浇油，叫龙王暴跳如雷，他说："我叫你胖头鱼当年生当年死！看你还诈唬！"

从此以后，胖头鱼每年春天生，第二年春天就死去，寿命不过一年。（瓦房店市）

讲 述 者：于莲花 女 瓦房店市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 录 者：左春秀 男 42岁 瓦房店市复州湾镇崔屯村 农民 大专
采录时间：1989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

附 记：

另一种传说与前两篇小有差异。说的是龙王的女儿为了寻欢作乐，召集海中水族比试本领。比武持续了三天，螺蛳蟹虾等大显神通。胖头鱼既无能，又不老实，他当众夸口说："你们那点儿本领算得了什么！我胖头鱼，一年长一尺，十年长一丈，一百年超过龙王！"龙王的女儿将这话禀报给龙王。龙王大怒，脱口骂道："我叫你胖头鱼当年生，当年死！"从此胖头鱼就短寿了。

147. 荞麦的来历

（新宾县）

有这么两个员外，一个行善的，一个做恶的。

行善的春天往外借粮不打趟子① 可② 斗装，等秋天往回收粮时才上趟子。只因为他对人善良，人们才管他叫“斗不量”。

做恶的就不是这样了，他用的斗是用猪皮缝的，春天往外放债的时候，他把斗搁日头晒，猪皮一干巴就缩小了，赶到秋天收粮的时候，他把猪皮斗搁水泡，这一泡猪皮发软，可就大了。因此，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猪皮斗”。

时间长了，这事就惊动了玉帝。玉帝火了，正赶上无风六月天，叫来了九江八河五湖四海的老龙王，说：

“你派兵将，到斗不量的地里，下两天甘霖细雨；再到猪皮斗的地里，刮狂风下冰雹，打它个颗粒不收。”

老龙王领旨，派他的儿子小白龙去办。小白龙带领虾兵蟹将出了海，来到了斗不量的地界，真下了两天甘霖细雨。小白龙又拿起了冰雹，它云头压地，霹雷、闪电、狂风地正想往猪皮斗地里扔。

正赶这时候，江边有个姑娘在那洗拆旧衣服，带了把剪子。一看云头落地，大风呜呜直响，要下冰雹，这还了得！她把剪子往空中一扔，小白龙没加小心，被它戳掉了三片龙鳞，“啊”一声，它把龙爪一伸，往回一转，这一转身的工夫，就把冰雹都撒到斗不量的地界里了。这遍地冰雹，打得五谷连根儿都没有了。小白龙回海见了父亲，说：

“坏了，我今天出征不利，受了伤，冰雹都撒到斗不量的地里了。”

龙王一听打了个寒战。这事不敢隐瞒，急忙上奏天廷。玉帝看这事也不是故意的，问内侍臣：

“你们得想个办法。”

内待臣奏道：“咱们用半季的禾苗来补一下。”

一阵狂风，像下黄土一般，在斗不量的地里，撒下了一层种子。头不量正在犯愁呢，看到地里这么多种子，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时，飞来一群野雀，野雀看见粮食，连

---

① 打趟子：过斗时用木板在斗的上面推刮一下，粮与斗的四个边沿成为水平状为一斗，辽宁方言称这为打趟子。

② 可：满、尽量。

吃带扒拉，种子蒙上点土，就都出苗了。

人们把这种庄稼叫“雀埋”，是雀给它埋上的嘛！后来叫来叫去叫成了“荞麦”。荞麦也就种在伏天里，头伏铃当[1] 稀，二伏索子[2]厚，三伏结得更多，越后尾种的结得越多，立秋种荞麦还都能上来呢。

直到现在，庄稼遭冰雹打了，人们就种上荞麦，到秋天也能有个好收成。

讲 述 者：赵玉贵 男 满族 56岁 新宾下营子东韩家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徐奎生 男 满族 47岁 新宾县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5年7月20日
采录地点：新宾县下营子东韩家村

148. 荞麦救灾

（庄河县）

很早很早以前，老天爷知道人世间的疾苦，对人们格外开恩：庄稼没成熟前，他不准刮过头的风，不准下过头的雨；冬季里不能种庄稼，又吩咐隔三岔五撒下些白面，让人类一年四季都吃得饱饱的。

风调雨顺，种上一点地就够吃，人们就懒起来。土地大片大片地撂荒，女人东门串，西门钻，拉嘴舌，传瞎话；男人猫洞里来狗洞里去，争风吃醋。这么下去，打破脑袋敲断腿是常有的事。土地老爷捂也捂不住，终究还是被传到天上来了。玉皇大帝愣住了：“人世间真有这等事？火德金星，你下界察访察访去。”

火德金星遵旨来到人间，化作一个老道，边走边化缘。他走进一个家门，跟一个小大嫂要口吃的，这小大嫂白了他一眼，没好声地说：“没有！”却从孩子腚底下抽出张白面饼，扔了，又往孩子腚底下塞上张新白面饼。这么好的吃食怎么能做了尿垫子？火德金星往下扯，倒挨了一巴掌，叫他“快滚开”！他又来到一个村庄，跟个老太婆要口吃的。老太婆正拿一个饽饽打狗，狗没打着，那个饽饽滚进粪坑里，老太婆骂完了狗又骂人：“你没长狗爪子，不会拣起来吃？”

火德金星一路上没讨着吃的，气出了一肚子火，回到天宫一禀报，没等老天爷发火，众位天神先跺起脚：一片好心赚得个驴肝肺，往后别给他们“顺当”的！从此以后，风

①②铃当、索子：荞麦花在不同生长期的称呼。

雨冰雹合起来闹别扭，总是酿灾惹祸。

这一年，地里种的本来就少得可怜，春上一场冰雹，夏季一场暴风，秋季又发了一场洪水，收进家的一点儿米粮不够留种子。打狗饽饽拣回来吃了，尿垫子也撇下当了干粮，巴巴挤挤对付到冬天，实指望天降白面救救驾，不料天神不降白面降了白雪。人们欢天喜地把“白面”撮回家，一和一盆水，一蒸一锅汤。雪水没法饱肚子，一冬一春啃树皮，吃草根，饿死好些人。

土地老爷直发愁。他不能看着人间断了烟火灭了种，几次要进天宫去求情，都被把门天将挡在天门外。这一次，他想了个绝招儿，临上天时把天老爷的小舅子带着。人情大于王法，有这么一层关系扯着，守门天将没法不开天门，但得先禀报一下天老爷，让他出来看看这位舅老爷是真货还是冒充。

天老爷一家拔地飞升时，这位小舅子年纪还小，至今也不曾上一次天。冷丁上了天，见到点儿什么都感到稀奇古怪，免不得摸摸动动。天门旁有一株不很大的树，开满一蓬白白的花，花下结了一层黑亮黑亮的果，每颗小果都是由三块瓦对起的，人间从来没见过。天老爷小舅子扯一下细枝看一看，这一扯不要紧，只听哗啦啦一阵响，那满枝的黑果都被抖动下来，洒遍了人间大地。原来这是棵荞麦树，开的是荞麦花，结的是荞麦果。天廷的东西绝不能叫人世间有，天廷里立时炸了锅，这边喊：“不好了，荞麦果被人抖落到人间了！”那边大喝：“逮住他，把他碎尸万段！”

天兵天将忙着捉拿天老爷的小舅子，天神在收拾那抖掉的荞麦果。风神猛刮了三天三夜大风，刮起厚厚的一层黄土盖住荞麦果。雨神又猛下了三天三夜暴雨，搅和得每一颗荞麦果都沾着黄泥。他们认为，这么一来人们便没法得到一粒荞麦果吃了，没料到不几日，湿土下的荞麦果就发了芽，很快地长大，开花结果了。人们磨掉黑亮的荞麦皮，白白的荞麦面怎么吃都有筋有骨，可口舒心。饿慌了的人们你也收，我也拾，谁也不懒了。

经过了这场灾难，人类又恢复起原先的美德：勤劳、节俭、仁义、友善。

荞麦能救灾，以后有了风雨冰雹之类天灾，前一茬庄稼没指望了，就赶快种上荞麦。荞麦每年在夏季里播种，正是这么个由来。

荞麦在人世间传开来后，可气坏了几位天神，他们一见荞麦还是白白的一片花，便泼下一场严霜，要冻死荞麦。但是荞麦心中也有数儿，它赶快开花结果赶快地成熟，来不及成熟的就还是一蓬花。而今的荞麦临到收获时节，密麻麻的黑果实之上，还顶着一蓬雪白的花，正是这么起因的。

讲述者：白富顺 男 满族 庄河县英烈士乡曾限白屯农民 小学

采录者：白清柱 男 满族 庄河县 农民 白富顺之子

附　记：

白富顺是庄河地区有名的“故事篓子”，1900年生人，1961年去世。白富顺是满族人，系满族正白旗的仁德郭牛录。他一生坎坷，读过二年私塾，种过地，跑过买卖，住过大商号，是当地的“土秀才”。他在世时经常被人们请去讲故事，他讲述的故事极为生动，经他的四儿子白清桂回忆整理，已成文稿的多达400余则。尤为难得的是，白富顺本人就是乡间的谐谑人物。他以故事为教材，惩恶劝善；他以故事为武器，和土豪恶霸、日本鬼子作斗争。关于他的一系列机智故事，颇具徐文长、阿凡提之风，在他的家乡庄河县吴炉乡一带盛传不衰。《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大连市卷》在收入白富顺讲述的故事的同时，收入了一组关于白富顺本人的传说。

149. 三放人花

（满族　岫岩县）

很久以前，长白山老林子里有个名叫巴勒准的山把头。一年秋天进山赶山，突然从他脚下的草窠子里“扑楞”跳出一个身穿绿衣、头顶一串红珠子的大姑娘，巴勒准惊叫一声：“参精！”急忙扑了上去。姑娘一见，转身顺着山间小道就往山下跑，巴勒准拼命地在后边追，撵过山头，姑娘不见了。唉，到手的宝贝溜掉了！巴勒准捶胸跺足，好不悔恨。

树叶一青一黄，又是去年的这一天到了，巴勒准算计人参姑娘还能从哪个山坡上蹦出来，就在他手下的人中，选了个叫依罕的小伙子给他做帮手。他对依罕说：“今儿个咱俩赶山，我在那坡赶，你在这个路口堵着。过来人参你就给我抓住，到时候我多给你钱。”

依罕听了巴勒准的吩咐，一动不动地等在路口，约摸有一个时辰，从山梁顶上跑下一个挺俊的大姑娘。依罕张开胳膊，准备拦住她。一想，她是个人参还好，要不是人参，那多难为情？姑娘到了眼前，他把伸出的胳膊缩了回来，让姑娘过去了。

姑娘刚跑过去，巴勒准跟着撵上来，到了依罕跟前，见他空着手，问：“人参呢？”依罕说：“没看见人参过来呀！”巴勒准说：“刚才有个大姑娘跑下来，你怎么没抱住她？”依罕说：“你叫我堵人参，也没叫我抱大姑娘啊？”巴勒准气得直嘎巴嘴，叹了口气说：“好啦，没抱就没抱吧，明年的今天，我还来赶山，你还得在这堵着，咱可说明白，你要是再把姑娘放跑了，别说我不客气。”

说话之间，第二年的这一天又到了。依罕遵照巴勒准的吩咐还在山下等着，约摸又过了一个时辰，去年那个大姑娘又从山上跑下来了。到了跟前，依罕见姑娘眼泪汪汪地瞅着他，他心软了。趁这工夫，姑娘“嗖”地一下从他身边跑过去了。巴勒准从山上下来见依罕又空着手，气得“啪啪”就是两个大耳光子，说：“告诉你，再让你一次，明年再抱不住，我就乱棒把你打死！”

第三年这一天又到了。依罕依然在山下路口等着，等了一会儿，那个大姑娘又来了，依罕怕乱棒把他打死了，拦腰一把将姑娘抱住了。姑娘见脱不了身，哀求说：“好心的哥哥，你放了我吧，我在深山里修炼了九百九十九年，为的是给人们种药草治病，今儿个是最后一天就要修炼成了。”依罕一听，姑娘是个善良人，她活着是为了大伙儿，我放了她，就是乱棒打死也值得，想到这儿手一松。这时，正好巴勒准从山上跑下来，眼盯盯

看着依罕将人参姑娘抱住了，又眼睁睁看到把她放了，可把他气炸了，到了依罕跟前二话没说，一顿乱棒把他活活打死了。

依罕的母亲听说儿子被山把头打死了，来到山上路口，抱着儿子哭了一阵。摸摸儿子的心口还有点儿热气，赶忙背在身上，一步一挪地背回家里。

老太太不敢声张，又没钱医治，儿子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她急得直掉眼泪。老太太正哭着，从门外进来个大姑娘，问："萨格大讷讷[①]，这位阿哥怎么了？"老太太把儿子帮巴勒准赶山抓棒槌的事说了一遍。姑娘听完没吱声，到外屋缸里舀出一碗水，用手指头划了几下，端到屋里说："萨格大讷讷，让阿哥把这点水喝了吧！"依罕喝了水，心里立时觉得亮堂了，头也不昏了，睁开眼睛说："讷讷，我还没喝够，你再给我舀点儿来。"老太太一听儿子会说话了，连忙把碗又递给姑娘，说："好姑娘，你再给舀点儿来。"姑娘到外屋缸里又舀了一碗，又用手划了几下，进屋递给依罕。依罕捧过碗一口气喝进去，胳膊、腿能动弹了，身上的棒伤也好了。

姑娘见依罕病好了转身要走，老太太扯住问："好心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住？"姑娘说："我叫人花，家离这不远，就在前边的山里。"老太太问："姑娘，你家都有什么人？"姑娘说："什么人没有，就我一个人。"老太太听说姑娘家里就她自个儿，就想让姑娘给她当儿媳妇，可又怕姑娘嫌她家穷；放她走，又舍不得，就拦着姑娘说："孩子，我儿子的伤多亏你治好了，俺没什么感谢的，你就在这住几天吧。"

其实，人花姑娘就是依罕放走的人参。她听说依罕被山把头打死了，心里过意不去，有心嫁给这个好心的小伙子，又觉得不好开口，正好老太太诚心挽留，她就住下了。姑娘一连住了三天，老太太越看姑娘越好，瞅儿子不在跟前就对姑娘说："人花姑娘，俺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人花姑娘说："萨格大讷讷，你说吧！"老太太说："你没家，我儿子还是个光棍儿，我看你就给我做儿媳妇吧。"人花姑娘一听，正中心意，红着脸说："阿哥不嫌弃，就由萨格大讷讷做主了。"

老太太见姑娘吐了口，对儿子一说，当天俩人就成亲了。

婚后，人花姑娘和依罕一边在山坡上种植各种药草，一边给人治病。不管多难治的病，吃了人花姑娘的药准保能好，从此人人都说人花姑娘是手到病除的神医。

讲 述 者：李成明 女 满族 75岁 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① 萨格大讷讷：满语，老妈妈。

150. 龙　　参

（新宾县）

从前，有一帮“放山”的，上山挖棒槌①。几天之后，起到了一些货，大家都很高兴，心想，今年一定能多卖几个。

一天，在家做饭的伙夫到河边淘米，发现在河崖子上有一棵柳树，柳树树梢一滴一滴往下滴水，水珠正好滴在树洞里的一棵小棒槌心儿上。他喜出往外，拴上红绒绳，小心翼翼地把它挖出来了，一看，不大点儿。

晚上，大家回来吃饭时，伙夫对大家说：“咱们今天在家也挖了一棵。”大家一听，就催他快拿出来看看，是什么货。伙夫就拿出他用青苔和树皮包着的参。大家一看，是棵小棒槌苗子，弯弯巴巴地不像样。大家都说：“这是什么玩艺，白给都没人要。”一个爱闹笑话的人，随手就将小棒槌扔进了灶坑。伙夫一看，急忙伸手抓了出来，吹吹一看，完了，尽管没有烧坏，皮已经抽抽了，原来就不像样儿，这一弄就更不像样儿了。大家一看哈哈大笑。伙夫也不像原来那样用青苔包了，没当回事，随随便便地把参放在烟口袋里。从此，再也没人过问了。

下山时，大家一起到营口卖货。收参的老客一看他们就断定这帮必有大货，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他们住下后，第二天早晨伙夫起来做饭，看缸里一点儿水都没有，就去找挑水的小工。小工说：“我昨晚挑了满满一缸，东家都着到了，怎么能说我没挑呢？”正吵着，东家来了，东家问明了情况，叫小工重新挑水，又告诉这事不要再说了。

吃过饭，该看货了，这个拿棵五品叶，那个拿个六品叶，看过的，都一一议了价。大家都说，今年的参卖的是价钱，这个老客收参不压价，人人都很满意。要走的时候，老客问：“你们的大货怎么不卖呢？”大家都很纳闷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解其意，没人吱声。老客说：“你们回店再商量商量，我买卖保证公平，决不少给，还是卖了吧。”

晚上大家相互盘问，都说没有了，根本就没人想到烟口袋里的那一棵，就连伙夫自个儿都忘了。到了晚上，小工又去挑水，寻思着，昨天挑一缸水，一点儿没有了，今天我挑两缸，叫它再没有？可是第二天早晨，两缸水照样空了。

这天老客亲自到店里来找他们。问：“你们商量好了吗？”大家都说确实没有大货。可

---

① 棒槌：人参。

老客一再和他们商量，大家有点儿烦了。这时，那个爱闹笑话的人忽然想起来，伙夫那儿有个玩艺儿呢，说："你实在要买，我们伙夫那儿有个大货，不给到价钱可不能卖。"说完，暗暗好笑。老客便催伙夫，快拿出来看看，是什么货。这时伙夫才想起他自个儿的那棵参，从腰后摘下烟口袋，取出了小棒槌，递给了老客。老客一看参虽不大，但水汪汪的，几棵小须不像一般的参，有点儿像鸡爪一样身躯弯弯着，好像要滚动一般，在露头上好像眼睛嘴都长得齐全了。老客乐得直拍大腿，说："就是它，就是它，你要多少钱？"把伙夫说得不知所措，也不敢要价，也不知要多少，要多了怕人家不买，要少了又怕吃亏，反问了一句："就凭我的货，你看能给多少吧！"老客想了想："我决不亏待你，看了你的货，我知道你也是个行家，我给少了你也不能卖。我给你三千两银子怎样？"伙夫心里一惊，没有流露出来，嘴里说："少啊，怎么也得四千。"最后双方商定了三千五百两银子。

大家都感到奇怪，那个爱说笑话的人，又说了：这么大点儿个玩艺儿，值那么多钱吗？"老客说："你不知道啊，小伙子，这是一棵龙参，算得上是宝参。要是不会保管就完了，什么也不是。把它起出之后，得先用灰火烧它一下，再用辣椒面或是烟面都行，把它喂上，养起来，才能长成。这棵参现在养的还不到时候，如果再过些日子就更值钱了。"大伙儿一听这话，都呆愣住了。

讲 述 者：武国威 男 50岁 新宾县响水河子中心小学 教师
采 录 者：岳会兴 男 40岁 响水河子乡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新宾县响水河子乡

151. 九转回身丹

（黑山县）

在东山口有一个大客店，常年住着两伙儿从关里来山上挖参的人。他们夏天进山，冬天就帮店主人干活儿，店主人也不向他们要店钱，一来二去的，大伙儿处得像一家人似的。这两伙儿人也拿店主当自己的主人一样，他说啥信啥，叫干啥干啥。

有一天，又从关里来了一个逃荒的十四、五岁的男孩儿，说家里生活实在混不下去，才跑到这里想碰碰运气。店主人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

到了第二年夏天，挖参的人们要进山了。店主人就让其中的一伙儿把这个小孩儿也带去，那伙儿人见店主人发了话，就把他带进山了。

谁知，这伙儿人每年夏天进山都挖不少参，今年自从带了这个小男孩儿进山，忙乎了一大夏，连个参毛也没看见。大伙儿都说是这个小孩儿命穷，害得他们也跟着受罪，后悔当初不该带他来。

到了第二年夏天，又要进山了，店主人又要这伙儿人带小男孩儿去，这伙儿人说啥也不肯带他。店主人没法，又跟另一伙儿说，另一伙儿人看店主人的面子，只得带上了他。可是，这伙儿人和前一伙儿一样，也是忙乎了一大夏天，两手空空从山上回来了，气得他们也直骂这个小孩儿是个穷命。

到了第三年进山的时候，谁也不肯带他，店主人也不好意思再跟人家说，急得小孩儿躺在屋里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命咋这么穷呢，人活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算啦！"说完就要撞墙。正在这时，店主人的女儿推门进来拦住了他，劝他说："一晃儿，你在我家已呆了三年了，都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子汉了，怎么遇着点儿难事儿就这么想不开呢！"又说："我给你想个好办法，明个儿他们进山，你就远远地跟在后边，他们挖棒槌有经验，你一个人瞎跑是白费劲。这样，说不定你也能挖到大棒槌呢！"小伙子一听高兴了，连忙向姑娘道谢。

第二天，挖参的人进山了。小伙子带上家什和姑娘给他准备的干粮，偷偷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到了山里，见前边的人们都或多或少挖到了棒槌，可是他不管怎么细心找，一连多少天也没见一个影儿。他心想：看来姑娘是白费心思啦，我就是这个命，想好也好不了。这次我要是再空手回去，还有什么脸去见大伙儿和那姑娘，不如一死拉倒了。想罢，他取出一根绳子在一棵歪脖树上拴好了套，然后，把脑袋伸了进去。他刚想踢开脚底下的石头，突然，见前面不远的地方长着一苗参，他忙摘下绳子套，奔了过去。谁知，那棵参突然又不见了。他想，可能是我想参想得看花眼啦，别做梦啦，还是死了吧。他又回到歪脖树下，把脑袋伸进了绳套里。说也怪，他刚把脑袋伸了进去，又见到那苗参啦。下去一看还是找不到，他只得又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可他脑袋往套里一伸那棵参就出现，去找还没有，不上套还看不见。他感到奇怪，就上来下去地找了八遍，也没找到。到了第九遍，小伙子摘下套子下来时，那棵参才不动啦。他急忙上前一看，丧气地说："原来是棵'二甲子'，这能值几个钱呢？"虽这么说，他心里还是挺高兴，不管怎么样，总算没白跑一趟。他细心地把参挖了出来。一看还好，别看上边只有干巴巴的两片叶，参身却不小，足有八两重。他把参收好，等大伙儿出山时，他又偷偷地跟了下来，谁也没留心他跟在后面。

再说，店主人在家正等着大伙儿回来，来了一个南蛮子，自称是收参的老客。他对店主人说："今日有宝下山，你准备上、中、下三样菜饭，挖好参的吃上等，挖中参的吃中等，挖下参的只好委屈他们啦。这顿饭我出钱。"店主人见他有钱，就照样办了。酒菜刚预备好，人们就回来了。店主人把那人的意思一说，人们纷纷坐到了上等席和中等席，

然后亮出了自己挖出的参。那人挨个儿看着，不住地摇头，还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呀！明明是有宝下山，为何不见？"这时，店老板的女儿听说挖参的人们回来了，忙跑到前厅，见小伙子站在下等席桌旁，过去招呼说："大哥，你又没挖到啊？"小伙子说："挖是挖到了，可是个'二甲子'，不值钱呐！"那南蛮子听了，忙上前追问："在哪里？快拿出来看看！"小伙子只得红着脸从怀中把那棵"二甲子"参掏出来。南蛮子打开一看，惊喜地说："我说有宝下山，不能差呀，原来宝在这里！"人们一听，忙围了上去，都想，这个穷小子怎会挖到宝参呢？上前一看，都不禁笑着说："这是什么宝啊？'二甲子'能值几个钱！"南蛮子说："你们哪里知道，这是宝参，此参叫'九转回身丹'，要想挖到此参，必须得寻死九次才能得到！"大伙儿不信，都问小伙子有没有寻过死。小伙子一听那人说得不错，也只好红着脸承认啦。南蛮子又说："为什么寻死九次才能得到它呢，因为此参刚出来时被路人踩了一脚，它一赌气憋了回去；六十年后又长了出来，谁知又被人踩上了，它又赌气憋了回去；就这样它六十年出来一次，每次都被人踩过，一共踩了九次，所以这棵参算起来已有五百多年啦！你们看，这棵参足有八两多重。常言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啊！也是这小伙子运气好，今年它一出来就被他碰上了。"大伙儿听了这才相信，没曾想平日里大家都躲他远远的穷命小子，竟有这么大的福气。

南蛮子买下了那棵参，给了小伙子一千两银子。店主人也很高兴，还把女儿许给了他。

讲 述 者：张连贵 男 58岁 黑山县芳山镇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树人 男 黑山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黑山县芳山镇

152. 蚕 姑 娘

（营口市）

在早，东山里住着个王山，王山从小死去父母，孤身一人，靠养蚕为生。他忠厚老实，整天劳累在山上，蚕成了他的命根子。

那时候的山场，都是富人家的，王山只能租富人的山场养蚕。他辛辛苦苦放山，秋后卖的大茧，一大半儿都交租了，年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

这一年秋天，王山把秋蚕放到山上去了，蚕长得可快了，转眼间长得像绿豆虫那么大，每个柞树叶上都爬着一两个。王山养蚕五六年了，还从来没见蚕长得这么旺呢，要是把山雀看住了，秋后一定有个好收成，说不定还能说上个媳妇呢。王山高兴得连吃饭

的时间都舍不得，整天在山场上转来转去轰山雀，扯着嗓子，像放老洋炮一样地喊着："咚——咚——咚——"山雀被他赶得老远，那些绿色的蚕长得又肥又大。到了作茧的节气，人家的蚕都纷纷作茧了，可他的蚕，还是一劲儿地吃柞树叶子，没有一个作茧的。王山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到了秋后，别人家的山场都在摘茧，再看王山的山场，只作了一个蚕茧。王山看着漫山遍野冻死的蚕，一屁股坐在山坡上，放声嚎起来："老天哪！这可让我怎么交租啊！"

天黑了，他把嗓子也哭哑了，连说话也没有声儿了。最后，他站了起来，走到那棵挂着大茧的柞树跟前。这时他冷丁发现，这只茧真是大得出奇，树叶都挡不住它，沉甸甸地把树枝都压弯了，远看像一只滚圆滚圆的白茄子。王山感到很奇怪，就把这只大茧摘下来，用双手捧着往家走。回到家里，他把这只大茧挂到了草屋窗前的枣树上。

从那以后，总见一个穿蓝袄的姑娘来王山家讨饭。一到王山吃饭的时候，那个穿蓝袄的姑娘就来了，哀求说："王山哥哥，给我点儿饭吃吧。"王山养的蚕全"瞎"了，哪有米下锅呢？就掀开锅盖，把菜糊糊舀一半儿给她。王山每天吃两顿饭，她就来讨两次饭，王山吃什么，就送给她一半儿。起初，那姑娘要了饭便走，后来干脆跟王山一起吃，吃完了再走。

王山挺奇怪，这姑娘好象会掐时辰，到吃饭的时候必来，风雨不误。王山家的饭无论怎么差，她从来不嫌弃。吃完了饭也不多呆，出屋就没影了。她家住在哪里，从来不对王山说。直到来年春天，穿蓝袄的姑娘才对王山说："王山哥，你待我这样好，今年我帮你放蚕吧。"

王山半信半疑，一个姑娘家能放什么蚕呢？连我这个大小伙子还没放好呢！可是，他还是答应了。

春暖花开了，放蚕人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一天早晨，王山还在睡梦中，就听见窗前枣树上有细微的说话声："王山哥，快到山上去看看吧，那里飞满了蚕蛾。"

王山来到枣树跟前，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有那只大茧在风里摇晃。他又来到山场上，可把他惊呆了：漫山的蛾子绕着柞树飞，白花花的。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早上，王山又在睡梦中，听见窗前枣树上传来细微的说话声："王山哥，快到山上看看去吧，那些蛾子都变成了蚕。"王山来到枣树跟前，还是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只有那只大茧在风里摇晃。他又来到山场，山场上的情景又把他惊呆了：那些绿色的柞树叶上爬满了绿莹莹的蚕虫，一个个虎头虎脑，别提多招人稀罕了。王山再也不下山了，一心扑实地守着那些蚕，白天他扯着嗓子赶鸟群，晚上防备野兽毁坏蚕场。

有一件事让王山纳闷儿，邻近的蚕场人总跟他打趣说："王山，你什么工夫娶上媳妇了？真挺好个人。""王山，有个穿蓝袄的姑娘就是你媳妇吧，常在你的蚕场忙活。""王

山，你媳妇挺怪，怎么从来不靠近人，打个照面儿就躲起来了？”

邻居的话，说得活龙活现，王山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是从来不说谎的。可是王山自已怎么一次都没有看见呢？

秋后的一天早晨，王山住在山上，半睡半醒中听到那个细微的说话声：“王山哥，快起来看看吧，那些蚕都变成了茧。”

王山从窝棚里走出来一看，山场上的情景更把他惊呆了：那些落了叶的柞树上，挂满了白花花的蚕茧，远看像是满山正在开花的干枝梅。这一下子可把这一带放蚕的都轰动了，属王山的蚕场结茧最多，属王山的茧颜色白，属王山家的茧个头儿大。别人早把茧摘完了，王山家的茧干摘也摘不完，乡亲们都来帮王山摘蚕，一边摘一边问王山，他今年养的蚕为什么这么好。无论大家怎么问，王山一句话也不答。后来，有人见王山在蚕场附近盖了座小石庙，庙里供着蚕姑娘的牌位，也是穿着蓝袄，王山经常去烧香磕头。这样，乡亲就明白了，原来王山放蚕获得好收成，全赖穿蓝袄的蚕姑娘帮助呀！

后来，放蚕的人学着王山的做法，都在自己的蚕场边上盖起了蚕姑庙，烧香磕头时都念一套嗑儿：

家住山沟扁扁天，
全靠放蚕升炊烟，
万望蚕姑多保佑，
明年蚕茧泼大山。

讲 述 者：董白氏 女 66岁 盖县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高作智 男 满族 营口市文联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64年秋天
采录地点：盖县盖州镇

153. 海驴蹄子

（长海县）

大海里原先没有驴，后来的海驴，是从陆地上去的。有一年，南岛有一家图省心，把一头毛驴运到大海里一个小坨子上散放着。小坨子上有吃不完的毛草，喝不尽的山水，小毛驴有吃有喝，自由自在，长得膘肥毛亮。

一天半夜，龙王巡海经过这里，要到坨子上歇歇脚，就带着虾兵蟹将上了岸。小毛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怪物，吓得抻着个驴脖子嗷嗷直叫唤。龙王把它当成了一头野驴，就

让虾兵牵回去，养在水晶宫里推磨压碾。

毛驴在龙宫里很孤单，一天到晚挺苦闷。它本来是在陆地上生陆地上长，如今却成了一头小海驴。它不甘心，就偷偷地溜出了水晶宫。

一路上，它见水族精灵们都是对对双双并膀游。再看看自己，成年累月打光棍儿，连个老婆都找不到，越思越想越心酸，不觉来到海边上。

它顺着海边上了山，在山坡上发现了一头山驴，仔细一看是头草驴，心中大喜。它蹿起四蹄跑过去，一心要娶人家当老婆。山驴说："你在海里我在山上，不成不成！"毛驴从小在外面放野了，一句贴心的话也不会说，一看人家不同意，就发起了脾气，一口咬住了人家的耳朵，生拉硬拽往海里拖。山驴不肯走，毛驴就用尾巴抽打它的屁股。越打越往后退，毛驴看看没办法，又转到后面往下推。山驴趁这个空儿，撒开四蹄儿往山上跑了。

毛驴哪肯罢休，撒腿就去追。追到山顶，迎面有座山神庙，小庙不到一人高。山驴四蹄一蹬，从山神庙上跳过去；毛驴也要跨过去，不料后蹄蹬在庙顶上，把庙盖一下子蹬塌了。山神爷正在里面打瞌睡，见房盖塌了吓一跳，出来一看是小海驴干的，就大喝一声："畜生，海里的畜生，跑到山上来捣乱，我到龙宫告你去！"

龙王听了大怒，急忙派虾兵蟹将把毛驴抓来一问，果然不假，就搬起一座小坨子压到它身上。还委托山神爷时常看着点儿，发现它再不老实，赶紧告诉一声。山神爷说："我老眼昏花，还常打个瞌睡，怕不中用。"

龙王考虑再三，下令把毛驴的四个蹄脚全给切掉，只剩下里面的嫩肉。毛驴再也跑不动了。

过了些日子，山神爷从山上往下一看，见海里那个小坨子忽东忽西地乱转乱晃，急忙报给龙王。龙王派虾兵蟹将去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切掉的驴蹄壳，又长出来了。回来问龙王怎么办，龙王说："没有别的办法，再给它切去。从今往后，每隔半月切一次。初一切一次，十五切一次，长一茬切一茬，叫它永远走不动！"

打那以后，毛驴再也不能动弹了。切下的驴蹄壳，被海水一泡，变成了蹄状角质藻类。初一、十五涨大潮，把它们推到海边，人们见了都说"海驴蹄子上来了，毛驴又受惩罚了"。

直到如今，那毛驴一直打光棍，还要驮着一座小坨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哪还有心思想老婆。

讲 述 者：王允吉 男 75岁 长海县小长山岛 渔民
采 录 者：梁廷成 男 42岁 小长山乡文化站 站长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小长山岛

附　记：

海驴蹄子是生长在海里的一种蹄状藻类，茶褐色。每当涨大潮，便一片片地涌上海滩。

154. 海　　参

（大连市）

在好几百年前，岛里的海参虽说是又多又大，渔家却没有人吃过它。看那肉乎乎的样子怪吓人的，都管它叫黑癞瓜子，怕它有毒不敢吃，怕它咬人不敢抓。下海摸鲍鱼、扇贝的人见到它，都躲得远远的，钓海螺时谁的海螺圈里爬进一个海参，都会说："真霉气，怎么弄上个黑癞瓜子！"赶紧把它扔回海里。这也难怪，你看活海参那个样，黑不溜秋，浑身是刺，碰一下软乎乎的，捞上来放半天，化得粘乎乎象大鼻涕，让人一看就恶心，还有个吃吗？海里鱼螺虾蟹有的是，谁吃那玩艺！那么，海参又怎么变成宝贝疙瘩了呢？这还得从海洋岛魏家沟的老魏家说起。

老魏家祖辈都是打鱼的，传到魏常这一辈，家有一条小舢板，三间海草房。老伴儿去世后，他又当爹又当娘，好不容易才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不料魏常却身患重病，眼见得没指望了，就对两个儿子说："咱家只有这一条舢板，不能锯成两半儿给你哥俩分，往后你俩都娶了媳妇，就在一起过吧，媳妇实在愿意分家，也要等到日子过宽绰了，置个舢板再分家，你们俩要掌住舵，谁也不许起歹心。"

两个儿子边哭边答应，把老爹的话全记到心上了。老人下世后，哥俩好得像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日子过得挺和顺。后来老大魏敬娶了个胖媳妇，胖媳妇心灵手巧又勤快，干起活儿来很麻利。进门不到一个月，把个破破烂烂的海草房，里里外外拾掇得明光瓦亮。加上她对小叔子魏石照顾得好，三里五村都夸奖。

谁曾想，有一夜刚下过雨，魏石披着蓑衣赶完网，扛着满满一篓子鱼往家走，雨后路滑，不小心从山腰小路滚到海边，摔得口吐鲜血，腰扭伤，浑身像个血葫芦。哥嫂把他抬回家，用盐水擦洗了伤口。那时岛上没有看病的先生，大陆的游方郎中也难得来一趟，有病有灾只得硬挺着。后来好不容易请来个郎中给切脉，说魏石是劳损内伤，气血太虚，需服"人参养荣汤"、"参茸大补丸"。你想那人参、鹿茸是多贵的药材，一般渔家谁吃得起？魏敬两口子一合计，给弟弟治好病，再贵的药材也得买。几副药就把给老二攒着娶媳妇的五十吊铜钱花光了，病没治好，还欠下了外债。魏石整天咳血，瘦得皮包骨头，连炕都起不来了。

嫂子尽心尽意地伺候了两年，心里暗暗嘀咕：俺伺候他养病不打怵，就怕这么不死不活地总拖着，有点儿钱都往药罐里搭，多咱是个头呢？这病就是见强了，八成也不能打鱼了。以前不能提分家，一个舢板不能锯两半儿嘛！如今小叔子这模样，给他舢板能用吗？不如趁早分家，免得被他拖穷了。嫂子多了这么个心眼儿，对小叔子就不那么尽心了，还总向丈夫吹枕头风，说早分家早利索。魏敬一听就火了，差点儿抡起了五巴扇①。胖媳妇见丈夫不买她的帐，就巴不得小叔子快点儿死。

丈夫一出海，家里就成了嫂子的天下了。平时，她见丈夫连鸡蛋都舍不得吃，天天省下给弟弟，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趁丈夫不在家，她一心想除掉这个累赘，就悄悄到海边捞了个好大的黑癞瓜子，拿回家剁成碎末熬成汤，端给小叔子当药喝。

魏石呢，是个实惠人，平时见嫂子待他好，心里从来不提防。嫂子叫他喝汤药，捧起碗来一仰脖儿喝光了。喝完了就躺下睡，睡得又香又甜。嫂子见小叔子睡了，满以为黑癞瓜子毒性发作了，吓得心里咚咚跳，捂着脸跑到自己屋里躲起来。

魏敬打鱼回到家，见媳妇慌里慌张，脸上一会儿白，一会儿红，就问她怎么了。她推说身子不舒服，魏敬说："那你就在里屋呆着吧，俺今天给弟弟捡来了扇贝，煮熟了你俩分着吃！"媳妇满以为小叔子已经挺尸了，不敢去伺候他，就哼哼呀呀装有病，过门儿第一次让丈夫做饭。等丈夫把煮熟的扇贝端到弟弟屋里，媳妇侧棱耳朵听动静。不一会儿，丈夫过来告诉她："弟弟今天气色很好，看样子有好转。"媳妇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好转个屁，明天等着发丧吧！

第二天，魏石仍然好好的，老大照常出海了。嫂子一看心里琢磨：怕是药量少了毒性不足吧！就又去捞回两个黑癞瓜子，剁碎炖好，给小叔子端去。

老二精神头儿似乎比昨天强了点儿，就端起碗，连汤带肉喝了一多半儿。嫂子急忙问道："这汤药好喝吗？"老二说："好喝，就是有点儿土腥味儿。"嫂子说："这是刚抓的药，有点儿土腥味怕啥，良药苦口嘛！"老二感动地说："嫂子说得对，你和大哥待俺这么好，俺今生报不了大恩，来生当牛做马也要报。"一句话把嫂子的心说软了，夺下那少半碗黑癞瓜子汤要端走。弟弟忙说："嫂子，你别生气，俺不怕土腥味儿，喝得挺顺溜儿。"说着夺回来咕嘟咕嘟又喝了两口。嫂子心一酸，一把夺过大碗说："俺不让你喝，不让你喝！"说着，流着眼泪要倒掉，魏石一看愣住了，忙说："嫂子，买这药不易呀，倒了多可惜，又没有毒，俺都给包圆儿了吧！"嫂子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着跑出门去。魏石在屋里很后悔，不该惹嫂子生气，有点儿土腥味儿怕什么，他要给嫂子赔个不是，一心等嫂子回来。

没想到第三天清早，魏石能下地走动了，他扶着墙到处找那半碗药。听说毁药的人

---

① 五巴扇，巴掌。

药王爷会怪罪的，他一心想找回来全喝掉。

嫂子呢，一宿没睡好，翻来覆去做恶梦，鸡叫三遍丈夫出海了，她蒙在被窝哭起来。哭着哭着，她听到地下有脚步声，爬起来一看，天大亮了，小叔子正在外边扶墙走，不觉吃了一惊，心想，他病得两年起不了炕，莫非是阴魂下了地，向俺讨命来了？吓得她哆哆嗦嗦地说："好兄弟，别怪罪，你要干什么？"

魏石说："俺昨天不该惹嫂子生气，这药真灵，吃了不到两副，就能下地了，俺想把那半碗找来吃了，病就好利索了。嫂子，你放哪了？"

嫂子一听，又惊又喜，眼见得小叔子不是鬼，是个大活人，难道黑癞瓜子能治病？她上前扶着小叔子说："你先在炕上躺着，做好了俺给你送来。"

嫂子前思后想一琢磨，心里有数了，原来这黑癞瓜子没有毒，可以顶人参用啊！

从此，她天天捞回两个黑癞瓜子，给小叔子炖汤喝。你说怪不怪，老二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一个月，就能扛起篙挽子跟哥哥下海打鱼了。哥俩不知是什么灵丹妙药治好的病，问嫂子，嫂子高低不开口。

哥俩出海了，嫂子心里合计，听说吃了人参能成仙，这顶人参用的黑癞瓜子吃下去能不能成仙呢？她心里一活动，就到海边捞了八个大家伙，浑身六道刺，剁巴剁巴炖熟了，尝了两口，像木耳似的，"嘎吱嘎吱"脆巴溜地真好吃。嫂子开了口福，端起小盆全喝了。不大工夫，就觉得胃口发烧，直吐酸水，鼻孔一紧，哗哗冒出了鲜血，浑身那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她满以为伤了天理得到了报应，就边哭边向海神娘娘磕头求饶，把她用黑癞瓜子要毒死小叔子的邪念，一股脑儿地讲出来了。正好哥俩打鱼回来，站在窗外全听去了。老大一听气坏了，说这是报应，罪有应得。魏石想起嫂子许多好处，不忍心让她再伤心，一边劝慰哥嫂，一边到处讨偏方救嫂子。正赶上贩鱼老客来海岛，魏石托他找来先生，给嫂子把病治好了，感动得嫂子直流泪，一个劲儿向小叔子赔不是。魏石说："别去翻那陈年老帐了，咱还是说黑癞瓜子吧，它能顶人参治病，原来是海里的人参，是宝贝疙瘩呵！"

从那以后，渔家人渐渐发现，黑癞瓜子不仅可以治病，而且是名贵的好菜。不过美味不可多用，吃多了像胖大嫂那样，多遭罪呀！打那时候起，人们转变了对黑癞瓜子的看法，称它为"海参"，位居海珍品之首。

讲 述 者：魏传庆 男 69岁 长海县海洋岛西帮村魏家沟 渔民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6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海洋岛

附 记：

长海县海洋岛供销社干部王盛良也讲过这个故事。

155. 西海兴的蝴蝶海参

（辽阳市）

过去，辽阳城里怀王寺那场，有个出名的大饭馆叫西海兴。当时那些衙门里的官相，城里城外的财主，开买卖的阔老板，跑行商的老客们，谁有个大事小情的，都要到西海兴来包酒席，装门面。辽阳城大大小小那么多饭馆，有的热闹胡同里一家挨着一家，客人都挺稀，可西海兴除了不开门，开开门儿就是满客。也不怪人家生意兴隆，单说那菜谱，你要天上飞的、陆地走的、海里游的、土里长的，要啥有啥。后屋上灶的，净是有名的厨师，熘炒烹炸，点啥上啥。

有一天，西海兴来了一个头戴水獭帽子身穿狐狸皮袄的跑行商阔老板，后边还带着几个人。大跑堂一看，这是大吃茬来了。他点头哈腰地就给让到靠最里边的一个雅座里了。客刚坐好，大跑堂的正给客人点烟，小跑堂的连项[①] 就把热茶端来斟上，把四个有瓜籽、糖果的小盘摆上，那阵儿说这是外搭奉送的。

客人喝着茶水，嗑着瓜籽儿，大跑堂的用响亮脆快的嗓门儿，“堂堂堂”连珠炮似地一口气儿把眼目前的名菜报完了。这伙儿人是凉的、热的、炒的、烩的，左一盘子又一碗，点了满满一桌子，净是不大离儿[②] 的菜。几个人一边品尝一边唠扯，吃喝了一阵子，也没见那个阔老板动几回勺儿筷儿。

这时，那个阔老板把大跑堂的叫进去了，他亲自点个菜，要一个“蝴蝶海参”，大跑堂的一听吓得一愣神儿，心里“哎呀”一声，我从小十几岁儿住饭馆儿学徒当跑堂的，跑三十多年了，我还头一磨[③] 听说这个菜名。嘴里没敢说没有这个菜，他头一点，脸一笑，说：“几位稍等一会儿。”他到后屋灶房对厨师一说来个“蝴蝶海参”，厨师也懵门儿了。大跑堂的急得脑门子冒汗了，这南北有名气的西海兴让人家叫住了，咋向财东交差儿？以后买卖还咋开呀？有了，他向门厅旁边的一间帐房里走去，找正在下棋的掌柜的王有安，把这码子事儿一说，王有安把棋子一撂，小声儿对大跑堂的说：“告诉灶房，用头号海碗，烩一碗白肉片子海参，做好了我去端。”说完，又走上他的棋子儿了。

不一会儿，就听灶房里“当当当”三声大勺响。这王有安是老跑堂的出身，别看他六十来岁了，你看他走起步来那轻巧利索劲儿，来到灶前，拿起一块雪白的抹布，垫在

---

① 连项：紧接着。
② 不大离儿：不错，比较好。
③ 头一磨：第一次。

碗沿上，端起来就走，一边走，他身子一边摇晃，像卖杂耍的艺人，随便他身子怎么摇晃，那碗不撒汤。再看那碗里的肉片和海参，跟随着汤呼呼直转圈儿，端到桌上还转了好大工夫。这回那个阔老板动手伸勺儿了，也吃乐了。

这伙儿人吃完临算帐的时候，那阔老板说："走南闯北西海兴名不虚传，真有能人。"说完，告诉手下人除了给跑堂和厨师小柜儿钱以外，给掌柜的要加赏钱。他心里明镜儿的，那"蝴蝶海参"是掌柜的端碗的技巧，海参才能像蝴蝶那样飞旋。

讲 述 者：王有安 男 辽阳城北上王家村人 小学
采 录 者：王吉川 男 50岁 辽阳市太子河区望水台乡文化站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辽阳市太子河区望水台乡

附 记：

"西海兴"是解放前辽阳有名的饭馆，原址在辽阳城里西大街路北。

156. 对 虾 菜

（东沟县）

大虾在海里活着的时候，可不是一对一对儿的，怎么烀熟了卖的时候，成了对儿，又叫对虾呢？

西太后当政那时候，伺候西太后的宫女是三年一换。够三年了，放出皇宫，自个儿去嫁人，再换一些进宫。

西太后有个随身的宫女，机灵麻溜儿，会看西太后的眼色行事儿，西太后挺喜欢她，三年到期了，也不放走，留下来又伺候西太后三年，还不放走。这时候，姑娘也十七八了，再不嫁人可要成了老姑娘了！干着急也没有招儿。

这个宫女有个叔叔，是个厨师，手艺很高，在宫里专门给西太后做菜。这个宫女把西太后不放她走的事儿对叔叔说了，叔叔就想了个道眼。

这天，厨师给西太后做了个菜，是两个大虾，头对腚、腚对头地插在一块儿，装在盘子里。西太后一看，没见过，就问："这个菜叫什么名儿？"

厨师马上说："红娘自配。"

西太后知道厨师是那个宫女的叔叔，一琢磨，明白了这是叫我放他侄女走呀！好吧，赏个脸，就把那个宫女放出宫了。

这事儿以后从宫里传出来，“红娘自配”这道菜也被人们学来了。可是“红娘自配”这个名儿太文了，老百姓叫着不得劲儿，就干脆叫“对虾”了。

讲 述 者：迟德元 男 59岁 东沟县大东镇农工商饭店 厨师 小学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丹东市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东沟县大东镇农工商饭店

157. 海盐的来历

（朝鲜族　沈阳市）

大伙儿都知道海水是咸的，人吃的盐都是海里头出来的。你要问海水为啥是咸的，这里面有个故事哩！

早先，在海水还没变咸的时候，东海边上住着这么哥儿俩。这哥儿俩也是哥哥坏弟弟好，要问哥哥咋坏呀？他娶了媳妇就忘了自个儿是打哪儿生出来的，阿妈妮不要了，弟弟也不要了，都一招儿撵了出去。好在弟弟心眼好，靠要饭、打柴把可怜的阿妈妮养活起来。

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地，常常没有吃的，日了过得很苦。这天，眼瞧着快要饿死的阿妈妮，儿子再也坐不住了。他想去找哥哥要点儿吃的，又想到前几回哥哥不但没给，还把他给揍了一顿，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就去讨饭吧，可是周围村子都叫他讨遍了，穷人家里也是没吃的，富人家里有吃的也不肯给，又上哪去讨呢？老二寻思来寻思去，最后还是背着背架子①，朝大山里走去。他想打点儿柴禾去卖，换点儿米来给阿妈妮做点儿饭吃。

俗话说：穷人再穷也穷不过三辈子。这老二在半道上还真碰到好运气了。啥好运气呢？老二正走着，忽然，从立陡石崖的石砬子上摔下来一只狍子，正好掉在他跟前，伸巴伸巴腿儿，不动弹了。老二上前一看，这狍子摔死了。

“这回阿妈妮可有救了！”老二高兴得耸着膀子，跳起了扭肩膀子舞②。

老二刚想把死狍子背走，又一寻思：这狍子要是哪个猎人撵下来的，那该归人家呀！我怎么能赚现成呢？他就放下狍子，左右逛摸，等着别人来取。可是坐在那儿等了老半

① 背架子：朝鲜族用来背柴用的架子。
② 扭肩膀子舞：朝鲜族一种耸肩膀的舞蹈。

天，还是没有人来找，他这才背起狍子，哼着“阿里郎打令”[①] 往家走。

老二一边走一边寻思：阿妈妮哟，阿妈妮，今天您老人家可真有口福，我回去一定给您做碗新鲜的狍子肉汤，再换点米回来，给您做顿喷香的大米饭吃。

老二走着走着，忽然打路边传来一阵呻吟声：“唉古，唉古，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好心的人呀，快给我点儿吃的吧！”老二赶忙跑过去一瞅，原来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哈儿妈妮[②] 躺在路上，眼看就要饿死了。

他这下可为难了，是先顾这个哈儿妈妮呢，还是赶忙回去救自个儿的阿妈妮呢？老二想：别人的哈儿妈妮也就是我的哈儿妈妮，还是先救眼前的哈儿妈妮要紧！他这么寻思着，赶忙拣了些干柴点起火，又劈下狍子的一条后腿烤了起来。听那“兹啦”“兹啦”一阵响声，狍子肉烤好了。老二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喷香的烤狍子肉味儿钻进他的鼻孔里，嘴上的哈喇子就直往下淌，肚儿里的肠子也直翻腾。可他一口没动，撕下烤肉去喂那哈儿妈妮。

哈儿妈妮大口地嚼啊，嚼啊，半拉狍子大腿下了肚儿，也就睁开了眼睛，问开了：“你是什么人呀？”“哈儿妈妮，我是住在山下的穷人。”“你到这儿来做什么呀？”老二就把实情都告诉了哈儿妈妮。

哈儿妈妮又问他：“那你不顾自个儿的阿妈妮，救我这个没用的哈儿妈妮干啥？”小伙子说：“人家的哈儿妈妮就是我的哈儿妈妮，看到人快要饿死了，我怎能撂下不管呢？”哈儿妈妮听了点点头说：“果真是个好小伙子，这么善良的人是不该受苦受穷的呀！”哈儿妈妮说着，从怀里掏出一盘手巴掌大的小石磨和一只大蚂蚁，交给小伙子说：“这回你可算穷到头了！你只要套上这只蚂蚁让它拉磨，让它出啥它就出啥，快拿回家去吧！”哈儿妈妮说完就没影儿了。老二觉得好生奇怪，揣起石磨和蚂蚁就回家了。

到家一看，阿妈妮就要咽气了。他赶忙割下一块狍子肉炖上，又掏出小石磨，套上大蚂蚁，说了声“出大米”！眼瞧着那雪白的大米“唰啦”“唰啦”一个劲儿地从石磨里往外冒。老二赶忙用这大米煮了一碗稀粥。

阿妈妮吃了稀粥和狍子肉，慢慢打起了精神，睁开眼睛问儿子：“孩子，这米和肉是从哪儿弄来的呀？”老二就怎么来怎么去地把实情告诉了阿妈妮。阿妈妮听了乐呵呵地说：“这都是你待阿妈妮的一片孝心得到的好报啊！快把小磨拿过来给我看看。”

老二又把大蚂蚁套上让它拉磨。说声“出米”，雪白的大米就“唰啦”“唰啦”一个劲儿地往外冒。说声“出钱”，金钱、银钱就“哗啦”“哗啦”一个劲儿地往外蹦。

你想，庄稼人过日子，有了米有了钱，还能缺啥呢？啥也不缺。这母子俩有了这神

---

① 阿里郎打令：朝鲜族著名的民间歌谣。

② 哈儿妈妮：朝鲜语，老奶奶。

三个才能活下去。让谁念书让谁砍柴呢？老娘心里拿不定主意，老大长得细皮嫩肉白脸清秀，叫他砍柴，怕他吃不了那份儿苦。老二长得五大三粗，一脸的憨厚相，叫他砍柴，年纪又小，老娘也舍不得。没法，就叫哥俩自个儿定。老二明白了娘的意思，就说让哥哥念书，自个儿砍柴，说哥哥脑瓜灵，是念书的材料，自个儿心笨，砍柴有力就行。老大一听乐了，正好自个儿不愿干活，就这样定了。哥哥念书，弟弟砍柴，老娘给人家缝缝补补勉强度日，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娘和老二累死累活地干活，供老大念书。到了“大比”之年，老大就进京城赶考，一去三年音信没有，听说做了官儿，可就是不回来。老娘想儿想得一病不起，又遇大灾年月，娘儿两个眼看活不下去了，老二就跟娘说要上京城去找哥哥。老娘一想也好，大儿子要真做了官儿，娘儿两个就有了活路了，就叫老二去。老二给老母准备好了柴米就上路了。

老二手里没有一文钱，只好要饭走到京城。找到了老大做官儿的地方，上门去找，当差的听说是老爷的兄弟来了，忙去禀报。老大问当差的，来人身穿是罗是缎？骑马还是坐轿？当差的说，一没骑马二没坐轿，身穿破衣烂衫，是要饭来的。老大一听说弟弟是要饭来的，心想，我一个做官儿的有个要饭的兄弟多丢脸，就对当差的说：“啥兄弟，不过是乡亲邻里，给他几两银子，领他到厨房吃点儿饭，叫他走吧。你就说老爷有公事在身，不见他了。”当差的把老二领到厨房，给他端了饭菜，给了几两银子说：“老爷公事在身，没工夫见你，叫你吃了饭回家去吧。”老二一听，哥哥变了心，哪还有心思吃饭，又想起老娘还病在家里不知是死是活，盼望着儿子回家，可哥哥连面儿都不见，难过地哭了。做饭的大师傅一看他哭了，问是咋回事，老二就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大师傅一听挺生气，也同情母子俩，就劝老二别指望哥哥了，快回家去照看老娘吧，只当没有这个哥哥就是了。临走又给老二带了一个熟猪蹄髈，说带回去给老娘解解馋。

老二流着眼泪离开了老大的官府，一边要饭一边往回走。这一天老二走到荒郊野外，见对面来了一个白发老太太，瘦得皮包骨，左手拄着拐棍，右手抱着要饭用的泥盆，看见老二拎着的猪蹄髈，眼睛盯盯地瞧着，馋得直吧嗒嘴。老二一见为难了，给她吃了，老娘就吃不着了，不给她吃，见她也太可怜了，不忍心拎走。再一想，这老人的命还不如我娘，老娘还有儿子，可她连儿子也没有，要不哪能自个儿出来要饭呢？就把蹄髈递给了老太太。老太太拿过来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了，就对老二说：“孩子，你真是个好心人啊！我吃了你的东西不能白吃，把这个泥盆给你吧，这个泥盆会出好多的盐，你就能卖盐养活老娘了。别看它不起眼儿，你叫它出，它就出，不叫它出就说收，千万记住了。”说完老太太不见了。

老二拿盆回到家，没放在心上，还是砍柴养活老娘。到了冬天大雪封山，没法砍柴了，老二才想起那个泥盆，就试着说“出”，泥盆就哗哗地往外出盐，说声“收”它就不出了，娘俩挺乐。老二就挑着盐出去卖钱，给老娘换来吃的穿的。从此以后，娘俩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几年功夫老二就发了财，成了远近闻名的员外郎。

后来一哄就传开了，一传俩、俩传仨地就传到了京城，老大也知道了。老大想，自个儿虽说做了官，可钱总不够花，不如回家去看看是真是假。他向皇上说要回家祭祖，皇上准了假，他就大操大办锣鼓喧天地回了家。老大到家一看，兄弟真发了财，就问兄弟是咋发的财，老二就把泥盆拿给他看。老大一见眼馋了，就要借这个盆用一用，他对兄弟说："你整天在家边儿卖盐，也挣不了多少钱，不如借我过海去卖，能赚一笔大钱。"老二虽说恨哥哥，可兄弟是骨肉，就把盆借给了老大，老大拿了泥盆坐上船就走了。

老大坐在船上，喝着酒，想着过海发财心里挺美的，可看着这不起眼儿的泥盆有点儿信不着，它能往外出多少盐呢？不如先试一试，就说声"出"，泥盆就哗哗往外出盐。老大见了白花花的盐越出越多，就像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仓里，乐得不知咋地好了。他心想越多越好，就叫当差的往各个仓里搬。前后仓都装满了，可泥盆还在出盐，船家就跑进仓来告诉老大不能再出了，盐和石头一样沉，再出船就沉了。老大一听慌了，也忘了应该说"收"了，就着急地说："你还出啊？"他越说出，那盐越出得多，他就越急得大声喊："你还出啊！你还出啊！你咋还出啊？"

不一会儿船就沉到海底去了，可那个出盐的泥盆照样往外出盐，盐见水就化，盐又越出越多，就把海水变成咸的了。（营口县）

讲 述 者：顾景财 男 54岁 营口县旗口新开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陈淑梅 女 营口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营口县旗口新开村

158. 桃 山 白 酒

（法库县）

相传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姓陈的南方人，带着一家老小，逃荒来到法库镇北五里的一个小山村。这村子西边有座像桃子的山，这个小山村叫桃山村。

有一次，他上山去砍柴，砍了大半天，又饥又渴，想找点儿水喝。走着走着，冷丁看见前边有很多桃树，长得十分茂盛。他觉得怪，就来到跟前，仔细一看，桃树林里有一个泉眼，泉水澄清。南方人就蹲在泉边，双手捧着泉水，喝个痛快。他边喝边啧着嘴说："这水又甜又清，好水！"正叨念着，冷丁看见有个年轻女子站在跟前，对他说："这

泉水是桃花的汁，怎么能不好喝呀！”说完向桃树林里走了。老陈愣了一会儿，再一看，那女子早不见影儿了。

老陈喝了山泉水，背起柴禾忽忽悠悠往山下走去，像喝醉了酒似的。到家以后，他把山上的事对家人说了一遍，全家老小都觉得怪。老陈说：“桃山上的山泉，不是平常的水，清甜爽口，真好像美酒一样。咱们用这山泉水开个烧锅怎么样？”他的这个想法，全家都说好。大家就置办了烧酒的东西，烧上酒了。

有一天，门外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儿，见到刚出锅的酒，舀了一瓢就喝，不一会儿就醉倒在酒缸边睡着了。老陈过来一看，心想这么大年纪，在这睡还不受病？就把老人叫醒，扶起来，问他贵姓？住在哪里？老人用手指指桃山，又指指山上的桃树。老陈套上大马车，在车铺板上铺上厚厚的干草，又在上边铺上麻袋，才让老人家坐上。他赶着马车上了桃山，在山上转了半天，也没找着老头儿的家，就说：“老人家，你是不是喝醉了记不清家在哪啦！”白胡子老头儿说：“没醉，往前走吧。”太阳快落山了，白胡子老头儿才让停车。老陈“吁”了一声，大车停下了，又扶老人下车。老陈心里想，这不是我喝泉水的地方吗？也没人家呀。正想着，白胡子老头儿说话了：“掌柜的，你把大车赶回去吧，这就是我的家。”说着就朝桃树林里走去。一会儿，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了。

老陈觉得怪，回到烧锅，就喝起闷酒来。谁知一喝就醉了，他又飘飘忽忽来到了桃山上，只见整个桃山漫山遍野都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太好看了。老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就在桃树林里跑来跑去。跑着跑着，不知啥时又跑到了泉眼边，他见到了那位白胡子老头儿，身边还有一位年轻女子。老人家捋着雪白胡子，笑呵呵地说：“你心地善良，用泉水为人间酿造美酒，这是好事呀。”又转过身告诉他的女儿：“以后你向泉水里多撒些桃花汁，让他的酒更醇、更香。”女儿点点头，老陈一觉醒来，天大亮了。梦里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就跟家里人说了，家里人也觉得神奇。后来酿出的酒果然更醇香、味道更好。

从那以后，陈家烧锅的酒，就叫桃山酒了。酒厂也随着历史的变迁，由陈家烧锅变成桃山酒厂了。

讲 述 者：王占柱 男 62岁 法库县桃山村 农民
采 录 者：王景云 女 铁岭市文联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法库县桃山村

猴儿上外面玩去了，瞎猴儿在一旁打盹儿，急忙拿些供果吃，吃饱了从神堂上跳下来，摘下墙上挂的神鼓，出门就向山下跑。

瘸猴儿正在门口玩，一看泥托佛抱着神鼓往山下跑，就一瘸一颠地跟在后面往山下追，一边追一边喊："不好了！泥托佛把神鼓偷跑了！"

瘸猴儿、瞎猴儿这一喊，老猴儿领着群猴儿"嗵""嗵"地从山上飞也似地下来了，向前紧赶萨满。眼瞅着要赶上了，萨满赶忙从怀里掏出一把木梳扔在地上。群猴儿看到木梳，这个说："给我梳梳毛！"那个一把夺过去，说："我还没梳呢！"这个也梳，那个也要，萨满趁这工夫跑远了。老猴儿一看，可不好了，"快追！"群猴儿又"嗵""嗵"飞似地追上去了。萨满从怀里掏出一把篦子扔在地上，猴子得到篦子，又闹了起来。这个说："给我刮刮虱子。"那个说："给我刮刮毛。"老猴儿怎么呵斥，群猴儿也不听。等挨个儿刮完了，萨满已跑到山根儿底下，过河了。老猴儿一看，完了！猴子怕水，过不去河。就这么，萨满把神鼓借回家，一直没送还。

这神鼓也叫"钢圈鼓"，就是萨满跳神手里拿的那面鼓。从那以后，人们就有句传说"老君留下钢圈鼓，圣人留下降妖铃"。腰铃就是萨满跳神时腰上系的那一排铜铃。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7岁 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家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汉族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160. 锡伯人为啥供羊骨头

（锡伯族　北镇县）

在我们北镇这疙瘩[①]，锡伯人有个风俗，家家都供着羊骨头。就是在一块黄布上面，从上到下用青线横钉着三排羊骨头：最上面一排是大骨头，中间一排是不大不小的骨头，下面是小骨头。在黄布的左上方，还钉着一个用黄布做的小布人。小布人的眼睛是用珠子镶的，老人们说，这是锡伯人的财神爷。为什么锡伯人供羊骨头呢？

① 这疙瘩：这地方。

传说在明末的一年秋天，老罕王[1] 带领的大队人马被敌人追到一个荒草甸子上，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了，人们饿得四肢无力，走道直打趔趄。老罕王四处撒下人马找村庄、找粮、找水。可派出去打探的人，回来都是愁眉苦脸的，一粒粮、一滴水也没有找到。大家正在饥渴难忍的时候，忽然前方草甸上出现个小土房，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手里拿着鞭子，赶着一群羊笑呵呵地走来。走近了，大家一看，老太太身后还背着一个小水壶和一口小锅。人们当时就都不愁了，高兴起来。老罕王急急忙忙迎上去，向老人家说："老奶奶，请问，这左右有人家吗？"老奶奶笑着说："这里可哪有什么人家呀！就住着我这么一个老太太，还有一群羊。"罕王说"我们出兵打仗，粮食吃光了，上万人马困到这里了，现在又渴又饿，老奶奶，您能帮助我们想想办法吗？"

老奶奶听了罕王的恳求，连忙点头说："那好吧！"说着就把身上的小水壶取下来，说："这里有水，大伙儿喝吧！"大家听说水壶里有水，急忙围上来。老奶奶说："不要忙，都能喝着。"罕王说："站好了，一个接一个喝。"兵丁们接过水壶，就一个接一个地喝，都喝足了，还是一壶水。喝完都精神起来了。

大家喝完水，不知谁说了一句："人喝足了，马还渴着呢！"老奶奶笑着用手一指说："前边那草甸子上有个小水坑，让马去喝吧！"大家听了都不相信，刚才去过，那里没有水！罕王听老奶奶说了，又派人去看看，真有个小水坑，正好饮马。罕王下令，把所有的马全拉来，一个接一个地饮，也都喝足了。

人马喝足了，可又有人说："渴是不渴了，肚子还饿着呢！"老奶奶听见了，说："我给你们杀一只羊吃吧！"罕王一听笑了："老奶奶，你老杀一只羊？就是把这群羊都杀了，也不够我们这些人吃啊！"老奶奶笑了："你们先吃着，不够我再杀。"说着老奶奶就把背上的小锅取下，就地支架起来，又拿小水壶往锅里倒些水，再从羊群里抓了一只羊，没等大家看清楚老奶奶是怎样杀的羊，她已经把羊肉和骨头放到锅里了。兵丁们你一把我一把地拣些柴禾，点着了火，呼呼地烧起来。正好吹来一股风，吹得火苗越烧越旺。眨眼工夫就把小锅烧开了，锅里的羊肉味儿打鼻香。老奶奶站起身来说："羊肉熟了，大家吃吧！"说着就走出了人群。罕王说："大家吃吧！一人拿一块。"大伙儿围在小锅的周围，你一块他一块地大口吃起来。兵丁们都说："这羊肉烂乎乎真香啊！"不一会儿，就吃饱了，吃得满头大汗，觉得从来也没吃过这样好的饭食。大家吃完一看，小锅里还在腾腾地冒着热气，里边的羊肉还是满登登的。罕王愣住了，心想：一只羊这么多人吃没吃光，真奇怪！兵丁们对这事也都挺纳闷儿。老奶奶在一边看出来了，忙拿小水壶递给大家喝水，大家又一个一个喝足了。老奶奶收起小水壶，背起小锅，说："我走了，以后你们想我时，杀一口猪来谢我就可以了。"说着一眨眼工夫，老奶奶连羊群和小土房都不见了。

---

① 老罕王：清太祖努尔哈赤。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悔只顾吃羊肉，也没问问这位老奶奶姓啥叫啥，可到哪里去找啊！罕王琢磨了一会儿，就对兵丁们说："这是神人前来解救咱们啊！大家都把羊骨头收好，随身带着。"接着大队人马出发了。

后来罕王真的打了胜仗，得了地盘，坐了天下。为了报答当年老奶奶的救命恩德，他下令让大家都把珍存的羊骨头拿出来，钉在一块黄布上，并用黄布做个小布人也钉在上面供奉起来。这个小布人就是当年放羊的老奶奶。这支队伍里的多数兵将都是锡伯族人，后来，他们的后代感念老奶奶的救命之恩，一想念这位老奶奶时，就杀一口没有杂毛的小黑猪来酬谢。从那以后，供羊骨头就成了锡伯人的风俗了。

讲 述 者：佟何氏 女 锡伯族 78岁 北镇县正安镇马市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佟国昌 男 锡伯族 农民 佟何氏之子 中专
采录时间：1983年1月
采录地点：正安镇马市村

161. 蒙古人为什么供关公

（蒙古族　喀左县）

很早以前，有一个善良忠厚的扎鲁[①]，名叫牧斯根丹巴。家里只有阿布阿嬷和他三口人，别看日子过得不太宽裕，可牧斯根丹巴很孝顺，宁可自己少吃少穿，也要把两位老人照应得欢欢喜喜。

俗话说，"穷怕生病富怕贼"。有一天，牧斯根丹巴的阿布突然生了重病，牧斯根丹巴急忙备点儿薄礼到庙里请喇嘛大夫给阿布治病。好不容易把喇嘛请来了，药方开出来了，可是，哪有抓药的钱呢？牧斯根丹巴把家里仅有的几个盆盆罐罐和煮奶茶用的铜壶、铜勺卖了，给阿布买药。谁知药买来了，阿布也死了。

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过了不久，阿嬷又病倒了。再没有可变卖的东西了，牧斯根丹巴把破毡房作抵押，从白音[②] 家借点儿钱，给阿嬷买了药。可是没过了几天，阿嬷也死了。

两位老人相继死去，把牧斯根丹巴甩得孤伶伶的好苦。他悲痛极了，不吃不喝，哭

① 扎鲁：蒙古语，小伙子。
② 白音：蒙古语，富有的人。

了几天几夜，连累带饿加上悲伤，自己也病倒了。

穷人拿身子当本钱，依靠力气生活。牧斯根丹巴不能干活儿了，家里的东西又都卖光了，只能靠好心的东邻西舍给他送点儿东西吃。这能维持多长时间呢？牧斯根丹巴不忍心老是累赘邻居们，就偷偷地拖着身子出去要饭。

这一天，牧斯根丹巴来到本地最富的白音家的门前讨饭。这个白音的牲畜多得象天上的星星，羊毛堆得像祭火的敖包山，牛奶流成河。他自个儿胖得眼睛都睁不开。听说来了要饭的，白音一跩一跩地来到门外，使劲睁开眼睛。他一见牧斯根丹巴面黄饥瘦，衣衫褴褛，忙捂着鼻子说："给你炒米，你得撑死；给你羊肉，你得胀死；你天生饿死的命，没有吃好东西的福份！"他对手下人说："给这个穷鬼端碗剩奶茶，打发他滚蛋！别让他的酸味儿熏了我的华贵的毡帐！"

手下人给牧斯根丹巴端来一碗酸奶茶，放在地上走了。牧斯根丹巴气极了，一脚踢翻了茶碗，转身离开了白音家门口。他走啊，走啊，直走得口干舌燥，两眼冒花。

牧斯根丹巴来到一座大山下，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山脚下一心等死。他一连躺了五天，最后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就要死了。

这天夜里，牧斯根丹巴正半昏不死地躺着，忽然，好像听到附近有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睁开眼睛一看，见是一伙儿偷马贼，正支起一口铜锅在那里煮羊肉。他不自觉地动了一下，弄响了身边的石头，被一个偷马贼发现，立刻喊道："喂，你们看，那个死人活啦！"

一伙儿偷马贼呼啦一下围上来，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个抚摸了一下牧斯根丹巴的脉，又用手背挨挨他的鼻子，说："不是死人，不是死人，还有口气，他好像是饿的，快喂口油汤。"

一个马贼立刻舀了半碗油汤，顺嘴给他灌下去。几口油汤下肚，牧斯根丹巴觉得有了一点儿力气，慢慢睁开了眼睛，对这伙儿马贼埋怨道："你们真多事啊！我明明就要死了，你们却救活了我，还要让我多受几天罪！"

那个年岁大的马贼问："你这个扎鲁受了什么冤屈和灾难？为什么躺在这里？"

牧斯根丹巴把自己的身世讲了一遍，引起这伙儿马贼的同情，那个年长的马贼说："快给他捞两块肉骨头来。"

一个马贼给牧斯根丹巴端来又肥又嫩的肉骨头，蹲在他身边，把香喷喷滴着油珠儿的肉一块块撕给他吃。整整五天水米没沾牙的牧斯根丹巴，饱吃了一顿抓羊肉，顿时有了精神。那个年长的马贼说："世上有的是活路，轻生寻短见不是男子汉干的。你入我们的伙儿吧，和我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牧斯根丹巴感激地对他笑了笑，摇了摇头。为首的马贼见他不肯入伙儿，也就不再勉强，收拾了一下，忽啦啦都走了。

牧斯根丹巴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想：我也许不该在山上死。他来到一条河边，纵身跳到河里。奇怪，他浮在水面上总是不沉底。他想，我反正是不出去了，早晚会有浪头把我打沉的。他躺在水里泡了好几天，又是到了第五天头上，从上游漂下来几个大桃子，卡在他的脖子上面再也不往下漂了。这几个大桃子叽里咕噜地蹭得脖子怪痒的。他耐不住起身把桃子捞起来一看，全是熟透的桃子，鲜红鲜红的，一咬一包糖水。他稀罕了一会儿，忍不住大口大口地把这几个大桃子全吃了。桃子吃完了，肚子也饱了。心里暗想：事情怎么这么巧？莫非是我牧斯根丹巴不该死？唉！真没志气！我为什么总想着死呢？难道天下这么宽绰，就真地没有我的活路？不！我要活着，要寻找人间的幸福！

说也奇怪，他立刻觉得浑身是劲，他坐在河沿上想，我到底干点什么呢？找一条什么出路呢？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位老阿嬷拄着拐杖来到河边，望着绿汪汪的河水犯了难。牧斯根丹巴走过去问老阿嬷干什么。原来她想过河，怕水深又不敢。牧斯根丹巴二话没说，背起老阿嬷就送过河去。老阿嬷感激不尽，掏出钱来往他手里塞。牧斯根丹巴涨红了脸说："阿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背你过河难道是为了要你的钱？"

老阿嬷说："好心的扎鲁，那就把这点炒米和奶豆腐给你吧。"牧斯根丹巴正要推辞，老阿嬷把东西往地上一放，拄上拐杖就走了。

从此，牧斯根丹巴在这条河边就着一棵柳树搭了一个小棚，干起了"背河"的活计。他从来不向人们要钱。

这条河自从有了牧斯根丹巴住在河边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大人小孩儿被水冲走或淹死的事情。渐渐地上下几十里，人人都知道这儿有一个善良的"背河"扎鲁，大家感激他心眼好，见义勇为，可怜他孤苦伶仃，常常带一些衣物和吃的东西给他。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有一天傍晚，突然飞来几块黑云，轰隆隆雷鸣电闪，下起倾盆大雨。牧斯根丹巴刚钻进小棚，就听见外面有人喊他背河。他走出小棚一看，河边站着三个差役打扮的人。这三个人脸色个别，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红脸约三十多岁，长胡子飘在胸前，挎着腰刀，手提一个布包儿；白脸和黑脸都二十多岁，各拿一根水火棍。牧斯根丹巴见三个人被浇得快成落汤鸡了，就说："三位客人，先到小棚避避雨吧，等雨停了再送你们过河。"那个红脸大汉听了，焦躁地说："不行！必须马上过河！我们有紧要公事。"牧斯根丹巴指着上涨的河水说："你们看，水这么大怎么过呀！"三个人一听，急得直搓手："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误了公事，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牧斯根丹巴一听，觉得这事非同小可，误了公事，这三个人都要被杀头。他想：我无论如何也要救他们的性命。就说："走，我豁出来了，一定把你们送过河去。"

牧斯根丹巴先把白脸和黑脸的差役送了过去，转回身又背起红脸大汉，这红脸大汉又高又胖，还举个小包儿，真是太重了，再加上刚才牧斯根丹巴已呛了几口水，他有些头晕脑涨，正趔趔趄趄走到河心时，洪峰打着旋儿向他扑来。就像一头暴躁的雄狮想把

他一口吞掉。牧斯根丹巴心想：可别出事，就要到对岸了。忽然一个浪头把红脸大汉手中的布包儿卷进河里，忽悠一下，就冲没了。红脸大汉毛了，急得大喊："糟啦糟啦！"对岸的白脸和黑脸差役也跺着脚说："完啦完啦！"牧斯根丹巴气喘吁吁地拧着衣服上的水说："人平安过来比啥都强，什么东西值得你们大喊大叫的？别看我穷，借钱也赔你们！"红脸大汉说："赔？那布包里是我们拿去交差的一个重犯的人头，你拿啥赔？"白脸和黑脸的差役急得抓耳挠腮地说："这下子咱们仨人的脑袋都得搬家啦！"红脸大汉说："我死了倒没啥，可家中老母和膝下三个孩子都得活活饿死。"黑脸和白脸说："杀了我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一家子！家中老老小小都靠我养活啊！"

牧斯根丹根巴心里十分难过，怎么办？这三家人怎么活下去？想着想着，忽然眼前一亮，自言自语道："三位哥哥不要伤心了，你们就把我的脑袋拿去交差吧！"说完伸出脖子让他们动手。

三个人感动得直掉眼泪。红脸大汉说："想不到人世间上竟有这样仁义之士，咱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禀报佛祖！"说完一挥手，三个人踪影不见了。原来他们三个是佛祖手下的神仙，下凡察访来了。红脸的是关公，白脸的是关平，黑脸的是周仓。后来佛祖降下旨来，封牧斯根丹巴为仁义之神，让他专门查访人间不平之事。

这一天，牧斯根丹巴又来到了那个白音门前。白音一跩一跩走出来。一看是他，捂着鼻子说："你还没死！"牧斯根丹巴微微一笑，略施了一点儿法术，一天之内，白音的所有马牛羊都突然跑了疯，跑得一只也没剩下。奇怪的是，就在这一天，所有穷苦牧民的畜群里冷丁多出许多马牛羊。从此，牧民都过上了好日子。而那个白音，却穷得连一根羊毛都没有了，最后饿死在草滩上。

牧民纷纷来到牧斯根丹巴面前，顶礼膜拜，感谢他给牧民带来幸福和光明。牧斯根丹巴告诉大家，应该尊敬的是关公，是他禀报了佛祖，那天我背过河的三个人，红脸的是关公，白脸的是关平，黑脸的是周仓。

牧民听说后，十分感激关公。为他修了庙，塑了金身，还把关平和周仓一左一右塑立两旁，把关公当作神灵来供奉，称他为老爷宝日痕①。逢年过节或遇到什么为难的事，都来给老爷宝日痕叩头烧香。而老爷宝日痕总是有求必应，让他们遂心如意。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8岁 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哨乡十家子村农民 "好力宝"歌手

采录翻译者：乌志超 男 蒙古族 30岁 喀左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采 录 时 间：1984年

采 录 地 点：喀左县东哨乡

① 宝日痕，蒙古语，佛爷。

162. 火　孩　子

（朝鲜族　大连市）

从前，有一个阿爸基[①] 一个阿妈妮[②]。阿爸基上山砍柴，看到一个很大的洞，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这可是坏人常住的地方，不如把它堵死。"他把打来的柴禾，向洞口里塞了一捆，可这一捆柴禾，"哧溜溜"落到了洞底，又塞了一捆，也进去了。好哇，再来一捆，又进去了。不知不觉地，老头儿把砍了三天才攒起来的柴禾，全塞进去了。真奇怪，难道是遇到了无底洞？

阿爸基正纳闷儿呢，从洞里走出一个漂亮女人说："为了报答您送烧柴之恩，请您到洞下一游。"阿爸基随在女人身后，下了地洞，洞下边有个宅子，院子里整整齐齐地堆着阿爸基三天来打下的柴禾。阿爸基又跟着进了屋，一看，屋里坐着位白发老头儿，他又为送烧柴的事道了谢。说着，酒饭摆上来，一顿好招待。临走，又送他一个书僮，让书僮陪他回家。这个书僮，长得甭提多丑了，还老用手抠自己的肚脐子。阿爸基想，领这么个东西回去也没有啥用处，本不愿意要他，可是老人却一再说带回去吧，带回去吧。阿爸基不好意思拒绝，只好把这个孩子领回了家。

到了家，这书僮也不干别的，一天到晚用手抠着肚脐子。一次，阿爸基拿火筷子往那肚脐子上一敲，"吧嗒"，掉下来一粒金豆子。从此以后，一天三次，从肚脐子里就往外掉开了金豆子。阿马基很快成了财主。可是，他家的阿妈妮，却是个贪心不足的人。一天，她看准阿爸基不在家，就拿起火筷子照那孩子的肚脐子上捅去，这一捅没捅出金豆子，倒把丑书僮捅死了。阿爸基回来一看，伤心地哭起来。晚上睡觉，梦见了书僮。书僮说："别哭，阿爸基，我知道你想我，你做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鬼脸装在灶门上，整天都能看到我，你就能发家啦！"据说，这个书僮，名字叫火孩子。

消息传开，当地各村的村民，都在灶前的柱子上，挂起了木制的虎头鬼脸，还有用泥塑的，这就是火孩子。

讲　述　者：朴锦玉　女　朝鲜族　72岁　退休工人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崔姬顺　女　朝鲜族　22岁　辽宁师范大学　学生
采 录 时 间：1986年
采 录 地 点：大连市

① 阿爸基：朝鲜语，爸爸。
② 阿妈妮：朝鲜语，妈妈。

163. 正月十五抹花泥

（桓仁县）

不知从哪辈人起，关东山里兴起了“抹花泥”的规矩。每年正月十五这天晚上，不论辈份，不论老少，都手拿蘸着锅底灰的青皮萝卜，蹦着高儿往别人脸上抹，抹得满脸青一道、黑一道的，抹得满沟嘻嘻哈哈的。要问这事是怎么起的头儿，这里面还有个说道。

早年，关东山的沟沟岔岔里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有一种稀奇古怪的病，谁也不知道怎么治，吃什么药也不见好，不知不觉附上了身，非死不可。人家就更少了，十里八里不见人影儿，人们叫病折腾得连种地的心思都没有了。

有一年正月十五，大青岭下死气沉沉，办不起秧歌，耍不起花灯。岭根底下有间破草房，草房四面漏风，里面住着哥俩，父母都得瘟病死了。哥俩岁数都不大，半夜里，兄弟俩饿得慌，起来找东西吃，囤里一点儿米星儿也没有，好歹从萝卜窖里翻弄出几个冻萝卜，俩人就守着灶坑烧萝卜吃。冻萝卜拿火一烧，“嗞啦、嗞啦”地，软了，粘了，那才不好吃哩！不好吃也得吃，肚子抗不住饿呵！正吃着，从大青岭下来个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儿拄着拐杖，穿着破衣烂衫，是个走沟串岔要饭的，下了山丫口，奔着火亮就进屋了。

别看哥俩是一母所生，品行可大不一样，哥哥憨厚，土命心实。弟弟精细，花花肠子多。见要饭的半夜闯进家门，哥哥赶紧把萝卜从灰堆里扒出来，弟弟赶紧扒拉些小灰给埋严实。哥俩这一扒一埋，老头儿都看在眼里，可没说啥，凑到灶坑边烤起火来。

烤了一会儿火，老头儿的手脚都暖和过来了，就说：“小兄弟，有啥吃的没有哇？我饿坏啦。”哥哥听了，脸一红，就去扒拉萝卜，弟弟丧丧个脸儿，横遮竖拦。哥哥跟弟弟商量说：“这么着吧，四个萝卜，你两个，我两个。我的那份给老头儿一个。”说完，把萝卜从灰堆里扒出来。老头儿看来是真饿坏了，接过来，二话不说，连灰也不拍打拍打，三口两口就吃进肚里。那样子，不像是吃冻萝卜，倒像是吃白面饽饽。吃完又盯上哥哥手上那一个，哥哥叹口气，悄没声儿地把剩下的一个也递了过去。这回，老头儿咬了几口，不咬了，拿着半截萝卜瞧瞧哥哥，又看看弟弟，点点头，又摇摇头，一伸胳膊，手探进锅底坑里，把萝卜使劲往锅底上蹭两下，收回胳膊，顺手就往哥哥脸上抹起来。哥哥没防备，火辣辣的，热乎乎的，抹个实在。老头儿一边抹一边还念叨：“抹花脸，抹鬼脸，躲开祸，躲开灾，小鬼不敢靠近前。”哥哥被抹急眼了，说：“你这老头儿，胡子一

大把了，你怎不分好坏呢？我不舍得吃，给你吃了，你还耍戏我！”弟弟说：“该，不多！这叫好心没好报！”老头儿也不回声，拖拉着鞋，顺着来时趟开的雪道上山去了。哥哥饿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懒得用温水洗脸，用手抹了两把脸，就睡下了。

过了正月十五，可了不得啦！满沟筒子的人都病仰歪了，弟弟也躺炕起不来了。只有哥哥没病倒不说，身子骨儿反倒更硬实，像吃了大山参一样的满面红光。这时候，哥俩才对要饭老头儿的那套嗑儿[①] 琢磨出个味儿来。原来，瘟神只有在正月十五那天晚上才下来瘟人，只瘟人，不瘟鬼，人脸上抹了花泥，人不人鬼不鬼的，瘟神见了也怕，不管是啥怪物，都躲得远远的。弟弟好后悔呀，没到二月二就死了。

第二年，正月十五前，哥哥跑遍沟沟岔岔，逢人就告诉这件事。正月十五抹花泥的规矩，就这么一辈传一辈地传下来了。

后来，有人说，要饭的白胡子老头儿是济公，也有人说是华佗老先生，不忍心叫关东山的人死绝了，才乔装打扮下界来的。不过，天机不可泄露，只能在一个人身上显灵，老头就挑了个好心眼儿的人。

讲 述 者：宁成有 男 51岁 桓仁县四平乡刀尖岭村 农民
采 录 者：刘益令 男 桓仁县委宣传部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
采录地点：桓仁县刀尖岭村

164. 围围巾的来历

（朝鲜族　沈阳市）

天头一冷，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欢围个围巾，既暖和又好看。围围巾是怎么兴起来的？这里边有一段故事。

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说是有这么一个当老丈人的，有一天来到姑爷家，对姑爷说：“眼下稻子已拔过三遍草了，离割稻还有好些日子呢，咱爷俩出外卖工挣点儿钱去吧！挣了钱我该张罗过六十岁花甲，你也该添置两件衣裳了。”姑爷一听，这主意不错，就答应下来，约好了日子，带了点儿盘缠，就同老丈人上路了。爷俩走到哪儿，活路就做到哪儿，各挣各的钱。老丈人岁数大，身体弱，力气小；姑爷年纪轻，身子骨棒，力气大，做

① 嗑儿：话。

起活来少不得帮老丈人的忙。这爷俩拼死拼活地干了好一阵，省吃俭用地挣了些钱。眼看八月十五要开镰收稻谷了，爷俩才往回走。

这一天晌午，爷俩来到了山岗上，下了岭就是家了。老丈人说："走乏了，咱俩坐下来抽袋烟儿再走吧！"爷俩就坐下来歇脚。刚坐下来，老丈人就说："干了好一阵，还不知道挣了多少钱呢，咱们拢拢帐吧！"爷俩就掏出钱袋子，各点各的钱。

点完了两人一碰数，老丈人挣的钱还没有姑爷一半多呢！点完了钱，老丈人和姑爷各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各想各的心思。

老丈人心想：干了一溜儿归遭，我挣的钱还不抵姑爷的半数，叫人知道了多丢人现眼哪！再说，要好好过这六十岁花甲，这点儿钱哪够用啊？

姑爷这边也盘算着：用这些钱先得给老丈人买些祝寿的礼品，再给媳妇做件过冬的棉袄，还得买两把割稻子的镰刀。

这当老丈人的寻思来寻思去，竟然起了个坏心眼儿。他想，干脆把姑爷害了，把钱抢过来。这可真是十尺深的河底好探，一尺深的人心难测呀！按说都舍得把亲生闺女嫁给他，哪能为了这点儿钱就害他的性命呢？这姑爷是别人的血肉，可这闺女毕竟还是亲骨肉吧！可是，话又说回来，人要财迷心窍，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那个时候，脑瓜里头装的，只有一个"钱"字！

那时候的规矩大，小辈人不能在长辈面前对着抽烟。姑爷侧着个身子，背着老丈人抽着烟儿，望着岭下自个儿家的草房，眼看就要到家了，心里一阵高兴。可是万没想到，老丈人却拔出了尖刀，朝姑爷的大脖子"咕嗤"就是一刀，姑爷当时就不明白事儿了。

这时候，老丈人把姑爷的钱袋子往后裤腰上一掖，走了两步又折了回来，又把姑爷的衣裳扒了个溜干净，这才得意地朝岭下走去。你说这个当老丈人的该有多狠心呀！

幸亏这姑爷命大，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他慢慢醒了过来。一摸脖子，被扎了个大窟窿，还正在往外冒血呢！他赶忙抓起些泥土往伤口上抹呀，抹呀，好歹算把血止住了。他捂着个脖子，强支巴起身子想回家，可是上下一丝不挂，光溜溜的咋进村子呢？他越寻思越来火，还是老丈人呢，连过路的生人都不如！要是当着我的面要钱，我能不给他是咋的？何必对亲姑爷动刀？还把衣裳都给扒光了，这也做得太绝了！

不管怎么着，还得想法子回家呀！这姑爷在山岭上转悠开了，他这是想找点儿挡身子的东西。他寻思，没有布找块破草袋片儿挡挡身子也好啊！他转悠来转悠去，还真的找到了衣裳。这荒山野岭哪来的衣裳啊？原来山沟沟里躺着个死人。这姑爷仔细一瞧，死人的打扮像个商人，头戴礼帽，身穿黑色大布衫，看样子才死了不两天。

管他是死人的还是活人的，是衣裳就行呀！这姑爷上前对死人鞠了一躬，说："死去的先生，只因我被丈人所害，弄得一身光溜溜的，把你的衣裳借给我穿吧！你要是肯借衣裳，我就把你的尸首给埋喽！"这死人哪会说话呀！这姑爷就把黑布衫扒了下来，他觉

得奇怪，这黑布衫咋发板呢？他也没管这些，穿上了黑布衫，就用手在地上抠呀，扒呀，老半天才扒出一个坑来。他把尸首往坑里一滚，用土埋了起来。然后，又跪在地上深深地磕了三个头，这才往家走。

再说这狠心的老丈人，回家就对女儿编瞎话，说是他跟姑爷出门就分了路，不知姑爷到哪里去了。

这姑爷走到自家门口一听，媳妇正在屋里哭呢，她边哭边说："好苦命的郎君哟，你在哪里受苦哇？阿爸基挣了好多钱回家来了，你为啥到现在还不回呀？也不知是死是活！"

这时候，男人一推门进来了："哭啥呀，我这不是活着回来了吗！"媳妇一看，揩着眼泪赶忙迎了上去，开口就问："你身子骨还平安吧！挣了多少钱哪？"你说让男人怎么答话吧！他怎么能当着媳妇的面儿说：你阿爸基贪财把我害死了！他只好编瞎话说："嗐！碰上了坏运气，挣了点儿钱半道儿上让强盗抢去了说，还挨了一刀，差点送了命！"说完扑簌簌掉下了眼泪。

善良的媳妇也流着泪直门儿劝他："唉！保住了命就是万幸啊！什么钱不钱的，有了人才有钱，没有人要钱还有啥用啊！"说着赶忙给包了伤口，又拿出衣裳来给丈夫换了。

媳妇接过丈夫脱下的布衫子，问他："从哪儿捡来这么一件衣裳，把它扔了吧！"男人赶忙说："别扔，别扔，洗巴洗巴当抹布用也好嘛！"勤快的媳妇当晚就洗衣裳，她把黑布衣衫拆开一看，嗬！衣裳夹层里全是嘎嘎新的钱票子。这下可乐懵了，当时就对丈夫说："你呀，你把这么多钱缝在衣裳里，还瞒我呢！"这男的脑瓜挺机灵，当时寻思过劲儿来，就顺着媳妇说："是呀，我跟你开个玩笑。挣这么多钱，让人抢去咋办呐？我就把钱缝在衣裳里了。你瞧，强盗把我的脖子扎了一刀，可钱呢，他一个子儿也没抢去！"

媳妇听了，也就当真了。

第二天，正好是老丈人的六十岁花甲。当姑爷的用一块长条白布，住脖子上一圈，置办了一大车丰盛的贺礼，夫妻双双到老丈人家拜寿去了。

这姑爷见了丈人丈母，就像啥事儿也没有一样，照样磕头施礼。可这老丈人一看姑爷没死，回来了，当时脸色就变了，心里"咯噔"一下，象千斤巨石压在心坎上。

拜寿开始了，老丈人往桌前一坐，姑爷又上前去磕头拜寿。老丈人的脸一阵儿红，一阵儿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恨不能钻进地里去。

拜完寿就开始喝酒。大伙儿都问姑爷脖子上为啥围块白布。姑爷就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唱起了"潘唆里"①。他把自己怎么和老丈人一同出外干活儿，老丈人又怎么贪财害命，他又怎么在死人的衣裳里得到一笔大钱，全唱了出来。这么一来，在座的男女老少都气坏了，都蹦起来揪住这老丈人，"噼里啪啦"，拳打脚踹，就连亲生女儿和老伴儿都动了

① 潘唆里：朝鲜族在酒席间即席演唱的一种歌曲。

手，把老头儿打得“阿妈妮、阿爸基”地直叫唤。

这时候，姑爷赶忙上前去劝解，对男女老少说：“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的老丈人嘛！人生在世哪能没错儿呢？再说，我能意外得到一大笔钱，不也是老丈人的恩德嘛！看在我的面儿上，大伙儿就饶他这一次吧！”

听了姑爷这么说，大伙儿总算饶了老头儿一命，人们从此也更敬重这位宽宏大度的姑爷了。以后，人们都效仿他围起了围巾。因为，围围巾一来可以挡风保暖，二来教人记住这个故事，做人心术要正。这习惯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2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29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2年

采 录 地 点：沈阳市

165. 鞋衬底为啥叫“膛底书”

（满族　开原县）

东北的妇女做布鞋，总爱在鞋底儿里面加上一层软布，再铺絮一层棉花，穿上觉得舒服。这一层软布有一个漂亮的名字——“膛底书”，明明是鞋衬布，为什么叫它“膛底书”呢？

听老人说，大清朝刚建立那阵子，有一个明朝降将的儿子因打仗有功，大清皇上就封他做了个定边王，派他带兵驻边，皇上还把自己的一个远房妹子许给了小将，招他做了额驸[①]。

过了两年，小将和格格做了夫妻。成亲半年，小夫妻俩和和美美，小日子过得挺甜蜜。有一天，格格突然接到了皇上的诏书，让她赶快回京看视皇太后的病，不能耽误。大清的规矩严，不管亲疏远近，谁犯了规矩都要治罪。格格接到诏书，不敢怠慢，换好衣服，急急忙忙地坐车就往京里去。

到了京城，拜见了皇上，格格才知道是皇上听了别的大臣的奏本，说是小将的爹爹要造反，要把小将抄家灭门。为了防止小将领兵反抗，特地把格格调进京来，一是探听

① 额驸，蒙古语，驸马。

消息，二是也免去了格格的杀身之祸。

格格一听，吃惊不小。她明知丈夫冤屈，又知道哥哥的犟脾气不听劝。没有办法，只好假装答应，在京城皇宫里暂时住了下来。

正好赶上数九，塞外边荒早已冰天雪地，滴水成冰。格格惦记着小将的一家，又不敢派人前去报信，只愁得茶饭不进，一天比一天瘦了。

这一天，手下人来送棉衣，给格格挡寒。看见棉鞋，格格的眼睛一亮，想出了一条计策。

第二天，格格找皇上要了一些棉花和布，说是要给小将做上一双棉鞋，好笼络小将的心，省得犯忌变心。皇上一听，正合心意，就答应了。格格一心一意地做起鞋来。就在她缝鞋底的时候，趁眼前没人，把事先写好的一封报警信夹铺在鞋底衬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缝好。做好以后，她又特地让皇上看看，这才让手下最亲近的人送往边关。

再说那边关小将因为格格进京半个多月也不见回来，心里很惦记。他想去看看，又不敢随便离开守地，只好心烦意乱地等着。他知道皇上心眼儿多，格格总不回来，他的疑心就越来越大了。

这天，他又坐在王府里猜想，忽然来人报说京城里格格有礼物送到。小将一听，又惊又喜，忙叫人赶快送进府来。

小将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一双棉鞋。小将认出是格格的针线，不由得流下泪来。可是只有礼物没有书信，他心里纳闷儿，就把送东西的人问了又问，那人说格格只告诉让王爷试试鞋子的大小，没告诉有什么书呀信的。

小将呆呆地瞅着棉鞋发愣。他打发走差人，穿上棉鞋一试，就觉得右脚的鞋底布里有什么东西发硬硌脚。他悄悄地走进里屋，用刀子割开鞋底软布，摸出了夹信，一口气看完，直吓得汗冷手软。他连连合手作揖，感谢格格冒险送信相救。

就在那天半夜，皇上派人来抓小将。王府里已人空灯灭，小将早在天黑以前，借口说到山里打盗匪，把兵士不知拉到哪里去了。

这一封膛底书救了一家人性命的故事，后来传了出去。为了纪念这位格格，从那以后，满族女人做鞋，全都在鞋底上加铺软衬，还把它叫“膛底书”。再以后，就连汉族的妇女也这么做鞋了。

讲 述 者：戴广程 男 32岁 开原县马家寨乡腰堡村 农民 初中
采 录 者：潘文大 男 42岁 开原造纸厂 工人 初中
采录时间：1986年7月10日
采录地点：开原县马家寨乡

166. 打　宝　场

（本溪县）

早先年，关东山的庄稼人把五谷杂粮拉进场院之后，有一个风俗：爷们儿进场院打场，结过婚的妇女不能进场院，尤其“四眼人”[①] 不但不得进场院，也不准往场院里看，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老规矩。据说，这是因为关东山的庄稼院每年都有谷神送一场“宝场”，说不准谁能得到。不让妇女进场院是怕她们冲撞了谷神，破了宝场。那么到底谁得到过宝场？宝场又是什么样的？这里的说道可就多了。远的不说，挑近的讲，清朝时下马塘有一家姓宋的庄稼人，就得过一场宝场。

那是在清朝康熙年间，下马塘有一个七十八岁的宋老汉。他有个四十六岁的瘸腿儿子，一个一只手的儿媳妇，一个十三岁的小孙子，三代同堂四口人过日子，年年土里刨食，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要问宋家有多少家产？九亩山坡地，十棵酸梨树，一头牛，两口猪，三间房，四口大缸，五个囤子，六只鹅，七只鸭，八只鸡。

宋家人心眼儿都好使唤，老汉疼爱儿孙，儿孙孝敬长辈，一只手的儿媳妇侍候老公公细粮软饭加炒鸡蛋，热心周到，日久天长人人夸。宋家靠近路旁，赶路的人到这渴了喝水，饿了吃饭，晚了留宿，宋家从来不计较钱财。

俗话说“为仁不富”。宋家小门小户过日子，南施水北施饭，日子总是富不起来。他家也不在乎穷富，勤恳认干，好善乐施，还是那么一个劲儿地办好事。他家那十棵梨树年年挂满果，年年随便让邻居和过路人吃，一个铜子儿也没卖。有人说老宋家人好，有的说老宋家人傻，随你怎么说，他家没人搭茬儿。

宋家还有一怪，逢年过节别人买炮仗放，上香上供敬鬼神。他家也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反正他家不买香烛，也不放炮接财神，年三十半夜吃顿接神饺子，初一吃顿饺子，就算过了年。

老汉七十八岁这年，他扶不动犁杖了，儿子是瘸子，跟不上牛走，孙子还小，这九亩地咋种？老汉自有办法，他把牛爬犁套上，把犁杖系在爬犁上，粮种口袋搭在犁杖上，赶牛上山坡到了地上沿，把爬犁卸了，套上犁杖，让儿子在地东头，孙子坐在地西头，他赶犁杖到东头，磨[②] 犁杖儿子帮他抬，到了地西头，孙子帮着他磨过来，耕了二十条垄，

① 四眼人：旧时指孕妇。
② 磨：掉头。

让孙子踩格子他点种，虽说慢一点儿，九亩地在谷雨前后也种上了。

关东山有句农谚："苏子出油，种在地头"。苏叶、苏籽、苏梗都可入药，苏子全身都是宝。但不少人家不愿种它，为啥不爱种苏子？因为苏子叶可以包粘饽饽，种苏子的人家抗不住打苏子叶的人踩地，惹气得罪人，不少人家干脆不种苏子了。

宋老汉见本村没有种苏子的，就和家里人说："咱得多种点儿苏子，省得吃苏子叶饽饽时打不着叶子。"

儿子和儿媳说："好呗，让大伙儿随便来打苏子叶。"就把苏子种上了，种得比哪··年都多。

到了打苏子叶的季节，本村人都来打苏子叶，外边七八个村庄的人，也跑来打苏子叶。一打听，说他们那村里没有一家种苏子的。

老宋家的人没说啥，邻居看了发话了："你们这些人太不懂事了，宋大伯老实巴交种这点儿苏子，看他家那四个人，有硬实的没有？你们种地不种苏子，跑几十里到这打苏子叶，不脸红吗？"

外村人被数叨得挺不好意思，提着小筐就要走，宋家媳妇拦住了外村人，说："小家过日子，哪能样样俱全，谁都有用别人的地方，俺这苏子种得多，就是带出让别人家用的。"一只手媳妇说着就领个外村老大嫂进地打苏子叶。看到的人都说："这家人家心这么好，过不上富日子真可惜！"

到了庄稼上场的时候，老宋家苏子堆了一小垛。宋老汉平好场院，头一场打的是豆子，第二场就把那一小垛苏子铺上了，套上牛拉磙开始打苏子。

按照庄稼院打场的老规矩，一只手媳妇没有到场院里去。她在屋里把粮囤打扫好，给公公、丈夫、儿子各蒸一碗鸡蛋羹，放在锅里焖着，还焖着一些粘豆包。庄稼人打场，三更天就铺场压磙子，天亮时起场院起秸棵，然后扬场。打场的人轮换着回家吃饭，歇人不歇磙子，场院不离人。打场的人回屋不能吃冷饭，怕是冷了场院，啥时进屋都得吃热乎饭。

按当地风俗，起场第一个背粮回屋的人，要向屋里人讨吉利话，问话时问上句，屋里人答下句，不能乱说别的话，更不能说出这场能打多少粮的数目，说准数得不到宝场。你别看宋老汉一家过年不上香不接神，可相信讨吉利话的规矩。

宋老汉怕孙子嘴快说话，带他先回来吃饭。一进门坎，儿媳妇迎了出来，老汉先开口对儿媳妇说："这苏子咱家小场院都铺不下了。"儿媳妇赶忙对下句："这苏子咱家屋里都装不下了！"

老汉把吉利话讨来了，和孙子不声不响地揭开锅喝鸡蛋羹、吃粘豆包。祖孙俩吃完饭把嘴一抹擦，拿着粮口袋进了场院。为啥不多说话？说出错话就不吉利了！

瘸子在场院不声不响地给父亲和儿子装口袋，约摸够扛了，祖孙俩抓住布袋口就往

家扛，这苏子打得，海去了[①]！四个囤子全装满了，上边用芪子芪得快拄房盖了，这又往炕上倒。不一会儿炕上也堆满了，媳妇把屋地打扫干净，屋地又倒满了，媳妇又把外屋地收拾干净，倒了好一大堆，祖孙俩还“吭哧、吭哧”往回扛苏子呢！

外屋地眼看就放不下了，媳妇又把院子扫干净一个地方，打算往院子放苏子。这时汗巴流水的小孙子对爷爷说：“咱从天没亮扛到日头平西，打的苏子三间房子都装不下了，是不是遇到了宝场？”

爷爷嗔怪地瞪了孙子一眼，叹了一口气，啥也没说。祖孙二人又回到了场院，每人只扛回少半袋，苏子就扛完了。

宋老汉这时对孙子说：“你干你的活儿，说那一句话不要紧，把个宝场封住了。”孙子说：“爷爷，说句话怎么封住了宝场呢？”爷爷说：“你妈说吉利话讲了‘这苏子咱屋里都装不下’，你又把这话重复说一遍，就是封口说够了。”小孙子懊悔地拍拍自己的脑瓜子，爷爷拉过孙子的手说：“过去的事了，算了。咱庄稼人盼的是风调雨顺，人勤地打粮，这宝场一年才一个，咱打苏子得宝场是偏得，可不能光想宝场不干活儿哟！”

这一年冬天，苏子和苏油成了热门货，因为方圆几百里没有几家种苏子的，想吃苏油饼的，用苏子油治病的，都找到了宋家门口。宋老汉家发了大财，还是像以前那样坏事不做，乐意帮助别人。虽说没有家财大富，但在乡亲们心中刻下一个“好”字，他家打宝场的故事也就代代相传了。

讲 述 者：彭永发 男 满族 64岁 本溪县连山关镇棒槌岭村 农民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2月
采录地点：本溪县连山关镇棒槌岭村

167. “渔眼”的由来

（长海县）

打鱼船大桅杆上，吊着一个大铁桶。出海打鱼时，由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拿着三角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②]转舵，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

① 海去了：多的意思。
② 大车：舵手。

瘸子双份儿劳金，看来是个孙膑① 似的瘸子，准有两下子！

吴老弟含着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上船挣点钱养家饷口，往后多承诸位大哥关照，我吴亮全家都谢谢大家！我一定铆劲干，少拖累大家。"

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的人也只不过是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都说："咱都是卖背肩子的，相互帮个忙嘛，应该的．应该的！"

船老大这时放缓了口气，对伙计们说："咱们这渔船装二百石鱼虾，干活儿光有虎劲还不行，还要有谋略。吴亮老兄和我在岸边唠嗑儿时说，这海里的鱼到处游，追上鱼群去撒网，什么季节换什么网，你们懂吗？不懂。我请他上船当渔船的眼睛，他指到哪，咱们船就开到哪，要是打上鱼来，咱大家都托他的福。要是打不上鱼来，你们也不应该刁难他。残疾人，过日子不容易，咱们齐心协力干吧！"

吴亮上船和船老大唠了半夜，第二天找来一个大木桶，两捆绳子，两架梯子，让伙计们把大桶拖到梯子顶上，牢牢地绑在大桅杆上。

船要起锚的时候，船老大在船上焚香祷告一阵之后，对众伙计说："送渔船的'眼睛'正位！"一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把吴亮背在背上，沿着梯子爬上了在大桅上绑着的木桶里。里边放了一把马杌子，吴亮坐在马杌子上四下瞭望，用手把黄旗一指，船老大看见了，马上喊："满篷，左满舵，启航喽！"

船上的伙计们麻溜儿地喊着拉篷号子，升起五条桅杆上的大篷，推动绞车起了锚，大船沿着"之"字形路线，向吴亮黄旗所指的方向驶去。

船走出二十多里海路，吴亮又把红旗摆动，船老大立即吩咐撒网。只见海面鱼跃清波，大网里沉甸甸净是鱼。十二个伙计往上拖，没拖动；十六个人拖，还是拖不动。

船老大吩咐大车把稳舵，跑到撵榰② 上，把船上二十一个伙计都叫来拉网。船老大亲自领着喊号子："好一个满汤起呀——"众人齐声呼应："哎嘿哟，哎嘿哟！"一起用力猛地把网拖上来。只见活蹦乱跳的大鱼闪着光，又大又多装进舱里。又撒网，又是满满登登一网鲜鱼。连拖了十二网，一个大舱装满了，忙活了一整天，十个大舱全装满了。

五桅五篷大船载着二百石鲜鱼送到金州鱼行卖鱼时，赶上了早市，顺顺当当卖了好价钱。这一下子，伙计们都对瘸子吴亮伸出了大拇指，看来这个"渔眼"果然厉害。

这一年，船上的伙计每人都多挣了一百多吊铜钱。大伙儿忘不了"渔眼"吴亮的功劳，非要给他双份儿钱。

吴亮对船老大说："李大哥，我懂海情鱼情，可你要是不给放这个合适的地方，我再有本事也白搭。这双份儿钱，我不要！"

---

① 孙膑：战国时兵家。因遭到同学庞涓的残害，致成跛足，后著有兵书，并屡立战功，这里喻指瘸子中的能人。

② 撵榰：黄海渔村方言，指木帆船甲板。

船老大说："要是我拿你当瘸子看，就不会把你请到船上，渔船也不会多打鱼虾大伙儿发财。当初上船就讲好了的，吴老兄和我这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儿劳金，这钱啊，你无论如何要收下！"

从此以后，吴亮在这条船上当了二十多年渔眼，一直拿双份儿劳金。在他病重的时候，全船的伙计都来看他。吴亮向伙计们传授了他当"渔眼"的经验："打鱼人，晚看海火，大鱼都向海火跟前游；白天看海面，鱼跃清波大鱼多；还要看季节，秋冬鱼群要南下，春天鱼群向北游，春天章鱼、黄鱼多，秋天大虾管劲儿拉……各种鱼不同禀性，当"渔眼"的都要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才能不跑空趟多打鱼。"

后来，这船上的伙计到各个船上，有的当了船老大，多数人当了"渔眼"。渔船上有了"渔眼"就能多打鱼。从此，"渔眼"成了船上不可缺少的行当。直到现在，渔船上还有"渔眼"，只不过是把桅杆上的木桶变成了铁桶，变成了特制的桅斗，"渔眼"换上了挂"长"的名字，叫做"捕捞长"。

讲 述 者：曲月枝 男 84岁 长海县海洋岛龙口屯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3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2年9月
采录地点：长海县海洋岛龙口屯

168. 盖房上梁挂红的传说

（庄河县）

农村老百姓在盖房上梁的时候，都要在梁上挂一些红布。要知道它的由来，还得从古时候说起。

唐朝年间，有个穷秀才进京赶考。因为家里穷雇不起书童，就自己挑着行李和书箱上了路。他夜宿晓行，风餐露宿，有一天，遇上了一场暴风雪。他肚里空空，衣裳单薄，连冻加饿，就昏倒在路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古庙里，有位仙女般的姑娘正给他喂水喂饭。他挺奇怪，急忙坐起来问："大姐，你是谁？我怎么到这里来了？"那位姑娘说："相公，我看你又累又饿，怕冻死在雪地里，就把你搬到这儿了。"秀才听了很感激，急忙站起来施礼说："大姐，请问尊姓大名，家住哪里？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忘不了，有朝一日定当登门拜谢！"那姑娘用手指着庙前的一颗老松树，

含羞地说："相公有意，日后就到那里与我相会吧，我等着你。"话音刚落，姑娘一闪不见了。秀才感到奇怪，好好地看了看那棵老松树，这棵老松树有四五丈高，一抱多粗，树干笔直。他围着松树转了一圈儿，深深鞠了一躬，又挑着挑子上路了。

进了京城，经过殿试，秀才中了头名状元。皇帝很器重他，就留他在朝里做官，还亲自出面保媒，把一个大臣的女儿嫁给了他。从此，他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早把路上那个救命的姑娘忘到脑后去了。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等到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以后，朝里大兴土木，为皇帝建造行宫。为了建造华清宫，招来了天下最有名的工匠，运来了天下最好的石料、木料，用了三年，就把宫殿建得差不多了。可是，偏偏就缺少正殿上的一条主梁，现有的木料，不是短，就是细，没有一根合适的。这可难坏了土木大臣，他不得不把这事奏明皇上，让皇上下旨，再到各地去寻找。那位状元郎听说了这件事，立即拜见皇上说："万岁，臣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古庙，庙前有棵老松树，那树干又粗又直，用来当这主梁再合适不过了。"

皇上一听这话，忙命他带领人马前去伐树。他坐上了八抬大轿，一路上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不几日就来到了古庙前。但见这棵树更加高大挺拔，枝叶更加繁茂了。他心里暗喜，一声令下，工匠们挥刀抡斧砍上了。砍了第一斧子，却不料从树内冒出了一股鲜红的血。人们一看惊呆了，不敢再砍，纷纷议论说："这棵树已经成了气候，砍不得！"状元郎一心为主子效劳，哪顾得这些？下令说："不要管这些，给我砍，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定斩不饶！"工匠们没有办法，只得动手了。大家你一斧子，我一刀，越砍血越多。松树砍倒了，鲜血也流干了。

工匠们砍掉了树杈，留下了主干拉回了华清宫。一量尺寸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一下子就放在了主梁的位置上。刚放好，忽然乌云满天，平地刮起了狂风，直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人们睁不开眼，都躲得远远的，眼瞅着工程进行不下去了，土木大臣急了，就把这件事奏明了皇上。皇上派人找来了和尚、道士念经，找来了"大神"驱邪，折腾了好几天，不但不管用，反而下起了暴雨，夹着沙子石块，越来越凶。皇上又着急又上火，一上火，腚上就生了个火疖子，找御医治疗，越治越大，里面鼓满了脓，疼痛难忍。皇上又下令招天下最好的郎中来治病，郎中找来千千万，越治病越重。

这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仙女般的姑娘对他说："皇上大病要根除，需取近臣一颗心，吊在正梁来做祭，天公地道息风云。"

皇上醒来，觉得这事很奇怪，又惦量不出到底哪个大臣对他最近最忠。第二天早晨宰相去看他，他把这事说了。宰相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说："哪个大臣能把你疖子里的脓血用嘴吸出来，这个大臣就是贴心的近臣了。"皇上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招集群臣上殿说："朕昨晚上梦见一位仙人对朕说，只要有一位爱卿能用嘴把朕疖子里的脓血吸

出来，朕的病就会好了，不知……”

话还没落音，那位状元郎就站出来，说：“微臣愿为皇上效劳！”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位状元郎为了功名，什么都不顾了，当即为皇上吸尽了疖子里的脓血。皇上立刻把他杀了，取下了他的心，吊在大殿的主梁上。果然，飞沙走石一下子停了，皇上的火疖也好了。

这事一下子传开了。因为心是红色的，人们盖房子上梁时，就用红布代替了红心，要讨个吉利，并一代代地传下来了。

讲 述 者：于淑英 女 庄河县工农街道 家庭妇女
采 录 者：赵倩 女 19岁 庄河县蓉花山 地区医院 护士 中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庄河县庄河镇

附 记：

另有一种说法儿。秀才中了状元后，被招为驸马。驸马吸完了皇上的火疖子后，皇上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女婿，就用红布代替了心，挂在宫殿的主梁上。

169. “叫魂儿”和婚礼俗令的来历

（台安县）

在民间，谁家的小孩儿吓着了，他妈就用饭勺子舀点儿水，先洒在地上，再拿饭勺子往门坎儿上磕三下，叫三声，说是就能把丢的“魂儿”叫回来。还有，人们在结婚那天，都得挂铜镜，打灯笼，放鞭炮，还用红毡铺地，蒙盖头。这些老令都是谁留下来的呢？

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叫周公的人。这一天，他做了梦，梦见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告诉他，在东北方向有一个坟地，那里有很多石人石马，要拿榔头把正中间那个石头人的脑袋打下来，可以得到两本天书，一本是教给人算卦，讲讨卦的人要有啥灾难，另一本书讲如何破灾。要是能得到这两本书，那可就发大财啦。

第二天，周公来到了坟地，找到了中间那个石头人，上去就是一榔头，一下子就把这个石头人的脑袋打掉了。从石头人的脖腔子里真就掏出两本书：一本能算，一本能破。正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卷来一阵乌云，霹雷闪电下起雨来，周公急忙把书夹在胳肢窝底下，撒腿就跑，到家一看，就剩下那本能算的书了，那本能破的书跑丢了。顶着雨往回找吧，一直找到了坟圈子也没找着。

后来，周公按书上说的，学会了算卦，在家门口摆了个卦摊儿，专给人们算卦，每卦收三两银子作卦礼，要是算不准，还倒找人家三两银子。这卦算得也真准，一传俩，俩传仨，方圆百里的人们都知道这儿有一个周先生会算卦，来找他算卦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多。

再说那本能破的书丢到哪去了？原来附近有一个叫桃花女的姑娘，她在串门回家的道上，正赶上下雨，想进屯子避避雨，没走两步，看见道上有本书，就拣了回来．靠她老父的帮助，学会了破灾祸的方法。见周公在家门前摆摊儿给人算卦，收白银三两，她就也在小摊儿跟前搭个临时小棚，专给那些算卦算出有灾祸的人们破灾。

再说那河边住着娘俩儿，一个老太太领个十六、七岁的儿子过日子。她儿子头回去外边做买卖，已经三年没回来了，音信没有。老太太想起儿子来就哭一场，日子长了，自个儿寻思儿子准保是没了，哭得就更惨了。这一天，正赶上桃花女路过这儿，听见有个老太太在哭，就上前问："老奶奶，你哭啥呀？"老太太说："我儿子外出做买卖，一去三年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咋不哭？"桃花女说："老奶奶，听说河那边有个叫周公的人能算命，算得可准啦，咋不找他给你算上一卦呢？"老太太说："我咋不想算呢，可是他的卦礼太贵呀，一卦得三两银子呢。"桃花女就说："贵怕啥，咱不兴先借点儿，算完命再说。"老太太听了桃花女的话，好不容易凑足了三两白银，到了周公那儿去算卦。见了周公，先报了生辰八字，再把儿子的事说了一遍。周公说："你儿子还活着，正往家走呢。走是走，他可到不了家。走在半道儿，准得着一场大雨，你儿子为了避雨，非得跑进跟前的一个破窑不可，正遇上窑塌，定被压死无疑。"老太太一听，眼泪就又下来了，回头就去找桃花女，一边哭着一边向桃花女把这事说了一遍。桃花女听完就说："老奶奶，你别哭，也别着急，我有办法。"拿出天书一看，告诉老奶奶："在后天晌午，就有一块云彩，要下一阵大雨，到时候你就拿一个饭勺子，里边盛点儿饭，带点儿水，从屋里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往地上拉拉点儿水，走到外屋门口站下，把饭倒在地上，再拿饭勺子往门槛上敲三下，敲一下喊一声你儿子的小名，还要说声'吃完晌午饭跟妈来呀'，连敲三下，连喊三声，你儿子就能回来。"

再说 老太太的这个儿子在外边做买卖挣了不少钱，这天正往家走，走到傍晌儿时辰，一阵风刮来一块云彩，紧接着就是瓢泼大雨，四外瞅瞅，身边正有一座破窑，他赶忙跑进去避雨。刚进去就听有人叫他的小名喊他，他仔细一听，原来是他妈在喊呢。他就想，下这么大雨，我妈从哪儿来呢？到窑外一看，没有人，就又回窑里避雨，刚一进去，又听他妈喊他，到外边一看，还是没有，就又进了破窑，又听见他妈喊他回去，这回他跑出来，顶着雨四外撒目 ，正赶上一个霹雳轰隆一声，那个破窑就塌了。他想，这是神仙点化呀，要不然我就被压死了。转身冒雨回到家中，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第二天，桃花女来到这娘俩的家，看见老太太的儿子回来了，就说："老奶奶，周公不说你儿子回不来

吗？这回你儿子回来了，他的卦也不灵啊，你快叫他给你倒银子吧！”第二天，老太太领着儿子就找周公要银子去。到了周公的卦摊儿前，周公正在给一个人算卦。老太太说：“先生，你不是说我儿子必定死在窑里吗，可我儿子回来了！你退卦礼再倒我三两银子吧。”周公说：“我的卦最准，你儿子是回咋来的，得说明白了，我才能给你银子。”老太太这才把桃花女咋给她出的道，她儿子在窑中避雨怎样听他妈叫他，窑是咋倒的经过说了一遍。周公听了，退给老太太六两银子。从这以后，就留下了“叫魂儿”的习俗。

再说周公退给老太太银子之后，就想，只要有桃花女在，我这个卦摊儿是摆不成了，我想啥法儿能把桃花女整死呢？又一想，不行，我能算，她能破，我的本事又治不死她。不如我托人向她求亲，她准能答应了，婚后她要对我不好，我再慢慢治她。周公这才正式托人向桃花女求婚，桃花女听罢欢欢喜喜地答应。周公就择了个好日子，准备把桃花女娶过来成亲。桃花女拿过天书一看，知道了周公的用意，就向媒人提出了五个令，在结婚那天，一要扎喜车，喜车两旁挂铜镜，能降妖。二要铜锣开道，说是能驱五鬼。三是下车后要红毡铺地，免得踩着太岁。四是喜车前边打灯笼，放鞭炮，能驱邪。五是要红布蒙头，说是不见星辰。周公不知她的用意，也就答应了。结果结婚这天平平安安，以后日子过得也挺好。后来人们在结婚时，就都照着桃花女结婚时的令办，慢慢地这套令就成了婚礼的一套旧习俗了。

讲 述 者：张绍库 男 65岁 台安县达牛镇郑三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高玉良 男 台安县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台安县达牛镇郑三村

170. 娶媳妇为啥跨马鞍

（满族　清原县）

满族有这么个习俗：娶媳妇时新娘先在院里“坐帐”，蒙“盖头”，洞房门前两边搭上“幔帐”，再倒红毡，新郎新娘进里屋门口还要跨过马鞍子，才得入洞房。搭幔帐传说是防红煞、黑煞神冲了不吉利。那跨马鞍子是怎回事呢？

传说天上有个太岁神毛驴，很放荡，经常半夜时候从上方下来偷青，天要亮时，就跑回上方去。

有个看青的小伙儿叫大布仑，见庄稼叫牲口啃得囫囵半片的，地里有蹄子印，就查

看起来，可是查看了三个白天没搭着影儿。大布仑想："这东西挺神的，我非抓住它不可。"他趴在地里又等了三天三夜，到了第三天半夜子时，就见一个黑影从天上下来，打个滚儿，就呱叽呱叽地啃起青来。这东西灰不粗溜，比马小，比牛犊大，长耳朵，连泡蹶带磨磨①。大布仑气头儿上来，趁它不留神，几步蹿上去，一把薅住鬃毛，翻身骑在它背上。太岁神一看不好，泡蹶子就跑，可就是腾不起空来。大布仑就骑着毛驴在乡道上来回遛上了。累得太岁神呼呼直喘，通身流汗。直到鸡叫头遍，大布仑才把它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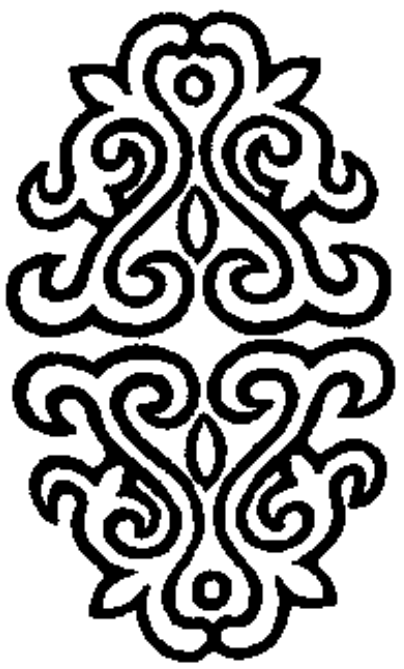
太岁神回到天廷，心里熬糟，对天神说："昨夜我下凡间啃点儿青，叫个毛小子抓住，还骑着好个遛，鸡叫才放我回来，我真得好好治治他。"天神说："这点儿小事还用愁，等毛小子娶媳妇那天，你在门后假装帮忙，新媳妇进门，你往外走，就把她冲了，让他十二年得不着孩子。"

这天，大布仑娶媳妇了，娘家客婆家宾满庭院，帮忙的道喜的，忙忙火火热热闹闹。太岁神变个黑小伙儿在门里也跟着张张罗罗。唱完喜歌，祭过祖先，新郎向新娘又虚射三箭，才双双入洞房。新娘刚要进屋，大布仑一眼看见黑小伙儿长马褂儿后边露出个黑尾巴，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那天骑它结的仇，分明是报复我来了。他急中生智，大喊："萨满，快给我备个马鞍子来，再备几个盘缠钱，我要出去玩儿几天，快点儿！"

太岁神一听，吓一跳，心想：那天光腰杆子骑我遛到天亮，今儿个还要备个马鞍子，拿盘缠钱，看样儿还要遛几天呢，受不了罪，快跑吧。它打个滚儿，四蹄生风，逃回天上。从此以后就留下娶媳妇要跨马鞍子的习俗。

讲 述 者：洪亚范 女 满族 75岁 清原县南杂木西山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傅连胜 男 满族 清原县上家河乡文化站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2年8月
采录地点：清原县南杂木西山

① 磨磨：转圈。



故　事

171. 鹿　和　狼

（营口）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老山老峪的野林里，有一只梅花鹿和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梅花鹿，就假意跟鹿交朋友，说从此戒荤吃素，修善积德。善良的小鹿不知底细，就和狼生活在一起。

鹿和狼在村子里走着，鹿边走边玩儿边吃草，生活得自由自在。狼呢，表面上大口大口地吃草，却一口也咽不下去。半天工夫，狼肚子饿瘪了，眼睛饿蓝了，正想对鹿下手，忽然闻到一股香味儿，低头一看，是肉丸子。狼馋得淌哈喇子，说："这肉丸子真香啊！"鹿在一旁说："你不是吃素吗？这个荤可不能开呀！"狼早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一个高儿跳过去，把肉丸子吞了下去。这下子不要紧，狼只觉身子一晃，就让绳索套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出来。鹿一见，连忙上前用角挑绳索。它左挑右挑，皮碰破了，角折断了，最后终于挑出个空儿，狼一看有门儿，使足劲，挣脱出来。鹿看狼蹿出来后，刚想放套逃走，但树枝一样的角已被绳索缠住了，越挣越紧，最后被裹倒了。鹿着急地喊："狼兄弟，快来救我！"狼一看鹿被绳套缠住，一声没吱，幸灾乐祸地溜了。它心里想："哼，猎人快来了，等他扒了你的皮，我正好吃你一副下水。"狼溜到阴山背后去了。

路旁说话，草窠儿有人。一只乌鸦在一棵大树上看得清楚，听得真切。它对鹿说："鹿大哥，你上了狼的当，我来救你吧。"鹿抬头一看，是只乌鸦，心里很失望，乌鸦力不胜鸡，能行吗？就问乌鸦："你有什么办法呢？"乌鸦说："等猎人来了，我说'死了！死了！'你就装死。等猎人把角上绳索解开，我就说'活了！活了！'你就做好准备。我说'跑了！跑了！'你起来就跑。"乌鸦和鹿商量好以后，就飞到猎人住处的上空，打了几个旋儿，叫着："猎人，猎人，南山死个梅花鹿，你吃皮里肉，我吃肉里肠。"猎人是祖祖辈辈的猎户，懂鸟语，听到乌鸦叫声，立刻背弓挎箭，直奔南山野林。一看，果然一只又肥又大的梅花鹿，长拖拖地倒在绳索里，一动不动。这工夫乌鸦在附近的树上叫着："死了！死了！"梅花鹿立刻憋住气装死。猎人用手一摸，鹿身子还热乎乎的，就说："刚死。"他刚解开套索，乌鸦又大叫："活了！活了！"梅花鹿做好了准备。乌鸦又大叫：

"跑了！跑了！"鹿一抬头，起来就跑，转眼钻进密林。等猎人拉弓搭箭时，鹿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猎人这个气呀，对着乌鸦就是一箭。乌鸦早飞远了，箭没有射中乌鸦，正好射在山后的狼身上。

讲 述 者：曲贵云 男 44岁 营口县苇子峪乡峪沟村
农民 中学
采 录 者：曲贵良 男 营口市教育学院 教师
采录时间：1980年3月
采录地点：营口县苇子峪乡

172. 兔子、狐狸和狼

（蒙古族 喀左县）

兔子、狐狸和狼坐在敖包[①]上，看见一个老阿爸背着钱褡子从小路上走来。它们说钱褡子里一定有好东西，想把钱褡子弄到手。狼说硬抢，狐狸说打怵那老阿爸的腰刀；兔子把嘴贴在狐狸和狼的耳根嘀咕了一阵，狐狸和狼一齐拍手称妙。

老阿爸正在小路上走着，忽然一只兔子从脚下草窠里蹿出来，吓了一大跳。老阿爸说："这兔崽子，差点吓坏了我，我非逮住你不可！"老阿爸紧走几步，追上兔子，正伸手要捉，那兔子"蹭"地蹿出几步远，又停下来，等阿爸追上来时，兔子又跑到前边去了。一连几次，惹得老阿爸性起，索性把钱褡子往路旁一放，放开腿追了起来。

狐狸和狼毫不费力就把钱褡子弄到敖包顶上了。

一会儿，兔子甩掉老阿爸，跑回来了。它们打开钱褡子，见里面有一大块熟肉，一双靴子，一副铍。他们开始分东西了。兔子说："狼大哥天天黑夜里跳羊圈抓羊，穿上这双靴子，免得脚上沾泥。"狼一听，很有道理，拿上靴子就走了。兔子又对狐狸说："狐狸二哥子孙满堂，你拿这副铍回去敲着逗孩子玩，有多好啊！"狐狸想：我那群崽子天天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是够闷得慌的。狐狸拿上铍，乐呵呵地走了。兔子见他们都走了，这才掏出熟肉来，自己饱饱地吃了一顿，伸伸懒腰，蹦着玩去了。

黑夜里，狼跳进羊圈里逮羊，被人发现了，因为脚上穿的靴子又沉又笨，陷在圈泥里，一时拔不出腿，被人打折了一条腿。

---

① 敖包：蒙古语音译，意为堆子，多以石块堆积而成。初为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逐渐成为民间祭祀神祇的活动场所。

狐狸高兴地哼着小调走回来，来到洞口，使劲地敲起钹，“锵锵锵！”钹声震得山谷四处响起回音，一群狐狸崽子听不出是什么声音，吓得炸了窝，又蹿又跳，乱撕乱咬，脑袋撞到石壁上，全死了。

狼和狐狸碰到一块儿，诉说起各自的遭遇，都说上了兔子的当，恨得牙根儿咬得吱吱响，一起来找兔子报仇。

兔子在敖包上远远看见狼和狐狸气势汹汹朝自己走来，就主动地迎上去说：“二位大哥好啊！”狼和狐狸龇着牙吼起来：“好什么？你害得我们好苦！”兔子假装吃惊地问：“怎么啦？”狼说：“信了你的话，我被打断了一条腿！”狐狸说：“信了你的话，我都断子绝孙啦！”兔子瞪大了眼睛说：“真灵，真灵！”狼和狐狸问：“灵什么？”兔子说：“你们走后，那个老阿爸就对佛爷说，谁穿了我的靴子就要被打折腿；谁拿我的钹子就断子绝孙；谁吃我的肉就豁了嘴。”兔子说着，指着嘴唇让狼和狐狸看。狼和狐狸一看，可不是嘛，兔子的上嘴唇真的有一个豁子。它们信了，说是佛爷治了它们的罪。谁也没想起来，兔子的嘴早就豁了。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2岁 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农民“好力宝”歌手
采 录 者：乌志恕 男 蒙古族 朝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173. 兔子尾巴是怎样变短的

（沈阳市）

据说，古时候兔子的尾巴并不短。相传，有一只兔子要过河，可是河宽没法过。它正犯愁时，忽然看见河里有一群王八，兔子灵机一动，想出了个招儿。它跑到河边，对王八说：“王八大姐，那些小王八都是你的孩子吗？”老王八说：“是啊，都是我的孩子。”兔子说：“你的孩子是不少，可是和我比呀，你没有我的孩子多。”老王八不信。兔子说：“不信我领你去看。”老王八又问：“你的孩子都在哪儿？”兔子说：“就在河对岸呢。这样吧，你先把孩子在河里排成一排，我一个一个地数，数完我再把我的孩子排成一排，你一个一个地数，看到底谁的孩子多。”老王八说：“好吧。”就让小王八们从这岸排到那岸，老王八自个儿排在最后。

兔子喜滋滋地踩着王八盖子往对岸走。它得了便宜，心里贼乐，还没到河边，就忍

不住笑着说："老王八，你受骗了！"边说边往对岸蹦。

这时候，老王八也醒腔儿了，上去就拽兔子，可是兔子跑得快，王八没逮住它，只把兔子的尾巴咬掉了一截。往后，兔子的尾巴就长不长了。

讲 述 者：张　岳　男　法库县大房申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宜昌　男　沈阳市于洪区　农民
采录时间：1981 年
采录地点：法库县大房申村

174. 毛驴的故事

（锦县）

古时候，毛驴不干活，也不会干活。它住在大草甸子上，这地方水好草也好，吃饱喝足了就睡懒觉，睡醒了就玩，东游西逛旮瞪子，十分淘气。

草甸子边上有条大河，河里住着一个河神。这一天河神闲着没事就走上岸来，冲毛驴行礼说："请问这路神仙尊姓大名？咱们交个朋友吧！"毛驴见河神这么恭维自个儿，乐得仰起脖子一阵哈哈大笑，得意洋洋地说："交朋友？好啊！我正要找个伴儿给我挠痒痒呢！我叫杜遥，往后只要你一喊我的名字我就来。你叫什么名字？"河神说："我叫河里。"从此毛驴与河神经常在一起游玩。

有一天，河神又来找毛驴，走着走着看见一个瞎老头儿在推磨，推着挺费劲，累得他顺脸滚大汗珠子。河神起了同情之心，心想，毛驴吃得滚瓜溜圆，满身力气没处用，为啥不让它来帮忙呢？想到这就走上前去对老头儿说："老头儿，你咋不请个帮手呢？"瞎老头儿说："唉！我单身独户，上哪去请帮手呢？"河神说："让毛驴来拉磨再合适不过了。"瞎老头儿说："毛驴？这种野牲口我怎么能逮得住？"河神说："毛驴的名字叫杜遥，你一叫它就来，它来了你就这么这么办。"河神说完就回去了。瞎老头儿准备好了以后就冲大草甸子喊起来："杜遥——杜遥——"刚喊了两声毛驴就跑了过来。瞎老头儿轻轻凑上前去，伸出双手给毛驴挠痒痒。挠着挠着，抽冷子[①] 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在毛驴脖子上，拿块布蒙住它的眼睛，又用夹板、套绳把毛驴套在磨杆上。毛驴心想，这是干什

① 抽冷子：突然地。

么？得赶紧离开这里，我快跑吧！就头一沁[①]，脖子一伸，撒腿跑了起来。它被蒙住双眼，绕磨道跑了一圈又一圈，还以为是一直向前跑呢。从此，瞎老头儿有了好帮手，心里偷着乐。毛驴心里可就难受死了，它想：我的名字只有河神知道，准是这东西把我出卖了，我再遇到它非报仇不可。由这起，毛驴对河神又怕又恨，一到河边就不敢下水。要是硬赶进去，毛驴就连拉粪带撒尿，来埋汰河水，这个习性一直传留到如今。现在人们叫驴还是喊“杜遥——杜遥——”。

讲 述 者：岳玉昌 男 59岁 锦县右卫镇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魁章 男 40岁 右卫镇兽医站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锦县右卫镇

175. 狗找伴儿

（岫岩县）

老老年以前，狗和其它走兽一样，无亲无邻，无友无伴，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

一天，狗在山上碰到一只小兔，说：“兔弟弟，咱俩在一起生活，白天我情愿为你捕食，黑天我替你守夜，好吗？”“好啊！”小兔立刻答应了。白天它们就一块儿在山林中找食，到了晚上，小兔睡着了，狗听到山林里传来哗哗的声响，就汪汪地叫了起来，叫声把小兔惊醒了，它担心地说：“你不睡觉总咬什么？熊听到叫声，它要把咱俩吃掉的！”狗一听心想：兔子胆小，这个伴儿不能搭，悄悄地走了。

狗在树洞旁找到黑熊，说：“熊大哥，咱俩在一起生活，白天我情愿为你捕食，黑天我替你守夜，好吗？”“好！我正少一个帮手。”熊答应了。白天它们就一块在山林中找食，到了晚上，黑熊呼呼地睡着了，狗听到山林里传来哗哗的声响，就汪汪地叫了起来。叫声把熊惊醒了，熊生气地说：“你不睡觉总咬什么？你不怕老虎吗？它会把咱俩吃掉的。”狗一听心想：熊怕虎，这个伴儿也不能搭，又没吱声走了。

狗在山林中碰到老虎，说：“虎大哥，咱俩在一起生活，白天我情愿为你捕食，黑天我替你守夜，好吗？”“好的，好的！”虎高高兴兴地说。白天，它们就在一块儿找食，到了夜静时分，山林里传来哗哗的声响，狗汪汪地叫了起来。叫声把老虎惊醒了，它大声

① 头一沁：低下头去。

呵斥说："你不睡觉总咬什么，叫猎人听到，咱俩就没命了！"狗想：虎是山中之王，原来也是胆小如兔，就又离开虎走了。

狗在山顶的小窝棚前找到了猎人，说："猎人大哥，咱俩在一块儿生活吧，白天我情愿帮你打猎，黑天我替你守夜，好吗？""好啊！"猎人答应了它。白天，狗跟着猎人一块儿上山去打猎，到了夜晚，山林中传来哗哗的声响，狗叫了起来。猎人听到狗叫，他把白天剩的饭端到狗的身边说："别叫了，饿了你把这个吃了。"狗吃了几口，听听山林还在哗哗响，又叫了起来。猎人顺着狗咬的方向，拿着弓箭，轻轻地走出去，一看是一只狼，正要偷吃猎人放在窝棚外的野物。猎人搭弓射箭，狼受了伤，嚎叫着把猎人扑倒在地上，狗一点儿也不害怕，跳上前去掐住狼的脖子，猎人趁此机会翻起身来，和狗一起打死了狼。猎人摩挲狗的头说："好伙伴，你帮了我的忙，从今往后，你就住在这儿别走了。"

从那时候开始，狗始终和人在一起生活，为人看家、守夜，帮人打猎，忠心耿耿，一直到今天。

讲 述 者：李成明 女 满族 63岁 岫岩县城南董旗堡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美卓 女 汉族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李成明家

176. 鸭子和缩老鹳

（岫岩县）

河沿上，有一只公鸭死了，剩下了母鸭。好心的"叼鱼郎子"来到母鸭跟前，说："你没当家的，我来给你提个媒吧，有个缩老鹳死了老婆，你们俩配成夫妻我看挺好。"母鸭说："行，你领我去看看！"叼鱼郎子回头又去找缩老鹳说："你没媳妇，有个母鸭死了当家的，你们俩配成夫妻，我看挺合适。"缩老鹳说："好，你给我串通一下吧！"叼鱼郎子说："人家要来看你，你可别直竖竖地站着，你的两条长腿太寒碜了。"缩老鹳说："那怎么办，我还能把腿剁下去？"叼鱼郎子说："不用，你把两条腿用沙子埋上，露半截就可以了。"缩老鹳听叼鱼郎子说得有理，就把两条腿埋在沙子里。叼鱼郎子把母鸭领到沙

滩上，母鸭在缩老鹳周围绕圈走了一遍，看完了直甩嗒肩膀头。叼鱼郎子问怎么样，母鸭说："你看它，远看像白鹅，近看缩缩脖，两只大长腿，沙子埋半截，他还想说个后老婆？缺德！"缩老鹳一听，气得从沙子里忽地一下蹦出来，说："你嘴是两片子，你脚像门扇子，一身豹花点子，你还想找个好汉子？讨厌！"说完，它迈开长腿，头也不回地走了。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7岁 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幻想故事·

177. 王憨擒蛟龙

（大连市）

早年间，大连北海湾不知从哪儿飞来一条蛟龙，搅得昏天黑地，狂风夹着暴雨，开花浪往海滩上直扑。整整三天三宿，船碎成了板板，网撕成了片片，渔民跟海鳖做了伴儿。命大逃出来的也像离了水的鳝鱼，耷拉头啦。有个死里逃生的小伙儿叫王憨，十五六岁，长得五大三粗，胆子大，心眼儿又好使，渔民都喜欢他，可惜命苦，从小没爹没娘，只有一个哥哥还被浪卷走了。光苦脸悲悲的有什么用？他打了主意，非擒住蛟龙不可。想啊，想啊，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三更，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来到跟前，腰里别了个丫丫葫芦，手里捏根绿布带，问王憨："小伙儿，想擒龙，有种吗？""有！"老头儿哈哈笑："九百九十年前，有个小伙儿去擒龙，让龙卷风吞了；六百六十年前，有个小伙儿去擒龙，让龙泉冲了；三百三十年前，有个小伙儿去擒龙，让龙火烧成了灰，你不怕死？"王憨说自己吞秤砣铁了心了。老头儿把绿布带送给他："把这擒龙带拿去吧，背着太阳，盯住北斗，眼朝西北瞅，登上蛟龙岛，揪住蛟龙头，拔掉龙头三根须，擒龙带拴住龙角钩。"王憨一觉醒来，觉得实实在在——一根绿布带真的握在手里。他抓块板下了海。饿了，捞海菜；渴了，舔海水；海带绊腿，乌贼搂腰；星星出来打个照面又回去了。整整三百三十圈，王憨登上了蛟龙岛。嗬，一条蛟龙盘在地，像座小山包，腰比缸粗，身上的鳞片有铜盆大，锃亮锃亮直闪光。那龙头疤不溜癞[①] 搭在身上，正呼噜呼噜睡大觉。王憨想起乡亲们遭的罪，一股子火冲上来，抱住龙头，使劲拔下蛟龙左脸的龙须。蛟龙疼蒙了，一个高儿蹿上天，一阵大风从血盆大口喷出来，地晃山摇。

王憨迷迷糊糊睁开眼，不知叫风刮到什么地方了，只见一位红脸老太太在那缝帽子。老太太说："俺是收风婆，专管息风。这儿是月宫，楼高屋大，金银满地滚，你就留下吧。"王憨不依，红脸婆就把帽子送给他："戴上避风帽，多大风也不怕。"

王憨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走啊走，饿了，扒拉点野菜；渴了，接点雨水；脚磨破了血淋淋的，不在乎；脸上身上叫冰雹打肿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咬牙挺着；月亮升起又落下。整整三百三十圈，又来到蛟龙岛。

那蛟龙还盘在那儿，呼噜呼噜睡大觉。右脸和下巴的龙须还支棱着。王憨一杆子火

① 疤不溜癞：凹凸不平，不光滑。

冲上来，抱着龙头，使劲拽下右脸上的龙须。蛟龙疼蒙了，一个高儿蹿上天，一股水柱从血盆大口喷出来，倒海翻江。

王憨忽忽悠悠醒来，躺在河边的花床上。一位正洗衣服的大嫂对他说："俺是河神，专管落潮。这儿是天河，两岸有香花，你就留下吧。"王憨不干，河神就把刚洗净的衣裳给他披上："穿上它，什么大水也冲不了你。"

王憨趟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奔啊奔，脚不点地，饿了，捡点儿花瓣儿；渴了，捧口河水；太阳出山又落山，整整三百三十遍，他又登上蛟龙岛。那蛟龙盘在地上，王憨冷不丁扑上去，搂住龙头，拽下最后一根龙须。蛟龙疼蒙了，一个高儿蹿上天，一团红火从血盆大口喷出来，铺天盖地。

王憨昏昏沉沉睁开眼，眼前数不清的金星乱窜。那个腰里别着丫丫葫芦的白胡子老头儿正在大火炉旁忙乎，问他："小伙儿，还敢去吗？"王憨眼不卡巴[①] 地点点头。老头儿笑了："俺是太上老君，专管炼丹，这里是给众神炼丹的地场。你擒的那条龙，本是俺炼丹用的铁钩子。三万年前，孙猴儿大闹天宫，蹦翻了火炉，铁钩儿掉进大海变成了蛟龙。小伙儿，你熬过了风、水、火三关，这下可行了。"

太上老君从丫丫葫芦里，捏出一粒万年丹填到王憨嘴里，王憨浑身骨节嘎崩嘎崩直冒劲，"噌"地一声贴地飞起，腾云驾雾，又到了蛟龙岛。那蛟龙没了龙须，脸上光溜溜儿，长拖拖地趴在地上。王憨上前攥住龙头，蛟龙发了疯，七窍大开，风、水、火一齐喷，王憨头戴避风帽，身穿防水衣，嘴含万年丹，什么也不怕，麻溜儿把擒龙带系在龙角钩上。蛟龙甩头、拨楞角，王憨死死不放，把擒龙带另一头绑在大坨子山上。蛟龙老实了，再也不耍猴性了。擒龙带一轱辘沉到海底，一轱辘嵌在崖头上，蛟龙出来溜达，只能沿它走，至今还留下不少龙爪印。王憨呢，有人说他脱了凡胎，入了神仙帮，专管出海打鱼的人不受风浪欺负。后世人都管那绿布带叫"憨龙道"。

讲 述 者：王兆峰 男 82岁 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乡 渔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刘继武 男 45岁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乡

178. 老 虎 妈 子

（盘山县）

从前，有个老大嫂，生有四个闺女，大闺女叫笤帚疙瘩，二闺女叫扫帚结，三闺女

① 卡巴：眨动。

也咬尖儿[①] 地说："妈妈别给我大姐，给我点儿吃。""你也十七大八了，要个啥劲儿。"三闺女也醒了，也咬尖地说："妈妈别给我二姐，给我点儿吃。""你也十五六了，要个啥劲儿。""给我一个吧！"三闺女还赖着要。老虎妈子有点儿烦了，"给你！"给三闺女一个老闺女的手指头。三闺女接过来一摸，哎呀，这不是人的手指头嘛！她吓得连忙扔到地上。老虎妈子一听，生气地说："不吃给我呀，你扔它干啥呢？"三闺女回答："我顶针掉地下了。"三闺女偷偷捅醒了大姐、二姐，要下炕去，老虎妈子不让。"妈妈我有泡尿。"三闺女说："妈妈我也有尿。"大闺女、二闺女也都这么说。"在炕上撒。"老虎妈子说。"怕冲了炕神。"大闺女说。"上门旮旯撒去。"老虎妈子说。"怕冲了门神。"二闺女说。"上灶坑撒去。"老虎妈子说。"怕冲了灶王。"几个闺女都这么说。"上外边撒去吧！"老虎妈子生气地说。姐儿三个都出去了。门前有棵大榆树，姐儿三个合计合计就都上树了。

老虎妈子一看天大亮了，就起来做好了饭，召唤丫头们吃饭。大闺女说："我不吃了。""我也不吃了。""我也不吃了。"二闺女、三闺女也这么说。老虎妈子一听，说："你们都不吃了，妈我也不吃了。"说着，也往上爬。爬呀爬呀，爬到半当间儿，"叭登"又掉下去了。大闺女说："照这样，一会儿要摔坏的。外屋地有个筐，门旮旯有条绳子，妈你拴好筐，把绳子扔给我，你坐筐里，我往上拽你吧。"老虎妈子听了大闺女的话，就照着做了。大闺女扯着绳子往上拽。拽呀拽呀，拽到半当间儿，绳子一松，"叭登"，筐和老虎妈子就一块儿掉下去了。二闺女说："看看，看看，一会儿把妈摔体登了[②]。""啥呀，我一把没拽住，这回我加小心。"大闺女说。说完又用力拽呀拽呀，拽到半当间儿，绳一松，"叭登"，老虎妈子连筐又都摔下去了，摔了个头迷眼花的。二闺女说："我大姐没好心眼子，我拽。"二闺女拽呀拽呀，比大闺女拽得高了不少，老虎妈子挺高兴。就在这时，绳一松，"叭登"又摔下去了，把老虎妈子摔了个半死。三闺女赶紧说："我大姐、二姐都没有好下水[③]，我拽。"三闺女拽呀拽呀，眼见快上来了，绳子一松，"叭登"又摔下去了。这一回老虎妈子被摔到筐外，脑袋撞到石头上，浆血直流，不一会儿就死了。三个闺女下了大树，赶紧把老虎妈子埋在了大榆树底下。一闭眼的工夫，坟堆长出棵大白菜。姐儿三个把大白菜砍下来，晒了七棵白菜帮儿。

一天，一个货郎来到门前，姐儿三个出门来选些好看的丝线，钱不够，就说："我们用这七个白菜帮儿换吧？"货郎想了想说："换也行啊！"三姐妹得了丝线，货郎得了七个菜帮儿，装进货郎担，挑走了。说也奇怪，货郎觉着担子越挑越沉，到家一看，七个白菜帮儿都不见了，倒有七个闺女，由小变大，都帮着货郎干活儿。

这一天，货郎正磨刀，大闺女问："爹你磨刀干啥呀？"货郎回答说："上山打柴下山

---

① 咬尖儿：不让人。
② 体登了：埯了。
③ 下水：此处指没安好心。

卖呀。”大闺女说：“爹你给我捎朵花吧？”七个闺女都让货郎爹捎花戴。货郎打柴回来，却只捎回一朵，给七闺女戴上了。七闺女生来就俊，戴上这花，就更美了。七闺女不久就先找了一个强壮女婿。

六闺女一脸大麻子，也要戴花。七闺女就把花给了老六，她戴上之后，咋看咋寒碜[①]。老六和老七一块儿照镜子，镜子里照，是老七好看；到水缸照，是老七好看；到井台往下照，还是六麻子寒碜。六麻子就起了坏心，趁扶着老七肩膀往下照影儿时，冷不丁把七闺女推到了井里。六麻子盖严了井盖，回到房中照老七的样子扎咕[②]一遍，就去会七闺女女婿去了。老七女婿问：“你原先溜光的脸，挺白净来着，这回咋成了麻子了呢？”“我家姐妹多嘛，没地方睡，在豆囤睡硌成了麻子坑了。”“你那手咋也大了似的呢？”“我家不是姐妹多嘛，拍巴掌拍的。”七闺女女婿心里划魂儿，也不好再问了，就抄起扁担到井台挑水去了。打开井盖，就听“扑愣”从井里飞出一只黄雀。你说怪不怪，黄雀没有飞走，围着七闺女女婿身前身后转，挺亲近的样子。七闺女女婿犯了嘀咕，咋回事呢？就对黄雀说：“你要是和我有事啊，你就落在我的扁担儿头上。”黄雀听了，就落在扁担儿头上了。他随后又说：“你要是我的亲人，就落在我手心上吧！”说完伸出手，黄雀就落在手心上了。七闺女女婿就把黄雀带回家里，用笼子装好了。

黄雀自打到了家里，每天都叫唤：“麻丫头，你不害羞，拿着镜子照狗头；麻丫头，你不害臊，拿着木梳捯狗毛。”六麻子听了简直要气疯了，趁着七闺女女婿不在家，把黄雀掐死了。七闺女女婿回来一看黄雀没了，就问：“黄雀哪去了？”“死了！”六麻子没说是她掐死的。一会儿，六麻子端上盘菜，说：“这是炒的雀肉。”七闺女女婿一闻：“啊，真香啊！”就吃了起来。六麻子看人家越吃越香，就说：“我也尝尝。”随后就夹了一块放在嘴里，马上就卡住了，咳了半天，才稍好点儿；又夹一口，又卡了。真是吃一口，卡一口。她赌气地把菜倒外边去了。倒那不大会儿，就长棵大松树，树上还长了两个棒槌，每天都听到响动：“叮当叮当，单锤麻丫头脑瓜浆！叮当叮当，单锤麻丫头脑瓜浆。”麻丫头心也疼，头也疼，不久就死了。

讲 述 者：盖杨氏 女 69岁 盘山县沙岭乡三台子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志祥 盘锦市艺术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盘山县沙岭乡三台子村

① 寒碜：丑陋。
② 扎咕：打扮。

附：异文

从前，在大山沟里，住着这么一户人家：三个姑娘——老大叫笤帚疙瘩，老二叫刷帚疙瘩，老三叫门插杆儿，岁数都不大。她们的阿玛死了，全靠讷讷领着过日子。一天，讷讷说："我去给你姥姥过生日，你们姐仨在家看门，下晚早点儿吃饭，把门窗关好，把鸡鸭都圈上，当心山沟里野物多。"老大笤帚疙瘩问："讷，你多咱回来？"讷说："我今天不回来，顶早明天晚上回来。"

讷讷离开家，走到晌午，爬上一座岭，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袋烟，歇歇脚。这时候来了个黑狐精，不知在哪儿吃了人，穿上长大布衫，头上还戴个帽子，凑到讷的跟前，也拿出烟袋"巴哒巴哒"抽烟，装作挺亲热的样子问讷讷："大嫂，你家在哪住啊，上哪串门去啊！"老讷讷见这人爱唠嗑儿，把家里的事都告诉了它。唠了一会儿，烟也抽完了，老讷讷起来赶路，黑狐精也跟着站起来说："大嫂，咱俩一道搭伴儿走吧！"两个一起下了岭。走了一会儿，黑狐精说："大嫂，你后脖颈掉上块家雀粪，我给你拨拉下去。"黑狐精假装捡个草棍，讷讷站下来等着它拨拉。趁这工夫，黑狐精猛劲一口从后脖颈把老讷讷咬死了。

黑狐精吃了老讷讷，换上老讷讷的衣服，返过身往老讷讷家走。绕到天黑进了院，敲门说："笤帚疙瘩快开门，讷回来了！"这时姐三个已经吃完饭，关好门窗，圈上鸡鸭，躺在炕上要睡觉了。笤帚疙瘩听见门响，说"你不是我讷，我讷顶早得明天晚上才回来。"黑狐精见老大不给开门，又叫老二："刷帚疙瘩给讷开门，讷回来了。"刷帚疙瘩说："你不是我讷，我讷的嗓音儿和你不一样。"黑狐精见老大、老二都不给开门，又叫小三："门插杆儿，给讷开门，我怕你们晚上害怕，让你舅把我送到岭顶上，赶早回来了。"小三一听，扑腾扑腾下了地，姐俩怎么拽也没拽住，"哗啦"一声把门打开了。

笤帚疙瘩见门插杆儿开了门，从火盆里夹一块火炭，引着了松树明子。黑狐精"噗"地一口气吹灭了，说："天黑了，睡觉吧，不用点亮。"说完，它上了炕，招呼说："笤帚疙瘩跟讷一个被窝睡吧！"笤帚疙瘩说："你不是我讷，我讷脸上有块黑痣，你没有，我不跟你一个被窝睡。"黑狐精一听从枕头缝儿里抠出一个荞麦壳，贴在脸上，说："讷脸上有黑痣，这不在这儿呢！"笤帚疙瘩还是不去。黑狐精又叫老二："刷帚疙瘩，过来让讷搂吧！"刷帚疙瘩说："你脸上没有黑痣，那是你刚才用荞麦壳贴上去的。你不是我讷，我不让你搂。"黑狐精见老大、老二都叫不动，又说："还是讷的小三好，小三来跟讷吧！"门插杆儿一听挺乐，钻进了黑狐精的被窝。她两只小手一摸黑狐精，毛烘烘的，说："讷讷，你穿的什么衣服？"黑狐精说："你姥姥给我件皮袄，我嫌虱子咬，反穿外面

露着毛。”“讷你脱下睡觉吧!”门插杆儿说。黑狐精说：“不啦，躺一会儿天就亮了。”门插杆儿的两只小脚又一踹，碰到了黑狐精的尾巴，说：“讷，这是什么?”黑狐精说：“你姥姥给我一绺麻，我没地方拿，在腚沟儿里夹。”黑狐精把门插杆儿哄睡了，就“嘎崩”“嘎崩”地把她吃了。

笤帚疙瘩、刷帚疙瘩一直没敢睡，听黑狐精嘴里嚼得山响，问：“讷，讷，你吃什么?”黑狐精吭吭哧哧地说：“我东讨讨，西讨讨，讨个萝卜根压咳嗽。”“给我点儿!”笤帚疙瘩说。黑狐精“啪”地扔过一块，笤帚疙瘩捡起一看是小妹妹的小手，她心里说声不好，偷偷捅捅老二刷帚疙瘩说：“咱俩快跑吧!”笤帚疙瘩说：“讷，讷，我要出外头[①]。”刷帚疙瘩也说：“讷，讷，我也要出外头。”黑狐精说：“把被搁了，在炕上撒!”“讷，讷，炕上有炕神。”“在柜底下撒!”“柜底下有地王神。”“在西墙根底下撒。”“西墙上有祖先神。”“蹲灶坑里撒。”“灶炕里有灶神。”“在门后撒。”“门后有门神。”“在窗户根儿底下撒。”“窗户根儿底下有天神。”“那就上茅房去吧!”姐俩跑出门外，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往哪去呢，门口有棵大杨树，姐俩爬了上去。

黑狐精在屋里见姐俩一等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等来等去，下炕出了屋，房前房后找。这时天也快亮了，它见门口大树上影影绰绰有两个人，就喊：“笤帚疙瘩、刷帚疙瘩，在树上干嘛?”笤帚疙瘩、刷帚疙瘩一看藏是藏不住了，就说：“俺们在树上玩儿呢!”黑狐精忙奔到树根儿底下，说：“哎哟，孩子，让讷好找，你姐俩怎么上了树呢?”姐俩在树上说：“俺俩出完外头，看到一个东西，长嘴巴，绿眼睛，像狼似的，吓得俺就上了树。”“怪冷的，下来吧，哪有什么狼!”“俺俩光能上不能下呀!”黑狐精一听急得乱转腾。笤帚疙瘩说：“讷，讷，你别着急，咱家锅台后有个油坛子，你把它捧来，油抹树上，俺俩抱着树就趾溜下去了。”

黑狐精捧来油坛子，把油抹在了树上，说：“这回下来吧!”姐俩用脚蹬蹬树，说：“讷，讷，油抹多了，树太滑，还是不敢下。”急得黑狐精又是一阵乱转腾。刷帚疙瘩说：“讷，讷，你别急，咱家屋里有一大抱绳子，你把它拿来，一头扔给俺俩，一头你扯着，俺俩先把你拽上来，你再领着俺俩顺着树爬下去。”

黑狐精回屋拿来绳子，一头它扯着，一头扔给小姐俩，说：“拽吧。”姐俩扯住绳头使劲拽，眼看拽得黑狐精快到树上了，冷丁一松手，把黑狐精“咕咚”一声摔下去了。树下有口枯井，正好落在里面。趁这工夫，姐俩跳下树就跑，黑狐精吃了亏，在井里骂骂咧咧地说：“好杂种，你等我上去的。”它一边骂，一边舞舞扎扎地往上爬。

小姐俩一气跑到山头，四边是大树林子，也不知姥姥家往哪走，又累心里又害怕，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小姐俩正哭着，那边来了一个剪子精，上前问：“哎，你俩哭什么?”姐

---

① 出外头：上厕所。

俩说："家里有个黑狐精要吃俺俩。""别哭了，我帮你俩。"剪子精说完走了。小姐俩见剪子精走了还是哭，那边又来一个鸡蛋精问："哎，你俩哭什么？"姐俩说："家里有个黑狐精要吃俺俩。""别哭了，我帮你俩。"鸡蛋精说完也走了。那边又来一个锥子精，锥子精问完走了。又来个水蛇精，水蛇精问完走了。又来个碌子精，碌子精问完也走了。又来个牛粪精，牛粪精问完了，又来个笤帚精，他们都说是要帮姐俩。

剪子精进门坐在炕里，鸡蛋精到火盆里，锥子精到锅台后，水蛇精到水缸里、碌子精蹲在门槛上，牛粪精趴在屋门口，笤帚精藏在房檐根儿底下。

黑狐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碰得鼻青眼肿，身上挂满冰溜子，才从井底爬了上来。一听屋里剪子精直嘎啦，说："杂种，我叫你嘎啦剪子，我非吃了你不可。"一边骂一边进屋往炕上摸。摸来摸去，剪子精"嘎登"一下，黑狐精"啊呀"一声："死丫头你把我手指头铰掉了，你等我点着火能饶你才怪。"黑狐精到了堂屋地刚要哈腰拿麻秆，锥子精"嗖"地一锥子攮瞎了它的一只眼睛，疼得它大骂："好啊，你等着，等屋里有了亮再抓你。"它拿着麻秆上火盆去吹火，鸡蛋精"嘣"地一下把它另一只眼睛也崩瞎了。黑狐精痛得嗷嗷直叫，想用水擦把脸，刚一要走，水蛇精张嘴又是一口，黑狐精知道不好，转身往外就跑。牛粪精一翻身，黑狐精摔了个仰巴叉。还没等翻过身来，碌子精从门槛上"骨碌"一下滚下去，把黑狐精砸个溜扁。笤帚精"唰啦"一笤帚，把黑狐精扫到前边臭水泡子里去了。

黑狐精淹死在臭水泡子里，姐俩把它拽上来，扒了皮，烤了肉，分给有小孩儿的人家，吃了能不出天花。汤泼在院子谷草垛背后的粪坑里。

第二年春天姐俩干活，不在意把白菜籽儿拉拉到粪坑里两粒，两粒籽出了两棵白菜。这两棵白菜不用铲不用蹚长到二十多斤，菜心比帮儿还高。姐俩越看越新鲜。

一天，来了一个货郎，摇着拨浪鼓，站在大门口。货郎担里针头线脑，绸缎丝绒，胭脂头花，应有尽有。两棵白菜一变变成两个大姑娘，走出大门到货郎担跟前一个买一朵花，戴在头上，说："俺们去拿钱，你等一会儿。"

货郎在大门口等了又等，也不见两个姑娘出来送钱，等急了进院去找，见坐在屋里炕上呢！货郎说："这两位大姐，买花没有钱说一声，我就送两朵，何必让我等在门口耽搁这么多工夫？"这两个姑娘本是笤帚疙瘩和刷帚疙瘩。两棵白菜变成她俩的模样，出去买花，货郎哪里知道？姐俩说："俺们也没买花呀，连大门口都没出。"货郎一口咬定她俩买了花。姐俩实在没办法了，说："要不你就翻。"

货郎从屋里翻到屋外，从屋外翻到院子，走到谷草垛后面的粪坑一看，两棵白菜心上一棵顶上插着一朵花。货郎说："这回可找着了，原来在这呢！"姐俩说："这是黑狐精变的，这个黑狐精，死了还作妖！"

货郎一听，跟姐俩要了一把刀，把两棵白菜"啪""啪"砍了，又笼起火，烧得两棵

白菜“唧”“唧”直叫唤。货郎还怕妖孽不净，又替姐俩捎信，让舅舅把两个外甥女接走了。（满族　岫岩县）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7岁 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李马氏家

179. 哈儿妈妮冬至打老虎

（朝鲜族　沈阳市）

传说，那是在老虎叼烟袋、小鸟会说话的古时侯，有一个哈儿妈妮。有一天她正在铲小豆地，忽听“嗖”的一声，从山里窜出一只大老虎。那眼珠子瞪得像个大灯笼，那嘴张得像个大瓦盆。

哈儿妈妮吓得哆哆嗦嗦地问老虎：“你……你……是不是，要……吃掉我呀？”大老虎馋得咂巴着嘴说：“这下让你猜对了，我好几天没捞着食儿吃，可把我饿坏了，今天你自个儿送到嘴边上来，哪有不吃的道理呢？”

哈儿妈妮一听可吓坏了，当时流着眼泪央求说：“我求求你，现在别吃我，等到秋打了小豆，让我在冬至熬碗小豆粥[①]喝，那时候你再吃我好吗？”老虎就问她：“小豆粥好吃吗？”哈儿妈妮说：“那才好吃呢。”“你熬了小豆粥，给我喝一碗不？”哈儿妈妮一连声答应说：“给！给！”老虎伸伸懒腰，打着哈欠说：“好吧！那就等到冬至那天我再吃你。”

过了伏天就是立秋，收过庄稼就飘雪花，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冬至。一大早，哈儿妈妮就开始熬起了小豆粥。她一边往灶里填柴火，一边在心里合计：躲过了夏天也躲不过冬至，今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吃过小豆粥，老虎就要来吃我了。哈儿妈妮越寻思越伤心，眼泪扑簌簌滚了下来，也没心思熬小豆粥了。

这时候，立在当院儿的背架子“踏拉”“踏拉”地来到了厨房门口，问起了主人：“哈儿妈妮，这一大早你哭啥呀？”

哈儿妈妮抹着眼泪回答：“老虎说好今天要来吃我，吃过小豆粥我就没命了。”说完，哭得更伤心了。

背架子又问她：“那你给我一碗小豆粥喝不？”“给！”“那我帮你打老虎。”背架子说

① 小豆粥：朝鲜族风俗，冬至这一天熬小豆粥吃。

完，又“踏拉”“踏拉”地回到当院儿去了。哈儿妈妮还是哭得很伤心。

这时候，挂在房檐下的凉席“突噜噜”滚了下来，问起了主人：“哈儿妈妮，这一大早你哭啥呀？”哈儿妈妮抹着眼泪回答：“老虎说好今天要来吃我，吃过这小豆粥我就没命了。”说完哭得更伤心了。凉席又问她：“那你给我一碗小豆粥喝不？”“给！”“那我帮你打老虎。”凉席说完，“突噜噜”上了房檐。哈儿妈妮还是哭得很伤心。

这时候，两头儿尖尖的纺纱锭从天棚上“啪嗒”掉了下来，问起了主人：“哈儿妈妮，这一大早你哭啥呀？”哈儿妈妮抹着眼泪回答：“老虎说好今天要来吃我，喝过这小豆粥我就没命了。”说完，哭得更伤心了。纺纱锭又问她：“那你给我一碗小豆粥喝不？”“给！”“那我帮你打老虎。”纺纱锭说完，“嗵”地插到天棚上去了。哈儿妈妮还是哭得很伤心。

这时候，鸡窝里的鸡蛋“嗤溜”“嗤溜”滚了过来，问起了主人：“哈儿妈妮，这一大早你哭啥呀？”哈儿妈妮抹着眼泪回答：“老虎说好今天要来吃我，吃过小豆粥我就没命了。”说完，哭得更伤心了。鸡蛋又问她：“那你给我一碗小豆粥喝不？”“给！”“那我帮你打老虎。”鸡蛋说完，“嗤溜”“嗤溜”地钻进了灶炕里。哈儿妈妮还是哭得很伤心。

锅里的小豆粥“咕嘟”“咕嘟”开了锅。

这时候，大老虎真的来了。大老虎来到门口抽抽鼻子，问哈儿妈妮：“小豆粥煮好了吗？”哈儿妈妮赶忙站起来答话：“这就好！这就好！”老虎大摇大摆地进里屋。它一抬头，天棚上的纺纱锭“嗵”地掉下来，“咕嗤”一声，正好穿透了老虎的右眼珠，把老虎疼得“嗷”的一声，蹿到了厨房里。

这时候，又听灶坑里“咣”的一声，烧熟了的鸡蛋又把老虎的左眼珠给崩瞎了，老虎连疼带烫，难受得直打滚儿。这时候，房檐下的凉席“突噜噜”滚了下来，就把老虎卷巴起来，围了个溜溜严。紧接着，当院儿的背架子“踏拉”“踏拉”地走了进来，把凉席卷好的老虎往上一背，又“踏拉”“踏拉”地走出了厨房，一直走到村前的大泡子边上，往泡子里一栽歪，“咕噜噜”冒起了一串水泡，老虎被淹死了。

哈儿妈妮为感谢它们，给了它们每个一碗小豆粥。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3岁　沈阳市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

180. 老狼舅舅

（大连市）

从前，有个小姑娘叫小花，小花有个瞎妈妈，娘俩住在南山坡，孤孤单单地过日子。

小花十来岁了，整天出来进去一个人，怪闷得慌。一天，小花问妈妈："人家都有姑姑和舅舅来串门，咱家咋成年六辈没个人来呀？"瞎妈妈东摸摸西摸摸，唉声叹气对小花说："唉，孩子！谁说你没舅，你舅叫拴子，那年下边外[①]一去没回头。咱家穷得丁当响，谁往穷人跟前凑哇！"

谁知，小花和她妈妈说的话都叫老狼在窗外听去了。

有一天，小花自个儿上南山去挖野菜，满山的苦菜、水芥菜，挺嫩挺嫩的，小花挖了一筐又一筐。冷丁听见有人喊："小花，你是小花吗？"小花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哪来的大汉子，不认识呀！那个人走到跟前，笑眯眯地挺亲热，说他是小花的舅舅。小花歪着头问："你就是妈妈说的那个下边外的舅舅吗？""对，对呀！我回来啦！今儿个来接你上我家去串门。""真的？"小花拍拍小手拿起菜筐。"还能假？走吧。"舅舅说着就去拉小花。小花说："快回家告诉我妈妈。"她一边说一边撇丫子就往家跑，一边跑一边乐得大喊："妈妈！妈妈，我舅舅回来啦！"这时那个舅舅也跟进来了，他进屋就叫姐姐。瞎妈妈一听声音有点儿不像，就说："你是拴子？口音咋有点儿不像呢！"舅舅说："在外边这么多年，还不变哪。"舅舅要接小花串门，瞎妈妈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小花乐颠儿颠儿地跟着舅舅走了。

走呀，走呀，干走也不到舅舅家。小花怪累的，就问舅舅："咋还不到家呢？"舅舅说："走一洼又一洼，山头后头舅舅家。"小花心想快了，过了前面山头不就到了吗？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还没到。小花又问舅舅："咋这么远哪？啥时候能到？我的腿都走直了。"舅舅说："走一坡又一坡，山头后头舅舅窝。"小花一听有点儿害怕了，寻思：舅舅咋还住窝呢？小花抬头看看舅舅，他的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喘气还呼哧呼哧的，小花更害怕了。舅舅才不管她害不害怕呢，使劲抓住她的小胳膊拖着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咕噜着："走一岭又一岭，山头后头舅舅洞。"小花的心怦怦直跳，两脚不着地跟着跑。

到了一棵老粗老粗的大树跟前，舅舅说到了家了。哪是家呀？也没房子！小花吓得直打哆嗦。这时只听舅舅念念叨叨："青石板开开，当家的回来啦。""咔嚓"一声，树根底下那块大青板石真的开开了。"咳呀！"小花吓得叫起来，原来是一个黑洞洞的大洞。舅舅不由分说，把小花一把举起来，扛在肩上说："闭上眼睛。"小花哪敢睁眼，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只听耳边"呼呼呼"好像刮了一阵风，不一会儿，舅舅说："睁开眼睛吧。"小花睁开一看，咦！洞里还挺亮堂呢，还有房子呢。舅舅拍拍门喊："老婆子，快开门，来酒菜啦！"门"哗啦"一声开了，出来个挺俊的小媳妇。小花寻思也许她就是舅母？这时舅舅和小媳妇喳喳几句话，就往一条长板石上一躺，呼噜呼噜睡觉了。

小媳妇赶紧把小花领到一个小屋里，小声对她说："孩子，你咋叫老狼给诓来了？今

---

① 边外：原指柳条边外，此处指偏远地方。

黑夜它要杀你当酒菜吃。”小花两眼瞪得溜圆，眼泪一对一双地往下淌。她看小媳妇是个好人，就对她说：“好婶子，你救救我吧，我家还有个瞎妈妈呢！”

小媳妇也哭了，她说：“孩子，你还不知道啊，这老狼专门诓人，最能诓小孩儿，谁要信了它的话，就糟啦！我也是叫它诓来的，它没吃我，叫我给它当媳妇。人能和狼在一起吗？我想逃走，可是为了救被老狼诓来的小孩儿，我就呆下了。我救了不少孩子逃出老狼的手，你别哭，我保证救你。”

小花一把抱住小媳妇说：“好婶子，你太好了，老狼太坏了，他说他是我的舅舅，我就信了，婶子你咋救我呢？”小媳妇告诉小花说：“老狼这一觉能睡到半夜，你快出洞去，到洞口就说‘青石板开开，我要出来’，青石板就开开了。”

小花照着小媳妇说的，跑了出来。她跑呀，跑呀，使劲地往家跑。“小兔崽子，你跑啦，快给我站住！”后边传来老狼的嚎叫声。“妈呀！”小花回头一看，老狼张着大嘴，伸着舌头，龇着大牙呼哧呼哧来撵她。小花跑得更快了，老狼比小花跑得还快。眼看小花要被老狼撵上了，偏巧，前面有个卖席子大叔。小花跑到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叔，快救救我，老狼来撵我。”卖席子大叔赶快把小花卷在席子里。老狼跑到跟前问：“大哥，看见一个小姑娘没有？”“看见了，往西跑去了。”大叔指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告诉老狼。老狼往西跑去了。

小花急忙钻出席子又跑。老狼往西跑一阵，没看见小花的影儿，又回来了。眼看又要撵上小花，前面站着一个卖缸的大伯。小花跑到跟前说：“大伯，大伯，快救救我，老狼来撵我。”卖缸的大伯立刻搬倒一口缸，把小花扣在里边。老狼又赶到了：“大哥，看见一个小姑娘没有？”大伯说：“看见了，往北跑去了。”老狼就往北追去。

小花从缸里出来又跑。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听到“呼哧呼哧”老狼的喘气声时，又加快了脚步。正当小花急得没法，抬头看见一个油坊，小花一头扎了进去，说：“老爷爷，老爷爷，快救救我，老狼来撵我。”轧油的老爷爷想了想，就叫他儿子把小花藏起来。这时老狼又赶到了：“大哥，看见一个小姑娘跑进来没有？”老爷爷说：“看见啦，这姑娘嘴真馋，来偷我的油吃。”“对呀！这小姑娘就是偷了我的油，我才撵她。”老狼借口传音编起瞎话来。老爷爷说：“好啊！坏东西，这回给她点颜色看看，我把这丫头给炸了，可香了。”说完就推老狼：“你到锅边看看，炸的火候怎样？”老狼馋得舌头伸出老长，眼睛血红血红。老狼往锅边上一趴，老爷爷冷不防把它往油锅里一撂，急忙盖上锅盖，又和他的两个儿子加上小花都坐在锅盖上，只听老狼在油锅里嗷嗷直叫，小花跟老爷爷和他的儿子直笑。老狼给炸死了。

讲述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录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181. 老 罴 罴 精

（长海县）

有这么一家子，三口人，哥哥、嫂子和妹妹，妹妹叫秋姐。这一天吃完晚饭，嫂子对秋姐说："秋姐，明早起帮我压碾子，可好？"秋姐点点头儿。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灰黑灰黑的，秋姐就起了床，听了哥嫂的房里没什么动静，没叫醒嫂子，就独自去了碾房。碾房的门开着，碾盘上黑乎乎地坐着一个人，秋姐以为是嫂子，就说："你来的好早，嫂子！"那人不吱声，秋姐又说："你起来得早怎么不叫我一声儿？"还是不吱声。"你怎么不理我，嫂子？"秋姐着急地上去拉了一把。这会儿吱声了，像打雷一样响："我理你花婆儿！"原来坐在碾盘上的是大山里老罴罴精[1]。老罴罴精一把拉过秋姐的手，颠到背上，背着就跑。也不知跑了几个时辰，跑进一座大山里。在一棵大树下，有一个大石洞，老罴罴精背着秋姐钻了进去。老罴罴精把秋姐放到炕上，立逼秋姐和他成亲。秋姐扭不过他，就做了它的老婆。秋姐很不乐意嫁给老罴罴精，总想瞅个空儿逃出去，可老罴罴精看得严，洞又老深老深，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它过了。

转眼过了一年，秋姐生下一个小罴罴精。老罴罴精乐颠了馅儿，天天出洞搜罗稀罕物，供孩子吃，供孩子玩儿。不知怎地，小罴罴精生起了天花，秋姐不让老罴罴精摆弄孩子。就说："娃娃生天花，你还是出去躲躲吧，要不，他可要死啦！"老罴罴精怕娃娃死，就出去躲起来了。

这一天，秋姐正给小罴罴精喂奶，就听"哗啦"一声，一把泥土扬进洞里。秋姐说："洞外是谁呀，轻手轻脚些吧，孩子正在出天花，看迷了眼。""哗啦"一声，又是一把土扬进来，秋姐发火了，又大声地说了一遍。只听洞外传下话来："秋姐，你在哪儿？我是你哥哥！"秋姐哥拿着一条绳子，一头拴在洞边的树腰上，一头牵在手里，怀抱着斧头下了洞。秋姐一见哥哥，好一顿哭，哭得泪干气绝。哥哥怕老罴罴精回来，就催着秋姐快走。秋姐要抱小罴罴精，哥哥夺过来扔到一边，举起斧头就要砍他。秋姐忙拦住说："他好歹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不忍心看你杀他。"哥哥扶着她出了洞，兄妹俩回了家。秋姐一到家就熬了浓浓一大盆皮胶，倒在碾盘子上。

老罴罴精傍晚回洞，光听小罴罴精哭，不见秋姐的影儿。它起了疑心，在洞里发狠地叫："花婆，花婆！"也没人应。到洞外高声地喊："花婆，花婆！"还是没人应。老罴

---

① 罴罴精：罴即棕熊，也叫马熊或人熊。

黑精气急了，怒冲冲地下山到碾房找。碾房没有秋姐，它一屁股坐在碾盘上，“咦？花婆在这儿为我烧热了炕，花婆敢情是出去了，我坐着等她！”老黑黑精坐啊，等啊，好一阵子，也不见秋姐回来，就念叨开了：“好花婆，乖花婆，娃娃哭你嗓子破。”又过了一阵子，还不见秋姐来，又念叨：“好花婆，乖花婆，娃娃哭你泪成河。”秋姐还是没来。夜深了，胶凉了，碾子冻冰了，老黑黑精等急了，抬屁股想走。一抬，起不来，再抬，还是起不来。它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哭咧咧地祷告：“碾子碾子起，我给你二斗米。”碾子还是碾子，纹丝没动。它又祷告：“碾子碾子欠，我给你二斗面！”无论怎么祷告，老黑黑精就是起不来身，一气折腾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秋姐的哥哥带着一帮乡勇，拿着镐头铁锹涌进碾房，大伙儿七手八脚，把老黑黑精给打死了。

讲 述 者：石永枝 女 60岁 长海县獐子岛东獐村 农妇 小学
采 录 者：沈淑芬 女 34岁 长海县獐子岛东獐村 农妇 初中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獐子岛东獐村

182. 老猴精娶媳妇

（营口市）

有一个村子，住着一个精明强干的老太太，她有一个勤劳漂亮的闺女。老太太在地里干活，女儿在家纺线。

一天，闺女正在家纺线，一个大马蜂子从窗户外飞进来了，唱着：“嗡，嗡，姑娘中不中？”闺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没有搭理，大马蜂就飞走了。

中午，老太太回家吃饭，闺女就把上午碰到的事和她妈说了，老太太也感到稀奇，没在意地说：“下午，大马蜂再来问你‘中不中’，你就说‘中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太太说完就下地干活去了。

下午大马蜂又从窗户外飞进来了，仍然唱“嗡，嗡，姑娘中不中？”闺女按着妈妈告诉她的意思说了声“中了！”“啪嗒”一声，一个金戒指落在闺女身旁，闺女又好奇又高兴地把它戴在手上。不一会儿，马蜂子领着老猴精提媒来了，没等闺女吐口，老猴精背起闺女就跑了。

老太太回家一看，闺女没影了，只剩下一辆空纺车，炕席上留下一排猴子的脚印。

老太太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村村落落、沟沟岔岔，连闺女的影子也没找到。一年过

去了，两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打听到闺女的下落。老太太难过透了，连头发也愁白了。

第三年头上，一天，老太太上山采蘑菇，走到一个老山老峪的河边上，看见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正在洗衣裳，走到跟前一细看，不是别人，正是她的闺女，只见她骨瘦如柴。母女俩一见面，抱头大哭一场。闺女扯着老太太的衣襟说："妈，快回家歇歇。"娘俩走不远来到一个石洞，就是老猴精的家。洞里挺宽绰也挺干净、亮堂，金银财宝、锅碗瓢盆啥都有。妈妈和闺女又唠了一阵家常，闺女一看外边日影快正了，就说："老猴精快回家吃晌午饭了，妈你先藏一藏。"闺女就把母亲藏在大缸里了。

老猴精一回来，鼻子一闻，说："孩子她妈，咱家谁来了，怎么有一股子生人味儿？"女儿一看，瞒不过老猴精，就扯了个谎说："我妈来了，穿得破衣烂衫的，怕你笑话。"老猴精一听还挺乐："噢，孩子他姥娘来了，快请出来，快请出来，我哪能笑话亲戚！"

这时，闺女把大缸搬开了，老太太从缸里出来了，趁老猴精不注意，闺女在妈妈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话："如果老猴精问你吃荤的，还是吃素的，你就说吃素的，要是说吃荤的它就会把死猫烂狗全搬来。"

正在这时，老猴精大声问："孩子他姥娘，你吃荤的，还是吃素的？"老太太说："吃素的。"老猴精很高兴，觉得这门亲戚挺好答对，眨眼工夫，老猴精把瓜果梨枣摘了一大筐，往桌子上一放，大伙儿一块儿吃了一顿。吃剩下的几个残枣余桃，老猴精纸包纸裹地收藏起来。

饭后，娘俩想一起逃走，可硬跑跑不了，老猴精能飞檐走壁，腾空驾云，怕被追回来。老太太就奉承地说："猴姑爷，你哪样都好，人品超群，五官出众，就有一点不好，那就是烂眼糊瞎，眼神不济，真是白玉上长着黑斑点呀，多可惜的人儿。"闺女也溜缝儿地说："可不是，咱孩子他爹哪都好，就是眼睛不好，一遇大事小情，着急上火时，就抓不开眼眵了。"又对她妈说："你会治眼病，你就给你姑爷治一治呗。"老猴精一听老太太对它的一番夸奖，媳妇知冷知热的话，不由乐得直颠腚，高兴地说："孩子他姥娘不嫌弃我猴头巴相的，你就给我治一治吧。"老太太一看，它上了圈套，又拿五作六地说："你看猴姑爷说的，多外道，本来长得相貌堂堂的，硬说猴头巴相的，咱丫头嫁给你再般配没有的。"

老猴精一听，高兴得挤眉弄眼，蹬腿伸爪的，更没有老实气了，着急地说："他姥娘，你给治吧。"老太太看时机已到了，就借高儿上驴说："既然姑爷信得着我，那我就给你治一治。"

老太太熬了一锅水胶，裁了一块牛皮，让老猴精仰颏躺在阳光晒过的青石板上，一层水胶，一层牛皮，往老猴精眼睛上糊，足足糊了十五层，糊得严严实实，牢牢帮帮的，再加上太阳一晒，绷绷硬，扯不开，撕不裂。

糊好以后，老太太说："猴姑爷，你就老老实实倒在这里歇着吧，什么时侯治好了，

我一定告诉你。”

老猴精躺在青石板上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娘俩收拾一下东西，把贵重物包了一个大包，又把家中的碗筷携带一些，正想逃走，老猴精喊叫起来：“他姥娘，给我看看，我的眼睛治好了没有？”“没治好！”老太太说，又走到老猴精身旁，使劲地往眼睛上按了按水胶牛皮，说：“猴姑爷，要治病就得安稳点儿，一半儿治一半儿养，像你这样急躁，不光治不好，还得重。这是眼睛啊，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丫头可靠谁呀！”

这番话，说得老猴精心里热乎乎的，老猴精心里想，我占山为王，为非作歹，还没遇到这么个知冷知热的人呢，老猴精就更规矩了，连暴热的太阳晒得它满头大汗，牛皮加水胶箍得眼睛疼，也不敢吱一声，动弹一下。娘俩一看逃走的时机到了，赶紧溜了。娘俩按照来时的路翻山越岭，越走越远。

老猴精咬着牙，板着脾气，忍耐着，数着数儿：一、二、三、四、五、六……一百、一千、一万，一动也不动。忽然间，一只跳蚤跳到老猴精身上，咬了一串儿大包，老猴精心里说：好痒，好痒，这个死跳蚤，等我眼病治好了，非捏死你不可。有一个小蚂蚁爬进它的耳朵眼儿里，弄得它耳朵眼儿里轰隆轰隆直响，像老虎下山一样，听不到声音，也看不到东西，心里急三火四的。老猴精心里想：它们是想折腾死我。老猴精大声喊起来：“他姥娘，治没治好？”娘俩听到喊声，跑得更快了。

老猴精连喊几声，没有回声，急眼了，一挺身从石板上爬起来，用手乱抓糊在眼睛上的水胶牛皮，干抓也抓不开。老猴精暴跳如雷，硬用手撕开了牛皮，睁开眼睛一看，孩子他姥娘、媳妇都没有了，知道中计了，一个把式，腾空而起，驾起云来，眨巴眨巴眼，往下一瞅，娘俩已无影无踪了，只见路上扔下一件一件自家的银碗、金筷子。

老猴精心疼地拣一件，送回家一件；拣两件，送回家一双。往返几次，天已经黑了。紧赶慢赶老猴精赶到媳妇家，家中一个人也没有。它坐在院里的大碾盘上，哭脸悲悲地说：“我能舍得了银碗金筷子，舍不了小孩儿妈！”

老猴精天天晚上来，坐在院里碾盘上，哭脸悲悲叨咕一顿，鸡叫时离去。有时心烦时，就祸害菜园子，掠瓜果梨桃，砸锅碗瓢盆，害鸡鸭鹅狗。老猴精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惹恼了娘俩。

一天，老太太买了很多的水胶摊放在碾盘上，天快黑时，又架起炭火，把碾盘烧热了。老猴精往碾盘上一坐，觉得挺热乎，就唱起来：“好热乎炕！好热乎炕！”等到火熄碾盘凉了，老猴精的屁股被水胶粘在碾盘上，拔也拔不下来了，于是老猴精又唱起来：“屁股屁股起，给你二斗米；屁股屁股欠，给你二斗面。”唱完一遍，屁股还是抬不起来，它又唱第二遍：“屁股屁股起，给你二斗米；屁股屁股欠，给你二斗面。”屁股仍然没拔起来。没等老猴精喊第三遍，娘俩早把左邻右舍的人都叫出来了，拿着棍棒，把老猴精

打死了。

精明的老太太和勤劳聪明的闺女又过上了安生日子。

讲 述 者：曲王氏 女 营口市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 录 者：曲贵良 男 营口市教育学院 副教授
采录时间：1978 年 12 月
采录地点：曲王氏家

183. 蛇　　郎

（大连市）

从前，有个孤身老汉，每天挑着一担子针头线脑、花布腿带和姑娘们喜欢的花啥的，到街上去卖。他卖货不用嘴吆喝，只要一摇晃手中的拨浪鼓“拨浪，拨浪”，人们就知道他来了，都出来买这买那。

这天，老汉走到一个村子里，又摇起他的拨浪鼓。从一个院子里出来三个姑娘，老远招呼他说：“大鼓子挑，这边来，不买你针，不买你线，买你二尺花洋缎。”

老汉来到姑娘门口，放下挑子，给她们扯了二尺花洋缎。姑娘们接过缎子后，对老汉说：“我们手中没有钱，给你三棵大白菜行不行啊?”老汉点头说：“中啊!”

三个姑娘回屋一人抱一棵大白菜出来，递给了老汉。老汉把剩下的货物放在一头箱子里，把三棵大白菜放在另一头箱子里，就挑起担子走了。

他走着走着，就觉着装白菜的那一头老往下沉。老汉的肩膀一再往这头靠，可还是压得另一头撅得老高。冷丁，老汉又听装白菜的箱子里传出女人的声音：“一头轻，一头重，压得老汉直侧棱。”

老汉放下了挑子，把装大白菜的箱了打开，里边还是三棵大白菜呀！那它咋变沉了呢？又哪来的人说话呢？他越寻思越纳闷儿，没法，只好再盖上箱子，挑回了家。

老汉回到家，把三棵大白菜拿出来，放在一个空屋的炕上，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老汉起来想做大白菜吃。一进那个空屋子，吓了一个趔趄。原来炕上的大白菜不见了，却有三个大姑娘躺在那里睡觉。他仔细一瞧，正是昨天买他花洋缎的姑娘。老汉心里琢磨：原来这是三个白菜精啊，我得快磨刀，杀了她们。

老汉正磨刀，忽然一个姑娘从屋里出来，吧嗒吧嗒掉眼泪说：“爹爹，爹爹，你磨刀干啥?”老汉说：“杀你!”大姑娘说：“爹爹，爹爹，你别杀我，看家望门都是我。”老汉说：“你叫我爹爹，就是我闺女了，好吧，不杀你啦!”

不一会，第二个姑娘又出来问："爹爹，你磨刀干啥？"老汉说："杀你！"第二个姑娘说："爹爹，爹爹，别杀我，烧火做饭都是我。"老汉说："那你也是我的闺女了，好吧，不杀你啦！"

第三个姑娘也出来了，她看着老汉问："爹爹，你磨刀干啥？"老汉说："杀你！"第三个姑娘说："爹爹，爹爹，别杀我，喂猪打狗都是我。"老汉说："哟，你也是我的闺女了，好吧，我认了你们三个闺女，这家里活儿全有人干了，往后，咱爷儿几个就好好地过日子吧！"三个姑娘都乐得笑起来，各自干起自个儿的活来。

有一天，老汉上后园割韭菜，忽然眼前一亮，看见一条浑身发光的小长虫钻进丛窠里，老汉没在意。

不大一会儿，老汉又听身后有人跟他说话："老伯，老伯，我是蛇郎！"老汉一回头，好一个清秀的小伙子站在他的面前。老汉说："你是谁？"小伙子说："我是蛇郎，特向老伯求亲来啦！"老汉说："正好，我家三个闺女，还都没有婆家，等我回家问问，看她们哪个愿意嫁给你？"

老汉回到屋里，问三个姑娘："梳油头，戴红花，谁给蛇郎去看家？"大姑娘急忙说："爹爹，我不去。"老汉问："为的啥？"大姑娘说："我舍不得爹爹舍不得房，舍不得炕头花衣裳，谁愿意嫁，谁去嫁，别打我的主意啦。"老汉去问二姑娘，二姑娘也说："爹爹，我不嫁。"问她为啥，她说的也是大姑娘说的那一套话。

最后，问到三姑娘，三姑娘低头不吱声，小脸通红。老汉一看，有门儿，就说："我的三闺女要愿意，就点点头。"三姑娘果然点了点头。

没过几天，蛇郎和三姑娘就成了亲。小两口儿和和美美，日子过得要多好有多好。

有一天，大姑娘和二姑娘上小妹妹家来串门。她们见小妹妹家吃得好，穿得好，要啥有啥，那蛇郎模样俊，脾气好，对小妹妹亲亲热热。这阵儿，大姑娘有点儿后悔啦，她寻思，当初我要是嫁给蛇郎，这福不就是自个儿的了吗？二姑娘为人忠厚，她光替小妹妹高兴。

她们住了一天，二姑娘惦着爹爹，就要回去。大姑娘却说："你先回去吧，我帮小妹妹做点活儿再回去。"二姑娘先走了。

这天早晨，大姑娘和小妹妹俩一起照镜子，她看镜子里自个儿小脸上就多了几个浅麻子，剩下哪儿都和小妹妹长得差不多，眼珠一转，就起了歹意啦。她对小妹妹说："这镜子走模样，咱俩换换衣裳和首饰，再到井台上去照照吧！"

大姑娘和小妹妹换了衣服和首饰，来到井台上。小妹妹刚对着井口哈下腰，大姑娘一把把她推到井里去了。

大姑娘赶紧回小妹妹家，装起小妹妹来。那蛇郎也没大理会。

天要黑了，蛇郎去井台挑水，忽然从井里飞出一只小鸟来，落在蛇郎的肩头上。蛇郎见这小鸟挺稀罕人，就把它带回家去，养在笼子里，挂在窗户上。

大姑娘早晨起来，对着镜子梳头，那小鸟就唱起来："麻丫头，不害羞，对着镜子照狗头；麻丫头，不知臊，跟着妹夫睡了觉。"

大姑娘气得把小鸟一把摔在地上，摔死了。

蛇郎见笼子里没了小鸟，就问大姑娘，大姑娘说是叫猫给抓死了。蛇郎挺心疼，把小鸟埋在家门前。

不久，埋小鸟的地方，长出一棵树，树上开满了花，结满了果。大姑娘走到树下，树上的果子就叭叭地往下掉，个个打在她头上。

大姑娘气得把树给砍倒了，劈巴劈巴当柴禾烧。

大姑娘正蹲在灶前往灶坑里塞小树枝子，忽然从灶口里喷出一团火来，把大姑娘烧得有皮没毛。大姑娘觉得自个儿这样子没法见人，就一头钻进灶坑里，烧死了。

蛇郎进屋一看，灶坑里露出一双脚，等他拖出来，大姑娘早成了焦木头了。

讲 述 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附：异文（一）

从前，有一个老货郎，没儿没女，每天摇着拨浪鼓在街上卖针头线脑儿。一天，有个闺女听到拨浪鼓声，就跑出屋说："货郎！货郎！请你站住，不买你的针，不买你的线，单买二尺火红缎。"货郎放下挑子，给扯了二尺火红缎。一要钱，闺女傻眼了，哪有钱哪？货郎看见她家菜园里长了七棵水灵灵翠绿的大白菜，就说："就拿七棵大白菜换吧！"闺女乐意了，货郎就把七棵大白菜装进箱子挑走了。

货郎越走越觉得担子重，他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站住打开箱子一看，有七个大闺女坐在箱子里。除了一个大丫头脸上有麻子，六个小闺女长得好看极了。货郎想：这么多闺女我也养活不起呀，得扔掉几个。扔谁呢？大闺女说："爹爹，别扔我呀！煮饭打食都是我。"二闺女说："爹爹，别扔我，推土拉地都是我。"三闺女说："爹爹，别扔我，喂猪打狗都是我。"四闺女说："爹爹，别扔我，缝连补缀都是我。"五闺女说："爹爹，别扔我，拾柴剜菜都是我。"六闺女说："爹爹，别扔我，洗洗涮涮都是我。"七闺女说："爹爹，别扔我，穿衣戴帽都是我。"货郎一听，几个闺女都有用，那就谁也不能扔了，挑回家吧！

到了家告诉老伴儿，咱们一辈子无儿无女，太孤单了，今天我给你拾了七个闺女。他老伴儿乐得合不上嘴，笑呵呵地把七个大闺女让到屋里，烧火做饭给她们吃。货郎说："大闺女，煮饭打食不都是你的吗？做饭去呀！"大闺女皱着眉头，咧着嘴说："我头疼，叫妈煮吧！"小七闺女过来说："我帮妈做饭去吧！"饭做好了，大闺女的头也不疼了，饭

比谁吃得都多。就这样，除了大闺女麻丫头又馋又懒，剩下的六个小闺女都是每天抢着干活儿。

一天，几个闺女对货郎说："爹呀！你去外边卖货，给我们采朵花好吗？"货郎挑着担子，走到一个小山岗上，看到有好多好看的花，红的、黄的、紫的，这些花太美了。他想，我得给七个闺女都摘一朵，随手掐下一朵。谁知眼前一下站出来一个小伙子，笑着说："老爹爹，你掐花了，这花可掐不得呀！这是我的订婚花，谁戴这朵花谁就得给我做媳妇。"货郎想，我有六七个闺女呢，怕啥？就说："小伙子甭怕，我有七个大闺女，还怕你没有媳妇，你等着吧！"货郎把花插在扁担上，挑着回家了。

一进门，七个闺女看到花，都围上来了，这个抢，那个夺。货郎说："先别抢，戴这花有个条件，人家种花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说谁戴这朵花，谁给他当媳妇。"大闺女麻丫头一听就说："舍不得爹，舍不得妈，舍不得光吃不干的自个儿家。"二闺女说："舍不得爹，舍不得妈，怕推土拉地累着妈。"三闺女说："舍不得爹，舍不得妈，怕喂猪打狗累着妈。"四闺女说："舍不得爹，舍不得妈，怕缝连浆洗累着妈。"五闺女说："舍不得爹，舍不得妈，怕拾柴剜菜累着妈。"六闺女说："舍不得爹，舍不得妈，怕洗洗涮涮累着妈"。小七说："舍得爹，舍得妈，往后衣帽我包下，到时一定送回家。"就拿起花戴上了。七闺女生得本来就俊，戴上花，就更俊了，真比九天仙女还俊上十分。老货郎乐了，货郎老伴儿也乐了。

第二天，货郎给小七梳洗打扮戴上花，送小七去和小伙子成了亲。过三天回门，小七和小伙子高高兴兴地来到货郎家，拜过岳父、岳母，又拜见了六位姐姐。单说大闺女麻丫头看小七和小伙子恩恩爱爱的样儿，她后悔了。她想我怎么没有戴那朵花呢？这么好的事叫小七抢去了，我得想办法把小伙子夺过来，她想呀想呀，想出一个坏主意。

等到第三天，小七和小伙子回家时，麻丫头跟去了，说要送送妹妹，小伙子看大姐和小七说话，就先走了。麻丫头和小七走到一个水井边，麻丫头说："七妹妹，她们都说你美，我有点儿不信，咱俩趴井口上照一照，看到底谁美？"小七信以为真，就和麻丫头跑到井台上照，照了半天还是小七美。麻丫头说："七妹妹，你把花给我戴上，看谁美？"麻丫头戴上了花，往井里一照，还是小七美。麻丫头说："咱俩把衣服换了再照一照，看谁美？"换了衣服往井里一照，还是小七美。麻丫头气坏了，用手一推，把小七推进井里淹死了。

她戴上小七的花，穿上小七的衣服，追上了小伙子说："你慢点走，我都追不上你了。"小伙子一看愣住了，这哪里是小七呀！可是穿戴都是小七的，这可奇怪了，就问麻丫头说："你脸怎么变成麻脸了？"麻丫头说："我和大姐闹着玩，让石头硌的。"又问："那你嘴怎么这么大呢？"麻丫头说："嘴大有福气吃猪羊。"又问："那你脚怎么这么大呢？"麻丫头说："脚大走道稳。"第二天一早小伙子又奇怪了，每天小七都早早起来，把饭做好，

附：异文（二）

从前，有个老头儿，没有儿子，只有两个闺女。大闺女是个丑八怪，又懒又奸；二闺女长得像朵花儿，又勤快，又仁义。

老头儿见天[①] 上山打柴。这些日子，总在山上看见个小伙儿，放着十几头牛。这小伙子长得粗眉大眼，膀大腰粗，俊气，带架儿！他一到傍黑往回赶牛的时候，总是先甩个响鞭儿，接着就唱一个歌儿：

梳油头，
戴山花儿，
金莲只有三寸大，
她给牛郎去当家。

老头儿为了多打柴，也顾不上跟小伙子搭话，心里可挺喜欢他。小伙儿见天这么唱，老头儿也学会了。

这天早晨，老头儿在院子里“哗哧”“哗哧”磨斧子。大闺女从屋里出来，就问啦：“老爹呀，你磨斧子干什么？”

“把斧子磨快了，好上山打柴呀！”

大闺女求爹：“老爹呀，你上山打柴，把好看的山花儿，掐两朵给我戴呗。”

老头儿一听大闺女要山花儿，忽悠儿想起放牛小伙儿唱的歌儿了，也顺口唱上啦：

梳油头，
戴山花儿，
金莲只有三寸大，
她给牛郎去当家。

大闺女一听，看看自个儿，头还没梳，两只脚大得像小船儿，再一寻思，怎能给个穷放牛的去当家？也顺口唱上了：

俺不梳油头，
俺不戴山花儿，
俺的大脚三尺大，
俺不给牛郎去当家。

唱完了，转身进了屋。

二闺女从屋里出来，也问啦：“老爹呀，你磨斧子干什么？”

---

① 见天，天天。

“把斧子磨快了，好上山砍柴呀！”

二闺女求爹：“老爹呀，你上山打柴，有好看的山花儿，掐两朵给我戴呗。”

老头儿又顺口唱上啦：

梳油头，

戴山花儿，

金莲只有三寸大，

她给牛郎去当家。

二闺女一听，看看自个儿，今早晨用桂花油梳了头，两只小脚刚刚三寸大，扑哧一声笑了，也顺口唱上了：

俺梳油头，

俺戴山花儿，

俺的金莲三寸大，

俺给牛郎去当家。

原本是唱着玩儿呢，哪知道，二闺女刚唱完，就听见大门外喇叭吹，锣鼓响。咋个事儿？老头儿和两个闺女都跑出去看。一个挺俊的小伙子骑了头大牛，胸前戴着朵大红花儿，喜滋滋地朝门前走来。老头儿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那个放牛的小伙儿。小伙儿身后跟着四人抬的小轿，还有一帮吹鼓手细吹细打。小伙儿见了老头儿，从牛背上跳下来，跪下给老头儿磕了三个头，张口叫“爹”，他说：“二闺女答应给俺牛郎当家啦，俺今儿个就娶。”

接着，有人把二闺女搀进小轿，又对老头儿说：“牛郎亏待不了二闺女。等到荞麦开花儿的时候，请你老人家去接她住娘家吧！”

牛郎把二闺女娶走了。老头儿稀里糊涂地站在大门口，眼瞅着娶亲的拐过山头，没影儿啦，他还站在那儿傻瞅。大闺女在旁边说啦：“哼，嘴贱，嘴贱！报应，报应！二妹子嫁了妖精。”

老头儿也寻思二闺女叫妖精弄去了，一天到晚牵肠挂肚地想。牛郎说等到荞麦开花儿的时候，让我去接二闺女住娘家，眼下正是春三月，等到荞麦开花儿还得半年，真急死人啦！老头儿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好不容易挨到了荞麦开花的日子。可牛郎住在哪儿？叫人上哪儿找哇？这天早晨，老头儿一出大门口，就见开了花儿的荞麦，从门口伸出去老远老远，看不见头儿，一条线都是白色的荞麦花儿。老头儿想，我就顺着这条线走吧！一连走了三天三宿，到了一座深山老林，没有荞麦花儿了。老头儿四面看了一阵，连个人家也没有！走累了，地上正好有块大青石板，溜光水滑的，坐下歇歇吧！就一屁股坐在大青石板上，拿出烟袋抽烟，一边抽一边咳嗽。

一袋烟还没抽完，就觉着屁股底下的大青石板直动弹！老头儿刚要站起来，大青石

板“刷”地挪到了一边，石板底边是个洞。牛郎笑模滋儿地从洞里出来了，紧跟着，二闺女也笑模滋儿地从洞里出来了。两个人都跪下给老头儿磕头。牛郎说：“荞麦开花儿了，约模着您老人家快来了。”

二闺女说：“俺这些日子就等您老人家，刚才在里面听见咳嗽，就知道老爹来啦！”

牛郎又说：“俺在娶亲的时候，就撒了一道荞麦籽，给您老人家指路，要不，这地场谁也找不到。”

这就往屋里请。先进洞，从洞口一阶一阶往下走，少说也下了四五百阶。到了新地场，有天，有日头，有山，有水，傍山坡有五间大瓦房，这就是牛郎的家。屋子里宽宽绰绰，亮亮堂堂，墙上挂着山水字画，地下放着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老头儿细看二闺女，跟在家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苍蝇落上去都得打滑哧溜儿；戴的花五颜六色，都是绸缎做的；鬓儿上插着金簪子，耳朵上戴着金坠子，手脖子上戴着金镯子，手指上带着金镏子，身上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就像有钱人家的太太。老头儿瞅着牛郎去买肉、打酒的夹当儿，问二闺女：“牛郎是不是妖精？”

二闺女笑着说：“不是妖精，是神仙。”

二闺女把实话告诉了老爹：“牛郎是金牛星手下的放牛郎，放的都是金牛。”

老头儿听了，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心想：二闺女有福啊！不一会儿，牛郎买肉、打酒回来了，二闺女上灶又炒又煎，这就收拾桌子吃饭。这顿饭真是山珍海味，有些菜咱世上都没见过。吃完饭，老头儿要走，牛郎说：“老人家，把闺女领回去住些日子吧！”

“好！好！”

牛郎给了老头儿一些金子、银子。二闺女梳洗打扮了一回，又从那个洞出来，领着老爹回家。来的时候走了三天三宿，回去的时候，一下晌就到了。

大闺女一看妹妹的穿戴，又眼气，又后悔，又听说妹夫是神仙，更眼气，更后悔：当初我要答应给牛郎当家，这福份不就是我的啦？你看人家，差不点儿叫金子镶起来了，叫绫罗绸缎包起来了，咳！

到下黑了，姊妹俩睡在一铺炕上，大闺女就套弄上啦。二闺女是老实人，说话不撒谎，大闺女问什么，她就实打实凿地告诉什么。大闺女听说洞口是块大青石板，就问：“从外面回来，那洞口怎么开呀？”

二闺女说：“到大青石板跟前，连念三遍咒儿，石板就开了。”

“那咒儿是怎么念的？”

二闺女念叨起来：

石板开，
石板开，
当家的出门才回来。

大闺女又问："要是从洞里往外走呢？"

"也念三遍咒儿。"

"怎么念的？"

石板开，

石板开，

当家的要出门来。

过了十天半月，二闺女要走。大闺女对老头儿说："老爹呀，你的岁数大了，走那么远的道儿太累，让我送妹妹回去吧，我也认认门儿。"

老头儿寻思，也好，就答应了。

大闺女送二闺女走，约摸快到了，大闺女说："妹妹呀，你这身穿戴真好，姐姐这辈子是捞不着啦！你不好借给我穿一穿，戴一戴？我要能享上一时的福，美上一阵子，就是死了也知足啦！"

二闺女二话没说，就把金簪子、金坠子、金镯子、金镏子都摘下来给姐姐戴上；把绫罗绸缎衣裳都脱下来给姐姐穿上，自个儿穿上姐姐的粗布衣裳。大闺女美得嘴都咧成瓢儿了，一边笑一边摇摇摆摆地往前走。走了一阵，看见道旁有口井。大闺女说："妹妹呀，让我用井水照照我变成什么模样儿了。"

大闺女说着就趴在井沿儿上照上了，又回头招呼二闺女："妹妹呀，快来看，这身穿戴多好看！"

二闺女过来，刚趴在井沿上，大闺女一高蹦起来，一把就把二闺女推进井里了。

大闺女装扮成二闺女，又走了一气，来到大青石板跟前，念叨：

石板开，

石板开，

当家的出门才回来。

刚念了三遍，"刷——！"大青石板挪开了，露出来个洞。大闺女从洞口下去，走完四五百阶台阶，到了一个新地场，就一直奔牛郎家走。牛郎正好站在大门口儿，隔老远看见媳妇儿回来了，乐得跑着去接。到跟前一看，这不是自个儿的媳妇，是大姨姐呀！媳妇儿的穿戴怎么弄到她身上啦？当时也不好意思问，把大闺女请到家里，才问："大姐，二闺女怎么没回来？"

"二闺女？还有哪个二闺女？你真是记性不好忘性强，把自个儿的媳妇都忘了。"

牛郎摇了摇头，又仔细地看了几遍，从头顶到脚底下，没有一个地场像二闺女，就问："你的脸原先没有坑儿，如今怎么那么多的坑儿呀？"

大闺女摸自个儿那个麻子摞麻子的脸，忙说："哎呀，俺娘家的姊妹多，屋子小，没地场睡觉。这些日子，俺在豆囤子里睡，脸上的坑儿叫豆子硌的。"

牛郎又问："你的脚原先是三寸金莲，如今怎么能有三尺长？"

大围女忙说："咳，我着急回家，是走道儿'迫'的。"

"你原先是樱桃小口，如今那嘴怎么那么大？"

大围女忙说："有福，嘴大吃猪羊。"

"你的眼睛原先双眼皮儿水灵灵的，如今怎么那么大？"

大围女忙说："有福，眼大看八方。"

牛郎估摸到二围女出了事儿，想往下追究，可放牛的时候又到了，他把牛赶到山上，心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是大姨姐害了二围女来冒充？亲姐姐怎能害亲妹妹！是妖精害了二围女来冒充？哪个妖精敢在金牛星的放牛郎面前作妖！正琢磨着，冷不丁飞来一只小雀儿落在他的肩膀上，一边点头一边叫：

咕咕咕咕，
牛郎哥哥，
大姐害我！

牛郎明白了，这只小雀儿是二围女变的。世上真有亲姐姐害亲妹妹的！我倒要看看这个坏心眼的大姨姐还能干出什么缺德事儿来。把牛放饱了，赶回家，圈上，进到屋里，把小雀儿搁在炕上，大围女见了问："你弄来个小雀儿干什么？"

"好看，我喜欢她。"

大围女这时候正擀面，准备打饼。小雀儿瞅着她直叫唤：

咕咕咕咕，
擀破擀破；
咕咕咯咯，
擀破擀破！

大围女擀饼擀一张破一张，气得抡起擀面杖，一下子把小雀儿打死了！

牛郎没说什么，双手捧着死了的小雀儿来到院子里，刨了坑儿，把小雀儿埋了，又守着小雀儿的坟堆哭了一气。

不一会儿，埋小雀儿那地场长出棵枣树，叶儿长得密，枣儿结得大，牛郎来到枣树下面，仰着脸儿躺下，想歇歇风凉。刚躺下，"叭哒！"一个大枣儿掉进嘴里，一嚼，又香又甜！

大围女一看，眼气呀，就叫牛郎："你起来，让我在那儿躺一会儿。"

牛郎起来，放牛去了。大围女在枣树下面仰着脸儿躺下，"叭哒！"一条大毛毛虫掉进嘴里。"呸！"刚吐出来，"叭哒！"又一条大毛毛虫掉进嘴里。气得大围女爬起来，找了把斧子，三斧两斧把枣树砍倒，又劈巴劈巴，当柴禾烧了。

牛郎回来问："枣树呢？"

大围女气哼哼地说："烧火了。"

牛郎蹲在锅灶门口，淌了一气眼泪。

到了下晚儿，牛郎走了。大围女等了一宿，也没回来。第二天一早，牛郎回来了，拿了个小布口袋，把锅灶底下的灰掏出来，装进小布口袋，扎上嘴儿，系在腰带上，随身带着，还去放牛。放完牛，还是不在家睡觉。

就这样，一连过了半个来月，大围女也没捞着跟牛郎睡一宿觉。这天，大围女把牛郎拽住了，问："你咋见天下晚儿不回来睡觉呢？"

牛郎顺口唱起来：

姐害妹的命，
早晚遭报应，
死在河水里，
少个害人精。

大围女的衣裳埋汰了，想换换，把箱子、柜子找遍了，都是空的，没办法，只得自个儿上河边去洗。刚到河边，一阵迷糊，一头栽进河里，淹死了。尸首也漂到天边外国了。

大围女死了，牛郎回家睡觉，把系在腰带上的小布口袋解下来，搂在怀里说：

二围女
二围女，
我想你，
我想你。

第二天，他把小布口袋搁在炕头席子底下，放牛去了。

赶到七七四十九天，牛郎放牛回来，隔老远一看，家里的烟筒冒烟了。他赶紧把牛赶回家，也没顾得上圈，一头钻进屋里，一看，二围女正在地下忙活着做饭呢。见牛郎回来，二围女笑着叫了声："牛郎！"牛郎过去就把二围女抱住了。

二围女真活了，两个人亲香了一阵，牛郎才想起炕席底下的小布口袋。掀开炕席一看，小布口袋没有了。他笑着告诉二围女："是金牛星把你救活了。"

从这往后，小两口又过上了乐和日子。（丹东市）

讲 述 者：郑丽荣 女 79岁 丹东市振兴区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9月
采录地点：丹东市内

184. 蛤蟆媳妇

（瓦房店市）

有一个老头儿，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也没娶媳妇。

听完姑娘的话，老三这才明白。“你那张皮现在哪去了？”“让我放在柜子里了。”不料，隔墙有耳，俩人的话都被两个嫂子听去了。

亮天后一家人见面了，两个嫂子都很不是滋味儿，和她一比，我们俩不都成了丑八怪了吗？两人就找了一个机会，偷出姑娘的癞蛤蟆皮，一把火给烧了。

第二天，姑娘正在屋里忙活着，忽然乌云滚滚，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三头恶龙来了。姑娘慌忙开柜去拿蛤蟆皮，谁知左找右找也找不到，就哭着对丈夫说：“蛤蟆皮找不到了，眼见得我就要被恶龙抢去。记住，它们就住在正南方向的一座高山上，那山叫恶龙山，山上有个洞，就是恶龙洞。”姑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几只巨大的黑爪拽了去。老三眼瞅着自己的媳妇儿被抢走，真是又气又恨。他下定决心，不是自己死，就是恶龙死，一定要把媳妇儿找回来。

他弄了些干粮往身上一背，便朝正南方向找媳妇儿去了。他马不停蹄，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恶龙山。可是，又转了三天三夜，却连恶龙洞的影子也没见。

正走得身困体乏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座破庙，破庙里的神像东倒西歪，看样子好久没人来过。老三实在累了，打算在这里歇下脚再走。走进后殿一看，咦！怪了，柱子上怎么栓着一匹小白马？看它趴在地上那样子，一定是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老三就拿出剩下的一点儿干粮，一点儿一点儿地喂到马嘴里。刚刚喂完，小白马就一个响鼻儿站了起来。老三这下可乐坏了。可是，任凭他怎么牵，怎么赶，那马也不理他，却把头高高仰起，两眼眨也不眨地顺着柱子往上瞅。老三抬头一看，上面挂着一把宝剑，一面金盾牌和一盏银灯。他忙着踏着马背摘了下来。小白马立即“咴儿咴儿”地叫了起来，那样子分明是高兴。

老三再一瞅盾牌，只见上面清楚地写着四句话：

白马代步，
金盾护身，
利剑除恶，
神灯救人！

老三看完了，急着救媳妇儿，也顾不上累了，忙飞身上马。他刚刚跨上，那马就箭一般地射了出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恶龙洞。那三条恶龙见老三追来，忙冲老三喷出三股神火来，老三麻溜儿用金盾去挡，那火被盾一迎，突然掉转火头，烧到恶龙们身上，地下立时落下一层龙鳞来。没烧着人，反烧了自己，恶龙们又把尾巴一下子向老三狠狠地扫来，老三只用剑轻轻一迎，三条龙尾就齐刷刷地搬了家。恶龙们急了，张开血盆大口，恨不能一口吞下他。老三刚要挥剑相迎，那剑“嗖”地一声飞了出去，接着就听三声巨响，三个龙头滚到地下来。恶龙被杀死了，该找媳妇儿了，可是任他怎么叫，怎么喊，也听不到姑娘的一点儿声息。突然，他想起了银灯，便打火点着，立时，洞里亮了

起来，简直和洞外一样亮。老三这才发现他的媳妇儿被堵住了嘴，绑在一根石柱上。老三赶紧救出姑娘，出了山洞，小两口儿从此过上好日子。

讲 述 者：徐继财 男 82岁 瓦房店市赵屯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王安娣 女 瓦房店市赵屯乡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冬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赵屯乡郑屯村

185. 田螺姑娘

（朝鲜族　沈阳市）

那是在很古的时候，有一个没有父母兄妹的年轻农夫，在深山里搭了个草棚，靠开荒种地过日子。

有一年春上，金达莱开了，布谷鸟叫了，农夫扛起镢头去开荒。他一边开荒一边唱道：

今天开荒，明天下种，
到了秋后，打下粮食；
一粒粮食，一滴汗珠，
打下粮来，又给谁吃？

说来也奇，农夫刚唱完，不知是谁，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操着姑娘的嗓音和道：

打下粮食，要问谁吃，
粮食打下，你吃我吃；
你我成亲，男耕女织，
和和气气，过好日子。

农夫停下活计四下一撒目，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他又唱一遍。农夫唱完，侧棱着耳朵一听，又是那个甜甜的姑娘嗓音儿，声音是从一块土坷垃底下出来的，唱的也和刚才一模一样。

农夫赶忙来到土坷垃跟前，哈腰一看，原来唱这好听的歌儿的，竟是一个小小的田螺。农夫觉得挺稀罕的，就把田螺带回了家，扔进了水缸里。

农夫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揉了揉眼睛，起来想做饭。他来到厨房一看，愣住了。你猜怎么着？大锅小锅都冒着热气儿，一股喷香的大米饭味儿和肉味儿，直往鼻孔里钻。

农夫寻思，莫不是我还没睡醒？他又揉了揉眼睛，不是在做梦，眼前分明是真的。他

上前一揭锅盖，大锅里是满满一锅大米饭，雪白；小锅里是满满一锅肉汤，喷香。这是谁做的饭菜呢？农夫往四下里撒目了一气，也没看见人影儿。管他呢，有饭就吃，有汤就喝哟！他盛上饭菜一尝，大米饭筋筋刀刀，又暄又香；肉汤不咸不淡，又可口又鲜亮[①]。他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吃这么好的饭菜呢！

吃完了饭，农夫把嘴一抹擦，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天天都有人给我做饭就好了！"说完扛起镢头又下了地。

到了晌午，农夫回到屋里一看，嗬！饭菜都摆上桌了，一碗上尖儿的大米饭正冒着热气，三四盘芝麻末儿、辣椒面儿凉拌的山菜，香得叫人直流口水，农夫屋里屋外地又找了一气，还是没见着人影儿。这深山老林里，连个邻居都没有，见个人都费劲，是谁来给我做的饭呢？农夫一边吃饭一边寻思，忽然想起了那个会唱歌的田螺。他心里说：别看田螺小，它能说人话就能办出人事儿来，这饭菜兴许就是它做的，是真是假我倒要瞅个真亮。

农夫主意已定，吃完晌饭，扛起镢头又下了地，这回他没等日头下山就蹓回家来了。可是他没进屋，到后窗根儿底下猫[②] 上了。他扒着窗缝儿，两眼紧紧地盯着那口水缸。

等了不大一会儿工夫，那缸里咕噜噜冒起一串水泡，忽然整个缸里豁亮起来，渐渐地从水缸里钻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穿着粉上衣，蓝裙子，漂亮得像个花蝴蝶。只见这姑娘走出缸来，把围裙一系，把袖口一挽，捧着个田螺壳，说声出米就出米，说声出肉就出肉，米一下锅就好饭，肉一下锅就好菜，那个快当劲儿，就是在闪电上也能炒出豆子来。姑娘做好了饭菜，把厨房收拾得利利索索的，正要钻进水缸里，农夫跑上前，一把就把她给抱住了，姑娘害羞得小脸儿像个红萝卜，农夫本来是个爽快人，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他张口就问："你到底是什么人？"姑娘捏巴着彩裙，羞答答地回话："不瞒您说，我本是龙宫里的田螺姑娘，我见了您忠厚老实，特地来伺候你的。"农夫一听，咧嘴乐了："那你就嫁给我做媳妇吧！"田螺姑娘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田螺姑娘一看，小草棚子歪歪扭扭的，咋做新房呀？她冲着田螺壳说了声："出房！"顿时从平地上冒出了三间青砖青瓦的新房。农夫和田螺姑娘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房，当晚就成了亲。成亲后，男耕女织，过得那个小日子比蜜还甜。

农夫自打娶了田螺姑娘，那脸上总没离开过笑模样，干起活儿也格外有劲儿。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农夫的笑脸就没了。田螺姑娘就问他："你有啥心事不能对我说呀？"农夫支支吾吾地对媳妇说："我自打和你成亲后，一步也不想离开你，到了地里也想得慌，干起活儿来也没心思。"田螺姑娘一听："原来是这样，那好办，你去灶坑里取块木炭来！"

---

① 鲜亮：鲜美。
② 猫：躲藏。

田螺姑娘扯下一块白绸子，拿着木炭往上勾巴了三五下，一张画像就画成了。农夫拿过画像，瞧瞧媳妇再瞧瞧画像，画得别提有多像了。打那以后，农夫在家里和真媳妇在一起，到了地里和画像里的媳妇在一起，一会儿也不能离开她。

有一天，农夫扛着锄头去铲地。他铲了小半晌，又想起了媳妇，从怀里掏出画像看啊，看啊，他越看越爱看，总舍不得揣起来。这当儿，有一帮国王手下的猎手，进山打猎路过这儿。一个眼尖的猎手一眼瞧见了画像，当时就惊叫起来："嗬！好漂亮的女人呀！"其他的猎手就问："在哪呢？在哪呢？"那个猎手用手一指，这帮猎手忽啦就把农夫给围上了。他们把画像抢过来一看，嘴里"啧啧"地称赞着，眼睛都直了，因为画上的女人太美了！猎手们一齐问农夫："这张画像画的是谁呀？"老实的农夫告诉猎手们："这是我媳妇的画像。"这帮猎手一寻思：咱国王爱金银，爱财宝，最爱的是美女。要是把这个美女献给他，一定会有重赏。当时他们也顾不上打猎了，硬是把这张画像给抢跑了。

国王看到了这张画像，当时就惊呆了：天下竟会有这么美貌的女子？王宫里的美女成百上千，可哪一个也比不上她美。我要是能娶这么一个美人，今生今世就算没白活。可是，树有一层皮，人有一张脸。国王咋好意思明着霸占人家的媳妇啊！他眼珠子眨巴眨巴，就想出了个坏主意。当时就派人把正在地里干活儿的农夫找来说："咱们比赛下围棋。你要是赢得过我，准你跟你妻子过日子；你要是输了，就得把媳妇给我当王妃。"

这下可把农夫愁住了。别说是下围棋，就是看都没有看见过，他怎么下得过国王呢！回到家里，农夫愁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田螺姑娘就问丈夫："看你愁眉苦脸的，有什么心事呀？"农夫就把国王的命令告诉了媳妇。田螺姑娘听了却说："这有啥愁的，你把田螺壳带上，它就会告诉你怎么下。"

到了下棋这天，农夫把田螺壳带在身边，就跟国王对阵去了。国王心里寻思：一个臭穷小子，连看都没看见过围棋，他能下过我！可是，一下起来国王就招架不住了。国王寻思了又寻思才撂下一颗子。可是农夫呢，连寻思他都不寻思，举子就放。因为有个田螺壳在帮助他呀！他只要一举子，耳边就响起田螺姑娘的声音："往上！往下！向左！向右！"可这声音只有农夫才能听见，国王是一点儿也听不见的。农夫在田螺姑娘的帮助下，下得一着儿更比一着儿高，终于赢了这一盘棋。

国王怎肯就这么认输呢！他说："这回不算数，咱们还得比一次赛马才行！"他为啥要赛马呀？因为他有一匹日行千里的宝马，天下的马儿千万匹，可是，还没有一匹马能比得过他的千里马。农夫回家来又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田螺姑娘问他："国王又出什么坏主意了？"农夫就把国王要赛马的事儿告诉了媳妇。田螺姑娘听了，说："不用愁，你先睡觉，明天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一早，田螺姑娘把田螺壳拿在手中，说声："出万里马！"只见田螺壳里"啪

嗒”掉下一匹手指盖儿大一点儿的马，眼看着它越来越大，直喷响鼻儿。农夫一看这马，瘦得像条龙，就问媳妇：“这么瘦的马，能赛过国王的千里马？”田螺姑娘说：“别看它不起眼，它可是一匹万里马，保准能胜！”农夫这才放心地骑上这匹马比赛去了。国王骑上千里马，早就等上了。他一看农夫骑着这么一匹瘦马，心里话：今天你就乖乖地把媳妇输给我吧！

两匹马并排站好了，就听“咚”的一声鼓响，两匹马像箭一样蹿了出去。农夫的马是万里马，国王的马是千里马，国王当然撵不上农夫。无论是跑平道儿，还是上高山，无论是越土包儿，还是跨大河，国王的马较比农夫的马，总是拉一大截，这回国王又输了。

国王还是不甘心。他寻思，比别的算我输，比打仗我总能赢他吧？就对农夫说：“前两回都不是真格的，这回咱们动真格的，比武打仗。你要赢了，我把王后输给你，你要是输了，就把媳妇输给我。君子一言，永不反悔！”

农夫寻思：这回怕是没招儿了。我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国王的千军万马呢？农夫回到家里，愁得连脑袋都抬不起来了。田螺姑娘就问他：“啥事儿又把你愁成这模样？”农夫就把国王要和他比武打仗的事儿告诉了媳妇。田螺姑娘听了，气咻咻地说：“这回咱再不饶他了！”说着，又掏出那个田螺壳说：“出宝瓶！”当时就从田螺壳里掉下三个宝瓶来，一个绿的、一个黄的、一个红的。田螺姑娘告诉丈夫，等国王领兵杀来的时候，先扔绿的，再扔黄的，最末了扔红的。

到了比武场上一看，国王的兵马早就列队等上了，黑压压地像群蚂蚁，多得都数不出个数儿来。农夫呢，骑着那匹万里马，既没拿武器，又没领士兵，光棍儿一人。

比武开始了。就听震天动地一声鼓响，国王挺着长枪，拍着马，向农夫杀来，后边跟着千军万马。农夫拨转马头假装逃跑，跑阿，跑啊，跑上了一个大山包。眼看国王就到跟前了，农夫不慌不忙地掏出绿瓶子，拧开盖儿朝地上一扔，就听“哗啦啦”一阵响，顿时发起了绿色的大水，翻江倒海一样向国王和士兵们涌去。就听国王的兵马呜嗷喊叫，一下子被淹死了一多半儿，以后这个地方就成了鸭绿江。

国王带着剩下的士兵又朝农夫杀来。眼看又到跟前了，农夫又扔出一个黄瓶子。顿时从黄瓶子里掉下无数个黄米粒子，一个黄米粒子变成了一个身披黄金甲的大将，举着大刀朝国王的人马杀去，就听“喊哧喀嚓”，一刀削去一个头葫芦，顿时杀得人仰马翻，血流成河，把所有的士兵都杀死了。可是，由子国王骑的是千里马，跑得快，没有被杀死，又朝农夫追来。追啊，追啊，眼看就要追上了，农夫把最后一个红瓶子掏了出来，拧开盖儿朝国王身上一扔，就听“忽啦”一声，小瓶里吐出一股红红的大火，当时国王就变成了一个火人，从马上掉了下来，在地上滚来滚去，一会儿就烧成了灰烬。

老百姓见农夫把万恶的国王杀死了，都拍手叫好，拥戴这个农夫去当国王。从此，农夫当上了国王，田螺姑娘当上王后，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了太平日子。

讲 述 者：仝德顺 女 朝鲜族 83岁 沈阳市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仝德顺家

186. 侯三与九鸟仙

（瓦房店市）

从前有那么娘俩，家里很穷，就靠儿子上山打柴过日子。这家姓侯，儿子的身前死了两个小哥哥，他就排着叫了小三儿，街坊们都叫他侯三。

侯三家的旁边住着一个老头儿，书虽念得不多，算盘儿打得可好，人称“铁盘子”。铁盘子喜欢侯三为人善良厚道，就教他识字打算盘，逐渐地，侯三也打得一手好算盘，不管加减乘除，也不管数目多大，只要上了侯三的盘子，管叫你一盘清。

一天，侯三进山打柴，遇见了一只受伤的小鸟，他见了可怜，就把它揣在怀中，带了回来，天天喂它吃，天天采药给它治伤。一来二去，小鸟的伤养好了。这天，侯三刚把柴担儿放下，就听小鸟说起了话：“侯三呀，你看我的伤都好了，放我走不好吗？”侯三说：“我可不想放你。”小鸟说：“那你想把我怎么的吗？”侯三说：“说哪儿去了？我把你拣回家来，不光是可怜你，我也喜欢你。眼见我都守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怎么能舍得让你走呢？我喜欢你，还能害你吗？”小鸟又说了：“那你就放了我吧！”侯三寻思了一阵，说：“好吧。不过，咱们可有言在先，你得常飞回来看看我，免得我挂念。”小鸟说：“这你放心，我怎么能忘了救命恩人！”就这样，侯三把小鸟放了。

过了不久，侯三的老妈老了[①]。原来娘俩过，侯三还觉得挺有奔头的，如今老妈去了，孤零零地甩下了他一个人，这日子还过个什么趣儿？从此，他山也不上了，柴也不打了，整天坐在家里哭。挺俊的小伙儿，如今人哭瘦了，精神也倒了。

有一天，那只小鸟突然飞来了，它一直飞到侯三的肩头上，对侯三说：“侯三呀，把心放宽点儿吧，还能叫你妈守你一辈子吗？你妈既然死了，你就走吧，还守着这个破房窠罗[②]干什么？出去找点儿活儿干吧。”“你叫我往哪走？”“嗯，往北走吧！”侯三听了小

① 老了：死了，因忌讳说“死”，而称“老”。
② 房窠罗：窠罗，意为露顶的破房框子。

鸟的话，就打了个小行李卷儿，往身后一背，一边要饭，一边悠悠荡荡地往北走。一走走到了一个小集镇，这小集镇虽说不大，但做买卖的、开店的却也不算少。

侯三来这儿的时候，就是傍年根儿底下了。过去做买卖的都讲赊，不象今天要现钱，所以每到了傍年靠节的时候，都算盘子噼里啪啦紧响，忙乎勒帐[①]。这天，侯三要饭要到了一家买卖的门口，东家急赤溜儿地说："不是我撵你，你吃点儿饭就赶紧走吧。买卖上弄点儿帐，就算拨拉不开了！""有那么难吗？""可不！"东家没听出侯三的话味儿来，急三火四地就走了。

过去没有玻璃，窗户上都糊纸，纸不隔音，所以里面说话外面听得清清楚楚。侯三吃完饭，就站在帐房外面听。一听，东家的确没撒谎，里面真的就乱了套。只听里面左一盘，右一盘，左打左不准，右打右不对。这算盘子的活儿，可是侯三的拿手戏，他听了两盘之后，就听出了门道儿，憋不住告诉里面应该怎么怎么打。

东家在里面一听，谁？他怎么就知道该那么打？出来一看，原来是刚才那个小要饭花子，就满脸不高兴地问："你会算吗？""稍微通点儿路吧。""那么你进来，打两盘子我看看，拨拉明白了，你就不用要饭了，我叫你做个二掌柜的。"侯三把帐理了一遍，拿过算盘子，三下五除二，几本帐就拨拉完了，东家和大掌柜、二掌柜一个个大眼儿瞪小眼儿，服了。

东家一来见侯三真行，二来刚才话已出口，就放了侯三一个二掌柜干。

当上掌柜的了，可就不是要饭花子的样儿了。小伙子一穿一戴那可体面多了。

转眼儿，年就过去了。东家既放了人家侯三做二掌柜的，什么事就得和人家商量，就对侯三说："大伙计、小伙计、学徒的该用谁，不该用谁，不该拿主意了吗？""过去用谁，今年还用谁吧。""还有一件事，买卖再像以前那么做，是不是小了一点儿？""那咱们就扩它一扩。"这年年底一结算，赢了往年的双份儿利。东家高兴，侯三也觉得脸上有光。

一天，小鸟又来了，站在树上叫侯三。侯三一出去，小鸟就说："要是有给你提媒的，你可别答应，你的媳妇儿今年年三十儿晚上就能来。"说完就飞走了。

小鸟一连来了三天，只说一件事：不让侯三说媳妇儿。

小鸟一走，紧接着就有人来给侯三提媒，有时一天都能来好几拨儿，只是谁也没提妥。

很快，来到了年三十儿。这天晚上，果然来了个大闺女，长得十分美貌。侯三忙问："你是？""我来给你做媳妇儿！"侯三心想：小鸟说三十儿晚上能来个媳妇儿，还真来了。它倒没熊我。只是，我要是稀里糊涂地要了她，人家东家怎么看我？他就对闺女说："这怎么行呢？你走吧。"闺女哪里肯走？侯三就往外推。但他面上是推，心里奔着她留下。两

---

① 勒账：结账。

个人一个真留，一个假撵，闹得难解难分，正在这时候，东家进来了。

大年夜，东家寻思得四下里走走看看，再说侯掌柜的就自己一个人在前屋睡，眼前又没有个亲人，情份上也该过去走走，结果碰上了这件事。就问："怎么回事？这闺女是谁？"侯三半遮半掩地说："说不上是谁，你也不认得？""我上哪儿去认得她？"又问姑娘："你是哪儿的？"侯三忙替闺女说："她说她家搁这儿挺远的。""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我来给侯掌柜的做媳妇儿。""你给他做媳妇儿倒行，但不是这么个做法呀。"又问侯三："她咋进来的？""我也不知道。"东家一听，心里就想：她要是小偷儿呢？是强盗呢？是个荡妇呢？谁知道她的根底！我总不能豁上我的买卖吧。"他心里一边想着，手也就一边把闺女往外推，侯三也上前假装帮着推。两个推一个，闺女真被推出去了。

那闺女一被推出门外，东家就把门闩上了。谁知，他们二人刚转过身来，闺女就又站到了他们跟前了。东家又把她推出去闩上门；一看，又进来了。一连推出去三回，她进来了三回。再想推时，闺女冲东家说话了："有再一再二，还有再三再四吗？你这么大个大东家，还是个大伯子，跟兄弟媳妇撕撕巴巴的，体面吗？我给侯掌柜的做媳妇儿，关你什么事？"

几句话说得东家没话说了。可是他又怕她赖着不走，就东拉西扯说："倒是不关我的事，我是看你做得不太合乎礼数。你见谁家的大闺女能自己跑到小伙子的屋里来？再说，俺们把门都闩上了，你怎么还能进来？我怕你不是人。""我和侯三俩有缘份，提我是人不是人做什么？""我这里的活儿可重，你要是吃得了苦，留下就得干活儿，给我煮饺子！""行！"东家听是撵不走了，就对侯三说："兄弟呀，她硬是不走，我看你就留下她吧。"侯三早就盼着这句话了，只是碍于面子，难作主张，如今东家发话了，他有什么说的，就是不好蹦高儿就是了。

东家回去后，把侯三那儿遇到的事学给他老婆听，他老婆说："能吗？""不信你去看看！"他老婆真就跑去了。一看，可不是，大闺女水灵灵的，说多俊有多俊。他老婆说："我倒没看出她有什么妖气。""不信咱们把门闩上，再找根棍子把门顶上，她要叫门，咱们就装听不见，你看她能不能进来。一会儿你上前面告诉她一声儿，就说傍天亮时再来煮饺子。"

两人把门顶上，就躺在炕上侧棱耳朵听动静，看侯三的媳妇儿怎么进来。两人一等没有声，二等没有声，等来等去，都该吃饭了，也没等来。还等什么？去叫吧。

等到下地一看，两人愣了：饺子煮好了！开门一看，侯三媳妇就站在门外！

当家奶奶这时憋不住了："门我闩上的，你怎么进来的？""门什么时候闩来？开的！""我闩的我不知道吗？""没呀，门开的！"东家怕争一会儿说出不吉利的话来，忙说："大过年的，争什么！"

吃完饺子，东家说："兄弟媳妇儿呀，今儿晌午还是你上灶。大初一的，咱们做它八

个菜，我和兄弟喝几盅儿。”“东西呢?”当家奶奶说：“有，等会儿我找给你，你看着掂掇[①]。”心里却暗嘀咕：“做去吧!”

眼见得快晌午了，侯三媳妇儿才过来生火做菜，转眼工夫，八个菜就端上来了。当家奶奶心想，这人八成是个妖精哩，这工夫我两个菜也炒不好哇，我说她怎么不知道着急!

大伙儿伸筷儿一尝，菜炒得有滋有味，当家奶奶心想，比我强多了，就说：“他婶子呀，能不能再另做一桌?”

当家奶奶为什么这么问呢？原来，她给侯三媳妇儿的那点儿东西，六个菜也做不出来，如今人家做了八个菜还没重样儿，能不问吗？侯三媳妇儿说：“行啊，料在哪儿?”“你给掂掇掂掇呗。”侯三媳妇知道当家奶奶的用意，故意说：“那得出门儿。”东家一听，忙说：“行。一天时间够不够?”“半天就行。”“那好，就明天上午吧。”“想吃海物，还是想吃山物?”“这阵儿海都封死了，吃山物吧。”

第二天傍晌儿，侯三媳妇儿把山物办置回来了：有天上飞的，也有地上走的，都是寻常见不到的。初二晌午干这一桌儿菜，直把东家两口子吃得连生日都忘了。

可是，这些东西她从哪儿弄来的呢？她怎么干得那么麻利，做得那么好？东家两口子越来越疑。

说话儿不急，又来到好过年了，俗话说“三月孩儿不过年”。侯三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

这一年有人烧菜做饭了，当家奶奶闲了起来。不是说“饱暖生闲事”吗？这话不假。当家奶奶没事干，就一心淘弄[②]法儿除“妖精”。有人告诉她：用十斤炮药铺到妖物的炕席底下，引出捻儿点着，只要不是人，这一招儿就灵。

这天晚上，当家奶奶把侯三的孩子抱出来，又把侯三支走了，约摸侯三媳妇儿睡着了，她就把炮捻儿点着了，当家奶奶总算除了一块心病，于是跑回去告诉了侯三。侯三和媳妇儿成亲只差几天就满一年了，小两口儿真是心甜意甜，哪里想到当家奶奶能来这么一手？他哭着说：“她是人不是人，也没把咱们哪个人怎么的，你怎么就忍心下毒手?就说她不是人，要害她，也该跟我商量商量。”他边说边哭边往前屋跑。进屋一看，满屋是烟。拿灯一照，媳妇儿没有了，只见炕梢儿的墙上留下了这么四句话：

我本九鸟仙，
许配侯老三。
要想再见面，

---

① 掂掇：斟酌着安排处理。
② 淘弄：到处打听。

请上长白山。

管你长白山长黑山的，就是长刀山我也去！第二天，侯三就和东家算帐交接，任东家两口子怎么劝，怎么留，侯三也不听，第三天就抱着儿子上长白山去了。

上山的道儿上，一步一虎，两步一豹。侯三心想：这回是死定了。可是，今生要是不见她一面，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他把心一横，眼一闭，向山上闯去。走到半山腰儿，前面突然出现两块巨石，一左一右横在路上，这就是“白山夹扁石”，是上山的必经之处。据说“白山夹扁石”是半悬在空中，悠悠荡荡的，上山的人必须从“夹扁石”中间过去，不然，你就别想登上山顶。一步走不准，就会被夹成肉饼。侯三心里说：“侯三呀，夹死就夹死吧，你死也是为她而死；没有她，你还为谁活呢？”于是又把心一横，闯过了“夹扁石”。

长白山的峰顶，有一铺大石炕，侯三媳妇儿就坐在这铺炕上等他。她一见侯三，忙起身迎上去说：“你的心太诚了！那么多关口都没挡住你！可惜，咱俩百年的好姻缘被当家奶奶一把无名火烧尽了！”说着，泪如雨下：“回去吧，回去自个儿开个买卖，拉扯好孩子。还有，事到如今你该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这里的九鸟之仙，就是你亲手治好的那只小鸟。”说完，躬身朝侯三一拜到地，又变成一只小鸟，“扑棱”一声飞走了。任侯三怎么哭，怎么喊，她也不回头。侯三见身边就是悬崖，便抱紧孩子，心一横，眼一闭，跳了下去。过了很久，侯三醒过来了，才知道已经坐在地上了。睁眼一看，前后左右全是飞鸟，怀里的孩子好好的。再定睛一看，这里是一个大集镇，四通八达，人来车往，十分热闹。他就依九鸟仙的话，在这里做起了买卖。不几年，成了这里的巨富。

侯三后来听说，那年他一走，东家就起了一场天火，把个买卖烧得片瓦无存。起火的当天，正是年三十儿晚上。老两口儿痛哭了一场，要饭去了。

讲 述 者：张玉忠 男 61 岁 瓦房店市赵屯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阎立澜 男 瓦房店市赵屯乡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5 年 1 月

采录地点：张玉忠家

187. 百 鸟 衣

（满族 岫岩县）

早先年，睡觉的枕头有二三尺长，枕头的两端各有一个四四方方的顶，叫枕头顶。不

管穷家富家，枕头顶都用五彩丝线绣上各式各样的图形：飞禽走兽啦，花草虫鱼啦，也有绣人物的，还有绣字儿的。字儿有满文、汉文两样。谁家的姑娘媳妇手巧不巧，看看枕头顶就知道了。有这么一副枕头顶，上面绣了一段故事，还配有一首诗，诗是这么说的："三尺韭菜乌兰西[①]，拿着龙袍换鸟衣，金花姑娘巧定计，暗夺江山谁得知。"这段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说有这么一家，老太太领着儿子过日子，儿子名叫得叶尔，天天在山上打猎。日子本来挺穷，偏偏老太太又得了病，躺在炕上不能动弹。得叶尔只顾在家侍候讷讷，腾不出身来出去弄吃的，眼见不病死也得饿死，这可把他愁坏了。他无亲无友，又没有四邻，好在门前有棵大柳树。这棵大柳树大得有两搂粗，是得叶尔爷爷的爷爷栽的，说不上它有多少年了。自打得叶尔懂事的时候起就和大柳树处得挺好，每年开春冰雪一化，大柳树的枝条上长出毛毛狗，左一摇右一摆的，好像招呼得叶尔说："快来吧，摘下几条给你玩。"得叶尔一条也没摘过，怕伤害了大柳树。夏天天热了，得叶尔打完猎躺在树根底下，它的细枝条还是左一摇右一摆，像给得叶尔扇风乘凉，得叶尔总是说："真凉快，谢谢你了！"秋天大柳树上的叶子哗哗落在地上，得叶尔怕它难过，就说："别伤心，明年春天你还会长上绿叶的！"冬天大雪落在树枝上，一串一串白白的，得叶尔高兴地说："你开花了，真好看。"就这么，得叶尔平日有什么话除了对讷讷说，也对大柳树叨咕几句。这回他有了难处，没地方求，只得求柳树帮忙了。他给大柳树下一跪，说："我讷讷有病，没有媳妇侍候她，我上山打点儿吃物，请保佑我讷讷平安无事。"说完，嘣嘣嘣磕了三个头。

得叶尔求过大柳树，就离家上山了。等他返回家，走到门口，见原来的几间小房变成了青堂瓦舍的四合院儿。心中正在纳闷儿，他讷讷从屋里走出来了，得叶尔更愣了，说："讷讷，你病好了？"讷讷说："好了。你不是求柳树了吗，那天我正口渴，从大柳树下出来一个姑娘，捧来一捧水，我喝过就好了。"得叶尔又问："咱那房子呢？"讷讷说："也是那姑娘找来好些人，把小房拆了，不大工夫就盖成了这个四合院。"得叶尔心里想，这是大柳树帮了忙了，他一边寻思一边往屋里走。还没进门，门里迎出一个姑娘，挺大方地对他说："你回来了？"得叶尔一看，这姑娘长着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绒嘟嘟的长眼毛，小脸蛋儿粉嫩嫩地红，两只小手像葱白似的。讷讷说："这就是给我治病、给咱盖房子的姑娘，她姓柳。"不用说，这是柳树姑娘了，乐得得叶尔跑到大树下磕了一顿头，回来又领着柳树姑娘拜祖先，拜讷讷，当晚就拜堂成亲了。

得叶尔自从娶了柳树姑娘，小日子越过越好。可就有一样，他舍不得媳妇，一上山打猎心里就想得慌。柳树姑娘说："赶明儿个我把我的像画下来，你带在身上，想我了就

---

① 乌兰西、满语、官府。

掏出来看一看。”第二天，柳树姑娘果然画好了自己的像，这像画得可美了，和真人一样。打这以后，得叶尔每天上山打猎，就带着柳树姑娘的画像。

谁知好事多磨，一天得叶尔在山上正看画像，突然刮来一阵大风，把画像卷去了，得叶尔怎么撵也撵不上。画像哪去了呢？被国王的侍卫拣去了，献给国王了。

国王一看画像上的女子，真比天仙还要美上多少倍，就撇下兵马，拿着画像，四处寻找。…找把柳树姑娘找到了。常言说一双拳难抵四只手，柳树姑娘见房前房后围了好多兵马，自知不跟着走是不行了，她就拿来一包韭菜籽，交给讷讷说：“这包韭菜籽，等得叶尔回来叫他种上，好好侍弄着，到了百日后，韭菜长到扁担宽、三尺高时，叫得叶尔挑到京城里去卖。还有，告诉得叶尔从今往后，得一边侍弄韭菜，一边打鸟，一天打一只，把羽毛做成百鸟衣，去的时候穿在身上，要是见到国王，那时我俩就能团圆了。”

柳树姑娘被兵马抓到王宫里，国王一看比画像还要美十分，更迷住了，他当即给柳树姑娘起了个最富贵最美的名字，叫“金花”。又封柳树姑娘为“金花娘娘”，当晚就要和金花娘娘拜堂成亲。可柳树姑娘说：“我本是有夫之妇，国王实在要我改嫁给你，得等百日之后。”

国王本来等不及，可又不敢硬来，怕一旦逼急了，美人出事，只好说：“那我就等你一百天吧！”

国王耐着性子掰着手指头一天一天地数，好不容易等到日子了，哪曾想金花娘娘不多不少在一百零一天那天生病了，把个国王急得象猴子吃辣椒一样，站不稳坐不安，请来了多少名医也治不好。金花娘娘说：“要想治好我的病，必得吃韭菜。”国王一听，笑了：“我的娘娘，天上的神仙肉、海中的龙王胆我弄不来，这韭菜有什么难？”金花娘娘说：“我要的韭菜得有扁担宽，三尺高。”国王说：“这也不难，三天之内准定弄来。”

国王命满朝文武大臣、宫廷内外侍从，统统拿着朝廷告示，在全国各地收买韭菜。眼睁睁三天过去了，韭菜倒弄来不少，可就没有一份够三尺高的，也没一份扁担宽的。国王正在着急，忽听门外传报，有卖韭菜的，国王命侍卫快快喊进来。你说这卖韭菜的人是谁？就是柳树姑娘的丈夫得叶尔。自从柳树姑娘被抢走之后，得叶尔从山上回来，就按柳树姑娘临走时留的话把韭菜籽撒在地里，正好是一百天，韭菜果然长成了扁担宽，三尺高。

国王见韭菜长得葱绿，根根有扁担宽，再一量整三尺高，乐得他急忙跑去告诉了金花娘娘。金花娘娘说：“好啊，拿来我看看！”国王传令将韭菜挑进宫内。金花娘娘还没看韭菜，就“扑哧”一声笑了。自金花娘娘进宫后，国王还是头一回看到她笑呢，那个美呀，国王简直神魂颠倒了。国王问：“金花娘娘为何发笑？”金花娘娘指卖韭菜的说：“你看，他穿的是啥衣服？”国王细一看，衣服是用一根一根鸟羽毛做成的，要说好看，那羽毛是五颜六色；要说寒碜，那羽毛长短不齐，什么形状的都有。金花娘娘说：“大王，

我怎么没见你有这样的衣服?"国王说："这衣服好吗?"金花娘娘说："怎么不好，我就愿意看这样的衣服。"国王正不知怎样才能得到美人的欢心，就对卖韭菜的说："喂，把你的衣服卖给我好不好?"卖韭菜的说："这衣服是我用一百天打一百只鸟的羽毛编成的，一百只鸟不重样。你用多少钱能买得起?"国王说，"整个天下都是我的，你要多少银两我都有。"卖韭菜的说："多少银两也不值钱，我要你用龙袍换。"国王想：做一件龙袍算个什么，就说："换就换吧!"国王解下玉带，脱下龙袍，扔给了卖韭菜的，卖韭菜的脱下百鸟衣扔给了国王。国王穿上百鸟衣，金花娘娘"扑哧"一声又笑了，这一笑笑得国王三魂七魄都出窍了。金花娘娘笑完说："你不会也上大街喊上几声卖韭菜，让我听听吗?卖韭菜的声儿真好听。"国王头一回见金花娘娘这么乐，他就穿着百鸟衣，挑起韭菜担，出了宫门，在街上喊："卖韭菜喽，卖三尺高、扁担宽的韭菜喽。卖韭菜喽!"完后，在街上绕了三圈就往回去。刚进宫门，身穿龙袍的得叶尔高坐在龙椅上发话了："哎，来人，把那个卖韭菜的小子给我赶出去!"宫廷侍卫得令，就往外撵国王。国王说："我是国王，我不是卖韭菜的!"得叶尔说："推下去给我斩了，我杀的就是冒充的国王!"刀斧手们得令，"咔嚓"一声，手起刀落，把国王的脑袋砍了下来。从此，得叶尔掌握了国家的大权，成了一位英明的国王。

讲 述 者：拿马氏 女 满族 81岁 岫岩县兴隆乡小虎岭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188. 松树姑娘

（营口县）

从前，有个姓鄂的员外，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鄂朱荣，二儿子叫鄂术荣，三儿子叫鄂苏荣，老大老二都娶妻生子，只有老三正在念书。老三整天和学友们写诗作画，饮酒作乐，又时常拿家里的银子和衣物去帮助穷朋友，就引起了哥嫂的嫉恨。哥儿俩就在老员外面前说老三游手好闲，提出分家另过。老员外没办法，就找来三儿子说："咱家的财产我把你这一份儿给你，你自个儿出去找生路吧。"老员外就给他三百两银子两匹马，鄂苏荣给爹娘磕头拜别，接过银两骑马走了。

鄂苏荣不分白天黑夜，只管向西北一个方向走，银子花完了，又卖了马，最后两手

空空还是向前走。这一天，日头偏西了，他又累又乏走到荒郊野外，心里非常害怕。正在这工夫，前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拄着拐棍向他走来。老人非常可怜他，就说："你顺着这条小道向北走，见有一棵松树，树下有块青石板，你就坐在石板上等着。等到天黄昏的时候，那棵树就会变成一个姑娘，你就拉住她的衣裳说：'你是我的妻子了，还往哪儿走?'那姑娘就会留你过夜的。"说完，老头儿就不见了。鄂苏荣就顺着老人指点的道儿向北走，真的看见一棵松树，树下有块青石板，他就坐下来等着。天刚擦黑，就像有阵风刮来，松树摇摇摆摆变成了一个大姑娘，长得像花一样好看。她掸掸身上的土就要走，鄂苏荣忙拉住姑娘的衣服说："你是我的妻子了，还往哪走?"姑娘回头一看，是个年轻的书生，就害羞地说："没办法，只好跟你过了。"鄂苏荣忙说："我可是两手空空啊!"姑娘说："穷不怕，只要人对心就行。"说完用手一指，眼前马上出现了一所院子。姑娘领鄂苏荣进了屋，屋里应有尽有。炕上有一桌饭菜，二人就对面坐下来喝酒吃饭。两人正高兴地说笑，忽然姑娘的脸上就像蒙上了一层愁云，变了颜色。鄂苏荣忙问姑娘是咋回事，姑娘说："咱俩在这儿最多不能超过三天。"鄂苏荣就问："为啥不能多住?"姑娘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二人刚吃了早饭，见进屋来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儿，把三块板子交给了姑娘。男孩儿走了，姑娘告诉鄂苏荣说："这是我父亲的法术，想用这板子试一试你的本事咋样。"鄂苏荣急忙说："我啥本事也没有啊!"姑娘说："你只要照我的话去做，你就没事儿了。"鄂苏荣记住了姑娘教给他的办法，追上小男孩儿去了。

小男孩儿领他走进一座大院儿，鄂苏荣就把三块木板架好，贴上了姑娘给他的一道符，用斧子在每块木板上砍一下，连忙躲开身子，板子马上炸飞了。只见从上屋出来一个老头儿，恶狠狠地说："你回去吧，明天来拜见你的岳母。"鄂苏荣回到家，告诉了姑娘明天去拜见岳母。

第二天，姑娘拿出一把宝剑交给鄂苏荣说："你带上这把剑，进屋时，刀尖要朝外拿着，请安时把剑举过头顶，千万记住。"鄂苏荣带着宝剑又来到那个大院儿，进屋时他把刀尖向外拿着。进了屋里，只见炕上坐着一个老太太，两眼恶狠狠地盯着他，鄂苏荣忙举刀行礼。那老太太突然张着血盆大口向他扑去，鄂苏荣一惊，只听见"啊"的一声叫唤，老太太不见了，炕上有块松树轱辘淌着血，鄂苏荣吓得连忙跑回了家，对姑娘说了这件事。姑娘一听，说："不好了，你杀了我母亲，我父亲是不会放过你的，咱们快走吧!"姑娘急忙拉住鄂苏荣的手，说："你闭上眼，千万别睁开，我叫你睁眼你再睁眼。"鄂苏荣刚一闭眼，就觉得两耳生风，身子轻飘飘地飞起来了。正飞着，只听后面喊声震天，姑娘叫鄂苏荣睁开眼，他睁眼一看，来到一片野地里。姑娘说："我父亲追我来了，你自个儿先走吧，千万别回头看。"鄂苏荣急了，说："那你咋办啊?"姑娘说："我要和我父亲交战。我要是胜了，就会追上你的；要是败了，你赶快逃命去。"说完，姑娘一跃跳上云

头，向后面的追兵迎了上去。

父女俩战了一百个回合，不分胜败。姑娘越战越勇，父亲越来越有点儿顶不住了，回身想溜。姑娘手起刀落，就把父亲杀死了，几千兵马一看主人败了，一哄而散。

姑娘战胜了父亲，追上鄂苏荣，见他跑得满身大汗也不敢歇下来擦一擦，又好气又可怜，就变成一匹马驹跟着鄂苏荣，想叫他骑。

鄂苏荣正往前跑着，见身后来了一匹马，紧挨着他走，他也不敢碰一下。走了半天，来到了一个城里的集市上，那匹马也不离他身边，他走到哪，马就跟他到哪。有个南方蛮子看中了这匹马，就要向鄂苏荣买。鄂苏荣肚子里正饿得难受，身上又没有钱，这马又不知道从哪来的，也没好意思开口说卖给他。那人用一辆车、三匹马和五十两银子，就把马换走了。

原来这个蛮子也有点道行，一眼看出这马不是凡马，他拉回家就把马放进炉子里炼。炼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他掀开炉盖，从炉子里飞出一只小鸟向天空飞了。这个蛮子也不含乎，一打滚儿变成一只老鹰，在后面追。眼看要追上小鸟了，小鸟却变成了一片树叶儿，落到一个孩子跟前。小孩儿拣起来一看是个金叶儿挺好玩，就拿着跑回家去。那老鹰又变成了人，找到小孩儿家要金叶儿，小孩儿只好还给他。他拿着金叶儿向外走，一边走一边恶狠狠地说："看你这回还往哪跑！"话音没落，手里的金叶儿掉了，他哈腰在地上找，只听云头上一声怒喊："我在这儿呢，还往哪儿找！"那人抬头一看，见一个姑娘手持双剑，怒气冲冲地站在云头上。蛮子知道事不好，拔腿想跑，姑娘手起刀落，要了那个蛮子的命，回身找鄂苏荣去了。

再说鄂苏荣换了马车，吃了饭，坐上车往家的方向走。出了城不远，就见姑娘在路边站着等他。他真是又惊又喜，忙拉住马，让姑娘上了车。姑娘见了鄂苏荣就生气地说："我为了和你过日子，杀了狠心的爹娘；又见你跑得累，变成一匹小马想让你骑；可你贪财，把我换给人家。要不是我修炼的年头多，早被他害死了。"鄂苏荣哪里知道这些，就赶紧向姑娘认错。终究是夫妻情意，姑娘不生气了，跟鄂苏荣和好了，一块儿回家去了。

再说鄂员外老两口儿，见三儿子走了三年，连信儿也没有，很惦记。如今见三儿子赶着马车进了院子，从车上还走下来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老两口儿乐得合不上嘴。哥哥嫂子见老三不但发了财，还带回来好看的媳妇，也改变了过去的口气。松树姑娘分头给他们送了礼物，全家欢喜。老两口儿一合计，虽说儿子媳妇早就成亲了，还要操办一下，一来发财乐和，二来叫亲戚们知道，脸上也光彩，就决定重新给老三办喜事。

办喜事这天，亲朋来了不老少。席上有个老头儿，是鄂苏荣的舅舅，阴阳先生出身，长着一只公鸡眼，一只母鸡眼。他看出了这个三媳妇不寻常，闭上公鸡眼看，这媳妇不是凡人，闭上母鸡眼看，更是妖气满身。他就偷偷摸摸地对姐姐说了，叫姐姐趁早赶她

走，晚了生事儿。老太太不信，对弟弟说："你可别胡诌八扯的，你三外甥强着巴伙[1]娶了个好媳妇，你看多招人喜欢，又好看又能干，咋会是妖精呢！"这阴阳先生见姐姐不信他的话，就想个法子要试试三媳妇的本事。

喜事办完的第二天，那个阴阳先生舅舅又来了，他带来了一百套衣料，说闺女要出嫁，限她们妯娌三个三天做完，做不完就叫公婆赶出门去。大嫂二嫂吓得起早贪黑，忙了三天，两人才做了八件，还剩九十二件。松树姑娘不慌不忙，到了第三天晚上，把衣料全抱回了自个儿的屋里，白天不动手缝，等到夜深人静，就在院子里点上三炷香，用扇子扇。香烟被扇子扇得一点点升上了天，烟雾把月亮遮住了。不一会儿，从烟雾里下来九九八十一个仙女落到院子里。仙女们一落地，月亮就亮起来。仙女们就着月亮地儿，裁的裁，缝的缝，一会儿工夫就把衣裳全做好了，又叠得整整齐齐，交给了松树姑娘，回天上去了。

三天期限到了，那个阴阳先生舅舅来取衣裳。大妯娌怕舅公公生气，就讨好地说："我们俩三天三夜没睡，才做了八件，那些叫三弟妹拿去了，她说她全做。"阴阳先生到三媳妇屋一看，九十二件衣裳整整齐齐摆在那里，他啥话没说就拿走了。第二天，他带来一张"扑精网"，直闯到松树姑娘的屋里，刚要撒网，松树姑娘一剑刺去，阴阳先生就伸腿瞪眼死了。

姑娘杀死了舅公公，就来到公婆屋里请罪。公婆知道了，也没办法。婆婆说："你杀了我兄弟，我也不怪你，可你的名声也不好了，你自个儿找生路去吧。"松树姑娘谢了公婆的宽容，回到屋里，对鄂苏荣说："我要走了，你要是留下，就算咱夫妻到头了。"鄂苏荣哪能舍得，就说："咱们是患难夫妻，咋也不能分开。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姑娘一听，拉上他就飞走了。飞到一个深山老林里，松树姑娘见这儿景致好，有山有水的，就落下来安了家。他们一住就是三年，有了一个白胖的儿子，日子过的更乐和了。

好景不长，忽然有一天，一个做官儿的人来游山打猎，看见松树姑娘长得美，就动手要抢。松树姑娘一看，人间不能呆了，哪儿都有坏人，她就在地上画了一只小船，让丈夫和儿子坐上，她就划起来。小船一点点升了空，升到和星星一样平的时候，小船再也不动了。从此以后，天上又多了三颗星星，人们都传说是松树姑娘一家三口儿变的。

讲 述 者：陈忠贤 男 营口县沟沿乡外林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陈淑梅 女 34岁 营口县评剧团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2月
采录地点：陈忠贤家

① 强着巴伙：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勉强做到。

189. 枕 头 姑 娘

（满族　岫岩县）

德音太父母在世的时候，给他说下一门亲事，姑娘是邻村的付勒浑的女儿。这一年四月十八，德音太十五岁，姑娘十七岁，碰巧都去赶庙会，两个人见了面。德音太偷偷送给姑娘一条手绢，姑娘从身上解下亲手绣的荷包，系在了德音太腰上。双方都觉得称心如意。可是转过年，德音太的父母死了，家中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村子里有个财主，见德音太年轻力单，无人替他主事，硬是把他父母留下的一点儿土地给霸占去了。付勒浑见德音太穷了，便与他断了亲。可是付勒浑的姑娘不忘旧情，又拗不过父母之命，一赌气投河死了。

德音太没有了财产，娶亲也没有了指望，硬是气得生了病。可是为了活命，还得带着病身子去做工。

德音太只有一个舅舅，日子过得也不宽余，可是外甥没有父母，舅舅不管谁管？他领着德音太去扎咕病，没有吃的给送粮，没有穿的给他做衣裳，舅舅为德音太没少操心。

德音太本来够倒霉的了，可是村子里有一帮阔少爷们，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儿还要拿德音太开心。有一天晚上，德音太被阔少爷们硬是从家里拉出去打牌。德音太从来没打过牌，也不会打牌，可是阔少爷们堵住门不放他走，结果德音太一个晚上输了五十两银子。

德音太输了银子，债主天天找他要钱，逼得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去求舅舅。舅舅听说德音太要借五十两银子，吓了一跳，问："你借这么多钱做什么？"德音太怕说实话惹得舅舅生气，可不借又不行，就瞎编个理由说："我说了个媳妇，得拿彩礼钱。"舅舅一听外甥说媳妇，心里挺乐，说："你说媳妇，别说跟舅舅借钱，就是白给你也行。"

德音太拿着舅舅的五十两银子去还债，债主收了银子，还跟他要二两利息钱，要是不还，还得利滚利。德音太被逼无奈又去找舅舅。舅舅问："你怎么又来借钱了？"德音太还是不敢说实话，又瞎编说："媳妇刚说到家，没有粮米日子不好过了。"舅舅说："看你，娶媳妇也不告诉舅舅一声，娘亲舅大，你讷讷不在了，这么大的事把舅舅都忘了。"德音太说："我手头不宽绰，没敢大操办，简简单单地就接到家来了。"舅舅说："赶明儿我去看看，今天我先把钱给你买粮米。"舅舅惦记外甥，说来就来了。德音太想躲没处躲，要藏没处藏，只得硬着头皮把舅舅迎进屋，说："舅舅，你来了。"舅舅坐在炕上，见屋

里只外甥一个人，就问："外甥媳妇呢？"德音太不敢说"舅舅，我是糊弄你的，我本来没媳妇"，他咽了一口吐沫，说："在里屋呢。"舅舅说："我来看看她，从过门儿我还没看过她的面儿呢！"德音太又咽了一口吐沫，他明知不好，要露馅儿，还是冲着里屋喊："舅来了，你听不着啊？快下地做饭！"舅舅说："不用了，看看就行了。"德音太又喊："舅来了，你倒是下地啊！"舅舅见外甥喊了两遍，里屋也没个动静，心里想，这是外甥媳妇不愿见我呀！起身下了地，说："我还有事，改日再来吧！"德音太的心象吊在半空的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的，见舅舅起身要走了，心才落了地。他为了装得再像一点儿，就掀开门帘进了里屋，说："看你！连舅舅来了都不下地，舅舅要走了，快送送！"舅舅见里屋还没有动静，不再等了，德音太跟着他跨出房门，一个劲儿地说："小人家姑娘，不行啊，没见过大世面，不敢见人。"舅舅说："都是穷人家，也不必讲什么礼节了，以后好好过日子，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的，就不错了。"

德音太送舅舅到大门口，转身回来，急忙跑进里屋，从被垛上拽下个枕头，绰起笤帚疙瘩，"啪啪"一边打一边说："你这个少打的货，舅舅来了连地都不下，你这贱骨头就得揍！"德音太又是打又是骂，本是让舅舅听听的，因为舅舅要走他家房后，他要让舅舅知道，他说媳妇是真的。舅舅走到房后听见外甥打媳妇，心里想，这何苦呢！小两口儿闹掰生了，外甥媳妇不恨我吗？他又转回来了。

德音太见舅舅回来了，可傻眼了，劝仗还能对一个人劝吗？他正急得不知怎么好，忽然门帘一挑，从里屋出来一个小媳妇，身着红旗袍，头插银扁簪，耳戴金耳环，一身新媳妇打扮，迎着舅舅说："舅舅来了，给舅舅请安！"她亲亲热热把舅舅让上炕，点了一袋烟，又端来一杯茶，完后就刷锅做饭去了。

舅舅吃完香喷喷的饭菜，乐呵呵地走了。德音太把舅舅送到大门口，干站在那儿也不敢回屋。他本来没有媳妇，从哪冒出来的呢？他心里害怕得很。这时屋里媳妇喊他说："快进来吧！"德音太豁着胆进了屋，说："大姐，今儿个得谢谢你了，谢谢你在舅舅面前替我周全，要不舅舅知道了真情，该有多伤心。"媳妇说："也难为你，舅舅来了，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德音太说："舅舅对我像自个的儿子，我对不起他，我对他说谎。"媳妇说："我知道你是个正派人，被人欺负了，这样吧，我救人救到底，不走了。"德音太说："我真是求之不得，不知大姐家住哪儿，姓啥叫啥名？"媳妇说："你咋糊涂了，刚才你打的是谁？"德音太一拍大腿，说："你是枕头姑娘？"媳妇说："从你下生我就陪伴你，你是个苦命人，我可怜你。"

德音太和枕头姑娘成了家，一连过了三年。三年里枕头姑娘知冷知热地照顾德音太，德音太的病渐渐好了，身体也硬实了起来。

一天，枕头姑娘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得给你找个媳妇，免得我走后，你一个人孤单。"德音太舍不得枕头姑娘，枕头姑娘说："付勒浑的大姑娘本许配给你，她就是为你

你见到没有?”小伙子直起腰板儿说:“顺山半腰跑过去了,快撵兴许还能撵上。”

猎人们顺着小伙子指的方向撵去了。他们走远以后,小伙子把柴禾搬开,对狍子说:“好了,没事儿了,你起来吧。”狍子扑棱一下起来了,冲小伙子直点头,说:“小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明儿个你还上这来打柴吗?”小伙子说:“我天天都得进山,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狍子说:“明天你来,我有话告诉你。”

第二天,小伙子来到了昨天那地场,狍子早已等在那儿了。狍子让小伙子跟他走,小伙子不知怎么回事,只好跟着走。他俩翻过了好多座山,最后来到了一块平坦地方,在那儿有个很大很大的池子,池子四周长着好看的花草,池水平平静静,瓦蓝瓦蓝的,连天上的云彩、飞鸟照在里边都看得清清楚楚。狍子指着池子对小伙子说:“这是天上仙女下来洗澡的地方,她们一年只来一回,明天就是她们来洗澡的日子,我这些天正是为了给她们照看池子才被猎人看见的。明儿个,你早点儿来到这儿,藏在树丛里,等仙女们脱了衣裳,下到水里,你就选个最好看的,把她脱下的衣裳藏起来,说什么也别给她,她就会变成你的媳妇了。往后,她怎么管你要衣裳都别给她,记住了吗?”小伙子说:“记住了,记住了。”第二天早晨,小伙子早早从家里赶到池子跟前,找个林木茂密的地方藏了起来。

不一会儿,天上飞来七只天鹅。它们飞着飞着,来到池子上空,转了几圈,落在岸边。七只天鹅张开雪白的翅膀一抖擞,一下子变成了七位仙女。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漂亮。仙女们朝四下看了看,急忙脱掉衣裳,“扑通!扑通”跳下水,游向池中,洗起澡来。

趁仙女们洗澡的时候,小伙子从树丛里出来,悄悄把一个最年轻、最漂亮的仙女的衣裳藏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仙女们洗完澡,走出池子,找自己的衣裳穿好。只有最小的七仙女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衣裳。她的六个姐姐一抖衣裙,全变成了白天鹅,飞上蓝天,剩下七仙女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小伙子跑出树丛,来到七仙女身边,问“小妹妹,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哭?”七仙女羞愧难当,用手遮着身子,说:“刚才我在池子里洗澡,不知怎么回事,衣裳不见了,求求你,小哥哥,快帮我找找吧。”小伙子说:“丢了衣裳有什么要紧,我穿了两套,脱下一套给你,你别再难受了。”说着,他脱掉外面的衣裳。“唉唉,你不知道,我只有穿上自己的衣裳,才能回到天上。丢了衣裳,我再也回不去了。”小伙子假装寻思一会儿说:“我帮你找找,实在找不着,你就先上我家去住吧。”七仙女找不着衣裳,没办法,只好跟着小伙子回到家里。

小伙子把七仙女领回家后,又背着七仙女把她的衣裳拿回家藏起来。日久天长,两人结成了夫妻,后来,还生了两个胖小子。

这一年,五月初五打秋千的节日到了,全村男女老少都穿上鲜艳的服装,走出家门

参加打秋千比赛。七仙女对小伙子说："你看看，家家户户全出去了，只剩下了咱们家，我们也去乐一乐吧。"

小伙子疼爱七仙女，一百个答应。七仙女又说："打秋千，人人都穿好看的衣裳，可我啥好衣裳也没有，你能不能想法给我找件漂亮的衣裳？"小伙子想：七仙女跟我已经过这么多年了，又有了两个孩子，她再也不会有别的想法了，不如把她原来的衣裳找出来给她穿一回，让她也高兴高兴。想到这儿，他急忙跑出去，把藏着的衣裳找出来给了七仙女。七仙女见到了自己好久没有穿过的衣裳，乐得什么似的，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去打秋千。

七仙女穿上自己雪白雪白的衣裙，好象一朵云彩落到地面，特别招人喜爱。开头儿，他们看别人打秋千，后来，该七仙女打了，她带着两个孩子，走到秋千架跟前，先让孩子扶住两条绳子，她站在中间，一点点地荡起来。秋千越起越高，七仙女的衣裙给风吹得鼓鼓的，等到秋千荡到快和横架齐平的时候，七仙女一下子变成一只白天鹅，驮起两个孩子飞上了天，她们越飞越远，最后看不见了。

眼见媳妇和两个孩子飞走了，小伙子这个后悔呀，他哭得什么似的。不管怎么哭，媳妇也哭不回来了。

有一天，小伙子正站在院子里向天上望，突然从天上掉下个葫芦头，不歪不斜，正好落在院心，紧接着，跑来两个小兔子，雪白的毛色，站在葫芦头跟前，用前腿推着葫芦头这儿滚那儿滚，玩得挺欢。小伙子觉得怪，就问小兔说："你俩推葫芦头干什么？"一个小兔子答道："这葫芦头里有个葫芦籽，推一推，它就离骨了，谁要是把它种在地里，就能长出好长的蔓儿来，顺着蔓儿往上爬，一直能爬上天。"说完，两只小兔一闪身，就不见了。

小伙想：真要像小兔子说得那样，我不是能找到七仙女了吗？他急忙破开葫芦头，里面真有个挺大挺大的籽儿。小伙子把葫芦籽种在院子里，浇上水，盼着它发芽长蔓儿。

可真怪，过了三、五天，葫芦籽真发芽了，随后蔓儿也哧哧地往上长。不多天，竟直上直下长到云彩里去了。小伙子离开阿妈妮，顺着葫芦蔓儿向上爬去，一共爬了三个月零十天，他才来到了天上。

小伙子在天上见到了七仙女和两个孩子，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从此，他住在了天宫。

可是，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小伙子想他阿妈妮了。开头儿，他对媳妇念叨，后来又对老丈人念叨。老丈人可怜他，给了他一匹龙马，嘱咐他说："你骑上它很快就能回到家里。可是，千万别忘了，到了家，不能从马身上下来，如果下来，今后你再也回不到天上了。"

小伙子说："记住了。"就骑上龙马，从天上回到了家。这时候，小伙子的阿妈妮正盼着儿子。她见儿子骑了一匹神马回来，乐坏了，问起上天的经过，小伙子全说了。阿

妈妮让儿子下马进屋，小伙子说："阿妈妮，我不能下马，下了马就再也不能上天了。我是想你才回来的，现在，我要把你也带到天上去，那样，咱们往后就能永远在一起了。"阿妈妮说："好呀，孩子，可你走了这么远的路，总要饿的，我去做点儿粥，等喝饱了，咱娘俩再一起上天。"阿妈妮用蓍瓜加上玉米面做粥。不多会儿，粥好了。阿妈妮把粥盛在碗里，捧出屋，递给骑在龙马上的儿子。儿子倒真饿了，大口大口地喝着。不料想，一不小心，一匙子粥洒在龙马的蹄子上了，龙马给烫得使劲一跳，一下子把小伙子摔到地上，背上没有了人，龙马向天上一跃，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小伙子被撂在家里，再也无法上天了。他想念七仙女和孩子，成天在屋里哭，在院里哭，后来又上到房脊上哭。日子一长，他在房脊上哭死了。

后来，小伙子变成了一只公鸡。他天天站在房脊上冲天伸着脖子叫："咯咯—儿！咯咯—儿！"那是小伙子在喊："够不着！够不着！"因为他再也上不去天了。

讲 述 者：金孝植 男 朝鲜族 61岁 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乡鸭江村农民 小学（用汉语讲述）

采 录 者：沈会敏 男 满族 宽甸县东关 离休干部 初中
陶 勉 男 满族 丹东市师专 教员 大专
孟 聪 男 满族 宽甸县民委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7年4月

采录地点：宽甸县振江乡鸭江村

附：异文

也说不准是哪辈子的事儿，有一个名叫王松的男孩儿，他早年死了阿爸基，剩下个阿妈妮又是个瞎子，母子俩过着苦日子。世上的孝子千千万，可顶数王松最孝。一年四季王松都用背架子背着阿妈妮，到处讨米要饭。寒冬腊月，王松宁肯光膀子，也把自己的衣服披在阿妈妮身上；嗓子渴得冒烟儿，可有了水先给阿妈妮喝；肚子饿得咕噜噜叫，可有了吃喝总要先给阿妈妮吃；看到阿妈妮的脸上有了笑容，王松的心里比吃蜜还要甜。

王松十六岁的时候，阿妈妮去世了。那时国王有个王后也不知得了什么病，世上所有的先生都请遍了，就是治不好；世上所的药她都用遍了，王后的病就是不好。国王愁得没法儿，请来个阴阳先生一算卦，说是只有长生不老药才能显效。这种药，只有对父母最孝敬的孩子才能采到，这孝子的名字叫王松。国王当时就派手下的人四处打听这个王松，最后在一个小山村里找到了他。国王命令他一定要采回那长生不老药，不然就要杀头。这可愁坏了王松，他压根就没见过这种药，更不知道哪儿有这种药了。王松没办法，出了王宫只好一直朝南边走去。

王松走呀走，不知翻过多少山，也不知蹚过了多少河，整整走了三个月零十天，走

到这么一个山岭上。看见一棵大松树下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少说也有八、九十岁。王松一想，老人活的岁数大，经过的事也多，干脆请教请教他老人家吧！他朝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就把国王叫他采药的事儿说了一遍，请求老人家指点。

白发老人捋着白胡子告诉他："这岭下有一棵大柳树，大柳树旁边有一个湖，你就藏在那棵柳树后边，等有三个仙女来洗澡的时侯，你把那第三个仙女的衣服藏起来，她就可以成为你的媳妇，你也就不用发愁采不到长生不老药了。可是有一条，那衣服说什么也不能还给她！"说完，白发老人就无影无踪了。

王松走下岭来一看，真的有棵大柳树，足有一搂来粗，大柳树旁边有一个湖，湖水清得就像镜面一样明亮。王松藏在那柳树后边等呀等，晌午时分，只见那响晴的天空忽然架起三道彩虹，三个仙女顺着彩虹飘飘悠悠地飞落在湖边，脱巴脱巴衣裳就下湖洗起澡来。王松仔细一看，顶数那老三最漂亮，他就趁着三个仙女在水里嬉笑玩耍的工夫，麻溜儿把老三的衣裳揣进怀里，又藏在那柳树后。

三个仙女洗完澡上了岸，老大和老二穿完衣裳就飞上了天，可这老三找不着衣服，急得直打磨磨。这时王松从柳树后边走了出来，仙女一见出来个生小伙子，害臊得没法儿，捂着脸把身子转了过去，那王松也怪不好意思的，小脸儿臊得通红。可是，最后还是把白发老人如何指点的话，全告诉了仙女。那仙女一听，高兴地说："我正好厌烦天宫里的生活，早就想到人间来过过日子，看来咱俩是命里注定要成亲的。"说着用手一指，大柳树下出现了三间大瓦房。王松和仙女就这样成了亲，男耕女织，小日子过得甜甜的。王松问仙女："那长生不老药在哪儿呀？国王命令我采这种药，不然要杀头呢。"仙女说："哪有这种药呀！管他呢。"王松也就把这事儿丢在脑后了。

转眼已是三年，王松和仙女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儿。仙女想念阿爸基和阿妈妮，想回去一趟看看。有一天，王松倒在媳妇的怀里，让她给捉虱子。媳妇对王松说："你看咱们成亲都三年了，都有了三个孩子，我还能变心吗？这回该把衣裳还给我了吧？"王松一想可也是，小两口好得就像一个人似的，她还能撇下三个孩子回天宫去？这么想着，也就把衣裳还给了媳妇，他慢慢就睡着了。

王松睡着睡着，忽听得"轰隆"一声雷响，他睁开眼一看，媳妇没了，三个孩子看不见了，三间瓦房也没影儿了，自个儿头枕石头躺在草地上，跟仙女过日子的事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他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最后没法只得再去找那白发老人。

没料想那白发老人正等着他呢。白发老人交给王松三棵葫芦籽，对他说："你不用说我全知道了，你把这三棵葫芦籽种上，勤勤侍弄，葫芦秧子能通天，顺着秧子爬到天宫，你就可以找到媳妇和孩子了……"说完白发老人又无影无踪了。

王松把那三颗葫芦籽种在了大柳树旁边，浇水、除草、上粪，精心侍弄。葫芦籽发芽、长叶、抽蔓儿了，直挺挺地朝着天上长呀长，一天能蹿一尺多高，整整长了三个月

零十天就通天了。王松扯着葫芦秧子往上爬呀爬，不知爬了多少个时辰，终于爬上了天宫。王松打开宫门一瞧，他的三个孩子正在院里玩耍呢，认出了阿爸基，一齐喊着："阿妈妮，阿妈妮，阿爸基来了！"王松的媳妇听到喊声出来一看，果然是自己的丈夫来了。原来，仙女的阿爸基就是玉皇，她回来探亲就再也不许她回人间去了。

这一天，玉皇听说在人间的姑爷找上门来，便令进宫相见。王松拜见了玉皇大帝，并恳求玉皇大帝允许他把媳妇和三个孩子带回人间。那玉皇大帝本来就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又不好当面拒绝，故意想出法儿来刁难王松，说是只有办到三件事情，才能放他们回人间。

第一件，让王松在当院里找出三个内弟。王松到院里一看，空荡荡的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他媳妇就悄悄告诉他，院当腰插着三根针就是三个内弟。王松拿了根线到当院把三个针鼻儿穿在一起，对着针说："我说内弟呀内弟，哪个地方不好呆，偏偏呆在这院当腰！"说完扯着线往上一拽，三个内弟"哎哟、哎哟"地叫着现出了原形。原来，那根线正串在了三个内弟的鼻子上。

第二件，还让王松在天宫找出三个内弟。媳妇又悄悄地告诉王松，在马圈里吃蛆的三只公鸡就是。王松赶到牛马圈一看，果然有三只公鸡在叨着蛆。王松就说："哎哟哟，我的内弟呀，世界上什么东西不好吃，偏偏吃那最埋汰的大蛆！"三个内弟又现出了原形。

第三件，玉皇大帝命令他的大儿子朝天外射了一支箭，让王松把它取回来。媳妇又悄悄地告诉王松，骑马圈里那匹最瘦的马去，别看那马瘦得象干柴禾棒，其实是一匹最好的千里马变的。王松骑上这匹马，只一袋烟的工夫，就跑到了南天门。王松拔下穿在南天门的箭，插在后背上，打马往回走。王松边走边想，这回该让我们回人间生活了吧！哪曾想突然飞来一只大乌鸦，一口就把箭叼了去。王松抬头一看，又飞来一只老鹰，从乌鸦嘴里把箭夺了去。后来，从云缝里突然钻出一只小雀儿，夺下老鹰嘴里的箭，又钻进了云彩里。

王松心想，这回完了，回到媳妇的房里唉声叹气。媳妇却笑着告诉他，那乌鸦是她大姐，老鹰是她二姐，那厉害的小雀儿就是她变的，说着拿出那支箭，让王松赶快去交给父王。

玉皇大帝一看这三招儿都没难住人间的姑爷，也就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临走，玉皇大帝让姑爷挑几样宝物。王松就遵照媳妇的吩咐，挑了三样东西：那匹瘦马、一头小牤牛和一只小天狗。王松和媳妇骑在一匹马上，三个孩子骑着小牤牛，领着那只天狗离开了天宫。

王松回到了人间，又在那棵大柳树下安了家。有一天，王松的媳妇正在大柳树下做针线活儿呢，有一个猎人拎着一只活野鸡来到面前说："大嫂，请给碗凉水喝！"王松的媳妇赶忙从顶水罐中给他舀了一碗凉水。在那猎人放下野鸡喝水的工夫，小天狗一口把

野鸡给咬死了。这么一来，那猎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王松的媳妇细一打听才知道，病得要死的王后要吃活野鸡，如果在十天之内交不上活野鸡，猎人是要被杀头的。

王松媳妇笑着对猎人说："这好办，我还你一只活野鸡就是了。"说着拿过一张纸和一把剪刀，只三下五下，就剪出了一只野鸡，再用嘴吹一口气，那纸剪的野鸡就能拍打翅膀了。猎人接过活野鸡，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再仔细看这女子，那可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大美人。猎人一打听，原来她就是王松的媳妇。

猎人谢过王松媳妇，就直奔王宫交差去了。在国王面前，他把这番经过一讲，那国王是越听越人迷，听说这女子是个举世无双的美人，恨不得马上把她弄到手，当时就命令喽罗们把王松抓来。

王松抓来了，国王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给我采来长生不老药啊？"王松说："世上从来就没有这种药，让我上哪儿去采呢？"国王无话可说，又翻棱着眼珠子对王松说："那你给我找来两样东西，会笑的花和能说话的水，要是找不来就得送媳妇进宫！"

王松回到家里和媳妇一商量，媳妇说："这好办！"当时就给天上的父王写了一封信，把信拴在天狗的脖子上，把天狗放回了天宫。不到三天工夫，天狗就把一朵会笑的花和一瓶能说话的水带了回来。王松骑着千里马，只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王宫。

国王本是顺嘴胡咧咧，故意刁难王松的。这回听说王松真的带来了会笑的花和能说话的水，岂不是一件稀罕事儿，他招进王松倒要当面试试看。

国王半信不信地问王松："你让花笑一个给我看看！"王松对着手里的花说："笑！"只见那花瓣一张一合地发出"嘿嘿嘿"的笑声。这可把国王乐坏了，他赶忙走下宝座，把花抢了过去，连声赞叹着："宝贝！宝贝！"

国王又对王松说："你让水说说话给我听听！"王松打开瓶盖对着水说："说话！"只听那瓶子里的水说："哐当当，哐当当，国王要遭殃！"接着那瓶子里"哐当当"一个劲儿往外冒水，一会儿就把国王给淹死了。

淹死了国王，王松坐上了国王的宝座，不但他们全家获得了幸福，天下的老百姓也都过上了太平日子。（朝鲜族　沈阳市）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3岁　沈阳市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金德顺家

191. 神　　马

（营口县）

从前，在一个深山里住着一户人家，老娘领着八个儿子，靠打猎为生。大儿子娶了媳妇，生下一男一女，还没长大成人，这媳妇就死了。哥儿八个老大当家，老大心眼儿好，为人忠厚，总拿家里的兽皮兽肉帮助穷人，兄弟们见了不满意，又劝说不了，心里就结了疙瘩。

一天，老大病了，就对七个弟弟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我死后你们千万别给我装棺材，也不要给我穿衣裳，就在咱家的马棚马槽底下挖个坑埋了，我就闭眼了。你们可要侍奉好老娘，带好你们的侄儿侄女啊！"没过几天，老大就死了。大哥一死，兄弟们巴不得省下银钱，也没声张，没装棺材，啥衣裳也没给穿就埋在马棚的马槽子底下了。

老大死后，七个兄弟无拘无束，整天游山玩水，不务正业，不过半年家境就不像从前了。他们就把气撒在两个孩子身上，说他们吃闲饭，不给好脸儿，也不给饱饭吃，有不顺心的事儿，就张口骂，抬手打。老娘也管不了儿子，就偷偷地给孙子孙女做吃的穿的，两个孩子才没饿死冻死。儿子们见老娘护着两个孩子，更生气，半夜趁奶奶和孙子们睡着了，就把两个孩子扔到深山里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醒了两个孩子，就哭着找回了家。一连扔了几回，野兽也不吃他们；也不管扔多远，他们都能找回家来，气得叔叔们半死。哥儿七个又一商量，反正这院里也住不下了，不如搬到远地方去，把这俩孩子扔下，不冻死饿死，也得让野兽吃了，那时候咱再把房子卖了。哥儿七个打定了主意，就在挺远的地方盖起房子来。老娘知道儿子们心狠，坏道儿多，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心疼孙子孙女，也偷摸儿给两个孩子攒吃的用的。

一天夜里，狠心的叔叔们套上大车，把全部家产和老娘都拉走了，连一根筷子也没留下。第二天早上两个孩子醒了，见屋里空空的，奶奶也不见了，知道是叔叔们把他们扔了，就哭起来。哭了三天三夜，又渴又饿，连道儿都走不动了，就屋里屋外地爬着找吃的。姐姐爬到窗台下，脚一蹬，地下就出了一个窟窿，姐俩往里一看，见是个洞，洞里有不少的米面肉菜，还有锅碗兽皮等用具，知道是奶奶给他们留下的，又哭了一阵儿，

姐俩就扒出东西，做了饭吃。眼时[1]是不饿了，可以后咋办呢？姐姐虽说只有十二岁，可比十岁的弟弟有主意，就领着弟弟挖野菜，找野果子吃。弟弟见天上飞的鸟儿，就对姐姐说："我没有弓箭，要是有，我一定能给姐姐打鸟儿吃。"姐姐一听，就用树枝和麻绳给弟弟做了个弓箭。弟弟白天练射鸟儿，晚上瞄星星，看见一只兔子也撵，恨自个儿没真弓箭。姐姐见弟弟练得用心，瞄得又准，就在马棚里找到爹活时用过的旧弓，修了又修，用竹签子做了箭给弟弟。从那以后，姐俩真的吃上鸟儿和野鸡啥的了。

过了三年，弟弟的个子长高了，力气也大起来，光打鸟儿也不满足了，只恨没有马，追不上野兽，整天盼着能有一匹马，也好进山打猎。

一天夜里，天黑得象锅底儿，又是雷又是闪的，把姐俩从睡梦中惊醒，就听见马棚里有马刨地和打响鼻儿声。弟弟胆子大，跳下地要出去看看，姐姐一把拉住他说："不能出去，万一是野兽，会把你吃了的！"弟弟见姐姐不撒手就说："好吧，我不出去就是了。"可姐姐刚松开手，他就跑出去了，来到马棚一看，真是一匹马，又蹦又跳地不老实。弟弟知道是马，胆子就更大了，对着马脑门儿打了一拳，马就老实了。弟弟一见乐了，一跳就骑上马背。这下可惹祸了，这马从院中蹿出去，满山遍野乱蹦乱跳，总想把背上的人甩下去。一直跳到天亮，才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喘着气说："我勇敢的小主人，你快下来吧，折腾了我一夜，我已经掉了一层膘了，放我去吃点儿长膘草，喝点香油水，你啥时候叫我，我就啥时候到你跟前来。"弟弟一听连忙下了马，只见马跑得浑身是汗，被早上的日头一照，是金黄色的，就给马起了个名字，叫金黄驹。

弟弟有了马，乐得一蹦一跳地往家跑，老远就听见姐姐的哭声，一边哭还一边数落弟弟不听话，叫野兽给吃了，自个儿还咋活呀！弟弟听了赶紧跑到姐姐跟前，姐姐一见弟弟回来了，一把扯住他，再也不撒手了。弟弟把得马的事儿告诉姐姐，姐姐不信，弟弟就叫来金黄驹给姐姐看，姐姐见真有马了，也乐坏了。从此以后，弟弟打的猎物吃不完，姐姐就用毛皮把屋里屋外的墙都包起来，就是三九天冻裂了牛角，屋里也象春天一样暖和。

姐姐见弟弟整天不在家，劝他歇几天，弟弟不干，说在家呆不惯。姐姐说："就是你不累也该让你的金黄驹歇一歇呀。"好说歹说地，弟弟才同意在家歇三天。

弟弟在家呆了两天，就像有场大病。第三天说啥也不呆，叫来了金黄驹，告诉姐姐说不去打猎，只出去玩一会儿。马也好像知道了主人的心情，蹄不沾地儿地跑起来。过了几座山，来到了大平原，弟弟一见说："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一片平地呢，太好看了。"马又跑了一会儿，来到了一个湖边站住了。这个湖不大，水像镜子面，边儿上有三棵松树，周围是苇子，湖里开满了荷花。弟弟见了说："这地方太好了，一定是神仙玩乐的地

---

① 眼时：现时。

叔叔正挨个儿地躺进棺材试大小，个儿高的说棺材短，个儿小的说棺材长；胖的说窄了，瘦的说宽了，争个没完没了。一个叔叔对弟弟说："你奶奶就死这一回，不能叫她屈着。你是你奶奶的孙子，你进去试试吧，你说行咱就用，你说不行咱就换一口。"弟弟一听也好，就进了棺材，刚一躺下身子，几个叔叔死死按住不让起来，把一条大蛇扔进棺材里，钉上盖儿，抬着就走，扔到西北山下的湖里去了。

金黄驹一见主人被钉在棺材里，惊得一坐屁股，把一棵三盆粗的树连根拔了，拖着就跑回家来。姐姐一见马回来了，不见弟弟，知道是弟弟被叔叔害了，搂着马的脖子哭得死去活来。马流着眼泪说："光哭没用，还是想法儿去找回弟弟吧。"姐姐说："我也想找回弟弟，可有啥办法呢？"马说："你父亲生前给你定了亲，只要你敢上门儿去，求你公婆把他们家着大门儿的借来，它就能找回你弟弟了。"

姐姐听了，为找回弟弟，哪顾得抛头露脸的，上了马。不一会儿到了一个村子，马就在一家的大门口儿站住了，姐姐知道是到了婆家，下了马。可看见看大门儿的，人不人狗不狗的，害怕了，不敢走近前说话，只在大门外来回走着。看大门儿的见了问道："姑娘，你为啥在我的大门外来回走啊？"姐姐一听它说话了，就大着胆子走上前说："我是他们家没过门儿的媳妇，请你给我说一声，我有事要见公婆。"看大门儿的说了声"行"，就进上屋去了。回来说："主人请你进去，马就留在门外吧。"

姐姐进了上屋，见了公婆，敬了两袋烟，公婆一看这媳妇长得好又知礼节，挺高兴，就问媳妇有啥事儿。姐姐哭着讲了叔叔害他们姐弟的经过，请公婆让看大门儿的去找回弟弟。公公一听气得够呛，拎着烟袋锅子来找看大门儿的，在它的脑门儿上磕三下说："你跟着这姑娘走，到西北山下的湖里，把一口棺材给捞上来。你要捞上来了，我赏你一顿好吃的，捞不上来，小心你的脑袋！"说完又磕了三下。

姐姐拜别了公婆，带着看门儿的来到了西北山下的湖边。只见它冲日头跪下，嘴里叨咕了一阵，一头扎进水里，平静的水面像开了锅的水翻腾起来。不一会儿见它脑袋露出水面，看了看日头，哈哈大笑三声，用胳膊夹着棺材上了岸。姐姐忙叫它打开棺材盖儿，只见弟弟早死了，那条大蛇喝足了弟弟的血，吐着通红的芯子直起头来。看门儿的一见，说："好一块肥肉！"抓起来一口就吞吃了。

姐姐把弟弟的尸体抱回家，把看门儿的送还给了婆家。公婆一听找回了弟弟，挺满意，赏给看大门儿的一大盆骨头吃。

姐姐一边儿往家走一边儿哭，弟弟是找回来了，可他再也活不了了。马就把在湖边弟弟和仙女定亲的事告诉了姐姐，说："你要是能装成你弟弟的样儿，到天上去请来三个仙女，她们就能救活弟弟了。"

人都说登天难，可姐姐为了救活弟弟也不管生死了，穿上弟弟的衣裳，带上了那块衣角，骑上马走了。

不知走了几天几夜，走了多少路。这天，马站下来不走了，姐姐就问马为啥不走了？马抬起前蹄指着天说："你看，咱已经走到天边了。"姐姐抬头一看，只见天地相接，乱石交错。心想，人要是想过去，还不被挤成肉酱？马说："你下来歇一会儿，我去吃点儿上膘草，喝点儿香油水，长长膘，咱们好上天。"姐姐下了马，马走了一会儿，回来时，长了手指厚的膘，对姐姐说："在我的左耳里有一根绳子，右耳里有一把刀，你用绳把我的三条腿绑在一起，等你骑好了就用刀在我的屁股上使劲扎一下，咱才能穿过天边飞天上去。"姐姐按马说的，绑好马腿，骑上马，可用刀扎马，心疼不忍心动手；又一想为了能救活弟弟也只能这么办了，她一狠心，一闭眼使劲儿扎了马屁股一刀，只听忽的一阵风响，她睁眼看时，已经来到了天上。

马跑了一阵儿，到了仙女住的地方。姐姐不认识哪个仙女和弟弟定的亲，马就告诉姐姐进屋咋样做。姐姐进了屋，见三个仙女在睡午觉。她走到第一张床去拉人家的手，把大姐拉醒了，一见是个男人，甩手不理她。她又去第二张床去拉人家的手，把二姐拉醒了，二姐看进来个男的，气得脸朝里没说话。她又到第三张床去拉人家的手，三妹睁眼一看，忙起身问："你是谁？"姐姐赶忙拿出那块衣角给三仙女看，三仙女脸一红说："不拿衣角，我也知道是你来了。"下地给姐姐端茶倒水地弄饭吃。姐姐见这三仙女长得这么好看，对弟弟又是一片深情，这样糊弄人家不好，应该把实情告诉她，能救活弟弟更好，救不活也不能误了人家的终身。想到这儿，姐姐就把弟弟咋被叔叔害死了，她是姐姐装成弟弟来请她去救弟弟的话说了一遍。三仙女一听急得哭起来，就求姐姐们让她下凡去救人。那姐俩一听也急了，又同情妹妹，就和姐姐一起下了天，来到了姐姐的家。

三个仙女到家一看，弟弟真的死了，但尸首还没坏，劝姐姐放心，说给他吃上仙丹就好。只见三仙女给弟弟喂了一丸药，用蝇甩子扇了几下，弟弟就活了，像睡醒觉一样坐起来看着大伙儿。姐姐一看弟弟活了，又惊又喜，把事儿前前后后地告诉了弟弟，姐弟俩拉着仙女的手不知说啥好了。多亏这金黄驹成全了他们，该着夫妻团圆，仙女就把三妹打扮起来和弟弟拜堂成了亲。玩了几天，大姐二姐就回天上去了。

弟弟娶了媳妇，一想奶奶没死，就张罗去看奶奶。姐姐一听哪行，死里逃生，再被叔叔看见，还会害你的，仙女说："姐姐放心，叔叔们再害人，我有法儿治他们。"两口子骑上马走了。

到了叔叔家，下了马走进院子。七个叔叔一见弟弟没死，还带来一个新媳妇，又怕又恨，可坏心不变，都拿着弓箭跑出门儿，把二人团团围住，一齐拉开了弓。只见仙女把"蝇甩子"一甩，说了声："别动！"七个人就像泥做的一样，拉着弓放不出箭了，不一会儿就扑通扑通倒地下，黑心再也不跳了。

再说，奶奶在屋里炕上看得明白，见七个儿子又要害孙子，就拼命往外奔，到了院子见七个儿子都倒地死了才放心。祖孙见面又哭了一场，两口子就把老奶奶接回了家。打

兑[①] 姐姐出了嫁，弟弟还是每天骑马上山打猎，一家三口儿日子过得挺美满。

讲 述 者：陈忠贤 男 营口县沟沿乡外林子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陈淑梅 女 营口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 年
采录地点：营口县沟沿乡外林子村

192. 上 天 寻 妻

（满族　宽甸县）

早先，大砬子沟里有个跑腿子窝棚[②]，窝棚里住个跑腿子，名叫伊克札达。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结实得象个石碾子，就是心太软。平日行围打猎，碰到獐狍野鹿，总是不忍心下手，日子过得很穷苦。快到三十岁了，也没划拉上个媳妇。

这年，到了腊月二十三。眼擦黑儿[③] 的时候，沟门堡子里家家送灶神，劈里啪啦放爆竹。伊克札达觉得孤单得慌，便溜达下山去卖呆儿。走到一家门前，忽然从院里刮出一阵风，带来一团烟火。他连忙用脚一踹，火灭了。伊克札达哈腰一扒拉，原来是一张灶神码儿，烧掉了一半儿，剩下的这一半儿，画了个女人，挺俊气的，两只黑油油的大眼睛，好像对他直忽闪。

伊克札达把这半张画儿捧回窝棚，弄板正了，擦擦灰尘，贴在锅台后的板壁上，过年了，自己办置点好嚼咕，先给这画儿供上一碗。

转过年，开化了。伊克札达扛着斧子、镢头，上山去开点儿荒地。天快晌午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他寻思，能吃一顿黄米干饭炖小鸡肉多美呀，想着想着都馋出哈拉子了。得，不干了，回家办置嚼咕！

伊克札达推开窝棚门，耶！一股香味儿直冲鼻子，锅里热气腾腾。揭开锅盖一看，嗬，大黄米干饭，小鸡肉，想啥有啥。谁给做的呢？怪！肚子饿得慌，管他三七二十一，造[④] 吧！他先给灶上画儿供好饭菜，自己蹲在锅台旁，闷哧闷哧呛[⑤] 个够，肚子吃得鼓鼓的，抹抹嘴巴，乐颠儿颠儿地上山干活了。

日头卡山了，伊克札达又饿了。他寻思，晚上能吃顿饺子嘛，更美了。回家一看，嗬！

---

① 打兑：打，音 dá，打兑是打点的意思。
② 跑腿子窝棚：即单身汉住的窝棚。
③ 眼擦黑儿：天快黑了。
④ 造：此处为吃的意思。
⑤ 呛：这里当“吃”讲。

锅里热气腾腾，一锅饺子，个个赛小元宝，煮得滴溜转，上下翻。他先盛一碗给画儿供上，自己才开始狼吞虎咽，一口五六个，越吃越香甜。

夜里躺在炕上，心里老纳闷儿，也没个屋里的[①]，谁待我这么好呢？想来想去，想出个道道儿。嗯，明天就这么办！想着想着呼呼睡着了。

天刚放亮，他起了炕，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自己叨叨咕咕："今儿个上马市[②]，串换点儿种籽！"说着出了窝棚，朝沟外走去。拐了几个弯，又拐回来了，猫到柴禾垛根儿，自己瞎寻思，吃一顿三套碗的酒席吧！想到这里，就听屋里有动静，釜台[③]冒烟了，刀勺乱响。伊克札达悄手蹑脚走出柴禾垛，呼隆推开门，只见一个水水灵灵的小媳妇紧忙活，听到响动，吓一跳，"嗖"一声跳上锅台，脊梁杆儿往画儿上一靠，人没了，还是那半张画儿。伊克札达愣了半天，低着头，对画儿说："唉！我这人太毛愣，你千万别怪乎，清早出门，忘背捎马子[④]了……"说着，他背起捎马子就走，出门就躲在柴禾垛后。不大一会儿，又听屋里有响动。这回，他加小心了，悄悄来到门边，把手伸到窗眼儿里，一把撕下那半张画儿，藏在碴缝里，这才轻轻进了屋。那小媳妇一看画儿没了，脸儿红扑扑地说："伊克札达，你也别藏了，我也别躲了，咱俩把话说开吧。"伊克札达说："好，好！"小媳妇说："我是天上玉帝的四格格，前年，玉帝强逼着把我许配给灶王爷为妻。去年腊月二十三那天，玉帝查出灶王爷徇私情，说假话，捉回天庭，打进大牢了！罚我留在人间守活寡。你不嫌乎我吗？""不嫌不嫌！""那，那咱俩就搭伙[⑤]过日子吧！""好，那可敢情好哩！"就这样，他俩在一起恩恩爱爱地过日子了。

一晃过了一年。这天，又到了腊月二十三，四格格对伊克札达说："哎！我说，那半张画儿，你藏哪儿去啦？""碴缝里。""你拿回来吧。""好。"伊克札达出门找回那张画。四格格看了半天，眼里滚出几颗泪花，说："唉！我该走了。""走、上哪儿？""上天呗！""咱俩过得好好的，你咋……？""咳！我那王母额娘跟玉帝阿玛说了情，非叫我回去不可！""这一年，一时不见你，我就想得慌，你这一走……"伊克札达抽抽嗒嗒哭起来。四格格说："别哭，往后，你要真想我，就去找我吧！""我上哪去找你呀？""上了南天门，往西一趟街，第四排阁楼里。""南天门，我能上去？""能，心诚就能上去。""唉，你是糊弄我呀！""别说傻话了，快把这画儿烧了吧！"四格格说着把画儿贴在脊梁杆儿上，嗖！人没了，只剩半张画儿。

伊克札达含着眼泪烧了那半张画儿，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过日子了。一直熬到八月十五，庄稼都上场了。天上的月亮圆圆的，实在想四格格呀！怎么办？去找吧！睡到小

---

① 屋里的：指妻子。
② 马市：牲口集市。
③ 釜台：即灶台。
④ 捎马子：捎，音 shào。捎马子即马褡子，满族用来装钱物的背包。
⑤ 搭伙：旧时指未经明媒正娶，半路结合的夫妻。

天生的叫秋生子。

讲 述 者：姜一堂 男 满族 86岁 宽甸县南古楼子砬子沟农民 私塾二年 会唱大鼓书

采 录 者：焦平 男 满族 55岁

采录时间：1977年

采录地点：宽甸县南古楼子砬子沟

193. 寻　　妻

（北票市）

东边九道岭那儿有个石门，过去每年的三月三都开一天，跟前的人们都像赶集似的，缕缕行行地进去瞅瞅。那石门里头就像城市似的，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可是外边进去的人什么也买不出来，也就捞个瞅瞅，看个热闹儿。等天黑前儿石门就关上了，再开就得下一年的三月三了。人们进去也就是热闹这么一天，石门关上以前还必须出来，要不就被关在里面了。

有这么姓李的一家，老两口子领个十六岁的儿子过日子。这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从来也没上石门里边去过，听人家说石门里边怎么怎么好，他也动心了，想进去看看。这一年三月三了，他也随着人们进去了，在里边逛荡了一天，看看这个也挺好，看看那个也不错，瞅啥都觉得挺新鲜。到关石门的时候了，他也不知道，人家都出去了，就把他关在里边了。他一看别人都出去了，就剩下他自个儿，着急了，喇叭筒儿一张，哇哇地哭了起来。

这可咋整呢？要出去就得等到过年三月三，也没有吃的喝的，还不得饿死吗？这可咋办呢？急得他这儿跑一趟那儿跑一趟，问谁谁也没办法。正着急呢，他碰着个老太太，就赶紧给老太太磕头，问老太太有啥办法。老太太说："这可没办法呀，山门不能乱开，一年只能三月三开一回呀！"小伙子更着急了：这可咋整？还不得憋死在里边呀！"老太太一看小伙子实在可怜，就说："我是没办法，你上这后边有个屋，屋里有个姑娘正纺线呢，你求求她，她兴许有办法救你出去。"小伙子赶紧磕头："不管是谁，只要能救我出去就行。"老太太又说："你悄没声儿的去，进屋你就把她抱住，她不答应救你你就别撒手。"小伙子答应了，就去了。到那儿一看，真的，真有个姑娘在那儿纺线呢！小伙子上前就把姑娘抱住了，说："不管咋的你得想法把我救出去，你不答应我就总抱着你，死了也不撒开。只要你救我，你说啥我都答应！"姑娘说："你撒开手吧，我答应了，咱俩有

夫妻缘份，你得答应做我的丈夫。”小伙子说：“中，只要你把我救出去，干啥都行。”姑娘说：“小西屋有两条大蛇，你把他们放出来，你骑一条，我骑一条，你把眼睛闭上，我送你出去。”小伙子按着姑娘说的办了，就听见一阵风过后姑娘说：“中了，睁开眼睛吧。”小伙子睁开眼睛一看，已经来到洞外了，姑娘就跟着他回家，做了他的媳妇。

过了些日子，门外来了个敲磬的老道，他在门外绕来绕去地就是不走。老公母俩[①]迎出去问：“老师父，你是要饽饽呀还是要粮食呀？”老道说：“不要饽饽也不要粮食。”老公母俩说：“不要饽饽不要粮食那你要啥呀？”老道说：“我看你们家有一股妖气，不治将来要出事儿！”老两口子问：“哪来的妖气呀？”老道说：“就是你儿子住的那个屋有妖气。”老两口一听说儿子那屋有妖气，害怕了，寻思：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要让妖精害了那还了得！就求老道给治治，老道答应了。当天黑夜，老道就使上法术了，飞沙走石的大风冲着厢房刮过去了，那小两口儿住的是厢房。老道又从嘴里喷出三昧真火，把厢房烧着了，烧了足有半宿，老道觉着差不多了，那媳妇也该烧死了，就收了三昧真火。走到厢房一看，那媳妇不但没烧死，还在炕上坐着呢！她看着老道说：“怎么着，烧完了？你要烧完了我烧烧！”说完，她也从嘴里喷出一股火来，冲着老道就烧过去了，是蓝火苗。老道一躲没躲开，浑身上下就烧起来了，把老道烧得直打滚儿，尿叽叽地说：“是我不对，是我多管闲事，别烧了，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多管闲事了，你让我干啥我干啥！”直央求。媳妇说：“你凭啥管我们的事？我们成为夫妻是我们有缘份，你为啥多管闲事？”老道直说好的：“不管了，不管了，不但不管了，往后你们要有啥事我还得保着你们呢！”媳妇听他直说好的，也就不烧他了，让他走了。

小两口儿感情挺好。过了二年多，有一天媳妇说：“不行了，这回我得走了，咱俩在一块儿已经呆了一千天了，多呆不行，我得走了。”小伙子愣住了：“咱俩在一块儿呆得好好的，你咋还要走呢？你走了还回来不？”“不回来了。”“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她说：“你要实在想我的话，你往西走，过了‘牛毛沉底河’和‘镜子山’就能找到我了。”说完，她就出了屋，一眨眼儿就没影儿了。

自从媳妇走了以后，小伙子饭不吃，水不喝，头不梳，脸不洗，啥活儿也不愿意干，就是想他媳妇。也是呀，才结婚还不到三年的小两口儿，俩人感情还挺好，说分开就分开了，那能不想吗！他直嚷嚷要去找媳妇。老两口子一合计，这小子这样儿，不如就让他找去，要不，熬糟也得把他熬糟死，就答应他了。

小伙子出了家门往西走，一天两天，十天半个月，他一边走一边打听，一连走了三个月，问谁谁也不知道那个“牛毛沉底河”在哪。又往西走了半年多，这回打听着了，说是是有这么一条河，离这儿还远着呢，还有五六百里地呢！小伙子一听，不管怎么着，总

① 老公母俩：老两口。

算知道路程了！他又往西走，也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来到了河边儿上。可是他一看，又傻了，你说咋的？河水挺深，别说桥哇，连个船也没有，这可咋过去呢？浮水过去吧，你说连牛毛放进去都沉底，人进去不就更不行啦！把他愁的，顺着河沿儿来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河边有个小孤庙。他进了庙门，一看，庙里坐着个老道，敲着木鱼子念经呢。小伙子说："老师父，我求求你，无论如何你得想法帮助我过河呀。"老道说："你过这条河干啥？"小伙子就把找他媳妇的事儿说了："到这儿我已经走了一年多了，老师父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指一条明路，让我过去。"老道点点头，说："河边上有一双草鞋，你把它穿上就能过去了。"小伙子半信半疑地回到河边一看，还真有一双草鞋，那草鞋破得不能再破了。小伙子心想：穿它就能过河？还不得把我淹死啊！又一想：无论如何我得试试，不过这条河，怎么能找到我媳妇？就是死，也得照量[①]照量！他穿上草鞋就往河里走。没曾想，穿着它在河里走就跟走平地儿似的，一点儿也不沉，嚓嚓嚓，一会儿就过去了！到了河那沿儿，他按照老道的吩咐，把草鞋脱在河边儿上，对草鞋行个礼，说："谢谢你帮助我过了河！"说来也怪，他刚说完，那草鞋忽地一下子飞起来，回到了河那沿儿。小伙子一看，哎呀，这鞋还是活的呢，会飞！

小伙子离开河沿继续往西走，要过那镜子山。他一边走一边打听那镜子山在哪儿，可是问谁谁也不知道。小伙子也不灰心，寻思，我媳妇说过了牛毛沉底河和镜子山就能找到她，现在那牛毛沉底河我已经过来了，那镜子山也肯定有！我媳妇让我往西走，我就往西走，就是在天边上，我也得找到这座山！也不知道他又走了多少日子，可能是因为离得近了，这回打听着了，可那人对他直晃脑袋，说："那山啊，你到不了跟前儿，你说咋的？晃眼睛，烤得人受不了！你上那儿干啥去？"小伙子说："不去不行啊。"接着就把他出来找媳妇的事儿说了一遍。那人看他决心挺大，就说："那你就去吧，不怕死你就去吧！"小伙子也不理他，又上路了，头也不回地向西走去。大约摸又走了一年多，小伙子来到了镜子山下。小伙子站在镜子山下往下一看，哎呀，这山真高，不但山高，还特别陡，那真跟镜子面儿似的，别说是道儿，就是连条石头缝儿也没有，人别说是上山呀，就是站在山下往上仰脸瞅一会儿脑袋都发晕。小伙子又没办法了，就来回在山根儿底下走，走了好几天也没想出办法来。这一天，山根儿底下来了个老道，老道说："你要想上山，还得穿我这双鞋。上山的时候，你倒着穿；下山的时候，你正着穿。"小伙子一看，这个老道就是帮助他过河的那个老道，连忙谢过，倒穿上草鞋，冲着大山就往上走。真邪门儿，明明是立陡立陡的大山，他穿上这草鞋嚓儿嚓儿地就上去了，一点儿也不费劲儿。到了山顶上，他把草鞋脱下来，又正穿上了，嚓儿嚓儿地又下去了。

小伙子过了镜子山，脱下破草鞋又往西走。走了几天，看见前面有一座城市，他想：

---

① 照量：试一试。

我媳妇临走说过了牛毛沉底河、过了镜子山就能找到她，这回河也过了，山也过了，兴许我媳妇就住在这座城市里。想到这儿他就继续往前走。进了城，只见城里的大街上没有人，前边有一座红墙红大门的院子，大门关得紧紧的。他想：我就先坐这儿歇一会儿，等过来人好打听打听。不大一会儿，大街上过来一位老太太，他站起来问："老大娘，我向你打听个人呀？"老太太说："打听谁呀？"小伙子说：我打听谁谁谁，他把他媳妇的名字说了。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你打听她呀？她在这哪。"老太太一指红大门，"就在这座院子里。你进去了吗[①]？"小伙子说："我去叫门，门一开我不就进去了吗？"老太太说："这个门谁叫也不开，压根儿就没开过。"小伙子着急了："那可咋办哪？"老太太说："这个大门只有用脑袋撞才开。"小伙子说："那我就用脑袋撞！"他谢过老太太，就奔那红大门去了。到了跟前抬头一看，愣住了！你说咋的？那大门上钉了一下子[②]铜铆钉，全都是尖儿朝外，每根钉都露出有半尺多长！你说这要用脑袋往上撞还好得了吗！小伙子又哭了，蹲在门前，哭了一会儿，小伙子想：哭也没用啊，我不是找媳妇来了吗？老太太说用脑袋撞就能撞开大门，那我就撞！撞开了更好，撞不开我就死在这儿，好赖也是死在媳妇门口了。想到这儿，他擦了一把眼泪，站起来往后退了两步，拉开架子，狠命地一头向大门撞过去。说来也怪，他脑袋撞在大门的铜钉上一点儿也没觉着疼。他抬头看看红大门，嗨！大门已经开了。他乐得一蹦高儿进了院子。

他一进院儿，他媳妇就迎出来了。一见面儿他媳妇就说："你可来了，我盼了你好几年！你先进屋歇着吧！"说着，她把男人让进屋里，又说："你在这儿歇着，坐着、躺着都行，可就是一件事儿，这屋的东西啥也别动！"小伙子一个人在屋呆着没意思，他站起身往窗外看，看见那窗外有只黑家雀儿秃噜一下从东往西飞过去，还有一只白家雀儿秃噜一下从西往东飞过来，它们俩正好到窗户前这儿错身过去。它俩一来一往的老是这么飞，你过来，我过去，总是赶在窗前这儿错过去。小伙子一看，这挺有意思！就琢磨：要是赶在它们都飞到窗前这儿的时候，兴许都能抓住呢！他上了炕，站在窗户跟前儿，瞅准俩家雀儿都飞到窗前这工夫，伸手就抓。嘿！你别说，还真都抓住了。他一只手攥着一只家雀儿，想找根麻绳儿把它俩都拴上，可两只手都占着，腾不出空儿来。正这工夫，他媳妇进来了，他连忙叫起来："快找根绳儿帮忙把家雀儿拴上。"他媳妇一看他手里抓的家雀儿，脸色都变了："不叫你乱动你非乱动，快把他们放了！"小伙子一看媳妇急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儿，赶忙一松手把家雀儿放了，说："真是的，抓俩家雀儿有啥了不起的？你还急了！"媳妇说："你可坏了大事儿！"你说小伙子坏啥事儿了？原来这两个家雀儿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它俩一来一回，飞一次就是一天一夜。小伙子把它们抓住这工

---

① 进去了吗：了，音 liǎo。进去了吗，意为能进去吗。

② 一下子：满满的意思。

大，正赶上秦始皇修长城．他这么一抓不要紧，修长城的民伕一天吃七十二顿饭，还饿死了一半儿！

讲 述 者：边振铎 男 蒙古族 52岁 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凌北村农民 小学（汉语讲述）
采 录 者：白景利 男 蒙古族 北票市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12月6日
采录地点：北票市下府乡

194. 牛犊子娶媳妇

（北票市）

从前，有这么一个大官，娶了三房夫人，大夫人不咋的[①]，二夫人也不咋的，三夫人却是样儿又俊又贤惠，老爷可喜欢她啦，再加上三夫人怀孕要生孩子了，大夫人、二夫人又都是光抱窝不下蛋的主儿，老爷就更高看她一眼了，生怕她累着。这么着，可把大夫人、二夫人气坏了，整天在一块儿叨咕三夫人怎么会贱[②]，怎么会哄老爷；她们两个还天天指桑骂槐地给三夫人话听。三夫人呢？从来也不吱声，照样儿尊重大夫人、二夫人。老爷也不是聋子瞎子，啥都看见了听着了，看出还是三夫人懂事儿，就更疼爱她了。

有一天，大夫人、二夫人凑到一块儿，在大夫人屋里合计咋拔掉三夫人这个眼中钉。大夫人说："我看这老东西越来越不把咱姐妹放在眼里，心里就有那个小狐狸精啦！"二夫人说："哪个老爷儿架住她那么哄哇？"大夫人说："那还不说呢，小狐狸精真要生个胖小子，那老东西还不得把她举到天上去？她成了大奶奶了！也是，我不生，你还生不出来，好，这回人家成了有功之臣啦！"二夫人说："不行！咱们得想个法儿出出这口气！急眼喽，让她也活不成。"大夫人说："那可不干，事儿要漏了，还得给小贱人偿命去，不合适！"二夫人说："那咋整？你说，我听你的，只要咱姐妹出了这口气就行！"大夫人说："事要漏了，可是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呀！整不好，咱俩就得一块儿完。"二夫人说："嗨，这事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冲天发誓。"大夫人赶紧用手堵住二夫人的嘴，说："你看你，咱俩谁跟谁呀，我能信不过你吗？起的啥誓，发的啥愿呢！只要咱俩合心就行。咱俩弄个猫，把皮扒去，尾巴扯去，等她生孩子的时候把孩子换出来整死，把死猫血赤糊拉地放在她跟前。"二夫人接着说："对，也让那老东西看看，他的心上人儿生了个妖怪！"

---

① 不咋的：不怎么样。
② 贱：这里是卖弄风骚的意思。

说完，两个人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不多日子，三夫人要生孩子了。一天夜里，三夫人肚子疼得翻跟头打把式的，满脑袋淌汗，老爷急得在屋里来回转磨磨儿。看着孩子快要生了，老娘婆[1]赶忙往外撵老爷，她早被大夫人、二夫人买通啦！这工夫老爷是咋着都行啦，只要三夫人顺顺当当地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就比啥都强！老爷回到客厅里坐着，听着三夫人屋里折腾。老半天，没动静了，就听着老娘婆没好声儿地喊："哎呀我的妈呀，这是生个啥呀？妖怪！妖怪！"老爷进屋一看，只见那孩子血糊拉的，不但不是人样儿，还早就没气儿了！他哪知道这是大夫人、二夫人跟老娘婆做的扣儿呢？这工夫大夫人、二夫人早把三夫人生的孩子用铡刀铡了，铡完后倒在牛槽子里喂老牛了！老爷打个唉声，寻思，八成是自个儿作官有孽啦，就告老还乡回家为民去了。

几个月过去了，那老牛生了个牛犊。要说也怪呢，那牛犊子一落地儿拜完四方，就直奔老爷身边儿去了。这工夫老爷正在树下和朋友下棋呢，抬头看见小牛犊长得溜光水滑儿的，觉着小牛犊挺招人稀罕的。从此，每天早上老爷一起来，小牛犊就到了跟前儿，跟在老爷屁股后边连跑带撒欢的，整天和老爷形影不离。

大夫人、二夫人一看小牛犊跟老爷这么亲近，就寻思准是那老牛吃了孩子坐了胎，生出了这个小牛犊。她俩琢磨好几天，又琢磨出个道儿来：大夫人装病，让二夫人买通会看病的钱半仙，就说治病非得用牛犊子心做药引子不可，这样就可以把牛犊子害死，斩草除根啦。

老爷听说大夫人病得挺厉害，就赶紧命人去请先生。钱半仙来了，假装摸摸脉，说："哎呀，老爷，大夫人得的是要命的病啊！"老爷说："那就请先生费心给治好，完了定有重谢。"钱半仙端了半天架，说："好吧，那我就开个方子试试看，可有一件儿，必须得有自家或离家不超过一百步的谁家的牛犊子心做药引子。要不，这病可就不好说了！"老爷说："家里这个牛犊子我可舍不得，花钱买一个吧，花多少钱我认可！"说完，就出去想办法买牛犊子去了。三个人一看老爷是真舍不得，就凑到一块儿商量，决定趁老爷不在家，当天半夜就把牛犊子偷着杀了，省得夜长梦多。

傍半夜前儿，牛犊子正在牛圈趴着呢，土地佬来了，跟牛犊说："牛犊子，你咋还不走呢？大夫人、二夫人合计着要害你呢！"牛犊子说："我知道了。我想走，还有点儿舍不得老爷。"土地佬说："嗨！都啥时候啦你还寻思那些！要不走你就没命啦！快走，我给你开门。"牛犊子点点头，眼泪巴嚓儿地走出牛圈，出了村子。

牛犊子也没准去处，就是顺着大道往南走，走了半宿又走了半天，快到晌午的时候，它来到一个村子，也不知道是啥地方。它又渴又饿，正好，看见有一个人在村头的井沿

① 老娘婆：接生婆。

儿那儿打水，就走到井沿儿跟前，用眼睛瞅着那个人。那人看见牛犊子奔井沿儿来了，知道它想喝水，就把水拎到它跟前让它喝个饱。

挨着井沿儿是个院子，院子门口有棵大柳树，大柳树下边是嫂子和小姑子在那儿扎花枕头呢。嫂子一不小心把手扎出血了，小姑子逗她说："看把手扎了吧？手里干着活儿心里还想着我哥，他挑一挑水看把你心疼的！该！该！"嫂子说："三妹子，你是气得慌了吧？你想还没啥想的呢！别着急，我给你找一个，哎，你看着了吗？井沿儿那儿有个牛犊子，叫它给你当小女婿吧！"小姑子说："缺德！缺德！你跟它去吧！"说着就用针吓唬着要扎嫂子。姑嫂二人光顾嘻嘻哈哈地闹着玩儿，没成想牛犊子真的奔她们俩来了！嫂子推着小姑子说："你快去，牛犊子找你来了！"牛犊子站在小姑子跟前儿，眼睛直勾勾看着她。嫂子说："哎呀妈呀，这牛犊子好象懂人语！"说完，拽着小姑子就回屋了。牛犊子一看她俩进屋了，也吧嗒吧嗒地跟在她们身后进屋了，咋撵也不走，咋打也不出去，气得小姑子跟嫂子吵吵起来了，小姑子埋怨嫂子不该冒出那么一句话，嫂子埋怨小姑子是你惹开的头儿。这工夫姑娘她爹过来了，问她俩为啥吵吵，嫂子一五一十地说了。姑娘她爹说："净瞎闹！欺负哑巴牲口有罪，话说出去了，那有啥法，跟它去吧！"姑娘一听爹说这话，别提多熬糟了，就想起死去的妈来了，心想，要是妈还活着，说啥也不能让自个儿闺女跟牛犊子过日子呀！这工夫挑水的哥哥回来了，他也说让妹子跟牛犊子去的话。姑娘一听家里人都说这话，就含着眼泪收拾东西，心想，既然这样，走就走吧，走一步看一步呗。收拾完，姑娘把包放在牛犊子的背上，告别了全家，就跟牛犊子上路啦。他们顺着大路往南走，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姑娘连饿带累，埋怨牛犊子："牛犊子呀牛犊子，我这辈子算叫你给坑了！你说你一个哑巴牲口，咋还想着娶媳妇呢？总这样走哇走的，连饿带累的，啥时是个头哇？敢情，你饿了吃道边的草、渴了喝河里的水，我呢？我咋办哪，我咋办哪？"说着，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忽然听见牛犊子叫了一声，姑娘止住哭声抬头一看，原来前面有一座青砖瓦舍的大院子，院子门四敞大开的。姑娘心里纳闷儿：怪呀，刚才还瞅着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会儿哪来的大院子呢？横是[1] 刚才又饿又累的，眼花了没看清？她瞅瞅牛犊子。牛犊子瞅瞅她，驮着包就往院里走，姑娘也跟着它进了院。

进了院一看，嗬！院子挺宽绰，房子也不少，上屋五间正房，东西各三间厢房；牛羊满圈，鸡鸭鹅嘎儿嘎儿乱叫，一看就知道是户人家，可就是满院子连个人影儿也没有！姑娘心想：这家的主人哪去了呢？这工夫牛犊子已经顶开门进了屋，在屋地上趴下啦。姑娘进了屋，看见屋里吃的、用的、穿的啥都有，她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心想先做点饭吃吧，等主人回来再跟人家说，就做饭吃了。可是等到下晚儿还不见屋主人回来，只好在

① 横是：大概是，兴许是。

这儿住下等明天主人回来再说。可是第二天还是没人回来。一直等了一年也没有人回来。

一天，吃完晚饭没事儿，姑娘跟牛犊子说："牛犊子，我跟你在这儿过了有整整一年了，咱们坐吃山空，房东回来咱可咋跟人家说呀？就是人家不回来，这样下去也不是长法呀，粮食吃没咋整？衣服穿没咋整？唉，跟你说也没用。"说着，姑娘又伤心地哭起来。牛犊子瞅了她一眼，点点头，又趴下啦。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姑娘起来一看，牛犊子没啦！姑娘把院里院外全找遍了、也没看见牛犊子的影儿。姑娘琢磨：想必是这牛犊子通人气儿，昨天晚上被我数落一顿来气了，横是一堵气跑了？等到下晚儿掌灯的时候，牛犊子回来了，身上还驮了好多好多的大雁！姑娘挺乐呵，忙着把大雁卸下来放在地上。从此，牛犊子每天早上出去，晚上驮回大雁。

时间长了，架不住琢磨呀，姑娘醒过腔来了：哎呀，这个牛犊子不一般哪！它能懂人话，能知道要媳妇，还能打大雁！哑巴牲口打大雁可咋打的呢？就是拣的，也得有人往它身上放啊，要不它咋驮到身上的呢？她越琢磨越觉着这事儿怪，"不行，明个儿我得跟着它看个明白，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了！"

第二天一早，姑娘看见牛犊子爬起来开开门走了，也悄悄儿地下了地跟在后面。只见牛犊子走到村子外边的土地庙那儿，作三个揖，磕三个头，又在地上滚了三个滚儿，牛皮掉在了地上，牛犊子变成了标杆溜直儿[①] 的俊小伙，他把牛皮放在土地庙里，拿出弓箭，背在身上就走了。姑娘一看，可乐坏了！等牛犊子走远了，她到土地庙那儿把牛犊子皮拿回家就烧了！到了下晚儿，牛犊子打完雁回来，伸手去拿牛皮，牛皮没有了，怎么找也没有。这时候，庙里的土地佬说话了："你回去吧，你的隐身衣叫你媳妇拿走了，你该露相了，回家吧！"牛犊子害臊巴拉地背起弓箭和大雁回家啦。到家门口还羞羞答答地不好意思进屋。姑娘一看他回来啦，赶紧迎出去，接过大雁拽着他的手就进屋儿啦。这天晚上，就别提小两口多近乎啦！

春去秋来，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小儿子都已经会叫爸爸啦！有一天，姑娘告诉牛犊子，后天是她爹的寿诞之日，跟牛犊子商量，要全家回去给老爷做寿。牛犊子答应了，说："我明天多打点儿大雁给老爷子做寿礼。"

第二天，牛犊子挺早就起来打雁去了。正好，那儿有一瘦一胖两个人也拿着弓箭在那儿打大雁。牛犊子一会儿就打了一大串，可那两个人呢？撵雁累得满头大汗，一只也没打着！把他两个气的，寻思：往日箭法挺准的，今儿个咋一只也打不着呢？八成都怪这小子！干脆撵跑他！他俩"驴不济怨轴棍儿"，愣是撵牛犊子走。牛犊子也不吱声，走就走，过山那面去了。

---

① 标杆溜直儿：形容身材好。

其实这俩人是牛犊子的大连桥[①] 和二连桥，可是他俩谁也没见过牛犊子，牛犊子也没见过他俩，互相不认识。他俩把牛犊子撵跑了，可还是没打着雁。眼瞅着天黑了，明个儿拿啥给老岳父送寿礼呀？他俩一合计，干脆求求那个小子吧，就过山那面找牛犊子去了。牛犊子心里有气，开始没答应，可架不住他俩直央唧[②]，三说两说把他说心软了，就说："让我帮你打可以，可得每人让我打一棒子。"俩人没法儿，只好扒下裤子让他打。牛犊子临走笑嘻嘻地说："这是给你们留下个念想儿，省着以后再欺负人！"

牛犊子领着媳妇给岳父拜寿去了。到了大门口，牛犊子没好意思进院，让媳妇抱孩子先进去啦。全家人一看三姑娘回来了，都乐坏啦！嫂子问："牛犊子呢？"三姑娘说："在当街呢！"嫂子到大门口一看，没有哇！三姑娘出来指给他们看，说："大柳树底下站着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大伙儿一看那小伙儿还真不错，更乐了！嫂子对三姑娘说："怎样？三妹子，多亏我了吧？你找了这么个俊女婿！"全家人赶紧亲亲热热地把三姑爷儿请进了屋里。

不大一会儿，大姑爷儿胖子、二姑爷儿瘦子也来了。吃饭的时候，胖子和瘦子跟老丈人吹牛，说他俩的箭法怎么怎么准，一箭双雕！还说有一个小伙儿打不着雁，跪在地上求他俩帮帮忙，结果他俩帮了他的忙。牛犊子在旁边听不下去了，就要揭短，胖子和瘦子赶忙打岔："他三姨夫，大家都找牛犊子，这是咋回事？你来了大家就不找了，想必你是牛犊子？"说完，就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牛犊子说："大姐夫、二姐夫，你们说你们的箭法儿好，一箭双雕，那你们屁股上的伤是哪儿来的？快把裤子扒下来让大伙儿看看吧！"老丈人一听，忙问咋回事儿，牛犊子就把他俩求他打雁的经过说了一遍。大伙儿听了，都哈哈笑了起来，把胖子瘦子臊得呀，头都抬不起来啦！

在老丈人家呆了几天，牛犊子就领媳妇抱着孩子回老家啦。他们到家已经半夜了，牛犊子敲了半天门，里边老爷应声了："谁呀？深更半夜还敲门！"牛犊子说："是你儿子回来啦！"老爷说："你找错门了吧？我没有儿子呀！"牛犊子说："那年跑丢的牛犊子回来啦！"老爷一听是牛犊子回来了，就赶紧下地去开门。开开门一看，哪有牛犊子呀，是一个挺俊的小伙子领着媳妇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老爷把他们迎进屋，一盘问，牛犊子就把他出走的经过都说了，当时把老爷和三夫人乐得眼泪都流出来啦！

听说牛犊子回来了，大夫人一看，吓得上吊啦；二夫人一看，吓得跳井啦！

讲 述 者：刘桂娟 女 北票市居民 小学
采 录 者：张丽君 女 41岁 北票市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北票市文化馆

① 连桥：连襟。
② 央唧：央求。

来吧！我给你洗。”这时，大夫人也在一旁说：“三妹妹，我也有两件要洗的衣服，你一就手，给我的也洗了吧。”说完，俩人抱来两大包衣裳，全让老三洗。老三有口难言，大姐二姐让洗，就得洗呗！可大夫人和二夫人背后告诉家奴说：“谁要是给老三挑水，就打断谁的腿。”吓得家奴谁也不敢给老三挑水去了。三夫人只好自己一担一担地挑水，给大夫人和二夫人洗衣裳。她从一早儿一直洗到太阳落了山，才洗完那两大包子衣裳。

大夫人和二夫人寻思，那么一大堆衣裳，连挑水，再洗，多好的身板儿也得累散架子，老三干那么累的活儿胎儿准保不住。可就是老天成全人儿，足月足日三夫人生下了个小子，又白又胖，可招人稀罕了。

大夫人和二夫人听说老三真生个小子，脸色刷地变了，气得眼珠子发红，脸发青。二夫人又嘛[①] 了老三几句。大夫人说：“得了！气、骂都不顶用，咱俩儿得想个招儿。”这时，大夫人的眼珠子上下左右转了几下，说：“这个招儿，你看行不行？”二夫人急忙追问：“啥招儿？快说出来！”大夫人在二夫人的耳边嘀咕了一会儿。二夫人说：“行！高招儿，这叫人不知，鬼不觉。”第二天，她俩从集市上买来一筐鸡蛋，又给孩子买了两件小衣裳，给老三下奶去了。刚跨门坎儿，两个人就说：“三妹妹，你真可心！生了个小子，我们也跟着沾光了。”“哎呀！这孩子，白胖儿白胖儿的，可真招人喜欢。”“三夫人说：“大姐、二姐，你俩快坐下，多呆一会儿。”大夫人说：“不坐了，得空儿再来看你。”二夫人说：“三妹妹，这筐鸡蛋和两件小衣裳，是我和大姐的心意。”接着，大夫人又说：“我和你二姐再告诉大师傅一声，给你整点儿稀粥烂饭，多煮几个鸡蛋，熬点儿鱼汤，好多下奶呀！”三夫人看大姐、二姐这么关心自己就说：“谢谢大姐和二姐。”“谢啥，这也是姐姐应当做的么。”说完，大夫人和二夫人就走了。

俗语儿说，“人心隔肚皮”。三夫人哪儿知道，大姐和二姐去看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表面上亲亲热热，说的话比蜜还甜，可背后她俩的心比蛇蝎还毒，手比豺狼还狠。这天下半晌，大夫人和二夫人悄悄猫在三夫人屋的后窗户底下。趁三夫人出屋给孩子晒尿布时，大夫人从北窗户跳进去，把孩子从炕上抱起来，递给在窗外的二夫人，俩人把孩子偷出来扔到狗窝里了。她俩寻思，老母狗刚下过崽儿，孩子扔进去不咬死，也得踩死。大夫人说：“这回可去了咱俩的一块心病了。”二夫人说：“等老爷回来时，看老三还拿啥显摆[②]。”

常言说，“做贼心虚”。过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大夫人又对二夫人说：“二妹，咱俩得去看看那孩子死没死呀？”“别去了，刚才没让旁人看见就算万幸，可不能再去了。”“没事儿呀！咱们俩装喂老母狗去，不就看着了吗？”“那行，走吧！”大夫人端着半瓦盆

① 嘛：骂的意思。
② 显摆：显示、夸耀。

剩饭在前头走，二夫人跟在后尾儿，大模大样地到狗窝给狗送食去了。说来也怪了，她们俩走到狗窝往里一瞅，啊！孩子没咬死也没踩死，老母狗正在给孩子喂奶呢！大夫人吓得慌了手脚，“啪嚓”一声，瓦盆掉在地上摔得稀碎。二夫人也愣了一会儿，说：“快！把孩子得赶快整死。”大夫人上前一下子把孩子搜过来，咬着牙，把小孩儿活活掐死了。接着，她俩又急三火四地把孩子埋到自个儿的房后。

再说，三夫人晒完了小孩儿的尿布，进屋给孩子喂奶，可她往炕上一看，孩子没了，顿时头昏眼花，急得一身冷汗，她哭着说：“孩子哪儿去了？孩子怎么不见了呀！”她又急忙跑出屋，问这个，说没看见；问那个，也说没瞅着。老三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

这时，大夫人和二夫人也急三火四地来了，装着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大夫人问：“三妹妹，你这是咋的了？”老三哭得说不出话来，旁人儿说：“三夫人的孩子没了，不知谁从后窗户把孩子偷走了。”大夫人气得掐腰瞪眼地说：“这是哪个损八辈儿缺大德的干的事儿呀！”说着，两人假装难过，咧儿咧儿地只打雷不下雨，连一滴眼泪瓣儿也没掉下来。过了一会儿，大夫人和二夫人说起风凉话来了：“三妹妹呀，不是大姐给你火上浇油，你说，你这么个大活人，一天啥活儿也不用你干，怎么还能把孩子弄丢呢？”“老三，二姐也许说得不对，我看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在老爷面前那么显摆！这下可好，孩子丢了，看你怎么向老爷交待！”“可不！把老爷传宗接代的人弄没了，你可就是个罪人啦！从明儿个起，你就到磨坊里推碾子拉磨赎罪去！”

打这以后，三夫人吃不着好的，穿不着好的，还得天天到磨房推碾子拉磨。

再说，大夫人和二夫人把孩子埋到房后不几日，埋孩子的地方，就长出一堆嫩草，让家里老乳牛吃了。老乳牛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不久，就生下了一头小花牛犊。小牛犊粉鼻子粉眼儿的，可撩人儿了，谁看见谁都瞅几眼，都说这小牛可真有意思，像懂人事似的。小牛一见着三夫人就跑到跟前，用身子靠哇，用舌头舔，用脑袋瓜往身上贴呀，和三夫人可近乎了。可是，小牛见到大夫人和二夫人扭头就跑。二夫人指着小牛对大夫人说：“你看这小牛来气不？见着咱俩它就跑，见着那个三死鬼就那么亲。”“它是个畜生和它生气干啥！我说咱俩想法儿得把小牛喂大，老爷回来时还能请一功。”“对！咱俩精心点儿，把它喂大。”

老乳牛没有多少奶，她俩就稀粥烂饭地侍弄。一来二去，小牛犊长起来了。有一天，它看见三夫人在磨坊里推磨，就顶开磨坊门，进去就把三夫人往旁边推，把头往磨杆上一拱，就呼呼地推起磨来了。三夫人愣了，心想：这小牛还能可怜我，替我推磨？这时大夫人和二夫人从磨坊经过。听着磨坊里呼呼的推磨声，心想，这个三死鬼还挺有劲儿呢。她俩扒门缝儿一看：啊！是小牛在替老三推磨呢。大夫人二夫人这个气呀，拎着木棍进去，叮当一顿揍，把小牛打出去了。二夫人对大夫人说：“你说怪不怪，这畜生帮她

推磨?”“叫它和她一条藤儿，等老爷回来也饶不了它。”

说老爷回来可就真回来了。老爷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头，后面跟着几个差人，进了院儿。大夫人二夫人赶忙给老爷迎进屋里。老爷满脸带笑，进了屋，坐在西屋南炕上与家人团聚。这时，大夫人捧出棵斤八两的大人参，二夫人从柜里拿出一件合身的蟒袍。老爷看三夫人没来，就问：“你三妹妹呢?”大夫人说：“老爷您走后，不知老三中了什么邪，整天披头散发地坐在磨坊里，像丢了魂儿似的。”二夫人嘴儿快，说：“老爷，老三生了个小子，可她不好好拉扯孩子，整天东走西逛，把孩子弄丢了，她没脸儿来见您来了。”老爷一听，心里咯噔一下，皱着眉头，半天没说话。这时，大夫人和二夫人心里暗想：“老爷肯定不能饶过老三，非打死她不可。”可过了一会儿老爷却说：“差人，去磨坊把三夫人扶来。”差人到磨坊把三夫人扶到老爷面前，三夫人“扑通”一声给老爷跪下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淌。老爷问：“你生病了?”三夫人摇摇头。老爷又问：“那你哭什么?”三夫人说：“你临走时我说抱大胖小子迎接你，大胖小子丢了。”老爷说：“丢了就丢了，老爷不责怪你，快起来吧!”大夫人和二夫人看老爷没怪罪老三，心里气得够呛，可嘴上不敢再添油加醋了。

小牛见老爷回来了，在房前房后的窗户底下转悠。老爷出屋，到院子里这瞅瞅那看看，小牛就跟在他身后，不是伸出舌头舔舔手，就是用嘴扯着衣裳襟，和老爷可亲了。老爷也挺喜欢它。大夫人和二夫人见老爷喜欢小牛，就走上前说：“这小牛是俺姐俩喂大的。”小牛上前把她俩顶个大屁蹲儿。她俩爬起来要打小牛，一看小牛跑没影儿了。大夫人气得一跺脚，说：“该死的小牛，我白喂你了!”二夫人骂着说：“这遭瘟的小牛，明儿个逮着它，我非往死揍它一顿不可。”说完，俩人气哼哼地回屋去了。

进了屋，大夫人和二夫人又嘀咕了。大夫人说：“这小牛不能留，咱俩得想法儿把它也杀了。”二夫人说：“这小牛见着咱俩不是顶，就是撞，怎么能杀死它呀?”大夫人说：“能杀!我有办法杀它。”当天晚上，大夫人和二夫人用二十两银子和一个郎中串通好了。郎中见钱眼开，就答应了。

第二天，大夫人和二夫人一齐躺在炕上叫唤装病。老爷不知两个夫人得了什么急病，就立即派差人请来了郎中。大夫人和二夫人一看，请来的正是她俩串通好的那位郎中，俩人叫唤的声儿就更大了。郎中假装号了一会儿脉，故意惊讶地对老爷说：“老爷，这两位夫人的病可不轻啊!”老爷急忙问：“吃什么药能使她俩的病好得快呀?”郎中故意低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用药不如吃偏方好得快!”“吃什么偏方?”“吃一颗煮熟的小牛犊心，这病就保准能好!”老爷说：“这不难，咱去买一个。”大夫人和二夫人一听，又叫唤起来了，郎中明白她俩的意思，又说：“老爷，买的不好使，要你家小牛的心。”老爷寻思小牛是挺招人儿喜欢，但它毕竟是个畜生，就答应说：“行!行!只要我的夫人病好得快就行。”

老爷手里拿着刀出了屋，一看小牛正站在窗户底下呢，就伸手去抓小牛，小牛“扑通”一声给老爷跪下了，眼泪一对一双地往下流，刚才他们说的话小牛都听见了。老爷一看，说：“小牛你哭了，你通人性？你要是真通人性，就把头点三点。”小牛真就把头点三点。老爷心软了，说：“那好吧！我不杀你了，你赶快走吧！”小牛“腾”地起来，一溜烟儿地跑出了院子。老爷看小牛跑没影儿了，就到集市上买了一副猪心，拿回家来了。进屋就说：“小牛跑得挺快，费挺大劲儿才把它杀了。快！拿它的心做偏方吧！”大夫人和二夫人一看，老爷手里真捧着血淋淋的一颗心，就不叫唤了。

再说小牛被老爷放走了后，跑呀！跑呀！一口气儿跑到了一个镇子里。它看挺热闹，就趴在道旁儿，一边儿歇脚，一边儿卖呆。这时，对面走来两个人，一个是丫环，一个是小姐。哎呀！这小姐长得太美了，水汪汪的大眼睛，弯弯的柳叶眉，脸蛋儿像半开的荷花，有红是白的。她是镇子里刘老员外的闺女，年方二九一十八岁，还没成亲。今儿个她和小丫鬟出来散心，丫鬟眼神儿尖，离老远儿就看着在道旁趴头小牛。丫鬟对小姐说：“小姐，你看！前边有头小花牛犊，长得多好看呀。”小姐觉得挺稀奇，就说：“走，过去看看。”

丫鬟搀扶着小姐来到了小牛跟前儿。俩人这么瞅，那么看，觉得小牛挺招人儿喜欢。这时，丫鬟说：“小姐，咱俩扔手绢儿玩吧，看谁能把手绢儿扔到小牛头上。谁要扔上了，谁就给它做媳妇。”小姐说：“行！那你先扔吧！”说来也怪，丫鬟拿出手绢儿，一连扔了七、八次，手绢儿不是落在小牛脑袋的左边儿，就是右边儿，再不就是掉到小牛的身前或身后，怎么扔，就是扔不到小牛的头上。说来更怪，轮到小姐扔的时候，她手绢儿一出手，就不偏不斜正好落在小牛的头上了。这时，丫鬟乐得拍手打掌的，一边儿蹦一边儿说：“咱们小姐有牛女婿啦！小姐有牛女婿啦！”丫鬟和小姐都乐得前仰后合的。俩人笑了一气儿，调皮的丫鬟冲着小牛问：“我们小姐给你做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呀？”想不到小牛站起来，竟冲着她俩把头点了三点。这一下可把丫鬟和小姐吓坏了，转身就往家跑。她俩在前边跑，小牛在后面跟着。跑到大门口，丫鬟刚要关大门，小牛也挤进来了。丫鬟拽着小姐急忙跑进了闺房，再也没敢出屋。

单说这天晚上，小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她想起白天和丫鬟往小牛身上扔手绢儿的事儿，想着，想着，小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小牛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小姐一看乐了。这一乐不要紧，小姐乐醒了，原来是一场梦。这时小姐寻思小牛要能象梦中那样变成人，我就嫁给他。小姐这么寻思着，就觉得屋地当间儿影影绰绰有个人似的。小姐忙问：“你是谁？”小牛说：“你说我是谁？你刚才寻思的是谁，我就是谁。”

小姐愣了，她划着亮儿一看，正是小牛站在地当间儿呢。它就地一滚，真变成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小伙子，眨巴着一双大眼睛瞅着小姐。小姐低着头，红着脸问：“你这么个

棒小伙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头小牛呢？”小牛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原来本是一个人，可我被两个人面兽心的人害了，变成了小牛。”接着，小牛又把自己的身世和小姐说了一遍。小姐听小牛说时，一个劲儿流泪。这时，小牛又说：“善良的小姐，咱们俩有缘，我愿和你结成夫妻，你愿意吗？”小姐一边揩去眼泪一边说：“愿意！愿意！”

第二天，小姐就把她和丫鬟怎么往小牛身上扔手绢儿，小牛又怎么变成个英俊的小伙子，和自己要嫁给小牛的心思和爹说了。刘员外一听，气得火冒三丈，说：“不行！你是一个千金小姐，怎么能给一个小牛做媳妇呀？”刘老爷百般不乐意。可他又一想：小牛变成小伙子已进了小姐的闺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想到这，刘老员外就说：“你自个儿愿意的话，那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

就这样，当天晚上，小牛又变成个俊小伙儿，小姐打扮得更俊俏了。他们俩手拉手入了洞房。

小牛和小姐成亲之后，每到晚上小牛脱掉牛皮变成俊小伙儿，白天再披上牛皮变回来。刘员外见他们俩恩恩爱爱，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不久，刘员外突然得了急病，先走了。就在这天晌午时，从外乡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书信，说是找刘老员外。小姐接过信一看，是他爹生前的老朋友赵老爷，要过五十大寿，请刘老员外喝酒祝寿去。小姐想，既然是爹爹生前的朋友，就答应说：“好吧，我们一定去！”

这天，小牛又变成了俊小伙儿，他和小姐坐着轿子去赵老爷家祝寿去了。无巧不成书，赵老爷家正是俊小伙儿的家。给赵老爷祝寿的亲朋好友，来了不少。大家伙儿你说我笑地喝酒吃菜。家人把小姐和俊小伙儿让到上屋，拜见了赵老爷。这时，赵老爷问：“我贤弟他可安好？”小姐寻思，今儿个，是伯父的寿辰之日，不能让他伤心，就说：“谢伯父挂念，近日他老人家身体欠佳，让俺夫妻前来，代他向您祝寿。”“好！好！赶明儿个，我去看望贤弟。”

这时，家人把饭菜都摆了上来。赵老爷对她俩说：“你们夫妻俩和我，还有我的三个夫人坐在一张桌上行吗？”俊小伙儿说：“行！行！那太好啦。”

就这样，他们围坐在一张桌上，吃着，喝着。过了一会儿，小牛站起身来给赵老爷敬了一杯酒说：“为了让大伙儿更高兴，我给你们讲一段故事好吗？”大夫人和二夫人哪里认得这小伙儿就是小牛呢？她俩听小伙子要给讲故事，就满口答应说：“那太好了，快讲吧。”小牛又回过头向赵老爷说：“伯父您愿意听故事吗？”“愿听！愿听！”“那我就讲了。”“有一个老爷，她有三个夫人，有一天他出远门前，问他的三个夫人：‘我回来时，你们拿什么迎接我？’二夫人抢先说：‘我拿合身的蟒袍’；大夫人说：‘我拿一棵大人参’；三夫人说：‘我生一个大胖小子迎接’，老爷高兴地走了。三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儿……”

讲到这，大夫人、二夫人，坐不住了。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见大夫人眼珠一转说："小伙子，别讲了，喝酒吃菜吧。"可老爷听得入了神，说："你们不愿听，我愿意听，接着讲。"

俊小伙儿说："您愿听，我就接着给您讲下去了。三夫人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可大夫人、二夫人气得不得了，她俩在一块儿嘀咕把孩子弄死。一天，大夫人、二夫人把三夫人的孩子偷出来，扔到了狗窝，后来她俩看孩子没死，就把孩子活活掐死了，埋在房后。埋孩子的地方，长出的嫩草让老乳牛吃了。乳牛吃了后，生了个小花牛犊。大夫人、二夫人要老爷杀小牛，用它的心做偏方……"听到这，大夫人、二夫人坐不住龙霄殿了，都站起来说："小伙子，别讲了！别讲了！快喝酒，吃菜吧。"这下老爷可急眼了，对她俩说："不听，你们给我下去！"大夫人、二夫人不敢再拦了。这时，老爷问："那个老爷杀死小牛了吗？"小伙子又接着往下讲："老爷拎着刀，刚要抓小牛，小牛流下泪来，老爷心软了，把小牛放了。"老爷又问："你知道那小牛还有没？"小牛说："有啊！""在哪？""就在你身旁。"老爷前后左右看看说："在哪呢？""你要看看吗？"说着小牛从小姐的包里拿出牛皮，往身上一披，马上就变成了小牛。

老爷一看，一影儿不差，说："这小牛是我放走的，这事儿是我家的。"

小牛就地一滚，又变成了英俊的小伙儿，扑到了赵老爷怀里，父子俩抱头痛哭。这时，小伙子又扑向三夫人怀里，母子俩又痛哭一场。

老爷气得直跺脚，他拎着菜刀，非要把大夫人和二夫人的心挖出来，手剁下来不可。可她俩连影儿都不见了。找到仓房一看，大夫人和二夫人脖子上套着绳子，吊在房梁上，见阎王爷去了。（沈阳市）

讲 述 者：姜淑珍 女 满族 55岁 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仁义屯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桂凤 女 东陵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仁义屯

附 记：

本溪县草河口镇东沟村马玉福讲的《小牛的故事》情节略有不同：员外的大老婆、二老婆要害死小牛犊，到药铺买来药熬成水，抹在小牛的毛上，谎称小牛得了瘟病。员外叫一屠夫杀小牛，屠夫将小牛放生。有三姐妹向小牛头上抛绣球玩，小牛连连接住三妹的绣球，遂娶三妹为媳，脱牛皮成人，回去和员外团聚。

195. 猫头儿子

（朝鲜族　沈阳市）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户人家。这家很有钱，院墙很高，鸟都飞不过去。这家在生第三个姑娘时，正好院子里一棵木兰花开花了，这家就给她起名叫木兰花。也赶巧，邻居一家同一天生个男孩儿，这家日子过得很贫苦。木兰花的大姐姐听说便去看，孩子的阿妈妮告诉他，孩子在炕头用小褥子盖着，你自己去看吧。木兰花的大姐过去揭开小褥子一看，小孩儿人身子猫脑袋，她“呸”一声，吐口唾沫就走了。过了几天，木兰花的二姐也去看，揭开小褥子一看是个猫，也“呸”一声，吐口唾沫走了。

春去秋来，一晃过了十多年，木兰花成了大姑娘，她想：我和邻居那个男孩儿是同一天生，也可能有缘份。木兰花总想和这个男孩儿见见面。有一天趁这个男孩儿家的大人不在，她就悄悄把这个男孩儿领到自家院里来玩儿。木兰花看着这个猫脑袋的男孩儿很可爱，从此就天天和他在一起玩儿。有时木兰花家的大门紧闭，这个男孩儿就从高墙上跳过来和木兰花玩儿。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他俩慢慢长大了，逐渐有了情意。有一回，这个男孩儿回家和阿妈妮讲，要去木兰花家求婚。阿妈妮说：“看你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人家那么好的姑娘能许配给你吗？”阿妈妮不愿意去求婚，可是，猫儿苦苦哀求，阿妈妮没法儿只好到木兰花家去了。到人家一看，姑娘长得别提有多俊了，弄得她不敢开口，坐在炕边把炕席拆个大窟窿，一句话没说就回来了。猫儿问阿妈妮，他家老人怎么回答的。阿妈妮说：“你可别问了，我把人家的炕席拆个大窟窿，什么话都没敢说就回来了。”猫儿哀求阿妈妮再去一次，阿妈妮没法儿就又去求婚。进门后见着木兰花的阿妈妮点点头，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坐在那儿，从裙子边一根线一根线地往下抽，把裙子扯掉一半儿，不声不响地又回家来了。猫儿着急地问：“阿妈妮，木兰花家的老人怎么回答的？”阿妈妮说：“你可别问了，我进屋只点点头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你看我把裙子都扯掉一半儿。”猫儿责怪阿妈妮：“不管怎么的也得把话说出来呀！”猫儿恳求阿妈妮再去一次，阿妈妮没法儿只好又去求婚。临走前，阿妈妮合计，这次去哪怕他们打死我，也得把话说出来。这回她一进屋，就把来意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夫人说：“你前两次来，我就猜摸到了，前两天我和我丈夫做了个梦，梦见从天上飞来两只仙鹤，一只鹤上骑着木兰花，另一只鹤上骑着猫儿，看来他们俩还是有缘份哪！”夫人和他的丈夫同意了这门亲事，阿妈妮高兴地回家了。不等猫儿问，她就告诉猫儿，木兰花家应许了这门亲事。不过，人家富，咱家穷，人家一个漂亮姑娘嫁给一个猫儿，怕叫人笑话，准备不声张就把婚事办了。

成亲那天晚上，猫儿先到木兰花家，一看木兰花扎咕得特别美，猫儿可高兴了。随

后，猫儿让木兰花家准备一缸青酱，一缸面粉，一缸又清又纯的井水。木兰花问猫儿做啥用，猫儿说，你把这三缸东西准备好了，我们成亲保你美满幸福。木兰花吩咐了鬟、仆人很快就准备好了。只见猫儿一个猛子钻进青酱缸里，跳出来又钻进面粉缸里，最后钻进水缸里。当猫儿从水缸里钻出来时，大家都惊呆了，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成为世界上最美的男子了。猫儿从水缸里捞出一张猫头皮，递给木兰花，说："这张皮你一定要保管好，要是把这张皮丢了，我们二人就得分开。"木兰花害怕这张皮丢了，就系在自己的胸前，精心在意地保存着。木兰花家原来担心姑娘嫁给一个猫儿叫人嘲笑，想偷偷摸摸地办婚事。这回猫儿变成一个最美的男子，全家高兴得不得了，这婚事就热闹闹地操办起来。人们都夸木兰花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女婿。婚后小两口儿日子过得很美满。

谁知，木兰花的两个姐姐，原来看妹妹嫁给一个猫儿，人不人鬼不鬼的，替妹妹惋惜。这时一看，木兰花的丈夫是世界上最美的男子，又嫉妒上了。两个人算计着要把那张猫皮弄到手，把它烧掉，看他还能变个啥模样。

有一天，木兰花的两个姐姐趁木兰花没防备，悄悄来到木兰花的家，生扯硬拉地将猫头皮抢走了，扔进火堆里烧。这一烧不要紧，外边立刻变了天，黑云滚滚，雷鸣电闪。猫儿知道有人要害他，忙跑出一看，那张猫头皮正在火堆上烧。他不顾一切上去抢下那张皮就跑，木兰花紧跟后边追赶，高声喊："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怎么活？"任凭木兰花怎么喊叫，猫儿骑上一匹白马，头也不回地往前跑去。这时木兰花已怀身孕，天天哭天抹泪想念她的丈夫。到了第二年春生个男孩儿，孩子一天天长大，模样英俊，聪明过人，十几岁的孩子就出诗对诗、写文章。有一次孩子问阿妈妮："别人都有阿爸基，我怎么没有呢？"孩子总问，木兰花就把事情经过述说了一遍，孩子听后蹦跳拔高儿地非要去找阿爸基[①]。木兰花想找丈夫的心思比孩子更切，母子二人整理行装就出发了。走哪宿哪，走哪打听到哪，母子俩吃尽了千辛万苦。

这一天走在稻田里，一伙儿农夫正在插秧。木兰花问田里的干活人："你们看见一个骑白马长得英俊的男人从这里走过没有？"农夫说："你要帮我干一天活儿，我就告诉你。"木兰花领着儿子插了一天秧，累坏了，那个农夫才告诉木兰花照直往前走，等遇着一伙儿铲地人，他们会告诉你的。母子俩走呀，走呀，看见一伙儿铲地的农夫，木兰花上前问："你们看见一个骑白马长得英俊的男人从这里走过没有？"铲地的人没吱声，好像没听见似的。木兰花又问一次，这时有一个农夫回答："你要帮我干一天活儿，我就告诉你。"木兰花帮着人家去铲地，累得腰酸腿疼，手起大泡。天快黑了，农民都回家了，一个老农民告诉木兰花，顺这条道拣直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老太太穿身白衣在湖边洗衣服，她会告诉你的。木兰花领着儿子走呀走呀！走得很远很远，走到天和地连在一

① 阿爸基：朝鲜语，父亲。

起的地方，正好有个老太太在湖边洗衣服，旁边放着一大盆脏衣服。木兰花上前问那位老太太："你老人家看着一个骑白马的英俊男子从这里走过没有？"老太太说："你能把我这盆衣服全洗干净了，我就告诉你"。木兰花领着儿子费了很大力气把这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白白亮亮的，手都搓出了水泡。老人看着点点头，很满意，顺手给木兰花拿出一个银酒盅，告诉她，把酒盅扔进湖里，酒盅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最后准能找到你的丈夫。木兰花说声谢谢，就把酒盅扔进湖里。酒盅发出耀眼的亮光，冲开一条水路，引着木兰花母子俩往水底下走。走了好长时间，有个大门，走进去一看，是个四合套大院，院里传出一个人的读书声，听声音特别耳熟。她走到门前坐在那儿听，一直听到深夜。这天正是八月十五，月亮圆圆的，读书人到门口对月亮鞠了个躬，对月亮说："月亮，你这么明亮，照遍了天涯海角，我怎么看不见木兰花呢？"说完转身回屋。这时木兰花说话了："月亮呀，你这么明亮，照遍了天涯海角，我怎么看不见我的丈夫呢？"木兰花的丈夫一听有些奇怪，哪来的女子说话声？正当丈夫纳闷儿的时候，木兰花告诉他儿子："那是你阿爸基，你到阿爸基跟前行个礼吧！"儿子过去跪在地上，抱着那人的大腿叫声阿爸基。那个男人很吃惊，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他转过向呢，木兰花就过来了，给丈夫道了个万福，丈夫一看高兴得了不得，抱起儿子亲了又亲，三个人又团圆了。从此他们过着非常快乐和幸福的日子。

讲 述 者：赵莲花 女 朝鲜族 54岁 新城子区尹家乡永幸村 农民
小学（汉语讲述）
采 录 者：徐德纯 男 新城子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4月
采录地点：赵莲花家

196. 蛙　　儿

（鞍山市）

雨过天晴，太阳刚一出来，就能看到一道五色的大虹，那就是金蟾老主吹的气。金蟾老主就住在东海岸，打仗时这虹就是金蟾老主用的乾坤绦。

金蟾老主有个金蟾童子，这个徒儿，每天给他上东山采药。正赶天旱时，遇上一朵金花，叶也打绺了，花也蔫巴了，徒儿一看，这不旱坏了吗？给它浇水。以后天天给它浇水，这个金花越长越好，一来二去就有了感情。到了金花盛开的时候，金蟾童子又来

浇水，只见金花晃了两晃就变成一个俊俏的大姑娘，对金蟾童子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天天浇水把我救活了，我得怎么报答你呢？"金蟾童子说："报答什么，我也没做什么，只是浇了点水。"

从此金蟾童子总到山上来，和金花姑娘越处越好，两人谁也离不开谁了。金花的主人牡丹仙子和金蟾老主都知道了这事。这还行吗？将来非乱了天规不可，咱们也要受连累，得上报天庭。牡丹仙子和金蟾老主上了天宫。

上报到玉帝那里，玉帝一听这还了得，贬他们下凡。玉帝来了狠招儿：让金蟾童子下界转生，不能让他有人形，把金蟾皮给他穿上，让他转生蛤蟆。

金蟾童子转生这家是老两口儿，四十多岁了头次有孩儿，生下来一看是个有三道黄杠儿、长着金眼圈儿的小青蛙。老头儿心里想：这不是妖精吗？让人知道多叫人笑话！得快快扔掉！蛙儿说话了："我投父投母转生一回，你们别把我扔掉，将来自有好处。我虽说是青蛙，我可不是一般的青蛙，我是被贬下界的神仙。"父母一听蛙儿说话，还挺好听的，不扔就不扔吧。

这个蛙儿是哪天刮风哪天下雨都知道，聪明过人。这天蛙儿对父亲说："眼看到春耕了，租地也不容易，你打听打听谁家有那个洼地没人要的你都租来，咱们种粳子，这粳子是只有皇上才能吃上。"老头儿听蛙儿的话，就租了地种上了粳子，哪天该种哪天该拔草，蛙儿都一一告诉，他们全听蛙儿的。到了连雨天，发水了，地都淹了，蛙儿他家种的粳子也蒙了几天头[①]。到秋后谁家都颗粒不收，只有他家得了，还是贵重粮食，一下子就挣了不少钱。从这往后，这家的事全由蛙儿说了算。

蛙儿长大了，父母张罗要给他说媳妇。可一打听是蛤蟆，谁能把姑娘嫁给他呢？

邻村离蛙儿家有三十来里地，有个姓金的人家，老两口儿就养这么一个闺女，起名叫金花，因为她右胳臂上有一朵金花。经媒人提亲，老夫妻俩不同意。金花听着了，说："爹，你别不同意，一打那家有了蛙儿人家就过好了，都是蛙儿当家，我不嫌他是蛤蟆，我愿意嫁给他。"老夫妇说："你愿意，我们就依你吧。"两家定好了，就给两个孩子拜堂成亲了。

金蟾老主屈指一算，"我徒儿成亲了，唉呀，玉帝这个事办得狠点儿，应成全他二人的姻缘，一个蛤蟆一个人，怎么成亲呢？"这晚入洞房时金蟾老主来了，偷偷把蛙儿叫出去，告诉他："你和金花的这段姻缘，为师应成全你，我教你几句咒语，到晚上金花睡了的时候，你起来上外屋地一念，再到北墙角把皮脱下来，就能变成你本来面目。"

师父走了，他就到北墙角把咒语一念，变成了金蟾童子的面目。他赶紧回屋上炕招呼金花，金花醒来一看，"你……你是谁？""我是蛙儿呀！""你怎么变了，你那身皮呢？"

---

① 蒙了几天头：此处指粳子穗儿被水淹了几天。

“唉，这身皮也是掩人的耳目，晚上脱掉它咱俩在一起，白天还得穿上，这是玉帝让我穿的皮，我不能不穿啊。”

第二天，金花可就注意了，看到他晚上又从炕上蹦下去了，金花问：“干嘛去?”“我去解个手。”不一会儿就听外屋地秫秸响，不一会儿进来了，小伙儿上炕睡觉了。金花可没睡，看他睡着了，金花下地去到秫秸那一翻，把蛤蟆皮找到了，就把皮放到一个小箱子里锁起来了。

天亮了，蛙儿下地找皮，没了！问金花：“那张皮哪去了?”金花说：“我不知道哇。”“你不知道谁知道，快拿出来，不然天庭怪罪下来，可不得了哇。”金花说：“你也应该让老人高兴高兴，你整天一个蛙形的在炕上一趴，虽觉日子过好了，可老人心里也不高兴，你让爹妈看看你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也好让他们高兴高兴啊。”

第二天，两个人见过老人，蛙儿的父母全愣了：“这是谁?”金花说：“爹呀，妈呀，这不是你们的儿子吗?”老太太说：“我儿不是青蛙吗?”金花说：“你儿从结婚的那天就变成人形了，他的那张皮让我给收起来了，那张皮是天庭贬他下界时给他穿的。”老太太说：“那就把皮烧了得啦，省得我儿再变青蛙。”“那可不行，我有回去那一天，没有了蛙皮罪更大了。”蛙儿着急地说。

从这以后，一家四口儿欢欢乐乐，不到一年，又添了个小小子。又一年又添了个小丫头，夫妻俩抚养孩子，到了孩子长大，大儿子科考中了状元，女儿也出了嫁。

这一天蛙儿跟金花说：“把那张皮给我吧，昨夜师父来找我，说天庭让我回天上去了。我先走一步，师父说两年后你回去，让我们夫妻团圆。”夫妻俩抱头痛哭，蛙儿穿上蛙皮死去了。事隔二年金花也死去了。他们结束了凡间的夫妻生活，回天上团聚去了。

讲 述 者：于春青 男 60岁 鞍山市立山区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缪敬今 女 36岁 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鞍山市立山区

197. 蛤 蟆 儿 子

（满族 岫岩县）

有一家两口子，手脚勤快，心眼儿也好，可就有一件事不顺心：无儿无女。眼看一年年过去了，岁数渐渐大了，老两口盼子心更切了。一天，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看见

一群癞蛤蟆从石板里蹦蹦达达，出来进去的，不由得长叹一声："唉，哪管有个癞疥巴子[①]儿子在我跟前蹦达着，也算我没白活人世一回呀！"说玄真就玄，老太太洗完衣裳回去，真就有了孕，怀揣九个月，一生生下个肉蛋子。肉蛋子"嘣"地一声裂开了，从里跳出个癞蛤蟆。别看癞蛤蟆长得砢碜[②]，老太太可稀罕得了不得，上炕抱着，下地也抱着。癞蛤蟆说："讷，炕太热了，我抗不了烙，你把我搁在水缸根儿底下吧！"邻居们到他家来串门，渴了用水瓢舀水喝，喝不了，"哗"往水缸根儿底下一泼。癞蛤蟆又说话了："喝就喝呗，干什么往我身上倒？"邻居们一听，说："呀，你们家养活个癞疥巴子，还会说话，俺们咋不知道？"老太太一听嘎嘎笑了："可不是怎么的，他不能在炕上，离了水不行。"

转眼过了三年，这一年秋天庄稼打完场，隔他家不远有个大堡子唱戏。老太太吃完早饭穿上浆洗得板板正正的衣服，说："小子，你搁家看家，守在门坎儿里，别让小鸡进来上炕吃苞米，讷去看戏。"癞蛤蟆说："好吧，你去看戏，我保准看住小鸡。"

癞蛤蟆蹲在门槛儿，小鸡一要进来，他就一蹿高："欧嘶！"把小鸡吓跑了。讷回来一看，癞疥巴子儿子也真不善劲儿[③]，小鸡就怕他。

第二天吃完早饭，老太太又说："小子，你还在家看家，我去看戏。"癞蛤蟆说："你去吧！"

吃完早饭，老太太又去看戏，还是癞蛤蟆儿子看家。到了第三天下晚儿唱夜戏，老太太门一关，把癞蛤蟆关在屋里。这回不用看小鸡，小鸡都进窝了，老太太在前面走，癞蛤蟆"吱"地一声拱开门，跟在后面。到戏台底下，他一变变成个小伙儿，影影绰绰在人群里来回窜。一个姑娘见哪来这么个小伙儿，长得浓眉大眼，敦敦实实的，还挺漂亮呢！可就看中了。癞蛤蟆刚才撵他讷，累得脸上汗巴流水的，边看戏，边用手抹擦汗。姑娘瞅么瞅么，从腰里掏出个手绢，"啪"地扔过去。小伙儿一看，姑娘头发乌黑乌黑，小脸蛋儿粉白粉白，心想，模样儿还不错呢！擦完汗，就把手绢揣在了兜里。等戏快散台了，唤来一匹马，骑在上面，马铃"叮铃""叮铃"地一路响着往回走。老太太没到家，他先进了屋。老太太推开门，说："小子，还没睡呀？"癞蛤蟆在缸底下说："没睡。"他讷问："有人来没？""没人来呀！"癞蛤蟆说。

第四天晚上还是唱夜戏，老太太又把门一关，说："小子，看家呀！"癞蛤蟆想：我才不看家呢，看家有什么意思？老太太在前面走，他紧撵慢撵跟在后面，到戏台底下又一变，变成个小伙儿，脸上还是汗巴流水的。昨天那姑娘早等上他了，又"啪"地扔过一个手绢，小伙儿接过来擦完汗又揣在了兜里。姑娘看戏，小伙儿也看戏，姑娘站哪，小

---

① 癞疥巴子：癞蛤蟆的俗称。
② 砢碜：相貌很丑。
③ 不善劲儿：指中用。

伙儿跟着站哪，姑娘一看，这小伙儿是不错。小伙儿等戏散了，又唤来一匹马，骑在上面，“叮铃”“叮铃”往回走。

等到第五天晚上看夜戏，老太太头前走，癞蛤蟆又后边跟去了。走到姑娘跟前，姑娘说话了：“你看你，阿哥，我两天晚上扔给你手绢擦汗，你两天晚上擦完汗都把手绢揣起来，你该给我，怎么都留下了？”癞蛤蟆说：“你扔给我手绢就有用意，我不揣起来怎么的？”姑娘一听“扑哧”一声笑了：“你留下我手绢有什么用？”小伙儿说：“有大用处呢！”这天晚上，散了戏，小伙儿还是唤来一匹马骑在上面，马铃“叮铃”“叮铃”一路响。他讷一连三晚上见骑马的小伙儿从她身边过去，心想我那癞疥巴子儿子要是这么个小伙儿，该有多好！

癞蛤蟆一连看了三天夜戏，第四天就开始磨唧[①] 他讷讷：“讷，我要说媳妇！”老太太一听：“啊？你还要说媳妇？谁给哟！”“讷，有人给！”老太太说：“别瞎扯了，哪家姑娘也不能愿意！”癞蛤蟆越磨唧，老太太越发愁，他一看讷不给做主，就说：“你不答应，我去找阿玛。”癞蛤蟆的阿玛不在家，在六十里开外的一个大买卖里当掌柜的。老太太听说要去找老头儿，更急了，说：“傻孩子，你蹦蹦达达的，得什么时候能走到？道儿上人哪、车啊，碰了你怎么办？”癞蛤蟆说：“碰不着我，碰我我也不能让呛！”老太太不让去，他就非要去不可，说：“讷，你给我做张大饼，中间抠个眼，套在我脖子上，要饿了，好赶着走赶着吃。”老太太只好给他打张大饼套在脖颈上。癞蛤蟆起个大早，一蹦达一蹦达地走了。老太太在后面一看，蹦达得还挺快哩。

癞蛤蟆在车道沟里一下一下蹦达，一挂大车“哗哗”过来了，他一蹿高，喊：“别碰我，别压我，把车往旁边赶。”车老板见大癞蛤蟆说话，就把车拢住，细看癞蛤蟆脖子上还套着一张大饼，咬得一块一块净豁牙，更觉得奇怪了，说：“车能不走车道沟吗，你不会在大道上走？”癞蛤蟆说：“我在车道沟里好蹦。”车老板说：要是碰着你该有多不好！”癞蛤蟆说：“可不是，那你就把我抱出来吧！”车老板下了车，扯着他两条腿，捧着肚子抱了出来，车鞭一摇就走了。癞蛤蟆走到无人地方，就变成人，不到日头落，就到了他阿玛的店里。见四下无人又变成癞蛤蟆，一蹦达一蹦达进了栏柜。

他阿玛坐在栏柜里，听到有人喊他：“阿玛，我找你来了！”阿玛往地下一看，癞蛤蟆在他脚边呢！说：“你看你，来干什么，也不怕人笑话！”癞蛤蟆往上一跳，蹦到他怀里，说：“笑话什么？你多咱也不回家，我怪想你的。”栏柜上的人见掌柜的儿子是个癞疥巴子，都笑起来了。他阿玛说：“俺们那老东西没有儿子红眼了，上河边洗衣服，看着癞疥巴子从石板底下出来进去的，就说我要有个癞疥巴子儿子在跟前蹦达着也好，这就

---

① 磨唧：翻来复去地央求。

生了个癞疥巴子。”大伙儿一听更笑了。癞蛤蟆说：“阿玛，我要说媳妇[①]，找你作主。”栏柜上的人又憋不住笑了，弄得他阿玛吃不住劲了，说：“要说媳妇就说嘛！”癞蛤蟆说：“阿玛你应允了？”阿玛说：“应允了。”癞蛤蟆说：“那我回去了。”说着一蹦一蹦地出了店门。

癞哈蟆蹦到无人处，又变成个人，没到半夜就到了家。老太太说：“可难为你了，还蹦达个来回，看着你阿玛了？”“看着了。”“你阿玛怎么说的？”“我阿玛说，愿意让我说媳妇。”老太太说：“你那媳妇在哪呢？”癞蛤蟆就把看戏的姑娘说了出来，老太太只得请人去说媒。

媒人到了姑娘家，就说小伙儿是怎么怎么好，他哪能说是给癞蛤蟆保媒呢。姑娘正盼望小伙儿派人来，三保两保，媒就说妥了。

按在旗人的规矩，娶媳妇男方要到半路上去接车，媳妇接到家夫妻双双要在神桌前祭天地，拜祖宗。癞蛤蟆得不得出面？他家就想了个办法，说小伙子到外边办事没回来，可良辰吉日不能错过，就让本家小姑子抱个大公鸡，顶替小伙儿，等到娘家客吃完晚饭走了，媳妇准备睡觉了，他讷从水缸根儿底下把癞蛤蟆抱出来放在炕上，说：“媳妇，这就是你当家的，从今天起你们在一起过吧！”新媳妇一看，可熬糟坏了！一烟袋锅把癞蛤蟆刨到了地上。老太太从地上抱起癞蛤蟆说：“我就这么个儿子，可别打坏了！”媳妇说：“讷，你不是说你儿子出门没回来吗，怎么成了癞疥巴子了？这不是要笑我吗？”老太太说：“孩子，实说吧，那是唬娘家客哪，我就只有癞疥巴子这么个儿子。”媳妇一听哭起来了。新媳妇一哭，癞蛤蟆蹲在炕沿上可就说话了：“大喜的日子你不用哭，赶快把被褥放好，我好睡觉。”媳妇一蹬脚，又把癞蛤蟆蹬到地下去了，说：“你个癞疥巴子，滚地下去！”这边癞蛤蟆要放被褥，那边媳妇不让他上炕，老太太在一边看着也实在没法，就回屋去了。

老太太一走，癞蛤蟆又说话了：“你别哭，也别生气，还有乐的时候。”媳妇说：“我有什么可乐的？”癞蛤蟆说：“你不是看中我了吗？看戏的时候给我手绢，那不是你吗？”媳妇一听，是啊！有那事不假，就说：“你把手帕拿出来我看看。”癞蛤蟆到外屋水缸底下舞舞扎扎地把手绢拿了出来，媳妇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就问：“可你那时候是人，现在是癞疥巴子呀！”癞蛤蟆说：“我这个癞疥巴子和河边石板底下的癞疥巴子不一样。”说着，他蹦到地上，“咔吧”一声把身上的皮扯了下来，立时变成那个敦实实、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媳妇乐了，说：“你就装人得了呗，干吗披着癞疥巴子皮呢，也不怕人家笑话！”

媳妇铺好被，小伙子把皮放到水缸根儿底下，完后上了炕。一觉醒来，媳妇想，我把这皮给他藏起来，看他还怎么当癞疥巴子。她偷偷在水缸边挖了个坑，把皮埋起来了。

---

① 说媳妇，娶媳妇。

癞蛤蟆醒来，见皮没有了，知道是媳妇藏的，就说："皮你可得好好给我收着，一点儿也别损坏，将来还有用呢！"媳妇说："是啦，你放心，一点儿也差不了。"

小伙子起来，到他讷屋里，说："讷，你看我是谁？"讷辨认了一会儿，说："你不是骑马的那个小伙子吗？"小伙子说："我就是你儿子，给你请安来了。"乐得老太太嘴都闭不上了，说："我真有福啊，蛤蟆儿子变成人啦！"小伙子又领着媳妇，在老祖宗位前磕了头。

小伙子和媳妇恩恩爱爱，一晃儿生下一男一女。一天，吃完早饭，小伙子偷偷把水缸底下的坑挖开，拿出癞蛤蟆皮对老太太说："讷，我不能给你老送终了！"又对媳妇说："我不能和你白头到老了！"接着拉过两个孩子说："阿玛不能把你们养大成人了！"说完，他到院里把皮披在身上，就起空了。媳妇一看，"他阿玛，他阿玛"悲悲啼啼地叫，一儿一女"阿玛，阿玛"一声一声地喊，老太太"儿啊，儿啊"凄凄切切地哭。癞蛤蟆起到半空停住了，"唉"了一声，说："我是上方蛤蟆仙，来到人间十八年，儿女留下整两个，如今要回西北天。"说完挥着泪去了。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7岁 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198. 金球姑娘和三条腿蛤蟆郎

（蒙古族 喀左县）

有个叫金球的姑娘，在树荫凉底下玩她的小金球。树底下不远地方有一眼井。金球姑娘玩着玩着，一不小心，金球"咕噜咕噜"掉到井里了。金球姑娘使劲地喊："哎呀，我的金球！我的金球掉井里了！"金球姑娘舍不得她的小金球，一边喊着，一边"哇哇"地哭起来。

井台边上，有一个三条腿的蛤蟆搭话了："金球姑娘，你干啥哭哇？"金球姑娘说："我的金球掉到井里头了我的金球可好了。"三条腿蛤蟆说："姑娘你别哭了，我给你拿出来。"

金球姑娘听蛤蟆说给她拿出来，就不哭了。"那敢情好了，你给我拿出来吧！"三条腿蛤蟆说："我给你拿上来，你给我当媳妇。"金球姑娘也不知道啥是媳妇呀，就说："中

啊！”三条腿蛤蟆爬来爬去，爬到井里去了。找到了金球，用嘴一叼，又爬呀爬的，爬上了井沿，张嘴一吐，金球姑娘用手一捧，接住了。金球姑娘乐得一蹦高，就跑起来了。三条腿蛤蟆说：“姑娘，你别跑，你答应给我当媳妇的。”

金球姑娘绕着井沿跑了几遭，三条腿蛤蟆追着她在井边跑了几遭。金球姑娘害怕了，撒腿就往家跑，三条腿蛤蟆拼着命地在后边追。三跑两跑，三追两追的，金球姑娘跑到家，“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三条腿蛤蟆蹿到院子里喊：“金球姑娘，开门！金球姑娘，开门！”

金球姑娘的阿爸听见喊声，问是怎么回事，金球姑娘说：“我的金球掉到井里了，三条腿蛤蟆说，让我给它当媳妇，它给我捞上来。我答应了，它给我捞上来了，追着我给它当媳妇。我绕着井沿跑了好几圈，又跑回家来，它又追到家来了。”阿爸一听，乐了，说：“那你咋说就咋办，耍赖多不好。”阿爸下地把屋门就给打开了，三条腿蛤蟆“啪叽啪叽”地就爬进来了。

金球姑娘一看见它，心里就生气，“哨”一脚，把三条腿蛤蟆踢得骨碌骨碌摔出挺远，摔个仰巴跤。弹搭弹搭，咕容咕容，又起来了。起来了，就爬到炕上去了。金球姑娘这个硌应啊，拿个棍子往地下扒拉，可怎么扒拉，它也不走，怎么打，它也不死。阿爸说：“金球姑娘，人家把你的金球从井里捞出来，用钱雇你也雇不着，你别打它，给它点儿饭吃吧。”

金球姑娘寻思，给它点儿饭吃，快走吧，就用盆子盛来点儿饭给它放到炕上。你看那蛤蟆，“噗叽噗叽”的，吃得满炕都是饭，金球姑娘忒硌应它了，起心眼儿里硌应。用脚踢，用筷子夹，踢出去又回来，夹出去又回来。金球姑娘累了，躺到炕上歇着，它也躺到金球姑娘身边。把金球姑娘气得又是踢，又是扔。

阿爸说：“金球姑娘，咋说咋办，你别摔它。”金球姑娘说：“不！我单摔它。谁给三条腿蛤蟆当媳妇呀！我不当，我就摔它。”

这蛤蟆真结实，怎么摔也摔不死。金球姑娘走哪它跟哪。金球姑娘睡觉，它就躺到金球姑娘身边。金球姑娘说：“等我明天不困了，不累了，我非扎死你不可！”

说完，金球姑娘就睡觉了。刚睡觉，就做个梦：有个好看的年轻小伙儿，穿的绫罗绸缎，扎着红腰带，骑一匹扎红缨的大白马，眼瞅着闯进她屋里来。她吓得“嗷”一声叫起来，她吓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梦中的小伙子，正骑在一匹大白马上，站在她家屋门口。金球姑娘一看，这个小伙子多好看哪！金球姑娘寻思：我要是选姑爷，就选这样的姑爷。

金球姑娘这么寻思着，人马都不见了。不知啥时候，金球姑娘又睡觉了。她刚一睡着，三条腿蛤蟆又到炕上来了，金球姑娘吓醒了，抓起来，“啪叽”一下摔到墙上。三条腿蛤蟆死了，就势变成一个小伙子，和她刚才看见的那个小伙子一模一样，穿的那样袍

子，扎着红腰带，也骑着那匹扎红缨的大白马。

金球姑娘看中了小伙子。小伙子一把把她抱住，他们成亲了。

讲 述 者：金　荣 女 蒙古族 63岁 喀左县三道营子 农妇
采 录 者：靳宏琴 女 蒙古族 朝阳市文化局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喀左县三道营子

附　记：

讲述者金荣所住村子系蒙汉杂居，她讲故事时用汉语，能讲述一百多个故事。

199. 豆　芽　儿

（蒙古族　朝阳县）

古时候，有一对老夫妻无儿无女，成年靠卖豆芽菜过日子。他们平时待人好，屯里人都叫他们好老头儿和好老太太。

有一天，好老头儿从缸里捏出一根白生生的豆芽儿对好老太太说："哎，老婆子，看这豆芽儿，多稀罕人呀！咱都这么大岁数啦，哪管有个跟这豆芽儿似的儿子也好哇！"好老太太说："唉！谁说不是呢，可咱俩的命不济呀！"说来也怪，第二天好老头儿去泡豆子，有一个跟手指肚儿大的绿豆，它忽悠忽悠地漂在水面上不沉底。好老头儿觉着纳闷儿，就捞出来招呼老太太说："哎！过来呀，老婆子，看这个豆儿多大呀！"老太太捧在手里说："哎呀，说不定还是个宝呢！"正说着，就听有"嘤嘤"的哭声。好老头儿侧棱耳朵一听，乐啦："哟，老婆子哎，这哭声是打豆儿里出来的。"好老太太急忙扒开豆皮儿。哎哟哟，天大的喜事！你说咋的呀，从豆里蹦出个胖小子，白胖白胖儿的，就跟那豆芽儿差不多，老两口儿欢喜得不得了。

那小小子说来也怪，见风就长，不几天就成大孩子啦。又过几天就会说话了，爹呀妈的，叫得又脆又响。很快，就能跑能颠儿，帮老头儿老太太干活儿了。小小子长得白胖，又加上是从豆儿里出来的，所以老两口儿就给他取名叫"豆芽儿"。这豆芽儿可真叫神呀，他一天到晚地帮爹妈忙活泡豆芽儿卖，从不觉累得慌。他只要抓一把绿豆扔在缸里，你看着吧，第二天一早准泡出满满儿的一缸上好的豆芽儿来。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好老头儿一家的日子就富裕起来啦。在好老头儿的介壁子也住着老两口子，也是没儿没女。这两口子呀，才不是个东西呢！又馋又懒又坏良心，好扯个闲话做个坏事儿。屯里人都叫他们坏老头儿和坏老太太。坏老头儿两口子对好老头儿得儿子的事本来就很眼馋，这

会儿又见人家发了财，更是气堵脖颈儿啦。…天，坏老头儿装着闲串门儿来到好老头儿家，问这问那："大兄弟，没看你外出买多少豆子，咋泡出那些豆芽儿呢？"好老头儿两口子是个实心肠，就根儿根儿蔓儿蔓儿[①]地跟坏老头儿说了。坏老头儿说："那也让豆芽儿给我泡几缸吧。"好老头儿答应了。可是，豆芽儿却死活不干。他说："好心眼儿的人我帮着干，坏心眼儿的人呀，哼！连个豆皮儿也不给他泡！"坏老头儿气坏了，心想：你等着瞧，我非弄死你不可！

有一天，豆芽儿到井沿儿去挑水，让坏老头儿看见了，就从背后抽冷子[②]把豆芽儿推到井里去了。豆芽儿淹死了！好老头儿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在给豆芽儿换衣裳时，从豆芽儿的怀里掉出个小葫芦瓢，好老头儿把瓢留下了。说也怪，好老头儿用这小葫芦瓢舀豆子，一小瓢就能泡出一大缸上好的豆芽儿，好老头儿两口子又照样卖起了好豆芽儿。

坏老头儿两口子见好老头儿又泡出了好豆芽儿，就又装做闲串门儿的样子，前来打听。好老头儿又根儿根儿蔓儿蔓儿地跟他说了。就这么的，坏老头儿就把小葫芦瓢给偷去了。可他舀了一瓢豆儿往缸里一泡，你说咋的？泡出了一大缸咕咕容容的大蛆，个个儿拖着大尾巴，满屋里乱爬，饭盆里也进，水缸里也爬，那恶心人的样儿就没法提了。坏老头儿生气了，一下把小瓢摔了个粉碎。

没曾想，当天夜里，屋地起了一屋大跳蚤，把坏老头儿和坏老太太咬得翻翻乱滚，痒得他俩"爹"一声、"妈"一声地喊叫，浑身都挠得血糊拉的。坏老头儿一气之下捡起瓢碴儿，扔到自家房顶上了，心想这下子可没事了。谁曾想，夜里，坏老头儿的房笆儿[③]上落下了不老少的大花蜘蛛，满屋里乱爬，一夜的工夫就结了满屋的网，把门和窗户封了个严严实实的，完了就往坏老头儿两口子的身上缠，左一道右一道，里三层外三层，把老两口子缠了个结结实实。他俩躺在炕上，白花花的，就跟两个大蚕茧子似的。他们很坏，没人到他们家去串门儿，谁也不知道这事，就这么缠了七天七夜，把他们俩活活儿地给饿死了。

坏老头儿扔瓢碴时用劲大了，有一块破瓢碴儿落在好老头儿家房顶上了。好老头儿家那天黑夜从房笆儿上落下一层绿豆，怎么收也收不完。好老头儿两口子又泡起了豆芽菜，照样儿卖钱，过起了舒舒服服的好日子。

讲 述 者：魏洪桥 男 蒙古族 65岁 朝阳县六家子乡魏营子村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魏泽先 男 六家子乡 农民
采录时间：1984年2月
采录地点：朝阳县六家子乡魏营子村

① 根儿根儿蔓儿蔓儿：从头到脚。
② 抽冷子：冷不防。
③ 房笆儿：用秫秸或木条编成片，用来遮挡房顶的沙土。

200. 豆腐孩儿

（沈阳市）

早先年，辽河套里住着一家姓苏的，两口子做豆腐为生，苦巴苦曳[①]地，日子还算过得去。可就有一件事不遂心，两口子四十多了还没有儿女。常言说，缺儿缺女缺了半台戏。老苏家的日子怎么瞅也是个冷清。就为这，老苏头儿带着老伴儿东烧香西拜佛，又请了一张菩萨像供在家。可到头来啥用也没顶，见天晚上还是夫妻俩孤零零地守干灯。

有一天，老伴儿把新压好的豆腐拣了三块，供到菩萨像前，祷告说："菩萨啊，哪怕让我有个像三块豆腐这么高的孩子也行啊！"哪曾想，画上的菩萨开口说话了："你想要孩子，就把这三块豆腐吃了吧！"

老伴儿吓坏了，揉揉眼睛再看，菩萨像和以往没啥两样。她急忙把这事告诉了男人。老苏头儿半信半疑地说："备不住是菩萨显灵了，你就试试好了。"老伴儿求子心切，大口小口地就把那三块豆腐都吃了。你猜怎么着，媳妇吃了豆腐真就怀孕了，九个月下来，一生生下个胖小子，虎头虎脑的，长得甭提多招人稀罕。可有一宗，孩子个头儿小了点儿，真就像三块豆腐那么高。老苏头儿喜滋滋地拍着儿子屁股说："小点儿不碍事，有苗儿不愁长，就叫他'豆腐孩儿'吧。"

说起来真够玄的，豆腐孩儿睁开眼就会说话，落地上就能跑能跳，一声爹一声妈地叫得豆腐匠两口子心像掉进了蜜罐里。两口子拿豆腐孩儿当成了心尖尖儿。

一晃几年过去了，豆腐孩儿光长岁数不长个儿，在外面玩儿时总受欺负。他妈就犯愁了：这么矮的小人儿将来能干点儿啥呢？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儿，人家要害他可倒容易，和碾死个臭虫差不多！三愁两愁，豆腐孩儿他妈熬糟死了，光剩下这父子二人过活了。

有一天晚上，豆腐孩儿在邻居家玩儿，他人小不显眼，邻居家忘了他这个茬儿，把大门早早关上了。豆腐孩儿玩儿够了想回家，才发现人家大门插上了。他没出声儿，站在当院四下瞅瞅，一眼瞅见门下有个阴沟，就想从那钻出去。他猫下腰，往阴沟一拱，人倒是出来了，却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箍得他浑身骨头节生疼生疼的。豆腐孩儿一看，邻居家门外站着几个人，挺眼生，就问："你们要干什么？"

---

① 苦巴苦曳：艰辛劳累。

抓他那个人说："别出声儿！你现在去给我们办件事，从这阴沟再钻进去，想法把门打开，把这家的牛牵出一头来！"

豆腐孩儿这才知道自个儿落到一伙儿贼人手中。他假装害怕地说："你们放了我吧，我可不敢做这种事，我爹知道了准揍我。"

那人眉毛一竖，把他一下子举过头顶，恶狠狠地说："你去不去？不去我摔死你！"

"别摔，别摔，我去。"豆腐孩儿赶紧答应了。他从阴沟钻进院子。这时候，邻居家已经吹灯睡觉了。他想，我得给邻居家报个信儿，把人们喊起来，就故意大声对着门外问："哎，我说偷牛的，你们是要大牛还是要小牛啊？"豆腐孩儿这一吆喝，邻居家的人都出来了。这伙儿贼连根牛毛也没摸着就吓跑了。

豆腐孩儿好心没得好报。邻居家以为豆腐孩儿要偷牛，不由分说把他扭住，推推搡搡拉到老苏头儿面前，骂骂吵吵地说："太不像话了，街坊邻居住着，你儿子和别人搭伙偷我们家的牛，屁大个小人儿，贼心倒不小！"这一嚷嚷，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豆腐孩儿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老苏头儿又急又气，把儿子训斥了一顿，磕头作揖地把人们劝走了。

人走净了，老苏头儿说："孩儿呀，咱家再穷，你也不能去偷哇！"豆腐孩儿哭了，说："爹，我没偷，是他们屈赖我。"老苏头儿说："你本来就没有糊口的本事，这回又把名声搞坏了。爹眼瞅老了，快要干不动活儿了，你这么不中用，爹跟你操心到哪天才是头儿呢？"老苏头儿说着说着哭起来了。

豆腐孩儿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儿，可不是咋的，别人家像他这么大的小忝儿[①] 都能帮大人放放牛、搂搂柴禾、干上几把子零活了，自己还整天在外头疯玩儿，叫老爹操心，这哪行？豆腐孩儿决心出去闯荡闯荡。他等爹爹睡下了，就连夜离开了家。

豆腐孩儿顺着辽河往上走，走过一村又一村，逢人便问有没有雇小半拉子的。人们看看他的身量，都憋不住笑，说："三块豆腐垫个大钱儿高，你能干动啥活计？家玩儿去吧。"豆腐孩儿不死心，继续往前走，他就不信找不下一个挣饭吃的地方。

这一天，豆腐孩儿来到一座庙前，推开山门，只见庙里空无一人，不知哪儿钻进来的几只鸡在佛殿里奔来跑去，地上净是鸡屎。豆腐孩儿轰跑了鸡，刚想在这里歇一会儿，庙里的老和尚化缘回来了。豆腐孩儿麻溜儿问："师父，你们庙上雇人不？"老和尚看看豆腐孩儿，说："你能干点儿啥呀？"

碰巧又有几只鸡溜达到佛殿门前，伸头探脑地想进去，豆腐孩儿站在门槛上一蹿高："欧嘶！"就这一嗓子，几只鸡扑棱着翅膀全惊跑了。老和尚一看，心说，行，别看这小人儿不大，鸡还真怕他。就说："这庙上就我自已，正短一个干杂活的，你愿意干就留下。"

---

① 小忝儿：小孩儿。

豆腐孩儿答应了。讲妥了工钱，还讲下了一干就得满三年，这三年里，任打任罚由庙上，豆腐孩儿不许中途辞工。

什么都讲妥妥的了，老和尚的脸一下子阴了，说："从今往后，庙里的杂活儿都交给你了。你要给我管住这群鸡，不许一只鸡闯进佛殿，我要是看见佛堂地上有鸡屎，就叫你吃了！"

豆腐孩儿连忙答应了，心说，看不出这老和尚说话真够狠的。老和尚说话狠，做出事来更狠。过去和尚出家时都忌口吃素，老和尚当初忌口时留了一手，日后兴吃鸡蛋，庙上那群鸡就是他养的。豆腐孩儿每天在庙里忙得手脚不拾闲儿，帮老和尚喂鸡、看鸡，可是，他连鸡蛋的味儿都没闻着，下的鸡蛋全叫老和尚独吞了。这还不说，鸡是活物，哪能时时都看得住？有一次，豆腐孩儿没留神，一只鸡钻进了佛殿，刚好被老和尚看见了，幸好没屙下鸡屎。就这样，老和尚还把豆腐孩儿暴打一顿，罚他在佛殿里跪了半晌，饿了两顿饭。

时间长了，豆腐孩儿一看老和尚这么歹毒，拿自己不当人待，也有气了，可走又走不了，就盘算着使个招子，治治这个老和尚。

这一天，老和尚出外化缘去了，豆腐孩儿从老和尚屋里偷了一把红糖，又抓了两把炒面，用水和成了稀糊糊，在佛殿里这儿拨一堆，那儿拨一堆，看上去和鸡屎不差样儿。忙乎完了，就坐在门槛上等老和尚回来。

远远地瞧见老和尚露头了，豆腐孩儿手脚麻利地将一只鸡轰进了佛殿。老和尚刚好进了庙，一眼瞧见佛殿里有只鸡，走近前，又见佛殿的地上一摊一块儿遍地鸡屎。豆腐孩儿装作才发觉鸡进了佛殿，急慌慌地把鸡轰出去了。这一回，老和尚可倒是也没打也没骂，说出的话却句句咬着肉："我早就把丑话说在头里了，这佛殿里的鸡屎你都吃了吧，今晚上你就不用吃饭了！"

豆腐孩儿装作挺不情愿的样子，半天才抓起一块鸡屎放到嘴里，嚼嚼，味道好像挺香，他大口大口吃起来。其实，他吃的本就是红糖和炒面调成的糊糊，哪能不好吃？豆腐孩儿越吃越香，吃了一块又一块，老和尚都看傻了眼。他心里直犯捉摸，这鸡屎吃起来能这么香甜？看看佛殿里还剩最后一堆鸡屎了，老和尚忍不住了，说："这一堆留给我吧，我也尝尝鸡屎是什么味道。"说完，不等豆腐孩儿回话，他抓起来就放进嘴了，嚼嚼，品品，嗯，味道真不错，敢情鸡屎这么好吃，看鸡这差事真不该派给豆腐孩儿！老和尚吃得舔嘴咂舌的，对豆腐孩儿说："往后你不用看鸡了，让它们进殿里随便屙屎吧，屙的屎都给我留着，你一口也不许吃！"豆腐孩儿点点头，偷偷捂嘴乐了。

第二天，老和尚出外化缘回来，一头就钻进了佛殿，他昨天开禁不要紧，今天鸡群在殿里闹翻了天，佛像上下，供桌上，地上，到处是一摊摊鸡屎。老和尚在外面走得又饥又渴，忙不迭抓起两摊往嘴里胡噜。咦？怎么变味儿了？又酸又臭地叫人直反胃。老

小老头儿忘了刚才自己偷鸡的事，腆了腆胸脯子说："你别看我长得不起眼儿，我可是本县县太爷他老爹！"说完这话，小老头儿又垂头丧气地说："也不知我这是犯了啥病，打生下来就这模样，好歹娶妻生了子，年纪一大把了，这个头儿么，愣是不给你往高长呀！"

豆腐孩儿一听小老头儿是县官的老爹，就有主意了，说："你这么大年纪了，长不长个儿也没啥了，可别误了我的大事。快把我装进口袋，扎上嘴，挂到门闩上去。"小老头儿说："那是为啥？"

豆腐孩儿说："为了长个儿呀！菩萨给我妈托梦了，叫她把我装在口袋里，扎上嘴，挂在门闩上，菩萨好打发人把我接去调治调治。往后，我就和平常人一般高了。"

小老头儿一听，急忙问："让我也一块儿去治治好不好？"豆腐孩儿说："那可不行，菩萨说了，一年里只能治一个人。"小老头儿说："你年纪小，哪年治还不中？今年就让我去吧！"说完，不等豆腐孩儿答应，他着急忙慌地跳进口袋里，连声催豆腐孩儿快扎上口袋嘴。豆腐孩儿憋不住乐，忙把口袋扎好，挂不到门闩上了，就立在门旁，又嘱咐小老头儿说："菩萨打发人接你时，你千万别出声，他们就不知道咱俩换个儿了。"小老头儿连连答应，豆腐孩儿赶紧溜了。

过了好长时间，两个差人酒醒了，一看口袋掉到地上了，用手摸摸，里面人还在。两个人也没打开看看，背上口袋就回了县衙。县官听说豆腐孩儿带到了，立刻升堂。差人把口袋往大堂上一撂。县官哪知道豆腐孩儿是装大口袋里带来的，被弄糊涂了，就问："口袋里装的何物？"

差人说："被告人太小，只好装在口袋里。"

小老头儿正在口袋里支着耳朵听声呢，怎么？没去菩萨那儿，被带到县衙大堂上了？堂上问话的不正是自己的儿子么！小老头儿急了，在口袋里又蹬又踹地喊起来："你们这群混蛋，快把老子放出来！"

县官来气了，说："好你个小毛孩子，还敢骂人！给我打二十板子！"衙役们抡起板子就打。小老头儿在口袋里抱着脑袋嚎着："别打呀，你这混小子，我是你爹！"

县官更来火了，说："真是无法无天了，你还敢跟我称爹！再加二十板子，给我使劲打！"

衙役们一板比一板狠，劈里啪啦打了一气，小老头儿喊声越来越低，到后来，一点儿动静也没了。

县官叫人松开口袋嘴，把人拖出来，一看，可坏菜了[①]，里面的人真就是他老爹！摸摸心口窝，人早就咽气了。县官不顾手下人在场，大嘴一咧，嚎上了："爹呀，你上哪溜

① 坏菜了：糟糕了。

达不行，为啥偏偏钻进口袋里来呀？”

两个差人一看是县官老爹被打死了，知道自己惹下祸了，赶紧跪下禀告说：“老爷，这都是那豆腐孩儿捣的鬼，让我们去把他抓来！”

没容县官下令，豆腐孩儿自己闯上大堂来了。原来，他没走远，一直悄悄跟在两个差人的后面，借着人小不显眼，钻进了县衙。刚才的事他全看见了。豆腐孩儿说：“请问大老爷，我犯了什么罪？”

县官说：“是你害死了庙上的老和尚！”

豆腐孩儿不慌不忙地说：“老和尚赖我的工钱不付，还拿棍子打我，我又没打他，是他自己脚下不留神跌死的。大老爷说我害死了老和尚，可有证据？”

“这……”县官接不上话了，他想了想又说：“你没害人，为啥不敢见官，中途逃跑？”

豆腐孩儿说：“差人把口袋扎得紧紧的，我怎能跑出来？是你爹把我放出来，他自个儿愿意进口袋，还逼着我扎上袋子嘴。我这么小，他要是不愿意，我想把他装进去也办不到！”

“这……”县官又没词儿了。衙役们在一旁都憋不住偷着乐。县官见自己丢丑了，气得手脚直哆嗦，说：“那也得给你定个罪，不能便宜了你！”

豆腐孩儿没被吓住，说：“我没害人，老爷还要给我定罪；儿子打死亲爹，老爷该定个什么罪呢？你老爹可是明明白白告诉你他是谁了，你还叫人往死里打，你是谋害亲爹，更是罪大恶极！”

豆腐孩儿这几句话，句句咬着理。县官搁心上一过，可就害怕了，连忙换了副笑脸，说：“好了，本官念你年幼无知，判你无罪，放你回家，行了吧？”

豆腐孩儿不依不饶地说：“那可不中，这件事我得告到府衙门评评理！再说，那老和尚还欠我工钱没给呢，我跟他讲定的三年三十两银子！”

县官生怕豆腐孩儿往上告他，连忙说：“老和尚欠你的工钱我来付，你快回家吧。”县官让人取来银子。他眼睁睁搭上老爹又赔上三十两银子，只好自认倒霉。

豆腐孩儿见好就收。他把银子打成个小包，往身上一背，顺着辽河沿儿就回家了。

讲 述 者：王凤英 女 57岁 沈阳市和平区八经街道 退休工人
采 录 者：江 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王凤英家

附 记：

王凤英现居沈阳，祖籍北镇县农村。她从小爱听外祖母和母亲讲故事，掌握的百余则故事多是童年时听来的。王凤英识字不多，表述能力较强。她讲述的故事中有一部分属乡野奇闻，讲述的“荤”故事也较有特色，带有封闭式乡村女性间传承的特点。

201. 火石儿子

（满族　沈阳市）

在早，有一家姓王，老两口儿领一个儿子过日子，儿子叫王林。

王林二十岁这年，有人来给他保媒，经媒人一说和，婚事儿就成了。选个良辰吉日，小门小户的人家，也没怎么操办，就把姑娘娶了过来。

等到揭盖头时，王林一看，媳妇长得瘦饥格拉[①]，个儿不高，眼睛不大，就皱起了眉头，心里不高兴，就出屋去了。

下晚儿吃团圆饭的时候，王林就不见了。院里院外找个遍，也没找着，亲戚朋友赶忙到左邻右舍去问，都说没见着。大家伙儿到全村三十多户人家打听，谁家都摇头说："没看着。"阿玛和讷讷急得火上房，气得直骂儿子，但又可怜新过门的媳妇，就哄着媳妇说：

"媳妇吃饭吧，他明儿个兴许能回来。"

媳妇说："他就是走到天边，只要能回来，俺也等着他。"

新婚之日，媳妇一个人儿空守洞房过了一夜。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王林一直没有音信。媳妇想，我和他拜了天地，就是他家的人了，两位老人身边没人照料哪能行？她每天很早就起来，烧火做饭，伺候公婆，屋里屋外忙个不停。老两口儿看到新过门的媳妇又能干又贤惠，从心眼儿里高兴。可媳妇越好，老两口儿越着急上火，盼着儿子能回来陪伴媳妇。老两口儿偷偷落泪，总觉得对不起这新过门的媳妇，可又没招儿，不知儿子的下落。

再说，王林从家里出来，一口气儿跑到边外。这天，他走到一个小县城里，正在街上转悠，碰见一个同乡。这人姓杨，个儿不高，三十开外的岁数，看上去挺和善，他在这个小县城里和别人合伙儿开了个小烧麦馆。这人拍着王林的肩膀说："这不是王林兄弟吗？"王林说："啊，杨大哥，是你呀！"

"你是从哪儿来的？""俺是从家里偷着跑出来的。""怎么偷着跑出来？"杨大哥还要说啥，王林就抢过话茬儿说："俺要出来挣钱，讷讷总是不放心。讷讷她说，出门在外不容易，好吃赖吃，大伙儿在一块儿凑和过。可俺寻思出来挣点钱，家里宽绰点儿，末后

---

① 瘦饥格拉：瘦弱。

好娶个媳妇。”

王林怕说了实话儿，杨大哥非劝他回去不可，就说了这谎话。

杨大哥听了说：“当老人的都这样，俗话说的好，‘儿行千里母担忧’。不过，你想的也对，二十多岁了，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儿呀。”

王林点点头。杨大哥又问：“那你找着事儿干了吗？”“没价呢。”“那待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我跟别人合股开了个烧麦馆，我给你跟他们商量商量，要是行，你就搁俺们这干，不行再说。”

王林说：“杨大哥，给你添麻烦了。”

杨大哥说：“唉！这算啥麻烦，你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走吧，咱俩这就回去。”

两个人边走边唠。杨大哥见到了老乡挺乐，打听家乡这事那事，不一会儿，就到了烧麦馆。

杨大哥在前头，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后屋。这烧麦馆虽说是合伙儿开的，可也有个管事儿的。管事儿的正在八仙桌那儿打算盘。杨大哥上前用手指着王林说：“这小伙子是俺老乡，来这儿三天了，也没找着事儿干，咱这馆子里人手不够，就叫他在这儿干吧。”

管事儿的上下打量了一番，看王林老实厚道样，就说：“行，就在这干吧，那你就是他的保人了。”杨大哥说：“行！行！有啥事我兜着。”就这样，王林在烧麦馆当了跑堂儿的。他殷勤能干，手勤脚快，招待主顾满脸陪笑，上门的主顾越来越多。

自打王林来这家烧麦馆，生意越来越兴隆，大伙儿都说是王林给带来的财运。

春去秋来，一眨眼儿就是三年。

一天夜里，王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搁心想，当初自个儿一赌气从家里跑出来，这三年虽说是挣了不少银子，可也怪想家的，心里总不是滋味儿。他回想当初阿玛、讷讷省吃俭用为他娶了媳妇，可自个儿连阿玛、讷讷都没告诉一声就偷着跑出来了，对两位老人没尽一点儿孝心，也对不住媳妇。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怎么样，应该回家看看去。想到这儿，他翻身起来，把攒的银子，还有几件衣裳都包在一个小包儿里，推门就想走。一看，外面天还没亮，就又躺下眯了一会儿。

天刚蒙蒙亮，王林就找管事儿的说：“我一晃儿三年没回家了，我寻思回家看看去。”

管事的说：“你搁家出来日子真也不短了，那你就结帐回去看看吧。”王林算完工钱后又和杨大哥说。杨大哥说：“是该回家看看。”他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二十两银子，往王林兜里揣。王林说啥也不留，说：“杨大哥，快把钱揣起来，这几年您对俺没少帮助，俺也攒不少银子，都带上了。谢谢您吧。”

“你快拿着吧，你是你的，这是我一点儿意思，回去说个媳妇。好看赖看不说，是正经人，能过日子就行。”

听杨大哥这么一说，王林就把当初自个儿从家为啥跑出来，又为啥糊弄杨大哥说自

单说，这天夜里，王林的媳妇在家也做了个梦。她梦见王林回家来了，丈夫见着她挺乐，说："看你这样好，当初我还兴许不走呢！""你上哪儿去了，连个信儿都没有，让家里多着急呀！"媳妇说完，凑到丈夫跟前，依偎在丈夫怀里，俩人上炕同床共枕了。到天亮，媳妇醒来，原来也是一场梦。

早上吃完饭，媳妇就把昨晚儿做的这个梦和婆婆说了。婆婆说："这是个好梦，是个吉祥的事儿，把这个日子记住。"

自从媳妇梦见丈夫回来后，她真就有孕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晃儿，临产了，生了个小男孩儿。说也奇怪，这孩子生下来就有一个小拳头张不开，总是攥得紧紧的。

讷讷说："这是天赐给俺的孙子。"她不但没生气，还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转眼又是三年。

王林自打从破庙里回来后，在杨大哥的帮助下，自个儿开了个小烧麦馆。他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干，一个子儿也舍不得乱花。这三年又积攒了不少银两。可他实在想家，就把小烧麦馆安排给杨大哥，回家来了。

这次回来，他买了一匹高头大马，一路归心似箭，马蹄如飞，不几日就到家了。

这天傍晌，媳妇正在家烧火做饭。往外一瞅，一个人牵着高头大马往院儿里走，她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贵客，连手拿的瓢盆都没顾得放下，就迎了出来。到外仔细一看，是自己丈夫回来了。心里一乐，忘了手里拿着的东西，"叭嗒"一声，瓢盆掉到了地上。阿玛和讷讷听到声音也出来了，一看是儿子回来了，老两口可乐坏了。讷讷说："儿呀，你可回来了！快进屋吧。"

一进屋，王林跪在阿玛和讷讷跟前说："儿子不孝，让二老操心。你们就打俺一顿吧。"讷讷说："快起来！快起来！你回来了，当老人的就乐了。"阿玛说："你一走就是五六年，连个信儿都没有。不管怎么，你平安无事回来，就千喜万喜！"讷讷又说："这些年可把媳妇累坏了，要不是她顾这个家，侍候俺俩，俺俩早见阎王爷了。"王林也觉得实在对不住媳妇，他转身对媳妇说："俺对不住你，让你受苦了，俺再也不走了。"这时，他才发现媳妇比他做梦时还好看，正在一边儿掉眼泪，身边靠着一个孩子。王林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讷讷说："是我的孙子，你的儿子呗。""我哪来的儿子呀？"娘俩正说着，媳妇摆上桌子，饭菜也端上来了。讷讷说："吃完饭再唠。"这时，炕上的小孩儿往桌子上爬，他刚爬到桌子旁，攥着的小手一下子张开了，"叭"的一声，掉到桌子上一块火石。大伙儿都愣了。

王林把火石拣起来，一看，正是自己在庙里丢的那块火石。他就把自己三年前回家时，让人劫了，回到庙里丢火石和做梦的事儿讲了一遍。讷讷听后说："儿呀，你说的一点儿不假，你媳妇那天下晚儿，也做了和你同样的梦。"

王林说："我明白了，这是关老爷显圣，怕我不认儿子，以'火石'为证呀！"王林

人阿什赫白头到老，绝不能转嫁他人做什么福晋。”说完，理也没理转身走了。

巴哈楞贝勒从来是说一不二，想不到一个小小山民的老婆竟是这样不识抬举，气得他“啪”地给了亲随一马鞭子，说：“去，把他的丈夫阿什赫找来！”

贝勒有令谁敢不听？当下派出人马，不到半天就把阿什赫找回来了。亲随陪着笑脸凑上前去说：“阿什赫，你的洪福到了，咱们老贝勒看中了你的老婆。只要你答应了，要金给金，要银给银，你要是要女人，贝勒府里有的是美女随你挑选。”

阿什赫冷冷地说：“谢谢贝勒大人的盛情。我的老婆不是路边的野花，谁愿摘，谁就摘。大人有金山、银库，山民我无福受纳，大人有美女留给他自己享用吧！沙吉阿妹是我的，不能转嫁给大人。”

亲随见软的不行，又吓唬他说：“阿什赫，你得放明白点儿，巴哈楞贝勒是咱们的头儿，你不懂得咱的规矩，也应该知道贝勒大人的厉害！”亲随还要往下讲，巴哈楞贝勒可等不得了，他上前推开亲随说：“少罗唆！阿什赫，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巴哈楞贝勒一连问了三声，阿什赫把脸扭向一边，头没点一下。老贝勒火啦：“来人！把这小子推出去打死，活活给我打死！”

阿什赫手中没有箭，腰上没有刀，只有用拳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阿什赫被撂倒了。他不求饶，咬着牙，只在心里说：“你们打吧，打吧，打死了我，还有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就要降生了，他长大成人会给我报仇的。”

阿什赫被打死了，沙吉阿妹也被抢来了，她扑到血肉模糊的丈夫身上，哭喊着，摇晃着。突然从阿什赫身上掉下一个东西，拣起来一看是块鹿胎。沙吉阿妹哭喊得更厉害了：“阿什赫，你带给我的最好礼物，我收到了。放心吧，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都知道，闭上眼睛，去吧！让天神保佑你！”

阿什赫闭上眼睛，沙吉阿妹也昏过去了。

沙吉阿妹醒来，见自己躺在贝勒后府里，想到巴哈楞就要来逼亲了，她觉得只有一死，才不枉与阿什赫夫妻一场。她从怀里拿出阿什赫给她留下的鹿胎，暗暗祷告说：“苍天有眼，丈夫有灵，我将鹿胎吞下，神灵保佑我死后不烂，等孩儿降生到人世给我们两口子报仇。”

巴哈楞贝勒打死了阿什赫，心想沙吉阿妹从此就是他的了，突然听说沙吉阿妹自尽了，火冒三丈，随后一刀将亲随砍倒了，吩咐手下人，将沙吉阿妹尸首扔到荒山野岭。

在离沙吉阿妹家不远的山弯里，有个叫萨格大的老太太，无儿无女，平时对沙吉阿妹像亲生女儿一样。沙吉阿妹也拿萨格大奶奶当做亲娘看待。萨格大奶奶听说沙吉阿妹尸首被扔了，就偷偷地把尸首搬到她家房后的一棵大柳树前，她把树放倒，把中间的木头抠出去，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把沙吉阿妹的尸首装进里面，找一个僻静地方，埋上了。

在沙吉阿妹被安葬后的第七天夜里，她怀揣的婴儿降生了。正象她祈求的那样，她的尸首真的没烂，还给孩子留下了足够吃七七四十九天的奶水。孩子吃了讷讷的奶水，长得挺壮实，天天爬来爬去，抠挲着小手抠树皮。树皮本来不坚硬，抠掉了又扒泥。不知过了多少天，一丝光线透进了坟坑里，小孩儿顺着亮光爬到地面。从这天起，小孩儿每天都从坟坑里爬出来，喝泉水，吃山果，吃喝过了，就和山上的小鹿蹦一阵，再学着小鸟叫几声，玩累了回到坟坑里睡一觉。

夏天过去到了秋天，小孩儿从山上拣来一些榛子、核桃、松果，放在坟坑里。就这样，小孩儿一气在坟坑里过了三年。不少山民看到过这个奇怪的小男孩儿，谁要想捉他，他一晃就不见了，也不知他住在哪里。

一天，萨格大奶奶上山采山菜，回来的时候顺路看看沙吉阿妹的坟墓。她趴在坟头上正哭着，冷丁见坟里钻出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儿。她明白了，这一定是大伙儿说的那个小孩儿。“这孩子怎么会住在这儿呢？”萨格大奶奶想起来了，这孩子不是别人，是沙吉阿妹的孩子。三年前沙吉阿妹含恨死去，她偷偷装殓的时候，肚里的婴儿还在轻轻地动弹，想不到这孩子真命大，活了。

萨格大奶奶把他抱回家里，对他比自己的亲孙子还要稀罕，教他说话、吃饭、穿衣。他生在漆黑的坟墓里，看不到天日，萨格大奶奶顺嘴叫他“不漏天”，他是个可怜的孤儿，萨格大奶奶给他起名叫“俄木特列”①。

山上的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漏天俄木特列在萨格大奶奶精心养育下，转眼间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和阿玛一样，长到十五岁便成为出众的小猎人丁。他的箭法百步开外可以射下密林中的飞鼠；他的力气，可以同山上的老虎比试。萨格大奶奶看着一天天长大的俄木特列，别提多高兴了。

一天，俄木特列从山中打猎回来，突然眼里含着泪水问萨格大奶奶：“奶奶，村里的人都说我是天生地养的，天生我，天是我的阿玛；地养我，地是我的讷讷。我的阿玛是天上的谁？我的讷讷是地上的哪一个？告诉我吧，奶奶，他们在哪儿？”萨格大奶奶看着俄木特列，心酸了，不能再瞒着孩子了。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俄木特列阿玛、讷讷的遭遇和他怎么在坟包中出生，都说了出来。俄木特列听了萨格大奶奶的话，伤心地哭了，哭着哭着，他猛地站起身，“嚓”的一声拔出宝剑冲到门外。萨格大奶奶赶忙扯住俄木特列的胳膊：“你要上哪去？”“我要报仇，我要杀死巴哈楞，为我阿玛、讷讷报仇。”萨格大奶奶拼死劲拽着俄木特列，说：“不能去，孩子，你听我说，贝勒的兵马比蚂蚱还多，官府的防备比铁桶还严，当年你阿玛武艺比你强几倍，也没能逃出贝勒的手心。你单枪匹马，那不是白白去送死吗？”萨格大奶奶总算把俄木特列劝回来了。

---

① 俄木特列：满语，孤儿。

玛和讷讷的骨殖葬在了一起。

讲 述 者：佟凤乙 男 满族 54岁 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农民 不识字
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佟凤乙家

203. 孔姬和葩姬

（朝鲜族 沈阳市）

从前，有这么姐俩，姐姐叫孔姬，是死去的前阿妈妮生的；妹妹叫葩姬，是后阿妈妮生的。

说起这姐俩，姐姐孔姬不仅长得美，心眼儿好，手脚也勤快。妹妹葩姬满脸的浅麻子，长得丑不说，心眼儿也坏，还懒得像口猪。

可是这个坏心肠的后阿妈妮，只把亲生的葩姬当闺女，不把前妻留下的孔姬当人看。有好吃的净给葩姬吃，有好衣裳净给葩姬穿，有了累活儿却都让孔姬一个人干。还随时变着法儿，捉弄孔姬。

有一回，阿妈妮吩咐两个女儿去铲地。可是地分的是两块儿，家什给的也是两样儿。葩姬用的是把又快又好使的铁锄头，孔姬用的是又钝又不好使的锈锄头；葩姬铲的是油沙地，孔姬铲的是石岗地。

孔姬铲啊，铲啊，手掌上磨出了血，铲了老半天，一根垅还没铲到头呢！孔姬又想起亲阿妈妮在世的日子，看看后阿妈妮这么狠心，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忽然，从天空飘下来一朵云彩，云彩上有头黑母牛。黑母牛落地就帮孔姬铲地，只一眨巴眼的工夫，就把地铲得干干净净。孔姬正想好好谢谢黑母牛，它已登上云彩上天了。

后阿妈妮看见孔姬比葩姬回来得早，张口就骂："你这懒东西，准是没铲完地就蹓回来了！"

孔姬说："阿妈妮，那块地铲完了，不信你去看看吧！"

后阿妈妮不信，风风火火地跑到地里一看，地果真铲得干干净净，她心里好纳闷儿。

还有一回，外村的一个亲戚家办喜事，捎信来让全家人都去。天还没亮呢，后阿妈

妮就让孔姬起来做饭。她和葩姬又洗脸又梳头，又擦胭脂又抹粉。后阿妈妮和葩姬吃完了现成饭就上路了。临走，后阿妈妮让孔姬留在家里，还得做完了三样活儿，哪三样活儿？一是要顶水，把那大水缸盛满，二是要她把三大盆苎麻煮出来，三是要她把三大升稗子舂出来。这不是存心不让她去嘛！

孔姬拾掇完碗筷儿就顶水。顶了一罐又一罐，可是大水缸总也盛不住水。孔姬扒在缸沿上往里一瞧，那水缸底儿上有个窟窿，这水怎么盛得住呢！孔姬坐在门坎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孔姬正哭呢，忽然，有一只癞蛤蟆“扑腾”“扑腾”地跳进了厨房，往大缸底儿一钻，把窟窿堵了个溜溜严。孔姬又顶啊，顶啊，不一会儿工夫就把水缸盛满了。

孔姬顶完了水，连歇都不敢歇就去煮苎麻。可是，湿柴禾不好烧，点不着火干冒烟儿。那么多的苎麻啥时候能煮完哪？孔姬愁得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这时候，从天上飘下来一块云彩，云彩上有头黑母牛。孔姬仔细一看，就是帮她铲地的那头黑母牛。它牛蹄子一落地，就去吃苎麻。它张着嘴“吭哧”、“吭哧”地往肚里咽，后屁股又“哧溜”、“哧溜”地往外冒。孔姬近前一看，这苎麻在牛肚子里一过，全都熟了，还直门儿冒热气呢！孔姬正想说声谢谢，黑母牛已经登上云彩，看不见它的影子了。

煮完了苎麻，孔姬又去舂稗子。她把稗子倒进木臼里，舂呀，舂呀。那又黑又亮又滑的稗子，像跳蚤一样，一舂一跳，舂了老半天，才舂出一小把，这三大升稗子什么时候才能舂完呀？孔姬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孔姬哭着哭着，忽然听见“忽啦啦”一阵声响，只见铺天盖地飞下来一大群麻雀，只听见“叽叽喳喳”一片声响，不一会工夫，三大升稗子嗑出来了，那群麻雀又“忽啦啦”飞走了。孔姬抓起稗子一看，比人舂的还干净呢！

只因上天帮忙，只消大半天工夫，孔姬就把三样活儿都干完了。她高兴地想赶到办喜事的人家去。她应该穿一身漂亮的衣裳去上人家，可是，孔姬身上穿的却是补钉摞补钉的破衣裳，穿着露脚尖的鞋子。她的眼泪又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孔姬哭着哭着，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她擦干眼泪一看，响晴的天空架起了一道彩虹，顺着彩虹轻飘飘地走下一个仙女，她来到孔姬跟前微微一笑没说话，把衣裳脱巴脱巴就给了孔姬，还把那双漂亮的鞋子脱给了她。

孔姬恭顺地朝仙女鞠了一躬，一抬头，彩虹不见了，仙女也没影儿了。

孔姬把衣裳一穿，不长不短正合身。她把仙女的鞋往脚上一套，不大不小正合脚。孔姬本来就长得美，再配上这一身衣裙和鞋子，漂亮得就像春天里刚飞出的花蝴蝶一样。孔姬高高兴兴地朝办喜事的人家走去。

走到半道儿，正碰上后阿妈妮和葩姬回来。她们看见了孔姬，起初还以为是天上的

仙女下界了呢！没曾想眼前打扮这么漂亮的竟是孔姬，后阿妈妮上前抓一抓孔姬的衣裳，问孔姬："这一身漂亮的衣裳是谁给你的呀？"葩姬哈下腰摸摸孔姬的鞋子，问孔姬："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么一双好鞋子的呀？"

孔姬把实情全都告诉了她们。

后阿妈妮一听，肚子气得一鼓一鼓的，她寻思：我要整治这个死丫头，老天却偏偏成全她，为什么总和我过不去呢？哼！不行！后阿妈妮便硬说孔姬是在编瞎话骗人，葩姬也说孔姬是偷了人家的衣裳。她们当场就把孔姬的衣裳扒了下来。这还不算，又往大泡子边上拽孔姬，存心想把她淹死。这边把一只脚摁进水里了，葩姬忽然想起了那双鞋，把剩下的那一只赶紧扒了下来，接着，"扑通"一声，把孔姬推入了水中，她们抱着衣服和鞋子就蹿了。

就在这当儿，给国王当差的一帮人打这儿路过，听见呼救声，赶紧把孔姬给救了上来。

这帮当差的把孔姬救上来，把她那只鞋要了去，问她，还有一只呢？孔姬说让她后阿妈妮给抢去了。当差的就把这单只鞋献给了国王。

年轻的国王拿到这只鞋一看，真是太漂亮了，他见到的鞋子何止千万双，可顶数这只鞋最美。他又听当差的说，穿这只鞋的主人更美，当时就派当差的去找这个姑娘，要娶她当王妃。

这当差的不知鞋的主人姓什么叫什么，更不知道她家住哪个村庄，只好挨村挨户地打听。

这天，当差的打听到孔姬家门口，后阿妈妮迎了出来。

当差的拿着单只鞋问她："这只鞋是不是你家闺女的？"

后阿妈妮一看是官家派人来了，一连声儿地答道："是的，是的。"

当差的又问："还有一只呢？"

后阿妈妮赶忙从柜子里拿出那只鞋交给了当差的。

当差的往院里一瞅，这家有一俊一丑两个姑娘。就问："这双鞋是哪个姑娘的？"

孔姬刚想答话，后阿妈妮赶忙说："这是……这是俺葩姬的。"说着把葩姬拽到了官差跟前。

当差的一看，不对劲儿！听说这鞋子的主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可这个姑娘咋还一脸浅麻子呢？是真是假穿一下就知道了。当差的就对葩姬说："这鞋子是你的，那你就穿给我们看看吧！"

葩姬拿过鞋往脚上一登，脚尖进去了，脚后跟儿还露着大半截呢。她想得倒挺美的，天生的一双傻大脚，能穿进去吗！

当差的一看就来火儿了，"嚓"地一声把刀拔了出来，朝着后阿妈妮嚷开了："你这

个女人，竟敢欺骗我们官差，快说，这双鞋到底是谁的？”

这下把后阿妈妮吓得魂儿都飞出来了，哆哆嗦嗦地讲了实话。当时孔姬拿过鞋子一穿，不大不小正合脚。孔姬又把那套仙女给的好衣裳要了回来。当着官差的面，后阿妈妮敢不给吗！

孔姬换上了仙女的衣裙，穿上了仙女的鞋子，又配上仙女一样的容貌，跟仙女没什么两样，当时坐上官家的彩轿就走了。

后阿妈妮眼看着彩轿抬走了孔姬，又是嫉妒又生气，扯过葩姬就揍开了。揍她干啥呀？后阿妈妮的意思是说，谁叫你长那么一双傻大脚啊，要不你当上王妃不说，我不是也能借上点儿光嘛！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3岁　沈阳市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金德顺家

204. 旗里西天拜活佛

（开原县）

从前，有这么一家子，两口子就一个小子，名叫旗里。旗里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妈死了，他爹又娶了个后老伴儿。这后老伴儿带来一个小子，比旗里小，起名叫旗外。

日子长了，小哥儿俩处得挺近便。可这后老伴儿老看不上旗里，不即不离儿在老头儿耳朵边说旗里这不好那不好，撺掇老头儿打孩子。老头儿呢，心里明镜儿似的，也不舍得真打。后老伴儿就有气，末尾就装病不起炕了，一趴就是多少天，药买老鼻子了，就是治不好。心病，那能治好吗！

有一天，老头儿问她：“你这是啥病啊，吃啥药能好？”

后老伴儿说：“就一样东西能治好我的病，就怕你不给。”老头儿说：“只要能治好你的病，啥我都舍得。”后老伴儿说：“就旗里的心能治好我的病。”老头儿说：“那可不行。”后老伴儿说：“哼，还说啥都舍得呢！干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趴着等死算了。”老头儿叫她磨得实在没法儿，就问她：“你吃旗里的心真能好吗？”后老伴儿说：“不好我能说吗！”老头儿一咬牙，说：“那好，明个儿我就把他的心剜下来给你吃。”

这话让旗外听见了。旗外赶紧跑到学堂，眼泪巴嚓儿地对他哥说：“哥呀，你快跑吧！”

旗里问："咋的啦?"旗外一来二去地就把事儿说了一遍。旗里听完说："你兴听错了，怎的也不至于……"旗外见他不信，急得直掉眼泪。

第二天一早，正整儿的[①]，他要上学，他爹把他叫住了，说："旗里呀，今儿个别上学了，我送你上姥姥家去。"旗里想起昨个儿旗外说的话，心里一咯登，收拾收拾，跟他爹走了。走到没人的地方，他爹说："旗里呀，这就是你该去的地方!"旗里扑通就跪下了，说："爹呀，你看我有什么对不住二老的地方?"他爹说："唉，孩子，别怪你爹心狠。你妈有病，说吃啥药也好不了，就吃你的心能好。"旗里说："要是真的，那就给她吧。"

说着话，旗里就把衣裳脱下来了。他爹想动手，又有点儿舍不得。这工夫，他家那条老黄狗跑来了，直扒老头子胳膊。老头子说："老黄狗，你要替旗里死呀!"老黄狗点点头。老头儿说："那就趴下吧。"老黄狗真就趴下了。老头儿杀了老黄狗，剜出了狗心，对旗里说："旗里呀，你走吧，再别回来了。"说完，老头子拎着狗心走了。

旗里可犯愁了，家不能回了，上哪儿去呢?唉!我上西天去吧，问问活佛为啥我妈非吃我的心不可呢!

旗里一直奔西去了。他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河又一河，走着走着，傍黑来到一个堡子头，看见一个老头儿正在道上抽烟。旗里上前问："老大爷，借个宿行吗?"老头儿说："行啊，到屋吧。"旗里在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老头儿问他："你这么小，一个人往哪儿去呀?"旗里就把怎么离开家，怎么要上西天见活佛的事说了一遍。老头儿说："正好，你见着活佛替我问问，我有个姑娘不会说话是咋回事?"旗里说："好吧。"就告别老头儿上路了。

旗里还是一直奔西走，他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河又一河，走着走着，傍黑来到一座庙前，看见一个老和尚打庙里出来。旗里上前问："老师父，借个宿行吗?"老和尚说："行啊，到屋吧。"旗里在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老和尚问他："你这么小，一个人往哪儿去呀?"旗里就把怎么离开家，怎么要上西天见活佛的事说了一遍。老和尚说："正好，你见着活佛替我问问，我修行多年不成佛是咋回事儿?"旗里说："好吧。"就告别老和尚上路了。

旗里还是一直奔西走。他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河又一河，走着走着眼瞅着快到西天了，叫一条大河隔住了。这河又深又急，一眼望不着边。这可怎么办呢?旗里正着急呢，这工夫从水里蹿出一只大白鼠，个头儿赶上大克郎[②]啦。旗里忙说："白鼠白鼠驮我过河呀!"白鼠说："行啊。"就把旗里驮过河了。白鼠问："你这么小，一个人往哪儿去呀?"旗里就把怎么离开家，怎么要上西天见活佛的事说了一遍。白鼠说："正好，你

① 正整儿的：真的。
② 克郎：育肥前的猪称为克郎。

见着活佛替我问问，我修行千年不能成精是咋回事？”旗里说：“好吧。”就告别白鼠上路了。

到了西天，旗里见到活佛就跪下磕头。活佛问：“旗里，你来西天有事吗？”旗里说：“我有几件事要问问。”活佛说：“我只答三件事。”旗里想，我要问四件事，活佛只答三件，怎么办呢？唉，别人托我的事我得先问。想到这儿，旗里问：“十五六岁的姑娘不会说话是咋回事？”活佛说：“遇见贵人就会说话了。”旗里又问：“修行多年的和尚不成佛，是咋回事？”活佛说：“财宝太多压住了。”旗里又问：“修行千年的白鼠不成精，是咋回事？”活佛说：“白鼠耳朵里有颗宝珠，拿出来就行了。”旗里又问：“我妈为啥要吃我的心哪？”

活佛闭上眼睛不吱声了。旗里自己想问的事没问成，可总算把别人的事都问了，心里边也挺高兴，就往回走。

走到大河边一看，大白鼠正在那儿等着呢。大白鼠把旗里背过了河。旗里说：“你打听的事我给你问了。活佛说你耳朵里有颗宝珠，拿出来就能成精。”白鼠拿出宝珠送给了旗里。旗里把它塞在袜脚里，当时就觉着走道儿轻巧多了。

旗里又往回走，不一会儿就来到那座庙上。旗里告诉老和尚说：“你打听的事我给你问了。活佛说你是财宝太多压住了。”老和尚把财宝都给了旗里。

旗里又往回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哑巴姑娘家。还没等旗里进院呢，哑巴姑娘说话了：“爹呀，旗里回来了。”老头儿一见姑娘会说话，可乐坏了，见了旗里就说：“多亏你了，把她给你做媳妇吧。”旗里也相中这姑娘了，俩人就成了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

有一天，旗里正在地里干活呢，从道儿上过来个小伙儿问他：“大哥，我打听个人你知道不？”旗里说：“你打听谁呀？”小伙子说：“打听我大哥旗里呀！”旗里一听乐坏了，忙说：“弟弟，你不认得我了？我是你哥旗里呀！”旗外仔细一瞅，可不是咋的，哥儿俩抱头痛哭。

旗外告诉旗里，从他走后，家里头败破得不像样，要上饭了。哥儿俩抱头哭了一阵，旗里领旗外去见嫂子，又找出新衣裳给弟弟换上了，旗外就在旗里家住下了。

到了秋上，旗里的爹妈要饭也要到旗里家门口了，旗里听外边有人要饭，就喊旗外：“外呀，你给盛点儿饭，吃完再给舀点儿米。”旗外出去看看，回来说：“我不给盛。”旗里说：“平常都是你答对要饭的，今儿个怎的？”旗外说：“一个是你爹，一个是我妈。”旗里一听急了，说：“那还不快招呼进来！”

旗里赶紧把老两口儿迎进屋，又在后院腾出一间房让老两口儿住下。旗里两口子对爹妈高抬恭敬的，一天三遍招呼“妈呀，给你送饭来了”，“爹呀，给你送饭来了”，侍奉得像客似的。老两口子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寻思，以前想害孩子，孩子不但不记恨，还这么恭敬咱。越寻思越没脸儿，越寻思越没味儿，老两口儿合计合计一起上吊吧，拿

根绳往房梁上一扔，一头儿一个吊死了。

讲 述 者：喻书枝 女 62岁 开原县马家寨乡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高振民 男 开原县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喻书枝家

205. 苦苦孩儿和狠毒娘

（盘锦市）

啥苦哇？婆婆丁[①]的根苦。没娘的孩儿比婆婆丁的根还苦啊！光没娘还行，若有个后娘，就更苦啦。辽河边上有个下屯，屯里有个姓张的七岁小姑娘叫苦苦孩儿，她就摊上了个狠毒的后娘，邻居背后都管她后娘叫狠毒娘。

苦苦孩儿的爹在南边做买卖，三年四年不回来一趟，苦苦孩儿和后娘在一起过日子。狠毒娘对她可狠了，一天不让她吃上一顿饱饭，半年换不上一件新衣服，这还不算，狠毒娘还让她做家务、打猪草、下河抓鱼。稍有不顺心，不是打就是骂，打得姑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骂得姑娘有泪只能往肚里咽。苦苦孩儿这苦对谁说呀？没处说。只能掰着指头算，数着星星盼，算啥？盼啥？孩子在盼她爹回来呀！

一天，她爹可算来家了，一看见女儿满身是伤，气得他手脚直哆嗦，心想：人都说蝎子尾巴杨鱼[②]针，最毒不过后娘心，真是啊！他指着狠心的后娘骂道："你不愁吃，不愁穿，生出闲心害心肝。"

他这一气不要紧，一病就起不来炕了。苦苦孩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替爹着急呀，见天蹲在门口望老天，求天保佑她爹早点儿好。一天，天空飞过来一群雁。苦苦孩儿心想：要是爹爹吃些雁蛋，病准好。想着就顺嘴说出来了："南来的雁，北来的雁，俺家门口下筐蛋。"那些雁像通人性，头雁对后面的母雁说："苦苦孩儿要蛋哩。"那些母雁说啦："是呀，这孩子怪可怜的。"说说就给苦苦孩儿下了一堆蛋。她爹吃了病就好了二分。

狠毒娘知道了，也学苦苦孩儿向大雁要蛋："南来的雁，北来的雁，俺家门前下堆蛋。"

通人性的雁却说："狠毒娘还想要蛋呢！哼！咱给她拉堆稀屁屁。"说说就劈里啪啦地拉了狠毒娘一身稀屎。

谁乐呀，苦苦孩儿她爹乐啦。这一乐，病又好了二分。

---

① 婆婆丁：一种野菜，味苦。
② 杨鱼：即杨枝鱼，也叫海龙，背鳍上有一排坚硬的刺。

苦苦孩儿见爹的病一天天见好，甭说多高兴了，又想：想啥法儿再给爹解解闷儿。这时天上飞过一些会叫的鸟，苦苦孩儿就对这些鸟儿说："南来的鸟，北来的鸟，请到俺爹炕头儿叫一叫。"那些鸟一听，都落到她爹的炕头儿，唱最好听的歌儿，打最清脆的口哨。她爹别提多高兴了，病又好了二分。

狠毒娘在一边生闷气，也想让那些鸟唱唱，解解心烦，就对鸟说："南来的鸟，北来的鸟，老娘身边叫一叫。"会唱歌的鸟听见喊声都不来，粗脖大嗓的乌鸦、猫头鹰倒来了不少，吵得狠毒娘头痛耳朵叫。苦苦孩儿她爹一见又乐了，乐得病又好了二分。她爹病情一天天好起来，没多久能走啦，能吃东西了，就把心事对苦苦孩儿讲了："孩儿呀，咱们走吧，离开这吧，爹再也不给你找后娘了。"

苦苦孩儿就对门前辽河里来往的船说："南来的船，北去的船，俺家门口站一站。"老船工听到了，就把船靠了岸。

狠毒娘也想跟着走，可是没赶上，就站在岸上喊："南来的船，北来的船，快送老娘下江南。"这时起风了，大浪一个跟一个向岸上扑，狠毒娘一不小心就被浪裹走了，淹死了。

讲 述 者：叶老太太 女 大洼县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成吉 大洼县二届编志办公室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叶老太太家

206. 三个瞎姑娘

（大连市）

从前，有三个瞎姐妹，瞎了眼睛就够可怜的了，可是妈妈又死了。爹爹娶了个后老婆，把她们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一天，后娘对爹爹说："你要不把这三个'白吃饱'给我除了，老娘我就不活啦！"老头子吓得磕头作揖对后老婆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千万可别去寻死啊！"两口子商量了一夜，后老婆才露出笑模样。

第二天，老头子套起车来，对三个瞎姑娘说："闺女呀，你姥姥捎信儿来，叫我送你们去串门，快上车走吧。"三个姐妹乐得手拉着手上了车。

走了一程又一程，日头好压山了，姥姥家还没到。大姑娘说："爹呀爹，姥姥家咋这么远？"二姑娘问："爹呀爹，姥姥家在山后还是山前？"三姑娘说："爹呀爹，姥姥家大

门朝北还是朝南?”爹爹说:“唉!孩子们,直粘啥牙?到地方还不叫你们下车!”

爹爹把三个瞎闺女拉到一个深山沟里,才有气无力地说:“闺女们,都下车,到、到了你姥、姥姥家啦!”三个姑娘乐得还是手拉手地下了车,等着姥姥对没妈的孩子的疼热。

三个瞎姑娘一边摸索,一边喊:“姥姥,姥姥。”可没人应声,她们又喊:“爹爹,爹爹,你搁哪呢?”爹爹也没应声。唉!姑娘们哪能想到爹爹早悄悄地赶车走啦!

三个姑娘心里纳闷儿,又跌跟头、打把式地四下摸,可除了树还是树,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根本就摸不出是住人家的地方。这时姑娘们才醒过腔来,狠心的爹爹把她们诓了。这姐仨,哭得抱成一团,连狼的嚎叫都没听见。

一只老狼看见了她们,舌头伸得老长,露出尖尖的大牙,悄悄朝她们跟前凑。小妹妹耳朵尖,她听见有脚步声,对两个姐姐说:“听!是啥脚步声?”两个姐姐也顾不得哭了,都侧棱耳朵辨别这脚步声。大姐一听,说:“坏了,这不是人走道,八成是狼。”三个姐妹急忙抱住跟前的一棵大果子树,顾不得树皮树枝刮手脚,一个劲地往上爬。那只狼一看三个人都上树了,它也红眼啦,嗷嗷嚎叫两声,也往树上蹿。可狼没有上树的本事,在树根底下转了几圈逃走了。

三个瞎姑娘不敢下树了,她们一个人抱着一根大树杈子,饿了就吃树上的果子。瞎子不知道日出日落,也不知道在树上呆了多少天,反正身边的果子,叫她们吃得再也摸不着了。

三个姑娘要饿昏了,小妹妹想再摸几个果子,就又往高处爬。她爬呀爬啊,咔嚓一声,树枝子断了,小妹妹掉到山下的河里去了。两个姐姐听到有人掉水的声音,忙问:“是谁掉下去了啊?”

小妹妹在水里扎了一个猛子,又一窜窜到岸上来。她觉得眼睛一亮,山呀,树呀,水呀,啥都看见了。她高兴地大喊起来:“哎呀,姐姐,姐姐!我的眼睛能看见东西了,你们赶快下来吧!”

两个姐姐下了树,小妹妹叫她们用河水洗洗眼睛。果不然,姐姐的眼睛也啥都能看见了,把三个姐妹乐得笑一阵,哭一阵。

可是,她们上哪去呢?回家吧,找不着家,也不敢回去呀!三个姑娘只好不管东西南北地朝前走。她们一路走,一路要饭吃。

一天,她们来到一个挺大挺大的村子,村子里,房屋整整齐齐,一排挨着一排,可就是鸦雀无声,没有狗咬,也听不见鸡叫。正是傍晚时候,没有一家的烟筒冒烟。这里冷清得叫人发毛。

姐妹三个壮着胆子往村里走。来到第一家,在大门口喊:“大娘、婶子,可怜可怜,给点儿吃的吧!”可是干喊也喊不出个人芽来。

她们又到第二个门口去喊,还是没人出来。第三个、第四个,全村从东喊到西,家

家没人答应。三个姑娘心里划魂儿："咋回事呢？这么大的村子，咋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呢？"

姐妹仨又进了一家的院子里。可倒好，这家的外屋、里屋的门都大敞着，炕上有被褥，缸里有米面，就是没有人。大姐说："咱们自个儿做饭吃吧。"她们做了饭，吃饱了，天也黑了，还没见动静，三个姑娘就在这家住下了。

她们睡得可香了，冷丁传来"刷刷刷"的声响。小妹妹忙推两个姐姐："姐姐快起来，听听这是啥动静？"姐妹仨坐了起来，听见外面有一个奇怪的声音说："嗞嗞，今儿个又有好吃的啦！"

原来呀，这是一条老大老大的大蛇精，村子里的人叫它给吃了，剩下的几个也都吓跑了。大蛇精红眼睛，红舌头，浑身发光，摇头晃脑地向三个姑娘爬来。

大姐爬上了房梁，大气不敢出。二姐钻进炕洞，乱哆嗦。只有小妹妹，没来得及躲藏，抓起一把剪子，就要去剪大蛇的舌头。可是大蛇猛吸一口气，就象喝面条一样，把小妹妹吸进肚里啦！

小妹妹在蛇精的肚子里，正好用上了这把剪子。她剪断了蛇的肠子，扎烂了蛇的心，捅碎了蛇的肺。大蛇疼得在地上翻滚着，不大工夫，就断气了。

小妹妹用剪子划开了蛇的肚皮，爬了出来，喊："大姐姐，下来吧，二姐姐，出来吧，大蛇精死啦！"大姐下了房梁，二姐出了炕洞，姐妹仨乐得直蹦高。

往后呢，三个姑娘在村子里安了家，种地，纺线，织布，过上了好日子。

一晃儿，三年过去了。有一天，小妹妹对姐姐说："姐姐，我有点儿想家啦。咱爹狠是狠，可也不能全怨他，都是后娘逼的。这阵，也不知他啥样啦？咱们回去看看吧。"两个姐姐都说好。

三个姐妹一路走，一路打听，找到了家。

一进大门，三个姑娘就看见爹爹穿得破破烂烂，瘦得皮包骨头，蹲在门口，后娘正指着他骂呢："你这个老不死的，从把三个瞎子送走后，就像没了魂儿似的，整天魔魔症症，活儿也不干。你想她们呀，想也没用啦，骨头都叫狼啃完了。"

爹爹不吱声，蹲在那疙瘩哭，一边哭，一边念叨："大闺女，二闺女，三闺女，爹对不起你们，爹爹丧了天良啦！你们这阵在哪呀？爹爹喊你们，听见听不见？你们快把爹爹也领去吧，我活不成啦！"哭得可揪心啦。

"爹爹，我们回来啦！"姐妹仨哭着向爹爹扑过去。老头子一下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啊，啊，你们真的来找爹爹要命了，好，爹爹跟你们走，死，咱爷儿四个也死在一起。"他把三个姑娘当成鬼魂了。

三个姐妹，一个搂着爹的脖子，两个抱着爹的胳膊，对他说："我们谁也没死，眼睛也都不瞎了。"她们把前前后后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爹爹听了，爹爹这才信了，他仰脸朝天地喊："天爷有眼，天爷有眼哪！"

这阵，后娘的脸上也像出了太阳，又热又亮。她对三个姑娘又拉又喊："哟，我的闺女呀，可想死妈了。快进屋，妈给你们打春饼夹鸡蛋，擀面条，做粽子饭，还有你们爱吃的葫芦条、干豆角，酱缸里腌的熟土豆，样样全。"

可是三个姑娘谁也没理她，领着爹爹走了。后娘一边擤一边喊："有爹就有妈，不能光领他。"人家爷儿四个头也不回。

忽听咕咚一声响，爷儿四个才回头看看。原来后妈的脚被一个马蹄窝拌了一下，就来了个嘴啃呢。可后妈的嘴不是啃泥，她的嘴巴跌在一个马蹄窝里，马蹄窝里有一口水，把她给呛死了。

讲述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录者：李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 退休干部 小学

附：异文

有一对夫妻，养了三个姑娘。这三个姑娘的眼睛，没一个能看着亮儿的。

俗话说：孩子谁养的谁疼。虽说是三个瞎姑娘，可也是自己的骨肉，老两口挺稀罕。讷讷屎一把、尿一把地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了。

三个丫头长到十七八了，还没找着人家，可把讷讷愁坏了，心想，有一天俺们老两口死了，她们可咋活呀？不久，讷讷得了急病，就下世了。

过了一年后，阿玛又娶了个寡妇续了弦。

说起来这三个姑娘也真苦，眼睛不济，又摊着个心毒手狠的后讷讷。后讷讷一进门，就黑眼白眼没看上这姐仨，成天价不是打就是骂："这三个废物，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后讷讷怎么骂，这三个丫头也不敢吱一声，心里这个气呀！可又没有办法，只好忍着。渴了，摸着水缸喝口水，饿了，摸到碗架柜，吃点儿馊酸冷饭。就这样，还不知后讷讷什么时候看不顺眼，就得挨一顿烧火棍子。

有一天，大丫头摸着洗脸盆，从水缸里舀一瓢水想洗洗脸。后讷讷骂着："看你那个熊样！还想干净呀！"说着把脸盆里的水给搧撒了。二丫头好不容易摸到木梳，刚要梳头，后讷讷一把抢下木梳说："瞎摸合眼的，心还挺俊呢！再美还不是个瞎子？嫁谁谁也不要！"三丫头想起死去的亲讷讷，寻思寻思，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掉。后讷讷看着了，就说："你阿玛也没死，成天价哭天抹泪地干啥？丧门星！今儿个我叫你哭个够儿。"说着，举起烧火棍子，不管头、屁股就是一顿毒打。

太阳下山了，老头儿干活回来，刚迈进门槛，后讷讷气哼哼地说："你这三个瞎丫头，我可侍候不了，你赶紧给我弄走！""哎呀，不管怎样，她们也都是孩子，往哪儿弄呀，凑和着过呗。""不行！你不给这三个丫头弄走，我就不跟你过了！"老头子因为这三个残疾

丫头，天天跟后老伴儿怄气儿，没少惹气伤脑，他心一横，说："明儿个我就把她们送走。"

第二天，老头子借了一辆马车，淌着眼泪说："孩子，阿玛送你们上姥姥家，去不去呀？"三个丫头一听上姥姥家，可乐坏了，长这么大还没上过姥姥家一回呢，就都说："去！去！""要去，你们就快上车吧。"姐仨摸着上了车。这时，后讷讷从屋里出来说："你们姐仨，在姥姥家要好好地住着。"又告诉大丫头说："你是老大，要好好照看两个妹妹。"大丫头心里暗想，今儿个后讷讷怎么这么好。她心里纳闷儿，还没来得及细想，阿玛就赶着车出堡子了。

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山沟里。阿玛把车停下了说："到了，到了，孩子，你们都下车吧。"三个可怜的姑娘，以为真的到了姥姥家，就乐呵呵地急忙摸着下了车。阿玛对三个女儿说："你们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叫你姥姥来接你们。"三个丫头一块儿说："让姥姥快点来呀！"边说，边蹦在那等着。阿玛嘴上答应着，可他却偷偷地把车磨回去了。

姐仨左等姥姥没来，右等姥姥还没来。这时，大丫头说："还等什么，这是狠心的阿玛和后讷讷不要咱姐仨了，把咱们扔到这野山沟子里来了。三妹和二妹一听这话，呜呜地哭起来了。她们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了晚上，山里狼嚎虎叫，姐仨吓得抱成一团。可这一夜，虎狼并没有伤害她们。

第二天，大姐说："妹呀，咱姐仨不能在这等着饿死呀，咱得走！"二妹流着泪说："傻姐姐，咱们仨人谁也看不着东西南北，往哪儿走呀！"大姐又说："咱摸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就这样，大姐拉着二妹，二妹拉着三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刚走几步，大姐就被一个小树枝绊倒了，树枝正好扎在左眼睛上了。这一扎可好了，左眼睛睁开了。她拿起树枝，又捅捅右眼睛，右眼睛也睁开了。大姐看到山上长满了各样的花草，青山绿水，好看极了，乐得她蹦起来大声说："二妹，三妹，我的眼睛能看见亮了！"二妹、三妹一齐问："真的吗？"大姐说："是真的，是真的！二妹、三妹你们俩快蹲下，姐姐给你俩也扎一扎。"说来也怪了，大姐拿着树枝，这么一扎二妹三妹的眼睛，也都能看见东西了。

常言说：人不该死，总有救。姐仨那个乐劲儿就甭说了。二妹说："这里准是块宝地，山上又有吃不完的山菜野果，我们不走了。"三妹妹也说："咱姐仨在这搭个窝棚吧。"姐仨就用树枝压了个窝棚，又到附近堡子里要来一些种子。第二年春天，开了荒地，种上了高粱、苞米、豆子、小米，到了秋天，打了不少粮食。

一晃儿，姐仨在山沟里过了二三年了。这天，山里来了一个摇拨浪鼓的货郎儿，姐仨买了一些针线、鞋里鞋面儿，打这以后，货郎常到这来卖货，一来二去的就熟了。大姐就和货郎唠起家常来了。货郎说："我父母双亡，上无兄，下无弟，也没有家室，就孤身一个，当个货郎，赚钱糊口。"大姐也把姐仨的遭遇说了一遍。货郎说："那咱们是一

根藤儿上的苦瓜呀。”大姐又说：“你要是不嫌弃，俺就都给你当媳妇儿吧。”货郎乐意了。货郎在山下开荒种地，上山打獐狍野鹿，日子越过越红火。

再说，阿玛把三个闺女扔到山沟里的第二年，后讷讷全身生黄水疮，流脓淌血。没过几天，又着了一场天火，烧得片瓦没留，俩人无家可归。老阿玛又一股火儿，一下子眼睛看不着了。从此，俩人走村串巷，以讨饭为生。

这天，老两口子拄着打狗棍儿，要饭来到山里，走到三个姑娘的家门，停下来了，老头子冲着院里喊：“大妹子，行行好，给点儿吃的吧。”姐仨一听，说话声音耳熟，就说：“进来吧！”大丫头给盛了两碗高粱米饭，二丫头端来一碗大酱，三丫头到园子里拔了几棵大葱。老两口儿吃得挺香，这时，大姐捅咕一下二妹妹到外面院子去，三妹也跟出来了。大姐说：“这老头儿说话的声音像俺阿玛似的，老太太像俺后讷。”二妹、三妹说：“声音像，可咱们从前眼瞎，没见过他们的长相呀！”二丫头说：“咱们打听打听，他俩是从哪儿来的？”姐仨就进屋了。

这时，老两口子吃饱了，要走。大姐说：“这二老，你们是哪个庄、哪个堡的人？”老头儿说他俩是从哪庄哪堡子来的。大姐又问：“你们没有儿女吗？”老头儿叹了口气，伤心地说：“哎！别提了。”大姐又追问说：“是不是儿女不孝顺，让你们伤心？”老头子含着泪说：“不是儿女不孝顺，是俺们心眼儿不好，才落到这般光景。”大姐又问：“那你们有儿女没？”“有。我有三个女儿，都眼神儿不济，俺俩心眼儿不好，把孩子扔到山里了，唉！这三个可怜的孩子，不知是让狼撕了，还是让虎嚼了。”这时，老头子听姑娘说话的声音像三个女儿的声音，他搁心里寻思，他们姐仨都是瞎子，哪能活到今儿个，早死了吧，就没再说什么。姐仨听老头说完，认定是自己的阿玛和后讷，姐仨就“扑通”跪在地上，眼睛里含着泪花说：“阿玛，俺们就是您的三个女儿呀！”大姐一边儿哭一边儿说：“当年，你的心也太狠了，不管我们死活。”老头子一听是他的三个瞎姑娘还活着，连声说：“我的孩子，你们还活着，谢天谢地，真是老天有眼。孩子，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我给你们跪下。”姐仨忙上前扶起阿玛，让阿玛快脱鞋上炕坐着。这时，后讷讷在一旁听着听着，也知道了，眼前这三个姑娘，正是扔在山里的那三个瞎丫头。她没脸再见这三个闺女，就说：“我出去解手。”后讷讷出屋，在房后的一棵歪脖树上就吊死了。阿玛说：“她心不好，该受到报应了！”

搁这么，老阿玛在三个女儿家住着，姑爷也挺孝顺，姐仨侍候老阿玛，一直到养老送终。（满族　沈阳市）

讲 述 者：姜淑珍 女 满族 54岁 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桂凤 女 东陵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

207. 小　镗　锣

（沈阳市）

很早以前，有这么一家姓赵的哥俩。哥哥成家，弟弟还没有娶媳妇。

哥嫂俩都是心肠狠毒的人。自打父母下世后，两口子就想独吞家产，对弟弟越来越看不上眼儿。弟弟寻思哥嫂嫌他干活儿少，就拚命地干庄稼活儿，可就这样干，哥嫂还是整天说三道四的，不拿弟弟当人待。

一天下晚儿，弟弟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一看，家里的房门锁着。他寻思哥嫂有事儿出去了，就蹲在窗户底下等着。左等右等，也不见哥嫂回来，他等得腻腻歪歪的，一会儿就靠墙根睡着了。也不知啥时候，刮起了大风，弟弟猛地一下醒了。这时，他听屋里面哥哥问嫂子说："弟弟他走了吧？""没走呢！"

哥哥又说："弟弟没走，就把门开开让他进屋来睡吧。"

嫂子尖声辣气地说："不行！他别想再进这个门！这个家我说了算。"

弟弟听到哥嫂说的这番话，才知道哥嫂是想撵他走。他心里难受极了，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往哪儿去呀？弟弟只好含着眼泪，到离村头不远的山神庙里去过夜。

弟弟进到庙里，找了些干草铺在地上，刚躺下还没睡着，忽听窗外刮起了一阵大风，把庙的破窗户刮得叽哒呱哒来回直扇乎。弟弟抬头一看，进来了三个黑影儿，吓得他翻身起来，猫到供桌下面。他偷偷地从供桌的布帘缝儿往外看，哎呀！一个个长得都是青面獠牙的，不是人形。弟弟正看着，就听一个说："有点儿生人气味儿。"弟弟吓坏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这时，听到另一个说："什么生人气味儿，你忘了我刚才吃了一个人？又饿了？快把咱的宝贝小镗锣拿出来。你们说吧，今儿咱们吃点儿什么？"

另一个又说："这个小镗锣可是个宝啊！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呀，要东西来东西，要治病能治病。可咱们千万别忘了，这个小镗锣呀，敲一下，说一件事，不能乱敲。"老二在供桌下边听得明明白白。这时，一个妖怪又说："别说了，过来吃吧。"只见它从墙缝儿里拿起小镗锣，"当当"一敲，嘴里说："小镗锣，镗镗镗，来桌筵席我尝尝。"说来也怪，话音刚落，一桌热气腾腾的筵席就摆上了。这三个妖怪吃饱喝足，又把小镗锣搁原来的地方了。三个妖怪说说笑笑，刮起了一阵大风就没影儿了。

弟弟见三个妖怪走了，从供桌下钻出来，找到了小镗锣。他拿起来一看，这个小镗锣真有意思，溜明锃亮，一敲嗡嗡直响。这时，弟弟的肚子也饿了，心想，我试试它灵不灵。就“当”地一声，敲了一下小镗锣说：“小镗锣，镗镗镗，来碗包子细粉汤。”刚说完，果真出现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包子和细粉汤，弟弟吃个喷香。他边吃边想，我有了这个宝贝，日子可就不用愁了。弟弟把小镗锣揣在怀里闪出庙门。

到了晚上，弟弟心想，今儿晚我到哪住呀？他正犯愁，冷丁想起三个妖怪说的小镗锣，要什么就会有什么。弟弟拿出小镗锣，敲一下说：“小镗锣，镗镗镗，给我来个四合套的青砖大瓦房。”眨眼工夫跟前真就出现了四合套的青砖大瓦房，院里的鸡、鸭、鹅、犬嘎嘎乱叫，弟弟乐得不得了。街坊邻居看到老二成了有钱的人家，就给老二说了媒，老二娶了一个俊俏的媳妇，家里日子过得可红火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老大媳妇听说老二得了宝贝，有了房子，有了地，还有了媳妇，吃得满面红光，穿着绫罗绸缎。心想：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嫂子就去问老二。老二是个诚实的人，就一五一十地把得到小镗锣的经过说了。他还告诉嫂子，家里的房子、地什么的都是向小镗锣要的。嫂子一听，急三火四地回到家里，硬逼着老大到庙里去听声儿。

这天晚上，天刚擦黑，老大就来到庙里，猫到供桌下面去了。左听没有声音，右听也没有声音，一点动静儿也没有。老大等得急火燎地，可又舍不得离去。到了下半夜，老大连累带困，就睡在供桌下面了。

这时候，庙外面刮起一阵大风，接着进来青脸红发、猪嘴獠牙的三个妖精。这三个妖精一进庙门就说：“有生人气味儿，有生人气味儿。”一个妖精说：“上回咱们说话让人听去，咱们的小镗锣都丢了；今个儿，咱们可得在这儿找找看，这里边藏没藏人。”“对！咱们得翻一翻。”说完，三个妖精就在庙里找了起来。找了半天，没发现有人。另一个妖精说：“有生人气味儿，怎么没有人，看看供桌下面有没有？”老大这工夫已经醒了，听说要看供桌下面，吓得屁滚尿流，连喊饶命。三个妖精气得咬牙切齿，恶狠狠地把老大从供桌底下拽出来。一边拽一边说：“你这狗胆包天的小子，敢到这里来听声儿。”一个妖精说：“揪他的脖子！”“哎哟！”随着老大一声叫，他的脖子立刻被妖精抻长一尺多。又一个妖精说：“抻腿。”老大的腿马上变得一只长一只短。妖精三抻两拽地把老大扔出庙门外。

老大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他强忍着疼痛，头一摇、腿一瘸地爬到家门口，“快开门！快开门！”嫂子一听老大叫门，以为老大得到了宝物，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赶紧去开门，啊！嫂子吓个坐墩儿，细一看老大脖子长出一尺多，腿一条长一条短，成了瘸子，便骂老大说：“你真是废物！没得到宝贝，还弄成这个熊样！”

老二听说哥哥到庙里不但没有得着啥宝贝，反而被妖精抻了脖子和腿，就拿来小镗

锣，“当”敲了一下说：“小镗锣，小镗锣，你使使法术，让哥哥的脖子往回缩。”老二敲一下，老大的脖子就往回缩一点儿。嫂子嫌老二敲得慢，就上前从老二手里抢过来小镗锣“当！当！当！”一阵紧敲，只见老大的脖子缩！缩！缩！一下子缩进脖腔子里去了。

大嫂见自己害死了丈夫，没脸见人，就到山上，找一棵树上吊了。

讲 述 者：姜淑珍 女 满族 55岁 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桂凤 女 东陵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杨喜君 男 东陵区古城子村 农民 小学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

附：异文（一）

从前，有一户姓关的，家里只有哥俩过日子。他们的阿玛和讷讷在世时，关老大和马家的姑娘订了亲。阿玛和讷讷去世以后，马家姑娘见关家祖辈留下了一些财产，关老大长得标杆儿溜直的，这门亲没吹，很快成了亲。关老二是个又瞎又瘫的无用的人。刚过门儿时，关马氏还伺候这个没用的小叔子。后来，马氏生了孩子，成天照料自己的孩子，就嫌弃起小叔子来。一天三顿饭送到小叔子面前，还得替他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实在觉得小叔子是个累赘。有一天，马氏把关老大叫到屋外说：“快把他二叔送走吧，我可伺侯得够够的了。”

关老大说：“可是往哪儿送呀？就是有地方送，咱们也得和他分家。”

马氏一听说分家，家产就得拿出一半儿，不合算；他要是死了，祖上留下的财产不就都归自己啦？对，把老二弄死。马氏把牙一咬，说：“干脆，把老二掐死。”

关老大摇了摇头，他下不得手。

“那你伺候他。”马氏说到做到。从这以后，她不给小叔子洗涮不说，连一天三顿饭也不让老二吃。

关老大下地干了一天的活儿，还得伺候弟弟吃饭、洗涮，日子长了，他也觉得弟弟是个累赘。这得伺候到什么年月他才能死呢？马氏见丈夫也不愿意伺候这没用的小叔子，就对关老大说：“掐死他你下不了手，你不会套上车，就说送他到姥姥家去串门，走到大山上，扔进大山沟里喂狼？”关老大觉得这办法还可以。

第二天，关老大套上牛车，对弟弟说：“老二，咱们好多年没到姥姥家串门儿啦，今个我送你去串个门儿。”老二一听，打心眼儿里高兴。哥哥把弟弟抱上车，老牛车“吱呀吱呀”地就离开了家。

关老大赶着牛车走啊走啊，走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个合适的地方。弟弟觉得奇怪，过去到姥姥家也没走这么长的时间哪！他问哥哥："哥，姥姥家怎么还没到？"关老大说："前边儿就到了。"前边儿是个大山崖，他把车停在山崖上说："弟弟，到了。"哥哥把弟弟抱下车，放在大山崖上边儿，把眼睛一闭，伸脚一蹬。可怜的弟弟顺山崖叽哩骨碌地滚到山崖下。关老大把车赶过来，赶着牛车就回家了。马氏一见小叔子不在车上，乐得两眼成了一道缝儿。

那个又瞎又瘫的关老二滚到山崖下，摔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时，天也快黑了。他就用双手爬呀爬呀，爬进了一个山洞。他怕洞里有野兽吃他，就躲在大石头缝儿里。他刚刚藏起来，就听见不知是什么野兽"呼哧呼哧"地进了洞，吓得老二都不敢喘大气。

是什么野兽呢？是老虎、狗熊、狼和狐狸。这四个家伙进了洞，就东一个西一个地躺下了。这时，尖嘴狐狸一边抽嗒鼻子一边说"我说各位大哥，咱这洞里有生人味儿。"老虎听了哈哈笑着说："我今儿个吃了一个人，怎能没有生人味儿？我吃的这个人是个瘸子，没用费劲就让我逮着了，我今天吃得真饱。"狐狸听了老虎的话，就不怀疑洞里有生人味儿了。接着，它尖声细气地说："我今儿个在山下偷了两只鸡吃。我一点儿也没费劲就逮着了，嘻嘻，原来是两只瞎眼儿鸡，我今天也吃得肚儿圆。"狗熊说："我今儿个吃了一头猪，咱的肚子也是鼓鼓的。"老狼也说："我今儿个吃了两只小兔，也把肚皮撑起来了。"

这四个野兽都美滋滋地讲了自个儿一天的收获后，尖嘴狐狸又打开话匣子了，它说："咱们都说说，谁都有什么宝贝，谁的宝贝最好？"老虎说："我的宝贝最好。我的宝贝就是洞外左边的那棵山桃树，瞎子用那桃树叶往眼上一擦，眼就不瞎了。狐狸老弟，你吃的那两只瞎鸡，要是用我那桃树叶一擦，你今儿个就得饿肚子。"狗熊听了老虎的话，哼哧哼哧地抢话说："虎大哥，你吃的那个瘸子，要是用我的宝水一洗，就不瘸了。让人们知道了，今后你就吃不着人肉了。"老虎问："你的宝水在哪儿？"狗熊说："就是洞外右边的山泉水。我的宝贝最好吧？"狐狸等得不耐烦，抢过话题说："我的宝贝比你们的都好。当今皇上的小公主病得快死了，天下什么样的名医都没治好。我有祖传的仙丹，顶多吃上三丸儿就会治好。"狗熊问："你的仙丹在哪儿？"狐狸指着洞壁上的一个纸包说："那不，那一包全是。谁要是给公主治好病，皇上还招他为额驸，嘻嘻。"老狼听了大家讲的宝，嗤了一声鼻子说："谁的宝贝也赶不上我的。我的宝葫芦，冲它要什么，它就给你来什么。"狐狸说："我不信，真能要什么来什么，那你给咱们来桌酒席，咱们大家喝个痛快。"老狼用眼斜了狐狸一眼，伸手从洞顶上拿下宝葫芦，它冲着宝葫芦说："葫芦葫芦听我说，八碗酒席来一桌。"老狼的话音还没落，一桌八碗酒席就摆在他们面前。那香喷喷的味儿，直往关老二的鼻子里钻。这四个野兽又大吃二喝一番。它们吃足了也喝醉了，呼呼地都睡上大觉了。

好像明白了，这是自己的丈夫得宝回来了。又在心里骂上了：不要脸的，又娶上小老婆啦。还没等她骂解恨，关老二领着公主来到她面前。关老二说："嫂子，二弟和公主来拜见嫂子。"

马氏的脸刷地红了，急忙领小叔子和公主进了屋。关老二问嫂子："我哥呢？"马氏说："自从你用车把他送走，到今儿个也没见人影儿。"

关老大咋没取回宝呢？那天，关老大自己滚下山崖，也爬进了那个山洞，也躲藏在大石头后边。天黑以后，老虎、狗熊、老狼和狐狸都回来了，一个个又累又饿。狐狸说："我今儿个饿得前腔贴后腔。"老虎、狗熊和老狼都说今儿个不走运，什么也没逮着。狐狸凑到老狼面前，哀告说："狼大哥，你让宝葫芦给咱们来一桌八碗酒席吃吧。"老狼也真饿坏了，就伸手取宝葫芦，摸一把没摸着，老狼慌神了，它说："不好，我的宝葫芦丢了。"这时，尖嘴狐狸又抽嗒鼻子说："咱洞有生人味儿。"这时它想起自己的祖传仙丹，急忙去找，仙丹也不见了。它哭唧唧地说："我的仙丹也丢了。"这时，老虎和狗熊才知道大事不好，他们在洞里就找开了，一下就把关老大从石缝儿里拽了出来。"我们的宝都丢了，原来是他偷去了。"老狼说着，张开大嘴咬住了关老大的脖子。关老大想说，你们的那些宝是我弟弟偷的，可是他说不了话。没用多大工夫，关老大就让四个野兽撕巴吃了。

关老二听说哥哥没回来，心里就明白了。为了嫂子和侄儿能过上好日子，就把宝葫芦给了嫂子，他和公主乘上轿子回京城了。

马氏得了宝葫芦，乐得在炕上直打滚儿。她闹腾了一气，就对宝葫芦说："葫芦葫芦听我说，金山银山来两座。"她的话音儿刚落，眼瞅着金闪闪、银闪闪的两座山落在院里。她绕着金山银山转。忽的，她想起了小叔子：你当上额附，过上了皇家的日子，我也得过过瘾。马氏又对宝葫芦说："葫芦葫芦听我说，皇宫一样的房子来一座。"不一会儿，一座宫殿出现了。她走进宫殿四下看个够，就在宝座上坐了下来。她觉得这样干坐着没意思，又对宝葫芦说："葫芦葫芦听我说，金童玉女给我来二十个。"不大工夫，只见二十个童男童女飘飘忽忽地来到她面前，一刷齐地跪在地上，齐声说："听候娘娘吩咐。"马氏摆出娘娘的架式说："你们给我听着，一伙人给我唱歌，一伙人给我跳舞。"马氏说完，金童唱，玉女舞，马氏看了好高兴。她又对宝葫芦说："葫芦葫芦听我说，八碗酒席来一桌。"只见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酒菜，摆在她的面前。马氏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听歌看舞。金童的嗓子唱冒烟儿啦，玉女的腿也跳酸了，马氏根本不管这些，只顾喝酒。她喝醉了，身子一歪，一腚坐在宝座上，咔嚓，把宝葫芦坐得粉碎，她呼呼地睡上大觉了。只听她儿子喊她："讷讷，你醒醒，讷讷你醒醒。"马氏醒了一看，金童玉女不见了，宫殿也不见了，自己坐在院子里。她急忙找宝葫芦，欠腚一看，宝葫芦压碎了，完了。她想起那两座金山银山，心里话，那两座金山银山我一辈子也享用不了。她去看那两座金山

银山，哪是什么金山银山，原来是两堆土。（满族　本溪市）

讲 述 者：齐孙氏 女 满族 东沟县什字街镇 家庭妇女
采 录 者：齐山源 男 本溪市老干部局 干部 大专（齐孙氏之子）

附：异文（二）

从前，有一家哥俩，哥哥奸，弟弟傻，哥哥娶了媳妇，傻子是一个光棍儿。

尖子和傻子在一起过，他们的爹妈去世前留下三间房子，两天[①] 地。妈妈临死前拉着尖子的手对他说："我死后，你要好好照料你那傻弟弟，分家时多分给他一些财产。"尖子连连点头答应。

自从尖子娶了媳妇，就开始嫌弃傻子了。尖子媳妇嫌傻子吃得多，又嫌傻子笨，更担心分家时傻子得财产。她起了歹心，和尖子商量想把傻子害死。转眼间，到了夏锄季节，傻子天天跟哥哥到房后地里铲高粱，他嫂子就想趁机下手。

这天早晨，嫂子做的是高粱米干饭，打[②] 了一大碗挺咸的鸡蛋酱。她一个劲儿让傻子吃。平时傻子吃饭时哥嫂总嫌吃得多，用眼睛连剜带瞪，这回傻子见哥嫂有了笑模样，就高兴地吃起来了。他一连吃了六碗高粱米饭，抿了半大碗鸡蛋酱。傻子吃完饭后，又和往常一样同哥哥铲地去了。他吃多了鸡蛋酱，渴坏了，急急忙忙往前铲，到地头儿把锄头一撂，趴到地头儿那口井的井沿儿上，头往井里一扎，大口大口地喝水。他哥哥见时机已到，过来说："让你喝个够！"扯着大腿就把傻子搁到井里去了。只听"咕咚"一声，傻子没影儿了。

尖子两口子回去后做了几个菜，还喝了几盅酒，高兴劲儿甭提了。媳妇说："这回全部家产都是咱们的了。""那还用说？"尖子也乐得没法儿说。

再说，傻子掉到井里后，没死。他顺路往前走，越走越亮堂。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五间青砖瓦房，进去一看，里边和住家一样，箱子、柜子等用的东西都有。他正在东瞅西看时，听到后边有响声，赶紧躲到门旮旯。就听见有人说："好生性，好生性！"另一个说："刚吃完人，能不生性吗？"傻子听到"吃人"俩字吓了一身冷汗。原来这屋里住的是老虎妈子。傻子明白了，他这是走到老虎妈子洞里来了。

只听其中一个老虎妈子说："我饿了，吃点儿什么吧！"另外一个老虎妈子起身把挂在柱脚上的小葫芦头摘下来了，对着小葫芦头说："小葫芦头，小葫芦头，来桌酒席。"只听见劈里叭啦一阵响，一会儿，就摆满了一桌酒席。鸡鸭鱼肉都上来了，傻子见了馋得

① 天：民间土地计量单位，通常一天为十亩。
② 打：舀做。

直流口水，可一想到老虎妈子是吃人的，吓得他连大气也没敢喘。

老虎妈子吃饱喝足了，呼呼睡着了。

第二天起早，两个老虎妈子都出去了。傻子摘下挂在柱脚上的小葫芦头就回家了。

他来到自己家房东边的一片空地上，对小葫芦头说："小葫芦头，小葫芦头，变间房子我来住。"一会儿平地出了四间青砖房。他又说："小葫芦头，小葫芦头，来桌酒席。"一会儿，鸡鸭鱼肉，摆满桌子。傻子吃饱喝足了，呼呼睡着了。天刚放亮，傻子他嫂子起来做饭，去街上倒灰，发现东边离家不远处平地盖起了四间青砖房，红砖围成的砖墙，黑漆油的大门，好气派！傻子他嫂子有些纳闷儿，就偷偷地跑到院子里扒窗一看，傻子在屋里睡大觉呢，炕上摆的酒席还没吃净。他嫂子心里寻思傻子怎么没死呢？她蹬蹬蹬跑回来把这件事儿告诉尖子。尖子还不信，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对媳妇说："不能[①] 是傻子，不能是傻子，你一定是看错人了，傻子是我亲手推下去的。再说，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一夜之间盖起四间房子？""唉呀！不信？你看看去！"媳妇说着，拽着尖子就往外走。

尖子到了屋里仔细一看，真是傻子在睡大觉呢，他就把傻子叫醒，问傻子是怎么回事，他哪来的房屋和东西。傻子就把到井里后，得小葫芦头儿的事儿说了。哥哥和嫂子以为傻子撒谎。傻子当他俩的面又变一桌酒席，这回尖子两口子才相信。

尖子和媳妇见傻子得了小葫芦头这个宝贝，眼睛都气红了。尖子媳妇对傻子说："傻子，把小葫芦头借给我们用用吧！""不借。你们两口子心眼子太坏，想把我害死。哼，我命大没死了[②]！"

尖子媳妇碰了一鼻子灰，可她不死心，一连向傻子借了几次，傻子也没有借给她。

尖子媳妇就琢磨，怎么能弄到小葫芦头呢？她眼睛一亮，想出个道儿来，对尖子说："你也到井里去一趟吧！或许也能得到什么宝贝。"尖子特别贪财，听了媳妇的话就去了。尖子下到井里后，也是越走越亮堂。走着走着出现了五间青砖瓦房，尖子挺高兴，心想，傻子说的一点儿不假。到了屋里他也学着傻子那样躲到了门背旮。一会儿，老虎妈子回来了，只听其中一个说："好生性，好生性！"另一个说："刚吃完人，不生性咋的？"隔了一会儿，先说话的那个老虎妈子又说："太饿了，来点儿吃的吧！"后说话的那个老虎妈子去摘小葫芦头。一摸柱脚，小葫芦头没有了。两个老虎妈子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小葫芦头儿，却在门后边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尖子。两个老虎妈子以为是尖子偷了小葫芦头儿，把尖子拽起来就是拳打脚踢，还把尖子的鼻子揪有一丈长，一边打还一边让尖子把小葫芦头交出来。尖子痛得"妈呀，妈呀"直叫，对老虎妈子说："小葫芦

① 不能：不会。
② 了：了，音 liǎo。成。

头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老虎妈子听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然后，看他实在交不出来小葫芦头，其中一个老虎妈子对另一个老虎妈子说：“明天早晨吃了他吧！”尖子听后吓个半死，心里寻思这下全完了！

老虎妈子打完尖子有些累，就睡着了。尖子见老虎妈子睡着了，忍着全身的疼痛偷偷地跑了。

再说，尖子媳妇正在家里抻脖等尖子得宝呢！一听尖子叫门，急忙去开，没等尖子进门就问：“咋样，得了什么宝贝没有？”尖子哭咧咧地说：“什么也没得到，鼻子倒叫人家拽了一丈长。”

尖子两口子实在想不出治鼻子的办法，尖子媳妇只好来求傻子。傻子开头说不管，后来见嫂子一再央求，只好答应了，对嫂子说：“明天吧，给你想想办法。”

傻子也不知道尖子的鼻子咋能治好。一琢磨，还是到老虎妈子洞里去听听吧，或许有治鼻子的办法。傻子从井里来到老虎妈子洞里。晚上，老虎妈子回来了，闲唠嗑儿说：“昨天让咱打得半死不活的那个人鼻子不知咋样了？如果要找到那个小葫芦头就能治好，让它往回缩它就往回缩。如果找不到，过两天这人就得死啊！”

第二天起早，老虎妈子和往常一样又走了，傻子就急忙赶回来了。哥哥和嫂子见了傻子，急忙上前追问。傻子对小葫芦头说：“让尖子的鼻子往回缩，缩，再缩。”直到和原来的鼻子一样，傻子才把小葫芦头收起来。

按理说，尖子的鼻子让傻子治好了，他该知足了吧？他不，尖子两口子还是贼心不死，一心想把小葫芦头弄到手。

一天，尖子媳妇又找傻子借小葫芦头，傻子说啥也不借。他嫂子一再央求，傻子心软了，说：“好吧，不过等我让小葫芦头给我换房子，再变些东西，然后借给你。”说着，傻子对小葫芦头说：“给我来一栋二层楼。”说完，平地起了一栋二层楼；又说：“给我来个猪、马、牛、羊满圈，鸡、鸭、鹅成群。”话音刚落，马嘶牛叫，鸡鸭成群。又说：“给我变两天好地。”就见东南的一片荒地立刻长成一片望不到边的高粱玉米。最后又说：“小葫芦头，给我变个媳妇，十个使唤人吧！”刚说完，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向傻子走来，长得像仙女儿。那十个仆人，五个男的，五个女的，有的喂猪，有的放马，有的给傻子做饭。

傻子嫂子见了都要气疯了，恨不得马上把小葫芦头拿到手。这时，就听傻子说：“把小葫芦头借给你吧！”她乐得嘴都闭不上了，一溜烟儿跑到家对小葫芦说：“小葫芦头，给我变四间房子！”小葫芦头不变。又说：“给我变八天好地。”小葫芦头还是不变。他嫂子从天黑一直说到第二天早晨，小葫芦头还是不灵验，啥也变不出来。他嫂子一气之下，把小葫芦头踩碎了，扔进灶坑给烧了。这时，尖子两口子的房子也起火了，房子、家产全部烧光了。

傻子知道小葫芦头让他嫂子烧了，气得痛哭一场。从此，傻子越过越富，他的哥哥和嫂子越过越穷，最后讨饭去了。（盘锦市）

讲 述 者：马桂琴 女 60岁 盘锦市人 不识字
采 录 者：马慧玲 女 28岁 盘锦市双台子区
采录时间：1987年7月29日
采录地点：盘锦市双台子区

208. 老 三 得 宝

（满族 北镇县）

从前有个王员外，老两口子有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这一天，一家人吃完了早饭，王员外对三个儿子说："我到年岁了，不愿管事儿了。你们哥儿仨出外闯一闯，到三年都回来，谁挣钱多谁当家。"

哥儿三个收拾收拾就起程了。走啊，走啊，过了一座桥，见有三股岔道。老大说："兄弟，咱不能总一起走啊，我看分开走吧，三年后的今天，咱哥儿仨在这聚齐，一块儿回家。"老大说完，哥儿三个各奔各的方向走了。

不知走了多少天，老大走到一个地方落了脚，做买卖挣了一些银子。老二走到一个地方落了脚，也挣了一些银子。

老三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西海边，走饿了，正愁要不着吃的，海夜叉出来了，看见了老三，问："你会教书吗？"老三说："会，东西南北、天上地下，我啥都会。"海夜叉说："那你跟我下海吧！""行！"老三闭上了眼睛，就听"哗啦"一声，说话工夫就到了龙宫。龙王爷在屋里听见了，问："谁来啦？"海夜叉说："请来个教书的老先生。""多大岁数了？""二十三了。""二十三还是老先生？那好吧！就在我这儿教书吧！"

老三天天给龙王爷的闺女、儿子上课。龙王爷的三闺女看他忠厚老实，常常喜欢和他闹着玩儿。

冬去春来，过了一年又一年。一天，老三问龙王爷的三闺女说："我来几年了？""你呀，来三年了。""哎呀，一晃来三年了，我该回家了。""回家干啥去？""我爹说了，谁回去挣钱多谁当家。我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都奸，就我们两口子傻。""傻不怕，我父王说了，你走的时候，给你宝贝。我告诉你，他给啥好玩艺儿你也别要，就要他身上带着的那个小葫芦头，要啥有啥。"老三笑着答应了。

龙王爷听他三闺女说先生要回家，这天晌午，陪老三吃完了饭，对老三说："先生你要点儿啥走呀？""啥也不要，我就要您老身上那个小葫芦头。"龙王爷不大情愿，好半天

才说："不瞒你说，这是个宝葫芦，冲它要啥有啥。"龙王爷磕打小葫芦头说："八仙桌，热火锅，四个仙女给我唱着。"真的热火锅端上来了，开得"哗哗"的，出来四个仙女边舞边唱。老三一看愣了，"扑通"给龙王爷跪下了，哭着说："我在您这儿呆三年了，您就把这葫芦头给我吧！"龙王爷说："先生，快起来，说实在的，我真舍不得。好！那就给你吧！"老三乐坏了，谢别了龙王爷就起程了。

再说老大、老二在外边做买卖、做工，都挣些银子，还都买了马骑着往家走。这一天，先后来到了三年前分手时的三岔路口，看老三没到，两个人就猜老三准是没挣着钱，没脸回家了。俩人话音没落，见从西边道上走过来一个背粪筐子的人。近前细看，正是老三。老大问："老三你咋才到？怎么不买匹马骑着回来呀？"老三看见他俩一人拉着一匹高头大马，神气十足，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这三年白出去了，啥也没挣着，不如大哥、二哥。你俩骑马先走吧，我能撵上。"

老大、老二骑着大马，"哒哒哒"连头也没回就走了。老三撂下粪筐子，从兜儿里掏出小葫芦头说："给我来辆小车子。"说完就出现一辆崭新的蓝围子小车子，高头大马满串铃。老三坐在车里，就听串铃"哗哗"响，不一会儿就从老大、老二身边跑过去了。老大、老二看愣了，老大说："这是谁家的新小车子呢？"老二说："车里坐的准是哪家老员外。"

老三坐车望见家乡的树梢了，掏出小葫芦头说："小车子收回。"说完车就没了。老三又背起粪筐子往前走。走出不远，老大、老二骑马赶上了，一看老三在前边走呢，心里很纳闷儿，忙问："老三，你在我们后边，怎么蹿头前儿来了？"老三说："你们走大道，我走小道。这三年没挣着钱，练个飞毛腿。"老大、老二又骑马走了。

走有一个多时辰，老大、老二来到家门口下马了，老爷子、老太太、三个儿媳妇都迎出来了。一看没有老三，老三媳妇忙跑到前边问老大："大哥，看见你三兄弟没有？"老二接话说："在后边呢，他是唱戏骑马——步行。"老三媳妇一听，脑袋立刻耷拉下来了。

一家人回到屋里，老爷子、老太太吩咐媳妇们做点好饭好菜。老大、老二媳妇围着自己的丈夫转，乐得嘴都闭不上了。老两口子直门儿叨念："老三怎么还没到呢？"正叨念，老二媳妇出外去泼水，喊着："哎呀，妈呀！咱老三回来啦，还坐轿哪！人山人海围着。"老爷子、老太太听说老三坐轿回来了，忙跑了出来。这时老三对小葫芦头说："轿子收回。"立时轿就没了，他仍旧背着粪筐子往院里走。老二媳妇迎上去说："呀！轿跑哪儿去啦？真怪事儿啊，咋没了？""哪有轿？你看花眼了吧！"老爷子说，"兴许你看差了，把粪筐子当轿了。"老三媳妇看见丈夫穿身破衣服，背个粪筐子，一声没吱。

做好了饭菜，摆到桌上，全家人团团围坐吃了顿团圆饭。吃完饭了，老爷子对三个儿子说："你们哥儿仨谁挣多少钱，报一报。"老大说："我挣十个银元宝。"老二说："我挣六个银元宝。"老三说："我啥也没挣回来。"老爷子说："话归前言，你大哥、大嫂子

当家，你二哥二嫂子管事，老三你们两口子赌吃赌喝①”老三说：“行。”老二媳妇说：“赌吃赌喝，净让别人养活着，不如趁早分开好了。咱们三一三十一，往三下分，谁有能耐谁吃，没能耐别吃，再没能耐要着吃。”老大媳妇说：“他二婶说得对劲儿，是得那么办，分！”老三说：“分就分，我啥也不要。”老爷子说：“这五间房子咋分呢？”老三说：“我一间也不要。”说着就拽他媳妇搬东西走。他媳妇哭着说：“你这虎劲儿，可让我咋整啊！”老三带着老婆孩子来到南地，在坟圈子边上选块宽敞的平滩，对他媳妇说：“咱就在这个地方盖房子。”他媳妇赌气地说：“你搁啥盖呀？用唾沫粘哪！”

老三掏出小葫芦头悄悄地说：“给我盖个四合套的大院儿，门前有把门的，院里有鸡、鸭、鹅，越快越好。”说完，就见平滩出现了许多人，噼噼叭嚓，不一会儿就盖起来了。老三媳妇乐了：“你咋整的呢？说你傻，你还真有傻能耐。”小两口说说笑笑把东西搬进了新房。

第二天早晨，老二拣粪看见南地戳起一座新房，回来对他爹说：“爹，南地里是谁家盖的房子，啥时候盖的呢？”他爹说：“我拣粪去也看见了，门前还有把门的呢，院里鸡鸭鹅乱叫，狗也咬。谁家盖的我咋没理会② 呢？”老大说：“我到南地探探去。”不一会儿，老大回来了，对他爹说：“我打听把门的，他说是王三老爷盖的。”他爹说：“八成是你三兄弟盖的吧？”老二两口子听见了，忙搭话说：“咱俩进院里去看看。”说着就奔南地去了。他俩来到老三大门口，假装成要饭的，把门的不让进，两人硬是闯进去了。老三两口子一看二哥、二嫂子来了，忙迎了出来，说：“二哥挣那么多元宝，怎么还要饭呢？”二嫂子说：“不说是要饭的把门的不让进。我说三弟呀，这房子是你盖的呀！咋盖得这么快呀？咱俩给你贺喜来了！”这时老大两口子也来了。老大说：“老三你挣钱都鬼③ 起来了，咋不交家呀？你挣多少银子，都放哪儿了？你这房子咋盖的？”老二媳妇吵吵巴喊地跟着说：“老三你挣钱不交家，偷着盖房，咱换换住吧！你回老房子，我们两家搬这新房先住两天，活一辈子死了也不冤。”老三说：“换就换吧！那得找中人立个字据。”老二一听同意换了，忙跑出去找来了屯中的几位亲友，立了字据。老三到外屋偷着拿出小葫芦头要一桌酒席，招待亲友。亲友走了，老三一家人又搬回老房子。老爷子、老太太没动，只是老大、老二两家搬进了新房。

老大、老二两家住上新房，别提多高兴了。睡到半夜，老大说：“咋这么冷啊？”他媳妇说：“把我冻醒了。”正说着，老二媳妇跑过来说：“大嫂子可不得了啦！”“咋的啦？”“硬把我冻醒了，你看，哪有房子，这不是坟圈子吗？”老二一听叽里咕噜爬起来了，说：“是吗？”一细看，“哎呀，是啊！你看，那满天星星，这跟前都是坟。这傻小子咋整的？

---

① 赌吃赌喝：白吃白喝的意思。
② 没理会：理，音 lǐ。没理会，意为没注意。
③ 鬼：匿藏，这里是讲述者的特殊用法。

这是鬼魔怪啊!”老二媳妇说：“走，找三傻子去!”

老大两口子、老二两口子带着孩子一齐来到了老三家。老二媳妇说：“老三哪，都说你虎①，你一点儿也不虎，可把我们两家挑弄苦啦，你看看去，南地哪有房子？我们不换啦!”老三理直气壮地说：“是你们逼我换的，住一宿变卦不换了？那不行！你们找中人去吧!”老二两口子把中人请来了，中人听明白了情由，说：“你们换的时候有房子，咋没的我们不管。”说完就走了。老大、老二两家没有办法，只好在本屯先租两间房子暂时住下了。

天快黑了，老三媳妇对丈夫说：“做饭吧，咱爹咱妈都饿了。”老三说：“不用做饭，吃现成的。”说着，走到外屋偷偷拿出小葫芦头，磕打一下，说：“葫芦头葫芦头，我要八仙桌热火锅，再来四个仙女给我唱着。”说完，热火锅来了，开得“哗哗”的，还有四个仙女边舞边唱着。他爹说：“我不爱吃锅子，我想水煮饺吃。”老三又到外屋拿出小葫芦头一说，水煮饺就来了。

再说老二媳妇看见老三家的烟囱没冒烟，对大嫂说：“嫂子，你看老三的烟囱没冒烟，老爷子、老太太跟他还不得挨饿呀！咱们偷着看看去。”她俩悄悄地来到老三住的窗户底下，舔破了窗户纸，往里一瞅：屋里点得明灯蜡烛的，热火锅开得“哗哗”的，水煮饺热气腾腾的，四个仙女唱得美耳中听。她俩瞅着瞅着就听屋里老太太说：“咱老三傻呵呵的命好，要啥来啥，到外屋叨咕叨咕就来了，咋整的呢?”屋里头一边说一边吃，顺嘴流油。老二媳妇趴在窗外越瞅越馋，口水顺嘴丫子往下淌，舌头伸出多长。这时老二来了，走到他媳妇身后，手搬着他媳妇的肩膀说：“看这个干啥？真馋，走，回家去!”使劲一薅，他媳妇的脑袋一动没动，脖子伸出一尺来长。老大媳妇一细看，忙喊：“别抻，别抻，他二婶的舌头冻在窗台上了。”说着就用嘴哈热气，哈了一阵子才把舌头化下来。老二一看他媳妇的脑袋“滴拉哨啷”地抬不起来，就用两手托着，大嫂子扶着她身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强走回家去。

老大看见二兄弟媳妇脖子抻多长，来气了，对老二说：“走，咱俩找三虎去!”说着，哥俩气冲冲地闯进老三的屋子。老大说：“老三哪，你快看看你二嫂子去吧！就因为馋你这吃喝，把舌头冻在窗户台上了，脖子抻多长，你说咋办吧？你得给治!”老三笑着说：“这好办，我借给你们小葫芦头儿，你们拍一下小葫芦儿，说一句‘缩’，拍一下，说一句‘缩’，缩到正合适了，就别拍葫芦头儿了。”老二乐颠颠儿地拿着小葫芦头儿回家了，老大两口子也跟去了。

到了老二家里，老二一拍小葫芦头儿，老大媳妇说了声：“缩!”就见老二媳妇的脖子真往里缩进一点儿。老二又一拍小葫芦儿，老大媳妇又说一声：“缩!”老二媳妇的脖

① 虎：这里是傻的意思，俗谓缺心眼儿。

子又往里缩进去一点儿。老二着急了，忙说："还非得一句一句地说？快点儿说，缩，缩，缩！"大哥、大嫂看老二着急了，两口子一齐连声说："缩，缩，缩……"一下子把老二媳妇脑袋缩进脖腔子里了。老二说："咋整的？缩大劲了。"老大两口子说："净怨你，让快点儿说，缩缩缩的，缩吧！？"（北镇县）

讲 述 者：刘巴氏 女 满族 85岁 北镇县沟帮子镇 家庭妇女 小学
采 录 者：刘克刚 男 满族 58岁 北镇县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10月
采录地点：北镇县沟帮子镇

209. 亨卜和脑儿卜

（朝鲜族　沈阳市）

早先有这么哥俩，哥哥叫脑儿卜，弟弟叫亨卜。

哥哥脑儿卜心术坏，世界上的坏人若坏到他那样儿也就到顶了。人都是五脏六腑，可人家都说，脑儿卜是五脏七腑。咋还多出来一腑呢？多出来的那一腑是专装坏心眼儿的。要问他到底咋个坏法呀？人家火上房子，他老哥不去救火去扇扇；人家死了人在哭丧，他又跳舞来又唱歌；看见怀孕的女人走过，他往人家大肚子上踢；看见过路的罗锅，撅在地上给直腰；看见有拉屎的，非上去撅个腚蹲儿不可；手痒痒了，专拣傻子打；有了泡屎，专找井台拉；下雨天，专去揭人家的酱缸盖子；到地里，专掰人家没长成的苞米棒子；专在人家的嫩瓜蛋上楔橛子；他最好的是白吃、白喝，吃好的、喝好的；他最烦的是干活儿；他最贪的是金银财宝。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坏到顶儿了？

弟弟亨卜心眼儿好，世上没有比他再好的人了。要问咋个好法呀？祸害别人的事儿，手指盖儿大点儿他也不去干；埋汰别人的话儿，就是半句他也不说；宁肯穷死，别人家的东西，一根稻秸他也不白拿；宁肯饿死，别人家的粮食，他一个粒儿也不去偷；十冬腊月，身穿单衫，他见乞丐打哆嗦，宁肯自个儿光膀子，也把衣服脱给他；大饿三天，得到了一块锅巴，要是碰到了要饭的，他宁肯自个儿饿肚子，也把锅巴送给人家吃。你说，他这样的好心眼儿是不是世上少有？

凡是世界上的坏家伙，都是欺负软的，害怕硬的，脑儿卜也是这样。脑儿卜两口子专门欺负亨卜两口子。干活儿，他们专拣轻的干，把重活儿推给人家；吃饭，他们专挑好的吃，把孬的留给人家两口子。可是，亨卜两口子老实得像头大黄牛，只干活儿没有话，一年到头儿，家里的活计都让他们两口子给包了。人家都说，这一家的家当，都是小两口子给挣下的。可是，脑儿卜总觉是他们两口子养活了一家人，总觉着弟弟两口子

占了他们的便宜，一天不把弟弟和弟媳妇给撵出去，就一天也睡不好觉。

等阿爸基、阿妈妮一去世，头一天死了人，第二天就要分家。

脑儿卜对弟弟说："弟兄小的时候是弟兄，娶了媳妇就是两家人，你们还是出去过日子吧！"

亨卜央求说："哥哥，阿爸基、阿妈妮临死的时候还嘱咐咱们，要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咱们还是别分家吧！"

脑儿卜一听，当时就翻了脸，说出话儿来像打雷一样："哼！少说废话。该穷该富都是命里注定的，难道让我养活你们一辈子吗？"

到底是谁养活了谁呢？是弟弟养活了哥哥，当哥哥的硬是大白天做梦说反话！碰到这号不讲理的人，又叫亨卜有什么办法呢？分家就分家吧！

说是分家，这哪是分家呀？分明是在撵人！这狠心的脑儿卜，房子没给一间，地没给一垅，家具没给一件，生把两个人光光地撵了出去。

世上没有再比亨卜老实的人了。他寻思：父母死了，哥哥当家，不给家产就不给家产，出去靠自个儿双手过日子呗！善良的媳妇也是二话没说，两人带着两张嘴，就从家里走了。

没有房，搭个草棚子就是屋。矮得站着能从房盖儿顶出头来，窄得伸直了腿能把脚蹬出墙外去。外面刮大风，屋里刮小风；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没有地，两口子就靠打草鞋打发日子。

亨卜家的日子虽然过得苦一些，时常没有米下锅，可是，小两口生了三个儿子，破窝棚里倒时常传出一阵阵笑声。

这一年，遇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稻子撒在田里，压根儿就没有发芽。没有稻子哪来的稻草？没有稻草又拿啥打草鞋？打不了草鞋，又拿什么去换吃的？没了吃的，又怎么养活孩子们呀？

一家断顿好几天了，小的孩子直吵着要奶吃。可大人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哪儿有奶水呀？大的孩子对阿爸基说："我饿，我想吃碗饸饹①。"

二孩子对阿妈妮说："我想吃顿大麦饭。"

听着孩子们喊饿，亨卜两口子心里就像着了一团火，俩人只知道皱眉头，想不出法子来。孩子阿妈妮实在看不下眼去，对丈夫说："咱不能眼瞅着把孩子饿死啊，到孩子他大爷家借点儿吃的吧。"亨卜对媳妇说："你也不是不知道俺哥的脾气，要是不对他脾气，就连亲阿爸吉和阿妈妮都不认，咱能从他手里抠出吃的来？"媳妇又说："俗话说得好，碰见要饭的，不给饭也不能砸饭瓢。为了孩子们，你就去一趟吧！"亨卜瞅瞅媳妇，又看看

① 饸饹：也叫冷面，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多用荞麦面轧成。

孩子们饿得那个可怜样儿，只好拍打拍打屁股，硬着头皮朝哥哥家走去。

饿了好几天肚子，走路哪还有力气呀？亨卜走一步晃三晃，好歹算摸到了哥哥家的大门。

亨卜刚伸出手来想敲门，手又缩了回来。你猜怎么了？原来他想起哥哥那虎狼般的模样，又不愿意向哥哥乞求。所以，倒退了两步。可是他又想起他那三个快要饿死的孩子，没有法子，只好又去敲大门。亨卜“咣咣咣”敲了两声后，轻声问：“哥哥在家吗？”哥哥脑儿卜明明听出来是弟弟在敲门，故意装作不知道，拉长声儿问道：“是谁在敲我家的门哪？”亨卜赶忙大声回答：“我是亨卜啊！”“哥哥又故意问：“亨卜是哪一个小子啊？”亨卜又赶忙说：“亨卜就是你的亲弟弟呀！”这时候脑儿卜才叫仆人慢腾腾地把大门打开。亨卜一见哥哥的面儿，赶忙施个礼央求说：“哥哥呀，哥哥呀，我求求您，我那几个小崽子都快要饿死了，我虽然没有脸来见您，可是看在同胞父母的面上，管他是米还是糠，借给我点儿吧。日后，我还不起东西就还工，求求您救救我那几个小崽子吧！”脑儿卜听了弟弟的话，闭着眼睛说：“哼！要给你粮，就得拆我的新粮垛；要给你豆，就得饿着我的老黄牛；要给你糠，就得饿着我的猪；要给你剩饭，就得饿着我的狗；要给你秕稻子，就得饿着我的鸡。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在我撵你之前，赶快离开我家！”

亨卜这回“扑通”跪在哥哥面前，流着眼泪又央求道：

“我实在是没有生路了才来找哥哥的呀！要是借粮不成，就是借我几个钱，给孩子们买点儿米，做上两顿稀饭吃也好哇！”脑儿卜听了大吼一声：“来人哪！”“有！”家里的一个仆人马上跑了来。脑儿卜对仆人说：“去打开后院儿的大门儿，大麦堆的边儿上不是有一捆东西嘛？快给我取来！”亨卜听了这话，心里寻思：这回哥哥兴许要开恩，哪怕给我一升大麦也好啊！等仆人跑来，亨卜一瞅，可吓坏了，拿来的不是大麦，面是一捆腊木的斧柄。脑儿卜朝手心吐了口唾沫，拎起根斧柄就朝弟弟抡了过来。顿时，那斧柄像雨点一样落在亨卜的身上，打得他一口一声“阿妈妮哟”，边滚边对脑儿卜说：“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呀？不借就不借呗，你为什么打人呢？”脑儿卜气哼哼地说：“打人怎么了？像你这样的疯子，就是打死也活该！”脑儿卜打呀，打呀，直到亨卜喊不出声了，动弹不得了，他自己也打累了，这才扔下斧柄进了屋。

亨卜不但没借着钱和粮，反倒遭了一顿毒打，你说冤枉不冤枉？不过，没有被打死，总算剩下一口气。亨卜揉了揉身上的伤，强支巴起身子，打算往回走。这当儿，从哥哥家的厨房里飘出一股喷香的大米饭味儿。抬头一看，大嫂正在盛大米饭呢。亨卜本来就饿了好几天，又遭到这顿毒打，你说该有多饿吧！这回闻见了饭味儿，就觉着肚子有十多只小手在抓挠，难受极了！亨卜一步一步好容易蹭到厨房门口，央求说：“嫂子啊嫂子，我快要饿死了，给我一口饭吃吧，救救我吧。”

狠心的嫂子把脸儿一拉，说：“给你吃？给你吃还不如给狗吃呢！”这狠心的女人，不

给就不给呗，反而抡起了盛饭的饭铲子，朝亨卜的右脸蛋子，“啪”的就是一下子。亨卜觉得疼，用手一捂脸蛋子，沾了一手雪白的大米饭粒。他也就顾不得疼了，一边用舌头舔着饭粒子，一边央求嫂子说：“真感谢你呀，嫂子，请您在饭铲上多沾些饭粒，再朝我左脸蛋子打一下吧。”这吝啬的女人听了这话，觉得自个儿吃了大亏，放下饭铲子，又拎起烧火棍，劈头朝亨卜打来，把亨卜撵出了大门外，“咣当”一声，把大门给关上了。

可怜的亨卜望望哥哥家的黑大门，摸摸身上的伤，两行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他怎么能不伤心呢？哥俩同是父母生，可是当哥哥的为啥这么无情无义？天下怎么会有这么狠毒的人啊！讨饭讨到生人家里，也不会这样待我呀！亨卜越寻思越伤心，走一步晃三晃，一边哭一边走回家来。

这头儿，亨卜的媳妇领着几个孩子，盼丈夫能从大伯子家里借点儿吃喝来。盼啊，盼啊，那就像七年大旱盼雨露，九年受涝盼日头，亨卜的媳妇边摇纺车边唱道：

孩子孩子，不要哭啦；
你们阿爸，去大爷家；
借钱借米，就回来啦；
做了汤饭，你吃我吃；
孩子孩子，不要哭啦。

孩子阿妈妮正唱着纺车谣，忽见丈夫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媳妇心里寻思：莫不是孩子他大爷今天开了恩，丈夫是不是喝醉了酒？可仔细一撇目，他手没提粮，身上没挎铜钱，反倒受了伤。媳妇一愣，问这是咋回事儿。

亨卜可也真是个好人哪！到了这步田地，还挂着兄弟间的情义，怕有伤大伯子和兄弟媳妇间的和气，就强忍着心里火儿，编了一套假话说：

“到底还是兄弟间情义深哪！我一到哥哥家，哥哥和嫂子就高兴地把我迎进屋去，用好酒好饭招待俺。临走，听说家里断了粮，哥哥送给我五两钱和三升米，嫂子给我三两钱和两升小豆，叫我赶快拿回家，给孩子们做点儿饭吃，还要仆人给我送到家。我说，不用，我自己背。”媳妇赶忙问：“那粮和钱呢？”亨卜故意装作后悔的样子说：“当初不该不听哥哥和嫂子的话，我背着粮走到半路上，遇到劫道的强盗，不但把钱和粮都抢走了，还把我给打了个半死。”

说到这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这些话都是编的瞎话，骗他媳妇的。天下的人们谁会想到，亨卜的伤就是那一母同胞的亲哥哥和亲嫂嫂打的呢？

亨卜的媳妇压根儿就不相信大伯子和嫂子会有这么好的心肠。可是又怕说穿了有伤丈夫的心，只好流着眼泪劝丈夫说：

“孩子他阿爸基，也不要太难过，被强盗抢去的东西，再哭也是哭不回来的，活着的人总会有活下去的办法，咱往后还是靠卖力气过日子吧！”

说卖力气就卖力气。给人家舂米推碾；给办大事的人家洗碗、刷盘、捶打糕；给官府里打零杂；进深山打柴上集市去卖。真是啥卖力气的活儿都干到了，一家大小还是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身子。

亨卜正在发愁怎么打发这苦日子呢，有一天听别人说，临村有一个富人金两班[①] 犯了官司，被罚挨打三十棍杖，谁要是肯替他去挨棍杖，就给谁三十两钱。亨卜一寻思：富人家的身子骨金贵，可穷人挨三十棍杖算个啥呀？早知道就不去挨哥哥嫂子一顿毒打了，到官府吏房去挨一顿打，还能给钱，那该有多好啊！亨卜怕信儿不准，又特意找到金两班的儿子一打听，说真有这回事儿，当时就说妥了这桩买卖。

亨卜回来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媳妇。媳妇一听可吓坏喽！要说这三十两钱可是不少，可是一个大活人要挨这三十棍杖，不被打死也得被打昏。媳妇说啥也不让去，说是宁肯饿死也不让人家给打死。若是死了人，要钱又有什么用？

亨卜知道媳妇是心疼他，可是，他寻思再也没有生路，就对媳妇说："我的身子骨硬着呢，打不死的。等挣来了钱，拿十两买来肉，补养我的身子；拿十两买来米，给全家人做米饭吃；再拿十两买个小牛犊，等养大了一卖，给咱儿子娶媳妇，咱们不就可以抱孙子了吗？"媳妇一听，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可怎么也不能让丈夫去送死呀！任凭丈夫怎么说，就是不答应。

末了，亨卜没招儿了，瞒着媳妇说："好了，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咱们还是靠打草鞋过日子！我到别人家去借点稻草去。"亨卜哪里是去借稻草哇，他是瞒着媳妇到官府吏房挨棍杖去了。

到了官府吏房，有个都使令看到亨卜那个寒酸样儿，就问他："你这个穷小子跑到这儿来干啥？"亨卜回答："大人，我是来替金两班挨棍杖的，请您快些放我进去吧！"都使令哈哈大笑说："我得给你道喜喽，这回你可算捡了一条命啊！上头刚刚来了一道公文，说是皇恩大赦，除了杀人罪犯外，一律免罪释放。你不是捡了一条命？"

亨卜一听，傻眼了。他心里说：你还给我道喜呢，我要是不挨这三十棍杖，能挣着那三十两钱吗？老婆孩子吃啥、穿啥呀？他这么一寻思，反倒伤心地落下泪来。

事情既然这样了，落泪又有什么用呢？钱没挣着，白跑了冤枉路，还得往回走。

再说，亨卜的媳妇原先真以为丈夫讨稻草去了呢，没曾想，日头落山梁了还没见人回来，她就猜到丈夫准是瞒着她挨棍杖去了。她等啊，等啊，左等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急得用破瓢舀了一瓢凉水，供在当院儿祷告起来："上天保佑，千万保佑我丈夫平安归来……"亨卜媳妇祷告完了，回到屋里，想到丈夫挨了棍杖，是死是活还不清楚，眼泪"扑簌簌"滚了下来。

---

① 两班：朝鲜族从前按照家世分贵族和贱民，两班即是贵族。

她正哭呢，亨卜开门进了屋。媳妇急忙起身迎上去，边抚摸着丈夫的身子，边焦急地问："孩子阿爸基，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吏房的棍杖好重吧？伤着哪儿没有？"亨卜没好气地说："问个屁，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为了挣几个钱儿，想去挨打都不成！"媳妇一听丈夫没挨打，高兴得"空嚓嚓"地跳起来舞来。

没挣着钱，又靠打草鞋熬过了一冬，转眼就是阳春三月。百草发芽，百花开放，一双双紫燕从南方飞来。有一双燕子飞到亨卜家的房檐下，不肯飞走。

亨卜撂下手中的草鞋对燕子说："燕子啊燕子，人家都嫌我穷，可你们不嫌我穷，想在这破草棚上搭窝，真叫人高兴啊！可我这个破草房子不比人家的高堂画阁，到了五、六月的雨天，要是房子塌了，你不是白搭工吗？劝你们还是到富人家的房檐下去搭窝吧！"可说来也怪，两只燕子扑扑楞楞地绕着亨卜飞呀，叫呀，"叽叽喳喳"地就是不肯飞走。

过了几天，燕窝搭好；过了一些日子，燕子下蛋了；又过了一些日子，大燕子孵出了一窝小燕子。

亨卜就像喜欢自个儿的孩子一样喜欢这窝小燕子，时常和孩子们捉些小虫喂它们。一来二去，小燕子和亨卜一家人都熟了，只要这家人打屋檐下走过，小燕子就"喳喳"地张嘴要吃的。

小燕子一天天地长大了，翅膀也硬了，也开始学飞了。

有一天，亨卜在房檐底下打草鞋呢，忽听得燕窝里头的小燕子"叽叽喳喳"直叫唤。亨卜抬头一看，不好了！你猜怎么了？原来有一条大蛇正在吃小燕子呢！亨卜顺手抓过一根支背架子棍儿，一边打蛇一边大声喊："小燕子快飞走！小燕子快飞走！"

可是，已经晚了，那窝小燕子已经叫大蛇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只没被咬死，"啪搭"掉下地来。

亨卜心疼地赶忙把小燕子捧在手里一看，一只腿儿摔断了，疼得小燕儿直打哆嗦。亨卜回到屋里就跟媳妇两个忙活开了：轻轻地把燕子腿上的血揩干，找来些老黄瓜籽给小燕子喂上，又把黄瓜籽捣碎敷在燕子腿儿上，削了两根薄木片往受伤的腿上一夹，又拿出媳妇出嫁时娘家陪送的唐丝线，缠了又缠。末了，还把热炕头让给了小燕子。

自打小燕子受了伤，亨卜一家像待亲哈拉爸基[①]怕它冷了，又怕它热了，怕它饿着，又怕它渴着。一家人精心伺候，也就半个月工夫，小燕子的伤全好利索了，还能在屋里飞上飞下的，可欢实了。

天一天比一天冷了。亨卜一看，大帮的燕子都飞往南方，也该让这只小燕子找大帮儿去了。这一天，全家人像是送出远门的亲人一样，送这只受伤的小燕子。亨卜依依不舍地对小燕子说："小燕子啊小燕子，回到南方去要飞千万里呢，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哪！"

---

① 哈拉爸基：朝鲜语，爷爷、老大爷。

亨卜嘱咐完，把小燕子扔向了空中。小燕子恋恋不舍地在空中兜了三圈儿，才向南边飞去。

小燕子飞呀，飞呀，飞过了大山，飞过了大河，也不知飞了多少天，多少夜，从北方飞到南方，飞到了燕子国。

燕子王一看，这只燕子回来得最晚，腿还一瘸一拐的，就问它："你为啥回来这么晚，你的腿咋瘸了呢？"

小燕子就把自个儿怎么把腿摔伤，亨卜一家又怎么把腿给治好的经过一讲。燕子王对小燕子说："这样的好人天下少有。俗话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我给你一颗葫芦籽，这是一颗'报恩籽'，你拿去报答救命的恩人吧！"

小燕子谢过大王，把这颗"报恩籽"好生保存起来。等到了来年春天，燕子叼着这颗葫芦籽，开始飞往北方。

那燕子飞呀，飞呀，从燕子国起飞，飞过成都，观看了刘备和糜、甘夫人的行宫，飞过张飞一声怒吼使水倒流的长坂桥，飞过苏东坡游过的赤壁，飞过了长江，飞过了黄河，又观赏了燕京① 风光，飞过了万里长城，飞过了山海关，飞越了辽东七百里，经过了凤凰城，末了飞到亨卜住的村子里。

这一天，亨卜两口子在当院儿打草鞋呢，忽然有一只燕子飞了来，抬头一看，就是去年受伤的那只小燕子。这只燕子像是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回到了自个儿家一样，绕着这两口子，扑棱着膀儿飞呀，跳呀。亨卜两口子也像迎回了出远门的孩子一样，高兴得没法儿，撂下手中的活儿，伸手就去摸这燕子。

这当儿，燕子嘴一张，"啪搭"，一样东西落了地。亨卜捡起来一瞧，是颗葫芦籽，赶忙对媳妇说："你看，燕子给咱送一颗葫芦籽，兴许是报答咱们给它治腿的恩惠吧。"媳妇高兴地说："那咱们快趁春天的好时光，把葫芦籽种上吧。"说种就种。两口子在当院收拾出一块地方，挖了土，施了肥，把这颗葫芦籽种上了。

下了葫芦种，就赶上下小雨，遇上了小雨就冒芽，冒了芽就抽蔓儿，抽了蔓儿就长叶，长了叶就开花，开了花就结果。抽了五条蔓儿，开了五朵花，结了五个大葫芦。大的像口缸，小的像只顶水罐儿。

转眼要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了。

大孩子对阿爸基说："今天，金富人家宰了一头大黄牛。"二孩子对阿妈妮说："人家朴两班家昨天就包好了松饼。"三孩子问："阿爸基，阿妈妮，过八月秋夕了，咱们吃啥呀？"

亨卜媳妇瞅瞅丈夫说："人家过节，又是新米又是肉，咱们吃啥呀？干脆吧，把几个

① 燕京：即北京。

大葫芦破了，破出瓤儿来炒着吃，破出瓤来卖给富人家，还能换点儿米回来。”

亨卜一听，说：“好吧。”上邻居家借来了一把锯。砍下一个葫芦，两口子对着拉了起来。亨卜边拉边唱：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人家过节，有米有肉，
我家过节，要啥没啥。
破出瓤来，我家炒吃，
破出瓤来，卖给人家。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两口子拉呀，拉呀，也就两袋烟的工夫，“啪嚓”！葫芦开了，就听里面“哗啦啦”一阵声响。你猜这是啥动静？原来，葫芦里淌出来无数的金子和银子，金灿灿、白花花的。亨卜两口子自打生下来，还头一次看见这么多的金银，亨卜乐得闭不上嘴，媳妇乐得“空嚓嚓”跳，孩子们乐得直蹦高儿。

亨卜流着高兴的眼泪说：“俗话说得好，穷人再穷也不能穷上三辈子。这回咱们可穷出头了！”亨卜的媳妇捡着金子银子说：“这回咱们也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亨卜一家收起了金子银子，又砍下一个大葫芦拉了起来。这回是媳妇唱了：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刚拉一个，出金出银，
再拉一个，请把米下。
有了金银，又有大米，
不愁吃来，也不愁花。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两口子拉呀，拉呀，也就两袋烟的工夫，“啪嚓”！葫芦开了，就听里面“哗啦啦”一阵声响。你猜这是啥东西？原来，葫芦里果真淌出了雪白的大米，“哗啦”“哗啦”淌个没完。亨卜两口子自打生下来，没见过这么白这么好的米，亨卜乐得闭不上嘴，媳妇乐得“空嚓嚓”跳，孩子们乐得直蹦高儿。

那白花花的大米，装了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堆了一大垛，亨卜一家吃几年也吃不完。

装完了大米，亨卜又砍了一个葫芦拉了起来。亨卜唱道：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有了钱粮，虽很知足，
还请来点，绫罗绸纱。
日光缎喲，月光缎喲，
又穿新衣，又穿新袜。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两口子拉呀，拉呀，也就两袋烟的工夫，“啪嚓”！葫芦开了，就听里面“哗啦啦”一阵声响。你猜这是啥动静？原来，葫芦里像装了一台织布机，那绫罗绸缎，“忽啦忽啦”出个没完。亨卜两口子自打生下来，就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好的布。亨卜乐得闭不上嘴，媳妇乐得“空嚓嚓”跳，孩子们乐得直蹦高儿。那闪闪发光的绫罗绸缎，成匹成摞，亨卜一家几辈子也穿不完。

收完了布匹，亨卜又砍下一个大葫芦拉了起来。这回媳妇唱道：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咱们住的，低矮草房，
富人住着，高楼大厦。
若能住上，几间好房，
心中愿望，再也没啥。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快快拉呀，唰啦唰啦。

两口子拉呀，拉呀，也就两袋烟的工夫，“啪嚓”！葫芦开了，就听里面“叮叮当当”一阵声响。你猜这是啥动静？原来，从葫芦里走出五个工匠来，第一个拿着斧头，第二个拿着刀锯，第三个拿着刨子，第四个拿着凿子，第五个拿着镐子，在院当腰“叮叮当当”地建起房子来，干得那个快劲儿呀，就像闪电似的。不一会儿工夫，一座漂亮的房子建成了，工匠们也无影无踪了。

那房儿是一溜七、八间大屋子，青砖青瓦，四耳带风铃，雕着梁，画着栋，亨卜两口子做梦也没梦见过这么好的房子呀！亨卜乐得闭不上嘴，媳妇乐得“空嚓嚓”跳，孩子们乐得直蹦高儿。

亨卜领着全家人赶紧往屋里搬东西。东西搬完了，还要锯最后一个葫芦。这时候亨卜媳妇说话了：“这回要啥有啥，没啥不满足的了，这最后一个葫芦就别锯了。”

亨卜说：“给咱结了五个葫芦，这五个葫芦都是咱的福份，这一个为啥不锯？”说着又和媳妇对着拉了起来。可这回谁也没吭声，只是唰啦唰啦地拉着。

拉呀，拉呀，也就两袋烟的工夫，“啪嚓”！葫芦开了，可这回里头啥动静也没有。你猜这是咋回事儿？原来从里头走出一个画一样的美人，向亨卜和亨卜媳妇深深地鞠了一躬。

亨卜还过礼后忙问她：“你是什么人？”

那美人微笑着，有些害羞地说：“我本是月宫里的仙女，是奉了南国燕王之命，来做您的妾的。”

亨卜听了倒挺乐意，他媳妇可不乐意了，忙拽过丈夫的衣角埋怨说：“怎么样？我说最后这个葫芦不锯的好嘛，你非要锯，这回可倒好，锯出个女人来。咱们前半辈子受尽了苦，刚要过上好日子了，你又娶了这房小老婆，让我怎么是好啊！”

亨卜媳妇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亨卜一看着慌了，忙对媳妇发誓说：“你是我的正房夫人，她是我的偏房夫人，我哪一个也不会亏待你们的！”

亨卜媳妇这才放心，抹过眼泪，拉着月宫仙女，一同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俗话说：风儿没手把树摇，话儿没脚跑千里。脑儿卜听说上次没有被打死的弟弟亨卜，一眨眼工夫变成了大富人家，他压根儿就不信。可是，听别人讲得有鼻子有眼，有根儿有梢儿的，不去看看吧，又总觉得放心不下。

这一天，脑儿卜风风火火地赶到弟弟家一看，可傻眼了。这眼前分明是那青砖青瓦、高堂画阁、他脑儿卜从来就没见过的好房子，你说他能不眼气？气得眼珠子像青蛙眼，肚子鼓得像癞蛤蟆，差点儿没气死。

脑儿卜越是眼气，也就越想知道亨卜的这些家产是怎么得来的。他站在大门口，像猪被捅了心窝一样嚎叫起来：“亨卜在不在家呀？”

正赶上亨卜出门办事儿不在家，亨卜媳妇忙把大伯子迎进了屋。

脑儿卜一看见兄弟媳妇，昨天还是穿不上衣裳的要饭花子，今天穿上了那名贵的、闪闪发光的绸缎衣裙，简直成了天仙。他再一瞅屋里，炕面子亮亮堂堂的，墙壁雪白雪白的，贴金贴银的衣柜金赤金鳞的，柜子上摞得高高的被褥全是绸子和缎子面的。脑儿卜越看越生气，恨不得一把火全都烧了才痛快。

脑儿卜这一生气，这口气就没地方出，“啪”的一口，把像屎一样的痰吐在雪白的墙壁上，你说这小子心眼儿有多坏！

兄弟媳妇不乐意了，她不软不硬地对大伯子说：“有痰不吐在地上，为什么偏往那墙上吐呢？”

脑儿卜三角眼一吊，“哼！破墙有什么金贵？我本来就有这习惯！”

亨卜媳妇心里寻思，是狗就改不了吃屎，也就没和脑儿卜一般见识。看看快到晌午了，就吩咐家人赶快准备一桌丰盛的午饭。

等把饭菜摆上来一看，脑儿卜都花眼了：那像雪一样白的，是大米饭和蒸糕；那白

白的方块上像撒了黄金末儿一样的，是那打糕；那叠得白塔一样的，是片糕；那两头尖尖，中间鼓肚的，是小豆馅的松饼；那像锯的红松木一样的方块儿，是酱牛肉；那汤里浮着白片的，是鸡肉大米面汤；那一根根像小孩子胖手样儿的是山蕨菜；那一缕缕鲜红鲜红的梗上带芝麻粒儿的，是那“道拉基”①；那一丝丝像面条样的，是东海产的小沙鱼……真是要饭有饭，要汤有汤，要肉有肉，要菜有菜，都数不出样数来。

脑儿卜这一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呢。他拿起了铜匙，不知先吃哪样好了，反正不分哪是鼻子哪是嘴，一遭儿往肚子里塞，噎得“嘱儿喽”“嘱儿喽”的，就好像是饿了三个月零十天一样。

这脑儿卜吃饱了，喝足了，也起了坏心眼儿了。他搅和搅和大米饭，说是夹生了；他敲打敲打铜碗，说是汤做咸了；他撅巴撅巴山蕨菜，说是炒糊了；反正是顺嘴胡咧咧，没有一样儿饭菜是好的。末了，他把铜匙往桌上一摔，“哐”的一脚，把一桌饭菜全都踢翻了，他还反倒有理了，气哼哼地说：“你大伯子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招待这样的饭菜呀?!”

亨卜的媳妇强忍着火儿没吱声。这时候，亨卜打外面回来了。脑儿卜又揪住了亨卜，左一个“狗崽子”、右一个“狗崽子”地大骂了一通。亨卜一个劲儿赔不是，脑儿卜这才消停下来，急着要看看弟弟家的全部家产。

亨卜领着脑儿卜一样不拉地给他看家产。这贪心的脑儿卜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把过去打弟弟的事儿全都忘到脑后去了，这会儿见啥要啥，弟弟只好都答应给他点儿。

脑儿卜看亨卜家里简直堆起了金山银山，就恶狠狠地说：“你这个家伙说说看，家里这么多的财产，都是你偷来的吧?”

亨卜就把小燕子怎么摔折了腿，他又怎么给它治好了，后来小燕子给衔来一颗葫芦籽，又怎样从大葫芦里锯出这么多财产，全都告诉了哥哥，脑儿卜这才不吱声了。

别看他没吱声，可心里在寻思：哼！你的福气还能有我的福气大？我要照那么去做，一定会得到比你更多的财产！

末了，亨卜把他的二房媳妇叫出来，见过了大伯子。

这脑儿卜本来见了女人好看的脸蛋儿，就走不动道儿。见了这么美貌的月宫仙女，那手脚都快瘫了。他忙不迭地对弟弟说：“咱俩是亲哥俩嘛！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快把这女人送给我做小老婆吧！”

亨卜一听，这哪行，“别的我都可以依着你，唯有这件事不行！天下哪有当哥哥的娶兄弟媳妇当小老婆的道理呀?”

这么一来，脑儿卜干咂巴嘴没话说了。其实，坏人有坏人的主意。他是想：我若是

---

① 道拉基：即山桔梗做的辣菜，汉族俗称狗宝咸菜。

也能救只小燕子，燕子王不是也能送我个月宫仙女做小老婆吗！

脑儿卜从弟弟家一回去，他就想救一只小燕子。可是，天下哪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啊？脑儿卜盼啊，盼啊，不但没有盼到受伤的小燕子，反倒把燕子都盼走了。你想，燕子都是秋去春来嘛，到秋了它不走咋的？

脑儿卜又盼啊，盼啊，天天到村前的高岗上去看燕子飞回来没有，一天望三遍儿，盼了一秋一冬，好歹算盼到春三月。

这一天好容易把燕子盼来了，有两只燕子还真的在脑儿卜的房檐下搭了窝。

这回，燕子来了他又盼下蛋，燕子下了蛋他又盼孵崽儿，孵了崽儿他又盼着能有个蛇去咬它。可是，左等右等，快把眼睛都瞅直了，还是不见有蛇去咬小燕子。

脑儿卜一寻思：眼看着到秋了，这么等哪是个头儿啊？他再也等不得了，特意到野地里逮来了一条小毒蛇，把它放进了燕窝里，让它去咬小燕子。说起来也怪，这小蛇说啥也不咬。脑儿卜气得直用小棍儿去拨拉，小蛇一急眼，“嗍”地一口，反倒把脑儿卜的手给咬了。你说活该不活该？

别看小蛇不大，它是一条毒蛇，脑儿卜被它咬了一口，当时手背就肿得老高，从牙印上直流血水。这么一来，可把脑儿卜的媳妇忙坏了，四处去请先生、讨草药。脑儿卜又是喝汤药，又是扎大针，又是抹什么石雄黄①，好歹算消了肿，保住了一条命。

按说，你让小蛇给咬了一口，就别再想好事了呗！不，脑儿卜是财迷心窍儿，非要得到燕子王的报酬不可！

脑儿卜又成天村前村后，挨家挨户地转悠，还是看不见一只受伤的燕子。

末了，脑儿卜没招儿了，起了坏心眼儿，把梯子往自个儿家房檐下一搭，上去拽出一只小燕子，生把一只小腿给掰折了。你说这人毒不毒呀？

小燕子活生生地被脑儿卜掰折了一条腿儿，哪有不疼的道理呢？小燕子“吱吱”地惨叫着，一个劲儿地打哆嗦。

脑儿卜找来一块糟木条和一根破麻绳，给小燕子缠巴缠巴就算完事了。脑儿卜也把小燕子放在热炕头上，成天喂它栗子末儿。

过了二十多天光景，小燕子的腿总算长上了，可是，骨头缝儿没合好，走不动道儿。

这一天，脑儿卜捧着小燕子来到村前的一个高岗上，对燕子嘱咐说：“别忘了，是我把你的腿治好的。俗话说得好，有恩不报非君子，明年春天你可千万千万要报答我的恩德呀！”

脑儿卜说完，就把燕子放了。小燕子连头儿都没回，就飞回南方去了。

脑儿卜自打放走小燕子这一天起，就盼着小燕子回来“报恩”。盼啊，盼啊，天天到

---

① 石雄黄：矿物名，也称鸡冠石，药物。

村前的高岗上去望，一天望三遍儿，盼了一秋一冬，好歹算盼到春三月。

这一天，脑儿卜在自家门口真的盼来了一只燕子。他仔细一打量，没错！就是去年那只小燕子。脑儿卜赶快拿了一顶草帽，燕子往哪飞，他就往哪接。你别说，这只燕子还真的给他扔下一颗葫芦籽。

去年秋天，这只燕子一回到南方，燕子王就问它："你咋回来这么晚？你的腿咋瘸了呢？"燕子就流着泪告诉燕子王，脑儿卜当初怎么抓了条小蛇来祸害它，后来又怎么特意给它掰折了一条腿。

燕子王一听，气坏了，当时就说："这么坏的人天下少有！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我送你一颗葫芦籽，这是一颗'报仇籽'，你拿着报仇去吧！"

这只小燕子丢给脑儿卜的，就是这颗"报仇籽"。可脑儿卜怎么会知道呢！他把这颗"报仇籽"当成了"报恩籽"，把他乐得拉着老婆"空嚓嚓"地跳起了舞，整整跳了一宿。

第二天，两口子早早地在当院选了一块向阳的好地场，把地挖了又挖，把土捣了又捣，筛了又筛，打起一根垅台，精心地把葫芦籽给种上了。

这脑儿卜伺弄庄稼可从没这么精心过，怕雨大了涝着，又怕日头毒了旱着，怕风刮着，又怕小鸡祸害了。两口子成天盯着这颗葫芦，连地里的庄稼都给撂荒了。

下了葫芦种就赶上下小雨，遇上小雨就冒芽儿，冒了芽就抽蔓儿，抽了蔓儿就长叶，长了叶就开花，开了花就结果，抽了五条蔓儿，开了五朵花儿，结了五个大葫芦。这葫芦长得哪个都比亨卜家结的葫芦大，把脑儿卜两口子乐得没法儿。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脑儿卜盼的就是这一天。他一大早就到村子里去找两个最有力气的人。

这村子里，顶数一个罗锅和一个豁嘴子最有劲儿，脑儿卜就求他俩来给破葫芦，说好了，锯开一个葫芦给每人十两钱。

脑儿卜早早地砍下一个大葫芦来。罗锅和豁嘴子对着拉了起来。

罗锅唱：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我说豁嘴，用劲拉呀。

豁嘴和：

哧啦哧啦，快快拉呀，
我说罗锅，加劲拽呀。

"啪嚓"！葫芦锯开了。脑儿卜两口子寻思：这头一个能出金子银子！急忙靠前一看，里面没出金子银子，反倒走出五六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子，来到脑儿卜面前厉声问道：

"你就是那个狗崽子脑儿卜吗？"

脑儿卜吓得急忙回答："是的，.是的，我叫脑儿卜。"

这五六个大汉子，拽下院里的晒衣服绳，顺手就把脑儿卜捆了个结结实实，拎起一根腊木斧柄对脑儿卜说："你这狗崽子脑儿卜啊，让我们找得好苦啊！你阿爸和阿妈欠我家三千两钱，自从那天夜里逃走之后，让我们整整找了十年。快快把那三千两掏出来，若不就要你的命！"

脑儿卜一听，当时就吓瘫了，赶紧让老婆从银箱子里拿出三千两钱，这几个人才把他给放了。

脑儿卜不死心，又摘下一个大葫芦。豁嘴和罗锅又对着拉了起来。

罗锅唱：

喇啦喇啦，快快拉呀，
我说豁嘴，用劲拉呀。

豁嘴和：

哧啦哧啦，快快拉呀，
我说罗锅，加劲拽呀。

"啪嚓"！葫芦锯开了。脑儿卜两口子寻思：这回定能出米。又急忙靠前一看，里面没出米，反倒走出一大帮脑袋剃得溜光锃亮的秃头和尚，个个合掌口称："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快快送上斋米斋钱。"

脑儿卜知道，这些秃头和尚是最贪婪、最讨厌的，不给东西是打发不走的。惹又惹不起，撵又撵不走，咋办呢？脑儿卜一狠心，布施给和尚一千两钱，好歹算把他们打发走了。

脑儿卜哪肯这么了事呢？他又摘下第三个葫芦。罗锅和豁嘴子对着拉了起来。

罗锅唱：

喇啦喇啦，快快拉呀，
我说豁嘴，用劲拉呀。

豁嘴和：

哧啦哧啦，快快拉呀，
我说罗锅，加劲拽呀。

"啪嚓"！葫芦锯开了。脑儿卜两口子寻思：这回能出绫罗绸缎。可急忙靠前一看，里面没出布匹，反倒走出一大帮送葬的人来，抬着一个棺材，哭哭嚷嚷地涌到脑儿卜家的院子里来。

脑儿卜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朝这帮人嚷道："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的呀？赶快给我滚！"

可是送葬的人纹丝不动。有一个丧主哭哭啼啼地对脑儿卜说："我家穷得很，我们听说你是个大富翁，请您给点儿安葬钱吧。您要是不肯施舍给我们，那我们宁愿在您院子

里守灵。”

脑儿卜一听，这可不得了。要是真的在自个儿家院子里守起灵来，至少得七七四十九天，这怎么得了呢？他狠了狠心，给了五百两钱。

丧主嫌少，哭哭啼啼的还是不肯走。

脑儿卜只好又给他们五百两，送葬的人们这才慢腾腾地唱着丧歌走了。

脑儿卜还是不甘心，又摘下第四个葫芦。罗锅和豁嘴子对着拉了起来。

罗锅唱：

唰啦唰啦，快快拉呀，
我说豁嘴，用劲拉呀。

豁嘴和：

哧啦哧啦，快快拉呀，
我说罗锅，加劲拽呀。

“啪嚓”！葫芦锯开了。脑儿卜两口子寻思：这回能出工匠来给盖房子。可急忙靠前一看，里面没出工匠，反倒涌出一堆堆雪白雪白的东西。

“哎哟，这回出白花花的大米喽！”脑儿卜两口子刚喊出声来，豁嘴子和罗锅忙说：“这哪是大米呢！”

那白花花的不是大米又是啥呢？原来是脑儿卜两口子看花眼了，那白花花的东西全是大蛆。大蛆爬得那个快呀！顺着脑儿卜两口子的裤筒、袖口、脖领，嗤溜嗤溜一个劲儿往里钻，钻得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拍又拍不掉，跑又跑不及，那个麻人劲儿就别提了，差点儿把两口子给窝囊死了。

脑儿卜两口子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身上的大蛆抖落净。可是等他摘下最后一个葫芦时，拉锯的罗锅和豁嘴子不见了，原来是被吓跑了。脑儿卜找了老半天，在牛棚的旮旯里才找见了他俩。可他们这回是说啥也不干了。最后脑儿卜说定，锯一个葫芦每人给二十两钱。罗锅和豁嘴子才勉强答应。

这头儿脑儿卜好容易把罗锅和豁嘴子说好了，他老婆又不让了。为啥？脑儿卜老婆也听说了，亨卜锯第五个葫芦锯出个小老婆，她是怕脑儿卜也锯出个小老婆，把她给甩喽！

脑儿卜可没管那个，对罗锅和豁嘴子说：“要是听女人的话呀，好事也得办糟了。锯！前几个葫芦兴许是没长成，我看这个葫芦长得最大，说不定呀，金银财宝和美女都在这个葫芦里呢！”

这回罗锅和豁嘴子也唱不出来了，闷头拉呀，拉呀，拉了老半天，“啪嚓”！葫芦锯开了。脑儿卜两口子离老远一瞧，葫芦里金黄金黄的。这下可把两口子乐坏了，蹦高儿喊叫：“金子出来了！金子出来了！”

可是，罗锅和豁嘴子却扔下大锯，捂着鼻子没命地跑。你猜这是怎么了？脑儿卜两口子正纳闷儿呢，打对面刮过一阵风来，一股臭味儿像针一样刺进两口子的鼻子里，臭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原来，葫芦里出来的不是什么黄金，而是臭屎。

只听那葫芦里“咕咚”“咕咚”紧着响，那臭屎“咕哧”“咕哧”紧着往外冒。脑儿卜两口子想跑，可是来不及了，眼看那臭屎没了脚脖就没肚脐，没了肚脐就没脖子，两口子变成了臭屎人，一个劲儿地喊救命。

可是，脑儿卜两口子平时干的坏事太多了，村里的人们谁也不去救他们。后来，还是善良的弟弟亨卜赶了来，看在亲兄弟的情份上，好歹算把哥哥和嫂子救了出来。

尽做坏事的脑儿卜，想凭空发大财，结果弄得家产空空，还差点被臭屎汤淹死。亏着有个好弟弟，分给他三间房子和一部分家产，脑儿卜两口子才没当要饭的。

脑儿卜到这步田地，自个儿也觉得过去的事儿做得不对，打那以后改掉了坏心眼子，成了一个朴实的庄稼人。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2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2年
采 录 地 点：金德顺家

210. 屁儿屁儿香

（盘锦市）

从前，一家子哥儿俩，老大奸，老二傻。老大百精百灵的，有老婆有孩儿，有房子有地的，日子挺富足。老二傻吃傻喝的，啥也没有，在大哥家就知道干活。嫂子烦气他吃得多，总想往外撵。可是，不管嫂子咋样说咋样骂，还是急一阵讪一阵地撵，老二总说：“我上哪走？谁管我饭吃？”

这一天，东方刚泛白，傻子老二就下地干活去了。嫂子趁老二不在，拉了一把当家的：“我说呀，哎——你看见没有？这傻家伙是撵不走了。干脆弄点儿药儿，药死他得了。”“药死？那哪行啊。别人知道了，我成啥了？”“得了，听我的吧。今天晚上，咱蒸两锅饺子，一锅黑面，一锅白面的。你说傻小子得意啥面的？”“得意白面的呗。”“对，咱就往白面饺子里搁毒药，你可别动白面的。傻小子自个儿往白面的上抓挠，死了活该！”“那——老二死了，别人不问吗？”“问？问咱就说老二吃东西不知饥饱撑死的。”“这个法儿

还真行。”说着唠着就过了晌午，两口子就动手包饺子。工夫不算太大，两锅饺子包完了，先蒸了一锅没毒的黑面饺，接着蒸了有毒的白面饺。往天，这两口子从不等老二回来一块儿吃饭，今天却都抻着脖等上了。

老二在地里头不抬汗不擦地干哪，干哪，晌午刚过，家里的老黄狗跑来了。不知为啥，老黄狗一会儿圈着老二身前身后转，一会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两眼直盯盯地看着老二。原来，这狗通人性，就因为平常老二吃一口东西也拉不下老黄狗，今天狗听了要害老二的话就来给他送信儿来了。可惜狗不会说人话，老二哪能明白狗的意思呢？日头下山好一会儿了，老二才赶着黄牛带着黄狗，一起回到了家。

哥嫂一见老二回来了，挺热乎地让老二吃饺子。老二也真饿了，看看黑白两样饺子，拿起白面的就吃，等饺子刚到嘴边，老黄狗一下子给叨去了，老二又像闹着玩似的从狗嘴里抢了回来。狗又一点儿不客气地叨了过去，叨得很紧。老二费了很大劲儿才抢了回来，狗又发疯一样地叨了回去。老二又要抢，黄狗眼睛一闭，把饺子吞了下去。老二心想：“这狗是怎么啦？是饿的呢？还是有意不让我吃白面的呢？行啊，我吃黑面的看它还咋地。想到这，老二拿起黑面的就吃了起来，一看狗没啥举动。

嫂子在一边看傻小子不吃白面的，咋吃上黑面的了？就说：“告诉你，那白面的可是特意为你包的，不吃可不行。”老二憨笑了几声，又看看老黄狗。这时，就看黄狗倒下了，鼻子、嘴、耳朵眼儿里都淌出了黑血。老二一看黄狗死了，黑面饺子也没心吃了，抱起老黄狗，张开大嘴岔儿，嚎上死狗了。哭了一气，就把黄狗背到地头的小树下埋了。

黄狗死第七天早上，老二挎个小筐，带点儿纸，去给狗上坟。在狗坟头上烧完纸了，就把空筐挂在坟边的小树杈上。就这工夫，听到空中咯儿嘎乱叫，来了一群大雁，又飞来一群哺鸽。老二就说：“打南来帮雁，到我筐里下窝蛋；北边来帮哺，到我筐里捂一捂。”说也怪，大雁听了，扑扑啦啦飞到筐里都下了蛋。老二挎到家里，嫂子一见就问：“哪来的这么多蛋哪？”老二不藏不瞒地说了，大嫂一听可乐坏了。当天晚上，就把老二这套嘘儿告诉自个儿当家的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当家的打发给狗上坟去了。

老大来到黄狗的坟头，烧完了纸，就把筐挂在坟头小树杈上，随后就吵吵开了：“打南来帮雁，到我筐里下窝蛋；北边来帮哺，到我筐里捂一捂。”不一会儿雁、哺都来了，在筐里拉了不少屎，老大气得忿儿忿儿的[1] 他怕媳妇不信，实在没法就把屎巴巴挎了回来。媳妇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把筐踹巴踹巴就填灶坑烧了。老二干完活，回来找小筐，大嫂气乎乎地说：“小筐让我烧了。”老二一听烧了，赶紧扒拉灶坑，哪还有筐的影子？只扒拉出一颗豆粒儿，老二拣起来扔到嘴里吃了。吃过不大会儿，就觉得胀肚，胀得老二满街直跑，“叮、当”一劲儿放响屁。他一边放着还一边直喊：“屁儿屁儿香，哪家大姑

① 忿儿忿儿的：恼怒到极点。

娘小媳妇熏花衣裳……”李员外出门一闻，老二的屁还真不臭，就拿着胆子把老二让进屋，打开一柜衣裳让他给熏。

第二天，李员外打开柜子一看——嗬，衣裳熏得那才好呢，金翅金鳞的，衣裳上的花都起鼓啊！满柜是香味儿。李员外一高兴，把绫罗绸缎、长袍短褂都让老二熏个遍，又拿出一半儿衣裳千恩万谢地送给了老二。老二乐颠颠地赶紧往家倒腾衣裳。嫂子一看，又眼红了，问：“你这是打哪整来的？”“咱这是挣来的！”“干啥挣的？”“放屁挣的，我给人家熏衣掌挣来的。”“咋熏哪？”“用屁熏呗。”老二把他放屁、喊的话又学舌一遍。大嫂一听，这东西也太好挣了，赶忙把这事告诉当家的了，让他干。当家的说：“我也放不了那么多屁呀？”“那没事儿，我多给你炒点儿豆子。”媳妇说完，炒了大半锅豆子，当家的吃了屁也没放。媳妇说：“你多喝点儿水呀，肚子长风才放屁哪。”老大喝了三瓢水，就胀开肚了，一会儿“叮、当”屁就来了。一见屁来了，老大也赶快到大街上喊去了：“屁儿屁儿香，哪家大姑娘小媳妇熏花衣裳……”

人们都知道屁熏的花衣裳好，就都争抢着拉老大到家熏衣裳。李员外的邻居夏财主走过来，仗着权势，推开大伙儿，把老大硬拉到自个儿家去。老大进到柜里，开始熏衣裳。

第二天，夏财主早早起来，掀开柜盖一看，衣裳都让老大窜上稀屎汤子了。夏财主气急了，大叫：“家丁！快把老大找来把他屁眼子塞上！”老大屁眼子塞着苞米棒子，爬到家门口就喊：“快开门，快开门哪！”媳妇一听是当家的声儿：“哎哟，挣东西来了，挣东西来喽！”开门一看，当家的屁股让人给塞上了，气得她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起来。

讲 述 者：郝杨氏 女 66岁 盘山县沙岭镇 居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志祥 男 36岁 盘锦市金属材料公司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盘山县双台子区建设街

211. 金 银 山

（沈阳市）

据说，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有一座金银山，山顶上金银财宝老多老多了，可那是专为有福的人预备的。谁有福气能得到呢？

过去有这么亲哥儿俩，靠给人家扛活养活老妈，日子过得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供嘴”。当妈的都想早一天抱孙子，眼见哥儿俩齐排排窜起来，都到该娶妻生子的年龄

了，心里很着急。有一天，她猛然想起金银山，就对两个儿子说："儿呀，你俩到金银山那疙瘩找宝去吧！"哥儿俩点点头，拾掇拾掇就奔西天边走去。爬山越岭过大河，足足走了九九八十一天，才来到金银山前。哥儿俩在山下喘了几口气儿，就往山上爬。爬了半天腿累得焦酸，一撒目又转回老地方来了。俩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咦，这是咋回事呢？

哥儿俩正在纳闷儿，不知从啥地方钻出一个白胡子老头儿，乐呵呵地问："小伙子，你们是上山找宝的吗？""是呀，老人家。请问，咱俩咋上不去呢？""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上不去的。""你是谁？""看守宝山的土地。""老神仙，您就让咱哥儿俩上去吧。""要上山不难，可像你俩那么上，就是爬一辈子也上不去。""得咋上啊？"土地神笑了笑，说："要闭着眼睛往上爬。半道上无论遇见啥事都不要管，管了就爬不到山顶，拿不到金银财宝。"

哥儿俩说声好，赶忙把眼睛闭上了。啊，真奇怪，闭着眼睛咋还啥都能瞧见呢？瞅那山，比睁眼看还美，哥儿俩就撒着欢往山上蹓。

先说老大。他走着走着，忽然狂风大作，只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随着嗷嗷几声怪叫，只见两个青脸褐发的大鬼拽着他的妈妈来到近前，妈妈拼死命哭喊："儿呀，快来救妈一命啊！"老大刚要上前解救，心里猛然一激灵，土地佬说不让管闲事，管闲事就得不到金银财宝。没有钱拿啥娶媳妇呢？再说，妈妈已经老了，快爬不动了，她早死早享福，省得到时候拖累我。想到这，他把心一横，绕道就走了过去。

老大刚走不远，就听见路旁脚下有人喊："大哥，救命啊！"他低头一瞅，两个腿肚子当时就软了，脚下是万丈深涧，弟弟正死命抓住峭壁上一棵小树打提溜，手一松就会落到涧底摔个粉身碎骨，这会儿正眼巴巴等着他去解救。

老大一声冷笑，心里说：我连妈都没管，还能顾得上救你！你死了正好少一个和我争家产的。他想着，眼皮没撩就走啦。

迎面一条河，有个姑娘从桥上过。老大搭眼一瞅，这姑娘长得可真俊，比月里嫦娥美十分。眼盯着她走到桥中间，姑娘身子一侧歪，"扑通"一声就掉进了河里。

老大一看就急了。想：这么美的姑娘要淹死了怪可惜的，不如把她救上来。她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兴许嫁给我呢！想到这，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就把姑娘救了上来。姑娘羞答答地说："这位大哥，你救了小妹一命，如不嫌弃就让我给你叠床焐被吧。"老大乐得心直颤，说话都差了调："嘿嘿，不嫌，不嫌，你在这等我去拿财宝回来，就领你回家成亲。""嗯哪！"

老大喜孜孜来到山顶。一撒目，遍地是金银玛瑙、珍珠宝贝，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他就忙三火四地东一把西一把往口袋里划拉，一直忙活到快要拿不动了，才扛着财宝，拽着姑娘下山了。

再说老二，他走着走着，也遇见一阵狂风，见两个大鬼拽着他妈，他妈妈喊："儿呀，儿呀，快救救妈呀！"老二心里一咯噔，眼睛当时就红了，大叫一声就要去和大鬼拼命，猛见土地佬钻出来拽住他："小伙子，别管闲事！"老二把眼睛一立棱："儿子救娘咋是闲事呢！"说罢用力一搡，把土地佬推个趔趄。刚要上前，忽见大鬼拽着妈妈往山上飞跑，他撒丫子就追。撵着撵着，鬼没了，妈妈也不见了。老二正在踅摸，他一眼看见大哥在前面走，刚要喊，猛听见"嗷"一声蹿出一只大老虎，上去一口就把老大叼了起来。老二回身掰断一棵小树，要上前打虎救哥哥，土地佬又钻出来拦住他："小伙子，你再管闲事，可就拿不到金银财宝啦！""妈妈没了，哥哥也让老虎叼去了，我还要金银干啥！"说着，又把土地佬搡个跟头。再瞅，老虎也往山上蹿。老二一口气追到山顶，东张西望撒目老半天，他也没找到鬼和老虎，也没踅摸着妈妈和哥哥，只见满地金银乱轱辘，包包棱棱直绊脚，气得他拣起金银就往山下扔，边扔边哭喊："为了你们这些害人的东西，才让我没了妈妈和哥哥！"他扔乏了，哭累了才住手。一寻思亲人都没了，剩下自己孤孤单单地活着太没意思，不如死了。老二想到这，便大叫一声："妈呀，哥呀，我撵你们去啦！"

他刚闭上眼睛要往山涧里跳，听到身后有人笑。扭头一瞅，见一位天仙似的姑娘冲他乐。老二气哼哼地问："你幸灾乐祸咋的？""不，我笑你傻！""我咋傻了？""你妈妈和你哥哥都没死，你不问青红皂白，就拿金银撒气寻短见，我看你不傻也是个半瞟子[①]！""他们在哪儿？""在山下等着你哪。""别糊弄人啦！""不信，我领你去看。"姑娘说着拉着老二，忽悠一下就飞到山下了。

再说老大乐颠颠儿地下山以后，土地佬见他就问："你肩上扛的是啥呀？""金银财宝。""手拉的是啥呀？""大姑娘。""你再仔细看看。"老大往口袋里一摸，抓出来一把驴粪蛋和屎壳螂。再瞅领回来的那个大姑娘，变成了一根干木头棒子，他当时就傻眼了。

土地佬大笑说："你为了金银美女丢了人味儿，丧了德性，无德便没福，咋会得到金银财宝！""可我到了山顶啊！""凭你这德性半步也上不去，这半天，你尽在我身边转腾来着。"老大一瞅，可不是咋的，土地佬身前身后的山坡地，让他磨磨了个溜平。

这工夫，老二领个姑娘过来了。土了佬乐呵呵地往地上一指，就见老大一堆金银堆在那里。土地佬对老二说："孩子，你在山上遇到的，全是我使的仙术，你果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六亲不认的小人。这财宝都是你从山上扔下来的，这姑娘是玉皇大帝赐给你做媳妇的仙女，你回家享福去吧！"

讲 述 者：薛天智 男 52岁 沈阳市于洪区建筑公司 工人 初中
采 录 者：刘 敏 男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薛天智家

① 半瞟子：傻子或缺心眼儿的人。

212. 王恩石义

（开原县）

从前，在一个山沟里，住着娘儿俩，小伙子石义和他的老妈。母子俩靠打柴为生，日子过得挺紧巴。

有一天，石义又上山去打柴，走半道上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躺在山坡上直哼哼，就赶忙上前把他扶起来。石义问："老大爷，您老咋的啦？"白胡子老头儿说："我饿呀。"石义说："我这儿带俩饽饽你先吃了吧。"说着，从怀里掏出饽饽给白胡子老头儿吃了。

白胡子老头儿吃完饽饽，说："石义呀，我看你是个好心人，有一件事儿告诉你。过几天你这地界儿要遭灾呀！多咱你看堡子西头庙门前那对石狮子眼睛一红，就要发大水。"说着话，白胡子老头儿从腰里掏出一个秫秸扎的小船，递给石义，又说："涨水的时候，你把这只船放在水里头，赶紧上船，我保管你们娘儿俩没事儿。可有一宗，涨水时救什么都行，就是别救人。"说完话，一道白光，白胡子老头儿就不见了。石义心里呼啦一下明白了，这一定是神仙点化呀！

打这儿以后，石义打柴回来，天天上庙前去看石头狮子。别人见了都挺纳闷儿，就有人问石义："石义呀，你天天看石头狮子干什么？"石义说："不瞒你说，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告诉我，说狮子眼睛一红就要涨大水，都防备着点儿吧。"

大伙儿一听，谁也不信，都笑话他："这不扯玄话吗，一个石头狮子眼睛还能红！哪能有这码事儿呢！"可石义还是天天去看。

这一天，石义打柴回来，又到庙前去看，这一看不得了，石狮子眼睛真红了。他赶紧跑回家告诉他妈："不好了，要涨水！"话音没落，这水说涨就涨。石义赶紧把小秫秸船放在水里，眼见着小船像吹气儿似地，一眨眼变成了一个大木头船。石义把老妈扶上船，自个儿也赶紧上去了。这工夫水眼见着深了，一会儿就齐了房檐，没一袋烟工夫，全堡子的房屋全涝倒了，挺高的大树，光露点儿树缨子，四下白亮亮一片，全是水。

石义娘儿俩坐在船上顺水漂着。这工夫，从水皮儿上漂过来一堆蚂蚁，一团一团的。石义就用手一捧一捧地把蚂蚁都捧到船上。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一群蝴蝶，正没处落脚。石义又赶紧让蝴蝶都落在船上。这工夫就听水里喊："救命啊，救命啊！"石义一看，顺水又漂下来一个人。石义刚想救，冷丁想起白胡子老头儿说的话，他就没动弹。他妈说：

“孩子，啥你都救了，人你咋不救呢？”石义说：“白胡子老头儿告诉我，救啥都行，就是不能救人。”他妈一听生气了，说：“做人都得积德，哪能见死不救呢？你不救，我也没脸活着。”说着就要投河。石义是个孝子，一见这样，他赶紧把那个人救上来了。等救上来一看，这人是个小伙儿，岁数跟石义差不多少，长得还挺像。一问，小伙儿叫王恩，爹妈都叫大水冲走了。石义他妈看他没家没业的挺可怜，就认他做了干儿子。王恩大点是哥哥，石义小点儿是弟弟。等水撤下去了，娘仨搭了两间小土房，王恩和石义上山打柴，老妈在家做饭，看家望门儿。虽说日子不太宽裕，可一家三口乐乐和和也挺好。

有这么一天，哥儿俩又去上山打柴。日头要落山时，忽然刮起了一溜黑旋风。就听黑旋风里有女子喊救命的声音。石义知道八成是妖精害人，照着黑旋风就砍了一镰刀，嘴里还叨咕：“旋风旋风你是鬼，三把镰刀砍你腿。旋风旋风你是狼，三把镰刀开你膛。”这一镰刀不要紧，就听黑旋风里“嗷”地一声怪叫，从黑旋风里滴滴嗒嗒洒下不少血来，还掉下来一只绣花鞋。石义一看，血印子漓漓啦啦淌了一溜子，奔山里边下去了。石义捡起绣花鞋顺血溜子就撵下去了，撵来撵去，撵到一个青石板跟前却不见了。哥儿俩搬开青石板一看，下边是个直上直下的山洞子。往里一瞅，黑咕隆咚挺深，啥也没带，也下不去呀，哥儿俩就回家了。

第二天，石义进城卖柴禾，看见一帮人在城墙边围着看什么。一打听，才知道大伙儿是在看皇榜。说是昨天皇姑丢了，谁要找着皇姑，就把皇姑给谁做媳妇。石义凑上前一看，皇榜上还画着皇姑像，穿啥衣裳啥鞋都画着呢。再一细瞅，画像上皇姑穿的鞋跟昨天黑旋风里掉下来的鞋一模不差。石义一揣摸，得，昨天叫妖风刮走的女子八成就是皇姑。想到这儿，他上前就把皇榜揭下来了。看皇榜的赶紧把他带上金銮殿面见皇上。皇上一问，石义就把昨天怎么看见黑旋风，怎么砍了一斧子的事儿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又从怀里拿出绣花鞋给皇上看。皇上一看，正是他女儿的绣鞋，赶紧说：“那好，你要能救出我女儿，我就把她嫁给你。”

这么的，石义就领着一伙官兵，带好下洞使唤的绳子抬筐，还有两只鸽子，救皇姑去了。王恩听说这事儿，也跟去了。

他们到了那个山洞跟前，七手八脚架起了滑车。临下去，石义对王恩说：“大哥，我先下去，到底儿我就放头一只鸽子。等我放第二只鸽子，你就往上拽。要是工夫大了我还没回来，你们就赶紧跑吧，妈就靠大哥照看了。”说着腰里别把镰刀坐上抬筐就下洞了。

到了洞底儿，黑咕隆咚啥也看不见。石义放出了一只鸽子，摸着洞边石头往前走。走来走去，越走越亮，越走越宽敞，前面还有一个青堂瓦舍的大宅院。石义进了宅院，有一个年轻姑娘正坐屋里哭呢，石义一看，正是皇姑。石义对皇姑说明了来意，皇姑说：“这妖精特别厉害，有九个脑袋。砍掉别的脑袋都不顶用，砍掉一个长出一个，只有砍掉当间儿的脑袋，妖精才能死。昨天它受了伤，正在后屋养伤，等一会儿，它来上药时，我

用手点哪个脑袋，你就砍哪个脑袋。”正说着话，妖精醒了，皇姑赶紧把石义藏起来。

妖精一进屋，就说：“有生人气味儿，有生人气味儿。”皇姑说：“我昨天才来，可不有生人气味儿咋的。来，快点儿上药吧。”说着，皇姑就给妖精上药。上着上着，皇姑用手点点当间儿那个脑袋。石义跳出来，上去就是一镰刀，就听“噗哧”一声，妖精当间儿那个脑袋掉下来了，妖精倒地上死了。

砍死了九头妖，石义把皇姑领到洞口底下。一个抬筐上不了俩人，石义就叫皇姑先上。皇姑又叫石义先上，石义说：“我是来救你的，我怎能先上呢？”说着，就把皇姑扶上抬筐。皇姑看拧不过他，就从头上拔下金钗，掰成两半儿，一半儿交给石义，一半儿留给自己，说：“照皇父的意思，你救了我，你我就是夫妻。日后见面，以金钗为证。”石义说：“好吧。”就放出了第二只鸽子。

再说王恩和官兵在洞上边等了半天，不见石义回来，寻思他叫妖精吃了呢，正想要跑，一看鸽子飞出来了，赶紧往上拽绳。拽来拽去把皇姑拽上来了。王恩一看，皇姑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当时就起了坏心。等把皇姑扶上轿，就喊：“不好了，妖精上来了，快把洞口堵上！”官兵一听，吓得急忙把青石板盖在洞口上，磨头就往回跑。

石义在洞底下干等没动静，又见洞口让人给堵上了，就知道王恩坏了心。没法儿，摸黑瞎走吧。走来走去，石义走到一座庙里，就听有人说话：“石义大哥，石义大哥，快救救我！”石义顺声抬头一看，有一条小白长虫锁在一根柱子上。石义问：“开不开锁，我可怎么救你法儿？”小白长虫说：“我头上有道符，你把符揭下来，我就能下来。”王恩走上前儿，把符揭下来。就看小白长虫身子一扭，“咔嘣”一声锁链子就折了，小白长虫一晃也没了。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多谢石大哥救命之恩！”石义回头一看，是个俊俊生生的小伙儿。小伙儿说：“我是东海小白龙，叫妖精给抓来了。现在妖精已被你杀死，我们走吧。”石义说：“洞口让人堵上了，咱也出不去呀！”小白龙说：“不怕，你闭上眼睛，我背你出去。”石义趴在小白龙身上，就听耳边呼呼山响，不大工夫就到洞外了。小白龙谢过石义，回东海去了。石义就一个人顺道往家走。

石义回到家，见过了老妈，就进京城去见皇上。

皇上一听又来一个救皇姑的人，心里可划魂儿了，心想：皇姑已经让人救回来了，怎么又来个救皇姑的人？等把王恩、石义都传上殿，俩人都说是自个儿救的。皇上说：“我倒要看看你们谁真有能耐。今儿晚上我给你俩一人一斗谷子、一斗苏子，掺合到一块儿让你俩挑，谁一宿能把谷子、苏子分开，皇姑就嫁给谁。”

到了晚上，石义瞅着掺合在一块儿的苏子、谷子犯愁了，心想：“这可咋挑哇！”这工夫，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蚂蚁。一只大蚂蚁说：“恩人恩人别心焦，苏子谷子俺们挑。”说着，这帮蚂蚁搬搬登登就忙活开了。不到三更天，这堆苏子谷子就分得清清楚楚，一粒不差。

王恩呢，忙活一宿也没挑出来多少。

第二天，两人上殿见皇上，王恩说分苏子谷子不算啥本事，皇姑是他救来的，非要当驸马不可。皇上说："那好，明天我让皇姑坐轿里让你们猜，十二顶花轿，要说出皇姑坐在哪顶里，谁说对，皇姑就嫁给谁。"

到了晚上，石义又犯愁了，心想：这可咋猜呀！这工夫，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帮蝴蝶。一只大蝴蝶说："恩人恩人别犯愁，皇姑轿头蝴蝶留。"

第二天，十二顶花轿一过，一模一样，连轿夫穿戴都不差样儿，那上哪儿猜去。王恩一看就蒙了，乱指一气。石义心里有数，挨个儿轿细看，真就有一顶花轿落着蝴蝶。石义指着这顶花轿说："皇姑坐在这顶花轿里。"那还有错，皇姑正是坐着这顶花轿。

这工夫，皇姑从花轿里出来说话了："皇父，救我的人，手里有我的半根金钗。我说过，日后见面，以金钗为证。"皇姑就把怎么被救，怎么撅折金钗的事儿讲了一遍。皇上一听，说："这样的话，那谁有金钗谁就拿出来做证吧。"王恩没有金钗，当时就傻眼了。石义拿出金钗一对，正是一根。皇上一高兴，封石义为东床驸马，当天完婚。又派官兵抬轿把石义老妈也接来。

王恩呢，犯了欺君之罪，被推出午朝门外开刀问斩了。要不咋说，人不能忘恩失义坏良心呢！

讲 述 者：高育英 女 满族 70岁 开原县玻璃厂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高振民 男 开原县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高育英家

附：异文

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村子名叫石占庄，庄里有个石老员外，已经年过花甲，满头白发苍苍。因为他知书达礼，善良正直，不但在本村人人尊敬，就是在百里方圆之内，提起石老员外，也没有不戳大拇哥的。石老员外家里三口人，夫人和儿子。儿子名叫石义，年方一十六岁。因为老员外治家有方，家里攒下了不少金银财宝，为儿子打下了后承。

一天，老员外正在门外的石阶上闲坐，一个算卦的老道从门前走过，也是老员外一时心血来潮，把老道请进屋里算了一卦。没想到这一卦可算坏喽！那老道看完卦像连说："不好！不好！"老员外忙问："怎么回事？"老道说："你们这个村子要有一场灾难，是一场挺大的水灾！"老员外着急了："可有啥破的办法没有？"老道摇了摇头说："没啥法儿，快弄一条船准备逃命吧！你们村子西头娘娘庙的神像前有两盆花，你看着点儿，这两盆花什么时候开紫花，就什么时候大祸临头。记住，你们坐船逃命的时候，救啥都行，就

是不能救人!”

老道走了以后，老员外每天都到村西庙里看一趟。两天过去了，那两盆花也没啥变化。到了第三天头上他又去看花，花开了，眼瞅着那花由粉变红，由红变紫，越来越紫，老道的卦应了！老员外紧忙跑回家，招呼老伴儿、儿子，往事先准备好的船上搬东西。不大一会儿，变天了！西北角上阴得像黑锅底似的，风也刮起来了，飞沙走石，那闪、那雷打得吓死人！雨就像天河漏了底儿似的从天上倒下来！山水下来了，房子冲没了，一搂粗的大树只露着树梢，满哪儿都是白亮亮的大水。

一连下了三天三宿，雨停了，天也晴了。石员外一家三口人坐在船上顺水漂流，忽忽悠悠的，也不知漂了多远。因为光顾逃命，眼看着水上漂走的东西无其待数，也顾不上打捞。慢慢地，水流得稳了，他们觉着心里好像有了底儿。老员外揉了揉眼睛，向四外水面撒目撒目，发现从远处漂来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也看不出是什么玩艺儿。等那团东西漂到船跟前，老员外告诉儿子赶快捞上来，石义照办了，原来是一团蚂蚁。这团蚂蚁得救了。船一个劲儿地向前漂，他们又发现从远处漂来一团黄乎乎的东西，石义又把它们捞上来，原来是一团蜂子。不计其数的蜂子得救了。

船还是顺水漂着，不知又漂了多远，忽然听见有人喊救命，三个人一看，前边不远处有一个人，只见他一会儿沉入水里，一会儿又浮出水面，已经没啥扑腾头了，好不容易扑腾到船跟前两手抓住船帮，刚喊了一声救命，脑袋就低下去了！老员外一看，忘了老道“不能救人”的话了，赶紧叫石义把那人拽上船来。原来，这是个还没成年的小伙子，年纪与石义差不多。老员外看着他，越看越觉着救得有理，要不然年纪轻轻的被大水淹死，实在是太可惜了。过了一会儿，那小伙儿吐了几口水，有些清醒了，起身跪在石老员外老两口子面前，一连磕了几个响头，说：“多谢你们救命之恩！我姓王，名叫王恩。现在我已经无家可归，二老如果不嫌弃，就把我留在你们身边，给你们当儿子，孝敬你们两位老人家吧！”说完趴在石老员外脚下放声大哭。老员外一看小伙子怪可怜的，心中不忍，就答应了。一盘问小伙子也是十六岁，王恩生日大，自然是兄长；石义生日小，是小弟，两个人磕头结拜为弟兄。

又不知漂了多少天，大水慢慢地退了，船被淤在一座大山前面的山坡上。老员外站起身来看了看，就看着这山上树木狼林，柴草挺鬱①，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老员外叹了口气：“不走了，就在这儿安家吧！”老员外让王恩、石义小哥儿俩上山砍柴，然后挑到很远的集市上去卖，换些米油盐度日。

有一天，王恩、石义小哥儿俩正在山上砍柴，忽然刮来一阵黄风，刮得飞沙走石，他俩站不住脚，赶紧趴在地上。正这工夫，听见大风里有女人的哭叫声，石义来不及多想，

① 鬱：即很茂盛，植被很厚的意思。

顺手把斧子撇了过去，就听见大风里“嗷”的一声。

黄风过后，哥儿俩找回斧子。在发现斧子的地方他们看见有新鲜血迹，又看看斧子，斧子上也有血迹。他俩觉着奇怪，也没心思砍柴了，就在地上撒目起来，走了不几步，又发现一处血迹，他俩顺着血迹走，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在一个大山涧里拣到了一只绣花鞋。看到绣花鞋，他俩想，这地方山这么高，沟这么深，柴草又这么厚，女人谁敢上这儿来呀？这其中必有缘故。他俩壮着胆子往里走，越走越觉着瘆人。走着走着，就发现大沟里有一块石板，足有碾盘那么大，血迹就到这儿不见了。他俩上前去抬那石板，怎么抬也抬不动。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俩只好回家了。到家以后，他俩把这事告诉了老员外。老员外琢磨了半天，也没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又过了几天，王恩、石义挑柴到集市上去卖，看见县衙门口围着一堆人，吵吵嚷嚷地挺热闹。他俩挤过去一看，原来衙门口贴着一张告示，那上面说，当今皇上的女儿翠萍公主突然失踪，有知道公主下落的，奏明皇上，皇上重重有赏；要能搭救公主回宫，还要将恩人招为驸马！哥儿俩看完告示一合计，就把告示揭下来。看告示的差官把他俩领进县衙，县官问：“你俩见过公主踪迹吗？”王恩、石义就把刮大风那天见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县官听了，不敢怠慢，连夜进宫禀报皇上。皇上连忙传旨把王恩、石义召进宫内详细询问。王恩、石义见到皇上，把那天见到的情况重新说一遍，又呈上拣来的那只绣花鞋。皇上一看，正是公主的绣鞋，眼泪“刷”地下来了，问：“就你们俩能把公主救回来吗？”他俩说：“请皇上给我们五百强兵，两口宝剑，外加两只能报信的鸽子。”皇上点头答应了，当时就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又拿出一支令箭，交给了王恩、石义。

第二天，王恩、石义由老公[①] 陪着，带领五百人马，拖拖拉拉直奔大山涧而来。到了地方，哥儿俩让当兵的用大绳把石板拴上，一齐用力拽。人多力量大，五百人的力量使在一块儿，一下子就把石板拽开了，露出一个洞口。人们刚要围上去看，只见洞口忽地冒出一股青烟，吓得人们连忙躲在一旁。王恩、石义来到洞口往下一看，原来这是一个上下的直洞，只见里边黑咕隆咚地看不见底，不知道有多深！王恩一看，吓得腿肚转筋，直往后退，嘴里上牙和下牙敲鼓似地直打架，小脸儿刷白。石义一看，说：“哥，皇上把救公主的事儿托付给咱们了，就是豁出死来，也得把公主救出来！”王恩说：“兄弟，我看这事儿凶多吉少，咱们不能下去！那赏金咱也别要了，谁爱要谁要；驸马咱也不当了，谁爱当谁当。这个洞咱别下了，我一看就觉得头晕！”石义说：“那还行？不想干咱就别答应人家，既然答应人家了就得干到底，不守信用还行？这么的吧，我下洞，你在上边守着。记住，我一下到洞底，就放出一只鸽子；临上来之前，再放第二只鸽子。见到第二只鸽子你们就往上拽绳子！”王恩一听不用自己下去了，腿不转筋了，牙也不打架

① 老公：即太监。

了，连声说："行！行！"石义整了整衣服，抓起一根长绳子，用绳头儿捆住自己的腰，拿起一把宝剑，又对王恩说："哥、你说得对，我这次下洞真是凶多吉少。咱一不图皇上赏银，二不图当什么驸马；一是救人要紧，二是咱们得守信用！万一我回不来了，父母面前你就替我多多孝敬吧！"王恩嘴上答应，心里说：哼，你送死去吧！

石义下到洞底放出一只鸽子后，解开了系腰的绳子，定了定神儿，四处看了看，四周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用手摸了一圈儿才发现，这个洞底儿打横了。为了防备万一，他一手提着宝剑，一手摸着洞壁试探着往前走。走啊，走啊，也不知道走了多远，觉得越走越亮堂，越走越宽敞。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三间房，从屋里还传出一阵一阵的怪叫声。石义身上一激灵，赶紧躲在暗处，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三间房子。

突然，小房的门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个姑娘。石义仔细打量那姑娘，只见那姑娘身上穿着绫罗绸缎，虽然披头散发，满面愁容却显得非常好看。她双手端着一个水盆，走到屋外倒完水又慢慢地往回走。石义断定：这个姑娘肯定就是翠萍公主！他轻轻地咳嗽一声。那姑娘听见声音，停住脚步四下撒目。石义闪身出来，走到姑娘跟前说："你是翠萍公主吧？我是来救你的！"说着，随手把皇上的亲笔信递给了姑娘。这姑娘真是翠萍公主。公主看完书信，眼泪就下来了，连忙给石义施了一礼，说："多谢恩人搭救！咱们快走吧！"石义说："不行。咱们这么走了，那妖怪追来咋办？咱们得把它杀了，免得日后它再去害人！"公主说："那是个九头妖怪，有好几千年的道行，咱杀得了吗？"石义说："不管怎么的也得把它杀了，为民除害！那妖精在屋里干啥呢？"公主说："抢我来的那天它在道儿上被人用斧子砍伤了，正养伤呢。它每天都疼得嗷嗷叫，让我不离左右地总给它洗。"石义点点头，想了一下，在公主耳朵旁说了几句话，公主点点头，端盆进屋去了。

公主回到屋里，又换了盆水，给那妖怪细心地擦洗着伤口。那妖怪见公主从来也没这么小心地侍候自己，觉得特别舒坦，伤口一点儿也不疼了，就呼呼地睡过去了。公主一看妖怪睡着了，急忙朝躲在门外的石义打了一个手式。石义看见公主的手式，立刻提着宝剑悄悄地闪进屋里，举剑就要砍，还没等剑砍下去，石义发现那妖怪的眼睛正瞪得圆圆的，惊得他往后一闪！公主小声说："别怕，这妖怪睁眼睛睡觉。你要看准中间那颗脑袋砍，别的脑袋不用管它！"石义听了，定定心，运足了劲儿，手起剑落，中间那颗脑袋咕噜一声掉在地上。

石义拉着公主就跑，到竖洞洞底摸到绳子赶紧扎在公主腰上，说："公主，快，逃命要紧，你先上！"公主没吱声，呆了半天，说："小哥，谢谢你救了我，父皇的信上说了，谁能把我救回去谁就是驸马。"石义说："公主，别说了，我救你可不是为荣华富贵。你快上去吧！"说着，石义就把第二只鸽子放了出去。公主没吱声儿，一伸手，把自己身上穿的罗裙撕下一块儿，塞在石义的手里，说："小哥，到时候你就凭这个接我吧！"

再说守在洞口的人在上面等了好久也没听着洞里的动静，都以为石义在洞里被妖怪

给害了，一个个蓬头垢拉脑的。王恩还寻思呢：得亏我没下去，要是我下去，这会儿也早没命了！他正在这儿瞎寻思呢，第二只鸽子从洞口飞出来了。他吃了一惊："哟！这小子没死，真把人救出来了？

老公和兵卒们一看第二只鸽子飞上来了，都乐了，不用王恩吩咐，一齐动手往上拽绳子。等把公主拽上来，王恩一看，眼睛都直了！他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啊！公主太好看了，就是天上的仙女也比不上她呀！王恩想起了告示上说的话，谁要把公主救回宫就把谁招为驸马！他眼珠儿一转，赶忙上前把公主搀起来，亲手给公主解开腰上的绳子，假装回头看了一下洞口，突然喊了一声："不好了，妖怪跟上来了！快用石头把它砸下去！"那些兵卒一时没回过弯儿来，心里害怕，五百多人一齐往洞里扔石头，不一会儿，就把竖洞差不多填满了。王恩看了看洞口，又看了看公主，眉开眼笑，心想：这回，那荣华富贵是我的啦！赶紧下令回京。只有公主暗自流泪，埋怨自己刚才怎么就懵住了，没挡住他们往洞里扔石头呢？唉，恐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恩人的面了！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上来，跟他死在一块儿多好哇！

再说石义，他把公主送上去以后，正等着上边往下续绳子，忽然从上面掉下不少石头来，他以为是公主碰下来的，急忙躲在一边。谁知掉下的石头越来越多，他明白了，这石头不是碰下来的，而是有人从洞口扔下来的。他看着已经堵死的洞口，心里一阵伤心，完了，这回八成出不去了！王恩呀王恩，你落难时我把你救出来，把你当亲哥哥对待，这回救公主，明知道进洞是九死一生，我让你守在洞口自己下洞，没曾想我没死在妖怪手里，倒死在自己的磕头哥哥手里！石义正在难受，忽听旁边有人说话："大哥呀，快救救我吧！"石义一愣："你是谁？""我是东海龙王的四儿子，被九头妖怪抓来钉在这里已经十二年了！"石义顺着声音摸去，原来是一条小白蛇被钉在石壁上，石义用力把钉子拔下来，蛇掉在地上，变成一个年轻公子。公子跪在地上，说："大哥，多谢救命之恩！"说着，就冲石义磕头。石义忙把他搀起来，叹了口气说："如今，咱俩大哥也好，兄弟也好，落到这般地步还能活命吗？出不去，我救不救你还不都是一样吗？"小白龙说："大哥不用难过，等到明年二月初二，咱们就能出去了！"石义摇了摇头说："到二月二还有好几个月呢，饿也得把咱饿死呀！再说，这里看不到日月星辰，咋知道哪天是二月二呢？"小白龙笑了："这些，我自有办法。"从此，他俩渴了就喝洞里的水，饿了就吃洞里的石头。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小白龙随便拿起一块石头递给他，那石头就能吃，吃了还真解饿！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有一天，小白龙对石义说："到日子啦，大哥，咱该出去啦！"石义有点儿不相信："洞口还堵着呢，咱们咋出去呀？"小白龙说："不用愁。大哥，你闭上眼睛，我背着你出去。"石义照办了，就觉着忽悠一下子，小白龙腾空了，又听见稀里哗啦的一阵响动过后，耳边响起了呼呼的风声，晕晕乎乎地过了有一个时辰，就听见小白龙说："大哥，睁开眼睛吧。"石义睁开眼睛一看，眼前是蓝瓦瓦的一片大海。原来，他

们俩已经站在海边儿上了！小白龙说："大哥稍等一会儿，我先去禀报我父王一声再回来接你。"石义答应一声，小白龙钻进大海不见了。

龙宫里，老龙王一看儿子回来了，又惊又喜又悲，父子俩抱头大哭。哭完了，小白龙把如何被妖怪抓去，如何被石义救出来的经过说了一遍。老龙王听完了，忙问："恩人现在何处？"小白龙说："就在宫外。"老龙王说："赶紧把恩人请进宫来！"

不大一会儿，石义随着小白龙来到水晶宫。啃，这水晶宫真热闹！石义的眼睛、耳朵都不够使了。老龙王设宴款待石义。酒席过后，老龙王让小白龙领着石义在龙宫花园里游玩赏景。

几天过去了，石义跟着小白龙在龙宫游玩，惦记着回了皇宫的翠萍公主，想念着家里的父母，就跟小白龙说："兄弟，我在龙宫已经待了好几天，不知道翠萍公主怎么样了，我的父母也一定挺惦着我，我得回去了。"小白龙说："大哥，你就再住些日子吧。"小白龙再三挽留，石义还是要走。老龙王听说石义一定要走，没有办法，解下了一个随身带的小葫芦放在石义的手里，说："你实在要走我也没有办法。你救了我的儿子，我也没什么东西可报答你对我们家的恩情，这个小葫芦送给你，你把它带在身边，有什么为难遭窄的事，你就冲它说。"

石义离开了东海龙宫，没黑夜带白天的走，有这么一天他来到了京城。皇上刚刚上朝在龙墩上坐下，就听见朝门官呼奏说："石义候旨！"皇上一听心想：这可怪了，王恩说石义被妖怪吃了，是王恩救出了公主，我正想招为东床驸马呢，打哪儿又出来个石义？忙传旨让石义进殿。石义见过皇上，把救出公主、洞口被堵、救下龙子一块儿脱险的事儿说了一遍。皇上说："你说你救了公主，王恩说他救了公主，到底是你俩谁救的？"石义说："我救的。王恩连洞都没下，怎么能救出公主？"皇上说："你说你下洞杀死妖怪救出公主，又救出小白龙一同脱险，你既然真有这么大本事，那我得考考你。"

当天晚上，一个老公领着石义进了一间屋子，指着地上早就拌好的谷子小米说："限你一宿时间把谷米分开。"石义一看，这一堆谷米少说也有二斗，别说一宿，就是一个月也挑不完哪！他就把小葫芦掏出来了，冲着小葫芦说："小葫芦哇小葫芦，白龙兄弟告诉我有事冲你说，皇上让我分谷米，你说该咋办吧？"话音刚住，就听着小葫芦说话了："大哥大哥你别急，自有蚂蚁帮助你。"石义往地上一瞅，哎哟，真的，不知啥时候屋里来了一群蚂蚁，正忙着分米呢！不大一会儿，就清清楚楚地分成了两堆，谷子是谷子，小米是小米。蚂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屋里一只蚂蚁也看不见了。第二天早上老公过来一看，赶紧去禀报皇上。皇上挺纳闷儿：这可有点儿邪门儿！他想了半天，又提出第二个难题："明天让公主坐轿出宫，一共出八抬轿，让他猜哪抬轿里坐的是公主，猜出来就让他跟公主成婚。"老公把旨一传，石义又发愁了：唉，这不是难为我吗！他掏出小葫芦，说："小葫芦哇小葫芦，皇上让我猜哪抬轿里坐的是公主，一共八抬大轿呢，都有轿

帘子挡着，看不着人，我可怎么猜得准哪？”话音刚住，又听着小葫芦说话了：“大哥大哥你别慌，自有蜜蜂帮你忙。”石义纳闷儿：“蜜蜂怎么帮忙啊？”小葫芦又说：“公主坐在哪轿里，蜜蜂就在哪轿上。”石义乐了。

第二天一早，石义由老公陪着，站在宫外，看着一抬一抬一模一样的花轿从宫门里抬出来。一共是八抬轿。石义看到最后一抬轿上果然有不少蜜蜂飞成了一个蛋儿，就指着这抬轿说：“公主就在这里！”轿停下了，公主抿着嘴儿笑着从轿里走了出来。石义一看，公主更好看了，真像仙女下凡一样！他连忙从怀里掏出半幅罗裙，递给公主。公主对皇上说：“父王，他就是石义，救我的时候我撕给他半幅罗裙。”

皇上一看石义认出了公主坐的轿，还真的掏出了半幅罗裙，乐了，当时就下旨把石义招为驸马，立刻成亲。还派人把石义的父母接进京城居住，让他们全家团聚。王恩呢？因为他忘恩负义，还欺骗皇上，皇上下令把他推到午朝门外杀了！（北票市）

讲 述 者：徐建明 50岁 北票市西官营乡扣卜营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李春富 土城子乡东沟村 农民
采录时间：1981年1月
采录地点：北票市土城子乡

附 记：

这则故事在我省流传较广，多数县、区都采录到了，并收入了该县、区的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本之中。故事的情节主干基本相同，在石义从水中救小动物这一细节上略有变化，多数是讲救出的是蚂蚁和蜜蜂，也有讲救出的是蝴蝶和蜘蛛的。营口县故事家王洪飞讲述的这则故事，开头点化石义要发大水的是个老和尚。

213. 千　　井

（铁岭市）

马忠和贾义是拜把子弟兄，俩人念书习武在一堆儿滚扯大，好得像一个人儿似的。这一年，赶上京城大比，俩人觉得自个儿文才武艺都有两下子，就去应试，没曾想都落了榜，蔫拉巴叽往回逛荡。

早年头儿，没车没马净靠腿量，走道儿就慢。一晃过去两个多月了，离家还大老远

呢！天头都入伏了，贼的乎拉[①] 热。这一天，俩人走了大半天也没碰见个人家，又赶上个旱年头儿，草都旱打绺儿了，又遇上一抹儿平川地，连个背荫儿的地方都没有，日头毒辣辣地晒得人浑身要冒油。他俩又饥又渴地往前熬蹭，冷不丁看见远处有棵影影乎乎的大树，贾义来了精神，急乎拉往那奔。近前一看，果不其然是棵老粗老粗的大槐树，光秃噜就这一棵，方圆左右再没个树芽儿。俩人连爬带滚好容易到了这棵大树下，把包袱往地下一扔，震得土直冒烟儿，你说旱不旱吧！树底下是挺凉快，他俩往地上一仰，打上仰壳儿鬼[②] 了。贾义渴得跟前儿要是有泡尿都能喝喽，怎么趴也趴不住，左右乱撒目。还别说，真有股凉快气儿一股一股地往这跑。贾义推马忠帮他找，找了半天，总算没白费劲，原来那股凉气是从大槐树根儿底下冒出来的。细一看那块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湿乎乎的，用手一扒，露出一块石头。俩人挺纳闷儿，一股劲儿往里挠，挠来挠去挠出锅盖那么大块青石板，石板缝儿里往上返凉气。俩人一叫劲，把石板儿搁一边儿去，露出个黑咕隆咚的大井。马忠抓块土垃坷往里一扔，半天也没听见动静。俩人渴急眼了，不死心，想下去看看到底有水没，就急三火四把捆包袱的绳子打开，绳子接绳子，连裤腰带都绑上了。贾义心眼儿多，胆子也小，他怕里边有啥，就撮咕[③] 马忠先下。马忠比他大点儿，人也憨厚，就答应先下去。

井里黑得像锅底，任嘛儿看不见，就觉着凉嗖嗖地挺瘆人。走一阵就到底儿了，土挺湿，却没有水。马忠泄了劲儿，嗓子眼儿渴得直冒火。他刚要磨身上来，冷丁见井底有点儿亮儿，细心一摸，井底有块大石头，亮光是从石头那边照过来的。马忠使劲一跺脚，原来是个石头门，开了。他下去往前走越走越深，越走越亮。约摸走了几个时辰，前边有亮了，虽说没地面上那么亮堂，也能看清山山水水。马忠见了水，也不管是清是混，几步就蹚过去喝了个饱。喝完一站起来，他就觉着浑身骨头节儿嘎嘣嘎嘣直响。他刚一回头，就看见一个比天仙还好看的姑娘，穿着金翅金鳞的衣裳，手里拎个小罐儿，到河沟边来打水。马忠脸儿小[④]，不敢细看人家，隔一会儿偷看个一眼半眼的，看完还直脸红。那姑娘脸儿大[⑤]，走近来跟马忠搭话："你喝了这河里的水，原来的力气和武艺就添了十分。"马忠一看姑娘不惜外[⑥]，就问她这是啥地方，她怎么来到这里的，还捎带把自个儿找水喝的事告诉了她。姑娘一看他挺憨厚，人也实在，就告诉他这里是地下第一层天。她原是天上的花仙，想到人间生活，惹翻了王母娘娘，就脱去了她的仙法，罚到地下受苦受难，得熬到三百年才让她托生成人呢，明儿个正好是三百年整。马忠一听说："我这就

---

① 贼的乎拉：非常的意思。
② 仰壳儿鬼：本指仰面鬼水，此指仰面躺着。
③ 撮咕：撺掇，怂恿。
④ 脸儿小：形容腼腆。
⑤ 脸儿大：指大方。
⑥ 不惜外：不见外，不客气。

把你救上去得了，省得还得重托生。我兄弟在上边等着呢。只请你用那小罐儿带点儿水给他喝，他都快渴死了。”姑娘说：“你先上吧，要不价怕你兄弟变心。”马忠一听这话，心里挺不乐意，怨她糟践弟兄的诚心，就更想赌口气，非让姑娘先上不可。姑娘一看犟不过他，只好答应。回头嘱咐他：“要是你兄弟变了心，你就等明儿个正当午时，在河沟边上，有两只羊到河里来喝水，一只黑羊一只白羊，喝完水它俩就顶架，顶架的时候你骑到白羊身上，它就能把你带上地面。你顺着一棵小紫花儿走，百步一棵，就能找到我啦。”马忠听得心烦，根本就不可能有的事，又怕卷① 了姑娘的面子，嘴里有一搭无一搭地哼着。说话来到大石门这，马忠把姑娘捆牢，就拽绳子。上边的贾义知道了，把绳子拉紧，等马忠拽第二下，他就往上拔，这是临下来俩人定规好的。姑娘还是不放心，又回头嘱咐：“记住，千万看准再骑，万一不能骑到羊身上，那你还得等三十年，它们每隔三十年才来这里喝一回水，咱们见面也就难了。一定要骑那只白羊，骑到黑羊身上，它就把你驮到十八层地下去，那你永远也不能回到人间了。”马忠碍在面子上才没跟姑娘酸脸，沁着脑袋不吱声，心里埋怨她多余操这份心，也就没把她说的话放在心上。不等姑娘说完，他就拉了第二下绳子。马忠在井下等啊等啊，石头门里的日头都落了，绳子也没下来，他一看贾义真的变了心，气得五雷嚎风②，后悔白跟这小子铁心好了这么多年。他这才想起姑娘告诉的话，心里又敞亮了，安慰自个儿，明儿个就出去了，等出去我非揍死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马忠大步流星往河沟边走，看见不远有个小石头房子，进去一看是姑娘的住处。他饿得前腔贴后腔了，看看有个大荷花瓣儿做的盘子里装着东西，也不管能吃不能吃，狼吞虎咽地塞了一肚子，等吃饱喝足，眼皮直门儿打架，马忠就睡上了。等马忠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晌午了，他怕错过时辰，跑到河沟边去转悠，等着羊来。约摸正当午时，天头刮起大风，差点儿把马忠刮跑，一大块黑云一大块白云挡住日头，紧跟着就见两只牛犊子般大小的山羊，一只黑的一只白的飞到河里喝水。喝饱了，黑山羊带着黑云，白山羊带着白云在河里顶起架来。马忠看准那头白羊，一扑身骑上去。谁知那白羊看见马忠刚一愣神儿的工夫，就被黑山羊一犄角顶到一边儿去了。马忠正好骑在黑羊的脊梁骨上。黑山羊腾地就飞起来了，马忠想跳下来，哪下得来呀？就像长在羊身上一样，他只好双眼一闭，过哪河脱哪鞋，反正豁出去了。过了好一阵，他摔了个前趴儿，迷迷糊糊觉着挺热，睁眼一看，黑山羊没了，他搁地上倒着呢！马忠渴得要命，从地上爬起来找水喝。这地方恶的啦地热，脚一踩地上的土直冒烟儿，地都旱得裂成大缝子，连棵草都不长。天乌拉巴涂③ 地没个亮堂气儿。马忠不知道这是啥地方，冒蒙儿瞎走。走了一气，他看见

---

① 卷：违逆，拂人好意。
② 五雷嚎风：形容愤怒到极点。
③ 乌拉巴涂：不清澈。

有人，这些人跟地上的人没啥两样儿，就是个头儿小点儿，最高的还不到马忠胳肢窝儿呢。越往前走人越多，那些人都拿个木头水筲站排呢，他们看见马忠，吵吵嚷嚷直蹦高儿，像看怪物儿似的。马忠没顾这些，又往前走，看见前边有个一抻宽的水沟，里边不一点儿水，淅沥淅沥地淌，那些人就拿水筲接，接到筲里的水埋拉巴汰①，净混泥汤子，得挺大工夫才接满。马忠虽说渴得够呛，他也喝不下那泥汤子，再说也不忍往前挤呀！马忠正渴得五脊六兽② 呢，见来顶小轿，轿子前后乎乎拉拉挺多人，到他跟前轿停了，里边走出个人来，像个当官儿的。他来到马忠跟前，问马忠从哪来。马忠就把骑羊这一截子事说了。那人忙让旁边的人拿小桶来，让马忠喝，马忠一看这小桶的水比那边水筲里的水清亮点儿，加上渴急了，就顾不得那水连混带苦，一口气喝了个饱，喝完，他问这水为啥这么缺，那人就慢慢告诉了他。

原来这是个“地下国”，坐轿的那个人是国王。今年他们这儿闹了大旱，老长时间不下雨，人们净靠一条大河里的水活着。可是前些日子，也不知道从哪来条大长虫，老粗老长的身子把河口给堵上了。它饿了吃人，渴了就喝河里的水，吃饱喝足就往河口一横睡觉，身子正好把河水憋住，淌出来的这点儿水是从它尾巴根儿没挡严实那地方漏出来的。开头儿，有挺多人去治那东西，可是光见人去，不见人回，都让那大家伙给吃了。国里的人连渴死的再加上让它吃掉的，去掉一大半儿啦！又没人治服得了，国王愁得要命。马忠这人直性，胆儿也大，仗着有点儿武艺，啥事都敢操乎③。他一听那大长虫这么坏，气就来了，想把它整死，他正因回不到地面上去没地方出气呢！国王不让，怕马忠斗不过它。正整儿马忠这人就怕“将”，其实，国王是好心，不是有意“将”他，真怕把他伤着。后来，一看他非去不可，又见他长得五大三粗，像个大塔似的，就答应了。国王叫人把自个儿的弓箭、宝刀拿来，马忠也没推让，带在身边，又抓了俩大个儿的水筲，上河边去了。走了挺远，马忠看见前边有一道黑不溜秋的大墙，走近一看是那大长虫的身子。马忠绕到它脑袋那头儿，有意气它。那长虫正闭着眼睛养神呢，觉着有脚步声，它赖拉巴唧④ 撩开眼皮儿一看，没搭理。马忠看它不动，也没理它，拎了两筲水回到国王身边。两筲水眨眼工夫就没了，马忠又到河边去拎。这回那大家伙瞪了马忠一眼，哼了一声，像打个闷雷似的，照旧没搭理马忠。马忠又拎回两筲水，这点儿水也没够。国王一看马忠胆子壮，把那大家伙镇住了。往常，别人没等到河边儿就让它吸到肚子里去了。国王心里挺乐，又派了些人，拿着钩杆铁齿给马忠帮忙。这一回，还没等马忠走到河边呢，大长虫就张开大嘴，吐出扁担宽的大芯子来吸。马忠看见随他来的人都往大长虫嘴

① 埋拉巴汰：不干净。
② 五脊六兽：本指我国古建筑屋脊上造型各异的瑞兽，方言中常喻指人的各种难以忍受的形态。
③ 敢操乎：敢试量，敢干。
④ 赖拉巴唧：这里是懒塌塌的意思。

里跑，自个儿脚也站不住了，就急忙射出一箭。这一箭没射正道，射到大长虫的上嘴唇上，这长虫急了，眼睛瞪得通红，疼得嗞嗞直叫唤，冷丁竖起上半截身子，蹿天摔地地来咬马忠。马忠瞅准长虫芯子，又是一箭，射个正中。大长虫东一头西一头乱撞，尾巴尖儿把跟马忠来的那帮人扫得跌跟头打把式的。马忠这回得手，大刀片儿甩得溜圆。那帮人一看马忠杀得来劲，也起来帮忙，一阵猛杀，到底把大长虫砍翻白儿了，淌出来的血把河里的浑水都涮清了，跟地上的水差不多少。国王乐得要命，要把王位让给马忠，马忠不干，任国王说出花儿也不待，硬要回地上去。国王一看留不住，就告诉马忠，到地上要上十八层天呢，哪能走到呢！马忠说不怕，国王只好好吃好喝招待他，留他挺多日子，才让马忠走。临走，国王又送了挺多挺多好东西和一匹宝马，马忠只要了弓箭、宝刀和宝马，往前瞎闯荡。

不知走了多少天，马忠带的干粮早就没了，他还是不停地走。他来到大树林子里，大树高得把天都遮上了，他绕了几圈儿也没绕出来，还不死心，又往前走。前面没有道路，深草没窠，他只好下地牵着马，刚走不远就累倒了，趴到草里喘粗气。那马像通人气似的，直舔他的手。马忠心想，这回完了，他又恨起贾义来。正犯愁的时候，前边树上传来唧唧喳喳的鸟叫，马忠正饿得难受呢，就拿着弓箭爬起来，左右撒目，见一棵好几搂粗的大树上，有个大窝，窝里有两只叫不上名儿的鸟崽儿，半天空有个大鸟想把那俩小鸟叼走。马忠拉弓射箭，那大鸟侧棱着膀子掉到远处去了，他正要去找那死鸟，就见又一只大鸟飞来，落在他眼前说："恩人，你救了我孩子的性命，我得报答你，有什么要求请告诉我。"马忠一听，顾不得饿了，急忙说要回到人间去。大鸟一听，很为难的样子，想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件事只有我能办到，我带你飞到十八重天上去，要一直飞，中途不能停下。每飞上一重天，我都得吃一块一斤重的肉干儿，要不我就没有力量飞到地面上。"马忠一听，乐得要命，就让大鸟等着，他去打猎，等凑够十八斤肉干儿再走，大鸟点点头，去给小鸟准备它走后的吃食。马忠从马背上卸下弓箭，放开宝马，拍拍它的脖子说："照原道回去吧，我不能送你啦。"那马像听懂了他的话一样，咴咴儿叫了几声，一门儿流眼泪，随后一扭脖子，就从自个儿的腿根儿上咬下一块一斤多重的肉来，放到马忠的手里。还没等马忠醒过腔来呢，它又大叫一声，朝一棵大树撞去，倒在地上，蹬蹬腿死了。马忠明白这马的用意，自个儿撞死为的是让他把它的肉干带上。马忠抱着它大哭一场，拿过刀来，一边哭一边把马身上的肉割下来，又把它的尸骨埋好，给马磕了三个响头，光等着把马肉晒干，好飞回地面。

又熬了些日子，肉干儿晒成了，马忠把肉干儿捆在衣裳袖子里，余下的自个儿没舍得吃，都送给了鸟崽。大鸟只让他带上一件武器，带多了它驮不动。马忠一看没剩几支箭了，就带了那把宝刀。他骑在大鸟背上，每飞过一重天，马忠就把一块肉干儿塞到大鸟的嘴里。眼看剩下两块肉干儿了，马忠乐得一拍大腿，这下子糟了，他把想塞给大鸟

也没有了。拉到悲的地方，管保叫你掉眼泪儿；拉到乐的地方，管保叫你笑。把六耳猕猴乐得抓耳挠腮，他说："小兄弟，咱俩拜把子吧？"

小伙子不敢不答应，他俩就用草棍儿当香，蘖萝叶[①] 当纸，点着了，跪下磕头，对天起誓：有福同享，有罪同遭，永远不变心。六耳猕猴岁数大，是哥哥。拜完把子，六耳猕猴把他的孙男弟女叫来拜小伙子，也有个千儿八百口，有的叫爷爷，有的叫叔叔。六耳猕猴对小伙子说："兄弟，往后你有空儿就拉胡琴给大伙儿听，累了就歇歇，出去溜达溜达。岛子东坡有一群狼虫虎豹，我去知会[②] 一声，它们就不敢吃你了。"

从此往后，六耳猕猴和小伙子吃在一张桌子上，睡在一铺炕上。六耳猕猴待小伙子比亲兄弟还好。

有一天，一大早，六耳猕猴领着孙男弟女摘果子去了，剩下小伙子一个人，闷得慌，就拿着胡琴，到了海边，坐在一块礁石上，对着大海拉了起来。一失手，胡琴掉海里了，叫一个浪头给打没影儿了。小伙子寻思这下子可完了！六耳猕猴待我好，不就是因为我能拉胡琴给它们听吗？如今丢了胡琴，谁知道它会不会变心？它要是一翻脸，一爪子就能把我毁了！他越想越害怕，不敢回去了。

晌午了，六耳猕猴回来，没看着小伙子，就绕哪儿[③] 找。在海边找到了，六耳猕猴就拽小伙子说："兄弟，快跟我回去吃新摘的桃！"小伙子说："胡琴掉进海里了。"说着，还"呜呜"地哭了起来。六耳猕猴愣了："丢了胡琴，还值得你这样哭！"小伙子问："哥哥，我不能再拉胡琴了，你还能像往常一样待我吗？"六耳猕猴听了，拉住小伙子的胳膊说："兄弟，交朋友得交心。咱俩是拜把子弟兄，我把心交给你了，别说丢了胡琴，你要是为了正经事儿用着哥哥，就是要我的心，我也给。"往后，六耳猕猴还像往常一样待小伙子。

这天，六耳猕猴又领着孙男弟女摘果子去了。晌午回来，又没见着小伙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把六耳猕猴急得抓耳挠腮，还是翻山越岭地找。白天找，下晚儿也找，把岛子西坡找遍了，还是没找着。六耳猕猴想，准是岛子东坡那群野物不听我的话，把兄弟吃了。就领着孙男弟女，拿着棍棒铁器，到岛子东坡找野物算帐。六耳猕猴是这个岛子的大王，那些野物见大王来了，都出来迎接。六耳猕猴问它们看见他的兄弟没有？这些野物都说没有。六耳猕猴火了，伸手把狼的头子抓过来，说了声："打！"那帮孙男弟女动了棍棒铁器，三下两下就把狼头子砸扁了，又开膛破肚，看肚子里有没有人肉、人骨头。一看，没有！又伸手把蛇的头子抓过来，也砸扁了，开膛破肚，还是连块人肉星儿、人骨头渣子也没有！又砸扁了一只虎，一只豹，肚子里都没有人肉、人骨头。六耳

---

① 蘖萝叶：栎树叶。栎树通常称柞树。
② 知会：通知，告知。
③ 绕哪儿：到处。

猕猴这才知道这群野物没吃他兄弟，就住了手。野物没吃，那准是掉进海里了。六耳猕猴就叫孙男弟女溜着海边找，就是真死了，也得把尸首找回来。

小伙子哪去了呢？原来，那天早晨，他又到了海边，坐在丢胡琴的那块礁石上，望着大海想他的胡琴。冷不丁的，海水起了个大漩儿，从海漩里钻出来一个怪物，黑乎乎的，眼睛、嘴都长在头顶上。怪物给小伙子作了一揖说："龙王爷请您到龙宫拉胡琴。"小伙子忙问："你是谁？"怪物说："我是巡海夜叉。"小伙子摇了摇头说："我的胡琴丢了，不能拉了。"巡海夜叉说："你的胡琴掉进海里，叫我捡着了，如今搁在龙宫里呢。"小伙子听说胡琴在龙宫，得去要回来，就答应到龙宫去一趟。

巡海夜叉一指大海，海水就向两旁一分，显出一条大道。小伙子跟着巡海夜叉顺着大道往前走。不一会儿，到了一座宫殿。进了宫殿，见金銮殿上坐着龙王，小伙子给龙王打躬施礼。龙王叫巡海夜叉把胡琴还给小伙子。小伙子得了胡琴，赶紧调好弦，拉上了。这一拉，把鱼鳖虾蟹都招来了，聚在门窗上听。住在后宫的公主，听见胡琴声，也侧棱起耳朵来。她叫宫女："去看看，什么玩艺儿这么好听。"宫女去了不大一会儿，回来禀报说："公主，是万岁爷请来个小伙子拉胡琴。"公主从来没见过胡琴，要看个究竟，就叫宫女头前带路，来到金銮殿上。公主看那小伙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真俊！心就活了，寻思我要能嫁给这样的小伙子，不就抖[①] 起来了！她看了一阵，听了一阵，想了一阵，就对龙王说："父王，儿臣想把他请到后宫，专拉给我听。"龙王忙摇头说："儿啊，你是女，他是男，这件事可不能依着你。"公主回到后宫，好像掉了魂儿。宫女见公主愁闷，就请她到花园看花，散散心。可公主花也不看，心也不散，连点心也不吃，病了！

宫女忙禀报龙王、龙母，老两口毛神儿[②] 了。找先生看，也看不出什么病来。龙母一天到晚守在公主身边，见公主头不抬，眼不睁，知道女儿是有了心事，就说："儿啊，你有什么心里话，跟妈说，妈给你作主。"公主一听，头也抬了，眼也睁了。她说："我梦见个白胡子老头儿对我说，非得跟拉胡琴的小伙子拜堂成亲不可，要不，病不能好。"

龙母把这话告诉了龙王，龙王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咱女儿是金枝玉叶，哪能跟凡人成亲！"龙母说："要不成亲，咱女儿要有个三长两短，可就坏了！"龙王寻思了一阵，也没有别的法儿，就请小伙子上殿，商议这事儿。小伙子不光不干，还非让龙王放他回岛子不可。末了，龙王说："答应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小伙子是逼上梁山，和公主拜了花堂。公主随了心愿，病也好了。小伙子看那公主，俊得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天仙一般，心哪能不动！小两口一天到晚玩玩乐乐，那

---

① 抖：神气，称心如意。
② 毛神儿：慌神儿。

个热乎劲儿就不用说了。可是，小伙子没忘了六耳猕猴，几次求公主放他出海去找六耳猕猴。

公主得了小伙子，就像胶似的粘上了，一时片刻也离不开。她见小伙子老想六耳猕猴，就说："你在这儿是驸马爷，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怎么还想那个猴儿头？"小伙子说："六耳猕猴待我好，怎能不想？"公主问："我和那个六耳猕猴比，谁好？"小伙子说："那还用说，咱俩是夫妻，你好呗！"公主说："这就得了，那你就一天到晚别离开我，玩呀乐的，多好！"小伙子说："六耳猕猴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日子一长，小伙子就更想六耳猕猴了，有时候想得茶不思饭不进的。公主看了这情景，心想，要不叫他跟六耳猕猴断了交情，他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他要是走了，别说日子长了，就是三天两日，我跟谁玩？跟谁乐？唉，想个什么法儿叫他一时半刻也不离开我呢？想了半天，想出个又狠又毒的主意。

公主又病了，茶不喝，饭不吃。找先生治，也治不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小伙子见公主病了，一天到晚守在公主身边，端汤送药，天天祷告神仙保佑公主快好。

这天早晨，公主告诉小伙子说："夜里我做了个梦，又是那个白胡子老头儿告诉我，要治好我的病，非吃六耳猕猴的心不可。"小伙子一听，气得一白眼珠子说："要我哥哥的心？哼，办不到！"到了下夜，公主软缠硬磨，非要吃六耳猕猴的心不可，小伙子怎么也不答应。

第二天，公主病重了，一连三天粒米没沾牙，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的，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这回小伙子可毛神儿了。一掂量份量，这个天仙一般的美人儿要是死了，再上哪儿找去！六耳猕猴待我再好，也不是亲爹热娘、恩爱夫妻，满不过就是个猴儿吧！一横心，好，去要六耳猕猴的心给你吃就是了。

公主听小伙子答应去要六耳猕猴的心，立时睁开了眼睛，给了小伙子一把溜尖锋快的刀，一颗避水珠，又对小伙子说："你快去快回来，回来晚了，就怕是见不着我了。"小伙子答应了一声，把刀掖在裤腰带上，拿着避水珠，上了岸。

六耳猕猴自从丢了兄弟，这两个多月，见天叫孙男弟女溜着海边找尸首，小伙子一上岸，小猴子就看见了，急忙大声喊起来："爷爷回来啦！爷爷回来啦！"

一个传一个，不一会儿就传到六耳猕猴那里。六耳猕猴听了，一连几个跟斗打到小伙子面前，抱住小伙子说："兄弟，我的好兄弟，你可回来了，哎呀，你可回来了！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想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小伙子见六耳猕猴这么亲热，又想起往日的好处，心软了一半儿，就把自个儿怎么到了龙宫，怎么招了驸马的事儿说了。六耳猕猴听了，更是高兴，连说："好，好啊！往后，你想我就来，在这儿玩够了就回去，两下溜达着，更好，更好！"

六耳猕猴再一细看小伙子，不对劲儿，他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就问："兄弟，你

心里有什么事儿吗?”小伙子说:“没有!”六耳猕猴说:“不对!你有什么心事儿,只管对哥哥说。咱俩是拜把子弟兄,有福同享,有罪同遭,永远不变心嘛!”小伙子寻思了一阵儿说:“哥哥你说过,有用着你的地方,要你的心你也给我。”六耳猕猴说:“是啊,为正经事儿,要我的心我也给。”小伙子喘了口粗气说:“咳,哥哥,你的弟妹病了,不吃你的心不能好,她叫我来掏你的心。”

六耳猕猴打了个愣怔,兄弟真有正经事儿用着我的心了?就问起公主的病来。小伙子把公主怎么得病,白胡子老头儿怎么托梦,一五一十地讲了。

六耳猕猴明白了,公主明摆着是装病,叫俺哥儿俩断交情!寻思了半天才说:“兄弟,可别上当啊!”小伙子想,自己的媳妇儿,上的哪份儿当?可是,掏朋友的心,也真不够交情;不掏吧,公主的病好不了!寻思来寻思去,一横心,说:“哥哥,看在兄弟面上,救你弟妹一命吧!”说着,从裤腰带上拽出那把溜光锋快的刀,递给六耳猕猴说:“我下不得手,你自己掏吧!”六耳猕猴接过刀问:“兄弟,你真要掏我的心?”小伙子点了点头。六耳猕猴大笑了一阵说:“兄弟,我的心早交给你了。”小伙子一愣:“在哪儿?”六耳猕猴说:“咱俩磕头拜把子那天,就交给你了。”小伙子一下子明白了,低下头,半天才说:“哥哥,原谅兄弟糊涂!”说完,要了那把刀,转身进了大海。

小伙子回到龙宫,公主是拍手打掌地又哭又闹:“我不能好了,非死不可啦,咱俩的夫妻算是到头啦!”闹了一阵,又闭上眼睛,昏昏沉沉的,一句话不说了。

小伙子见公主这样,心又硬起来,为了救公主的命,非掏六耳猕猴的心不可!

小伙子二次上岸,找到六耳猕猴,抽出刀来就要动手。六耳猕猴抢下刀,心里说:你变了心,我的心也凉了!它把刀扔进海里说:“从咱俩磕头拜把子那天起,我的心就拿出去了,如今都干了,瘪了,剩下不一点儿了。”小伙子说:“不管干了,瘪了,剩下不一点儿了,我也要。”六耳猕猴又哈哈大笑了一阵说:“我的心挂在树梢上。”小伙子忙问:“哪棵树?”六耳猕猴说:“你实在要,我领你去拿。”六耳猕猴把小伙子领到一棵冬果树底下,往树上一指说:“树梢上那个绿团团就是我的心。”小伙子抬头一看,树梢上真有个绿茸茸的团团。再看这棵树,溜直,老高!就问:“怎么往下拿呀?”六耳猕猴笑了笑说:“就看你诚不诚心啦!”

小伙子端量了端量,两手抱住树,双脚蹬着树,就往树上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树梢,摘下那个绿团团,脱下衣裳把它包起来。下了树,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走。六耳猕猴叫住小伙子:“等一等,吃我的心得有药引子,你也拿去!”说着,递给小伙子一块槲萝叶。小伙子接过槲萝叶,头也不回地进了大海。回到龙宫,把那个绿团团交给公主。公主一看,随手摔到地上说:“你们俩编着诳‘熊’我。这不是猴心,是冬青!”

小伙子又把那块槲萝叶交给公主,公主一看,上面有字:

变心之人不可交,

哪有猴心挂树梢？

你在东海当驸马，

我在青山吃鲜桃。

小伙子和公主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出话来。

讲 述 者：吴允成 男 东沟县十字街乡十字街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 年 3 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十字街乡

215. 人心不足蛇吞相

（灯塔县）

早先年，有个治病先生开个小药铺，自个儿天天上山采药。有一天，他采完药往山下走，走在半路途中，天就阴了，眼瞅着天阴得像锅底似的，他急着呼啦往山下走，正走着，见一条小长虫横在道上。他往这边走，小长虫往这边横；他往那边走，小长虫又往那边横，不让他走过去。治病先生合计：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时候就听“咔嚓”一声炸雷，先生忙说：“你不让我走，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刚说完，小长虫就盘成一盘不动了。这工夫，雷在小长虫的头顶一个劲儿轰响，先生明白了：哎呀！雷要殛死它呀。他就把小长虫兜在衣兜里了。

不一会儿，天也晴了，雷也不响了，先生兜着小长虫走到山根底下。先生说：“你出来吧。”说完他把小长虫放在地上。小长虫在地上转了三圈儿，就变成个大姑娘。她说：“我是天上的白蛇仙，在天宫里惹祸了，自个儿逃到人间，玉皇大帝叫雷公殛我，多亏你救了我。我得怎么报答你呢？这么地吧，我跟你回家去，穷就穷过，富就富过，给你做媳妇吧！”治病先生一听很高兴，心说：我这个许仙遇到白娘子了！就把姑娘领回了家。

俩人过日子，能有一年多吧，白娘子给他生个胖小子，两口子过得有滋有味儿的。治病先生还是天天上山采药，回来到处给人治病，挣钱虽说不多，可也够活。

有一天，先生出去给人治病，看着一张皇上出的告示，说皇上的女儿病了，谁要能治好皇姑的病，皇姑就许配给谁。先生看完以后心合计：我要能治好皇姑的病该多好，做了驸马，一天到晚吃好的穿好的，就不用这么东跑西颠地采药看病了。看完告示他往回走，到家就跟白娘子说了。媳妇哪知道他的心思呀，就告诉他皇姑的病不好治，非得用龙鳞不可。要把龙鳞揭下来一片，烧了冲水喝，喝完病就能好。治病先生一听还真动心

了，心里想我媳妇就是小龙变的，从她身上揭一片龙鳞不就妥了吗？跟着他就对媳妇说："我想给皇姑治这个病，治好了准能得着不少金银财宝，往后俺们就不受穷了，好媳妇儿你帮帮我吧！"白娘子说："你揭去我一片鳞，我就得发一回昏。你看俺们的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年吃年用也有富裕，别想发大财了。"治病先生不死心，直门儿[①] 劝，媳妇架不住他三劝两劝，就答应给他一片龙鳞。治病先生手狠心毒，在她身上揭下一片鳞，白娘子就昏死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看，治病先生早没踪影了。

单说治病先生把龙鳞送到皇宫，献了仙丹妙药，皇姑喝完病就好了。皇上一乐就把他招为东床驸马，可把他乐坏了，早把老婆孩子忘个一干二净。

说来事儿也凑巧，过了将有半年，皇姑又犯病了，怎么医治也不见好。驸马对皇姑说："我回趟老家，再给你讨点儿妙药。"皇姑让他回去了。

驸马半年没回家了，冷丁回来，媳妇挺乐。驸马一进屋开口就说："皇姑又病了，这回还得冲你要一片龙鳞，给皇姑治病。"白娘子一听这话，脸沉下来了，说："你救过我的命，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才舍得给你一片龙鳞，这回说什么也不给你了。"驸马说："没有龙鳞皇姑的病就治不好，皇上还不得把我杀了呀，你就忍心看着我死吗？再救我一回，给我一片吧。"他这么一说，白娘子就心软了，又忍着疼给他揭去一片鳞。驸马拿着龙鳞就回到皇宫，治好了皇姑的病，他又不想回老家了。

又过了几年，这回皇上得病了，御医谁也治不好皇上的病，又贴出告示：谁要能治好皇上的病，就封谁为宰相。驸马一想我还得回一趟老家，再跟她要一片龙鳞，要能治好皇上的病，我这回就能当宰相了。他又回到家里，对白娘子说："皇上病了，我要能治好皇上的病，就能当上宰相，当了宰相就把你和孩子都接去享受荣华富贵。"白娘子心里一合计，要治好皇上的病，得用龙胆龙心啊，这回你不是来要我的命吗？看来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她就说了："皇上这个病用龙鳞是治不好的，非得用龙胆龙心不可，你要龙胆龙心不就是要我的命吗？头一回给你龙鳞，我已经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二一回给你龙鳞，是看在夫妻情份上；这回你还不知足，要我的心，要我的胆，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了。你在那儿享你的福，当你的官，我在家带孩子过，也不指望你了。"驸马看她不答应，也就拉倒了。

到下晚儿了，俩人各有各的心事儿，躺在炕上谁也睡不着。驸马看媳妇，媳妇瞅负心人。到了下半夜，驸马看媳妇睡着了，心合计：龙胆龙心取不回去，治不了皇上的病，我就当不上宰相。干脆我用剑砍死她，龙胆龙心就能取出来。想到这，他悄悄地抽出宝剑，对他媳妇就是一剑。白娘子还没睡着呢，见他用剑砍她，翻身一躲，这一剑没砍着白娘子，把孩子给砍死了。白娘子一看孩子也死了，忘恩负义人又狠心想害死自己，就

---

① 直门儿：一个劲儿地。

对他说："你实在想要当宰相，我成全你。不管怎么的，咱们夫妻一场，你也别拿剑砍我了，我把嘴张开，你自个儿进去拿吧。"驸马听媳妇答应了，这个乐啊，这回当宰相可有指望了！这工夫，就看他媳妇在地下一打滚儿，又转了三圈儿，立时就变成了一条大蛇，嘴张得挺老大。驸马急着要当宰相，也没合计别的，就从嘴进去了。刚进去，蛇嘴就闭上了。一心想当宰相的负义人，被蛇吞进肚里了。

讲 述 者：吴素荣 女 35岁 满族 灯塔县沈旦镇前高村 家妇 小学
采 录 者：刘建民 女 灯塔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灯塔县沈旦镇前高村

216. 量小儿和无毒

（庄河县）

从前，有个无家无业的小子，叫量小儿，十六七岁了，还靠讨要混日子。量小儿虽说人不出奇，道眼可不少。他靠讨要积攒了点儿小本钱，做起个小买卖，先卖小罐儿，后卖小盆儿，一点儿一点儿兴隆起来。可是，当他卖完了大盆再卖小缸时，一下子出了事。

这一天，他挑了一对小缸半路歇气，扁担挑儿一放，人往缸上一坐，就扳着指头算计起来：小罐儿、小盆儿、小缸……这样顺顺当当卖下去，可就不愁没有青砖瓦房前后院，吆喝丫鬟使把头了！他想到这一步，就憋不住乐撒起了欢儿，这一撒欢儿，两口小缸骨碌到一起去了，啪啦一声打成了两堆碎瓦片。他想着往日的辛苦，想到前头的美景，一切都成了梦，就撅起屁股哭了起来。

他哭得正伤心，不觉惊动了山里的一条成了气候的大蟒。它听了哭声，摇身一变变成个胖老头儿，走到那小子跟前，问他哭什么。量小儿就把事情的经过全说给老人听，老人叹了口气说："我的名字叫无毒。看你这孩子怪可怜的，我来帮你个忙吧。"

老头儿告诉他，东去三百里外的沿海一带，现在正流行一种瘟疫，谁能拿药消灭这场灾难，眨眼工夫就去了苦来了甜。哪里有这药呢？他身上就有。不过，要取下这药可得有个大胆量。随后他说了实话：原来他本不是个人，是一条蟒。只要有了他的胆汁，病得再重，服了也会除根。只是要取这胆汁得钻进他肚子里，他不显原形又张不大嘴就进不去，显出原形怕又要吓死人。

那小子一听头发梢儿都发麻！这老东西，该不是饿得发了疯，要骗我充饥了吧？又

想，看他那慈善诚恳的样子，不会安下坏肠子。况且自己已是个末路人，死和活没有多大的区别，一旦冒一次险活下来，可就一步登天了！他这么寻思的工夫，又听无毒说："你要是怕我不小心伤害了你，这里正有条大扁担，等我张开嘴后，你先把嘴支上，再往里去就万无一失了。"这倒是个好办法，可量小儿不敢顺着应。他怕这么做了那老东西不高兴，反而真会一口吞下去，叫他有去路没回路，就把脑袋摇成个拨浪鼓："用不着用不着，你老对我一片好心，我想也想不到别处去！"说着就拣起个破缸底儿。

无毒听了挺高兴，立即显了原形，一条花斑斑的大蟒，足有瓦缸粗，张开血盆大嘴，露出锯齿獠牙。量小儿一看，顿时吓紫了脸，哆嗦起来，后悔方才太大方，把话说得太死，明明该支上扁担也不好支了。有心找个借口躲开吧，又舍不得那青砖瓦房、丫头和把头。他狠了狠心，紧闭上眼睛，一头撞了进去，急忙忙摸着了胆囊掐破了，接了一点儿胆汁就往外爬。一爬出嘴外，眼前还是个胖老头儿。

无毒的话句句都真。量小儿来到沿海一带，见海边道边尽是病人、病畜，他挨村挨户撒了药，果然人吃了人好，畜吃了畜旺，庄稼又能耕种收割了，当年就是个大丰收。人们都把他奉为活神仙。他名声越来越远，越捧越高，后来不等他人到，欢迎的百姓就一排几里长。不多久，青砖瓦房不须说，光老婆就娶了三四个，有人问他跟哪位老祖学的艺，制出的这副药，他闭口不谈第二个人，一句话：是祖传的秘方。

有一日，他由老婆、丫鬟陪着逛花园，正逛得兴致浓时，前头忽然走来个胖老头儿。他的这个花园，连自己的把头都不准进的，哪容得一个生人闯进来？他正要吩咐家丁往外打，仔细一看，不得了，这不是那个老蟒精无毒吗？赶忙哈腰点头，唠起了客气话。

无毒还是叫他行好来的。原来南边四百里外的金州，也流行了瘟疫，和当初这里的情形一模一样。量小儿皱起了眉，他已经大贵大富了，还去出那个力，冒那个险？可是这些话又说不出口，想了一阵子，就唤来个小家丁。他想的是：危险还是让这个小家丁替着冒了吧，他自己呢，借着呼唤小家丁的机会躲了起来。

无毒等了好半天，见量小儿总也不露面，哈哈大笑起来，对小家丁说："那就由你辛苦一趟吧。"说着就教他怎么取药，怎么用药，还告诉他见了他的本来面目别害怕。这个小家丁为人很善良，也有点儿胆量，听说是救人的，无毒怎么教，他就怎么做，一点儿也不担心，取了无毒的胆汁就上了路。

量小儿并没有躲远。他躲在花园边上的一棵大柳树后，把这边的情景看了个清清楚楚，心头涌上好大个不痛快：这小子泄了我"祖传秘方"的秘密怎么办？他受了老蟒精的宠，发了财，那我怎么办？想到这儿，他情悄闪出花园，找了个对掐粗的木棒，跑到半路上猫起来，小家丁一到，他迎头就是一木棒。可是怪了，小家丁一晃不见了，脚下却横起了老蟒精。他哪里料到，无毒打发小家丁绕过了这段路，自己变成了小家丁走来的。这时候，他张开血盆大口，只轻轻一吸，就把量小儿吸进口里。

藏起来，平民百姓谁敢冲撞官家的马头？等官家车马走远了，耿皮匠才从树林里钻出来，挑起皮匠挑子上了路。天慢慢黑了，耿皮匠腿脚本来就不利索、不知被什么绊了一跤，皮匠挑子里的东西撒了一地，他急忙往皮匠挑子里装他的剪子、锥子和皮货。冷丁地，他摸到一个软乎乎的布口袋，口袋里装的不知是什么东西，一拿还不沉，就着星光看，这袋子好像一床被褥。谁丢的呢？耿皮匠看离家不远了，就把这东西拿到了家。点着油灯一看，这布袋比一条被子还大，一会儿白得像雪，一会儿黄得像金，一会儿红得像血，一会儿黑得像漆，一会儿又蓝得像天。耿皮匠和哑巴老伴儿看花了眼，知道这东西准是个宝。

耿皮匠的哑巴老伴儿快要生孩子了，可家里连一床新被都没有，哑巴老伴儿生怕耿皮匠留下这布袋，就比比划划，让耿皮匠快送回去，在哪捡的就在哪交给丢东西的人。耿皮匠找了个破口袋把捡来的布袋放进去，第二天一早就到昨天拾布袋的地方，等着失主。他见人就问："过路君子，你丢啥东西吗？"过路人有的说没丢东西，有的脾气倔，听耿皮匠问丢东西没有，翻脸骂道："看你个瘸腿穷酸样，捡着好东西还能往出拿？我在路边丢堆屎，你捡去就给你吧！"耿皮匠忍着气，仍在路边等失主。

到了日头快落山的时候，耿皮匠从早到晚没吃饭，饿得腿乏头晕。就在这时候，从东边来了一个骑马的白胡子老头儿，眼睛盯着路面，像在寻找什么东西。耿皮匠等老头儿走近，就问："老大爷，你丢啥东西了吗？"白胡子老头勒住马说："是啊。"耿皮匠说："你丢的是啥东西？说对了我还给你。"白胡子老头儿说："我丢的是五彩云锦被套，样子像个口袋，能变五彩颜色，你捡着了？""对，给你，快拿去吧，我从一早等到现在，可得回家吃饭了。"耿皮匠从旧布袋中取出五彩云锦布袋，交给了白胡子老头儿，转身就往家走。白胡子老头儿说："善人慢行，你捡了我的东西，原封不动还给我，我还要重谢你呢。你愿意当官，还是愿意发财？"耿皮匠苦笑着说："当官？我哪行，还是当个皮匠吧！"白胡子老头儿说："那你愿意发财喽？"耿皮匠摇摇头："发财？没那个命呀！昨天我批八字，算卦的说我命里注定受穷，要想日子过得好，非得老牛上房吃草，你说说，牛怎么会上房吃草呢？我也不指望发财了，混碗粥喝就行了。"白胡子老头儿听了，点了点头，从马捎子里掏出四块银子，交给耿皮匠说："这四块银子，每块二十五两，共百两纹银，送给你过日子吧。"耿皮匠急得直摆手，说："你老可别拿我开心了，我平白无故拿你百两纹银，良心不安，一块我也不要。"白胡子老头儿一听急了："怎么能说平白无故呢？你捡了我的五彩云锦被套，从早到晚等着还给我，这百两纹银算我答谢你还不行吗？"耿皮匠说："你那被套能值多少铜大钱，我看它值不了几两银子。我这人办事不敲竹扛，今天我是一文钱也不要，我走了。"耿皮匠说到这，一瘸一拐往回走，白胡子老头儿叹口气，收起银子，从马背的一个布袋里掏出两个寿桃，对耿皮匠说："善人，你饿了一天了，这两个寿桃是别人送我的，你拿去吃，总得答应吧！"

耿皮匠一想再推辞不好，就接下了两个寿桃。肚子饿了，他吃了一个寿桃，另一个怎么也舍不得吃，家里还有快要生孩子的哑巴老伴儿哩！辞别白胡子老头儿，他一瘸一拐往家走，走着走着，浑身爽快，瘸腿也不觉疼了，走起路来一阵风，不大一会儿就到了家门口。进到院子就听房顶上有动静，仔细一瞅，是邻居家一个小黄牛趴在他房顶上吃新苫的房草呢，他也没撵，拍牛犊摔坏了腿。进了屋，哑巴老伴儿生了个胖小子正喂奶呢！耿皮匠一边比划着告诉她还布袋的经过，一边掏出寿桃给老伴儿吃，接着又忙着在外屋为老伴儿熬小米粥煮鸡蛋。哑巴在炕上哇啦哇啦叫起来，耿皮匠过来一看，原来是寿桃里包着一个小金元宝。耿皮匠就用这块金元宝买了些柴米鸡蛋，伺候老伴儿坐月子。

孩子满月这天，耿皮匠人缘好，左邻右舍有四十多家来喝喜酒，庆贺他得子。大伙儿正喝得乐乐呵呵的时候，忽听大街上人喊马叫，进来两个官差说："京城的九王爷来访南芬街耿皮匠，特来通报。"喝喜酒的百姓一听王爷来了，撂下碗筷撒丫子就跑，没跑几步，九王爷进院了，耿皮匠一看，这不是丢布袋的那个白胡子老头儿吗？原来他是王爷！他来干什么，莫不是想起寿桃里有个金元宝，来找我要？想到这，耿皮匠忙跪在地上叩见九王爷，生怕大祸临头。九王爷手捋花白胡子，扶起耿皮匠，说："我今天来南芬，是拜谢善人还我丢失的五彩云锦，为了谢恩，赠纹银两千两。我带来工匠了，要把你们全村土屋建成瓦房，一切费用，由我王府支出，即日破土动工。"百姓们乐坏了："谢九王爷恩典！谢耿善人积德。"

王爷府有气力，不到十天，全村百十户土屋换成了青砖红瓦的宽敞房子。唯有耿皮匠，他一不要银子，二不要新房，九王爷没法子，只好把银子分给了众人。

京城九王爷来给南芬盖了新房，这件事传到各州府县，辽阳州官觉得这是个巴结权贵的好机会，向皇帝奏本，谢九王爷之恩。谁想皇帝看了这个奏折，一拍龙案大骂："混蛋州官，京城哪有一个九王爷，何人敢冒充我皇族收买人心！"他立即派钦差到了辽东，查访冒充九王爷的人，还下令把新房全拆了，把砖瓦木料全都转运到辽阳城修城墙鼓楼。皇帝这么一折腾，可苦了南芬老百姓。耿皮匠草房总算剩下了，别人家只好压个小窝棚住着，大伙儿这个气呀，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心的九王爷，谁知他是假的。

有一天，耿皮匠又遇到了九王爷的大队人马，他壮了壮胆子问："九王爷，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能告诉我个实底吗？你知道皇帝一道圣旨下来，可把咱南芬的小民坑苦了。"九王爷叹了口气说："我全都知道了。你当我真是世间的王爷吗？我是东海龙王的九太子，上次到辽东凤凰山游玩，不小心丢了行云降雨用的五彩云锦。没有它，天上就没有五彩云，没有云就没有雨，要是它被恶人捡去毁了，不但我要被父王处死，天下旱涝失调可就苦了百姓了。幸亏遇到你这个好人，从早到晚等了一天还给我，我能不重谢你吗？你回家以后，在门口夹上障子，可驱病避祸，日子也会好起来的。"

耿皮匠回家按这话办了，夹障子挖沟时，每镐都刨出一块金子，障子夹好了，捡了一大缸金子。耿皮匠的哑巴老伴儿拿着金子送邻居，每家送一块。邻居不收，急得哑巴哇哇叫，叫来叫去，急得说出话来了，她说："俺家得宝不能独吞，乡里乡亲都有份儿。不过这事可再也不能让皇帝知道了！"

讲 述 者：彭永发 男 64岁 本溪县连山关镇棒槌岭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6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10月
采录地点：彭永发家

218. 老 虎 报 恩

（北票市）

有一个连挖参带打猎的把头[①]，有一天到山里去打猎，走到一棵大树底下，发现这棵树下有一堆新鲜的虎骨。他纳闷儿：这是什么玩艺儿，把老虎都能吃了呢？咳，不管是什么玩艺儿把老虎吃了，剩在这儿的虎骨头也是好玩艺儿，拣巴拣巴也能出一笔钱。他猫腰刚要拣这虎骨呢，就看着远处山梁上一虎一豹打着架过来了。一看有一虎一豹奔这棵大树来了，他顾不上拣虎骨了，赶紧背着猎枪就上大树了。他爬到树杈上刚藏好，这一虎一豹就来到大树根儿底下了，他在树上躲在树枝后看这虎豹打架。虎没有豹凶，它打不过豹，他眼瞅着那只金钱豹三下子五下子就把老虎捂巴住了，张开大嘴就要把老虎咬死。把头在树上眼瞅着金钱豹就要把老虎咬死了，他想：我得救这只老虎一命，顺手就把猎枪瞄准了金钱豹，"呼！"地一枪，就把金钱豹的脑瓜门儿给揭开了，金钱豹"嗷"地一声就倒地不动了。

老虎得救了，它四下撒目，一抬头，看见树杈上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猎枪，就知道是他放枪打死了金钱豹，救了它的命。它就蹲在树下又是摇尾巴又是摆乎爪子，叫猎人下来。这个把头一看老虎看见他了，心里就有点儿发毛，他哪敢下去呀，心里净顾了害怕了。把头看老虎不走，围着树直转圈儿，又是抖毛儿，又是晃尾巴，又翻跟头的，他就寻思：这只虎八成没有要伤我的意思。他仗着胆儿下树了。没想到，他下了树，老虎就跟家里猫一样，又晃尾巴又往他身上蹭，又是打滚儿的，半点儿伤害他的意思也没有。把头寻思：我把金钱豹打死了，救下了这只老虎，老虎这是感谢我，不能吃我了。把头

① 把头：乡间称掌握某种生产技艺的人。

这儿正寻思呢，那老虎又来靠他，用嘴叼住他的衣服往背上使劲儿。把头看了老半天，看明白了：这是让他骑在虎背上呀，他又壮着胆子骑在了虎背上。这只老虎驮着他，翻山越岭，不一会儿就把他送到了他自己的窝棚那儿，敢情这只老虎还知道他的窝棚在哪儿！把头从虎背上下来，进了窝棚。老虎呢，蹲在窝棚外呆了一会儿，也走了。

没想到两天后，这个老虎又来了，还驮来一个挺俊的大姑娘！原来，这个老虎出外打食儿，看见山道儿上过来一个牵毛驴的老头儿，毛驴上骑着个挺俊的大姑娘，看那样儿是父女俩去串亲戚。这只老虎看大姑娘长得不错，就跑到山道上，把大姑娘从驴身上扯下来甩在背上，把她驮到把头的窝棚这儿来了。老头儿当时就被吓昏过去了，毛驴子也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老虎驮着姑娘来到窝棚前，把姑娘放在地上，冲着窝棚“呜呜”直叫。窝棚里的伙计们一看老虎来了，赶紧去找把头。把头开开门一看，老虎冲着把头点点头又进山了。地上扔下那个挺俊的大姑娘，浑身上下一点儿伤也没有，就是昏迷不醒。把头喊来伙计们，帮着把姑娘抬进窝棚。一会儿姑娘醒了，把头要把姑娘送走，姑娘说：“我家就我们爷儿俩，我爹领着我去串亲戚，走到半道碰见一只老虎，我当时吓坏了，不知怎么就到了这儿。我爹，还有那头小毛驴准是让老虎祸害了，你让我走，我现在成了没家没业的人了，往哪儿走哇？不如跟你在这儿过日子吧。”把头一听也没有办法，伙计们也撺弄着，两个人就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成了一对儿夫妻。

又过了二十来天，那只老虎又来了，蹲在窝棚外面连晃尾巴带呜呜叫。把头一看又是那只老虎，不知道又有啥事儿，就出去了。这回老虎是叼着把头的衣服让他骑在自己的背上。把头不知道咋回事儿，寻思我就跟你去一趟，看看有啥事儿。他回屋拿出猎枪，骑在虎背上。那老虎驮着他，一阵风儿就走了。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老虎驮着他跑了有两三个时辰，来到了一座挺高挺陡的山上，在一堆树毛子跟前儿停下了，把头也就从老虎背上下来了。老虎叼着把头的衣裳往前拽，又撒开衣裳冲着前面点了点头。把头明白了，准是前边有什么东西呀！他扒着树毛子往前边一看，只见前边几十丈远的山坡上盘着一条梁柁那么粗的大蛇，大蛇的跟前儿有一棵人参，人参籽儿红光闪闪的，看这棵参也有个千八百年的。原来那是个快要修炼成了的参娃子，这条大蛇守卫着它呢。把头看明白了，老虎是让他想办法除掉大蛇，挖去这棵宝参。老虎是要让他发财！可是想啥法儿除掉这条大蛇呢？还没等他想出招儿来，老虎就让他骑上虎背，一阵风，又把他送回了窝棚。老虎瞅瞅他，又走了。

把头成天琢磨怎么除掉大蛇，想着想着，他想起来了：蛇最怕烟袋油子。他就开始走村串户地买烟袋油子。他走了有一个多月，走过的人家不计其数，终于攒了有二斤烟袋油子。他把烟袋油子用手攥成十多个鸡蛋那么大的团子。又到处找猪血，用团子蘸猪血，完了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凝了就再蘸猪血。又有一个月的工夫，团子成了鹅蛋那么大，药蛇的毒饵就做成了。有一天，天刚亮，老虎就来了，把头带着这十多个大血团

子和家什儿，老虎驮着他又来到了那座山上。把头和老虎猫在树毛子后边瞅着那条大蛇，一直瞅到正响午，火烧火燎的的太阳烤得把头直冒汗，那只老虎也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这时候，那条大蛇动弹了，向山沟里爬去，大概是热得受不了进沟找水喝去了。老虎一看大蛇爬没影儿了，就驮上把头，向大蛇盘着的山坡跑去。到了地方，把头从老虎背上下来，赶紧把血团子挂在跟前的树枝上，又骑上老虎，回到了山顶上。把头和老虎刚到山顶上猫好，就看着那大蛇喝水回来了。只见那大蛇来到人参跟前，扬起头来四处观看，吐出了通红的芯子，好像闻到了什么。不一会儿，发现了树窠子上面的血团子，就爬到树窠子跟前儿，一竖高一个，一竖高一个，眨眼就把十多个血团子全吞到肚子里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烟袋油子在大蛇肚子里犯药了，疼得大蛇叽哩咕噜乱滚，在山坡上打开了场，把柴草都压趴下了。折腾好一阵子，就见大蛇身子一挺，趴在地上不动弹了。把头骑着老虎来到大蛇跟前一看，大蛇死了。老虎用爪子指指大蛇的眼睛，把头就拿出刀子把蛇眼睛剜了下来，原来是两颗挺大的夜明珠！老虎又指指人参，把头又把人参也挖了出来，用手掂了掂，足有一斤多重！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这棵人参一斤多重，那就更是宝贝了，乐得把头嘴都闭不上了！老虎又驮着把头回到了窝棚那儿。

后来，老虎又驮着把头去见他的老丈人。原来他老丈人没死，被吓昏时间不长就醒了，醒过来一看姑娘没了，就以为姑娘被老虎吃了，哭了一阵，也不去串亲戚了，牵着小毛驴就回家了。把头见着老丈人，把这经过一说，老人挺高兴，姑娘活着，还找了个好女婿！把头一看老人挺孤单，就和媳妇商量，跟老人搬到一起，过起了和和美美的生活。老虎呢，帮着把头娶上了媳妇，又帮着他得到两颗夜明珠、一棵大人参，知道把头这些东西够享受一辈子了，以后就再也没露过面，进到大山里逍遥自在去了。

讲 述 者：白云成 男 蒙古族 60岁 北票市下府乡农民 不识字 皮影艺人

采 录 者：白景利 男 蒙古族 北票市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3月26日

采录地点：北票市

219. 王三儿拜干老

（铁岭市）

在早讲古儿[①]说，有个员外家姓王，一辈子养仨儿子，半道儿上死了俩，剩个三儿，

① 讲古儿：即讲故事。

就叫王三儿吧！王三儿挺孝顺，长得也俏皮。

说这一年，员外家住这地方犯灾荒，老百姓饿死不少。王家是员外，家底儿挺厚实，加上老员外爱行善，就放施舍。打锅造饭，给南来的、北往的、逃荒的、避难的舍粥饭，想多积点儿阴德。

有一天，来个烟熏火燎、埋啦巴汰、破衣裳烂裤子的精老头子，哆哆颤颤、病病歪歪那才恶心人呢！王三儿也是好心人，要不咋说随根儿随根儿地呢！他一看老头儿也没几天活头儿了，怪可怜的，就打发人给老头儿拾掇拾掇，找先生看病抓药地伺候。老头儿还神儿起来了。

又好吃好喝了一阵，眼瞅着老头儿一天比一天硬朗，这天过晌儿说要走，临走要给王三当干老儿。日子长了处得怪好的，王三儿也不嫌乎，员外也说中，认就认吧。就轧对[①] 成了。

王三儿想留干老儿多住些日子，老头儿不干，王三儿就去送。临回来干老儿就嘱咐，有啥难处就去找他，白天奔西晚上奔亮儿，啥时候有人接，啥时候到家。

又过俩月，这灾荒也不见轻，员外的家底儿也要抖搂净了，王三儿就想找干老儿去。跟爹妈一合计，那还能舍得了？王三儿嘴唇子都磨薄了才说妥。老两口子千嘱咐万嘱咐叨叨一宿，第二天王三儿就踅杆子[②] 了。

按干老儿说的，白天不拐弯不抹角儿往西走，天刚擦黑儿，王三儿就看见前边儿不远儿有个灯亮儿，王三儿寻思快到了，急乎啦地走，干走不到，干走不到，可家伙[③] 不远儿了，天也放亮儿了。

就这么黑天白日走了半拉月也没到。王三儿怕日子长忘了，一天往兜儿里揣个石子儿。约摸二十多天头儿上，来到一个大城里，王三儿找个饭铺子打完尖，刚往西走不远儿，就看见前边儿挤挤插插挺热闹。王三儿好信儿[④]，也跟着往前凑合，刚翘脚儿，有一个大花球子砸到他怀里了。王三儿一下子造懵了，呼拉上来一帮人把王三儿连拉带扯架走了。还没等王三儿寻思过味儿，又让人给轰出来了。闹归齐这是城里相爷家的小姐抛彩球招女婿，说妥彩球谁得着，小姐归谁做媳妇，不的咋这么些人呢，都来撞大运呗！相爷坐在大台上老早就看见彩球抛出去了，可没看清谁接着，拉来一看没相中。因故啥呀？王三儿人长得也俏皮，说话也中听，大户人家的种儿，见过世面，就是出来天数多了，白天黑夜地折腾一个来月，眼壳儿也塌了，脸也乌漆抹黑儿地没个精气神儿。衣裳也烧火棍色儿了，鞋也走飞边子了，比个穷要饭的强不哪去。又赶上宰相爷嫌贫爱富，还不给

---

① 轧对：商量。
② 踅杆子：此处指上路了。
③ 可家伙：好容易。
④ 好信儿：好奇，好事。

轰出来？王三儿也没怎么往心里去，还往西走。还没等出城呢，就打后边撵来个骑马老头儿，面挺善，说是相爷家护院的，他把钥匙给王三儿，说小姐要见他一面儿，王三儿也就答应了。在街上转悠几圈儿天黑了，王三儿鸦默悄声地来到更房子。小姐和丫鬟早就等他呢，王三儿一看小姐长得俏皮，心又好，挺乐意。俩人报了姓氏名谁，细一唠扯，都投心对意，就偷着订了亲，合计好等王三儿找干老儿回来就蹓东西[①]，你说拣着不拣着？平白无故落个媳妇。

越怕过得快，越显工夫短，觉着一泡尿工夫天就要亮了。小姐怕让人看见惹祸，赶紧让护院的把王三儿送走了，还给点儿金子银子。

也不知道又走了多少日子，人家也没了，山也高了，水也大了，深草没窠地没个正经道儿。王三儿干着急，个人带的钱花没不算，小姐给俩钱儿也花差不离了，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走。越穷还越来病，眼前横着条大河沟子，约摸一里地宽，好几房深。王三儿可犯愁喽！连人星儿都没有，哪有船呢！正愁着，就看见河水像开锅似地直翻花，大浪起来有好几房高，声儿大得瘆人。过不一会儿，水声儿渐渐小，浪也没了，从水里爬上个王八，盖子像个大磨盘，张着大嘴冲王三儿来了，王三儿给吓直勾[②] 了。大王八爬到王三儿跟前儿，用前爪儿直往嘴里掏。王三儿一看也不像要吃他，壮壮胆走近几步一看，闹归齐是王八嗓子眼儿扎根大鱼刺。王三儿就伸手给它拔出来了，费挺大劲儿。王三儿正看鱼刺呢，王八“啪嚓”把王三儿给撂倒了，抓起大鱼刺就把王三儿腿肚子给划开了，从嘴里吐出个啥东西，又用爪子三鼓丘[③] 两鼓丘把腿肚子给整好了，不疼不痒儿像没划过一样。王三儿还没醒过腔儿[④] 呢，王八又把他拱到河里去了。也怪，水像两堵大高墙似地往两边儿分，中间出个干道儿，王三儿顺顺当当过了河，给王八施一礼就奔西走。

这天晚上，王三儿走到小半夜儿，就听前边有人在唠嗑儿。不一会儿有两个打灯笼的问王三儿：“你是王三儿吧？你干老儿让我们来接你。”王三儿一听乐坏了。俩人一人架王三儿一只胳膊，忽忽悠悠地就到个灯明通亮的地方。王三儿一看干老儿坐在当间儿，那么多把门的。他趴地下就给干老儿磕头，眼泪儿也下来了。干老儿扶起王三儿，让他吃饱喝足，缓缓乏。

第二天，干老儿就领王三儿出屋观景儿。这地方真好，四转圈儿全是大山，房子青堂瓦舍，高门楼儿，人也不少，王三儿捉摸出干老儿不是凡人。爷儿俩唠完家常嗑儿，干老儿问王三儿走多少天。王三儿拿出石头子儿一点，八十二天。干老儿说应该八十一天

---

① 蹓东西：指走了。
② 直勾：呆傻状。
③ 鼓丘：即鼓捣摆弄。
④ 没醒过腔儿：指没弄明白。

就到，王三儿因故等小姐给耽误了一天。王三儿一听更纳闷儿，老远山西的他咋知道的呢？干老儿也不言语，光乐。

住了十几天，王三儿有点儿想爹妈也捎带想小姐。干老儿也没深留，给王三儿几件宝物。一把巴掌大的小扇儿，一双皮靴子，两个柿子——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又用手指头把王三儿腿肚子刮开，拿出一颗珠子，拿完用手一推，肉就长好了。干老儿告诉王三儿："这是避水珠，是那个王八五千年的道行，你还它。它要不收，你就拿小扇儿扇它，它一见小扇儿就知道你是谁了，有了小扇儿，这珠子你留着就没用了。这俩柿子你先把这绿的给小姐吃了，就穿上靴子拿小扇儿一扇，到家看你爹妈。他们想你想出病了，等你爹妈病好了，灾荒也过去了，你就进城，看见告示就扯，得空儿再把这红柿子给小姐吃了。等啥事都办完了，把小扇儿和靴子放在金银盒子里就行，别做坏事，去吧！"说完用手指头一点王三儿，王三儿就甩出去了。王三儿吓得直哆嗦，闭上眼睛等死呢，落地下睁开眼睛一看，到那大河沟子边儿上了。王三儿知道干老儿是仙人，冲西磕三个响头，爬起来就去找那大王八。王八正晒日头阳儿呢，王三儿就拿出避水珠还它，王八不理茬儿，一个猛子钻进水了。王三儿拿出小扇儿一扇，真灵验，王八又爬上来，把宝珠吞了，冲王三儿点点头儿，扎到河里去了。

王三儿又一扇子扇到城里，挨到天黑到小姐绣楼里。小姐正哭天抹泪儿想王三儿呢，一看来了，乐得没法儿。王三儿把见着干老儿前前后后的事一说，也不用偷着跑了，小姐还能不乐？拿起绿柿子就吃，一边吃一边儿说甜，吃完就睡着了。王三儿也不敢多待，加上想爹妈，连夜回家了。

到家一看，爹妈真有病了，一看王三儿好好回来了，病也就好了一大截子。王三儿走时候家底儿也没啥了，回来一查点，舍出去的东西又都回来了，问爹妈，都说不知道。大伙儿纳闷儿，王三儿心里明白，干老儿给送回来了呗！

王三儿把爹妈和家安置好，灾荒也过去了，就穿绸子顶缎子来到城里。到城里一看道边儿墙上哪都贴着告示，上前一看是相爷家的小姐得了重病，要是有能治好病症的，年老的给千金万银，年轻的后生就把小姐给他做媳妇。王三儿心里明镜儿似的，他没看告示，找个穷人家换了一身破衣裳，又往脸上抹点儿土面子，转回身儿就把告示给扯了。这时，过来一大帮当差的，领王三儿去见相爷。赶巧当差的有一个认得王三儿，这人心挺好，劝王三儿快蹓，说："治不好病就得掉脑袋！"王三儿也不言语，见到相爷，不一会儿就给认出来了。相爷一看王三儿那个样儿就够了！说这个得彩球的又来耍赖，要杀他。王三儿说是来给小姐治病的，相爷不信，王三儿让人立字据，治好小姐的病他就领人，治不好病相爷再杀头也不晚。相爷就这一个宝贝千金，先生、大夫找个遍，这病也没治好。咳！有病乱求医，就答应了。

王三儿到小姐绣楼里一看，可不得了！这人从脑瓜儿绿到脚指盖儿，昏迷不醒不吃

不喝老睡觉，像死人呢还有口悠当气儿。相爷心疼啊，就剩下哭了，谁也没看着王三儿。王三儿抽冷子就把红柿子给小姐塞嘴里了，那柿子也没用小姐嚼，咕噜就进小姐肚里了。过不一会儿，小姐颜色就缓过来了，像刚睡醒似地打个大哈欠，一口绿水就吐出来了。一看那么多人围着她，还不知道啥馅儿[①] 呢！相爷可乐坏了，问这问那，把王三儿给"淡"起来了。王三儿挤到小姐跟前要领人，相爷想反口，可又立字据了。一寻思这小姐也该着就这命，咋两回都碰着他呢？没法子，说妥三天后把闺女给送去。王三儿不放心，说和小姐一堆儿[②] 走。小姐一看说定了，就让人安排王三儿住在他家，也好给做些衣裳。王三儿心里话，我早就准备好了，要你们家的干啥？嘴上可没说，就说住店方便。小姐寻思王三儿有志气，也就拉倒了。

到第三天，相爷家正忙活呢，就听到外边呜呜哇哇地来娶媳妇，人马还挺多，都是王三儿雇的。相爷出来一看，派头儿挺大，姑爷子一收拾打扮，穿得挺阔，骑着高头大马，长相儿又俊，挺出息个人呢！心里正纳闷儿呢，姑娘就上轿了。相爷怕姑娘受委屈，陪送不少金银财宝，又打发家里人去送。

送小姐到王三儿家一看，吃不完穿不完的日子，姑爷子又好人品，回来报告给相爷，相爷也挺放心。

王三儿一看小扇儿和靴子也没大用了，就按干老儿说的装到金银盒子里。从那往后，金子银子光从盒子里往外拿，就是不见少，王三儿和老员外就拿出来接济穷人，大伙儿也都借光儿走时气了。

讲 述 者：孙桂昌 男 76岁 法库县大孤家子镇牛其卜村 农民
采 录 者：韩雪峰 女 铁岭市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法库县大孤家子乡镇牛其卜村

220. 白 银 堂

（海城市）

车轱辘菜野又野，南山住个刘二姐；梳光头，戴翠花，坐上花轿上婆家。

刘二姐是个远近闻名的贤慧女子，许配给南屯李发家为妻。海城这边的风俗是娶新媳妇一般都在春节前，娶了媳妇就过团圆年，一举两得。李发家一个人种地为生，家穷

① 啥馅儿：此处指不知怎么回事。
② 一堆儿：一块儿。

但人老实厚道。年三十晚上才把刘二姐娶过门来。洞房的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上联是：庆佳节午夜鸡鸣欣起舞，下联是：迎新春百年举案喜齐眉。窗户上贴着用红纸剪的双喜字和一对鸳鸯。

前来贺喜的亲友都陆续散去了，只剩下邻居孙大姑在煮宽心面。这时候，村里鞭炮齐鸣，已经到了接财神的时候。孙大姑把新人的被都焐好了，随后把宽心面捞了出来，放好桌子，摆好碗筷，刚要回家，送财神的来了。送财神的是一个白发银须的老头儿，穿的破衣罗嗦，冻得嘶嘶哈哈，直淌清鼻涕，他走进院来就高声喊道："财神进门骡马成群，财神进家越过越发！老财主答对答对吧！"说完就拿出一张印好的增福财神像，伸手要钱。刘二姐顺腰掏出五个大钱给了他。送财神的把钱揣了起来就要往屋里走，孙大姑忙拦住说："你这老头儿可真怪，人家娶媳妇正要入洞房，你硬往里闯什么？"老头儿说："我到这晚儿还没吃早饭呢！"说完挤了进来。刘二姐和李发家说："老大爷怪可怜的，就让他进来暖和暖和吧！"

老头儿进屋看见桌上的宽心面正冒热气呢，没容分说就端起一碗来，唏里呼噜吃了个溜溜光，随后自己动手又盛上一碗，又吃个一干二净。孙大姑一看忙说："你这个老头儿，太不识相了，能随便吃人家的宽心面吗？"刘二姐说："不要紧，让他吃饱，冷冬数九，这么大岁数送财神多不容易啊！"李发家也接着话茬说："大姑，你再给他盛两碗，不够的话，咱俩认可不吃。"孙大姑知道李发家心眼儿好使，可万没曾想娶个媳妇心眼儿更好使，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孙大姑这才又盛上两碗面，老头儿吃得顺脸淌汗，实在吃不下去了才撂筷。刘二姐送上手巾给他擦汗，李发家又沏了一碗茶让老头儿慢慢喝着。

孙大姑一看已经夜深人静了，忙撵老头儿说："你吃饱喝足也该走啦！"老头儿没动地方说："今晚我还没有睡觉的地方呢！"孙大姑气哼哼地说："你这个人真怪，得寸进尺，别罗嗦，赶快走吧！"刘二姐说："大姑，这么晚了，别让他走了！"李发家也说："这么的吧，让他在炕头睡，咱俩在地下搭个铺睡。"孙大姑心想：这小两口儿真是一对菩萨心肠，忙说："那好吧，我走啦，你们也早点儿歇着吧！"

一对新人送走孙大姑后刚回到屋里，一看送财神的老头儿已经钻进了焐好的新被里睡上啦，小两口儿怕老头儿冷着，又找来一床被给他压好，才去搭地铺。三十儿晚上没月亮，熄灯之后，只见炕上是一片银光闪闪，小两口儿感到很惊奇。

第二天，刘二姐早起做好了饭菜，还特意给老头儿弄了两个菜烫了一壶酒，桌子放在炕梢，等老头儿醒来一起吃。可一等也不起来，二等也不起来，李发家轻轻走上前招呼说："老大爷醒醒吧，饭好了！"不见动静，他晃了晃枕头，也没见老头儿醒来。他耽心说："这老头儿无家可归，要是起不来可怎么办？"刘二姐说："那不要紧，谁家没有老和小，我们伺候他。"李发家还有点儿不放心，把被掀了个缝儿一看，老头儿身子硬了。

他索性把被掀了起来，吓：满屋银光闪闪，送财神的白胡子老头儿变成个银老头儿了，手中还攥着刘二姐给他的五个大钱儿。小两口儿又惊又喜。原来，这老头儿是财神爷下凡，暗中察访，看到他俩心地善良，惜老怜贫，就变成个银老头儿。从此，夫妻俩发了大财，拴车买马盖新房，雇人种地，又修了个堂屋名叫“白银堂”。这个故事一直在我们腾鳌流传着。

讲 述 者：冷朝君 男 42岁 海城市腾鳌镇寿安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金 燕 腾鳌镇政府 退休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6月
采录地点：海城市腾鳌镇

221. 收死孩子的当铺

（营口县）

穷人王老三一年四季干到头，总是吃不饱，穿不暖。这一年刚进腊月门儿，就穷得揭不开锅了，越穷偏偏又来个穷亲戚，王老三屋里屋外找个遍，连个干菜叶子都找不到。逼得没有法，王老三把全家唯一的一套没补补丁的旧衣服，从箱子底拿出来，上当铺去当。

开当铺的是王老三本家二姑姑，对人又刁钻又刻薄，人都叫她“二妖调子”。她坐在当铺柜台里面，远远见王老三朝当铺走来，以为王老三向她借钱，急忙“咔”的一声，把钱匣子锁上了，把脸儿也绷得紧紧的。王老三进门儿，她眼望房梁，装作没看见。王老三本想叫声二姑姑，好多当几个钱买吃的。一见“二妖调子”那个样儿，心中来了气，把衣服往柜台一扔，只说一个字：“当！”

二妖调子没动地方扫一眼，看是套旧衣衫，心想：穷小子，连句好话都不会说，破衣衫也拿来当，我偏偏不收你的。王老三在柜台下见二妖调子没说话，又大声说了句“当！”二妖调子嘴一撇说：“老三，我当什么好东西，这破烂也来当？拿回去吧！”说完，把衣衫往王老三怀里扔了过去。王老三听了，心里又气又急，说：“当铺当铺，当多给多，当少给少，凭什么不收？”二妖调子冷笑一声说：“哟，是我开当铺，还是你老三开当铺？我爱收什么就收什么！”王老三气得把衣衫往胳肢窝里一夹，说：“我要开当铺，送死孩子我也收。”

王老三气哼哼地走出当铺，觉得人穷得太窝囊，没脸回家去见亲戚，干脆自己出去闯闯吧。他叫人给家里捎个信儿，就走家串户要饭吃。一天，王老三要饭走到一户姓傅

的人家，他看这家人挺怪，有钱有势的放着宽敞的上房不住，却和下人一样住在偏房里。他向仆人一打听，原来上房是个长虫窝，房梁上爬满了大大小小的长虫。主人家里的人谁也不敢去住，卖又卖不出去，房子空了十几年，长虫也越来越多。到了晚上，长虫的脑袋聚在一起，从外头往屋里看，长虫的眼睛直闪金光。王老三好奇，说："还能有这种事儿？"这家仆人说："不信？你去看看。"王老三趁机走到上房窗前，揭开点儿窗户纸往里看，什么也没有，只是落了不少尘土，就说："真能唬人，哪有长虫？"仆人往里看看说："怎么没有？那房梁上都缠满了。"两个人一个说没有，一个说有，争讲来争讲去，把傅家老爷惊动了。他问明白了事情经过，就对王老三说："我已经选好了另外一块房地，新房快盖好了，你要敢在这上房住，我就留你在这看房子，工钱加两倍给你。"王老三一听，心想：这可是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差事，轻轻松松挣了钱，也能养活家小了，急忙一口应承下来。

王老三在上房一连住了几天，也没看见有长虫，傅家人以为王老三能避邪，都放心地搬到新房里去了。傅家的人搬走的当天晚上，王老三刚躺在炕上睡觉，就听"吧嗒"一声，从房梁上掉下来点儿东西。王老三坐了起来，点亮蜡烛一看，真是一条小长虫！王老三寻思自己住好几天，长虫也没惹他，就下地捡起摔昏了的小长虫，扔上房梁。王老三上炕刚躺下，"吧嗒"一声，从房梁上又掉下来条小长虫。王老三下地又给扔上房梁。就这样一会儿一下地一会儿下地，王老三不耐烦了，说："长虫啊，长虫，看来你是不让我吃这碗饭了！唉，穷人活着真难！"王老三说完话，就见劈里啪啦掉下来一大堆小长虫，都摔得不能动弹。王老三生气，也不往房梁上扔了，顺手从墙角捞过一只小木箱子，把小长虫都装进去，盖上了盖儿，想把小长虫闷死。第二天早上，王老三打开箱盖儿一看，大吃一惊，哪有什么小长虫？全是金条！王老三明白自己时来运转了，乐得捧着箱子在地下转了三圈儿，立即去找傅家主人，要买下这处房子。傅家老爷早就要卖这处房子，因为没人买，才找人看房子。听王老三要买，乐得不得了，满口答应，可是又怕王老三没有钱，就问王老三："你哪来的钱买房呢？"王老三说："我不是穷人，是看好你这地方，要借你家的邪气开当铺挣钱的。"说完，王老三从怀里掏出几根金条，买下房子，回家把老婆孩子一下都接来了。

王老三跟傅家人把开当铺的话说出去了，真就开起了当铺。可支出的多，收人的少，许多穷人都去王老三的当铺当东西。王老三的钱花光了，晚上躺在炕上发愁，又看见房梁上金光闪闪的小长虫。王老三乐了，他爬上房梁，抓起一条小长虫，就是一根金条。王老三的当铺开得越来越兴旺，把许多有钱人家的当铺都顶黄了。

二妖调子听说王老三发了家，开上当铺，才明白自己家的当铺为啥没有人来。她以为王老三是跟她作对，心里气得不行，上乱坟岗捡了个死孩子，就去王老三开的当铺当死孩子。王老三心里明白，二妖调子是来找他出气，二话没说，就把死孩子收下了，还

给了二妖调子许多银钱。二妖调子没想到，接钱的手都不好使了。她也觉着愧得慌，把银钱放回了柜台上。可走出去没几步，心里又有点儿舍不得那白花花的银钱，返回身把银钱又拿走了。心里慌张走得又急又冲，出门绊在一块石头上，竟跌死了。许多人见了，都拍手叫好。

晚上王老三从柜底拿出死孩子，要往外扔，一看，金光闪闪的，是个金娃娃。王老三用刀割一块，就是一块锃亮锃亮的金子。第二天早上，王老三再一看，头一天晚上割去的地方，又长出来了。从那以后，王老三家的金银财宝取不尽，用不完，许多穷人都跟他沾了光，过上了好日子。

讲 述 者：曲宝清 女 44岁 营口县大石桥镇政府 干部 初中
采 录 者：毕晓纬 女 营口县大石桥镇党委宣传部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营口县大石桥镇

附 记：

抚顺市广淑云讲述的《当死孩子》情节和上述略有差异：穷苦的老两口去当铺当旧裤未成，许下将来如开当铺当什么都接之愿。当晚便有神仙托梦指点其东房山下埋有三缸金子，老两口挖出金子，遂开当铺，以下情节同。

222. 当 “良 心”

（新民县）

古时候，有个姓张的，人家都叫他张掌柜。他扔下家中妻儿老小，一个人到北边做生意，一去就是三年。

这一年进了腊月，张掌柜看北边家家开始张罗过年，就想家了。心想，三年没回过一趟家，散金碎银如今也积攒一些，该回去看看了。他托人给家中捎去口信儿，说要回家过年。他家里人一听乐坏了，正愁没钱办置年货呢，这回可好了。全家老小天天掐着手指头盼他回来。

那时候没有车船，张掌柜怀揣百十两银子，步行往家里赶年。这一天晌午，他走过一个堡子，前面围着不少人，上前一看，里面有个姑娘在哭。

张掌柜见这姑娘哭得伤心，就问：“姑娘，你哭什么呢？”姑娘抬起头，见他是外地人打扮，就说：“我爹死了，没钱发送；娘又生病，吃不起药；家里穷得一文大钱也没有，

当什么，全都接。要价高点儿低点儿别计较，做买卖要图个吉利。”张掌柜自然满口答应。

老财东带着家人刚走，事儿可就来了。

张掌柜带着伙计们劈劈啪啪放完鞭炮，打开铺子门，就见四个棒小伙子，抬着一具尸首，吆吆喝喝地进了当铺，把张掌柜和众伙计闹得一愣。一个小伙子说：“掌柜的，快来接货。我爹死了，尸首没处放，先当给你们，过后再说。”

张掌柜不听便罢，听完吓得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我年前来当天地良心就够出奇了，这怎么还有来当死爹的呢？真是稀奇出花儿来了。伙计们都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站一边瞧热闹，看新掌柜怎么接话茬儿。

张掌柜心想，我接不接这个当呢？不接？老财东有话，买卖开市第一天，什么当都接；接吧？这死人尸首得怎么收呢？寻思半天，接！也许老财东知道今天有这个茬儿才留话的。张掌柜问这哥儿几个：“你们想当多少钱？”一个小伙儿说：“五百两银子。”张掌柜一听，这要价也太高了，刚想往下落落价，几个小伙儿看出来了，说：“怎么，嫌价高了？这是一个人哪！是俺哥儿几个的亲爹，真还不值五百两银子？”张掌柜没有话了，只好照价开了当票，付给他们五百两银子，这哥儿几个头也没回就走了。

开市不吉，张掌柜只好自认倒霉，吩咐伙计们把尸首抬到仓库放好，每天还得安排一个伙计看管着，不能让狗啃耗子咬呀，要不，日后人家抽当时，谁赔得出一个囫囵尸首？白天一个人看着还凑合，晚上了一个人还不敢看着，害怕呀！就得安排两名伙计。一帮伙计谁也不愿出这个差，轮到谁时，背地里都把张掌柜好顿骂。

好容易熬过一个月，老财东回来了。伙计们合伙儿给张掌柜奏了一本。老财东一看，这件事做得是不招人爱。他也埋怨张掌柜，我让你什么当都接，你就接尸首哇？还不如把我的银子扬到大街上呢，那样还省得操这个心！这可好，还得防备人家来抽当，搭上人看管不说，眼看天越来越热了，这尸首还不发了臭？老财东唉声叹气地强挺了一个月，看看还没人抽当，他实在忍不住了，把张掌柜叫来了，说：“我的买卖不大，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先回家吧，以后用人时再去请你。”

财东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张掌柜能说啥？只好卷铺盖回家。临走时，财东说：“你这几个月的工钱别细算了，我给你五百两银子，没有现钱，你就把那个尸首抬走吧，什么时候人家来抽当，五百两银子就返给你了。”张掌柜是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谁让自己当初接这个当呢？认了吧。财东马上打发几个伙计把尸首抬到张掌柜家。

回家后，张掌柜对媳妇一说，媳妇弄得唧唧歪歪[①] 的，这叫什么事？没听说出外忙活几个月，挣回家一具尸首的。也不能这么明面摆着，大人孩子看着怪害怕的，张掌柜卷起北炕的炕席，把尸首裹好，戳到灶间墙拐角。这往后，媳妇自个儿都不敢到灶间烧

① 唧唧歪歪：很不高兴、不耐烦的样子。

火做饭了，总觉得头皮发麻，上灶间得拉上张掌柜陪着。

不知不觉又过去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人来抽当。张掌柜真发愁了，虽说时间长了家里人不那么害怕了，但总放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一天夜里，媳妇自己到灶间取东西，迈进门坎，就看见尸首倒在地上，全身亮得晃人眼。媳妇吓得忙喊张掌柜："不好了！尸首着火了！"

张掌柜一听，这还了得，烧坏了尸首赔不起呀。他趿拉着鞋就跑到灶间，凑到跟前一看，哪是着火了？尸首分明变作一个金人！再看金人的后背上，刻着四个大字："天地良心"。张掌柜和媳妇一合计，这个财太大了，何止五百两银子？自家收下可不妥当。冲着天地良心，也得给柜上送去。

第二天，张掌柜去找当铺财东，说："老财东，我搬回家的不是一具尸首，是一个金子铸成的金人哪！该着柜上发财，当初收下了这个当。你快叫人搬回来吧"。"

老财东先是不信，天下还有这种事？他赶去一看，金人后背上还有四个字，老财东不言语了，半天才说："这个财我不能要，实说吧，别人想要也要不去。金人是冲着你来的，换个人家，又是具尸首。"张掌柜说："那怎么会呢？"老财东拍拍金人后背说："'天地良心'这四个字说得明白，这个金人是老天给你的赏赐。看起来，这为人做事真得讲良心啊。"

张掌柜一家有了金人，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讲 述 者：谭振山 男 汉族 64 岁 沈阳市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江 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 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

223. 好心的巴图

（蒙古族　喀左县）

早先，有一个叫巴图的牧人，家里有三口人，他和媳妇领着孩子过日子。巴图一年四季给远处的牧主放牲畜。只到快过年了才回家，年年这样。

这一年，腊月二十九过年。眼瞅着到二十八了，巴图还没回来。天黑了，巴图的媳妇对孩子说："眼看过年了，你阿爸还不回来，穷人啊，连个团圆年都过不成。"正说着，

外面传来脚步声。孩子说："一定是阿爸回来了！"媳妇开了门一看，真是巴图。媳妇埋怨说："你咋回来这么晚？人家早就杀了猪，宰了羊，蒸好豆包，撒了年糕，你看看咱家，冷清挂灶的，连辞岁敬神的供品还没买！这哪像过日子的样儿啊？"

巴图一声不吭，低头坐在炕沿上巴达巴达抽闷烟。媳妇问他带回多少钱，他光摇头不说话。孩子懂事了，见阿爸心里为难，就从炕席后拿出一个小布口袋说："阿爸，这是我给你撸来的烟叶。"巴图接过来抽了一锅，一点儿烟味儿也没有。原来是人家不要的"冻死鬼烟"。难得孩子的一片心意啊！他摸了摸儿子的脑袋瓜儿，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孩子。原来，他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挣了二十两银子，在回家的路上全送给一个卖闺女的额布根①，自己分文没剩。媳妇听他的话，说："你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可眼下咱们这年还过不过呀？"媳妇嘴里这么说着，却伸手从柜底掏出一把零碎银子，对巴图说"这是我们娘儿俩口攒肚挪积攒下来的钱，明儿个早上你到集上去割二斤肉，再买点儿香头纸码鞭炮来，将就着过个年吧。孩子一年没见油星，太熬苦啦，过回年，咋也让孩子解解馋吧。"

第二天，巴图来到集上，赶集的人稀稀拉拉没几个——有钱人早赶了集，这一天集上只有一些穷人来买东西。巴图正撒目着想买点儿肉，忽然一个额布根走到他面前说："可怜可怜我吧，我都两天没吃东西啦，快饿死啦！"巴图一听，眼泪就流出来了，他把手里的碎银子塞到额布根手里，说："快去买点儿吃的吧。"说完就走了。

走了一会儿，他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儿，哎呀，自己就这么空手回去，可怎么对媳妇孩子说呢？他硬着头皮走回家里跟媳妇一说，媳妇号啕大哭起来。巴图不让她哭，她赌气坐到当院去哭。巴图想，也不怨媳妇哭，我的心太软啦，大过年的，什么也没买回来，唉！他在屋里呆不下去，没心拉敞地走出家门，走出营子，朝北山大沟走去。走到大北沟，天也黑了，黑咕隆咚的，真瘆人啊。他害怕了，正想往回走，忽然听见有人说话："看狗哇！""谁呀？""是我。""干啥呀？""借麦种。""有家什吗？""有。""给你，你啥时候还？""明年这时候。"巴图心里可纳闷儿啦，这大北沟压根儿就没人住，怎么会有人说话呢？不管他，我也去借点儿麦种试试。于是他也学着喊："看狗哇！""谁呀？"里边真的有人答应了。"我。""干啥呀？""借麦种。""有家什吗？"这一问，巴图一愣怔，哎呀，我哪儿来的家什？急得直拍屁股，这一拍，正好拍到他儿子给他的烟口袋上，他急忙扯下烟口袋，把里面的"冻死鬼烟"倒了，递上去说："有家什。""给你，你啥时候还？""明年这时候。"

完了，就一点儿动静也没啦。他手里捧着一烟口袋麦种，有三四斤光景，他后悔没带一个大面袋子来。他想，这点儿麦子拿回去用碾子轧巴轧巴还能做顿热汤吃，就拎着烟口袋回了家。

---

① 额布根：蒙古语，老大爷。

媳妇还在院子里抽抽答答地哭。他走上前说："嗨，别哭啦，麦子我借来了。"媳妇不信，心里想，大年三十有钱人早就封仓了，这时候谁还往外借粮？你别来糊弄我！巴图见媳妇不搭理，就摸黑走进屋里，想把麦子倒出来好去轧，就问："这麦子倒哪儿啊？"媳妇没好气地说："倒锅里！"巴图掀开锅盖，就把烟口袋里的麦子往锅里倒。这一倒不要紧，怪事儿来了——烟口袋里的麦子老也倒不净！锅里倒满了，烟口袋里的麦子一点儿也没见少！巴图心想，这可怪事儿！一会儿，锅里满啦，上尖儿啦，快洒到地上啦，他喊着问媳妇："还往哪儿倒？"媳妇没好气地说："倒缸里！"巴图又往缸里唰唰地倒了起来。不一会儿，缸也满了。他又喊着问媳妇："还往哪儿倒？""往柜里！"巴图又掀开柜盖，两节柜都灌满啦，袋子里的麦子还是流个不停，他急得又喊："还往哪儿倒？""往房窠罗里倒！"

巴图赶紧搬了梯子，爬上没有房盖儿的东厢房，巴图站在墙头上，口袋口朝下"唰唰"倒过了两袋烟工夫，房窠罗也灌满啦，麦子从墙头往下流啦！巴图一着急，说了声："这咋还流不完了？"话音未落，口袋一下子瘪了，麦子不流了。他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说："你倒快来看看吧，这么多麦子可咋办啊？"

媳妇以为他别是脑子出了毛病，急忙让孩子去看看，孩子一看，拍手喊起来："阿嬷呀！屋里全是麦子，房窠罗里也全是麦子啦。"

媳妇听孩子一喊，急忙站起身走进屋里，又爬上墙头，看完了，再也不哭了。有这么多麦子，再也不挨饿啦。她抓了一把，仔细一看，鼓鼓溜溜，用牙咬了咬，还硌牙呢，是挺好的麦子。这回她手脚也勤快了，动作也麻利了，端起簸箕轧了白面，煮了热腾腾的一盆面条。一家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地一人长了一岁。

天亮正是初一早晨，巴图对媳妇说："咱们的日子该好过了。"他们借了几辆大车，拉了满满几车麦子到浩特[①] 卖了，盖了磨砖对缝儿的青堂瓦舍，又修了几间仓房，日子过得真是美满。

转眼过了一年，又到腊月二十九晚上，巴图该去还麦种了。他走到大北沟，听听没动静，就坐下来抽烟。忽然听到有说话声："看狗哇！""谁呀？""我呀。""干啥呀？""还麦种。""进来坐会儿吗？""不啦。"巴图赶紧凑了上去也喊："看狗哇！""谁呀？""我。""干啥呀？""还麦种。""进来坐会儿吗？"

巴图心里想，进去看看到底是谁借给我的麦子，等天亮回去也不晚，反正家离得近。刚想到这里，猛听两扇大门"吱扭"一声开了，一个梳着抓髻的仙童把他迎了进去。巴图一迈进门槛，嘿，这里可真漂亮啊，红的是花，绿的是柳，青的是松，翠的是柏，楼台殿阁里摆的是乌木桌椅、紫檀书架，古瓷掸瓶里插着轴画。一位鹤发童颜的额布根正

① 浩特：蒙古语，城镇或自然村。

坐在那读书。见巴图进来，冲他微微一笑，然后招呼他坐下，让小仙童摆上饭菜，真是一顿好招待，吃的全是人间所没有的东西。吃过饭，仙童领他到另一间漂亮的屋里去歇脚。他躺在锦缎被窝里想，我也不多呆，过了初五就回去。第二天，他对那个鹤发童颜的额布根说："我闲呆着反倒不自在，你老人家给我找点活儿干才好。"额布根微笑着说："这里哪有你干的活儿呢？你要实在闲不住，就去后院扫梨树叶吧。"

巴图拿了一把扫帚，就去后院扫梨树叶。这梨树叶也真奇怪，刚扫完又落满一地，总也扫不完。他很纳闷儿，抬头一看，只见梨树叶子刚落下就重新出芽长叶，落完就长，长完就落，没有穷尽。巴图扫啊，扫啊，累得满头大汗。他停下来不扫了，梨树叶也不落了。就这样，他一直扫了五天，他对额布根说："我该回去了。"额布根说："我给你带点儿盘缠。"巴图说："一拃[①] 远的路，还拿什么盘缠？"额布根说："还是拿点儿吧。"

说着，领巴图来到后院一看，原来巴图扫的梨树叶全变成了金钱，闪闪发着光。额布根说："快把这些钱装起来，路上足够你用了。"

巴图只好装了一面袋子钱，背在肩上告别了额布根，由仙童送出大门。他一迈出门槛，眼前就忽啦一下子变得漆黑，哪里还有仙童的影子？层层房屋楼阁也全没有了。眼前是深深大沟，陡陡的峭壁，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小心扒拉地走了四五天，才走出山沟。山下哪里还有自己营子的影子呀？又走了十多天，才看见一个浩特，他向浩特的人打听自己住的那个营子，那人说："远啦，远啦，你得走一年才到。"

他走啊走啊，真的走了一年，才来到自己的营子。他走到自己家门口一看，大吃了一惊，完全变了样，这里修得跟王府一样啦，雕梁画栋，飞檐挑檐，要多气派有多气派。他喊了几声儿子和媳妇名字。半天，走出一位白胡子的额布根，慢吞吞地说："你找谁呀？"巴图说："我打听有个叫巴图的是不是在这里住？"那个额布根听了，捋着花白的胡子说："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说他的爷爷的爷爷名叫巴图，年三十晚上还麦种，一去没回来，算起来，他该是我的八辈老祖宗哩！"巴图一听喜出望外，忙说："我就是巴图！"那个额布根一听，气得胡子直抖，脸涨得跟紫茄子似的："你这个狂徒，竟敢如此无礼，冒充我的老祖宗，来人哪！给我往死里打！"

只见院里闪出五六个膀大腰圆的大汉来，横眉瞪眼冲巴图扑过来。巴图一见事不好，拔脚就跑。跑着跑着飘了起来，成了神仙。

讲　述　者：张木匠　男　蒙古族　62岁　喀左县宝大海乡　木匠　小学
采录翻译者：乌忠恕　男　蒙古族　27岁　朝阳市政府干部　大学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张木匠家

① 一拃：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距离。

224. 炸　海　干

（满族　岫岩县）

有个叫色力保的打柴小伙儿，住在海边的一个山根儿底下，家中只有娘俩过活。他每天头晌上山打一担柴，卖了买米吃；下晌打一担柴，留下自家烧。一天，色力保在山上打柴，从槲蓼树[①]棵里捡到一个小黄石头蛋，滴溜溜圆，可华堂[②]啦。色力保把小石头蛋揣回家，放到挂在房檐底下的旧靰鞡窠里，天天打柴回来，他拿出来看一看，玩一会儿。他觉得这个小石头蛋可是太招人稀罕了。

一天，从南边来了两个取宝人，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走到色力保家门前，老的不住眼珠地往院里瞅房檐下的那双靰鞡。色力保他讷迎出门外说："不知哪方来的老客，走累了，屋里歇一会儿？"老的说："谢谢了，不进屋了，老太太，你这双靰鞡卖不卖？"色力保他讷讷说：那是俺小子穿过的旧靰鞡，你买它有什么用？"老的说："靰鞡窠里不是有个小石头蛋吗？俺买它留着玩，你卖了吧，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老太太一听，人家这是有钱没地方花了，一个小石头蛋还能任你要价。她半信半疑地狠狠心说："那你就给一百两银子吧！"老的当真拿出一百两银子，伸手掏出靰鞡窠里的那个小石头蛋，领着小的就走了。

老太太拿一个小石头蛋换一百两银子，乐颠馅儿了，穷啊，这回可有钱买粮米啦！

色力保打柴回来，伸手去靰鞡窠里一摸，急忙问："讷讷，石头蛋呢？"讷讷说："叫我卖了，还挺值钱，卖了一百两银子，你看……"说着，她拿出那一百两银子给色力保看，色力保看着银子，不高兴地说："谁叫你卖了，我还没稀罕够呢！"说完，他拿起银子，撒腿就去撵。

色力保一边撵，一边想：一个小石头蛋，给这么多钱，里面准保有故故纽儿[③]。他紧走慢走撵上了两个取宝人，悄手蹑脚地跟在后面。只听小的说："师傅，你给那么多银钱，买它有什么用？"老的说："徒弟，你可不知道，这是件宝贝，叫炸海干，往海里一扔，海水就能炸干。"他俩的话色力保全听到了。他几步蹿到前面，拦住两个取宝人，说："谁让你们把我的小石头蛋买去了，再给一百两银子，我也不卖。"说着，他圆瞪着眼，装成气势汹汹的样子，把银子往老的手里一塞。老的一看害怕了，只好把那个小石头蛋掏出

① 槲蓼树：栎树。
② 华堂：好看。
③ 故故纽儿：原因。

来还给了色力保。

第二天早晨，色力保让讷讷缝了个小口袋，打一条长长的线，穿在口袋嘴上，他把小石头蛋放在口袋里，往怀里一揣，说："讷讷，家里的粮米还够你吃三天两日的，我出趟门。"

色力保走道儿带小跑，不到晌午到了海边。他拿出小口袋，手扯着绳的一头用劲一甩，把小口袋甩到海里。他要看看炸海干到底能不能把海水炸干。果然，只见海水刷刷地往下落，眼瞅着水晶宫要晒太阳了。这时海里钻出一个巡海夜叉，把手一摆，说："老弟啊，快把宝贝收回去，龙王有请！"色力保一捯弄绳子，把小口袋收回去揣在腰里，海水又呼呼上来了。巡海夜叉说："来，来，来，我领着你！"色力保寻思，这么深的海水进去还不得淹死。巡海夜叉说："不要紧，我手里拿着避水珠！"色力保跟着巡海夜叉走进海里，只见眼前是一条通亮的大道，顺着大道走去，前面出现一座大宅院，青堂瓦舍，华堂极了，巡海夜叉来到门前，一声通报："客人请来了！"这时，只见龙王爷拄着龙头拐杖，满脸陪笑，出来迎接。进屋后，龙王爷命令摆下酒席。在酒席宴上，龙王爷说："小伙子，在这多住些日子吧，水晶宫前前后后你都溜达溜达，看什么好，你就带回去。"

水晶宫真是富丽堂皇，鱼皮被、龙虾衣、珍珠首饰、珊瑚坐椅，应有尽有。色力保看了个够。第三天早饭后，忽然从外面跑进来一群小叭儿狗，脖子上个个带着串铃，抬起脑瓜，龙头虎眼地瞅着他。瞅了一气，又都扭身往外走了。一个、两个，色力保心里数着，一共是七个，前六个走出门坎了，只剩下最小的小叭儿狗，它站下对色力保说："你往回走，什么也别要，就要我。"色力保想，这玩意可就怪啦，还会说话。

第四天早饭后，色力保对龙王爷说："我家中还有老母亲，需要照顾，不便多住了。"龙王爷见小伙子要走，说："这几天你看好什么东西没有？看好就拿着吧！"色力保想了一想，说："也没什么可拿的，我想要那最小的小叭儿狗！"龙王爷一听要最小的小叭儿狗，他把脑袋低下，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也罢！我就给你吧！"你猜这最小的小叭儿狗是什么？原来是龙王爷的第七个姑娘，龙王爷爱如掌上明珠。那天，姐儿七个听说凡间来了人，她们要见识见识人是什么模样，特意变成小叭儿狗。小叭儿狗听到龙王爷传话，又排成一队，脖子上的串铃哗哗直响，一齐来到龙庭。龙王爷对最小的小叭儿狗说："这打柴的小伙儿要走了，他什么也不要，就要你，你就跟他去吧。"说着他的眼圈红了。

巡海夜叉把色力保送出海。色力保在前面走，小叭儿狗在他身后紧跟着。回到家他讷讷一见，不乐意了："咱家本来没有吃的，你还领条狗，咱不能喂它。"色力保没听讷讷的话。

自从小叭儿狗来了后，色力保日子过得可就有趣了，每天上山打柴，小叭儿狗把他送出大门外叫几声；从山上打柴回来，它又迎出大门外尾巴摇几下。一有空儿，他把它抱在怀里，晚上睡觉搂在被窝里。他每顿都少吃一点儿饭，留给小狗。他讷讷见儿子心

疼狗，一点点饿瘦了，怎么劝也不行，气得自己到娘家串门子去了。

家里只剩下小叭儿狗了，它瞅瞅没人，把皮一脱，扔在炕上，就做起饭来。不一会儿，热气腾腾地摆满了一桌。色力保打柴回来，把柴禾放在院子里，小叭儿狗听到外面有声响，麻溜儿把皮披上。色力保进屋一看，这么好的饭菜，是谁给送的呢？反正也饿了，自己家炕上摆的东西，吃了没乱子。吃！色力保吃饱了，又上山打柴去了。小叭儿狗见色力保不在家了，又脱下狗皮，收拾桌子，洗碗洗筷子。一连三天，色力保天天回来吃热气腾腾的饭菜，天天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

到了第四天，色力保从家门出去偷偷转到房后，把后窗纸舔破，往屋里一看，见小叭儿狗把皮一脱扔到蔓字炕[①]上，变成了一个挺俊的大姑娘，插上房门，干起活儿来。色力保乐坏了，他从后院儿三步两步跑到前院儿，一脚把门踢开，进屋直奔炕边，一把将小狗皮抢到手。姑娘愣住了，两只大眼睛一个劲儿瞅着他，也不知说什么好。色力保说："我说这几天饭菜是谁养的，你放着人不做偏披狗皮，这算怎么回事？"说着把狗皮锁在了柜里。

龙王爷的七姑娘在龙宫里叫色力保什么也不要，就要她，本就是看中了这个打柴的小伙儿。她来到色力保家住了这几天，越发觉得这小伙儿勤快，心眼儿好，就决意跟他过日子。这天晚上，七姑娘拔出头上的银扁簪在地上划起来，房子、碾子、磨、家什、鸡鸭鹅狗样样俱全。色力保睡到鸡叫，睁眼一看，眼前是敞亮亮的大屋，走出屋，院子也变样儿了，这是谁的家呢？七姑娘说："这就是咱的家。"

一天，一个王爷骑在一匹大马上，领着好几百随兵，从色力保家跟前路过。见到这房子和院落，知道是日子过得不错的人家，就传令说："我要在这歇歇脚。"

王爷下马进了院，色力保两口子出来迎接。王爷一看这媳妇真是太俊了，眉毛、眼睛、鼻子、嘴，没有一处不好看，就起了歹心，对色力保说："我晌午要在你这打尖，吃面条子，要是你没准备好，吃不上，你的媳妇就得给我当包衣[②]。"色力保一看日影，眼瞅到正午了，几百号人的饭，哪能做好？他愁丧个脸回到屋里。七姑娘满不在乎地说："那还难哪，你去炸海，到龙宫里跟我父王把宝盅借来，不就妥了？"

色力保听了姑娘的话，就到龙宫里借来了宝盅。宝盅只有喝酒的酒盅那么大，七姑娘把一捏荞面放里面，用水和好，搓成一小条一小条的面条下到锅里，用筷子一搅和，转眼就是满满一大锅。王爷到锅边一看，说："一锅面条再多也不够我的几百个随兵吃的。"七姑娘说："要是剩了呢？"王爷说："剩了由我包着。"

王爷传令几百号随兵一齐开饭。也就是怪，锅里面条怎么吃也吃不了，王爷已经说

---

① 蔓字炕：又称万字炕。满族居室内连接南北两炕的烟道。

② 包衣：满语，奴仆。

出剩下由他包着，就硬逼着随兵往下咽，有好几个随兵被活活撑死了。

吃完晌饭，王爷把色力保叫到跟前说："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要吃七七四百九十只烤野鸡，你要是弄不来，晚上你的媳妇就得给我焐被窝。"

色力保回到屋里又愁了。七姑娘还是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难，你去炸海，把我父王的神剪借来，不就妥了？"

色力保又去借来神剪。七姑娘拿出一张纸，一剪，"噗"地吹了一口气，说声："变！"扑啦啦野鸡飞满了屋子。色力保报告王爷说："野鸡弄来了，快去抓吧！"王爷派他的随兵们去抓，有的被叨瞎了眼睛，有的被抓破了脸，好容易把一屋子野鸡全抓起了，一数不多不少正好四百九十只。

吃完晚饭，王爷又打起了鬼主意，叫过色力保说："南山有一排子树，今天夜里你得全部给我放倒，差一棵，你的媳妇就是我的！"

色力保又愁了，别说一个人，就是一百个人，一晚上也别想把一排子大树放倒啊！七姑娘一听，说："你再去炸海，请我父王发兵来。"

龙王给姑爷儿发了一大群虾兵蟹将，七姑娘对它们下令道："今晚要把前山树木砍光，褪好，堆在山脚，违令者斩！"

虾兵蟹将们得令，来到山上各显神通地干了起来。蟹将用大夹夹，小夹拉，一下撂倒十几棵；鱼精把尾巴一扫，一面子一面子的树枝全断下来，把树褪得精光；鳖王趴在地上不用动窝，把脖子一伸，伸到山上，咬住一棵树一缩脖子就挪到山下；虾兵用头上的虾钳左一撅右一撅，把木头垛得整整齐齐。

天刚亮，王爷领着随兵来到南山，没想到一排子大树砍倒了不算，还垛成了垛，他上前看看，没料到有一棵大树从垛上滚下来，不偏不正，正好砸在他的脚上。随兵们把他扶起来，气得他对色力保说："等明天的，明天我和你顶牛，我要是顶不过你，我的老婆孩子全归你；你要是顶不过我，你的老婆得归我。"

色力保又愁了，七姑娘笑了笑说："不用愁，明天你只管去顶牛。"

第二天，色力保牵着一头肋巴骨一根是一根的老干巴牛，王爷牵着一条肥乎乱颤的大犍牛。色力保一见王爷的牛，心想，非输不可了。王爷一看色力保的牛，心想，这回赢定了。两条牛放在圈里就顶起来了。别看老干巴牛又老又干巴，尾巴撅撅着可来劲了，好家伙，嚯腾扑通，可圈撵起肥牛。肥牛抗不了跑，累得嘴直冒沫子。再撵一会，还不得累死了？！吓得王爷赶快把牛牵出去了。

两个牛顶架时，王爷手下的大小随从们站在一边卖呆，有的说："你看咱们王爷，成什么了，干这样的事真是没有趣儿。"

王爷听见了，说："怎么的，还有'没有趣儿'？色力保，你把那'没有趣儿'拿给王爷我看看。"

色力保回家又愁了，七姑娘又笑了笑，说“不用愁，明天拿给他看看。”

第二天，七姑娘交给色力保一个小匣，说：“拿去吧，这就叫‘没有趣儿’。”王爷见色力保送来的小匣，彤红彤红，还挺光溜，这玩意儿怎么叫“没有趣儿”呢？他翻过去调过来地看，一边看一边琢磨。外面看不出什么，就想看里面，他把小匣上的盖儿抽开，只见“呼”地冒出一股火苗，把他的胡子烧焦了，左右随从们哈哈一笑，说：“你看咱们王爷，成了没嘴葫芦了！”王爷一听，说：“色力保家的嘎古[①] 东西还真多，还有‘没嘴葫芦’！色力保，你去把‘没嘴葫芦’拿来给我看看！”

色力保哪敢说没有，回到家又对媳妇说了。第二天，七姑娘拿出个溜圆的东西，说：“这就是没嘴葫芦。”色力保拿给了王爷，王爷左看右看，没有把儿，没有眼儿，通身上下没有嘴，这东西当什么用好呢？色力保，你不好把这东西给我当个吃饭桌吗？”王爷有话，色力保哪敢说不行，就把没嘴葫芦往炕上一放。说也怪，葫芦上竟摆满了酒席饭菜。王爷乐了，要先喝汤，他端起了汤碗，手脖子冷丁哆嗦起来，汤一泼，撒了一桌子。桌子“悠”地翻了个身，盘子、碗全翻在地下，原来这葫芦是个老鳖。只见老鳖伸出脖子，张开嘴，一口把王爷咬死了。

王爷的福晋[②]、阿哥、格格见王爷死了，都哭了。这时七姑娘来了，说：“行了，别哭了，坏人就得这么死法。”她拉着色力保说：“从今以后，你就跟他们过吧！”又拿过王爷的大印，交给色力保，说：“这大印就该你来掌。”

色力保当了王爷，王爷的福晋、阿哥、格格全归了他。七姑娘要回龙宫去了，色力保舍不得她，七姑娘说：“我出来三年了，回去的日期到了。”色力保送她到海边，七姑娘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7岁 岫岩县城东小虎岭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小虎岭村

附：异文

很早以前，在一个挺窝远[③] 的海边，住着个小伙子，名叫王小，独自一个，打柴为生，日子过得挺紧巴。

---

① 嘎古：奇特、奇怪的。
② 福晋：满语，王公、贵族的妻子。
③ 窝远：偏僻。

愣了半天神儿，才问："这位大姐是从哪儿来的？"大闺女羞羞答答地说："我是龙王的女儿——龙女，也就是小花猫。我也知道你本份、勤快、诚实。你把我要了来，就和你做一辈子的伴儿吧！"王小那个乐劲儿就不用提了，当天晚上俩人就成了亲。

从此往后，王小上山打柴，龙女在家织布，小两口和和气气，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可是，王小上山打柴总想龙女，打不上一挑柴就跑回来看看。龙女见了这光景，心想这哪行，耽误打柴呀！就给自己画了张像，对王小说："你再想我，就拿出这张像看看。"

王小把龙女的像揣进怀里，再上山打柴，一想起龙女，就把像拿出来看看。

这天，王小正打着柴，想起龙女，又把那张像从怀里掏出来看，冷丁刮来一阵大风，把像刮飞了，王小找到天黑也没找到。

大风把龙女的像刮进了皇宫，叫皇帝捡着了。他一看，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儿，立时撒开人马，照着画像找美人儿。费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工夫，到底找到了。皇帝带着人来到这个窎远的海边上，一见龙女，浑身都酥了，他嬉皮笑脸地对龙女说："你跟我到皇宫去，叫你当正宫娘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龙女"呸！"了一口说："叫我到皇宫里陪伴你，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

皇帝碰了一鼻子灰，本想动抢，又怕失了皇帝的体面，心想，我是一国之主，你一个小小的黎民百姓还能逃出我的手心儿？性急吃不了热豆腐，美人儿早晚也是我的。就叫跟来的武将抓起王小，带进皇宫。皇帝对王小说："咱俩打个赌，比鹰。我的鹰赢了，你就得把你的媳妇儿白送给我；你的鹰赢了，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王小在皇帝面前哪敢说个"不"字？王小回到家，愁眉苦脸地把跟皇帝打赌比鹰的话对龙女说了。龙女一听，笑着说："这有什么值得愁的，跟他比！"王小说："咱也没有鹰啊！"龙女说："你去龙宫一趟，跟父王借鹰，别的鹰都不借，单借那只小鹰。"

王小拿着龙女给的避水珠，进了大海，来到龙宫，跟老龙王借鹰。老龙王叫海夜叉拿来一只大鹰，王小不借，单借那只小鹰。老龙王摇了摇头说："这只小鹰说什么也不借。"

王小央叽了半天，老龙王就是不答应。没办法，只好回家，把老龙王不借小鹰的话对龙女说了。龙女寻思了一阵说："父王实在不借，就别怪女儿不孝，煮海！"

王小连忙拿出沙锅子和凤凰蛋，来到海边，架起锅灶就煮。眨巴眼的工夫，沙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了，紧接着海水乱翻乱滚，往老洋里直退，冒出来的热气遮住了日头，海水也快干了！煮得老龙王浑身是汗赶点儿滴，鱼鳖虾蟹乱"唧唧"。老龙王没法子，从海里钻出来，央叽王小："好女婿，别煮了，别煮了，借，借！"

海夜叉把小鹰交给王小。王小一看，这只鹰小得可怜，比家雀大不多少，身上刚长出茸毛，连根大翎也没扎。不管怎的，是龙女叫借的，就撤了沙锅子，收起凤凰蛋。海水立时涨到原先的地场，也不乱翻乱滚冒热气了。

王小回到家，指着小鹰对龙女说，"这么个小鹰，还不叫皇帝的鹰一爪子毁了？"龙

女笑了笑说："别看这只小鹰不起眼儿，是父王的钻天神鹰，你只管比，输不了！"

第二天，王小拿着小鹰来到皇宫。皇帝一看，哈哈大笑起来："王小啊王小，拿这么个小鹰崽子跟我的'天下第一凶鹰'比，非输不可，美人儿准是我的喽！"

皇帝把王小领到皇宫外面的宽绰地场，吩咐太监把他的"天下第一凶鹰"拿来。这只鹰好大，足有二十斤重，两只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秤钩子一样的嘴溜尖！它见了王小的小鹰，又叫唤又亮爪子，看样子想一口吞了，一爪子打死。

比鹰了。王小一撒手，小鹰"突突"地往天上飞。皇帝一撒手，"天下第一凶鹰"也"忽拉拉"飞到天上。小鹰在天上转圈儿，"天下第一凶鹰"就像饿虎扑食一样，跟着小鹰的屁股撵，小鹰转了几圈儿，冷了拔了高，连影儿也不见了。眨巴眼的工夫，又像箭一样从天上射下来，扑在"天下第一凶鹰"头上，"天下第一凶鹰"在半空里翻了几个个儿，一头摔在地上，脑瓜子叫小鹰叨得稀碎！

"天下第一凶鹰"完蛋了，皇帝输了，可是他赖账，说是他的"天下第一凶鹰"叫小鹰叨死了，得赔一百两银子。这场比鹰，王小白赢了。

皇帝没赢着美人儿，不死心，又对王小说："明儿个咱再赛马，我的马赢了，你就得把你的媳妇儿白送给我；你的马赢了，给你一百两银子。"

王小在皇帝面前不敢说个"不"字，只好答应。

王小回到家，愁眉苦脸地把皇帝又要赛马的话对龙女说了。龙女听了，笑着说："这有什么值得愁的，跟他赛！"王小说："咱也没有马呀！"龙女说："你去龙宫一趟，一还鹰，二借马。别的马都不借，单借那匹老马。"王小拿着避水珠，进了大海，来到龙宫，还了鹰，跟老龙王借马。老龙王叫海夜叉牵来一匹高头大马，王小不借，单借那匹老马。老龙王摇了摇头说："这匹老马说什么也不借。"

王小央叽了半天，老龙王就是不答应，没办法，只好回家，把老龙王不借老马的话对龙女说了。龙女寻思一阵说："父王实在不借，就别怪女儿不孝，煮海！"

王小连忙拿出沙锅子和凤凰蛋，来到海边，架起锅灶就煮。眨巴眼的工夫，沙锅子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了，紧接着海水乱翻乱滚，往老洋里直退，冒出来的热气遮住了日头，海水也快干了。煮得老龙王浑身是汗赶点儿滴，鱼鳖虾蟹乱"唧唧"。老龙王没法子，从海里钻出来，央叽王小："好女婿，别煮了，别煮了，借，借！"

海夜叉把老马交给王小，王小一看，这匹老马老得可怜，两只眼睛全瞎了，走道儿一瘸一点的，耷拉着脑袋，一点儿精神没有。不管怎的，是龙女叫借的，就撤了沙锅子，收起凤凰蛋。海水立时涨到原先的地场，也不乱翻乱滚冒热气了。

王小回到家，指着老马对龙女说法："这么匹老马，还不叫皇帝的马一蹄子毁了！"龙女笑了笑说，"别看这匹老马不起眼儿，那是父王的千里神马，你只管比，输不了。"

第二天，王小牵着老马来到皇宫。皇帝一看，哈哈大笑起来："王小啊王小，拿这么

个老马跟我的‘天下第一快马’比，非输不可，美人儿准是我的喽！”

皇帝把王小领到城外的空旷地场，吩咐太监把他的“天下第一快马”牵来。这匹马，高有八尺，长有一丈，浑身上下火炭儿一样红，连根杂毛也没有，龙头虎眼的，它见了老马，唆唆直叫，紧尥蹄子，想一蹄子把老马尥死。

赛马了。讲定跑十里地，谁先跑到谁赢。皇帝跳上他的“天下第一快马”抽了一鞭，那马撒开蹄子，刮风一样跑去了。跑了一多半儿路程，王小的马还在后面一瘸一点地没走上半里地。眼瞅着“天下第一快马”快跑到头了，王小的老马冷丁来了精神，像腾云驾雾一样，眨巴眼的工夫，就把“天下第一快马”甩在后面。皇帝急了眼，狠抽了几鞭子，那匹马豁出命地跑，还没跑到头，炸了肺，一个前抢，死了！把皇帝也摔得头破血流，差点儿见阎王爷。

“天下第一快马”完蛋了，皇帝输了，可是他赖帐，不给银子，算是赔了他的马和给他治伤的钱。

王小高高兴兴地回了家，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龙女说了。龙女问：“皇帝再没说打赌？”王小说：“他输了两回，还敢打赌？”龙女说：“皇帝是不会死心的，明儿个非来抢我不可。”王小连忙问：“那怎么办？”龙女说：“你还得去龙宫一趟，一还马，二借扇子，别的扇子都不借，单借那把破扇子。”

王小拿着避水珠，进了大海，来到龙宫，还了马，又跟老龙王借扇子。老龙王叫宫女拿来一把崭新的扇子，王小不借，单借那把破扇子。老龙王摇了摇头说：“这把破扇子说什么也不借。”

王小央叽了半天，老龙王就是不答应。没办法，只好回家，把老龙王不借破扇子的话对龙女说了。龙女寻思了一阵说：“父王实在不借，就别怪女儿不孝，煮海！”

王小连忙拿出沙锅子和凤凰蛋，来到海边，架起锅灶就煮。眨巴眼的工夫，沙锅子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了，紧接着海水乱翻乱滚，往老洋里直退，冒出来的热气遮住了日头，海水也快干了。煮得老龙王浑身是汗赶点儿滴，鱼鳖虾蟹乱“唧唧”。老龙王没法子，从海里钻出来，央叽王小：“好女婿，别煮了，别煮了！借，借！”

宫女把破扇子交给王小。王小一看，这把扇子破得可怜，八根扇骨断了七根，扇面儿七零八碎的，这儿一个眼子那儿一个窟窿。不管怎地，是龙女叫借的，就撤了沙锅子，叫起凤凰蛋。海水立时涨到原先的地场，也不乱翻乱滚冒热气了。

王小回到家，指着破扇子对龙女说：“这么个破扇子，有什么用！”龙女笑了笑说：“别看这把破扇子不起眼儿，那是父王的风水神扇，明儿个就看见它有什么用处了。”又告诉王小：“预备两把铁锹，把锹刃儿磨得飞快的，这回得给皇帝一个狠的！”

皇帝赛马又输了，美人儿没弄到手，不死心哪！这回不顾体面不体面了，领着文臣武将来抢龙女。

歹也算有了个媳妇，画完了就把画挂在墙上了。日子一长，那画上的媳妇也就瞅顺眼了，有时候在地里干活儿，晌午头儿回不了家还怪想的。见天进屋先瞅画，吃饭、睡觉的时候也瞅。

说话到了老冬，天上下大雪，王小就对画上的媳妇念叨说："媳妇呀，天头冷了，人家穿袄你穿不上，挂在墙上冷，我给你换个地方吧。"说完，就把画揭下来贴到了灶堂上面，让画离近点儿好暖和。谁知有一天他烧火做饭，火一下子蹿出了灶炕，忽啦一下把画燎着了。王小急忙去打，可那画贴在灶堂上面久了，响干响干的，火一上去就燎到了头，王小好歹用手捂住了"媳妇"鼻子往上的半拉脑袋。他伤心地哭了起来，光哭也没用，半拉脑袋的画怎么看哪，他就又买了两张纸照着那半拉脑袋的画重画，可怎么画也画不出原来那张歪眉咧嘴的样儿，重画的媳妇虽说好看，可他瞅着没有原来那个顺眼，不希罕，只好把画好的画又撕了，留下原来那张半拉脑袋的画看。

有一天，王小去上山砍柴，看见一个丑姑娘在山上剜菜，他越看越觉得那个姑娘像自个儿画的那个媳妇，越看越爱看，把那个姑娘吓得扔下菜筐就跑，他舍不得，就在后边撵，一直撵到山下姑娘家。姑娘的两个哥哥听见妹妹喊有歹人，跑出院就把王小按倒在地，上了绑，推到院里吊起来问个究竟，王小把事情一来二去讲给人家听，还说："不信你们放下我，我怀里还揣着那半拉脑袋的画呢，你们看像不像你家姑娘。"这家人就把王小放下来，让王小把画掏给他们看，一看全乐了，那画上剩下的眉眼真像他家姑娘脸上扒下来的一样，就进屋把这事讲给姑娘和爹妈听。姑娘传出话说要看看那张画。看了画，她就对家人说："怪呀！我从生下来起就觉得这鼻子往上的半拉脸皮没知觉，用针扎都不觉得疼，你让他把这张画拿回家在灶堂边烧了看。"两个哥哥就陪着王小回到了王家，王小拿着那半拉脸的画心里舍不得，死活不肯烧，姑娘的哥哥劝了大半晌，王小才狠狠心烧了画。回去一打听，姑娘的上半截脸有知觉了。过了几天后，姑娘家托人捎来话说，他们家托了好几次媒，也没把姑娘嫁出去，人家都嫌她长得丑，王小要是不嫌弃，就把姑娘娶过来，姑娘家一个子儿也不要。王小说"我怎么能嫌弃丑呢？那就是我媳妇呀。"过了几天就娶了丑姑娘。有一年闹瘟病，方圆百十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就王小和媳妇没事，日子还越过越发。后来人们传说，敢情那丑姑娘是土地爷的老姑娘转世，王小的福是土地爷给的。

讲 述 者：刘淑珍 女 73岁 西丰县房木乡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孟翔勇 男 铁岭市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9月
采录地点：西丰县房木乡

226. 神　毛　驴

（盘锦市）

沙岭镇北二里远的地方有个大沙岗子，那里至今还流传着神毛驴儿的故事。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啦，据说在那个大沙岗子下面有一间大马架子，住着一家姓王的老两口儿。他们靠做豆腐过活，日子紧紧巴巴的。他们买不起毛驴儿，老两口就抱着磨杆儿拉豆子。

这一年，有一天，老两口儿起了个大早，刚抱起磨杆儿，突然听见一阵牲口响串儿的声音，“哗铃哗铃”由远到近，好像到门外就停住了。老王头儿来到门外，看见一头白蹄儿白头信子、浑身油黑的小毛驴儿站在门口，这是谁家的驴呢？五更半夜不经管跑丢了咋办？老王头儿心眼儿好使，把小毛驴儿拴上了。老伴儿这时出来跟老头儿说：“拴着也是拴着，还不如把它套上，替咱拉拉磨。”老王头儿一听也对，他让老伴儿找出绳子，做了个牲口套儿，就拉着小毛驴儿进了屋，小毛驴儿也像懂人语似的，乖乖地听摆弄。拉完豆子，老伴儿喜欢得滚下了眼泪，说：“咱家要是有这样一头小毛驴儿多好啊，咱就用不着抱磨杆儿了。”老王头儿看出了老伴儿的心思，就嘟囔说：“看你想到哪儿去了？咱偷摸儿地使唤使唤就行了，还要留下？”老王头儿说着就松开了小毛驴儿，他拍了拍驴脊背，又逗趣儿地说：“小毛驴儿，今儿个委屈你了，你要是明天还来，我一定给你弄点儿好草料吃。”小毛驴儿像听明白了似地向老王头儿点了点头儿，”哗铃哗铃”地走了。说也奇怪，第二天小毛驴儿真的又来了，又给老两口拉了一磨豆子。卸磨时老王头儿看它还出了点儿汗，就给它擦干了。老王头儿又剁了点儿好草，拌了点儿好粮食，放在一只打水的柳罐斗子里，小毛驴儿低头吃了起来。小毛驴儿吃饱了，老王头儿照样松开了它。从那以后，小毛驴儿天天都来给老两口儿拉一磨豆子。

老两口使驴拉磨的事儿，被邻居们知道了。有一个邻居趁老王头儿拴驴拉磨时来到了老王头儿家，他看着那头油黑的小毛驴儿问老王头儿说：“大叔，啥时候买头这么好的驴呀？”老王头儿就把小毛驴儿是咋来的说了一遍。那个邻居说：“大叔哇，我看把它拴上得了，有人找，你就还他；没人找，你就使唤呗。你总天天抓，天天松的，它要是不来了，你多舍手哇。”老王头儿心活了。

就在老王头儿有心留下小毛驴儿的这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小毛驴儿来了，站在

柳罐斗子旁向他说："我是你家门前那大沙岗子里的神驴，看你们挺可怜，才来帮些忙，从今以后不来了，你们自己买头小毛驴儿吧。"老王头儿忽然醒了，他唤醒老伴儿，说自己做了个梦。老伴儿也说自己做了个梦。老两口儿一嘀咕，梦得一模一样。老两口儿不约而同地朝柳罐斗子那儿看去，他们吃惊地看到柳罐斗子里有个小东西，挺亮的，还一闪一闪地放光呢。老王头儿下地一看，原来是一颗金豆子。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哆嗦着捧起来交给老伴儿看。老两口儿乐坏了，老伴儿说："小神驴不是嘱咐咱买头小毛驴儿吗？"老王头儿说："对，我天亮就上牛庄。"

天刚亮，老伴儿就给老头儿备好了干粮，老王头儿就奔牛庄了。到了牛庄，找到了珠宝店，他刚一进门，掌柜的看见了，忙迎了出来，向老王头儿说："你是城西沙岭的？来卖金豆子的吧？"老王头儿大吃一惊，细一问，才知道就在小神驴给他托梦的夜里，也给这掌柜的托了梦，告诉他今天从城西沙岭来个人卖金豆子，穿着打扮、口音年岁说得一清二楚，还嘱咐他不要欺骗这老人。老王头儿怔了半晌，才掏出金豆子，小心地交给了掌柜的，掌柜的如数地给了钱。

老王头儿揣好了钱，又乐颠儿地来到了牲口市儿，挑了老半天，才挑着一头和那头小神驴模样差不多的小叫驴儿。他交了驴钱，把剩下的一数，还有五石的豆子本儿钱。老王头牵着小叫驴，乐乐颠儿颠儿地回家了。

从那以后，老两口儿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

讲 述 者：杨殿久 男 50岁 盘锦市盘山县沙岭镇沙岭村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程荣久 男 沙岭镇沙岭村 农民

采录时间：1986年9月

采录地点：盘山县沙岭镇

227. 陈 善 人

（海城市）

从前咱们堡子有个叫陈锡九的人，家里很穷，老哥儿一个，没有老婆。这个人心慈性善，心眼儿好使，见着有人为难遭窄、天灾病热的，都想着法儿去帮助，认可[①] 自个

① 认可：宁可。

儿不吃不喝，也周济别人，堡子里都管他叫陈善人。

有一年闹旱灾，地里颗粒不收，佃户们缴不起租子了，都去找陈善人出主意陈善人领着头儿去找地主陈静庵说情。自打这儿，地主就把他看成眼中钉，可也不能把他怎么的，不能跟他玩硬的，因为啥呢？陈善人跟地主是当家子[①]，左右陈家这族大姓里，数他辈份儿最大，亲戚们也都维护着他，就因为这个，地主表面还得恭维着他呢，可心里都恨得咬碎牙巴骨！地主就想着法儿要把他撵出堡子去。这天地主陈静庵就把陈善人请到家来了，一口一个大哥地叫，说："你老人家岁数大了，到哪儿都是一个人。南沟里庙上缺个人手看房子，想让你老人家去，一则看守庙产，二则也照料一下山场，一年到头，由会上给你老拨些口粮，亏不着老人家。"陈善人一听，说："行呗！反正我是腿肚子上贴灶王爷，到处为家！"第二天就搬到庙里去了。这个庙是十殿朝玉帝，庙里阴森森的，大白天谁也不敢单独进庙，看见佛像就发瘆。听这个庙里从前的和尚说，一到半夜，庙里就有拷打逼问的声音，像是公堂上审案子，还有屈死鬼的哭声，以后和尚都到别的庙出家去了，这庙已经三年没人住了。说来也怪，自打陈善人搬来以后，这庙就不闹邪啦。

陈善人有个干儿子。干儿媳妇特别地孝顺，整天给陈善人送饭、送衣，冬棉夏单，不让老干爹饿着、冻着。干儿子两口子成婚多年了，样样遂心，就有一样不如意没孩子。女的不生育，干爹替两口子发愁着哪！他也想抱个干孙子呀！

这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吃完晚饭，堡子里都放鞭放炮，陈善人守着没事自己包饺子，把白天干儿子送来的肉剁了，他正剁饺子馅儿呢，忽然门"嘎吱"一声开了，进来一个妇道[②]，看上去三十多岁，怀里还抱着一个包，里边大概是没出月窠儿[③]的孩子，这妇道走到陈善人跟前哀求说："大伯，我从娘家回来，走错道儿了，这天头黑，走不了啦，就得在这庙上借个宿啦，麻烦你老人家，行个方便吧！"陈善人心慈面软，一看天都这晚儿[④]了，一个妇道人家往哪儿去呀？就得在这儿住下了，可他又一想，不对呀！这大节下的，谁家的媳妇能深更半夜地到这老山沟子来呢？这可有点邪性呀！得加点儿小心。陈善人嘴上答应："行啊，住下吧，你在上屋住，我在耳房住，这还挺方便的。"他暗里可对她留上心啦！妇道直门儿道谢，说老爷子心眼好，帮了一家母子，这就放下孩子去洗手帮陈善人包饺子。陈善人说："饺子馅儿不够了，我再去切点儿菜。"他正背着身子切菜呢，回头一看那妇道端着馅盆子大口大口地偷吃生肉馅子呢！陈善人心想：这哪是人，是妖精呀！他悄悄地走过去，照妇道的脑袋就是一菜刀，就听见"嗖"地一声一溜清风，人不见了。孩子还在炕上呢，善人打开小花被一看，里头包的不是孩子，是一条鲤鱼。再

---

① 当家子：一家子，即族人的意思。
② 妇道：已婚女人。
③ 月窠儿：谓婴儿出生未满一个月的时期。
④ 这晚儿：这时候。

看地上，地上滴滴答答地有不少血点子。陈善人拿着油灯，照着血点子往前找，看这妇道跑哪里去了。往门外走出不到百步远，就看见前面一块地方，嗤嗤地冒紫色的火苗子，一蹿多高，他上前仔细一看，不是火呀，是一堆巴掌大的石头，月亮光一照发白光。他捡起一块石头一看，了不得啦，哪是石头，是银元宝！再捡起一块，是银锭子。他没用分说，脱下棉袄铺在地上就往里捡，捡了一个又一个，包了一大包，就往家里扛，倒在炕上又回去捡，这回到那儿一看没啦，只剩下一溜平地和一堆野蒿子了，傻啦，回去吧。回到屋，嘴，炕上的鲤鱼也不见了，他觉得今晚这事可太奇啦！饺子也没心包了，他瞅着那满炕的银元宝直愣怔，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呀，他咋琢磨咋奇怪，合计一宿也没合眼，就把银子装进柜里。

第二天，去找干儿子，干儿子见了干爹，头一句话就说："干爹，咱家大喜呀！"干爹以为他知道捡着银子的事了呢，就问："你知道啦？"干儿子说："我咋能不知道呢？""那咱爷儿俩去搬回来？""啥呀，我是说你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干爹一听这又是大喜事，这喜事都赶到一块儿啦！说："快进屋，干爹还有好事跟你说呢。"陈善人把他昨夜里遇到的事儿说了一遍，爷儿几个这个高兴啊。他们给孩子起名叫龙儿，这孩子长到三岁就下河洗澡，爱玩水。长大了下海打鱼，一身的好水性，别人给起了个外号叫"浪里白条"。

地主陈静庵的儿子打死了人，遭了人命官司，为了买通官府，折卖了田产八万亩和城里的五十间市房，都让陈善人的干儿子买下来了。干儿子把陈善人当亲爹侍奉，死的时候，干儿子全家顶灵架丧，七十二杠大发丧，还给立了一块碑，上头写着四个大字："生父善人"。

讲 述 者：尚士调 男 70岁 海城市牌楼镇炒铁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李大桂 男 鞍山市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海城市牌楼镇炒铁村

228. 庄稼人捡铜佛

（本溪县）

早先年，关东山有首民谣说："铲苗不铲草，庄稼长得好。穷了打和尚，富贵直到老。"

哟嘴！世上还有这个理吗？听老人讲，这个理不但有，还有它的来历哩！

从前，有个小伙子种了二亩地，整天在庄稼地里忙活，别人是三铲三趟，他没有牛犁杖，只听锄板响，地里不见一棵草，年年庄稼长得好。有人笑话这小伙子傻得有力气没处使："地里没有草你铲它干吗？"小伙子憨厚地笑着说："锄头自带三分水，勤铲庄稼抗旱涝。谷铲八遍没有糠，铲地铲苗不铲草。"

小伙子铲地自得其妙，年年锄板勤响，年年五谷满仓。

有一天，小伙子铲地铲出一个沉甸甸的硬东西，捡起一看，是一个小铜佛。小伙子把铜佛洗得干干净净，拿回家供在正堂上。

睡晌觉的时候，小铜佛磨身就爬到窗台上。小伙子看见了，怕小铜佛丢了，拿回来又放到了正堂。睡觉的工夫，小铜佛又爬到了窗台上。小伙子听到窗外"扑通"一声响，惊醒了。爬起身一看，小铜佛自己正往院子外边爬呢，小伙子觉得这事挺新鲜，好，让你爬吧，我看你能爬到哪儿。就悄悄跟在了后边。

小铜佛到了村后一个荷花池子里，"啪啪"一个劲地打那池中水，搅得池水直晃荡，越打晃荡得越厉害。不一会儿，只见从池里边跃起一条老黄牛那么大的红鲤鱼，看见小铜佛打水，鲤鱼口吐人言，急皮酸脸地说："你打水干什么，快回庙里呆着去。"小铜佛也说话了："你这鲤鱼不修正道，迷人家老李家大姑娘，我不打你打谁？我没有用生石灰呛死你，割下鱼头用瓦焙了治好李家姑娘的病，就算便宜了你。"鲤鱼说："你别和我过不去，惹急了我告诉人用棒子打你和尚脑袋，打你秃头一棒子，你就吐一块银子，不把你脑袋打扁才怪呢！"

小铜佛和鲤鱼拌嘴的话，小伙子全听去了。他就到了后村李大叔家，果然李家姑娘病了，小伙子就说他能治好姑娘的病。

李大叔认识小伙子，知道他为人挺憨厚，不讲诳语，可是这个"铲苗不铲草"的庄稼人会治病吗？莫不是这小伙子二十好几没媳妇想出怪道眼[①]，拿我姑娘学手艺来了？李大叔寻思了一会儿就问小伙子："你会瞧脉吗？要是连脉都不懂得瞧，干脆别看了，免得过后让人说闲话，与你与我都不好看。"

小伙子看出了李大叔的心思，就说："别人看病要切脉看寸、关、尺，我看病是看病不进屋，只要用一根绒线拴在病人的手指头上，就能断出病症，开方抓药，手到病除。"

李大叔说："你小子甭跟我吹，你治好了，我女儿嫁给你做媳妇；你治不好，麻溜回家干你那铲地铲苗不铲草的傻活去。"

李大叔吩咐找绒线，让小伙子看病。二姑娘看了暗笑："这不是唬人吗，我把绒线头不拴在姐姐手指头上，看你怎么说。"她就把绒线头拴在高桌腿上了。

---

① 道眼：主意。

红绒线头从窗户缝儿往外递的工夫，小伙子看见了，就说："好木脉！"

二姑娘一听，哎呀！可了不得，他看脉真灵，连忙把红绒线头拴到姐姐手上。小伙子看了一会儿，对李大叔说："你家姑娘是被荷花池中的精灵迷住了，要治好她的病，只要……"他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

李大叔马上找来二十个棒小伙子，拿着挠钩套索，抬着生石灰，撒到荷花池中。只见一条大鲤鱼被生石灰拱上来，二十个小伙子用挠钩套索拖上池岸。割下鱼头，用阴瓦焙干了，给李家姑娘喂上，病就好了。李大叔欢天喜地把大女儿嫁给了小伙子。

小伙子结婚后，用棒子敲一下小铜佛的脑袋，小铜佛果然吐出一块银锞子。他怕敲坏小铜佛的脑袋，银子够花就不敲了。他精心在意地把小铜佛收藏起来，连他媳妇都不知道小铜佛的秘密。

庄稼人临终的时候，告诉他的独苗儿子："我死之后，你当家要记住这样四句话，'种地铲苗不铲草，庄稼长得好。穷了打和尚，富贵直到老'。"

儿子种地，想起老爹临终嘱咐"铲苗不铲草"，他就"啪啪啪"用锄头把苗都铲去了，把草都留下不铲！这一年、别说是庄稼长得不好，连籽粒都没回来。忙活一年不打粮，日子就穷了下来，年吃年用不够了。

儿子穷了，想起老爹临终嘱咐"穷了打和尚，富贵直到老"，他就拿着棍子上了大街，遇到游方僧人，化缘的和尚，小伙子举棒子就打，挨打的和尚脑袋起了大血包。和尚哪能让，告到官府。县官把小伙子叫到大堂，问道："你为何用棍子打和尚脑袋？瞧那满脑袋血包。"

小伙子第一遭吃官司，吓得急忙把老爹临终嘱咐的四句话说了。

县官寻思一会儿，问道："你爹临死都给你留下些什么东西？你要从实招来。"

小伙子说："家父留下五亩庄稼地，三间秫秸房，一牛、一驴、一犁、一锄、十只鸡，还有一个小铜佛。"

"好，把你的锄头和小铜佛给我取来。"

衙役带着小伙子走了，县官心里直划魂儿：庄稼人临死怎么留下这奇怪的四句话呢？待小铜佛取来后，县官说声："退堂！"衙役一声呼应，把小伙子和挨打的和尚带下了大堂。

县官为断此案，茶饭无心，吃饭时也把小铜佛带在身旁，放在桌上端详。县官老婆见了，生气地说："你怎么看铜和尚看人迷了，我打这和尚一饭勺，让你听个响，把你的魂儿震回来！"手起饭勺落，响声过后，小铜佛口里吐出一块银子，县官老婆一见又惊又喜地说："打和尚得了一块银子，真是尊活佛活宝！"

"打和尚"三个字使县官茅塞顿开：原来这小铜佛是个宝啊！真情大白，击鼓升堂。

县官走后，他老婆见打小铜佛一下吐一块银子，就"啪啪啪"一个劲地敲小铜佛脑

袋，一边敲一边说："打你这铜和尚，你才吐银子。要想银子吐得多，就得打得勤，打！打！打！"不一会儿，把小铜佛脑袋打进腔子里去了，再也不能吐银子了。县官在大堂上，还不知道哩！

县官对庄稼人的儿子说："你爹临死嘱咐你那四句话，乃是至理名言：'种地铲苗不铲草'，是让你不等庄稼地草长起来就铲地，苗一出来就铲地，这叫'铲苗"；地里没有草也铲地，这叫做'不铲草"，这样，庄稼才能长得好。你这蠢小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铲苗留草，有这么种地的吗？长个脑袋就不能这么干！"

县官接着说："穷了打和尚，不是让你打真和尚，是让你打那个铜和尚，就是传给你的那个小铜佛。用木棒敲一下铜佛的脑袋，他就吐出一块银子。你家有这样的宝贝不会用，反而打和尚吃官司，真是有愧于你那聪明的父亲。本官是个清官，这小铜佛还给你，好好过日子去吧。"县官说到这，立即令衙役找到夫人，把铜佛取来交还本主。

不一会儿，衙役捧着一个没脑袋的铜佛跑了出来，呈给县官。县官问道："小铜佛的脑袋哪去了？"衙役说："老爷，夫人要银子把铜和尚的脑袋敲到腔子里去了。夫人看吐不出银子，才把这没脑袋的铜和尚扔给小人，不然她还要敲脑袋要银子哩！"

县官叹了口气说："罢了，本官立志做个清官，老婆还要敲银子！难怪这庄稼人捡铜佛不敢明说。看来，穷了打和尚是不行了，但种地'铲苗不铲草，庄稼长得好'，你们可千万别把它忘了。"

从此，这四句民谣就流传下来了，至今许多勤快的庄稼人还是"铲苗不铲草"。

讲 述 者：余家富 男 满族 67岁 本溪县高官乡碾子沟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5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7月
采录地点：长海县海洋岛

229. 财主和孤儿

（大连市）

在早，有个财主，这个人哪，嘴巴上抹蜂蜜，开口吐糖球，脸上贴喜字，腮帮子也嘟噜着笑，真像个大慈大悲的老活佛。可他的心眼子呢？有一百个窟窿，都装的是辣椒水，一肚子花花肠子拐一千道弯，根根弯弯都是砒霜。老财主是伏天的高粱乌米呀，里

黑外白。

从外地来个要饭的孤儿，白天要着吃，晚上睡在村头破庙里。老财主眯着笑眼，打量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心肝肺一块儿动，他掂量："嗯！这个小要饭的，要填满几天肚子准是个棒棒实实的好劳力哩！"

有一天，老财主对孤儿亲亲热热地说："孩子，我看你身上穿的破衣裳光挂搭着几块布，肚子里没食，净唱空城计，破庙冬风夏雨，可怜哪！这样吧，就当我多养一个，认你做干儿子，跟我回家吧！"孤儿一听，寻思：天底下也有好心肠的财主啊！把他乐得趴在地上就磕头叫爹。

孤儿在财主家吃了几顿饱饭，真壮了，穿的别看是少爷们不稀罕的衣裳，可他还没见过呢。这小孩儿一心想报恩，拚命给他干爹干活儿。干爹呢，也总是眉眼带笑，不住嘴地夸："嗯！我这儿子比那三个都强！"

一晃三四年过去了，孤儿也长大了，小伙子结实得像条牛，干起活儿来，一个顶两个。老财主白捡一个好劳力还不算，又捞了个好名声，真叫名利双收啊！

财主那三个儿子，都接二连三地娶了媳妇。小伙子也上二十来岁了，这么好的干爸，不给干儿子说媳妇，咋能说得过去呢？可是这媳妇，没有白给的，得花钱哪！就这一宗，叫老财主闹心，一百个心眼儿也难合计出个好主意来。

这天夜里，老财主把弯弯肠子都翻遍了，又和他老婆心碰心，肠套肠，到底又套出个还是名利双收的好主意。

这天，干妈柔声细语地对小伙子说："唉！自小没妈的孩子没人疼，自个儿也惯了。瞅瞅你这头发，都成了土堆啦！来，干妈给你洗洗吧！"小伙子心里像吃了个火炭，热乎乎的。他冲着财主老婆一咧嘴，笑呵呵地说："干妈，您歇着，我也不是小孩儿，还叫妈给洗头。"干妈不由分说地抓过小伙儿的头，一边往水盆里按，一边说："妈妈跟前再大也是孩子，怕啥？"小伙子的头被按到水里，就听他大叫一声："疼死我了！"就昏过去了。

老两口子把小伙子小叫醒过来，小伙子光抱着脑袋打磨磨。财主婆说："唉！这水稍微热点儿，就抗不住劲啦？"老财主倒是横眉立眼地埋怨他老婆说："你这么大的人，也不知深浅，给孩子烫得这样，真是个白扔！"完了又哄小伙子说："好孩子，忍着点儿，爹爹就去买药给你治治。唉！烫在你的头上，疼在爹的心上啊！"

啥药能整治好？小伙子的头是叫火碱给烧的呀！打这，小伙子落了一头疙瘩溜球伤疤拉，一根头发也没留下，他成了个秃子。

从此，财主敲锣打鼓一样，逢人就说："求你给咱干儿子说个媳妇吧！我干儿子一天说不上媳妇，我一夜睡不好觉，要是给他成了家，就是我伸腿那天，也能闭上眼睛，没白拉扯他一回呀！"老财主说的都能叫人红眼圈。可是谁家好好的姑娘能嫁给一个秃子啊！干儿成不了家，能怨干爸吗！左邻右舍干张嘴也难说啥闲话吧？

小伙子呢，倒有点儿犯寻思，可他有啥把柄抓？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是脸上没笑容了，嘴也不轻易说话了。

事也碰巧，村东头有个姑娘，是个宁折不弯的刚强人，他爹是管钱叫爹的财迷鬼，要把个十八九岁的闺女嫁给个六七十岁胡子拉撒的老头子，图的是人家的彩礼和势力。这姑娘就和他爹顶上牛了，说出龙叫唤来也不嫁那个财主老头儿。他爹气得吓唬她说："你要不嫁给老财东，就把你嫁给那个秃头疮，连个布条也不给你！"哪曾想，姑娘干巴溜脆地说："中！我宁愿嫁给那个秃头疮，也不嫁给老糟糠！"他爹气得大骂"好你个小兔崽子，愿嫁给秃头疮，赶快给我滚，永世不准登我家门！"

姑娘咋样？她咬咬牙，咽下了眼泪，登登一口气跑到老财主家找秃头小伙子来了。老财主一见可美死了，不用花钱，送上门来的媳妇，这便宜上哪找上哪捡？他老婆子乐得是又多个做饭洗衣服的人，就急着给他们成亲。

姑娘没理财主的茬，她对小伙子说："我嫁你，可不是给财主当儿媳妇的，咱们得另立锅灶，自个儿过日子。"小伙子哪能不愿意呢？愁的是没有安家之处哪。姑娘又说："咱们就在你原来住过的破庙里成家，凭咱们四只手，还怕没饭吃呀！"

小伙子和姑娘真就出来了。财主这时可露出那黑心肠来了，也是一文钱一床被也没给小伙子。小伙子和姑娘俩在破庙里成亲了，真是就两个光人，只有那土地爷泥像给他们道喜。天黑啦，连个豆粒儿大的油灯也没有。可你说怪不怪？破庙里，忽啦下子像出了太阳，瓦亮瓦亮的，姑娘大叫："这是咋回事呀？"小伙子也喊："稀奇稀奇真稀奇！太阳出在破庙里！"

管它咋回事？亮比不亮好，小两口关上庙门睡觉了。

第二天，姑娘先起来，一看小伙子，更惊讶地拍手喊："哎呀！你的头咋长出黑乎乎的头发来啦？"低头往地下一看，嗬！一个光闪闪、明晃晃的金盔在放光。小伙子和姑娘乐得直抽鼻子，也不管是不是土地老爷显的灵，反正这是仙意，两人跪下直磕头。

自从有了金盔，不用说啦，那日子比火炭还红。

姑娘爹和老财主都越过越穷，穷得不得不上小伙子和姑娘家求帮讨要。你说，这大概就叫太阳不在一家红吧？

讲述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录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230. 吐　米　虫

（大连市）

从前，有个童养媳，长得俊，手又巧，谁见了都喜欢。可她偏偏摊上了个狠公公、刁婆婆，还有多嘴多舌的大姑子和小姑子。这些人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小媳妇一笑，就骂她是养汉精；一哭，就是丧门星；反正里外不是人。

有一天老婆婆对小媳妇说："你整天哭丧着脸，叫人瞅了好说是婆婆给你气受了！打今儿个算，从家门到井台，多走一步，小心我砍断你的脚脖子，听见啦？"小媳妇点点头。"还有，打今儿个算，你不能拿米当沙子，可着锅底做饭。每顿只准你挖三碗米，碗要平，不准挂着尖儿，一碗当两碗。"小媳妇眼泪巴嚓地又点点头。

一家七八口，一顿只做三碗米的饭，够谁吃呀！头一顿，公公一碗，婆婆一碗，大姑小姑子把锅巴巴都刮得净光。小媳妇呢，连个饭粒儿也没吃着。小媳妇在锅台上一边洗碗一边掉眼泪。一只大黑狗摇着尾巴张着嘴进来了。小媳妇拿着空碗悄悄地对大黑狗说："我这肚子还空着哪！好在你是狗，找屎吃去吧！"偏巧，这阵邻居二大娘来串门，婆婆从窗户口看见了，麻溜下地去迎。二大娘在院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婆婆在屋门口一脚门外一脚门里，都看见小媳妇拿着碗对着狗的长舌头。婆婆借架开腔啦："哎哟哟，她二大娘呀，你看见我这媳妇呀，叫她洗碗她不洗碗，拿起碗来叫狗舔。"大姑子伸出头来狠狠加了一句："哼，叫她刷锅她不刷锅，拿起炊帚乱哆嗦。"小姑子也接上了："叫她扫地不扫地，拿起笤帚唱大戏。"公公拿着大烟袋也出来说："唉，洗碗刷锅是小事，最气人的是糟蹋米。"

二大娘上平房，亮开嗓子到处讲。打这以后，小媳妇又馋又懒又不会过日子的名声在村里传开了，小媳妇满身是嘴也辩不清呀，因为人家二大娘亲眼看见了。

小媳妇冤屈还是小事，肚子饿得老叫唤可咋办？有一次，小媳妇一边做饭一边对供在锅台上方的灶王爷说："灶王爷，灶王爷呀，人家都说你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一家之主。可你没看见，我光做饭，吃不上饭？你言的啥好事，保谁的平安，为哪家子做主？"灶王爷耷拉着眼皮不吱声。

又到吃饭的时候了，还是公公一碗，婆婆一碗，大姑子小姑子抢着来刮锅巴巴。咦，

怪事来了，锅里怎么还剩一碗饭？小媳妇盛着吃了。公公婆婆一家人你瞅我，我瞅你，大姑子小姑子弄眉挤眼，都搁在心里琢磨。

小媳妇吃了三天饱饭，婆婆心疼死了，她指着小媳妇说："好啊，敢情是你偷着多添米呀！"第二天，老婆婆亲自盛了三碗米放在盆里，完了还把米缸画上记号，盖得严严实实。她还不放心，又狠叨叨地对小媳妇说："哼，你再多添一粒米，叫我知道啦，扒了你的皮！"

谁知道婆婆顿顿亲自舀米，小媳妇照样顿顿有吃的。不管公公婆婆、大姑子小姑子咋使劲地往肚子里塞，最后总得剩下一碗饭。

她公公婆婆更犯疑啦，他们嘀咕着：八成是这小老婆有了野汉子，偷着给他米。对，一准是这码事，咱们抓！于是小媳妇做饭时，几双眼睛盯着锅台，可是看了早饭看晚饭，啥也没瞅见。又上小屋去翻，翻了个底朝天，连个米粒儿也没翻出来。

小媳妇屈得哭啊，哭啊！她对灶王爷说："灶王爷呀，那米是你可怜我给添的吧！我宁可饿死也不愿背这个黑锅呀。你再别给我添米啦！"灶王爷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像是啥也没听见。

忽然，从灶王爷牌位后边蹿出一条小虫来。这小虫有二寸来长，对着小媳妇点了点头，又腾腾地蹿到屋里，蹦到炕上，嘟嘟嘟，嘟嘟嘟，吐出一堆白花花的米来。这下子，小媳妇的公婆、大姑子、小姑子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像蒲扇，一个个直喊："哎哟，这是吐米虫啊！快吐，快吐！"小虫吐呀，吐呀，小媳妇心疼这好心的小虫，她说："够了，够了，你们看它多累得慌呀！"老婆婆拿起大烟袋锅就朝小媳妇头上刨："够了，够你吃的呀！这米还怕多吗？吐，吐，快吐！"

小虫吐了一整天，吐满了缸，吐满了盆，吐满了箱箱和柜柜，吐得满屋米堵住了门和窗。小媳妇的公婆被埋在米里，光露个头，还瞪着眼睛喊快吐快吐，直到他们连头也被埋上了。米堆顶了房梁，他们才没了动静。小媳妇看公公婆婆、大姑子小姑子都被米埋住了，就到街上喊救人。等人们来把他们扒出来，都已经憋死了。

小媳妇捧起吐米虫说："小虫呀，小虫，你是神仙吧？"小虫说："我不是神仙，我是司谷虫。你公婆刁恶，我可怜你受气，才来帮助你，每顿饭往锅里吐一碗米，谁知道反坏了你的名声。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我出来吐米给他们看，可他们又贪心不足。现在他们都被米压死了，你好好过日子吧！"说完，吐米虫就不见了。

后来呢？后来小媳妇再也没有挨饿，全村没米下锅的穷人也都吃上饱饭了。

讲述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楠拉村 农民 不识字
采录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231. 三 支 神 箭

（满族　宽甸县）

从前，鸭绿江边伊尔根觉罗家族中出了个败家子儿，这小子名叫洛安。他整天吃喝嫖赌，东游西逛，长了一身懒肉，人送外号叫“懒腚逛子”。几年的工夫，家业败置光了，穷得丁当响。老阿玛和老额娘吃没好吃，穿没好穿，生扯活拉地给气死了。

这一天，洛安穿着破衣烂衫，肚子饿得咕咕叫，坐在路边的老槐树下，看蚂蚁上树。他正在迷迷登登，巴望做个好梦的时候，忽听背后大路上脚步声响。他扭头一瞧，来个白胡子老头儿，边走边说：“欲知千年祸福事，需问白发过路人。”洛安一听，忙问：“萨格大玛法[①]，你能掐会算？”白胡子老头儿说：“百灵百验。”洛安说：“那就请你给我算算，看我多会儿能过上好日子，多会儿能娶个美人儿做媳妇？多会儿能成个巴延额真[②]？”白胡子老头眨巴眨巴眼睛：“你是‘懒腚逛子’吧？”

“噢！我，我叫洛安。”白胡子老头摇摇头，叹口气：“唉，不用掐，不用算，海能枯，石能烂，你这穷命不能变哪！”洛安急出一头汗，死乞白咧地问：“萨格大玛法，驴粪蛋儿都能翻烧，难道我就……”

白胡子老头儿瓮声瓮气地说：“‘懒腚逛子’呀，你是今年穷、明年穷，这辈儿穷，那辈儿穷，穷九十六辈儿还挂零！”说完，白胡子老头儿早走没影儿了。

一席话，像一盆冷水浇头，洛安心里唰地凉了半截子。他想，穷个三年二载还能将就，叫我穷九十六辈儿还挂零，这也太不公道了。走，上哪儿？找财神爷讲理去。财神爷在哪儿？听说上西天听如来佛讲经去了。西天多远哪，远也得去。他背个七零八落铺盖卷儿，拄根七扭八歪打狗棍儿，朝西天奔去。渴了，胡乱喝点儿浑河水、黄泥汤；饿了，东家讨瓢豆腐渣，西家要块馊干粮；困了，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树枝草叶当幔帐。走啊走啊，一走走到八百里旱沙，困住了。

这天，如来佛睁开慧眼：“咦！那不是‘懒腚逛子’吗？他咋逛荡到八百里旱沙那儿啦？噢，我说财神老赵啊！”财神爷赵公明忙应：“在！”“你那宝贝儿‘懒腚逛子’找你来了！”“找我干啥？”“他穷急泼赖，找你告状，其实是讨运气啊！”“他人在哪儿？”“困在八百里旱沙头。”财神说：“这可咋办好呢？”如来佛顺手摘下一张宝雕弓，三支雕翎箭，

① 萨格大玛法：满语，老爷爷。
② 巴延额真：满语，财主。

递给财神："把这三支神箭送给他吧！"财神爷接过弓箭，骑个小黑驴儿，得得得得来到八百里旱沙头，见那'懒腚逛子'蜷卧在沙滩上，快断气了。财神爷用箭杆捅洛安的心窝，他慢慢睁开眼，坐起来。财神爷问："喂，兄弟，往哪儿走哇？"洛安叹口气说："唉，上西天，找财神爷去！""找他干啥？""哼，那个老不死的！也不知我咋得罪他了，他叫我穷九十六辈儿还挂零，找他算账去！"洛安边说边爬起身来，趔趔趄趄往前走。财神爷哈哈大笑，说："伙计，别走了，你要找的人，就是我呀！"洛安揉揉肿眼泡，扑通跪倒，哀求说："财神爷呀，你老人家发发慈悲，让我成个巴延额真吧。"财神爷笑着说："起来起来，好说好说。"洛安半信半疑地站起来问："那，那你不再叫我受穷啦？""嗯，只要你能听我的话，就不受穷啦。""听，听，我保证听您的话！""那好，给，你把这三支神箭拿着，快到京城去，先用一支箭，射穿金钱，就能被可汗[①] 招为额驸，给国王当姑爷子，还能穷吗！"洛安一听可乐颠馅儿了："好，好！那，那两支神箭，还有啥用呢？"财神爷说："等以后碰到大灾大难，射出一支，金山开，银山开，金银财宝管够揣。"说着，财神爷跨上小黑毛驴，得得得得回西天去了。

洛安来到京城，老远就见鄂尔多[②] 门外人山人海，城墙上贴着可汗招额驸的榜文。大榆树上挂个闪闪发光的金钱，一拨拨小伙子拈弓搭箭，就是射不着金钱。洛安二话没说，撸胳膊挽袖子，一把撕下榜文。

看榜文的固山额真[③] 一看就火儿了："呔！哪儿来的大胆狂徒，竟敢乱撕可汗的榜文，拉下去宰了！""喳！"蹭蹭蹭跳出几个巴图鲁[④]，揪住洛安，举起鬼头大刀。洛安吓得嗷嗷直叫："饶命啊，饶命啊，我能射穿金钱哪！"固山额真一听，一挥手："慢！叫他射一箭看看，射不着，定斩不饶！""喳！"巴图鲁们松了手。洛安擦擦汗，定定神，抽出一支箭，搭上弓，使出吃奶的劲，把弓弦拉个半圆，只听嗖的一声，那箭便从钱眼儿里穿过去了。

"赛音[⑤]！赛音！"周围响起一片喝彩声。固山额真忙命人给洛安换上一身新衣服，领进宫廷。可汗一看，小伙子长相还算不赖。一考问，半个大字不识，恁嘛不懂。可汗摇摇头，叹口气，说："给他请个巴克什，让他念一个月书再说吧！"

这位巴克什是个有学问又严厉的老学究。洛安走进书房打瞌睡，一个字也学不进去，脑瓜子早被额驸啊，美女、金钱、山珍海昧啊什么的给灌满了，哪有心思读书。老巴克什气得胡子翘上天，轻则训斥一通，重则抡起戒尺打手心儿。洛安怎能受了这个罪，他打了十天瞌睡，装了十天病，又逃了九天学，这个月就差一天了。听说明儿个可汗要考

---

① 可汗：国王。
② 鄂尔多：满语，宫殿。
③ 固山额真：满语，官号，即都统。
④ 巴图鲁：满语，即勇士。
⑤ 赛音：满语，好的意思。

问，考好了成亲，考不好杀头，他吓出一身冷汗，鸡叫头遍，赶忙逃出京城。

跑了半天晌午，腿也瘸了，肚子也饿了。前头有一座茫茫苍苍的大山拦住去路，狼虫虎豹呜嗷直叫。这可咋办呢？他冷丁想起财神爷的话，连忙抽出第二支箭，哧棱就射出去了。这一箭，正好射在半山肋。就看那山“哗”一下两半儿了，嗬，瞧那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子，一堆一堆，比石头还多。那金马驹儿，撒着欢儿，漫山价跑。洛安有心哈腰抓几块金银揣兜里，腰也懒得哈，再说揣那么一星半点儿好干什么！哎，有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雇车去。他东雇一辆，西雇一辆，一雇雇了一大帮，能排成九十九里一长趟。他催逼着这帮车把式，紧赶慢赶赶到山根儿，眼睁睁看那大山缝“吱”一合上了。大山严丝合缝，啥宝贝也看不见了！

车把式说：“哎，你雇车来拉什么呢？”洛安说：“别着急，我这还有一支神箭，等我射出去，金银财宝拉不了啊！”说着，“哧棱”一下射出了最后一支箭。说也邪门儿，这箭不往山里穿，却飘飘摇摇过岭了。唉，咋办呢？去找吧。他连滚带爬翻过岭，见一个老头儿在块平乎地里侍弄瓜，瓜地边有一架葫芦，结个葫芦有碾盘大，箭就扎在那葫芦上。洛安说：“萨格大玛法，这个葫芦中了我的神箭，葫芦里的金银财宝全归我啦，你替我把葫芦割开吧！”老头说：“这有锯，你自己开瓢去吧。”洛安说：“我懒得动弹，你拉吧，拉开了，金子渣，银子沫，也够你过一辈子啦！”老头儿说：“好！”他拿个锯，“哧啦哧啦”把葫芦拉开了。咦！葫芦里哪有啥金银财宝？只有一张小纸条，上下写着几行字。洛安看不懂，求老头儿给念念。老头儿清清嗓子，朗朗念起来：

头一箭射中金钱，你懒跨学海；
第二箭射开宝山，你懒得哈腰；
第三箭射中宝葫芦，你懒开两扇瓢；
活该你穷到九十六辈儿零三朝！

讲 述 者：姜一堂 男 满族 86岁 宽甸县南古楼子砬子沟
农民 私塾二年 会唱大鼓书
采 录 者：焦 平 男 满族 55岁 宽甸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77年
采录地点：宽甸县南古楼子砬子沟

232. 刘不成器

（沈阳市）

从前，在辽河西岸有个刘家堡，堡子东头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当家的名叫刘成玉。

因为他把父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三间草房、一条毛驴，全扔进了赌场，所以，人送他个外号叫“刘不成器”。

这一年，眼见着明天是腊月三十，他带着媳妇和孩子蹲在四面透风、八面漏雪的破庙里。孩子看人家打酒买肉、买鞭买炮欢天喜地地张罗过年，就跑回庙来向妈妈要新衣、要好吃的。他媳妇见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心疼地说：“儿呀，咱家的钱全让你不成器的爹输光了，今儿晚上的下锅米都没有了，让妈妈拿啥给你办年呢！”说完把冻得浑身哆嗦的孩子搂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再说刘不成器，他看旁人张罗过年，自己也很着急。大清早起来，他就到堡子里东求西借跑了半天，不是这家说手头没钱，就是那家说不借。眼看着日落西山了，他连一个铜子儿也没借到。他心里明白，这不能怪老亲少友不讲情面，都怪自己输要不成人没信用。

他无精打采地回到破庙。刚进庙门，就听见媳妇和孩子的哭声，不由得鼻子一酸，跑到媳妇跟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孩子他妈呀，都怪我把这个家弄到这步田地。村中父老瞧不起我，不肯把钱借给我，我求你去舍舍脸，张罗几个钱来让孩子过年吧！”媳妇见了急忙把他拉起，说：“唉，当初，你要听我的劝，怎能受今日之难！只要今后不再去耍钱，要我咋的都中。”刘不成器起誓发愿地说：“从今往后，我要是再登上赌场半步就不得好死！”媳妇见他已有悔改之心，就出门求借。

她来到亲娘舅家里，对舅舅把家中的境遇哭诉了一回。舅舅听完说：“好好一个年轻汉子不务正业，拖累妻子儿女跟着受罪，真是作孽！外甥女，你不要伤心难过，舅舅家虽不宽裕，也不能眼看着你们过不去年哪！先拿去半吊钱置办年货，等过了年，我抽工夫去劝劝他。”

刘不成器见媳妇借了钱回来，心中特别欢喜。他把钱往怀里一揣，拎上破柳条筐，拿上布口袋往村中集市走去。常言说：穷汉子见不得狗头金，趁俩铜板就现形。你看他让怀里那俩钱支的，腰板溜直，两眼望天，嘴里还哼哼呀呀地唱上了小曲。他刚走到集市东头，见赌友王二迎面走来。王二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得暗暗高兴。他高兴啥？他知道刘不成器怀里有钱了，想拉他去赌，就紧走几步来到近前，笑嘻嘻说：“刘大哥今天这样高兴，一定是从哪儿发财回来。走，陪小弟去玩一会儿。”刘不成器听了一惊，忙说：“不行，不行，我怀里这半吊钱是刚刚借来办年货的，要是输了，拿啥过年呢？不中！不中！”说完扭头就走。王二急忙拦住说：“别走哇！要钱这玩艺全凭时气壮，看你今天红光满面的样，我担保你稳赢。到时候几注下去，真把这半吊钱变成五吊，那不过个肥年！”刘不成器听了心头一动，寻思王二说的还真有点儿道理呢！今天，我要走红运赢了，到那咱多买些米面油盐、鸡鸭鱼肉，让老婆孩子跟我多多快活几天。主意打妥，就跟王二来到赌场。没过半个时辰，他就输得分文不剩。

刘不成器眼见着赢家把钱拿走，一个人怔呵呵呆在那里后悔。心想：钱没了，年货办不成了，要我拿啥脸去见老婆孩子呢？不如一死干净。想到这儿，他晃晃悠悠来到村外河边树林子里，找到一棵老柳树，解下腰带，长叹一声，说："我刘成玉误入邪道不听人劝，走到有家难归的绝境，是自作自受啊！"说完一狠心把腰带搭在老柳树上，系个死套，把脑袋伸进去，双脚蹬空，就等着见阎王爷了。谁想到他命不该绝，双脚刚一离地，就听"咔嚓"一声，树枝折了，把他摔落地上。他站起重找树杈，忽听背后有人哈哈大笑。他急转身回头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站在他面前说："刘不成器，你不打算过年，还不让旁人过好年吗？——跑人家门口寻死！"刘不成器说："这里没人家，哪是你家门口？""这里就是。"老头儿说着一挥袍袖，那棵老柳树不见了，眼前出现一座深宅大院，嚯！这人家可真阔气！黑油子大门两边儿蹲着两只大石狮子，四周一扬手高的粉红色围墙，院里的房舍不是一般的瓦房，全是金光耀眼的楼台殿阁。刘不成器见了一愣，问："这是什么地方？"老头儿说："我的家呀！"刘不成器说："难道你是神仙？"老头儿说："对，我是柳仙。为报答你家先人把我栽种之恩，特来搭救你。"刘不成器说："唉，你一片好心将我救下，可是我咋回去见老婆孩子呢？"柳仙说："你只要痛改前非真心戒赌，我送你些银两谋生去吧。"说完递给他两片树叶，人不见了，那楼台殿阁又变成了老柳树。刘不成器以为是梦，低头看见手中的两片树叶已变成两锭金子，才相信自己真遇到了神仙。他急忙跪倒在大柳树前，连磕了三个响头。

他连跑带颠儿回到村中集市，到钱庄把金子换成许多白银，办了年货回到家中，把遇仙的经过对媳妇说了一遍，媳妇听了急忙焚香叩拜。全家人过了个乐和年。到了正月初六，刘不成器就在集市中心买了三间临街房子，他决心改邪归正，开起杂货铺来。

转眼过了半年光景，王二几次叫他去赌，他都没去。这一天，他呆着没事在街上闲逛又撞见王二。王二笑嘻嘻拦住他的去路，说："刘大哥，你浪子回头金不换，小弟佩服。今天，我特意为大哥备下了几杯水酒，请大哥赏脸。"刘不成器被他的话哄得晕头转向，就点头答应了。刘不成器哪儿知道，这是王二设下的圈套。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已有六分醉时，那些旧时赌友忽拉一下钻进屋里。这个捧他时来运转，那个恭维他财运亨通。好一通吹捧之后，就叫他玩几把试试手气。这时，刘不成器已被哄得忘了姥家姓啥了，他借着酒劲儿便推起牌九来。刚开始大伙儿让着他，让他赢了几把，逗引他来了兴致之后把赌放开来。"耍钱耍钱，房子乱颤；局东赢利，耍匠要饭"的说法真半点儿不差！他玩了两个时辰，又把店铺家底输个干净。等局散人空，他酒也醒了，只悔得咧着大嘴直捶胸脯子。他哭着哭着，又"噗哧"儿乐了。你说他乐啥？他想起上次没死，多亏柳仙相救才得以死里逃生，又得了意外之财，不如再去找他。

他又来到河边树林老柳树下，像上次一样，解下腰带，再搭上树杈，他刚要系套，那柳仙果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只是有点儿不高兴，说："刘不成器呀，刘不成器！你真是

个不成器的人哪！听旁人说耍钱的人没脸没皮，我听了不咋信，今日眼见为实。你又来干啥！”刘不成器跪在地上说：“神仙息怒，小人旧病复发，都怪王二勾引。请再帮我一次吧！”“唉，我看你先人之情，你妻子儿女之份，再送你半升麦种拿回家，把它种在南大洼那五百垧河滩地上吧。”“哎呀呀，那河滩地十年九涝，把麦种撒在那里不是白搭工夫又赔本吗？再者说，这么点儿麦种怎么能够种那老多地呢？”柳仙听完微微一笑，说：“傻孩子，我要你种就去种，播种时，你只要把麦种装在点葫芦里尽管往地里点就行了。千万记住，麦子一熟就赶紧收下，堆放在南洼东岗柳树下。”柳仙说着又递给他两片金叶做底垫。

刘不成器千恩万谢辞别柳仙，乐颠儿颠儿转回家。这一天，他请来本村中绅上富户等头面人物，在酒桌上把自己的打算一说，那些人听了个个暗笑，心想：他刘不成器八成是输钱输懵了，再不就是吃错了药，要不然咋能张罗要种十年九不收的河滩地呢！他既然要种，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就要他随便种吧。

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这年是二月清明。别看刘不成器不是正经庄稼人，他却明白二月清明麦在前。离清明还有五天，他就雇牛犋播开了麦子。说来真是件怪事，他把那半升麦种装在点葫芦里播呀播，一直到把五百垧地播完，那麦种也没使尽。再说这麦种下地之后就更奇了，旁人家的麦种没发芽，他家的麦苗拱出了土；旁人家的麦苗刚分蘖，他家的麦苗拔了节；旁人家的麦子刚灌浆，他家的麦子快熟了。那麦粒圆鼓鼓、黄澄澄的，那麦穗沉甸甸足有半拃长，把个刘不成器乐得嘴大眼小只想笑。

他记着柳仙的话，见麦子刚一黄就雇了好多车马人夫，不分白天黑夜地抢收，一垛垛堆放在东岗柳树下。他家的麦子在头晌刚收完，到下晌就来了天头。眼见着响晴的天“咔嚓”一个响雷，那瓢泼大雨就劈头盖脑地下上了。第二天早起，南大洼已是一片汪洋。旁人家没有成熟的麦子泡了汤，他家的麦子堆放在那里干干爽爽。

这一回，刘不成器真是“瘸子穿大衫——抖起来了”。他把这老多麦子磨成白面，开了一家面店。那日子真是“三伏天大酱——一眼瞅着发”！不到二年，他就成了十里八村的头等富户。

按理说，他穿上了绫罗绸缎，吃上了山珍海味，住上了高房大屋，使上了丫鬟奴仆，就应好好地维持家业，享享清福算了。人说“饱暖生闲事”，这话一点儿不假。他朝天每日吃饱喝足闲着没事，就又想起了赌场。暗中琢磨：我那咱要钱输钱差的是本钱少，如今我财大气粗时运正兴，到那里稳赢。再者说，凭我现在的家业，输个一星半点儿那不是像从大海里舀出一瓢水，九牛身上拔根毛一样嘛！干脆重操旧业，在那里混个后半生快活。

他主意打妥，便和王二等赌徒又滚在一起。要钱那玩艺，输多了的想捞，赢多了的想多赢。起初，他输点儿并没在意，呛不住越输越多，越捞越输，越陷得深越红眼。再

加上耍钱闹“鬼”，那些人串通一气调理他，还有他好瓜打[1]？没过一年，他就又把个数万家资输了个地了场光。

这一天晚上，大雪泡天，他赌输最后一注，从局场出来，想回家，媳妇因他又去耍钱气得上吊死了，孩子也被他输给了旁人。想投奔旧时破庙安身，那庙早已被拆为平地；想投亲靠友，谁肯收留他这个屡教不改的赌徒呢！他没地界儿去，就钻进墙角乱草垛里。这一晚上，他梦见柳仙怒冲冲向他走来，质问他说：“你这没脸没皮的耍钱鬼，还留在人世上做啥，你到阴世间受罪去吧！”说完抡起龙头拐杖对他当头一棒。

第二天，村里人发现刘不成器已被冻死。

讲 述 者：李凤梅 女 42岁 沈阳市毛织品厂 工人 中学
采 录 者：刘 敏 男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 干部
赵 明 男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局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3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毛织品厂

233. 不 摆

（满族 岫岩县）

俺们满族人把不搭理人叫做“不摆”，你知道“不摆”是怎么回事吗？这里边有个故事。

早先，在长白山下有一条无名河，凡是到山里挖棒槌的人都得从这条河通过。河虽不宽，可水却很深。河上只有一个渡口，渡口上只有一个叫格色的单身老汉摆渡。格色为人奸刻，每摆渡一个人要十个铜子，少一个钱也不行。就这样，他挣了很多钱，终日肥吃肥喝。

一天，一个白发老人在河对岸吆喝格色摆渡。格色跳上小船，荡起双桨，划向对岸。船头快要拢岸时，老人对他说了些客气话，格色搭讪着说：“你为坐船，我为挣钱，咱们各顾各，用不着说闲话！”老人解释说：“我是个穷人，身上没带一文钱，等我进山挖了棒槌，再重重补报吧。”格色一听，马上调转船头说：“别说你没带钱，你就是少给一文

① 好瓜打：好结局，好运气。

钱，我也不摆。等你回来补报？你要被狼虫虎豹吃了，我找谁要钱？”老人再三央求，格色却连头也不回，到底把船划回对岸。老人隔着河怒气冲冲地说：“我说老兄，你竟这样不讲人情，难道天底下就钱好使？你既然无情，我可要不义了，你可不要后悔！”格色哈哈大笑说：“我不摆你，有什么可后悔的呢？”穷老人也哈哈大笑说：“这可就不怪我喽。俗话说‘交下朋友一条路，结下冤家一堵墙’，你不给我路走，我也叫你没出路！”说着，举起手来向河面砍了一下，高声喊：“开！”说来也怪，这无名河水“唰”地一声从中间分出一条路，穷老人大摇大摆地沿着这条路走了过来，看也没看格色一眼，一直奔向深山老林。

这一下格色可傻眼了，河水分开再也不合上了。他天天守在河边等河水重新合上，可是船底都等烂了，眼瞧着人们从那劈开的河道上通过，河水就是不合，他后悔莫及。他划船挣的钱早就花光了，只好去讨饭。

格色老汉在讨饭吃的一段时间里也没离开渡口，他总惦记着重操旧业。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他好歹积攒了几个钱，买了一把镐，在河边开了块荒地，种上了甜瓜、西瓜。这里是通往山里的必由之路，在这儿卖瓜比不上摆渡来钱多，总比要饭强。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这一天正是瓜熟时候，一个年青人从分开的河道上匆匆走来，可到瓜摊前摸了一下兜，脚却没停下。格色看得清清楚楚，他招呼说：“吃瓜吗？”青年人说：“吃倒想吃，可钱不多了，光够住店的。”格色老汉忙说：“没钱有什么要紧？难道天底下就钱好使吗？”青年人听他说得挺诚恳，就停下吃起瓜来。吃完，青年人说：“种瓜卖也不容易，顶多不过卖个半月二十天，过了这阵你还做什么？”格色看了他一眼，很难为情地讲了自己当初摆渡的事。青年人听了，对他说：“穷老头儿能用手把水劈开，你没试试用手把水合上吗？”格色说：“这可没试过。”青年人说：“来，我试试看。”说着，用手向河面做了个合拢的架势，高喊一声：“对！”河水“唰”地一声对上了。格色老汉一下子惊呆了。

格色老汉很快就把破船修好，又开始摆渡了。

这一天，一个岁数挺大的老头儿在河对岸吆喝格色渡摆。格色跳上小船，荡起双桨，向对岸划去。船头快要靠岸时，他觉得那老人好像就是早先划开河水的那个人，怒火冲上心头。这时，那老人说：“我是个穷人，想进山挖棒槌，如今没有钱，你先把我送过河，等回来再重重补报吧。”格色一听，调转船头就往回划，还忿忿地说：“别说你没有钱，就是有，少一文也不摆！等你回来补报？你要叫狼虫虎豹吃了，我找谁要钱去？”穷老头儿没有再央求，眼看格色划回对岸。他轻轻一笑说：“你可别后悔！”格色说：“满不过你再用手把河水劈开。当初我等了十几年，不知道河水还能用手合上。这回，老哥，有能耐你就使吧，反正说出龙叫来，我也不摆你。”说完，坐在那等着穷老人砍水。可是，老头儿没用手砍水，而是趴在河边，“咕嘟、咕嘟”喝了起来。一口气把无名河水全喝干了。喝完后，老人大摇大摆走了过来，自言自语说：“砍水的是我儿子，对水的是我孙子，喝

水的是我当爷爷的。”说完，向长白山老林走去。格色看着这干枯的河道，又傻眼了。

讲 述 者：赵志钧 男 满族 73岁 岫岩县朝阳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林永琨 男 满族 岫岩县朝阳乡中学 教师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朝阳乡

234. 画中古城

（沈阳市）

记不清是在多少年以前，有个小伙子名叫王柱，以砍柴卖柴为生。他每天起早贪黑地砍了卖，卖了砍，一年到头不歇闲，可还是紧巴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眼见都二十七八岁了，还是光棍儿一个人，住在爹娘给他留下的那间破马架① 里。

这一年年关将近，明儿个就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王柱想，这几天柴卖得快，我得加劲多砍，多卖点儿，好抓挠几个年落儿钱②。这天，他起了个五更，爬到山上天刚放亮，砍完柴挑进县城，才卖十文大钱。他把钱揣在怀里，想到粮米铺买几斤米面。刚抬腿要走，忽见对面走来一个面黄肌瘦的干巴老头儿。他手里拿张画儿，有气无力地叫卖着：“卖年画喽，卖年画喽！过大年了，买一张吧！”他边喊着来到王柱面前，像哀求似地说：“小兄弟，买一张吧！”“老人家，我的腰里没钱哪！”你不是刚卖完柴吗？”王柱右手往前腕一指，说：“我还等用这钱买米下锅呢！”说完转身要走。卖画老头儿伸手把他拽住，哭唧唧哀求：“小伙子，我已经有三天没闻着饭味儿了，行行好，把这画买去，成全成全我这苦老头子吧！”王柱见他可怜不是见儿地③，便一狠心，从怀里掏出五文钱递给他。老头儿笑呵呵地把钱揣在怀里，顺手将画递给王柱。王柱一摆手说：“我家房小屋子破，有画也没处贴，你这画还是留着卖给旁人吧。”没曾想，那老头儿沉下脸来，气哼哼说：“你买了我的画，我收了你的钱，你就该把画拿去。要我留着卖给旁人，我还真就没那工夫，拿着！”说着把画硬塞进王柱怀里。王柱见他那急头白脸④ 的样子，心想：这个怪老头，把人家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拿就拿着吧。拿到家就贴在炕脚底下的墙上了。

大年三十晚上，王柱吃了饭，躺在炕上相看那画。画上画的是一座古城，那城楼、城门、城墙像真的一样。他琢磨，这座城可比咱的县城阔气多了，只可惜那城门关得紧紧的，看不清城里啥样，那里一定比咱县城热闹得多呢！

---

① 马架：一种用木杆和草搭苫而成的简易小棚子。
② 年落儿钱：用于购置年货的钱。
③ 可怜不是见儿地：形容非常可怜，令人同情。
④ 急头白脸：不耐烦的心情表露于外。

一会儿又端上一桌酒菜来。王柱问："老人家，您为啥这样招待我呢？"老头儿笑了笑说："这叫勤劳所致，善良所得，你当珍惜呀！"王柱听了似懂非懂，胡乱地点了点头，便狼吞虎咽地撑得差一点儿哈不下腰。心想：等一会儿，老头儿引我往楼下看，这回可不上当了，真像昨天那样掉下去还不得把肠子摔断呀！正想着，见老头儿微微一笑说："小伙子，你看那楼梯是谁上来了？"王柱一扭头，老头儿又哈腰把他从楼梯上搁了下去。一惊醒来，摸摸肚子，吧嗒吧嗒嘴，那肚子比昨天还鼓，那酒菜香味儿比昨天还浓。睁眼瞅墙上那画，城门又关上了。他心里合计：那里边样样都好，只是那老头儿总往外搁我不太得劲，等我明天见到他把这件事说说。

第三天，他一整天烟火没动。等到晚上，那画上城门又开了，走进去那老头儿又把他让到老地方。堂倌又来摆上酒席，看得出这席面没有前两次丰满。吃着吃着，老头儿叹口气说："小伙子，这里虽好，只能供得一饥却供不得百饱，切记不要忘了本份！"王柱一天没吃饭，心在席上，哪儿还听得进老头儿罗嗦。吃完，王柱对老头儿说："不要再往回搁我，那滋味儿真不好受呢！"老头儿说："我今天送你回去。"说着领他下楼。路上，老头儿说："这城内有奇景，你想看吗？""想看。""随我来。"王柱好奇心胜，没顾得细想就跟他走去。到了地方一瞧，原来是城楼上面。王柱一不留神又被老头儿从那上搁了下去。一惊醒来王柱暗恨：这老头咋又诓我！

第四天早起，王柱想，我有这供吃供喝的好地方，又何必天天砍柴卖柴挨那死累呢？不如躺在炕上等着吃现成的吧。主意打妥，便趴在炕上等天黑，好不容易盼到日头落，眼睁睁盯住那画，瞅哇瞅，瞧哇瞧，把眼珠儿也累乏了，肠子和肚子也饿打架了，那城门就像上了千斤闸不见动静，等到日头照了腚，那城门还是没见缝儿。他合计，可能是那老头儿出门了，今晚再等等。就这样，他愣是等了七天七夜城门也没开。眼看着再不去砍柴就要饿死了，这才又拎着斧头，扛着扁担上山了。

讲 述 者：薛天智 男 52岁 沈阳市于洪区建筑公司工人 初中
采 录 者：刘 敏 男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薛天智家

235. 画 中 驴

（沈阳市）

杨家镇有一个杨家豆腐房，是夫妻俩开的。两口子从年轻那咱起，就抱着磨杆磨豆

腐。他俩在磨道里磨磨到六十多岁，还是家不像家，业不像业，连一条毛驴都没买起。每逢过年，老两口就烧香上供地叨咕："上方的神哪，地上的仙，可怜可怜俺这无儿无女的老夫老妻吧！不指望您保佑咱发大财，只要能让咱买得起一条毛驴，帮着咱拉拉磨就中。"

这年腊月底，老头儿去街上打年纸，见画店里的一张画上画着一条白尾巴尖儿、白脑门儿、四只白蹄儿的黑毛驴儿。画得那个好哇，跟真的一般、活的一样呢！

他想：我呀，真驴买不起，就买一头假的过过眼瘾，解解心宽吧！他想到这，顺腰摸出一文大钱把画买了下来，卷巴卷巴拿到家，就贴在墙上了。

年三十晚上，要接神了，老太太说："老头子，我听说天底下每年出一张宝画，咱家这张兴许就是呢！"老头儿顺嘴开个玩笑说："那你就给它烧香磕头叨咕叨咕，让小毛驴下来帮咱拉磨。"

老太太拿棒槌当针（真），还真的就烧香上供叨咕上了："墙上的画呀，画中的驴，要是真宝就下来。"老头儿被老太太那假戏真唱的样儿逗乐了，就凑趣儿说："小毛驴呀，小毛驴，咱们家正月初六开磨，就请你在那天下来吧。"

一晃就是正月初六，各家买卖都放鞭炮开张了。老太太给画中毛驴上了炷香，念叨："今天开磨大吉大利，请你下来到磨房里去。"她话音刚落，就见那小毛驴撩撩眼皮儿，卡巴卡巴嘴儿，支楞支楞耳朵，蹬达蹬达腿儿，嗖一下就从画上蹦了下来。

打这往后，小毛驴就帮着老两口拉磨。着人稀罕的是，它每天拉完磨，不吃草也不吃料，干完活儿磨身儿就回到画上去。

人拉磨每天能磨五升豆子，如今，老两口有神驴帮忙，磨五斗也挡不住。眼见着杨家豆腐房越来越兴隆。街坊邻居觉得奇怪，就在暗中察看偷着扫听[①]，渐渐地就把老杨家有神驴帮忙的事哄嚷出去了，每天都招来老多人看稀奇。

镇子里有个财主，他一琢磨，觉着这可是个升大官发大财的机会，就想把这画弄到手里进京献宝。那天，他找到老杨头儿问："老杨头儿，你这张画卖不？""不卖，我还指靠它帮我拉磨做豆腐呢！"财主一笑，说："老杨头儿哇，你咋死螃蟹没沫儿呢，我买它是要给你老多银子的。你用这钱买房子置地当东家，不比你干这汤里来水里去的营生强？再说，你们老两口儿都挨累大半辈子了，该弄点儿钱享几天清福啦！"

老太太一听心活了，忙问："你要真心买，就出个价儿，够数儿了，咱就一手桃一手杏。"

财主先递五百两银子没成交，争来讲去落到五千两。老两口儿一约摸够口儿了，忙写文书画押立字据。

文书写完，老头儿想去墙上揭画交货，刚一伸手，只见那小毛驴张开大嘴，扯开嗓

① 扫听：从旁打听，了解情况。

门，嘎嘎大叫了三声，就腾云驾雾地跑了。

杨家老两口儿见银子没捞着，驴还没了，就嚎啕大哭起来。如今，后悔也不赶趟儿了。

讲 述 者：薛天智 男 52岁 沈阳市于洪区建筑公司 工人 初中
采 录 者：李连舜 男 满族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局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薛天智家

236. 打雷下雹子

（开原县）

早先有个人，家里特别穷，可是心眼儿好使，会过日子，谁家有个残羹剩饭的他都拣来吃。这事儿叫一个神仙知道了，想成全他，就变个老道上他家去化缘。这个人见老道病得连路都走不动，就把他背到屋里，盛一碗饭给他吃。老道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吃了半碗，剩下半碗没吃了，还呛了一碗饭渣子。这个人一看，想吃吧，又恶心得慌；不吃扔了，又怪舍不得的。他怕糟践了，还是吃了。

神仙见他果然是个好心人，就把他度到天宫去当差。干的是啥活儿呢？雷公在前边敲鼓，他在后边背一袋金豆往下撒，雷公叫他往哪块儿撒他就往哪块儿撒。这就是打雷下雹子啊。可是他不知道，等走到他家房顶的时候，他往下一看，老婆正喂猪呢，就起了奸心眼儿，寻思：这些金豆撒到别处多白瞎，给我老婆多撒点儿吧。就把剩下的多半袋金豆全都倒他家当院了。哪曾想，这些金豆没等落地就都变成鸡蛋大的雹子了，把他家的房子砸塌了，老婆子也打死了。

讲 述 者：姜凤兰 男 开原县居民
采 录 者：杨余庆 男 开原县百货公司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开原县城内

237. 金　鸡　岛

（盘锦市）

从前，渤海边有个兴隆镇。镇东头住着渔夫牛二，他心眼儿实惠，从小爱劳动，是兴隆镇有名的打鱼能手。镇头住着财主“钱串”，这人爱占便宜，自幼好吃懒做，是个贪心的老财迷。

有一天，牛二正在镇上卖鱼，被没事闲逛的钱串看见了。钱串见牛二的鱼又鲜又肥，非要白拿两条不可。牛二生来刚强，说啥也不给。钱串当着众人不好发作，气得干嘎巴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夹着尾巴溜走了。围观的人看到钱串丢人现了眼，一个个蹦着高儿乐，格外开心。

牛二在人群里让钱串栽了跟头，钱串哪能善罢甘休。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掌，钱串偷偷来到海边。他看见牛二在船上睡得正香，摸准牛二拴船的缆绳，举起斧头“咔嚓”就是一下，牛二的渔船顺着海溜子，忽忽悠悠漂进了大海。说也巧，牛二的渔船漂到大海中心的一个小岛旁停住了。第二天早晨，牛二醒来一看，才知道缆绳被人砍断，船是自己漂来的。从这天起，海上天天是狂风大浪，想回兴隆镇真比登天还难。

牛二落脚的这个小岛，人们都说过去有金鸡降落过，就管它叫金鸡岛。金鸡岛方圆不过百亩，到处是荒草怪石，山枣棵子。小岛北面有个海湾，这里风平浪静。牛二想，船上粮米倒也不少，干脆就在海湾捕鱼捉虾，等风浪一停，就能满载而归了。勤快的牛二，白天打了很多肥大的海虾，傍晚就送到岸上晾着。可是，第二天再去晾虾，发现头一天放的虾一条也没有了。开始，牛二以为是被大风吹跑了，就换了个地方。第三天去晾，发现第二天的虾又没了。接连几天，天天这样。咦，这是咋回事呢？牛二一时也闹不清咋回事儿。

这天，牛二照常把捕来的鱼虾晾好。夜里，他没有睡，蹲在船舱里察看着岛上的动静。到了半夜前儿，天上有个大火团，直冲小岛飞来，轻轻地落在晾虾的海岸上。牛二再仔细一瞧，哦！原来是只大金鸡。这回，牛二明白了，就是它搞的名堂。为了弄个究竟，牛二一动不动，蹲在舱里继续察看，只见金鸡吃完海虾，来到海边冲着渔船说：“咯咯咯，我吃了你的虾，一定偿还。”一连说了好几遍，然后梳理好羽毛，“扑棱”飞走了。

海上的风一直刮了七七四十九天，牛二也起早摸黑，足足干了四十九天。到了第五十天傍晚，牛二和往日一样，晾好虾就睡觉去了。在睡梦中，大金鸡又咯咯地飞来了，它吃完海虾没走，趴在草窠里下了个大金蛋。这时，海上也变得风平浪静了。金鸡下完金蛋，冲着牛二叫：“牛二哥哥，我吃了你的虾，给你生个蛋。”说完飞到天上不见了。牛二半夜醒来一看，草窠里果然有个金光闪闪的大金蛋，他使足力气，把金蛋搬上渔船，又

躺下睡着了。不大工夫，牛二的渔船顺着回流的海潮，又漂到了兴隆镇。

牛二回到家乡，把全镇的穷苦弟兄都请来了，把在金鸡岛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过了几天，又把卖金蛋的钱给每人分了一份儿。从此，牛二娶妻生子，和大家一道过上了好日子。

再说钱串这个老财迷，看到牛二他们得了金蛋过上了好日子，馋得三天没睡着觉。他和老婆商量："喂，我们也去一趟金鸡岛吧。"他老婆怕淹死，赶紧摇晃着胖脑袋。"胆小鬼，咱有福之人怕什么！等有了大金蛋，咱就是全镇最富的财主了。"他老婆虽然没再说啥，早已吓成了一摊泥。没隔几天，钱串也买了渔船和网，一天夜里，钱串硬拽着老婆上了船。船上装满了买来的海虾，带足了酒肉米面，放开缆绳，顺着海潮也漂到了金鸡岛。到了傍晚，钱串跟他老婆把一筐海虾送岸上晾好，赶忙躲在船舱猫起来。到了半夜，果然飞来一只大金鸡。贪心的钱串又悄悄对他老婆说："牛二得了金蛋，我们为啥不把金鸡捉走？有了金鸡，就能天天下金蛋，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天下头等大富翁了。""老爷说得对！"钱串的老婆咧开两片厚嘴唇嘻嘻地笑着。说着两人拿起渔网，偷偷上了岸，朝着正啄食的金鸡猛地扣去。"扣住了！扣住了！哈哈……"就在俩人乐得不知姓啥的时候，就听"扑棱"一声，金鸡穿破渔网，飞上了半天空，一边飞一边大声说："咯咯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完，一直向南飞去。这时，天上雷鸣电闪，海上巨浪滔天，海潮猛涨，很快把小岛淹没了，把贪钱害命的钱串和他老婆一同卷入海底，成了大海龟的一顿美餐。从此，金鸡岛变成一片汪洋大海，金鸡再也没有飞来。金鸡岛的故事却一直流传至今。

讲 述 者：王全印 男 盘锦市盘山区 渔民
采 录 者：王振成 盘锦市司法局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王全印家

238. 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抚顺市）

故事出在凤凰城①。那时候山东蓬莱县，总是连年荒旱。这家老两口子，有个儿子叫关才，老头儿是木匠。过去出门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火车什么都有。过去逃荒，用个挑

① 凤凰城：即今辽宁凤城县。

子①，一头一个筐，三口人逃荒就来到了凤凰城。凤凰城有个员外姓黄，黄老员外膝下无儿，只有一个闺女叫黄河。关才一家三口人逃荒走到这，天下大雨，他们就钻进门洞去了。老员外说："谁在避雨？"家人就去问："干啥的？""逃荒的。"一看背的锯什么的，又问："你们到哪去落脚？""没地方去呢！"家人回来就跟老员外说："我看这木匠是做细活儿的，咱这还缺人，就叫他在这做活儿吧。"你看有钱人吧，小姐都听丫鬟的，员外都听管家的。员外说："行，叫来看看。"叫来一看，老太太挺硬实，能浆能洗。看小伙儿长得挺好，才十八九岁，就说："行，在我家吧。我这门房，上下屋好几间，你就住在门房里吧。给我做活儿，我供你家三口人吃穿，还给工钱。"做活儿得有个地方啊！就在后花园小姐闺房外搭了个棚子，让他们在那做活儿。

这个关才会弹琴。做活儿挣钱了，他爸给他买的琴，没事了坐那"嘣嘣"弹琴。他这琴弹得好，喜乐悲欢什么都能弹，像人说话似的。小姐在楼顶上听见琴声，就问丫环："什么人在弹琴？""前几天来一家逃荒的，是木匠。老太太在咱家做零活儿，小木匠和老木匠在给你做嫁妆。是小木匠在弹琴。"

这天，小姐就对她爸说："爹爹，女儿有个要求，想叫木匠做个线板儿。"老头儿笑了："做个线板儿那有啥？""我自个儿画的样，不知道他能不能做？时间呢，得十天做完。"黄员外把画的样儿留下了。中午吃饭，关才另有吃饭地方，木匠是手艺人，不跟大年头一起吃。这老头儿去了就说："小木匠，求你点儿事。我女儿要做个线板儿，你能不能给做？""怎么做？""这有个样儿，得限十天做好。""行！不就十天吗？"小木匠说，"叫我爹做还是叫我做？""叫你做。""十天？三天吧！"老员外心寻思：这线板儿，十天做上就是好的。你看这线板儿一尺长，一寸宽，两头还带抽匣，一头抽匣里分四个格，有装大针的，有装小针的，装顶针的；那头抽匣是专装扎花线头的、小剪子的。这一个抽匣、两个抽匣的，要费这么大事。中间还得抠上海马潮云，童子拜观音，有各样的花，还得留出搁线的地方。光这线就七十二样。一尺长，去了搁线的地方，还剩多宽吧？这个线板就这么罗嗦。为什么要这么做线板钱呢？黄河是那样想的：要看看他手艺好赖。

十天限，他三天就做完了。拿去了黄河一看，特别中意，就问："这小木匠我能不能看到？"他爹说："看他很容易，他就在楼底下做活儿，打开窗子就看着了。"他爹心里明白，姑娘是相中这小木匠了，就跟老伴儿说："别看咱家万贯家财，给个有钱的人家，人家还不喜欢。有饭给饥人。木匠家是穷人，在咱家住，不如就给他。"再说小姐，她把楼窗支开，趴窗往下看。行，挺中意，就跟她爸说："儿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想选个好心人。公子王孙不一定都好，我愿意嫁给他。""行。明天吃饭时再跟他说说。"

第二天，老员外又到那儿说："老木匠，有个事想要说，又不好意思说，怕你们驳斥。"

---

① 挑子：扁担。

“老员外爷，你要跟咱说话，咱是求之不得，哪有驳斥之理。你是主人我是奴，你就说呗。”“你那小木匠十几了？”“十八岁了。”“来这儿多长时间了？”“一晃暑去冬来，快一年了。”“我看这小木匠挺好的，我有一个女儿，想把女儿许配给小木匠。”老木匠“腾”家伙就站起来了，“哎呀，你咋说这话呢？我们这家人逃荒到了这个地方，哪能配得上你家的小姐呢？”“你看看，我就怕这手儿，你驳斥我就没法说话了。”“那就依你吧。”木匠也不能光说愿意啊！也得说点儿不愿意的话，过去叫“留口”。这事就说妥了。再说这黄河，她父亲一讲说他们同意了，就光想这甜蜜的生活，乐得够呛。又扎花，又打云子①，就准备婚事。

一晃一年多了，关才十九岁了，要娶亲了。这时候春天的风大，小姐在院里听弹琴，丫头就来回给传话：“小姐乐意听琴，你没事就多弹点儿呗！活儿少做点儿，叫老木匠多做点儿。”他这一弹琴，小姐就顾不得做活了，就聚精会神地听琴，脑瓜都伸出窗外去了，连听带瞅他。这时候来一阵大风，把他帽子刮跑了。小木匠自幼长的秃疮（现在叫白皮癣），一根头发也没有，脑瓜上全是白疙瘩，下雨天恶腥。一刮风小姐就闻着腥味儿了。一看这脑袋，“扑登”就坐屋里了。丫头问：“小姐你咋的了？”呆了好半天，小姐才上来这口气。她说：“哎呀，这可咋办？”“小姐，咋个事儿啊？”小姐有事不瞒丫头。丫鬟说：“这不难，乐意给就给，不乐意给就不给，这不是咱们一句话吗！”“这不行！这外边都知道了，这不坑人吗？”“那就告诉老爷。”老爷真就去看关才的脑袋，是不是这么回事。

一看，正是这么个事儿，就说：“你走吧。你们不能在这府里住了！我不能让你们白走，给你们十两银子，你们远点儿走，别在这跟前儿。”他们一家就走到了远远的地方，走到了大山里头没人家的地方，三口人开荒种地，就住下了。

老头儿越寻思越上火，越寻思越憋气。咱不要，单给咱；给咱了又整这事，还给咱赶出来了。老头儿上火死了，老太太领着儿子。儿子一看，爹不上火也不能死啊！儿子也上火死了，就剩老太太了。

老头儿死让儿子埋山后了，儿子死了老太太埋不动啊！没钱买棺材，怎么办呢？搁个席子、破草帘子一卷就搁在住的地上：“儿子死了，也叫他给我做伴儿。”五、六月不臭了吗？就搁平台上，卷上了。压下她在这儿不提。

再提这黄河，嫁妆也做了，就等成亲了。哪知她爸爸把关才撵走了，又给她找了一个，找个姓马的，是个官宦人家，黄河就嫁过去了。到了婆家，黄河一看就够了，王孙公子拿女人耍着玩，不当人，日子一长，她总惦着关才。

再说这天关才他妈在门口坐着，登门来一个人，是个采宝的南方蛮子，说：“老妈妈，家有什么人哪？”“哪有什么人，这不，地上躺个死人，再加上我。”“哎哟，死人！死几

① 打云子：民间刺绣的一种。

天了？”“死一年多了。”这人一听，一年多了。那不烂吗？打开一看，像好人一样，躺那像睡觉似的。这人看完了，心里有数了：一年多没烂，这死人成宝了，人死了心没死。我得想办法把他的心取出来。“老妈妈，你跟死人在一起，我也没家没业的，被继母所害，逃到外边来的。咱娘俩在一块过，你烦我不？”这老太太说：“不烦。”他说：“我打柴买来米，你在家做饭，这么行不？”“行，挺好。”这个人好取关才的心。

多咱到日子？一千天——三年多。他对老太太十分孝敬，每天打两挑柴禾，一挑留家里头用，一挑卖了钱给老太太买好吃的，买点儿穿的，一天天熬。明天就是一千天了。这天晚上，他装肚子疼，疼得要命啊。老太太一看，儿子有病了，平常娘俩挺好，这咋整？也没有药吃，这咋办哪？他说：“我就吃一样东西能好。”“什么东西？”“拉磨的豆腐水，吃完就能好。”“吃那个不费劲，我出去找去。”老太太就出去找去了。

他在家就动手了，用刀子把关才心口割开，把心取出来，这心还是跟好人的心一样。他用白绫子包上就走了。老太太回来一看，儿子没有了，死人还躺着呢。今儿等也不回来，明儿等也不回来，她到岁数了，也不能去找哇。

日子长了，又转过来年，到开花的时候了，她闻屋里有死人味儿。打开草席，用手一碰，漏汤了，面乎了。一看，哎呀！心被挖去了。老太太就猛劲哭啊。没过多久，老太太也就死了。

再说这个南方人，拿着这个心，回到南方，买个新木盆，取来泉水，把心放在里头，心就变了。变个小船，关才在船上拿个琴弹着，边弹边唱。南方人给小船搭上个圈子，大伙儿都坐下，谁看谁给钱。有的是看的，这钱挣老鼻子[①] 了。把水整没了，变成的还是颗心，搁大盘子里托着，大伙儿还能看心。

这事传来传去传到黄河耳朵里去了，说有这么个心，能变船，能弹琴，还能变人，可好了。黄河心里总闷闷不乐，总想关才。这回就要求她男人说：“人家都去看，你也带我去看看。”“好。”“就坐上小车子，就是马拉的带斗的车，去看去了。离得挺远，人家不让上跟前，不是有圈子嘛。黄河听见琴音，哎呀，这不是关才弹的吗？再看周围的人全哭了。人们全骂：“这员外缺不缺德？把闺女许给人了，又不给了，把一家人都给害了。有病能治嘛！”关才唱的全是跟黄河的经过。黄河听得是真而切真[②]，黄河非得到跟前去看看，就跟她男人说：“咱多花钱不行吗？咱到跟前去看看。”她男的说：“行，给他五十两银子，咱得说好，我们到前边得仔细看看。”多少天才能挣五十两呀，南方人就说：“看吧。”就放黄河进来了。

黄河到关才跟前扒盆沿就瞅。一边哭一边瞅，瞅着瞅着，眼泪掉水里了，关才“叭

① 老鼻子：相当多。
② 真而切真：清清楚楚。

拉”就变了，变成一颗心了，咋整也变不出弹琴的关才了。南方人也不敢惹，那是有钱人家啊，就走了。

这事留到后人就是这么一句话：不见棺材（关才）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讲 述 者：石雅茹 女 67 岁 抚顺市新抚区 千金街道 小学
采 录 者：何锦良 男 34 岁 抚顺市群众艺术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 年 11 月
采录地点：石雅茹家

附：异文（一）

从前，有个老太太，一辈子就有一个儿子，名叫布阿里。布阿里长得再难看没有了，五可是丑，九腔十八调，你要听哪个调他给你唱哪个调。这布阿里就是专门靠唱唱儿[①]，供养母亲过日子。

有一天他唱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大堡子，堡子里有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名叫黄娥，她听见了布阿里的歌声，便对丫鬟说：“丫鬟，你去把唱唱儿的叫来，我听他唱得太好听了。”丫鬟出了屋，走到布阿里跟前说：“哎，先生，我们姑娘叫你到家唱唱儿。”布阿里一听，有人请他唱唱儿，便问那丫鬟：“你家姑娘叫什么名字?”丫鬟说：“叫黄娥。”于是他就跟着丫鬟走进大院，到了里屋门跟前。这时门一开，黄娥姑娘走出来了，她一见唱唱儿的，便“哎呀”一声，说：“小丫鬟，快叫他出去，吓死我了!”这时布阿里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一见这姑娘就愣住了：他走乡串沟到处唱唱儿，眼见的姑娘也有成千上万，就没见过这么俊的姑娘！他想进屋再多瞅几眼，可丫鬟却往外轰他。万般无奈，他把前脚慢慢地退出门坎，倒退着走出去了。

从打这以后，布阿里就什么也不顾了，一天到晚心里老是想着黄娥。那黄娥的鼻子、眼睛、嘴巴，哪样都好看，真像天上的仙女。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可就把他给愁闷坏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一天天趴在炕上昏迷不醒，总觉得黄娥飘飘摇摇地在他跟前。他讷讷见儿子病得这样，要给他找个先生看病，他扯着讷讷的手说：“讷呀，我这病什么先生也治不了，什么药也不顶用了。自从我见到黄娥，就日思夜想，忘不了她。”老太太一听，说：“这不是相思病吗？人家是有钱人家的姑娘，咱高攀人家不是妄想吗？傻孩于!”布阿里说：“讷呀，我眼见就要完了，你去把黄娥找来，我想和她见一面。”老太太一听犯了难：要是别的事去说说还不妨，为了这事人家能来吗？可是不去吧，儿子会更难过。也罢，就去碰碰，她能来不是更好吗？老太太从门后拿一根烧火棍拄着，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家门。

再说黄娥这天傍黑正在房中闷坐，忽见房门一开进来一个破衣烂衫的老太太，忙问

① 唱唱儿：演唱民歌小调儿。

道："阿木巴讷讷，你是哪地方来的？"老太太本想说我儿子想你，可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就打了一个唉声。黄娥一看老太太有话难开口，便说："阿木巴讷讷，你这般年纪，有什么话不必为难，只管说好了。"老太太见姑娘知情达理，又叹了口气，便说："我有个儿子不会干别的，就会唱唱儿。有一天你让丫鬟请他到你房中，说姑娘你要听唱儿。"老太太说到这里，黄娥心里暗想：我没听他唱唱儿，这有什么值得来找的？老太太接着说："我儿子自从那天回家，一头趴在炕上，已是多少天水米不进，怕是不能好了。是他让我来请你，他想和你见一面。"黄娥听了这话就把头低下了，暗想，这事可不好办，要是不去，当初是我请人唱唱儿，才惹下祸来；要是去，叫爹妈知道了，多不好听啊！又一想，不管咋的，我还是得去，人家是为我才要死要活的。她拿定了主意，叫来了丫鬟，跟着老太太，来到了布阿里家的小草房前。

这小草房东倒西歪的，窗户纸也没糊上，屋里土炕上没炕席，连坐处都没有。黄娥一看，这日子过得也太寒酸了。老太太见儿子蒙头盖脸地躺在炕上，忙把被子掀开，招呼说："孩子啊，醒醒，人家姑娘来了，快醒醒。"这时的布阿里不管怎么叫也是一声不吭，老太太急忙上了炕，把他的身子翻过来掉过去，可他还是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像死人一般。叫来叫去，直叫到鸡叫头遍，黄娥着急了，就对老太太说："阿木巴讷讷，我一个女孩儿家，实在不能再等了。"老太太叹息说："你就走吧，我这孩子恐怕也是不行了。"说着老太太的眼泪劈里啪啦地掉了下来。

约摸黄娥也就是走到半道儿上吧，布阿里才苏醒过来。老太太一看儿子醒了，忙说："孩子，头会儿怎么叫你，你也是闭着眼睛大睡，人家黄娥姑娘在这里呆了多半宿，这才走了。"布阿里听完长出了一口气，说："唉，也是我和她无缘相见。讷呀，我是不行了，我死之后，有一件事你得依我。"老太太说："什么事，你说吧！"布阿里说："我死之后一百天正好是清明，你去给我上坟，把我的心从坟里拿出来，日后必有人来买。你得多要钱，好留着你养老之用。讷呀，你可千万记住。"说完眼睛一闭就死了。

一百天后，正是清明。老太太去给儿子上坟，把佛头[1]一插，这就哭开了，直哭得死过去。等她明白过来，见插佛头的地方塌下去了，用手一扒，果真见到一颗活鲜鲜的心摆在那里，老太太将心捧了出来。回家后瞅着这颗心又是一顿哭，哭够了，缝了一个小布袋，把心装在里面，挂在了房檐底下。

有一天，老太太正坐在屋里，望着房檐下的小布袋难受，大门外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白胡子老头儿，一个是小伙儿。只听白胡子老头儿说："老太太，你那房檐下的小布袋不好卖给我吗？"老太太一听，说："那是我儿子的心。"白胡子老头儿说："你卖不卖吧？"

---

① 佛头：满语，汉意为"祭祀用的柳枝"。满族习俗，清明节上坟时，用五色纸条粘在柳枝或杏枝上，插于坟旁，此祭祀用品谓之"佛头"。

老太太想：我儿子叫我多要钱，我得多要点儿。便说："你拿二百两银子吧。"白胡子老头儿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二百两银子交给了老太太，伸手摘下小布袋，转身走了。

这一老一小来到一个荒草甸子上，白胡子老头儿见四下无人，对那小伙子说："徒弟，你到前面山上给我捡一背干柴回来。"本来老头儿花二百两银子买了个小布袋，小伙子就有气，这回又叫他捡干柴，就更不乐意了，说："师傅，捡干柴干什么？"白胡子老头儿说："叫你去你就去，我有用处。"小伙子不敢多说，只好去了。不一会，就捡来一背干柴。白胡子老头儿接过干柴转圈摆好，掏出小布袋，放在当中，将干柴点着了。火苗遇上风，一蹿多老高，一背柴眼见就要烧落了。这工夫就听"嘎叭"一声响，从火堆里跳出一个东西，一蹦多老远。白胡子老头儿连跑带颠跟上去，一把抓在手里，原来是一只玉石杯，绿莹莹的，透明、晶亮。白胡子老头儿到山上找一块溜光的大石桌，把玉杯放在石桌上，口里叨咕着说："玉杯啊，玉杯啊，你唱啊，快唱啊！"这玉杯果然唱起来了，围着桌子转圈唱，唱得特别好听。这回那小伙子可乐了，连说："太好了！太好了！"白胡子老头儿说："徒弟，光咱俩听还不顶用，你看明儿个的吧！"第二天，他俩走到一个镇子上，白胡子老头儿把桌子一摆，说："唱吧，玉杯！"这玉杯就开唱了，听的人围得人山人海，挤都挤不透。

这老小两个人就拿着玉杯卖唱挣钱，一晃不少日子过去了，钱也挣得无数了。说来也巧，这一天唱到了大堡子头，黄娥在房中远远地就听到了歌声，她对丫鬟说："你去把唱唱儿的给我请来。"丫鬟说："得了吧，我可不再干那宗事了，你不光听唱儿，还得看人，闯下祸来还得跟你擦眼抹泪儿。"黄娥说："好妹子，快去吧，这回我不看人，光听唱儿。"丫鬟连蹦带跳不一会儿就把一老一小请来了。

白胡子老头儿把玉杯摆在桌子上，玉杯就开唱了。黄娥见玉杯唱得很好听，喜欢得不得了，就说："老师傅，你这玉杯能不能卖给我？多给你钱。"老头儿一想：从得了这玩艺儿，银子也没少挣，如今卖给她也算够过了。便说："姑娘，你当真要卖，就给二百两银子吧。"黄娥一听，马上付了银子。

黄娥留下了玉杯，捧在手中左看右看，看够了往桌子上一放，说："玉杯，你唱一个，我听听！"哦嗬，这玉杯就来劲儿了，转着圈儿滴溜滴溜赶着跑、赶着唱[①]，唱的动静没那么[②] 豁亮的了。黄娥坐在炕边，胳膊肘拄在桌上，下巴颏儿拿在手上，静静地听着，越听越觉得这唱唱的和死去的布阿里动静儿一样，听来听去可就难受起来了，心想：人家要不叫我，哪能年纪轻轻的就丧了性命，撇下孤寡老太太，他对我真是一片真诚啊！想着想着，眼泪止不住地直往下掉，玉杯转着圈赶着跑赶着唱，正好转到黄娥跟前，黄娥

① 赶着跑、赶着唱：一面跑，一面唱。
② 没那么：再没有比那更（豁亮的了）。

的眼泪叭嗒掉在了玉杯里。这玉杯立即停了下来，一翻个儿掉在地下，这时，只听“嘎叭”一下，从地下蹦起个小伙子，眉清目秀，长得像仙童一样，眨巴着一双大眼睛瞅着黄娥。黄娥一惊，忙问：“你是谁?”小伙儿说：“你说我是谁，你刚才寻思的谁，我就是谁。”黄娥又惊又喜地说：“你是唱唱儿的?”小伙儿说：“不错。你那时看我丑，这时你看我怎么样?”黄娥上下一打量，笑了。低头再看玉杯，玉杯不见了。

这天晚上，他俩就结成了夫妻。（满族　岫岩县）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7岁 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附：异文（二）

早年，有个小伙子，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悦耳动听。他天天一边铲地，一边唱歌，歌声飞出老远老远。

他家的二亩地，在黄员外花园外边。黄员外有个闺女，住在绣楼上，隔着墙能听见小伙子唱歌。小伙子的歌声，姑娘听得入了迷，一天听不见，就像掉了魂儿似的，无精打采。

有一天，姑娘趴在窗户上，想看看这唱歌的人啥样儿。正好小伙子干活儿累了，直起腰来喘口气。他随便地往绣楼上一望，和姑娘打了一个照面，彼此看了一眼。这一眼姑娘脸发烧，小伙子心乱跳。姑娘羞得急忙低下头，小伙子臊得赶紧猫下腰。

打这以后，小伙子的模样，老在姑娘的眼前晃荡。小伙子的眼前，也老晃动着姑娘的影子。

姑娘从丫鬟嘴里知道小伙子叫官才，他忠厚又勤快。小伙子从妈妈嘴里打听出姑娘叫黄河，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

从此，官才在黄河的心里生了根，黄河在官才心中发了芽。可是，生根发芽难开花，都因为：黄河住的是高楼，官才住的茅草屋。

官才一天天地瘦了，妈妈心疼地问：“白菜花，黄蜡蜡，我儿为啥瘦成这样啦？若有病灾快抓药，有啥心事也别瞒着妈。”

官才说：“石榴花，红似火，妈妈快把媒人托，儿子心思难细说，妈妈心里该明白。”

妈妈笑了：“哎哟哟，藤萝花，一嘟噜，你看妈妈多胡涂？我儿长大要成家，妈妈就给你说个好媳妇。”

官才笑嘻嘻地说：“入世上，有百花，不知妈妈相中了哪一家?”

妈妈一边纺线，一边对儿子说："棉桃花谢白棉吐，白棉能织好棉布。穷攀穷来富攀富，卖豆腐的呀，不巴结他开当铺。"

官才听了，转悠了半天，还是跟妈妈说出了心里话："桃花红，梨花白，除了黄家姑娘我不爱，妈妈求人说好话，黄河一准嫁过来。"

妈妈一听，儿子想的是黄员外的姑娘，连连摇头说："唉，苍子花，夜里开，我儿你咋不明白？苦菜花连着芥麻菜，它哪能跟芍药牡丹一块儿开？咱家就有二亩地，你想黄河白搭白。"

官才心里明镜儿似的，虽然姑娘有情有意，她的爹妈准不依。可是他心里装着黄河，睡觉梦见黄河。

妈妈托的媒人来了好几个，这个说："茉莉花，香十里，哪有张家姑娘名美气？"那个说："蔷薇花，娇滴滴，哪有李家姑娘脸皮细？"可是官才一个也不搭理。

妈妈气坏了："葫芦花，架上爬，不懂事的孩子气死妈。命薄福浅眼光高，狗尾巴花的媳妇你也捞不着。"

官才说："马兰花，道边栽，没有人理睬照样开。孩儿不配那富贵女，打一辈子光棍儿更自在！"

妈妈气得直打唉声，官才又扛起锄头对黄河唱歌去了。

黄河呢，她的脸色也一天一天地发白了。黄河的妈妈也着急了，就问闺女："玉兰花，白煞煞，闺女脸色吓死妈，有啥病灾快快讲，请个先生看看吧！"

黄河摇了摇头。

妈妈又说："窝瓜花，赛碗口，猴头燕窝家中有，兴许饭菜不对味儿，你想吃啥快开口。"

黄河低着头，光摆弄衣角，不吱声。妈妈一看，一拍大腿说："合欢花是儿女花，闺女大了想婆家。刘家财主王家官，闺女你愿嫁哪家？"

黄河一听，心里怦怦乱跳，急忙说："寒梅花，雪中开，白雪红梅迎春来，荣华富贵全不爱，妈妈莫要胡乱猜。"

这时，窗外传来官才的歌声，黄河推着妈妈说："玫瑰花，刺扎手，针针线线仔细绣，闺女忙把活儿来做，妈妈请你快下楼。"

妈妈走了，黄河又急忙地趴在窗户上看官才唱歌。两个人一看看到日头落。

有一天，黄河的妈妈欢天喜地地又上楼来，对黄河说："喇叭花，笑哈哈，妈妈给你道喜啦！刘相公家存万贯，他爹头戴大乌纱。闺女闺女你说说，这门亲事可心吧？"

黄河听妈妈给自己找了婆家，那白苍苍的脸刷一下变黄了。她扑到妈妈的怀里哀求说："九月菊，金顶头，赛过乌纱颤悠悠。刘相公是浪荡子，闺女不嫁别强求。"

她妈一听来气了："哼，杨柳开花随风飘，闺女不知哪山高？你要嫁个啥样的？说出

来我好给你挑。”

黄河心里琢磨，说不说心里话呢？她磨磨[1]了半天，一咬牙说了：“六月的莲花水里开，妈妈咋能地上栽？闺女已有心上人，除了官才我不爱！”

黄河的妈妈咋也没想到这一层，把她气得咬牙切齿，骂开了：“地丁丁，小穷花，又瘦又小地上爬，放着名门你不嫁，偏偏看上那土坷垃，咱家大富又大贵，这金凤凰咋能配乌鸦？死心塌地，没门儿！”妈妈蹬蹬地跑下楼去找她爹爹合计去了。

这天，官才又去对黄河的窗户唱歌。唱了半天，不见人影，那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的。他知道坏事了，一准是黄河的爹妈把她看起来了。

官才从地里回来，妈妈对他说：“五色梅，爱变色，昨个红来今个白。黄河哪有真心对着你，净是你傻瓜死心眼儿。”

官才一听，忙问妈妈：“凤尾花，透明的花，真花又好像是假花。你说黄河咋的啦？快快告诉孩儿吧！”

妈妈说：“美人蕉，娇美娘，黄河嫁给富家郎。是真是假还用问？黄河妈妈到处讲。”

官才听了妈妈的话，一头扎到炕上，病啦，再也没有起来。

妈妈流着眼泪对他说：“山茶花，开山腰，茅屋哪能养得了，死心塌地把她忘，儿病你妈多心焦。”

官才看自个儿病成这个样子，怕没有几天挨头了，他含着泪水对妈妈说：“丁香花，苦又香，妈妈白养儿一场，没养老，难送终，百年以后谁打灵[2]？妈妈呀，你原谅儿子吧！”接着又对妈妈说：“儿子死后，把我埋在二亩地地头上，我要看看黄河还听不听我唱歌啦。”

官才说着说着，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把儿子埋在二亩地的地头上。

原来，这是黄河妈妈施的一计，她把姑娘锁在楼下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不让她听官才唱歌，更不让他俩见面。又放风说，黄河已经出嫁，好让官才死心。黄河妈妈听说官才死了，乐颠了馅儿，赶紧放黄河回到绣楼上。

黄河哪知道官才已经死了！她乐颠儿颠儿地跑回楼上，打开窗户，竖起耳朵听，探出头去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听不见官才的歌声，也不见官才的人影。

这天，黄河正坐在绣楼的窗前纳闷，忽然，一阵婉转悠扬的歌声从窗外传来。这歌声除了官才以外，谁还能唱得出来？黄河乐得忙站起来，把头伸出窗外去找那唱歌的人。可是只有歌声入耳，没有人影过目啊！黄河想：水仙花，不离水，官才歌声叫我醉，光有歌声不见人，官才唱歌为的谁？

---

① 磨磨：打转儿，拿不定主意。

② 打灵：儿子为老人送灵时举的灵头幡。

黄河天天趴在窗户上怔怔地听着官才唱，天天见不到唱歌的人，闷得她转磨磨，心神不定。她实在没法解开这个谜了，就求丫鬟说："八月风里飘桂香，不知桂花哪里藏？求求妹妹到花园外，看看官才他在哪唱？"

丫鬟去了，不一会儿就跑了回来，慌慌张张地对黄河说："槐树开花遍地银，花园外边有新坟，坟上有朵小白花，唱出的歌是官才音。姑娘呀，官才他死啦，那歌声是他坟上的一朵小白花唱的。"

黄河听了丫鬟的话，魂飞魄散。她和丫鬟俩急忙跑出花园，来到官才的坟前，扑倒就哭起来："绣球花是团圆花，一贫一富把花杀，官才你去歌声在，听了你歌我泪如麻。"

黄河越哭越伤心，越伤心哭得越厉害。她的眼泪落在那朵小花上，小花像叫雨水洗过的一样。她的眼泪落在坟头上，坟头湿了一大片。黄河哭着哭着，歌声突然停止了，那朵小白花一下子凋谢了。黄河也不哭了，双手捧起花瓣，珍贵地揣在内衣里边。

"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见黄河不死心"这句话就是从这来的。（大连市）

讲 述 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239. 有缘千里来相会

（阜新市）

从前，在一个山沟里有户人家，姓姜。这家三口人，老两口儿，一个儿子，家境贫穷，靠打柴为生。儿子叫姜义，三十岁了，还没娶上媳妇，爹妈都很着急，姜义整天也是愁眉苦脸的。

有一天，姜义上山砍柴，发现一个肉蛋，他从没见过这东西，挺奇怪，也顾不上砍柴，揣着肉蛋就回家了。到了家，他拿出肉蛋给爹妈看，老两口儿也没见过这东西。三个人一合计，想打开看看究竟。姜义用刀把肉蛋拉开一个口子，掰开一看，里面是个小鸟儿，有膀有毛，跟鹅似的，还会说话。小鸟儿对姜义说："你救了我，我将来一定报答你。"小鸟儿又对老两口儿说："你们收我做个儿子吧！"老两口和姜义一听都挺高兴，就留下了它，还给它起了名字。因为它是一个肉蛋，就管它叫"圆儿"。

日子多了，圆儿长大了，会飞了，每天都自己出去打食，它到时候不回来，老太太就用马勺敲门框，一边敲一边说："圆儿，天黑了，回家来吧。"圆儿不管在哪，都能听到老太太的叫声，它一听到叫声，就飞回来了。全家人都喜欢它，天天把热炕头给它睡。圆儿特别孝顺，总叼来好吃的东西孝敬爹妈，时常陪着哥哥姜义上山砍柴。有一天，圆

儿见爹妈和哥哥都不高兴，就问是咋回事，爹妈说："你哥都三十的人了，还没说上媳妇，当爹妈的能不愁吗？"圆儿听了以后，记在心上了。

这一天，圆儿又出去打食，到了晚上，老太太和平时一样，用马勺敲门框说："圆儿，天黑了，回家来吧。"可圆儿没有回来，老太太又叫了好几遍，也没见圆儿的影子，全家都挺着急。到了第二天早上，圆儿回来了，老太太问它上哪去了，圆儿告诉他们："我上济南去了，去给哥哥寻媳妇。我听说那里有个员外正在给姑娘选女婿，我飞到他们家，晚上在他们家房檐下趴了一宿。听老员外说，三天之内在院子里立个高杆，上面挂个斗，里面放一双小姐的绣鞋，谁猜中了里面装的东西，小姐就许配给谁。"圆儿一口气说完，老两口儿一听，儿子能说上好媳妇了，别提多乐了，姜义呢，更是乐得没法儿。可爹妈又一想，上济南得过一条大河，租船又没钱，这可咋办呢？老两口儿对圆儿一说，圆儿告诉爹妈："我和哥哥一起去，我把他背过去。"老两口儿一听这法儿挺好，就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圆儿背着哥哥就走了。到了河南，圆儿和哥哥在离老员外家不远的一个山上停住了，圆儿让哥哥一个人去员外家，它在山上等着。姜义来到老员外门前，一看，围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他一打听，谁也没有猜中里面装的东西，心里挺乐。他扒开人群，来到高杆彩斗跟前，见老员外坐在那里，忙鞠了一躬，说："我从远地方来，听说这里正在选女婿，我想试一试。"老员外一看小伙儿长得挺好，就问他彩斗里装的是啥东西。姜义想了想说："里面有一双小姐的绣鞋。"老员外一听，哈哈大笑说："猜中了！猜中了！赶紧摆酒待婿。"吃饭时，姜义总往外张望，老员外问他瞅什么，他告诉老员外是和弟弟一块儿来的，弟弟正在前面的山上等着。老员外听完，忙说："咋不叫他一块来呢？"姜义说："我弟弟不是人，是个小鸟儿。是它给我背来的。"老员外忙打发人上山把圆儿领来，老员外一见，非常喜欢它，心想，我姑娘以后回家可不愁了。老员外又好吃好喝地招待了圆儿。吃完饭，老员外定下三天之内叫姜义来娶亲，又给了姜义不少银两，让他们回去筹备筹备。

当天晚上，圆儿背着哥哥回到了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爹妈。爹妈又是乐又是急，急啥呢，结婚要供天地桌，供猪头、小鸡儿，可这东西哪有哇。圆儿飞了一天累了，趴在炕上就睡着了，它不知道爹妈正犯愁。姜义一看睡觉的圆儿，想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对爹妈说："把圆儿杀了吧，用它的肉摆天地桌。"爹妈一听谁也不乐意，说儿子是忘恩负义，姜义不听劝，乘爹妈不备，拿起菜刀上炕就把圆儿杀了，摆了天地桌。爹妈一看，圆儿都死了，也就这么着了。

到了娶亲那天，姜义早早就去了，来到那条河边，他用老员外给他的银子租了一条船过了河。来到老员外家，老员外一看圆儿没来，就问姜义为啥没来，姜义撒谎说圆儿有病了，老员外说："那就等圆儿病好了再娶亲吧！"姜义咋说老员外也不同意，告诉他："咱们两家隔了一条河，没有圆儿我姑娘回不了家。没河一百里不算远，隔河十里地不算

近，你回去叫圆儿来吧，有圆儿咱们千里来相会，没圆儿咱们对面不相逢。”姜义一听，傻眼了，他后悔自己做了一件蠢事。

后来，人们把这句话叫白了，就叫成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讲 述 者：王玉民 男 67岁 阜新市细河区长营子镇胜利村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王秋梦 女 阜新市细河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阜新市细河区

240. 德力格尔玛

（蒙古族 阜新县）

多少年来，蒙古贞[①]人民口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有个小姑娘名叫德力格尔玛，这个小姑娘从小就爱玩红石头、绿石头，爱骑白骏马，爱领两条猎狗。她喜欢这三样东西，一直到当大姑娘了也没放下过。她要找婆家了，父母就说不要彩礼，谁猜中了女儿喜爱的东西，就把姑娘嫁给谁。人们都说这家当父母的嫁女儿的打算很奇怪，事情还真从奇怪上来了。

这一天，邻居的老妈妈在井台饮牛，看见从西北面来了一个骑黑马的人。这人来到老妈妈跟前跳下马，问：“老额吉[②]，你知道德力格尔玛喜爱什么吗？”老妈妈回答说不知道。那个人“叭”地一拍脖子，就又长出一个脑袋来，冲着老妈妈说：“看见了没有，我是有十二个脑袋的恶魔，你不告诉我她喜爱啥，我这就吞了你！”说完又一拍，就又冒出一个脑袋来，老妈妈吓坏了，就把德力格尔玛爱玩的三种东西说出来了。这样，德力格尔玛就要当恶魔的媳妇了。

眼看要过门了，额吉给德力格尔玛带上银镯子，阿爸给她唱起了送亲歌。这时，她常骑的那匹白骏马“唆唆唆”地来了，对她说：“姑娘啊，你乐意跟十二个头的魔鬼走，还是跟白骏马走呢？”德力格尔玛这才知道她的未婚夫是十二个头的恶魔，就急忙说：“我当然愿意跟你走哇。”白骏马说：“那你快去把你的镜子、你额吉的木梳、你阿爸的磨石带着，跟我逃走吧！走晚了恶魔就来了。”德力格尔玛转身告别了父母，拿上那三样东西，骑上白骏马走了。

---

① 蒙古贞：指辽西阜新地区。

② 额吉：蒙古语，妈妈。

刚走不一会儿，那恶魔就从后面追上来了，快要追上时，白骏马说："快扔下木梳！"德力格尔玛扔了木梳，只听"唰"地一下子，地面上长满了密密层层的大树林子，恶魔的眼睛被树挡住了，路也堵住了。眨眼工夫骏马又驮姑娘跑了好几里路。过了一会儿，恶魔又追了上来，白骏马又说："扔磨石！"只见那磨石扔出手，"轰隆"一声，平地长出了一座大山，把恶魔隔在山后。白骏马又驮姑娘跑了。不一会儿，恶魔又追上来了，白骏马急忙又说："扔镜子！""哗啦"一下，德力格尔玛又把镜子扔下马去，平地立刻出现了一片大海，恶魔又被拦在大海那边，过不来了。

白骏马又跑开了，跑了很长时间，把德力格尔玛驮到了一个窝棚跟前停下了。碰巧，窝棚里面出来个漂亮的小伙子，他们俩一下子相爱了，又很快地成亲了，就在这个海边上过起了日子。那匹白骏马也跑到水草好的地方抓膘散逛去了。

有一天，德力格尔玛去井台挑水，白骏马跑来对她说："今天要来一个人，跟你说借我去用一下，你不能不借给他，但是要把马绊儿留下。"德力格尔玛点头答应下来。不一会儿，果然来了一个人，要借白骏马使用，德力格尔玛看马脖子上没有挂着马绊儿，就把马借出去了。可她不知道那马绊儿让丈夫挂在鞍子外边，这样马还是带着绊子走了。

过了几天，德力格尔玛进山背柴，就听白骏马叫唤，她急忙跑去一看，天哪！白骏马不知被人绊住多少天了，饿得身上的毛很长，屁股也塌下了两个很大的坑，腿细得像麻秆儿。德力格尔玛边抚摸着心爱的马，边心疼地哭了，说："怪我粗心，当初没看见你带了马绊儿，我这就给你解开绊子。"白骏马说："也怪我少说了一句话，那个借马的人就是十二个头的恶魔，他借我就是要分开咱们，绊死我，吞掉你。现在你解开绊子，我也没救了，等我断气后，你把我送到山顶上，头朝西北埋了，再为我祷告：'白骏马，长成八十丈的松树！'这样，我就会变成大树，往后你有啥灾难，就爬到树上躲避吧！"说完，白骏马就死了。

德力格尔玛和丈夫流着泪，把白骏马埋葬后，他们就祷告说："白骏马长成八十丈高的松树吧！"刚祷告完，从埋马的坟堆上，就长出一棵松苗，眨眼工夫，长成了八搂粗、八十丈高的大松树。他俩正奇怪地看着，突然一股黑旋风从西北刮来，德力格尔玛对丈夫说："不好！恶魔又来了，咱俩快上树。"他俩刚爬上松树，恶魔就手拿一把板斧，从黑旋风里钻了出来，呲着獠牙说："我原来只想吃女的一个人，没想到树上倒有两块肉。"说着抡起大斧子砍起树来。砍着砍着，砍累了，张嘴喘着粗气，冒的汗水把地上都冲成了小河沟。这阵儿，来了一个狐狸，对恶魔说："你想吃肉，我也馋肉吃，我来帮你砍树行吗？"恶魔就把斧子交给了狐狸，呼呼地睡起觉来，一觉就睡了三个月。你说也怪，这狐狸就是姑娘小时玩的红石头变的，它这是搭救主人来了。它见恶魔睡了，就把斧子一扔，忙把砍掉的树皮、树筋又都接上了。过了三个月，恶魔醒来时，树和没砍时一样结实。恶魔气得嗷嗷直叫："树上的姑娘，你快告诉我，狐狸哪去了？我要去吃它，就不吃

你们了。”德力格尔玛说：“跑上了，跑下了，跑前了，跑后了，钻到鼠洞里去了。”

恶魔气得没办法，又砍起树来，树快被砍倒时，又跑来了个山兔、说：“我来帮你砍吧？”“头次狐狸骗了我，这次你也来骗我吗？”恶魔气冲冲地说。山兔说：“狐狸自来是狡猾的家伙，它不是常常惦着吃我们吗？”“恶魔听了，点了点头，就把斧子交给了山兔，自己又打呼噜睡起觉来。这山兔是姑娘小时候玩的绿石头变的，它又给松树治好了伤，把板斧也带走了。恶魔醒来一见山兔也跑了，又问：“树上的人，快告诉我，山兔跑哪儿去了，你要告诉我，我就不砍树了！”德力格尔玛说：“跑东了，跑西了，跑南了，跑北了，钻进马蛇子洞里了。”恶魔气得恨不得一下子弄断大松树，但它这回没斧子了，就咯崩崩地啃树。正在松树要被啃倒时，忽然飞来一只喜鹊，德力格尔玛忙扯下衣襟咬破手指给阿爸、额吉写了一封信，叫他们快来救命，喜鹊把这封信送到了德力格尔玛父母手里。父母看完，就打发金凤凰驮着两个猎犬到山上来搭救德力格尔玛两口子。

金凤凰飞的声音可大了，一下子惊动了恶魔，它惊慌地问：“什么东西来了？”姑娘说：“风来了，雷来了，闪来了，雨来了，猎狗要你的命来了！”恶魔一听，吓得跳进大海里，露出半个脑袋说：“猎狗来了问我藏到啥地方，你可别说我钻进水里！”

它正说着话，猎狗来了，对树上的人说：“主人，你在树上看着，我要是在海中把恶魔咬出血来，就是我们打死了恶魔。”两条猎狗跳入海中，一个咬恶魔头，一个咬恶魔尾巴，往两边拽，硬把恶魔扯得七零八落，血沫子漂了一海面。

德力格尔玛夫妇终于得救了，他们和两条猎狗被金凤凰驮着上了天，朝着家飞去了。

讲 述 者：特格舍 男 蒙古族 阜新县人“好力宝”歌手
（汉语讲述）
采 录 者：解纯才 男 阜新县文化馆 干部 中专
采录时间：1984 年
采录地点：阜新县

241. 供 穷 神

（海城县）

天上有财神，也有穷神。一到大年三十晚上财神下界，穷神也下界，只是人家都忙着争请财神，没一家请穷神的。

可有一年三十晚上，有人就请了穷神。

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穷秀才。老秀才自幼饱读诗书，可是一直不得志，屡考不中，弄

个坐吃山空，家产花尽，穷得叮当响。这年三十晚上．老秀才看人家过年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自家是冷冷清清，清汤寡水，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从人间想到天上，都说人敬有的，狗咬丑的，那天上的财神人人敬，人人供，人人请；可那穷神有人供、有人请吗？他想，反正我是穷透底儿了！我就是请财神爷，人家也不会来。咳．我就供那谁也不乐意请的穷神吧！老秀才随手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刷刷点点写了供奉穷神爷之位，放到磨顶上。实在买不起香烧，就把刷锅刷帚倒过来，插在磨眼儿上点着了。

穷神爷猛然看见今年竟有人供奉他，不由得心中又惊又喜："你别说，人间还真有不怕穷的，不供财神，专供我穷神！好，我亲自下界看看。"说完，他变成一个白胡子老头儿，一阵风就飘下地来，进了穷秀才的院子。

过大年没什么准备的，穷秀才卖了媳妇唯一的一根银簪子，打了一壶白酒，供在磨盘上，忽然看见有个白胡子老头儿走进来，忙上前施礼说："请问老人家，大年三十到寒舍，可有什么事吗？"穷神说："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穷老头儿，过年啥也没有，特来你家讨杯水酒喝。"

穷秀才非常高兴，说："咳，世上还真有比我还穷的人，咱们也算同命相怜了！"说完，赶忙搬条破板凳请穷神坐。说："来，咱哥俩就在这磨盘上喝两盅！"说完，给穷神满满斟上一盅。两个老头儿各抿了一口酒．穷神一看磨盘上空空，连一点儿下酒菜也没有，便说："这无菜酒真难喝哟！"穷秀才忙招呼娘子上酒菜，娘子为难地说："油无一滴，菜无一根，用什么做酒菜呀？"穷秀才实在没办法，只好捏了一小撮咸盐粒儿，放在磨盘上："老哥哥，就拿这几个咸盐粒儿做下酒菜吧！"

两个穷老头儿，你一盅，我一盅，喝一口酒，往嘴里扔一个咸盐粒儿，边喝边唠扯，越唠越对心思，越说越投缘，不一会儿，两个人都醉了。穷神红着脸说："穷不扎根，富不长苗，你老兄不能总受穷。"说完，一阵清风，白胡子老头儿不见了。穷秀才醉得头轻脚重，趔趔趄趄进屋睡觉，也没在意。

再说穷神爷三十晚上喝了穷秀才家的酒，觉得不报答于心不忍，就赶紧到财神爷那里借钱，财神爷就借给了穷神爷一个金元宝，一个银元宝。穷神高高兴兴拿着借来的两个元宝，又下界到穷秀才家，把两个元宝悄悄放到磨盘上。

第二天一大清早，穷秀才还没醒酒，媳妇在磨盘上得了两个大元宝，元宝底下压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句话：

人间势利争财神，
难得秀才供穷神。
知音当报送薄礼，
清高本当不受贫！

就这么，穷秀才家过上了好日子，年年三十晚上不忘供穷神。那位穷神借了财神两

个元宝，至今也没还上呢！

讲 述 者：刘清惠 男 海城市大屯镇聊马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刘多学 大屯镇 农民
采录时间：1984 年 5 月
采录地点：海城市大屯镇聊马村

242. 康大饼子接喜神

（新民县）

早先年，辽北有一个姓康的小伙子，家里啥人也没有，就他老哥一个，常年给人家扛年做。扛活扛活，扛来扛去强活。几年下来，康小伙儿照旧穷得叮当的，只赚下个冒穷气的外号——康大饼子。

这一年年根儿上，有钱人家杀鸡宰鸭烙年饽饽，热气腾腾张罗过年。康大饼子跟东家结完帐，手攥着一脚踢不倒的几个工钱，回到自己那个小窝棚。家里清锅冷灶，四壁挂满了霜。康大饼子想想自己小三十了，还是光棍儿一条，屋里连烧口热水的人都没有，自个儿也不懒也不馋，咋就命该受穷呢？不行，今年接神时，一定要拉住财神好好问一问。

有钱人家接神，用上等的好白面，蒸出雪白的开花馒头当供品。康大饼子穷，没钱买白面，就用苞米面贴了一锅焦黄的大饼子。到了大年三十晚上，他早早就扛着供品，来到堡子西头的十字路口，等着财神从这里路过。

偏赶上这天夜里，刮起了北风烟雪，康大饼子抿紧了开花棉袄，还是冻得嘶嘶哈哈的，他冷得扛不住劲了，就蹲在地上。不知什么时候，他隐隐约约听见有马铃铛响，连忙站起身来。不好，前面有人骑马过去了，康大饼子一急，看后面又上来一个骑着马的老头儿，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就给拦住了，把贴的饼子递了上去。马上的老头儿穿着一身黑衣裳，满面红光，脸上罩着一团喜气。他看看康大饼子递上的供品，嗯？和往年人们上供的馒头不一样，掰一块尝尝，冷丁换个口味儿，倒觉得挺香。老头儿几口就把一个苞米饼子全吃了。吃完了，老头儿抹抹嘴巴头儿，笑眯眯地说："你有什么事呀？"康大饼子忙说："我是一个穷人，我家祖祖辈辈受穷，到我这一辈儿，日子不但没见缓，反倒更过不上溜儿了，请财神爷无论如何帮帮我的忙。"黑衣老头儿捋捋胡子笑了，说："小伙子，你接错了，我不是财神，财神刚才已经过去了。"康大饼子说："老人家，不管

你是什么神仙，都请帮帮我的忙吧。”老头儿说：“我吃了你的供，就打算帮你的忙的。我是喜神，可以保佑你添个儿子。”康大饼子一听，真是哭笑不得，说：“我穷得连媳妇都没娶上呢，哪来的儿子呀！”喜神说：“这事不愁，我有办法帮你娶上媳妇，娶了媳妇就不愁没儿子了。不过，你得别怕付辛苦！”康大饼子高兴了，说：“只要能娶上媳妇，我什么苦也不怕。”喜神这才指点说：“从这往西一百多里外有个山沟，沟里有个村子叫旱庄。旱庄村外没有河水、泉眼，村里没有井。村里人夏天靠接雨水过活，冬天靠化雪水为生。今年夏天有一场大旱，他们恐怕挨不过去了，你去帮他们打一眼井，救了他们，你就能娶上媳妇过上好日子了。”康大饼子一听，为难地说：“这事好是好，可是我也不会看地穴打井啊？”喜神让他附耳过去，教给他到时候这么这么办，保证能发现地穴，打出井来。康大饼子一一记下了，拜谢了喜神。

这一年夏天，果然老天滴雨没下，康大饼子连忙辞了活儿，顺着大路一直往西进山了。“旱老虎”在平原地界还差，越往山里走越凶。一路上，只见两旁庄稼旱得打绺儿，树叶子打蔫了，小鸟渴得扑棱棱往山外飞，一帮一伙儿的庄稼人都在烧香磕头，求云求雨。康大饼子顶着毒花花的日头赶路，嗓子干得起粘涎儿，硬是讨不着一口水喝。

康大饼子好歹赶到了旱庄，看见这里地干得裂出大缝子，庄稼干得点把火都能烧着。进了村，家家没有一点活气儿，人们东倒西歪地在荫凉里躲着，眼看就要渴死了。

康大饼子走进一家，这家只有一个老太太。他给老太太作了个揖，说：“大娘，能不能把缸里水给我喝一口？”老太太瘪了瘪嘴，想笑，没笑出来，她觉得康大饼子说话太可笑，看他是个外乡人，才叹口气说：“我们这水比油还金贵，家家都用小罐、小坛子盛水，没有用缸装的，没有水呀，哪来的水缸？”康大饼子说：“那怎么不打口井？”老太太说：“说得轻巧，村子周围都挖遍了，也找不出个有水的地方。咱们的庄主早就发话了，谁要能打出井来，招他当上门女婿，这事要不难，庄主能出这么大赏？他那闺女，如花似玉，多少人求都求不到手哇！”康大饼子说：“我会看地穴，保证你们村能打出井来，大娘能不能带我去见见庄主？”老太太答应了。康大饼子见了庄主，把打井的事一说，庄主心想，横竖也是躺着等死，不如让这个外乡人试试，就说：“你要真能打出井，救了一庄人，我不食言，一定招你做上门女婿。”康大饼子说：“打井这活儿不是一个人干的，你得给我派上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康大饼子按照喜神事先的指点，直奔旱庄西北。出去半里多地，果然看见一片老树林子，他围着林子转了一圈儿，装模作样地察看一番地势，就叫人开始放树，隔十来步放倒一棵树，又打发人回村取来一摞大碗，把放倒的树墩都扣上饭碗。做完这一切，康大饼子告诉庄主说：“我们回去吧，明天再来重扣一茬碗，不出三天，我就告诉你们打井的位置。”

第二天早上，康大饼子抱着一摞碗来到树林子。喜神说过，揭开碗后，哪个树墩下

有水，饭碗上就挂水珠子。康大饼子挨个树墩查看一遍，发现东边第三棵树墩上浸出的水珠子最多、最大。他暗暗记在心里，又换下昨日那些，重新扣好。

第三天早上，康大饼子来到树林子，直接奔屯头第三棵树墩，揭开碗一看，树墩上汪出了一摊水。康大饼子一看有门儿，忙喊庄主，叫人就地打井。井打到两丈深，一股清水“咕嘟”一下子涌出来。打井的人都乐疯了，捧一口尝尝，凉滋滋儿甜丝丝的，还是口甜水井哪！这下子，旱庄的人们得救了，人们把康大饼子当成了活神仙，这家请他吃席，那家送他银两，都要他在庄里住下别走了。

庄主说：“当然不能走，我早有话，要招他为上门女婿嘛，快请小姐来！”家人马上把庄主小姐引出来，庄主把婚事一说，小姐看康大饼子虽说穿着不咋样，但长得壮壮实实，浓眉大眼，又有这么大的本事，就羞答答地应允了。康大饼子看庄主小姐，长得粉面桃腮，柳眉杏眼，俊模样真如月里嫦娥，天上仙女，他心里早就一百个愿意，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娶上这么漂亮的媳妇。当天，庄主就为他们拜堂成亲了。

康大饼子没接来财神接来喜神，倒娶上媳妇，过上好日子了。

讲 述 者：谭振山 男 62岁 沈阳市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江 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

243. 四棵糜子

（瓦房店市）

隋朝年间，大孤山前有个大孤山庄，庄里有个穷孩子叫杨山。他的命比黄连还苦上十分，七岁死了娘，十岁丧了父。孤苦伶仃的杨山，为了饿口活命，不得不给地主扛活。

杨山在地主家受尽了折磨和欺负，一年四季穿着一件破得开了花的棉袄，一条补了摞补丁的破单裤，一面给地主放羊，一面拾草打柴。地主稍有不顺心的事，就拿他撒气，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打脚踢。地主孩子欺负他无依无靠，常常拿他当马骑。有一回，地主孩子从他脖子上摔下来，杨山被地主打得死去活来，半月没爬起炕。

后来，杨山长大了，苦日子更难熬。地主让他和伙计们一块儿，天不亮就下田，不到掌灯时分不让回家吃饭，一年四季过着牛马日子

他常常对伙伴们说：“东家的心比墨还黑，长工们的命比黄连还苦。我要有一天当了

东家，伙计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能像他那样没心肝。”说这话没过百天，杨山晚上给地主淘井，淘出一些金银财宝。他悄悄地藏起来，第二天辞工不干了。

杨山在大孤山西盖了五间瓦房，六间平房，娶上了媳妇，又置上了地。他忙不过来，到外雇伙计给他干活儿。

这年冬天，从南边来了四个小伙子，听说杨山要雇伙计，就登门来找活儿。杨山一打量，这四个小伙子，个个红光满面，五大三粗，身强力壮。跟他们一唠，哎，不错，一个个精爽爽，都是庄稼院的穷孩子。他就说：“现在大雪封山，正是锥扎不动地皮，连鸟都不出窝的时候，你们就别走了，就在我这儿吃，就在我这儿住。”接着，又对四个小伙子讲起了自己从小给地主扛活，挨打挨骂的经历。他说：“在我这儿干活，你们放心，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能像他们那样不长心肝。”

过去杨山给地主干活儿，冬天有冬天的活儿，夏天有夏天的活儿，叫你一天干到黑，脚后跟够不着后脑勺。这回，这四个伙计享清福了，吃完饭，饭碗一推，筷子一撂，什么也不干，不是看小牌，就是呼噜呼噜睡大觉。

冬天天短夜长，时光好混，一转眼，过了年，打了春①。

打了春，庄稼人就忙了。送粪的送粪，打土坷拉的打土坷垃，整地的整地，驴拉碌子牛耕地，各有各的活儿。

可是，杨山雇的这四个小伙子，像是不知道节气，每天还是吃饱了玩，玩够了睡。杨山一看，别人家的小苗都齐刷刷地出了土，他的地还一点儿没种，心里着了急。不用问，肚子气得鼓鼓的，几次话到嘴边要说，可是一想自己过去对伙计说的话，就又咽回去了。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伙计对杨山说：“东家，现在种大田不赶趟了，你看种点儿什么？”

杨山心里有气，可是面上却装着没事，说：“现在种苞米、谷子和大豆是不行了，种糜子还勉强。你们商量着办吧！”

四个伙计一商量，决定上山种糜子。

种地，本来是个季节活，得起早贪黑靠时辰。可是这四个伙计倒好，上午日头没有三丈高不下地，下地不到一袋烟工夫，又慢慢腾腾地回来了。午觉睡到日偏西，到山上打了个旋儿就回来了，天天如此。

杨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气憋在肚子里，谁叫当年说这大话呢？过了一个月，杨山上山一看，地里只长出四棵糜子，心里不知是啥滋味。他回家看看伙计，四个小伙子围成一圈，嘻嘻哈哈在看牌。杨山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从种地到秋收七个来月，这四个伙计像是没有事，不着急，不上火，一日三餐，吃够了睡，睡够了玩，有时上山溜达一圈就回来了。好容易熬到了秋后。一天，伙计们问

---

① 打了春：立春。

杨山："东家，今年场怎么个打法？是文打还是武打？"杨山听伙计这么一问，一肚子气没法发作。心想：都怎么寻思的，那么四棵糜子还值得问一问！还能打出花来？就强装笑脸，问："怎么叫文打？怎么叫武打？"

一个伙计解释说："文打，就是我们把糜子拿在手里摔打；武打，就是套上马，拉着磙子打。"

杨山听了，说："唉，四个伙计，四棵糜子，你们看着办吧，怎么打都行！"四个伙计听了，谁也没吱声，转身就走了。

有一袋烟工夫，一个伙计回来对杨山说："东家，糜子打好了，往哪儿搁？"杨山心想，四棵糜子能打多少？"你就放在这儿吧！"杨山指着他住的这间房子的柜前说。

不一会儿，四个伙计扛来了四麻袋糜子，又转身回去扛，一直把他的炕上、地上摞满了。杨山心里猜疑：准是打了个"宝场"。他不敢怠慢，赶紧收拾好六间下屋，让伙计们把糜子扛进去。伙计们越扛越快，像一股风，不一会儿一趟，不一会儿一趟，不到一个时辰，就把六间下屋摞满了，又把杨山所有房子都摞满了。

伙计问："东家，还往哪儿搁？"

"行了，这些我就知足了。"伙计们听杨山这么说，才歇息下来。

又住了一些日子，四个伙计要回家。杨山拿出了不少银子送给他们，可是四个伙计谁也不肯要。杨山很不过意，就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出很远很远。四个伙计看杨山不肯回去，就停下了脚步，说："你别送了，你再不回去，我们就不走了！"

杨山只好停下脚步。

一个伙计上前跟他告别，说："东家，你那些糜子，放着吧，划旱船年头，有用啊！"说完，一转身，四个伙计不见了。

杨山打这以后，再也没雇伙计，地也不种了，日子却过得富富腾腾。

又过了三年，天下大旱，连江河都干枯了。暴君隋炀帝到江南溜达，非要乘船不可。不知难倒了多少大臣，杀了多少文武官员，也没想出个法子来，最后贴出了皇榜。

杨山知道后，就揭下了皇榜，用他的糜子铺成河。说来也神了，他的糜子怎么运也运不完，一直从京城铺到江南，让隋炀帝坐着旱船，滑着糜子河遍游江南。隋炀帝遍游江南还没返回京城，天就下起了暴雨，一直下了七七四十九天，江河暴涨，糜子被冲得到处都是，雨停了以后，人们才发现地里到处都长满了一种草——人们管它叫稻子。秋后，竟打出白花花的大米来。

讲 述 者：冯素贞 女 65岁 瓦房店市复州湾镇崔屯村 农妇 小学
采 录 者：左春秀 男 41岁 瓦房店市复州湾镇崔屯村 农民 大专
采录时间：1988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复州湾镇崔屯村

244. 三棵糜子

（营口市）

从前有个光棍汉，父母死得早，光他一个人过日子，他什么病也没有，就有一种懒病。夏天，他躺在村边一棵老柳树底下，一睡就是大半天；冬天，他回家懒得烧炕，就猫在别人家的茅草垛里晒太阳。觉得肚子饿了，就东家讨一瓢，西家要一碗，吃得倒满胖。

这年春天，布谷鸟又叫了。种田人都忙着种地，他还是天天“放长条”，躺够了，起来东家讨西家要。时间长了，人们都烦他。

张家说：“懒蛋子，换个门吧。”

李家也说：“懒蛋子，换个门吧。”

懒蛋子没办法，就来到了南山清水寺。他蹬上台阶，敲着红漆门板，不一会儿，有一个长脸和尚出来开门，懒蛋子立刻点头哈腰，伸手要吃的。长脸和尚说：“懒蛋子，你怎么不种地啊？”懒蛋子说：“师父，我没有地呀，嘿嘿。”长脸和尚笑了，说：“懒蛋子，你跟我撒谎，你怎能说没有地呢？”懒蛋子只好说：“师父，是有三垧地，可多年没种都变成荒草甸子了。”长脸和尚叹了一口气，说：“你回去把地种上吧，免得明年还要饭吃。”懒蛋子一脸愁相，说：“师父，眼下芒种过了，种地不赶趟了。”长脸和尚说：“现在下种是晚了点儿，总还比不种强。你回去再不下种，连我也不给你饭吃了。”

长脸和尚说完要走，懒蛋子连忙扯住了长脸和尚的衣襟，说：“师父，我种地就是了，我种地就是了。”

长脸和尚见懒蛋子说话挺诚实，就把他让进寺里，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

懒蛋子从清水寺出来，被太阳一晒，身子又软了，他真想在路边睡上一觉，可又一想，再不回去种地，恐怕连长脸和尚也不给饭吃了，就没敢打停儿，照直回到村子里。

懒蛋子要种地，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村里人都笑呵呵地过来给他鼓劲儿。这个说：“懒蛋子，你早这样，何必厚着脸皮讨着吃。”那个说：“懒蛋子，我看你就种糜子吧，种子我家有。”大伙儿帮着，不到一袋烟工夫，就把糜种子给凑齐了。

懒蛋子把种子背到地里，早就累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头上。人活着还得种地，哪有讨着吃省力啊！他又看看那长满荒草的三垧地，怎么个刨法呢！他顺着地头躺下了，被春天暖乎乎的日头一晒，又睡着了。

懒蛋子一觉醒来，日头已经偏西，他心想，要是不把糜子种到地里去，再去清水寺，

长脸和尚是不会给饭吃的。想到这里，懒蛋子爬起来，把糜子种胡乱地撒到了地里。

打这往后，懒蛋子睡完了觉，就到清水寺吃饭去，一点儿也不侍弄那三垧地。

一天，懒蛋子正在清水寺里吃饭，长脸和尚问他："懒蛋子，你那糜子长得怎么样啊？"

懒蛋子满口嚼着饭，使劲儿咽了下去，说："师父，过了芒种，不可强种，三垧糜子一棵也没出。"

长脸和尚听了，什么也没说。等懒蛋子吃饱了饭，像往常一样，他又把懒蛋子送出寺门。

晚上，长脸和尚站在清水寺的南山上，面向懒蛋子的三垧地，嘴里念叨一阵。

第二天一早，村里人都告诉懒蛋子，说他种的糜子出了苗儿，那苗长得才叫快呢，近前都能听出吱吱的拔节音。

地里长不长糜子，对懒蛋子来说，倒不是啥紧要的事。可是村里人那么替他高兴，他也不得不去地里看看。懒蛋子来到地里一看，地里只有三棵像苞米那么高、那么粗的糜子，他气得埋怨起来："咳，三垧地只出三棵糜子，还值得那么大惊小怪！"

懒蛋子还像以前一样，除了睡觉，就是到长脸和尚那里去吃饭，从来不到地里看看，那三棵糜子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后来，地里的草越来越高，糜子越长越瘦。

到了秋天，村里人都忙着收割庄稼，懒蛋子照常去清水寺吃饭。

长脸和尚说："懒蛋子，你的糜子割没割呀？"

懒蛋子边吃着饭边回答："师父，那糜子连穗儿都没结，让我收割什么呀？"

长脸和尚觉得奇怪，对懒蛋子什么也没说。等懒蛋子吃饱了饭，像往常一样，他又把懒蛋子送出寺门。

晚上，长脸和尚又站在清水寺的南山上，面向懒蛋子的三垧地，嘴里念叨了一阵。

第二天一早，村里都嚷起来了，说懒蛋子的三棵糜子都抽出了老大老大的穗子，比千年垂柳的树冠还要大，三棵糜穗架在一起，像一把大伞，把三垧地都遮上了。

懒蛋子不信，就跑到地里看，真是话不虚传，那糜穗简直是遮天盖地。他这回可不愁喽，整天躺着也不愁没吃的了。他乐颠儿颠儿地跑去找长脸和尚，说那么些糜子，他一个人收不过来。

长脸和尚说："你回去把糜子底下的地收拾干净，明天中午让糜粒子自己往下落，你在那等着装袋子就行了。"

懒蛋子回到村里，觉得自己的腿跑得挺酸，扎到屋里就躺下了，收拾地的事早就忘在脑后了。

第二天溜达到地里，天快晌午了，他在糜子树下转悠了一阵，不见糜粒自己落下来，又有些懒了。他干脆躺在地上等，谁知，他身子一着地，就呼呼地睡着了。

正当晌午的时候，哗哗的糜粒子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打在懒蛋子的身上，懒蛋子

不但没醒，反而睡得更香了。糜粒子不一会儿就把懒蛋子埋上了，又一会儿，糜粒子全都落下来，堆成一座大山。

等长脸和尚赶来的时候，懒蛋子已经被压死在里边。

讲 述 者：董秀芳 女 75岁 盖县熊岳望儿山村 农妇 小学
采 录 者：高作智 男 满族 营口市文联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1年
采录地点：盖县熊岳望儿山村

245. 金水银水

（灯塔县）

从前，有个大财主，家财万贯，地有千顷。这还不算，老财主还积攒了黄乎乎白花花五缸金银。虽说他们家里大富，人丁却很稀少，一辈子只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识文断字，长得又俊，十里八村公子堆里，可说是数一数二。到了婚配的年龄，要论家底人品，提亲的媒婆是推不开操不开，门坎子都磨光了。有的是如花似玉的小姐，有的是识文断字的千金，可是财主的儿子一个也没相中，就是一句话："不乐意"。老财主想早给儿子娶媳妇，好早抱孙子，就百般劝说儿子。不管咋劝，说出天花来，儿子就是拧住一扣："不娶这些绣花枕头！"老财主没法，只好随儿子的心意，乐意娶谁就娶谁吧。

老财主有个习惯，每天都要查看一下自己的财宝。这一天，他看看满屋的绫罗绸缎，再看看那些珠宝玉器，照样是闪光夺目，走到装满金银的大缸跟前，掀开缸盖一看：呀！哪里还有什么白花花的银子黄乎乎的金子？三缸金子、两缸银子全都变成水了。这时候，老财主心里"格登"一下子，嘴说："完啦！"他心里明白：金子、银子不落无宝之地。心想：这回我可要败家喽！这都怪我没做好事儿，养不住财呀！趁家业没败光之前，赶紧给儿子娶房媳妇，免得日后断了香烟。

一天，老财主想好了主意，便对儿子说："在咱家门前搭个戏台，演大戏三天，你好好在人群里选一个闺女为妻，这回遂你的心愿了吧？"儿子听了说："行啊！那就看我的眼力如何了，挑中谁就是谁，决不改嘴。"

开戏的那天，方圆几十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看戏。听说老财主要选儿媳妇，各乡的员外带着小姐也来了不少。第一天过去了，儿子摇摇头。第二天过去了，儿子摆

摆手。第三天头半晌，儿子乐呵呵地告诉爹爹："选着了，那不，站在大树下的那个姑娘就是。"

家奴院工寻思公子选的姑娘不知怎么像仙女一般呢，到了跟前一瞅，都吓得"妈呀"一声，躲在一旁不吱声了。原来，这闺女有十七八岁，脑袋上生了一头秃疮，招得苍蝇蚊子满脑袋乱嗡嗡。穿一身破衣破裤，趿拉一双露脚趾头的破鞋。老财主一看气坏了："你疯了？怎么选个秃丫头！"

儿子不紧不慢地说："这姑娘家里穷，又生了一头秃疮，只有选到咱家，才能治好她的病。"

老财主一看改变不了儿子的主意，只得答应。叫家人把秃丫头接进府里，求医上药，精心调养。

两三天后，大门口来了一个和尚，口称专治秃疮。老财主一听说，忙叫家人把和尚让进绣房，给没过门的儿媳妇治病。和尚看了看姑娘的秃头说："贫僧医治此病，一不用针，二不用药。"老财主问："那需用何物？"和尚说："只用金水、银水，一上便能治好，不知可有此水？"老财主连说："有，有！"他便去缸里扯来两勺金水、银水。和尚取过金水、银水后，嘴里念叨着，将金银水泼在秃闺女头上，又吹了一口法气，说："长！"眨眼工夫，这秃丫头就生出满头黑发，变成个俊俏的大姑娘了。老财主马上叫人取过银两，可这个和尚分文不取，转身就往外走，边走边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心眼儿好使财难跑。"说完，出大门就走了。

秃丫头生出青丝乌发，再穿上一身合体衣裙，头上又戴上金银首饰，细看，像仙女一般。乐得老财主全家人嘴都合不上了。

老财主给儿子办完了喜事，心想：我那五缸金子、银子，要不化成水，几辈子也享用不了啊！想着想着，他就走到装金水、银水的大缸跟前，顺手把缸盖一揭：啊?! 金水变成黄乎乎的金子，银水变成白花花的银子，只是金缸里缺了一个元宝，银缸中少了一锭银子。原来，那是给秃丫头上疮用了。这时候，老财主才寻思过味儿来，是儿子心眼儿好使，金银财宝才不走了。

现在民间还流传着"金水、银水医治秃疮、黄皮疮"的药方。好使不好使，谁也说不准。不过俊公子给秃丫头治秃疮的故事，却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讲 述 者：沈孙氏 女 75岁 灯塔县柳河子乡老君峪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沈宗兰 女 灯塔县铧子新生水泥厂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3月
采录地点：沈孙氏家

246. 三 件 宝 物

（沈阳市）

从前，有个老阴阳先生，给人看了一辈子阴阳宅。临终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把后事安排完，刚要闭上眼睛，三个儿子赶忙问："爹呀，你老给别人看了一辈子房宅坟茔地，等你百年之后，阴宅选在哪疙瘩为好呢？"老先生抬手往东南一指，说："在东南面的河沿上有块岗地，岗上有三棵大榆树，三股杈长着，中间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块宝地，我死后把尸骨埋在那儿就行了。还有，要你们哥仨亲手给我打井子[①]，千万别用别人。"

老先生说完，两眼一闭就去世了。

哥仨给老爹打井子，挖二尺多深见着一块青板石，板石下有个盆，盆里装着一件皮坎肩儿，还有一棵草。这棵草青枝绿叶，特别新鲜。哥儿三个把老爹的棺材安葬后，就把出土的三件东西带回家里。

这三件东西可不是凡间之物啊，是三件奇宝：盆，是聚宝盆；皮坎肩儿，叫腾云衣；这棵草，叫隐身草。哥儿仨也不知这三件东西有什么用场，就反复琢磨。后来看出道眼来了：掉进盆里个什么东西，就是一盆；扔里个金元宝，满盆都是金子。穿上皮坎肩儿，想进城，刚一寻思就到了城里。手里拿起这棵草，别人就看不见他。得宝贝啦，可把哥儿仨乐坏了！

有了聚宝盆，金银财宝想要多少就聚多少。发大财了，先盖房子吧。四合套的大院，一并排盖了三座。老疙瘩名叫李富，在学堂念书，还没成家，那也不能总跟两个哥哥嫂子在一起过呀，分家吧。准备好的三座宅院，按老规矩老大占东，老疙瘩占西，老二在中间儿。金银财宝有的是，随便拿。三件宝贝也得分啊，老大说："我当大的也得有均有让，可[②] 老疙瘩先要；完了，老二要，剩下的归我。"老三李富一想，要聚宝盆也没什么用，再说我有缺钱花那天，向我大哥、二哥借用一下，再多聚一点儿就行了。还是隐身草好，戴上它往哪儿去谁也看不见我，溜达儿地该多有趣儿。他就要了隐身草。老二要腾云衣。给老人剩个聚宝盆。就这样，家分完了各归各院。

---

① 打井子：挖墓地。
② 可：可着，尽着。

一晃，过了三个多月，老疙瘩就觉得心里闷得慌。书也念不下去了，想出外边儿散散心，一个人出门儿骑马、坐车也不方便啊，就去跟他二哥借腾云衣。二哥二嫂一寻思，父母都去世了，老弟弟又没成家，出去散散心也行，就把腾云衣借给他了。

李富穿上腾云衣，心想，去江南苏杭二州玩玩，刚一寻思，嗯，到了！几天的工夫，苏杭二州叫他溜达个遍。一天，他走进一个镇子，叫洪家镇。正赶上这天是四月十八娘娘庙会，镇里车来人往，热闹非凡。

再说，离洪家镇北五里，有个赵家庄。赵家庄有个赵员外，家趁万贯，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巧云。这姑娘知书达理，模样儿长得又俊，十七八岁了还没选到合适的人家。这一天，巧云在闺房中心里闷得慌，想出去逛庙会。十七大八的姑娘家，赵员外就不让她出去抛头露面。巧云说："母亲的病已经好了，我替她老人家进庙烧香还愿还不行啊！"老夫人在一旁说："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就叫她去吧！"赵员外这才点头答应，叫女儿早去早回。

赵小姐坐着小车子来到庙门前，刚一下车，正好跟老疙瘩李富打个照面。人家小姐没在意，可李富眼睛都看直了。怎么的？小姐长得太俊了，小脸蛋儿有红似白的，像一朵刚出水的荷花。一下子，李富的魂儿就像被小姐勾去了，小姐进庙，他跟着进庙。小姐烧香，他跟着拜佛。小姐回家，他跟在车后。小姐上绣楼，他跟进绣楼。李富带着隐身草，谁也看不见他。

说话的工夫，到了晚间。小姐心里还觉得烦闷，不想吃饭。丫鬟就提着食盒子送来一盘点心和一壶茶水。小姐对丫鬟说："走了一天，都挺乏的，你们先回去睡吧。"听小姐说完，丫鬟把点心放在八仙桌上，又给小姐斟上一杯茶，随后就退了出去。八仙桌一边一把椅子，小姐往这边一坐，李富就坐在了那边。这时李富是又渴又饿，小姐喝了一口茶，刚把茶杯放下，李富接过来就喝了一大口。小姐吃完一块点心，再端起茶杯一看，嗯？只剩下碗底了。小姐刚嚼两块点心，李富就吃了一大把。小姐又斟满一杯水，刚喝两口，再想喝时，水又没了。再往盘子里一看，点心也只剩下两、三块了。她心里划魂儿，站起身走到床边就坐下了。李富也站起来，往床边凑乎。他这一迈步不要紧，小姐就听到了脚步声。她心里害怕，拿着胆子问："你是神儿？是仙儿？我是个弱小女子，姑娘家家的，要是在言谈上冲撞了你，俗话说'神仙还不把凡人怪'呢！哪管初一、十五我给你们烧点儿香磕磕头呢，可别吓唬我呀！"姑娘这么一叨咕不要紧，逗得李富"噗哧儿"一声笑了。姑娘说："听声音，你是个人呀？""啊，我是个人。""你是怎么进这屋里来的？""我是跟你和丫鬟一块儿上楼的呀。""你是个人，我咋看不见你呢？""我有宝贝，当然你看不见我啦。""你有什么宝贝？""我有隐身草，戴在身上谁也看不见我。"小姐说："你把隐身草拿下来，让我看看你人儿长得怎么样？"李富说："把隐身草拿下来也不难，你得应许我一件事儿，答应给我做媳妇儿。"姑娘识文断字，心眼儿又机灵，就说："这

事儿不难，你拿下来吧。”李富心眼儿实，就从帽沿上把隐身草拿了下来，顺手放在八仙桌上了。姑娘一看，这小伙儿唇红齿白，浓眉大眼，长相不赖。再往八仙桌上看，只见这棵草长得青枝绿叶，她心里合计，隐身草本是稀世珍宝，看他小小年纪，是从哪儿弄来的呢？姑娘想到这儿，就盘问李富的家乡住处，念了几年书，隐身草是怎么得来的。李富也一一照实说了。人心隔肚皮，小姐还是不大相信，就假装说：“看来咱俩年貌相当，你没订婚，我也没许配人家，等明天我跟父母商量一下，准能差不离儿。只是，你年纪不大，身上戴着这么个宝贝，万一有个闪失，丢了性命怎么办？为了不出差儿，还是让我先给你收藏起来吧。”李富刚一打锛儿①，小姐拿起隐身草，回身塞进了箱子里，“咔噔”一声锁上了。李富还想说什么，只听小姐大喊：“来人哪，楼上有贼！”府里的家奴院公闻声跑来，把绣楼团团围住。李富一见，说声：“不好！赶快回家。”说完，“嗖”地一声，到家了！他身上穿着腾云衣哪。

再说，小姐在楼上一喊叫，把她妈和老员外都惊动起来了，跑到绣楼上一看，只见女儿在床边上坐着呢，忙问：“贼在哪儿呢？”小姐说：“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没了！”大伙儿都说：“奇怪呀！”小姐又说：“他拿棵隐身草，叫我给诓下来了，这不，东西还在我这儿呢。”说着，她打开箱子拿出隐身草往头上一戴，“哎呀，小姐怎么没啦？”老员外一看这隐身草真是宝贝，忙叫女儿收好。闹腾了一阵之后，人们都散去了。小姐一个人刚想睡觉，一磨身儿见李富在屋地里站着呢。

李富怎么又来了？原来，他回到家心里还直门儿想念赵小姐。她是不是嫌我穷呢？哎，有了，到大哥那儿去借聚宝盆。他撒个谎说：“家里的钱花得剩下不多了。”大哥本来不想借，经大嫂一劝解，才把聚宝盆借给他了。

小姐见李富回来了，问：“刚才你去哪儿啦？”“我回家取宝贝去啦！”“你还有什么宝贝？”“你寻思我家穷呢！我还有聚宝盆，能聚宝。要不信，你往盆里放一件金银首饰，眨眼就是满满一盆。”小姐听完，顺手从腕上摘下一只金手镯，往盆里一扔，眼瞅着变成了一盆金手镯。她犯了合计，心说：这小伙儿准是个大盗、飞贼，要不怎能来去这么快？哪儿来的那么多宝贝！想到这儿，她用手捅了一下李富说：“哎，刚才我叫人，是跟你闹着玩儿。你有这么多宝贝，我还能不愿意呀！今后咱俩就是一家人了，这个宝贝价值连城，得好好保存起来。”李富一想也对，就把聚宝盆交给小姐锁在箱子里了。完后，小姐又高喊：“快来人哪！”李富心说：不好，又上当了！回家。嗯，又到家了。到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赵小姐太无情无意了，一连诓去我两件宝贝。差在哪疙瘩她不愿意呢？她心眼儿能那么坏吗？是不是差在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不行，我还得去，把她背来。”他就二次回到了绣楼。

---

① 打锛儿：说话中间的迟疑和停顿。

小姐问："你怎么又回来啦?"李富说："你呀，年纪小眼光短，我的宝贝多得很，还有腾云衣呢!"姑娘说："知道你宝贝多，我是闹着玩儿，好叫你都取来，给我见识见识。腾云衣在哪儿呢?"李富指着身上的皮坎肩儿说："穿上它，想去哪儿就能到哪儿。""那，我穿上它也能灵吗?""谁穿上都行。不过，穿它容易，脱它可就难了。你得从身后帮我往下扒。"小姐走到李富身后，李富叫她双手抓住自己的肩头。小姐刚抓住皮坎肩儿，李富心里发慌，说声："快走!"腾云衣"嗖"就飞起来了，吓得小姐使劲儿搂住李富的脖子，不敢撒手。刚才李富只说"快走"，忘了说"回家"二字，这腾云衣带着他们俩人，在空中飘飘摇摇飞了半天。李富身上背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心里美滋滋地只顾高兴，也不知呆一会儿该怎样对待人家才好。小姐心眼儿快，加上空中又冷，就喊叫："李公子快落下，冻死我了!"话音刚落，俩人就落在了山坡上。李富拣些干柴、树棒，拢起一堆火。小姐边烤火边打哆嗦，冷得抱成一团。李富看把小姐冻成那个样子，心疼啊!眼看到手的媳妇儿，能不心疼吗?他脱下皮坎肩儿就往小姐身上披。姑娘趁势一伸胳膊，就把腾云衣穿上了，说声："我要回赵家庄。""嗖"地一声，李富再看，人在天上呢，飞了!这下，他可傻眼了。眼睁睁到手的媳妇，飞了!哭吧，嚎也不顶用!他顺着山坡往下走。走着走着，见有棵挂满红果子的大树，果子比桃大，像萝卜似的，把儿上还长着缨子，这果子清香扑鼻。他摘下一尝，比蜜还甜。吃了这个想那个，他一口气儿吃了五个。吃完了，就觉得浑身疼痛，两眼发酸，"唰"地一声，糟了!眼芯子冒出来了，足有三尺多长，眼珠子耷拉到脚背上，往前瞅什么也看不见。他只好用手托起两只眼睛往前走。走不远，见树林子里有间茅草房。他扒窗户往屋里一看，见炕上有架纺车，旁边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嘤、嘤——"地在纺线呢。他忙喊："老妈妈，救命啊!"老太太一听，手拄拐杖出来了。"哎呀，这位贵客从哪儿来呀?""老妈妈，快救命!""快进屋吧，你是不是在南边吃树上的红果子啦?""是。""吃几个?""五个。"

只见老太太去房后，摘回来五个白色的果子。随后，把白果子切成片给李富吃。李富吃点儿，眼睛往回缩点儿。吃完了，眼睛也复原了，还长出了双眼皮儿，小伙儿更俊了。老太太问李富的家乡住处，怎样到这儿来的。李富一一答完，老太太就笑了，说："今儿个你到这荒山野村里来，我得成全你们小夫妻俩。这段姻缘得从红果子上结成。赵小姐两次诓你的宝贝，不是她怀有恶意。她是看你宝贝来得容易，一来怕你是盗贼，二来没父母之命她不敢自己做主。这次你再去，准能成。"

第二天，李富摘完了五个红果子和五个白果子，老太太在地上划个十字，叫他脚踏十字闭上眼睛。老太太说声"走"，李富只觉得身子飘起，耳边生风，不一会儿，脚踩着地了，睁眼一看，到了，站在小姐的床边啦。小姐说："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又给你送宝贝来啦。""你还有什么宝贝?""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五个红果子，又说："吃了它就能长生不老，咱们俩总是十七八岁的该有多好啊!"小姐说："真

的吗?”“真的。”小姐瞅一眼李富，红着脸说：“那你可得快点儿回家托媒人来说亲呀!”李富高兴地说：“行，一准能成。”

小姐接过红果子一闻，打鼻子香，不由分说就咬了一口，真好吃。不几口，五个红果子就下了肚。吃完了再看李富，早没影儿了。她心里犯了嘀咕，这时只觉得浑身疼痛，眼睛发酸，“唰——”两根眼芯子都冒了出来，足有三尺多长。她走到铜镜前一看，“妈呀!”一声大哭起来。从此，小姐茶不思饭不想，啼哭不止。请了多少个名医，都说没见过这种怪病，治不了。老员外和老夫人一商量，只好贴出告示：谁要能治好小姐的病，年少的把小姐许配给他为妻；年老的赏白银三千两。

再说李富，他用巧计让赵小姐吃下五个红果子之后，便悄悄跑到镇上的一家客店里住了下来。他把那五个白果子用刀切成片，分三份包好。解药制成后，他天天去赵员外家门前探听。这天，赵员外家刚贴出告示，他就伸手揭了下来。老员外见李富是个十七八的白面书生，不相信他能治好病。李富说：“老员外，你别看我年轻，我可是祖传的神医。我瞧病的方法眼别人不同，只用一根红绒绳系在小姐的手腕上，我站在窗外摸这根红绒绳，便能号出病源，这叫‘走线号脉’。”李富这么一吹，真把老员外蒙住了。李富号完脉说：“小姐的病，是姑娘大了还没许配人家，是心急火蒙症。这不要紧，吃我三副药，保准手到病除。”

小姐吃完了李富这三包药，眼睛好了，模样儿变得更俊俏了。女儿有了笑容，老员外和夫人更是欢天喜地。员外是个忠厚人，就招李富为倒插门女婿。选个良辰吉日，赵府悬灯结彩，李富和小姐双双拜堂成了亲。

入洞房后，小姐仔细一看，新姑老爷原来是李富，就笑着说：“还是你呀，美主意亏你想得出!”李富一听，也噗哧乐了。

讲 述 者：白国政 男 满族 66岁 沈阳市新城子区三驿屯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于海琛 男 沈阳市新城子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新城子区三驿屯村

247. 车 挡 门

（瓦房店市）

从前，有个半大小子叫王三，靠扛小活养活老母亲。扛小活挣的那点儿钱，油盐酱

醋，人情往来，三下五除二，常常年头靠不到年尾。

王三的舅舅家能富裕一些，每到过年过节，或多或少都捎些东西来。这年傍年子，他舅舅又捎来两个猪蹄膀和一泥嘟噜① 黄酒来。

转眼就是年三十了。王三他妈说："三儿呀，看看人家，也是过年，看看咱家，也是过年，人家过年鸣鞭放炮，煎炒烹炸，蒸馒头包饺子都是白面的；可咱家，哑巴悄声儿的，吃的稀汤寡水，包顿荞麦饺子还得掺高粱面！"儿子说："妈，都说当庄的山神老爷有灵，今晚儿我求求去。"

"傻孩子，别胡说八道了，什么山神、土地的。"

"不就是费趟腿吗？我去一趟。"王三一手拿着猪蹄膀，一手提搂个泥嘟噜，来到了山神庙，往庙台上一坐，说："山神老爷呀山神老爷，难道说我王三就算穷到底儿了吗？就过不上好日子了吗？啊？你说呀！"

山神不开口。

"山神老爷呀，我舅舅给了我们娘儿俩两只猪蹄膀和一泥嘟噜黄酒，我们娘儿俩没舍得吃，都拿来孝敬您了。"说着捧起猪蹄膀："吃一块吧，山神老爷！"还是没有动静。"您不吃？那我就代劳了吧！"随后又捧起泥嘟噜："喝口酒吧，山神老爷！"谁知还是没有动静。"您不喝？那我还代劳了吧！"

就这样，猪蹄膀和黄酒全都让他给"代劳"了。回到家就醉了，稀里糊涂钻到炕上就过了二道岭②。鸡刚叫头遍，他就一个挺儿爬起来，说："妈，刚才山神老爷托梦给我，说咱今年能发财，我不用再出去给人扛活了。"

"傻孩子，你又长了一岁，该懂事了，别胡诌八扯了！"

"妈，我说的是真的，后儿个③就是初三，你管怎么也得上我舅家去借个三吊五吊的，保证今年能发财。"

转眼就是初三。王三软缠一气，硬磨一气，把他妈给磨熊了。他妈刚一走，他就屋里一趟，院子一趟地盼，老太太刚一照面儿，他就急忙迎上去："妈，借来了？""借来了。""多少？""五吊。"王三乐得一蹦三个高儿："噢——足够足够！足够足够！"

王三家的下游有条河，河边儿有个杨树栏子，杨树栏子旁边被水涮了个河湾。他想把这块地方买下来，搭它两间窝棚。

那本是块不毛之地，一吊钱就能买下来。可是加上说事人扒皮儿，写约请客，里开外开，就花去了三吊钱。

转眼春冻化开，王三把那里平了平，搭起了个马架窝棚，随后娘儿俩就搬了进去。他

---

① 泥嘟噜：一种七陶酒具，下身大，上口小，很像坛子。
② 过了二道岭：这里指睡实了。
③ 后儿个：后天。

妈前后左右一照量，说："孩子呀，就这么个地方能发财？"

"妈，你就放心吧！我马上到上面把河逼一逼，再把门前搂一搂，刨一刨，用剩下的两吊钱买头小牛，弄点儿种子，种上小麦，不等到连雨天，麦子就拔了，不是白拣一茬吗？"

没过几天，舅舅来了。王三心想，舅舅是怕还不上钱哪。就说："放心吧舅舅，秋后管准半个子儿都不少你的。"

这年的雨季前，王三把麦子拔了，一打打了三石多。除留两石娘儿俩吃，还卖了…石多。

王三为什么非要买下这块地方呢？凭什么就断定自己能发财呢？原来年三十晚上，山神老爷曾托梦给他说："王三呀，吃人的嘴短哪！你家下河边子不是有个杨树栏子吗？杨树栏子旁边不是有个水湾吗？湾东边儿往里一挖，有一缸金子，一缸银子，这本来是车挡门的，可谁叫我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来？只好供你用五年，这五年内，你可以借本生利。"因此，王三才在这里落了脚。他又借了卖面的机会，先把那缸银子扒了出来。

这年秋天，舅舅又来了。王三说："舅舅，我正想去请你帮我相看个地方，张罗张罗盖房子呢。""噢？有钱啦？"王三用手把身旁的缸盖儿一捅，露出白花花的一缸银子来。舅舅一看，惊得半天合不上嘴说："哎呀呀，你可真是发了大财！"舅母听说，忙把侄女提给了他。

有钱能使鬼推磨。没几天，王三就盖起了一栋四合大院，成了亲。钱可生利，一个变俩两个变仨。几年间，王三已是金满柜，银满箱，良田千亩，骡马成群，成为远近有名的大财主了。老母亲享上了晚年福，舅舅也跟着沾了光。

转眼已经四年过去。王三想：人以信为本，借车挡门的钱该还人家了。他把家中安排了一下，备上马，驮上银子，就去找车挡门去了。

可是谁叫车挡门呢？住在那儿？他爬过一座一座山，翻过一道一道岭，走村串屯，马不停蹄，逢人便打听，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

谁叫车挡门呢？住在那儿？他跨过一道一道江，蹚过一条一条河，马不停蹄，逢人便打听，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

王三从春暖花开找到天寒地冻，马掌换了好几茬，也没见到个车挡门的影儿。

这天傍晚，当他走进一个小山沟的时候，老天突然变了脸，又是风，又是雪，刮了个天昏地黑，他无法再走，只好下马来到一家的街门前躲风避雪。这家的街大门是用树条子勒的，往里是几间望天的草平房，打眼一瞅，就知道这家不富裕。这家的媳妇儿望见王三，就对公公说："爹，咱街门口站了个避雪的，天都黑了，把他叫进来住一宿吧。"

公婆和小姑都是善良人，听她一说，忙都迎了出来。王三也不客气，就跟进去了。一觉醒来，已是鸡叫头遍了。突然，从隔壁"哇"地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这家的媳妇儿

生了个胖小子！再听外屋地，老太太，小姑子，都忙乎开了，劈柴生火，熬粥煮蛋，就像要起早出远门似的。

天渐渐地放白了。小姑望着街门口顶柴门的车说："嫂子呀，我给小侄取个名儿好不好""感情好。叫什么？""就叫'车挡门'吧！"那时的山里人家，常常有野兽进家伤人，胡子越墙夺财，所以一人夜，就用车将街门顶上。叫"车挡门"这名字，取的就是勇武之意。

王三这里一听乐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掐指一算，再过个月儿八儿的，就是五年。

吃过早饭，早已是雪住天晴。眼见晌天了，看看王三并无走的意思，这家的老头儿就说："不知这位客官到哪去？"王三笑了："你老想撵我走？实话对你说，你要是不添孙子，我早就走了。现在可不同了，我得吃了喜面再走。""粗食淡饭我倒供得起，可我这小家小户，山沟旮旯的，上哪弄面去？""我来办。"不到一个时辰，王三就把吃的穿的用的驮了一大堆回来。吃过喜面以后，王三对老头儿说："老人家，我打算认你的孙子做干儿子，能给个面子吗？""你是体面人，俺们怎么高攀得上？"

可王三铁心要认。老头儿见他诚心诚意，只好把孩子抱出来。王三看了一看，就算认了。

如今是名正言顺的亲戚了，王三便搬出几锭银子和元宝，留给干儿子。这家人一见都慌了，哪有这么大的礼？可是，王三谁也不听，银子是留给干儿的，不收也得收。临走时，这家蒸了几个馒头给他路上吃，里面却夹着大元宝。

离开车挡门家不到半个时辰，王三渴了，就到一户人家那儿去找水喝，见人家挺热乎的，就把馒头送给了那家人。

这家人正好是车挡门家的亲戚。他们正愁没东西去看欢喜，这回可好了，八天那天，这几个馒头又转了回去，这才叫物归原主哪。

车挡门一满月，王三就用车把他们全家都接了过去，他亲自为干儿张罗，重起一处四合院，让他们全家人搬进去。从此以后，车挡门一家人也过上了好日子。

讲 述 者：张玉忠 男 61岁 瓦房店市赵屯乡 农民
采 录 者：阎立国 男 瓦房店市赵屯乡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春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赵屯乡

附：异文

从前，有这么一家子，日子过得挺紧巴，连年节都过不起。腊月二十三到了，当家的揭下灶王爷神像，拿到外面打扫打扫灰尘，晾晾晒晒，叠巴叠巴就压在枕头底下，留

来年再用。他睡觉时，灶王爷在枕头底下就说话了："你就把我升了呗，别的神都升天了，你怎么还不让我走呢？"当家的说："不是不让你升天，我没有钱请新的呀。"

灶王爷说："没有钱你借几吊呗。这么着吧，三十晚上，你看人家去土地庙送香你也跟去，到那土地庙旁，有四锭银子借给你，拿回来留过年用吧。可有一宗，你借谁的得还谁呀，那四锭银子是抱柱生的，到时候得还人家。"当家的听完这话，便起身到灶边，烧香上供，把灶王爷升了。

年三十儿晚上，大伙儿都去土地庙送香，当家的也跟去了。白花花的银子别人都没看见，就他看着了，拿回家买这买那的，日子也好过了。

一晃过去了好几年，这天他对儿子说："前几年咱们家穷，连年节都过不起。我听了灶王爷的话，到土地庙送香，土地佬给我拿四锭银子，眼下我得还人家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有今儿个没明个儿的，等什么时候还呢？"儿子说："咱就趁早还给人家呗。"

儿子给他包好了银子，当家的又犯愁了：当初灶王爷告诉我说，银子是借抱柱生的，可没告诉他家住在哪儿呀，叫我上哪找这个抱柱生呢？咳，不管他住哪，我也得找到他，不能忘了人家的好处。这么一合计，他背着银子就上路了。

走啊走，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到处打听，也没找着抱柱生。这天，当家的走到一个山根儿底下，天黑了也没找着店。正在抓急[①]的工夫，影影绰绰看见前边有两间小房，心合计：我到这寻个宿吧。刚一进院儿，打屋里迎出来一个老头儿，当家的赶紧跟老头儿说："这位大哥，我赶路走黑了，想在你家借个宿行不？"

老头儿说："大兄弟，真不赶巧，俺家儿媳妇要猫月子了，没地方留你住哇。"

"没地方住，我就在外屋柴禾堆里蹲一宿也行。"他俩说的话让这家儿媳妇听着了，在屋里说："公爹呀，这位老人挺大岁数了，蹲柴禾堆哪行？让他进来吧！"

"不进去了，蹲柴禾堆就行了。"当家的进屋就在柴禾堆里坐下了，本家老头儿也在外屋地蹲下了。

刚呆不一会儿，小媳妇就有动静了。早先年屋中间有中柱子，这个小媳妇肚子疼得直骨碌，老半天也不生，疼得受不住了，她就去抱那根柱子，一抱柱子孩子就生下来了。本家老头儿蹲在外屋地上，听见孩子哇哇哭得挺脆生，乐得像什么似的。这时候里屋出来个老太太说："老头子，咱得个大胖孙子，白白胖胖地真招人稀罕哪！你说怪不怪？折腾了老半天，怎么一抱中柱子就生了呢？"老头儿说："抱中柱子生的？得了，这孩子就叫抱柱生吧。"寻宿的这位当家的，听说这孩子叫抱柱生，心想：抱柱生？不正是我要找的人吗？第二天一早，他临走要把四锭银子给他们留下。这家老头儿说什么也不收，俩老头儿扯拉半天。末了，这家老头儿看他非给不可，就说："那就多谢了！不过，咱没有

① 抓急：抓，音 chuā。抓急，意为心中着急。

好嚼咕待客，让孩子他奶给你包点儿粘豆包吃了再走吧！”他一看人家是真心实意请吃，就饱餐了一顿。临走时，又给他带上不少豆包留路上垫补。他哪知道，老太太把四锭银子偷薅儿① 包在四个大豆包里，混在别的豆包里一块儿给他装进了口袋。他不知道其中底细呀，把夹着四锭银子的豆包背走了。

这位当家的刚出堡子不多远，碰着了一个抱孩子的小媳妇，孩子在怀里直门儿哭闹。这个当家的就问：“闺女，你上哪去？孩子怎么直哭呢？”小媳妇说：“我上他姥家去，看看他舅妈生孩子没有？咱这孩子有点儿饿了，直门儿闹。”当家的又问：“你娘家姓什么叫什么？”小媳妇告诉他说娘家姓什么、叫什么，说完又指指前边说：“就那家。”“当家的回头看看说：“得了，他舅妈生个大胖小子！”小媳妇问：“你怎么知道？”当家的说：“我昨晚上就在你妈家住的，临走，还给我拿这么多豆包，给你孩子几个吧，省得他哭哇。”真也怪，这孩子一接过豆包就不哭了，当家的也就上路往家走了。

这个小媳妇抱着孩子到她妈家了，告诉她妈说：“妈，我走半道遇着一个老头儿，他说昨下晚儿在这寻的宿，看俺孩子哭，还给孩子四个豆包呢！”老太太说：“可不是咋的，那老头儿临走还要给俺们四锭银子，俺哪能要呢，人家就住一宿，又那么大岁数了，你爹让我把银子包在豆包里，又给他拿回去了。”老头儿对闺女说：“哎呀，我看看给你的豆包，不能是装银子那四个豆包哇？”他赶紧掰开一看，整个愣儿是他那四个豆包儿，一个豆包儿里一锭银子。（灯塔县）

讲 述 者：曹代氏 女 78岁 灯塔县沈旦镇前高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曹广明 男 灯塔县委信访办公室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灯塔县沈旦镇前高村

248. 孙员外还债

（铁岭市）

过去有个姓孙的员外，贼拉② 抠，贼拉狠，老百姓没有不骂他的。

这一天，孙员外打井沿儿路过，见一个老道趴在井台儿上，伸着脖儿往井里瞅。他上前问老道：“你老瞅啥呢？”

① 偷薅儿：偷偷地、悄悄地。
② 贼拉：又说“贼拉拉”，特别地、非常地。

老道说："你也过来瞅瞅吧！"

孙员外趴井台儿往井里一瞅，井底就像块镜子似的，照见一匹白马在拉磨。

老道指着那匹白马说："瞅见没有？那白马就是你。"

孙员外懵了："那咋是我呢？"

"那是下辈子的你。你这辈子作孽太多了，欠了债，下辈子必定托生驴马还债。"

孙员外听说自个儿下辈子托生驴马，熬糟透了。寻思这老道咋看出我这一步来了呢？就问老道还有啥补救的的法儿没有。

老道说："你要想下辈子不托生驴马，这辈子就得把债还清喽。"

孙员外忙说："行哪，行哪，咋个还法儿？"

老道说："你家中不是有两儿一女吗？你回去把你大儿子的脑袋劈两半儿，把二儿子的腰砍折喽，把老闺女扔大道儿上让大伙儿踩，你的债就还上了。"

老道说完扭身走了。孙员外可瘪茄子[1] 了。回到家愁眉不展，不吃不喝，一闭上眼睛就瞅见白马拉磨。没几天，就折腾病了。

这孙员外有个宝贝闺女，小名儿叫乔儿。这姑娘不光心灵手巧，心眼儿还好，就是看不惯她那个贪财缺德的爹。这天，乔儿到上屋探望她爹，见她爹愁得啥似的，眼瞅着瘦了一圈儿，就问她爹：

"爹呀，啥事儿把你老愁这样儿啊？"

孙员外说："唉，别提啦！那天我碰上个会看阴阳的老道，说我这辈子欠了债，下辈子变驴马还债。要想下辈子不托生驴马，就得把你大哥的脑袋劈两半儿，把你二哥的腰砍折喽，把你扔道上叫大伙儿踩。"

乔儿听了她爹说的这些话，琢磨了一会儿，说："爹呀！让你砍两半儿的，不是我大哥的脑袋。"

"那是啥呀？"

"是咱家往里进粮的那个大斗。我大哥的小名不是叫斗儿吗？也不是叫你把二哥的腰砍折喽，是叫你把咱家那杆昧心秤的秤杆儿砍折喽，我二哥小名不是叫秤儿吗？也不是叫你老把我扔道上叫大伙儿踩，我小名不是叫乔吗？是叫你用聘我的钱在村东头儿那条河上修座桥，让大伙儿往那上面踩。"

孙员外听闺女这么一说，心里亮堂了点儿，一寻思自个儿这些年小斗出大斗进的真没少干缺德事儿。一想到下辈子变驴变马，他心里就直门儿打哆嗦。嗨！就照闺女说的照量一家伙吧，兴许好使呢。他捧着那斗和秤哭了一场，该劈的劈了，该砍的砍了。又选了个日子把闺女聘了出去，用聘姑娘的钱在村东头那条河上修了座桥。

---

① 瘪茄子：精神一下子萎靡下来。

这天，孙员外又在井沿儿那疙瘩碰上那个老道了，他让老道再给他看看。老道拉着他趴井台儿上往井里看，这回井底下啥都没有了。

讲 述 者：张海山 男 68岁 法库县人 小学
采 录 者：邮建辉 女 铁岭市电视台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铁岭市郊区

249. 神 工 鬼 斧

（沈阳市）

古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木匠叫克古。他的手艺好，做出的活计十人见了九人夸。他心地善良，不即不离儿就用耍手艺挣来的钱接济穷苦人。他一心要使自个儿的手艺更精，就带上家什，离开家乡到外边去寻访名师高手。

他走哇走，这天晚上走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克古撒目撒目四周，这里荒草没窠，瞅了瞅脚下，到处包包棱棱，不知道啥时候出溜[①]进了片乱坟岗子里来了。

他刚想转出去，忽然，眼前“唰啦”一下子亮了，那一座座坟变成了幢幢房子，整个坟地变成了一个小集镇。街面上男公女妇来来往往，做买做卖的吵儿巴火好热闹呢。

克古正站在那里呆呆地发愣，猛觉得有人在他的肩头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扭头一瞅，见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儿乐呵呵地站在跟前。

克古问：“老人家，这是啥地方啊？”老头儿答：“鬼镇。”克古一激灵：“难道说我已经死了吗？”老头儿笑了笑说：“没有，是我把你引到这里来的。”“您有事求我？”“不，我想报答你的恩情。”“啥恩情？”老头儿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咋忘了，在我孤老头子活着的时候，没少得你的周济，我死后又是你舍棺木发送了的呀！”

这类事，克古做得太多了，咋琢磨也没想起来这位老人是谁，就说：“老人家，我不要您的报答。”老头儿听了大笑：“哈哈，你不要以为我打算给你金子，给你银子，我是想给你找一位师傅。”克古一听乐坏了，忙问：“他在哪里？”“请跟我来。”老头儿说着，就领着克古拐弯抹角地来到一家门前。

这是一个十分阔气的大户人家。离老远就能看见高大的门楼和院墙里青堂瓦舍的房子。克古还没进院，就听见里面有锛凿斧锯的声音。等他走到里面一瞅，看见有好几个木匠在那里做活。老大一个院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木制器具，那样式人间没有，那造型巧夺天工。克古越看越爱，竟叫起好来。

这时，从上房走出一位身穿白袍，白眉毛垂肩，白胡子过腹的老头儿。他打量着克古问：“这位就是克古师傅吗？”克古近前行了个礼，说：“不敢当，我正是克古。”白胡

① 出溜：溜达。

子老头儿又问："你真想在我这学艺吗？"克古忙说："弟子求之不得！""这样的话，你要能守我三条规矩，我就可把你收下。"克古急忙跪下，说："只要师傅肯收下弟子，莫说三条，就是千条万条也能遵师命。""好吧。一要你艺成之后不准收徒；二要你为穷苦人多做好事；三要你不准对外人说起师傅是谁。你能办到吗？""请师傅尽管放心！""还有一宗，我这里是阴间，阳世人不能白天黑夜都呆在这里。你要在白天做阳间活儿吃阳间饭，晚上再到这里来。"克古连连应允。

说话工夫，忽听远处传来鸡叫。克古觉得眼前一黑，那房舍、集镇一下就全没有了。看四周还是荒蒿野草，瞅脚下照旧是包包棱棱一片乱坟岗子。

从此，克古就白天给人去做活，晚上到鬼师那里去学艺。一晃三年，克古成了天下最有名气的木匠，为人间建造了老多样式精奇的寺院桥塔。

有一天，克古多喝了点儿酒。大伙儿问起他的师傅是谁，他一走嘴说出个鬼字，话刚出口，他的脸上就挨了一个大嘴巴子。当天晚上，他又去鬼镇找鬼师，等了半宿，坟地也没有变成集镇。他转悠到天亮，只是在一座大坟包前拣到一把斧子，在斧柄上刻着"神工鬼斧留克古，当为民间多造福"两行字。

克古知道，因自己一时失言坏了师徒缘份，只好流着眼泪，拜别师傅，周游天下去了。

讲 述 者：薛天智 男 52岁 沈阳市于洪区建筑公司 工人 初中
采 录 者：刘 敏 男 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薛天智家

250. 鬼媳妇报恩

（蒙古族 阜新县）

蒙古贞[①]有个小伙子，父母死得都早，靠给人家耪青做月[②]活命。虽然他为人厚道勤快，只是家里太穷，二十几岁了也没娶上个媳妇儿。

这天，他去井沿儿挑水，见邻居家的小媳妇儿站在井边抹眼泪，不觉有些疼她，就问："你哭什么？""我的簪子掉到井里去了。"小伙子的邻居是个财主，小媳妇的女婿在她过门儿之前就死了，财主婆舍不得白花订亲银，硬是让小媳妇儿跟一只大公鸡拜了天

① 蒙古贞：指辽西阜新地区。
② 耪青做月：打短工。

地。从此，小媳妇儿就成了财主家的奴隶，又吃累，又受气。

小伙子一听，二话没说，跳进井里就捞。簪子小，不好捞，好一阵子才捞上来，小媳妇儿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谁知，小媳妇儿一进门，婆母就木着脸问："一担水怎么挑了这么长时间？"小媳妇儿只好把簪子掉到井里的事儿照实说了。婆母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拎起拐棍儿就打，还骂："你怎么不跟着那个穷小子去呀？啊？小婊子？你跟他扯臊，就说扯臊，还说是簪子掉井里去了，唬谁？"她一头[①] 骂，一头打，直打得小媳妇有进的气，没出的气，不到半夜就死了。

哪曾想，从此以后，小伙子一进家门，饭就好了，连小饭桌都摆得停停当当，碗哪筷儿呀洗得干干净净。

起初，小伙子以为是哪个好心人可怜他为他做的，可是，今天是这样，明天是这样，后天还是这样，天天如此，他就犯开了合计：能是谁呢？他向四邻打听，四邻没一个知道的，都以为他是想媳妇儿想得鬼迷了心窍。可却有人存了心，趁他不在家，跑到他家顺着门缝儿往里瞧，只见一个俏生生的小媳妇儿，又是淘米，又是添柴，正在做饭呢。打这以后，人们见了他都嘻嘻哈哈地逗弄他："哎，怕人把你的媳妇儿抢去呀？""怕别人给你吃了？"他们哪知道，小伙子也蒙在鼓里。

可人们这一逗弄，小伙子也留了心。

这天，他提早回来了，悄悄一瞅，可不是咋的，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媳妇儿，正在淘米、添柴，锅上锅下紧忙乎。他乐颠儿了，猛地推开门闯了进去，一把抓住她问："你是谁？"小媳妇儿躲了一下没躲开，只好转过身来反问："你不认识我？"小伙子摇摇头。小媳妇儿说："你不是给我捞过簪子吗？""什么？是你？""变样儿了吗？"小伙子这才认出了她："你不是叫你那个老不死的婆母打死了吗？""没，我逃出来了。"

小伙子真真地看见小媳妇儿的尸身挺在那儿，怎地会是逃出来了呢？不信吧，她活生生地就站在跟前，不容你不信。他磕磕巴巴地说："那，你……你跟我过吧。"小媳妇儿红着脸，点了点头。随后，两人对面一跪，海誓山盟，就拜了天地。小媳妇儿说："这事可不能让外人知道，传到我婆母那里，咱们的夫妻就做不成了。"小伙子马上答应了。

小两口儿恩恩爱爱，日子虽不宽裕，却过得十分舒心。

这一年天大旱，旱得那庄稼点把火就能着，旱得那地滋滋冒烟，可小伙子租种的那片地却一点也儿不旱，春夏绿油油，秋天大丰收，粮食多得没处堆，小两口儿一下子富了起来。

小伙子非常疼小媳妇儿。日子富了，还能让她抹锅台吗？就请了一个大师傅。可是，

---

① 一头："一边"的意思。

大师傅做出的饭菜，怎么吃、怎么不香。他辞了请，请了又辞，连续换了好几个，也没有一个中意的。小媳妇儿说："别为难了，还是我做吧。"

真是活没辙，小媳妇儿做出的饭菜，离老远就闻着香。小伙子很纳闷儿："怎么你做出的饭菜就那么香呢？"小媳妇儿总是笑笑说："你喜欢我呗。"话是那么说，小伙子却多了个心眼儿，想看个究竟。可只要他在跟前，小媳妇儿总是变着法儿支开他。

可他们毕竟是夫妻，防得了哪时？这天，小媳妇儿又像往常一样，在盛饭菜的时候，割开中指，滴上几滴血。这可是剜了小伙子的心，他一把扭住她的胳膊："你这是干什么？"小媳妇儿觉得不该再瞒了，就说了实话："你知道的，我早就被婆婆打死了。可我看你心眼儿好，人也讨人喜欢，就跑来了。我没别的报答你，却有一腔血，因此才把它滴进饭菜里。看你吃得香甜，我心里才舒服。你要是嫌我是个鬼，我现在就走。"说着就要走。

小伙子哪肯放手？忙说："不！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只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干呢？"

"那是我的心血，所以饭才甜，菜才香。"

小伙子忙说："只要有你在，我喝口凉水也会是甜的，以后别再傻了。你知道我多心疼，多不忍！"从此，小伙子更加爱她了。

不久，他们的事儿不知怎么让人知道了。小媳妇儿说："你到坟上把我的骨殖扒出来带上，我们搬走吧，搬到科尔沁去，搬到那没人知道的地方去。"他们悄悄地走了。

听人说，小媳妇儿在科尔沁还了魂儿。小两口儿恩恩爱爱，生儿育女，成了科尔沁地面上的大户。今天的科尔沁人，不少都是他们的后代。

讲 述 者：吴凤兰 女 蒙古族 阜新县泡子镇 农妇（汉语讲述）
采 录 者：那木汗 男 蒙古族 阜新县报社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阜新县泡子镇

251. 鬼媳妇还魂儿

（辽阳市）

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名叫张老三的人，他家里很有钱，就是他这个人好吃懒做，是活儿不想干，就爱耍钱。家里怕他把家产都输光了，就让他分出来自己过。可他还是耍，总是输，最后把钱和自己那份儿家产全输光了，只剩下他常骑的一匹马。

他没法生活了，就想出去讨饭为生。就这么着，骑上马就走了。走了整整一天，天要黑了，他想找个地方住一宿，也没看见人家。一直走到天黑，来到一座山坡上停了下

来。他见山下有一处灯光，实在没有地方住，只好下山奔那灯光去了。

他来到那家门前，觉得又渴又饿，一点儿劲儿也没有了，他想进屋要点儿吃的，再住上一宿。敲了敲门，屋里没有动静。他悄悄扒窗户往里看看，只见屋里只有一个大姑娘在炕上坐着，那姑娘长得好漂亮。张老三想：这不糟了，人家就一个姑娘，我怎么能进屋。又一想，我就在这屋檐下睡一宿吧！怎么也比在山上暖和点儿。他就坐在房檐底下了。

他正坐着，就见房门“吱”的一声开了。那姑娘走了出来，一见张老三就说：“哎呀，这不是张老三吗？天都黑了，怎么还在外边，快进屋歇着吧。”

老三见那姑娘要伸手拉他，他向后退了一步，说：“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小姐，让我在这儿呆一宿就行了。”

“快进屋，快进屋吧！”小姐一再催让，他也只好跟着进屋了。

进屋以后，那姑娘给他拿来饭菜，他就吃上了。吃完饭后，她就陪他说话，一直到二更天。小姐让他在屋里睡，他不干，他要上外边去睡。小姐说：“我听说你经常耍钱，不干正经事儿，不过你的品行还不错，我相信你能变好。你就在屋里睡吧，不用想别的。”老三听了她的话，觉得有点儿怪，也没说什么，就原身在炕梢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张老三说：“我得赶路去了。”姑娘说：“好吧，下次路过这里再来吧。”老三骑上马走了。走了一天，天黑了，见山下有一处灯光，他又进屋借宿，他往屋里一看，真怪！还是头一天晚上那个姑娘。老三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屋。两个人又唠了大半宿才睡。

第三天，老三又走了一天，晚上又到这姑娘家。老三觉得这太怪了，就问：“我怎么出不去了呢？”那姑娘说：“你走出去也是没地方住，我看你就留在这儿和我成家得了。你管我叫三小姐也好，管我叫媳妇也中。你看怎么样？”老三见姑娘长得好看，心眼儿又好，就同意了。心想，我真有福气。

过了几天，三小姐说：“家里没有钱，我拿一副银镯子，你去街上当了。第一家你别当，第二家也别当，到第三家当铺你再当，要一百两银子。”

老三拿起镯子就走了。到了第一家当铺，谁知他把媳妇的话忘了，就走了进去，把银镯子放在了柜台上。那伙计拿起来一看，心里吃了一惊，说：“你先等一会儿。”就进里边去了。那伙计把银镯子拿到老员外面前，老员外马上认出来了：“这不是咱家死的那个三小姐的银镯吗？”老员外让伙计把张老三叫到里屋，问他：“这银镯子你要卖多少钱？”老三说：“只要二十两银子就行。”员外对伙计说：“去，拿二十两银子给他，让他走。”

张老三乐呵呵地拿着二十两银子就回来了。他进屋一瞅，媳妇和往常不一样了，脸刷青，披头散发的，脸朝炕脚底下坐着。老三吓了一跳，赶紧问：“这是怎么的了？”媳妇说：“你说怎么的了，你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去第三家卖你不信，我告诉你卖一百两，

你才要二十两。我实话告诉你吧，那第一家当铺是我爹开的，第二家是我舅舅开的。我已经死了二年了。不过我和你夫妻一场，我绝不能害你。我这回可要活不长了，明天晌午时，我爹就来炼我，咱们夫妻就要到头了。”老三一听可傻眼了，说：“那你得想想办法呀！”三小姐说：“我想办法你也不听啊。”老三说：“我这回一定听！你说吧。”小姐说：“明天正晌午时，我爹到我的坟前炼我。坟前有三棵柳树，你就在树后边猫着。树上有三只乌鸦，我爹一炼我，你就能听到乌鸦叫。乌鸦一叫，就从树上掉下来一堆东西。看东西一掉地上，你就去搂起来，包上就走，不跑出百步以外你别打开看。这回能记住吗？”老三说：“能。”

说话间，第二天正晌午时就到了。就见那边来了一辆大马车，车上拉着劈柴。那伙人把劈柴堆在地上，把坟里的棺材挖出来就放在劈柴上，倒上油就炼上了。这时候，老三躲在树后等着，忽然，乌鸦嘎啦一叫，“啪嗒”从树上掉下一包东西。老三急忙上前，连泥带土划拉一大包，转身就跑。刚跑出去七八十步远，他心想，我是搂净没搂净呢？要是没搂净我再回去取。想到这，他把包打开了。这一打开不要紧，他媳妇从他手里掉到地上了。他媳妇脚刚落地就又变成了个人。她说：“我告诉你到百步以外再打开，你不信，我好玄没让火烤死。得了！这回咱俩远点儿走吧。”

老三实在没地方去，只好回家投奔大哥二哥了。走了不少日子，老三和三小姐真的找到了家。老三的两个哥哥嫂子还都挺热情，留他俩在西屋住下了。小两口过上了好生活。

那几天，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看老三，实际是想看老三的漂亮媳妇三小姐，都夸老三娶了个好媳妇。偏偏老三的舅舅没来看她。这天，老三来到舅舅家，想看看舅舅，舅舅说：“听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看模样是挺好看，不过她可不是人，是个女鬼，你看我说得对不对。”老三说：“这我已经知道了，她也告诉我了。不过她对我也挺好的，就凑合过吧。”舅舅说：“你别看她现在挺好，是鬼就不是好玩意儿，往后也肯定害你。”老三问：“那您说怎么办？”舅舅说：“有办法。明天我到你家去，我叫门，你就下地开门，开门以后，把手里的门插棍捏在手里别扔，完事抱住你媳妇别松手，我有办法治她。”老三说：“好吧。”

老三回到家一看，媳妇和以前不一样了：披头散发，脸上没有血色，不像以往那么好看了。老三吓得直往后退，不敢看她。媳妇说话了：“我从来就对你不错，可你舅舅要害我，你还答应了。得了，咱俩的夫妻就算到了头儿吧，我不能害你，你远远走吧，别管我了。”老三一听，傻了。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看媳妇，见媳妇又和以前一样好看了，不过正在擦眼泪呢。老三心疼了，他说：“俺俩一直处得挺好，我怎么能害你呢？你放心吧，我不能害你。不过你得想想办法呀！”媳妇说：“那好吧，明天你舅来的时候，你开开门以后，把门插棍扔在地上就行了。”

第二天，舅舅真来了。老三开门以后，门插棍拿着也不是，扔了也不是。媳妇一看，刷就把脸撂下来了，就成了披头散发的样子 。老三一害怕，就把手里的门插棍扔了。这一扔可不要紧，门插棍马上变成了一条三盆子粗大蟒，爬到舅舅身上使劲地勒，不一会儿就把舅舅勒昏了，老三一看心里着急了，就商量媳妇："这次就饶了舅舅吧，快给他松了吧。"媳妇说："好吧，看在俺俩夫妻的份上，饶了他，叫他以后可别治我了。"说完，让老三把门插棍拣起来。老三往蟒身上一捏，蟒又变成了门插棍。舅舅身上被蟒勒得净是大泡，勉强爬回了家里。

这天，从南方来了两个会看地气的蛮子。一个师傅一个徒弟。他俩走到村口，徒弟就说话了："师傅，我看这个村里有一股妖气，这妖精就住在东数第二家的西下屋。"师傅说："对，咱俩得治治她。"

说来也巧，这两个蛮子无意中就进了老三的舅舅家，他还躺在炕上养伤呢。两个蛮子问："怎么病的？"舅舅就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老蛮子说："别说了，正好，俺俩就是来治这这个女妖精的。明天你给我找几个木匠，做个五尺高的法台，我在法台上念咒，三天之内我要用掌手雷把她殛死。"舅舅满口答应了，真的找来了木匠，搭起了法台。

再说，老三媳妇在家又变样了，披头散发的。老三问怎么的了，媳妇说："从南方来了两个蛮子，要在三天内和你舅舅一起来治我。"老三问："怎么办？"媳妇说："你明天就找几个石匠，给我做一口石棺材。到时候，我躺在棺材里，把棺材挂在二道门上。你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别让旁人进，把门窗都钉上。"老三都答应了。

到了第三天，法台搭好了。老三的舅舅说："这口气我得出。我上去治她。"他上台以后，就开始念咒语。咒语一念，就把三小姐的魂儿勾来了，舅舅就把掌手雷打出去了。这掌手雷是不见血不管用，如果来的是假魂灵，这掌手雷打不着真的，就得返回来把自个儿殛死。就这么着，掌手雷打出去转了一个圈没打着，只听"咔嚓"一声，就把老三舅舅殛死了。

小蛮子说："这回我上去。"他一念咒，老三媳妇的棺材真就摇晃起来了，摇来摇去，把房梁都震得"咔咔"山响。过了一会儿，魂灵又来了，小蛮子用掌手雷一打，又是一个假的。雷一回来，把小蛮子也殛死了。

这回老蛮子上来了。他一念咒可不得了，不但棺材摇晃，连房子都晃上了，越晃越欢，越晃越欢。这工夫，就见从棺材里伸出一只大手向老三抓去，老三吓得躲到墙角，眼看要抓住了，老三猛地蹬开一扇窗户跑了出去。这妖怪的魂灵又出现了，老蛮子的掌手雷一打，又是一个假的，又把老蛮子也殛死了。

老三跑出来一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他随风跑来跑去，跑到一个庙上。他见庙里的和尚都在院子里拿笤帚东划拉西划拉，也不知道他们扫什么。大伙儿扫了一会儿，就风平浪静了。老三问和尚："你们扫什么？"和尚说："我们什么也没扫到。"老三说："你

小伙儿又拿起铁锹可劲儿地挖呀挖，他是想把她埋了。挖好坑后，抱起姑娘的尸首安放在里面，又把两个柜子里头的衣裳全都拿了出来，给姑娘盖了又盖。末了，他还把扒下来的湿衣裳盖在了最顶儿上。两柜子的好衣裳，他一件也没留。

盖好了衣裳又往上埋土。埋好了坟，把两口柜子又搁进江里让它顺溜儿漂走了。他兴许是怕人拣了去。姑娘预备出嫁用的柜子，让人家拣去不吉利呗！那长工是怕沾上死去的鬼才不敢拿走吧！

小伙子回到家就睡觉。睡着睡着，那个死去的姑娘来到了梦中。姑娘来到梦里说："你给我收了尸首，又好生给埋了，让我怎么报答你的恩德呀？怎么才能报完你对我的恩德呢？我陪你睡一觉吧！"

就这样，姑娘死去的魂儿天天夜间都来，天一亮就走，整整睡了七天。睡过七天后，姑娘对小伙儿说："我做到这样，也就了结了欠你的情。可是，你要是长久地和我这么下去，对身子骨儿不好。想法子给你做个媒吧，往后我就不来了。"说完走了，她是想帮小伙儿成个家。这鬼还挺有意思啊！

那个村里一户富人家里真就有个姑娘，这个鬼又天天夜间去缠那个姑娘。她对那个姑娘说："你得嫁给某某人家当长工的那小伙儿，你才能过上好日子。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给抓走，我可是个死去的鬼呀！"就这样，她白天黑夜总去缠那个姑娘和她的父母。这么一来，姑娘就病倒了，眼瞅就要病死了。

当阿妈妮的就对老头儿说："没见鬼神儿天天黑间给咱闺女做媒嘛！那个长工岁数大点儿有什么要紧哪？穷就穷点儿呗！钱是人挣来的，咱们攒那么多钱干啥用啊？"

姑娘的阿爸基原来脾气挺犟，死鬼那么来作媒他都没答应。这回眼瞅姑娘要死了，这才着了慌，赶忙打发仆人去叫长工。

那个长工出门打柴回来，刚把柴禾捆儿撂在当院，见有个仆人来叫他，流着汗跟了去。姑娘家人见天头晚了，吹了灯就把长工送到了闺女的屋子里，小伙儿就搂着快要死去的姑娘睡了起来。

小伙睡着睡着，觉着一边儿躺着这家的姑娘，另一边儿躺着那个死去的姑娘。一天清早，那个鬼对小伙儿说："这回我把你对我的恩德报答完了，我走了，再也不来了，你就和这个姑娘好生过日子吧！"说完就走了。

那个长工小伙儿就和这个姑娘过上了好日子。打那以后，这两口子为了感谢那个死去的姑娘，每逢清明都要去给那个姑娘上坟。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3岁　沈阳市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金德顺家

253. 天　　书

（义县）

离义州城西八里地有个瘸腿的教书先生，姓王，是有名的能人，虽说是没进过学堂门口，可他能设馆教孩子念“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这些三字经、百家姓，又写一手好字。打官司写个呈状，婚丧嫁娶择个日子，看风水占个课[1] 什么的，都缺不了他。人们给他起外号叫“瘸腿神仙”。他脑袋这么好使，传说是因为他得了一本“天书”。

那还是王先生十八九岁那咱，他在城东北花尔楼那教书，住在一个独门独院里。这房子新盖不过三五年，可就是没有人住，本屯人说这房子里闹鬼，一到下黑就有人敲门，弄得谁也不敢住。他冷丁到这学堂，就住在这儿了。可这闹鬼的事儿谁也没告诉他。

有一天，王先生刚要睡觉，“轰”地一声，房门叫人推开了，走进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王先生一见忙说：“来、来、来，老人家请坐，老人家请喝水，老人家深夜到这儿，有什么指教。”

“听说先生文才出众，我有几个难字请先生费心教教。”王先生一见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子，还要请教学字，忙说：“不敢，老人家请讲。”那老头儿拿过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古怪不常见的字，王先生还都答出来了。一连几天，这老头儿每天都来向王先生请教，有的字王先生也不认识，还得翻翻字典。就这样，一晃小半年过去了。

人们看王先生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听说闹什么事，就好奇地问：“先生，你住这么些天了，这房子里没有啥动静？不害怕吗？”

“哪来的动静？不害怕，差不多见天下黑都有个老头儿来打嘮[2]。”大伙儿一听都愣了，哪来的老头儿呢？左近[3] 也没有这样的老头儿哇，就有人跟王先生说：“往后，他再来，你问问，他是哪个村的，叫啥名。”

过两天，这老头儿又来了，闲谈了几句，王先生就问了：“老人家住在哪儿，尊姓大名？”老头儿说：“我离这只有一沟之隔，村南的那个村叫水泉沟，我姓姚名叫老贵。”第二天，王先生把这老头儿的地址姓名一说，大伙儿谁也不知道这名字。早先年听说，水泉沟那儿只有一家人家，老太太死了以后，那老头子就不见了，大伙儿都当他死在哪儿了。说起来这都是五六十年前的话了，这老头儿一定是个鬼，要不就修成了仙。

---

① 占个课：占卜算卦。
② 打嘮：聊天。
③ 左近：附近。

这天下黑，老头儿又来了。王先生一见老头儿进门，就扑通一下子跪在老头儿面前说："神仙，你就收下我，教我也成仙吧，我拜你为师。"

老头儿伸手把王先生拉起来说："我不是什么神仙。你一定要认我师傅，我只能给你这本书。"说着，老头儿拿出一本书递给了王先生。

王先生接过书，翻开一看，这书上也没有字呀，刚要回头问问，那老头儿没影儿了。

从那以后，王先生有空就翻这本书，不知怎么回事，慢慢就看出字来了，这书是越看越耐看，越看越有玩艺儿。这天文、地理、诗经、易经，什么都有，遇着什么为难着窄的事，一翻书就能找着解治的法儿。"瘸腿神仙"的外号就是这么得的。

一晃过了好多年，王先生娶了媳妇，得了儿子，日子过得挺好。乡里乡亲都高看他一眼，有什么难事也都找他。孩子办满月，娶媳妇看个日子，丢东少西，占个课，就连死孩子往哪边扔都找他掐算一下。

那年，南北二屯都兴押会，押会这玩艺儿是大赌钱。一时间有钱的赌，没钱的也赌，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赌，抽签讨点、拜神佛、请大仙、拉鬼、偷寡妇裤腰带，什么招儿都有，那可真是耍钱闹鬼。

村里人这回更想起这瘸腿神仙了，找他给看看那本书，找找有什么招儿能赢钱。

起先，这王先生说什么也不给看书出点子，可后来架不住大伙儿找，又看押会要是赢了，当时就能发了，心一动，就拿出新笔蘸上了朱砂，照书画了道符，贴在小土地庙前。第二天早上，就得了一个点子。大家伙儿有的信，有的不信。你还别说，这天，会局上还真有这个点子，赢了的人拿了钱来谢王先生，说："你可真是神仙，太灵了。"

这回这神仙的名声更响了，找他画符求点的人也多了。

有一天，王先生拿出笔来，还要画符，忽听门外有人喊："王先生，王先生。"他瘸拉瘸拉出门去看看是谁喊他，到门外一看，哪有个人影。他自己个儿寻思，我是听错了，回屋画符吧。拿起笔一看书，这书不见了，他怎么找也没找着。

后来有人说，这书是天书，叫老头儿给收回去了。原来得书时，老头儿就告诉过他：书得用到正处才行。

讲 述 者：周兴远 男 62岁 义县城关乡八里堡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吴梦石 男 义县文化馆 干部 中学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义县城关乡八里堡村

254. 耍　钱　鬼

（本溪市）

人活在世上，有五样坏事不能沾，一沾上，怎么好的人也往下坡出溜[1]、最后弄个身败名裂。哪五样坏事呢？一是吃。贪吃的人，嘴长眼黑手敞。走到哪一见到好吃货，就迈不动步，手里有一个钱儿，恨不得花俩，手里没钱就赊帐，再不就借贷。吃得多了，花得多了，日子就败了，日子一败，就不寻思好道儿。这种人，有的是[2]蹲大狱的，一蹲大狱，就弄得妻离子散。就为了一张嘴，最后到这种地步，你看好不好？二是喝。喝酒贪杯，酒后失德。人说酒胆包天，坏事儿都从酒上开始。你看那贪杯的，一见到酒，什么都忘了，俩眼珠子闪蓝光，一杯接一杯，喝得烂醉如泥。心里明镜儿似的，俩腿打摽，走一步晃三晃，也不管是泥是水，跌进去就动弹不得。也不管穿的是绫罗绸缎，还是粗布短衫，弄得就像母猪打圈。这还是好一点儿的。有那喝多了的，借酒使气，什么胆大的事都敢干。酒桌上俩人还好好的，你兄我弟挺近乎，一喝多了，一句话没投机，掰了，这个操起酒瓶子给那个在脑袋上“梆”地来一下，那个一仰歪，完了，头破了，血出了，脑袋骨塌了，人死了。这个免不了蹲大狱，又一个家破人散。你看，只为贪杯，落得这般田地，惨不惨？三是嫖。人家好好的姑娘媳妇，你非想占个便宜不可。先是勾引，等女的上了钩，做出了伤风败俗的事，人家女的名誉臭了，你能保人家终身吗？嫖，就是图一时的欢乐，哪个嫖客能白头到老，成为夫妻？有的女的败坏了名誉，就想和那嫖客成为一家夫妻，缠得紧了，嫖客免不了送她一死。要不咋能说色胆包天呢？还有那嫖客勾上了有夫之妇，想到欢乐有终，无奈那女的丈夫碍眼，于是两人一合计，一包红矾，一把刀子打发他上了西天。杀人偿命，谁逃得了这条法网？你就匿了一时，却匿不了两晌！你害了人命，鬼魂缠着你呢！不能不露。一露，你也得一刀下去，脑袋骨碌多远，伸腿瞪眼玩儿完！四是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缺胳膊不少腿，就是不想劳动持家。肩膀头上长了三只手，哪只手都在人家褡子里往外掏。也不管穷人富人，也不管好人残人，只要有利可图，管你死活如何，统统归他所有。这种事伤天害理，自不必说。人最恨的就是贼。看那露了馅儿的，失主打得你鼻青脸肿，更有打便宜解气的，在你后头也不分

① 出溜：滑。
② 有的是：有很多。

什么地方，三拳两腿下去，疼得你喊爹叫娘。你也有胳膊腿，为什么不辛苦勤劳，自食其力？为什么非要丢人现眼、自坏名誉呢？来来往往被人家手指脊梁骨，衣服没穿破倒叫人指破了，这是何苦！五是赌。这赌可了不得，听我讲个故事吧。

有一家三口人，当家的叫刘旺，这刘旺一天到晚横草不拿，到处游逛，专钻耍钱的场儿。坐下去，屁股都压歪了，不输个河漏水干不出来。因为他排行老二，人们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刘二逛荡”。刘二逛荡有个老婆，这人是个贤惠人，虽然刘二逛荡耍钱不成人，可这老婆奴打婢做[1]的，把这个家维持得可也能勉强过得去。刘二逛荡还有个儿子，叫小喜，长得不错，刚刚十岁。照说这个家，都也不错，人口挺整齐，可硬叫刘二逛荡耍完了。这天是腊月三十儿了，刘二逛荡儿在外面耍钱还没回来。灶下没有一根柴，锅上没有一粒米，这年怎么过？刚好小喜从界壁儿叔叔家回来，见了妈就哭了。妈妈问：“孩子呀，你哭什么？”小喜说：“叔叔家猪肉炖粉条子，粳米干饭，吃得满嘴淌油，叔叔让我吃，我一想咱家连粒米还没有呢，就是我吃饱了，妈你还饿着，我没吃就回来了。”妈妈一听，小喜虽小，说的都是大人话，心里一酸，也掉起泪来了。刘二逛荡回来了，一见这场面就吵：“我死啦？你们这么哭！”他这一喊，把老婆孩子都吓愣了，瞪着两眼直怔怔地望他。孩子妈胆儿突突地说：“他爹，腊月三十儿了，人家都又是粳米又是肉的，咱们连下锅米还没有呢！大人饿一顿行，可孩子怎么办哪！过个年，哪能连个饺子也吃不上！”刘二逛荡说：“要吃饺子？行！把你那条棉裤脱下来，再铰绺头发，我拿去当几个钱买二斤面来。”孩子妈虽然满心不愿意，可为了孩子吃顿年饺子，把破棉裤脱了，穿了条破夹裤挡寒，又拿起剪子，一狠心，“咔嚓”铰了一大绺头发，一起交给当家的，说：“你快去快回呀！”刘二逛荡接了破棉裤和头发，转身就走。孩子妈撵到门外，说：“你可别再去耍啦！”

刘二逛荡哪是个人呢！他拿着老婆身上扒下来的破棉裤和老婆头上铰下来的头发，又钻耍钱场去了。头天一天输了个河漏水干，他这回想赢，可一条破棉裤一绺头发能值几个钱，他一下子把两样全押上了。没曾想，一圈儿没到头，两样儿全输进去了。这回，刘二逛荡蔫了，老婆孩子等白面过年，怎么回去见他们娘俩？寻思寻思，蔫巴唧地离了耍钱场，一边走一边叹气。叹气有什么用？干脆解了裤带，在南山坡的树林子里吊死了。

家里的老婆孩子眼巴巴地盼着刘二逛荡快点儿回来。小喜盼爹，巴望有顿饺子吃；老婆盼当家的，怕他又在耍钱场上输了。可是左等不见刘二逛荡回来，右等也不见刘二逛荡的踪影。眼瞅着天黑了，还一点儿音信儿没有。孩子妈没法儿，上邻居家借半瓢小米子熬了稀粥。娘儿两个就这么喝了碗稀粥，算是吃了顿三十儿下晚儿这顿好嚼咕[2]。吃过

---

① 奴打婢做：象奴婢一样成天劳作。

② 嚼咕：食物，一般指好吃的食品。

饭，孩子妈把剩下的一碗干的盛碗里，放在锅里，盖上锅盖，又在灶里添了把水，温着，留给刘二逛荡回来吃。等到半夜，他还没回来。孩子妈心里七上八下地不安稳：他若光是要钱了，还好，怎么说还能过个团圆年；一旦他寻了短见，一个月亮缺半边，这个家还叫什么家？她直觉得心口“怦怦”跳，怕只怕今晚儿他算那么的了。这么想着盼着，盼着想着，直到天亮没合眼。初一没见，初二还没见，一个正月里没见二逛荡的影儿，二月里也没见二逛荡的信儿。孩子妈心里断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一准儿是死了。她恨他输耍不成人，可也一日夫妻百日恩，有个男人才算个家，如今男人没了可怎么活呀？

一晃过了三月进了四月，青草发芽，柳树抽丝儿。堡子里两个放牛的孩子，在南山坡的树林子里，远远瞧见一个挂在树上的吊死鬼。两个小放牛的胆儿突突地往前走，走近了一看，不禁惊惊乍乍地喊了起来：“啊，刘二逛荡！”这俩孩子不知道是吓着了，还是怎么了，都差声儿了。喊了这声，转身就跑，跑了五十来步，才定了定神，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原来吊着刘二逛荡的那棵树，“呼”地冒了股青烟，接着刘二逛荡的尸首就没了。俩孩子更害怕了，拔腿挣命往堡子里跑，到了堡子就拐进了刘二逛荡家，结结巴巴地说：“二……二婶，刘二叔……叔叔在南山坡……吊吊……吊死了！”孩子妈虽然早就猜摸二逛荡一准儿是死了，可当真听到了死信儿，又不大愿意相信是真的，说：“你们俩净扯蛋！”俩孩子说：“真的是二叔，撒谎是王八蛋！”孩子妈不愿信也得信了，俩孩子都起誓发愿的了，还能是假？就到界壁儿找到小叔子，一块儿到了南山坡，可没找到刘二逛荡的尸首。孩子妈问小放牛的说：“你们说二叔的尸首在这儿，怎么没有呢？”俩孩子说：“刚才连吓带累忘了告诉你们了，俺们见了二叔的尸首时，一喊，树上冒了股青烟，二叔的尸首紧接着就没了。”俩孩子说得神神癫癫地挺玄乎，嫂子和小叔子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半信半疑。真也罢，假也罢，这一桩事又勾起了孩子妈的伤心处，她就放大悲声地哭，哭得人心堵鼻子酸。小叔子说：“嫂子，别哭了，哥哥他输耍不成人，是死是活由他去吧，咱还得顾活的，我给你几个钱做底垫儿，你们娘俩开个小买卖吧。”嫂子说：“我自从嫁到你们家来，脚都没迈出过堡子，能做什么买卖呀？”小叔子说：“那咱就做毛笔吧，脚没迈出堡子，手不是还会做活儿吗？你们娘俩只管做，往外卖包在我身上啦。”

作坊开起来了，娘儿两个毛笔做得挺顺手，小叔子卖得也挺快当。人说亲是亲，财是财，叔嫂帐目也不能混了，叔叔就把侄儿带在身边，卖了毛笔收了钱，都一五一十交给侄儿揣着，晚上回家，还要详详细细地给嫂子报个帐。一年的工夫，积下了几吊钱，本钱大了些。小叔子说：“嫂子，这回咱们上苏杭二州去卖吧，那边念书的人多，毛笔也用得多，能赚笔大钱。我带着小喜儿，也叫他到外边闯一闯开开眼界。”嫂子说：“这倒好，就靠你了，可小喜儿还小，出门坠脚，这回就别叫他去了。咱们是谁和谁？你也别往别处想，这些年来，就靠你拉扯了，俺娘俩的日子才得过，嫂子我信着你了。”

嫂子既然有话在先，小叔子也就不强求带着小喜了。他带上些毛笔，走了三个月零三天，到了苏州城。这天傍黑，到了一家大店铺，青堂瓦舍的高楼大厦，真漂亮。小叔子进了店铺，对柜上的伙计说："你们要不要毛笔，我有一批货，成色好，价钱便宜，准挣钱，要吧？我这带了些样子。"伙计看看小叔手里掐着的一把毛笔，那成色确实不赖，可进货这事儿自个儿说了不算，得问东家，就说："你等一等，我去问问掌柜的。"说完就跑后面去了。不一会儿掌柜的来到店里，小叔子迎过去说："掌柜的，你看我这毛笔……"掌柜的没等小叔子说完，惊喜地说："哎呀，这不是三弟吗！"小叔子抬头一瞅，吓了一跳，这不是人称刘二逛荡的同胞二哥吗？家乡管谁都说他死了，怎么竟跑这么老远到苏州来落脚儿！弟弟说："堡子里都说你吊死了，嫂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我帮着开了个毛笔作坊，现在比你在家时好多了。"刘二逛荡说："他们说我死了，那是有意窝囊我，我干什么要死呢？这一年来，难为兄弟你一片好心，哥哥感谢你，给你十两银子吧。"说着拿出十两银子递给兄弟。弟弟说："哥，你可别这样，咱们是谁跟谁？你不在，我不照顾谁照顾，再说你离家千里，一个人开个店铺也不容易，只要你能学好走正道，我就高兴了。"刘二逛荡说："实不相瞒，我现时是交好运了，生意越做越大，你看我这群伙计，都六十来人了。"他说着说着哭了，"想你嫂子带着小喜儿娘儿两个在家过苦日子，我心里难受，小喜儿这些年也不知长成什么样儿了？叫我想得好苦哇，想回去看看吧，这么大一片店铺又扔不下，你再来时，把小喜儿给我领来住些日子。"弟弟点了点头说："好。"

哥俩说了许多离情别意的话，吃完了酒席，各自睡下了。

弟弟在哥哥这儿呆了三天，第四天早晨，弟弟说："哥，我该回去了，在外边儿时间长了，嫂子和你弟妹都要着急的。"哥哥说："也好，那你就回去吧，把这二十两银子捎给你嫂子。下回来，千万把小喜儿给我带来。"弟弟说："记住了。"接过包袱往肩上一背，就上路了。一走又走了三个月零三天，到了家，说："嫂子，我看着我哥了！"嫂子说："真的吗？你在哪看着他的？"小叔子说："在苏州。他现在开了个大买卖，光伙计就六十来人。这不，他给你捎回来二十两银子，过两天，我得给他再送次货，我哥叫把小喜儿给他领去。"这么一说，小喜儿娘儿两个别提多高兴了。原来一个输耍不成人的货，现在不但走了人道儿，还知道赚钱顾家了，搁谁不高兴？孩子妈想当家的，孩子想他爹，那心情要多急有多急。孩子妈拣几块碎银子，上布店买了块好布料，给小喜儿做了套新衣裳。小喜儿更着急，天天守着妈妈，瞪大两眼看着妈妈做衣裳，坐一会儿，心长草，又跑去缠着问叔叔多会儿走。这天，见妈妈把衣裳做好了，更急了，就跑去催叔叔："咱们多会儿走哇？明天就走得了！"叔叔说："好，明天走就明天走。"小喜儿高兴得一蹦多高，跑回来就对妈妈说："我叔说了，明天走喽。"妈妈一听，孩子明天就要走了，心里挺难受，虽然孩子去见他爹是件好事，路上又有亲叔叔照应不会受屈，可娘俩相依为命，又没出过远门，心里老是提溜着放不下。小喜儿看妈妈哭了，说："妈你别难过，我去呆几

天就跟我叔回来。”妈妈说：“喜儿呀，路上要听叔叔的话，到你爹那儿别惹他生气，告诉你爹，妈在家有你叔你婶儿照应着，挺好。还有，告诉你爹，你叔给捎回来那二十两银子收到了。”小喜儿说：“我走了，妈你别操劳累坏了，多歇会儿，打我爹走了以后，你家里外头一个人，都累老了。”娘儿两个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直唠到后半夜才睡着了。

第二天，小叔子告别了嫂子，领着小喜儿走了。爷儿俩一走便是俩月零二十八天，还有五天的路就到苏州了。这天，爷儿俩正走着，叔叔觉得憋得慌，说：“小喜儿，你在这等一会儿，我上坡下解个手。”说完，就拐坡下边儿去了。小喜儿自个留在坡上，四下瞅瞅，好大一片大荒草甸子，无边无沿的。正瞅着，就见前面有一只小红狐狸，颠儿颠儿地跑得挺欢 。小喜儿一看，这小东西真有意思，就在后面儿跟着跑。小狐狸在前边跑一会儿，就回头瞅瞅小喜儿，接着再跑，小喜儿也不知跑了多远，被前面儿一座大庙拦住。只见小红狐狸从庙门旁边的洞里钻过去了，小喜儿推开庙门也跟着进去了。可是小红狐狸没有了，面前却站着一个挺俊的大姑娘。小喜儿说：“大姐，你看着个小红狐狸进来没？”大姑娘说：“你找它干什么？”小喜儿说：“我看它自个儿挺孤单，我一个人站在荒草甸子里也挺孤单，想跟它玩一会儿。”大姑娘说：“你一个人上哪去呢？”小喜儿说：“我爹在苏州开了个买卖，上回我叔去，他让我叔再去时把我带去，他想我啦！”大姑娘说：“是啊！你爹早死了，我不骗你，他现在是个恶鬼了，吃够一百个小孩儿就谁也治不了他了。他哪是想你，实在是要吃你呀！”小喜儿一听吓坏了，说：“哎呀，大姐，那我可不去了！”大姑娘说：“那不行。他吃的一百个小孩儿里头，非得有一个是他亲生儿子才成。不管你去不去，他总得把你吃了的。”小喜儿吓得直哭，说：“大姐，那怎么办哪？快救救我吧！”说着“扑通”一声跪下了。大姑娘说：“快起来吧。实不相瞒，我就是刚才那个小红狐狸，我在这等你好几天了。现在，你把我的金簪拿去揣在怀里，一旦遇着三灾八难，你摸一摸它，就逢凶化吉了。”小喜儿接了金簪揣到怀里，又跪在地下给大姑娘磕了三个头，说：“谢谢大姐！”大姑娘说：“别谢了，快起来吧，一会儿你叔要着急了。”小喜儿说：“以后，我在哪儿还你金簪呢？”大姑娘说：“不用你找我，等你长到十六岁和我一般高的时候，我到你们家取。”小喜儿说：“谢谢大姐！”抬头一看，大姑娘没了，大庙也没了，还是一片无边无沿的荒草甸子。

叔叔解过手，领着小喜儿继续往前走。这天傍黑到了苏州。刘二逛荡站在大门口，一眼看见兄弟领着儿子来了，高兴得连跑带颠地迎上去，一把把小喜儿搂在怀里，说：“孩儿呀，你可来了，把爹都想死了！”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小喜儿记着狐仙大姐的话，心里觉得挺害怕，脸上不冷不热的，好像没有什么近乎劲儿。刘二逛荡说：“看这孩子，一年多没见着，就认生了。”一边说着，一边把兄弟和儿子领进铺子里，吩咐伙计置办酒席。爷儿仨吃完了酒饭，天就大黑了，刘二逛荡喊来一个伙计，说：“把二掌柜的领去歇着，小喜儿就跟我一起睡了。”伙计把刘二逛荡的兄弟领走了，他背儿子进了自个儿的屋。

这屋里挺吓人，黑不溜秋的，阴森森的叫人发冷，墙上还沾着发紫的血点子。小喜儿一看，心想，狐仙大姐说得对，我爹他肯定是个恶鬼了。一想到这，心里就更害怕了，坐在炕上挺蔫巴。刘二逛荡说："孩儿呀，你乏了吧？睡吧。"小喜儿闭着眼睛点点头。爷儿俩就钻进被窝睡了。小喜儿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着，睡不着又不敢动弹，就假装打呼噜。到了半夜，就听一阵妖风刮得房子直颤，窗户直响。小喜儿把被角掀开个缝儿，一看可吓坏了，只见刘二逛荡站在地下，披头散发的，眼珠子像俩铜铃通亮，龇牙咧嘴的，血红的舌头搭拉在心坎子上。他走到小喜儿头前说："喜儿，你睡着了没？"小喜儿一听吓得直打牙巴骨，强挺打呼噜。"嘻嘻，睡得挺死，等我再抓俩小孩儿来，合着你们三个一块儿吃。"说完，驾着一溜妖风走了。

小喜儿吓得浑身打颤，两腿都软乎了，心想这可得往哪儿藏呢？他颤儿哆嗦地起来，转圈看个遍，也没见个能藏身的地方。这可怎么办呢，小喜儿急得都要哭了，心想，等死吧，就往墙根儿一坐，仰头往后一靠。这时候，一眼看到棚顶上有个窟窿，戳个棒子就爬上去了。到了上面一看，干腿棒子脑瓜骨堆得像座山。小喜儿心想，这个老瘟灾的，叫他祸害老鼻子人了，一边硬着头皮钻骨头堆儿里藏起来了。

小喜儿刚钻进骨头堆里，刘二逛荡就回来了，到了炕前，把小喜儿的被一揭，气哼哼地说："妈的，跑了！跑哪去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儿，等我吃了他俩再吃你。"说完，"嘎巴嘎巴"把俩孩子吃了。吃完，一边往棚上扔骨头棒子，一边往上爬，嘴里还说："小喜儿小喜儿别着急，这回爹爹就吃你，小喜儿小喜儿乖呀乖，爹爹吃你本应该。"小喜儿越听越怕，什么狐仙大姐的金簪什么的，早都吓忘了，浑身像筛糠似的，愣把压在身上的一堆骨头"哗"一声给筛倒了。刘二逛荡一眼看着小喜儿，说："好你个兔崽子，藏在这呀！"蹦上来就往小喜儿身上扑。小喜儿一看，这下子完了，急得一拍胸脯，哭喊着说："救命呀！"无巧不成书，他这一拍胸脯子，正好拍到怀里揣着的金簪子，就见那金簪里飞出一道金光，刘二逛荡"啊"地一声跌下去了，蹦达两下就仰歪了。

小喜儿见刘二逛荡死了，从棚上爬下来，走过去一看，只见刘二逛荡胸脯子上有金豁豁的四行字："劝你别耍你偏耍，钱财输尽把儿抓；今日惹怒狐仙女，飞簪无情将你杀！"小喜儿念完四行字，刘二逛荡就化成了一摊脓血。小喜儿从屋里跑出来，见叔叔正站在当院的树下撒尿，上去拽着叔叔说："那哪是我爹，是个恶鬼，刚才叫狐仙给杀了，这里的伙计肯定也是群小鬼儿，快跑吧！"叔叔说："我的衣服还在屋里墙上挂着呢，等我去穿上。"这时只听远处公鸡啼鸣儿，眼前的高楼大厦"唰"地一声全没了，变成一座挨一座的乱坟头儿，再看叔叔的衣服，在一棵干巴柳树上挂着呢。叔叔摘下衣服穿好，领着小喜儿回家了。到家把在苏州的遭遇一说，气得孩子妈一连骂了好几天。打这以后，谁也不再提刘二逛荡了。

说书讲古时间快，一晃小喜儿十六岁了。小伙子出息得一表人才，十里八村都争着

妇这俩钱儿，若叫他知道了也得要出去，扔到耍钱场。

有一年年根儿底下，他的儿子也六七岁了，看人家左邻右舍都办买年货，跑回家说："妈呀，要过年了，人家都买肉买面的，咱家买点儿啥呀？"他妈一听，满眼流泪说："唉，孩子，咱家这日子，有俩钱叫你爹都给折腾光了，能买啥！"当妈的怕孩子伤心，又哄他说："孩子呀，你别着急，今儿个都腊月二十八了，等两天你舅舅也兴许能给送点儿啥来。"说话工夫，耍钱鬼李青从外边溜达回来了。孩子见爹回来了，跑上前去抱住大腿就问："爹呀，要过年了，看人家都买肉买面、买小鞭儿灯笼的，你给我买点儿啥呀？"这孩子名叫喜儿，长得虎头虎脑地挺招人喜欢。孩子这几句话问到节骨眼儿上了，李青心里也挺难过。耍钱人谁不想赢个万贯家财，领着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啊。可他倒好，几年光景把家产折腾得片瓦无存，如今手中分文皆无。一想到这儿，心里能不难过吗！他打个咳声说："咳，可惜呀，我算白活了半辈子！往上说对不起父母，往下说对不起妻子儿女。老驴老马还盼个年节呢，何况人呢！"说完，他一头扎到炕上，抹开了眼泪。人家媳妇儿贤良啊，大年根儿底下怕他熬糟出病，就从箱子底下拿出悄悄积蓄下来的几个血汗钱，给丈夫说："孩儿他爹，小孩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给，这儿还有八百钱，你拿去买点儿年嚼咕，大年初一咱家也包顿饺子吃，剩下钱，你爱喝酒再打半斤。"他一听，翻身坐起来，接过钱就乐了。

第二天早晨，他喝了两碗破腊子粥[①]，拿条破口袋就走了。那时候在集市上都有耍钱场、宝局号。他走进集市，道旁就有宝局、推牌九、掷骰子的。他一看，就迈不开步了。心里寻思：媳妇儿给我拿来八百钱，我若看准了红门儿再赢吊儿八的，这个年不就好过了吗？他光寻思赢，没寻思输。他到宝局那儿买了二百钱牌子，就都押上了。等宝盒揭开一看，点儿没对上，输了。八百钱剩六百了，不押宝了。又转腾到掷骰子那边，一掷，又输了二百钱。只剩四百钱了，心里说：唉呀可别玩儿了，上集得买点儿东西，要空俩手回去怎能对得起孩子、老婆呢。临来时老婆再三嘱咐不让我玩儿，我怎么手爪子刺挠，又输了！心里想不玩儿了，可身子又转腾到推牌九那边儿去了。这光景，日头剩两杆子多高了。他一狠心把四百钱全押上了，没曾想，等庄上翻开牌一看，四百钱叫庄上全搂去了。这怎么整，钱没了！他挟条破口袋转腾来转腾去，转腾到掌灯时分了，心想：人家锥针纳底子攒这俩钱，孩子直门儿闹让我买点儿东西，可倒好，全叫我输了！我回去怎么有脸见人家娘儿俩呢！越想心越窄，见前边有个树林，进去就想吊死。正赶上堡子有辆大车，从集市上卖菜回来，车老板儿一见，说："哎，那不是李青大哥吗，进树林干什么？""啊，我解个手。""走，上车吧，天都这晚儿了。"

① 破腊子粥：高粱粗磨一遍做的粥。

到家，李青见到孩子、媳妇儿，眼泪就下来了，一头哈脯子[1]扎到炕上，大哭起来。媳妇说："大过年的，又怎么啦？"

"我对不住你们哪，我手爪子刺挠，心想赢俩钱儿办个好年，再买点儿柴米好过日子，谁曾想点儿低都输了。"媳妇又劝说几句，他才起来吃口饭。

第二天早晨，外边飘着小清雪。吃完饭，媳妇挎个柳条筐子就出屋了。李青忙跑出去问："你扛个筐上哪儿去呀？""上集去。昨下晌老王家又给送来点儿做针线活儿的工夫钱，今儿个，我去买东西。"他不干，说："天挺冷的，你连条棉裤都没有，冻个好歹的怎么办！还是我去吧。"李青抢筐，媳妇儿就不给。媳妇儿没法，就说："你去可是去，千万别再耍了，买点儿东西回来也对得起孩子呀！"李青说："今儿个都年三十儿了，我要再耍你就把我手指头剁掉，别让我过这个年！"媳妇儿看他起誓发愿的，就把手松开了。李青抢过筐一看，里边还有六百钱。

李青挎着筐来到集市上，看看肉，看看面，舍不得花钱，心说，等过晌再买也许还能贱点儿。他转来转去，又转到了赌场，不知怎么的脚就往那边儿使劲儿。

再说，李青走后，媳妇的娘家兄弟来了，给送来一方猪肉，二斤白面，四斤粳米和粉条、冻豆腐什么的。姐弟俩唠了几句嗑儿，弟弟就埋怨姐姐不该又给李青拿钱。弟弟走后，娘儿俩等到半夜，也不见李青回来。

再说李青进了赌场，在牌九那押了几把，还不错，赢了七百钱。像那个见好就收呗，他不，还拿手里的一吊三百钱跟别人合伙儿推上，当"庄"了。没曾想，几骰子就扔进去了，连腰里带来的六百钱也赔光了，闹个黄鼠狼烤火——干瞪了！再想玩儿，谁借他钱呀！回家吧，还有什么脸面见人！这回他可没招儿了，走半道儿钻进树林就吊死了。

他这一吊死，正赶上年三十晚儿神鬼都下界，有个鬼精借他的尸体就走了，家里人等到天亮也没回来，这儿找那儿找也没有，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鬼精借李青的尸体，跑到南方一个大城市里，开了一所大买卖名叫"广顺栈"。名儿还叫李青，白天是人，下晚儿是鬼，夜半更深就出去吃小孩儿。吃到一百个小孩儿的心，他就能成鬼仙，鬼精末尾得吃一个本家人才能成。他一算，已经吃八十八个了，就叫管帐先生先给家写封书信。信中假装问问老婆孩子都怎么样了，小喜儿长大了订没订媳妇儿。又说他在南方开了几处大买卖，发财了。这封信，还真捎到家了。

喜儿娘儿俩见到来信是又惊又喜。说十年的光景，耍钱鬼改邪归正了，娘儿俩挺高兴。信里还说让小喜儿到南方收本[2]去，说他自个儿年岁大了，干不动了。依喜儿他妈和舅舅的想法，就不让他去。说孩子也大了，奔他去干啥！他爹信上的话不定是真是假，

---

① 哈脯子：脸朝下趴着。

② 收本：收本钱，此处指接收买卖店铺。

就有点儿怀疑。喜儿呢，十来年光景没见着爹了，非要去不可。妈妈犟不过儿子，就给打点了一个包裹。

小喜儿赶奔南方心急，一连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天黑了，前不见村后不着店。赶上月黑头伸手不见五指，他心里害怕还得摸着黑往前赶路。正走着，前边来团火亮，走到近前一看是盏灯笼，只见一个身穿红衣红裤的姑娘手里挑着一盏红灯笼，来到他面前站下了。姑娘问："这位公子往哪儿去呀？""我往前赶路，没找到客店。""这树木狼林的，夜里野牲口常常出来伤人，你孤身一人怎么还往前走呢！如不嫌弃，就请到咱家歇息一宿，明天再走吧。"小喜儿求之不得，就跟姑娘去了。拐个弯儿，过了一架小桥，在树林中出现一座大宅院。走进大门一看，院子里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进了上房，只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端端正正地坐在雕花椅子上，旁边有十多个丫鬟伺候着。小喜儿一见，心说这不是凡人哪！慌忙跪倒行礼。老太太说："起来吧，夜静更深了，你怎么还往前赶路呢？"小喜儿就把怎来怎去，怎么奔南方找父亲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太太说："咳，孩子，你知道不？你父亲不是人哪！"小喜儿听完老太太的话，寻思是指他爹从前是个耍钱鬼，不是正经人呢。老太太笑了，说："孩子，你寻思错了。现在，你爹身体是你父亲，魂灵是妖；白天是人形，夜间是妖精，出去吃人，吃死孩子。他写信让你去南方，是要吃你，吃了你的心，他就能成鬼仙了。"小喜儿一听，浑身打了个冷战，心说，多亏今天夜里赶路遇上了仙人，要不到了南方命就没了。怎么办呢？老太太说："只要你答应把我女儿收在身旁，我保准你见着鬼精平安无事。实话告诉你吧，我本是修炼千年的狐仙，因为你跟我女儿有这段姻缘，我才想搭救你的性命。"小喜儿一听，只好答应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吃完早饭，老太太从供桌底下拿出一个黄绫子小包裹，递到小喜儿手里说："只要你把这个包裹带在身边，不管妖魔鬼怪或狼虫虎豹，都不敢伤你。到了南方见到你父亲，头下晚儿不能吃你，第二天下晚儿也没事儿。到现在他已经吃了九十七个小孩儿的心了，还差三个。头两下晚儿再吃两个，就是九十九个，到第三下晚儿该轮到吃你了。吃完你正好是一百个，就成了。到第三下晚儿他要吃你时怎么办？他和你住的那屋是板棚，棚上有一个气窗。你从气窗爬到棚顶上去，他找不到你要上棚时，你就用这个黄包裹打他。如果你打他三次，他倒三个跟头，还能站起来，我就到。"就这样，小喜儿背上黄包裹，眨眼之间就到了南方那个大城市。

小喜儿到"广顺栈"找到了父亲。父子见面，鬼精抱住小喜儿嚎啕痛哭不止。问小喜儿这，问小喜儿那，比他真爹还亲热。小喜儿看他爹跟好人没两样，心里也划魂儿。随后，他父亲领着他把七、八处的买买都走了一遍，掌柜的、管帐的、上上下下都认识了少财东。

到了下晚儿，鬼精跟小喜儿住在一个屋里。小喜儿心里害怕，冷丁觉得背后的黄包

裹跳三下，接着有个姑娘的声音说："李喜儿你睡吧，没事儿。"小喜儿这才把心放下，路上也累乏了，他一倒在炕上就呼呼睡着了。第二天晚儿也没事。这两下晚儿鬼精可没闲着，一连又吃了两个小孩儿。到第三天下晚儿，鬼精守着小喜儿可就不离屋了，小喜儿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小喜儿瞅他的脸色发瘆，心说"不好"。正在这工夫，前边有人来找鬼精，说柜房有人要见他。鬼精刚出屋，背后的黄包裹又说话了："李喜儿快上棚。"小喜儿急忙爬上了棚。鬼精心里有事，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一看小喜儿没了，可哪找都没有，他往棚上一看，啊，在棚上呢！他"唰啦"一下现出了原形：身高足丈，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浑身是毛，两手张开像小簸箕似的。小喜儿往下一看，吓得"妈呀"一声，差点儿掉下去。他慌忙从身上摘下黄包裹，等鬼精伸手去抓他时，他举起黄包裹对准鬼头"咯嚓"一下，把鬼精打了个大坐窝。连打三次，这鬼精又站起来了。正在这时，只见外面红光满院，有人高喊："好你个胆大妖魂，你敢伤喜儿，老身来了！"只见一道金光，老太太进屋了。她手托拐杖，跟鬼精就打了起来。打了三合九转，老太太一拐杖打中鬼精头顶，只见一道火光，鬼精就跑了。这一跑，还得一百年才能回来，又去炼道去了。这时黄包裹蹦到地上一打滚，变成个身穿红衣红裤的大姑娘。小喜儿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没过门儿的媳妇儿。

听老太太的话，小喜儿把买卖都卖了，折本儿回家。一路上由老太太娘儿俩暗中保护。

小喜儿到了家，跟狐仙姑娘双双大拜了花堂。后来生了个儿子，名叫李新。老少三辈儿日子越过越美满。（沈阳市）

讲 述 者：白国政 男 66岁 沈阳市新城子区王驿屯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子海琛 男 沈阳市新城子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新城子区王驿屯村

附：异文（二）

从前有个叫李三的，这人不务正业，好耍钱儿，整天泡在赌场。有一回，他把钱和物都输光了，再也拿不出什么东西还帐。帐主就把他身上穿的衣服给扒光了，拿他的衣服抵了帐。他只好光着腚跑回家把媳妇的裤子穿上。打这以后，人们就喊他"李三腚"。

有一年，眼瞅要过大年了。到了阴历二十八那天，李三腚在外边耍钱也没回来，他媳妇找到他，好说歹说才算把他从赌场拉回来。然后，拿出平时好不容易积攒的两吊钱，递给李三腚说："咱好歹也得过个年哪，你把这两吊钱拿去赶个集，买点儿年货过年吧。"

李三腚接过钱，就奔三道沟去了。谁知走到半路上竟遇到一帮耍钱的，他把赶集的事儿早忘到脑后去了，跟着人家就玩儿上了。他也真倒霉，不大工夫就把两吊钱输光了。李三腚想，我这也没有脸见人了，也对不起媳妇，从赌场出来撒腿就跑，谁也没追上他。李三腚一气跑到河南的坟圈子里。这个坟圈子里长棵歪脖子小树，李三腚把裤带解下来拴到树叉上，一仰脖儿把脑袋挂上了。就在这棵树的下面藏着个兔子，等李三腚咽气后它借口气就成精了。

第二天，李三腚媳妇打发人到处寻找李三腚，结果在河南坟圈子里找到了李三腚的尸首，就顺便把他埋在那儿了。

李三腚死了，撇下媳妇和一个孩子，日子难过得很。李三腚媳妇就把李三腚的叔叔找来了，让他叔叔和自己一起过。

李三腚的叔叔是一个货郎，挑着个担子走街串巷，卖个鞋面、火石、丝线啥的，他经常去三道沟办货。

有这么一天，李三腚的叔叔又去三道沟办货，走进一家小店，可把他吓坏了，这家小店掌柜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三腚。他想，三腚不是死了吗？怎么在这儿开起店来了呢？没等他叔开口，李三腚说话了："叔啊，是你来了？"他叔哆哆嗦嗦地回话说："是啊，我来这里办点儿货。"他叔问李三腚："老三哪，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死了之后，阎王爷说我没到寿路，让我还魂儿了，我就到这儿来了。"他叔听后半信半疑地瞅着李三腚。就听李三腚又对他叔说："叔啊，我要长期在这儿开店了，家里的事就托付给您了。"然后从柜台里拣一些鞋面和一些丝线包好，又从怀里掏出两锭银子，把这些东西递给他叔说："叔啊，把这包货和两锭银子带回去，下次要来把大小子给我领来，我怪想他的。"李三腚的叔叔接过东西和银子就回去了。

李三腚根本没还魂儿，那个人是借气成精的兔子。那个兔子自从借了李三腚的气之后就变成了人。他来到现在这个小店后就把掌柜的给吃了，自己冒充掌柜的。

隔了些日子，李三腚的叔叔又去三道沟办货，把李三腚的大儿子大郎也带上了。他俩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打围的人，这个人手里拎着个刚打到的大狐狸。大郎见这狐狸还活着呢，觉得怪可怜的，就跟爷爷商量说："爷爷，咱把那狐狸买下吧。"大郎把手里的两锭银子都给了那个打围的，买下那个狐狸。买到手后，大郎就把那个狐狸给放了。李三腚的叔叔见孙子把狐狸给放了，直门儿心疼那两锭银子，埋怨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把狐狸还给放了，那两锭银子不是白搭了吗？咱们路上连盘缠也没有了，拿啥买吃的，要是留下张皮也能卖俩钱呀。"大郎光听爷爷叨咕也不吭声。走着，走着，已到了掌灯时候，爷孙俩不准备赶路了，想找一处歇息的地方。可是四处哪儿也没有人家，只有前面路旁有一处灯火，爷俩就奔这块儿来了。到了近前才看清楚是两间小草房，爷俩就进了屋。这家共有三口人，一个老母亲带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两个姑娘长得挺俊气。老

太太见大郎和他爷爷来了，急忙端出冒着热气的饭菜说："我寻思你们也得来。"又冲着大郎说："趁热吃吧。"大郎也饿了，抄起碗筷就吃起来，李大郎的爷爷端起碗来刚要吃饭，老太太一把把碗抢过去，说："不给你吃。"李大郎他爷说："老妇人你这是为啥？""你这个坏东西，不能给你饭吃。"李大郎忙迭给他爷爷讲情，对老太太说："老奶奶，你给我爷爷碗饭吃吧，是我在半路上花光了盘缠，才害得我爷爷没钱买吃的。"老太太看在大郎的面子上，给他爷爷端来一碗剩饭吃。晚上睡觉时，老太太让大郎睡在炕头上，叫他爷爷在地下蹲着，不让他爷上炕睡觉。大郎又央求了好一会儿，才勉强让他爷蹲到炕旮旯。第二天早晨，老太太叫两个闺女套上车送大郎去三道沟。套好车后，老太太让大郎坐到中间，叫他爷爷跟在车后边跑。又是大郎说情，才勉强让他爷爷坐在车沿上。

到了三道沟，李三腚的叔叔把大郎交给了李三腚，自己办点儿货就回去了。李三腚见到儿子大郎挺高兴，还给大郎买了些点心。到了晚上，李三腚对大郎说："大郎啊，你先睡吧，爹得出去办货。"大郎睡了一觉醒来，还不见他爹回来，就翻个身又睡着了。半夜里，他被一阵嘎巴嘎巴嚼东西的声音惊醒了，偷偷地扒门缝往里一瞧，见他爹李三腚正啃人脑瓜子呢，李大郎吓得差点儿背过气去。李大郎想，这人绝不是我爹，我爹可不能吃人。

第二天，大郎趁着李三腚办货的工夫就偷着跑了。李三腚回来见大郎没有了，赶紧就追。大郎跑得慢，李三腚是兔子精，跑得快，眼瞅就要追上了，李大郎吓得直喊："救命啊！救命啊！"李三腚凶狠地说："毛孩子，看你往哪儿跑，今天我非吃了你不可。"就在这时，李大郎去三道沟半路上借宿那家的两位姑娘赶来了，对大郎说："大郎不要怕，两个姐姐在这，等我俩收拾他。"李三腚见了这两位姑娘吓得掉头就跑，两位姑娘哪能放过他，一边追一边骂："小兔子精，你耍什么威风，拿命来。"一个姑娘用手这么一指李三腚，李三腚顿时化作一摊脓血。

原来这两位姑娘也不是凡人，她俩都是狐狸精。那天，大郎和爷爷进城办货走到半路上不是买个大狐狸放了吗？这两个小狐狸就是那个老狐狸的女儿。老狐狸精为了报答大郎救命之恩，就在大郎和爷爷去三道沟那天晚上变成了人形，带着两个女儿变出了屋子让大郎爷俩住下来。今天她算计到大郎有灾星，就在兔子精要害大郎时，派了两个女儿前来搭救。这还觉得没有报答完大郎的救命之恩，她还要把两个女儿许配给大郎做媳妇。

大郎被两个姑娘救了，趴到地上就给两位姑娘磕头："谢谢姐姐救命之恩，小弟今后一定好好报答。"两位姑娘急忙把大郎扶起来，对大郎说："走，我俩送你回家吧。"大郎回到家里一看，院里荒草没窠，只剩个房子壳儿了，连人影儿也没有。到界壁子一打听才知道他爷爷前两天得了暴病死了，母亲想大郎，一股火双眼都瞎了，现在住在村东头的地窖里边。大郎找到了母亲，母子见面都哭得泪流满面。大郎见母亲瞎了双眼，他捶

胸跺脚嚎啕大哭。两位姑娘急忙上前劝解说："你们母子都不要哭了，我们姐俩能治好眼睛。"大郎听后扑通一声给两位姑娘跪下了，央求说："二位姐姐行个好。"两位姑娘说："那你得先答应我俩一件事儿。"大郎说："二位姐姐请讲。""你要让我俩把你妈眼睛治好，就须收下我俩给你做媳妇，不然，我们可不给你妈治。"大郎只好点头答应了。只见两位姑娘伸出舌头对准大郎他妈妈眼睛一人舔一只，只舔了几下，大郎母亲的眼睛就重见光明了。大郎见母亲的眼睛治好了，就对两位姑娘说："二位姐姐要我收你们做媳妇实在难为我了。你看，我这么穷，连房子都没有，跟着我多受苦啊。你俩还是回家去住吧，免得我连累你们。"两个姑娘笑了笑说："大郎不必担心，我们啥都能有。"说着，两个姑娘就在地上面画出了房子、鸡鸭鹅猪。画完了，吹上一口气，就见平地长出了四间青砖房，鸡鸭鹅猪满院乱叫，大郎母子高兴坏了。

从此，李大郎就和两个小狐狸精结拜成了夫妻，一家人过上了美满的日子。（盘锦市）

讲 述 者：高 森 男 85岁 盘锦市双台子区城郊乡魏家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马慧玲 女 28岁 盘锦市双台子区委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盘锦市双台子区城乡魏家村

255. 抓 替 身

（铁岭市）

早头儿有这么个河口，摆船的船棒子三十郎当岁儿，长得贼眉鼠眼的，心眼儿挺嘎古[①]。

这天来了个过河的船客，背着沉甸甸的包袱，一看就知道是走远道儿的。自打他一上船，摆船的就惦记上那个包袱了。等船驶到河心，摆船的趁那船客没防备，把人家推到河里给淹死了。摆船的都会水呀，等把船客淹死了，他下水捞上了人家的包袱，得了不老少银两，发了财，不再摆船了。

再说那淹死鬼儿天天下晚儿上岸来，找山上那个看山的山把头喝酒。这老山把头也不怕他，天天供他酒喝。一晃儿过了三年。这天下晚儿淹死鬼儿跟山把头说："大哥呀，明天我到日子了，不来陪你喝酒了，我得托生去了。"

① 嘎古：古怪、刁钻。

山把头说："不来不来吧，托生去吧！"

淹死鬼儿抓替身有一定时辰，整三周年那一天的正当午时，过了这个时辰就抓不着了，还得再等三年。

第二天午时，淹死鬼儿猫在桥底下，干等也没人过桥，眼瞅时辰要过了，就见桥上走过来个小伙儿，背着他妈，一边走一边儿跟他妈唠嗑儿，近便去了[①]。淹死鬼儿心合计，这是个孝子啊，这我哪能推呢？我要把小伙儿推下河去，他妈也得跟着淹死，那我不害两条人命吗？我可不能造那个孽，得了，我先不托生了，放他们过去吧。

淹死鬼儿没抓着替身，到了下晚儿，又找老山把头喝酒去。一晃儿又过了三年。

这天午时，淹死鬼儿又猫在桥底下等，就见桥上过来个年轻的媳妇儿，怀里抱着个不到一周岁的娃娃。淹死鬼儿想，挺贤良个媳妇儿，还带着个吃奶的孩子，我也下不去手哇，得了，放她过去吧，我先不托生了。

又过了三年，淹死鬼儿又到桥底下等着来了，这回桥上过来个挑挑儿老头儿，像个做小买卖的，一边儿走一边叨咕："今儿下晌儿可有米下锅了，今儿下晌儿可有米下锅了……"淹死鬼儿一瞅，一家子人都指望他养活呢，我也不忍心害死他呀，拉倒吧，不托生了。

到了下晚儿黑，淹死鬼儿又上岸找老山把头喝酒去了。老山把头问："你咋还没托生上呢？"

淹死鬼儿说："过桥的都是些贤良人，我哪能为了自个儿害他们呢？我这九年抓了三回替身都没抓成，这回也不容我托生了，我就这么的吧。"说得老山把头直门儿愣神儿。

这天，淹死鬼又来找老山把头，跟他说："大哥，阎罗老子给我捎信儿来了，说我心眼儿好，封了我个城隍老爷。明儿就到任，大哥你多咱有工夫可得看我去呀！"淹死鬼儿变成了一塑泥象，坐在城隍庙里，当起了城隍老爷。

过了一阵子，老山把头看他来了。城隍老爷看见了山把头大哥，开口说话了：

"山把头大哥，你回去的时候，我给你一匹枣红马，这匹马不吃不喝，能拉金粪蛋儿。你骑着这匹马到害死我的那个船棒子家去。那小子得了我的银两后发了财，在村头儿开了个客店。他见了这匹马准眼馋，你就用这匹马换他的客店。"城隍老爷说完，点了庙里的一匹泥马，给了山把头大哥，那泥马到山把头手里，变成了一匹枣红马，驮着山把头走了。

山把头骑着枣红马找到了船棒子开的那家客店，船棒子说："在我这店过夜得先交店钱。"

山把头当着船棒子的面儿，指了一下枣红马的屁股，那马就拉下一个马粪蛋儿大小

---

① 近便去了：十分亲热的样子。

的金疙瘩来，山把头把那金疙瘩给了船棒子。船棒子这回跟换了个人儿似的，恭恭敬敬地把山把头让进上屋，好酒好菜地侍奉，围前围后地稀罕那匹枣红马。

山把头说："店主要是稀罕这匹马，就换给店主吧！""搁啥换哪？""换你这客店咋样？"船棒子心合计，一个小客店换匹宝马，那敢情合算、那金粪蛋子不用多，一天给我拉一个就足够我享用的啦。他生怕山把头反悔了，忙不迭地让山把头立字据画押。

第二天，山把头成了店主，船棒子牵着那匹枣红马走了。走到他原先摆过船的那条河的河边儿，见那马热得直喘，就到河滩上饮那匹马。那匹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顺身上往下淌汗，汗水掉到河滩上就变成了泥。船棒子忙用手去捂，咋捂也捂不住。淌来淌去，就剩下了一副扎泥马用的秫秸架子。船棒子连急带气一口气没上来，死在河滩上了。

讲 述 者：张海山 男 68岁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地运所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郝建辉 女 铁岭市电视台 编辑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地运所村

256. 胡三姐找婆家

（蒙古族 北票市）

在早有这么一家子，老两口子领个小子过日子。老两口疼爱这孩子，不管家里怎么穷，也要供孩子念书。可这个孩子呢，也不知道他是知道自个儿家穷呀还是怎么的，硬是不好好念书！眼看着孩子长成大小伙子了，还是不愿意念书，老两口只好弄二亩地种上了香瓜，让小子在瓜园看瓜。

这小伙子侍弄香瓜还真上心，见天打尖压蔓、上粪浇水，忙得脚打后脑勺。功夫不负有心人，香瓜长得还真挺好。小伙子会吹笛子，吹得还挺好。眼看着瓜园的瓜熟了，小伙子也不回家了，有空就把笛子拿出来吹上一段，每顿饭都得家里送来。下黑就更有闲空了，吹起笛子来都不知道困了。

有一天下黑，小伙子拿起笛子又吹了起来，还没等吹完了一支曲儿，从窝棚外走进一个大姑娘，站在他跟前儿听他吹。等他吹完了一支曲子，大姑娘说："你这手笛子吹得可真好。"小伙子抬头瞅瞅大姑娘，挺面生，就说："咳，闲着没事儿，瞎吹着玩儿呗。看样儿你也会吹笛子，你吹一曲也让咱听听。"姑娘说："我吹得不好，你可别笑话。"说着也拿出一只笛子吹了起来。嘶！这姑娘比小伙子吹得还爆！小伙子吹不过她。卖啥招唤

啥，爱好啥就爱学啥，小伙子对姑娘说："你的笛子吹得这么好，你教教我得了。"姑娘抬头看看窝棚外面，说："天快亮了，我明天下晚儿再来。"小伙子有点儿等不了，说："那你白天来还不行吗？"姑娘说："我白天不能来，我要是白天来，让人看见了，大男大女的，那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你下黑看瓜，没别人来，我来了谁也看不着。"姑娘说完就没影儿了。

香瓜开园约摸能有一个多月时间，天天下晚儿到半夜前姑娘就来了，来了就跟小伙子吹笛子，天一亮，姑娘就走。小伙子捉摸，这个姑娘是哪儿的人呢？问她姓啥叫啥她还不告诉，她这手笛子咋吹得那么好呢？我觉着我吹得就不善乎[1]了，还是吹不过她，我还得跟她学。说话之间一个多月就过去了，香瓜罢园了，最后这天下黑，小伙子对姑娘说："香瓜罢园了，我都收拾利索了，明天我得回家了。这一个多月我跟你学笛子，我还没学太好，有心让你上我们家教我，你也不能去，怕人家看见好说不好听的。"话里露出恋恋不舍的意思。姑娘说："要不，你上我们家得了。"小伙子问："你让我上你家去，那你家住在哪儿呀？"姑娘说："你不用管我家住哪儿，你去不去吧？"小伙子想了想说："我去。去可去，你得教我吹笛子。""中，你到我家去我教给你，你要不去，我可没法教。""好吧，我去。"姑娘说："你去可去，咱俩还得下黑走，白天可不能走。"小伙子说："中。"第二天小伙子把瓜园的东西都鼓捣家去了，下晚儿跟他爹妈说："今下晚儿我得出去一趟，明天早晨就回来。"他爹妈问他："你上哪儿去？"小伙子说："你们不用管我上哪去，明天早晨我回来就是了。"老两口儿一寻思，孩子也是十八九的大小伙子了，去就去呗，就答应他了。小伙子来到瓜园，见姑娘正在那儿等着他，就说："咱们走吧。"姑娘说："走可走，我得背着你，你把眼睛闭上。""闭上眼睛干啥？""让你闭上你就闭上得了。"小伙子一寻思，背就背吧，反正下黑也没人看见，就让姑娘背上了。姑娘说："你要想保住小命，可得把眼睛闭住。"小伙子信了她的话，把眼睛闭上了，就觉得两耳生风，小伙子也不敢睁眼，不知道姑娘走得有多快！约摸有一个时辰，风住了，就听姑娘说："你把眼睛睁开吧，到地方了。"小伙子睁眼一看，也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只见眼前一片海青房子，那是真阔呀！小伙子看了一会儿，问姑娘："哪所房子是你们家？"姑娘说："从东头进去，第一个大门就是。走吧，进家吧。"说着，就领小伙子进了院儿。小伙子跟着姑娘进屋一看，这屋里的摆设真是要啥有啥，没那么阔的！小伙子说："你教我吹笛子呀！"姑娘说："学笛子也不是一天两早晨就能学会的，你得呆些日子，我教你。"其实，这个姑娘是把小伙子相中了

这个姑娘是个什么人呢？她可不是凡人，是个狐狸精。可小伙子不知道，她是人形呀！这个狐狸精她们姐儿三个，她最小，是个老疙瘩。

---

① 不善乎：不错，不一般。

两个人吹笛子吹了大半宿，眼瞅着亮天了，小伙子说："别吹了，你得送我回去。"姑娘说："你别回去，就在这儿呆着吧。"小伙子说："不行啊，临出来我跟我爹妈说我早晨回去，我要不回去，他们不得惦记吗？"小伙子其实也不愿意离开姑娘，又把话拉回来说："那行，你给他们送个信儿就行。"姑娘把小伙子领进一个小屋，对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出了屋把门锁上，驾着风就走了。

再说小伙子的爹妈。老两口儿嘴上是答应儿子去了，可心上总是放不下，躺在炕上，觉也没敢睡实，老等着儿子回来好下地给儿子开门，可等了一宿，儿子也没回来。亮天了，老两口儿穿上衣裳，开开门往外瞅了一会儿，还是不见儿子的影儿。老两口儿你瞅我，我瞅你，都在心里格物[①]，这孩子到底哪去了呢？正在这时候，从门外走进来个挺俊的大姑娘。老头儿一看，说："姑娘你是哪儿的？"姑娘说："我是百草洼的。你们哪，别等你小子了，他在我们那儿呢。他好学笛子，求我教给他，我打算教他一个月，让他学成再回来。"老两口听说儿子有了下落，心里也就一块石头落了地，说："我们小子在你们那儿，不给你们添麻烦吗？"姑娘说："那没啥，我把你们小子的笛子教成了，就把他送回来。我是来给二老送个信儿，省得惦着。"说完，姑娘出了门就走了。老两口子眼瞅着姑娘走了，心里又格物上了：百草洼，方圆百里内也没这么个地名呀，这个百草洼在什么地方呢？

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了，姑娘就跟她爹妈说："我看跟我学笛子的小伙子不错，我想嫁给他。"她妈一听就来气了："放着仙家不当，你要贪恋红尘，贪恋红尘有什么好处？千年的道行你要扔了吗？"姑娘说："扔就扔吧！这门儿亲事我是要做了！"也不管她爹妈同意不同意，回到屋就跟小伙子说："我不是人，我是狐仙。我们姐儿仨，我是老三，我叫胡三姐。你在这儿也有一个多月了，实不相瞒，我把你背到这儿来，我是要跟你配为夫妻。"小伙子一听，说同意吧，爹妈还不知道呢；说不同意吧，还怪舍不得她的，就说："那中呗。"当天晚上姑娘就在小伙子屋里住下了。第二天姑娘就跟她妈说了。做仙家的最硌应贪恋红尘，姑娘她妈就蔫巴登儿地跟姑娘她哥说："咱们把那个小子害死，她就死心了。"没想到这句话让姑娘听见了，回到屋就跟小伙子说："不行了，这个家不能呆了，咱们得走，他们要把你害死。咱们回你家吧，今天鸡叫以后咱们就走！"他们俩收拾东西，听见小鸡叫，拎着包就走了

有知道她们俩走的，就告诉姑娘她妈了。她妈急赤白脸地说："这还行？她这么贪恋红尘，不是把道行扔了吗？"赶紧打发姑娘她哥去追，还说："能追回来便追回来，不能追回来就杀死她！"

姑娘和小伙子离开了百草洼一阵紧走，也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了八百里瀚海的边儿

① 格物：推究。

上。姑娘对小伙子说："你把眼睛闭上，我背着你过去。"小伙子让姑娘背，闭上了眼睛，一阵大风就过了瀚海。姑娘把小伙子刚放在地上，就看见后边有两股大旋风刮了过来。姑娘说："不好！我大哥我二哥追来了。"小伙子也有点儿害怕了，忙问："那咋办哪？"姑娘说："跑也不赶趟儿了，你别害怕，他们是冲我来的。这么的吧，他们来了准得打我，你在旁边看着，他们怎么打我，你也别拉，你一拉，我就完了。你不拉，他们打够了就走了。"说话间两个大旋风就到跟前了，一看，真是她大哥、二哥。这哥儿俩上来二话不说，把妹妹按在地上就打。两个人打一个人，小伙子在一边儿看着，也忒不忍心了，就把她大哥的手拉住了，说："拉倒吧，别打了。"这一拉不要紧，她二哥一掌，就把七个掌钉摘在姑娘的心口上了！只见刮起两股旋风，那哥儿俩没影儿了。姑娘站起身来，脸色煞白，说："叫你别拉你偏拉，这回我的命算完了！你看看。"说着，姑娘把衣裳散开，只见姑娘的心口窝周围钉着七个护心钉！小伙子一看，傻了！姑娘看了看他，说："你要诚心救我，还有一个法儿。"小伙子忙问："啥法儿？"姑娘说："七天之内，你见天到山上拣裹死孩子的那种干草；天天午时，你把那干草点着；烧过之后，你把我的脑袋垫起来，让我扣斗子[1]呆着，扯着我的两条腿，就着那股热乎气儿烤我的心口窝，烤到第七天，我就能活过来了。"说完，姑娘就倒在地上咽气了。

小伙子含着泪，按姑娘的吩咐，绕山架岭地踅摸裹死孩子的干草，饿了就摘点儿野果什么的充饥，渴了就喝山沟子里面的冷水，困了就守在姑娘跟前儿睡觉，每天午时就拢起火来，把姑娘的身子放扣斗子烤，一烤就是一个时辰，一连烤了七天。烤一天掉一个护心钉，烤七天七个护心钉都掉了。正在这第七天头儿上，空中来了一个过路神仙，他看到小伙子忒诚心了，就落到地上，变成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走到小伙子跟前，问："你这干啥呢？"小伙子就怎来怎去地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儿又问："你在这烤几天了？"小伙子说："七天了。""这姑娘临死时没跟你说啥吗？""她说她兜里有一丸药，让我烤到第七天头儿上，把药给她灌下去。"白胡子老头儿说："这就对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碗来，说："你去打一碗水来，我给她灌药。这药得我灌，你灌她活不了。"小伙子端着碗到山沟里去打水，回来，老头儿就把碗接过来了，说："这水不能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就不叫无根了。"说着，就在姑娘的衣服兜里找出了一丸药，他把药研成末儿，和着水就给姑娘灌到嘴里了，又从自个儿怀里掏出一粒药，研成面儿，上在姑娘心口周围的七个钉眼儿上。上完了，老头儿说："没事儿了，我也得走了。"还没等小伙子搭话，老头儿没影儿了。小伙子看着姑娘，眼瞅着那七个钉眼儿长上了，就像压根儿没伤着一样儿，一点儿疤拉也没留。又眼瞅着姑娘的鼻子忽搭儿忽搭儿地有了气儿，不一会儿，姑娘睁开眼睛，一骨碌爬起身来，说："哟，这一大觉睡的！"她还寻

---

① 扣斗子：后背朝上。

思是睡觉呢！小伙子说："哼！还睡觉呢，这一觉睡得可不短，整整七天七夜！"又把白胡子老头儿给她灌药的事儿告诉了她。姑娘说："咱们这是碰上好心的过路神仙了。"拉小伙子冲着半天空拜了三拜，小伙子就领着姑娘回家了。

小伙子离家两个多月了，老两口子正着急托人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呢，冷了地看见儿子领着上次来过的姑娘回来了，老头儿可就来气了："你可真是，一出去就是两个多月，连个信儿也不往家捎，回来还拐个姑娘！这个姑娘是谁家的？你把人家送家去！"姑娘说话了："他不是把我拐来的，我叫胡三姐。我们姐儿仨，我是老疙瘩。他在我们家学笛子，我相中他了，跟他做了夫妻。"

老两口儿一听，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赶紧做饭、炒菜，全家乐呵呵地吃了顿团圆饭。

讲 述 者：李祥荣 男 蒙古族 59岁 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凌北村农民 小学（汉语讲述）
采 录 者：白景利 男 蒙古族 36岁 北票市文化馆 干部 中学
采录时间：1986年3月25日
采录地点：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凌北村

257. 狐女小梅

（新民县）

老早年，在辽河沿附近，有这么个老王太太，领着三个儿子过日子。老大、老二都娶了媳妇，单过去了。老儿子名叫王祥，还没成家。

王祥这年二十一岁，长得眉清目秀，心地也善良。老太太格外偏疼这个老儿子，省吃俭用地供他去学馆读书。

清明节这天晚上，王祥放学回来走在半路上，忽然听见树林里有女人悲悲切切的哭声。王祥借着月光朝树林子里一看，只见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长得面如桃花，穿着一身素淡的衣裙，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抽搭搭地哭呢。王祥是个热心肠的小伙子，就走进树林子里，关心地问："这位大姐，你有啥伤心事这样哭啊？你看天色已晚，林子里又黑，快回家吧，免得家人惦念。"

哪知，王祥这么一说，这姑娘倒越发伤心地哭了起来。过了好半天，姑娘才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俺哪有家呀！俺娘才死，俺爹就娶了后娘，后娘过门没几天，就把俺赶出来。俺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无家可归了，眼前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姑娘说着又难过地哭了起来，那个伤心劲儿呀，连王祥的鼻子都觉得酸溜溜的，他忙劝姑娘说："你年纪

轻轻的，可不能想不开呀。要不这样吧，你先到我家跟我娘住些日子，咱家房子也挺宽绰，等以后再想想法子。”姑娘这才不哭了，忙起身给王祥施礼，说：“小哥哥，你可是俺的救命恩人啊！多谢你了，要不干脆我就认你做我的干哥哥得了。”王祥一想，认干兄妹领家住还挺方便，就乐呵呵地答应了，俩人拜了干兄妹，一起回了家。

王祥的娘正在灶坑烧火做饭呢，见儿子领回来一个挺俊的大姑娘，心里一愣。王祥就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地对老太太说了一遍。

王祥的娘也是个菩萨心肠，边听边用衣襟擦眼泪，说：“可怜的姑娘，你命太苦了。不嫌俺家又穷又埋汰，你就住在这儿给我做伴儿吧！可不知你叫啥名啊？”

姑娘听了，麻溜跪下给老太太磕头，一边说：“俺叫小梅，今天俺净遇上好心人了，那俺就认你老做干娘吧！”说罢，小梅就亲热地叫了两声：“娘，娘。”老太太一辈子只生了三个儿子，如今认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干女儿，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连连答应着：“哎，哎，我的好闺女。”

自打小梅住进了王祥家，就把屋里屋外的活儿全包了，这小梅心灵手巧，做的饭菜有滋有味儿的，缝补浆洗干净利落，和俩嫂子处得也像亲姐妹一样，全家人都挺喜欢这个勤快的姑娘。

这老太太呢，看在眼里喜在眉梢，待小梅就跟亲闺女一样。她心里时常嘀咕：这小梅要是俺的儿媳妇该多好啊！那小梅就会总呆在我身边了。

一天，老太太实在憋不住了，就把心里话对小梅说了。小梅一听，脸红得像桃花一样，害羞地点了点头。老太太一见小梅点头了，心里真比吃了蜂蜜还甜呢。老太太乐呵呵地张罗着给孩子办喜事去了。

说话间就到了成亲的日子。成亲这天可热闹了，亲戚朋友都过来喝喜酒，小梅穿着新衣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众人都夸王祥好福气，娶了个这么俊的好媳妇。

可这人群中，也有一个人没吱声，就见他的一双眼睛在新娘子身上滴溜溜乱转。过了一会儿，他悄悄溜出了新房。这人是谁呢？原来是王祥的舅舅，是个看风水的。就见他蹑手蹑脚地来到后屋，对王祥娘说：“姐呀，糟了，你这个老儿媳妇不是人，是个狐狸精变的！”

老太太听了“噗哧”一笑，指着她兄弟脑门儿说：“你呀，八成是喜酒喝多了，在这说胡话呢，好端端的新媳妇，怎么成了狐狸精呢？你快到炕上歇一会儿吧！”“姐呀，我酒一点儿也没喝多，说的都是真事，我这眼睛从来揉不得半点儿沙子。刚才她一出来我就看出她不是人，是妖精变的。不信我这有个法儿你去试试，你找些白灰来，把白灰在大门口撒上一条就行。待会儿人客[①]走时，她准出来送，她要是人呢，就不怕这白灰，敢

① 人客：客人。客，qiè 音。

在上面走过去；她要是妖精呢，就过不去这白灰道儿，只能站在门口里了。”

老太太听了，半信半疑地抱着灰盆，悄悄来到门口，把白灰撒在了过道儿上。

酒席散后，王祥和小梅出来送客人。老太太胆颤心惊地跟在后边，想看个究竟。等王祥和新媳妇走到大门外时，忽然间就见小梅脸色苍白，头冒虚汗，她捂着脑袋说：“哎呀，我八成是喝多了酒，有些头晕，对不起了，我不能送你们了。”王祥一见急忙把小梅搀进了屋。这时王祥舅舅朝老太太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怎么样，我说得挺准吧。

老太太见此情景，吓得腿肚子直哆嗦，上前一把拉住兄弟的手说：“兄弟，她果然是妖精啊，你快救救你外甥吧！”“姐姐别怕，再过三天你就这么这么办……但有一样，这事千万不能对外甥讲，他现在已经被狐狸精迷住了，你说了他也不信，反倒打草惊蛇。”

老太太提心吊胆地挨到了第三天。这天一早小梅就脱下新衣要下地干活，这时，前院大嫂拎着柳罐走了过来，亲热地对小梅说：“弟妹呀，你陪嫂子去后院打点儿水吧，咱姐儿俩顺便好好唠唠。”

小梅点了点头，笑盈盈地和她一起朝井沿走去。到了井沿，大嫂拎着柳罐，刚要往井里放，忽然，她像发现了什么，大惊小怪地喊着：“弟妹，你快过来看，这井里有个什么东西？”小梅信以为真，趴在井台上伸着脖子往井里看。哪知，就在这工夫，大嫂趁其不备，一下子就把小梅搡到井里。只听井里“扑通”一声，人就没影儿了。大嫂乐颠儿颠儿地忙跑回屋告诉婆婆：“娘，那个狐狸精叫我搡到井里淹死了。”老太太听了挺高兴，大嫂说完又利落地扎上围裙想进灶间帮婆婆做饭。

哪知，她掀开灶间门帘一看，可把她吓得没了魂儿：就见小梅在里面洗菜呢！小梅见了大嫂像啥事也没有似的笑吟吟地说：“大嫂，你怎么拎个空柳罐回来了？”

大嫂吓得“妈呀”一声，扔下柳罐就跑了。

老太太听大儿媳妇说小梅没淹死，也发了毛，连忙去找弟弟商量怎么办。王祥舅舅说：“姐姐不必惊慌，我才想起来这狐狸精是怕火不怕水。我这还有个招儿，明天你叫王祥带媳妇去后园瓜地看瓜，他们去了后，肯定住在看瓜的窝棚里。等夜深人静时，你叫那俩外甥抱些柴禾来，放在窝棚周围，然后想法儿把王祥叫出来，再放火把窝棚烧了，这狐狸精就会被活活烧死了。”

老太太回家对王祥说：“王祥呀，咱家瓜地里的瓜眼瞅熟了，从今儿个起，你们哥儿三个轮流去瓜地看瓜，今晚儿你和小梅去看头一天，明儿个再让你大哥他们去。”

王祥也不知细情啊，傻乎乎地答应了。下晚儿就和小梅来到了瓜地的窝棚里。

等月牙儿悄悄露脸时，王祥的舅舅和他两个哥哥，各抱一捆柴禾，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窝棚旁，他俩把柴禾摆好后，老大就在窝棚外边叫着：“王祥，王祥，俺娘不知怎么的了，忽然间心口疼得厉害，咱娘叫咱俩去请个郎中来。”

王祥本来就是个大孝子，一听说娘生病了，他劈哩啪啦从稻草堆上爬起来，披上衣

服就想往外走。这时小梅上前一把拽住了王祥，眼泪汪汪地对他说："王祥，你先慢走，看来今晚咱俩就要分手了。我实话对你说了吧，我是狐仙不是人，我父亲当年出外游玩时，曾遭猎人追赶，被你父亲所救，我才来你家报恩了结前缘。可没曾想，你这个舅舅看出我是狐狸精所变，三番五次地想害死我。如今他又想出个更毒的绝招儿想烧死我。虽然我已有了身孕，但我也是非走不可了。"

王祥听了这番话，先是一愣，可他随后就紧紧搂住小梅说："小梅，不管你是人还是狐仙，我都爱你，不离开你。我说啥也不能让你走，要死咱俩就死在一块儿吧！""王祥你别发傻了，如果你真心对我好，日后可以去找我，只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你顺这条路往西走，要翻过七七四十九座山，蹚过九九八十一条河。在一片杏树林中，你就可以找到我的家了。你要救我也不难，等我变成原形后，你把我揣在怀里，趁你哥哥不注意时，悄悄把我放了就行了，你也算是救我一命了。"

小梅说话间就变成了一只黄茸茸的小狐狸，趴在王祥的脚下。王祥心疼地把狐狸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披上件破大袄走出了窝棚。

王祥舅舅和俩哥哥一看王祥自己出来了，挺高兴，让王祥先走一步回家看他娘去。王祥趁机抱狐狸就跑了。王祥把狐狸抱到了西边的道口，才恋恋不舍地将狐狸放在了地上，说："小梅呀，你先走吧，我随后就找你去。"

这只狐狸眼泪巴嚓地朝王祥点了点头，然后朝西边飞快地跑了。

王祥刚把这只狐狸放跑，就见瓜地的窝棚起火了，那火苗蹿得老高，把窝棚烧得嘎嘣嘎嘣直响。王祥的舅舅见把窝棚点着了，这才放心地回家了。

哪知，还没等他到家呢，就见村里不少人拎着柳罐往他家方向跑，这时一个小伙子见到王祥的舅舅吃惊地说："哎呀，你还不慌不忙地走呢，你家房子着火了，都快烧成灰了"。

王祥舅舅听了吓了一大跳，撒腿就往家跑，等他到家看时，房子已经烧落架了。王祥舅舅顿时像瘫了一样，扑通一下坐在地上，他心里明白了，这准是狐狸精捣的鬼，但他后悔已经晚了。

再说，王祥回家后，见娘啥事也没有，知道这是家里人设的计。他挺来气，二话没说，进自己屋中把东西拾掇一下，打了个包袱朝西上路了。

王祥蹚过了一河又一水，爬过了一岭又一山。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泉水，他一口气走了九九八十一天。这一天，走到了一片杏树林中，就见在杏树林里有一户青堂瓦舍的人家。王祥走到跟前，就见这家院子里一个女人正在晒小孩儿衣服呢。王祥一看那熟悉的身影，就知道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媳妇小梅。王祥高兴极了，连喊带叫地奔小梅跑去。

小梅听见喊声，回过头来冷冷地瞅了他一眼，随后转身进屋了。王祥一看，不知怎

么办才好了。不大一会儿，小梅抱着个小孩儿走到王祥身边，没好气地说："你来得正好，这是你的儿子，你赶紧抱他回家去吧！"王祥说："小梅，我千程百里地来找你，难道就是为了抱儿子回家吗？要知道自打你走后，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你，难道你就这样狠心打发我走吗？"

王祥的话打动了小梅，就见小梅的眼圈儿红了，一会儿她的眼泪就扑嗒扑嗒地掉了下来。过了半响，小梅叹了口气，说："王祥啊，不是我不愿意和你回去，是我爹不愿意我和你再结姻缘，因为你家对我太狠毒了。你快抱着孩子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免得叫我爹看见了会害你。"

王祥一跺脚说："我不怕你爹，要走咱俩一起走，从今往后咱俩再也不分开了，我这就找你爹说说去。"

小梅一见王祥对自己果然是一片诚心，她打了个唉声说："唉，真拿你没办法，好吧，我这就领你见我爹去。到那以后你一定要说好话，求他放咱俩回去。"

小梅说完领着王祥来到爹爹房中。王祥进屋一看，屋子当间八仙桌旁，一个白发、白眉、白胡子的老头儿正坐在那喝茶呢。王祥一寻思，这老头儿一定是自己的老丈人了，便赶忙趴在地上"当、当、当"连磕了三个响头，边磕头边说："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啊，你就是王祥啊，我正要找你算帐呢。我好心好意打发闺女去你家报恩，没曾想你家恩将仇报，左次三番要害她，也太丧良心了。""这都是我舅舅不好，可他是他我是我。我早就知道了小梅的身世，可我仍然喜欢她，不信你问问你闺女，到我家我有没有对不住她的地方。""这倒是实情，可我再不能把闺女往火坑里送了。""岳父你放心，我会待小梅好的。这回我领她和孩子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那个家了。""小梅，爹爹问你一句话，你是愿意走，还是愿意留？""请爹爹饶恕女儿吧，我是舍不得扔下亲生骨肉的。""好吧！既然你还舍不得这个畜生，那你就跟他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小梅见爹爹同意自己跟王祥走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她连忙用手捅了一下还傻乎乎站在那里的王祥，说："瞧你那个傻样，还不快谢谢俺爹。"

王祥这才如梦初醒，慌忙趴在地上给老丈人磕了几个头，小梅随后也给爹磕了几个头。小梅爹一阵儿哈哈大笑，一摆手就回里屋去了。王祥领着小梅，抱着儿子，高高兴兴地走了。

讲 述 者：谭振山 63岁 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项 扬 女 沈阳市无线电十二厂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村

258. 狐狸姑娘

（满族 岫岩县）

有一个小伙儿，名叫巴羊阿，无依无靠，一个人过日子。

一天，他在山上打柴，遇见一群小孩儿，抓着一个小狐狸崽儿。那狐狸崽儿毛色金黄，一对眼睛黑亮，挺招人稀罕。巴羊阿问："你们从哪抓来的？"孩子们指指半山腰的洞，说："在那洞边。"巴羊阿又问："它那么大一点儿，你们抓它有什么用？"孩子们说："扒皮做皮袄。"巴羊阿说："太小了，不顶用，卖给我吧！"巴羊阿买了小狐狸崽儿，用手摩挲摩挲它的毛，抱到半山腰的洞口旁边，说："再别到处乱跑了，回家修仙去吧！"

小狐狸崽儿回到洞里，老狐狸正在哭。它擦擦眼泪，把狐狸崽儿搂到怀里，说："我见你让人抓走了，寻思你回不来了。"小狐狸崽儿说："一个小伙儿救了我，要不我就被那些孩子扒皮做皮袄了。"老狐狸说："咱们胡家从来有恩报恩，去看看那个小伙儿，要是挺孤单，挺困苦，你就帮他一 把！"小狐狸崽儿本来看小伙子不错，乐得撒个欢儿，说："讷，我去了。"

小狐狸崽儿出了狐狸洞，见巴羊阿身背着绳子，手拿着斧子往山上走。她就地打个滚儿，变成个姑娘，跟在他后面。巴羊阿回头一看，脸红到脖颈，也没敢说话。姑娘紧走几步撵上他，问："阿哥，你上哪？"巴羊阿瞅也不敢瞅她说："我上山打柴。""打柴做什么？""一半儿卖，一半儿烧。""卖给谁，给谁烧？""卖给有钱的，留着自己做饭烧。"姑娘接着问："阿哥自己做饭？"巴羊阿说："不自己做，谁给做。""你家没有别人？""没别人，就我自个儿。"姑娘听了巴羊阿的话，说："阿哥，我也是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咱俩凑在一起就都有了依靠，你就成全我，让我跟你在一起生活吧！"巴羊阿一听，脸更不知往哪放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问："你不嫌我穷吗？"姑娘说："穷，我有一双手，能干活儿就不怕没饭吃。"巴羊阿就把姑娘领回了家。

姑娘一双手可就是巧，自打到了巴羊阿的家，天天手拿绣花针绣荷包。那荷包上绣的鸟能展翅飞，小鹿能撒腿跑，花草能闻到香味儿，鱼虾能在水里游动。姑娘一绣绣了九十九个荷包，从山上采来九十九把香草，装在九十九个荷包里。五月初五这天，她把荷包用秫秸挑好，交给巴羊阿说："你拿到城里去卖，要是有人问是谁绣的，千万不可说出是我。"

城里五月初五这天真就是热闹，那八旗里的大小官员，有的骑马，有的坐轿，前呼后拥在大街上来来往往。那四乡的乡民，也趁着天晴日朗，又是一年之中难得的佳节，挑着担子，拎着筐，到街里买东卖西。那店铺里摆着各式各样货物，门口站着小伙计兜揽生意，趁此机会想卖上几吊钱。那小商小贩推着车，有的上面摆着针头线脑、绒花绒绳，有的是粽子、白糖、大红枣，高一声低一声地满街叫卖。

巴羊阿不会叫卖，拣了个僻静地方站好，过往的男女们走到跟着，都被荷包吸引得迈不开步。这个说，这荷包绣得可真好看，那个说，天上仙女的手也不见得能这么巧，一个个看得眼花缭乱。那手头宽裕的一买就是几个，九十九个荷包，一眨眼工夫都卖出去了。

在九十九个荷包中，有一个最大的最好看的，巴羊阿把它拿到街上，就被旗里的牛录额真[①]看中了。这人名叫六十三。他一边买荷包，一边问："巴羊阿，这个荷包是谁绣的？手这么巧，绣得这么好！"巴羊阿不会说假话，虽说狐狸姑娘事先已有嘱咐，他还是照实说了："是我媳妇。"牛录额真说："我想再买几个，能不能领我当面去和她说？"

牛录额真哪里是去买荷包，他是要亲眼看看巧媳妇模样。他到巴羊阿家里，见这巧媳妇脸蛋又嫩又白，就像正开的桃花；眼睛黑亮黑亮的，就像两颗宝石；小嘴儿通红，如同熟透了的樱桃，那身上还放出一阵阵的香气。他直呆呆地看对了眼儿，嘴里颠三倒四地胡言乱语了几句，退出门，转身就往回跑。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王爷府，往王爷跟前一跪，捧出了荷包。王爷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也看不够，问："这是什么人绣的？"牛录额真说："闲散旗丁巴羊阿的媳妇。"王爷又问："长相咋样？"牛录额真说："天仙也无法相比。""啊！"王爷吃惊了。他正想在他管的地盘挑摸手最巧，模样漂亮的美女，这不是找到了吗？他急忙说："去把她叫来，不来就给我抢来！"

自从牛录额真跨进巴羊阿家的门槛，狐狸姑娘就知道要有一场灾难了。她对巴羊阿说："王爷要来选我进府，咱俩就要分别了。"

巴羊阿抱着狐狸姑娘哭了起来，说："我不能没有你啊！"狐狸姑娘说："你赶快上山剥些黄檗树皮回来，我用黄檗树皮水擦洗全身，就说得了黄病。"巴羊阿上山采来黄檗树皮，泡了一盆黄水，狐狸姑娘刚把全身擦洗完，王爷的兵马就到了。狐狸姑娘走到大门口，说："你们不用抢，也不用抓，备一顶轿，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牛录额真把狐狸姑娘抬到王爷府，狐狸姑娘大大方方走进堂上，腿不跪，头不低，面对王爷说："六十三牛录额真属下巴羊阿媳妇来见王爷。"

那王爷本想见到一个天仙般的美女，哪曾想，睁开眼睛一看，这女人脸黄似蜡。常

---

① 牛录额真，清代八旗中的武官，统率三百人。

言说，一俊遮百丑，岂不知一丑也能遮百俊。狐狸姑娘那桃花般的脸蛋儿，黑亮黑亮的眼睛，樱桃般的小嘴儿全不见了。王爷睁开的眼睛马上又闭上了。

牛录额真本以为王爷看到这个美女，会眉开眼笑。怎么眉不开，眼也不笑呢？他一细瞅，也吓了一跳，美女变成了蜡黄女，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以为老王爷眼睛一闭就没事了吗？他可没那么善心。他说不上玩弄过多少旗家的姑娘，玩够了不是逼死，就是逼疯，不死不疯的也得打入冷宫。那些被抬进府里没被看中的，只要进了他家大门，也不准出去，留在身边给他当侍女丫鬟。

老王爷看了一眼狐狸姑娘，原来的兴致早没了，他吩咐一声："到厨房去烧水。"

两边家丁刚要上前把狐狸姑娘架走，狐狸姑娘说："王爷，我有几句话要说。我在几天前突然害了黄病，要留我在你家中，我死活倒没什么，要害了大人 的富贵身子，不成了我的罪过了吗！"

王爷听说狐狸姑娘得了黄病，吓得闭着的眼睛立时睁开了，手捂着鼻子，大声喊："撵出去，撵出去，撵出咱家大门外去！"

两边家丁要动手，只见狐狸姑娘像来时一样，大大方方地出了王爷家。

王爷把手从鼻子上拿下来，指着跪在地上的牛录额真，大吼一声："拉出去砍了！"

狐狸姑娘用计脱了身，回家和巴羊阿团圆去了。

讲 述 者：李成明 女 满族 63岁 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259. 狐仙报恩

（辽阳市）

有这么个小伙子，给财主放羊，这羊倌儿特别勤快能干，连东家都高看他。

羊倌儿他爹活着的时候，也给这家财主扛年做月。有一年冬天，老东家出门打猎，打回来一只火狐狸。这火狐狸后腿让老东家的箭给射折了，还有一口气儿。老东家让羊倌儿他爹把狐狸皮剥了，好做皮袄领子。羊倌儿他爹看这狐狸眼泪汪汪的，不忍心下手，就

花了一年的工钱，把狐狸给买下来了。他把狐狸养在屋里喂吃喂喝，还给它治伤。到第二年春天，狐狸瘸拉拐拉地能对付着走了，他就把它给放了。打那以后，他才娶了媳妇儿，生了这个羊倌儿。

东家有钱有势，光院套就有三个。在院套东边还有单独三间房，是给劳金伙计们住的。一到腊月根子，伙计们都回家过年去了，这个房子里就常有响动。人们都说那地场闹鬼，谁也不敢到那儿去住。

眼看就要过年了。财主家讲究哇，说是过年不兴有空房子，得有人搁那屋住才行。人还有不怕鬼的吗？让谁去谁也不敢去。少东家正为这事犯愁呢，没想到这羊倌儿自报奋勇要到那屋住。羊倌儿平时本来在羊圈旁边儿小屋里住，照看羊啥的也挺方便。少东家看他要去，就乐不得儿的，另换了个人替他看羊，打发羊倌儿到那三间房去了。

羊倌儿到那场以后，把炕烧得滚热，又生了个炭火盆。他挂着[①] 听响壮胆，就朝少东家要了不少鞭炮。

三十下晚儿，快接神的时候，少东家让人给羊倌儿送来了酒菜和饺子。送饭菜的人害怕，不敢进院儿，就在大门外头喊他："羊倌儿，给你送饭菜来了。"羊倌儿把饺子和酒菜拿进屋就吃上了。刚吃不一会儿，外边鞭炮就响了。羊倌儿知道接神的时辰到了，把鞭炮也拿到当院儿，"噼里啪啦"、"咚——哐"地放起来了。放完鞭炮，他又进屋喝酒吃菜。这工夫儿，外边也就慢慢地静落下来了。

约摸过了半夜子时，羊倌儿吃饱喝足刚想睡觉，就听外边大门响了，他心里就像揣个小兔子似地，"咚咚"一个劲儿地跳。深更半夜的，这地场又闹过鬼儿，搁谁也得害怕呀！

这阵儿院子里可就更热闹了，吹吹打打的，像谁家娶媳妇儿似的。羊倌儿壮着胆子朝窗户外头一看：啊！骑马的，坐轿的，院子里人山人海的。不一会儿，打外边又来了一顶花轿，四个丫鬟一旁边儿护着。这轿一进门儿，院子里人麻溜儿地给闪开了一条道儿。当院让这伙儿人给整的明灯火烛的，亮得和白天一样儿。有人还在院子里当央摆上了天地桌，设上了香案。花轿落地，一个穿粉红衣裤的丫鬟一打轿帘，哈！这羊倌儿的眼睛都瞅直了。怎么的呢？打轿里下来一位十六七岁儿花容月貌的小姐，长得那个水灵劲儿，跟天仙似的。

羊倌儿正在屋里不错眼珠儿地瞅呢，房门儿"咔嗒"一下子就开了。这下子羊倌儿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心里合计：这门都让我插得登登的，它自个咋开了呢？他心里正害怕呢，打门外进来四个老妈子，领头的给羊倌儿请了个安，说："请姑老爷更衣，待会儿好拜天地。"这下更把羊倌儿闹愣了，我这么一会儿咋变成了姑老爷？和谁拜天地？

---

① 挂着：为了。

他对那几个老妈子说："你们弄错人了吧？我是这场的羊倌儿。"领头的老妈子说："找的就是你。"说完话，对那三个使眼色。这四个人上来就把羊倌儿的旧衣裳都扒了。穿粉红衣裳的丫鬟用托盘托进来一身新衣裳。她看羊倌儿让人扒得光屁股溜丢儿的，就低下头"嗤嗤"直笑，这一笑把羊倌儿笑了个大红脸。

穿好新衣裳，羊倌儿让人家连推带拽地就弄当院去了。他被推到天地桌旁边儿，看着一个小姐在那儿等着他呢。别看小姐蒙着盖头，羊倌儿从她那身衣裳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指定是刚才下花轿的那个小姐。这时候，执宾的就喊上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小喇叭"呜哩哇啦"一吹，就把他俩又送屋里去了。

羊倌儿一进屋，更给造懵了，这屋和刚才那咱有天地之差了。屋里摆的那个华堂劲儿就别提了，铺的、盖的、用的，那真是要啥有啥，还一色儿是绫罗绸缎，晃得羊倌儿都有点儿睁不开眼睛了。就连少东家那屋，也没有这么好的摆设呀！

这时候，就听外屋地锅碗瓢勺叮当乱响，炒菜的味道扑鼻子香，又听执宾 的喊："放席了，请诸位入席！"人们吆五喝六地就喝上了。一直闹腾到鸡叫头遍，人们才呼啦一下子散去了。

羊倌儿看人客都走了，新媳妇还在炕上坐着呢，他哆哆嗦嗦地上前揭开新媳妇儿的盖头。他哆嗦啥呀？都说这屋里闹鬼，一揭盖头，要是揭出个青面獠牙的鬼怪来，还不把魂吓飞呀！羊倌儿揭开盖头一看，还是那位天仙一样的小姐，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地。

小姐拉住羊倌儿的手，羞羞答答地说："我不是妖怪，你别害怕，我姓胡，当年我爹和你爹处得不错，咱俩是指肚为亲。现在咱们都长成人了，爹就让人把我给你送来了。"羊倌儿听完这话，真是又惊又喜，急忙脱衣上炕，夫妻的恩爱劲儿，就不必细说了。

小两口儿睡得又晚，再恋乎一会儿，日头就出有一竿子高了，他们还在呼呼大睡。那边少东家可稳不住神儿了，心里合计，大初一的，小羊倌儿咋没来给我拜年呢？不是出啥事了吧？就赶紧打发两个人，到这院里看看动静。这两人也不敢冒冒失失地往屋里进，就来个瘸子打围坐山喊，在大门外边儿高一声低一声地喊起羊倌儿来。

羊倌儿睡得正香呢，听着有人喊他，就一骨碌爬起来。他看到身边儿睡着一个美貌的小姐，才想起来昨下晚儿的事儿。他忙把媳妇捅醒，小两口儿梳洗了一番，才双双来到大门口儿，给来的那二位拜年。那二位看羊倌儿领出个天仙般的媳妇，心里直发毛，干眨巴眼儿说不出话来。听这媳妇娇滴滴地给他们拜年，又看地下有这媳妇儿的影儿，这俩人的心才算落回肚里，谁都知道鬼是没有影子的，又听羊倌儿把事情怎么来怎么去地叨咕了一遍，直乐得脚打后脑勺子，给少东家报喜去了。

少东家听得眼睛都直了的时候，羊倌儿领着新媳妇儿就给他拜年来了。少东家看着新媳妇儿雪白的小手儿，粉红的俏脸儿，馋得直咽唾沫。心想，要是能把羊倌儿的媳妇

霸来该多好！又觉得那么做太对不住羊倌儿，人家这些年在咱家白打夜做[①] 的，没少出力，爹活着的时候，对他都另眼看待，我这事也不能做得太绝了。

少东家眼珠一转，道儿就出来了。他对羊倌儿说："你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你得破费点儿，一会儿我上你那场喝喜酒。"羊倌儿满口答应，小两口就回去准备酒菜去了。

傍晌午的时候，少东家就过来了。他看着屋里的摆设，着实吃惊不小：好家伙！这小媳妇儿的娘家，真是好陪送啊！酒菜摆上了，新媳妇是桌上桌下，屋里屋外，满恭二敬地伺候。少东家人在酒桌上，眼睛老是在人家新媳妇的身上转。他乘新媳妇给他敬酒的机会，假装把筷子碰掉地下，弯腰拣筷子的时候，偷偷地在新媳妇儿的绣鞋上掐了一把。他抬头瞟了一眼新媳妇儿，见新媳妇儿正在笑眯眯地瞅着他，这下子把少东家的魂都给勾住了。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少东家借酒挡脸，就小声地跟羊倌儿说："我用我那三个媳妇儿，换你这一个媳妇你干不干？"羊倌儿本来心里不乐意，人家是东家呀，又不敢说个不字，就说："我倒没啥说的，得问问我媳妇儿，看她乐意不？"少东家说："行，你去问问吧。"他咋这么痛快呢？他心里有底呀：刚才掐新媳妇脚，人家不是还冲他笑来的吗？

羊倌儿和新媳妇儿在外屋地嘟囔了一会儿，羊倌儿就耷拉个脑袋进来了。随后，新媳妇儿也进了屋。她对少东家说："少东家，你们俩换媳妇儿，我是满心地愿意，可得依我两件事。"少东家一听新媳妇乐意，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他连忙对新媳妇儿说："只要你乐意跟我，别说两件事儿，就是十件、二十件都行！"

新媳妇儿说："这一，你们俩都得净身出户。那边人、地、房产全归他，这边儿的人归你。这二，你得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请来，当面签字画押，谁也不兴反悔。"

少东家听了头一条有点儿皱眉，可一看到这屋里的摆设和这水灵灵的小媳妇，觉着也不算吃亏。那第二条儿他是乐不得儿的，他还怕羊倌儿反悔呢！想到这，就一口答应下来了。

这事说办就办。不一会的工夫儿，那院的一妻两妾、丫鬟使女、家奴院公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齐了。少东家和羊倌儿当众立下了字据。尔后羊倌上了那院儿，少东家就留在这儿住了。

众人散去，少东家瞅着新媳妇儿馋得哈喇子多老长，搂住就要求欢。新媳妇嗔怪地说："看你那个熊样儿，也没个白天晚上。"说啥也不干，少东家也没有办法，只好等着日头煞黑时辰。这一下晌儿，过得比几年都慢。

天总算黑了，新媳妇铺好被褥，又端来了酒菜，两人对着喝了起来。少东家一杯酒下肚儿，就一下子仰歪过去了，等到第二天早晨醒过来一看新媳妇也没有了，屋里的摆

① 白打夜做：白天晚上地劳作。

设也一点儿没剩。少东家觉得毒火攻心，身上刺挠，用手一摸，脸上身上起了一下子癞。拿镜子一照，自个儿都不认得自个儿的模样了。

少东家回自个儿原先那院儿，家奴院公谁也认不出他来。他挨了一顿乱棍，只好跑了出来。他饿得没法子了，只好沿街乞讨，成了要饭花子。

羊倌儿把那一妻二妾都退回了她们的娘家，和新媳妇在一块儿和和美美地过日子。第二年，新媳妇儿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羊倌儿活到八十四岁，无病而终。新媳妇是怎么地也不见老，还像当年那么年轻，那么俊，羊倌儿死后，她也就没影儿了。

讲 述 者：许志华 女 64 岁 辽阳市弓长岭镇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 录 者：侯国锋 男 44 岁 辽阳市弓长岭矿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辽阳市弓长岭镇

260. 狐 仙 女

（辽阳市）

从前，有个给地主赶大车的老板儿，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家里家外光棍儿一条，白天锁头看门，晚上搂着枕头睡觉，除了身上的虱子，没有第二个带毛喘气的给他做伴儿。

这年开春，车老板儿天天一大早就起来套车，给东家往地里送粪。东家养活几条看家狗，没事成天跟在车前马后紧颠达。

一天早上，天还没大亮，粪车刚出堡子不远，车老板儿就看见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穿套骡[①] 前边晃来晃去。几条看家狗像恶狼似的往黑影身上直扑，连叫带咬滚成一团。前边这么一闹哄，大车道就给挡住了。穿套骡站在那块儿瞪眼干瞅，驾辕马咋叫走也不走，车老板儿气得可嗓门儿直吼，耍起大鞭杆子猛劲儿地抽狗。这几鞭子打得还挺管用，狗群冲散了，车轱辘也转了，四下一踅摸，黑影儿也不见了。

到了下晚儿黑，车老板儿躺在炕上总合计这件事，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了小半宿也没睡着。正在这工夫，只听外屋门“吱嘎”一声开了。车老板儿紧忙点上油灯，刚要磨身下地，见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轻手轻脚地走进里屋。还没等车老板儿张嘴，就听那小

① 穿套骡：拉套的骡子。

媳妇笑眯眯地说："这位大哥，请你先别怕，你还记得今儿个一大早耍鞭子打狗那件事吗？我本是狐仙的女儿，一大早去姨家串门，半路途中就遇上了东家的一群牙狗截道。那伙东西太可恶了，幸亏大哥你耍了好几鞭子才把它们冲散，要不价我的小命早完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打今儿个起我就呆在这儿跟你一块过日子。日后，万一要生个一男半女的，也好给你留条根，做个伴儿啥的。"说完话就上炕脱了衣服钻进车老板儿的被窝里，就跟过完门儿的媳妇似的，一点儿都不害臊。

车老板儿见她一点儿也不惜外，又听她说得挺实惠，心里可就有了谱儿：反正我是掏耙[①] 掉脑袋光杆子一个，不管你是什么精变的，只要乐意给我当媳妇，送到嘴巴头儿的便宜哪有不拣的？

说书讲古过得快呀，一眨眼工夫就是十年光景。这狐仙女一胎给车老板儿生了个大胖小子，挨肩儿又来个小丫头。小两口儿一丫一小挺可心，日子过得满不错的。

这一天，也是下晚儿黑，两口子躺在被窝里亲热完了，狐仙女还没张嘴说话，眼泪就"嗒嗒"直淌："大哥呀，别怪为妻我心狠，咱们俩的缘分就算到这儿啦。眼看两个孩子渐渐大了，你也有了帮手，我也该走了。再说，我家也有父母兄弟，一晃十年没朝面，也怪想的。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等每年四月十八庙会那天，你就带着两个孩子，站在老爷庙的台阶石上让我瞅几眼。"刚说完这话，狐仙女就没影儿没踪了。这一宿也不知道车老板儿是怎么过的。

爷儿仨天天想，夜夜盼，可算盼到了四月十八这天。车老板儿把一双儿女打扮得利利整整，一手拉着一个，乐呵呵地逛庙会去了。来到了老爷庙的台阶石上，爷儿仨六只眼四下踅摸，怎么也不见狐仙女的踪影，只见一条大青狗趴在台阶石上，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们，喊也喊不走，撵也撵不走。眼见日头要落了，逛庙会的人大稀二拉地没剩几个了，爷儿仨这才慢腾腾地下了台阶往家走。回头一瞅，那条大青狗也不见了。

晚上，车老板儿刚一合眼，就看见狐仙女向他走来。车老板儿着急搭脸[②] 地问："你不说四月十八能在老爷庙的台阶石上见面吗？咋不讲信用呢？"狐仙女说："你和孩子我都瞅了老半天了，就是没敢吱声。"车老板儿挺纳闷，又问："那你为啥不朝朝面呢？"狐仙女说："你没看见一条大青狗吗？那就是我变的，我要是变个原先的模样，孩子见了妈妈还能舍得离开吗？今年就算过去了，单等来年再会。"说到这儿，狐仙女一眨眼又不见了。

车老板儿刚要喊叫，一"激灵"睁开两眼，归齐[③] 是一场大梦。狐仙女在梦中唠的那些嗑儿，就好像在身旁刚说完似的。细想起白天那段儿往事，又好一个后悔。反正也

---

① 掏耙：耙子的一种。
② 着急搭脸：因气愤而急躁。
③ 归齐：原来。

的书去吧。”银花说完要走，李书生哪肯依，拉住她说：“你要走了，我也活不了，要不你就把我带走吧！”银花急得没法儿，就对李书生说：“你快叫我走吧，爹和姐知道了可不得了。你要心里有我，就到法西山找我，那时我们才能成为夫妻。”李书生忙问：“法西山在哪儿，咋样走才能找到你？”银花说：“我也说不好，这要看你的心诚不诚了，找到了法西山，也就找到我了。”二人在花园里定了终身大事，难舍难分的，第二天父女三人上路了。

银花走后，李书生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想着她，哪还有心思念书，天长日久就想病了，瘦得皮包骨，起不来床了。娘见了一再劝问，儿子就说让他去法西山病就能好。爹娘想，也不知道法西山在啥地方，叫他去不放心，不叫他去病又难好，真是左右为难。老两口子一商量，儿子性拗，不叫他去也留不住，不如放他走，兴许还能回来，生死由他去吧。李书生一听爹娘叫他去法西山，病就好了一半儿，娘强留他养好了身子，就打点他上路了。

李书生信马由缰，不知法西山在哪儿，一边走一边打听，也打听不到这个地方。可他不灰心，没黑夜没白日地找。带的银子花光了，干粮也吃完了，水也喝不到一口，又走到深山老林里没有人家，饿得他头迷眼花，连马都渴得迈不动腿了。就在这时，见对面来了一个挑担子的老头儿，李书生精神一振，忙下马拜见，向老头儿打听法西山的道儿。老头儿一听，上下打量打量李书生，说：“你走的这条道儿，就是去法西山的道儿，可道儿挺远，你心要不诚是到不了法西山的。”李书生忙说：“老人家请放心，找不到法西山，我死也不回去！”老头儿说：“好吧，你要有决心去，就把我卖剩下的烧饼和水都带上，吃完这些东西，你就能到法西山了。”李书生忙磕头拜谢老头儿，接过饼和水，回身再找老头儿，连影儿都没了。李书生心里明白，这是仙人指点他，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就冲天磕头拜谢。吃了烧饼喝了水，又饮了马，长了精神头儿，还是赶路。

又不知走了多少日子，烧饼吃完了，水也喝光了，也不见有人家。这一天，天快黑了，走得人困马乏，正想找个地方歇歇，见前面有个井台，井台上有个姑娘在打水，李书生忙上前想打听道儿。下了马上井台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要找的银花。原来银花知道他到了，就到路上来接他。二人见面真是不用细说，银花就把李书生领到家里，成了夫妻。

李书生住了几天，也不见有啥人来往，就问银花：“咋不见你爹和你姐姐，用不用去看望看望？”银花说：“不用你张罗去看，他们要是来了，由我应付，我叫你咋办你就咋办好了。”

再说银花的爹知道闺女招了女婿，就对大闺女金花说：“你妹妹银花不守家规，到底把李书生招了女婿，可他对咱有恩，咱不能害死他，吓唬吓唬他，叫他走吧，说啥不能让你妹妹和凡人去过日子。”金花说：“那咱咋吓唬他呢？”她爹说：“明天，你以大姨子

李书生买只公鸡顶在头顶上，泥人又背他飞了起来。不一会儿，金花就赶上了，李书生只听背后风响，头上的公鸡一扑噜，掉到地上死了。原来那飞刀见血就回，金花收刀一看，不是人血，知道上了当，又接着追。

银花知道姐姐又追来了，就对李书生说："你要逃命，还得豁出点儿疼，把大拇指举过头顶才能对付飞刀。"李书生为了逃命，哪顾得疼不疼的，连忙举起大拇指，只觉得火辣辣地一哆嗦，再看大拇指已经少了半截儿。那金花见飞刀回来了，一看是人血，寻思杀死了李书生，就幸灾乐祸地回去了。

李书生和银花躲过了飞刀，来到一个城里，身上没有银子，饿得李书生再也走不动了。银花就对他说："你还闭上眼爬吧，再爬一百步，摸到啥就拿回来。"李书生就又爬了一百步，用手一摸，一块一块地像石头一样，他就拿了两块回来了，睁眼一看是银子。不几天花光了，银花还叫他去摸。李书生心想：这一摸满哪都是，不知是啥地方？他睁眼一看，原来在银库里。他这一睁眼不要紧，叫守库的人看见了，就把他抓起来定了罪，要开刀问斩。

再说银花干等李书生也不回来，知道是出事了，就到衙门去打听，说明天要斩犯人，她就到街上又变起戏法儿来。过去的犯人被斩前，都让他们自个儿上街去讨吃喝儿，李书生也看见了银花，急得他想挤到人群前面叫她，只觉得被风刮得忽悠一下，就和银花在一起了。

银花救了李书生，二人又接着赶路回家。可还是没有钱，又不敢再叫李书生去偷了，银花没法，就脱了自个儿的衣裳叫李书生去卖，自己躲在李书生背上的伞里，叫他千万别打开伞。李书生卖了衣裳，买了东西吃，一想银花也饿坏了，想给她点儿吃的，就忘了银花的话，打开了伞，只见银花光赤溜地掉在地上。银花没法儿，就变成了一匹马，叫李书生去卖，叫他记住，文人、武人和南方蛮子、阴阳先生不卖。卖了马，再给银花买一身穿的衣裳，到城外岔路口去等她。

李书生听了银花的话，牵着马到集上去卖，有个教书的阴阳先生见了，看出这马不凡，就要买。李书生看他是文人，不卖给他，他就把钱给了当地的一个农夫，让农夫把马买下来了。牵回学堂，阴阳先生把马拉进一间屋子，叫学生们用纸把这间屋子的缝儿全糊死，一点儿风也不透。有个小学生看着挺纳闷儿，寻思先生把马堵在屋里干啥呢？就用手把窗户纸捅了一个眼儿往屋里看。银花变成的那匹马，被憋在屋里，眼看受不住要现原形了，见有了透风的地方，就从这个小窗眼儿里钻出去跑了。气得那先生大骂学生，也没办法儿了。

再说李书生等得正着急，见银花来了，就给她穿上衣裳赶路。二人来到了河边，正要上船，那划船的是个南方蛮子，看出银花不是凡人，趁她不备，一掌向银花的胸口拍去，银花"哎呀"一声退到岸上，她赶紧叫李书生快去买秫秸和大锅来治病。

原来那人一掌把银花胸上打进了七根针，要用火才能把针炼出来。李书生买来了秫秸和大锅，银花躺进锅里，扣严了，叫李书生用火烧，还告诉他，为了能做长久夫妻，不管听见啥动静，千万别掀开锅看。李书生就点火烧起来，烧了一会儿，就听见锅里有叫喊声儿，也分不清是人哭还是鬼叫，他正不知是掀开锅好还是不掀开好时，只见从锅盖的缝儿里露出一条挺长的狐狸尾巴来，李书生见了一惊，心里才明白，原来银花是个狐狸精变的。

等秫秸烧完了，火也灭了，锅盖掀开，银花从里边站起来，比原来更俊更好看了。她上前拉住李书生的手，笑呵呵地说："我的大难已过，从今往后咱俩就能做长久夫妻了，咱们快回去吧。"

二人又来到河边，划船的蛮子见了，忙划过船来渡他们，吓得连头也不敢抬，看也不敢看银花一眼了。两人过了河，手拉着手回李书生家去了。

讲 述 者：王洪飞 男 54岁 营口县旗口乡前头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陈淑梅 女 营口县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营口县旗口乡前头村

262. 隐 身 衣

（锡伯族 沈阳市）

从前，有一家，就娘儿俩，小伙子敖顿太靠打柴为生。天天打完柴，到市上换点儿米呀盐哪，养活老额聂[①]。有一次，傍年根儿底下，敖顿太上山打柴回来，看见一只狐狸在道旁躺着。这狐狸躺在雪上，刚有口气儿，眼看要冻死。他就把狐狸放柴捆上，背家去了，到了家就把狐狸放在外屋了。他额聂问："你背条狗来呀？"敖顿太说："不是，是条狐狸。看它快都要冻死、饿死了，我就把它背了回来。"

娘儿俩吃饭的工夫，进来个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儿进屋就问："小伙子，你拣个狐狸卖不？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敖顿太说："不卖，我看它要冻死了，救它一命，你想要就拿去吧。"老头儿说："好吧，那我就拿去啦。"老头儿说完就把那只狐狸背走了。刚走出房门，又回过头来对屋里说："小伙子，有空儿请你到我家去串门儿。我家就在石砬子东

① 额聂：锡伯语，妈妈。

边的黑松树林子里，看哪棵树最粗，你吆喝：老胡家看狗！就有人出来接你。”说完，老头儿就走了。

过了好几年，老额聂也去世了，敖顿太还没说上媳妇，日子过得挺难挺难的。他忽然想起那个白胡子老头儿说的话。一天，趁着上山打柴的工夫，他走到了那片黑松林。越往里走树越密，林子里挺吓人，还“哗——哗——”山响。他走来走去，真找到一棵大松树，足有七、八搂粗。他往树上“啪啪啪”拍了三掌，喊：“老胡家看狗！”只听哗啦一声，树干开了一扇门：“请进来吧。”敖顿太迈步走进树洞再一看，嗬！明光大道，迎面有一座青堂瓦舍的大院套，只见一位白胡子老头儿，领着一群人迎出来了。这个白胡子老头儿正是要走狐狸的那个老头儿。老头儿走上前一抱拳，忙说：“恩人来了，救我儿子命的恩人来了！快请到上屋里坐。”

原来，敖顿太捡的那条狐狸，就是老头儿的儿子，因为他喝醉了酒倒在路边，差点儿冻死。

老头儿的儿子叫胡二，为了感谢救命之恩，他跟敖顿太结拜为把兄弟了。老头儿不让敖顿太走，天天给做山鸡、熊掌、猴头、木耳和别的山珍野味吃。敖顿太住了不少日子，呆不住了。

四月十八是城里千佛寺庙会。锡伯人信喇嘛教，这一天有的到佛堂烧香上供，有的还愿许愿，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特别热闹。十八这天早晨，磕头弟弟胡二对敖顿太说：“阿哥，今儿个我领你逛庙会去吧，那里可热闹了。”那还有不乐意的，俩人换了衣裳，就上路了。走不远，碰上一辆小车子，车上坐着一个旗人打扮的姑娘和一个小丫鬟。天挺热的，也没挂车帘儿。这姑娘长得像出水的荷花，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小脸蛋儿有红有白的。敖顿太瞅姑娘几眼，没看够，还想瞅。姑娘看敖顿太这小伙子长得浓眉大眼的，也是左一眼右一眼地看。胡二弟看出了敖顿太的心事，就悄悄对他说：“阿哥，让这个姑娘做咱的嫂子吧。”敖顿太一听也没了主意。胡二拿出一件黑缎子坎肩，套在敖顿太身上，说：“这是件隐身衣，穿上它谁也看不见你。”俩人走得挺累，就轻手轻脚地爬上车，坐到姑娘的身旁。

到了城里啦，姑娘和丫鬟下车到店铺里买东西去了。胡二弟说：“你跟姑娘走吧，她到哪儿你就跟着溜达到哪儿。我去办点事儿，随后就去找你。身上那件坎肩可别脱呀。”

姑娘在店铺里买了一些香、蜡，就到千佛寺里去了。千佛寺门前可热闹了。姑娘进了前殿，烧完了香磕完了头，就往后院去了。后殿是一尊一丈多高的千手千眼佛。千手千眼佛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每个手心上都有一只眼睛。她是个女人像，光着脚站在莲花座上。敖顿太从来没进过城，更没进过这么大的殿堂，看啥都挺稀奇。姑娘拜完了千手千眼佛，站起身把自己亲手绣的花手绢搭在菩萨的莲花座上，求菩萨保佑手巧心灵，选个好丈夫。姑娘把花手绢刚搭在花瓣上，一眨眼没了。她挺奇怪，还寻思是菩萨

收下了呢。

姑娘拜完佛，又买些五色花绒线什么的，随后就上车走啦。敖顿太见胡二弟还没来，急得什么似的，没法，他只好上车跟姑娘一块儿走了。姑娘到家他也跟到家，姑娘上楼他也跟上楼，姑娘吃饭他也吃饭。姑娘就叨咕："今儿这饭怎吃得这么多呢！"她想喊丫鬟再做饭，敖顿太说："不用做了，我已经吃饱了。"姑娘早就觉得身边有人，这回听到说话声，就壮着胆子问："你是什么人，是神仙还是鬼？"敖顿太说："我不是神仙也不是鬼，是人。"姑娘说："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呢？"敖顿太把隐身衣脱下来，姑娘一看，正是进城路上碰见的那个俏皮小伙儿。敖顿太又把姑娘献给千手千眼佛的绣花手绢拿出来，在姑娘的面前一晃，说："看，这不是你给菩萨的吗？"姑娘一见，脸羞得通红，从此，姑娘就留他住在绣楼里。

一晃十多天过去了，姑娘觉得再瞒着也不行了，就把这件事悄悄地跟她额聂说了。姑娘的阿谋[①]、额聂都是势利小人，嫌敖顿太家穷，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当天就想出一条拆散他俩的毒计。第二天刚吃过早饭，老太太来到姑娘的绣楼，堵着房门说："姑爷儿呀，你和我女儿的事我们两口子都知道了，用不着藏着掖着啦，把你那件隐身衣交给我女儿收藏好，跟我去见你老丈人吧。"敖顿太不知是计，脱下隐身衣，就跟老太太上前院去了。来到前院，老太太一声喊，家里人把敖顿太抓住，吊在马棚上就打，打得死去活来的。

再说，那天胡二弟不见敖顿太，满哪儿找。一打听，小车子往北边走了，他就找到了姑娘家，胡二弟是狐仙哪，谁也看不见他，他到后楼一看，见敖顿太正在跟姑娘说笑，就放心了。今儿个他来闲走，见敖顿太被打得皮开肉绽，趁着没人，就把敖顿太背走了。

敖顿太在老胡家养好了伤，又住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就悄悄地跑回家里去了。

再说，姑娘跟敖顿太住了十多天，就怀了身孕。怀胎十月，生了个男孩儿。那时都讲"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嫁二男"，怎么办？爹妈也没办法，只好听女儿的，套上小车子，给敖顿太连媳妇带儿子都送家里去了。

听说，后来敖顿太把隐身衣还给了老胡家，他和媳妇男耕女织，日子过得挺美满。

讲 述 者：关玉竹 女 锡伯族 63岁 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大孤家子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于海璋 男 新城子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新城子区黄家乡大孤家子村

① 阿谋：锡伯语，爸爸。

附：异文（一）

从前，有一个小伙子名叫李敖，自小无父无母，只有三间破房子，二十多岁了，也没说上个媳妇。

有一天，李敖在河滩上闲走，看见俩牛倌抬一只醉狐狸。李敖喊："停一下，停一下，叫我看看什么活物？"俩人就放下了。李敖蹲下一看，好一只狐狸，毛管儿黄里透红，油光水滑。那狐狸睁开醉红的眼睛看着李敖，那眼睛就像会说话似的，求李敖救救他。李敖是个慈心人，看那狐狸怪可怜的，伸手就去解捆绳。牛倌拦住说："别解，别解，跑了算谁的？"李敖说："这狐狸我买啦，不解开看不清狐腋毛。"牛倌说："别扯淡了，你比我还穷，能买得起？"李敖说："我那三间房还不够一只狐狸钱吗？"正说着，李敖一松手，哧溜一下子，狐狸跑没影儿了。两个牛倌一起上来扭住李敖叫他赔，李敖赖不过，只好把三间房子赔给了牛倌。他两手空空，连个存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只好到舅舅家去。舅舅说："你个儿高人大了，总不能两个肩膀扛张嘴光吃闲饭，有胳膊有腿儿的，倒腾个小买卖也好混口饭吃。"李敖说："舅舅说的是，可惜没本钱。"舅舅说："你要真学好，本钱我帮你。"说到这儿，舅母在屋里搭腔了："好大的口气，你哪来的钱？家里就十二个铜子儿，还是昨天卖鸡蛋换的。"舅舅怕老婆，跟着也转了音儿："十二个铜子儿也好嘛！还不快拿来给外甥拿去。"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把他打发走啦。李敖没法，又来到姨姨家，想叫姨给添几个本钱。姨倒有心帮衬[①]他，可是姨父开口了："你没到你舅舅家去吗？"李敖说："去了。""帮了多少钱？"李敖不会撒谎，照实说了。姨父说："我的光景不敢跟你舅舅比，可谁叫咱是亲戚来，我舍命陪君子，也照数给你十二个铜子儿吧！"

李敖揣着这二十四个铜子儿到西山庙会上想办点儿山货，从东头走到西头，本钱太少，啥也买不成。临到庙会快散了，才咬咬牙买了酸枣，四个铜钱一斗，一共买了六斗。扛着挺老大个口袋，也不知往哪走好，心想，酸枣是山货，我往平川上走吧，越远越好。他走呀走，直到太阳卡红[②]，来到一条大河边上。河水又宽又深，过不去，他就拣了些树枝子想顶着月亮扎筏子过河。扎好筏子刚下水，一阵大风连人带筏子刮了就走。李敖两眼一闭，紧抱着他的酸枣口袋，就算是把命交给老天爷了。也不知刮出去多远，天放亮时落地了。有人看见半天上掉下个人来，一传一嚷聚了不少看稀罕的。有人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河北[③]闲人。"人家听成了河北仙人。大伙儿说："原来是仙人到了，怪不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又问："你口袋里装的啥？"李敖灵机一动来了机灵劲儿，说："是

① 帮衬：帮助。
② 太阳卡红：太阳只剩下一点红光了。
③ 河北：此处指河的北边。

消灾治病的红仙丹。”“卖多少钱一粒?”李敖想，干脆来个蒙蒙[1]吧！就冒声儿：“三个铜子儿一粒！”没想到人家不嫌贵，你三粒，我五粒，不一会儿卖剩二斗了。这工夫来个骑毛驴的老头儿，张口就说：“快扎上口袋，我全包啦！”他把口袋搭在毛驴背上说：“小伙子，跟我家去拿钱吧！”李敖跟着老头儿转过山脚，穿过一片树林子，眼前是青堂瓦舍，亭台楼阁。李敖心里纳闷儿，荒山野岭，哪来的这么一户富贵人家？到家，老头儿把李敖接进上房坐了，先是烟茶，后是酒肉，好一顿待承[2]。老头儿说：“二斗酸枣也不用过数了，我给你一根金条吧！”李敖乐的，差点儿没蹦起来，恨不得立时回家显摆显摆。老头儿留着，死活不让走，变着样儿地好酒好菜供着他，一口气住了十多天。

这一天，李敖非走不可，老头儿实在留不住，就对他说：“你回家容易，我这儿有一件宝衣，你贴身穿上，想到什么地方，只要在地上画个十字踩上去，把大襟撩起来蒙脸上，心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我再给你这个小花瓷盆儿，里边有一块银元，你要用钱，就从盆里拿，拿完一块，它就又长出一块来，总也拿不完。有这两样东西，够你一辈子过了。你的那些铜子儿背着太沉，不用过数儿，我给你换成一根金条带回去吧！”李敖感恩不尽，连连道谢。老头儿说：“你不用谢我，我还得谢你哩！是你把我的命救了。”李敖一下子想不起来救过这个老头儿，他也不去细想，忙三火四的，照老头儿说的，画个十字踩上去，衣裳襟儿蒙住脸，“嗖”一声真走了。

李敖就听耳边风响，不一会儿双脚着地，他睁眼一看，真到家了。可是家已经给牛倌住上了，他不愿意惊动人家，就到舅舅家去了。舅舅看他满面红光，衣帽整齐，十分欢喜。问他这些日子干什么去了，又说：“快响午了，坐下来歇一会儿，你妗子[3]给咱弄饭吃。”他舅母在里屋搭了腔：“你留外甥吃饭吗？家里就半斤杂合面还是在对门赊的，你快去再赊半斤来我给你做去。”李敖一听这个调门儿，打心里恶心，告别了舅舅，来到了姨姨家，姨姨一把把他扯到屋里，从头看到脚，喜得眼含泪花说：“这些日子满处摸不着你的影子，往后上哪儿去先要吱个声。”李敖说：“这回好啦，往后哪儿也不去了，我还要买房置地哩！”姨父听他挺气粗，就细细盘问起来。李敖也不说，先把一根金条拿出来，送给姨父当见面礼。这下子老两口子真信啦，又是腾房子打扫住处，又是打酒称肉忙着备饭，李敖就在姨家住下来了。舅舅、舅母也听到风声，两口子拎着果匣子[4]登门拜见，拜年话[5]说了三千六，别提多亲热了。

舅舅说：“听说你要买地？正好东头王老财的儿子抽大烟败家了，要出地，我已经给给你问了，成片的一顷好地，是有名的金不换，一百块银元一亩，你全买给打七折。”李

---

① 蒙蒙：蒙骗。
② 待承：招待。
③ 妗子：舅母。
④ 果匣子：点心盒。
⑤ 拜年话：好听的话，恭维话。

敖明知舅舅在里头捞油水，他也不在乎，当时就说定第二天请人写契。到了晚上，李敖把小花瓷盆摆在桌子上，一块又一块，拿了老半天，才把七百多块现大洋备齐了。李敖买妥了地，又请木匠盖房子，打家具。房子盖在地当央，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手。可他财多气粗，舅舅也好，姨父也罢，全都顺着毛摩挲[1]。

有房有地了，就缺个媳妇，媒人像走马灯似的．这个刚走，那个又来了，李敖就是相不中，他非要自个儿挑一个不可。

这一天，庙上唱还愿戏，李敖去了。他不往戏台下挤，光在道边站着。锣鼓家什响了，道上来了一辆绿呢子轿车，从车上下来一位姑娘。这姑娘二十不到，十八有余，穿着红罗裙，紫大袄，乌黑光亮的头发，白里透红的脸蛋儿，两只乌黑晶亮的大眼睛，就像两汪泉水。姑娘一下车看见李敖呆头呆脑的样子，觉得好笑，用手绢捂着嘴，低下绒嘟嘟的眼睛走了。丫鬟跟着，转眼到戏棚看戏去了。李敖跟到戏台下边不敢靠前，只好呆愣愣地瞅着，也没看戏，光看戏棚了，直到戏散了，人家姑娘走出戏棚上车走了，他还不死心，远远地跟着轿车。走呀走，走到了城里十字街上一个黑漆大门跟前，人家姑娘下了车进去了，他干瞪着眼不敢上前。看见对门是个卖绒花小铺，里边坐着个女掌柜的，他就说要买绒花，和女掌柜的唠扯开了。

原来那姑娘家姓吕，是个官宦人家，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姑娘，名叫兰花。兰花姑娘又贤慧又孝顺，识文断字，炕上地下样样行。吕家的老爷子一心要招个养老女婿，王孙公子挑了多少，可惜没有一个中意的。李敖听了心里乐得像开了花，立时求女掌柜的给他去保媒。女掌柜的眯着眼睛问他："你有多少地？""我有一顷地还没见收成。""你有多少房？"我有九间房还没修大门。""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二十六，土命属小龙。""你是什么功名？""和土地老爷住近邻[2]。"女掌柜的嘴巴撇得像个瓢："珍珠玛瑙都没处摆，往哪儿摆你这块土坷垃！劝你趁早死了这份儿心。"三言两语，硬把李敖打发走了。

李敖回到家，求舅舅去提亲，舅舅说："人家是官宦小姐，咱是平民百姓，土斑鸠配不上凤凰鸟，趁早不要去碰那个钉子。"他又去求姨父，姨父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刚有了三个半钱，你就忘了老大贵姓了。官家小姐能进咱庄稼门楼吗？"李敖有个倔脾气，不听劝，一连三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就是割舍不下。到了第四天一早，他封了五十块大洋，又到卖绒花的小店去了。进门来，李敖把五十块大洋往柜台上一撂，说："好大婶子哩，我这趟来不求你提媒说亲，只求你想法儿叫我见上兰花小姐一面，我要亲口问问她愿意不愿意。她要说个不字，我回头就走，决不给你惹麻烦。"女掌柜的有心不管，眼瞅着白花花的一堆银钱舍不下，想了半天说："这样吧，正好这两天该给兰花姑娘

① 顺着毛摩挲：讨好、奉承。
② 和土地老爷住近邻，意谓种地的，是农民。

送绒花去，你就假装成我外甥女儿和我一起进府去吧！不过话可说在头里，你问上一句就走，不兴惹是生非。”李敖说：“中。”

女掌柜的给李敖梳头洗脸，搽胭抹粉，好一顿打扮。人是衣妆，马是鞍妆，照镜子一看，虽然个头高了点儿，眉清目秀，挺不错个大姑娘。女掌柜的包好了绒花匣子叫李敖拿着，两个人进府去了。见过夫人，又见过小姐，献上了绒花，本该走了，可是李敖又是递眼神又是扯衣裳后襟，求女掌柜的快想法儿。女掌柜的说：“我这个外甥女儿快成亲了，正绣嫁妆，听说小姐的花样子好，央唧我想求小姐描几幅，不知小姐肯不肯赏脸儿？”夫人心慈，小姐面软，立时就答应了。丫鬟领着李敖往绣楼上去了。到了绣楼上，丫鬟拿出花样子来随他挑，李敖一看，这哪是说话的地方，得快点儿打主意。趁着丫鬟倒茶的空儿，李敖在地上画了个十字，挟起姑娘踩上去，撩起宝衣襟说了声：“走！”就听“嗖”的一声俩人就飞走了。李敖乐懵了也乐慌了，光想着走，没想着到什么地方去，两个人飘飘悠悠的，也不知飞到什么地方了，给深山老林的树枝子挂住才停下来。姑娘吓得脸煞白，紧抓着李敖浑身打战，李敖忙说：“不怕，不怕！”托着姑娘好不容易才下到地上。到这工夫不说实话不行了，李敖就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兰花姑娘。兰花听了又气又吓，捂着脸就哭开了，李敖咋哄也不行，把李敖急得实在没法了，只好说：“你实在不愿意跟我，你就回家去吧！”说着把宝衣脱下来，给兰花穿上了，又教给她怎么画十字，心里怎么想，兰花照着做了，“嗖”的一声就飞走了。剩下个李敖孤零零的，唉声叹气，败兴透了，只好一步一步朝山下走。

兰花姑娘回到家里，实际就不大一会儿工夫，谁也没有注意，只说送花的姑娘拿样子走了。兰花心里惦记着李敖，想着他讲过的那些话，挂念着他一个人留在山里怎么办？会不会遇到毒蛇猛兽？从那天起老爱一个人坐着发呆，又有多少人来提亲，她全都摇头不动心。

再说李敖一个人朝山下走，又饥又渴又丧气，看见前边一片桃树，树上红的、白的结着喷香的大桃子。他摘了个红桃吃了，往水里一照，吓了一跳，自己的模样全变了，紫青脸，灯盏子眼，像个妖怪似的，好吓人。他心里这个熬糟劲儿就别提了，倒霉事全叫他摊上了，越想越憋屈，忍不住放声哭了。哭声惊动了桃树的主人，问是谁，李敖抬头一看，正是当初买他酸枣的那个白胡子老头儿，忙说：“我是李敖。”老头儿从树上摘了个白桃子递给他说：“你也不用上火，吃了这个白桃就好了。”李敖吃了白桃往水里一照，真又变回来了。老头儿说：“我送你一个红桃，一个白桃，红桃你设法送给兰花小姐，白桃你留着，你们的姻缘就算成了。我也不留你，你这就走吧！”

李敖转身往家走，出了山一转弯，原来已经到城门口了。他来到绒花店，向女掌柜的要了衣裳换上，又掏出五十块大洋放在炕桌上说：“好心的大婶哩，别的不麻烦你了，单把我这个红桃送给兰花小姐。”女掌柜的见这事不难，就答应了。

兰花姑娘这些天心里愁闷，一心挂着李敖，又没处寻没处问，对父母也说不得。父母又要给她订亲，她满心不愿意，可是光掉泪说不出话来。这天她正坐着没事，卖绒花的女掌柜来了，说是有个少见的大红桃，拿给小姐看稀罕，兰花叫留下了。兰花看着红桃，越看越爱，闻一闻冲鼻子香，忍不住咬了一口，吃了一口还想吃，三口五口，把个红桃全吃了。丫鬟进来一看，吓得“妈呀”一声回身就跑，花朵儿似的兰花姑娘，已经变成丑八怪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子多了，再没有说亲的人登门了。兰花的爹妈又是淌泪，又是叹气，干急没咒儿念。

这时候，李敖的房子盖好了，地里的庄稼也长成了，他骑着高头大马登门求亲来了，说要的就是兰花小姐，咋丑不嫌乎，一说就妥了，看好日子成亲。拜完天地入洞房，揭开盖头，新娘就是不抬头。李敖说：“兰花，兰花，你看我是谁？”兰花抬头一看，原来是李敖！心里又是喜来又是悲，背过脸去，咋叫也不回头。李敖说：“兰花，你别哭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说着双手递过去一个大白桃，“白桃白来红桃红，它是咱俩的大媒人。”兰花接过吃了。俩人朝镜子里一看，喜盈盈一对肩并肩的新人，再般配不过了。

（朝阳县）

讲 述 者：杭秀田 男 蒙古族 65岁 朝阳县黄花滩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刘琪华 女 辽宁省作家协会 干部
采录时间：1964年
采录地点：朝阳县黄花滩村

附：异文（二）

有个小伙儿名叫努哈热，住在深山沟里。一天他从山上打柴回来，见路上躺着一条白狐狸。他用脚碰碰，它一动不动。蹲下身来贴近一看，已经冻僵了。努哈热撂下柴担，把白狐狸抱起来，回到家放到了热炕头上。

努哈热家里只有他的讷讷，也是个热心肠人，她不忍心狐狸冻死，上炕从被垛上捞[①]下一床麻花被，盖在了狐狸身上。

努哈热转回身回到山上去取柴担，他心里惦记着狐狸，不到几袋烟工夫就回来了。进屋一看，白狐狸不见了，麻花被上坐着个白面小伙儿，这是哪儿来的亲戚呢？他急忙退出门，去问讷讷。讷讷正在院里喂鸡，跟着进屋一看，也愣住了。白面小伙儿笑着说：

① 捞：拽。

“我姓胡，到邻村去吃喜酒，没加小心醉了，亏你娘儿俩救了我。”他边说边下了地，拉着努哈热的手说：“咱俩结拜兄弟吧，日后也好让我有个报答。”努哈热说：“该着你不死，有什么报答的。”白面小伙说：“兄弟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狐狸年长为兄，努哈热年少为弟，俩人在努哈热家的祖先位前磕头拜了先人，狐狸又跪在努哈热讷讷面前拜了义母。

胡大哥在努哈热家里住了三天，第四天拉着努哈热去他家串门。到了胡家，天天山珍海味，顿顿把盏相陪。这一天，胡大哥说：“今天长白山群仙聚会，我得去参加，不出三天就回来。我走之后，我的兄弟们能和我一样关照你，别拘束，可就有一样东西不能动。”努哈热问：“什么东西？”胡大哥说：“供在西山墙上的四个匣子。”努哈热说：“大哥放心，我不动就是了。”胡大哥走后，努哈热心里犯合计：那四个匣子里装着什么呢？他左思右想觉得稀奇，越觉得稀奇越想看，干脆，偷偷打开，反正大哥没在家。

努哈热伸手搬下头一个木匣，一看匣里坐着一个不大的白胡子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太，这是谁呢，他心里直划魂儿。他又拿下第二个匣子，见里面坐着个小媳妇，脸上显出不高兴的模样，努哈热心里更纳闷儿了。关上第二个木匣，他又拉开第三个木匣，里面是个大姑娘，直劲儿地望着他笑，努哈热也笑了，觉得有意思。再打开第四个木匣，见里面坐着一群小胖孩儿，有男孩儿，有女孩儿。四个匣子都看完了，努哈热还是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过了三天，胡大哥回来了，进门就说：“兄弟，我不让你动那四个匣子，你怎么动了呢？”努哈热见大哥满脸不高兴，知道理亏，寻思再呆下去也没意思，就说：“大哥，我在你这儿住了这些日子，我家里还有老母亲没人照顾，得回去了。”胡大哥说：“你出来一趟也不易，家里的事我早给你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在这儿呆着吧！”努哈热还是要走，胡大哥眼泪含在眼圈儿里说：“兄弟，听大哥告诉你，因为你看了那四个木匣，以后咱哥俩不能再见面了。你还没成家，大哥放心不下，帮你说个媳妇吧！”努哈热也挺后悔，胡大哥从屋里搬出一条凳子，领着努哈热一起骑在上面，让他闭上眼睛。只听胡大哥嘴一喝咧[①]，板凳就从地上飞起来腾了空。也不知走了多远，耳边呼呼叫的风声渐渐小了。胡大哥说：“到了，兄弟，睁开眼睛吧，看看正月十五的观灯会！”

努哈热一看可真是热闹：那龙灯、凤尾灯、走马灯，各式各样的灯布满了大街小巷，那男公女妇人来人往。看了好一会儿，胡大哥扯着努哈热来到一处楼台底下。努哈热往楼上一看，一位姑娘由众丫鬟拥着正在观灯。姑娘见下面有人往上看，俩人碰巧眼光对在了一起。胡大哥说：“你看这个姑娘怎样？”努哈热红着脸说：“大哥，你怎么说这个？”胡大哥说：“一家女，百家求嘛，你别害臊。”努哈热说：“人家是旗王的女儿，我是个穷

① 喝咧：满语，唱的意思。

四个木匣，犯了禁忌，触怒了胡家人，胡大哥不得不和他断了来往。（满族　岫岩县）

讲 述 者：佟凤乙　男　满族　60岁　岫岩县城西佟家沟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佟凤乙家

263. 狐仙做媒

（庄河县）

有个小伙子叫王明，住着一栋小简房，靠打柴卖柴养活老妈妈。他打柴的地方不准，可卖柴的地方只一处：十里外的熊员外家。王明柴捆比别人整齐，不管刮风下雨，天天不误送柴，又不争价钱，他天天送，熊员外天天收。

有一天，他送来一担柴，柴担刚放下，就听到嘤嘤的哭声。顺着哭声看去，见厨房门杠上倒吊着一只芝麻花狐狸，厨师在一边霍霍地磨刀，哭声正是狐狸发出来的。王明心一抖，忙走过去，对厨师说："老人家，不杀它不行吗？"厨师说："东家今日六十大寿，它一分钱没花，装扮成个白发老太太，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临了醉成一摊泥，显了原形。东家嫌它主丧，不宰掉它不能解恨。"

王明要他停一停，麻溜去见熊员外，他愿以十担柴为代价，换下这只狐狸精，熊员外答应了。

王明为狐狸松了绑，见它一溜烟跑掉，自己也轻轻快快地往回走。走到一个拐弯处，迎面站着个笑眯眯的老太太，青围裙，白头发，自来熟地对他说："听说你还没个媳妇，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媒？"这话说到王明心里去了，他早就看中了熊员外的独生女儿。那姑娘腰条像柳枝，脸蛋似花朵，每次送柴，都冲着楼窗口朝他笑，这会儿有个提媒的，咋不让去试探试探呢。

王明把心里话吐露出来，老太太挑起刺儿了："熊员外只有那么一个宝贝疙瘩，能许配个打柴郎？"她见王明不言不语，又转了口气，"我把你住的穿的吃的用的都变个样儿，你再顺着我指引的路儿走，让他把小姐乐呵呵地送过来。"

王明回了家，小简房变成了三出两进的大瓦房，看门扫街的有老奴仆，喂骡喂马的有大伙计，烧茶做饭的有小丫头。老妈妈头戴金簪玉钗，身着绸衣缎裤，富态态地坐在高堂上，一面大铜镜挂在迎面墙壁上，里面照出个年轻英俊的白面书生，正是他自己。王

明看傻了，那白发老太太不知从哪儿闪了出来，笑眯眯地跟他说："你这样子，熊员外能挑出一点儿毛病来？我这就给你提亲。"

老太太去了熊员外家，说明了来意，熊员外不大相信，眼前只有五六里，多咱出了个大财主？他暗地里派人去察访，回来后说的跟媒婆说的半点儿没差样儿，老员外又亲自去看了，最后下了断语：这户人家了不起，家底厚实，那孩子人品端正，久后必出息个差不离儿，不待问问女儿，一个人便做了主，择了日子就成亲。

办喜事这天，王家大院更显得热闹阔气，门前是两棚吹，院里是毡铺地，端盘端碗的紧忙道，鸡肉、鸭肉、鹅子肉，大碗大碗的黄米酒。日影未正就开宴，一直吃到日头卡山。送姑娘的客人酒醉饭饱，心满意足地往回走，走不到三里回头望望，大院儿没了，剩下个小简房。差人赶回去看一看，回报说：老仆人、小丫鬟、大伙计、吹鼓手、帮忙的，还有那一圈骡和马，不知什么工夫没了，只见一群芝麻花狐狸醉熏熏地往山上走。跟小姐对坐的，却是粗布粗牛衣的打柴郎。

熊员外满心划魂儿地回了家，今天院里特别静，鸡、鸭、鹅全没了影儿，挨处查查看，满满的米缸、面缸、酒缸都成了空的。他这才明白过来，是被狐狸精调理[①] 了。送去个女儿，还搭上那么多好"陪送"。但是他叹了几口气又乐了起来：由狐仙一手安排、操办的事，终究会有个好结果，就又吩咐家丁，去把那母子三人接过来，两家合成一家过。王明也有志气，用心攻书，多少年后，竟考取了功名，做了官。

讲述者：白富顺 男 满族 庄河县英烈士乡曹隈白屯 农民 小学
采录者：白清桂 男 庄河县 农民 白富顺之子

264. 狐狸皮袄

（开原县）

小时候听奶奶讲，还是奶奶小时候听奶奶的奶奶讲，我家隔壁搬来一户人家，是道光年间从关内逃荒出来的，就两口人，吴大娘和她的儿子铁头。吴大娘会接生，人又和气，住下二年光景，十里八村、南北二屯谁家媳妇坐月子，没有不请吴大娘接生的。一来二去，屯子里婆婆妈妈的关系处得可好了，大事小情的，小孩满月、百日了，哪家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了，都来请吴大娘。

① 调理：戏弄。

大娘的儿子铁头，才十五六岁，长得胖乎乎墩实实的，干活儿可实惠了，娘儿俩口挪肚攒[①]，加上街坊邻居的接济，不到五年，铁头就娶了个媳妇，三口人生活不太宽绰，过得也挺火旺。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可大了，平地齐腰深。家家户户老是用木锨铁锹在房前屋后清道。门前扫出一块空地来，就落下好多家雀，拿扫帚一划拉，就是一草筐子，有时也有野兔跑到人家屋里找食吃。吴大娘看到这些生灵，可心疼了，拿粮食喂吧，家里没有多余的，就从雪堆里掏出点儿谷秕子喂喂，结果越喂越多，用树条子抽打，轰都轰不飞，连冻带饿，每天都死一大堆，大娘便分给屯子里的孩子们烧着吃，可是总分不完。

这时候要过年了，吴大娘和铁头把马架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纸窗上贴着窗花，求人写的对联，贴在房门两边，可像样儿了。三十儿晚上，吴大娘和铁头、媳妇娘仨刚包完饺子，还没收拾完家什，就听外边有辆小车子停下了。吴大娘说："媳妇去开门看看，是谁来了，怕是找我来了。"媳妇还没有走出屋，就听有人敲门："大妹子开门哪，我来接你给我孙子媳妇接孩子去。"吴大娘还没等媳妇打开房门，一磨身也下了地。儿媳妇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个反穿狐狸皮袄的老太太，个子不高，头发、眼眉挂上了白霜。儿媳妇把老太太让在炕头儿上，老太太说："我孙子媳妇要生孩子，折腾了好几天，也没生下来，听说大妹子接生的手法好，特意赶来请你去接生。"吴大娘说："那行，婆婆妈妈的事用着我，哪能不去呢。"她让儿媳妇收拾了一下，又告诉儿子铁头说："把饺子给我包一点儿，再把煺好的老母鸡给我带上，待月子不能饿着。"老太太感动得不知说啥是好，冲着外头说："老三哪，把皮袄拿屋儿来，让你大奶穿上，咱好赶路。"

吴大娘带好了东西，穿上了白茬皮袄[②]，上了小车子。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老太太说："大妹子下车吧！"吴大娘下车一看，这是个大户人家，青堂瓦舍，院内灯笼火把，来来往往人很多，都穿着白茬反毛皮袄。吴大娘进了上房，看见一个年轻的媳妇正在炕上打滚儿叫唤，屋地上跪了一帮人，一齐说："给吴奶奶拜年，求吴奶奶救命啊！"吴大娘心想，这样的大户人家还真是头一次碰见，还都这么客气，吴大娘连忙摆手说："大伙儿赶紧都起来。"

这媳妇是头生，吴大娘摸了摸，对老太太说："大姐呀，没啥，怕是逆生。等我给顺顺，过一会儿就能生下来。"老太太着急地说："咳，你看着办吧，我信着你了。"

吴大娘挽起袖子，摸摸顺顺，顺顺摸摸，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产妇平息下了，又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又折腾起来，豆大的汗珠子滚下来，哎哟哎哟直叫唤。吴大娘说："快准备盆子，孩子快生下来了。"真灵，两袋烟工夫，婴儿就落草了，还哇哇叫了两声，一

① 口挪肚攒：省吃俭用地积攒。
② 白茬皮袄：光板皮袄，没罩布面。

家人欢天喜地，又跪了一地，一齐谢恩。

洗完孩子，包了起来，已经鸡叫头遍了。老太太说："把你折腾了半宿，真对不起。年前一场大火把财产都烧光了，多亏你带来那些吃喝，不然连待月子的都吃不上饭哪！"说着话直劲儿要磕头。

坐在炕头儿上的老爷子说话了："这么的吧，把剩下的豆种给大妹子带上。"老太太说："再拿一捆高粱秆儿吧，大妹子纺线搓棉花条用得上，要不就串个盖帘儿吧。"吴大娘一看豆粒儿挺大，又推让不了，就说："那就拿一小把儿，高粱秆儿我家有的是，就不拿了，要不，拿两根儿。"

这时外边已套好了小车子，老爷子老太太紧着说："快上车吧，大妹子够累的了。"

又是一阵呼呼的风声，不大工夫，到了小马架门前，老太太说啥也不进屋儿，拉着吴大娘的手说："大妹子，多谢了，你披的这个皮袄，就送给你，我走了。"说完一转身上了小车子，一会儿就不见了。

吴大娘进了屋儿，儿子、媳妇都挺高兴，问："挺顺当啊？看那老太太的穿着，是个大户人家吧？"吴大娘说："可不，是个大户人家，说是着了天火，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就剩不多点儿豆子啦。这不，他家给我一把豆粒儿。"吴大娘从衣兜里掏出一看，哪是豆子呀，是一把金豆子；一看高粱秆儿，是两根金棍；再看身上这皮袄，是一件上好的狐狸皮袄。

讲 述 者：刘陆氏 女 满族 开原县庆云堡乡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刘秉臻 男 开原县第一高中 教师 刘陆氏之孙
采录时间：1983 年
采录地点：刘陆氏家

265. 隐 身 帽

（铁岭市）

早先有这么户大人家儿，雇了个车老板儿，姓袁。

这年春天，姓袁的老板子赶车拉土。到地里把鞭子撂那儿装土，等装完了土一抄起鞭子，嗯？鞭梢儿没了，多咱丢的呢？再拴个新的吧。

第二趟装完土，鞭梢儿又没了。就这么装一车土丢一个鞭梢儿，装一车土丢一个鞭梢儿，丢了不老少。

这天，老板子心说我也不装土了，倒看你哪儿丢！就坐那儿看着那鞭鞘儿。要不说怪呢，搁眼睛盯着也没盯住，一眨巴眼工夫，鞭鞘儿又没了。

这回老板子又拴上个新鞭鞘儿，把鞭子往地下一撂，冷不丁打个诈语："我看你哪儿跑？"咦！这一喊，就见那鞭鞘儿一晃动，掉下来了，一个小黄鼠狼打眼前跑了。老板子跟着撵。这一撵，黄鼠狼跑得更快了，就见从黄鼠子跑过去的地方，掉了一样东西。老板子走到近前拣起来一看，是个小帽儿，这小帽儿一色儿用鞭鞘编的。你瞅把老板子气的："我说这鞭鞘儿丢这些呢，都叫你偷去了！"老板子把小帽儿扣自个儿头上赶车往回走。

老板子赶着车进了院儿，东家从上屋出来没瞅见他。就听东家搁院儿里骂骂咧咧的："老板子白吃饭的咋的？到哪儿去了？这车自个儿进院里了，多亏我这牲口老实，要不的不把啥都撞了！"

老板子心说，这东家咋瞪俩眼说瞎话？我这儿站着他愣装没瞅见我，安的什么心呢？转身把小帽儿摘下来揣腰儿里了。"嗯？"东家问，"你多咱进院的？"老板子说："我一直搁这儿站着来的。"俩人你一句我一句就唧咕起来了。老板子气性挺大，一赌气妈巴子的我不干了，把帐算了回家了。

老板子戴着小帽儿回到家，他媳妇儿也没瞅着他，心寻思媳妇儿咋不搭理自个儿呢？自个儿坐炕上把小帽儿一摘，把他媳妇吓一激灵："哎呀妈呀，你多咱进屋的？""进屋老半天了。""那我咋没瞅着你呢？"嗯，没瞅着我？这会儿老板子咂摸出点味儿来了。他把小帽儿给他媳妇儿戴脑袋上，嗯？光听他媳妇儿说话，瞅不着人儿。他又自个儿戴上，他媳妇儿也瞅不着他。好家伙，没曾想这辈子还能得这么个宝贝物，可抖起来了。他也不赶车了，干啥呢，成天戴着小帽儿从买卖家往自个儿家倒腾东西，稀罕啥倒腾啥。那还不快当，不几天就发了。

单说这天界壁儿媳妇儿占房[①]。老板子闲着没事儿，心寻思我过去卖卖呆[②]吧，反正谁也看不见我。戴着小帽儿就过去了。

人家那头儿老娘婆也请来了，幔帐也放下了，嗯？咋进来个大小伙子呢？那能饶了他吗？叫人家逮住那顿揍啊，把他打了个半死。咋回事呢？冲了呗，打那以后，小帽儿就不好使唤了。

讲 述 者：张海山 男 68岁 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地运所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郝建辉 女 铁岭市电视台 干部

采录时间：1988年9月

采录地点：张海山家

① 占房：生孩子。

② 卖呆：看热闹。

266. 门　插　官

（法库县）

从前，有一个地方的桃树特别多，满山遍野，家家户户到处都有，人们管这个地方叫桃县，这里的人们卖桃子为生，家家户户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有那么一年，突然全县的桃树都死了，人们不知为什么，都到县衙来找县令，可是县令也死了。后来朝廷连续派了几个县令，都是没等到任就死在半路上。皇帝很纳闷儿，又想法儿选派一个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的穷书生前去任桃县县令。

新县令家离桃县很远，他领着一个书童，往桃县去上任。走了三天三夜后，来到了桃县界内。这一天看看天色已晚，就找个地方住下了。睡到半夜，他听见有人跟他说话："县官老爷，你到桃县去上任，离县城二十里的地方，必定来两顶轿子接你，你可千万不要坐绿顶红身的轿子，你要坐红顶绿身的轿子，千万记住。"他睁开眼睛看看，什么人也没有，听听又没动静，感到很奇怪，就又躺下睡了。

第二天，县官来到离县城二十里的地方，果然有一顶绿顶红身轿子被四个人抬着，走到县官身旁放下了，衙役说："请老爷上轿。"县官一看是绿顶红身轿子，就说："我是穷苦人出身，坐不惯。"说完，又往前走。

不一会儿，又来一顶红顶绿身的轿子，放在他的面前，衙役说："请老爷上轿！"这回他二话没说就坐上了。

来到衙门之后，天也不早了，吃过晚饭，就安歇下来。睡到半夜，又听到外屋有人说话："老爷明天你一升堂，就有八个人来鸣冤叫屈。他们八个是一帮祸害人的狐狸精，以前的几任县官不等到任就让它们给祸害死了，你已是第七任了。我告诉你，这屋门后有一包朱砂，两个黑驴蹄子。你升堂以后，等它们跪下，就拿出这两只黑驴蹄子扔在它们两边。抓一把朱砂，向它们脸上狠狠地撒。"

县令听完后披衣下地，走到外屋，看看还是没有人，又没有动静，他更加奇怪了，怔怔地站了好一会儿，再没听到动静，就又上炕躺下了。

早晨，他吃过饭就升堂。刚坐下，果然有八个穿着破烂衣裳的人来到大堂，在地上围了一圈儿，都跪下了，嘴里高喊："冤哪！"县令拿起两个黑驴蹄子，一边一只扔了过去，然后拿起惊堂木，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都把头抬起来！"来人个个儿都抬起头来。说时迟那时快，县令一大把朱砂撒了出去，只见一道火光从窗户上飞出去，地上死了七个现了原形的狐狸。他命令衙役把死狐狸拉出去埋上。

晚上，县令睡到半夜，又听外屋有人说话："县令老爷，白天那八个人都是狐狸精变

的。从窗户飞走的那道火光是母狐狸，它没死，它跑到西山上的树林里，你要想办法烧死它。”县令听后又下地推开屋门，看看外屋，还是没人。

天亮以后，县令召集百姓，拿来柴草放火烧山，但这只老狐狸精非常狡猾，变成一个俊俏的大姑娘，溜出了林子。

再说西山脚下有个村子，这村子里住着两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这天老头儿去井沿挑水，看到井台上坐着一位大姑娘，在那里哭呢。老人走向前去，问姑娘为啥哭？姑娘慌忙站起来向老头儿鞠了一躬，泪流满面地说：“我们一家人遭了横祸，八口人死了七口，就剩我自个儿，无家可归，我还不如死了吧。”说着就要投井。老头儿忙上前拉住姑娘说：“千万别寻短见，我家无儿无女，暂时到我家住几天吧。”姑娘点头答应了。老头儿忙把姑娘领到家里，向老伴儿前前后后一说，老太太乐得不得了。当场姑娘跪在地上，认老夫妻俩为干爹干娘。从此，姑娘在老两口儿家安下身来。

这一年正好赶上皇帝要选妃子，选来选去选到老两口儿家。这狐狸精变的大姑娘模样俊俏，就被选入皇宫，做了皇帝的妃子。

有一天，妃子突然说心口疼，疼得满床上打滚儿，皇帝急得不得了，请来御医也不顶事，皇帝说：“这可怎么办呢？”妃子哼哼唧唧地说：“我心疼必须用人心来治，我要是吃了人心，一定会好的。”皇帝说：“那好办，可是吃谁的好呢？”妃子说：“谁的我也不要，就要桃县县令的心。”皇帝立即下圣旨让桃县县令来京。

县令接到皇帝的圣旨，天已黑了。晚上，又听屋外有人说话：“县官老爷，我再告诉你，皇帝让你去是要害你。他的妃子就是逃跑的那只老狐狸，它变成了美女，欺骗皇帝当了妃子。她要吃你的心，是为它全家报仇。不过你不要怕，这屋东墙上有一块镜子，那是照妖镜，你带上它。到皇宫后，一定要亲自看看妃子。看到她，你就拿镜子照，她就现原形了，你就能得救啦。”县令走到外屋，说：“自从我任县令以来，每次都是你帮助我消灾解难，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跟我说话，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这时只听门栓的横木动了动，说：“我在这里。”县令明白了，说：“好吧，等我回来再谢你。”

第二天早晨，县令来到皇宫，拜见了皇帝。皇帝把召见他的用意说了一遍。县令说：“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我有一个要求，既然让我把心献给妃子，在临死之前，让我看看吃我心的是什么样的人。”皇帝心想，既然他要死了，让他看看也行，就答应了。

县令就由宫女引着来到妃子房间，只见妃子躺在床上正哼哼着。县令走上前去，用手撩开帐子，拿出镜子就往妃子身上照，妃子现了原形。太监忙去皇帝跟前禀报，说妃子是个狐狸精。皇帝赶来一看，吓得目瞪口呆，县令将备好的斧子向狐狸头上砍去，一下子就把狐狸砍死了。皇帝问是怎么知道的，县令就把门栓几次说的话说了一遍。皇帝听后说：“门栓有功劳，封它为‘门插官’吧。”并下令全国各家各户屋门上，都用桃木做成门栓，看管那些妖魔鬼怪，不准进门来。

从此以后，桃县人们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生活。

讲 述 者：李得厚 男 54岁 法库县灯仕堡乡 干部 中学
采 录 者：王慷筠 女 法库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法库县灯仕堡乡

267. 铁 子 箭

（大连市）

在一个山脚下，住着一位武士，叫铁子箭，他的箭法远近闻名。这么说吧，人家要射你眼仁，保管伤不了眼皮，离多远呢？最少百步开外，真叫神箭手！

一天晚上，铁子箭走在道上，猛丁地听见头顶上“咔嚓”一声响。他抬起头，眼瞅着从天上那圆圆的明月上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东西在半天空折了几个跟头，就掉在地面上了，正好落在铁子箭跟前。他哈腰捡起一看，哟，是一个树丫巴，还带着香气呢。铁子箭知道，这是月亮上那棵桂花树的枝子，八成是吴刚砍下的。

铁子箭拿着树枝子稀罕得摸来摸去，他要用这桂木丫巴做张弓。说做就做，弓背做好了，铁子箭用它射箭，瞧好吧！百发百中不算，稀罕的是，还能分辨人妖呢。看起来到底是月宫上的物件，也有仙气呀！铁子箭背上弓箭又云游四方去了。

有一天，他走到一个村子里，就听村头一家有女子的哭声和老头儿的叹气声。他进去一看，一个挺俊的姑娘坐在炕上哭，一个瘦老汉在地下转转磨磨喘粗气。铁子箭近前一抱拳对老汉说：“老人家，你们咋的啦！为啥事难成这个样啊？”老汉也忙拱拱手说：“唉！武士啊，你不知道呀！昨儿个冷巴丁的不知道从哪来个尖嘴巴的恶小子，说是姓胡，硬逼着我闺女嫁给他，还说三天后来成亲，让我准备好酒席，招待他们大伙儿。可是一打听，远近根本没有姓胡的人家。你说这事怪不怪，气不气人？”铁子箭摸摸下巴，寻思了一会儿，对老头说：“老人家，别愁，别愁！你就搭好棚子准备待客，到那天一切听我的。”老汉和闺女听了铁子箭的话，觉得有了主心骨。

棚搭好了，到了第三天头上，就在里边摆上了酒菜，专等着人家来成亲了。

果不然，那个尖嘴猴腮的小伙子，还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来了一大帮。那小子一进门就对老汉说：“老丈人，我这人嘴急点儿，得先和大伙儿吃酒，快叫你闺女梳洗打扮，等我吃完酒好拜天地！”老汉点头说好。

开席了！那小子带着一伙人都上座了，一个个大嘴尖牙敞开地吃喝起来。

这阵儿，就看铁子箭往门口一站，抽出弓箭，亮开膀子，拿眼睛对准那尖嘴小子一瞄，好家伙，眼睛里立刻出现个花狐狸，正仰着脖子灌酒呢。铁子箭心中暗笑：管你啥精灵也逃不出我这神弓啊！他猛地将弓一拉，箭头“嗖”地一声飞出去了，正中那小子的后脊梁，就听“哎呀”一声尖叫，现出了原形。花狐狸带着箭，满棚乱窜，它想找个洞往外钻，可那棚搭得严丝合缝，就是变成个小耗子也钻不出去呀！

这阵儿，座上的“客人”们见了铁子箭，一个个全都露出了真相，可热闹了，一群狐狸，在席棚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吱吱哇哇直叫。铁子箭呢，他一箭一个，两箭一双，射了个痛快！不大工夫，全棚里狐狸都被射死了，老汉和闺女又惊又喜。

铁子箭收起弓箭对老汉说：“老人家，这是些狐狸精啊，你爷儿俩差点儿受害。这回好啦，收拾收拾狐狸皮吧，卖些银子好过日子。”说完一拱手转身走了。

老汉和闺女打心里过意不去呀！招手喊他：“武士呀，回来！我们还没谢你哪！”铁子箭回头笑着说：“我是专门对付这些妖狐鬼怪的，不用谢啦！往后有啥事，还找我铁子箭。”

这事一晃过去三个月了。一天，闺女对老汉说：“爹，那武士还能回来吗？”老汉说：“谁知道呢？这小伙子真稀罕死人了，咱要有这么个姑爷可烧高香了。”闺女脸一红，忙低下头，她偷着在心里念佛：“求佛爷保佑，武士再进我家门。”

爷儿俩一个嘴里，一个心里叨念铁子箭呢，哪曾想，说曹操，曹操就到，铁子箭像从天上掉下来了一样进来了，站在门口冲爷儿俩笑呢，可把爷儿俩乐坏了。爹爹问寒，姑娘问暖；爹爹端茶，闺女做饭。吃完了饭，老汉想，别错过时辰，得说说心里话，可他就是磨不开张口，闺女急得直拽爹爹的后大襟。老汉这才吞吞吐吐地说：“武士呀，我爷儿俩受了你的大恩情，没啥报答的，你要不嫌弃，咱闺女就、就、就给了你吧！”武士听了这话，忙起身向老汉拱手做揖。他说：“老伯父呀，我正是回来求亲的！”爷儿俩一听，心里话，真叫有缘份哪，咋就想到一块儿来了！

老汉乐得忙忙迭迭，走道儿像风车，今儿个上集，明儿个跑亲戚，紧着给闺女置办嫁妆。姑娘呢，她绣针不离手，绣了幔帐绣枕头，还给女婿绣了个鸳鸯戏水的大红兜兜。

爷儿俩忙了七天七夜，第八天正是好日子，吹吹打打给闺女和武士成亲。村子里的人们和老亲少友也都来道喜，还是坐在那个席棚里，单等新人拜过天地，就要开席。

这阵儿，就听门外有人喊：“老伯父在家吗？”老汉跑出去一看，哦嘛！差点儿把他吓昏过去，傻愣愣地站在那儿翻白眼儿，干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人一看这情景忙问：“三个月的工夫，老伯父你不认识了，我是铁子箭哪！”哎呀，又是一个铁子箭！人们惊奇地坐不住板凳啦！

屋里那个铁子箭呢，听说又来一个铁子箭，气得火冒三丈，急得他直蹦，拉闺女说：“坏了，咱们快点儿躲起来吧。”闺女这阵儿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咋能出来两个铁子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她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这个铁子箭说：“还傻愣着干啥？

门口那个铁子箭准又是狐狸变的，说不定来报我那一箭之仇呢！今儿个是咱俩大喜的日子，不便杀生，还是快走吧！”可闺女不动地场。

门口那个铁子箭，知道了闺女正要和另一个铁子箭成亲，他急忙推开众人要闯进屋。一个胆大的小伙子说：“你这人真是的，人家办喜事，你咋冒冒失失往里闯啊？”这个铁子箭像没听见一样，几个快步就进来了。可吓死人喽！两个铁子箭脸对脸站着，把个闺女吓得直哆嗦，她怕假的铁子箭伤了真的铁子箭。老汉和众人也眨巴眼干着急，谁能分出真假呀？

大伙儿正把心提到嗓子眼儿，生怕他们俩动手，可两个铁子箭真地抄起弓箭来了。后来的铁子箭大喊众人散开，先来的铁子箭却吵吵叫大家快抓住这个冒牌的铁子箭，人们走不敢走，不走又害怕，赶上五鼠闹东京啦！

突然就听“啪”的一声，后来的铁子箭用弓子狠狠地照先来的铁子箭的脑袋打了下去，这下子揍得着实，先来的铁子箭当即躺了下来。人们低头看时，哪有啥铁子箭哪！是一个脑浆迸裂的尖嘴花狐狸。

你猜这是咋回事？

原来呀，铁子箭射中的那个尖嘴花狐狸，它没有死，趁混乱夹当钻进一口破缸里藏了起来，又瞅人看不见溜跑了。回到洞里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又变成铁子箭的模样来祸害闺女。

这个真的铁子箭呢，他游历了三个月，听说母亲病了，在回家途中，又路过这个村子，他无意中想打听一下这家父女咋样。谁知道，又碰上花狐狸来诈婚，真是冤家路窄，要不是他来得巧，这家闺女还真给花狐狸当了媳妇呢。

讲述者：任泰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播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录者：李明 任泰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268. 大钟和王先生

（本溪市）

每座庙里都有钟楼，钟楼上都吊着一口大钟，那钟上边都有两个圆眼儿。你知道那两个圆眼是怎么来的吗？

那是老老年儿以前的事喽！有一个靠教书混日子的王先生，夫妻俩住在关帝庙旁边的小草屋里。一到雨天，小草屋就漏雨，真是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屋里还

滴嗒。那他为什么不修一修呢？嗨，那王先生教的学生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有几个能拿出得起学费的？你硬要学费，学生就不来了，他也就没事干了，有几个学生家给他几个学费钱儿，也将打将[①]地够他们老夫妻俩饽口的，哪还有钱修房子？俗话说，破锅、漏房子、病老婆，这叫“三大愁”。这王先生就摊上了一大愁。人都说男愁唱，女愁哭。王先生发愁不唱，一到下晚儿，他就一个人坐在关帝庙外台阶上抽闷烟儿。有一天下晚儿，月明星稀，王先生正坐在台阶上抽闷烟儿，就见从关帝庙那边来了一位大汉。那大汉来到他面前，把王先生吓了一跳，这大汉五大三粗，脸色黢黑。王先生有点儿害怕，正想溜走，大汉说话了：“王先生，我见你天天坐在这儿抽烟，抽烟能顶啥用呢？”王先生一看这大汉说话了，就稳住架儿，对大汉说：“抽烟解解心闷。”大汉说：“我也总觉得心里发闷，把你的烟给我一袋抽呗。”王先生就装了一袋烟给黑脸大汉抽。那大汉一边抽，一边和王先生唠闲嗑儿。一直唠到鸡快叫了，大汉说：“天快亮了，我得回去了。”说完就朝关帝庙走去。王先生一眨巴眼儿，那黑脸大汉就不见了。

就这样，大汉常来和王先生唠嗑儿，要烟抽。日子长了，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王先生家漏得不能住人，就忍不住在黑脸大汉面前唉声叹气。大汉就问王先生：“我看你像有什么愁事，告诉我，我兴许能帮你的忙。”王先生看出大汉挺实在，就对大汉说：“不瞒你说，我教书挣的钱，将够我们夫妻俩饽口的。我住的房子，漏雨漏得都不能住啦，我能不发愁吗？”大汉听了对王先生说：“这是小事一桩，不用发愁，我帮你。”

又快到天亮的时候，大汉走了，王先生回到漏屋里去睡觉。天亮时，王先生的妻子摇晃王先生：“你醒醒，快看我们住啥地方了？”王先生昨下晚睡得晚，也没让雨淋着，睡得可香啦，让他妻子硬是给推醒了。他醒了一瞅，呀！咱这房子咋又高又宽绰了呢？忽悠一下，他明白了，这是那位黑脸大汉给他们弄来的大房子。夫妻俩出门一瞅，嗬，青堂瓦舍的三间大房，这两口子可乐啦。

王先生的妻子说：“咱们得谢谢那位黑脸大哥呀！”王先生说：“那咱拿啥谢人家？”妻子说：“咱还有一只老母鸡，把它杀了，我再上山采些蘑菇，来个小鸡儿炖蘑菇。”王先生一想可也中。妻子上山去采蘑菇，他去学堂教书。晌午放学，王先生回家一看，妻子走了半天没回来。他心里犯嘀咕，半天不回来，可别出事！他越想越担心，就急忙上山去找妻子。

再说王先生的妻子提着筐上山，一边走一边采。她走到山崖下，往上一瞧，只见一棵树上长出了一串猴头儿。她心想，这是顶讲究的玩艺儿，采下来给客人吃，也给丈夫脸上添点儿光彩。她放下筐，就往那树上爬。这两天雨水大，树皮滑，她没采着猴头儿，自己倒摔死了。

---

① 将打将：勉勉强强。

王先生找妻子，东一头西一头，一会儿爬山，一会儿下坡。他一边找，一边喊。就听前边树叶儿响，他奔那响动地方去。走到那响动的地方，一听，响动还见前边。他就跟着那响声朝前走。来到山崖下，看到崖下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瞧，正是自己的妻子。他一边摇晃一边喊，叫了半天，妻子也没活过来。王先生哭了一阵，就在山崖下挖了一个坑，把妻子埋上了。他朝妻子坟叩了三个头，提着妻子采的蘑菇回家了。

王先生过去愁房子，现在房子有了，妻子倒没了，他又发愁，比漏房子愁得更邪乎，一天天茶不思饭不想，光是抽烟解愁。一到下晚儿，他还是坐在台阶上抽烟解愁。

有一天，那黑脸大汉又来向王先生要烟抽，他看王生又发愁，就问王先生愁什么，王先生就把妻子摔死的事对大汉说了。大汉说："别愁，你妻没死，明天她就回来了。"大汉说完就走了。

再说这个地方，有个姓祝的员外，祝员外家有位年轻美貌的小姐。这天，丫鬟们陪着小姐在后院花园里打秋千，突然，秋千绳儿断了，祝小姐摔死了。丫鬟们急忙找来祝员外和老夫人，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呼叫："小姐，你快醒醒。""女儿，你快醒醒。"呼叫了一阵子，你别说，祝小姐还真活了，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大伙儿都乐了："小姐活过来了。"祝小姐醒过来以后，往四下瞧瞧说："我怎么躺在这儿了？我的筐呢？"说着，她爬起来，还说："我的筐咋没啦？我得找筐去。"丫鬟们赶紧上前搀扶小姐。这小姐一边挣脱丫鬟的手，一边就往外走。丫鬟说："小姐，这就是你的家，你往哪儿走呀？"祝小姐说："我不是小姐，我家住在关帝庙，我是王先生的妻子，我得赶快回去。"

祝员外老两口还寻思女儿摔糊涂了，老夫人对祝小姐说："女儿，我是你妈，你认识我吗？"把老夫人急得都掉眼泪了。

祝小姐说："不，不，我不是你的女儿，快让我回家。"祝员外说："让她走走也好。"祝小姐一个劲地往前边走，后边跟着祝员外家一大帮人。不多一会儿，来到了关帝庙。大伙儿一瞅，前几天祝员外家丢的三间瓦房，原来在这儿戳着呢。

王先生正在炕上躺着发愁，听到人声，他出门一瞧，愣了！祝员外一家人上这儿干啥来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只见祝小姐嘴一边喊着"先生"，一边奔他来了。她抱着王先生，哭着说："我摔在山崖下，你也不去找我，咱的筐还在山上呢！"王先生看着看着明白了，这都是那位黑脸大汉干的，可他不敢明说。

祝员外见到自家的三间大瓦房在这儿，女儿又硬说她是穷教书的王先生的妻子，就起了疑心。这个王先生一定不是好人，他准是有什么魔法，头天偷了我家的房子，今天又想霸占我的女儿，他就差家人到官府把王先生给告了。

官府差衙役把王先生抓来，王先生就把和黑大汉相识以来的事都对县官儿说了。县官不信，就亲自领人马带火枪来到王先生家，他们都藏在王先生家里。

天黑以后，王先生和往常一样，又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抽烟。不一会儿，那黑脸大汉

又来了，坐在王先生的身边，又抽起闷烟儿。县官躲在王先生家，看到黑大汉来，见他五大三粗的样子，心里捉摸，我们几个人怕对付不了他，得想个巧法。这时，黑大汉对王先生说："你妻子回来啦？"王先生说："回来了，可是那是祝员外的小姐。"大汉说："不，那是借尸还魂。祝小姐的寿路到了，可你妻寿路还没到。因为你性急把她埋了，她的魂儿附不了体，正好祝小姐到了寿路，我领着你妻子到了祝员外家，就借尸还魂了。"

黑大汉的一番话，县官也听到了，县官明白了，这两件事真是黑大汉干的。这个黑大汉是什么妖怪？他看黑大汉好抽烟，立时心生妙计。什么妙计呢？只见县官拿着装满枪药的火枪，来到黑大汉面前。他说："大汉，请尝尝我的好烟。"说着，他把枪口伸进黑大汉的嘴里就勾起了火，"当"地一声枪声，只见黑大汉的后脑勺冒了一股青烟。王先生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那黑大汉还说："好冲，好冲。"说完就大步流星地往庙那边走了，一眨眼又不见了。

县官一见黑大汉没怎么地，心里可害怕了。第二天他没敢领人来，就听王先生说黑大汉昨天又来要那冲的烟抽。县官第三天又领人来了。到了下晚儿，黑大汉又要那冲的烟抽。县官又把枪伸进他的嘴，又是一枪，黑大汉后脑勺上又冒了一股青烟。黑大汉又说："好冲，好冲！"说完就走了。县官领人就去追，到了关帝庙，黑大汉就不见了。从这天起，县官天天领人来，可是天天不见黑大汉来。日子久了，县官也不来了。

找不到黑大汉，县官就和祝员外商量，认王先生当女婿得了。祝员外也想不出别的法儿，也就同意了。王先生的心事算是都了结了。

那黑大汉是谁呢？连王先生也不知道。王先生又发愁了。这天，他又像往常一样，坐在台阶上抽闷烟儿。不多会儿，黑大汉又来了，他问王先生为什么在这里抽闷烟儿。王先生听了黑大汉的话音挺吃惊，过去黑大汉声音又低又闷，今天怎么这么洪亮呢？王先生说："我心闷，是不知你为什么这些日子也不来了。再说，你到底是谁？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也没说。"黑大汉说："我抽了那两袋冲烟以后，再也不觉得闷了，我就没来。今天我看你又在这抽闷烟儿，这才来看你。你问我是谁？我不是什么妖，我就是这庙里的大钟，从今后我再也不来了，谢谢你吧。"说完黑大汉就走了。

王先生听了黑大汉的话，半信半疑。他就到庙里，爬上钟楼，从那口大钟往上一瞧，只见那钟上边多了两个眼儿。一敲那钟，也不像过去那样闷了，那声音洪亮，一敲就能传出挺远挺远。

讲 述 者：齐青显 男 东沟县十字沟乡 农民
采 录 者：齐山源 男 56岁 本溪市老干部局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5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十字沟乡

269. 进宝状元

（铁岭市）

从前有这么一个小伙儿，姓李，叫李成，念书念到十八岁也没成用[①]，自个儿心里憋闷得慌，就离开家四下溜达。

这一天溜达到一座山根儿底下一个姓刘的员外门口儿，正赶上刘员外家雇的一帮出山的要上路。刘员外见李成年轻力壮的，就劝他跟大伙儿一块出山。

李成不明白出山是咋回事儿，就问："出山干啥呀？"刘员外说："出山挖榛槌，吃喝儿我供，挖回来的榛槌跟我对半儿分。"

李成心寻思，呆着也呆着，我就跟着去吧，就跟着人家进了深山。一去就是多半年，开春儿去的，上秋才回来。这多半年李成白去了，咋的呢？他不认得榛槌，啥也没挖回来。

刘员外见他不中用，撵他走。人家挖榛槌的呢，就在刘员外家猫冬，第二年开春儿再去。

刘员外有个闺女，叫秀英，挺仁义的。秀英见李成老实巴交的，心想，这数九隆冬的叫他到哪去呀？他今年不认得榛槌，没挖回来，明年还不认得吗？姑娘就拿出自个儿的体己钱供李成过了一冬。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李成又跟大伙儿进了山。你说咋样？这一年又啥也没挖着。

秀英在家里直门儿替李成着急，眼见又要把李成撵走了，咋办呢？一狠心，把自个儿的那点儿体己钱全都拿了出来，又供李成过了一冬。

第三年春天，临进山之前，秀英嘱咐李成："这回你长点儿志气，人家能挖着你就挖不着？你瞅着人家往哪儿走，跟大伙儿一堆儿走。"

李成记住秀英的话，跟在别人后头走。这一天走到一个立陡立崖的山涧旁边儿，搁顶上往下瞅，见底下有一块平场儿，长满了榛槌。可谁也不敢下去，两边儿都是陡壁悬崖，下去也上不来。

领头儿的跟李成说："要不李成你下去吧，俺们大伙儿拿绳子把你送下去，挖完喽再把你拽上来。"李成说："行吧。"大伙儿把李成送下去，他就挖开了。

过去都讲七两参八两宝哇，这山涧里的榛槌一棵比一棵大，李成把挖出来的榛槌捆成捆儿，让上头的人拽上去。没曾想那帮人起了歹心，他们一合计，这榛槌都是人家李成挖的，要是把他拽上来，不都得叫他分了去呀，把他扔里边得了。这帮人就把李成扔

---

① 没成用：没用上。

在了山涧里，抬着棒槌走了。

李成一看上了人家的当，急眼了。可咋召唤也没人理，就在山涧里溜达。走着走着看见前边有个老头儿，破衣罗索的。李成挺纳闷儿，这地方咋还有人呢，就过去问老头儿："大哥你咋到这儿来的？"老头儿说："唉！我搁这可有年头了，那年跟人家进山挖棒槌，棒槌拽上去了，把我扔在这里了，我就出不去了。"李成说："大哥那咱俩命一样啊，我也是叫人家给扔这里了。"老头儿说："咱哥儿俩命一样，就插草为香，拜一把子吧！"李成说："行啊！"俩人结拜成了兄弟，李成就住在了老大哥的小石棚里。

这一天清早，老大哥跟李成说："老兄弟，你今天擦着沟往西溜达溜达，不过三里地，别走太远喽，加小心这里有豺狼虎豹的把你吃喽。"

李成吃完早饭就往沟西边溜达。傍晌午的时候，李成坐在一个壕崖子[1]上歇气儿，就见壕崖子底下蹲着个蛤蟆，这蛤蟆足有磨盘那么大，到那边儿捡起一块石头，用石头磨牙，磨了一会又去跟蝎子咬。蝎子咬不过蛤蟆，走了。

下晚儿黑，李成就把白天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老大哥。老大哥说："那块石头是宝贝呀。明天你还去，不等蛤蟆捡那块石头，你先把石头揣起来，蛤蟆没有了那块解毒石，就咬不过蝎子了。大哥给你把刀，等蝎子把蛤蟆咬死了，你就拿刀把蛤蟆的俩眼珠儿剜出来，那是宝贝。"

第二天，李成又来到了那个壕崖子，先揣起来那块石头，就坐在那儿等着。又到了昨天那个时候，蛤蟆和蝎子又咬了起来。咬了一个时辰，蛤蟆转身又去找那块解毒石，嗯？没了，蛤蟆没有了那块解毒石，中毒死了。

李成见蛤蟆死了，上前儿剜出蛤蟆的俩眼珠儿，回去了。

老大哥对李成说："这块石头是块解毒石，有个疮啊疖儿的，搁它一蹭就好。这蛤蟆的眼睛是夜明珠哇！这两样儿都是宝贝，收起来吧，往后有大用性。"

过了几天，老大哥又跟李成说："今儿你往南溜达溜达吧，别出三里远，走太远喽回不来呀！南边有怪物。"

李成往南走了二里多地，离老远就见有两块石头在半空儿直撞，撞得丁当山响。还没等李成到跟前儿呢，那两块石头一骨碌没影儿了。

李成回去又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老大哥。老大哥说："你瞅着的那是两块撞宝石啊！要啥就能撞出啥来。它们见了你，怕叫你逮着，就跑了。明天你再去，离老远儿就把它们喝住，见了石头你就说：'那不是撞宝石吗？别动！'它们就不敢跑了。"

李成按老大哥说的，第二天又往南去了。走出了二里多地，又见那两块石头在半空儿撞呢，李成说："那不是撞宝石吗？别动！"话音一落，那两块石头吧嗒一下掉地下了。

---

① 壕崖子：深沟两旁的土壁。

270. 老王头看瓜

（本溪市）

王家屯儿有个老王头儿，五十来岁了，没儿没女没老伴儿，光杆子一个人，住屯子边上的一个窝棚里看瓜。这年遇上大旱，从春起到末伏，没下几场透雨，庄稼都旱死了。老王头儿在瓜地里打了一眼井，水挺旺，他就从井里打水浇瓜，瓜地没旱着，瓜长得也好，大西瓜长得特别地大，谁见着谁稀罕。屯子里的人因为遭了灾，没吃的，饿得受不了啦，有的就上瓜地要个瓜吃，老王头儿心眼儿挺好使[①]，不论谁来要瓜，随便拿。这一天清早，老王头儿起来遛瓜地，走了一会儿，就听脚底下“咔哧咔哧”响。他蹲下一看，原来是一个耗子在啃瓜。老王头儿心想，吃就吃吧，这年头儿小牲口都快饿死了，耗子虽说不是什么金贵物，可大小也是条命，就说：“小耗子，你吃吧，可有一宗，你吃瓜要论个儿吃，别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地乱糟践。”说完，站起来就走了。遛完两亩多瓜地，时候也不早了，就顺原道儿往窝棚走。走到被耗子啃了的那个西瓜跟前一看，小耗子吃饱了，躺在西瓜叶下面睡觉呢。再看看周围的西瓜，哪个也没动。老王头儿点点头，心想：这耗子不起眼儿，还真通点儿人性呢。

到了秋后，老王头儿瓜卖了大价钱。入了冬，他哪儿也不去了，蹲在窝棚里猫冬。说书讲古时间快，转眼就到了腊月三十儿了。这天下晚儿，老王头儿点上灯，剁了馅儿包饺子。往年包饺子擀皮儿一点儿不费难，可今儿下晚，这饺子皮儿就怎么也擀不好了，气得他没办法。最后使大劲擀了一个大面饼，完了用小碗一个一个地扣，扣出碗口大的小饼子再包饺子。他一边包一边想，一个老光杆子就是不行，干什么都不中用，这要有个老伴儿在跟前，别说是包饺子不费难，还能有个亲亲热热说话儿的人，说不定还能儿成双女成对，围前围后热热闹闹的。他这么一想，心里一酸，就落了眼泪。

正这工夫，就听有人把门敲得“咚咚”直响，老王头儿心想，谁三更半夜地来串门子？就问：“谁呀？”外面的人说：“我。”是一个女的说话声儿。老王头儿更奇怪了，全屯儿大姑娘小媳妇，还有老太太的语声儿，他都熟，怎么这人的语声儿这么生呢？就又问：“你是谁呀？”外面的女人说：“我是过路的，大哥开开门，让我暖和暖和吧，我都要冻死了。”老王头儿听说外面的人有难处，赶忙开了门，把那女人让进了屋，说：“你冷就上炕头儿暖和一会儿吧，炕是才烧的，挺热乎。”那女人也没客气，上炕头儿就坐下了。

---

① 心眼儿挺好使：心肠好。

老王头儿一边包饺子一边说："你怎么过年了还出门？"女人说："我丈夫大上个月病死了，身边也没啥亲人，我觉得一个人怪孤单的，过年了更勾起伤心的事，就想回娘家去。没曾想上个月娘家那边来信儿，说我爹妈都死了，两个哥哥也搬到边外[①]住了，我想到边外找他们，走了半个月，才走到这。"老王头儿说："哎呀，你哥哥他们搬那么远，也没个准地场，怎么找他们呀？"女人说："说的是呢，当初我也没想这些，现在我是前不能走，后不能退，可苦死我了。"说着就哭起来，哭得老王头儿心也挺酸。女人哭了一会儿说："大哥，反正我也没路儿可走了，你要是不嫌乎，就把我留下吧，实在不行，当奴做婢我也干。"老王头儿说："要我留下你，咱俩的岁数也不般配呀，我都四十八了，看样儿你也就二十四五岁到头儿了。"女人说："别说岁数般配不般配，只要你愿意要我就行，其实我都三十二了。"老王头儿一看女人主意拿得挺硬，再说自个儿活了五十来岁，还没有个屋里人当帮手，要就要了吧。寻思到这，就说："要那么的，你就留下吧。"女人听老王头儿答应了，跪下就给他磕了三个头。老王头儿赶紧过去把她扶起来，说："快别折我的寿了，起来吧，起来帮我包饺子，待一会儿该接神了。"女人看着老王头儿，笑了笑，挽了袖子洗了手，说："包饺子不是男人干的活儿，你去抽袋烟歇会儿吧，这些面我一会儿就包完了。"老王头儿说："别，咱俩一块儿包吧，包完了再一起歇着。"两人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唠嗑儿，越唠越近乎。

打这以后，两人过得有来道趣儿的[②]。第二年，女人给老王头儿养了一个大胖小子，这把老王头儿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他原来是个勤快人，这下子更勤快了。这女人也是个治家的手，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磨米磨面手到擒来。这天早晨，老王头儿下地走了，女人想给他裁件新衣裳，还没等动剪子，孩子就叫唤起来了。女人放下剪子，把孩子抱起来，怎么哄也哄不好。女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说："儿啊，妈给你变个耗子看。"说完把孩子放在炕上坐着，拿了个耗子皮往身上一披，在炕上一滚，一下子变成了个小耗子，出溜出溜来回跑，逗得孩子哈哈乐。小耗子跑了两圈儿，见孩子不闹了，就又一滚，成了女人。她一变成女人，孩子又往死地叫唤，没办法，只好再变成小耗子，来回出溜哄孩子玩。

没曾想，正赶上老王头儿这时候回来拿镰刀，走到窗下听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扒门缝儿往里一看，原来女人一会儿变成耗子一会儿变成人在逗孩子。他心想，原来这女人是个耗子精，她有这么一张皮，将来说不定哪天说走就走了，自个儿好容易有了个家，两口子感情也挺好，她万一走了，就坑了自己，得把她那张皮弄到手，她就走不了啦。这时候，孩子不哭了也不闹了，小耗子打个滚儿，又变成了女

① 边外：原指柳条边外，本文指边远的地方。
② 有来道趣儿：有情趣，很和美的意思。

人，她站起来去抱孩子，把那张耗子皮拉在了炕上。老王头儿一看，就抽冷子闯进屋里，一把把耗子皮抓在手里，女人吓了一跳，赶紧哀告说："他爹，你把衣裳给我吧，你拿着也没有用。"老王头儿说："要给你，说不定哪天你摇身一变就走了。"女人说："看你说的，我只不过是穿了这件衣裳像个耗子，怎么能变成耗子走呢？"老王头儿说什么也不把耗子皮给女人。女人没办法，也就拉倒了。

老王头儿拿了耗子皮，到挺远挺远的地方挖了个大坑，给埋起来了，上面还压了一块大青石板。从此，再也不怕女人变成耗子走了，女人也从来不提这件事，两人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又过了二十四五年，孙男嫡女一大堆了，老王头儿当了老太爷，女人也变成了老奶奶。有一天，老王头儿到外面看孩子们种地，回家来就见女人躺在炕上病得不轻。老王头儿走过去，说："你怎么了？"女人说："我要死了，寿路到头了，你去把我的那件衣裳拿给我吧。"老王头儿说："我怎么舍得你走呢。再说二十四五年的光景了，还不烂没影儿了？"女人说："哪怕还有个渣儿呢，你也拿给我吧。"老王头儿说："不行，我怕你离开我。"女人见怎么商量也不行，就叹了一口气，身子一下子瘦得皮包骨了。她有气无力地说："他爹，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年大旱，是你的西瓜救了我的命。我回去跟爹说你是个仁义的人，爹看你五十来岁还是单身一人，就让我跟你成二十五年的夫妻。现在时候到了，我不走就得死，要走非得穿上那件衣裳不可，你忍心让我受苦受难吗？"老王头儿一听，什么都明白了，就流着眼泪说："要那么的，你走就走吧，看着你遭罪我也难受。我这就给你拿那件衣裳去，可你临走之前，总得让儿孙们过来看看你呀！"女人说："别让他们来看我，以后也别让他们知道我是个耗子，他们要知道自个儿是耗子留的后，得多难受啊！"说完两眼一闭就不吱声了。老王头儿一看，心想，她给我留一大堆人，可别让她再遭罪了，就去把耗子皮拿回来了。抖落抖落一看，还是新的一样，一点儿也没烂。他走到女人身边儿说："她妈，衣裳给你拿回来了，你穿上走吧。"女人接了耗子皮，说："他爹，你把箅帚给我拿来。"老王头儿说："你该走就走吧，还拿箅帚干什么？"女人说："我一走什么也留不下，孩子们问你，你怎么说？"老王头儿拿过来箅帚递给了女人。女人把箅帚放在身边用手一指，箅帚就变成了女人的死尸，女人说："你告诉孩子，就说我得了急病死了，让他们别想我。"说完，把耗皮往身上一披，就变成一只小耗子，俩眼睛看着老王头儿，滴了几滴眼泪，一转身就没了。

讲 述 者：刘桂芳 女 53岁 本溪市明山区明山办事处东街居民 小学

采 录 者：若 痴 男 40岁 本溪市明山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4月

采录地点：本溪市明山区明山街道办事处

271. 王小二叉鳖

（凤城县）

古时候，九龙山下有个九龙湾。九龙湾里的水老深老深的，水里有数不清的鱼鳖虾蟹。就在九龙湾北岸的山窝里，有两间东倒西歪的茅草房，房子里住着一个光棍儿汉，名叫王小二。这王小二二十几岁的年纪，从小上山下河，练得腿脚灵活，为人也忠实厚道。

常言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王小二就靠在九龙湾里叉鳖为生。他叉鳖有个规矩，一天只四只。头晌叉俩上街卖，换回些油盐酱醋，后晌叉俩自个儿吃。

有这么一天，王小二吃完了早饭，背上鳖篓子，拿起鳖叉子，游游逛逛地向九龙湾走去。转过柳树林，就看见前头过来一个奇怪的老头儿。那老头儿戴一顶深绿色的瓦棱帽子，穿一件深绿色的道袍，前大襟上还画着个“阴阳鱼”。脚穿一双肉红色的软靴子，走道儿一拐一拐的，圆不溜秋的身子像个大轱辘。只见他一步三拐地向王小二走来。见了王小二，作了个揖，瓮声瓮气地说：“王小二老弟你好哇！”王小二从小生长在九龙湾边，可从没在左近见过这个怪人，心里头就犯起了嘀咕，他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叫王小二？王小二说：“老人家你好！你是谁呀？我咋总也没见过你呢？”老头儿说：“我叫王天灵，家住水府石头宫。你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还在你光腚下九龙湾洗澡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还认识你爹、你爷爷、你太爷哪。”王小二心想，这老头儿岁数还真不小哇，就说：“老人家找我有事吗？”老头儿嘿嘿一笑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人，我就是九龙湾里千年得道的老鳖精。”王小二心想，原来是个老鳖精，怪不得咱们这疙瘩年年发水呢！这么一寻思就来气了，大声说：“好你个老王八羔子，你王二爷天天叉鳖，难道还怕你们鱼精鳖怪吗？你要再往前走一步，看我不给你一叉子！”说着举起了他那三个尖儿的大鳖叉。老鳖精一见王小二要动武，吓得一下子把头缩进了腔子里，嘴里说着：“王小二老爷，别，别发火呀，我今天是来找你商量一件大好事儿的。”王小二放下了鳖叉，问：“什么好事？快点儿说，我没工夫。”老鳖精伸出了头说：“是，是。你天天在九龙湾里干这勾当，眼瞅着我的儿孙们一个个让你叉去了，我心里难受呀。今天找你商量，请你往后别再祸害他们了。”王小二说：“你说得倒好听，我从小长在这就会叉鳖，我不干这营生，靠什么过日子？”老鳖精说：“这个容易，我要是不给你找出路，也不敢来和你商量。你听我说，从这往南走十几里，有个李家庄，李家庄有个李员外，李员外一辈子没有儿子，就生了一个姑娘，名叫李月英。那李月英年方二九一十八岁，长得俊不说，又知书达理，老员外拿她当掌上明珠。只可惜去年夏天她得了病，成天地茶不思，饭不想，

痴痴呆呆，也经过不少名医高手，可就是治不好。李员外实逼无奈，才贴出告示，说谁能治好他女儿的病，情愿把小姐许他为妻，还要赏他一处庄园，良田百亩。李小姐的病，谁也治不了，只有我能治。只要你答应以后不再来祸害我和子孙，我就把治病的法儿教给你，保险叫你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还能娶上个好媳妇。”王小二想了一会儿说：“要真是那样，我就上李家庄试一把，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就不用来叉鳖了。”老鳖精说：“好吧，咱俩一言为定。现在我就告诉你，那李月英小姐是让一个得道千年的鲤鱼精迷住了。这鲤鱼精，自号李大仙人，靠着肚子里的三部天书，能变成人形，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我这儿有个宝贝，名叫‘挖鱼串’，送给你，你用它串住鲤鱼精，破了它的法力，小姐的病准能好，你以后有啥为难事，只要站在这场，对湾里叫三声鳖大哥，我就出来见你。”王小二说：“好，可是，我说鳖大哥，今天再让我叉两只吧，不然我吃什么哪。”老鳖精叹了口气说：“好吧，可就这一回了。”说完，转过身去，回到了九龙湾。王小二又叉了两只老鳖，到街上卖了，回去收拾一下衣服。

第二天，王小二打扮成一个书生模样儿，来到了李家庄前。抬头一看，大门旁边真贴着一张告示，他假装识字，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上去就把榜揭下来了。庄丁们一见，赶忙往里通报。李员外正为女儿的病在堂上发愁呢，一听说有人揭榜，就亲自迎了出来，把王小二让到了上房。落座之后，李员外就说：“先生要能治好我女儿的病，我一定按榜文办，说话算数。”王小二说：“老员外先别说这些，还是替小姐看病要紧。请你给准备三丈三尺三寸长的红绒线一条，我要把绳号脉。”李员外心想这位先生果真了不得，这把绳号脉的医道，我活这么大岁数，别说看见，听都没听说过，活该我女儿有救。他急忙告诉丫鬟，把红绒线如数找来，领着王小二上了楼。隔着帘子，王小二手捏绒线一头儿，另一头儿叫丫鬟拿进屋里拴在小姐的手脖子上，王小二装模作样地号起脉来。捏摸了一会儿，放下线绳，说：“据我看，你家小姐是被妖魔缠身，今晚我在楼上住一宿，看是什么东西作怪。”老员外点头答应，叫丫鬟们搀小姐到别处去，又吩咐厨房摆酒。

天黑了，王小二躺在小姐牙床上，敢睡吗？他不知鲤鱼精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鲤鱼精有多大能耐，这小小的挖鱼串管不管用。约摸到了二更天，冷不丁听到外边刮起一阵阴风，风停了后，就听外边一声怪叫：“我，李大仙人来了。”本来插着的房门，自个儿就开了，进来一个黑大个儿。就见他头上两眼发光，可就是分不出哪是脑袋，哪是脖子。他伸手扶住王小二的肩头，一蹦一跳地向床边走去。王小二忙把他扶上了牙床，替他盖好了被子。随后自己也上了床，用手去摸鲤鱼精的腮帮子和嘴丫子，鲤鱼精心里美滋滋的。正在他想搂“小姐”睡觉的时候，王小二把挖鱼串顺着他的腮帮子捅进去，从他的嘴丫子扯出来。又手扯串头，翻身跳下床来，大喝一声：“鲤鱼精，你不在水府修身养性，反到这采花寻柳，今天让我抓住了，还有什么说的？”鲤鱼精知道中了仙家的法宝，就低声问：“这位法师老爷，你从哪儿弄来的仙家法宝？”王小二哈哈大笑说：“我是九龙湾边

的王二爷，生来法力无边，专会拿妖捉怪，听说你在这里祸害人，奉鳖大哥法旨，特来拿你！”鲤鱼精哀求说：“请老爷饶命。”王小二说：“你要活命不难，我知道你肚子里有三部天书，快把它吐出来送给我，我就放你回去。”说着使劲拽了两下挖鱼串，鲤鱼精急忙哀求说：“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我把天书给你。法师老爷，我的三卷天书有什么了不起，那老王八肚子里有一部八卦才是真的宝物呢，你要是能得到它可比天书强上十倍。那王八道行虽高，只是爱喝酒，一喝就醉。我这有个‘挖鳖串’送给你，你想办法把他灌醉，用我的挖鳖串穿起他的鼻子，要出他那部八卦，就能成仙。”王小二说：“只要你吐出三卷天书，不再兴妖作怪，我就把你送回莲花湖里。”鲤鱼精不说啥了，从腰里掏出了挖鳖串，交给了王小二，又吐出了三卷天书。一眨眼工夫，王小二手中牵着的那个黑大个儿，一下子变成了一条丈把长的金翅大鲤鱼，躺在床上，两头出梢[①]。王小二收回了挖鱼串，捡起了三卷天书，揣进怀里。

老员外一见这祸害小姐的妖鱼，火冒三丈，吩咐众家丁：“给我打。”众家丁举起棍棒，一拥而上。王小二手一摆，说：“老员外，这条鲤鱼是你家后园的一条老鱼精，今天让我破了它的法力，已经成了一条凡鱼，不能再祸害人了，还是放生了吧。”老员外一听王小二的话在理，就叫人把大鲤鱼送进了莲花湖。

再说，李员外是个忠厚人，见女儿病好了，选了个好日子，欢天喜地地给王小二和李月英办了喜事。

王小二是个老实人，婚后就把自己的身世和叉鳖遇到老鳖精，怎么捉鲤鱼精的事和小姐说了一遍，还说要去治老鳖精。王小二上街买了两坛子好酒，几只熏鸡，几块方腊肉，挑到九龙湾上，放下食担酒坛，对着湾水连叫了三声鳖大哥，只见九龙湾里先是冒了一长串气泡，随后就像开锅似的一阵子翻腾，过了老半天，才见那老鳖精慢慢腾腾地爬上岸来。王小二迎上去说：“鳖大哥，多谢你了，我王小二能过上好日子，娶个好媳妇，全仗你成全。今天没别的，就买了两坛子好酒，一点酒菜，要和老大哥好好喝上两盅。”老鳖精一听说有酒有肉，连连说：“好，好哇，老弟新婚之喜，咱哥俩儿也该庆贺庆贺。”说着，也不等王小二劝让，自个儿抓起熏鸡、腊肉就吃，捧起酒坛子就灌，不一会儿，两坛老酒就喝干了。老鳖醉了酒，不一会儿现出了原形。王小二一看，急忙取出了挖鳖串，一把抓住老鳖头，在两个鼻孔中穿了过去。他提起鳖头说：“鳖大哥，委屈你了，快把你肚里那部八卦给我吧。”这么一折腾，老鳖精只好乖乖地吐出了他那修行千年的八卦。王小二揣起了八卦，收起了挖鳖串。老鳖精肚子里没了宝贝，再也不能变成人了，半天才爬回九龙湾。打那以后，老鳖也不敢年年发洪水了。

王小二一连除了两个妖怪，得到了三卷天书、一部八卦。李月英本是识文断字之人，

---

① 两头出梢：此处指头尾都伸出床外。

每一块木板都会说话。解差们实在没办法，就给提水老头儿几十文铜钱，把水桶的板子装上了囚车，一路上还不停地喊着叫着，一直喊到了金銮殿。

皇上一见他们抱着一堆破烂板子，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弄神弄鬼地喊着叫着，开口就骂起来："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叫你们捉拿犯人，你们可倒好，弄来一堆烂板子交差！"解差们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磕头，还把在路上让王小宝喝水惹起的麻烦向皇上说了一遍。皇上哪能信？拿了一块板子就喊："王小二！"板子答应："小民在。""李月英！"板子也答应："民女在。""王小宝！"板子答："我在这儿哪。"一连拿了几块板子都是这样，可把皇上气坏了，他一把推倒了龙书案，一屁股坐歪了龙椅，大声喊起来："王小二，李月英，王小宝，难道你们都成神了！？"这时，只见王小二拉着李月英，李月英抱着王小宝，从木板里影影绰绰钻了出来，在皇上面前磕了一个头，说了声："谢主龙恩！"说完，夫妻俩拉着小宝腾云驾雾，上天去了。

讲述者：樊万恒 男 满族 78岁 凤城县弟兄山镇樊家村 农民 小学
采录者：樊金水 男 满族 48岁 本溪钢铁厂 干部 小学（樊金水为樊万恒之子，从小就听父亲樊万恒讲的）

272. 老鼋报恩

（新民县）

在早，盛京城北面石佛寺附近，有一户姓刘的买卖人家，家里开了个小杂货铺子。掌柜的名叫刘振江，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周围三里五村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为难着窄的，他都乐意上前。长了，东施西舍的，买卖总也没发起来。

有一年秋天，刘振江出外办货，回家途中，碰见了本村财主李二搂。李二搂手里拎着个王八，那王八的后爪穿着一根柳条，鲜血顺着柳条直滴答，疼得王八直拘挛。李二搂今天心里高兴，就先和刘振江打招呼："刘掌柜的，上哪发财去啦？你看这个王八值多少钱哪？"刘振江说："这家伙个头儿真不小，八成是个王八精，你买它花了不少钱吧？"李二搂得意洋洋地说："花钱的买卖谁干？我在大道上拣的！谁知道它怎么跑大道上来了，我老婆正好猫月子[①]，用它大补！"

刘振江看看那个王八，它好像通人性，看着刘振江，两只小眼睛吧嗒吧嗒掉起了眼

① 猫月子：做月子。

泪，看神情，是向他求救。刘振江心软了，对李二搂说："它也是条命啊，你把它放了吧，瞅着怪可怜的。"李二搂把眼一瞪，说："那可不行，我拣的东西我说了算！"刘振江说："你放了它，我把刚办来的这筐红枣给你，猫月子的人，吃红枣也是大补。"李二搂有点儿活心了。可他这人搂劲太狠，他知道刘振江心肠软，看不得王八受罪，就故意拎着柳条抡一圈儿，疼得王八拘挛成一团，然后才说："就这筐枣？我不干，除非你再给我三升小米。"刘振江实在看不过眼了，把牙一咬说："好，再给你三升小米子。等会儿到我家去拿，你先把王八给我！"李二搂乐坏了，生怕刘振江再变卦，赶紧把王八一递说："吐唾沫就是钉儿，你可不兴反悔。"说完，他拎过那筐红枣，乐得像拾了狗头金，颠儿颠儿地回家了。

刘振江小心地把柳条从王八爪上取下来，又特意拐了一段路，来到辽河边，把它送进河里。那个大王八回头看了他一眼，爬走了。

刘振江回家后，给李二搂量过了三升小米子。不几天，他就把这事忘了。

进了冬月，有人捎信来，说刘振江在京城的姑姑病了，身边没啥近人，让他去照应些日子。刘振江打小就是这个姑姑给抱大的，接到了信儿，哪能不去？他把买卖交代给家里人，带了点儿银钱就上路了。一路上紧赶慢赶，到了京城已经摸腊月边儿了。

刘振江在姑姑家一住就是十来天，每日里请医抓药，尽心眼侍。姑姑的病倒是见轻，可他的心病却越来越重。咋的？带来的银钱眼瞅花光了，在人地两生的京城里，没有钱，一天也活不了啊。刘振江临来时，媳妇把她娘家陪嫁的一个金镯子给他带上了，让他留着应急时用。刘振江想想没别的道儿了，唉！先把金镯子卖了再说吧。

他来到京城里有名的珠宝胡同，找到一家金店，把金镯子递进栏柜。这家金店掌柜的挺势利眼，他看了看刘振江的穿戴，不像是有钱的阔人，就开了个最低的价儿。刘振江也是买卖人，不好唬，他看看别的金镯子的卖价，就说："掌柜的，你开的价儿太低了吧？"金店掌柜的说："你卖的货成色不好，给你的价儿都够高的了。"刘振江心里挺憋气。卖吧，明摆着叫金店敲了竹杠；不卖吧，自己还真等着钱用。正这时候，门外进来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这老头儿脑袋不大，脖子挺长，长得倒是一副善相，穿戴挺阔气。老头儿看见刘振江，先是一愣，紧跟着喜出望外地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这不是老刘大兄弟么，你多咱来的京城？"刘振江看看老头儿，不认识。老头儿说："咋的，兄弟，想不起来了？咱俩当初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就差插草为香，结拜磕头兄弟了，你咋都忘了呢？"刘振江还是瞪眼想不起来啥时候认识的这个老头儿！老头儿看他那个糊涂样儿，就说："你不是家住盛京城北面石佛寺跟前儿的刘家窝棚，名叫刘振江么？"刘振江说："对呀！"老头儿说："那你还合计啥呀，你正是我老刘兄弟！还卖啥金镯子，快走，到哥哥家喝一盅，有话咱慢慢唠。"老头儿说着，拉起刘振江就往外走。

这一来，刘振江还真不好办了，有心问问这老头儿姓氏名谁，人家和他这样熟，怎

好再张口问？有心不跟这老头儿走吧，人家诚心实意地拿他当兄弟待，怎好冷了这份情？他只好跟着走了。

一路上，老头儿问他："兄弟，你来京城干啥？""唉，我姑闹病了，我来照看照看。""你卖金镯子干啥？""给我姑抓药，从家带点儿钱不多，住了这些日子，花得不剩啥了。""你今天碰见哥哥了，这些都好说。来，到家了。"老头儿伸手往前一指，刘振江一看，嘿，好一所大宅院！外面修着大门楼，进院来，迎面是坐北朝南的五间大瓦房，两旁东西厢房各有五间。真是雕梁画栋，龙飞凤舞。走进正房的客厅，里面摆着八仙桌椅，宝器古玩，墙上挂着名人字画，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家。老头儿对刘振江说："我家没有旁人，就我和你大嫂，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说完，冲里喊了一声："来贵客了！老刘大兄弟来了，还不快出来接接！"

老头儿话音刚落，就从里屋出来一个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老太太。老太太满脸带笑，那亲热劲，真像见着了娘家客："哎哟，这是哪阵风把我兄弟吹来了？大兄弟，你可把人想坏喽，这些年，你大哥天天叨咕你，就盼你来！"

刘振江越听越纳闷儿：这是哪葫芦里的药呢？我在京城也没有这样一家亲戚呀？他心里这么想，嘴上也不好说什么，就含糊答应着坐下来。

老太太挺麻利，不大工夫，就摆上一桌酒菜，请刘振江入座。

老头儿给刘振江满上酒，说："不瞒老弟，我平素就好喝几盅。咱哥俩兄弟一场，还没一块儿摸过杯呢，今天你得多饮几盅。喝完酒，就住在我家好了。"

刘振江一听急了，说："那可不行，我家还有个病人呢。哥嫂的情我领了，改天再登门拜谢，我得给我姑抓药去。"老头儿说："也好，等你姑病好了，再来哥家多住几天。我看你那金镯子也别卖了，我开了好几处买卖，有的是钱，给你十两金子，带回去给姑姑看病。你别多心，你的姑姑也是我的姑姑。"说完，掏出来十两黄金。

那时候，一两黄金抵得上百两白银，十两黄金能顶多少钱哪！刘振江别说不认识这两口子，就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也不敢要哇，这人情太大了。他把金子使劲往老头儿怀里推，说啥也不要。老头儿有点儿动气，急皮酸脸地说："你这人可真是，咱俩生死弟兄一样，你咋还这么外道，是你看我不可交咋的？"刘振江一看，再往下啥话也不能说了，只好收起金子。老头儿这才有了笑模样，又给刘振江满上酒，说："兄弟，我还得求你一件事呢。我离开家不少日子了，想托你捎封信回去，看看我那帮儿孙过得咋样。"刘振江说："大哥放心，我一定亲自捎去，就是不知大哥家住在哪里？"老头儿说："我家也在石佛寺附近，你家在刘家窝棚，我家在马门子东边二道湾。捎信的事不急，等你回家再说。"两个人又唠了一会儿，刘振江就告辞了。老头儿和老太太一直把他送出大门外。

有了钱，刘振江给姑姑治病就更上心了。他请来最有名的郎中，抓来最好的药，没多久，姑姑的病就好利索了。满打满算，才用了二两金子。姑姑的病一好，刘振江的心

里就长了草，急着要往回走。姑姑知道留不住他，就为他收拾好了行装。刘振江正想到大哥家里辞行，顺便去取那封信，还没动身，老头儿倒打发一个小孩儿把信儿送来了。小孩儿说："你是刘大叔吧？我们掌柜的听说你要走了，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还给你带来三十两金子做盘缠。"说完，递过来一个红绸小包。

刘振江一看，这还了得？他说啥也不收，要给老头儿送回去。小孩儿看他真急了，才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掌柜的怕你往回送金子，他昨天就上外地去了，家也搬了。"刘振江眼睛瞪得老大，说："哪能有这事儿，是他叫你这么说的吧？"小孩儿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小孩儿领着刘振江，三拐两拐找到那座大宅院。刘振江进院子一看，可不，房子已经换了主人，里面的摆设也全变样儿了。刘振江没辙了，只好收下金子，又把那封信精心收藏起来。

看看小孩儿要走，刘振江实在忍不住了，问："小伙计，你们掌柜的没说过我是他什么人？"

小孩儿说："掌柜的就跟我说，你是他的好兄弟，下话没说。"刘振江又问："那你们掌柜的姓啥？"小孩子儿嘻嘻笑起来，说："你们俩那么好，你还不知道他姓啥？他姓袁呗，人都叫他袁掌柜。"刘振江在心里记住了。小孩儿蹦蹦跳跳地走了。

刘振江走了半个多月，傍年根儿才回到家里。到家后，他把在京城遇上的这件事对媳妇一学，媳妇惊得直咂舌头，说啥也不信。刘振江把黄金一亮，媳妇这才知道是真的，半响，她像想起什么事似的，问刘振江："那位大哥叫你把信送到哪儿？"刘振江说："他说家住马门子东边的二道湾。"媳妇自言自语地说："怪了，我娘家离马门子不远，我去过那个二道湾，那儿也没人家呀？"刘振江说："有没有人家我也得去一趟，大哥就托我这么一点事儿，我说啥也得给办好！"

第二天，刘振江就去了马门子。进堡子一打听，东边是有个二道湾，堡子里的人都说那儿没有人家。刘振江没管那些，出堡子就往东奔。二道湾是辽河的一个汊子，腊月里，河面上结了冰，溜光锃亮地就像一面大镜子。刘振江还没来到河边，就见对面不知啥时来了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十四五岁，斯斯文文的，走到刘振江身边，施了一礼，说："你是刘爷爷吧？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刘振江说："你是谁家的孩子？"小孩儿说："我爷爷头些日子捎来口信，说他有书信让你捎来，我估摸这两天你该来了。"刘振江惊奇地问："你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小孩儿伸手往河面一指，说："就在这儿，刘爷爷到家坐会儿吧。"

刘振江往河面一看，怪呀，刚才还是一片亮冰，转眼间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堡子。鸡鸣狗叫，人来人往。刘振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敢去串门，就推说有事，把话岔开了。小孩儿也没深让，把信拆开，一目十行地看完了。看完信，小孩儿说："刘爷爷，我爷爷在信上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要报答你呢。"

刘振江慌忙摆手说："可别，可别！你爷爷他是弄错了，我什么时候救过他的命？"

小孩儿看看信说："这上面写着嘛，三年前，他喝醉了酒，落到一个坏人手里，是你用一筐红枣三升小米子把他救了出来，你怎么忘了呢？"

刘振江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他想起来了，三年前，他用红枣、小米子救了一个王八，敢情那是一个王八精呀！那个老头儿，这个小孩儿，还有河底的堡子，不用问了，他全明白了。他这才想起在京城遇见的老头儿有点儿颠脚，那是当初叫柳条穿伤的呀，怪不得他姓袁，他原来真就是个老鼋！小孩儿看刘振江走了神儿，就说："我爷爷还有话在呢。他说你是个好心人，他要帮你过上好日子。咱这辽河两岸，自古就有规矩，'隔河不找地'。河北岸都是李二搂的田，这几年，我爷爷年年让河水往北岸淹，他的地都快叫河水吞光了，气得他要卖地。你手头儿不是有金子吗，他卖你买！"刘振江说："我做买卖还行，种地可是外行，买那么多河套地干什么？"小孩儿说："你把地分给穷人种啊，你还做你的买卖。有我爷爷保着，你一定能发财。"说完，小孩儿又从怀里掏出几颗耀眼的珍珠，说："这是爷爷叫我给你的，让你把它卖了当本钱，今后做点儿大买卖。"小孩儿把珍珠往刘振江手里一塞，不等他答话，登登登跑进河上的堡子里。刘振江追了两步，再看，眼前哪有什么村庄房舍，还是那白亮亮的一片冰。

刘振江信了老鼋的话，一开春，就找李二搂，要把北岸的地全买下来。李二搂心里偷着乐，笑刘振江是个大傻瓜，谁不知道河水年年往北岸上滚？他觉得又占了个大便宜。

没曾想，这年夏天，辽河发水使了反劲儿，一股脑儿往南边滚，滚啊，滚啊，一直滚到石佛寺山根儿下，再也不动窝了，南岸上千垧地都过到北岸了。李二搂白白丢了上千垧地，气得得了气臌死了。刘振江白白得了上千垧地，真就把地全分给了穷人。他自己也用珍珠当本钱开起了大买卖，过上了好日子。

讲 述 者：谭振山 男 62岁 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江 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谭振山家

273. 王八精认干亲

（沈阳市）

很早很早以前，江边渔村住着一户打鱼的。男的打鱼，女的织网，两口子特别勤俭，

可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挺艰难。

有一次，一连刮了几天大风，小伙子出不了船，全家人饿得头昏眼花。好不容易盼着风停了，小伙子天不亮就摇船去打鱼。可是一连撒了十几网，连片鱼鳞也没打上来。

晌午了，别的鱼船早就收网回去了。小伙子又累又饿，眼前一阵阵发黑，心想：我怎么这么命苦呢？人家都能打着鱼，可我连个鱼鳞都捞不上来，看来是天要绝我呀。得了，我也别活了，省得叫老婆孩子跟我遭罪。他想到这，就要往江里跳。忽听身后江水翻花地响，他一回头，就见离他不远的水花里，有一个挺长的脖子、不大点儿小脑袋瓜儿的东西，飘飘忽忽冲他游过来。可把他吓坏了，他大叫一声，“哎呀我的爹呀！”往后一倒，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小伙子慢慢醒过来了，睁眼一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他心里说：我刚才看着什么了？是妖怪，还是饿得眼花了？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头脑来。再一看船也靠岸了，就迷迷糊糊地下了船，晃晃悠悠地往家走。

一进屋，见他家炕上坐着一个穿得利利整整的小老头儿。这小老头儿，小脸儿不大，黑参参地，眼睛挺圆，小嘴小耳朵。小伙子从来没见过这老头儿，再说他和媳妇在这儿一无亲二无故，家里穷得叮当响，总也没来过客人。管来的这客人可叫个啥呢？他忙磨身进了厨房，问他媳妇这个小老头儿是哪来的？媳妇说：“晌午我在门口洗衣服，他说是我干老公公，我还寻思是你在哪儿认的呢，你倒来问我！”小伙子一听，心里说，怪啊，我啥时候认干爹了？忙回屋问那个老头儿：“老人家，你是哪儿的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咳，你这孩子忘性脑子真大，今天晌午在船上你没叫我一声爹吗？”小伙子一下明白了，这老头儿就是晌午在江里看到的那个怪物，八成是什么精。想到这里他吓坏了，忙趴在地上给老头儿磕头，又叫媳妇、孩子给老头儿行礼。心里说：咱们穷是穷，可一家还团团圆圆的，你千万别害我们呀。老头儿一看小伙子对他这么恭敬，可乐坏了，一口一个“儿子”不住嘴地叫。

过了一会儿，老头儿四下打量一下屋子，问小伙子：“你们这房子漏雨吧？”“可不是咋的，外头大下，屋里小下，外头不下，屋里还拉拉。”时间长了，小伙子胆儿也大一点儿了，不知不觉和老头儿拉开了家常。“你的船也太破了。”“可不是咋的。”“等赶明儿买个大点儿的新船吧。”小伙子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心里说：现在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钱买船哪。老头儿好像看透了小伙子的心事，对小伙子说：“不要紧，买房子买船，这些都包在干爹身上，只要干爹在，就有你的好日子过。”又问小伙子：“晌午你在船上要干什么？”

一句话打碎了小伙子的苦水罐，小伙子就当着老头儿倒开苦水了：“唉，干爹你别问了，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连家都养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小伙子把几天来没打着鱼的事全跟老头儿讲了。老头儿一听，瞪了小伙子一眼，说：“你死了，这一家人交给谁？

明天打鱼你别跟大伙儿一起走。你上东岸，别多撒，就撒三网，我保你网网不拉空。”

小伙子一听，乐坏了，要上街赊点儿酒菜招待老头儿。老头儿忙下地拦住他，说：“今后你就不能那么穷了，不过你跟我认干爹的事可千万别说出去。”“行，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呢？”“你什么时候想我了，就到江边喊三声：‘干爹，您老快来！’我就能来。”小伙子把老头儿送到门口，一眨眼老头儿就没影了，小伙子像做梦似地回了屋。

到天黑两口子就合计上了，这老头儿到底是什么变的呢？合计来合计去，小伙儿说：“不管怎么的，我得到江上转转，要是真能打着鱼，咱们的日子就有了奔头了。要是打不着鱼，就是要绝咱们，我也就不活着了。”

第二天，小伙子的媳妇怕出事儿，也跟上了船，别的渔船一顺水儿地都往西去，他们记住了老头儿的话，不管别人咋说，咋笑话，硬把船摇到了东岸。一撒网，网特别沉。两口子使劲拽，好不容易把鱼拽上了船。一连三网，网网都是清一色的鲫鱼，个个欢蹦乱跳，又大又肥。小伙子在江上闯荡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鱼，夫妻俩乐得合不上嘴。这时，船满得有点儿载不动了，小伙子忽然想起老头儿的话，忙和媳妇收了网。

船刚靠岸，鱼贩子二话没说，就把他的鱼全包了。别的渔民在西岸撒了半天网也没打着鱼，见小伙子在东岸打的鱼又多又好，忙把船摇到东岸，可是连一条鱼苗也没捞着。

鱼都卖了，他们有了钱，心里就想谢谢老头儿。傍黑时候，小伙子叫媳妇买些酒菜，自己到江边，冲着江水喊了三声：“干爹，您老快来。”话音刚落，只见江水一阵翻花，不一会儿，老头儿站在小伙子面前，问：“你有啥事？”

小伙子一看老头儿出来了，特别高兴，欢天喜地把老头儿让到了家。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小伙子说：“干爹，我今天打了这么多鱼，真不知怎么谢你才好。”说着就要给他磕头，老头儿忙拉住他说：“这不算啥，以后你们盖上好房子，买了好船，过上好日子，到那咱，干爹看着才乐呢。”临走时，老头儿告诉小伙儿说：“明天打鱼，你还上东岸，别人撒网你别撒，等别人走了，你再撒。”小伙子把这话又记住了。

第二天，渔民们都紧紧地瞟着小伙儿，看他上了东岸，忽拉拉好几条渔船也都上了东岸。他们一网接一网撒了半天，谁也没打着鱼。再看那小伙儿，也不撒网，也不干活儿，就躺在船上望天。渔民们看他这样，都说：“他昨天发了财，今天不干也能活，我们可等着米下锅呢。”忙摇着渔船到别处去了。一时闹闹轰轰的东岸冷清了，就剩下小伙子一条渔船孤零零地飘在水面上。小伙子忙爬起来，一连撒了三网，全是清一色的大鲤鱼，个头儿一般大，连一条小鱼儿也没有。

上岸后，鱼贩子一看他打的鱼这么好，眼睛都瞅直了，争着抢着跟他订货。这一下子小伙子可发了，盖了新房，买了大船，换了好网，日子越过越富。

一连三个月，小伙子家是一天一个样儿，富得直流油。可他忘了自己穷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可怜那些打不着鱼的穷哥们儿，眼看着一些渔民饿死也不管不问，穷哥们儿恨

得直骂他。

有一天晌午，老头儿又来了，小伙子高兴得又要打酒，又要买菜。老头儿忙拦住他说："你们别忙活了，我是来告诉你们，你们的财发到这儿就到头了。"小伙子和媳妇一听，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一边哭一边问老头儿出了什么事。老头儿说："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是江里的王八精，专管这条江。我叫虾兵蟹将把鱼都赶到你的网里，结果饿死了不少人，现在叫海神知道了，给我定了罪，贬到别的江里去了，明天我就得走。"小伙子一听着了急，忙说："干爹，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老头儿寻思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明天晌午，我把新来的那个管江的领来，你管他叫'叔叔'，兴许他能拉扯你一把，不过这也不一定。"

小伙子也没法，只好对老头儿说："干爹，你这一走，不知能不能再见着你。我们跟你走吧，又怕连累你。这样吧，明天我们多送你一程。"说着就要收拾东西，给老头儿弄好吃的。老头儿忙拦住他，说："送我事小，你得谢谢那些鱼鳖虾蟹，是他们给你赶的网，要不你打的鱼能一般大吗？"小伙子一听谢鱼鳖虾蟹，可就犯了愁。

老头儿说："你点上几炷香，再往水里扔两箩筐馒头就行了。"老头儿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小伙子把街上馒头铺的馒头全包了，又用箩筐挑到江边，点上香就往江里扔，村里的人都寻思他疯了，他也不顾，倒了半天，直到江里说"行了"，小伙子才回家。

他刚到家，老头儿就带着一个人进了屋。只见那人跟老头儿一样，也是小脸儿不大，小眼睛溜圆，小胳膊小腿儿，只是岁数小点儿。老头儿给引见完了，告诉小伙子："以后有啥事，找你的干叔叔。"年轻的王八精打量一下屋里的摆设，说："找我也没用，我可不能像你，光顾你干儿子，看着别人活活饿死。我在这儿就不能叫穷的穷，富的富。有鱼大家打，有财大家发。"

酒菜上来了，年轻的王八精扫一眼桌上的大酒大肉，抬腿就走。老头儿一看，赶忙追了出去，等小伙子追到门口时，俩人早没影了。

从此，渔民们又能打着鱼了，小伙子的家一点儿点儿穷了下来。他再也没有打着清一色的大鲫鱼和大鲤鱼。慢慢儿地，他的日子过得和大伙儿一样了。

讲 述 者：王桂荣 女 58岁 沈阳市 民间艺人 小学
采 录 者：程建华 女 沈阳施拉机厂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

274. 老鳖买炮仗

（辽阳市）

一进腊月门儿，天就冷得嘎巴嘎巴的，吐口唾沫掉地上也能摔八瓣儿。西北风嗷嗷叫唤，小北河冻得死登登的，花轱辘牛车走在上边一压一道白印儿。

小北河边上有个堡子叫长沟沿，住着个小伙儿叫大牛，靠扛活挣几个钱儿，将够糊弄饱肚子。眼瞅着到了年根儿底下，大牛划拉划拉劳金钱，要过河进城去买炮仗，不为听响儿接财神，专为崩崩穷气儿。

临走那阵儿头顶着星星，回来那阵儿脚踩着月亮，两头儿不见日头。大牛走得浑身腾腾冒热气儿，怀里紧紧搂着一帽兜子炮仗，走到小北河边上正要过河，河中间一下子闪出个白胡子老头儿，挡住了大牛的去路。那老头儿弯腰巴叉，走道直打晃儿，齁嗽气喘地哀求他说："小兄弟，帮帮我吧，我眼看就要憋死了。"大牛赶忙说："我倒是想帮你个忙，可我身上除了这一帽兜子炮仗，别的什么也没有哇？没有治病的药，也没有管饿的饭。要不你跟我到家，好歹能供你吃个饱。"白胡子老头儿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说："别的对我没用，就想要你这一帽兜子炮仗，过三过五保准还钱。"大牛听了纳闷儿，这炮仗能顶啥用？老头儿看出了大牛的心思，急着说："你别管我要这炮仗干啥，反正有它我就死不了，钱我保准还你，说话算数，吐口唾沫就是钉。"大牛忙递过炮仗说："你老留下吧，谁放还不是放。我不用你还钱，我买炮仗是为了崩'穷'的，年年买，年年崩，也没崩跑穷神，也不过听听响儿，心里敞快敞快。"老头儿接过帽兜子，乐得眼睛直放光，对大牛说："那我就收下了，你明儿下晚儿一定到这儿来，门口儿有一堆炮仗皮的就是我，你就在门口喊：'铜帮铁底老长沟沿王大爷在吗？'我就出来了。到时你可一定来。"大牛点点头回家去了。

阴历二十五这天，半夜里就听小北河上"丁当丁当"地响了半天。大家伙儿直纳闷儿，不年不节的，谁家半夜放炮仗？

第二天下晚儿，大牛在家冻得扛不住劲了，就出门一溜小跑赶赶寒气。跑着跑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小北河上。真怪！在河当间儿不知谁当当正正盖了三间大瓦房，门口有一堆炮仗皮，放炮仗的地方把冰崩开个口子，从里往外"咕嘟、咕嘟"直冒气泡儿。

大牛心里合计，看样儿这就是白胡子老头儿的家了，反正也来了，就进去坐一会儿吧。大牛就冲着屋里喊："铜帮铁底老长沟沿王大爷在家吗？"不大一会儿，就听里边有人答应："在家呀！是大牛兄弟吧？"话音刚落，从里边走出了那位白胡子老头儿。这回，老头儿可不是从前了，精神多了，腰也不弯，背也不驼了，还穿着一件翠绿的毛坎肩，见了大牛特别高兴，紧着说："快请屋里坐。"

他俩进了屋，屁股刚着炕沿，白胡子老头儿就急着忙着地抓一把东西送过来说："谢谢你救了我，没啥好的，这把黄豆送给你吧。"边说边把那把黄豆放在大牛的帽兜子里。

大牛生气了，抢过帽子把里边的黄豆都倒在地上，把帽子往脑袋上一扣，说："你这是拿我逗闷子，再穷也不能要你这把黄豆，你自己留着吧。"说完气哼哼地走了。

那白胡子老头儿只好叹口气摇摇头进屋去了。

大牛边往家走边寻思，这老头儿可真古怪。走着走着一回头，哟！怪了，人和房子都没影儿了。大牛忽然醒过腔来，谁能在河当间儿的冰上盖房子呢？老头儿一定不是个凡人。他想知道个究竟，就磨身往回跑，到了刚才那地方一看，除了炮仗皮，什么也没有。他忙摘下帽子一抖落，只见里面还夹着一粒黄豆，拿起来沉甸甸的，仔细一瞅，嘴！原来是一粒金豆子。心里一算，正好是自己买炮仗用的钱数。

他细一寻思，明白了。以前听老辈人说过，这小北河里有个鳖仙，专靠喝西北风活着。今年冰冻得太厚，鳖仙憋得够呛，想拿炮仗崩个气眼。赶上大牛这么好心，把炮仗给了它，鳖仙要报答，送他一把金豆子。可是大牛命里该有九升不够一斗，硬把金豆子倒回去了，就剩下这么一粒。

大牛舍不得花，当传家宝一直传给了后辈。现在在谁手里，可说不准了。

讲 述 者：崔云龙 男 60岁 辽阳市小北河供销社 职工 中学
采 录 者：王成穗 男 37岁 辽阳市白塔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夏春成 男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辽阳市小北河供销社

275. 夜 明 珠

（大连市）

从前有个打柴的小伙子，家里就一个老妈妈。他每天到河坝上砍柴的时候，都要摘些红姑娘、甜甜、高粱乌米[①] 捎回家来，给妈妈吃着当营生。打柴卖些钱也是买点儿桃子、光头饼、麻花、沾果啥的，给妈妈解馋。

后来，妈妈死了，小伙子想得没魂儿似的。他把妈妈埋葬在天天打柴的河坝底下。

小伙子还天天上坝上打柴，打柴的时候，还摘红姑娘、甜甜和高粱乌米。天黑了，他来到妈妈坟前，把摘来的东西摆在坟头，再磕三个头，才回家。

① 红姑娘、甜甜、高粱乌米：前两者为野果，后者为高粱病变后生出的包块，可食。

有一天，小伙子又去砍柴，还没等到坝上，就听有个女子的哭声。小伙子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穿着一身大孝的年轻媳妇，一边哭一边说："好人哪，你死了，扔下我一个孤身女人哪，没吃的，没喝的，炕上冰凉的少柴禾，可咋活呀？"

小伙子听她哭得抓心挠肝，也怪心酸的。可自个儿是个大男人，咋好上前去劝说呢？他刚要转身砍柴去，就听那小媳妇在河边上喊："我的亲人哪，我跟你去了！"小伙子回头一看，哎呀，那小媳妇正往河心里走哪！这阵小伙子顾不得男人女人了，救人要紧啊，他三步两步紧跑过去，一把拉住了小媳妇的衣裳说："大嫂，大嫂，别这样，寻窄道哪中！一个人也得活，我也是一个人，不是活得挺好的吗？"

小媳妇一看小伙子拽住了她，就对小伙子说："大哥，你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咱们两人合在一块儿，不就成了一家啦！我跟你一块儿过日子中不中？"

小伙子没想到这一层，他可怜小媳妇，又可怜自个儿。再看看这小媳妇的模样，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他红着脸说："中倒中，就是我家穷。"小媳妇说："不怕穷，不怕苦，只要夫妻知心知意，喝口凉水也舒心。"

就这样，小伙子和小媳妇成了婚。嘿，那小日子过得美透了。你想，媳妇人俊、手巧、心眼儿也好，小伙子勤劳、善良又厚道，那感情咋能不好？

小伙子有个姨娘，听说小伙子成了家，就领着孩子来串门。小两口儿对嫂娘满招满待，可亲热了，姨娘挺欢喜，就在他们家住了下来。

那阵儿，天又热又长，姨娘到晌午总要睡一觉。姨娘的小孩儿七八岁，光顾玩，不跟妈妈睡晌觉。一天晌午，小孩儿在后园子的壕沟里看鱼打漂。忽然，瞅见小媳妇"扑噔"一声跳进沟下边的大水坑里去了。小孩儿吓得直哭，喊着："嫂子淹死了！"可是不一会儿，小媳妇出来了，那一身衣裳，一个水珠儿也没沾着。

第二天晌午，小孩儿又看见小媳妇跳进水里。这回，他没哭，瞪着眼睛往水里看，啊呀，不得了！嫂子没有了，只有一个老大老大的鲤鱼在水里游。小孩儿把这事告诉了他妈，他妈说："千万别吱声，明个我看看去。"

第三天，姨娘偷偷地瞄着小媳妇。吃过晌饭，小媳妇又往后沟去，姨娘悄悄跟着。小媳妇哪知道有人跟着她？到了水坑边，她又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小媳妇跳进水时，就变成了一条大鲤鱼。

姨娘看得清清亮亮，吓得浑身筛糠直哆嗦。她赶紧跑到坝上对外甥说："了不得啦，你那媳妇不是人，是个妖精啊！"小伙子愣住了，他说："姨娘咋啦？外甥媳妇惹你生气啦，你咋骂她呢？"姨娘拍手打掌地说："小天天哪，你媳妇是个鲤鱼精，我和孩子都看得真真的，她天天晌午到后壕沟的大水坑里洗澡。一个精灵守在身旁，你早晚得受害。"小伙子半信半疑地说："我得亲眼看看。"

又一天晌午，小伙子亲眼看见了，他媳妇到水里变成了一条鲤鱼，这回不能不信了。

可是，他对姨娘说："别着急，等我问问她。"姨娘一拍大腿说："傻子，你可问不得，一问，她准先害你。"小伙子说："她就是一个精灵变的，也是一个好精灵，哪能祸害人？你放心吧！"姨娘气得脸煞黄，心里骂道："哪辈子打光棍打丧了？"

姨娘背着小伙子，把这事对一个挺有道行的老道士说了。这老道士一听，可乐坏了。因为他早知道河里有个鲤鱼精，修炼的功果快满了，他想拿住它，为的是取宝。可是鲤鱼精也不是好对付的，老道士干着急，就是捉不到。

老道士运足了丹田气，唰唰唰，用朱砂和黑狗血写了几道符，交给姨娘说："千万千万别露馅儿，等半夜子时，你偷偷地把这几道符，往大门上贴一张，二门上贴一张，再把炕上东西南北都贴上。最后这张长符，你悄悄地贴在她的后背中心。这样，她就跑不了啦，天亮不多时，这个妖精就得现出原形死去。

姨娘回来，像往常一样，媳妇也没留心，她哪里想到，有人正在算计着暗害她呢？

半夜子时，小伙子和媳妇都睡得死死的，姨娘照老道士的话悄手蹑脚地贴上了符。最后那道长符，她趁小媳妇一翻身的夹当，给她贴到背上了。

天亮了，小伙子看媳妇脸色煞白，身子软瘫瘫地不起炕。他问媳妇咋的了，媳妇含泪拉住他说："我把真情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水里的鲤鱼精，修行了千年，本想成龙，后来，看见你天天上坝砍柴，那么勤劳，对老妈妈又那么孝敬，我受了感动，就变成了人，要和你做一辈子夫妻。谁知，姨娘看破了真情，老道士施了法术，我这背上有重符，就要显原形了，你千万别害怕呀！"

媳妇说着哭着，她背上的符像千斤石磨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小伙子也哭得泪人一样，他对媳妇说："我找老道士去，叫他把符给收了，我愿意永远和你一块儿过日子。"小媳妇说："晚了，这符已经扎到我的心里去啦，揪不下来了。"

好心的小媳妇还有好多话要说，可是她挺不住了，在炕上翻滚几下，就变成了一条大鲤鱼，全身金翅金鳞，两只眼睛，亮得像星星月亮，淌下的眼泪一串一串的。就见她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挺费劲地对小伙子说："好人哪，我就要死了，咱们夫妻一场，我死了也要给你留下日后的生路啊！你快拿刀来，把我的两只眼珠子挖出来，日后送给皇上，你会大有好处的。"小伙子对着鲤鱼精哭啊哭啊，他说："我咋能那么狠心挖你的眼珠子？你若真死了，我要好好埋葬你。"鲤鱼精说："你真傻，老道士害我，就是为了我的眼球子。我的眼球子是无价之宝，是夜明珠啊！老道士是咱们的仇人，叫他等着报应吧！"小伙子站在那块儿还是不动弹，鲤鱼精急了，她催着小伙子说："快拿刀来呀，快，快，老道士就要来了！"

小伙子势逼无奈，他咬着牙，闭着眼睛，挖出了鲤鱼精的眼球子，急忙装在兜里。

就在这时，老道士一步闯了进来。他一看鲤鱼没有了眼珠子，就问小伙子哪去了？小伙子说不知道。老道士不信，就在他身上翻。

小伙子眼看鲤鱼精要断气了，他顾不得和老道士厮巴，抱着鲤鱼精大哭起来。老道士上前就要扯他的衣裳。这时，就看鲤鱼精猛地拼命翻了个身，使劲压住了老道士的双手，大喊一声："快上京城去，找皇上！"

小伙子不得不跑了，可又舍不得扔下鲤鱼精，就猫在粮房米柜里。

老道士见小伙子跑了，就拔脚去追。

小伙子听老道士走了，又从米柜里出来，一看，鲤鱼精已经死了。他把鲤鱼精埋在河坝底下妈妈坟的旁边。他哭了拜，拜了哭，老半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坟地。

小伙子没有进京献宝，他把鲤鱼精的眼珠子放在炕上，守着它，和它说话。

这阵，天已经黑了，可小伙子的屋里通亮通亮，鲤鱼精的两颗眼珠子真是夜明珠啊！小伙子又把它金金贵贵地装在贴身的衣兜里，上炕睡觉了。

老道士追小伙子，一直追到京城。他见了皇上，问有没有人来献夜明珠。皇上说没有。老道士说："过不了几天，准有一个人来献这宝物。他是偷我的呀，皇上可不能赏他，要赏应该赏我。"可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人来献宝。皇上说老道士有欺君之罪，就把他给杀了。

自从小伙子有了夜明珠，每天夜里，他的屋里好像出了太阳一样，照得窗户外边都锃明瓦亮。这件事像风刮的一样快，远近人们都传说开了。

传来传去，又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派人来请小伙子进京，他不敢不去呀！小伙子带着夜明珠进京见皇上去了。

到了京城，小伙子把鲤鱼精的经历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对皇上说了，然后，献上了夜明珠。皇上捧着两颗放光的夜明珠，对小伙子说："这真是天下少见的奇珍呀！你和鲤鱼精都立了大功。现在，你要官，还是要赏银，你想要啥？快说吧。"小伙子说："我啥也不要，就要埋我妈妈和媳妇那疙瘩的几亩地，我好天天在那里守着妈妈和媳妇干活儿。"

皇上答应了，还在那里给小伙子盖上房子，置上了车马。后来皇上又给鲤鱼精媳妇立了一块碑。

讲述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于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录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退休干部 小学

276. 蚆蛸精还愿

（长海县）

从前，山东登州府有一个叫张善堂的老汉，领着两个儿子漂洋过海来到岛上，靠一

条小船装杂货拉载过日子。大儿子张海，心肠狠，人性恶，谁家的闺女也不肯嫁给他，三十好几了还没讨上个媳妇。小儿子张河却和老爹一样，忠厚老实，心眼儿好使，从小和哥哥不对付。老大好吃懒做，爷仨经管一条船，老爹和弟弟倒成了他的伙计了。

一天，小船在鹿岛避风，老爹和弟弟被逼着下地上粮。晌午了，太阳暖洋洋的，老大躺在甲板上晒阳阳，刚迷迷糊糊想睡觉，就听船身嘎叭响，抬头一看，从船帮下爬上来条大蛇蜎[①] 腿，足有椀杆粗。从小听爷爷讲，“蛇蜎伸腿，必定发水”。管它伸腿不伸腿的，我先尝尝鲜再说。老大拿起斧头，对准蛇蜎腿“吭哧”一声，把一条蛇蜎腿砍下一丈多长。这一砍不要紧，不到一烟袋工夫，天也昏了，地也暗了，风也起了，浪也大了，潮水一个劲儿地猛涨，简直要把鹿岛淹没了。老大吓坏了，赶紧拖着蛇蜎腿钻到后舱里去了。

这会儿，下地上粮的爹爹和弟弟正在酒楼上喝酒。正喝着，忽然来了风雨，乌云遮天，墨黑墨黑地伸手不见巴掌。老爹醉倚在墙上，不知不觉就打起了呼噜。梦中，一只大蛇蜎精拖着一条血淋淋的腿向他爬来，爬呀爬，爬到他跟前站起来说：“老头儿啊，你大儿子好狠的心哪，我千辛万苦修行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只剩今天最后伸一次腿就成仙了，哪知你那个小逆子把我的腿砍去了一截，真真疼杀我也！”老头儿一听，“扑通”一声跪下说：“神爷饶命，小子大逆不道，老汉定要严加管教，念我小儿子还小，请神爷给老汉留条性命……”蛇蜎精睁大圆眼说：“留你一条性命，我这条腿怎么办？”老爹磕了一个响头说：“神爷息怒，老汉有祖传秘方，几十年不曾用过，让我试试，给你把腿接起来。”蛇蜎精说：“老汉如能把我的腿接上，等我成仙之后，必送一条百担大船给你，报你的大恩！”蛇蜎精打了一个哈欠，把张善堂老汉吓了一跳。睁眼一看，小儿子正叫他，再看看天，还是阴乎啦的，雨一个点儿地下。他二话没说，拉着小儿子，扛着粮，冒雨跑回码头。

上船一看，大儿子把一截蛇蜎腿拖在前舱里，正要切了下锅。老汉一看急眼了，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好话说了三千六，好歹把蛇蜎腿要了出来。

老汉拿着斧头，在小舵把上砍下了筷子粗细一根柳木，让小儿子去和了半盆荞麦面拿来，他跪在甲板上，边磕头边祷告：“蛇蜎爷，快把断腿伸上来！”话音刚落，只听“咕噜”一声，一截血淋淋的蛇蜎腿伸到了甲板上。他按爷爷教给的法子，用柳条棍把两截腿穿起来，四周用荞麦面糊上，然后脱下褂子把蛇蜎腿包了个结结实实，祷告了一番，蛇蜎腿才慢慢地缩进了水里。

老大没吃上蛇蜎腿，就把爹爹和弟弟记恨在心上，从那以后，抬手就打，张嘴就骂，一天到晚不干活，当起了甩手掌柜的，船一收港，就下了地，逛街串巷到处转。

---

① 蛇蜎：章鱼。

后来老大在赌钱场上交了运气，捞了大把的光洋，把小子美得不知怎么好了，在大河口码头买了一座四合院，娶上了媳妇，又买了条八十多担的大船，起名“泰上顺”。这“泰上顺”可不一般，那个威风劲儿就不用提了。开船那天，船上披红挂绿，鞭炮齐鸣，大红的条幅贴满了船。大桅上贴着“大将军八面威风”，二桅上是“二将军百灵相助”，前燕翅上贴的是“船头无浪行千里，舵后生风送万程”，后燕翅上是“九曲三湾随舵转，五湖四海任舟行”，横批是“顺风相送”。老大坐在锚篷[1]里喝着香茶，摇着彩扇，好不快活。

老大有了资本，就更不拿爹爹和弟弟当人了。一次弟弟顶撞了他一句，他一杠子砸过来把弟弟的腿给打瘸了。爹爹骂了他一句，他二话没说，两拳就把爹爹的眼睛打瞎了，打这以后，老爹爹和弟弟成了残废，更拿他没办法，只好忍声吞气当伙计。

转过年，老大又娶了个小老婆，这个小老婆是南方人，从小在“家家船”上生，在“家家船”上长，长大了也总喜欢船哪水的，跟了老大以后，在四合大院里住够了，成天跟老大磨牙，要想当海神娘娘。正好赶上“泰上顺”去高丽邦，就把她给装上了。在北方，打老辈起就不兴这一套，认为妇道人家上船是不吉利的。老头儿眼瞎看不见，听说儿媳妇要上船，说又不敢说，就跪在船头磕头求神仙保佑。老二叫哥嫂也跪下，老大一听火冒三丈，一脚把弟弟踢进海里，回头吩咐船老大开船，多亏伙计们说情，大家放下舢舨才把老二捞上来。

“泰上顺”顺风跑了一天一宿，第二天下半夜，一点儿风丝也没有了，“泰上顺”只好要潭[2]。老大叫伙计去睡觉，让瞎眼老爹和弟弟放风，他自己钻到锚篷里搂着老婆抽大烟。

天傍亮儿，老天起了龙卷风，还没等把大铁锚搭上来，风就不让劲了，大雨像瓢泼，海浪起天高，八十多担的大船，就像个小水瓢，在浪尖儿上打转转。满船人哭爹喊娘乱成了一锅粥。放捞子[3]吧，二百斤的大锚一下去就滑了，一百八的二锚下去又通梢了[4]。伙计们慌了神，都在准备后事，找绳子的找绳子，穿棉衣的穿棉衣，然后捆绑在一起等着死了。

老大和小老婆吓得屁滚尿流，赶紧烧香磕头，祷告娘娘送灯来。你别说，还真灵验，不大工夫，在黑洞洞的海面上果然出现一盏灯，灯越来越近，转眼来到船头。定睛一看，原来是个放光的大圆顶礁石。老大乐得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吩咐伙计们快放舢舨。

舢舨放下了，老大搀着小老婆上去了，把值钱的东西也搬上去了。伙计们要上去他

---

① 锚篷：指舵楼子。
② 要潭：抛锚。
③ 放捞子：把锚缆的一部分缠到锚刺上，放入水中，以保持船身的平稳。
④ 通梢：锚缆从锚刺上滑脱。

不让，有个伙计扳着舢舨要上去，老大举起斧头，“咔嚓” 一声，把手给剁掉了，然后划着小舢舨，朝着大圆顶礁石去了。哪知，舢舨刚离开大船，一个开花大浪劈头盖脑地泼下来，夫妻成了落汤鸡，差点儿翻了瓢。大船上的东西被水冲了个溜溜光，幸亏伙计们捆绑在桅杆上，一个也没落水，可是瞎眼老爹和瘸腿弟弟却被颠到海里，连尸首也不见了。

俗语说：天亮的风，一时凶。日出东海，风停雨住，海面像镜子一样平静。老大夫妻俩在海里漂了大半宿，已经筋疲力尽了，见大船稳稳当当站在远处，就不要命地摇着橹往上靠。眼看快靠上去了，忽见水面“哗啦”一声响，从海里伸出个大蛇蛸头，两个眼睛放蓝光，足有盆口那么大。老大一看吓傻了，掉过船头往回摇，哪知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唰啦”一声，从水下伸出了八条大蛇蛸腿，八条腿像桅杆，把小舢舨紧紧地围起来，再也摇不动了。老大夫妻慌了神儿，跪在船上磕头如捣蒜，求海神爷保佑，喊破了嗓子也没有用。不大一会儿，就见八只大腿一合拢，把小舢舨紧紧地箍起来，一点儿点儿往下沉。老大撕破了嗓子喊救命，喊了两三声，就沉到水里不见了。

伙计们一看，一个个吓得脸色蜡黄，连话都不会说了，一个劲儿地烧香烧纸磕头求神。过了好一会儿，海面上突然蹿起一根大水柱子，浪花开处，一条大船钻出水面。船上站着两个泥人，正朝这边招手。有个伙计眼尖，指着两个泥人大喊一声：“哎呀，你们看，那不是老爷子张善堂和他的小儿子张河吗！”大伙儿一看，都惊呆了，急忙掉转船头迎上去。靠上去一看，那船和这条船一模一样，老头儿和儿子浑身是烂泥。问他们，他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迷迷糊糊回来了。

人们跳过船，用清水把他们父子洗了一遍，这一冲不要紧，身上的烂泥冲掉了，老头儿的眼睛也冲好了，复明了，小儿子也不瘸了，像头牛似的站在那儿，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正在这时，一个十搂多粗的蛇蛸脑袋，从水里钻出来，瞪着一对盆口大的蓝眼睛朝人们闪动了两下，好像是告别，然后，慢慢沉到海底下不见了。见这情景，人们齐刷刷地跪下去，念念不忘蛇蛸精的大恩大德。

太阳出来了，海面风平浪静。老张头儿和儿子张河领着两只大船，朝鹿岛开发了。打那以后，爷儿俩和伙计亲亲热热，买卖越做越兴隆，日子越过越甜美。

讲 述 者：张德让 男 66岁 长海县大长山岛敬老院 院长 中学
采 录 者：傅清君 男 长海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大长山岛敬老院

277. 金箍虾枪

（长海县）

凡是跑船的，常在黄海北边看见一条三丈多长、套着金箍的大虾，这就是东海龙王派到这里镇守海口的虾将军。为什么虾枪上套着金箍呢？这里面有段来历。

有一年，一条大船在安东装上豆饼往山东运。跑了不到三个时辰，就见一团黑云罩住了船头，大船停住了。船老大升了篷，大船仍纹丝不动，不光不动，还颤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声音。人们觉得奇怪，风和日朗的天气，怎么会跑不动呢？船老大叫香童赶快烧香，求海神娘娘保佑。不管怎么烧，就是不灵。又一想，是不是船上带进了什么。他叫伙计们翻舱，彻底检查。伙计们去了不多会儿，在桅杆底下发现了一条小青蛇。那小蛇，指头粗细，盘在一起，浑身不住地抖动。这一看，大伙儿立刻明白了。

原来，蛇是不能过海的。蛇一过海就要变成一条无恶不作的蛟龙，连龙王爷也对付不了。大伙儿手提鱼叉围上来，小青蛇见事不妙，“唰啦”顺着板缝钻进舱底不见了。

小青蛇进舱底，就更难找了。大家正在犯难，忽听海面上“嗷”地一声，一条大虾钻出水面，朝着大船冲上来。那锋利的虾枪放着青光，足有丈把长，来到船边又沉下水底，只听“忽通”一声，大船左摇右晃。舱下的伙计慌慌张张跑出来说：“不好了，舱底被啥穿透了！”船老大跑到舱下一看，原来是虾枪穿进了底舱。正不知怎么办好，只见那条小青蛇慌慌张张从舱底钻出来，顺着豆饼垛爬上去，跳进了大海。

小青蛇一入海，立刻变成了一条瓦缸粗五丈多长的大蟒蛇，那条虾精一看，拔出虾枪就去追。这一拔，船底留下个大窟窿，海水哗哗往里冒，船老大一看不好，领着伙计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下，一边磕头一边祷告：“海神爷，行行好，海神爷，行行好。”正祷告着，只听“咔嚓”一声，往舱底一看，那根大虾枪又插进了船舱，堵住了洞口，大家舒了一口气。上来一看，只见那条虾精折了虾枪，昂着个光秃秃的脑袋，追赶着那条蟒蛇，边追边发出“嘎嘎”的叫声。蟒蛇跑了一程，一猛子沉到海底，虾精不怠慢，紧紧追上，把头扎进水里往上一挑，大蟒蛇漂出了水面。正这时候，海底钻出一个大蟹子，足有碾盘那么大，两个大夹子像两把大剪刀，对准大蟒蛇，“嚓嚓”就是两剪子，把蟒蛇剪为三段，鲜血暴流，染红了大海。

船上的人都看呆了，立刻烧纸烧香祷告说：“海神爷啊，你为了救俺们一船人，把神枪截了留在船上，你的大恩大德，俺们永世不忘。请放心，到港后俺们一定修补神枪，来日奉还。”说到这儿，虾精和蟹精不见了。海面上留下一片红。

船到了石岛，卸完货，船老大拔下虾枪，雇来工匠打造了金箍套在上面。在返回安东的途中，经过老地方，船又不动了。大伙儿正着急，海底钻出一条大虾，光秃秃的脑

袋搭到船帮上。船老大一看，立刻明白了，马上叫伙计们把虾枪抬出来，给虾精套上了。虾精戴上了金箍，把头一摆，沉到水里不见了。

从那以后，在这一带海面上，经常可以看到一条头上套着金箍的虾精，那黄色的金箍，明光闪亮，十分耀眼。

讲 述 者：孙亿林 男 54岁 长海县獐子岛养殖场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吴厚奎 男 32岁 长海县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
采录地点：长海县獐子岛

附 记：

这个传说在大连地区沿海诸县流传较广。庄河、新金、瓦房店、金州、旅顺等县、区在普查采录中都有所闻，情节基本相同。

278. 老渔翁擒海怪

（长海县）

早先，长海县西岛有个老渔翁靠蹲滩头钓鱼过日子。为了赶潮流，他常常不来家吃晌饭，用地瓜叶煮疙瘩汤，装上一泥罐子带到滩头，放到礁石上，就钓鱼去了。有一天，到傍晚要回家时，他捧起罐子一看，里边剩的疙瘩汤不见了，以后几天也是这样。他很纳闷儿，又总琢磨不出这里边的道道儿，就留个心眼儿，偷偷地趴在不远的一块礁石后边看着。

这天，日头漂在水皮上的时候，从海里上来个人不像人、虾爬子[①]不像虾爬子的怪物，直奔泥罐子，捧起罐子把头钻进去就喝起来。渔翁提着长长的渔竿，轻手轻脚地走过来，把渔竿掉过头，劈头就给了它一下子。海怪猛一惊，撒腿就跑。可那罐子套住了它的头，慌慌张张地挣不脱，渔翁随后追着打。那海怪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礁石档里跌跌撞撞，一下把罐子碰碎了才露出头，朝渔夫看了一眼，没命地钻进海里去了。以后过了八年，再也没见过这个怪物。

再说这岛上有家员外，一天，有个青面獠牙的汉子，钻进了员外家的闺房里赖着不走，当时就把员外家的小姐吓昏了。他说小姐是他的媳妇，员外是他的老丈人。老员外不敢对付他，只好一面应付，一面请巫婆、神汉和老道来家捉妖驱邪。忙活了一大气，谁

① 虾爬子：寄生在海螺壳里的一种非虾非蟹样的肢节动物，又名叫“爬喳虾”。

也治不住，全家人愁得没办法。

这会儿，那个老渔翁的老婆刚好来员外家当老妈子，专门伺候小姐，员外就打发她给那汉子送酒送饭。老妈子硬着头皮往里走，一掀门帘，刚要跨门槛，被那汉子一把推出门外，只听他瓮声瓮气地说："我要喝粥！"

这工夫，员外家忙成一团，送走了道士，又来了跳大神的，把员外忙得裤子都没有工夫提。厨房锅里做着八宝粥，老妈子盛上一碗，两手端着，又胆虚虚地走进小姐的房间，偷偷扫了那汉子一眼，冷丁觉得那模样好像听谁说过。这时候汉子正坐在炕上，怀里抱着昏迷不醒的小姐，像哄孩子睡觉似地不停地摇晃着，他瞅了一眼老妈子，哼了哼鼻子说："嘴上念念咒，纸上画画符，能管什么用！那都是熊人的。"老妈子也不敢打岔，壮着胆子说："老爷吃粥吧！"那汉子挥手一扇，饭碗打个稀碎，他气哼哼地说："我是小孩儿么？你家老爷赶不走我，又想饿死我呀！"老妈子心想，敢情他的饭量大，嫌不够喝的。回头进了厨房，提来一水桶八宝粥。那妖怪一看水桶，吓得一个高儿从炕上跳起来，仔细看了看水桶，才舒了一口气。老妈子被他吓了一跳，就问他："你怎么啦？"妖怪是个直心眼儿，随嘴说起来："我谁也不怕，就是八年前，在北海湾里偷吃过一个人放在礁石上的东西，被那个戴着一顶破草帽，拿着一个长家伙的老头儿打了一顿，我差点儿死在他手里，到如今想起来心里还发抖。"老妈子一听，心里明白了，原来它就是被俺老头儿打的那个海怪呀！她急忙安抚海怪说："你别着急，我知道你想喝什么粥了，你等等，我给你去做。"海怪一听乐了，就问，"你知道那叫什么饭么？会做吗？"老妈子装着听懂了，告诉他："那叫天鹅下蛋荷花叶汤！"海怪连忙点头说："对呀，对，我就想喝天鹅下蛋荷花叶汤，快点儿做！"

老妈子出了小姐房间，急忙告诉员外说："这个妖精是个海怪，俺家老头子能拿住他。"员外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立刻叫仆人骑马去找老渔翁，不一会儿，来到老渔翁家。老渔翁正在修理渔竿，听了来意，皱了皱眉，心想，岛里岛外，谁不知道这个员外心肠毒辣，说不上他又要什么花招，我可不上他的当。想到这，他连腚也没抬一下。仆人看他没吱声，又催他，他连理也不理。仆人没法子，只好回去告诉员外。员外也忘了平日的威风，亲自去拜请老渔翁，进门就叫老大哥，渔翁连眼皮也没抬地说："不拿穷人开心吧！"一句话把员外噎得直瞪白眼。老渔翁没好气地说："我能有那么大的本事治海怪，你也不敢逼俺老婆上你家当老妈子抵债呀！"员外听了脸通红，又赔不是又道歉，好话说了九千六。老渔翁其实也被他们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对财主抱有戒心，就说："你把俺老婆叫来家，去不去，等俺俩合计合计再说。"员外哪敢怠慢，赶忙回去了。

老妈子一回家，手里还拿回了十个大元宝，又把原委对老头子说了。渔翁说："看小姐的面子，我就去一趟吧！"

来到员外家，老妈子从厨房提出一桶热气腾腾的地瓜叶子疙瘩汤来到小姐房间，海

怪一看高兴地说："对，就是它！"海怪伸手捧起水桶要喝，桶沉，老妈子把水桶的铁梁给它套在脖子上。老渔翁照着那年在滩头钓鱼的打扮，穿戴好了，提着长长的渔竿，跨进闺房，把渔竿朝地上一蹦，指着海怪骂："你这个畜生，让我找得好苦，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海怪正低头喝汤，听到骂声，抬头一看是老渔翁，打个愣闪懵住了。身旁的老妈子眼尖手快，托起水桶一下子扣在了它的头上。滚烫的疙瘩汤把它烫得大叫一声，一头倒在地上显了原形，原来是一只爬出海螺壳的虾爬子。老渔翁上去一脚把它踩扁了。

员外和他的老伴儿进来一看，都吃了一惊。老渔翁说："把虾爬子拿到锅底下焙一焙，再用黄酒给小姐灌下去，以毒攻毒，准能好！"员外照办了。果然灵验，小姐喝了药马上醒过来了。员外一家抱着小姐哭了一阵，回过头来，又千恩万谢地感谢老渔翁。

这件事传扬出去，成了十里八村的笑谈。

讲 述 者：梁江祥 男 82岁 长海县小长山岛西沟屯 船工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玉秋 男 长海县小长山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9月

采录地点：长海县小长山岛西沟屯

·生活故事·

279. 刻 薄 财 主

（满族　岫岩县）

从前，有个刻薄财主，他家雇了一些长工。他怕他们活儿干少了，干活儿时派人看着；他怕他们饭吃多了，吃饭时派人盯着。长工们一年到头当牛做马，财主净拿什么对待长工呢？饭两样儿，菜两样儿，就连吃的大酱也不是一个缸里的。财主吃的那缸酱，紫欧欧地红，一闻一股香气，不咸不淡；给长工吃的那缸酱，掺了一多半儿豆腐渣，不光味儿不正，还咸得要命。

别看财主刻薄，他女儿心眼儿可挺正。她可怜长工们没白没黑地干活儿，连口像样饭都吃不上。她还跟一个小长工处得不错。一回，她偷偷问小长工："你这几天怎么又瘦了？"小长工说："咳！你问问你那狠心的阿玛，连口大酱都舍不得给俺们吃。"姑娘说："你等着，我有办法。"

姑娘离开了小长工，到厨房见正在做黄米饭，她偷偷攥成一个团扔进酱缸里，再急急忙忙跑回去告诉财主说："阿玛，坏啦，咱家酱缸里有一团屎。"财主一听火啦："准是那帮穷鬼干的，我去找他们。不把人交出来，一年工钱一个子儿不给。"说着气哼哼地往外走。姑娘忙拦住说："阿玛，你不给工钱，谁给你干活儿？大农忙季节，地撂荒了，还不是咱家吃亏。"财主一听姑娘说得在理，一屁股坐在炕上，直喘粗气。这时姑娘又说："阿玛，依我看，这事别嚷嚷。有屎不要紧，咱给长工们吃，酱不糟践，活儿不耽误。"财主一想，对！第二天他亲手把酱端给长工们，怕长工们怀疑有假，上面还添了几棵大葱，说是犒劳大家。

长工们吃到好大酱，从心里感激财主姑娘，小长工跟财主姑娘也更要好了。可时候长了，小长工不能不担心，就对姑娘说："你阿玛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他不把你许配给当官的，也得找个有钱的，他知道咱俩好能让吗？再说我还是个民人[①]"。姑娘说："那赶明儿个咱俩就跑，到别处找生活去。"小长工说："你阿玛旗衙门里有人，他一告，把我抓住就什么都完了。"财主姑娘低头想了一会儿，笑着说："我倒有个好主意。"说着悄悄趴在小长工耳朵边，说了好大一气话。

当天晚上，小长工和财主姑娘偷偷跑了。第二天财主知道了，气得半死。他发狠去告小长工，就骂骂咧咧地往外走，想请人写呈子。

---

① 民人：汉人。

长工中有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大伙儿都管他叫大哥。长工大哥一本正经地堵住财主问："东家老爷，你上哪去？"财主正没地方出气，大声喊道："上哪？找人写呈子，告那个小王八蛋！"长工大哥说："哎呀，东家老爷，小点儿声，这事可告不得。"财主不服劲儿地说："我的女儿让人家拐跑了，我怎么告不得？"

长工大哥凑近财主身边说："我说你告不得，你就告不得。你想想，上面说'旗民不交产，满汉不通婚'，你女儿跟民人跑了，这就是犯了戒律。小长工倒容易抓，官家一拿就拿住了，可小长工能领你姑娘跑了，就不能向着你说话，他要一口咬定你答应的怎么办？到那时，你赔了姑娘，还得挨罚，挨几十大板倒没什么，要罚你几百两银子，你不心疼吗？再说，你没听古人讲，'子不教，父之过'，千错万错都在你身上，你就是满身是口，遍体长牙也说不清楚。依我看你就鸦默悄声拉倒吧。"长工大哥一席话把个财主说得一头栽在地上，半天才缓过气来，哭着说："我的姑娘跟汉人跑了，早晚旗衙门能不知道吗？"长工大哥把话声放得更低了，说："咳，你呀，怕丢名誉，怕犯事，做口棺材，说女儿死了，不就没事了吗？"老财主寻思了半天，没别的招数，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吩咐长工大哥代劳，到棺材铺买了口棺材。当天，前边长工抬，后边财主哭，哭到坟茔地，把"女儿"埋上了。

长工大哥领长工从坟茔地回来，走进财主屋，说："东家老爷，俺们累了，赏点儿酒喝吧！"财主一听眼珠子又瞪起来了："什么？要酒喝？我把好大酱给你们吃就好大照顾了，你们得寸进尺，从今往后谁再这么干，我扣他工钱。"

长工大哥把腰一掐，说："往日你给俺们豆腐渣吃，谁也没敢言语一声，今儿个你可放明白点儿。""我不明白！"财主大声喊。"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些长工们知道你姑娘和汉人跑了，你埋的是假人。""啊，你们想勒脖子！"财主更火了。长工大哥说："东家老爷别来火，你怕犯了上边戒律，埋了假人，可埋了假人犯什么罪你知道吗？"财主听他这么一问，半天没答上来。长工大哥说："这叫欺官、欺主之罪！你不待大伙儿好点儿，万一走漏风声，不就完了吗？"

财主一听又一头瓦在地上，长工们又是掐人中又是喷凉水，把财主救了过来，财主睁开眼睛看看长工们说："唉，往后该怎么办，兄弟们掂量吧！"

长工们快快乐乐地喝了一顿酒。

刻薄财主连气带吓，再加上窝火，没过半年就死了。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1岁 岫岩县兴隆台乡小虎岭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兴隆台乡

280. 别闲着和别叫唤

（开原县）

从前，有个老财主非常抠搜[1]。快过年了，老财主家里的活计成了堆，就又雇了个短工给他家干活。

短工叫大青，二十多岁，长得壮实，挺有道道儿的。老财主才雇了他来，就先让他抱着碾杆碾面，碾棚里虽说窗户糊得挺严，可是不给生火，也是冷得难受。大青正推着碾子磨面，老财主忽然想起他的脚还闲着，白在地上走，又叫人送来两筐麻籽铺在碾道上，让大青一边抱碾杆一边踩麻籽。他的儿媳妇一看大青的背上还闲着，又把孩子送来让他背上。老财主的闺女一看他的手还闲着，又送来两团生线让他捯。就这样，大青腰推碾子，手捯线，背上背着孩子，脚下踩着麻籽，真是浑身上下没有一处闲着。不一会儿就把他累得呼呼喘粗气，顺脸淌汗。老财主和他的姑娘、儿媳妇临走，还一再嘱咐大青，没有事可不兴藏奸偷懒，千万别闲着也别叫唤。

大青干了一会儿活儿，越干越生气，看东家他们走了，忽然灵机一动，就把碾房的窗子推开支起了一大半儿，回来之后又把孩子头朝下；脚下的麻籽也被他拨开许多窝；手里的线也不绷紧，任它嘟嘟啦啦地打疙瘩。

这窗户一开，吱吱叫的北风，把轧的细面吹得乱飞，到处都是。孩子大头朝下控得哇哇直哭；麻籽也踩不着；线捯得也净是疙瘩。大青一边干一边乐，哼哼地唱着小曲。

将近后半晌，老财主来看面，财主媳妇来看孩子，财主闺女来看毛线。他们还没进碾房，老远就看见窗户开着，进屋一看，妈呀！白面刮得这个干净，孩子哭得岔了声儿，线捯得这个乱劲儿，满地的麻籽是半个也没踩开！可把老财主和他的闺女媳妇气得眼斜鼻子歪。老财主手指着大青的鼻子大骂："死人，这面都飞了，你咋不把窗户关上哪？"大青看看他没吱声。财主的闺女也气哼哼地说："线都捯瞎了，你就不能解解吗？"大青瞅瞅她也没吱声。这时财主的媳妇也狠叨叨地说："孩子都哭哑了，你是个死人吗？也不会喊我一声！"

大青这才慢声慢语地说："少奶奶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别叫唤吗？"

---

① 抠搜：吝啬。

财主和他的闺女媳妇听了，想发火，又没有办法，直气得干眨巴眼儿。

讲 述 者：刘玉光 女 满族 36岁 开原县松山堡乡果子园村 农妇 初中

采 录 者：刘云河 男 开原县木材公司 职工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开原县松山堡乡

281. 二财主拜马

（海城市）

过去，有个大地主人称“二财主”，他花大价钱雇个大车老板，都叫他“刘大鞭”。二财主花大价钱雇长工有两个打算：第一，刘大鞭手艺高；第二，让他侄儿偷着学，啥时候学会了，再把刘大鞭辞掉。他心里想得挺好，这样做，明是花了大价钱，实际上是占了大便宜。

没用几天工夫，刘大鞭就猜出二财主的用意了，他也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很少打牲口，只要用鞭子一打，就让牲口转圈子，越猛打，牲口越快转，一转就是十多圈；二是他平时不用鞭子打牲口，净在后面拣土块儿打。这样一直训练到铲地了，他也被辞掉了，刘大鞭二话没说，算好工钱，背上行李卷就回家了。

再说二财主的侄儿，看到刘大鞭赶车扶犁使唤牲口不费劲，拿着鞭子牲畜就听使唤，自己就满有把握地蹚地去了。蹚到地中间，他一举鞭子，这两匹马就转开圈子，气得他狠狠地打。这一打，牲口转得就更快了，把庄稼糟塌一大片。他不打了，牲口还是转，人也被套绊倒了，肚皮叫犁铧给刮了一道大口子。

二财主没有法儿，只得去找刘大鞭，刘大鞭推说有病，说啥也不来了。另找别人吧，当地人谁也不干，好说歹说，总算在外地连找来三个，都是一气儿活的工夫就摔下鞭子不干了。都说他家的牲口摆弄不得，一举鞭子就转圈子，越打越转、不打还转……

二财主只得又去找刘大鞭，刘大鞭说：“你那枣红马八成是关老爷的‘千里追风’转世，打不得，一打就转圈，只好在后面磕头，你回去试试看吧！”

刘大鞭的话，把二财主打算卖马的念头给打消了，他心想，这是宝马不能卖呀。回家只好还让他侄儿赶车，并告诉他磕头的方法。

四月十八日庙会这天，二财主全家坐车去逛会。一路上，二财主和他侄儿轮流给牲口磕头，他们在后面跪下磕头，牲口以为是拣土块打它，所以就快走。一不磕头，它就

走得慢了，有时还站住了。这样一闹腾，他们把大街上的人都磕来了。人们说，二财主不拜佛，拜起马来了。把个二财主磕得拨棱盖儿[①]肿起多老高。正巧刘大鞭也来看热闹，叫二财主一把拽住，说了许多好话，还答应了刘大鞭提出的一些条件，刘大鞭才同意给二财主赶车了。从此，二财主才不给马磕头了。

讲 述 者：姜福友 男 52岁 台安县达牛乡岳家村 退休教师 中学
采 录 者：高玉良 男 32岁 台安县调镇镇政府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2月
采录地点：台安县达牛乡岳家村

282. 七岁小孩儿请“财神”

（朝鲜族　沈阳市）

还是很早以前，有一个姓朴的穷人，祖孙三代给一个姓金的财主家当佃户，年年打了粮先交租子，没过年就断了粮，断了粮又得朝财主借，欠财主的粮越来越多，日子过得也越来越苦。

有一年秋上，这家人家割了庄稼就入场，入了场就脱谷，脱了谷就交租，交完了租也就没剩几粒米，傍年根儿底下就断了粮。

有一天晚上，孩子阿妈妮对朴老汉说：“晚上这顿又没米下锅了，你看咋办呢？”

朴老汉抱着个脑袋说：“唉！没米下锅就饿一顿吧！叫我有什么法子呢？拼死拼活干了一年，到头儿来还是没米下锅，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啊！”

这家有个七岁的小男孩儿，很是精明，他听了阿爸基的话就问：“咱们家收那么多的粮，为啥都要给财主呢？”

阿爸基说：“小孩子家知道啥？种人家的地，就得给人家租子嘛！”

小儿子又问：“那咱家咋没地呢？”

阿爸基告诉他：“听你爷爷说，早先有块地，因为还不起债，都让财主给占去了。”

小儿子说：“那他抢咱们的地，咱们也偷他的东西呗！”

小孩儿这么说，大人谁都没有在意。哪曾想他真地到金财主家偷吃的去了。

天傍黑的时候，这孩子顺着大门底下爬进了院儿，进了院儿就直奔了仓库。他咋知

① 拨棱盖儿：膝盖。

道人家的仓库呢？这小孩儿机灵啊，平时看见财主家有啥好吃好喝的都往里边放，就知道那儿是仓库了呗！

要说这事儿都赶巧儿，这天晚上，财主家的仆人进仓库拿东西忘了锁门，小孩儿顺顺当当摸进了仓库。小孩儿碰到一个大匣子，伸手一摸，凉哇哇的是大米。他又碰到一个大笸箩，用手一摸，里面都是又细又匀的大米面。接着他又摸到一个大罐儿，用手一摸，粘糊糊的，用嘴一尝，甜丝丝的，里头装的是蜂蜜。

这小孩儿有小孩儿的心眼儿，他一寻思，我人小，背粮也背不了多少，干脆！用身子沾吧。他把破衣裳脱巴脱巴就下了蜂蜜罐儿，沾了满满一身蜂蜜。他出了蜂蜜罐儿，又一头栽进了大笸箩，使劲儿滚啊，又沾了满满一身大米面。

估摸沾得差不多了，“呼赤”“呼赤”地走出了仓库。你想，粘糊糊的一身蜂蜜，又沾了一身面粉，他一个七岁的小孩儿怎么能不累呢！

说来也巧，金财主出来解手，他刚一出门，借着月亮光一瞅，一个又白又胖的小东西，趔趔趄趄地从仓库里走了出来，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哆哆嗦嗦地问：“你……你是谁……谁呀？”

小孩儿把小腿一叉，两手掐腰，瓮声瓮气地说：“我是财神爷，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吧？”

金财主一听是财神，一连声儿地回答：“是！是！是！”

小孩儿指着金财主的鼻子说：“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去办，我就把你家的财物全都搬走！”

金财主一听可吓坏了，赶忙跪在地上央求开了：“财神老爷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可千万别把我家的财物都搬走啊！”

这时候小孩儿说：“我要到那朴佃户家住些日子，你得把你家的财物分一半儿，明天一早就送朴佃户家去，一点儿也不许耽误！”

金财主哪敢说不行啊！一个劲儿地点头说：“是！是！我一定照办！”

小孩儿说完，把大门一开，大摇大摆地朝自个儿家走去。

小孩儿一进家门就喊上了：“阿爸基、阿妈妮，这回可来吃的了，快拿一个大盆和一把铜匙来！”

小孩儿这个模样一进屋，把全家人也吓了一跳。小孩儿就把事情一来二去地全都告诉了家里，大人听了又是害怕又是高兴。当下，拿起铜匙刮啊，刮啊，连蜂蜜带面粉整整刮了一大盆，接着放在锅里一蒸，那味道又香又甜，全家人饱饱地吃了一顿，还剩下大半盆。

第二天，金财主果然按照“财神”的吩咐办了。他把自家的财产劈了一半儿，吃的、穿的、花的、用的，整整拉了两牛车，给朴佃户家送来了。

这老实了一辈子的朴老汉，哪里敢要啊！他一连声儿地说：“不要！不要！”

金财主一听朴老汉说不要，他还来火儿了："这又不是给你家的，是财神到了你家，这都是敬给财神的。"

七岁的小孩儿在一旁听了偷偷地乐。

朴老汉只好把金财主一半儿家产全都收下。打那以后，金财主也不敢收朴家的租子了。为啥？因为只见财神到他家去，再没见财神回来，怕得罪了财神呀！

朴佃户一家，只因聪明的小儿子请来了"财神"，有吃、有穿、有花、有用，再也不受穷了。

讲 述 者：金穗顺 女 朝鲜族 83岁 沈阳市 家庭妇女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30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沈阳市内裴永镇家

283. 王 兴 钓 鱼

（东沟县）

在柳条边的"边里"，有个王兴，这个人胆子大，心也细，好钓鱼。他听说"边外"是棍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好地场，那鱼不能少喽！就在挂锄的时候，偷着过了"边"，到一条河里钓鱼。那鱼都成球儿了，鱼钩穿上喂子[①]，扔进河里，鱼就上钩。用不上一个时辰，鱼篓子里就装满了鱼，王兴高兴得不得了。

从那以后，一有空儿，他就偷着过"边"钓鱼。

这一天，王兴又到"边外"的河里钓鱼。正钓着，来了一个"边兵"，想躲也不赶趟了，怎么办？王兴有点儿计谋，干脆装"彪"卖傻吧！本来就穿着破衣褴衫，又抓了一把泥抹在脸上，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河边钓鱼。

边兵过来了，扳着鱼篓儿一看，吓，快满了！这就把腰一掐说："这河里的鱼是皇帝的，连我们当兵的偷吃了一条鱼还得打五十大板，你好大的胆子，敢到禁地[②]的河里钓鱼！"王兴龇牙笑了笑说："这河里的鱼都成了球儿，你也快来钓吧！"边兵一听，这小子连皇帝也没放在眼里，就问："你不知道这儿是禁地吗？"王兴满不在乎："对呀，鱼这么多，真是金地银地，往后我天天到这儿钓鱼。"边兵火了："告诉你，这是皇帝的河，河

① 喂子：鱼饵。
② 禁地：这里指柳条边外的地方，清廷禁止老百姓过"边"。

里的鱼是皇帝的。”王兴说：“这河里的水是清的，不是黄的。”

边兵见这个人说话倒三不着两[①]，穿得破衣褴衫，又是一脸泥，准是个傻子。傻子好糊弄，就从鱼篓把大鱼拣出来，把小鱼倒进河里，说：“大鱼给我做酒肴，小鱼倒进河里养着，等长大了好贡给皇帝。”

边兵说完，又把王兴的鱼竿弄折了，把鱼篓儿踩扁了，连推带搡，又打又踢，把王兴撵回了“边里”。

王兴窝了一肚子气，要治治那个边兵。想了两天，到底想出了个法子。那个边兵不是说偷吃了一条“边外”河里的鱼得打五十大板吗？我就在这上面出主意。他求屯子里的老先生照他的话写了一张呈子，拿着到边门[②] 告状。

边门上当官的接过呈子一看，上面写的是：

王兴钓鱼，
来到小河；
边兵一见，
上手就夺；
大鱼拿走，
小鱼填河。

当官的看完了，问王兴：“你在什么地方钓鱼？”王兴说：“屯西小河。”当官的又问：“你没过‘边’吗？”王兴说：“边兵查得紧，小的不敢。”平素日子，边兵没少到“边里”捣乱，抓小鸡摸鸭子的，当官的风传耳闻也知道了一些。一看王兴的呈子，就查出来那个抢鱼的边兵，叫来问：“你为什么抢老百姓的鱼？”

边兵本想说王兴是在“边外”的河里钓鱼，进了禁地。可是他把王兴在禁地里钓的鱼抢去吃了，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也就呜呜不出个米汤[③] 来。当官的一见他说不出话来，认定准有私情，再也不问究竟，把他打了二十大板。

王兴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一有空儿，还到“边外”的河里钓鱼。

这天，碰巧又是那个边兵巡边来了，他一见王兴，肺都气炸了，举手就要打。王兴也拉开要打的架式，笑呵呵地说：“先别动手，你还得打壶酒请请我呢！上一回我要是说在‘边外’河里钓鱼，我的罪免不了，你也得挨五十大板，那没打的三十大板，是我给你的情面。”

这个边兵又气又恨，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咬着牙根儿走了。

王兴把这事儿对乡亲们说了，大伙儿这才知道那个“边外”也不是凡人去不了的地

---

① 倒三不着两：也作着三不着两，指说话不着边际。
② 边门：清代柳条边上的门，设有哨卡。
③ 米汤：来龙去脉，这里是讲述者的特殊用法。

方。他们躲着边兵，到“边外”打獐狍野鹿，抓鱼摸虾，还有人越走越远，到长白山里挖人参了。

讲 述 者：杜国富 男 50岁 东沟县菩萨庙乡杜屯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1年
采录地点：东沟县菩萨庙乡杜屯村

284. 吃 “亏”

（宽甸县）

从前，方城镇有一家“富仁聚”饭店，老板姓寇。他对穷人非常刻毒，谁到他饭店里吃饭，少给一文钱也不中，说是“庄稼要紧，买卖要狠”。

穷哥们儿都恨他，叫他狠老抠。大伙儿总想治--治这个狠老抠呢。

兴隆药店有个小伙计，名叫张智广，聪明过人，大伙儿送给他一个雅号“小诸葛”。一天，有三个朋友找他去富仁聚吃饭，让他想法教训教训狠老抠。小诸葛低头一想，计上心头，就领着朋友们去了。

四人来到饭店，刚围着桌子坐下，跑堂的过来了，问：“四位想吃什么？请吩咐。”小诸葛笑着说：“我们要吃亏。”“什么叫‘亏’？我们没卖过那玩艺。”“今天就卖个新鲜吧，快去做来！”跑堂的进去不一会儿又出来了：“诸位，我师傅说了，没听说过什么叫‘亏’，做不上来，请点别的菜吧。”“不，今天非要吃你们的‘亏’不可。不会做，我教给你。先包上肉馅饺子，再用发面做个大饼，把饺子都包在里头，上笼屉蒸熟。就这么做，去吧。”“好啦，请等着。”

跑堂的进去--说，老板乐了，自言自语地说：“好小子，你们想难为我，我也不能叫你们便宜了，咱们钱上找齐！”说着就动手做起来。这狠老抠倒也麻利，脚凑火，手擀面，胳膊肘子带捣蒜，不多一会儿，就做好了。还格外炒了四个菜，做了四碗肉片汤，又给打了四斤老白干儿。

跑堂的把样样数数都摆上桌子，这朋友四人可就大吃二喝起来了。这顿饭足足吃了两个时辰，个个吃得酒足饭饱。小诸葛忙喊来跑堂的，对他说：“告诉你们老板，手艺不错，改日我们还来，多谢了。”说完，四个人抹抹嘴巴就要走。

“慢走！”狠老抠一看他们要走，喊了一嗓子，跑出来就拦住了，说：“吃了饭不给钱就走，想白吃吗？没那么便宜！”小诸葛说：“怎么的，吃了你的‘亏’还要钱哪？”“凭

什么不要钱?”“花钱谁肯吃你的亏!”“谁请你吃来?吃了就得给钱,少一个子儿我掰你们的脚盖儿[①]!”“那好,咱们今天就比量比量,看到底谁掰谁的脚盖儿!”狠老抠火了,说:“好哇,你们聚众闹事,想要无赖呀,我告你们去!”小诸葛他们哥们儿四个说:“随便,我们擎着。”

狠老抠真告到了县衙门。县官升堂传原告和被告对质。县官“啪”一拍惊堂木:“原告上堂!”“在!”“你状告何人何事?”“大老爷,我状告他们四人,吃了我的亏不给钱。”

“嗯?!被告上堂。”“在!”“你们四人都吃了他的亏了吗?”“禀大人,都吃了他的大亏呀!”县官一听,气得吹胡子瞪眼,惊堂木拍得啪啪响:“嘟!大胆刁民,恶人先告状,歪理十八条。人家吃了你的大亏,还跟人家要钱,真乃岂有此理!来人,拉下去给我重打四十大板!”

四十大板,打得狠老抠皮开肉绽。他出了衙门,一边歪歪趔趔地往回走,一边揉着屁股,说:“这亏吃的,这亏吃的。”

讲 述 者:吕万山 男 56岁 宽甸县青山沟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吕万林 男 满族 49岁 宽甸县八河川乡 干部 中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宽甸县青山沟乡

285. 昏县官断案

(瓦房店市)

有一个小村庄里住着兄弟俩。哥哥有钱,早就娶了媳妇自己过。剩下个老二,因为穷,都三十好几了,也没成家。

一天,老二没烧的,去借哥哥的马车上山砍柴,哥哥耍心眼儿,只借给他一匹马,不借车。老二心想:不借给我车,怎能把柴禾弄回家呢?可又不敢再和哥哥说,就牵着马上了山。他把砍的柴捆好了,怎么也想不出法儿来往回拿,只好拴到马尾巴上,让马往回拖。谁知还没拖到家,马尾巴就拖断了。

哥哥一见马尾巴断了,死活不要,还拖着老二去衙门打官司。

他们的家离衙门很远,走了一天还没走到,晚上只好住进一家客店里。老二没有钱,心里惦记着这场官司,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一不小心从床上翻了下来,正好掉在

① 脚盖儿:脚趾甲。

床边的摇篮里。摇篮里睡着店主的孩子，谁想让他给压死了。店主一看，这还了得？也拖着老二去衙门打官司。

原来是二人打官司，这回变成了三个人。

老二一边走，一边想：如今压死了人，怕是“羊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有回路”了。既然去也是一死，不去也是一死，还不如自己死了算了。正想着，前面来了一挂大马车，车上拉了个去求医的心脏病人。老二一见，忙低头往车轱辘底下钻，车老板忙扳煞车。谁知那马见有人往车下钻，惊了，车一拐，老二没压着，车上的心脏病人却给吓死了。病人的家属也来拖老二去打官司。

打官司的队伍又壮大了，这回是四个人去打官司。

到了城里，老二趁人不注意，拣了些石头用头巾包起来。心想要是县太爷判我死刑，我就在下堂时砸他几石头！擂鼓升堂之后，哥哥先告老二拖断了他的马尾巴，店主后告老二压死了他的孩子，病人家属又告老二吓死了他的亲人。老二心想：死期到了！便把石头抱起来，等县官宣判。县官眼尖，见老二抱了一大包东西，沉甸甸的，寻思是一包银子，就判了案：“老大的马归老二用，什么时候长出尾巴来，什么时候还给老大；店主的老婆老二领走，什么时候生了孩子什么时候再一起还给店主；至于死人嘛，我看你们还是先抬回去，什么时候活了，什么时候来找我。”

县官判完，忙让手下人去找老二。谁知开包一看，竟是一堆石头！

县官咋寻思咋糊涂，就问老二：“你拿石头来干什么？”老二说：“算你命大，你要是判我死刑，我非用石头砸死你不可。”县官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心里说：没得银子得条命，亏得本县判得高明！

讲 述 者：徐继财 男 48岁 瓦房店市赵屯乡 干部 中学
采 录 者：王安娣 女 瓦房店市赵屯乡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10月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赵屯乡

286. 灵 媳 妇

（大连市）

早年，苇塘屯有个老孙头儿，挺厉害，在家里说一不二，外号叫一口音。一口音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挺精，也都娶上了媳妇，唯独三儿子有点儿呆，二十出五也没成亲。

老孙头挺机灵，人说他：豁子啃西瓜——满身净道道儿。不管家里家外，处人虑事，好憋个心眼儿。

这天清早，他对三儿子说："虎子，今天你牵只羊到集上卖，回来用羊驮二升米回来！"虎子一听傻了，羊卖了，还用羊驮米，这不难为人嘛！他怎么也琢磨不透他爹爹的道道儿。虎子知道他爹的脾气，不敢不去，还不敢问怎么回事。只得一声不吭牵着羊，拿着条面袋子上路了。虎子心眼儿短，他一边走，一边哭。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条河，河边有个姑娘正洗衣服，见虎子哭得挺伤心，就问他为啥哭。虎子就把他爹叫他卖羊买米的事说了一遍。姑娘听了笑了笑，对他说："这容易，我家去一趟，你在这儿等着！"说完就走了。虎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得站在河边傻呵呵地等着姑娘。姑娘来了，手里拿把剪子，虎子也没醒开腔。直到姑娘把羊毛剪下来，对他说："你把这羊毛卖了，买上米驮回家。"虎子这才明白了爹爹的道道儿。

晌午，虎子乐呵呵地牵着羊，驮着米回来了。一口音站在院门口一看就知道不是虎子想出来的，就逼问他："虎子，这是谁的主意？"虎子只得实打实招，说是河边洗衣服的那个姑娘。

一口音听虎子这么说，心里一喜，对他说："你到河边问问她，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个庄，我好给你娶媳妇。"虎子一听，乐得一蹦三尺高，就跑了。

也该是姻缘，没过多久，这个姑娘就嫁给了虎子。说上了三媳妇，一口音的威风又在家里家外增了几分。这回，更爱在媳妇眼前出道道儿，憋心眼儿了。

早先年，大家口儿[①]的媳妇都轮班做饭，谁没轮到班，谁就得干些山上地里的重活儿。这年秋天，轮到三媳妇做饭，大媳妇、二媳妇都到场院剥苞米。干到半上午，一口音对大媳妇说："你回家弄点儿骨包肉给我吃。"大媳妇听老公公这么说，不敢怠慢，只得放下手中的苞米，回家去了，老半天也没回来。一口音又对二媳妇说："你家去催催你嫂子，随手给我弄点儿肉包骨拿来。"二媳妇还没琢磨出骨包肉是个什么玩艺，这又听说叫弄肉包骨，心里犯了难，可是又不敢不走，只得耷拉着头回去了。

再说大媳妇琢磨了半天，也没猜出这骨包肉是什么，只得去问二媳妇。三媳妇听了，连寻思都没寻思，就说："这骨包肉是鸡蛋，你煮几个拿去吧！"

二媳妇想来想去，也没弄明白这肉包骨是什么东西，也去问三媳妇。三媳妇告诉她说："这肉包骨是家枣。"

呆了半天，大媳妇拿着熟鸡蛋，二媳妇拿着家枣上了场。一口音一看两个媳妇都把他的道道儿看破了，心里有点儿怀疑。一追问，果然是三媳妇给出的点子，一口音心里想你能给她俩出点子，这回我出个难题憋憋你！他撂下手中的活，回到家里，对三媳妇

---

① 大家口儿：大家庭。

说："今晚儿你做点儿无米饭给我吃！"

三媳妇一听，知道公公在憋问她，就放下手中的孩子，刷了刷锅，添上两瓢水就烧。烧了一会儿火，孩子在炕上哇啦哇啦直叫唤，她就对一口音说："爹，你拿根擀面杖，吹个响儿给孩子听听！"

一口音一听，这哪是话，就火了："他妈个巴子，这擀面杖没有眼儿能吹响吗？"

三媳妇听他这么说，笑了笑说："爹，没有米能做饭吗？"一口音被三媳妇顶得一句话也没有，头也不抬，走了。

一口音斗不过三媳妇，就抓三儿子撒气。这天，一口音正在扫院子，来了个相面先生。相面先生看了看一口音，就说："哎呀，你这老头儿有福气，家里家外不受气。"话音没落，就被站在一旁的三儿子接去了："他还没有我有福，我摊上个好媳妇！"一口音听三儿子夸三媳妇，火就来了，拿起扫帚就打。三儿子被打得受不了，就往家跑。跑到家里就对媳妇说："不好了！咱爹撵着来打我，快点儿想个法儿。"三媳妇不慌不忙把虎子藏在门后。一口音进来了，怒气冲冲地问："那个小鳖羔子哪去了？"三媳妇说："爹，你消消火，为什么事你要打他？"一口音说："这畜生打断了我的话把儿！我今儿个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他哪儿去了？"三媳妇说："爹，今儿个不是刮西北风吗？他去挖风根儿去了！"

一口音一听，这简直不是话，就说："风还长根儿吗？"

三媳妇接上话茬儿："爹，话还有把儿吗？"

一口音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憋得发了紫，心里发狠：你敢顶我，我非叫儿子休了你不可！第二天，一口音硬逼着三儿子把媳妇休了。

三媳妇走了不几天，一口音家里招了个事儿，闹得一口音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稳。

说起来，事儿还真不大。一口音的西屋家有个老孟婆，是个出了名的泼妇。她家养了一只花猫常到一口音家里偷鱼吃，叫三儿子给打死了。老孟婆不让了，天天在吃饭的时候趴在墙上骂，非让他赔银子不可，把一口音闹得坐立不安。没有办法，他这才想起三媳妇，叫三儿子把媳妇给请回来。

虎子一到丈人家，见了媳妇就哭了，说："俺爹叫你回去！"

三媳妇说："你爹是有难处了，不然能想起我？"

虎子只得把老孟婆要赔银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三媳妇看看虎子挺可怜，就说："看在你和孩子的面上，我跟你回去。看你爹，你就是好话说到千千万，我也不回去！"

三媳妇回来了。一口音硬要三儿子问她这事怎么办？

三媳妇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算老几？叫你爹来问我！"

虎子没办法，只得把媳妇的话原原本本告诉给爹。

一口音听儿子这么说，只得硬着头皮，去见三媳妇。他先是向三媳妇赔了不是，说

了一堆好话，后来才扯到老孟婆身上。

三媳妇问他："爹，老孟婆过去和咱家没有来往吗？"

一口音说："有哇！她借咱一把勺子和一只柳罐斗都给弄丢了。"

三媳妇点了点头，说："爹，这事你放心，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老孟婆还趴在墙头上骂，骂完了，就念叨：

小花猫上东墙爬西屋，
上墙不沾泥，
进屋不沾土。
上墙为抓雀，
进屋抓老鼠，
打死为何故？
毛不算，皮不算，
交官还值二两五！

三媳妇站在院子里听，等老孟婆念叨完了，就说：

老孟婆，你别骂，
你借俺家那个饭勺把，
千木推，万木刮，
交官还值二两八！

老孟婆一听，我让他赔二两五，她叫我拿二两八，我这不吃了亏吗，得赶紧走。老孟婆下了墙头，就想溜。

三媳妇见老孟婆没吱声，知道她熊了，赶忙说：

老孟婆，你别走。
你借俺家那个柳罐斗，
金镶边，银镶口，
交官还值二两九。

老孟婆一听，还要赔二两九，妈呀，这拿什么赔？她头也没敢回，三步并作两步往家跑，跑进屋，"咣当"一声把门闩上，再也没敢露面。

打这以后，老孟婆再也不到街上放泼了，一口音再也不跟媳妇们憋心眼儿了。

讲 述 者：李建武 男 51岁 瓦房店市复州湾镇崔屯村 农民 初中

采 录 者：左春秀 男 42岁 瓦房店市复州湾镇崔屯村 农民 大专

采录时间：1989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复州湾镇崔屯村

287. 呲牙瞪和五眼全

（北票市）

有个老头儿，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说媳妇了，二儿子也说媳妇了，就剩下三儿子没说媳妇。

紧赶慢赶，小满开铲。老头儿看看种完地了，还有几天闲工夫，过了这工夫一开铲就大忙了，就安排大媳妇、二媳妇趁这工夫回家看看，要不大忙了就没空儿回娘家了。两个儿媳妇一听说老公公要让她们回家住娘家，都乐了，收拾收拾就要走。老头儿说："别忙，我还有点儿事呢。大儿媳妇你回家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个'呲牙瞪'；二儿媳妇你回家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个'五眼全'。"妯娌两个净顾忙着回家了，也没好好想想老公公让她们买的东西是什么，答应一声就急忙上路了。

妯娌两个来到东村的一棵大树下，想起了老公公嘱咐她们的话，什么是"呲牙瞪"呢？什么是"五眼全"呢？妯娌俩就犯合计了，站在大树下面怎么猜也猜不出是啥。两个人正发愁呢，一个东庄的姑娘下地剜菜回来了，看见这两个人发愁的样子就问："你们两位大姐在这儿歇着哪！看你们这样儿，好像是有啥事儿吧？"大儿媳妇说："这不是快铲地了吗，老公公让我们回家住几天娘家，让我回来时买个'呲牙瞪'，让她回来时买个'五眼全'。我们也不知道啥叫'呲牙瞪'，啥叫'五眼全'哪！"东庄姑娘笑了："这事儿你们还愁啥？'呲牙瞪'就是杀猪割下来的猪脑袋，呲着牙瞪着眼的。"二儿媳妇忙问："那'五眼全'呢？""'五眼全'就是小猪羔呗！"大儿媳说："要是猪头还好办，我们家就开屠户铺，哪天都杀猎，我把那猪头拎一个来就行了。"二儿媳妇说："正好我们家也养活一口老母猎，下的一窝猪崽儿还没卖呢，我抓一个来也就中了。"东庄姑娘说："那好，正好就是这么个事儿。"说完，就各奔东西回娘家了。

两个媳妇在娘家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住也住了。到日子了，就一个拎个大猪头，一个抱个小猪羔，同一天都回来了。大儿媳妇把装着猪头的麻袋往柜上一放，二儿媳妇把装着猪羔的麻袋往地上一搁，就到老公公屋去了。老公公一看两个儿媳妇回来了，就问："你们把我说的东西都拿来了吗？"两个儿媳妇说："拿回来了。"老头儿一听说拿回来了，就下地了，要亲眼看看她们拿的对不对。一看大儿媳妇拿来个猪脑袋——"呲牙瞪"，在柜盖上搁着呢；二儿媳妇背来个猪羔——"五眼全"，在地下放着呢。老头儿一看两个儿

媳妇都拿对了，就问："你们都拿对了，我问问你们，你们拿的这东西是你们自个儿猜出来的还是别人告诉的？"两个儿媳妇都说是自个儿想出来的。老头儿说："不对，你们两个猜不着哇，不是那脑瓜儿，这非得有人告诉你们不可。"老头儿把两个儿媳妇问得没招儿了，两个儿媳妇实话实说了。老头儿一听，说："这个姑娘有两下子！咱们打听打听，要是东庄这个姑娘还没许人家儿，咱们托媒把她说来，给老三。"老头儿就赶紧打听，一打听，这个姑娘还真没许人家。老头儿就赶紧托人说媒，不几天，东庄这个姑娘就成了老头儿的三儿媳妇。

转眼之间该耪地了，老头儿就领着三个儿子下地耪地。临走时，老头儿跟儿媳妇们说："今儿个要耪地了，晌午加点儿犒劳[1]，今儿晌午是'库顶库'的菜，'粘上粘'的饭，'脚丫巴儿地'干活儿，'鞋窠拉里'吃饭。"说完就领着三个儿子下地了。新过门的三儿媳妇不做饭，这饭自然得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做了。大儿媳妇瞅瞅二儿媳妇，二儿媳妇瞅瞅大儿媳妇，懵了：谁也不知道"库顶库"的菜、"粘上粘"的饭是啥，谁也不知道"脚丫巴儿地"和"鞋窠拉里"是哪儿。得了，问老三媳妇去吧！老三媳妇说："嗨！这事儿你们还不懂了？'库顶库'的菜就是熬菠菜，菠菜不是空心的吗？跟秫秸库似的；'粘上粘'的饭就是江米加大黄米焖的饭，这两样米不都是粘的吗！'脚丫巴儿地'，咱家有没有一条垄比一条垄短的大抹斜地？"大儿媳妇、二儿媳妇想了想，说："有那么一块儿。"三儿媳妇又问："这块地的地头是不是有个鞋底坑儿呀。"大儿媳妇、二儿媳妇琢磨琢磨，说："对呀，是有个鞋底坑儿呀。"三儿媳妇说："这就对了。你们俩就照着我说的去做饭做菜，到晌午把饭送到那块大抹斜地的土坑那儿就行了。保险没错儿！"大媳妇、二儿媳妇就按照老三媳妇的话做了。

老头儿领着三个儿子在地里铲地，眼瞅着晌午了，就寻思：这饭挑子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早晨临出来告诉她们的话她们没猜着哇？她们能问三儿媳妇哇，莫非把三儿媳妇也难住了？老头儿正寻思呢，就铲到了地头儿，一抬头，看见大儿媳妇和二儿媳妇早把饭挑子挑来了，正坐在地头儿大坑里等着呢！老头儿到跟前儿看看饭，又看看菜，还真做对了！就问两个儿媳妇："是你们俩想出来的吗？"妯娌俩说："是。"老头儿说："你们俩呀，没那两下子，除非是老三媳妇嘛，能解开我说的话。"这么一说呢，老三在跟前听着不耐烦了："爸，快吃饭得了，都干半天活儿了，挺饿的，还老三媳妇老三媳妇的，把老三媳妇长在嘴上了？"老头儿嗔着他接话把儿了，来气了，抄起锄杠就要打他。三小子一看事儿不好，抬腿就跑，老头儿在后边就撵。老三跑着跑着没地方跑了，就奔家去了。老三媳妇一看男人呼哧带喘地跑进来了，忙问男人咋回事，老三就咋咋回事儿地把经过告诉一遍，说："快点儿，爸拎着锄杠从后边追上来了！"老三媳妇说："我把柜开开，你

---

① 犒劳：这里指好吃的食物。

快点儿钻柜里去。”说着，老三媳妇就把柜开开了，老二麻溜儿钻进柜里，老三媳妇又把柜盖上好锁。老头儿从后面追着，眼瞅着老三进屋了，进屋找就没找着，就问老三媳妇：“老三呢？”老三媳妇说：“拿着镐头上房后了。”“上房后干啥去了？”“刨风根儿去了。”老头儿拎着锄杠往房后走，刚走两步，就觉出不对来了：“不对呀，老三媳妇，风哪来的根儿呀？”老三媳妇看了他一眼：“风没根儿，话哪来的把儿呀？”老头儿一听，气得干鼓肚儿说不出话来。”

老头儿坐在门槛子上生闷气，越寻思越觉得不是滋味儿：这老三媳妇也忒厉害了，日子长了那还了得！起身站起来就到界壁子找他老大哥去了。他大哥是全屯子有名的“铁嘴”，他想让他大哥替他出出气。他怎来怎去地把事情经过一说，他老大哥说：“这还了得！兄弟你坐这儿抽烟、喝水，看你老大哥会会她！我用纸条子粘住半拉嘴，她也说不过我。”老头儿说：“行，那就看你的吧！”

铁嘴老大哥用纸条糊上了半拉嘴，气昂昂地找老三媳妇来了，进屋就问：“老三媳妇，老三上哪儿去了？”老三媳妇正在屋里做针线活儿呢，看见大爷公公气昂昂地进来了，还用纸条粘着半拉嘴，不用问，心里就明白咋回事儿了：这是替公公会气[1]来了。这个大爷公公也忒没身份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没气儿斗气儿的？这是存心欺负人咋的？就没好气地回答说：“放牛去了！”“上哪儿放牛去了？”“在锅台上放牛呢！”铁嘴一听，这回可找着棱缝儿了，问：“锅台上能放牛吗？锅台上放牛，牛拉屎还不得拉到锅里吗？”老三媳妇往起一站：“怕牛把屎拉到锅里才给它糊上半拉屁股呢！”铁嘴一听挨骂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扭头儿往外就走。老三媳妇追到门外，大声说：“你们当老的不知道合计全家和睦过日子，净想着起咕咕鸟[2]欺负人，那日子还能过吗？”

她老公公这工夫正扒着墙头听声儿呢，听到老三媳妇说出这话来，脸刷地红了，以后再也不敢给老三媳妇找碴儿了。再后来，老头儿把掌家大权交给了老三媳妇，老三媳妇靠她的聪明能干会算计，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兴旺，全村上下没有一个不服气的。

讲 述 者：常凤恩 男 蒙古族 52岁 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凌北村农民

采 录 者：白景利 男 蒙古族 北票市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5月19日

采录地点：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凌北村

① 会气：找碴打架。

② 起咕咕鸟：即想坏主意、坏点子，含贬义。

288. 豆苍子开花

（满族　岫岩县）

过去镶在枕头两端的枕头顶，住南北炕夜晚挂的幔帐，贴身穿的兜肚，妇女的鞋面，烟荷包，钱褡子，还有好多东西，都讲究绣花。绣花是妇女的硬功夫活儿，姑娘从小就手拿绣花针跟母亲学，越学手越巧，越练活儿越熟。姑娘们又常聚在一块儿，一个跟一个比，看谁手艺高。学来学去，比来比去，到出嫁的时候，就有一手好绣活儿了。

今天咱就讲绣花的故事。故事出在岫岩的哨子河边上。

哨子河边上完颜氏家中有一个姑娘，名叫霍俊尔哈，她从小心灵手巧。说她心灵，凡是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林中跑的，只要她见过一眼，都能记住。说她手巧，她绣什么像什么，跟真的一影儿不差。

一天，霍俊尔哈坐在炕上绣桃花，那一串串，一朵朵，粉红粉红的花瓣，真招人喜爱。花绣好了，她正独自端详，突然“嗡”地飞进来一群蜂子，一个挤一个落在花上。原来那群蜂子把绣的花当成开在树上的真花，飞来采蜜了。

还有一天，霍俊尔哈绣完几只蝴蝶，她家有一只猫，冲着“蝴蝶”扑过来，把“蝴蝶”都抓破了。

霍俊尔哈长到十四岁，一手好绣活儿就更出名了。要说手巧是好事，也是坏事。这事儿让哨子河边上一个“老刁婆”知道了。老刁婆是谁呢？是那音太佐领的老娘。她仗着儿子在旗里做官，有权有势，就横行霸道，专门欺负绣花的姑娘们，大伙儿背地里就送给她个外号叫老刁婆。

这老刁婆有个怪毛病，不爱看山上长的野花，庭院里种的家花，盆里栽的名花，专门看绣女们手绣的花。她今天看牡丹，明天看芍药，天天不重样儿。听说谁家的姑娘手头儿[①] 好，就把谁叫去给她白绣花。等你绣完了，她便扣下人不放走，要想走，就得家里拿银子求她。老刁婆靠这个来诈钱，也不知诈了多少。她整天肥吃肥喝，什么活儿也不干。

这天，霍俊尔哈被传到老刁婆家里。老刁婆正斜歪着身子，眼睛半闭半睁地躺在虎皮褥子上，丫环轻手轻脚走到她跟前，垂着手，小心地说：“奶奶，霍俊尔哈来了！”

---

① 手头儿：指技术、技艺。

老刁婆睁开她那对蛤蟆眼睛，嘴里“哼”了一声，说：“来了，好哇！霍俊尔哈，你会不会绣花呀？”

霍俊尔哈看到老刁婆那刁样子，心头一阵厌恶。可是她不敢说不会绣花。她父亲是个旗丁，就在老刁婆儿子那音太佐领管辖的旗下当差，她的讷讷正病在炕上，身下的弟弟妹妹又小，她怕老刁婆发了怒，把她扣留不让回去，阿玛没有银钱来赎不说，家中也没有人照顾生活，她只好说：“小女多少会几样儿。”老刁婆说：“那你就绣几样吧！”霍俊尔哈说：“世上的花多得很，不知让小女绣哪样儿？”老刁婆想：“绣哪样儿？老娘让你挨样绣。”

原来这老刁婆还有个怪毛病，让谁绣什么花她都唱着说，有时候一唱就把来绣花的姑娘唱懵了。这工夫，她把长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在炕沿上敲打两下，咳嗽几声，清清她那沙沙响的嗓子，唱上了：

说一个一，道一个一呀，
什么开花在水里？

霍俊尔哈见老刁婆唱着问，便亮开脆生生的嗓子唱着回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荷花开花在水里！

老刁婆接着又唱着问：

说一个二呀，道一个二，
什么开花宝瓶盖儿？

霍俊尔哈唱着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猫骨朵开花宝瓶盖儿。

老刁婆又唱着问：

说一个三呀，道一个三，
什么开花在路边？

霍俊尔哈唱着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马莲开花在路边。

老刁婆又唱：

说一个四呀，道一个四，
什么开花一身刺？

霍俊尔哈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黄瓜开花一身刺。

老刁婆唱：

说一个五呀，道一个五，

什么开花赶端午？

霍俊尔哈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芍药开花赶端午。

老刁婆唱：

说一个六呀，道一个六，

什么开花一身肉？

霍俊尔哈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鸡冠子开花一身肉。

老刁婆唱：

说一个七呀，道一个七，

什么开花把头低？

霍俊尔哈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糜子开花把头低。

老刁婆唱：

说一个八呀，道一个八，

什么开花吹喇叭？

霍俊尔哈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芝麻开花吹喇叭。

老刁婆唱：

说一个九，道一个九，

什么开花满山走？

霍俊尔哈答：

这个花名难不住咱哪，

蒿条子开花满山走。

老刁婆足足问了九九八十一种花，霍俊尔哈答了九九八十一种花名，半点儿也没答错。

老刁婆再也想不起来世上还有什么花了，又哼了一下鼻子，把身子斜歪到虎皮褥子上说："今天就点到这儿吧，把刚才点到的花全绣下来！"

从这天起，霍俊尔哈被关在老刁婆家的绣房里，她白天绣，晚上绣，一天绣九样，九九八十一种花，只用九天工夫就绣完了。到了第十天，她把绣好的花一样一样地摆在老刁婆跟前，老刁婆瞅荷花荷花俊，瞅猫骨朵花猫骨朵花美。她怎么看也看不够，恨不得长一百双眼睛才够用。等她眼睛看花了，嘴巴子笑歪了，坏心眼子也来了。她想：这么好的绣品，要是拿到岫岩城里去献给老王爷，她就能得到重赏。那老王爷上面还有盛京将军，盛京将军上面还有在北京坐殿的皇上爷，层层往上送，上面层层赏，要是弄好了，连儿子也能当上大官。这真是富贵荣华一齐来呀！想来想去，她又想出了二九一十八样花名。她以为这回非难住霍俊尔哈不可了，只要霍俊尔哈一答不上来，她就把她留下，让她白天黑夜不停地绣。可老刁婆点什么，霍俊尔哈还是答什么，老刁婆没办法。这天，她把霍俊尔哈叫了来，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问："霍俊尔哈，从你到我家里来，共计绣了多少样花儿啦？"

霍俊尔哈答道："头一回绣了九九八十一样，第二回绣了二九一十八样，加在一起是一百零九样，"老刁婆"噢"了一声，说："一百零九样啊？"霍俊尔哈说："是一百零九样。奶奶点到的花名我都绣出来了，该让我回家了。"老刁婆说："这世上还有一样花没绣呢！你要绣出来我就放你，要绣不上来嘛，就在我家学着绣吧。"

霍俊尔哈心里明白，这学着绣就是不让她走了。可这花是什么花呢？这时听老刁婆唱道：

说一百一，道一百一，
什么开花人不知？

什么开花人不知，人不知怎能叫出花名来？这不明明是难为人吗。可是这个花名还是没有难住霍俊尔哈，她唱道：

豆子地里长毛刺儿，
豆苍子开花人不知。

这一答，老刁婆咔巴嘴了。豆苍子开花她真就没看到过。她眨巴眨巴鼓蛤蟆眼睛，说："那你就绣个豆苍子花吧！"

霍俊尔哈说："豆苍子花人不知，不能绣。要想知道，容我今晚到豆子地里看看，不看不知，一看便知。"

老刁婆想：这本是不知的东西，一看怎能知呢？便说道："那你今晚就去看看吧！"

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地上通亮。霍俊尔哈走到豆子地里，看见豆棵中的豆苍子，一棵棵随风摇摆着，就像在向她点头招手。她看来看去，没有一棵开花的，急得她直掉眼泪。正哭着，急然听豆苍子说话了："好姑娘，你别伤心，快看吧！"霍

俊尔哈一看，眼前的一棵豆苍子真地开了花，那花没有那么好看的了，那味儿也没有那么香的了。霍俊尔哈跪地上就要磕头，又听豆苍子说："好姑娘，快绣吧，照我的样子绣吧！不过，你要知道，你绣到什么时候，那贪心的老刁婆也不会饶过你！"

霍俊尔哈听了豆苍子的话，一下子醒腔儿了。她看看四周，没有人跟着，就钻进树林子一口气跑到她许配的郎君家里去了。

老刁婆找不到霍俊尔哈，气的得了大肚子病，气死了。

传说世上的豆苍子花只有霍俊尔哈看到过一次，因为霍俊尔哈没有把它绣出来，至今谁也不知道它是啥样子。

讲 述 者：李成明 女 满族 63岁 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289. 借女出阁

（沈阳市）

有这么一家财主，还没等女儿长大成人，就给她订了亲。一来二去，姑娘大了，又专好和小伙子在一块儿混，弄得名声不太好听。

男家耳闻这姑娘行止上有些飘浮，怕丢丑，到了该迎娶的年龄，赶紧催办喜事儿。可到这时候，姑娘肚子已经大了，没法抛头露面了。爹妈为这事儿愁个眼睛蓝。思来想去，姑娘妈憋出个招儿来，就和老财主商量，说："干脆和界壁儿她妹妹说说，借她顶替一下。等九天回门时，再调换过来。"老财主说："这办法倒行，可人家姑娘能干吗？"姑娘妈说："她家穷得叮当响，许她一些好处，就兴许能应下。"这界壁的姑娘爹早死了，娘出门改嫁了，只有祖孙两个，和财主是一家当户[①]。这姑娘和财主的女儿论辈份，是姊妹相称，岁数也不差上下。当下财主夫妻合计好，就以长辈口吻把界壁姑娘叫过来，把借她替代出阁的事儿照直说了。姑娘妈说："大侄女！你看，你姐姐身板这样沉重，怎好见客？我想求你顶替她一下，到回门那天再调换过来。看在咱们是家族，看在你们姊妹的情份上，

① 一家当户：即本家，同一家族。

你就成全一下吧!”界壁姑娘一听，马上驳回去了，说：“求我别的事儿都行，唯独这个事儿我不好应允。天底下还没听说有借女出阁的事儿呢!”姑娘妈赶忙说：“不能让你白顶替一回，我给你好处就是了。”这就应许下多少多少顷地，多少多少银子。听了这话，界壁姑娘一琢磨：我这么大了，总得找个人家吧，可人家是那么好找的吗？富的呢，嫌咱家穷，咱攀不上；穷的呢，怎能养得起爷爷哪？眼看他老人家一天比一天见老，我能不管吗？姑娘是越寻思越觉得这件事可为，就答应回家和爷爷商量一下再回话。

姑娘爷爷一听这事儿，就骂起来：“他们也是生儿育女的人，怎能想出这样的损招儿来?！你女儿干出这种丢脸的事儿，怎能叫我孙女去顶替？我活这么大岁数，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借女出阁的事儿呢，亏他们想得出来。”姑娘说：“爷爷，你消消气。这事情不白干，他们答应给咱好处。”爷爷说：“给什么也不能干!”姑娘仗着爷爷从来疼她、顺她，就说：“爷你放心！我们人穷志不穷，决不会卖身子，到时候我自有主意。”爷爷说：“那人财两空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呀!”姑娘说：“官凭文书私凭印，他得立下字据，说清哪块地归咱们；他应许的银子，也得给咱送过来。到那时，我才能上车哪!”爷爷说：“这事儿弄好了，好；弄不好，不是里外丢人吗?”姑娘说：“我不说过了嘛，到时候，我自有主见就是了。”姑娘费了一车话，好歹算把爷爷给说活动了，老人家勉强应了下来。

早些年，男婚女嫁多数是隔山买老牛，不到成亲那天，男女别想见面，见面也不相识。所以财主借女出阁，拜堂成亲，一切圆满，一点儿没露馅儿。闹腾到半夜，客人该走的走了，亲属该住下的住下了。让新人吃过宽心面，嫂子给铺好了装新[①] 的被褥，便张罗让小两口圆房。这时，姑娘抢先上了炕，没等男的脱鞋，就说：“我渴了，你去给我舀点儿水来。”男的一想，头一天，还没怎么的哪，就先支使开我了，这成啥事了？就连玩带闹地说：“我要不受你支使呢?”姑娘说：“什么叫支使你呢？我头一天到你家，我能知道水缸在哪儿，锅碗瓢盆在哪儿吗？人家老人还没睡，我上外屋嘚里啪啦地找水喝，闹出笑话来，好吗？不麻烦你麻烦谁去?”男的一听这话在理，只好给打水去了。姑娘看他一走，闪身下地就搁里边把门闩上了。等男的打水回来，咋推也推不开。他寻思是媳妇跟他闹着玩呢，就小声哀求放他进去。他怕别人听去，当笑话传，先前还不敢大声吆喝。凭他咋说，门就是不开。这才不得不放开嗓门问：“你插门干啥，为什么不放我进屋呢?”姑娘这回说话了，说：“我自有我这么做的道理。你赶紧过那屋把你爷爷、父母、姑姑、姨娘啥的全请过屋来，他们不到，我不能开门。”男的被逼没法儿了，只好过那屋去。妈妈一看儿子连罩面的衣服都脱下去了，本该是人洞房，又跑这屋来干啥呢？就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他说：“别提了，她叫我给她舀水喝，等我舀回来，她把门插上了，咋叫也不给开。”老太太听到这儿心就发毛了，忙问：“她咋就不给开门呢？是闹笑话，还是你得

① 装新：结婚新人的用品。

罪人家了？”他说：“人家说，请你们都过去，才能开门。”爷爷公公一听这话，心想：这媳妇外表看来挺不错，咋曾想这么王道[①]？倒要听听她有啥话可说。这就带着大伙儿过去了。姑娘一看真都来了，赶忙把门打开，把人都让进新房里坐下，该点烟的给点烟，该递茶的给递茶，满恭满敬的。等按排行辈份都落座了，老婆婆就发话了，说：“我说媳妇，你是嫌弃咱这个家呀，还是嫌弃他这个人？趁都在这儿，你就敞开亮照直说吧。”姑娘向前拜了一拜，这才开口，说：“各位大人在上，我呀，对这个家不嫌弃，对你儿子也没二话。只不过里边差着一件事儿，我必须当众挑明了。”婆婆说：“差着啥事不可心，你只管说。”姑娘说：“我并非是你家当娶的媳妇，我是那家借来顶替的。”天底下哪会有这样事呢？大伙儿都不敢相信。姑娘说：“底细事儿我就不用说了。你家当娶的媳妇，论起来是叔伯姐姐，我是她叔伯妹妹。事情已经办到这个地步了，人客也都散了，只剩你们自家亲戚在场，我可就有啥说啥了。你们认为我够得上做你家媳妇，我从现在起，就是你家人，你儿子就留在这屋；若是觉得我不配，你们得保全我这个身子，现在就把他领出去，我在这儿呆一宿，明天我就走。也不必惊三动四的，这件事就算到此拉倒。你们两家后步怎么交涉，那与我不相干。”爷爷公公在姑娘装烟打火的时候，就觉得这姑娘机灵懂事儿，人样子也不错；现下又细打量一番，还是咋瞅咋顺眼。再说，方才那番话，也挺通情达理的，一般姑娘说不出来，也做不出来。老头儿想到这儿，开口说话了，说：“这个事儿我做主，就这么的了，你就是我家少辈媳妇。”姑娘说：“你们还是多合计一会儿好。我家可穷啊，今天来吃喜酒的那个岁数最大的老头儿就是我爷爷。我没父没母，就祖孙俩过日子。”

爷爷公公说：“没啥可合计的了，你一百个放心吧。”姑娘又说：“你们承认你家媳妇了，我就是你家人了。一家人不见外，我还有两个心愿，不知老人家能不能成全？”爷爷公公一乐，说：“今天让你放量说。”姑娘说：“为人都是双重父母，我爷爷年岁大了，今后咱家得多替我分心照看一下。再有，我父母死得早从小家穷，我一个大字不识。我很想随帮念两年书，多知道点儿人情道理。”爷爷公公一看孙子媳妇这么孝顺，这么有志气，更是满口答应。直到这时，姑娘才跪了下来，一个头磕到地，重又拜了爷爷公公和公婆。

那家财主借女出阁，结果落个白搭上银子和田产，倒把人家姑娘给陪送出去了。

讲 述 者：李占春 男 59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城郊乡金宝台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郑友群 严晓星 男 沈阳市苏家屯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城郊乡金宝台村

① 王道，厉害。

290. 金 马 驹

（满族 岫岩县）

一个老头儿领三个儿子过日子，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老头儿的岁数渐渐大了，谁来当家呢？

老头儿让老大当家，老大的嘴巴头儿贼馋，有糙子[①]不吃糠菜，有黄米不吃汤子[②]。老大当了一年家，老头儿一看不行，换老二当家。老二长了一身懒肉，大忙季儿，睡到日头照屁股，也不领大伙儿下地干活儿。老头儿一看也不行，又换老三当家。老三游手好闲，整天东溜溜，西逛逛。老头儿一看还是不行，三个儿子当了三年家，囤里的粮食快吃空了，家里的银钱要花净了，老头儿也愁病了。

这一天，老头儿对着西墙上的祖先牌位，流着泪说："老祖先，怪我没积德，儿子不争气，把家业败坏了，你说我可怎么是好？"这事被三媳妇知道了，她说："阿玛，你别难过，你的病我能治好！"大嫂、二嫂一听，问："他三婶儿，你什么时候学的萨满？"三媳妇说："我一不会跳神，二不会诊脉，就会四句嗑儿。"老头儿忙问："是哪四句嗑儿？你说吧！"三媳妇说："咱家七口人，家穷火攻心，勤劳能变富，黄土可生金。"

老头儿一听这话，正中病根，当时精神好了许多，他强强巴巴支起身来，说："三媳妇，从今往后这个家由你当！"三媳妇忙说："阿玛，这可不行。我一个妇道人，上有两个大伯子，两个嫂子，身旁有丈夫，要是传扬出去，本家四邻的知道了，还不讲成八台大戏啊！"

老头儿一听，更宾服[③]三媳妇。第二天，他拄着拐棍请来本家的老辈人，站在祖宗位前，当着大伙儿的面，把当家的大事交给了三媳妇。三媳妇先是不接，后来被逼得没法了，就说："阿玛，实在让我当家，有一件事得依着我。"

"什么事，你说吧！"

三媳妇说："眼看要开春了，种地时要留出两亩地种白菜，再买两口小猪。"

老头儿算计算计，种两亩白菜没什么难处，两口小猪的钱也将就够了，就说："行，就依你。"

三媳妇说："还有一件事，从今天起，咱们家的人，不管是谁，从外面回来，都要抓把土带回来。"

---

① 糙子：去了皮的碎玉米。
② 汤子：将遭了灾的苞米放在缸里发酵后，再用水淘去皮，磨成面，挤成短面条。
③ 宾服：佩服。

老头儿说："行，也依你。"

老大、老二见三媳妇当家，心里嘀咕：驴驾辕，马拉套，老娘们当家瞎胡闹。可这事是老头儿做主的，又不敢吭声。就这么，白菜种上了，两口小猪买上了。到四五月，眼见粮食囤露了底，老大、老二两口子正要看看无米之饭三媳妇怎么往上端。只见三媳妇不急不慌，吩咐家人把猪杀一口，把白菜砍一垄。从这天起，顿顿白菜炖猪肉。每顿吃饭，三媳妇亲自把勺，每碗菜里放两片肉，不吃空头一碗，不添第二碗。吃完第一口猪，又吃第二口猪；砍完头一垄菜，砍第二垄。虽说粮米不足，有菜对付着，也就渡过了饥荒。到了秋天，新粮下来，难关过去了。

再说抓土这件事，本来不难，可哥儿三个闲散惯了，都懒得动手。第一天老三头一个空手进院，三媳妇抹下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别的话没有，你去抓一把土补上。"老三想不去，可他媳妇是一家之主，再加上有老头儿给撑腰杆儿，哪敢不听？老大、老二一看，三媳妇连自己当家的也不给留面子，也就没敢再说什么。

什么事都架不住天长日久，过了一年，院里的土堆成了堆。到了第三年，堆得像个小山。老大的馋病，老二的懒病，老三的游手好闲病，也渐渐扳[1]了过来，日子过得强多了。

这一天，从南边来了两个取宝人，一个老的，一个小的，围着院里的土堆转转不走。老取宝人对三媳妇说："大姐，这堆土俺们要买，你卖不卖？"三媳妇说："这是咱们全家日积月累攒的，不能卖。"老取宝人又说："咱们买，不能让你吃亏，多给钱。"三媳妇说："钱多钱少是小事，这堆土是垫猪圈踩粪的，没有粪明年搁什么种地？"老取宝人一看买不来，只好说："土咱不买了，今晚上得麻烦你，在你家找个宿。"三媳妇说："谁出门也不能背着房子背着炕，走到哪儿了，哪儿就是家。"三媳妇安顿他俩在西下屋住下了。

从两个取宝人要买土堆儿，三媳妇心里就划魂儿，暗想，土堆有什么用呢？她一边想着，一边给两个取宝人送饭，刚走到西下屋门口，只听小取宝人对老取宝人说："老师傅，她不卖就不卖呗，你干什么还说多给钱？"老取宝人说："你不知道，她那土堆里有个金马驹，每天半夜出来蹓一趟。今晚咱俩把它抓住，她不卖咱还省着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三媳妇在门外半点儿不漏地听去了。

这天晚上，三媳妇吃过饭收拾完，一直没睡觉。快到半夜。她把窗户纸舔破个眼儿，不眨眼皮地往外看。突然一道金光，从土堆里冒出来，接着一个金灿灿的小金马驹"咴咴咴"叫着，四蹄蹬开围着土堆转圈跑。两个取宝人手拿着一个大口袋，"喽喽"地唤。三媳妇麻溜下了地，点着一盏灯，"哗啦"一声打开门。凡是牲畜都愿意奔亮光，金马驹见屋里有亮，一溜烟跑进来。三媳妇手拿她的裤子，金马驹不偏不斜，钻进裤裆里。常言

---

① 扳：改，克服，纠正。

说，金银入库（裤）。三媳妇就用这法子得到了金马驹。

三媳妇得到金马驹，把柜开开，装了起来。两个取宝人“喽喽”唤到天亮，也没抓到啥，第二天一看，完了，土堆里的金马驹没有了，只好走了。

得了金马驹，全家都乐了，日子越过越好了。

讲 述 者：李马氏 女 满族 81岁 岫岩县城东小虎岭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汉族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李马氏家

附：异文

从前，有一户大家子，种了几十亩地，日子过得不怎么富裕，年吃年用罢了。

赶上一连三年大旱，庄稼颗粒不收，指着种庄稼过日子的这个大家，成了破大家。囤子里的粮食快光了，眼瞅着这一家要挨饿了。这时候，人心散了，一百口人倒有一百零一个心眼儿。要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家规严，早就分家另过了。

老当家的看到这光景，心里像猫抓似的，可也没有什么招儿。他寻思自个儿年岁大了，没能耐把全家人的心拢在一块儿，想找个新当家的来接替他。叫谁当这个家呢？

这一天，老当家的故意把一把扫帚横放在房门口，自己躲在一旁看。大儿子过来了，一抬脚，横跨过那把扫帚，理也没理；二儿子过来了，一抬脚，横跨过那把扫帚，理也没理。老当家的看到了这些，喘了口粗气：“唉！横草不拣，竖草不动，都不是当家立业的主儿！”

过了不一会儿，过门儿不到一个月的三儿媳妇过来了，她哈腰拣起那把扫帚，送到厦子[①]里搁起来。

老当家的都看在眼里了。第二天，他把装着半瓶豆油的油瓶放倒在房门口，自己又躲在一旁看。大儿媳妇过来了，一抬脚，横跨过油瓶，理也没理；二儿媳妇过来了，一抬脚，横跨过油瓶，理也没理。老当家的看了这些，喘了口粗气：“唉——油瓶倒了都不扶，都不是当家立业的主儿！”

过了不一会儿，过门不到一个月的三儿媳妇过来了，急忙哈腰扶起油瓶，又到厨房里找了把簸匙，蹲下来，把洒在地上的油一簸匙一簸匙地舀进瓶子里。这油沾上了泥，不能做菜吃了。她拿着瓶走到大车旁边，把油倒进挂在车上的油窖子[②]里，留着浇车用。

---

① 厦子：仓房。
② 油窖子：过去的大车车轴是木制的，需要经常上油（称浇车）使其润滑。大车上挂一个装油竹筒，称油窖子。

老当家的看到这儿拿定主意，这个新当家的，非三儿媳妇不可。他把全家人都召唤到一块儿，对大伙儿说："我年岁大了，得找个新当家的，这个新当家的，就是三儿媳妇。"

三儿媳妇吓了一跳，连忙说："爹，儿媳妇过门儿不到一个月，咱家的地皮儿还没有踩遍，怎能当家呢？"老当家的说："我说你行，你就行！"

这阵子，老老少少也嘁喳起来。是嘛，这么个大家，刚过门儿的新媳妇怎么能当家呢！

三媳妇又说："咱家老辈儿有爷、奶、公、婆，平辈儿有哥、嫂、姐、妹，我小小的年纪当家，怕众人不服。"老当家的听了，对全家人说："家有家法，铺有铺规，有我在，谁要不服，施行家法。"大伙儿听了，再也不嘁喳了。

三儿媳妇寻思了一大阵，才答应说："有爹作主，我就当一年试试。"就这样，过门儿不到一个月的新媳妇当了家。

新媳妇当家头一天儿，就对全家人说："老话说得好，父子协力山成玉，兄弟同心土变金。咱们全家人心得往一块儿捆，劲儿得往一块儿使。眼下第一要紧的是渡过粮荒。"她定下了三条规矩：第一条，多种十亩菜地；第二条，多养肥猪；第三条，不论男女老少，出门回来都得抓一把土，放在大门旁边。

谁也不知道新媳妇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可是家规严，没有一个敢吱声的，都照新当家的话去干。十亩菜地种上了，猪也养起来了，出门回来的人都抓一把土放在大门旁边。

过了些日子，菜地里各式各样的菜长得四齐，吃也吃不了。新当家的叫把吃不了的菜喂猪。又过了些日子，圈里的猪肥了，新当家的叫杀一口猪。大伙儿一听杀猪，都乐了，能吃到喷香的猪肉啦！老当家的可犯了愁：不是年不是节，杀的哪份儿猪？吃香的喝辣的，也不是过日子之道啊！这是心里话，可没说出口。叫人家当家，就得信人家嘛！

杀了一口肥猪，又圈上一口克郎。新媳妇叫把猪肉腌起来，说是不能一顿儿都吃了，得细水长流。有了油水，她又吩咐人到菜地里间菜，一天包两顿菜包子吃。

老当家的这才明白，种菜、养猪是为了渡过粮荒。渡了粮荒，全家人的心才能齐，日子才能过好。不用说，大伙儿抓回来的土，是垫圈攒粪用的。新当家的不光想了当年，还想了日后。

往后，一个月杀一口猪，包菜包子吃，粮一半儿菜一半儿，渡过了荒年。全家人见新媳妇有心计，都服了，心捆到了一块儿，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再说大伙儿一把一把抓回来的土，堆在大门旁，垫圈攒粪，用也用不了，土堆越来越大，见风长，成了座小山儿。这一天，来了两个外乡人，看见那堆小山儿一样的大土堆，就要买，出五百两银子。新媳妇一听，犯了合计，土坷垃还能值那么多银子？这里必有个故故钮儿。她就把两个外乡人请到家里，用好酒好饭招待，晚上安置在客房里睡

觉。

二更时分，新媳妇悄手蹑脚地来到客房窗下，把耳朵贴在窗纸上听两个外乡人说话。

一个说："你疯了，花五百两银子买那么个土堆！"另一个说："你有眼无珠，那土堆里藏着个金马驹儿。""金马驹？怎么能抓住它？""到三更时分，用簸箕装着草料，围着土堆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一边转一边撒草料，连叫三声'金马驹快回家'，金马驹就出来了，给它戴上线绳做的笼头，它就跑不了了！"

新媳妇把这些话听得一字不漏，赶紧回到自己屋里，用红线打了个牲口笼头，再到草栏子里撮了一簸箕草，加上料。到三更时分，拿着簸箕到土堆旁边，围着土堆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一边转一边撒草料，连叫三声："金马驹儿快回家！"第三声刚落，"哗——！"大土堆开了个口子，"咴——"地一声，跑出来个金马驹。新媳妇连忙给金马驹儿戴上红线绳笼头，牵回了家。

两个外乡人睡到半夜，听到响声，急忙爬起来，跑到土堆旁边一看，转圈撒满了草料，土堆当间儿出了个大豁口，知道金马驹儿叫人弄去了，二话没说，连夜走了。

全家人听说，都来看金马驹儿。这金马驹儿隔一个时辰就拉一堆金蛋儿。全家男女老少简直乐得不能再乐了。老当家的说："这真是'父子协力山成玉，兄弟同心土变金'哪！"（东沟县）

讲 述 者：崔富俊 男 30岁 东沟县前阳乡石桥村 农民 初中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0年
采录地点：东沟县前阳乡石桥村

291. 老头儿分岁

（清原县）

从前，有那么一家，哥儿三个，还有老头儿。到过年了，人家都给儿媳妇分两个钱过日子。这家老头儿不给分钱，一个儿媳妇就给分十个豆粒儿。三十儿晚上，老头儿告诉："今年没有旁的，三个儿媳妇一人分十个豆粒儿，拿去吧，好攒体己，这是分给你们的压岁钱。"

儿媳妇嘴没说什么，心寻思，这老爷子真嘎古[1]，不给咱分两个钱，一人分那么十个豆粒儿，那好干什么？大儿媳妇呆着没事，就搁灶坑烧着呛[2]了。老二媳妇搁铁板顶上炒豆子，也给吃了。三儿媳妇说："这我不能吃，我得留着。"她弄块布，包着搁起来了。

过完年，到春天了。老头儿就问儿媳妇说："我过去给你们分岁的时候，十个豆粒儿还有没有啊？"大儿媳妇说："我烧吃了。"二儿媳妇说："我炒豆子吃了。"三儿媳妇说："我这儿有啊，搁着呢。"老头儿说："搁着呢，你搁房后院子里，把它种上吧！"三儿媳妇合计，种就种呗，就种上了。

到秋天了，十棵豆子打一、二斤。老头儿告诉三儿媳妇："把它搁起来吧，不兴吃。"

到来年春天啊，又叫三儿媳妇种上它。一连种了三年啊，一年比一年多种，那该多少了。第四年这个家里的地啊，就让三儿媳妇种有一半儿了。大儿媳妇也没有，二儿媳妇也没有。一天，老头儿招呼三个儿媳妇说："过来吧，这回啊，家产也不用分了。我那时分给你们的岁啊，你们也没留着，人家老三留着了，人家攒的小份子。咱家的地啊，都叫人家给种了，都成人家小份子地了。你看你们妯娌俩要是都留着，家的地就都种上了。咱家地谁多种，就多分谁。你们大妯娌俩不会过，老三会过。"老三搁那时越过越好，因为她会过日子会计算，又仔细。大儿媳、二儿媳馋呀，家产也没捞着。这叫老头儿分岁。

讲 述 者：何忠良 男 满族 49岁 清原县斗虎屯镇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周世新 男 29岁 清原县斗虎屯文化站 干部 初中
　　何锦良 男 35岁 抚顺市艺术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清原县斗虎屯镇

292. 傻子挨揍

（开原县）

一个傻子拉屎总不揩屁股，他媳妇在洗裤子的时候看见上边太埋汰了，就对他说："再拉屎，你揩揩屁股。"傻子说："用啥揩呀？"媳妇递给他一块纸，说："用它揩。""往

① 嘎古：古怪的意思。
② 呛，吃。

哪搁呀?”“搁脑袋顶着!”

他媳妇说的是气话，傻子还当真格的了，就顶着这块纸到山脚下去拉屎。他刚蹲下，来阵风把纸刮跑了，他提溜裤子就追。正赶巧草窠里有只兔子叫他惊跑了，傻子以为是兔子把“布”顶跑了呢，他是把纸当成布了，又急忙转身去撵兔子。撵了半天没撵上，往回走的时候看见一伙儿披麻戴孝的人跟在灵车后头哭，他上前问道：“大哥大哥，你看见有个兔子顶块白布没有?”

戴孝的人本来很伤心，又遇着傻子骂他是兔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拳打脚踢把傻子揍了一顿。傻子哭哭啼啼把挨打的事儿和媳妇一说，媳妇告诉他：“你跟在他们后头哭两声不就好了!”

有一伙儿娶媳妇的，花花绿绿，吹吹打打，挺热闹。傻子寻思是出殡的呢，就跟在后边嚎啕大哭。这伙儿娶媳妇的一听，这个家伙是干啥的?人家办喜事，来个哭丧鬼，太损气了，不管脑袋屁股把他打跑了。傻子又哭着到家和媳妇说了，媳妇说：“你向他们道个喜，人家就高兴了。”傻子出去看见一家失了火，大伙儿七手八脚都拼命救火，他走到主人面前拱拱手说：“你大喜啦。”主人一愣神，这叫什么话，失火还大喜?真是混帐东西。傻子又挨一顿揍。他回到家，媳妇听完他又挨打的事，告诉他：“这你就应该帮人家浇一桶水。”

第二天一大早儿，傻子走到铁匠炉前看火着得挺旺，就赶紧打来一桶水把火浇灭了。他想：这回可不能挨打了吧?哪儿知道，铁匠费挺大劲才把炉子生着，叫这个混蛋小子整灭了，一开门儿就倒霉，也把傻子暴揍一顿。回家后，他媳妇说：“你看见人家打铁，帮他打两下呀。”

傻子看见两个人打架，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给每人两个嘴巴子。打架的人住了手，又都踢他两脚。傻子媳妇告诉他：“人家打架，你倒是给拉开呀。”

他看见两头牛顶架，走到跟前，用手把着犄角说：“拉倒吧，别打啦。”老牛根本不理茬儿，还是顶架。傻子急了，就去拽牛尾巴，一使劲就薅下来了，还闹个腚墩儿。

媳妇看他拎着牛尾巴，捂着屁股回家来，听完傻子的述说，没好气地说：“给安上去。”傻子拿着牛尾巴走不多远，看见个拉屎的，说：“大哥大哥你起来，我给你安上。”

讲 述 者：姜凤兰 女 79岁 开原县开原镇 居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杨余庆 男 开原县百货公司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开原县开原镇

293. 傻姑爷探病

（兴城市）

有这么个傻姑爷，老丈母娘病了，他媳妇打发他去看看，拿点儿啥呢？媳妇说："把咱家那两只鸡给拿去吧。"就把这两只鸡绑绑腿装筐里，让他挎上就走了。

走到半路，对面来了一个人，对他说："大哥，我的马跑了，快帮我截截！"他把筐撂下就帮那人截马去了。等他帮人截完马回来再拿筐，鸡不知啥时候跑了，就剩一个空筐了。这咋上老丈人家去呀，他就回来了。

到屋，他媳妇问他："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咱妈的病好了吗？""哪呢，没去上，鸡半道儿跑了。""我不给你绑上装筐里了吗？""我帮人截马来的。""那你咋不搁石头压上点儿？""没有。"

他媳妇生气也没法，又给他拿二十个鸡蛋，给他装筐里，他又去了。走到半道儿，又遇着个赶驴的，驴又跑了，让他帮着截驴。这回他记住媳妇的话了，拿块大石头"啪嚓"压筐上了，等他帮人截完驴回来，一看筐里的鸡蛋全趴稀了，他只好提着筐回家了。

他媳妇看他又这么快回来了，准知道又没好事儿，等他学完了这档子事，他媳妇骂他："你这个废物，真没用！看看还拿点儿啥。"一看口袋还有半袋小米，他媳妇又让他拿去了，临走时还嘱咐他说："走半道儿少管闲事！"他又上路了。

他背着米口袋颠儿颠儿地走，心里也寻思：这回我是啥闲事也不管了。他走着走着，米口袋不知咋地漏了个小窟窿，对面来个老哥告诉他："大兄弟，你米口袋漏了。"

他瞪了人家一眼说："少管闲事。"还闷头儿走。走着走着，又有个人告诉他："你米撒了。"他还是那句话："少管闲事！"一连几个人告诉他，他都说"少管闲事"。

到了老丈母娘家，一进门就吵吵："妈，病好了吗？"丈母娘一看，说："哎呀，姑爷来了。""妈，我给你拿点儿小米来，熬点儿小米粥喝吧。"说着他就张口袋往锅里一倒，小米一共剩下七个粒儿。这工夫一个蝇子飞来落在小米上了，他拿个棒子撵着打蝇子，蝇子进屋落他老丈母娘头上了，他上去就是一棒子，蝇子没打着，把老丈母娘打趴下了。

讲 述 者：张义秋 女 81岁 兴城市沙后所镇龙王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冰娜 女 兴城市文化馆 干部 中学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兴城市沙后所镇龙王村

附 记：

讲述者张义秋出身于富户，其父早年在兴城市沙后所城里开买卖，她小时候常到父亲的杂货铺里玩，听了不少故事，现能讲述百余则。

294. 烂　　桃

（营口县）

有两个把兄弟，大哥姓张，小弟姓侯。两人都已成家，日子都过得不错。

这一天，张大哥到侯小弟家串门，侯小弟的媳妇出来开大门。大哥问："侯小弟在家吗？"侯小弟的媳妇说："不在呀，请问您是哪一位？"张大哥说："我是张大哥，你是侯小弟的什么人呀？"侯小弟的媳妇赶紧陪笑说："原来是大哥呀，我是您小弟的桃柳一枝花，大哥快请屋里坐吧。"说着把张大哥让到了屋中。进了屋，侯小弟的媳妇指着炕头上坐着的公爹说："大哥，这是我公爹。"张大哥赶忙过来见礼，说："伯父大人好，伯父的身板儿真硬朗啊。"侯小弟媳妇说："这是酒肉饭菜孝敬的。"两个孩子过来拜见张伯父，张大哥说："这两个孩子真招人稀罕啊。"侯小弟媳妇说："大哥夸奖了，这是祖上积的阴德呀。"张大哥又四下瞅瞅说："这房子盖得真不错。"侯小弟的媳妇说："这是众人帮的。"又坐了一会儿，张大哥说："既然贤弟不在家，为兄就走了，改天再来。"侯小弟的媳妇往外送，走到院中，看见驴槽上拴着一头驴，张大哥又说："这头驴可真壮实。"侯小弟的媳妇又说："这是精草细料饲养的。"

张大哥回到家，进门就当媳妇夸侯小弟的媳妇如何会说话。他的媳妇听得腻歪了，说："不就是那几句吗，谁不会说呀？等明儿个侯老弟来了，我好好说给你听听，准比弟妹说得好听。可有一宗呀，那个什么桃儿我总记不清。"张大哥说："那有什么记不清的，不就是桃柳一枝花吗。这么办吧，我给你撅一枝桃树枝，你看见它不就想起来了吗？"他真撅了一枝，上面还带个桃子。

过了几天，侯小弟真来拜访，赶巧张大哥也没在家。侯小弟一敲大门，张大哥媳妇急忙跑出去问："谁呀？"侯小弟说："我是侯小弟呀，你是大哥的什么人啊？""啊，你先等等。"张家媳妇急忙跑回去，摸出那个桃树枝，上面的桃儿已经烂了，她忙说："我是你大哥的一枝烂桃儿呀。"说着把侯小弟让到屋中，指着炕上坐着的婆婆说："这是老太太。"侯小弟见礼说："伯母的身板儿真硬朗哟。"张大哥的媳妇赶紧说："可不是吗，那是精草细料饲养的。"见到她家的两个孩子，侯小弟又说："这两个孩子挺机灵的。"她说："这是众人帮的。"侯小弟看了看屋内，说："这房子挺结实的。"她说："这是祖上积的阴德。"坐了一会儿，侯小弟觉得话说不到一块儿去，就要走，张大哥媳妇往外送，侯小弟

看见驴槽上拴的驴说："这头驴真肥壮呀。"她说："嗯，这是酒肉饭菜孝敬的。"

讲 述 者：张述清 女 61岁 营口县周家乡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冯 丽 女 营口市第一师范 学生
采录时间：1985年7月
采录地点：营口县周家乡

295. "巧"媳 妇

（蒙古族 喀左县）

从前，哈日沁好书[①]有一家娶了个新媳妇，自吹天下第一巧手，啥都会做。一天，巧媳妇的呼日根[②]出门办事，晚上没回来。婆婆听见媳妇在西屋点灯纳鞋底子，噌噌一直纳到天亮，心里这个乐呀，就甭提了。心想，可真娶着个勤快媳妇，这一宿工夫得纳多少底子呀？清早，婆婆来到西屋，怕媳妇累坏了，想嘱咐媳妇悠着点儿干，做下伤力根儿可不好扎咕。婆婆推开门一看，只见炕上地下堆满了麻线绳，媳妇坐在麻绳堆里瞅着鞋底子正特儿特儿哭呢。婆婆纳闷地接过鞋底子一看，上面一针也没纳。你说咋着？原来媳妇搓的麻绳太长了，从这头到那头足足拽了一宿，偏赶上线头儿上还忘了系疙瘩，天亮时一使劲，拽秃噜啦！

来到年根儿了，巧媳妇的婆婆对巧媳妇说："你做一条裤子，我做一床被子。"说完，从柜里拿出布料，一人一块，各自忙活去了。

过了做一顿高粱米饭工夫，巧媳妇急三火四地跑进婆婆屋里说："阿嬷，我做裤子没找着样子，没法就套在杏树杈上缝的。裤子做成了可是拿不下来，咋办？找锯把杏树放了吧？"

只见婆婆在炕上一大堆布里一边咕容[③]一边说："你个拙鬼！等我从被子里钻出去再说。"

原来婆婆做被子也不知咋的把自己缝到里头啦！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2岁 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农民 "好力宝"歌手
采录翻译者：乌志恕 男 蒙古族朝阳市政府 干部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① 哈日沁好书：蒙古语，喀左县。
② 呼日根：蒙古语，丈夫。
③ 咕容：身体来回地移动。

296. 两个后娘的故事

（瓦房店市）

有那么一个庄子，这庄子有两个后娘，一个住庄东头，一个住庄西头，庄东头那家姓李，庄西头那家姓张，庄东头的心眼儿好，庄西头的心眼儿坏。

庄西头的男人是个做买卖的，常年不在家，前一房老婆死后撇下一个姑娘，续上来的这个老婆死过一个男人，是走道儿[①]走来的，她来时领了一个儿子来。前窝儿的姑娘大，她带来的儿子小。这老婆的心眼儿不好使，见男人不在家，就三天两头地折磨前窝儿的姑娘，叫干什么不准慢一步，说不给饭吃连碗也不兴摸；说不让睡觉连锅底坑儿也不兴蹲。这还不说，每天还得进山打一扛柴禾回来。

有一天，早饭没让吃，就撵小姑娘上山去打柴。小姑娘连累带饿，回来时正好晕倒在庄东头老李家的门口。老李家的后娘心眼儿好，见小姑娘倒在那儿，哏儿[②]没打，就把她给弄了回去。

李家的前窝留下一个儿子，这后娘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如今两个都在学堂念书。有一天，哥儿俩玩着玩着玩急了，打了起来，事情本来怪老大，后娘却把自己生的老二好顿损："你哥哥从小没有妈，凡事你应该担待一些。记住，你要是再有这样的事，不管谁是谁非，我都打你！"这些话正好让老大听见了，他哭了，进来跪下说："这事都怪我，不怪老二。我不对！"后娘忙扶起他，让老二给哥哥赔不是。打那以后，兄弟俩就差绑到一块儿去了，说多好有多好。老大也把后妈当亲娘，整天妈长妈短的，叫个甘口儿甜。一家人和和睦睦，乐乐和和。

再说，李家人把小姑娘救回家之后，烧了汤，做了饭，前边碟儿后边碗，凉了怕她冷，暖了怕她热，小姑娘很快就好了。李家的后娘把她送回去，又将心比心地劝了一气，就回去了。

哪曾想，张家的后娘不但没好，反倒更坏了。李家的后娘前脚走，她后脚就吃了枪药似地冲着姑娘来了："贱坯子！你都出去嘞嘞些什么？啊？你说！你说！"她领来的小

① 走道儿：改嫁。
② 哏儿：哏，在此读 gèn。哏儿，停顿，迟疑。

子呢？也在一旁这么来那么去地烧火儿、捏咸盐儿[①]。惹得他妈的火气更是一蹿老高："贱货！今晚儿给我上磨房里等着去！要是推不出一斗米来，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

小姑娘挨了顿打骂，晚饭也没捞着吃，来到磨房，想起自己受的那些苦，越想越觉着活得没意思。她来到村边井台上，用袄襟儿把脸一蒙，正要投井，却被人从身后拽住了。回头一看，是李家兄弟。

说来也巧，这哥儿俩念书虽说每天都打这口井边过，但他们从来回来都早。亏得今天先生有事，才回来得晚了。哥儿俩怕她再出事，就把她劝到了自己家。

第二天一早，小姑娘的后娘见磨一圈儿也没推，人也没了影儿，猜想是跑到李家去了，就打发儿子去要人。这小子二话不说，去了就骂，骂人家心安得不正，"下水"不好，深更半夜地拐姑娘，不三不四地说了一大些。李家的大儿子怎么听怎么碰耳，便跟他吵了起来。那小子是吃惯了顺气丸的，哪吃过这饽碴儿饭？二人老拳[②]相见，李家大小子竟失手把人给打死了。

人都死了，他妈能让吗？就把李家给告了。李母呢，总觉得让老大去抵命于心不忍，便想法儿把他支到亲戚家去了。支走后，她同自己的儿子商量说："你哥哥命苦，倒霉的事儿都让他遇上了，我想让你去替他。"说着，眼泪也跟着成双成对儿地滚下来。儿子赶紧跪下说："妈，您别伤心，我去。您心眼儿好，将来会有好报的。"虎毒还不吃子呢，何况善良的人？娘儿俩哭了顿，老二就投了官府。

老大回家以后，不见了弟弟，就觉得不对头，一问他妈，他妈说玩去了。细一看，他妈的脸色也不对劲儿，就说："妈，你要是再不告诉我，我就在你跟前碰死了。"说着就往柱子上撞，他后娘赶忙拖住他，说了实话。

老大听了，感动得说不出半句话来，瞅他妈不注意，跑了。赶到公堂一看，他弟弟还在受审呢，忙上前跪下，说人是他打死的，不是弟弟打死的，兄弟二人在大堂上争了起来。他二人这一争，倒把官府给搞懵了，不知到底咋办好。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老张头儿领着他的姑娘来到大堂。他怎么来了？原来，他这年的买卖做得不错，寻思早些回家看看，谁知回家一看，家中冷冷清清，只有他后老婆儿子的尸体挺在地下，就到邻居那儿去打听。邻居们就把他家发生的事告诉他。老张头儿也是个善良的人，他找到姑娘，领了来，就为帮李家说句话。

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官府按照口供判了个误伤人命，让李家赔银子。老张头儿就在这时，说出了他的三条打算：第一条，立休书休掉后妻；第二条，请堂上大老爷为媒，把姑娘嫁给李家老大，结成百年之好；第三条，既是亲家，其它一切纠纷，都愿私

---

① 烧火儿、捏咸盐儿：即添油加醋火上浇油。

② 老拳：拳脚相见。

下了结。

四邻八舍知道了，都来祝贺。那个后娘从此流落街头，成了叫花子。

讲 述 者：王德刚 男 36岁 瓦房店市赵屯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阎立澜 男 瓦房店市赵屯乡政府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赵屯乡

297. 没手的媳妇

（抚顺市）

有这么一家姓李，老李头儿的老伴儿死得早，就留下一个女儿。这老头子又说个后老伴儿，这个后老伴儿看不上这丫头，就让老李头子把这丫头送走，说："以后我还不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的？"这老头儿能舍得吗？她一看这老头儿舍不得他女儿，就想了这么一个损招儿：把他们家的老狸猫给打死了，把皮扒了，完了就塞她女儿被窝里了。她把老头子捅醒，也没点灯，就说："你摸摸，你女儿被窝里是什么？我朝天每日说她不正派，你不信！"老头子往他女儿被窝里一摸："哎哟！这什么玩艺儿湿了巴叽的？""什么玩艺，你女儿养活的贼孩子呗！"他女儿这时睡着了，也不知道。后妈就出坏说："要我说，你赶紧把那玩艺扔外边让狗吃了，明天快把她送走！"她爹也没看哪，把那玩艺包巴包巴就扔外边叫狗吃了。

第二天，他爹就说了："你这个现世的玩艺儿，我可不能要你。你收拾收拾，我把你送姥姥家去。"这丫头想，我从小长这么大，我爹也没领我上姥姥家串过门，今天怎么张罗把我送姥姥家去呢？她就赶紧穿衣服。她后妈说："你有什么穿什么，别扔下。"丫头嘴没说心说："我还用你告诉哇！"穿好了，她爹赶着车就走了，尽往那老山老峪的地方走。

到了一个地方，她爹说："这就是你的地方，下车吧！"她说："这也不是我姥姥家呀？你给我拉到这老山老峪干什么？你就是让我死，我也得知道因为什么哪！"女儿就给他爹跪下了，"因为什么？你他妈的在家不走正道儿，你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你不知道吗？我都给你扔墙外头让狗呛了！"她说："爹呀，你可别糟贱我了！那是我那后妈坑害我呀，你看俺家那老狸猫还有没有？"他爹也没听进去，就把刀举起来了。她女儿见他砍来了，用手一搪，手被剁下一轱截。她一边叫唤一边说："爹，你还杀呀，你不要我就拉倒呗！我

在山上，让狼虫虎豹吃了就吃了，你就回家呗！”她爹一寻思，反正她在山上也活不了，赶着车就回去了。他爹回家左寻思也不对，右寻思也不对。一看老狸猫也没有了，不怨丫头说的，是后妈暗中害她。这丫头死得屈呀！他爹一口气没上来，也死了。这个丫头在山上东瞅西瞅，东走西走，走了两天两夜。狼看着她，也没吃她；黑熊、老虎看着她，也没吃她；什么也没伤害她。她就寻思了：什么也不吃我，我还许能活。这就过了一片大树林，树林那边有一个大宅院，是孙员外家。这时候，她也饿得够呛，有心要点儿吃的，又不敢去。到了晚上，她来到孙员外家房后，抬头一看，旁边是一棵果树。她想摘几个果子顶顶饿，可她这一只手，能扳树枝，就不能摘果。就用牙咬树枝，用手摘。吃了几个，也不顶饿。再往上一够，脚底下一下子没蹬住，从墙头上骨碌下来了。

这房子里有个书生，正在读书，就听外边“咕咚”一下子。你说他不出来看吧，外边有动静，出来看吧，还有点儿害怕。他自己咳嗽一声，壮壮胆就出来了。出来看她在那儿蹲着呢，已经好几天没梳头了，作践得埋汰巴拉地。他问：“你是人是鬼？”一开始，她没敢吱声，后来她说：“我是个人，好心的哥哥，我好几天没吃饭了，饿得一点儿囊劲[1]都没有了。”书生一看，这姑娘长得还真漂亮，就是没一只手，就问：“你那手哪儿去了？”姑娘就把她后妈怎么害她，她爹怎么杀她说了一遍。书生一听，说：“好吧，你跟我走！”就把她领进屋了。正好，书生他嫂子给他送的饭，他没吃了，还剩点儿，就拿出来给她吃。这姑娘一边吃，一边哭。书生就劝她。吃完饭了，姑娘要走，他没让走，又拿来木梳给姑娘梳头，洗洗脸，换套衣服，怕他们家来人看见，就把姑娘藏在一个大书箱里，告诉她：“吃饭时我放你出来，吃完饭，你再进去。”姑娘一听，这不错，就在里猫着。晌午，他嫂子送饭时，他就说：“嫂子你再给我送饭得多送点儿，我也不知怎么的了，这两天饭量长了，送那点儿不够我吃。”她嫂子一想，也兴许年轻人有时候能吃，有时候不能吃，这回再送饭，就给他多送点儿。他等嫂子走了，就把姑娘放出来。他一看姑娘饿那么样，就说：“你把这些都吃了吧！”姑娘说：“我都吃了你吃什么呀？”他说：“我刚才在前屋吃了。”姑娘说：“我吃那么多，你不能笑话我？”他说：“唉！我哪能笑话你！”姑娘就把那些饭都吃了。嫂子再来送饭，书生又告诉他嫂子：“嫂子你再给我送饭，送俩人的。”他嫂子一听，这可是个怪事，就问：“你这饭量怎么还长起来了？还要俩人的饭？”他说：“我告诉你，这几天我能吃能喝，拉屎都没遍数。”他嫂子寻思：拉屎都没遍数，可不能吃能喝怎么的？这回又送俩人的饭。这书生和姑娘一边吃一边唠嗑儿，书生说：“等我把你将养好了，我就留你做媳妇。”这姑娘说：“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吃了。”他问：“你怎么不吃了？”她说：“我乐也乐饱了，没想到我这个没手的人也有救了。”他俩在屋里吃饭、唠嗑儿，都让他嫂子听着了。其实，他嫂子没走，就在门后听着呢。

---

① 囊劲：力气。

到了京城，把信给官儿送去了。官儿一看，这信怎么写的呢？让我休这个媳妇，当驸马，我可不能干。我还得写信，让他们好好待我媳妇。状元又重给写了信，说："你们别人什么话也不用说，我自己从心里乐意，再说她还给我生个小子，我怎么能不要呢！"信写完，就让差人给送回来了。

回来时这小子又跑她后妈这个店来了，她后妈把这小子灌醉了，又把信给偷出来了。她一看这信，她女婿怎么也不舍，还得要。她想：我还得给他重写。写的是：告诉家里人，赶紧把这个无手的人给我撵走，我在这儿当朝中驸马多好，何必要这么个没手的"拽子"[①]！赶快撵走，我马上就要夸官回家了。

他们家人一看这封信，都气完了[②]。他媳妇就说："信上不要我，你们瞒着我干什么？让人家重说个好的那多好。明儿个我就走，这孩子你们要舍得给我，我就领着，你们要不舍得给我，我就自己走。"老太太、老头儿都哭了。嫂子也哭着说："他那样，俺们还能怎么办？怎么能让你们母子两离呢？你一定要走，就把孩子带着。"他爹气得给儿子写信说："你在那儿得官，得不得能怎么的？你是官儿也别上我的门来，你说什么像样儿的媳妇，也别往我家领，俺老孙家不要你这种人。"老头儿在信中把儿子好个损[③]。差人拿这封信，又回到这个店上了。这后妈又用上功了，心想：我非害她不可，不能让她到那儿享福。她把信拿过来一看：哼！这家人还都不舍呢。我一定让他不要她，在那边重找好的。她又把信给改了。

第二天，这差人吃完饭又走了。到京城了，官儿一看信可气坏了，心想：我都不舍得呢，你们不让我要，我得赶紧回去。

这块儿咱先不表，再表这没手媳妇。一看人家不要她了，赶紧带着孩子走吧。这媳妇带着孩子往外走，全家跟在后边，一边走，一边哭。这娘俩也不知走了多远，这孩子淌吃水[④]。他妈一看兜兜埋汰了，想给洗洗。到河边刚要洗，来一阵大风，把这兜兜给刮河里去了。他妈用没手的胳膊一捞，你说怪不，这手又长出来了。这媳妇可乐坏了，心想：手长出来了，这回可不怕了，我领孩子过吧。

她走到罗家店。这个老罗家，两口子无儿无女，老太太就喜欢小孩儿。老太太一看这娘儿俩也没有家，就认这媳妇为干女儿，留下了。

再说这当官的，憋了一口气，夸官就回家了。正好路过罗家店，你说巧不巧？到那个店，那个状元官就渴了，要喝水。差人说："哎呀！那么点儿小店，你喝水，不嫌埋汰吗？要喝水，咱们找个宽绰地方。"状元说："喝水找什么宽绰地方？哪渴哪喝，让你落

① 拽子：指手有残疾者。
② 气完了：气坏了。
③ 损：挖苦、斥责的意思。
④ 淌吃水：流口水。

轿你就落轿！”轿夫把轿落了，他就进院了：“老太太，给我弄点儿水喝！”老太太正抱小孩儿在院站着呢，见官儿老爷要水喝，刚要去舀水，这小孩儿一下子把官儿老爷给抓住了，抓住了就不松手。官儿老爷纳闷儿：这小孩儿，人生面不熟的，怎么抓住我就不松手？这老太太也往回拽，说：“哟，你可别往老爷怀里上，你要把人家那衣裳尿了可怎么办！人家穿的蟒袍玉带的，可不行。”那孩子像鹰似的抓住不撒手。官儿老爷说：“老太太，这小孩儿是你什么人？”“哟，我捡这么个外孙子，他妈呀没着落哇，就领这么个小孩儿，这孩子叫单哥，娘儿俩怪命苦的。”官儿老爷一听，说：“你的干女儿在哪儿呢？我看看！”“他妈在屋里烧火呢。”老太太说着，还往回抱小孩儿。官儿老爷说：“老太太你别抢，我抱抱，尿了也不怕。”他俩唠嗑儿，媳妇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听声儿准是他。这时老太太进来说：“女儿呀，官儿老爷要看看你。”“我可不用他看，他看我干什么？”“哟，你看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一点儿礼节不懂！”她女儿没吱声，把那一把信掏出来，“啪”地一下子扔在地上，说：“妈，我可不是摔你。你看看这些信，这都是绝信。”这老爷一看，这信哪是我写的？拿着信就进屋了，说：“娘子呀，你不要生气，书中有差，这信不是我写的。”再一看，啊！他媳妇怎么手也长上了呢？就说：“你有天高地厚之命，我怎能说不要你？”他又拿出他家给他写的信说：“你看看这些信！”他媳妇一看也不是家里人写的，心里明白了。接着，他们娘儿俩、老罗头儿、老罗太太都上了轿，回他们家了。

他爹在家一听鼓乐喧天地到了大门口，心想准是这小子夸官回来了。告诉家人：“把大门关上，不让他进来。”他妈说：“怎么也得看看，孩子夸官回来了，怎么也得让进来。”他嫂子也生气：“不让进能怎么的？当不当官儿关谁什么事！”她扒墙头儿一看，哟！外边是三抬大轿，第二抬轿上还有他家小孩儿，她说：“准是他婶娘回来了，快开大门，这里有岔头！”家人把大门打开了，大伙儿都进院了。一说怎么回事，大伙儿都明白了，一家人就和好了。

那这信谁写的呢？赶紧抓这个送信人。把差人抓来一问，那他还敢不说！就把那后妈也抓来了，灌上牛油大蜡，点了天灯。

讲 述 者：王金叶 女 77岁 抚顺县上马乡小堡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赵文新 男 满族 抚顺县上马乡文化站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抚顺县上马乡小堡村

附 记：

“无手女”的故事在我省多有流传，故事或繁或简，情节基本相同。本溪市明山区张春光讲述的无手女原是--有钱的员外家小姐，通晓诗书。后母假意为这小姐过生日，用酒将其灌醉，在其卧床上做了手脚，陷害于她。

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沙坨子村76岁的满族老太太穆桂芹讲述的这则故事开头、结尾处有不同。开头处：后母虐待前房姑娘，让她煮饭，煮少了就不让她吃。姑娘就多煮，剩饭往耗子洞里倒。日

子长了，耗子给她盗了一个金镯子。后母发现了告诉姑娘爹，说姑娘招野男人，姑娘爹一怒之下将女儿手剁去。结尾处：无手女丈夫中官后夫妻团聚，搭席棚舍酒席，后母和瞎了双眼的姑娘爹前来讨席。坐东桌时人家从西边放席；第二天坐西桌，人家从东放席；第三天坐中间桌，人家从两头放席；连饿三天，才知是无手女在放席。老两口满面羞惭，一个撞墙而死，一个上吊了。

298. 善恶有报

（蒙古族　喀左县）

哈日沁好书地广无边，有恶人也有善人。在一个艾力[①]，有一个额吉同儿子一块儿过日子。儿子今年十九岁，为人老实忠厚。这个额吉可不是东西，为人刁钻刻薄，想方设法坑害人。由于额吉的人性不好，儿子受了拐带，没人给媳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给儿子巴结上一个。可是，刚定亲三天，儿子就病倒了，病势越来越重，后来竟死了。按实说，儿子死了，该发送就发送，把亲事退了，别坑害人家姑娘不就得了！可她想，我才不干人财两空的事呢！她想出这么一个损招儿，她把儿子死的事没往外声张，只说儿子病了还未好，不让人进屋探看，要马上完婚，给儿子冲喜治病。那姑娘心地善良，哪知道她的奸计呀，救人要紧，同意马上完婚。其实这个额吉的鬼花狐[②] 是想把媳妇娶到家生米做成熟饭，娶到我家便是我家人，任我打来任我骑。我把她当寡妇卖掉，不怕她不依！赚一笔大钱，够我花到黄金入柜[③] 那天了！

到办喜事的日子，她以儿子怕惊扰为由，把儿子房门锁得登登紧，谁也不让进。她把新亲和帮忙的邻居打发走后，心想，这回该摊牌了，入了洞房就完事大吉。她开了新房的门，把媳妇推了进去。

这个姑娘心肠好，非常贤慧，她见新郎在炕头蒙头睡那么熟，不忍心惊动他，便悄默声儿地坐在炕梢，轻手轻脚地给他掖了掖被角，耐心等他醒过来。她坐着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半夜，冷丁看到窗台上的猫道帘儿轻轻一掀，她以为刮风了，怕丈夫着凉，就脱下绣花鞋压住猫道帘儿。这时候只见新郎把被子一撩就翻身下了炕："我出去解个手回来。"

说也巧，正在这时，这个心怀鬼胎的额吉见半宿洞房里没动静，想看看新媳妇在干

---

① 艾力：蒙古语，村子。
② 鬼花狐：鬼点子，坏主意。
③ 黄金入柜：指人死后装殓入棺。

什么，她一开门，正和儿子撞个满怀，她“哎呀”一声吓死了。新媳妇正害怕呢，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新郎从外面回来，他一把拉过媳妇，搂在怀里，恩爱无比地说：“贤妻呀，多亏你救了我一命。”

新娘莫名其妙，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新郎说：“我已死了两天了，我额吉以冲喜为名把你骗来，想卖掉你。幸亏你在家为姑娘时心地善良，尊老扶幼，孝敬父母，周济穷人，从不吹灯玩火，从不在灶门伸脚烤火，感动了灯火宝日痕，他去额日勒汗那里为你说情，允许我们夫妻可以见一面，说一说心里话。额日勒汗派两个句特古同[①] 把我的魂从猫道口送进屋里，不料想你用绣花鞋把我的退路堵上了。我没法，只好以解手为借口，想溜走。出门一看，他们俩又抓走了一个额木根[②]，把我留在这里。”

新媳妇心里暗暗称奇，她告诉新郎，额吉在你出去时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小两口儿端灯出外一看，额吉嘴张得很大，眼瞪得溜圆。上前一摸，手脚早已冰凉，她是活活地吓死了。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2岁 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农民“好力宝”歌手
采录翻译者：乌志恕 男 蒙古族 朝阳市政府 干部
采 录 时 间：1983年
采 录 地 点：喀左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299. 卖 寡 妇

（满族 本溪市）

过去有一家子，哥儿俩都成家了，靠放山[③] 挖棒槌为生，日子过得挺穷。

这年挖棒槌季节又到了，哥儿俩准备好了家巴什[④] 和干粮，临走前一天，不用说，男人女人都有些嘱咐。因为上山就得不少天，登山爬砬子的，说不定遇到什么悬乎[⑤] 事，还

① 句特古同：蒙古语，小鬼。
② 额木根：蒙古语，老婆子。
③ 放山：采集山货。
④ 家巴什：家什儿，工具。
⑤ 悬乎：危险。

有野猪、狼、熊等野兽，更让家人担心。

老大两口子奸，睡觉时，心眼儿恶道的老大媳妇告诉男人："你长点儿心眼，上山别傻拉巴叽的，学着乖点儿，不好走的地方，你让老二上，遇到野牲口，让老二在前边打。"老大说："这还用你告诉，我比你精乖。"

老二两口子都憨厚，媳妇对丈夫说："你一走好多天，大哥比你大几岁，你当小弟的勤快点儿，带的吃的要让大哥先吃饱。"老二说："说得对，听你的。"

天一亮，哥儿俩就走了，一走走了好多天。这一天，来到一个大山崖顶上，看这山崖像刀切的似的，在山崖下约三丈多高的二层台上，有一棵六品叶大棒槌。老大一看棒槌没法挖，就对老二说："眼瞅着的大山货挖不下来，咱哥儿俩咋办呢？"老二说："咱们不是带来一条长绳子嘛，一头拴在山崖顶的树上，另一头拴在我腰上，我下去挖，到时你往上边拽。"大哥巴不乐得这样做。

老二下去之后，用木橛子挖挺长一阵工夫，把棒槌挖出来了，须根一点儿没坏；他就叫大哥先把棒槌拽了上去。老大一看就知道能卖上大价钱，要是把老二拽上来，得哥儿俩对半儿分，不如独吞了。他把绳子搭在树干上，拿着大棒槌就回家了。

老二在二层台上不见绳子下来，就招呼大哥，震得大山都跟着响，也听不到老大的回声儿。

老大拿着棒槌连宿带夜往家赶，一进院就大哭大嚎，妯娌俩出来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我和老二走这么些天，没挖着棒槌，还把老二掉到崖子底下去了。那沟底有万丈深，连尸首都没法找啊！"

老二媳妇一听，哭得叫天叫地，身穿素衣，腰系白布，挂上亡夫牌位，哭了一夜。

老大吃够喝足了，躺在被窝里把挖参经过告诉了媳妇，媳妇乐得往老大身上抓挠好几把说："这事让你做得太妙了！"

老大说："我还琢磨个道儿呢！"

媳妇说："什么道眼，快对我说。"

老大说："明天把兄弟媳妇当寡妇卖了，卖棒槌的钱加上卖寡妇的钱，咱俩的手头儿可就宽绰了，有吃有喝，好日子也就够过了。"

老大媳妇说："那你天一亮就快去踅摸买主，能多卖几吊就多卖几吊。"

第二天，老大踅摸到一家有财势的买主，买寡妇去当通房丫头，当时就立下了字据。他回家和媳妇一说，那心肠歹毒的女人说："你真行，越学越精，挺会办事，可别让她婶儿知道了，把她蒙在鼓里。买主的花轿一来，把她抓上轿抬走，咱们钱一得，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再说老二待到天黑日落，哭着睡在二层台上，忽忽悠悠被一阵风吹醒了。月光下，只见一条四五丈长的大长虫，脑袋在山崖上，尾巴在二层台上，扑拉拉地打草。吓得老二

左躲右躲，后来还是被大长虫尾巴把他的腰缠住了，那蛇向前爬动，把老二拖到山崖顶上，“啪嗒”一摔把老二摔在地上。吓昏的老二醒来一看，大长虫早已无影无踪。老二在地上边磕头边说：“大哥害我，想不到大长虫把我救了，大哥的心狠，还不如一条蛇，真让当兄弟的寒心！”

他吃的也没有了，连累带吓，熬过了一晚上才往家走，在老大回家的第三天早上，他也回到家中。见媳妇在屋里哭得像泪人似的，便问这是为啥？

老二媳妇见丈夫回来了，乐得不知说啥好，就把老大回来的话说了一遍。老二也把挖棒槌经过说了，两口子打这才知道大哥是如此心肠的人。

两口子正唠磕儿，忽听大门外鼓乐喇叭一阵热闹，一帮人拥着轿子来接人了。这伙儿人一进院就喊：“寡妇在哪里，我们接人来了。老爷赏脸，抬个花轿来接人来了。”

老二两口子不知这是咋回事，正要打听这伙儿人是不是走错门了，忽见老大两口子跑到院子里说：“在东边那屋里，穿孝的就是。”众人都拥进了老二的房门。

老二从里屋出来，两手把门一拦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俺家老爷买寡妇，接人来了。”

“我们两口子过日子，没有寡妇，没有寡妇，你们都滚开！”

“好，不跟你多说，找老大要人。”买寡妇的人又到了西屋揪住老大的衣领骂道：“你这王八蛋，那屋里的男人还活着！我们要人！人呢？”

老大见老二在屋里，吓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跪地求饶，愿意交回卖寡妇的钱。

买寡妇的有钱有势，没理搅三分，有理更是不让人，非要把人领走不可。老大傻了，交不出人来。来人说：“你在卖寡妇的字据上签字划了押，你交不出人，就让你老婆去顶缸[1]吧，看你老婆的样儿还白净！”这就把老大媳妇扯巴着抬上了轿。

老大媳妇一看事不好，又哭又叫，还是被抬到那买主家。她平时就懒，到有钱人家当奴婢，哪里受得那些苦？被糟踏半年多，得了一场大病，差不点儿喂了狗。

还是老二两口子心眼儿好，把卖棒槌的钱拿出一大笔托人再三说和，才把大嫂从那富人家赎回来。将养半年，大嫂病好了。老大两口子心也变好了，再也不生事害人了。

讲 述 者：爱新觉罗·庆凯 男 满族 55岁
本溪县偏岭乡 干部 中学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5岁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
采录地点：本溪县偏岭乡

① 顶缸：顶替的意思。

300. 大姑姐偷嫁妆

（本溪县）

从前，碱厂有个小伙儿叫郭华，他与祁家姑娘祁玉订了亲。

郭华有个姐姐，虽然已经出嫁了，但嫌爹妈陪送的嫁妆少，经常回娘家划拉东西。一来二去，娘家也给她败登穷了，弄得弟弟郭华等了五六年也没把媳妇娶进门。

郭华的姐姐见从娘家再也捞不到油水了，就又打起没过门的兄弟媳妇的主意来了。

这天，祁玉正忙着绣过门用的枕头套，见郭华的姐姐不知哪阵风给吹来了，她又是沏茶又是端瓜子，满招待。大姑姐也不客气，放屁的工夫，嗑完了一盘子五香瓜子，喝完了一壶茶。

祁玉提着铜壶到外屋又去烧水沏茶，大姑姐转圈撒目，见屋里没人，又翻箱子又翻包，把一块好布悄悄塞进裤裆里。她耳朵也尖，听到外屋铜壶里的水响边了，又稳稳当当地坐回凳子上嗑起瓜子来，像没事一样。直到又喝了一壶茶，吃了一顿好饭菜，她才又说了些悄悄话，回家去了。

回到了家里，她一边打着饱嗝儿一边对丈夫说："我到孩子他舅妈那儿一看，嫁妆净是些好东西，你看这块布料是人家最次的，好东西多着哩。"说着，从裤裆里掏出一块布。抖开一看，里边还有两个金镯子。大姑姐凑近丈夫的耳边，悄悄地告诉说："祁玉等着出嫁，急得把什么都忘了，我告诉她说，郭华连一件结婚用的新衣裳都没有，宴席吃啥？高粱米干饭就咸菜，喝地瓜酒！你猜她怎样，急得直门儿求我帮她的忙，让我带些东西回来周济郭华。当时我怕别人看见，咱们留不下，我给她出了主意，晚上让弟弟自己从后窗户来拿。她还直门儿地谢我呢。今晚你在亥时去，保准看不清是你，把东西全拿到咱家，叫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大姑姐和她男人嘀咕了一阵子，又扭扭达达地回到了娘家，对弟弟郭华学了姑娘的心思："有一大包东西，让你半夜子时去取。你到祁家大门外，学两声猫叫，接着学两声狗叫，她把东西从窗里送到窗外，你拿起来就走，别出声。兄弟呀，你先学几声猫叫狗叫，姐姐看像不像？"郭华抗不了姐姐一门地劝道，忍着气，一直学到亥时已过，姐姐打个哈欠，说："行，挺像，就这么叫，你快去吧，你不去她不睡觉。我可没那么多精神头儿，我得回家睡觉啦。"说完了扭扭达达回了婆家。

郭华按他姐姐告诉的时间，半夜子时到了祁家门口，四下里静悄悄的。他先学了两声猫叫，又学了两声狗叫。祁玉白天听大姑姐的劝话，刚才把一些嫁妆已从后窗让郭华拿去了，可怎么又听到了猫狗叫？听一会儿，又一想，可能是猫遇见了狗，打架厮咬，甭管它，等着后天做新娘吧：姑娘美滋滋儿地睡了。郭华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动静，只好回家了。

成亲这一天，祁玉欢欢喜喜下了花轿，见郭华穿着旧衣裳来接花轿，新房里幔子也是旧的，屋里没有一床新被褥。酒席摆上来，菜四样，咸菜占了三盘，高粱米干饭只做了半锅，每个人吃半饱还不够。幸亏娘家没挑理，就这样拜堂成了亲。

新郎新娘入洞房的时候，有两个姑娘给放幔子被子，一边放一边念叨："幔子一拎，喜事盈门；幔子一放，喜满洞房。""褥边搭褥边，五福满房间；被边搭被边，养儿能做官儿！"说完了，做伴娘的小姑娘一走，祁玉对郭华就撅起嘴来。新娘说："就算你会过日子，我给你那些东西，钱不花也行，新衣服你不穿，新幔子你不用，新被褥你也不铺！你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这时不该稍稍儿讲究些么？为什么留着那些东西？你看你穿得这么寒酸，能说得过去吗？"新郎说："俺家穷，你说认了，还说这废话有啥用，谁拿你东西了？"新娘说："那一大包东西是你亲手从窗外扛走了，你扛哪去了？"新郎说："哼，咱没看见，说不上让你给谁了呢，我没拿到不领这个情，你送给谁你就找谁说去。"新娘说："凭我这样对你，你能说出这话来也太没良心了，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说完，自己憋憋屈屈地哭出声来。新郎说："别哭了，要嫌我穷，咱俩还没同床哩，明早让娘家人把你领回去就得了。"新娘听了更伤心了，又不敢大声哭，怕叫人听了笑话。憋憋屈屈哭着，一口气没上来，憋死了。

新郎见媳妇哭一哭没动静了，碰她一下也不吭声，赶忙拿过喜烛一照，脸色惨白，用手一摸，断气了。吓得他连哭带喊，急忙告诉娘家客。一时间，可就闹翻了天。郭华的爹、妈，祁玉的娘家人，哭成了一团。不过，祁家的人还算明白，祁玉的爹说："算我女儿命薄，怪不着你们婆家，也不用经官，但是，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你们就当郭家的人发丧出去得了。所带的陪嫁东西，都让她带去吧。"

就这样，喜事之后接着办丧事，把新娘发丧了，埋在郭家的坟茔地。

弟弟娶媳妇，大姑姐怎么也得来转转啊，可是她心里有鬼，不敢往前靠，溜边蹭沿地偷些盘子、碗，一趟又一趟地往家倒腾。听说兄弟媳妇死了，她在一边惊一下喜一下，惊得是闹出了人命；喜的是，再也没人知道她偷嫁妆的事了。

入殓这天，她看见兄弟媳妇带进棺材不少嫁妆，还有金馏子、银耳环子、银镯子、金簪子，回到家就让男人去盗墓。

当家的听说去盗墓，说什么也不干，大姑姐说："孩他舅妈身上穿戴的那些东西你弄下来，到哪也能卖个好价钱。你要不去，我就和你对命！"当家的见老婆黑下脸来，就顺

从地到坟地把祁玉的棺材打开了。他跳进棺材，把布套带往祁玉脖子上一套，他脑袋往套里一钻，脖子往起一挺，就把死人带了起来。接着就脱衣服扒裤子，捋下金银首饰，连扎花绣朵的针线和花撑子，死人身上的汗衫裤衩都划拉尽了。

回到家，大姑姐乐得又烫酒又炒菜，又和当家的好一顿热乎。

就在大姑姐的男人盗墓这工夫，棺材里透进了凉风，再加上祁玉被翻过来调过去地一折腾，竟缓过气儿来了。她见自己是在棺材里，才想起了自己死时的情景，又见棺材也被人打开了，有人正扒自己的衣服，就明白是有人盗墓了。她吓得想喊，又怕喊出声来被掐死，就没敢吱声。等盗墓贼跨出棺材，她觉得这人有点儿眼熟，就悄悄爬出棺材跟在那人的后面，眼见那人进了大姑姐的家。她来到窗外舔破窗纸一看：啊！原来盗墓人竟是大姐夫！

祁玉急忙跑回娘家喊开门，她妈问："谁呀？""妈，我是祁玉呀！""孩儿呀，妈知道你死得屈，妈哭一整天了，明天妈到坟前给你送点儿纸钱，你就别回来吓唬妈妈啦，啊！""妈呀，我没死，我冷呀，你快给我开门。""孩儿呀，你把手从窗户眼伸进来，让妈用针扎一下手指头。""妈呀，你用针扎我手指头干啥？""看你手上有没有血，有血就是人，妈再把你放进屋来。"

祁玉把手伸进来，她妈用针一扎，那血黑亮亮地红，就把女儿迎进屋里。见女儿光巴溜杆儿地没穿衣裳，就问："孩儿呀，你身上的衣裳都哪去了？"祁玉流着泪，把怎么托大姑姐捎信，让郭华取衣物，东西取走了，郭华翻脸说没见到，她如何一口气没上来给气死，如何遇到盗墓，还有还阳之后见到的一切都对妈说了。妈妈一想，说："明天，把郭华请到咱家来。"

郭华遇到这桩祸事，熬糟瘦了。第二天，听见老丈母娘"请"他去，心里像揣个兔子，扑腾扑腾直跳。他硬着头皮走进院儿，丈母娘乐呵呵地把他让进屋，看不出一点儿悲伤和愤怒的样子。唠嗑儿时，净是安慰他的话。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他叹口气说："我没有福，和祁玉的喜事变成了丧事。我什么也不想了，打算到铁刹山出家修道，不问尘事。"丈母娘笑呵呵地说："要是祁玉还活在世上，你也出家当老道吗？"郭华说："妈真能说笑话，自古以来，人死不能复生，怎么会呢？除非日头从西头出来。"丈母娘话头一转："我问你两件事，你要实话实说。说了真话，我让你丧事变喜事，要说假话，那你只有出家的份儿了。"郭华眼神儿一亮："妈，您老想问什么您就问，我要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丈母娘笑了："哪有那么多雷，你也不用起誓咒骂自己。我问你，你姐姐是怎么让你来俺家取嫁妆的？""这……这……大姐让我对外人谁也别讲，今天你问我，我也实话实说吧。大姐说，她和祁玉定好，让我在四月初八半夜子时去祁玉的窗下学完猫叫学狗叫，就可取出东西。我按时去了，白等到鸡叫三遍。""是让子时取，还是让你丑

时取，或是亥时取，你能认准成[1]吗？”“肯定是半夜子时，一点儿没错。”“儿媳妇，你去把郭华的姐姐请来。”老丈母娘把儿媳妇打发出去了，又问郭华：“我闺女入殓时的衣物首饰什么的，你还认得吗？”“认得，首饰都有祁字记号，金镯子都是足赤金店出的，还刻有祁玉的名字。衣裳我也认得，有两处，撕檐破了线头。入殓时，我看得清清楚楚。”“好，等一会儿，到你姐家认东西去，你敢不敢？”“她家的东西我去看，有啥敢不敢的？她不让我看，我自己翻箱子看。”郭华说得很干脆。

郭华的大姐来了，郭华问姐姐，是不是祁玉叫他在子时取东西？大姑姐认为这是死无对证了，就瞪眼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两姐弟正争吵间，祁玉从里屋出来，这可把大姑姐吓傻了。祁玉问：“大姐，咱俩定亥时取东西，你怎么能说不知道？我那包东西到底让谁给取走了？”大姑姐做贼心虚，以为是祁玉灵魂找她算帐，吓得一五一十地全讲了。

郭华见祁玉还活着，起先吓了一跳，后来便一个劲儿地傻笑。他和祁家的人到大姑姐家，打开了箱子柜，取出那些偷盗来的东西。祁玉善良，也没把大姑姐怎么样。姐夫刨坟掘墓可犯了官法，让衙门给好一顿收拾。回来直劲儿埋怨老婆：“我吃官司都怪你，当大姑姐的偷兄弟媳妇嫁妆，真是丧良心。我还把小舅媳妇衣服扒个溜溜光，以后还怎么和人家见面？”

后来，这两口子再也没脸登郭家的门了。

讲 述 者：彭永发 男 满族 67岁 本溪县连山关镇棒槌岭村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延顺 男 35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

采录地点：本溪县连山关镇棒槌岭村

301. 休　　妻

（沈阳市）

有这么一家子，老两口儿老来得子。老头儿整天做豆腐卖，供儿子读书。儿子从小

① 准成：准确。

就和姑舅妹妹订了亲。这老头儿岁数大了，不久患病死了。剩下妈妈和儿子，怪孤单的，就把姑舅妹妹接过来。

儿子长到十五六岁，懂事了，就对妈妈说："我不念书了，小本儿经营做点儿小买卖吧。咱们一家三口，混个够生活就行了。再说，您老的年纪也大了。"

他没过门的媳妇接过话说："不行！姑父活着的时候能供你念书，我和我姑妈俩，就凭这双手，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也要供你念到底。"

这么着，这书生就接着往前念。念来念去，老太太也死了，就剩下这兄妹俩个了。妹妹长到十五六岁时，俩人就结婚了。婚后这书生又说："就咱俩过日子，怪艰难的．我就不念书了，从明天起我出去做点儿小买卖混生活。"媳妇说："姑妈活着能供你读书，我怎就不能？你还得念！"书生就接着往前念。念来念去，越念越穷，最后媳妇白天提着筐篓要饭，晚上给人家做针线活计。这书生也真用心，书念得很不错。

赶上这年数九寒天连下三天大雪，家家关门闭户，媳妇要了一天到黑，才讨来半碗饭，冻得哆哆嗦嗦地回家来了。一看她丈夫还坐在那儿看书呢，心里一热，就流泪了。她把这半碗饭熬得热乎乎的，端给丈夫，说："快吃吧，好暖和暖和身子。"书生一看他媳妇脸色白煞煞的，就说："俺俩人吃吧！"媳妇说："我边要边吃了，你吃吧。"丈夫寻思她真吃了，也就低头一口气把饭全吃了。他吃完饭，有了精神，回头细看，他媳妇在那儿"得得"打颤哪！吃没吃饭他还看不出来呀？他忙安慰说："你看，你明明没吃饭，要来这点儿东西，还全叫我吃了。"媳妇说："只要你念书好，不辜负我姑、我姑父的心思，我饿几顿不算啥，宁叫一人单，不叫二人寒嘛！"

书生书念得好，赶上乡试，他就考中了秀才。考上秀才，该穷还是穷，可是亲戚朋友、乡里邻居就不一般看待了，又送柴又送米的，他媳妇也就用不着出去讨饭了。

再说，和他家相邻的是个寡妇，这寡妇是他婶娘。这个婶娘不走正道，书生平时不常和婶娘走动，也不知道有这些事儿。这天他有事过来了，走到窗户底下，听到屋里有男人在和他婶娘说说笑笑的。他迈门槛进去，屋里的北窗户忽悠开了，一个人跳出去了。他问："婶娘，你这屋谁来了？"他婶娘听这一问，马上就翻脸了，说："你看你这小子说的啥话？婶娘守寡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的人品？你说有人你就查吧，你给我找出来。"婶娘把他好一顿斥骂。虽说那后窗户还悠荡呢，他也没敢多说啥，回家也没和媳妇说这件事。

事隔不长时间，一天晚上书生正坐着念书呢，就听外边有人轻声喊他媳妇的名字。能是谁呢？书生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看，只见一个人影越墙头跳过去了，临跳墙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臭要饭的，捉弄人！"书生一听，这是什么话？明明是媳妇在外边要饭和别人有苟且之事。回屋就把媳妇叫起来，撵她走。媳妇听这话茬儿，就跪下说自己绝无不清白的事儿。书生是任她说什么，也不答应。媳妇跪在地下一个劲儿地哭，书生一脚把她

踢倒在那儿，就抄笔写休书。把休书塞到媳妇手中，就把媳妇给推出了门外。深更半夜的，外头大雪没腰，可往哪儿去呢？她常在外要饭，知道堡子头有个庙，她只好到庙上呆着去了。

媳妇到庙里，就把庙门关上了。天寒地冻的，再加上肚子冤枉，她就在里边哭上了。两个寻夜的经过这里，一听这哭声，便说："这庙是闹鬼了还是咋的？"上前一看，平常这门都是开着的，今儿个庙门怎么关上了呢？便大着胆子问："谁在里边哭闹？"问来问去才弄明白了，知道是两口子打架拌嘴，被撵出来的。又问："因为什么打架拌嘴呀？"媳妇在里边答话说："你们问他去吧。"这两个巡夜的又去找书生，书生还在看书哪。巡夜的就细问根由，书生还是那句话："你去问她吧。"两口子谁也不说打架的原因，两个巡夜的跑了一夜也没问出头绪来。

这媳妇被撵出来，也没地方去呀，白天出去要饭，晚上只好回这庙里来住。书生把媳妇撵走了，心里也很不好受。这天他强挺着精神伏案读书，就忽忽悠悠地睡着了。梦中，来了一个骑高头大马的人对他说："你还睡安稳觉呢，城外三皇庙里有一只彩凤遇难了，你要不去搭救她，谁能搭救她？"他一连做了三个梦，都是这一个意思。他心里合计，这是个事儿呀，得去看看。他往庙里一看，别的都和往常一样，只是他媳妇在里边躺着呢。他媳妇看他来了，寻思他回心转意，来接她了，就拽住他的衣服问："你良心发现了，接我回去呀？"书生上去一脚把她踢倒，就出去了。

他一出去，正遇上他婶娘那个姘夫。这人一想：如果让书生两口子团聚了，我们的事儿就会露馅儿。这人就背着他，把书生媳妇卖给了一个跑买卖的人。这跑买卖的人骑着高头大马来了，一看她趴在那儿像死人似的，就翻悔了。那姘夫说："这是饿的。"于是买了吃食让她吃。媳妇饿得头昏眼花，有人给东西就吃，吃饱了抬头一看，眼前站的全是生人，就说："你们要干啥？哪来的野人？"那姘夫得钱走了，买她的人说："你当家的把你卖给我了，跟我走吧。"她不相信，那人就恶狠狠地把她拉走。她不上马那人就打她。打，她也不跟着走。正打着，山上下来一只大老虎，把这人叼起来跑了。她急中生智，一看马背上驮着行李，就把那行李打开，一看里头有衣裳，有靴子，还有银钱，她便把衣服穿上，靴子也蹬上了，女扮男装，骑上这匹马，信马由缰地走下去了。

她骑着马往前走，走着走着，看见前边两个人正打架，有个男人举个大扁担，把女的打趴下了，还不住手。她女扮男装，就成了君子了，就问那个男的："这位大哥为什么往死里打这位大姐呀？"女的一听有人说话，就爬起来说："他赌钱赌输了，硬要卖我为娼。我不想下水，他就打我。"一听这事儿，她是女的，能不同情吗？就顺手从腰里掏出块银子来，说："这里有十两银子，你们度度饥荒，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这两口子千恩万谢，她骑马接着往前走。这男的得到银子一合计：他孤身一人走路，骑着高头大马，还有行李、银两，我若把他打死，不是能发一笔大财吗？他回身跑过去，拉住她，把她打

“你还不老实！明明是你看中了那个书生，和他偷偷热乎完了又回来了。”徒弟说：“你怎么说我这话呢？我跟你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不检点的地方呀。”她师徒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最后老姑子说：“你若是不乐意在这儿守清规，就赶紧还俗得了，何必在这儿败坏我佛门呢？”这小尼姑一听，也气得浑身冒火。

第三天老姑子对书生说：“昨晚上我徒弟是不是找你去了？”书生说：“没有的事呀！”老尼姑又说：’这庙里昨天就你们俩人在，你们要真好，我就给你们当个月老，让你们成婚算了，何必偷偷摸摸呢？”

书生说：“哪有这事呢？”

老尼姑说：“你们俩人都嘴硬，怎么都不承认，是不是事先约好了？”说到这儿，老姑子就走了。她为什么没撵书生呢？她留了心眼儿，晚上去抓真赃实据。

到了晚上，小姑子也有个算计：我听听去，是不是真有个事儿。一听屋里果然在说话，说得还挺热闹。小尼姑想：好啊，原来是你自己不正经，反而往我身上赖！她就想回屋来等老尼姑，好当面把事抖落出来，进屋一看，老尼姑正打坐呢。她就说：“师父，你怎么走到我前头来了呢？你不是在书生那屋里说话吗？”

老尼姑说：“这个死妮子，你咋诬赖我呢？我一步也没动弹啊！”

第二天老尼姑就又去找书生问：“你说真心话，到底在跟谁说话？”书生说：“我是跟我媳妇在梦中说话。你屋中挂的画儿，就是我媳妇思念我一张张画的。”

老尼姑一听，还真有这回事儿。就说：“看看！我还错怪了徒弟啦。我出口就是愿啊，管你媳妇死没死，就把我徒弟许给你吧。”

书生高低不干。

到了傍晚，这家丫环又送画儿来了，老尼姑叫住丫环，细问一遍，随后转告这位书生。书生听讯儿，就跟着丫环来了老头儿家。进屋一看，正是他媳妇，病得就剩最后一口游气了，正等着见他最后一面。书生“扑通”一声给媳妇跪下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那眼泪就像雨点儿一样，淌也淌不完。

讲 述 者：邱有信 女 80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王纲堡乡
金大台村 农妇 小学

采 录 者：郑友群 严晓星 男 沈阳市苏家屯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王纲堡乡

302. 丑　媳　妇

（鞍山市）

在早，奉天南关有个白举人，家趁万贯。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娶亲，二儿子还没媳妇。白举人结交了一个蛮子，是个算命相面的，两人亲如兄弟一般。

这天白举人对蛮子说："你看看我这片家业，两个儿子谁能赓受得了？"蛮子说："光看他俩不行，得把全家人都找来我看看。""好吧。"白举人一发话把全家人都找来了。蛮子一看："不行啊，这片家业是你在家业在，你要不在是瓦解冰消，谁也赓受不住。我说两句话，不知两个孩子愿不愿意听，他俩以后都得要饭去呀。"白举人说："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呢？""办法有，你二儿子没媳妇呢，将来得说个有福的好媳妇，这个媳妇福大就能掌管好家业，这叫媳妇有福托满屋啊。"白举人说："说个好媳妇就得依靠你啊，你能看出来谁有福哇。"蛮子说："我出去给你访三年，三年内找不到，这事就不行了。""好，我等你三年。"

蛮子走了，到处游逛也没找着。这一年到了春分，犁杖下地开始打茬子了。他从新民县出来，走到离奉天有五六里地的时候觉得口干，看见路旁有一个大坟地，有两间茅草房是看坟住的，他就想进屋找口水喝。进屋一看，老两口儿都七十来岁了。两个老人见有人进来，就问："先生你找谁呀？"蛮子说："啊，我是从奉天来的，路过这儿口渴了，想找点儿水喝。""缸里有。"蛮子喝完水没走，和老头儿老太太唠起来了。知道他们是看坟的，身边只有一个姑娘，种点儿地打点儿柴为生。正说着话，只见院外进来一个姑娘，挑着一担茬子。这姑娘有十七八岁，长的是一脸大麻子，头戴一顶耳朵帽，身穿一套棉衣裤，脚穿一双靰鞡鞋。只见她头闪金光，满脸福气，蛮子暗暗点头："这个人可是个有福之人。"这个姑娘进屋，见来了个生人就问："妈，家里来客人啦？"老太太说："不是，是个找水喝的过路人。"姑娘又问："妈，你弄饭了吗？""没弄饭。""那怎么行，给他做点儿饭吃吧。"说着就抱柴禾弄菜做饭去了。蛮子一看，这个丫头干活儿说话还挺爽快，就对老头儿说："大哥，你家大侄女这么大了，不知找主儿了没有？"老头儿说："找什么主儿啊，你看她那长相，加上咱们又是个看坟的穷户人家，她这丫头又是高的不成，低的不就，上哪去找啊？""大哥，你要信得过我，我给侄女找个人家，管保你称心如意。"老头儿说："你给找个啥人家啊？""啥人家？我一说，你也知道，奉天南关白举人的二公

子，你看咋样？”老头儿一听，说：“你吃我们顿饭就得了吧，可别拿我们取笑啦。”“不，不，十天以内听我的信儿，这个媒我是保定了，我得走了。”说完起身告辞了。

蛮子回奉天城见到白举人，和他一说，说这个姑娘家境不太好，想门当户对是对不上了，如果能定下这个姑娘，你的家财就能保住。

白举人说：“我相信你了，你就看着办吧。”“要办，你就下彩礼吧。”“行！”这就张罗买好了一大车彩礼，蛮子坐大车去了，见到老头儿说：“大哥，你看怎么样，我来下彩礼了。”“咱那孩子到那地方能行啊？”老头儿心里不托底。“没事，我说了算，管保行，你不用担心。”

亲事定了，彩礼也下了，蛮子回奉天了。蛮子到了奉天又告诉白举人选好日子，还说姑娘是星辰月，十七了，急忙让姑娘过门，过门了你就一心无挂了。这个媳妇过了门，你把家交给她，不单能过好，还能守住家。

白举人听他的，看好了日子，就给儿子把喜事办了。

入洞房，二儿子一看，媳妇这个难看啊，心里这个愁啊，真是有苦难诉，他不爱进屋也不上炕，在地下坐了一宿。

这个媳妇对公婆上上下下都不错，不说长不道短的，也看不出他们夫妻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天长日久，白举人才知道儿子不进屋睡觉。这天他把儿子叫来说：“你福浅赌受不了这片家业，我信你大爷的，给你找个好媳妇，你咋不进屋睡觉呢？今天我看着你，还敢不睡觉我和你没完！”白举人逼着二儿子进屋，看见儿子都脱衣躺下了，白举人才走。二儿子见父亲走了，穿上衣服也走了，媳妇也不说。一晃三年过去了，白举人身染重病死了。家里人大操大办，放了七七四十九天，抬出去了。

这一天，二公子对媳妇说：“我父亲也发送出去了，咱俩的事也该了了。你心里也明白，我们这个家来的都是什么客呀，你说我在外边怎么让你见人，你要替我着想。咱俩好说好商量，离开呢，你也方便，我也方便；在这，你也熬糟，我也熬糟。”

媳妇听完说：“我看出这步棋了，咱俩好聚好散，我走，但我不能回娘家去，我有个要求，给我拿些钱，我要远点儿走。”二公子说：“我给你拿四锭银子一匹马。”媳妇说：“你把你的靴帽蓝衫给我一套二套的，我扮成男装走。”“行，你愿意拿哪套就拿哪套吧。”媳妇找出来一穿，自来长得就像个男的似的，一穿上就更像了。穿戴完了，上上房见了婆婆，婆婆一见不认得了。媳妇上来说：“妈，我是你二儿媳妇，爹也发送出去了，你二儿子和我说了，你这个家没法搁我这么个丑人，我也知道不配，我要走了，扮成男装出门在外还方便些，我们婆媳俩也分手啦。”婆婆说：“你爹的尸骨未寒，这孩子怎么就做出这事来呢？”“妈，你就别管啦，我不能让你儿子熬糟哇，我要再找婆家，就找个穷苦人家说不起媳妇的就得了。”

婆媳抱头痛哭，分手上路了。

丑媳妇一路上信马由缰就往南去了。过了海城来到了八叉沟，山沟里有一间茅草房。这姑娘走在路上就对马说："马呀，我也不知往哪走，你要成全我，你走到哪不走了咱俩就算到地方了。"这个马进了山口就奔这个茅草房来了，到了窗外一站就不走了。这时正是晌午，姑娘说："怎么，到地方啦？"下了马把马拴到窗棂上，进屋一瞧，进屋就是锅台，过了锅台就是炕，炕上坐着一个白发老太太。姑娘说："大娘，我是过路的，走渴了，想找点儿水喝。"

老太太说："啊，过路的，别喝凉水，冷风潮气的，我给你烧点儿水。"

姑娘说："大娘，你老不用下地，我自己烧吧。"说完架上柴禾自己烧起火来，姑娘又问："大娘家都有什么人？"

老太太说："家里就我们娘儿两个，儿子上山打柴，上海城卖点儿柴禾买点儿米，就这么维持着过。""没给儿子说个媳妇呀？""唉，咱这个家还能说起媳妇啊。"正说着儿子回来了，姑娘一看小伙儿长得敦敦实实的，就是黑点儿。小伙子一进屋，看见来个生人，长袍马褂、缎帽子红疙瘩的，这是个买卖人哪，一问娘才知道是过路的。小伙子说："客官，你要不嫌弃就在这儿吃点儿饭吧。""好。"熬了点儿粥就大咸菜。吃完饭姑娘说："你咋不成个家，老人也好有人照顾啊。"小伙子说："我一天打两挑柴禾还吃不上呢，哪能成家，谁给呀！"姑娘说："那么的吧，我也是孤身一人没地方去，我是个女的，是奉天白举人二儿子媳妇。因我长得丑，家又穷，被人休了。出门在外无处安身，你们不嫌弃，我就和你们一起过。"

小伙子说："你不嫌弃我们就行了。"

姑娘说："那好，今天就是咱俩的正日儿，咱俩冲着灶坑门脸儿磕个头，拜过母亲就算成亲了。"说完两个人拜了灶王爷，拜了母亲。

媳妇说："你到外边把马身上的钱褡子拿来。"小伙子取来钱褡子。姑娘从里边拿出一锭银子，告诉小伙子："你拿这锭银子，上集换些钱来，剩下这几个银子你出去就近租它三十亩二十亩地，光打柴不行，也得种点儿地才好。"

小伙子说："你说什么？就这个玩艺儿能当钱花啊？"

"这不当钱，什么当钱？这叫元宝，五十三两一个，能换老了现钱哪！"

小伙子说："这就叫元宝啊，咱哪认得。等我领你去看看，咱那西沟一沟筒子都是这玩艺儿，我寻思是石头呢。"媳妇说："真的？""可不是咋的，你拿来我才认得，过去花的都是大小钱儿，从来也没见过啥叫元宝。""好，吃完饭咱俩去。"他们到了西沟筒子，媳妇一看，一沟筒子白亮亮的都是银子。这两口子就往口袋里装，使马往回驮。左一回右一回，先头儿往里屋倒，后来就往外屋倒，忙活了一宿，连入洞房都忘了，光顾倒腾银子了。后来里外屋都满了，小伙子说："这还往哪儿倒呢？"

媳妇说："好办，你在房山头用柴禾扎巴扎巴，把银子往那里搁。"他俩用马驮了三天三夜没眨眼。

老太太心痛儿子、儿媳，就说："你俩三天三宿都没睡觉了，就这些吧，别弄啦，钱多了就不是钱了。"

儿子说："那一沟筒子还有不少呢，还得弄。"

等他俩再到那一看，没有了，让老太太给说破了。俩人说："行吧，咱就这么大的命，得啦。"

有了银子了，这回不租地了，买地吧。他们买了地，开买卖。从这儿到京城开了一路买卖，上京城都不用住店了。

搁这么就是媳妇当家，小伙子什么事也不管，女的张罗盖房子、置家。后来女的又在海城南门外开粥锅，周济穷人。

再说白举人家连遭天灾，再加上哥儿俩吃喝嫖赌抽，把一片家业都败完了，二公子媳妇也走了，他无着无落了，就四处要着吃。

这一天，丑媳妇见粥棚里有个要饭花子挺眼熟，虽然相隔六年了，还有当年那点儿模样，就说："你先别喝，你是不是奉天城里白举人的二公子？""是，我是姓白。""那你别喝粥啦。"转身告诉老板："把大车套上。"车套好了，媳妇陪他上了车。二公子心里可琢磨开了，这是干什么去呢？不让我喝粥这是要把我拉哪去呢？二公子认不出他媳妇。过去又黑又丑一脸大麻子，现在白汪汪胖，黑麻子变成白麻子了，再加上她一直是男装打扮的。

到城里，媳妇告诉底下人，领他洗澡、剪头，又到铺子拿了几套衣服换上，到了海城最大的饭馆"红升楼"，吃饭喝酒，吃完了媳妇说："到家吧。"二公子忙说："我这是无功受禄。你这么招待我，我怎么不明白呢？"媳妇说："咱俩有三年的夫妻之份，我就是被你休的前妻。我现在住八叉沟，姓郭，你落到了这份儿上到我家吧，见见我的后夫。"

晚上两个当家的见了面。媳妇对他俩说："你们今后要多亲多近。"又对二公子说："我为什么把你领家来？我现在平地发家了，过好了。当年老人为什么让你娶我个丑八怪，就是为了那片家业。你不听老人的话，把我休了。"媳妇又接着说："你也别要饭啦，看在我们过去夫妻的情份上，你把原来卖出去的房产、买卖，能赎的能买的，再弄回来，我给你拿钱，再找个能过日子的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二公子千恩万谢，又悔又愧地带上钱回家了。

讲 述 者：于春贵 男 72岁 鞍山市立山区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缪敬今 女 36岁 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立山区立山庄

了胡氏和拐汉子[①]，可他一寻思，又改变了主意。

王尚吾找来一根细绳、两块砖头，一头一个拴好之后悄悄摸进屋里，轻轻地搭在拐汉子的气嗓头[②]上，然后用手捂住那人的嘴，那拐汉子动弹了两下瘪故[③]了。王尚吾取下了绳子、砖头，然后跳出了院子，把砖头和绳子藏好，骑上快马，“嗒，嗒，嗒”地跑回院儿，他抬手“当，当，当”使劲敲房门。

胡氏稀里糊涂地听到外面有敲门声，急忙去推拐汉子，可是管推[④]不醒，仔细一看，人已没气了。她急忙先把自己衣裤穿上，然后背起拐汉子来到外屋，把他戳在了门后，再用柴禾盖好。这一切都被王尚吾看得一清二楚。他在外面紧敲紧喊开门。胡氏一切都弄停当了，才假装被喊醒的样子，穿衣下炕懒洋洋地问：“谁呀？三更半夜的敲什么门！”“是我，孩儿他爹。快开门！”“你不是进辽阳城了吗，怎么又回来啦？”“有话进屋再说，快开门！”胡氏把门打开，让王尚吾进了里屋。王尚吾告诉胡氏：“半路上遇到送信的公差，县太爷的小姐得的是‘相思病’，死了。我只好连夜往家赶，这半天[⑤]才到家。孩儿他妈，我还没吃饭哩，快做点儿饭对付[⑥]对付。”

胡氏只得去做饭，王尚吾跟着来到外屋，让胡氏淘米，自己抓起柴禾就往灶坑里架。这一抓可不要紧，把拐汉子的尸倒儿[⑦]抓了出来。王尚吾假意地吓了一跳，胡氏赶忙跪在地上，把如何求张屠户杀猪，然后留宿在家，不知怎么他又死了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还一个劲儿地向王尚吾求饶。王尚吾也不追问，吓唬胡氏说：“你要吃人命官司的。”胡氏求丈夫给她想办法，将来宁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他。王尚吾扶起媳妇，安慰说：“这也怨我，总不在家冷落了你，年轻轻地知错改了就好，眼下不是许愿起誓的时候，怎么把尸倒儿消化[⑧]出去，才是正事。”

胡氏早就吓得没了主意，只得丈夫怎么说，她就怎么做。王尚吾让胡氏背起尸倒儿，他在前边探路，听到咳嗽一声她就得趴下，听到巴掌声，就继续向前走。就这样，有没有人，王尚吾总是咳嗽声巴掌声地弄了好几气，累得胡氏腰酸腿疼脸上冒汗，好歹背到村外一个场院里才算站住。

王尚吾用权棍把尸倒儿支住，脖子拴了根绳子让胡氏扯着，然后拿一捆豆子放在尸倒儿脚下，和胡氏一起躲在谷垛后面，使劲地咳嗽一声。看场院的听见人的咳嗽声，以为是偷东西的，急忙出来追赶。见谷垛边有一人站在那儿，喊了一声：“谁？”跑上前来

---

① 拐汉子：奸夫。
② 气嗓头：喉管儿。
③ 瘪故：死了，贬意。
④ 管推：无论怎么推。
⑤ 这半天：此处指好长时间。
⑥ 对付：凑合糊弄。
⑦ 尸倒儿：尸首。
⑧ 消化：弄、处理之意。

就要抓贼。胡氏一松手中绳子，尸倒儿冲着看场院的迎面倒下，看场院的以为小偷要和自己拼命，上去就是一镰刀，正好扎在肚子上，“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这时王尚吾两口子趁看场院的愣神儿工夫，悄悄儿溜回了家。

打更的哈腰一看，自己砍死的是肉铺的张屠户，吓得忙用谷草盖上，想办法消尸灭迹。可是他想了好多办法，寻思了好大 一阵都不行。这时他想起王尚吾来，张屠户和他老婆搞破鞋，他恨透了张屠户，找找他，备不住能给想个好主意。他溜到王家，悄没声儿地[①] 叫出王尚吾，请他想办法。王尚吾说：“这小子不干正事，偷别人东西该杀！”打更的说：“我杀人也得抵命呀！你得给我想想办法才好。”王尚吾说：“这大冬天的，埋了，又刨不动土；扔了，早晚也得叫人知道；要是漏了风声，别说你年过不去，恐怕连我也得跟着吃不了兜着走。”打更的给他跪下，王尚吾说人命关天的事不好插手。打更的起誓，如果能救他一命，要什么他都给，要是不行，他也不想活啦。王尚吾见火候已到，说了声：“你起来吧，为这种人一命换一命不值得，我王尚吾救人救到底，如果将来你把事儿泄漏了，那可没你的好！”打更的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有人命在身，那是傻啦！”王尚吾出主意说：“把张屠户背回家，然后学他的声音，喊他媳妇郑氏开门。他在外吃喝嫖赌，郑氏恨得牙根儿痒，骂他一顿不算，准不能开门，你再学张屠户声音说‘不开门我就吊死了！’你把死倒儿吊在他家大门框上，一走了事。”

打更的趴在地上给王尚吾磕了一个响头，千谢万谢地按王尚吾的话去做了。他弄了根细绳先绑在门框上，然后学着张屠户喝醉了酒的语声喊他媳妇开门。郑氏恨自己的丈夫不着绕性[②]，本来一肚子气，听他又喝得醉熏熏的，都快半夜了才回家，就隔着窗户纸骂道：“这还是你的家吗！你还死回来干什么，去跟那个婊子娘们儿睡觉去吧。”郑氏骂完又躺下不管了。“孩子他妈，你要实在不开开……门，我就，就死，死在外面！”郑氏听说拿死来吓唬她，又接上了茬儿：“你死吧，你死了，我也少听 些烂耳根子的闲话。没有你，我跟孩子更清静！嫁给你，我算倒了八辈子血霉！”骂完又拍孩子睡下去了。

怎么说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约摸过了一顿饭的工夫，郑氏怕张屠户冻坏了，听外面没了动静，从炕上爬起来去给开门。推开房门一看，“妈呀”一声，就坐在了地上。原来，那个死鬼真上了吊。女人家哪经得这个？千不怪万不怪，就怪我不给他开门。她想哭，哭不出来；想喊，又喊不出来；坐在地上思前想后，晃晃当当走出家门想去找人，不知不觉到了王尚吾的家门口。

王尚吾躺在炕上，听见有人进了院子，他披衣开门迎了出去，一看是郑氏，心中一阵暗喜，亲热地说：“张大嫂，半夜三更的找我有事？咦，你咋不说话？”郑氏见了王尚

---

① 悄没声儿：悄悄地、轻轻地。
② 不着绕性：谓不干正事。

吾，坐在地上憋屈着干淌眼泪没有声。王尚吾哈腰把郑氏搀进屋，把事情问明白了。王尚吾叹了口气："哎，你们女人，都是些头发长、见识短的，不管生多大的气，你也得把他放进屋再打再骂呀，这下可好，出了人命，虽说是他自己吊死的，官府不究，可张家那么一大支人，能饶过你吗？先别愁了，愁有什么用？我去帮你把人先卸下来，完事再想想办法吧。就说他是病死的。"说话的工夫他扶着郑氏回了张家。他告诉郑氏先别惊动左邻右舍，你到村头场院里把打更的找来好帮我给他穿衣服。郑氏又去了场院喊来打更的。两个人把张屠户卸了下来，王尚吾问郑氏："张大哥平时可有什么病症？""平常没什么病，就是去年生了回瘘，好悬没死了。"王尚吾说："这就好办了，你去弄点儿猪血，熬点儿小米饭米汤。我给他捂抓捂抓，你就去婆家报信，说他旧病复发，快不行了，到时候，没有人会再找你算帐的。"郑氏按他的话去做，小米饭也熬好了，张屠户是杀猪的，血有的是，趁郑氏去婆家报信儿的工夫，屋里的两个人揭开张屠户衣服一看，伤口和生瘘的地方差不了一席篾。他们把猪血和小米饭米汤灌进刀口里，系好装老衣服的钮扣。然后用热水把张屠户的脸喷得热气腾腾的，盖上棉被。

再说，那郑氏呵哧带喘地到了婆家，哭诉说孩儿他爹昨晚瘘病复发，眼看不行了。公爹忙问："请了郎中没有啊？""郎中说不赶趟了，叫我来送信儿，说不定现在人已经没了。"公爹和大伯子、小叔子们忙套上自家马车，五更半夜地来到张家。进屋一看，地下扔了不少带脓带血的棉花球。炕上，王尚吾和打場的正给张屠户绑绊脚丝[①] 呢。张家人又把衣扣打开一看，刚擦干净的伤口还一点一点往外淌脓血，都嫌恶心，忙又扣上扣子。哭了一阵儿，把老头儿自己用的棺材送给儿子，把张屠户装殓了，拉到坟上丘[②] 了起来，等到来春清明再下葬。

再说那胡氏的娘家为胡氏和王尚吾预备了不少好嘴咕，单等他们来串门。从初二开始，一气盼到十五，也没见姑爷的面儿。老头子也风言风语听说女儿有点儿不正经的荒信儿，心里琢磨，不是小两口儿为这事出了什么茬口？他十六那天一早来了个反拜晚年，急忙赶到姑爷家里。

老丈人到了姑爷家，见小两口儿没有啥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王尚吾忙叫胡氏弄了些好饭好菜，爷儿俩坐炕上边喝边唠家常嗑儿。姑爷知道老丈人爱喝雄黄酒，叫胡氏到小下屋多打些来，一则留爷儿俩现喝，二则让老丈人带回家一些。胡氏听说，扭身出去打黄酒去了。

屋里的王尚吾等了两袋烟的工夫，不见胡氏把酒打来，就冲着老丈人埋怨起胡氏来，说她干活儿是死蝲蛄——没沫儿，性子还慢，给孩子做了条棉裤，秋天做到现在，小孩

---

① 绊脚丝：旧俗，为防备死人"炸尸"，将尸体两脚用绳捆住。

② 丘：一种丧葬习俗，先把死者用砖石砌在地表外，等适当时机下葬。

还没穿上。老丈人说："这丫头和她妈一样，性子太慢。再加上小时候娇惯了点儿，什么活儿也干不好，她娘儿俩的性子跟我就合不来。"王尚吾听说提到了丈母娘，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让老丈人慢慢喝，他出去看看黄酒舀得怎么样了。

原来，这王尚吾最会酿雄黄酒。每年他都酿一些，除了自己喝点儿外，还因为他是郎中，需用这玩意去做药引子。今年的黄酒除去给人，净让胡氏和拐汉子张屠户喝了，此时剩下点儿底子。胡氏怕舀浑底子，她把脑袋伸进缸里一点儿一点儿往外舀着。

王尚吾来到小下屋，见胡氏脚下垫着凳子正哈腰撅屁股地往外舀呢，他轻轻地扯起胡氏的双腿往酒缸里一送，胡氏大头朝下栽进缸里，双手在缸里划拉两下没翻上来身就呛死了。他把胡氏已舀出来的一些黄酒拿进屋和老丈人对饮起来，边饮边跟老丈人解释说："酒不多了，孩儿他妈怕舀出浑底子，在那儿一点儿一点儿往外舀呢，想多舀一些给你老人家带回去喝。"两个人说说唠唠，不一会儿就吃好喝得了。老丈人要走，王尚吾说把黄酒带上，老丈人推让不过，一起和姑爷来到小下屋拿酒。爷儿俩见胡氏的两条腿露在了缸外边杵杵着，知道不好。王尚吾慌忙上前抱出胡氏一看，胡氏双眼紧闭，口鼻有黄酒和血丝流出，就嚎啕大哭起来："你呀你，死得好窝囊啊！你把两个没成人的孩子扔给我，就这么悄没声地走了，让我今后可怎么过呀！"他这里连数道带哭的。老丈人也是捶头打掌地叫唤："都怪我，都怪我！非得喝哪溜子黄酒干啥哟。舀不出来就别舀呗，爹还能非要你的黄酒不成？我这哪是来看你们来了，是催命鬼，是奔丧来啦！孩子，你快睁开眼看看，看看你的爹……"

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一传十，十传百，全都来到王尚吾家，七动八活的，女的给胡氏换衣服，男的张罗拢棺材。三亲六故哭的哭，烧纸的烧纸，停灵两天，第三天早上抬了出去。

姥姥怕两个孩子遭罪，把外孙子、外孙女领了家去自己哄着，只剩下了王尚吾一人在家孤孤单单地生活着。直到为胡氏烧完了七七和百日，才拎起了药箱出门给别人看病去了。该为胡氏烧周年了，才回来重新生火起灶。

再说郑氏，自打张屠户死了以后，她家的肉铺被大伯子小叔子们分了去，只留下一些没有收回的帐，让她收了混日子。那些欠张屠户帐的，见她孤儿寡母的不容易，也都痛痛快快地尽量还给她。等她给丈夫烧完了周年，去婆家过日子，公公婆婆把她推出家门不管了，她只好靠给别人家浆洗缝补过日子。上岁数的大娘大婶子们都劝她改嫁，男的就是王尚吾，她提出了等给张屠户烧完三周年方才能嫁过门去，王尚吾也答应了。

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王尚吾选了个良辰吉日把张屠户老婆接了过来，两家并成了一家，王尚吾把儿女也接回家在一起过了七八年。两口子感情特别的好，三个孩子也处得像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一样。可是王尚吾不知得了什么病，自个儿抓药治不好，请医吃药也不见强，一天比一天重。这天，他趁孩子们不在，把郑氏拉到身边说："我这个病，

抓什么样的好药也治不好了，你这人心好，我死之后，你要把我那儿女拉扯成人。我死之前，有句话想告诉你，我有一万个不好，你就冲我来，千万别对我那俩孩子不济。”郑氏点点头哭了起来。“我早就在你身上打了主意，为了和你恩恩爱爱地在一起生活，做长久夫妻，我害了两条人命。”接着他把怎么促成胡氏和张屠户通奸，怎么害死张屠户，又怎么嫁祸场院打更的，又怎么骗过了她，怎么灌死胡氏全部都告诉了郑氏。“我害人损寿不得天年，这是木匠带大耳枷——自做自受啊。”说完就死了。

讲 述 者：王德文 男 满族 65岁 本溪县农业银行 退休干部 小学
采 录 者：王庆福 男 本溪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
采录地点：本溪县富家楼乡

附：异文

早先年有那么一个人，这人非偷即摸，且又满肚子的鬼道眼。跟前的有钱人叫他熊怕了，都打他的溜须，谁也不敢惹乎他。因为他姓孙排行老四，所以人家都叫他孙四爷。

孙四爷有一次出门儿，一走走了一个多月没回来，家里吃的、烧的全都光了。他家附近的赵员外知道后，忙打发人送了几斗谷子和一车柴禾来。孙四爷家穷得叮当响，哪来的家什装？就把谷子堆在了炕梢儿，把柴禾堆在墙旮旯。赵员外仍不放心，这天半下晌儿，又亲自跑到孙四爷家来看：“头晌儿我打发伙计给送点儿谷子柴禾来，都送来了吗？”孙四爷的老婆说：“送来了，这半天我就过意不去，你还跑来看看。”“说这些干什么？我和孙四爷是谁跟谁？”说着抬腿往外走。孙四爷的老婆本来就过意不去，你说能让他走吗？就说：“赵员外呀，你好走吗？管是好赖，你也该吃了饭再去哇！你少坐一会儿，我去打壶酒，我还有个鸡，再把它杀了，你喝点儿酒再走。”“别费事了，我家什么没有，还破费你的？”“看你说的，赵员外呀，你家有不是你的吗？我这不是我的吗？我就是凉水烧成热水，那不也是我的一份儿心思嘛！你要是去了，不是更叫我过意不去吗？”听她这么一说，赵员外也就不便走了。

孙四爷的老婆锅上锅下忙乎完了之后，天就好黑了。

俗话说，酒无常量。赵员外平常本来能喝几盅的，今天几杯酒下肚之后，不知怎么就醉了，饭还没等吃，就躺在桌子旁边睡着了。这可急坏了孙四爷的老婆：招唤他吧，不好；不招唤他吧，要是男人这时回来了，怎么说得清？没办法，只好在地下坐着等。可是一等他不醒，二等他也不醒。等来等去，她也困了，就趴在炕沿上睡着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孙四爷恰巧这时就回来了。进院儿一望：怎么这么时候儿还点着灯？他就没招唤，把窗纸舔了个小眼儿往里望：啊？还有一个男人在炕上？我明白了！他

打开屋门上亮子[①]，轻手轻脚地爬了进去。一闻，还香喷喷的。一闻，是小鸡肉，就坐在外屋地吃了起来。见旁边有一把烫酒的铅壶，一晃，一滴酒也没有，就把铅壶放在大铁勺子里，坐到了旺火上。

孙四爷吃完饭后，大铁勺子里的铅壶已经化成了铅水。他端起铁勺子，轻轻推开外屋的门，一看，赵员外正张着个嘴“哈嘶哈嘶”地大睡呢。他老婆也睡过了“二道岭”。孙四爷就劲儿把铅水灌进了员外的嘴里，可怜个赵员外，吭也没吭一声儿，就完了。

见赵员外完了，孙四爷忙又从上亮子爬了出去，然后把上亮子一关，就叫门：“开门哪，我回来了！”

他老婆这一惊可不小：这不是男人回来了吗？这可怎么办好？孙四爷却一阵儿比一阵儿紧地敲门。他越敲，他老婆越害怕；越怕，越手忙脚乱。屋里越乱，他越是敲。就这么的，他老婆急忙三火地把炕梢的谷子搧了搧，把炕席掀了，死活把赵员外拖了过去，盖上炕席，这才把门打开。“怎么才来开门？”“我还不得……不得穿上衣裳吗？”“我去后谁还来过吗？”“没呀——噢，对了，赵员外看咱家没有烧的和吃的，打发人给送了些柴禾和谷子来。你没看见炕梢儿的谷子吗？别人再没来过。”“可不是咋的，换了别人，谁肯？”他一边说，一边往炕梢儿蹭，装着看谷子。

他老婆原来就心慌，见他往炕梢儿凑，越发心慌，就说：“谷子有什么好看的？”“炕席底下是些什么？怎么包包楞楞的？”“没有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炕上干什么！”孙四爷边说，边把炕席掀了起来：“哟！这怎么还躺了个人？”

事已至此，他老婆只好把赵员外送柴送米之后，她留饭的事前前后后都照实说了：“谁料到他能喝醉？你刚才回来，我怕你再不往好场儿寻思，疑神疑鬼的，就把他拖到炕席底下盖上了。”

孙四爷一寻思，可不是嘛，他们要是有事儿，她何必睡在地下，她也不知道我今儿晚上能回来。老婆还是好老婆，只是自己这事办得太仓促了些。但事情已经到了现在这一地步，只好将错就错了，不然，岂不露了馅儿？就说：“看看你！赶紧把他叫起来，这闹的是什么景儿！俺老哥儿俩是一天儿的人了吗？”

他老婆一听，忙去叫，谁知一叫不醒，二叫也不醒，就拿手去摇他的头，一摇，脖子怎么登硬？仔细一看，死了！“他……他怎么死了？！”

“啊？噢，我明白了，一定是你给害了。我可得走了，我跟你是夫妻，你干这样的损事儿，还得叫我跟你去沾包吗？”

他老婆一听，吓得赶紧跪下哀求：“咱俩夫妻一场，你怎好就走？我跟他真的没有事，谁知道他怎么喝完酒就能死了？你要是不想个办法，叫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办？他那两

---

① 上亮子：北方农家门上的窗户。

上一拴，就把赵员外给挂上了，然后走到赵员外小婆儿住的门口敲门："开门哪，开门！""不知道！东拉臊、西拉臊[①]，半夜五更、五更半夜的。你大婆子的炕热，上你大婆子的炕上睡去！"孙四爷忙又跑到赵员外大婆儿的门口敲门："开门哪，开门！""不知道！东拉臊、西拉臊，半夜五更、五更半夜的。你小婆子的炕热，上你小婆子的炕上睡去！"孙四爷于是抬腿回家睡觉去了。

赵员外家的伙计傍天亮儿端个草筛子去喂牲口，往牲口圈里一走，一下撞到了赵员外的身上，抬头一看，吓得"妈"的一声，一腚蹲儿坐那儿了："我的妈呀！谁在这儿吊死了！"

赵员外两个老婆拿灯出来一看，是赵员外，坐地下就哭："都是我不对！都怪我！我要知道那工夫就给你开门了呗，谁寻思你能生这么大气？"赵员外的伙计说："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赶紧张罗后事吧。"赵员外的两个老婆说："谁明白？你们谁赶紧去找孙四爷来，让他给张罗张罗。"

孙四爷来了就问："怎么死的？"赵员外两个老婆就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被孙四爷把两个老婆横训了一顿。

赵员外两个老婆派了自己一顿不是之后，说："当家的一死，这个家就难支了，俺们俩刚才还合计了一番，你说俺家这么大个家业，能没有个着硬人管吗？孙四爷要是肯赏脸，张罗完了这个事之后，就住过来吧。"

赵员外家的南庄儿，住了一个老巫婆，据说通阴阳之事，能知道横死的人是什么事使他想不开的。赵员外的两个老婆总觉得男人是她们逼死的，因此心里总是硌硌喽喽的，就商量孙四爷，要把老巫婆请来给看看，以便在给男人做阴功时补救补救。孙四爷说好，就弄了头牲口把老巫婆给驮了来。

这天晚上，赵员外家里里外外，站满了看上神走阴的人。孙四爷对大伙儿说："诸位都小心点儿，人这么多，可别火火气气的！"一说说了好几遍。

见老巫婆的神儿上来了，孙四爷忙把外面的牲口棚和旁边的草垛给点着了，然后就喊："不好了，外面起火了！赶紧救火！"大伙儿一听，都跑去救火。孙四爷赶紧跳到炕上，双手往老巫婆的脖子上一掐，老巫婆便真个"走阴"去了。孙四爷这才一块石头落地。随后又混到人堆里救火。火一救完，他就把大门一关，说："一个也不兴走！一开始就告诉你们，教你们加点儿小心，到底闹出事儿！等会儿上完神，咱们再说。"

大伙儿进屋一看，老巫婆怎么了？这不死了吗？孙四爷说："不会吧？八成儿是走阴去了。""走什么阴？人都硬了！"孙四爷一摸："啊？还真死了！告诉你们小心点儿，就不听话，这怎么办，你们说？可这老太太怎么能死呢？是走阴走过岗儿了呢，还是刚才

---

① 拉臊：骂人话，意谓去干不正经的事。

跑出去救火时叫谁给踩了呢?”不知谁说:“可不是咋么的,刚才光顾救火,谁还顾得上她?还真能呢。”“可不是怎的,能啊。”“可不是怎的,能啊。”孙四爷见火候到了,转身往门口一叉:“谁也别走!你们大伙儿都说,这事怎么办吧?现在是明摆着的,谁也跑不了!”

众人一听,都吓愣了,忙哀求说:“孙四爷,这事全在你了,你管怎么给想个办法,别叫大伙儿吃官司。”“唉!我孙四爷要是看笑声儿吧,又有些不仗义;要是给你们想办法吧,又人命关天,唉!”大伙儿赶紧说:“孙四爷放心,这事儿大伙儿都有干系,俺们保证不走一点儿风声。”“罢,罢!我孙四爷怎么忍心诸位受苦?不过,咱们得丑话说在前,要是事情闹出来,我可管不得大伙儿了。有一天我供出你们来,可别怪罪我,你们总不能让我也跟你们去沾包吧?”“孙四爷只管放心!”“好吧!伙计呢?牲口是谁喂的?”“什么事?”“有炮蹶子的驴吗?”“有!”

第二天早上,孙四爷和喂牲口的伙计牵上一头炮蹶子的驴,把老巫婆架在驴身上,一手扶着,一手赶驴,送死巫婆回家去了。见老巫婆的孙子在街上玩,孙四爷老远就招呼:“快点儿快点儿,你奶奶回来了!”孩子见奶奶回来了,就往跟前扑,孙四爷赶紧捅了一下驴腚,驴一惊,“吱”一声打了个响鼻儿,后蹄一弹,一个蹶子把老巫婆掀了下来。孙四爷立时大声小气地骂了起来:“这些熊孩子,一点儿管性也没有!”老巫婆的儿子听见,忙跑出来看。孙四爷还骂:“天生他妈的少教的货!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能抗住这么一摔吗?赶紧看看摔没摔坏?”几个人一看,死了。见死了,孙四爷又骂了起来:“养了那么些不知深浅的熊玩艺儿,哪天看不着你奶奶?”随后又拿鞭子抽牲口:“这个熊牲口也是,毛头毛脑的,惊什么?”骂完了,又对老巫婆的儿子说:“这事都到这一步了,就发送老太太吧。也没有什么事,算老赵家倒霉吧,谁教他们请来?发送花多少钱,都让他们家拿,不过你可千万别出去说是让你儿子给惊下来的,回去就说半道儿让驴给颠下来的——这事只你知我知就行了。”

老巫婆的儿子一面儿悲伤老母亲暴死,一面儿感激孙四爷办事精明有肚量,使自己省了不少钱。他上哪能想到他妈是给人掐死的呢?要是人死真的有阴魂,世上就不会有屈死的人了,你说呢?

办完了赵员外的丧事,孙四爷就搬到了赵家,成了赵家的掌盘人。(瓦房店市)

讲 述 者:姜国政 男 58岁 瓦房店市赵屯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阎立国 男 瓦房店市赵屯乡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3月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赵屯乡

304. 错　杀　妻

（东沟县）

从前有一家，姓吴，哥儿俩，老大叫吴均，老二叫吴能。哥儿俩差四岁。父母下世了，留下三间房，四亩地。吴均种地，吴能念书。吴均到二十岁，娶了媳妇儿，名字叫苗夏青，十九岁，模样长得不错。

那时候，念书的学生得起早到学堂去，老师看着他们背书，日头老高了才能回家吃早饭。吴能在学堂背完书回来，哥哥早就吃完早饭下地干活儿了。苗夏青见小叔子起早贪黑地用功念书，累得黄皮拉瘦的，得补养补养身子，就在吃早饭的时候，给吴能偏加点儿小菜儿。

就这样，过了三年两载，吴能十七八岁了，出息成挺俊的小伙子。

邻居有个刘二光棍儿，偷鸡摸狗，吃喝嫖赌，吃人食不拉人屎，净干些缺德事儿。快四十岁了，连个老婆也没逛上。他见苗夏青长得不错，就瞅着吴均下地干活儿、吴能上学念书的夹当儿，到老吴家耍戏苗夏青好几回，都叫苗夏青斥走了。他见苗夏青不从，就想冒坏水儿。

这天早晨，吴能从学堂背完书回来，刚端起饭碗，刘二光棍来借铁锹，一眼看见饭桌上有一盘儿炒鸡蛋，这个苍蝇可就找到下蛆的地场了。

这是四月天，耪地的时候。吴均正在地里耪地，刘二光棍儿晃晃荡荡地过来了，他问吴均："今儿个早饭你吃没吃鸡蛋？"吴均说："没有啊！"刘二光棍儿这就挑弄上了："嗐，吴均哪吴均，五尺多高的大汉子，可惜是个大老鳖！"

吴均知道刘二光棍儿好放屁拉臊，听了这话，没往心里去，就顶了一句："你才是大老鳖呢！"刘二光棍儿说："我还没有老婆，光能给别人戴帽子。大老鳖、小老鳖都没有我的份儿，你这个大老鳖可有指向。"

吴均听了这句带刺儿的话，心里"格登"一下子，连忙停下锄头问："你说俺家里的跟着谁？"刘二光棍儿不拐弯儿不抹角儿，一下子抖出来了："跟着你兄弟吴能。"吴均一听，笑了，摇着头说："瞎扯，俺兄弟是本份人。"刘二光棍儿把嘴一撇说："人心隔肚皮，你看见啦，还是摸着啦？实话告诉你，老娘们儿这帮玩艺儿，背着老爷们儿养汉[①] 就长

① 养汉：指女人和男人偷情。

能一个人在家，就问："大嫂呢？""回娘家了。""那大哥呢？""串门儿去了。"蔡三姐一听，回身要走，吴能说："外面正下大雨，在这儿避一会儿吧！"

蔡三姐往屋外一看，大雨直泻，就得避一会儿了。

天一点儿一点儿黑了，瓢泼大雨还是不停。吴能为难了：我把嫂子打发走了，又来了蔡三姐。下这么大的雨，天又黑了，蔡三姐怎么走？留她住下吧，三间房子两铺炕，家里又没有别人，她是闺女，我是小子，怎么睡觉呢？寻思来寻思去，有了主意，就点上灯，把嫂子的干衣裳找了几件，搁在炕上，对蔡三姐说："今儿下晚儿你走不了了，把湿衣裳换一换，就睡在这儿，我去找个宿。"

吴能走了，蔡三姐一想，一个大闺女，独自一个在别人家里睡觉，要叫别人知道了，嚷嚷出去，名声不好听，就先吹了灯，再换衣掌，放下被窝，摸着黑要去闩门。刚走了一步，听见门外有动静，这怎么办？正好屋里有一盘磨，就跑到磨后边藏了起来。

门"吱嘎"一声开了，进来一个人，摸着黑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吴能啊吴能，今下晚儿你哥哥、嫂子都不在家，外边又下大雨，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了。"

这个人进了屋，见没有人，被窝可放下了，约摸吴能不是上茅厕，就是到哪个邻居家串门儿，等一会儿准回来，这就脱鞋上炕，把衣裳脱巴脱巴钻进了被窝。随后"扑嗤"笑了一声，又自个儿嘟囔起来："人家说蜜蜂采花，今儿个我是花找蜜蜂。等一会儿你回来，我一句话不说，不信你这个小猫儿见了我这条小鱼儿能不吃！"

躲在磨后边的蔡三姐，听得清清楚楚，看得真真切切，吓得直打哆嗦。

来的是谁？是小李寡妇。这小李寡妇前年出嫁，去年守寡，守不住，就养汉，不管老的、小的、丑的、俊的，是男人就招，简直成了暗娼了，她见吴能年轻好看，三番五次在吴能面前卖风使俏，勾引吴能，吴能都不搭理她。今儿个，老吴家就剩吴能一个人，真是老天长眼，给了她这个好运气！就溜着房根儿，避着雨，找"蜜蜂"来了。

吴能上哪儿找宿去了呢？到刘二光棍儿家去了。刘二光棍儿刚要到小李寡妇家去跟小李寡妇睡觉，吴能来了。刘二光棍儿听吴能说来找宿，从心里往外不高兴，问："你家三间房子两铺炕，才三口人，打着滚儿睡觉也没有挡碍，找的哪份儿宿！"

吴能也是老实人，老实人不会撒谎："俺哥出门儿了，俺嫂子回娘家了。凑巧，蔡三姐看戏遇上了大雨，到俺家避雨，雨不停，她走不了，我就得找个宿。"

刘二光棍儿一听，连忙让吴能上炕。两个人躺下，吹灭了灯。

吴能的脑袋一碰枕头，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刘二光棍儿可没睡，心里说：吴能啊吴能，你真是天下头一号大傻瓜，凭着蔡三姐这块到嘴的肥肉不吃，跑出来找宿！这可是老天爷给我的缘分，今儿下晚儿我去。等吴能睡沉了，他悄手蹑脚地下了炕，出了门儿，顺着房根儿，避着雨，溜到吴能家门口，轻轻一推门，门没闩，轻手轻脚地进去了。看见炕上躺了个人，连忙脱鞋上炕，把衣裳脱巴脱巴，钻进了被窝。

小李寡妇真地把来的人当成吴能，心里说：别他妈的在白天装正经啦！刘二光棍儿也真把小李寡妇当成蔡三姐，美得不得了。他不敢说话，怕蔡三姐听出语调来，炸了锅。

蔡三姐在磨道后边，看得清楚，吓得大气不敢喘。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砰”地一声，窗开了，从窗口跳进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不论分晓，“啪！”“啪！”两刀把刘二光棍儿和小李寡妇的脑袋砍了下来，脑袋在地上滚了几个个儿。

蔡三姐可吓懵了，胳膊、腿儿都不好使了，瘫了一样。

杀人的是谁？是吴均。他没走远，想等到下晚儿回来再品一品，就在铁匠炉买了一把明光飞快的单刀。等到二更天，顶着雨，摸着黑儿悄没声地回来了。他想，你们俩要是各在各的屋里睡觉，俺两口子还是好夫好妻，别上了刘二光棍儿的当；要是抓着了一对儿，那就一刀一个，叫他俩一块儿见阎王爷去！他悄手蹑脚地来到窗户跟前，用舌尖儿把窗户纸舔了个小眼儿，单眼调线往屋里炕上一瞅，果然两个人躺在一个被窝里，气得他心肝五脏都零碎了！这就一脚踢开窗户，跳进来，杀了人。

吴均定了定神，又拽起炕上的被，把两颗人脑袋包上，背上脊梁，从窗口跳出去，走了。吴均上哪儿走？明人不做暗事，上老丈人家去，叫老丈人看看你养的养汉闺女。

吴均到了老丈人家门口，把门敲得“咚咚”响。老苗头儿听见有人敲门，就向：“谁三更半夜地敲门？”吴均气哼哼地说：“我，吴均。”老苗头听女婿的语调都变了，又在三更半夜跑来，准有要紧事儿，连忙下地开门。一见吴均浑身上下湿得像个落水的公鸡，还背了一床被，越发觉得怪，就问：“你背的什么？”“哼，什么？你养的好闺女，养汉！叫我杀了。我背的是你闺女的脑袋！”

老苗头儿一听，愣了！俺闺女今下晌才来家，如今正在屋里睡觉，怎么是俺闺女的脑袋？这就多了心，连忙把两个儿子叫醒了。

苗夏青在里屋也醒了，听丈夫说他杀了人，急忙出来，连衣裳扣都没顾得扣。吴均一见苗夏青，一下子蒙进鼓里，傻眼了！

老苗头儿看出了门道，叫两个儿子：“快把你姐夫绑起来！”

两个小伙子上去就把吴均绑起来了。老苗头儿想，人命事大，顾不得是亲女婿了，连夜把吴均和那个被包儿送到衙门报案。

县官儿听说出了人命案子，连夜升堂，叫把杀人凶手吴均押进大狱，把包人脑袋的被包儿也封了起来，又连夜派人到吴均家去验尸。

当差们打着灯笼火把，到吴均家里来，验完尸，听见大磨后有动静，过去一看，有个大闺女，瘫了一样，正是蔡三姐。当差的想，一个大闺女三更半夜躲在杀人场的磨后边，与这个案子准有牵连，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蔡三姐绑上了。

吴能在刘二光棍儿家睡得正香，叫七吵八嚷的人声吵醒了，爬起来一看，自个儿家

灯笼火把的，出了什么事儿？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当差的一见，就问："你是干什么的？"吴能说："我是这家里的人。"当差的把吴能也绑上了，说："你家里出了人命案子，你也有瓜连[1]，上大堂吧！"

当差的押着吴能，拽着蔡三姐，上了大堂。县官儿过堂，先问蔡三姐。蔡三姐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胆子壮了起来，把到吴能家避雨和吴能找宿走后听见的、看到的都讲了。再问吴能，吴能把哥哥串门儿下晚儿不回来，他叫嫂子回娘家这些前前后后的事儿讲了。又传来苗夏青，苗夏青把吴能让她回娘家的事儿也讲了。又从大狱里带出吴均，吴均把刘二光棍儿在地里说的话，自个儿要品一品的事儿也都讲了。县官儿听了这些供词，明白了八九，叫打开被包儿，大伙儿一看，是刘二光棍儿和小李寡妇的脑袋。县官儿又派人打听刘二光棍儿和小李寡妇的为人，很快把案子弄清了。

县官儿叫把吴均、吴能、苗夏青、蔡三姐、老苗头儿都带上大堂，这就断案："刘二光棍儿不务正业，调戏良家妇女，胡说苗夏青和吴能私通，扯嘴舌，挑弄吴均杀人，还想强奸人家黄花闺女，是个坏蛋，该治罪。小李寡妇明着胆子养汉，是个不知羞耻的臭婊子，该治罪。他俩死了，就不追究了。吴均，你听了刘二光棍儿扯的嘴舌，也不好好查访查访，没弄明白是真是假就杀人，杀人要偿命。可是，大老爷我念你拉家带口的，杀的又是两个坏人，死罪免了，活罪难免，发配到五百里以外的地场罚劳役。老苗头儿绑起女婿来报案，不护私情，大老爷我赏你十两银子。吴能这小伙子心眼儿好，做事儿正派，大老爷我给你提个媒。蔡三姐，大老爷作主，你就嫁给吴能吧！退堂！"过了三年五载，皇帝大赦天下，吴均也回家团圆了。

讲 述 者：谷福事 男 89 岁 东沟县前阳乡石佛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 年 9 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前阳乡石佛村

305. 老 秋 莲

（抚顺县）

在离京城百余里地的这么一个山村，有三十多户人家，多是姓王的。这村有个老王

① 瓜连：牵连。

头儿，是这地方的老户。他为人忠厚老实，日子过得挺好，可老伴儿年轻的时候生的孩子都没站住。这年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添了一个小孩儿。老年得子，全家非常高兴，老两口子把儿子看成是掌上明珠。儿子长大以后，上学堂取名王怀心，念了两年就不念了。老两口子一合计：这孩子都十五岁了，还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又不能干活，应该让他出门干点儿啥，好有个出息。

这天老太太给儿子打点盘费，送出门去，嘱咐他如果找到什么差事，就给家里来个信，早了晚了的嘱咐了不少。老两口子送儿子左一程右一程的，要分手的时候，老妈说："给你拿的盘费不能够[①]，我这还有一付金耳环，必要时用吧。这是你爹血汗换来的，我始终也没有舍得卖掉，这回给你了，你要争点儿气呀！"这就分手了。

王怀心走了，转眼就是十年毫无消息。这老两口子想得没法没法的，老王头儿就在王怀心走的第七个年头死了。老王头儿死后，光剩下一个老太太，日子可就更难过了。再加上老想儿子，身体衰老得多了，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家族中有人说："你还是找找儿子，找到了好有一个依靠。"

有一天，跟王怀心从小长大的家族兄弟进城，在饭店里吃饭。他往外一看，有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从饭店门口路过，正是王怀心。互相一打招呼，才知道王怀心到城里后，就跟一个财主的女儿成亲了，已有儿女，小日子过得挺好。老财主没有儿子，就拿女婿当儿子，招了养老女婿了。日子一好，王怀心就把家中的二老双亲全忘了，并且告诉老丈人，家中没有爹妈，就他自己，是孤儿，他老丈人就让他支撑家业。后来，他的岳父母都去世了，他也没有给家里去信，因为当时他没有说自己还有双亲的事。

这个家族兄弟一听这些事，真是气得够呛，就回家告诉王怀心的老妈："你的儿子还有呢，他已经把你忘了，他现在正享福呐！我打听好了他在哪住，你赶紧去找。"老太太一听就伤心地哭了。大家劝她去找，好心的邻居替她凑了一点儿盘费，打点她走了。

老太太年老体弱，在路上走了好些天，这一天果然到了京城。按着别人告诉她的地点，找到了王怀心住的地方。这是一所四合大院，到了大门口，一看好气派，她在门口踌着等。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仆人，她就问当家的在家没有？老太太又说："我麻烦你一下，你给我告诉一声，就说街上有个老太太要见他，请他出来一趟。"仆人进屋通禀后，王怀心出来一看，心里"格登"一下子，是老妈！心想这可坏了，她怎么找这儿来了。老太太当时就认出来了，立刻喊起来："你不是怀心我儿子吗？"说着就哭上了。王怀心琢磨来琢磨去，一狠心，一跺脚说："你是从哪来的疯老太太？"老太太还寻思他认不出来了，就哆哆嗦嗦地说："我从王庄来呀，我是你妈。"王怀心说："我从小就没有爹妈了！"

---

① 不能够：可能不够。

老太太一听，怪不得他不给家里通信，他的良心坏了，当时气得差点儿昏倒，大声说："你要是不认我，我就得死在你的门口了！"王怀心一听，吓坏了，真死在这门口这不粘帘子[①]吗？琢磨来琢磨去，想出来一个道儿。就说："你在我家，我养活你，但是你可不兴露出是我妈，你如果露出来，我当时就把你撵出去。"老太太一听，说："只要你能留下我，有口饭吃就行了。"王怀心说："那好，你进屋吧。"老太太就跟王怀心进了里屋。

王怀心告诉媳妇说："你看，咱家的活儿太多了，干不过来，我又雇了个人，你看行不？"媳妇一看，老太太挺善良。王怀心说："你就让她干些喂猪打狗的零活儿，再没有事就让她看看我们的儿子小胖墩儿。"媳妇觉得也可以，跟她说："这活儿挺累的你能干吗？"老太太点点头说："行，我能干。"媳妇说："怀心，我们管她叫什么呢？"王怀心说："我们就给她起个名叫老秋莲吧。"就这样把老太太安顿下来了。

有这么一天，王怀心到外面去跑买卖，家里的事就全由媳妇主持。他们家里有个老母猪，一窝下了九个猪崽儿。老秋莲来喂猪，老母猪一吃食，九个猪崽儿就跑过来吃奶，母猪先让小猪吃奶，不吃食儿。

畜生还有母子之情哪．老太太触景生情，难过了，心像刀扎一样．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嘴里小声数叨着："我呀，还赶不上你这个老母猪哪，你九个儿子能滚成团儿，我一个儿子，他还管我叫'老秋莲'。"

正赶巧，媳妇来了，听到了后面的一句话，就说："老秋莲，你刚才说什么？"老太太用袖擦了下眼睛说："我没说什么。"媳妇一听不对，这个老太太到这以后，活儿是不少干，但没事就掉眼泪，今天得好好问她，就故意大声地说："你没说什么，那你跟我进屋来。"老太太哆哆嗦嗦地进了屋。媳妇说："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什么生了一子，还叫我老秋莲。你今天说真话，我给你做主，如若不然我就把你赶出去！"老太太开始不敢说，后来被逼无奈、就把怎么来怎么去的事全都说了一遍，又是大哭一场。儿媳妇一听暗想：他不叫怀心，应叫坏心了，连妈都忘了。应该怎样教育丈夫呢？她想来想去就想出一个主意来。她到东庄找了一个出名的画匠，画了四幅画拿了回来，放到屋里的桌子上．专等着丈夫回来。

王怀心回来了，一看桌上有卷画，问是从哪里来的？媳妇答说："我今天上街，见有一个人卖画，挺好看，我就买回来了，你看看吧。"王怀心好奇，就打开了头一张画。画的是一棵大树，树上有个老鸹窝，窝里蹲着一个身上没有多少毛的大老鸹，窝边蹲着一个小老鸹喂大老鸹食，还有两个小老鸹往外飞，也像去打食的样子。还有一首诗、上写着：

---

① 粘帘子：沾包、找倒霉。

乌鸦反哺孝母亲，
往来衔食倍殷勤。
为人不认生身母，
活在世上不如禽。

王怀心看到这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又打开了第二卷画。那上面画的是三只羊，羊羔在母羊身下吃奶，公羊在那边吃草。下面也有一首诗，上写着：

羊羔吃奶跪埃尘，
深明大义报亲恩。
畜类尚能通人性，
人若不懂怎做人。

王怀心心里一动，又打开了第三卷画。上面画的是一个村子，村外一个老太太送儿子上路，往儿子手里塞耳环子。王怀心看到这里，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坏了！这不是画的我吗？真露馅儿了。再看下面的那首诗：

二老送子到村头，
千叮万嘱话不休。
路费不足耳环赠，
儿行千里母担忧。

王怀心的心里抽得更紧了，急忙又打开了第四卷画。那上面画的是一所四合大院，跟自家的房子一样，一个老太太在门口蹲着，一个财主在家，指手画脚地在那比划。下面也有一首诗：

老母寻子到门前，
拒不相认把脸翻。
死逼老母为奴仆，
起名就叫老秋莲。

王怀心看到这里，只觉得羞愧难言，浑身颤抖起来。这时候。媳妇进屋说：“你看完了吗？你这黑心的东西，你不是怀心是坏心啦！我真应该告你辱亲不孝之罪，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我的家不用你当了，你赶紧给我走！滚！”

说得王怀心又悔恨又羞愧，扑通一声跪在了他媳妇的跟前。

讲 述 者：刘连璧 男 70岁 抚顺县峡河乡峡河村东堡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李光斌 男 抚顺县峡河乡 文化站长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抚顺县峡河乡峡河村

附：异文

听老一辈人传说，在明朝的时候，三嘴子住着一家姓季的两口子，当家的叫季二，媳妇叫秋莲。这秋莲成婚后二十来年没开怀，直到四十来岁了，才生个小子，哎呀！这两口子这个乐啊，那可就别提了，俩人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宝儿。

季二两口儿中年得子，把个宝儿看成了眼珠子、心尖儿、命根子，那真是大声说话怕吓着，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不知怎么稀罕好了。人说“天有不测风云”，这话不假，就在宝儿刚满三岁那年，季二得了症候[①]，请郎中看不行，请老仙跳大神不好，左扎咕，右扎咕，就是不见强，眼瞅着不行了。季二在临咽气的时候跟秋莲说：“咱们熬了大半辈子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实指望把他拉扯成人，晚年得他点儿济，唉！我没福啊，等不到那时候了。我死了以后，你可要把宝儿这根独苗儿拉扯好，好给咱们老季家传宗接代啊！”说完就咽气归阴了。

季二死了以后，秋莲可真没忘当家的话儿，很是疼爱宝儿，不管家里怎么累巴，她也不让宝儿受屈。那真是冬天不让他冻着，夏天不让他晒着，吃什么好嚼咕都尽着他一个嘴儿，要两个钱就不敢给一个钱花。一来二去，就这么地把宝儿娇惯坏了，真是饭来张口，水来伸手，啥活儿也不干，连油瓶子倒了他都不扶，从来都不知道心疼他妈。这还不说，上了十七八岁之后，那就更学坏啦，整天东游啊，西逛啊，偷鸡摸狗，采花盗柳，什么不济他干什么，在三里五村儿成了个万人烦。这小子不干正经的还不说，天长日久一不顺心，还打骂起老妈来了。有一回他妈病了，躺在炕上两天没吃饭了，他也不管不问，照样在外边扯淡。一天，邻居王婆婆给他家送了一碗饺子，让老秋莲吃。老秋莲饿得慌，吃了少半碗，舍不得都吃了，留下多半碗给宝儿。谁曾想这宝儿回来一看饺子让他妈吃了少半碗，就来气了，把妈骂了一顿，又踹了一脚才算拉倒。老秋莲这个气呀，可她有什么法儿呢？好歹也得这么将就啊！可没曾想在宝儿十九岁这年，妈叫他上山弄点儿柴禾，嘿！他气得一蹶达[②]离开家走了，扔下老秋莲一个人守着两亩薄拉地、两间破草房混日子。

再说季宝儿在外头绕晃了几年，还真划拉个媳妇儿，成了家，生了个小子。可是，他从前什么活儿也不爱干，这回有了三口家想不干也不行啊！干吧。你看这小子那厉害，可在他媳妇面前，那可就像个溜食狗儿。他媳妇说他馋，骂他懒，他从来不敢放声儿[③]。这季宝儿累得受不了啦，就琢磨起道儿来啦。他寻思要把他妈弄来，替他奴打夜做，那不

---

① 症候：病。
② 一蹶达：一口气儿、一溜烟儿。
③ 放声儿：吱声。

就妥了吗？就这么的他跟媳妇说："咱家活儿多，我怕把你累着，等我出去上哪找个老太太来，帮你干活儿，你我都轻闲点儿，你看行不行？"他媳妇说："你要能找着，那你就去找吧！"

这季宝儿一看媳妇应声了，就回到了老家，见了老秋莲说："妈呀，我当年不懂事，挺对不住你。这回我在外头成家了也有了孩子，日子还过得不错，我想把你接去享点儿福，省得你一个人家里外头忙活受累。"这老秋莲一听，寻思：也许这小子如今娶了媳妇改好了，自己还有了孙子，也挺高兴的，就说："行啊！我就跟你去吧！"这会儿季宝儿又说，"妈呀！我说个事你老可别生气，原先我跟你儿媳妇儿成亲说家里没有老人，就这么的老也没敢来接你，怕她生气啊！这回呀，你去了咱们得想个法儿，我看你到了我那儿别管我叫儿子，我也不管你叫妈，就说你是个孤老太太无依靠，找个地方干点儿活儿混口饭吃，反正到我那儿也累不着你，冻不着你，饿不着你就行呗！妈呀，你看这么的行不？"这老太太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个大荒[1]——你小子油嘴滑舌的哪是接我去享福，明明是让我去给你当老妈子干活啊！可是，又一转念，反正我年纪也大啦，自个儿还能混上几年呢？好就好，赖就赖吧！就这么的，她答应了。到了家里头，季宝儿告诉媳妇："这老太太没儿没女，就给咱们当老妈子吧！让她白吃饭白干活，咱们也亏不上。"他媳妇一听可也行，就把老秋莲留下了。后来，他媳妇问这老太太叫什么名，怎么称呼，季宝儿就说："一个老太太哪有什么名，你就叫她'老扒灰'吧！"

这老秋莲虽说六十来岁了，身板还挺硬实。你看她一天到晚烧火啊，喂猪啊，哄孩子啊，家里外头从不闲着，就这么奴打夜做也不吭声，什么特性也没有。季宝儿媳妇一看还挺乐。可是这季宝儿就不行啦，天长日久就现了原形，说"老扒灰"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老给他妈气受。老秋莲也没法说啊，她有苦难言，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头咽。

有年夏天，老秋莲忙完了活计，坐在门口晒"日阳儿"，她看那老母猪领着九个小猪崽儿在那拱粪堆，就勾起了心事。她想自个儿养了那么个丧良心的儿子，自己遭的这些个罪，越寻思越难受，她自言自语地说："老母猪啊，你养九子滚成堆，我生一子叫我老扒灰……"说着，说着，眼泪就淌下来了。这时候偏巧让宝季儿媳妇听到了，一看她还眼泪巴嚓的，心里头挺犯疑，这里边一定有缘故。她问老秋莲说："你一个人在那嘟哝什么呢？"老秋莲一听吓了一哆嗦，连忙说："我什么也没说啊！"季宝儿媳妇一看老秋莲变颜变色的，说话都岔了声儿，就更犯疑了，她吓唬老秋莲说："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我就告诉当家的。"老秋莲一听这下子坏啦，她把心一横，就对季宝儿媳妇把事情从头到尾怎么的一学说。季宝儿媳妇一听，也吓了一跳，这能是真的么？她又逼问老秋莲，你说的可是实在的吗？老秋莲说，我瞅你不像我那丧天良的儿子，我才实话实说了，要有半句

---

① 大荒：大概儿。

假话，天打五雷轰：哎呀！季宝儿媳妇一听，这成天给他们奴打夜做的“老扒灰”原来是自个儿的婆母啊！这时候她心里可不是滋味儿了。我成天管婆婆叫“老扒灰”，还让她替我干活，这不丧天良吗？她赶紧给婆婆跪下了，一门儿地磕头，请婆婆原谅。老秋莲急忙把儿媳妇扶了起来，说：“这都怪我那黑心的儿子，你不知道，怎么能怪你呢？再说自从我到你家后，你从不给我气受，那该死的打我、骂我你还紧拦挡，你是个好孩子啊！”

季宝儿媳妇一听，抱住婆婆，俩人大哭了一场。哭了一气，媳妇说话了，她说：“妈呀，季宝儿这样狼心狗肺连自个儿亲妈都不要的人，咱们还留他干什么？”老秋莲说：“那得怎么办呢？”季宝儿媳妇说：“咱们去衙门告他，把这个祸害除了算了。”老秋莲说：“那咱们往后怎么办呢？”季宝儿媳妇说：“妈，你放心，我年纪轻轻的什么活儿还不能干？往后就咱俩领着孩子还不一样过？”

就这么的，她们娘俩到县衙就把季宝儿告了。

她们婆媳俩上衙门一告，县官一听就火啦，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不孝之人吗？他叫班头快去把季宝儿捉来。那季宝儿哪想有这档子事？正提拎个酒瓶子晃晃荡荡往家走呢，县衙门的差人上去一下子就把铁链子给套在脖子上了。季宝儿一惊，到了衙门一看就傻了，知道他妈跟他媳妇把他告了。上刑一问，季宝儿都招啦，让他画了供，押进大牢去了。过去那时候讲什么忠孝节义啊，最恨的就是这类不孝之人，当即判了季宝儿死刑，押上法场一刀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了。这还不算，又给季宝儿开了膛，一看这小子长的是铜心铁胆。

听说心黑的人都是铜心铁胆，不知到底是真还是假。（本溪市）

讲 述 者：李冯氏 女 76岁 本溪市南芬区思山岭乡三道河村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世威 男 38岁 本溪市南芬区思山岭乡文化站 干部
高中
徐延安 男 满族 35岁 南芬区林业局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79年

采录地点：本溪市三道河村

306. 棒子骨店

（沈阳市）

从前有个倔人，他待人从来不和气，一说话就叫人不顺气，家里人都嫌弃他，他自

己也觉得在家呆着没味儿，小儿子还在媳妇怀里抱着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了。这么个倔性子，家里都容不下，出外怎么和人办事？离家后，他还偏偏开了个客店，做起专和店客抬硬杠的买卖来。在哪儿开的店呢？怪人办事都绝，那地方往南五十里没人家，往北也是五十里地没人家，不管是上京科考的，还是办事走亲戚的，谁走到这了，死逼梁山也得住他这个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还是老脾气，一说话就伤店客，哪个店客第二天临走都要骂他一句“棒子骨”，管他这个店叫棒子骨店。时间一长，人们就寻思他真姓棒了。就这样，“棒子骨”在这里孤零零过了十八年，一次家也没回过。他的小儿子长大了，可一点儿也不像他，待人热心又耿直，念书也念得好。

棒公子十八岁这年上京里去科考，和路上的人结成伴儿往前走。越往前走人聚得越多，男女老少一大帮。有一天，正好走到棒子骨店这儿，日头就压山了。大伙儿往路旁一看，这几间草房冷冷清清的，说不像店吧，门口还挂着一块木头牌子，说是客店吧，牌子上面的黑字叫雨淋得模模糊糊还看不清。棒公子也不知道棒子骨就是他爹呀，见棒子骨出来了就问：“老人家，这是客店吗？”棒子骨也不知道这个书生是他儿子，一听问这话就说：“废话，不是客店还是监牢狱！”棒公子说：“哎，老掌柜的，你说话也太不和气了！”棒子骨说：“和气啥呀？和气还给你说个媳妇？”大伙儿劝棒公子说：“别跟他计较了，有个地方住就得了。”棒公子一寻思也是，就跟这帮人进屋了，随后问：“掌柜的，这炕热不热？”棒子骨说：“去年腊月做的豆腐，到今年三月份一直没动烟火，你说热不热？”棒公子说：“老掌柜的，炕要不热，光大人都好说，那还有两个小孩子呢！”棒子骨说：“还有俩孩子？怕凉，那火上还有两个大马勺呢！”大伙儿一看两个人又僵起来了，都劝棒公子说：“凉就凉点儿吧，只这一宿，凑合吧。”棒公子一想也对，就和大伙儿打扫屋子。他打扫炕时又想起一件事，忙问：“掌柜的，这屋有臭虫吗？”棒子骨说：“你不认得它，一会儿就找你！”棒公子一听忍着气不吱声了。不一会儿开饭了，棒子骨端上来两笼屉肉包子，大伙儿一咬，一个包子里只有小手指肚儿那么大点儿馅，棒公子忍不住又说：“老掌柜，你这包子里也没肉哇。”棒子骨说：“哪有肉哇？统共一个牛犊子还没撞死呢！”棒公子一听更来气了，说：“你这包子馅儿少不说，个儿也不大呀？”棒子骨说：“粪箕子大，你还不稀罕吃！”棒公子气坏了，忍着气住了一宿店，第二天临上路气得说出一句粗话：“我说老掌柜，你安上个尾巴就是条老活驴啦！”棒子骨挨骂是常事，听了也不在乎。棒公子想：“这老头子真可恶，等我科考回来再说。”

棒公子到京城一入考，考了个头名状元。第二年回乡夸官祭祖，半路又到棒子骨店住。晚上闲着没事，棒公子叫人把棒子骨传来说：“我说老掌柜的，你还认识我吗？”棒子骨抬头一看，认出是去年住店骂他的书生，这回不敢倔了，低声说：“认得。”棒公子说：“你咋那么倔呀？”棒子骨说：“咳！老爷，我这个坏体性呀，家里都容不下。我一个人出来十八年了，苦头吃了不少，这性子就是改不了。大人，可怜可怜吧，就别怪罪我

了。”棒公子一听，急忙问：“你老是啥地方人？”棒子骨只好如实说了，不想状元大人给他跪下了，说：“老人家，我就是你的儿子呀！”

棒子骨一听眼前这个新科状元是自己的儿子，又喜又害臊。棒公子想起去年自己亲口骂了父亲是条老活驴，也挺后悔。老头儿说：“儿啊，快起来吧，多亏你爹我这几年没在家，不然的话，你要学得像我这样，哪能有今天啊！”

后来，棒公子要把棒子骨接回家去，棒子骨说什么也不回去，不过后来他的脾气倒是改多了。

讲 述 者：李凤春 男 74岁 新城子区虎石台镇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相承 沈阳矿务局蒲河矿中学 教师
王 辉 沈阳矿务局蒲河矿中学 教师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新城子区虎石台镇

307. 孝 子

（新金县）

有个女人，年轻时死了丈夫，留下个小孩儿，她就守着孩子过。过来过去，她就把河东沿庙里的老道连恋家里来了。

小孩儿六七岁时，见老道白天黑夜来，也不知道干什么。等小孩儿长到十三四岁了，知道老道来是养活他娘俩，吃的、穿的、烧的，都是老道送的。等小孩儿长到十七八岁了，可就明白老道来干什么了。他见老道上他家时，不走大道单走小道。这条小道，有条河沟，水挺深，一步跨不过来，两步还有余。五冬六夏，老道过河沟都得脱衣裳。他想：伏天里热，脱衣裳过河全当洗澡了，这十冬腊月过河脱衣裳不冷吗？我在河沟上搭座桥，老道再来，不就用不着脱衣裳了吗？想到这里，小孩儿就找来块木板搭在河沟上。桥搭起来后，老道来去很方便，再也不用脱衣裳了。

几年后，他妈死了。小孩儿已长成个大小伙子。他把妈妈入殓后，就找来一把杀猪刀，磨得锋快，然后将杀猪刀藏在棺材后，心想：老道今天来吊孝，我非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不可！说话工夫，老道真来了。老道烧完了纸，跪在灵前就磕头。小伙子拿起杀猪刀，一刀把老道的脑袋砍下来，然后脱下孝帽孝衫，就上县衙去自首。

县官一听小伙子杀了人，便问："你杀了何人？"小伙子说："我杀了老道。"县官说："他一个出家人，惹你什么？你为啥要杀他？"小伙子说："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我不点儿岁数俺爹就死了，老道就养活俺娘俩。他白天黑夜上俺家，不走大道单走小道。小道有条河沟，他过河沟都得脱衣裳，我怕他冬天过河脱衣裳冷，就在河沟上搭了一座桥。有了桥，他来来往往再也不用脱衣裳了。"县官听到这里就说："你对老道这样子，为啥又把他杀了呢？"小伙子说："大老爷有所不知，我当初搭桥为孝母，今日杀老道为报父仇！"

县官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小伙子这事做的，一不亏母，二不亏父，真称得起孝子啊！

讲 述 者：刘金树 女 69岁 新金县大谭镇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连发 男 新金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6月
采录地点：新金县大谭镇

308. 板 栗 墙

（宽甸县）

很早以前，有个老张头儿，挑着一担挑儿从山东来到鸭绿江边。他一头挑着个刚懂事的小虎子，一头挑了一袋板栗种。他走哇走哇，来到沙河子近前一座荒山上，搭了个窝棚住了下来。这座山乱石成堆，荒草没窠，谁都不喜欢。老张头儿每天天不亮上山，月亮不出来他不下山，在碰缝儿、石头窝里种上板栗。说来也挺怪，那板栗发芽、生根，望风儿长，不几年漫山遍野都连上了片。老张头儿是个勤快人，每天拔草、上肥、松土，总不闲着，那栗花开满枝头，栗果压弯了枝儿。

板栗树结果后一年比一年多，老张头儿又高兴又害愁，高兴的是栗子丰收了，害愁的是这么多板栗往哪儿放呢？他想：富怕抢，穷怕荒，丰收了要储粮防备灾荒。就把板栗剥去皮，碾成粉，托成坯盖了五间房子。

又过了不知多少年，老张头儿老得不能动弹了，临咽气的时候，他对守在身旁的儿子说："以后，没有钱花的时候就打和尚，没有吃的时候就拆墙。"

老张头儿死后，他的儿子张虎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有一年，这里遭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方圆数十里颗粒不收，树皮都吃光了。张虎的孩子饿得叽哇乱叫，饿急了就抠墙上

整齐齐的茧绸布衣裳；石马拉氏全家夏天露肉，冬天穿破开花棉袄。这两家怎么一个富一个穷呢？宁古塔氏全家心里明明白白，石马拉氏却懵里懵懂，弄不清楚。

这一年三十晚上接财神，宁古塔氏的男人拎着灯笼，站在院子里喊："孩子他讷，快叫两个孩子来！"媳妇听男人喊她，忙喊："小义子，起来吧！小宝儿，快来呀！"义子和宝儿是她两个孩子的小名，俩孩子都十来岁了，听到讷讷的喊声，一齐从炕上爬起来下了地，跑到院子里，两口子看着两个不贪睡的孩子，乐得说："叫义子[①] 起来就起来，叫宝儿宝儿就来了！"这两个孩子怎么这么精神呢？原来他俩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爹妈干活，起早贪黑地习惯了。

宁古塔氏家年三十晚上接财神的事，被西院的石马拉氏听到了，他家男人说："怪不得东院一年比一年好，原来人家喊小义（日）子起来吧，小宝儿快来呀！那日子还能不越过越抬头？财宝还能不天天往家里进？"女的说："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再过年咱也这么喊。"

第二年年三十晚上，石马拉氏家的女人叫过两个孩子，吩咐说："你叫义子，你叫宝儿！"两个孩子说："讷，你怎么给俺们改名了？"讷说："就今晚上接财神时改一会儿，完后该叫什么还叫什么，记住了吗？"两个孩子卡巴卡巴眼睛，点头答应了。讷又说："这就对了，到时候可别忘了！"

到了半夜，石马拉氏的男人也先提个灯笼到院中间，高喊："孩子他讷，快叫两个孩子来！"孩子他讷听了，走出屋来，连忙高声喊："小义子，起来吧！小宝儿，快来呀！"可是一连喊了三遍，不见答应，也不见孩子出来。她进到屋里一看，两个孩子正呼呼睡觉呢！急得她又摇"义子"脑袋，又拽"宝儿"胳膊，摇不醒又拽不动，一使劲把两个孩子都撂了起来。这时又听院里男人喊："孩子他讷，孩子怎么还不来呀？"孩子他讷赶忙跑到门口，说："来了来了！"接着又高声喊了一遍："小义子，起来吧！小宝儿，快来呀！"喊完还是不见孩子出屋。她又跑进屋去，见"小义子"困得睁不开眼睛，一头倒炕上睡着了；"宝儿"下了地，摇摇晃晃走了不几步，返身又上炕去了。原来这两个孩子睡惯了懒觉，每天天一黑就跟着懒玛懒讷睡上了热乎乎的火炕，天亮了，也学懒玛懒讷的样子不起炕，这半夜三更的，怎能叫得起来？

讷讷见叫不动两个孩子，气得说："小义子，怎么起来又趴下了？小宝儿，怎么来了又回去了？"

外面男人一听，气得暗暗叫苦：坏了！这个丧门娘们儿，说了些什么呀？你听，小义（日）子起来又趴下了，小宝儿来了又回去了，这还有个好啊！

不用说，石马拉氏家这一年还是四口人一齐懒，当然还得喝稀粥，穿破衣裳。男人

---

① 义子：这里有谐音的意思。东北有些地区的方言语音将"日子"的日字读成 yi。所以这里有取其吉利的意思。

一个劲儿地埋怨女人不会说吉利话，可就是不看看东院宁古塔氏家是怎么个干法。咱们在旗人有这么句话：

想要好，半夜摸棉袄；
想要富，半夜穿棉裤；
想要穷，可就睡到日头红。

听听这句话，再看看宁古塔氏和石马拉氏家都是怎么过日子的，还不明白吗？

讲 述 者：李成明 女 满族 63岁 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4岁 岫岩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董 明 男 满族 32岁 岫岩镇文化站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310. 穷打和尚

（新民县）

早先年，辽北八岔沟里有个姓王的财主，外号叫王二算子。王二算子年轻时没啥家底，只有祖上传下来的几亩地，但是他过日子能算计，会划拉[①]，善折腾。地里种什么，家里养什么，往里买什么，往外卖什么，经他在心上一折个儿，总能比别人多绕进来几个钱。有一年，他抓农闲出去跑了趟买卖，回来后家就发了，人们就见他买房子置地，谁也摸不清他到底发了多大财。发财归发财，王二算子过日子还是像过去那样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没几年，家里已经田地连成片，深宅套大院，骡马成群赶，猪牛羊满圈了。

王二算子发了财，家里人丁却不旺，千顷地里一棵苗，只有一个独生子。儿子是他的命根根儿，心尖尖儿，为了让儿子能守住家业，他给儿子取名叫守财。谁曾想，娇养儿子不得济，王守财从小就不着调儿，一天书也念不进去，整天东游西逛，哪有坏事到哪。长大后，他又结交一些狐朋狗友，整天价耍钱闹鬼，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成了十足的败家子儿。

王二算子见儿子不成器，没少掰皮说馅儿地劝说，儿子毛病惯成了，根本不进盐酱[②]，反而嫌他唠叨，往往没等他把话说完，儿子就抬屁股走了。

王二算子真发愁，照这样下去，自己好容易积攒下的家业早晚得踢蹬在儿子手里。他

① 会划拉：善于理财，设法增加收入。
② 不进盐酱：听不进去。

担心，眼下自己在世咋都好说，哪天真要一蹬腿见了阎王，家里没了搂钱耙，只剩下漏底的装钱匣，儿子就得上大街喝西北风！

王二算子到底能算计，让他算计出个主意来。他想，现在我说啥儿子也听不进去，我要死了，他没靠了，就该想起我说的话了。我给他留份遗嘱，他要照着我说的去做，家业准能守住。王二算子满肚子念开了过日子的经，真想一股脑儿全传给儿子。可他知道儿子的脾气，怕儿子嫌他唠叨，看遗嘱时不耐烦，就挑紧要的编了几句词，写在纸上收藏起来。

没过多久，王二算子得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了。这一天，他看自己不行了，就把儿子叫到身边，掏出来那份遗嘱，吃力地说："儿呀，爹不行了，这份家业交给你了，怎么掌管，都写在这张纸上了，你看时别心烦，一定要耐着性子看完，句句话你要都照着办了，爹不在，你照样过好日子。"

王守财虽说不务正业，对老爹还有一份孝心。看父亲临死还挂念自己，他鼻涕眼泪一起流，起誓发愿地说："爹，你放心吧，以前我没听你的话，往后，你这上咋说我咋做，管保不差样！"

王二算子还想嘱咐几句，一口气没上来，死了。

王守财发送完父亲，打开遗嘱看上面写些啥，全不认识。也难怪，他从小没正经念一天书。有心问问旁人，磨不开脸[①]。他就找了个学堂里的小尕给他念，那小尕高声念起来：

铲地不铲草，
放帐不用讨；
顿饭一个鸡，
端碗别忘刘二皮；
穷时打和尚，
楼头给一棒。

小尕念完，王守财咧开大嘴笑了，说："过日子就这么点儿事呀，瞧我爹那个不放心的劲儿！这做起来有啥难的？"他把遗嘱收好，真就照样做了。

春天里，种子下了地，几场春雨过后，草和苗噌噌地拱出土皮儿，开始铲头遍地了。王守财叫来家里扛活的打头的，说："听着，我爹生前留下话了，我家铲地不铲草，你们下锄时要是伤了草，我可扣工钱！"

打头的看他那个公子哥的样儿，心里暗笑，说："放心吧，东家，想留草那还不容易！"打头的带着一帮扛活的，扛着锄头在垅沟里蹚几个来回就交了工。这下可好了，地里的

① 磨不开脸：不好意思。

草疯长起来。铲二遍时又放了锄，草可就长得封了垅，掉地上个豆包都不兴沾着点儿土星星儿。到了老秋，庄稼全瞎了。

王守财根本没拿收成当回事，不光这样，家里的钱粮也任人搬腾。他结交的那拨子要钱朋友看出门道来了，今天这个借钱，明天那个来借粮，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围着他转。王守财有求必应，连个帐也不记，爹说“放帐不用讨”嘛，不讨帐还记帐干啥？麻麻烦烦的，王守财可不白挨那份儿累。

王二算子说的“顿饭一个鸡”最对王守财心思。他想，爹是真疼我呀，这是怕我亏嘴，特意告诉我天天都吃好的，无鸡不成席嘛。他叫人每顿饭都宰只鸡，不摆上七碟八个碗儿，他还不撂筷子呢！

王二算子遗嘱上的哪句话都好懂，就是“端碗别忘刘二皮”这一句，叫王守财费了脑筋。这个刘二皮是邻村出了名的地痞无赖，王二算子在世时，和这人从无来往，王守财不明白父亲为啥要他“端碗别忘刘二皮”？他琢磨，是父亲生前受了刘二皮什么大恩？还是他帮助父亲做买卖发了财？再不，就是父亲想让刘二皮帮他王守财发家？不管怎么说，父亲要他吃饭时拉上这个刘二皮。王守财找到刘二皮，把父亲的意思一说，刘二皮差点儿笑出了鼻涕泡儿，也没推让就跟他来了。不掏饭钱，每天有人大酒大肉地供着，上哪找这样的便宜事？王守财呢，乐得酒桌上多个伴儿，嫌天天去请刘二皮麻烦，干脆把他接到家里住下了。两个人每天推杯换盏，猜拳行令，好不热闹。

就这样，王守财年年不问地里收成，敞着门往外撒钱粮，再和刘二皮一道每天胡吃海喝地胡造[①]，没有几年家业就让他闹腾光了。地卖了，房卖了，骡马卖了，猪卖了，连家庙都卖了！最后实在没啥可卖的了，他把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尊小铜佛送进当铺，换了半斤酒。王守财成了身无分文、脚无立锥之地的要饭花子了。过去那帮朋友一个个都躲他大老远，村里人也不拿正眼看他，他连要饭都摸不着门了。

王守财没别的路了，他想起父亲遗嘱上还有两句话：“穷时打和尚，搂头给一棒。”离他家不远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王守财认识那和尚，一直磨不开脸讨帐。如今到这份儿上，他也顾不得那些了，拎了根打狗棒子就去了。进庙后，见老和尚正在念经，他抡起棒子搂头就是一下子。

老和尚耳闻脑后有风声，手急眼快，一抬手把棒子擎住了。好悬，这一棒子要是打着了，脑袋上少说也得来个大包。老和尚一回头，看见是王守财，说：“你这是干什么？”王守财咬着牙说：“好你个黑心的和尚，欠人家钱不还，你以为人死了就能赖帐吗？”老和尚说：“贫僧从未跟人家借过钱，怎么谈得上赖帐？”王守财说：“我爹让我穷时来打你，不用问，你是欠我家钱！”老和尚说：“笑话！我看你是穷急眼了。你爹留下那么大的家

① 胡造：挥霍浪费。

王守财趴在地下就给老和尚磕头，说："师父，你救了我的命，我要是再不学好，还是个人么！"他拜谢了老和尚，拿钱直奔当铺。

王守财赎回了小铜佛，找一个背静地方，拿根木棒往铜佛头上一敲，奇迹出现了，小铜佛"啪"地一声开了，里面露出一个红布包，打开布包，里面几根黄澄澄的金条！王守财看着金条，眼泪又下来了，老爹有这么多钱，还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把富日子当成穷日子过，自己以前真是浑透了！

王守财用这钱买了房子和地，按他爹说的那样过起日子来。浪子回头金不换，没几年，家境就一点点缓过来了，他也娶上了媳妇。转过年来，他真就开了个当铺，日子越过越红火。

讲 述 者：谭振山 62岁 沈阳市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江 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

311. 年　　关

（北票市）

过去有这么一家子，四口人，两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小子，日子过得没那么穷的，眼瞅着要过年了，年夜的那顿饺子还没着落呢！两口子在一块儿商量，媳妇说："咱们家也没别的玩艺儿了，就剩地上那个排子缸[①]了，明个儿是集，你把它扛到集上卖了，换两个钱儿。过年了，大人好说，怎么也得让孩子们吃顿饺子啊！"男的答应着，第二天就扛着缸上集了。缸挺沉的，道儿还挺远的，这个男的费劲巴拉地扛到集上，就在集上卖缸。年关傍近了，人们赶集都是想购置点儿年货，谁买缸干什么呀！这个男的在集上冷呵呵地站了一天，连个问价儿的都没有，更不用说买的了。眼瞅着散集了，黑天了，这个男的没办法，只好扛着缸往家走。这一天呀，从早晨到晚上，他水米没沾牙，真是又冷又饿，扛着这口缸就跟扛个山似的，压得他眼冒金花腿打晃。好不容易一步一步地挪蹭得快到家了，没曾想走到一条小河沟的冰上脚一滑，"啪"！这口缸掉在地上打了个稀碎！他心里这个熬糟哇：唉！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人要不走字儿，喝口凉水都

① 排子缸：一种矮而粗的缸。排，音 pái。

嚓呼哧地就包完了。人哪，想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活得好好的，谁愿意死啊！这个男的包完饺子，就把饺子拿院里冻上了。两个孩子直嚷叽让他煮饺子，他就是不愿意动弹，坐在炕沿上一个劲儿地抽烟，叭嗒叭嗒掉眼泪儿！工夫一长，孩子们等不了了，都趴在炕上睡着了。

这个时候，窗外来了个做贼的。他也知道这家挺穷，没啥可偷的，也没打算偷他们。他从这儿路过，顺便往院里一瞅，发现院里影影绰绰有几块发白的东西。他进院一看，原来是几盖帘冻饺子。他寻思：这家日子过得那么穷，咋还吃上饺子了呢？他抬头瞅了瞅，见屋里点着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觉得挺纳闷儿，就蹑巴登儿地走到窗根儿底下，用舌头尖儿把窗纸舔个窟窿往里一看，只见炕沿上坐着个老爷们儿在那儿低着头抽烟，炕上躺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就听着老爷们儿叹了口气，瞅瞅着两个孩子，自言自语地说："上集卖缸去吧，缸摔打了；卖猪呢，猪钱还丢了——也说不上谁拿去了。孩子啊，别怪爹心狠，拿红矾给你们包饺子，爹也是没有活路啊！等到接神的时候咱就把饺子煮上吃了，到阴间去追你妈去吧！"做贼的一听，明白了，原来这饺子有毒哇！谁这么丧天良把人家卖猪的钱偷去了？害得人家寻死觅活的！不行，这饺子不能让他们吃！做贼的想到这儿，把那几盖帘饺子划拉划拉全都倒在了钱褡子里，背着就走了。

做贼的来到郭家店，想找个有钱的人家偷它一家伙。他找到一个大户人家，蹑巴登儿地进了院，听着屋里笑语喧天地闹得正欢，一个老爷们儿的声音说："今年真是大吉大利，光冻饺子就包了一折子——在下屋里折着呢，这还不说，昨天我买的那口猪就花了几个铜子儿，这便宜上哪找去？"又听一个女的问："那么大个猪才花几个铜子儿？"那个老爷们儿的声音又说："哪儿呀，我一共给了几十块钱，那个老娘们儿把几个铜子儿装兜里了，把几十块整钱顺手放在灶王爷的香炉碗儿底下了，我趁她出屋叫猪的工夫把整钱又偷回来了，临我赶猪走那个老娘们儿也没发现！"说完，得意地哈哈笑起来，屋里的人也跟着哈哈笑。做贼的在院里听见这番话，气得直咬牙！这才叫为富不仁呢！你们大家大业的，坑害人家小门小户的干啥？你们把钱偷回来了挺乐，人家那家可是要家破人亡了。做贼的想到这儿就进了下屋门，把钱褡子里的毒饺子倒在饺子折子里，装了满满一钱褡子好饺子，关上门就走了。回到丢猪的那家，顺着窗窟窿往里一看，那个老爷们儿还在炕沿上坐着抽烟呢！他蹑巴登儿地从钱褡子里掏出饺子一个一个地摆在盖帘上，摆完就背着剩下的饺子回家了。

大街上炮仗响了，该接神了。坐在炕沿抽烟的老爷们儿下了地，点着火开始煮饺子，饺子煮好了，他就把两个孩子叫醒，让两个孩子先吃。他想，先把两个孩子毒死，省着自己死了，留下两个孩子活受罪。两个不懂事儿的孩子一听叫他们起来吃饺子，都精神

了，一骨碌爬起来，端起碗来就吃。足足一天没吃饭了，两个孩子都饿坏了，可下[1]吃饭了，还是[2]吃饺子，哪还有不乐的？两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吃还一边你捅咕我我捅咕你哏儿哏儿直乐！老爷们儿瞅着孩子，心里直难受：乐吧，乐吧，一会儿毒药犯劲儿了，你们想哭都哭不出声儿来了！眼看着两个孩子--人吃了两大碗，吃饱了，撂筷儿了，他自个也吃了起来。吃完叫两个孩子躺下睡觉，他自个儿也在炕上放躺了，就等着死了。

两个孩子吃饱了，躺在炕上很快就睡着了。他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地就是睡不着。眼瞅着亮天了，他觉着不对，过了半宿了，毒药怎么没犯劲呢？莫非这红矾药不死人？他看看孩子，两个孩子睡得呼儿呼儿的！

他这正纳闷儿呢，就听见当街鞭子响，又听着有人在他当院喊："死人！睡着啦？快出来帮着搬东西呀！"他忙着下地，出门一看，愣住了，是她媳妇！他哆哆嗦嗦地问："你，你是死人还是活人？"他媳妇说："什么死人活人的？告诉你，我没死！"

他媳妇还真没死！原来，他把媳妇从杏树上卸下来埋树叶堆里以后，时间不长，她就缓过来了。她自个儿站起来，寻思，寻死没死了，一家四口，这个年可咋过呢？想了一阵，也没进屋，就连夜回娘家了。她娘家妈听说闺女家过年过得这个样儿，就叫人套上大车，装了满满一车过年的东西，什么米呀面呀，都给拉来了。

男的一看媳妇没死，还从娘家弄来这么多好东西，可乐坏了，说："你说怪不？昨儿晚上半夜的时候，我们爷儿仨都吃了包红矾的饺子，过了大半宿了还都没死！我寻思你死了呢，闹半天你也没死！莫非说老天爷可怜咱不叫咱死？"他媳妇说："咱家穷得想死没死了，刚才我坐着大车从娘家来，路过郭家店，听见郭家店有一家哭得乌烟瘴气的！一打听，说是那一家子年午后上都死了！你说怪不？"他俩谁也没想到这是那个做贼的从中掉了包儿。

讲 述 者：时长生 男 61岁 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凌北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白景利 男 蒙古族 北票市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北票市下府乡凌北村

附：异文

从前，鸭绿江边有一家姓苏的，老辈子随龙进关[3]，立下战功。苏家的后代，回到关

① 可下：到底，终于，有盼望的意思。
② 还是：又是。
③ 随龙进关：清灭明后，迁都北京，满八旗官兵随皇帝进关内者，谓随龙进关。

眼擦黑儿的时候，改改进了堡子。这工夫假神仙刚出茅房，见改改扛着个大包，压得趔趔趄趄，知道是娘家给她的好东西，便悄手蹑脚地跟了过去。

改改进了家门，屋里没点灯，没动静，冷嗖嗖的，知道孩子定是又冷又饿又想讷讷，闹得慌，被他阿玛领出去玩了。改改把东西放在炕上，顺后门出去找他们爷儿仨。假神仙扒窗户看得清清楚楚，进屋拎起大包，一溜烟儿撓岗儿了[1]。

改改找到他们爷儿仨，全家乐颠儿颠儿地回来了，点灯一看，傻眼了。苏老疙瘩说："你呀你呀，没要来年货拉倒，干嘛给我们爷儿仨宽心丸吃！"

改改说："明明放在炕上，谁糊弄你哩！"

两个孩子直喊饿，闹着要大饽饽吃。苏老疙瘩心发烦，抡起大巴掌，照孩子屁股蛋子好顿拍，拍得哇哇哭。改改只顾满院摸，满院找。摸来摸去，摸到一根破麻绳，心一横，来到房山头的一棵歪脖树下，上吊了。

孩子哭累了，都抽抽嗒嗒睡着了。苏老疙瘩冷丁想起来了，他讷呢？找了半天，才发现改改在房山头歪脖树下躺着，脖子上的绳套勒得紧紧的，早断气了。树杈上还挂半根绳头，不知什么时候抻断的。

苏老疙瘩抱着改改，又喊又叫，摇晃了半天，也没缓醒过来，只好求左邻右舍帮忙，把改改的尸体装进一个破柜里，抬到茔地边上。冰天冻地，动不了土，先搁这儿丘着。

半夜子时，堡子里鞭炮齐鸣，发子[2]了。发完了，家家团聚，吃发子饺子，苏老疙瘩坐在炕沿上，望着两个在睡梦里吧哒嘴的孩子，想起刚刚发送媳妇，又想起自己这一年的胡作非为，心里像刀搅一样难受。想着想着，他两眼发直，盯着房笆。只见一根房椽子底下，塞着一个纸包。他蹬着马杌子，拽出纸包，用手掂掂，又瞅瞅两个孩子。

原来，这是一包土信[3]。当年，家里粮满仓，谷满囤，耗子也成群，改改买了些土信药耗子。如今，粮米没了，人也掉锅断顿，耗子早搬家了，才剩下这半包土信。唉！改改死了，我还活个啥劲儿，我死了，两个孩子活着也遭罪，罢罢罢！一块儿跟他讷讷去吧！想到这，灯花一闪，见炕梢有个大馒头，原来那是假神仙偷包裹时慌慌张张轱辘出来的。他拣起馒头，掰了三瓣儿，每瓣儿都放了些土信。他推醒了孩子，说："大双，二双，这是你讷拿回的馒头，吃吧，咱爷们儿也过年了！"大双说："这馒头真白呀！"二双说："我讷呢？"大双说："阿玛，怎么三瓣儿，我讷吃什么呀？"苏老疙瘩说："你讷吃饱了，出去给街坊邻居拜年去啦，待会儿就回来，咱们吃吧！"

大双、二双一听，连忙伸出小手抓起馒头，刚要往嘴里塞，就听"呼呼"，有人敲门。苏老疙瘩问："谁呀？"大双和二双齐声说："是讷讷回来了，快开门！""是我，快开门吧！"

---

① 撓岗儿了：走了。

② 发子：民间习俗。年三十和初一的年末岁初之交（子时），人们举行的辞旧迎新、祈求吉祥的活动。

③ 土信：红矾。

关门闭户。当时官家把各地的猎手都聚到一块儿打老虎，打死了不少，剩下的全都跑进了长白山。

那时，长白山下有一个老猎人，这一家打猎是祖辈儿相传，专门打老虎，要问打了多少老虎，那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看得见，数不清。

老虎聚集在长白山，今天叼个牲口，明天伤个人，闹得村村户户都不得安宁。老猎手就想出了一个打光老虎的绝招儿。

老猎手打邻居家要来一只小狗，不喂别的，专喂香油，一天喂它三遍，还把小狗在香油缸里浸三遍儿。就这么喂了三个月零十天，小狗是溜光水滑，满身香气，隔着十里八里也能闻着香味儿。

这一天，老猎手领着小狗，带着一大拐子铁线就上了长白山。到了深山里，老猎手找到了一棵上千年的古松，把铁线的一头拴在小狗尾巴上，另一头绑在大松树上，这铁线少说也有二里地长。

老猎手把小狗拴在山上就走了。主人一走，小狗就拚命地叫唤。再说这小狗吃了一百天的香油，又蘸了一身香油，山风一吹，把香气吹进了老虎的鼻子里。这下可把老虎馋坏喽，这山上山下、东西南北的老虎全都奔这只小狗来了。

最先赶到的一只老虎，“吭哧”一口就把小狗吞进了肚子。传说过去的老虎都是直肠子，再加上这小狗又滑又香，老虎还没顾上嚼就咽下肚了。抹了香油的小狗，在虎肚子里没卡住，“嗤溜”一声，就顺着老虎屁股冒了出来，这只老虎就被穿在铁线上了。

第二只老虎来了“吭哧”也是一口，“嗤溜”一声，小狗又顺着虎尼股冒了出来。就这样，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大的小的、公的母的，像是穿糖葫芦，穿了一大溜，那长白山上的老虎一个也没拉下，都被穿在铁线上了。

这时候，老猎手估摸差不离了，领着村里的人们赶来了，赶忙把小狗尾巴上的铁线解下来，拴在另一棵大树上。接着枪打，斧砍，棒子揍，一顿就打死了一大片。

打到最后，有一公一母两只老虎挣断铁线跑了。所以，现在的老虎才没有绝种，还能星崩儿地看到个把老虎。老虎的肠子呢，也变成了弯弯的，人们传说那是叫铁线拉的。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2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29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2年

采录地点：金德顺家

313. 褚二把挖棒槌

（本溪县）

褚二把家住辽阳东山刘家哨，会了一伙人到边外[①] 挖棒槌。他当二把头，被人称为“二把”。一去三年，才挖到大山货，卖了不少金银。为了防备路上有坏人劫道，褚二把将银子全换成金子，把金子化成了个金棍，镶在扁担背子里，扛着挖棒槌用的家什和破行李卷，从老远的黑河往家赶路。这一天，他遇到个卦摊，褚二把上去求了一卦问平安，又出来这样几句话：

双阳岭大车救驾，
住店大贼救驾，
坐船，坐后头；
油头，别洗头；
斗谷，三升米；
苍蝇，抱笔头。

二把问算卦的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算卦的说：“你要按这卦单走，可逢凶化吉。你要不按这卦单走，错走一步就会大祸临头一命休。”褚二把揣好卦单，半信半疑，挑着破挑子往家就走。

这一天，走到一处三岔路口，有水路有山路，还有一条绕远的大路。挖棒槌这伙人有的要走水路坐船，沿松花江而下到吉林；有的人要走官路绕宁古塔进关东山；有的要走中间的山路叫双阳岭。最后，这伙挖棒槌的人分开了，褚二把自己上了双阳岭山路。

快到岭顶，一个人手提一根哨棒，从后边大步撵上来。那人见褚二把走路抬脚时泥尘扬过头顶，这叫“过头土”，此人身上边必带重金。他手举哨棒，比量着向褚二把打去。眼看褚二把大难临头，突然，迎面马车铃铛连声响，一挂大车跑上了双阳岭。那个人只得收住哨棒，想下岭再动手。谁知待这挂车过后，迎面又过来一挂大车，三挂大车过后，褚二把下了双阳岭。看天色已晚，他住进了一家客店。

那个人不死心，跟着住店，等机会再下手。店家把他和褚二把安置住在房后一座店房里，用铜锁“咔嚓”一声锁住了店房的铁门。

屋里没有灯，褚二把是个热心人，先把两床被褥铺好，让那人睡在炕头，自己住在

① 边外：柳条边外，这里泛指僻远地区。

炕梢。他走路乏了，躺下就想睡觉。

那人很受感动，就推醒褚二把说："朋友，你别睡，这是家贼店，你我要是睡太平觉，脑袋准得搬家，快起来，想个法子保命吧！"

褚二把吓了一跳，就问："你怎么知道这是家贼店，知道是贼店你为啥还要住进来？"

那人说："朋友，实不相瞒，我是一个杀富济贫的大贼，官家说我是贼，老百姓说我是好汉；贼也罢，好汉也罢，我是专治恶人的。今天看你挑个破挑子有过头上，知道你有宝，在双阳岭正想动手，被大车冲散，我不死心，跟进了这家客店，想不到鱼见饵不见钩，我见利不见害，光顾你了，忘了防备，误住进贼店。""这么说你和店家是一路的？"褚二把心惊肉跳，慌得直打哆嗦。那人说："这店家是谋财害命的恶人，我和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这铁门铁窗的房子是用几百斤重的大条石砌成的，严丝合缝，门上他挂了那么大个铜锁，想钻出去是不行了，咱俩得想法子对付他的暗器，才能活过今儿晚上。"褚二把说："这里黑灯瞎火，没有灯咱啥也看不着哇。"大贼说："有办法，咱俩现在被锁进贼店，和则两安，离则俱伤，就结拜成磕头弟兄吧。现在咱俩拼命嚎叫，要店家给送灯，我自有办法对付他的暗器！"

于是俩人拼命地嚎叫，嚎了足有半个时辰，店东听得不耐烦了，披着衣裳到房门外喝问："你们嚎什么丧，吵得谁都睡不着觉！"

俩人在房内翻跟头打滚儿，亮开嗓门叫唤："脚掌太疼，店东行行好，给送盏油灯咱挑脚上血泡。"

店家把一个油灯碗放到猫洞眼[1]外边："好，给你们一盏照尸灯！"他转身走出十几步远，俩人又在店房里叫起来。店家回头一看，灯灭了，俩人请店家进屋给点灯。这是大贼施的一计，要诱店家开门锁。

店家才不进屋呢，火镰送到猫洞眼，再怎么喊他也不出来了。

大贼对褚二把说："看来这暗器在房子里，咱俩找一找。"哥儿俩点亮油灯，见屋里有个墙角地发暄，大贼说："这是一处地穴，咱得防备它。我在这守着准备厮杀，你在二梁上给我看住灯，灭了麻溜地点亮。灯高下亮，有我在房下抵挡，他上不了房子，你别害怕，咱俩一起收拾他。"

褚二把上了二梁，按照大贼的吩咐，吹了灯，啥时用灯啥时点。

鼓打三更交半夜，听见地穴有动静，大贼手举哨棒等在一边，见有桌子大的一块地陷了下去，露出地穴洞口，从里边"蹭"地一声蹿出一个黑影向炕上扑去。扑了个空，正划魂儿间，大贼看得真切，照那黑影脑袋就是一棒子。那黑影哼了一声没咋的，倒把大贼两手震得虎口发麻。大贼叫道："兄弟，快点灯。"

---

① 猫洞眼：东北村居中堂屋和居室壁间的方洞。

褚二把把灯点着，两个人激灵灵打了个寒战。原来是个比狼还大的黄毛马猴子，浑身金翅金麟，刀枪不入，棒打不伤，张口逼人，寸步不让。

马猴子扑向大贼，大贼举棒相迎，左躲右闪，上蹿下跳，带起冷风一次又一次将油灯扑灭，褚二把把灯麻溜点亮。大贼与马猴子大战三十多个回合，马猴子累得张口喘，大贼累得浑身汗，都乏了。

大贼见马猴子又扑来，躲过之后，跃身跳到了大梁上，叫着："兄弟，快帮我抵挡一下，我不行了。"褚二把手握扁担从二梁上正要往下跳，只见那黄马猴子把爪子搭在梁上，伸脖往上看，脖子露出撮雪亮的白毛。褚二把用力将扁担头杵下去，正捣在黄马猴子脖子的白毛上，谁知这下正巧捣到"七寸"[1]上。马猴子就那块白毛没炼成，褚二把那扁担头杵的劲好大，一下子把马猴子捣吐血了，扑通摔倒在炕上。大贼看出门道了，跳下梁，趁马猴子没缓过劲来，拔出短刀扎了进去，马猴子挣巴几下蹬腿死了。

大贼和褚二把太累了，躺在炕上，一觉睡到大天亮。

店掌柜的一看自己养的黄马猴子三更出去，五更天还没回来，就"波波波"连声呼唤，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知道店里住了能人。到客房扒着窗孔一看，两个人头枕着马猴子睡得正香哩！店掌柜吓麻爪了，对同伙说："这回咱们店开到头了，只好用膝盖骨当脚走，跪着向能人陪罪保命吧！"

大贼和褚二把见店家跪着请罪，就让他们把所劫的金银财物开成清单，散给全村的庄稼人。

褚二把和大贼分手后，这天到了太子河边，见到一个摆渡小船就坐了。摆船的非得让他坐在船头，褚二把想起卦单上的话，坐船非得要坐后头，要不就不坐船了，摆渡的只得依了他。船到河当央，摆船的目露凶光，操着大橹来打褚二把。褚二把扁担不离身，见势不妙，举扁担相迎，不想用力过猛，一晃掉进河里。摆船的正要举橹结果褚二把性命，那条无人掌舵的小船顺流向下游漂出几丈远。摆渡的看一担挑子放在船上，掉水的人只拿着一根扁担，就撇了褚二把，急忙看挑筐里的东西。

褚二把夹着扁担游到河东岸，沿着小路向东走了百十里路，到了刘家哨家中。

一起挖棒槌的人见褚二把回来了，都连声叹气向他诉说：从大路走的，官家设的"卡子"，把银两全没收了；从水路走的，遇到胡子劫船，也把银两洗劫一空。柳条边外土匪如毛，官匪一家，路远带点儿金钱全让他们劫去了。

天黑了，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都走了。褚二把吃过饭，洗完脚，上炕躺下了，久别的夫妻又重逢，欢欢喜喜胜似新婚。吹灯睡觉时，媳妇没注意把灯油洒在丈夫头上了，那时点灯都用豆油或香油，媳妇摸黑往丈夫头发上摩挲几下，觉得油腻发滑，重点着灯，劝

---

① 七寸：本指蛇的要害部位，这里即指马猴子的致命之处。

坐船，坐后头；

油头，别洗头；

头谷，三升米；

苍蝇，抱笔头。

褚二把就将回来路上所遇的凶险说了："这'苍蝇抱笔头'，上次老爷出告示，赶上苍蝇落不下笔，也应了，看来这卦单真灵。只是不知这'斗谷三升米'是咋回事，小民猜不出，请青天老爷明断！"

州官哈哈大笑说："'斗谷三升米'，这是个哑谜，一斗谷子是十升，碾出三升米，就剩糠七升。看来，这康七升夹在'油头别洗头'和'苍蝇抱笔头'之间，与你妻被杀案有重大牵连，你一回家，你妻是否提到过康七升这个人？"

"青天大老爷洞察秋毫，小民实说。贤妻见了我就哭了，说康七升讲褚二把死在蛇口；要娶她当小老婆，还说你回来就好了，再也不怕康七升那恶棍来纠缠了。想不到当天晚上贤妻被害，我吃了场冤官司。小人就凭这几句话，怎么能断定是康七升杀人？如今大老爷明镜高悬，才说了这些话。"

州官说："你要早说这些话，真凶早就落入法网了。只因你藏头缩尾，冤枉至今。来人呀，速缉拿康七升归案。"

康七升进了大堂喊冤，州官说："你看看这卦吧，为人莫做欺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神仙早给褚二把算到这步棋了，'斗谷三升米'不是你康七升又是何人？快从实招来！"

康七升见了"油头，别洗头；头谷，三升米"，当时就傻眼了，只好招了，说："都怪我贪馋褚二把媳妇姿色，多次挑逗，都碰了钉子。我就说褚二把死了，想不到褚二把回来了。我趁夜摸进屋想杀死褚二把，摸到一个脑袋头发油光，另一个头发不光，以为这是褚二把，就用快刀割下脑袋。想不到杀的是褚二把媳妇。"州官命人把康七升下了死囚。

褚二把拿着扁担离开了州衙门，四十两黄金还镶在扁担背子里。州官说："你回去把黄金兑成银子，一半儿留着再娶个好媳妇，一半儿分给跟你挖棒槌那些人吧！他们出去三年得点儿财都让人劫去了，只有你带回了四十两金子，好聪明的小伙子！不容易呀！"褚二把谢过州官回家了。

讲 述 者：彭永发 男 满族 64岁 本溪县连山关镇棒槌岭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延顺 男 37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本溪县连山关镇棒槌岭村

314. 大 唠 唠 打 虎

（桓仁县）

古时候，关东的大山上，林子特别茂密，野兽也非常多，就是人家稀少，居住很分散。有个大山沟叫骆驼砬子，因这个山沟里的高峰像个骆驼，所以得名。沟中只住了十来户人家，最沟里——也就是骆驼砬子下，有两户人家住得还算挺近，可也相隔一里多路，是姐弟两家。弟弟十九岁了还没娶媳妇，和耳聋的老娘相依为命。弟弟朴实能干，孝敬老人。为人处事哪方面都挺好，可就有一个爱唠嗑的毛病，每天最少也到姐姐家三次，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也许是老娘耳聋不能听他唠叨的缘故吧，反正他总是去姐家唠叨。天长日久，姐姐家里人难免厌烦他，小外甥们给舅舅起了个外号叫“大唠唠”。

这年年三十儿，大唠唠娘儿俩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年。天黑后，大唠唠见母亲正在包“发子”饺子，自己插不上手，就想到姐姐家去唠会儿嗑，因为白天光忙着担水、劈柴、扫尘，还一趟也没有上姐姐家呢。他告诉了母亲一声就走了。

大唠唠一进姐姐家的屋，就唠叨起来，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反正就听他一个人的。梨砣子水喝了半大盆，脚下瓜子皮也有一寸厚了，看样子他还没有走的意思。姐夫是个外姓人，不好意思说什么，可姐姐在一旁忍不住地说：“好弟弟！你还不回家呀？眼看就到半夜‘发纸’了，今年沟里又有老虎经常出没，妈一人在家你就放心吗？”大唠唠一听，可也是，急忙抓了一把瓜子就往家走。

大唠唠刚走近家门，就觉得不对劲儿，屋里怎么黑黑的，门也半敞着。他赶忙进屋，可刚迈两步就跌了个大马趴，急忙摸出火镰，打亮一看，只见桌子横在门口，饺子皮、饺子馅儿满地都是，哪儿还有老娘的影子。等点着油灯往屋外一看，一行清晰的大爪子印儿印在雪地上，他知道这是老虎把娘给叼走了。大唠唠哭天喊地地骂起了老虎，接着又骂自己不是人，不该丢下了老娘去姐姐家唠嗑。哭骂了一阵觉得没有用，应当赶紧去救老娘。他提起劈柴的大斧子，直奔骆驼砬子上的老虎洞。

骆驼砬子有几十丈高，十分陡峭，老虎洞就在七十多丈高的砬子上。大唠唠一口气赶到老虎洞，提着大斧子就闯了进去，刚好只有两个虎崽儿，大虎还没回洞。老虎很狡

猾，下山打食走直道，回洞时都走弯道。大嘮嘮怀着满腔仇恨，“当当”两斧子就砍死了虎崽儿，正想去找大老虎，就听一阵“呜呜”的风声奔洞而来，大老虎回来了。他急忙背靠洞壁，握紧了斧把。只见老虎把嘴里叼的人往洞口一放，将屁股伸进洞里，尾巴轻轻地扫荡起来。大嘮嘮是个聪明人，一愣之下，就明白老虎是用这种方法告诉虎崽儿吃食的。他悄悄地用死虎崽儿的爪子挠老虎的屁股。老虎摇了多时，只觉虎崽儿用爪子挠它而不出洞，很奇怪，就转头向里张望。这时大嘮嘮一斧子砍去，只听老虎一声惨叫，往后一跳，一脚踏下悬崖摔死了，大嘮嘮背起了老娘就下山了。

等大嘮嘮回家一看，救回的不是老娘，却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立刻傻了眼。他急忙给姑娘盖上一床被子，又返回老虎洞。只片刻工夫，另一只老虎也回洞了，也像头一只老虎一样，摇动着尾巴，大嘮嘮有了上次的经验，毫不费力地砍死了老虎，救出了老娘。他将老娘背回家中，也用被盖好，一连抽了五锅烟，也没见人醒来，心想，她们连惊吓带受冻，怎么也得一会儿醒来，不如到姐姐家坐一会儿再回来。

姐姐全家正守除夕，这时大人、孩子正困得打瞌睡，一见大嘮嘮来了，都精神一振，正愁没有一个能嘮嗑儿解闷儿的人。大嘮嘮也不客气，小烟袋一吧哒，活灵活现地把打虎的事叙述了一遍。姐姐一家都听着迷了，但是谁也不相信。姐夫笑着说：“他舅，你今晚嘮的嗑儿倒比以前那些都有意思，可说你能打死老虎，我真不敢信。”姐姐也说他能编瞎话，小外甥们干脆又给舅舅起了个外号——“大瞎话篓子”。

大嘮嘮一听可急了，指天划地地发誓说：“你们不相信，可以和我一块儿到家去看看，妈和那小姐还没醒过来呢。”姐姐听说妈还没醒过来，不信也得信了，也顾不上埋怨弟弟，急忙拉着丈夫和孩子一齐向弟弟家跑去。跑到门口天就放亮了。这时，炕上的两个人都已苏醒过来，只见那小姐正在喂老太太喝水呢。大家把这事前后一嘮，都夸大嘮嘮勇敢、机智，做姐姐的急忙烧水、和面包饺子。

正在这时，只听门外人喊马叫，大嘮嘮急忙出屋去看。原来是沟外大户满员外领着亲朋和家丁，寻找昨晚失踪的女儿。这时屋里的小姐早已扑到了满员外的怀里痛哭起来，她述说了被救的经过。满员外十分感激大嘮嘮，可是听说他一个人打死了四只虎，却摇头不信，大伙儿也都认为大嘮嘮言过其实。大嘮嘮见众人不相信，气乎乎地说：“好了！你们不相信就和我去看看，正好帮我把老虎抬回来。”满员外吩咐家丁准备了绳、杠，一齐来到骆驼砬子下，果然发现了一公一母两只死老虎，每只虎头上都有被大斧砍伤的深痕，人们立刻对大嘮嘮肃然起敬。可大嘮嘮却来了火，“噔噔噔”一口气攀上了老虎洞，拽出两只虎崽儿，用力抛下砬子，大声喊：“怎么样？是不是四只老虎！”人们欢呼起来，姐姐高兴得都流下泪来，小外甥们喊着号子：“一二，舅舅好汉……”满员外和满小姐对看一眼，父女俩都对小伙子有了好感。

从此以后，大嘮嘮再也不轻易到姐姐家嘮嗑儿了。因为他不久就与满小姐喜结良缘，

俩人情投意合，小两口有唠不完的嗑儿。

讲 述 者：尚洪福 男 满族 86岁 桓仁县沙尖子镇北沟村
农民 私塾二年

采 录 者：周吉伟 男 满族 桓仁县五里甸子信用社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8年5月

采录地点：桓仁县沙尖子镇北沟村

315. 同行是冤家

（抚顺市）

从前，有个财主建一所新宅院，要盖正房七间，东西厢房各四间。财主要把房子盖得像点儿样儿，就特意请了一个姓王的老木匠领几个徒弟给做房木活儿。

过去，檩子、梁柁都得上刨子刮光溜，很费工夫。东西厢房还有八间木工活儿，因为老木匠师徒干不过来，就打算包给外人。

这一天，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来讲活儿，论手艺，他比上房的老木匠要高一些，财主就把这八间厢房包给他了。你还别说，小伙子领的这一帮人，手把儿[①] 真挺快，没过几天工夫，该上刨子的都刮个溜光，檩子、柱脚也都下好了料。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同行是冤家”嘛！上房这老木匠就看不起厢房那个小年轻的。可是人家做的活儿比他强啊，看不起也不行。到晚上，他就找徒弟们来了，说：“把他那备好的柱脚都给锯短了，要是有长有短，他就知道是有人捣鬼，每根立木都锯下来七寸，就证明他走尺了。到了拉排[②] 的进候，房架就接矮了，东家就不能干了。”他这些徒弟把锯磨得快快的，就准备好了。

下晚儿，打更的有时候也睡觉哇，上房那伙木匠下来就把厢房的柱脚搁锯“哗哗”地都拉短了七寸。等小伙子发现柱脚短了七寸，也晚了。你说别人拉的吧，也没抓着手腕儿。包人家的材料，也包不起呀。就是有钱买材料，手下还有一拨人，干活儿得给人家开工钱哪。小伙子琢磨了三天三夜，也没想出个好办法。

这天，他问东家：“多咱拉排？”财主说：“还有半个月。”“我想回趟家，看望看望老母，绝不耽误你拉排。”“行！你这木匠活儿做得也差不多了，你徒弟在这儿，你走吧！”东家答应他了。

---

① 手把儿：通常指技艺、技能。这里的意思是活干得又快又好。

② 拉排：盖房竖架称拉排。

他哪是回家呀，他是想办法去了。他背着木匠家什，走一村就打听，谁家有枣树。一直走出二百多里地，才见到一棵大枣树，有一丈五尺多高，树干很直、很粗。他一打听这家姓周，就说："周老伯父，今天我有点儿困难，求老伯父给帮忙。"他上前一步，就给老头儿跪下了。这老头儿心挺好的，就说："小伙子，你为什么见面就给我下跪呢？你有什么为难着窄的事就讲出来吧，我能给你解围，就帮你一把，解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小伙子说："你老真能解围。我给人家包房活儿，两伙儿木匠，我盖东西厢房，八间；七间正房是人家的。我学艺不精，短练，叫人家把我那柱脚都偷偷给拉短了。我求你老人家助我一膀之力。"老头儿说："我也不会木匠，怎么能助你一膀之力呢？短了我也不能接上啊！""老伯父，你真能帮助我，就怕你老不舍得。""什么事，舍不舍得的？""你家房后有棵枣树，不论多少钱，把它卖给我。这棵枣树就能救我的命呀！不然我就得死。我这排拉不起来，就得让财主把我逼死。"老头儿说："我这棵枣树一年出不少钱。我家也没别人，老两口子，指望这棵枣树变换两个钱养老。行啊！它要能救你一命我豁出这棵枣树送给你，不要你钱，你起来吧！"小伙儿说："你们二老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给你们养老送终！"说完，就给老头儿磕了三个响头。老头儿一看，乐了。

小伙子把枣树放倒，七寸多长一楦桩，七寸多长一楦桩，就拉开了。就在老头儿家做。做什么呢？做的是莲花盆。总共做了多少呢？多少个柱脚，他就做了多少个莲花盆。一看拉排的日子要到了，他就用口袋装上那些莲花盆，告别了干爹干妈，用个独轮车，推到了财主家。

东家说："你回来了！""回来了。""要拉排了，寻思你回不来了呢。""哪能呢，这都是有日子的。""那么明天拉排吧！""拉呗！"正房和厢房在一天，同时拉。上房那老王木匠寻思：拉起来你就窝摆[①] 了！瞧热闹儿吧！

第二天，开始拉排。小伙子这边儿也不愁，和老木匠一样干。正房先拉起来了，再拉厢房，这都得帮忙。虽说暗中不合，明中还得合，你帮着我干，我帮着你干，"丁当"把正房拉起来了。上完梁，又拉厢房。厢房排拉起来了，上房老王木匠说："你这排虽说拉起来了，可柱脚不够尺码，短哪！"因为柱脚是他拉的，他心里有数，就说："你这柱脚能短七寸。"小木匠说："哪能短呢，保够高。"东家一看，房架是有点儿矮，就说："小木匠，你说够高，我怎么看着矮呢？"小木匠说："还没到时候呢，到时候就够高了！"这就把车推过来，打开口袋，把莲花盆拿出来说："我做的就是矮的嘛！这莲花盆还没搁上呢！"这就把莲花盆拿出来，抱起柱脚，一个底下放一个。等把枣木的莲花盆放完，东家再一看，这房子精神百倍，这厢房比正房强多了。东家说："那时候不如把正房也包给你了，现在厢房压倒正房了。"

---

① 窝摆：意为丢手艺。

上房老王木匠一听这话，臊得脸通红啊。害人家没害了，反倒把自己显低了。他酒也没喝，背上家什，工钱也没要，一撅达就走啦。

讲 述 者：何忠良 男 满族 49岁 清原县斗虎屯镇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周世新 男 29岁 斗虎屯文化站 干部
　　何锦良 男 35岁 抚顺市群众艺术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12月
采录地点：清原县斗虎屯镇

316. 没 量 心

（灯塔县）

从前有个木匠师傅，他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心灵手巧，学一样会一样，有的活计没等师傅教给，只要他看了一眼，便马上会做。按手艺人规矩，学徒学徒，三年为奴。三年满徒后，还要孝敬师傅三年，帮师傅干三年活计呢。

这个徒弟三年满徒后，手艺学得很精，可他跟师傅耍上心眼儿了，他说家里老人卧病在床，得回家侍奉老人，不能帮师傅干活儿了。徒弟的小心眼儿，师傅一下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便说："'百善孝当先'，回去就回去吧！"

徒弟回家后，就做上木匠活儿了。他年轻力壮手艺精巧，挣了很多银钱。可他师傅年迈体衰、又没个徒弟帮他干活，怎么办呢？便做个木头人儿帮他拉锯。

木头人儿帮师傅拉锯的事儿很快传到徒弟耳朵里。他不敢大张旗鼓来学，就悄悄去偷艺。一看，果真有个木头人跟师傅脸对脸拉锯呢！徒弟趁师傅没在跟前了，贼偷火烧就把木头人儿的尺码量去了。回家后，按师傅的木头人儿的形状、尺码，也做了个木头人儿，他做得比师傅还华堂。可有一宗，怎么摇弄它也不会动弹，不能拉锯。他想来想去才明白：准是师傅留了一手没教给我呀！

他想学会做能拉锯的木头人儿，便厚着脸皮又去求教师傅。师傅一见便问："徒儿，南北二屯住着，你怎么不来串门呢？"徒弟脸一赤一红地说："说起来徒弟有愧呀！不该学好手艺，忘了师傅。今儿个我来，是求师傅帮我也做个木头人儿。"

师傅一听，说："啊！为这么点小事儿，好说好说。咱爷儿俩先喝点儿酒，完了再说。"酒菜摆上，师傅端起酒盅一饮而尽。徒弟又说，"师傅，你老说这木头人儿……"师傅用筷头子一点，说："先别提那个，喝酒吃菜，喝酒吃菜。"说着，又往徒弟碗里夹菜。徒

弟刚吃了一口菜又说："师傅，这木头人儿……"师傅又拦住话头，说："不说那个，喝酒喝酒，吃菜吃菜！"徒弟一看师傅老不说这个事儿，心想：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他是非要留一手不可啦！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师傅笑着说："徒儿，你做的木头人儿和我做的一样吗？"徒弟忙说："一模一样，照你老下的尺码做的。"师傅说："尺寸都量了？""量了。""量头了吗？""量了。""量脚了吗？""量了，就连薄厚都量了。""薄厚都量了，它怎么不帮你干活儿呢？""是啊！他怎么不会动弹呢？""有一疙瘩你没量吧？"

徒弟挠挠头，自言自语地说："还有哪疙瘩没量呢？"师傅说："木头人儿的心你量没量？"徒弟一琢磨才明白，师傅原来是在说我没良心哪！

讲 述 者：韩圣鹏 男 53岁 灯塔县铧子镇个体美工社 初中
采 录 者：黄明安 灯塔县铧子镇文化分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2月
采录地点：灯塔县铧子镇

317. 五湖四海皆兄弟

（丹东市）

古言古语都有个讲究，就拿"五湖四海皆兄弟"这句话来说吧，就有个故事。

说的是从前，有这么一家，住在北地[①]，不知道姓什么，三口人：爹，妈，儿子，儿子名叫四海。爹是个念书的，几次进京考状元都落了榜，一横心，离家到南地[②]求名师指点，一去就是五年，音信没有。他妈急呀，不到四十岁的人，白了半头头发，掉了半口牙。四海见妈急成这样，就要到南地找爹。起先，妈不答应，架不住四海生缠硬磨，就东挪西借了几两银子，打发四海往南去了。

在道上走了半个多月，这天傍黑来到一个小码头[③]，找个小客店住下。四海一心想快找到爹，心急上火，在小店里病了，这一病就是一个来月。起先，四海有点儿银子，店掌柜待他还不错，银子花光了，店掌柜的就把四海扔到街上，不少人来围着看。有个小伙子看不过眼儿，就问店掌柜："他欠你的饭钱？"店掌柜说："他多少日子粒米不沾牙，

① 北地：泛指北方。
② 南地：泛指南方。
③ 码头：泛指城市，小码头即小城镇。

闲着二尺半。

四海的身板儿养结实了，非走不可，可是没有盘缠。五湖两口子一商议，老婆脱下身上穿的衣裳，连裤子都拿到当铺当了，凑了几两银子。四海知道嫂子脱裤子当袄给他做盘缠，哭成了泪人儿。临走的时候，给哥哥、嫂子磕了几个响头。五湖一直送到十里以外，俩人才恋恋不舍地分了手。

往后，五湖和他老婆穿一条裤子，五湖上山打柴，他老婆在炕上围着破被坐着；五湖打柴回来，脱下裤子给老婆穿上下地做饭。五湖还是天天念叨四海：那几两银子能用几天哪！走到哪了？找没找到他爹？

四海走后不到两个月，冷丁来了个人，说是四海托他送来二百两银子。他把银子搁在炕上，再什么也没说，头也没回就走了。

五湖掂量着这二百两银子说："四海兄弟还没摸着我的心哟！"两口子一商议，拿出二十两银子买了船和网，打鱼饷口要紧。剩下一百八十两，等着还给四海。可是四海连住的地场都没告诉，想写封信也没地场送。

这天，五湖在家织网，冷丁听见屋外锣声当当响，还有人喊："过官差喽，闪开！闪开！"锣越敲越响，人越喊声音越大。五湖扔下手里的梭子，跑到门外一看，是十来个押送犯人的官差，一个个拿着长枪短刀，横眉竖眼的。打头的官差打着一面旗，上面写着"押送打劫皇纲要犯"，后尾一个人四十来岁，骑着高头大马，像个官儿。当央押着一辆囚车，囚车里的人脊梁上插着牌儿，牌儿上写着"打劫皇纲要犯四海。"五湖一愣，是我的眼睛花了？急忙用衣袖擦了擦眼，再一细看，一点儿不错，囚车里囚的正是四海，低着头，紧闭着两只眼睛。

简直是晴天打了个炸雷，五湖的脑袋"嗡"地一下，差点儿晕过去！他什么也不顾了，扑到囚车上，大声喊："兄弟，兄弟！"

四海慢慢抬起头，睁开眼，见了五湖，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官差过来，把五湖拽开。五湖又跑到押送官前面，扯住马缰绳说："大人，这囚车里囚的是俺兄弟。"押送官勒住马，两只眼睛紧盯着五湖，半天才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五湖。大人，四海犯了什么法？"押送官笑了笑说："他劫了皇纲，犯了杀头之罪。当今皇上要亲眼看看这个大胆的强盗，我奉旨押他到京，皇上看完了，就要他人头落地。"五湖在押送官的马前跪下了："大人，俺俩是生死弟兄，求大人开恩，让俺弟兄见上一面，说几句话。"押送官说："不行，误了皇上的限期，我担当不起。"五湖还是跪在地上直磕头。押送官问："你俩是怎么认识的？"五湖把前前后后的事儿实打实凿地讲了一遍。押送官点了点头说："好吧，看在你俩这生死相交的情意上，就见一面，说几句话吧！"

五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囚车前。四海又笑了一阵，才说："哥哥，我到南地，找不到爹，穷得要死。想起哥待我的恩情，就劫了皇纲，托人给哥哥捎去二百两银子，这份

恩情报了，死也闭上眼睛了。”五湖哭着说：“兄弟，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虽说你是一片好心，可不该做犯法的事情。再说，哥哥可没想叫你还半线银子呀！”四海低下头不言语了。五湖哭了一阵，悄悄问：“兄弟，有没有办法搭救你？”四海说：“这劫皇纲的人是头等要犯，就是把玉皇大帝请下凡来讲情，也搭救不了了！”五湖想了一阵说：“兄弟，我求押送官在这儿住一宿，咱哥儿俩多说几句话儿。”四海说：“没有钱给他们，不能答应。”五湖说：“你那二百两银子，还剩一百八十两。不够，满不过卖网卖船，脱裤子当袄。”

五湖跑到押送官面前央求：“求大人开恩，今天天晚了，就在我这儿住一宿，让我和兄弟多说几句话。”押送官抬头一看，日头快卡山了，就说：“好吧！”五湖把官差让到自己家里，忙着杀猪宰羊招待。下晚儿，五湖跟老婆商量救四海的法子。

两口子四只眼睛你看我我看你，想到五更也没想出法子来。后尾，五湖把脑瓜门一拍说：“为了救兄弟一命，我和四海换换。”老婆哭着问：“再没有别的法子了？”五湖说：“就是这一条路了。”两口子抱头大哭了一场。

天亮了，五湖去见押送官，说：“大人，我五湖甘心情愿替四海兄弟去死，请把四海放了。”押送官说：“反正皇帝不认识谁是四海，谁是五湖，只要有人替死就行。可有一件，这换人的事儿，得花钱把官差的嘴买住了才行。”五湖问：“得多少钱？”押送官说：“三百两银子。”五湖二话没说，拿出一百八十两银子，交给押送官。押送官问：“那一百二十两呢？”五湖说：“卖房子，卖船，脱裤子当袄，只求大人宽限一天。”押送官笑了笑说：“房子、网、船我买了，顶上一百二十两银子吧，裤子袄不用当了。”五湖跪下谢了恩。押送官又问：“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一个人就长一个脑袋，掉了就别想再接上，你不后悔？”五湖说：“为了朋友，半点儿也不后悔。”

押送官点了点头，叫人把五湖绑了；从囚车里放出四海，松了绑。五湖刚要迈步上囚车，就听押送官说：“四海，快给你五湖哥哥下拜！”四海跪下，给五湖连磕了三个响头。五湖回过身，对四海说：“兄弟，往后你隐姓埋名，好好奉养父母吧！”

五湖说完，转身又要上囚车。又听押送官说：“四海，快给你五湖哥哥松绑！”四海给五湖松了绑，倒把五湖闹糊涂了。押送官过来，抱住五湖说：“贤侄，像你们这样生死相交的兄弟，难得啊，难得！”

四海指着押送官对五湖说：“哥哥，这就是俺爹。”五湖听了，立时跪下磕头，连叫了几声叔叔，然后说：“叔叔，把我押到京里替兄弟死了吧！”四海和他爹一听，都大笑起来。五湖更糊涂了。

原来，四海的爹到南地，投了名师，学了几年，考中了进士，派在一个县里当官儿。四海找到爹的时候，爹刚上任不多日子，听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人，又信又不信。他凑了二百两银子，派人送给五湖，可不准派去的人说出真情。这回回家探家，正好路过五湖住的地场，四海要去看五湖。他爹想试试五湖，就叫四海装成打劫皇纲的罪犯，现做了

一辆囚车，随从也都装成官差。万万没想到五湖要替四海去死，五湖的心肝一下子都明明白白地摆出来了。

这就是“五湖四海结兄弟”的故事，后人把“结”字改成“皆”字，成了“五湖四海皆兄弟”。

讲 述 者：张忠军 男 汉族 丹东市振安区文化馆 干部 高中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丹东市内

318. 路遥知马力

（凌源县）

路遥和媳妇都已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生小孩儿，他们以开豆腐坊为生。有个小孩儿叫马力，爹妈都死了，就剩下他自己无人管了。大伙儿就对路遥说：“马力这孩子没爹没妈了，你没儿女，就把他当儿子吧。”路遥想了一会儿，说：“这孩子怪可怜的，我就收养下吧。我不能让他管我们两口子叫爹叫妈，叫老哥老嫂就行了。”大伙儿说：“叫啥也没关系，只要你们收养他就行了。”

路遥见马力长得不错，也挺机灵，感到挺高兴。他想：老天爷真开眼，让我们白得了一个孩子，还是兄弟，总有养老的了。

马力懂事后，路遥就供他念书。一晃十年过去了，马力学成后，就进京去赶考，他还真考上了。他想：我那老哥、老嫂不容易呀，为了我，他们老两口儿七十岁还做豆腐卖钱，供我念书；为了让我进京赶考，家里的一头瞎驴都卖了，给我做盘缠。我现在考中，不能忘了老哥、老嫂的养育之恩，我这就派人给他们送钱去。

路遥得知马力中状元后，心里很高兴。很长时间，马力也没回家看他们老两口儿。路遥很生气，就对老伴儿说：“我进京去找马力，你先在家等着，豆腐坊也不开了。”就这样他上了路，路上靠要饭吃来到了京城。到了状元府门前，他对把门的人说：“我找状元马力，我是他老哥，你们给传一声。”把门的见来人是马状元的哥哥，没敢怠慢，就进去禀报。马状元听说哥哥来了，就急忙出来迎接。进状元府一般都走两侧的偏门，不走正

门，马力从正门把老哥接了进去。

进府内后，马力给老哥换上了一身新衣裳，吃喝全部安排好。他公务太多，实在太忙，没有时间陪伴老哥哥。

路遥来京城已经好些天，他每天除了吃喝就是睡觉，实在腻烦透了，再加上惦记家里的老伴儿，更是坐卧不安。他想：马力对我招待挺好，可家里还有个受苦的老伴儿呢，我怎么能呆在这里呢。

路遥一声不吭地回家了。走出离京城十里多远时，路遥放声哭起来："马力呀，你对不起老哥呀！我老了老了，还让我们老夫妻离开呀……"正哭得伤心，从远处走来一个骑马的小伙子。那小伙子跳下马来问："老大哥，你上哪儿去？"路遥说："我回家呀。"小伙子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能走得动吗？还是骑我的马走吧，我来送你。"路遥先是不肯，架不住小伙子强拉硬扯，只好骑上马走。他想，天下还真有好心的人。

天黑了，小伙子对路遥说："老大哥，天黑了，咱们找个店住下吧。"路遥说："我身上分文没有，哪有钱住店呀？"小伙子说："那不要紧，住店的钱我给。"

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还是路遥骑马，小伙子在下面跟着。离家不远时，路遥犯愁了，心想，人家老远送我回家，一路上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辛辛苦苦不容易，到了家连一顿饭也管不起，这成什么事呀？咳，不管咋着，也得让人家坐一会儿。他停下来，说："你一路上辛辛苦苦照顾我，我感激不尽。我没啥报答你，就到我家坐一会儿吧！"小伙子说："不用了，大哥。你那么大岁数了，我应该照顾，用不着客气。我还有事呢，得走了。"说完，骑上马走了。

路遥进了庄。他来到家门一看，那座小破屋不见了，已经变成了高墙大宅。这下可把他气坏了，谁这么霸道，把我的小屋给霸占去了？今天我豁上老命拼了！他走到门口，一眼看见两个小姑娘搀着个老太婆，老太婆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伴儿。他的气更大了，真是太无王法了，房子霸占了不算，连老伴儿都给霸占了！这真是欺人太甚了！

路遥也不理老伴儿，站在门外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老伴儿直纳闷儿，这老头儿怎么了？刚从京城回来就发上脾气了？老头子骂了好一阵子，老伴儿才醒过闷儿来，忙上前解释。老头子一听，才知道是马力在他进京的时候，派人来拆掉了小破屋，重新盖起了新宅大院。

路遥错怪了马力，心里觉着不得劲儿。其实，他还不知道，那个路上送他回家的小伙子，就是马力派的人。

讲 述 者：张　英　男　78岁　凌源县凌河乡安杖子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孙国春　男　凌河乡文化站　子邮
采录时间：1986年5月
采录地点：凌源县凌河乡安杖子村

319. 和凭与良心

（庄河县）

过去，有个赌钱鬼子，名叫和凭，家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媳妇儿。他赶上运气好，赢了钱，腰板儿硬了，气儿粗了，回到家里总要摆个谱儿，荷包蛋啊洗脚水啊，媳妇儿一时端不上来，就挨他一顿摔打。赌钱人运气好的遭数少，不好的遭数多。他输了钱，气儿不顺，往外牵牛牵驴去抵债，媳妇儿一阻拦，又成了他的撒气筒子，打呀骂呀还要媳妇儿挨。不过，这人的心地还算不坏，过了这阵儿也很后悔，一后悔再给媳妇儿赔不是，下个洗手不干的决心。媳妇儿见他诚心诚意的，又软了心。可赌钱的人都没脸，他今儿个对天盟了誓，明儿个来个赌徒一勾引，手爪儿又痒痒起来，就又偷偷摸摸地去熬一宿。

和凭输光了房子输光了地，还是止不住手爪子痒，自己也发愁，就给自己想了个主意：去找二叔合计合计，借几两银子买三匹骡马，拴一挂大车，再买几亩薄地，有了一杆大鞭缠住手，谁来勾引动不了心，不就止了赌吗？进家里一车泥，上地是一车粪，要不了三年，薄地变好地，小家业慢慢地又会升上来。他把这打算跟媳妇儿一说，媳妇儿动了情，泪珠儿成双成对地落，把他送出有三里远。

和凭进了二叔家，二叔拿他当狗待，赌钱鬼子谁愿搭理？可是他把决心和想法儿一叨念，二叔有了笑脸儿："你当真浪子回头了？好，我借你六两银子，只要你肯上道儿，多会儿有了多会儿还。你要是再不走正道儿，可别说我老早地下个令儿，你小子死后，不准往和家的坟地里埋尸首！"其实，二叔也是拿话激他。

和凭从褡裢里掏出两条手巾，把银子三两一包包了两包，一头一包放进褡裢里，给二叔作个揖说："二叔，你就放心好了，三年后的今天回来还银子。"

这是个三伏天，太阳挺毒，又没一丝风，两家相隔有四十里路。他上午走了四十里路，已经有些累，现在接着走下去，没上十里就出了一身汗，又渴又乏。他支支巴巴又走了二里地，就再也打不起精神来。眼见路旁有棵歪脖柳，柳下有股清泉，真是正打心思来。他把褡裢往歪脖柳上一挂，先趴下去灌了一阵水，然后依着歪脖柳一坐，打算消消汗再走。谁知一坐下眼皮就发涩打粘，身子有千斤重。待他激灵一下睁开眼，太阳只剩两竿子高了，他爬起来就走。他是急着回家让媳妇儿看看这六锭银子，把二叔的好心说给媳妇儿听听的。他想着走着，快到家时，一看前怀，哎哟，钱褡裢呢？这才想起挂在那棵歪脖柳上。

他急忙转身往回跑，一看，除了那棵柳树还站着，那股清泉还淌着，别的什么都没

有了。他三步一歇，五步一喘地回了家，横想竖想，没脸儿再见人，万般无奈，只好捎给二叔儿句话，人在债不烂，侄子上边外挣钱还饥荒去了！

和凭家里干净利落，只剩光杆儿两口人，走起来倒也无牵无挂无累赘。夫妻两个饿了要着吃，黑了借着睡，这么边讨要边走路，不知走过一个月还是四十天，和凭迈不动步了。他前思后想，越走越忧愁，越走越上火，病也来了，心也闷，头也昏，又拉肚子了。起先媳妇儿扶着他走，可她终究是个女人家，身子弱，慢慢地也就扶不动了。他更觉得对不住媳妇儿，就叫她自管自己走，混个好后半生去，他呢，哪死哪埋。媳妇儿不干，两个人不由得哭到一起来。

就在这时候，前头闪出个孤零零的小店，店主人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看见路边倒着两个人，他赶紧跑过来，背起病人进了店，又叫小二找先生。和凭媳妇儿说："好掌柜的，我们是逃荒上边外的，兜里可是一文钱也没有哇！"店主笑哈哈地说："放心吧老姊妹，我这小店，有钱的住店分文不少，无钱的住店分文不收。像你们有病的，白看病来白吃药，不治好了还不让走呢！"

和凭本来只是上了一股火，几副药就好了病。这一天，他跟媳妇儿要走了，临走前，寻思给店主谢个恩，谁知刚一进门，媳妇儿立时打了个愣怔。女人心细，自己做的针线活儿，走到天边也认得清。这北墙上像供祖宗牌位一样摆着一个钱褡裢，旁边还靠着两方手巾，这些东西分明都是自己的针线。她一见，就好像见了那六两银子。这时候，店主咳嗽一声问道："老姊妹，这两方手巾和褡裢有什么好看的？""大恩人，我们要走了，特来给你谢恩的呀！"她说完话，眼圈儿里早噙满了泪水。店主人看出她有心事，就一句句追问，这才弄明白，他们丢过这么一套东西。接着，店主又问："里面还装着什么吗？"和凭回答说："六两银子。""掉在小路旁吧？""不，挂在一棵歪脖柳上。""半年前的事啦？""没，才不过一个多月。"

店主一听，忙把和凭拉到正位上，说："我名叫良心。那天，我在柳树下等了半天也没见着个人影儿，只好把褡裢背走了。可是我越走越觉得不是味儿，这六两银子说不定还连着一条人命呢！没法儿，只好买下这个旧店，一边用挣来的钱周济穷人，一边寻找失主，这回可该物归原主了。"

买小店和零碎花消用去三两银子。良心找出剩下的三两银子和一个多月来挣的银子，往和凭面前一放就要走。和凭忙抢在前头："你走？你叫我落个不仁不义的名声遭人笑骂？"这样，两个人就扯扯拉拉地撕撸起来。最后还是和凭的媳妇儿给出了个主意：谁也别走了，论个长幼，结个兄弟，兄弟俩来开这个店吧。和凭跟良心一想，对呀，这么分开了，你不想念我，还是我不惦记你？就这么办！一排年岁良心大一岁，为兄；和凭小一岁，为弟。从此，这小店就有了两个掌柜的。

经过这一场折磨，和凭再也不想赌钱的事了，一心一意地扑在小店上，不到两年，小

店就开成了大店，生意挺红火。日子顺当了，两口子间也你敬我爱，有滋有味儿的。可是，他们两口越亲热，老大哥越傻思傻想，唉声叹气，办事儿丢三拉四的。

有一天，和凭媳妇儿说："大哥一到傍黑就直着眼睛想心事，你可发觉没？"和凭说："有一点儿。是后悔留下咱俩了？"媳妇儿推了他一把："大哥那么小气？大雁都有个伴儿，南去一双，北飞一对儿的，大哥就不想伴儿吗？"媳妇儿这一点，他才开了窍："啊！我这做兄弟的，真够粗心了，我得问问去！"

和凭光知大哥单身一人，不知为什么没有家口，一问，急得他差点儿没把地跺出个大窟窿："大哥呀大哥，谁知你比我还苦十分！"

原来良心不但有个能干贤慧的媳妇儿，还有个年近七十的老母亲，只因日子过得太穷，穿的破衣烂衫，吃的清汤寡水，他觉得对不住年老的母亲，也对不住贤慧的媳妇儿。怎么能发个小财呢？听人说要想发得快，须把珠宝卖。他进了舅家门，出了姑家门，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骑了一头毛驴进京办珠子。可是人要是不走运，喝口凉水也塞牙，他花光了钱，买下一匣珠宝往回走，半路上碰上一只虎，那毛驴一见老虎就没命地逃，几里山路跑完了，那匣珠宝也颠光了。老虎穷追不舍，硬是逼他撇下那头毛驴来，填了虎口。还好，总算拿驴命换出条人命来。

坏消息比脚步传得快。等到良心回家一看，家里连个人影儿也不见了。邻居见了他，都愣住了："你不是喂了虎吗？怎么回来啦？你妈和你媳妇儿，一边讨饭，一边找你尸首去啦！"他听了这话，撒腿就往回跑，可是这里找，那里寻，谁都没见过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直到半年前，才从住店来的讨饭人嘴里知道，这两个人一直相依为命，讨要为生，不久前落进人贩子手里了。落进人贩子手里哪有好下场？谁知会被卖到天涯还是海角？看来，今生是别想再见面了。良心见和凭夫妻恩恩爱爱的，怎能没有自己的心思？

和凭听了之后，连着狠跺了几下脚，揣了三两银子就出了门。

离这不到二百里，有个人市，专门卖女人。有年轻能干的，也有年老力衰的，一人一个蒲包装着，包口扎得紧紧的。买主只能用手去摸，老也好，少也罢，价钱都是半两银子。买着年轻的，半两银子是个便宜；可是摸着个棺材瓤子呢？买主只有吐上一口唾沫，一甩袖子走掉，留下那老太太由人贩子装进蒲包再卖一次。和凭心里有数，摸上个老的我也不恼，我正该有个妈！

他来到人市上，摸了一个蒲包打开来，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他噗哧一笑："妈，我背你回家享福去。"这老太太被蒲包窝囊了老半天，已经晕头晕脑分不清东西了，称她什么也不知道回个声。和凭背她走了一程，觉得不大对，我多了个妈，大哥能不眼气？能不想妈？反正还有银子，何不给他也买一个！

和凭放下老太太，叫她稍等等，回头又去摸了一个。嘿，这会儿倒是个年轻的，高高的个头，细细的腰，虽说穿的破破烂烂，面皮可是文文静静的。和凭一喜，冲她说：

"嫂子呀，你和我大哥可正相配呀！"接着在近处叫了一辆车，一老一少躺在车上。走了一程，年轻的扒拉下年老的，忽然喊叫起来："妈呀，是你？你怎么也在这辆车上？"年老的睁大眼睛："啊？是你，儿媳妇儿，哎呀呀，老天爷有眼，不让咱婆媳分开哪！"

听说是婆婆和媳妇儿，和凭越发高兴，他跟在车后拿腿量路程，还嫌赶车的赶得慢，催他紧打几鞭。车还没到店门口，大哥就迎出来埋怨他："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了，你怎么知道我就找不到妈妈和你嫂子了？好买我不会买，还等到今天！"可他话刚说到这里，忽然说不下去了，就见那个年轻女人一下扑过来，叫起了丈夫。就在这同时，良心也扑通一声跪下去连着给那老太太磕了三个头，磕一个头叫一声"妈！"

这老人正是他生身母，那年轻的正是他结发妻，一家人想也想不到，会这么凑到一起来。和凭两口子乐得没法儿，立即找人搭台子，请戏班子，连唱了三天三夜大戏才罢休。

讲 述 者：孙振盘 男 83岁 庄河县平山后孙屯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白清桂 男 满族 38岁 庄河县曹家隈子村 农民 高中
采录时间：1982年
采录地点：庄河县平山后孙屯

附 记：

庄河县尖山永增村农民刘忱也讲了这个故事。

320. 朝鲁和状元

（蒙古族 喀左县）

这是古时候的事，一个艾力住着这么一家人。当家的叫朝鲁，一年到头在离家很远的王府给王爷当马倌。到了年根儿，朝鲁算完了帐，把一年所挣的工钱装进钱褡子，背上就往家奔。他怕遇上劫道的，白天睡觉，夜里赶路。这天夜里他正走到一个艾力边上，猛听到从一个破毡包里传出一阵女人的哭声。他心里奇怪，便走进包房，舔破窗纸往里一瞅，原来是一老一小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得言不得语不得的，那情景，凄惨极啦，真让人揪心。只听那老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孩子，委屈了你呀！实在对不起你呀！他们抢走了你，我也活不了啦！"那个年轻媳妇一听，哭得更厉害了："不，我不去，我不去呀！要死死在一起。"朝鲁听了一会儿明白了，原来这是婆媳俩。老太太的儿子出去到

山里挖人参，一去三年没音讯，这当中，媳妇的公公死了，婆媳俩在本村白音那里借了五十两银子买了棺材，明天就到了还债期限。白音扬言：还不上就让这媳妇当包勒[①]抵债。所以，婆媳难舍难离在痛哭。朝鲁摸了摸钱褡子，里面正好有五十两银子。他打定了主意，便大声喊："屋里有人吗？""谁呀？""你儿子让我给捎回钱来啦！我就挂在拴马桩上啦。"说完，把钱褡子往院中的拴马桩上一挂就走了。婆媳俩开了门，人早没影啦！只见拴马桩上挂着一个钱褡子，打开一看，不多不少，正好有五十两银子。这下不愁啦，明天就用这钱还债。这回有了钱，又知道了儿子的音讯，婆媳俩真是欢喜不尽。

朝鲁两手攥空拳，身上分文不剩，他边走边想，这可糟啦！苦巴苦拽干了一年，我任嘛儿东西没带回来，咋回家去见老婆孩子。他犹豫不定地正走着，不料从路边闪出一伙儿胡子，劝他入伙儿。他本不想干，却搁不住胡子们强拉硬拽又吓唬，只好同意。胡子领着他去砸一家白音的明火[②]。撬开大门，冲进院里，砸开窗户，窜进房里。这家的男人不在家，炕上睡的全是一些女人，只见一个大姑娘连惊带吓蹬开了被子。朝鲁一看，这多缺德呀，他四下一撒目，见墙上挂一个大蒸笼，他急中生智，摘下蒸笼扣在姑娘身上，过去踩在上面，大声喊："快走，快走，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啦！"这伙儿胡子听说有动静，啥也没顾得拿，忽啦一下全跑了。

朝鲁就这样空着手回到家里，跟媳妇把经过说了一遍。他媳妇没生气，还把他夸奖了一顿，说他心眼儿好，为人忠厚，将来必有好报。

光阴似箭，转眼间他的儿子长大了。他满心想供儿子读书，没有钱啊，只好让儿子和自己一样去干放牧的活儿。谁知这孩子天资聪颖，机警过人，利用放牧的空儿，在学馆外偷听先生讲课，用心全背了下来，比坐在学馆里的学生学得还好。不知不觉又到了大比之年，大都[③]开科取仕。朝鲁儿子想去赶考，朝鲁苦笑着说："孩子，咱家放牧为本，割草为生，上大都考状元不是咱们干的事儿。再说也拿不起盘缠呀，别去了吧。"白音的纨绔秧子一心想考状元，但又嫌路远，无人作伴儿，便和白音商量让朝鲁的儿子给他作伴儿，盘缠由白音出。白音为了儿子前程总算答应了。到了大都，参加了殿试，朝鲁的儿子金榜高中，当头名状元，当了元顺帝的驸马爷。而白音的那个纨绔秧子却灰溜溜地回来了。白音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玛拉沁崽子能考上状元，我那读书十载的宝贝儿子却名落孙山，我问问佛爷，这叫啥事儿？

这天，白音用斗装了一下子小米，用斗趟子刮得溜平，烧香磕头，祷告佛爷显灵。只见斗上显出这样的字迹：挂银五十两，双脚踏蒸笼。白音把儿子找来，两人瞅啊看啊的，怎么猜也破不开这个闷儿。没法，白音让儿子把这几个字抄在一张红纸上，贴在状元府

---

① 包勒：蒙语，奴隶。
② 砸明火：公开抢劫。
③ 大都：元朝首都，即今北京。

门口。状元早晨起来看到这张贴子，也莫名其妙。他拿给阿布看，朝鲁一看，捋着胡子呵呵笑了："这有啥纳闷儿的，这是我干过的事儿。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近在自身，远在子孙。"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8岁 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哨乡十家子村 农民"好力宝"歌手
采 录 者：乌志恕 男 蒙古族 30岁 喀左县文化局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4年10月
采录地点：喀左东哨乡十家子村

321. 洞房认义女

（新民县）

早先年，盛京北面有个王家庄，庄里有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各叫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三十岁上娶了一个寡妇做媳妇，过门后一直没有身孕。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两口子积攒下几十垧地，家里还养了条大黑狗。可是人丁不旺，缺儿少女的日子怎么也是不红火。有人劝王老疙瘩再续一房小，可谁要一提这事，他就冲谁扭头别脸不乐意。他越这样，媳妇越是对他好。

这一年，媳妇得了一场大病，王老疙瘩豁出钱，紧着请医抓药地扎咕，精心在意地侍候。王老疙瘩侍候得越上心，媳妇猫在被窝里哭得越厉害。媳妇病好以后，王老疙瘩出外干活儿时，她就走东家，进西家，串开门儿了。这一天，媳妇从外面回来，把王老疙瘩摁在炕头上，喜滋滋地说："听着，我总算给你相中了一个好姑娘，替你做主订下亲了，你看什么时候娶过来？"

王老疙瘩的脸"呱嗒"撂下来，呲嗒[①] 媳妇说："谁叫你办的这事？我都快五十的人了，娶什么小？"

媳妇眼圈一红，眼泪劈里啪啦掉下来，说："你待我越好，我越得替这个家着想呀！咱俩没有儿女，一个亲人也没有。咱这家业将来都得落到别人手里。你那个远房侄子人不正经，又没安好心，就惦着咱的家产，找他帮忙干点儿啥，比摘星星还难。你说，咱不想法留下自己的骨肉，老了有个天灾病热的找谁呀？"

王老疙瘩往地下一蹲，抱着脑袋不吭声了。好半天，才抬起头说："这姑娘是哪村的？咋愿意给咱做小？"

① 呲嗒：批评。

媳妇这才有了点儿笑模样，说："这姑娘真是个好姑娘，家住三里外的李家窝棚，今年十八，名叫小英子。她爹妈都有病，家里边孩子崽儿的一大帮，日子窘巴得没了缝儿，姑娘为救全家，愿意上咱家。就是聘礼要得多，要三垧好地，嫁妆在外。"

王老疙瘩说："姑娘爹妈也舍得让闺女给人家做小？"

媳妇说："当爹妈的先是不点头儿，架不住姑娘愿意，又看是我说亲，老两口寻思过门后不能以大欺小，给他闺女气受，就叶口了。唉，也是被穷日子逼得没有法儿啦！"

事到如今，王老疙瘩也就不再埋怨媳妇了，过了些日子，找人把地过给了老李家，又给小英子送去不少嫁妆，两家商定妥，赶上冻前就成亲了。

王老疙瘩虽是娶二房妻，还是像模像样地操办了一场。女方是正经八百的大姑娘上轿，能让人家姑娘太受委屈了吗？晚上，客人散去，媳妇把王老疙瘩推进新房，自己回到屋里。王老疙瘩才被人灌了几口酒，脑袋有点儿晕乎乎的，推开新房的门，就觉得眼前发花，好像进的不是自己的家。他没想到老伴儿把新房布置得这样扎眼：新糊的墙雪白雪白的，炕琴柜、躺柜漆得明明晃晃，炕上铺了红绸花被，一并排两个大枕头，枕头顶绣的是并蒂莲花，戏水鸳鸯。新娘子一身新，坐在炕边，低着头，把脸扭向炕里，只给王老疙瘩个后脑勺看。

王老疙瘩咳嗽了一声，姑娘身子一动，脸没转过来；王老疙瘩又使劲"吭吭"了两声，姑娘还是没扭脸。王老疙瘩站那儿不知怎么好了，他想，许是姑娘害羞？就慢慢蹭到炕沿边，吭吭哧哧地说："不早了，早点儿歇着吧！"姑娘身子纹丝没动，两个肩膀头却一抽搐一抽搐的。王老疙瘩慌了，一下子扳过姑娘的脸，只见姑娘满脸是泪，两只眼睛肿得像两个水蜜桃，谁知道她在新房里哭多久了？

王老疙瘩松开手，酒劲儿全没了，小心地问姑娘："你怎么哭了？你不乐意这亲事？"姑娘说："我哭自个儿的命苦，十八岁的姑娘给人家做小我心里憋屈……"姑娘就这几句话，说得王老疙瘩脸上火哧燎地[1]发烧。他想想自己是有点儿作损[2]。要续后，也不能找人家十八岁的黄花闺女呀？自己这么大岁数了，过些年一死，还不扔下人家年轻轻地守空房，守到哪年才是头？他有点发讪地说："你也别哭了，事情还赶趟。今儿晚上你自己在这屋睡一宿，明天一早，你怎么来怎么回去，我套车送你回家。"王老疙瘩说完，转身就想出屋。

英子一把将他拽住，哭得更邪乎了："你不能这样把我送回去呀！我爹妈身子骨不好，没有那三垧地和聘礼钱，我一家人都得饿死。我不能回去，求求你，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

---

① 火哧燎地：火辣辣的。

② 作损：干伤害他人的事。

王老疙瘩心软，最见不得别人掉泪，急得在屋里一个劲儿地打转转。末了，他一跺脚说："你别哭了，我明天还是送你回家！那三垧地和装新的东西都不要了，全当没有这档子事！你回家好好侍候爹妈吧！"

英子一下子止住哭声，愣住了，好半天才瞅着王老疙瘩的脸，不大相信地问："那地、那钱和东西你真的不往回要了？"

王老疙瘩说："我这人说话不打赖。"

英子还是信不过，说："你和我非亲非故，咱们以前都没见过面，你真舍得把三垧好地白白送人？日后哪能没说道？"

王老疙瘩被问住了，不知咋说才好。他打了个唉声，一甩手出了新房的门，来到媳妇的屋里。媳妇心里有事，还没睡着，看王老疙瘩进了她的屋，埋怨开了："你这人真也是，不去陪着新人到我这儿转悠啥？这么大岁数了，还要人教吗？"

王老疙瘩说："你瞎咧咧什么！告诉你，人家姑娘不大乐意呀！我刚才跟她说了，明天送她回家，那地咱也不要了。强扭的瓜不甜，咱做这事是欠妥，宁可不要儿子也不能作损。"

媳妇听了，叹口气说："好吧，全依你。"

王老疙瘩又说："你也别为这事上火，我想这么办……"他跟媳妇一喳喳，媳妇才乐了。

王老疙瘩两口子一块儿来到新房，英子正坐在那发呆。王老疙瘩说："姑娘，你刚才不是说和我家非亲非故么，我和老伴儿合计好了，想认你做干女儿。你若同意，那几垧地给你；你若不同意，那几垧地也给你，你放心回去好了。"

英子一听，又惊又喜，连忙跪下给王老疙瘩两口子磕头，嘴里干爹、干妈地叫了好几声。王老疙瘩两口子还没被人称过爹呀妈呀，心里又酸又喜，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儿。

第二天，王老疙瘩两口子套上车，把英子送回家，大黑狗也跟在车后直撒欢。李家老两口听女儿一学说，心里甭提多感激王老疙瘩了。一家人都让英子到干爹家多住几天，在干爹干妈跟前尽尽孝。英子说："反正两村离着不远，我今后两下勤跑着点儿，哪儿有事儿到哪儿吧。"王老疙瘩两口子嘴没说，心里却合计：谁不知"亲爹亲妈长流水，干爹干妈干巴嘴"？哪能一样对待？

这件事过去约有半年光景，王老疙瘩媳妇又有病了，吃什么都反胃。没曾想，英子真拿干妈的病上心了，干脆住在干妈这儿，白天晚上侍候着。王老疙瘩叫英子去找郎中，英子却找来个老娘婆儿，三看两看，说是王老疙瘩媳妇怀上身孕了。这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喜事，王老疙瘩两口子乐坏了！谁能想到，扔四十奔五十的人了真还要当一回爹妈！英子生怕干妈身子有个闪失，照顾得越发周到了。王老疙瘩真知足哇，对媳妇说："咱这下女儿没白认！"

一晃儿，怀的孩子足月了。这一天，李家窝棚有人捎口信儿，叫英子赶快回家一趟，她爹病重了。英子听说后，挺难心：一头儿是亲爹病重了，一头儿是干妈要坐月子，顾哪头儿呢？王老疙瘩说："你还是回家看你爹当紧，你干妈这头儿有我呢，我看，她一天两天生不下。"

英子有日子没见着她爹了，心里真惦记，就说："我今晚儿回来。"说完，心急火燎地去了。

世上的事总是那么赶巧。英子前脚回家，王老疙瘩媳妇紧跟着就吵吵肚子疼。王老疙瘩一看媳妇要生，慌了手脚，急忙来找老娘婆接生，一边走一边埋怨媳妇，早不生，晚不生，干女儿一走就要生。他一出家门，正碰上那个远房侄子。侄子一听婶娘要生了，变颜失色地说："你快回去照顾婶娘，我去找老娘婆。"不大工夫，侄子把老娘婆找来了。王老疙瘩媳妇一声慢一声紧地折腾了一宿，鸡叫时，才生下一个胖小子。不料，这孩子落地后一声儿没哭，小脸儿铁青。老娘婆看了看，对王老疙瘩媳妇说："可惜你白遭一回罪呀，孩子是个死的！"王老疙瘩媳妇折腾了一宿，刚缓上一口气，一听孩子死了，脑袋"嗡"地一下子，顿时背过气了。王老疙瘩一看也傻了，站在那一动不动。老娘婆连忙给王老疙瘩媳妇又掐又拍地鼓捣了半天，她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老娘婆没管这些，把死孩子往王老疙瘩手上一塞，说："趁天还没亮，赶紧把孩子扔出去，这是规矩！"王老疙瘩看看白白胖胖的儿子，眼泪哗哗往下掉。他不忍看孩子光着走，就抓过媳妇的棉袄，将孩子一裹，挟了出去。出村头不远，有一块黄土地格子[①]，王老疙瘩长叹一声："唉，命中无儿不能强求呀！"把孩子往地格子上一放，转身就走。刚一挪步，身后"呼"地一声蹿过去一条大黑狗，王老疙瘩认出是自家的狗，叨咕一句："喂狗就喂狗吧！"头也没回地去了。那时候有规矩，扔孩子不能回头瞅，明知孩子被狗扒了也不能撵。

再说小英子，回家后看她爹是犯了老病，有点儿放心了，给爹灌下药，她大清早就往干妈家返。干妈半辈子了头一回生孩子，这可是大事呀。她出村不远，就见大黑狗冲她"汪汪"叫着扑过来。英子平日里可喜欢大黑狗了，她心说，这狗真通人性，知道我早上回来，到大道上接我来了。黑狗叼着英子的裤腿儿，汪汪叫着紧往一边拽。英子不知黑狗想干什么，就跟着往前走。黑狗跑到一块黄土地格子旁停下来，晃着尾巴叫得更欢了，英子一看，前面地上不是干妈的棉袄吗？棉袄里传出孩子的哭声！英子麻溜儿打开棉袄，只见里面包着一个刚生下的胖小子，胖小子哭得肚子一鼓一鼓，肚脐眼儿上，一根大针顶出了半截子！英子连忙从孩子肚脐上拔出那根针，心里寻思，既是干妈的棉袄，这孩子一定是干妈生的，是谁下这样的毒手？她抱起孩子，拿着那根大针，抬脚就往干爹家跑。到家后，她敲开大门，王老疙瘩看干女儿回来了，鼻子一酸，眼泪下来了，说：

---

① 地格子：耕地中间用以通风透光的空闲地，上面不种庄稼，通常宽度为三四垅地的样子。长度没有一定。

“英子呀，你白侍候你干妈一回！孩子生下就死了！你要早回来一步，还能看看那孩子。我的命太苦了，呜——”英子把棉袄包往干爹怀里一塞，说：“孩子活了，叫我抱回来了！”

“真的？”王老疙瘩急忙打开棉袄，可不，胖小子在里面蹬腿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英子说：“干爹，这孩子死得怪呀，我看是有人害的，在孩子肚子上扎了这个！”说完，拿出那根大针。

王老疙瘩拿过那根大针，看了又看，咬着牙说：“这都是老娘婆干的！这个老婆子被人买通了，我知道是谁了！”英子问：“谁收买了老娘婆？”

王老疙瘩恨恨地说：“还不是我那不成器的侄子！这个王八羔子早就眼热我这点儿家产，一心等我死了好赖受。我认你干女儿他就气得够呛，这回看我要有自己的骨肉了，他更没指望继承我的家产，才想出这个毒招儿断我的根！”

英子说：“幸亏这根大针扎偏了，没伤着五脏六腑，要不，这孩子真没命了。”

王老疙瘩把这事告了官，英子在一旁作证，那个远房侄子和老娘婆只好招认了图财害命的经过。不用说，这俩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王老疙瘩老来得子，两口子乐得杀猪还愿宴请乡里，人们都说他是积德行善才儿女双全。王老疙瘩笑着说：“没有我的干女儿，我得了儿子也是白扔啊！”后来，英子帮助干爹干妈把孩子拉扯到七八岁，她才出嫁。王老疙瘩两口子真像陪送亲闺女那样，打发英子出了门。

讲 述 者：谭振山 男 64岁 沈阳市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江 帆 女 辽宁省文联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

322. 张 财 买 话

（开原县）

从前，有一个小孩儿叫张财，从小没爹没妈，住在叔叔家。长到十五六岁去给人家扛年做，一年到头挣了四吊钱，回到叔叔家。

进腊月快过年了，他叔叔说：“张财，你干一年了，进城买双靰鞡，再扯点儿布，叫你婶儿给你做件棉衣裳。”

张财拿这四吊钱进城了，看看这，看看那，哪样东西也没舍得买。忽然他看见前边

围一帮人，当间儿有个白胡子老头儿喊："卖话了，卖话了。"张财寻思，正好快过年了，买两张画，叔叔婶娘一定高兴，就挤过去，递过一吊钱说："我买一吊钱的。"白胡子老头儿说："那好，一吊钱卖你一句：'外财不可贪'。"张财这才明白，不是墙上贴的画，是说的"话"呀。可已经买了，腰里还剩三吊钱，也不够买靰鞡的，就说："我再买一吊钱的。"白胡子老头儿说："嫂嫂不可欺。"张财一寻思，就剩下两吊钱，更不好干啥了，干脆都买了吧。他把剩下的两吊钱都给老头儿了，老头儿说："那好，再卖给你两句话，你要'听话听到底'，记住'害人如害己'。"这么着，张财进城花了四吊钱，空着手回家了。

到了家，叔叔一看他空着手，就问他："你买的靰鞡呢？"张财说："没买。"他叔问："那钱干啥花了？"张财说："买'话'了。"他叔问："那画呢？"张财说："不是墙上贴的画，是说的话。"他叔叔一听火了："说的话还用花钱买，你这不傻憨了吗！"他叔叔一气把他撵出家门。

没家没业的，上哪儿去呀！张财出了堡子捋着大道往前走，走来走去天黑了，脚底下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捡起来一看是个大褥套[①]，里边装着不少钱。张财想，这下可好了，拣了这么多钱，用不着愁吃愁穿了。可又一想，不行，我今儿个不是买"话"了吗，"外财不可贪"哪，我把钱拿走了，丢的人不着急吗？他就在那儿站着等人来找。天挺冷，冻得他直哆嗦，他也没动地方。等到天麻麻亮了，就看见一个人骑一匹马，暴土扬尘地跑过来。张财问："大哥大哥你跑什么？"来人说："我丢了个褥套，找找。"张财说："你看，是不是这个。"那人一看说："正是这个。"张财把褥套给他了。那人谢过了张财，把褥套搭在马背上，问张财："老弟，贵姓啊？"张财说："我姓张叫张财。"那人又问："黑灯瞎火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张财说："我没家没业，在叔叔家住，今儿个叫叔叔撵出来了。"那人说："我叫张德，家有几处买卖，正缺人手，如不嫌弃，跟我走吧。"二人唠得挺对心，结拜为弟兄，就一齐回去了。

兄弟俩到了家，见过了嫂子，又到柜上跟伙计们引见："这是你们二东家。"这么的张财在这儿呆下了。张财这小伙子年轻能干，长得又俊，保媒的人不少。哥哥一心想给挑个可心的，一时也没定妥。时间长了，这个嫂嫂对张财起了外心。

有一天，张德出门了，嫂嫂说有事，把张财叫回家，对他说："你哥今晚不回来，你就住这儿别走了。"张财一听不对头，"嫂嫂不可欺"呀，张财不从，上柜上去了。他嫂嫂心事没成就起了歹心，想把他害死。有一天，趁张德出门儿，嫂嫂又捎信儿叫他回家，没法儿，张财又回来了。这回他寻思嫂嫂要调理他呢，没曾想是半夜让他上东窑办事。其实他嫂嫂想害他，她早就把窑把头买通了，告诉他："今儿晚上有个人来，你也别管是谁，见来人你就把他扔进窑里烧了，四更天上我这儿回信儿。"这事儿张财哪知道哇，到了三

① 褥套：搭在马背上装衣物的袋子。

更，张财起身上东窑去，刚走到关帝庙，就听关公和周仓俩人说话，唠的是哪方旱，哪方涝，哪方有灾，哪方兵变这些事。听了一会儿，张财想走，又一想："听话听到底"呀，他一直听到天亮。

再说他嫂子见他走了半天，没见回信儿，心里不放心，就一个人奔东窑去了。窑把头从三更等到四更，也没见一个人影，正在着急，可算来了个人，窑把头也不言语，上前一把就把来人扔窑里烧了。等天头亮了，张财回到家一看，嫂嫂没有了，这工夫窑把头也冲东家奶奶要钱来了，一打听老妈子才知道，昨天晚上东家奶奶自个儿出去了。窑把头和张财都明白这是"害人如害已"呀，也不敢吱声。

日后，张德回来了，又说了一房媳妇，给张财也说了媳妇，哥儿俩像亲兄弟一样，日子过得挺好。

讲 述 者：郑孝清 男 70岁 开原县机电厂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高振民 男 开原县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开原县机电厂

323. 踩 地 理

（庄河县）

从前，说不清是哪年哪月哪个地场了，有个没儿没女的老头儿，他成年在外，给人家看风水、踩地理[①] 挣钱饷口。

这年腊月傍年根儿底，老头儿从外地回家过年，走在半路上，忽拉巴[②] 刮起了刀子般的小北风，又下起了鹅毛一样的大雪，天一下子嘎巴嘎巴地冷得能冻死鬼。老头儿挪不动腿儿了，他紧赶慢赶，走到龙头山前一家门前，一头栽倒在雪地里。

这家人家姓子，是个财主。当家的于大财主那天出门，回来时，刚好发现了倒在雪地里的老头儿，一摸胸口还有点儿热乎气儿，就喊来了家里人，把老头儿抬进了屋里的热炕上，又叫家里人烧些姜汤，灌进了老头儿的嘴里，把老头儿救过来了。住了几天，老头儿还是起不来炕，走不了啦。于大财主也没拿他二五眼[③]，像待客一样，见天都好饭好菜供着。

① 踩地理：意同看风水。
② 忽拉巴：突然的意思。
③ 二五眼：不好的意思。

老头儿养好了身子，已经是转过年春天了。这天，老头儿对于大财主说："东家，要不是你救了我，我这把老骨头早就不在人世了。我要走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不能忘了，临走前我给你踩一块茔地吧。"

于大财主一听他会踩茔地，高兴地说："好吧，我家祖坟离这儿太远，想添添土、祭奠祭奠都不方便，我早就想迁到跟前儿来，你就帮我踩个好地场吧。"说完，就陪着老头儿在前后左右的山上、地里转悠开了。

他俩先去前山，来到朝阳坡西旁的一个洼拉兜[①]，见这里前边是一条澄清澄清的小河，后边是个像大元宝一样的石砬子，左右两边都是鸦雀不透的柞树林。老头儿说："东家，这个洼拉兜可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风水宝地啊，谁家把祖坟迁到这里，我担保他家辈辈世世大富大贵。你赶紧把祖坟迁来，晚了别叫旁人占了去。"

于大财主听了摇摇头说："我家现在的粮和钱就够多的了，还要什么大富大贵？这个地场留给那些吃不上饭的穷人家吧。"

老头儿很不愿听于大财主的话，心想：人还有嫌乎钱多的？看他怎么彪乎乎地？但他嘴里什么也没说，就跟着于大财主又往东面走去。走着走着，老头儿冷不丁拉了于大财主一把，停下了。原来他发现就在眼前的杂草里，有一只野鸡正和一条比胳膊还粗的长虫在打架。那只野鸡，脖子上花花绿绿的毛全直了起来，那条长虫也不含糊，身子都放扁了，头抬得离地面有一尺多高，张着大嘴，带叉的舌头一吐一吐像喷火。它俩一个进一个退；一个退一个进；这一进一退，一退一进，像是拉锯一样。打了一会儿，又都停下了，大喘着气儿，紧紧盯着对方。

老头儿看了一会儿，就四下撒目开了。撒目了一大气，就悄没声儿地对于大财主说："东家，这是个千金难买的好地场啊，你看，两边低，中间从上到下是一道道高岗，岗子前边又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甸子。再看野鸡和长虫打架的那场，又稍稍低了下去，那是正穴位。野鸡跟长虫打架谁见过了？这叫'龙凤斗'。你就把祖坟迁到这里，我担保你家往后不出真龙天子，也是辈辈世世有做大官儿的！"

于大财主听了又摇摇头说："老人家，不瞒你说，我就硌应做官儿的，好好一个人，做了官儿心就黑了。我只想做个平民百姓，吃穿不愁就知足了。走吧，咱再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老头儿更不高兴了，心想：哪还有不想当官儿的人？我看他是彪透了，早晚得有个罪遭，他边想边往前走。不大一会儿，他俩又来到了于大财主家北面的一片山岗前。这山岗上长着一棵挨一棵溜直溜直的松树，树上的鸟儿亮开嗓门儿叫着。再看看没长树的地场，开着一片片小花儿，像是铺着锦毯于一样。老头儿在这里端量了一会儿，便又高

① 洼拉兜：指地势四周高，中间低。

兴地说："东家，这山岗前也是一片好茔地啊，你把祖坟迁到这里，可保你家辈辈世世人丁兴旺、多子多女，不愁断子绝孙啊！"

没等他说完，于大财主就"哎呀"一声说："我两个儿子、两个闺女就够多的了，要是儿子、孙子们再成群结伙地养儿养女，那还了得！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儿子多了，分家产都不好办，咱没吃过死羊肉，还没见过活羊走？有多少人家，儿子分家不都是打得血糊漓拉的？不行，这个地场绝不能埋我的祖坟！"

这回老头儿听了于大财主的话，脸都气紫了，心想：你可太难伺候了，我好心赚了个驴肝肺。就火哧愣地转身往西走去。来到一片河滩前，他气呼呼地顺手指着河滩说："那你就把祖坟迁到这场吧！"

于大财主一点儿也没理会老头儿的话，他眯着眼睛瞅着河滩说："老人家说得对，这可是个好地场，不能种庄稼，又没长树木，闲着也没用，不正好埋死人吗？"

老头儿一听哭笑不得，心里这个气呀。他想：这河滩紧靠着大河，上面满是大大小小的磨石蛋子，别说根本不能当茔地，就是干别的什么也不行啊！要当了茔地，这家人非败亡不可。再说，夏景天要是下大雨，一场大水还不把祖坟冲跑了？你不听好人言，愿意把祖坟迁到这里，你就迁吧，叫你吃点儿苦头也好，别饱汉不知饿汉饥是什么滋味儿。想到这儿，老头儿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晃又过了五年。这年春儿，老头儿带着几年积攒下来的二百来两银子，又来了。那年，于大财主救了他一命，他一直惦记在心里，这次来就是想报答恩情的。另外，他猜想，要是于大财主把祖坟迁到了河滩上，家业一定败得差不多了，他想来劝一劝于大财主，快把祖坟迁个好地场吧。

走了好多天，来到于大财主家门前一看，还是以前的房子和院落，半点儿模样都没变。老头儿心里划了个魂儿：老于家搬走了咋的？他就磨磨蹭蹭地边撇目着边走进了大门。刚进了院子，就听见屋里"哎呀"一声，紧接着，于大财主就从屋里跑了出来，见面就跪拜在他的跟前，高兴地说："老人家，你可来了，我已经打发了好几拨人到处找你！"

老头儿愣了："找我？是不是还要踩茔地？"

"走，快请进屋说给你听！"于大财主说着，就恭恭敬敬地把老头儿请进了屋里，接着又说："我打发人找你，是要把你请来，好好谢谢你，也想把你养活到老。那年你走了后，我就在河滩上挖坑，好迁祖坟。挖着挖着，竟挖出了两坛子金元宝，你说怪不怪？等我把祖坟迁过来以后，地里的庄稼一年也没瞎过，种我家地的人家，小日子都红火起来。去年春，我那两个儿子非要进京赶考不可，后来又都当了知县。本来，我不想叫儿子当什么官儿，庄稼人还得以农为本，可朝廷不让呛，我也没法子。我想，我这几年走这样的好运，不都是你给踩的好茔地吗！我能忘了你的恩德吗？"

老头儿这可造[①]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问："你的祖坟是迁在河滩上的吗？""是啊！""走，我去看看！"

老头儿说完，转身就向门外走去，于大财主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来到了河滩，老头儿愣得张大了嘴，眼前哪还有河滩的影子？这里长着一排排杨树、柳树、松树，还有结了小杏的杏树和正开着雪白花儿的梨树。于家祖坟就在齐刷刷的蒿子和红眼巴草中间。老头儿边看边点头，冷不丁又想起来似的问："这前边的大河哪去了？"

于大财主说："那年我把祖坟迁来后，夏景天头一场大雨，河里就涨满了水。那天下晚儿，我都吓了虎了，生怕祖坟被水冲走。就在这夹当儿，就听这河上边像打雷一样地响了一阵子。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光看这河水往下退了。第二天才知道，原来这上边的河岸上，有一个悬崖不知怎么一下子倒了，就堵住了河水，这大河也就改了道。当年秋，我就把河滩上的石头全搬出去了，又栽上了树。有苗不愁长啊，才几年工夫，这些树就长大了，我家的祖坟茔地也像个样子了。"

老头儿听完了于大财主的话，不住地叹息，说："东家，看来日子过得穷和富，家里能不能出当官儿的，不是茔地管啊，还是看人的品行好坏。你就是心地善良、又知勤劳、节俭，感动了天地，才善有善报啊！"

打那以后，老头儿再也不给人看风水、踩茔地了。

讲 述 者：老李头 男 70岁 庄河县青堆镇山嘴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沈兆福 男 庄河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3月
采录地点：庄河县青堆镇山嘴村

324. 知足堂前戏腊梅

（沈阳市）

从前，在北方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李员外。员外家门前有条河，河面上有座桥。每到冬天，河水封冻，人们都从桥下冰上过。

一天，有一个要饭花子走过河，冻得直打哆嗦，他看见李员外家刚倒在桥下一堆烧柴禾灰，里面还有火星儿，赶快过去，用木棍扒了几下，就在柴禾堆跟前蹲下了。要饭

① 造：被养得。

的觉得暖和多了，就连声说："知足了！知足了！"这时，李员外正从院里出来，听到桥下有人连声喊"知足了！知足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紧走几步，到了跟前一看，是个要饭的蹲在柴禾灰边儿喊知足了。李员外问："你什么事这么知足？"要饭花子说："我要了三年饭，头一回这么暖和过，我觉得知足了。""你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了？""俺叫常乐，今年六十五岁了，七月十五日寅时生。"李员外一听，常乐的生辰年月和自己一样，可自己过得这么好，他却那么穷，还要饭，就对常乐说："从今儿个起，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管你穿衣吃饭，乐意吗？"常乐说："乐意！乐意！"就这样，常乐在李员外家住了下来。李员外还把常乐的名字改叫"知足"。

李员外让管家给知足安排在暖和的屋里住，还告诉管家给他更换了衣裳，调剂饭菜。特地派了个丫环腊梅，每天端饭倒茶伺候他，晚上给他点灯。知足每天酒足饭饱，穿戴应时，身子骨比以前硬实多了，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俗话说：饱暖生闲事。有一天，当丫环腊梅晚上给他点灯的时候，知足看到腊梅一双娇嫩的小手，神魂颠倒，就伸手摸了一下。丫环回去后告诉了李员外，李员外只是"嗯"了一声，也没言语。

知足见李员外没有责怪他，心里暗暗高兴。

第二天晚上，腊梅又来给他点灯。知足又动了心，抱住腊梅要亲嘴，腊梅挣开他跑出去了。腊梅回去后，又告诉了李员外，李员外寻思了一会儿，动笔就写了一封信。

早上，李员外把知足叫到跟前说："我这有封信，请你送到江南我姑表弟家。"

李员外给他一匹马和五十两银子，知足就上路了。

知足按信上地址，找到江南的一个小城镇。他一打听城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下可着急了。他不认字，也不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就打开信，求别人给他看。念信的人看完信，哈哈大笑说："这哪是什么信呀？这上面写几行诗，我念给你听听。"说完念道：

知足堂前戏腊梅，
忘记桥下那堆灰。
江南哪有我表弟
一到江南永莫回。
银两马匹全花掉，
饿你剩下一堆灰。

知足听完，放声大哭，后悔也来不及了。

讲 述 者：姜淑珍 女 满族 54岁 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仁义屯农妇 不识字
采 录 者：李桂凤 女 东陵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6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东陵区祝家乡仁义屯

325. 看来没有真心人

（营口县）

古时候，有一个浪子，一年到头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什么都好。一天，浪子走到这么个地方：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座破庙，里边住着一位和尚。天晚了，他软缠硬磨地哀求和尚借个宿，和尚看他挺可怜，就在钟鼓楼的空屋子里放了两捆谷草，让他住下了。第二天，日头照腚了，他才爬起来，临走前，跟和尚告别说："多谢了，老师父，给你添麻烦了。"和尚说："谢什么，昨晚委屈你了。"浪子走了。走了二里多路，浪子忽然发现自个儿衣裳上沾了一棵谷草叶，他马上返回庙里，对和尚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我的衣裳沾了你的一棵谷草叶，又带走了二里多路，现在我把这棵谷草叶还给你。"和尚一听，心想：这个人心里没有一点灰尘，多干净啊！如今的世上到哪去找这么可靠的人呢？我不如把他留下，帮我扫扫院子，抹抹灰尘，照看照看屋子，省得我出去化缘不放心家里。想到这里，和尚很诚心地把他留下来，并收他做徒弟。

一天，老和尚对浪子说："今天，我要出去化缘了，家里的事儿就由你做主吧，你要经心。""师父放心吧。"谁知，老和尚前脚走，他后脚就闹翻了天。打开这个大门看看，没什么值钱的玩艺；打开那个大门瞅瞅，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打开一道门，一看屋里香案上金光闪闪，彻亮彻亮的有点儿晃眼！原来桌子上放个有大酒盅那么大的金香炉。浪子这个乐呀，乐得后脑勺都开了花。他一把抓过金香炉，揣到兜里就逃跑了。和尚回来，叫人人不应，叫门门不开，知道坏事了，急忙翻墙跳到院子里。到屋一看，门窗四面大开，他知道不好，急忙来到放金香炉的屋里，呀！金香炉没了。和尚急得直想嚎：大半辈子化缘的心血，眨眼工夫就飞了。最后，他横下心来，去找那家伙。

一天晚上，和尚走到这么个地方，有一家子，高搭席棚，张灯结彩，高朋贵友，远亲近邻，人来人往，特别热闹。和尚一打听，原来这家儿子得了高官了，给守寡的母亲立贞节牌坊。和尚想投宿，管事的禀报主人，主人满口答应。晚上，和尚要用点儿斋饭，厨子回话说没有素菜。和尚走了一天的路，饿得实在难忍，最后，只得趁着摸黑，狼吞虎咽地吃了厨子盛的一碗肉和一碗饭。吃饱了就倒在门房的旮旯里睡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和尚被"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他扒着门缝借月光一看，原来是个汉子贼头贼脑，东张西望。不一会儿，又看见一个不老不少的娘们儿，从上屋悄悄地

走出来，打开房门的门栓。只听娘们儿小声地说："咳，实在没法子呀，从今天开始咱俩以前那段姻缘就搁下吧，我儿子正给我立贞节牌坊，我当妈的怎么还好私通……"汉子一听，恨恨地说："那好，今后咱就一刀两断！"

和尚看完，想了很多，第二天早晨，他把中指咬破，在白墙上题了四句诗：

寸草不爱爱黄金，
贞节烈女送情人，
受戒和尚吃了肉，
看来没有真心人。

讲 述 者：曲金锋 男 78岁 营口县汤池乡塔峪沟村 退休工人
采 录 者：曲贵良 男 营口市教育学院 教师
采录时间：1984年5月
采录地点：营口县汤池乡塔峪沟村

326. 换蛾子儿

（丹东市）

有一家夫妻俩过日子，只有半亩山坡地和一把剪子的蚕场[1]。山坡地薄，十年九不收。手头没有钱买不起蛾子儿[2]，蚕场年年闲着。这一年实在穷得没办法了，媳妇叫丈夫上山放蚕，可上哪弄钱买蛾子儿呢？丈夫愁得没法。媳妇见丈夫不动弹，生气地说："咱们种地不打粮，有山不放蚕，都是你叫苦叫难没志气。"丈夫见媳妇真的来气了，只好出外去借钱，跑了半天，才从一个修锅的铁匠那里借了两吊钱。这穷小子只得拿着两吊钱，背着干粮，买蛾子儿去了。走了七八天，来到卖蛾子儿那儿一打听，一斤蛾子儿要三吊钱。穷小子可犯难了：不买，怕媳妇吵闹；买，钱又不够。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买了二斤高粱装进口袋里，用红布条把口袋嘴一系，打算瞒过媳妇了事。

穷小子拎着高粱往家走，晚上到一个店里住店。挨他住的那个人也拎个口袋，俩人一搭话，才知道都是买蛾子儿的。俩人一齐躺下睡觉，把口袋都放在枕头旁边。睡到半夜，那人伸手去摸穷小子的口袋，好家伙！人家的蛾子儿又大又成；再摸摸自己的，可

① 一把剪子的蚕场：指四十亩地山场，通常放养五千粒茧种。
② 蛾子儿：蛾卵。

比人家的小多了。这人最爱占小便宜，第二天起个大早，付了店钱就走了。等穷小子起来，看看口袋还在枕头旁边，以为里面装的还是高粱，换了蛾子儿的事儿他半点儿也不知道。回到家里，媳妇怕蛾子儿伤热，叫他赶快送上山去。穷小子只好拎着口袋，到山上看也没看，大把大把撒了出去。过了几天，媳妇叫他去看看小蚕出没出。他说放蚕靠天，看也没用。媳妇担心小蚕出来被鸟吃了，他说老天会保佑，小鸟不吃他的蚕。不管媳妇怎么吵闹，他也不肯动弹，他心里有底，上山白搭工夫不值得。又过了几天，铁匠到他家来串门，一进门就说："你们怎么不去抓蚕，蚕都要跑坡[①]了！"穷小子不相信。媳妇硬逼着他，只好去了。到山上一看，果然满山的蚕。他高兴极了，以为是蚕姑姑恩赐给他的，不然高粱怎么能出蚕呢？他马上用三块石头立个蚕姑庙，跪在庙前磕个响头，嘴里说："谢谢蚕姑姑了！"

穷小子起早贪黑地干，秋天得了大丰收，白花花的蚕茧换回白花花的银子。他把借铁匠的二吊钱加倍偿还了，又杀了一只大公鸡，蒸了大供，去祭蚕姑姑。可他哪里知道是爱占便宜的人给他的便宜呢！

讲 述 者：张文英 男 40岁 岫岩县龙潭乡 农民 小学
（能讲述200则故事）
采 录 者：张其卓 女 45岁 岫岩县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4年
采录地点：张文英家

327. 箭箭不离屁股眼儿

（东沟县）

从前，有个老员外，三个闺女一个儿。儿子岁数还小，大闺女、二闺女都嫁给了打围的[②]。剩下三闺女，也想给找个会射箭的女婿，这话很快传出去了。

有个小伙子，不务正业，坑崩[③]拐骗，什么缺德事儿都干。不知道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家住哪府哪县，一年到头东游西逛，得偷就偷，得骗就骗。这年春天，游逛到老员外住的这地场，听说老员外要给三闺女找个会射箭的女婿，他就出歪点子想把三闺女弄到手。

① 跑坡：此处指蚕从树上爬到地上。
② 打围的：围，围猎。打围的，就是打猎的。
③ 崩：蒙骗的意思。

这小子到弓箭铺里偷了一张弓，几支箭，打扮成打围的。可他不会射箭哪，又到集上偷了只野鸡，拿到背静[①]地场，把一支箭插进野鸡的屁股眼儿里，从后山扔进老员外的院子。

老员外正在院子里闲溜达，冷丁看见从半空里掉下来一只野鸡，捡起来一看，那支箭正好“射”进屁股眼儿里，心想，好箭法，好箭法！这是谁射的呢？

这时候，那小子从前门进来了，给老员外打躬作揖：“老员外，那只野鸡是小人射的，还给小人吧！”老员外问：“这支箭怎么射在屁股眼儿里？”这小子笑了笑说：“不怕老员外笑话，小人射飞禽走兽，单射屁股眼儿。”老员外不大信：“能射得那么准？”这小子“醺”[②]起来了：“除非不见上，见上就跑不了，箭箭不离屁股眼儿。”

老员外寻思，俺的大女婿、二女婿的箭法就挺好，俺也跟着赚了一肚子好下水。这小伙子的箭法比他俩还高，箭箭不离屁股眼儿。要把他招做三女婿，天上的飞禽，地下的走兽，可就管我呛了。这就把那小子请到客屋，把要招做三女婿的话说了。那小子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嘛，还能不妥！老员外在就近盖了三间房，给这小子和三闺女成了亲。这小子可美坏了。

转眼到了秋天。这天是老员外的生日，三个女婿都领着媳妇儿一大早来拜寿。老员外对三个女婿说：“今儿个我过生日，要吃新鲜飞禽肉，你们三个去射几只飞禽来！”

这小子为难了，怎么办？想了一阵儿，有了，偷着到集上买几只飞禽，把箭插进屁股眼儿里，拿回来炫耀炫耀，也叫两个连襟儿见识见识，别小看了咱这箭箭不离屁股眼儿的。

这小子磨蹭了一阵，等大姐夫、二姐夫带上弓箭走了，他也装模做样地带上弓箭，刚要走，小舅子跑来了：“三姐夫，咱爹老夸你的箭法高，箭箭不离屁股眼儿。今儿个我跟你去，看你是怎么射的，咱也长长见识。”

这不别扭吗？小舅子跟着去，怎么偷着上集买飞禽？就劝小舅子别去，小舅子非去不可。没办法，去就去吧，到时候再想个办法把他支走。

两个一块儿走了。这小子心里祷告：老天爷保佑，可别在小舅子在场这个节骨眼儿上看见飞禽走兽！也真不巧，走了不远，“哏儿嘎，哏儿嘎——！”天上就飞过来一群雁，排着一字队。小舅子一数，十只。急忙说：“三姐夫，快射，快射！”

这小子本来不敢射，射不准就露馅儿了；可是小舅子在场啊，只得把箭搭在弓上，拉开架式，比量上了。干比量，这箭也出不了手，出手准丢丑。

小舅子见那群雁快飞过去了，急了，扳了一把他三姐夫的胳膊：“你倒快射呀！”

---

① 背静：僻静。这里指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② 醺：吹牛。

这小子连弓箭都没掐稳，叫小舅子一扳胳膊，那支箭“嗖——”飞了！也真巧，这一箭射掉了九只，把那九只雁就像串糖葫芦似的，都从屁股眼儿射进去了。

这小子一看，乐得嘴都咧成瓢儿了，我他妈的真走运！这就“醮”起来了，板着脸斥小舅子：“你他妈的扳我的胳膊干什么？你这一扳不要紧，瞄偏了一根头发丝儿，要不，一支箭把那十只雁都射下来了。”

把雁拿回来，大伙儿都来看。小舅子亲眼所见，替他三姐夫紧“醮”：“俺三姐夫的箭法就是高，真是箭箭不离屁股眼儿。咳，怨我扳了一下他的胳膊，要不，一支箭把那十只雁都射下来了。今儿晌午少炖了一只雁肉！”

老员外见三女婿的箭法“高”得不得了，真是箭箭不离屁股眼儿，就叫三女婿两口子搬到他家里住。他家有钱哪，有钱人怕偷怕抢。家里有了箭箭不离屁股眼儿的“高”箭手，谁还敢来偷来抢！

这一天，老员外进城办事儿，看见县太爷出了榜，说是山上有只老虎，吃了不少人和牲口，谁要把这只老虎打死，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老员外乐了，凭俺三女婿的箭法，打只老虎还不容易！就一把揭了榜。

县太爷叫把揭榜的人带上大堂，一看，是个老头儿，就问：“你这么大的岁数，能打虎？”老员外说：“俺三女婿的箭法高，箭箭不离屁股眼儿，他能打虎。”县太爷就叫老员外捎信儿，请他的三女婿到县衙门去。老员外回来，美滋滋地对三女婿说了。这小子一听，心里说：你这个混帐的老东西，我连箭都不会射，还能打虎？这回别走运了，不给老虎塞了牙缝子，也得给县太爷垫刀刃儿。

没办法，硬着头皮上了县衙门。县太爷问：“你能打虎？”

这小子还是瘦驴不倒架：“能！”

县太爷给这小子一张弓，十支箭，又拨了十个人给他当帮手，一群人来到有老虎的那座山下，这小子对那十个人说：“你们别上山，省得我还得照看你们，又挡碍。就在山下等着，明儿个早晨上山抬虎。”

嘴里这么“醮”，心可是“嘭嘭”乱跳，硬着头皮往山上走，山雀叫唤一声都吓得他打个愣怔。来到山顶上，先找个藏身的地场吧。他找了一阵，什么地场也不保靠[①]。后来，他爬上一棵大树，想等到天一黑，山下那十个人看不见我，就脚底下抹油——溜！往哪儿溜？不能回老丈人家，那是打着灯笼捡粪——找屎（死），县太爷非派人抓我不可。反正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媳妇儿呢？顾命要紧，舍不得也得舍了。

天黑了，他刚要下树，看见打老远来了两盏灯笼，坏了，溜不了了，那十个人找上山来了！不一会儿，那两盏灯笼来到跟前，仔细一看，妈呀，哪是灯笼，是老虎的两只

① 保靠：保险、可靠的意思。

眼睛，锃亮！

老虎一眼看见树上有人，口水就下来了。张嘴一叫，山摇地晃；尾巴一抡，像甩鞭子，“嘎嘎”响。一蹿老高，想逮住这小子“嘎唧”[①] 了。

这小子吓得心吊到嗓子眼儿，尿都撒在裤裆里，闭上眼睛等着给老虎塞牙缝子。

直到天亮，这小子才敢正眼看看老虎走没走。一看，没走，还直着身子贴在树上。再一细看，老虎怎么不动弹？原来，这棵树高，老虎不会上树。也巧，老虎三扑两扑，叫两棵粗树杈空儿把脑袋夹住了，上不去下不来，在树上打“提溜”，吊死了。

这小子的心这才回了原地场。下了树，拿出箭，对准死老虎的屁股眼儿，一支接着一支，十支箭都从屁股眼儿捅进肚子里。又把老虎从树杈空儿弄下来，这才坐在大树底下歇着，心里乐得开了花，我他妈的太走运了。

日头老高了，那十个人才上山来，一见老虎死了，那箭都射进老虎的屁股眼儿里，这就嚷嚷起来：“真是箭箭不离屁股眼儿的高箭手！”

这小子又“酿”起来了：“不过瘾，不过瘾，有十只八只虎打打嘛！”

那十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死虎抬回县城。县太爷给这小子披红挂绿，骑着高头大马，游街三天。这小子美的，连姓什么都忘了。

三天过去了，县太爷问这小子：“你是当官儿还是要钱？”这小子寻思，官儿咱不会当，要钱吧！就对县太爷说：“要钱。”

县太爷赏给这小子一千两银子，用车拉着回了老丈人家。

这么一大堆银子，叫强盗上眼了，要去抢。

有个胆儿小的说：“不能去，不能去！他家的三女婿是有名的高箭手，那箭射得再准没有了，箭箭不离屁股眼儿。咱去抢东西，可别挨了箭。”

一个机灵的说：“不要紧，他不是单射屁股眼儿吗？咱用犁耳碗子[②] 扣在屁股上，就能挡住箭。”

一群强盗趁黑夜直奔老员外家。有几个还真弄了犁耳碗子扣在屁股上。

那小子正睡呢，冷丁听见动静，从被窝里爬出来，对着窗户眼儿往外一瞅，妈呀，来了强盗！吓得连衣裳都没穿，赤身露体地麻溜儿爬上梁柁藏着。

老员外也听见了动静，知道来了强盗。他可没在乎，寻思我家里有箭箭不离屁股眼儿的高箭手，管你来了多少小偷强盗的！就招呼那小子：“上上[③] 了吗？”

这小子寻思，我这不是吓得上了梁柁？哆哆嗦嗦地说：“上上了。”

强盗们一听，不好！咱还没动手，人家就上上了，撒腿往回跑。这一跑，屁股上扣

---

① 嘎唧：指野兽吃东西。

② 犁耳碗子：翻地时装在犁上用于分土的一种铸铁部件。

③ 上上：指拈弓搭箭。

的犁耳碗子叮当响。强盗们害怕了：不好！准是箭射在屁股上了！越跑越响，越响越跑。

跑了一气，他们站住了，屁股后面也不响了，一个个“呼哧呼哧”直喘气，累得不像个样儿。

那个胆小的说：“我说不去，你们偏去，财宝没捞着，还受了一场惊吓。这箭法多高，箭箭不离屁股眼儿。”

讲 述 者：马云山 男 35岁 东沟县新农乡黄炉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王荷清 男 东沟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2年3月
采录地点：东沟县新农乡旅店

328. 自从“扁鼓”开天地

（开原县）

老老年儿的时候，有一个山里小伙儿跟街坊到皇城里去卖柴禾。当时正赶上小年儿，柴禾卖得挺快。卖完柴，天色还早，小伙子就叫街坊带他上街逛逛，开开眼界。那街坊好说话儿，顺口就答应了。当下两人买了几张油饼，一边吃着，一边顺着大街闲溜达起来。

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墙上贴着的一张画满黑道道的白纸，正叽叽喳喳地不知说些什么。小伙儿从小没念过一天书，连卖柴的扁担念个“一”字也不知道，哪知这白纸上写的是什么？走到这儿，刚好拿过油饼的手粘叽叽的没处擦抹，看见这张白纸，想也不想，靠过去一把扯下来就擦。

他刚刚撕下这张纸，就叫大伙儿轰扬开了：“喔哟，看不出这土包子还真有点儿肉馅哩！揭这皇榜，连锛儿都不打一下。走哇，报喜讨赏去呀！”说着，就有人拉扯着小伙儿朝皇宫奔去。

小伙儿一见这阵势，牛犊子叫街，当时就懵门了，忙扯着脖子大叫。那街坊听见他喊，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跑过来打听。问了半天，才听明白原来是小伙儿扯了当今天子的“试才招选驸马”的皇榜！众人拉扯他，是要他上金殿应试，大伙儿盼得喜钱呢！

那街坊一听，心里格登一沉，连说：“不好，不好，这下小伙儿要糟。”他知道，小伙儿除了一脑袋瓜子柞树叶儿外，任啥也不懂，这一去，准保没好。万一皇上恼了，备

不住得定他一个欺君大罪！街坊急得直跺脚，他拽住小伙儿，向他交了实底。小伙儿一听，吓得眼珠子发直，不住声儿叨咕："这可咋整，我--个大字不识，我一个大字不识。"

他这么--叨扯，那伙人寻思这小伙儿在万千字儿当中，只有--个"大"字不认识，这样的能耐还有个不中选？越发拉着小伙儿紧跑。小伙儿哭也不是，喊也没有人听，只好凭死凭活认了命，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了。那街坊放心不下，也只好寸步不离地在后面跟着跑。

说起来也真是啥人啥命。到了金銮殿门口，偏赶上今儿个皇后生了太子，皇帝不上朝班。这帮人只好把小伙儿领到近便客店住下，又留下人来把好门户，防备别人抢了小伙儿去，丢了赏钱。

这当口儿，小伙儿和他的街坊俩起来趴下地咋也睡不着，一门寻思脱身的法儿。

到底是街坊的岁数大点儿，他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趁把门人睡着了，跑吧，没有别的办法。小伙儿临事迷心，半点儿道道儿也没有，只好听那街坊安排。

看看天过半夜，两个把门的到底熬不过困劲儿，一齐耷拉着脑袋睡得呼呼山响。街坊和小伙儿一点头，就悄默声儿地闪出门口，到门外去探路。

说也凑巧，这街坊刚把身子藏好，就见对面的街上有两个老公挑着个红纸灯笼说着话儿走了过来。街坊仄楞耳朵听去，原来是一个小老公喝多了酒，另一个陪着，到街上什么宫里去送信儿。就听喝醉酒的小老公一个劲儿地叨叨："哥哥，只可惜咱没那身子！要不价，这驸马咱兄弟管保当定他！考试，考啥呀？还不就是'是谁开天地'那套老话，小狗子才答不上来。可笑那些书虫子，竟没人敢来应考！那题儿，答个'盘古'不就得了！唉，白瞎个金枝玉叶。"两个小老公一头说着，一头走远了。

这些话让街坊听个明明白白。他一琢磨，哎，好，这么这么办，保管让小伙儿娶个花似的媳妇儿。当下心里挺乐，连忙记牢老公的话头，火燎腚似地跑回客店去和小伙儿说明白。

这当口儿小伙儿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来去去地站不住脚。好不容易看见街坊一脸笑模样地跑了回来。街坊把嘴巴凑近小伙儿的耳朵边儿，一字不漏跟他一说，小伙儿乐坏了。看看天色不早，街坊忙教小伙儿背这句"自从盘古开天地"的词儿，可怜小伙儿光有一身好力气，背这句文词儿，却说不上来，不是把"盘古"说成"碾盘"，就是背成"火盆"，直把个街坊气得真想扇他几个耳刮子！

这工夫天见亮了，街坊忙跑到后屋的菜地里捧来一把黄土和上水，捏成一面小鼓的模样，让小伙儿把它攥在手里，又把小伙儿扎腰的绳子盘成花结，嘱咐他说："上殿考试时，只要一低头，看见腰中的盘结，再想想手中的泥鼓，包管就会答出'盘古'两个字了。"小伙儿一听，也觉着心里有了底儿，就不再着急，坐下来等着上朝应考。

不一会儿，天已放亮，那帮人又来找着他，进殿上朝，叩拜皇上。

行过礼，当班的官报上这事，皇上便派人到后宫请出皇后，一同到殿上来考姑爷儿。看过小伙儿身材容貌儿，皇后先就有了六七分的欢喜，就问："天地由谁开启？"小伙儿一听，正对路，张口就要答，哪知一乐，乐糊涂了，不知到底是"碾盘"对还是"火盆"对了。没办法，只好假装行礼，借机会低下头去看那物件想词儿。谁知事常有变，小伙儿腰带临来时让报喜的人解去当念项[①]去了。上朝行礼时，又把泥鼓压成了扁坨儿。这一下，小伙子可没抓挠了，顺口溜出一句："这，这咋变成扁鼓了？"

小伙儿的话音还没落，满朝文武可就乐得肚子疼了。皇上也笑得直抹眼泪花儿，皇后更是笑得闪腰岔气。笑过之后，皇后问："怎么变成了'扁鼓'？"小伙儿心实不会胡编，只好从袖中拿出泥饼儿，从头至尾说了实话儿。皇上听完又笑了一阵，回过头去问皇后咋办？哪知皇后平常总是嫌弃皇上太瘦小干巴，不能尽心，高低要给闺女找个身板儿壮实的姑爷，一见小伙儿又老实又粗壮还挺好看，真的把他留下当了驸马。

讲 述 者：周　凯　男　34岁　开原县靠山乡西龙湾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潘文大　男　开原县　工人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开原县靠山乡西龙湾村

329. 掌　鞋　匠

（抚顺县）

有这么个掌鞋的，天天在街头上摆摊做生意。

这一天来了两个赶考的举子，对他说："你就跟俺们一块儿去吧！在这儿掌破鞋一天能挣几个钱，你就把这个掌鞋的箱子腾出来给俺们装书，俺们按天给你工钱，还供吃供喝。"掌鞋的一听挺乐意，就跟他们一块儿去了。

当时正是开春的时候，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小雨。第二天上路的时候，雨过天晴，又刮起了西南风。一个赶考举子看到沙土地上的污泥被日头晒得一块块地起了皮儿，一时兴起，顺口哼出一句诗：

雨过天晴日晒沙泥卷。

① 念项：纪念品。

另一个赶考举子也不甘示弱，一抬头看到江边一家船客，正把一张张被雨淋湿了的炕席铺在地上晾晒，被风一吹直呼扇，也觉着这个景色挺美，于是顺口诌出了下一句：

风卷芦席万万篇。

掌鞋匠一听，这两句话挺俏皮，忙把这话记在心里了。

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过一片乱坟岗子，一群乌鸦正聚在一起吃死尸，人走到身边了，也没有飞，一个赶考举子顺口说一句："乌鸦啃吃不抬头。"

另一个赶考举子一抬头，看见两条狗正拼命地争夺一个死孩子，忙补充了一句："二狗分尸争之乎也。"这两句话也被掌鞋匠记下了。

一行三人又继续往前走，有一群屎壳螂正在道当间儿滚粪球儿，见人走过来，"哄"地一声飞起来了。一个赶考举子见景生情，说道："屎壳螂见人嗡声而起。"

另一个赶考举子四下撒目，看见一只黄鹰正追赶一只兔子，那只兔子撒开四蹄没命地逃。说了句："兔见黄鹰溜之乎也。"掌鞋匠把这话也记下了。

走来走去，来到了一个村庄，三个人进了村，见村口上贴了一张告示，原来是招亲的，那上面有两句诗，谁要是对得上就能招亲。一个赶考举子凑上前一看，上面的两句诗是：

门前梧桐树，

员外亲手栽。

他看完之后，顺口说道，这还不简单，给他凑上两句：

乌鸦不敢落，

单等凤凰来。

另一个赶考举子说："走吧，咱不跟他扯这个，别误了前程。"

就这么的，这三个人又往前走了。掌鞋匠走在路上琢磨：我要是去把诗对上，不就招亲了吗？我不给你们背这玩艺儿了！拿定了主意以后，掌鞋匠就跟两个举子撒了个谎："我这腿脚，跟不上你们，还是回去掌我的破鞋吧！"两个举子也就答应了。

单说这个掌鞋匠，回到先前的那个村子之后，没容分说，上去就把告示给揭下来了。家人禀告了员外，掌鞋匠进去一对对，还真就招亲了。老员外赶紧张罗着办喜事，又把他的两个姑老爷儿全都请来了，陪掌鞋匠吃饭。酒过三巡，老员外问掌鞋匠："三姑爷儿，你这么高的学问，专攻哪一门啊！"掌鞋匠想了一下说："雨过天晴日晒沙泥卷。"老员外又问："读了多少篇啊？"掌鞋匠回答说："风卷芦席万万篇。"

大姑爷儿、二姑爷儿听说这三姑爷儿挺有文才，很怕说走了板儿让三姑爷儿耻笑，也不敢搭茬，光顾耷拉着脑袋喝酒吃菜。掌鞋匠一见又有词儿了，顺嘴说了一句："啃吃的乌鸦不抬头。"两个大姑爷儿挨了一顿骂，也没敢吱声，只管喝酒吃菜。说也凑巧，碗里有一块肉给弄连刀了，这大姑老爷儿和二姑老爷儿只好一人用筷子夹住一头往下扯。掌

鞋匠一见又冒出一句："二狗分尸争之乎也。"两个大姑老爷儿平白无故地受了一顿奚落，把老丈母娘给惹翻了："你说话这么不着调儿呢？"两个大姨子也借机跟着帮腔。掌鞋匠一见又想起了一句词儿："屎壳螂见人嗡声而起。"两个大姨子一见这三妹夫越说越下道，气得磨过身就出屋去了。掌鞋匠连忙说道："兔见黄鹰溜之乎也！"

酒足饭饱之后，老员外把掌鞋匠请到前屋。前屋是做买卖的店房，正赶上帐房先生回去吃饭，求他管会儿帐。

老先生刚出门，就来了一个买麻的买主，掌鞋匠不会写那个麻字，想来想去就在帐簿上画了一条长杠子。不大工夫，又来一个买靴的，掌鞋匠不会写靴字就画了一个短杠子。来个买香油的，他点一趟点子。来了个买猪头的，他画了个圆圈当间画一点。管帐先生吃完饭回来一看，这成什么玩艺儿，一条子一逛子的？可碍在老员外的面子上，他又不好说什么，只好捧着帐本去请教掌鞋匠。掌鞋匠说："亏你是个帐房先生，这么几个字都不认得，那长的是麻，短的是靴，沥沥拉拉是香油，画圈点点儿是猪头。"

掌鞋匠又被请回到客厅，正赶上他的叔叔丈人串门儿来了。这位叔叔丈人是个讲道学的老贡生，心想：都说三姑爷儿有学问，我何不乘此机会考考他。叔叔丈人见他进屋，二话没说就伸出来一个手指头，按照道家的说法叫一尊佛。掌鞋匠见了之后连忙伸出来两个手指头，叔叔丈人一见以为三姑爷儿指的是二菩萨。叔叔丈人又出了三个手指头，按照道家的说法这叫三皇治世，掌鞋匠一见急忙伸出了五个手指头，叔叔丈人以为三姑爷儿出的是五帝为尊。叔叔大人摸摸胡子，来代表吕洞宾，掌鞋匠摸摸眉毛，叔叔丈人以为三姑爷儿指的是长眉李大仙。叔叔丈人摸摸屁股，按道家的行话指的是坐北观音，掌鞋匠一见连忙拍拍肚子，叔叔丈人以为三姑爷儿指的是大肚子弥勒佛。这位叔叔丈人一看造不过他，抬屁股就走了。

送走了客人之后，老丈人过来问他："你们两个打了一阵哑迷都比划些什么玩艺儿？"掌鞋匠告诉老丈人说："俺叔叔丈人有双靴子，前后两块掌，他给三百钱我要五百钱，我说这手工钱立时就要，他说把钱留下捎带着给。他要股子皮，我给他肚囊皮。我说你爱掌不掌，气得俺叔叔丈人抬屁股就走了。"

直到这时老员外才闹明白，这三姑爷儿原来是个掌破鞋的。

讲 述 者：郭春印 男 71岁 抚顺县大柳乡三家子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姚永佳 男 抚顺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抚顺县大柳乡

330. 选　姑　爷

（抚顺县）

刘家集有个刘员外，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模样长得天仙似的，二十好几了，还没许配人家。

这一天，老员外骑着马出去周游四方，打算挑一个有本事的人做女婿。碰到一个打弹弓子的小伙子叫王三，打天上的鸟一下子一个，一会儿的工夫就能装一口袋。刘员外搁心一琢磨：我女儿要是许配给这个人肯定错不了，用不着吃粮食，光吃肉也够了。忙上前说："我有个女儿想许配你为妻，不知意下如何！"王三一听，赶紧说："行！"老员外告诉他："我家住在刘家集，离此地四五十里，今年八月十五你到我家相亲去。"老员外说完骑着马走了。没走出多远又碰到一个皮铺的张五，牛皮熟[①]得又快又好，平常人一天熟一张，他一个人就顶三四个人干。老员外心想：这个年轻人本事也不小，就对他说："我身旁有个女儿，愿许配你为妻，八月十五你上刘家集找刘员外，便是我。"张五一听乐坏了，忙说："我八月十五准到！"老员外又走了，几天以后遇到一个书生在那儿给人家写呈子、卖字画儿，听人说他一天能写上百篇。老员外连称奇才，走上前打听，那人说："我是本地人，家住李家庄，人家都叫我李秀才。"他又把这桩事说给了李秀才。老员外周游碰到了能人，心里头那个痛快劲儿就甭说了，打马如飞一阵风往家走。这时从后面撵上来一个挑担子的人，老员外连连拍手叫绝，忙喊："站一会儿！"挑担子的收住脚步问："老员外你喊我有什么事？"老员外说："我是想看看你这两条腿，挑担子走路怎么比我这匹马跑得还快？"那人说："我是送信的邮差，人家送信骑马，我是全凭从小练就的这条飞毛腿。"老员外又问："你一天能走几站路？"原来，过去的邮差是一天一人走一百里路，走五十一个来回，五十算是一个站，邮差回答说："我一天能走十站路。"老员外一听又把亲事应给了这个人。

一晃到了八月十五。这天一清早，小姐下楼去给父亲请安，见爹爹在书房里闷闷不乐，就说："你为女儿找到称心如意的女婿，眼瞅着喜期就要到了，你怎么倒愁起来了？"老员外说："嗨！这事都怪老爹一时糊涂，一下子答应了四个人，这可如何是好？"小姐一听忙问："这四个人你都是怎么选的？"老员外把这事从根到梢说了一遍，小姐想了一下说："这事好办！咱们就让他们当场比试比试，谁的本事大，咱们就选谁。"

这一天四个人先后到了老员外家，小姐一见上前问道："你们四位相公都是来相亲的吧？"大家都说："对，正是！"小姐说："我爹因爱才心切，一下子答应了你们四位，可

① 熟：加工皮革。

老人膝下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今天你们当面比试比试，看谁的本事最大，我就嫁给谁。”于是开始分派差事：王三用弹弓把窗前的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打干净，张五熟四张牛皮，李秀才做文章一百篇，剩下邮差不好分派，她想一下说：“我姥姥家离这儿整五百里地，那儿有我小时候玩的一个晃铃，上头雕的龙头，里头有个玉石宝珠，这个东西叫‘缘’，你去给我取回来。”这四个人当下分头做事去了。小姐拿了一把椅子，坐在书生对面的桌子旁边，不声不响地等候结果。

单说这位李秀才，茶不饮，饭不吃，想得脑袋青筋暴起。他本来没有那么高的才学，是听说老员外家招亲，让别人替他吹出去的，写几篇之后再也写不下去了，真有点儿后悔不该把本事吹得那么神，这一来岂不是自找苦吃了！写什么呢？他掏出手绢抹抹鼻子上的汗水往外看，就看见王三坐在树下，手拿弹弓仰着酸溜溜的脖子嗤嗤愣愣一个劲地打，树叶却不见少；张五拿着刮刀，不会用，干脆就用呀咬、用嘴啃。李秀才想，瞅这样儿这二位也是徒有其名啊！这俩小子还不如我呢？这么一想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谁知就在这时候，只听“啪”一声响，邮差把“缘”顺着窗户就扔进屋了，这位小姐赶紧出去相迎。李秀才一看，心里头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酸甜苦辣什么滋味儿都出来了，于是提笔写道：

弹打槐树嗤愣愣，
嘴啃牛皮不嫌腥，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讲 述 者：郭春印 男 71岁 抚顺县大柳乡三家子村 农民
采 录 者：姚永佳 男 抚顺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抚顺县大柳乡

331. 山东子卖工夫

（鞍山市）

从前，有一个木匠新娶了媳妇。那个媳妇就别提长得有多好了，不说是长得千娇百媚，在他们那一带十里八村也是一等人。这家小两口生活得挺好，三间大瓦房，女的在

家做家务，男的每天上外边做木匠活。

因为男的白天不在家，当村有四个小泼皮每天去调戏这个女的。每次来总在门外说："好、好、好，二百铜钱没人要。"把媳妇闹得挺心烦，整天关着秫秸门，可还是能隔缝看见。到了晚上当家的回来了，她就和当家的说："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总有这四个小子，见天拿着铜钱说，好、好、好，二百铜钱没人要。"小木匠说："明天他们再来，你说你要。"媳妇说："那，我要了这不把他们招家来了吗？""不怕，你和他们定好，白天把他们招来家，晚上留住，我有办法。"两口子暗暗地合计好了惩治这几个小子的办法。第二天小木匠又起来背好锛、凿、斧、锯出去了。

这四个小子又来了，还说那句话："二百铜钱没人要。"媳妇听了，说："没人要，那我要了。"四个小子一听，说："哎呀，大嫂你要可好啦，那咱现在就给你送屋去呗。""现在可不行，大天白日的，让别人看见多不好意思，你们四个最好快到天黑时来。这回好啦，我当家的三天四天回不来，他给人做活去啦，所以我今天才敢收你们的钱，让你们来啊。"媳妇又说："晚上来是来，你们得预备点酒预备点儿好菜，咱不管是夫妻也好，不是夫妻也好，咱们得乐呵乐呵。"那几个小子说："那当然了，咱们得好好快活快活。"

几个小子把酒、肉、菜买好了，晚上掌灯以后真的就来了。媳妇让他们上炕等着，她下厨房炒菜弄饭，不大一会儿饭菜全弄好了，上炕她就和这几个小子推杯换盏地喝上了。媳妇是盯架[①]给这个斟给那个斟的，谁也不好推辞。等吃喝完了，二更天也过去了，媳妇把被焐上了，对四个小子说："上炕睡觉吧。"

四个小子脱巴脱巴躺下了，可是不见媳妇上炕，急得他们直喊："大嫂你也上炕啊。"媳妇在外屋地绕晃就是不进屋。几个小子在屋里着急了："大嫂快来呀，要不我们下地拉你去啦。""嗳，这就妥，这就妥。"媳妇高声答应着让屋里屋外的人都能听见。她收拾完了进屋刚坐下，就听有人敲门："开门！"媳妇问："谁？""我！我的声音听不出来啊，开门！"四个小子一听小木匠来了，"这可怎么办？大嫂，怎么办哪，快想个办法啊！"媳妇说："有办法，我把炕洞子揭开你们钻进去，糊弄他走了就好了。他回来不知干啥来了。"说完把四个小泼皮弄炕洞里去了。

媳妇把炕面盖好了，下地给当家的把门开开了。当家的进来说："你干嘛呢，这么半天才开开门？""我不是脱躺下了嘛，我不得穿衣服吗，你怎么净事儿。""我不是净事儿，我忘了几件家伙，得回来取。我走得又饥又渴，你得给我烧点儿水呀。"媳妇说："烧啥水，喝凉的不行吗？""那哪行，我走得浑身是汗，喝凉的做病咋办，得烧热水。"

媳妇把大锅添上水，架上柴火两个人就烧起来了。这四个小子在炕洞里还不敢吵吵，连烟带火就把这几个小子熏里头了。

---

① 盯架：不停地。

第二天早上，小木匠买了四领席子，又到工夫市把老山东子领家来了。没敢直接领到家里，先让到界壁儿他二大爷家了，说："咱家没地方，你先在这歇会儿，这是我的二大爷家不是外人。"

他回家用席子把四个泼皮卷好，捆上了，就都放西屋了。收拾好了，大白天不敢往外弄啊，只好先放西屋里。他又把老山东子叫到东屋答对[1]他吃饭。

吃完饭，老山东子性急，就问："东家，你有什么活儿啊，我干什么哪？""你别着急，咱家活儿不多，你歇着先睡觉，等到晚上我找你。"老山东子心想：歇着吧。他坐累了就躺着，躺困了就睡，吃完晌饭，老山东子又找小木匠，"东家，俺坐着给钱不？""给钱。""得多咱干呢？""你等着吧。"

吃完了晚饭还让老山东子等着，老山东子说："东家，天都黑了，干什么活儿呀？""我这活儿得晚上干，我给你两个工钱。"

老山东子一听，这个事可挺便宜，白天闲着，晚上干点活给两个工钱，可挺好啊。

等到二更天，人都睡觉了，小木匠从西屋弄出一个席卷戳门后了，到二大爷家去找老山东子。

"起来吧，我这点儿活儿来啦。我是哥儿两个，我结婚啦，我兄弟他总有病，昨天死了。他还恋家，送他好几回啦、扛出去了，等我回来他又回来了，所以，我叫你来，看你体格挺好的，这回你远着点扔，别近了，近了他还往家跑。"

老山东子说："好了，还能让他跑回来，我远着点儿扔。"老山东就把门后的席卷子扛出去了。走了二里多地，他一合计，死孩子出村就扔，这都二三里了，扔了吧。扔完往回走，到家小木匠说："你看，告诉你远点儿扔，你看，你回来他也回来了。"

老山东一看门后，可不，席卷子还在那儿戳着呢。老山东说："真怪呀，他回来我怎么没看着呢？""那他能让你看着啊，他死了那是鬼呀。"老山东说："好，这回远点儿。"老山东子说完扛起席卷走了，走出有四里多地扔了。他回来一看门后又有一个。小木匠说："你还是扔近了，这不又回来了。"老山东说："要这样，得扔到什么时候啊。""你就得远点儿，离得远他把家忘了那才行哪。"

这回老山东子扛到约摸有六、七里地扔了，回来一看门后又一个。小木匠说："告诉你远点儿，你看这不又回来了。"老山东子说："好了，今儿个我豁出这一宿了。"

这回老山东子扛出有二十多里地，看前边有这么一个烧砖的破窑，心想："这回我让你跑。"他扛着席卷子上了窑顶，往下一扔，大喊一声："我让你跑！"这下可坏了，窑洞子里有个近村上市场领工的小财主，在里边蹲着拉屎，就听上边喊："我让你跑！"吓得他连裤子也没来得及提，起来就跑，剩下的屁屁都拉裤兜子里了。他这一跑，老山东子

---

① 答对：侍候。

这走那逛，经常到老丈人家寻吃寻喝，好吃就吃，好拿就拿。这样一来二去，老两口对他有些发烦了，可是馋姑爷儿没皮没脸。

这年到腊月二十三，老头儿想吃粘火烧，老太太说："先别吃，等晚上再吃，要不馋姑爷儿来了就给吃了。"老头儿说："那好办，我把粘火烧埋在火盆里，他来了我把火盆往炕里一推。"老太太说："可也行。"说着就拿两个粘火烧埋在火盆里。恰巧馋姑爷儿又来了。老头子把火盆往炕里一推，低头搓绳子。老太太面向炕里纺线，馋姑爷儿进来，两眼直转转。他看见火盆里"噗噗"地冒气，抽鼻一闻，有一股糊香味儿，心里想火盆里一定有好吃的。他就假装冻得直打颤，借这个引子把火盆慢慢移到身边，还要借什么引子能把好吃的弄出来，又叫老丈人说不出什么呢？他眼珠一转，道儿来了，找个话题："唉，这年头事真不好办，我和我兄弟分点儿地，他分的是顺垅，我分的是他的顶头垅。"边说边用火铲在火盆里比划，接着又说："他要是耕地时，不就把我的地给豁开了？"说着，拿起火铲用力一掘，掘出两个喷香的粘火烧，不容分说就把火烧吃了。

一晃到了年三十儿，家家都吃饺子。老两口又犯愁了，想：我们一吃饺子馋姑爷儿还得来吃。还是老太太道多："这回我们吃饺子，低头吃，别抬头，装没看见他，等吃完再和他说话。"老头儿说："好！好！"

老两口把煮好的饺子和烫好的酒摆好，刚吃，馋姑爷儿又来了。老头儿慌了，老太太说："别慌，还按咱俩说的办。"话音刚落，馋姑爷儿进来了，嘻嘻哈哈，这扯那拉，没话找话。可是老两口就是不抬头。馋姑爷儿见不理他，就站在那儿看老丈人、丈母娘吃饺子，心里打着主意。

老两口吃完了，老丈人笑呵呵地问："姑爷儿来了，还没吃饭吧？"馋姑爷儿说："咱家也吃饺子。饺子面不好，是秫米[1]面的，馅儿可好，是雀肉馅儿的。"老丈人说："你净胡扯，你们家这么些人吃饺子，哪来那么多雀儿？"馋姑爷儿说："你不知道啊，我刚磨完面就下雪了。我紧收拾慢收拾，没收拾净，我进屋的工夫，来一群雀落在碾盘上吃面子。我抱起磨杆压了一圈，就造了这么厚一层。"丈人说："你净瞎说，雀儿那么精，不等你到跟前还不都得飞了？"馋姑爷儿正好指桑骂槐："它们光顾吃了，没看着我。"

一晃儿，到了正月十五，老太太要灌猪血肠吃，把猪肠子挂在梁头暖着。老头儿看老太太把猪肠子挂在梁头上，问老太太说："你怎么把肠子挂在明面儿上，馋姑爷儿来了怎么办？"老太太说："生的他还能吃啊？"话音刚落，馋姑爷儿真的来了。老太太不作声，馋姑爷见此情景，这瞅瞅那瞧瞧，一眼扫着了挂在梁头上的肠子。他装着没看着的样子坐在炕边上，愁眉苦脸地说："你女儿老要上边外，上那么远干啥？一无亲二无故，有事没人照顾。"老太太说："你老嘟囔什么，爱上哪就上哪呗！"馋姑爷儿说："她是你身上

---

① 秫米：高粱米。

的肉，那股肠你就不挂着了？”老太太说：“我不挂了。”馋姑爷儿又说：“你真不挂着了？”老太太不耐烦地说：“不挂了！”馋姑爷儿说：“你不挂了，我可摘了。”一边说一边摘下猪肠子就走了。

讲 述 者：高元舫 男 60岁 海城市牌楼乡南炒铁村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高元林 男 海城市牌楼乡南炒铁村人
采录时间：1986年8月
采录地点：海城市牌楼乡南炒铁村

333. 丢 媳 妇

（北票市）

有个小伙子娶媳妇，操办了一天，亲亲友友的都走了，闹洞房的也散了，新媳妇在炕上坐着，小伙子就上界壁子送碗筷去了。界壁子小伙儿是个开豆腐坊的，爱说笑话，看见新郎来送家什儿，就指着墙上挂的大猪头逗他说：“我这儿有个十八斤沉的大猪头，你今天晚上要是在这儿住一宿不入洞房，这个大猪头就归你。”新郎也是年轻好胜，见界壁子逗他，就说：“晚一宿入洞房能咋的？这就在你这儿住一宿，你说话算话不算话？”“啥话呢！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就打赌，新郎一心想赢这个大猪头，真就脱巴脱巴在豆腐坊睡下了。

没想到隔墙有耳，有一个本村的坏小子路过豆腐坊的窗根儿底下，正好听见他俩说的这番话。这个家伙是个二流子，偷鸡摸狗什么事儿都干。他一听新郎真的在这儿睡下了，他就起了歹心了，瞅瞅三星，快半夜了，他就趁人不注意进了新郎家入了洞房，一看新媳妇蒙着“蒙头红”还在炕上坐着呢，就上了炕揭“蒙头红”。过去成亲都是父母包办，媒人牵线，男女双方根本见不着面，互相不认识，直到入洞房以后男的把女的“蒙头红”一揭下来，两个人才算见了面，不管对方长得丑俊，心里再不乐意后悔也晚了。男的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谁敢不从？女的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过门儿就得听人家摆弄了。坏小子把新娘的“蒙头红”一揭，新媳妇就问他：“你咋才回来呢？”坏小子撒个谎，说：“我到别人家有点事儿。”新媳妇也没往下问，两个人就睡觉了。到了后半夜，坏小子跟新媳妇说：“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呀？”“啥事儿呀？”“你不知道哇，我亲妈去世早，这个妈是我后妈。她待我不好，下晚你在屋坐着，我从外边进来的时候，听

见她在屋里说后半夜要把咱俩整死呢！”新媳妇一听毛了：“这咋整？这咋整？”坏小子说：“你别害怕，下地把东西收拾收拾，趁他们还没下手，咱俩带上东西蹓杆子。”新媳妇信了他的话，下地把细软之物、心爱之物包两包袱，他们一人挟一个包，鸳巴登儿地[1]出了屋，连夜就奔东城[2]蹓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新郎在豆腐坊那儿睡醒了，起来穿上衣服，对豆腐匠说：“怎样？说话算不？”豆腐匠说：“咋不算呢！这个十八斤的大猪头你就拎去。”新郎说：“那我就拎着啦，你可别后悔呀！”“不后悔，你拎去吧！”小伙子拎着大猪头就回家了。回到家进新房一看，媳妇没了！这工夫他妈已经起来烧火做饭了，他就问他妈：“妈，你儿媳妇哪儿去了？”他妈乐了：“傻小子，你们俩结婚入洞房，妈还能进屋给你看着她？你们俩是一块儿起来的吗？”小伙子说：“我昨天夜里没在家住哇，这不，给你赢个大猪头来！”就把昨天晚上和豆腐匠打赌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埋怨儿子：“你看你，头一天怎么让媳妇守空房呢！你一宿没回来，你媳妇准是不愿意了，一早上跑回娘家去了。你快点儿吃饭，吃完饭牵了毛驴到你老丈人家多说点儿好话，把媳妇接回来吧！”小伙子赶紧扒拉两口饭，牵上毛驴就走了。

新媳妇根本也没回家呀！老丈人一听说过门头一天姑娘就丢了，就不让了！老丈母娘也冲着小伙子来了，跟他要闺女！小伙子说不出道不明地憋了一肚子气，牵着毛驴就回家了。回家找了好几天，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这人哪儿去了！老丈人家认为姑爷把姑娘害了；小伙子家认为老丈人把姑娘偷着接回去了，另找了主，一女嫁二夫，想着骗钱财。两家各说各的理，最后就告到衙门去了。那时候是“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这一场官司打了三年，两家把家产全体登光了，小伙子的爹妈连憋气带窝火，得了一场大病都死了！官司也没个输赢，就撂下了，打不起了。小伙子一看这日子也没法过了，就把门一锁，扛一把锄头，出外打短工去了。一是挣两个钱饿口，二是走村串户地访访他的媳妇，一干就是一年多，每天到集市上去卖工夫，有雇工夫[3]做活的，讲好多少钱一天，就给人家干活。慢慢地，他也就往东城那边转过去了。

再说骗人的那个坏小子，骗走了新媳妇来到东城地面，觉着离家远了，没啥事儿了，就找个地方落下户了。他把新媳妇带去的细软、值钱物变卖变卖做开了小买卖，还发了财。几年的工夫，他把房子也盖了，井也打了，还置了不少地。你别看他置地，他可不干庄稼活儿，还是天天出去做买卖，雇人给他种地，媳妇还给他生了小子，日子过得挺好。

要说也巧，有一天骗人这小子到集上去雇工夫，正赶上丢媳妇的小伙子也来这集上

---

① 鸳巴登儿地：即悄悄地。
② 东城：泛指黑龙江、吉林一带。
③ 雇工夫：雇人干活。

卖工夫。骗人这小子这几年发财了，红光满面的，穿的也新鲜，早就不是四年前那个损样儿了；丢媳妇的小伙子自从丢了媳妇，打了三年官司，官司没打赢又出来做工夫，一天天愁眉苦脸的，早就变得黑瘦黑瘦，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了。两个人三四年没见面了，见了面又都有了这么大变化，结果谁也没认出谁来，反正我雇工夫你卖工夫，就把丢媳妇的小伙子雇去了。

骗人的小子把丢媳妇的小伙子领到家，让小伙子摇辘轳打水浇园子，又让媳妇开畦口子，安排完，他又上集去做买卖去了。浇了一会儿，小伙子热了，就把身上的小褂儿脱下来，搭在围井沿二尺多高的小墙上，又把在腰带上掖着的小钱褡子也顺手搭在小墙上。过去，姑娘出门子时都给女婿绣个四寸宽六寸长的小钱褡子做为信物送给女婿。这个媳妇跟着骗子跑的时候把这个小钱褡子落在柜盖上的小帽盒里边了，丢媳妇的小伙子娶一回媳妇就得这么一个小钱褡子，他把它做为心爱之物，成天带在身上。他把小钱褡子搭在墙头上，正在开畦口子的媳妇发现了：这个小钱褡咋这么眼熟呢？这个人听口音还像我们家乡那边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过去人封建，男女不说话。这个媳妇心里纳闷儿，可也不敢直接去问这个大小伙子。又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停下辘轳解手去了，这个媳妇赶紧过来看这个钱褡子，一看愣住了：这是自己亲手给女婿绣的钱褡子，自己做的活儿自己认得！她就纳闷儿：这个钱褡子咋落到这个人手里了呢？那天临出来时我把它放在小帽盒里了，还没送给女婿，怎么到他手上了呢？一会儿他回来我得问问他！不一会儿，小伙子解手回来了，媳妇就试探着问："大哥，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这边儿的人，你从哪儿来呀？怎么到这儿来了？"小伙子一听问这话，叹了口气，就把新婚之夜怎么跟人家打赌，第二天媳妇没了，两家怎么吵架，打了三年官司闹得家破人亡，自个儿怎么出来做工夫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又指着搭在墙上的小钱褡子说："你看，这个小钱褡子是我媳妇绣的，我娶了一回媳妇，就剩下它了！"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媳妇听完这番话，气不打一处来！她寻思，没想到糊里糊涂地跟个骗子过了三、四年，还给他生个孩子！就问小伙子："你现在要是看见你媳妇你还认得吗？"小伙子说："不认得，我俩也没见过面呀。这个小钱褡子是我媳妇绣的，我看见它呀就算看见我媳妇了！"媳妇也哭了，说："这个小钱褡子就是我绣的，我就是你媳妇呀！"接着，就把新婚之夜怎么等着他，怎么进来个小子揭了她的"蒙头红"、那个小子又怎么吓唬、欺骗她，他们又怎么逃到东城来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了，问小伙子："我丢了那天，你们屯子是不是有个小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小伙子说："是有个二流子没有了。"媳妇说："这不快晌午了吗？他天天晌午回家吃饭。等他回来的时候你好好看看，看看是不是他。"

不一会儿，骗人的小子回来了。小伙子就站在井台上一边打水一边端详他。在集上讲价钱的时候他没注意这个东家长相啥样，这回仔细一端详，这个东家还真是他们屯子失踪的那个二流子！等那个骗人的小子吃完饭走了，媳妇问他："是不是你们屯子的人？"

小伙子说："是。"媳妇就问上他了："你敢干不敢干？"小伙子问："敢干咋的？不敢干咋的？"媳妇说："你要敢干，明天你再来，把他的那个儿子推到井里去，他就准得告你；他一告，咱们就跟他打官司，咱们人证物证都有，打官司准赢！你要不敢干，今天干完活你就走你的，做你的工夫去，再也别登这家门槛儿！我也想我自个儿的道儿，哪棵大树吊不死人呢！"小伙子一听，寻思：这小子拐走了我的媳妇，整得我家破人亡，我不能让他消停了！就牙一咬，心一横，说："中！"

第二天，小伙子真又来了，趁骗人的小子上集的工夫，把他儿子逗到井边，一把就把他推到井里去了。等到晌午，骗人的小子回来一看儿子没了，就问孩子哪儿去了，小伙子就说："是我把他推到井里去了。"骗人的小子到县衙就把他告了。小伙子来到大堂上，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县官又把小伙子媳妇传上来一问，结果两个人说的完全相符，还有那个小钱褡子做物证。县官一看人证、物证都有，当场就判了：小伙子领回原妻，骗子的原告撤消，他儿子死也就算白死了，两下顶了。

从此，小伙子这才跟自个儿媳妇生活在一起，回到了老家。只可惜了那个小小子儿，刚来到人世两年就被淹死了，他有啥罪呀？

讲 述 者：李祥荣 男 蒙古族 59岁 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凌北村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白景利 男 蒙古族 北票市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4月

采录地点：北票市凌北村

附：异文

山东曹州府小王庄，有一个名叫王小二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贫苦，全靠王小二卖力气钱过活。

王小二长到十八九岁了，当妈的生活怎样艰苦也想着要给儿子巴结个媳妇，每天是口挪肚攒的，花钱托人说媳妇。通过媒人的介绍，在三十里地以外的小黄庄，有这么一家也母女二人过活，生活也十分贫穷。那时也就得穷人找穷人，他们打听到王小二老实肯干，也就愿意了，很快把这门亲事定了。

缓过年来办喜事。王老太太人缘挺好，在村里求了辆车，又找了娶亲婆，求了男女三名娶亲的客[①]。因那时娶亲不能有单要双，加上赶车的和新媳妇共是六人。先前娶亲都是一早去，在媳妇那边吃一顿饭，有酒有菜的。迎亲的都是穷苦人，冷丁见到酒菜就都喝多了。

① 客：音 qie，词义不变。

王老太太几年来口挪肚子攒的钱给儿子娶媳妇，现在是人财两空。媳妇没个踪影，娘家人还老来打听，真是有口难说。怎能把个媳妇从半道儿给丢了呢？王老太太一着急一上火，病倒了，不久就死了。

王小二心想，母亲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也过不下去了，不如到外边闯荡闯荡，听人说有破镜重圆的，要是上天有眼，我就不兴找到她？豁出去我这一辈子，找她去！就这么，他到处流浪，走到一个村子，就打听有没有外来的女人。没有，就在那打打短工做做活挣点儿钱再走。

一晃他流浪了二年，就流浪到山西。那时卖短工都得到工夫市，就被这个山西商人把他雇去了。正赶上收麦子，因为这家是买卖人家，没有多大力气，净是使唤人，也就种个三垧两垧地，找一个人收麦就行了。山西人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挺结实，是个能干活的人，就把他叫来了。

从工夫棚子[①]回来，家里早早就把饭预备好了。吃完了饭把王小二送去割麦，到晌午了，就让姑娘给他送饭。

在地里两人一说话，姑娘听出这人是山东口音。姑娘就说："听你的话，好像咱们是老乡，你是山东人吧？""是。""你是哪府的？""是曹州府的。""你住哪个庄？""我住小王庄。""你家净什么人？""家就我们娘儿两个。老母亲死啦，剩我这一个人，我就流落在外。流落在外也有我的心事，在两年前，母亲给我订了一门亲，娶亲那天，咱们求人求的不适当，都喝醉了，把新媳妇丢了。我母亲忧愁来忧愁去就忧愁死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哪？想出个拙道道儿来，到处流浪，到处访，看能不能访到我的媳妇。"王小二又说："我听你说话也是山东人？"

"是，我也是曹州府的，我是小黄庄人。我听你说这个话……那么你娶亲是哪一天？"姑娘又问："那个日子你还能不能记得了？"

王小二说："那我怎么能不记得，是三月初三那一天。"

姑娘说："得啦，你这一说你是访着啦，我就是你失掉的媳妇。"姑娘把那天发生的事，怎么来怎么去说了一遍。姑娘又说："那天我怎么喊，车上的人也听不见，又碰上个山西人，他就把我拐骗到他家了。这二年当中，我像个奴才一样，起早贪黑奴打夜做，受尽了煎熬。这不是，你来割麦子，起早我给弄了饭，晌午送饭，你一天割的麦子，我还得把它戳起来。山西人有个老婆外号叫母老虎，哪地方做不到，就又打又骂。"姑娘又对小伙子说："你这回来，咱俩可有出头的日子啦。"

王小二说："咱俩这也走不了啊。"

"走不了没关系。他这麦子割完了还得往场里收，收完了还得搁人打。你做活中加小

---

① 工夫棚子：打短工的集市。

心，好好干，他要看好你了就不能打发你走。你就在这儿多干几天，咱把他院子都摸熟了。他还养着牲口，咱俩准备好、定好日子，拉出马咱就连夜逃走。我想咱俩走了他也不敢去找。”他俩就这么合计好了。

干了一个月的农活儿，小伙儿一有了这份儿心，就陆续地往外支钱。怕到最后要走了拿不到钱，再走不了就麻烦了。天天支钱，临走也就能剩了三两天钱没拿到手，也就不要了。

就这么着，这天已是到了三更天，姑娘听了听，山西人两口子都睡熟了，就出来了，找到小伙子，又牵出牲口。这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也没大门上锁二门紧闭的，两个人摸到小角门，开了门骑上马就逃走了。

从此小夫妻俩人回到山东，过团圆日子去了。（鞍山市）

讲 述 者：于春贵 男 72岁 鞍山市立山区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缪歌今 女 36岁 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5年11月

采录地点：鞍山市铁东区

334. 懒汉娶媳妇

（朝鲜族　沈阳市）

老早老早以前，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模样儿长得俊，体格也挺棒，就是有一样毛病：懒！要问咋个懒法儿呀？那是干活儿懒得哈腰，说话懒得张口，就连拉屎都懒得措屁股。就因为这，十八九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谁有姑娘会嫁给他？

有一天，阿妈妮对儿子说：“人小的时候靠父母，长大了就得靠自个儿，阿妈妮不能养活你一辈子呀！你还是出去找条生路吧，不出息个人样，别回来见我。”

世上的懒汉大都有个犟劲儿，这懒汉听阿妈妮这一说，鼻孔眼儿里“哼”了一声，说：“出去就出去，阿妈妮你等着，我保准给你娶个儿媳妇回来！”

这懒汉哼着阿里郎打令，晃晃当当地朝前走啊，走啊。他这是要上哪儿去呀？他自个儿也不知道，反正是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到哪儿。

懒汉出门才走上小半天，嘴里的哈欠就一个连着一个。俗话说，馋人好吃喝，懒人好睡觉。他这是困了，懒汉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一躺，呼噜上了。

他睡着睡着，“噗哧”乐了。他乐啥呀？原来懒汉做了个梦，梦见自个儿娶媳妇了，你说他能不乐嘛！可梦总归是梦，这懒汉醒来伸个懒腰又往前走。这时候正是秋天，他走着走着，捡到一穗稻子。

世上的懒人大都脸皮厚。这懒小伙子看看太阳落山了，肚子也饿了，就找一家人家投宿去了。懒汉“咣咣”敲了两下门，问：“主人在家吗？”主人赶忙迎出来问：“是哪儿来的客人呀？”懒汉慢声慢语地答：“我是打后面那个村子来，到前面那个村子去的人，天黑了，想在你家借一宿行吗？”好心的主人把他迎进了屋，用热腾腾的饭菜招待他。这懒汉吃饱了也喝足了，把捡来的那稻穗儿搁在身旁，就睡觉了。

这懒汉早晨起来一看，身边的稻穗儿没了，就问主人：“我昨晚撂在这儿的稻穗儿咋没了呢？”主人忙说：“那兴许是叫耗子给拽跑了吧？”这懒汉把嘴一撅讹上了：“既然是你家的耗子偷走了我的稻穗儿，那就还我一只耗子吧！”主人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人，一看惹不起，赶忙逮了只耗子把懒汉打发走了。这懒汉拎着耗子上路了，心里还美滋滋的。美啥呀？他寻思：我用一穗稻子换了一只耗子，这多占便宜呀！

懒汉走啊，走啊，连睡带玩儿又混过了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又到一家去投宿。

懒汉“咣咣”敲了两下门，问：“主人在家吗？”主人赶忙迎出来问：“是从哪儿来的客人呀？”懒汉慢声慢语地答：“我是打后面那个村子来，到前面那个村子去的人，天黑了，想在你家借一宿行吗？”好心的主人把他迎进了屋，用热腾腾的饭菜招待他。这懒汉吃饱了也喝足了，把那只耗子往衣柜腿儿上一绑，就睡觉了。这懒汉早晨起来一看，身边的耗子没了，他就问主人：“我昨晚上绑在这儿的耗子咋没了呢？”主人忙说：“那兴许是让我家的猫给叼去了吧？”这懒汉嘴一撅又讹上了：“既然是你家的猫叼走了我的耗子，那就还我一只猫吧！”主人碰上了这种不讲理的人，一看惹不起，赶快把自家的猫送给了他。

懒汉走啊，走啊，连睡带玩儿又混过了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又到一家去投宿。

懒汉“咣咣”敲了两下门，问：“主人在家吗？”主人赶忙迎出来问：“是哪儿来的客人呀？”懒汉慢声慢语地答：“我是打后面的那个村子来，到前面的那个村子去的人，天黑了，想在你家住一宿行吗？”好心的主人把他迎进了屋，用热腾腾的饭菜招待他。这懒汉吃饱了也喝足了，把那只猫往被窝里一撂，就睡觉了。

这懒汉早晨起来一看，猫没了。就问主人：“我昨天带来的那只猫咋没了呢？”主人抱歉地说：“都是我家那只狗不好，昨晚上把您的猫给咬死了。”这懒汉把嘴一撅又讹上了：“既然是你家的狗把我的猫给咬死了，那就还我一条狗吧！”

主人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一看惹不起，赶忙把自家的狗给了他。

懒汉牵着狗走啊，走啊，连睡带玩儿又混过了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又到一家去投宿。

懒汉“咣咣”敲了两下门，问：“主人在家吗？”主人赶忙迎出来问：“是哪儿来的客人呀？”懒汉慢声慢语地答：“我是打后面那个村子来，到前面那个村子去的人，天黑了，想在你家借一宿行吗？”好心的主人把他迎进屋里，用热腾腾的饭菜招待他。这懒汉吃饱了也喝足了，又告诉主人把放在当院儿的那条狗喂了，他这才去睡觉。懒汉早晨吃完了饭，准备领着狗上路呢，到当院儿一看，这条狗血赤糊拉地死了。懒汉就问主人：“我的狗怎么死了呢？”主人慌忙回答：“对不起，是我家的那头牤牛把狗给顶死了，我买条狗还给你吧！”这懒汉“哼”了一声，又讹上了：“那不行！既然是你家的牛把我的狗给顶死了，你就得还给我这头牛，不然我就上官府去告你！”这家主人本来胆小怕事，一听这懒汉口气挺硬，怕把事闹大发了，只好忍痛将大牤牛送给他。

这下子可乐坏了懒汉，他牵着牛上了路，走一路跳了一路扭肩膀子舞。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又到一家去投宿。

懒汉“咣咣”敲了两下门，问：“主人在家吗？”

主人赶忙出来问：“是哪儿来的客人呀？”

懒汉慢声慢语地说：“我是打后面那个村子来，到前面那个村子去的人。天黑了，想在你家借一宿行吗？”

好心的主人把他迎进屋里，用热腾腾的饭菜招待他。这懒汉吃饱了也喝足了，又告诉主人把拴在牛棚里的牤牛给喂一下，他这才去睡觉。

第二天，太阳都晒腚了，懒汉还不起炕。这时候主人慌里慌张地跑进来嚷道：“哎哟，客人呐，可不好了，您那头大牤牛也不知怎么死了！”

懒汉听了这话，当时就蹦起来了：“什么？我的牛死啦！”这时候懒汉来了麻利劲儿，连鞋都没顾上穿，蹿到牛棚一看，那牤牛真的死了。

这下可不得了喽，懒汉揪住主人的衣领子问：“这牛是谁喂的呀？”

主人哆哆嗦嗦地回答：“这……这牛是我闺女喂的！”

懒汉一听，心里反倒乐了。他乐啥呀？他寻思：一穗稻子换了一只耗子，一只耗子换了一只猫，一只猫换了一条狗，一条狗又换了一头牛，这回一头牛又该换回一个媳妇了！就对主人说：“你知道这是一头多么贵重的牛吗？既然是你的女儿把我的牛喂死了，那就把你的女儿赔给我做媳妇吧！”

主人一听，这哪行，一口咬定：“这不公平！”当时就去官府上告了。

这官府里新来了一个糊涂官，他为了弄清这牛是咋死的，叫人把牛肚子给豁开了。一看，牛肚子里有一颗大铁钉，这糊涂官当时就判决说：“既然是姑娘把牛喂死的，就该拿这个姑娘去赔牛的主人。”

你说这家人倒霉不倒霉呀！可是官府判的，又有啥法子呢！只好把十六岁的俊姑娘赔给了懒汉。

当时，这懒汉就朝人家要了一个大衣柜，把姑娘往衣柜里一装，撂在背架子上就背走了。

懒汉这回可不是瞎走了，而是往自个儿家里走。他一边走一边寻思：都说我懒，没出息，哼！这回我把媳妇背回家，好好给你们看看。他越寻思越高兴，也就不知道累，越走越快。

不过，这懒汉背的是个大活人加口柜子，也是够他受的，还没到晌午的时候，肚子里就叫唤开了，觉得又饿又渴。

事儿也赶巧，懒汉刚走到这么一个村口，就看见一乘娶亲的花轿进了一家大院儿。懒汉这一下可乐了，碰到办喜事的人家，进去少不了讨点酒菜吃。他这么寻思着，把背架子往村口的一棵大柳树上一靠，对姑娘说："姑娘呀姑娘，我到前边办喜事的人家要点儿吃的去，回来的时候也给你带点儿打糕和松饼，你在这儿等着！"

那姑娘在里边一声儿没吱。

再说这懒汉有不少日子没喝酒了，到办喜事的人家一喝起酒来，可就不是一盅两盅了，直到酒醉饭饱，他这才里倒外斜地走了出来。这个贪心的家伙，只知道填饱自个儿肚子，却忘了给姑娘带点儿吃的来，背起背架子就上路了。

这懒汉没走出几步，就发话了："嗬！怪事儿，这背架子咋比先前沉了呢？是我喝醉了酒？"

这懒汉边叨咕边打着饱嗝儿往前走。走啊，走啊，忽然，他觉得后屁股冰凉，原来是柜子里"滴答、滴答"往下滴水，把懒汉的裤子都湿透了。这时候懒汉又说话了："姑娘呀姑娘，你有尿也得憋着点儿呃，别往我身上撒呀，再憋一会儿就到家了。"

懒汉"呼哧、呼哧"地走啊，走啊，傍太阳落山的时候，可算到了家了。

懒汉一进大门就喊上了："阿妈妮，阿妈妮，快来呀！我把媳妇娶到家了！"阿妈妮一听，心里寻思：莫不是这懒小子真的出息成人了，还娶个媳妇回来？就赶紧跑出去接。

懒汉把背架子撂下来，把背架棍往上一支，就赶忙去开柜门儿。

等这懒汉把柜门一打开，怎么样？他眼睛发直，一屁股就瘫在那块儿了。你猜怎么着，衣柜里装的不是姑娘，全是湿漉漉的豆腐渣。

原来，岔头儿就出在懒汉半道儿喝酒上。那姑娘在柜里喊救命，正好碰见一个卖豆腐渣的，他把姑娘救出去了，又往柜子里装满了豆腐渣。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2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29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2年

采 录 地 点：裴永镇家

335. 傻小子拐媳妇

（朝鲜族　沈阳市）

也说不准是哪一年，反正是很早以前，天下起了战事，京城里的男女老少纷纷逃往乡下避难。

京城里有一个朴两班，他有一个漂亮、聪明的妻子。他们成亲才不到半年，就随着避难的人群一起逃往乡下。

说起这个朴两班的妻子，也是一个富人两班家的闺女，是在闺阁里长大的娇女子，识文断字，能诗会画，可从没出过远门。这会儿她背着个大包袱，走在坑坑洼洼的小道儿上，出城没多远，腿脚就疼得不行。起初朴两班扶着她，还能一瘸一拐地走两步道儿，可是后来腿脚就不听使唤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是一步也挪不动了。眼看着身后的兵马就要追上来了，这可咋办呢？

正在朴两班没着没落的时候，就听远处传来了“哒哒哒”的马蹄声，一个黑小伙子骑着一匹大马跑了过来，看样子也像避难的。朴两班就一把抓住马缰绳，对小伙子说：“尊敬的先生，我的妻子从没走过远道儿，这会儿实在迈不动步了，求先生行行好，给她驮一段路吧！”

小伙子低头一瞧，嘶！简直是天下第一等的美人，那脸盘就像十五的月亮，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么漂亮的女子呢。当时就爽快地答应说：“行，快扶上马吧！”

这小伙子把人家的媳妇往前边一驮，自个儿往媳妇的身后一坐，挥起鞭子就跑开了。

要问这小伙子是谁呀？他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小偷、骗子，这匹马就是趁兵荒马乱的时候偷人家的。只因这小伙子傻里傻气的，平时又好偷鸡摸狗，到了三十岁还没有说上媳妇。这回他出门到城里，就是想趁大乱的工夫拐个媳妇。没曾想，这个老实巴脚的朴两班，竟然拱手把媳妇送给了这个家伙，这不是等于把小鸡献给了黄鼠狼嘛！

这小伙子驮着人家的媳妇，鞭子越抽越猛，马儿越跑越快，一会儿就把朴两班甩没影了。媳妇担心丈夫会走丢，对小伙子说：“等一等我丈夫吧！”

小伙子“哼”了一声说：“等啥呀？一会儿把后面的追兵等来了，你还要不要命啦？到这时候了，还顾着丈夫，赶快逃命吧！”说着朝马屁股“叭叭”抽鞭子，还是马不停蹄地跑。

跑啊，跑啊，离开了逃难的人群，跑进了一个深山沟里。媳妇觉着不对劲儿，就问小伙子：“这是往哪儿跑啊？”小伙子答：“往我家跑！”媳妇一听坏事儿了，原来这小伙子不是京城里逃难的，肯定没安好心眼儿，当初说啥也不该上他这匹马，可是，事到如今后悔也晚了。

马儿跑啊，跑啊，跑到一座矮趴趴的草房前边，小伙子勒住了缰绳，对媳妇说："到咱们家了，下马吧！"接着又朝屋里喊上了："阿妈妮，媳妇娶到家了，快出来接儿媳妇啊！"

这媳妇一听，心里"咯登"一下，原来她是被小伙子拐来当媳妇的。不行！得想办法逃。

这时候，一个满头白发的哈儿妈妮拄着拐棍儿迎了出来。她仔细端详了一下这漂亮的媳妇，埋怨儿子说："你又做坏事了，不知把谁家的夫人给骗了来！"听这话，哈儿妈妮的心眼儿并不坏。这媳妇一寻思，到了这个地步，想走走不动，要跑跑不了，只好先呆一晚上再想主意吧，也就跟着哈儿妈妮进屋了。

不一会儿，哈儿妈妮就端上来饭菜让媳妇吃。媳妇跑丢了丈夫，被人家拐了来，只是流眼泪，哪还有心思吃饭呢？她一边吃着饭，一边在心里打着主意。这边儿撂下了铜匙，心里的主意也来了。

吃过了晚饭，小伙子忙不迭地把阿妈妮撵到厨房里，上了炕就要同人家媳妇同宿。

媳妇没有发火，对小伙子说："我既然跟你来了，就是你家的人了，何必这么性急呢！我是个结过婚的人，可你还是个小伙子呀！结婚是人在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怎么能这么悄没声儿地成亲呢。依我看，咱们还是挑个日子，举行了婚礼再同宿吧！"

小伙子说："要操办哪来的钱呐？"

媳妇赶忙说："这你不必发愁，我娘家是个大富人家，我写封信，家里会给咱一大笔钱的，婚礼不就可以办得更体面一点儿嘛！"

有心眼儿的媳妇，为了验证小伙子识不识字，特意对他说："你去拿笔墨纸砚来，我说你写。"

小伙子挠挠头说："我一个大字都不识，这信还是你来写吧！"说着就从邻居家里借来了笔墨纸砚。

媳妇挥起笔来，不一会儿工夫就把信写好了。小伙子心急，恨不能第二天就成亲，带着信连夜骑马上路。

小伙子催马加鞭跑了一宿，第二天一清早就来到了媳妇的娘家，二话没说就把信交给了娘家的人。

这傻小子压根儿就不认得字，只知道信上满是白纸黑道儿，究竟写的啥，他可是一丁点儿都不知道。

等娘家的人把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带信去的人是个强盗、骗子，在我们两口子去乡下避难的路上，他把我拐骗来，非要逼我成亲。接到信后要狠狠地揍他一顿，然后派轿子来接我。"

这家人一看信，气得眼里直冒火，什么阿爸基阿妈妮、哥哥嫂子、弟弟妹妹，忽啦

一下就把这傻小子给围住了。

小伙子一看不好，哆哆嗦嗦地说："你们这……这是要干……干什么呀？"

"干什么？要打死你这个拐人家媳妇的骗子、强盗！"说着，你一拳头我一撇子，你一巴掌我一脚，就听"噼里啪啦"，"希隆忽隆"一阵响，把傻小子打得血淌下来了，尿流出来了，屎也拉裤兜里了。这家人没打死他，总算给他留了一条命。这不是可怜他，而是留着他好带路。

当时娘家就派轿子把女儿接了回来。就这么着，聪明的媳妇靠着自己的智慧，终于逃出了骗子的手心。

这边儿接媳妇的轿子走了，傻小子也来火了，他没地方发火，就冲着阿妈妮出气，他一边打自己的阿妈妮，一边骂道："你这个臭阿妈妮，为啥不教我读书认字？我要是识文断字，能白挨这一顿打？能把娶到家的媳妇给丢喽？"

讲　述　者：金德顺　女　朝鲜族　82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　家庭妇女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裴永镇　男　朝鲜族　29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　干部　大专
采 录 时 间：1982年
采 录 地 点：裴永镇家

336. 骗　　术

（新金县）

伪满时，普兰店有个牲口集，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有个细高挑大个儿，身穿大褂，头戴礼帽，手拿文明棍的中年人，来到一家木匠铺，问："掌柜的，有上等的太师椅吗？"

过去，出门看穿戴。掌柜的一看，这个中年人穿戴挺阔气，像个有钱家的阔少爷，连忙点头哈腰地说："有！有！我这里有黑色的、紫色的太师椅，大爷请挑吧！"

中年人挑了一个紫色的太师椅，说："我身上没带钱，你打发伙计跟我去取吧。"

掌柜的点头说好，忙打发一个小伙计跟着中年人去取钱。过去跟人去取钱不能白跑腿儿，有赏钱，也就是"小柜"。小伙计拿着太师椅，高兴地跟中年人走了。

中年人出了木匠铺，又来到一家杂货铺。他叫小伙计在门外等着，自己进了杂货铺，问道："掌柜的，有上等的烟袋吗？"

掌柜的一看这个中年人穿得板板的，像个有钱大爷，便满脸陪笑地说："有！有！我

这里有玉石、玛瑙嘴儿的烟袋，大爷请挑吧！”

中年人挑了一个玛瑙嘴儿的烟袋，又装上一袋好烟，说：“我身上没带钱，你打发伙计跟我去取。”

掌柜的点头说好，忙打发一个小伙计跟着中年人去取钱。小伙计拿着烟袋，高兴地跟着中年人走了。

中年人出了杂货铺，又来到一家皮铺。他叫两个小伙计在门外等着，自己进了皮铺。他买了一个马鞍子，同样说身上没带钱，叫掌柜的打发伙计跟着去取钱。掌柜的也点头说好，打发一个小伙计拿着马鞍子跟着中年人去了。

中年人出了皮铺，又来到牲口集。他往太师椅子上一坐，手一伸，杂货铺的小伙计赶忙递上烟袋，随手装上烟点着火。中年人二郎腿一翘，展样样[①]地抽起烟来。

牲口集上的人一看，直咂牙花子：嗬，这人真势派呀！来买马还跟着人伺候，也不知哪来的有钱大爷，忽啦一下都围了上去。这个说他的马好，那个说他的马好，一个个都夸自己的马好。

中年人挑来挑去，相中了一匹枣红马，问道：“这匹马要多少钱？”

卖马人怕要跑了主顾，就说：“哎！什么钱不钱的。你先骑一下试试，要是看好了，价钱好说，就凭大爷赏吧，你也不能亏待我。”

“好吧！”中年人把烟袋往脖子后一插，上了马，在场里溜了一圈，然后下马说道：“你这匹马有点儿颠呀！”颠，就是瘸。

卖马人一听，说道：“什么？我的马颠？没有的话！那是场地小、马不敢跑。你骑上马上场外试试？”

“好吧！”中年人把马鞍子一备，翻身上了马，呱呱两鞭子，那马就跑没有影儿了。

卖马人也不害怕，心想：反正他有三个伙计在这，也跑不了。他点上一支烟，边抽边等。等来等去，天好晌了，中年人也没回来，卖马人有点急了，便问那三个伙计：“哎！你们当家的怎么还不回来？”

那三个伙计说：“他不是我们当家的。”接着便把事情的经过对卖马人说了一遍。

卖马人一听，才知上当受骗，一屁墩儿坐在地上。

杂货铺和皮铺的小伙计也傻眼了，烟袋和马鞍子也被骗走了，回去怎么交差呢？

讲 述 者：秦克玉 男 42岁 新金县福利厂 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王连发 男 新金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3月

采录地点：新金县普兰店

---

① 展样样：意为大模大样。

337. 童　子　贼

（沈阳市）

早先，有一家姓杨的庄户院儿，两口子四十多岁还没儿女，急得两人抓心挠肝的，夜夜做得子梦。

还别说，媳妇这一年真的怀孕了，生了一个胖小子。这媳妇生孩子时难产，孩子降生，她就死了。当家的抱着孩子，他是笑一阵哭一阵。喜的是自家终于有后了，悲的是儿子是媳妇命换的。为这，给儿子取名叫念母。老杨头儿这么大岁数得了儿子，又可怜孩子没有娘，拿念母珍贵得像掌上明珠，娇生惯养，恨不能整天含在嘴里。念母到五六岁光景，就惯得不成样儿了。

那时候，乡村里常来货郎，走街串巷卖个针头线脑儿的。念母最爱挤货郎担了，人家也不把个小孩子放在眼里，有一回，念母抓走了一包针，两个铜顶针儿，拿回家交给他爹。老杨头儿乐得眼眯成一条线，连声夸："好儿子，真行！这么点儿就知道置家了。"

念母受了他爹的夸奖，胆子就大了。过了几年，货郎担上能上手的他全敢偷，每回偷来东西，老杨头儿都把儿子夸上几句，寻思这是儿子知道过日子，往家划拉东西。

念母十来岁时，对货郎担瞧不上眼了，到村里人家串门，看好什么东西，顺手牵羊，拿了就走。一回两回人不知，三回四回人家就不让了，天天有人上门来找。老杨头这才觉出不对劲儿了，等找的人一走，就把念母打一顿。打归打，他也没跟念母把道理说开。

念母偷上了瘾，几顿打怎能改得过来？他进了谁家门，要是空手出来，心里就像没着没落似的。十四岁那年，他到西院人家去玩，人家拿他像防贼似的，把零碎东西全收起来了。念母看看没啥好偷的，就想空手走了，一出门，见这家门后有一口铁锅，原来，这家饭锅漏了，新买了一口，还没安上。念母像拿自己家的，上去就提溜走了。这家知道以后不让了，找上门来，对老杨头儿说："街坊邻居住着，你儿子也真太不像话了，今天偷这个，明天偷那个，这回把我家饭锅偷走了，还让我们一家吃饭不？"老杨头儿一听也来气了，心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儿子这事做得太过份了！晚上，念母一进家门，老杨头儿早拎着棒子等在那里，搂头盖脑就是一顿暴打，打完，就把念母撵出了家门。

这时候正是秋后，外面刮着小北风，吹得人直打战战。念母不敢回家，也不敢往远走，就来到村外，找个背风的小山坡，想在那里凑乎一夜，等明天老爹消了气再回家。他靠在山坡上，刚刚打了个盹儿，就被惊醒了，细听听，山背坡有几个人正大声小气地说着什么。只听一人说："伙计，光听说这村张财主家有几箱子值钱东西，可谁知他家大门

朝哪开？值钱物都藏在哪儿？”有一个人接过话茬：“可不，要能在村里找个人当内线就好啦。”

念母一听，精神头儿就来了，心说，上哪找内线？我就是现成的！不过，我得先吓唬吓唬他们。他一骨碌就从山坡站起来，冲着背坡的人大声说：“好哇，青天白日的，你们就想偷人家，看我去报官！”

这伙儿人冷丁地吓了一跳，这才是“路旁说话草棵里有人听”，心说这下子可完了，再一瞅，说话的原来是个半大小子，又都没在乎。有一个人过来把眼一瞪说：“屁大点儿孩伢子管事还不少呢？谁说偷了？我是看你想偷！”

念母赶忙说：“你听岔了，我是说偷老张家算我一个，我就是这村的，他家的底细我全知道，我给你们当内线。”那个人乐了，说：“那敢情好。”念母说：“可有一宗，偷来的东西得分我一半儿。”这伙贼合计了一下，那个人又出面说：“一半儿太多了，这样吧，到时候按人头分，见人见份儿。”念母同意了。

工夫不大，念母已经将这伙贼领到了张财主家宅子外。他们顺着院墙绕了半圈儿，念母说：“到了，墙里就是老张家的库房，值钱的东西全在这屋子里，门上有好几道锁呢。”

这伙贼说：“好办，这事不愁。”敢情他们随身都带着家什儿，一阵忙活，就把墙掏了一个能进出箱子的大洞。为首的探进脑袋一看，嘿，里面有五个大箱子，谁进去把箱子推出来呢？这伙贼互相挤挤眼儿，对念母说：“你个子小，灵便，你进去把箱子推到洞口，咱们在外边接你。”

念母看出这伙人对他没安好心，还是挺痛快地答应了。他进了库房，一口气推出四个箱子，又把第五个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搬出来，将空箱子推到洞边，轻手轻脚地打开箱盖，自己钻进箱子里，轻轻合上盖，使劲将箱子往前蹭了两下。这伙贼人看箱子一露头，一使劲就把箱子拽出来了。紧接着，就七手八脚地用大石头把洞口堵上了，满以为这回把念母堵在里面了。这伙贼背上这五个箱子，一口气跑出老远，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顺脸往下淌汗。这时候天快亮了，这些人估摸着离村子远了，没有事了，一个个才觉得又饥又渴地迈不动步了。正好，前面不远有块瓜地，偷几个瓜吃吧，也好消消汗，解解渴。他们看瓜地旁有一片还没有放倒的高粱，就把箱子藏进高粱地，悄悄摸进了瓜园。

这伙儿贼刚走，念母就从箱子里爬出来了，顺着高粱地跑进了看瓜窝棚。看瓜的老头儿还没起来呢，念母一进窝棚就喊：“大爷，可不好了！我家昨晚上招贼了，叫他们偷走四个箱子。我不敢惹他们，就悄悄跟在后面，一直跟到这儿。你老帮帮忙吧！”看瓜老头说：“贼在哪儿？”念母说：“眼下都在你的瓜地里吃瓜呢。”老头一听贼人偷吃他的瓜，也有点儿急了，说：“这可怎么是好？他们人多，我也不敢惹呀！”念母说：“我有办法。你这里有没有带响动的家什儿？”“只有一个铜盆。”“这就管用。”念母抓起铜盆跑出窝棚，一边当当地敲着，一边扯起脖子喊：“快抓贼呀！来人哪，瓜地里来贼啦！”

几个贼正吃瓜呢，一听有人喊抓贼，以为被人发现了，吓得撒丫子[1]就跑，哪还敢回高粱地去搬箱子？念母看他们跑远了，就来能耐了，把四个装东西的箱子一点儿点儿都捣腾到窝棚前，说："大爷，你老帮我照看着点儿，我回去找个车把东西搬回去。"看瓜老头儿也不知里面的底细，满口答应了。念母回去借个毛驴车，把箱子拉到家门口。

再说老杨头儿，把儿子打跑他就后悔了，儿子一宿没回家，他也一宿没合眼。天亮了，老杨头儿刚想出去找儿子，念母就进院了。老杨头儿乐得把昨天的事全扔脑后了，乐颠儿颠儿地迎出来。念母说："你站在那瞅啥？还不帮我卸东西！"

老杨头儿一看，呀，院外的毛驴车上拉着几个大箱子！他也没问问这箱子是哪来的，忙不迭地帮儿子把箱子搬进屋里。把车还给人家以后，这爷儿俩才打开箱子，哎呀，满屋子放光，全是金银财宝！老杨头儿哪见过这个，乐得说话都带颤了："孩子，你就一宿没回家，咋就发了这么大的财？"

念母本寻思他爹能怪罪，一听爹的口气，倒像是夸他，就把脖儿一扬，得意地说："怎么发的财？这也是门本事！别看你是我爹，今天打我，明天骂我，动真格的，你不行啊！说起来我也得谢谢你，你昨天要不赶我出门，我也发不了财！"

老杨头一听，这本事可不错，一夜就能发家，还学别的干啥？就说："念母，这本事不兴教教你爹么？"念母说："你是诚心学？""诚心。"老杨头直点头。"那好，找机会我教你。咱先讲下，别看你是爹我是儿，到时候你得听我的，叫你干啥就得干啥！"老杨头儿全答应了。

过了些日子，念母打听到邻村有一家娶媳妇的，他问准日子，兴冲冲地回到家，对老杨头儿说："爹呀，你想学本事，机会来了。邻村有一家人家娶媳妇，我打听好了，他家门口有个猪圈，里面有两口猪。到娶亲那天，咱爷俩都去，你别管我，只管跳进猪圈，把那口小猪背走。记住，要把猪头朝下背着。"老杨头一心想学本事，只能照着办。

到了那家娶亲的日子，这爷儿俩就去了。也是赶得巧，爷儿俩刚进村，花轿就到了。进院后，新郎新娘正忙着拜天地，谁也没注意这爷儿俩。老杨头儿已看好了猪圈里一大一小两口猪，等念母在人群里冲他一挤眼儿，老杨头儿一抬腿就跳进猪圈，抓住那头小猪的后腿，头朝下背起来就跑。猪头朝下叫得声才高呢，那小猪"吱吱"没命地叫，办喜事的人们都被惊动了，顺着声音一看，不好，有人偷猪！新郎倌带着人就追。小猪一路叫着给人们带路，这帮人追着出了村。

洞房里只剩下新媳妇了，她蒙着红盖头，弄不清外面乱糟糟地发生了什么事。念母悄悄钻进新房，说："嫂子，外面闹强盗了，你别害怕，有我呢！"新媳妇说："你是谁呀！"念母说："我是你小叔子呗！"新媳妇一听有强盗早吓坏了，这下遇着个亲人，就说："兄

① 撒丫子：撒开腿。

弟，你可别走，给嫂子壮个胆儿。”念母说：“强盗一会儿兴许进来，你把值钱的东西交给我，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可别叫强盗抢去！”新媳妇听说强盗可能进洞房，吓得更哆嗦了，赶紧把金银首饰和值钱的嫁妆划拉了一堆儿，找个包袱皮儿包了包，塞到念母手里，说：“兄弟，你别管我了，还是先把东西藏好吧！”念母接过包袱就走了。

再说老杨头儿背着小猪没命地跑，猪越叫，他越心慌，心一慌也就忘了把猪扔下，眼瞅就要被人追上了，他一着急，一个跟头绊在地上，两手这才撒开猪腿。人们追上来，抓回了小猪，几个年轻人就想揍老杨头儿。新郎倌一想今天是自己大喜的日子，为了图个吉利，没让人动手，他教训了老杨头儿几句，也没深究就放老头儿走了。

等人走远了，老杨头儿坐在地上也醒过腔了：儿子叫我把猪头朝下背着，那猪还有个不叫唤？不是赌等着叫人抓么？好哇，这小兔羔子，变着法儿调理你爹！老杨头儿越想越气，坐在地上就骂开了。他骂着骂着，把儿子骂来了。

原来，念母把嫁妆送回家收好了，就到外边找他爹，担心他爹被人抓住把他供出来。离老远，念母就看见他爹一个人坐在地上骂，他放心了，心想，我现在要过去，爹憋了一脑门子火，还不得揍扁了我？干脆，我等他骂够吧。他就猫在一边候着他爹。谁知，老杨头儿越骂越伤心，骂了一气竟哭起来了。念母一看他爹没完没了，怕时间长了再出岔头，有点儿着急。得想法子叫老头儿快回家呀！他小脑瓜一转，又想出道道了。

他来到离他爹不远的地方，猫在一个坟头后边，故意“啪啪”地打着手背，好像是有人在打嘴巴，放粗了嗓音，学着别人的声音问：“你说，是谁让你来偷东西的？”他假装哭着说：“都是我爹叫我干的！”接着，他又学着别人的声音问：“你爹是谁？”“就是偷猪的那个老头儿呗！”“好，咱们去找那个偷猪的老头儿，可别叫他跑了！”

老杨头儿听得清清楚楚，啊？儿子被人抓住了？还把他供出来了。这还了得，赶紧逃吧，二番再叫人抓住，这顿胖揍[1]是躲不过去了。他也不哭了，也不骂了，起身就往家跑，到家就把门插上了。

念母估摸他爹能到家了，他也回家了。敲开门，老杨头儿一看儿子，气不打一处来，急皮酸脸地说：“你这是教我学手艺么？你是调理我呀！”

念母笑嘻嘻地说：“爹，我是使的调虎离山计。你不偷猪把人引开，我怎么下手？你看看这些好东西！”他找出那个包袱，打开来，里面包的全是金银首饰和稀罕玩艺儿。敢情那时候女人有啥好东西全攒着，留着出嫁带到婆家去当小家底儿。老杨头儿爱小便宜，一看东西又乐了，心说，挨顿打也值得！不过，他多少有点儿后怕，对念母说：“孩子，不即不离弄点儿就够过了，这本事虽好，也不能指望一辈子，你知道哪回能出事呀？往后就别干了。”

---

(1) 胖揍：毒打。

338. 巧嘴媒婆

（大连市）

从前，有个好吃懒做的老婆。别看她拙手笨脚，却长了一张巧嘴，能把耗子说成猫，乌鸦说成百灵鸟。就凭这张嘴，老婆子有了来财之道了，干啥？说媒。

她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开当铺的郭老板，郭老板有三个儿子。可惜呀，都是瞎高粱，不成的籽（子）。你看，大儿子是个瘸子，二儿子是个瞎子，三儿子是个聋子。可倒好，都占全乎了。郭老板想，这三个儿子要都找不着媳妇，归终自己闹了个有子无孙，该多损气呀！

咋办呢？他想起巧嘴媒婆来，就备上好酒好菜把她请来了。巧嘴媒婆心里透亮，这是一笔挣钱买卖找上门来了。巧嘴媒婆一上饭桌，就耍起花舌子来，她说："哟哟，我说郭老板呀，有啥事只管说嘛！老邻故居的，干啥还用酒啊席啊地破费呢！"她说是这样说，可那筷子却紧往嘴里扒拉。

郭老板打着唉声说："实不相瞒，我那三个儿子都有毛病，家业也不咋厚实，老嫂子你保媒的本事我早有耳闻，我儿子的亲事就包在你身上啦，兄弟亏不着你。"说着，就拿出一锭银子搁在媒婆子眼前。

巧嘴媒婆瞅着这银子，那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她明知道这三个小子说媳妇，是搬梯子上天，难哪！可是，为了到手的银子，她又不能不答应保这个媒。

媒婆把眼珠子一转，开始弄巧啦！她两手一拍说："我说郭老板呀，你那三个儿子，可真是头是头脸是脸，眉是眉眼是眼，我看着稀罕死了！那点儿小毛病，不碍眼。我要有闺女呀，十个得有九个嫁过来。"郭老板心里话：你没有闺女，说这废话干啥？可嘴里还得顺着她："那就请你多费心啦！"

巧嘴媒婆说："村东有个姑娘叫干丫，那手好活儿别提啦。村西有个姑娘叫胖妞，富富态态像朵牡丹花。你要愿意我豁上腿，村东村西去跑达。"

郭老板一听是这两家姑娘，直咧嘴。他知道那干丫是个病秧子，活不长。那胖妞呢，懒得带不动一身肉，吃饭拿筷子都直呼哧，也是个废物。郭老板摇摇头说："老嫂子，别逗啦，咱儿子别看有毛病，可也不能什么女人都要啊，你得给说三个好姑娘才是啊！"他说完，又从兜里拿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

巧嘴媒婆看着这两锭银子，眼珠子都要流出来了。心想：先装进腰包里再说。她急忙说："郭老板，你等着听信吧，我保管给你三个儿子，一人说上个好媳妇。"

巧嘴媒婆吃了人家的饭，揣了人家的钱，哪能不上心给人家办事呢？她足足寻思了

三天三夜，到底想出道道儿来了。

这天，她蹚了一条河，绕了二道沟，爬了三座丘，来到四十里外的老冯家大门口。你看她，嘴里叼着一尺长的大烟袋，手里还拎了个花手绢，扭扭搭搭地进了院。

这老冯家，有三个像天仙似的闺女，挑女婿，不光姑娘眼光高，就连冯老夫妻也打着灯笼找。可是，保媒的过了九十八，越挑越是眼发花。现在，姑娘都二十好几了，还没有婆家，老两口儿心里能不急吗！

巧嘴媒婆像盆火扑进来，冯老太太也乐得又递烟又倒茶。媒婆笑嘻嘻地说："我的大姐哟，听说你家的三个大姑娘还没找着主儿，老妹子我都跟着犯愁。你想想，姑娘大了还留在家，人家要说你这个糊涂妈呀！"

冯老太太打着唉声说："可是老没有相当的人家。再咋着急，也不能剜筐就是菜，叫闺女一辈子不称心啊！老妹妹你今儿个来，想必是心里有谱啦，快说给老姐姐听听。"

巧嘴媒婆亮开嗓门玄乎开了，她一拍大腿，格格笑得前仰后合地说："老姐姐呀，你的闺女就是我闺女，这事我早挂心里，今儿个爬坡又蹚水，为的给咱侄女找个好女婿。"冯老太太乐了，忙问："谁家的？"媒婆说："这家呀，开着当铺进流水的钱，好地一块没有碱，大骡大马门前过，青砖瓦房四合院。"冯老太太又问："老人咋样？"巧嘴媒婆扭扭鸭腿，装上烟，吧嗒地抽了一口说："没说的，那老头儿能打会算，老伴儿手脚不拾闲。"老太太说："要紧的是女婿呀，咋样？"巧嘴媒婆吐吐唾沫，喝口水，说："哎哟哟，要说人家那三个儿子，也不知咋养的？没有那么齐溜的，平头齐肩大高个儿，五官端正好样子，一个个厚厚道道都带福气。"老太太一听这家样样都好，心里嘀咕嘴里说："就怕人家不愿意呀！"媒婆说："那边听我的，你就不用费心思啦！可有一宗，咱不能相瞒，省得姑娘过门了骂咱媒人。"冯老太太急忙问："还有啥？"老媒婆说："唉，富家孩子有特性，说给你听听中不中？那老大呀，砖铺地呀地不平，文明棍老是拿手中；那老二呀，黑夜点灯嫌不亮，瞪着眼睛喊不见光；那老三呢，敲锣打鼓都不听，骂他三句不吱声。"冯老太太听了，连说这些不算啥毛病。她满脸堆笑地说："大妹子，麻烦你去一趟吧！"老媒婆伸着脖子问："你真的愿意啦？那我还得赶紧点儿，去保媒的都踩破了门槛子，去晚了，人家还兴说上了呢。"

老媒婆生拽活拉地把三个天仙女配给了三个残废人。

郭老板吹吹打打把冯家的三个姑娘娶过了门。三个姑娘到了郭家，啥都漏兜了。她们哭哭啼啼地跑回家，叫爹妈找媒人。

冯家老两口听说三个姑爷，一个瘸子，一个睁眼瞎，一个聋子，可砸锅喽。急忽拉地把媒婆揪来，一家人气得脸青鼻子歪地问她为啥撒谎骗人，坑了三个姑娘？

巧嘴媒婆不愧嘴巧，一张嘴，全是理。她说："哎哟，我的天哪，我老婆子保媒有八千，没有一句骗人言，就说你们这门亲吧，我是有啥说啥呀！我说那老大砖铺地地不平，

手里不离文明棍，不是瘸子咋的？那老二要不是瞎子，咋能点灯嫌不亮，老喊不见光呢？我说那老三骂他都不吱声，不是明明告诉他是个聋子吗？再说，我一开头说啦，人家那三个儿子，也不知咋养的，没有那么齐溜的。这不是说都有毛病吗？”大姑娘问：“他家老太太手脚老哆嗦，你说啦？”媒婆说：“说啦，说啦，我告诉你妈她手脚不拾闲。”二姑娘问：“他家老头儿脾气暴还小心眼儿，为点儿芝麻粒儿的小事，对我们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你咋不说？”媒婆说：“哎，没落没落，一句没落，问问你妈，我说没说郭老板能打会算？”

媒婆的话音刚落，三姑娘就走到跟前指着她的鼻子问：“你说她家有这有那，有个啥？那几块地，就一块好的，再都是白花花的碱地，那骡子马也是看人家的。他家开着当铺，可没有钱。”

媒婆拍着三姑娘的肩膀头说：“哟哟，我的好侄女呀，当初我就是这么说的啊，好地一块没有碱，剩下的就都是碱地了。大骡大马门前过，那不是人家咋的？谁家有牲口不拴在院里还放在街上？他家没有钱，我说得更清楚了。那天，我对你妈说，他家开当铺，进的流水钱。你想想，这钱像流水一样，这边进那边出，哪存得住啊！”

哎呀，天老爷！这巧嘴媒婆把冯老太太一家人说得都翻白眼了，气得一句话也回不上来，因为人家真是那么说的呀！这当上定了，亏也吃准了，三个姑娘，还得哭哭啼啼地回到婆家去。

讲述者：任桑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插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录者：李　明 任桑芳之女 大连市 退休干部 小学

339. 高徒出名师

（营口县）

有个要饭的老头儿在街上闲走，忽听背后“咕咚”一声有人给他下跪叫师傅。老头儿慌忙说：“我一个要饭的，你拜我为什么师？”那人说：“师傅，你跟我走，到家里再说吧。”老头儿没法，只好跟着小伙子走。

小伙子把老头儿领到家里，对老头儿说：“我叫李龙，我的师傅是出名的画师，因为他死了，我自己去画画儿人家都说我年龄小，信不过我。我看你长得像我师傅，所以才找你来。以后你就做我的师傅吧！”要饭的老头儿一听急了，说：“我不会画画儿，怎么能当师傅？不行！不行！”李龙说：“师傅，不用你画，你就跟我走，我问你什么你就点点头。”老头儿想，点点头就有饭吃也行，就说：“那就依你吧。”

第二天，李龙把师傅打扮一番，领到一个大户人家，对主人说："以前你说我太年轻了，不用我画，这回我把师傅领来了。"房主人一看忙说："好哇，好哇，这回可以画啦。"李龙画几笔问问老头儿，老头儿就点点头，画好后交给主人，主人赞不绝口，非常满意，就让李龙给家里所有的屋子都画几幅。不几天工夫，几个屋子都画完了。一传十，十传百，李龙师徒的名气也就大起来了，不管谁要画什么都来找他们。

这名声传到了知府大人耳朵里，他立刻打发差役把李龙和老头儿请去，让老头儿坐在上座，对老头儿说："我请你师徒俩把我的县衙里里外外布置一下，画好了重重有赏。"说完，就吩咐师徒俩先画几个屋子。李龙关起门来专心作画儿，进来人时就假装问问师傅，师傅就不懂装懂地点点头。外边几个屋子都画完了，知府大人查看完了对李龙说："我住室里的画儿想请老师傅亲自给我画，现在就请画吧！"师徒俩一听都懵了。师傅看徒弟，徒弟看师傅，谁都没拿笔。知府大人说："怎么？老师傅不肯给我作画儿？"他这一说师徒俩可冒汗了。知府大人看明白了这里有事，就问："你们师徒俩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儿一看瞒不住了，只好实话实说。李龙看事不好，急忙跪下说："大人，别怪我师傅，是我把他请来的。我从小学画儿，跟师傅四处作画，自从去年师傅死了，人家看我小，谁也不用我画。为了继续作画，我只好求助于他老人家的胡须。"知府一听原来如此，就说："你起来吧，像你这样艺高的人不多，我马上禀报圣上，请一道圣旨，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不能看年龄用人。你们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高徒出名师了！"

从此，李龙仍管要饭的老头儿叫师傅，供他吃穿。可出门作画再也不用带着师傅了。

讲 述 者：石恩普 男 营口县官屯乡人

采 录 者：郑艳玲 李书文

采录时间：1985 年 4 月

采录地点：营口县官屯乡

340. 老犟头吓跑太岁

（大连市）

在早年，人们讲迷信，盖房子的时候，那讲究才多呢！先得请阴阳先生看看风水好不好。看准宅地，还得翻翻皇历，看看太岁哪天让动土，若是动土的日子不对了，往后还不知咋倒霉哪！光拜太岁，那土地佬就要挑理呀，也得给他烧炷香，求他保佑家宅安康。

房子要上梁了，讲究更多啦。要画一个八卦图，贴在横梁上。那是求东西南北、东

北、西北、东南、西南，八方加中央的九路神仙，别嫌这房子碍道。“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八个大字贴在八卦图的两边，那意思是说：诸位神仙哪，姜太公老头儿已经来了，这里再没位置了，各位包涵点儿，另去别处吧！要是这块儿死过人，还得祭一祭阴曹地府的城隍老爷。按理说，你阴间不该管阳间的事，可他偏要管得宽，不打点一下，他要不发动那些牛头马面，搅得你日夜不得安宁那才怪哩！

反正谁也不能得罪就是了。

可就有这么一位不听邪的老头儿。这老头儿长得肩宽腰圆，又高又大，往那儿一站，嘿！像座大黑塔！那巴掌伸出来像个小蒲扇。两只大脚一跺，房子都颤颤。说起话来，像洪钟，一升（声）够一斗。老头儿生来脾气犟，他认准的道儿，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人们都叫他老犟头儿。

老犟头儿要盖房子，他和神仙也使起犟脾气来啦。

人们说：“老犟头儿，请个阴阳先生看看阳宅吧！”他用鼻子一哼：“我早看了，大门朝南开，太阳能进来，窗户对大门，暖和又亮堂。干啥还得人家看？”

要动土那阵，有人说：“翻翻皇历吧，看太岁哪天让动土？”老犟头儿说：“太岁？不认识，没见过面，我盖房子，自个儿愿哪天干就哪天干，碍他啥事？邪理！”

又有人说：“敬敬土地爷吧，房子盖起来，他好保佑你平安。”老犟头儿说：“嗐，那小庙里的泥胎都快要塌了，他自个儿还不知要找谁保佑呢，还能保佑我？”

上梁的时候，有人好心好意地画了八卦图，写好了“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对子，叫老犟头儿贴上。哪知他一犟犟到底，三把两把撕个粉碎。人家劝他说：“你不贴上这东西，各路神仙和姜太公下来了，你的房子挡了道，咋办？”那老犟头儿咋说的？他说：“哎，神仙路宽哪，干啥偏往我这房子上碰？哪个神仙瞎，就吱一声，我给他领个道儿。姜太公？我在书上见过他，挺好个老头儿，他不能挑那些邪理。没事，干吧，上梁啦！”

最后该祭城隍啦，人家不愿和他犟，想偷偷祭祭。可是老犟头儿知道了，他大喊起来：“啥城隍阎王的？一个阴一个阳，井水不犯河水，他吃饱撑的呀，来管人家人间的事？不理他！有种的叫他出来，我倒要和这些不干正经事净钻空子刮油的玩艺犟犟理。”

房子盖好了，老犟头儿越看越美气，可人们都担心他要倒霉。

你可别说，那太岁、土地、城隍啥的还真小心眼儿，他们叫老犟头儿气的，鼻子都气歪了，一个个聚在一块儿直吵吵：“这老规矩从来没人敢破，这家老头儿好大的胆子，敢和咱们作对，走啊，给他点儿颜色看看！”

先是太岁去了。他知道老犟头儿不好惹，格外加小心，进了屋，就悄悄摸摸地蹲在泔水缸跟前看动静。

这时，就瞅老犟头儿冲着泔水缸喊家里人说：“这臭埋汰水，还不给我扔出去！”老犟头儿说话快，太岁把“臭埋汰水”听成是“臭蛮太岁”了。他心里寻思：“哎哟，这老

头儿的眼睛不得了，他看见我了，还叫人把我扔出去！”吓得他急溜溜地跑了。

太岁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土地说：“我的仙气不压人哪，还是你去吧！”土地老爷又矮又胖，扎扎巴巴[①] 地来了，瞅人不见，蹲在炕根儿底看动静。

老瞎头儿这人爱干净，不兴孩子们往地下吐唾沫。正好这时他看见炕底下有口痰，就用手指着对孩子说：“这谁吐的？还不给我擦了！”

土地耳朵背，又听两岔去了。他听老瞎头儿说的是：“这损土地，还不给我杀了！”把他吓得脑门子冒汗，两腿打战，猫腰跑了，路上摔了好几个跟头，老骨头摔得生疼也不敢吱一声。

土地回来，一头倒在城隍身边，光喘气，话都说不出来啦。

可把城隍气坏了，他骂道：“这老东西，长了神眼啦，咋能看见咱们？这回看我的，不把他抓到鬼门关才怪哩！”

城隍故意装着大模大样地来了。他刚走到院当腰，就看老瞎头儿圆瞪双眼，一脸怒气，手拿着个大烧火棍，从屋里跑出来，大喊大叫地骂道：“好个扯谎小子，我早看见你了，还鬼头鬼脑地装着没事，今儿个我非砸死你不可！”

这下子，把个城隍吓得屁滚尿流，抱着脑袋就跑，一边跑一边喊：“老瞎老瞎真厉害，烧火棍打脑袋，不敢来，不敢来呀！”

这是咋回事？原来在头一天，有一个孩子偷吃了老瞎头儿家门前的桃子，叫老头儿抓住了，可这孩子扯谎说他没偷。今儿个，这孩子又来偷桃子，老瞎头儿在屋里看见了，拿着烧火棍出来吓唬孩子。哪曾想，正赶上城隍刚进院，城隍就当是来打他了，把“扯谎”听成城隍了。

瞎老汉吓跑了太岁、土地和城隍，其他各位神仙谁也不愿故意来找碴儿闹事。姜太公呢？人家本来就不计较这些，连三十晚上都蹲在灯笼杆底下，还上房顶去受啥清风啊！

讲述者：任春芳 女 满族 辽中县于家坊子乡杨拉村 农妇 不识字

采录者：李　明 任春芳之女 大连市 退休干部 小学

341. 太岁头上动土

（新民县）

从前有一个农民，从不相信鬼神。这一年，他在村东头盖房子，村里有个老头儿对

① 扎扎巴巴：走路蹒跚的样子。

他说："这地方风水不好，可别在这盖了。"农民听了只是笑了笑，也不信。不多日子，新房子盖好了，农民又在里屋安了个碾盘。谁知碾砣刚安上，它就自己骨碌骨碌地转了起来，把村里来看热闹的人都吓跑了。这下村里有人就说开了：你看告诉他不信，这下好，冲了太岁，谁让他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了。

农民听了笑了笑，憨声憨气地说："这敢情不错，这回俺碾米不用驴拉，也不用人推了，太岁愿给俺干活就让他干去吧！"打这以后，农民天天往碾盘上放些粮谷，随他自己去转。就这样一连过了五、六天，农民家碾出的米都快堆成小山了。

这一天，天刚黑，农民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看着碾砣碾米。可突然碾砣不转了，打碾盘底下钻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这老头儿通身是汗，他一边往门口跑，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还不住嘴地喊着："哎呀，可累死我了，我可不推了。"说着一下子就跑没影儿了。

这农民一看，说了声"不好！这不是太岁跑了吗？那可不行，他跑了谁替我碾米啊！"拎着锄头就追。太岁跑来跑去，没地方可躲了，这时迎面来了拣粪的老王头儿。太岁喘着粗气，对老王头儿说："我是太岁，后面有个人追我，你快救救我吧！"老王头儿一听，奇怪地说："这就怪了，你既是太岁爷，就是神了，咋还怕一个普通人呢？"太岁说："唉，别提了，我虽是神，可他不信神啊！他竟敢在我头顶上盖房子。我本想把他吓跑，可他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反把我累得够呛，白给他推了几天碾子。我不推还不行，这不，他拎着锄头追我来了。"老王头儿平时是最信神的了，他一听也替太岁着急，说："那俺咋办才能搭救你呢？"太岁说："这很容易，你用粪叉子在东边道上挖一个坑，等我钻进去以后，你再往我头上撮点儿新土就中了。"老王头儿说："这好办。"就赶忙用粪叉子刨了个土坑。太岁急忙把脑袋往土坑中一钻，随后，老王头儿又往他头顶撮了几下新土，太岁就不见了。

这时农民也汗淋淋地赶到这儿，农民问老王头儿说："老大爷，你见到一个太岁跑过来吗？"老王头儿是个老实人，从不会撒谎，他用粪叉子一指那堆土说："太岁钻到那堆土里去了。"农民听了后，跑过去，用锄头使劲刨，土刨开了，可连太岁的影子也没见到。原来太岁是遇新土就能脱身的土地神。农民一看没抓着太岁，自己嘟哝着说："这下可完了，没人给俺白推碾子了。"说完就走了。

再说老王头儿这天回家后，下晚儿就来了毛病，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满嘴胡言乱语，好像中了邪。老伴儿着急了，赶紧请了郎中来家看病。郎中看后对老王头儿说："你今天遇到什么事了吧？"老王头儿说："对呀！"便一五一十地把今天遇到太岁的事说了一遍。郎中说："噢！原来你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了，你的病不要紧，只要给太岁爷烧点儿香就行了。"老王头儿一听，忙下地给太岁烧香磕头的，过了一会儿，他的病果真好了。老王头儿越合计越憋气，他对郎中说："你看俺救了太岁，不如不救了。我救了他，他不

谢我反倒把我抓住了。”郎中笑着说：“对呀，你信太岁呀！他不抓你抓谁？你看人家那个农民不信，他抓人家干什么？反过来农民倒要抓他呢！”

老王头儿一听真是这么个理儿，打这以后，他再也不信神了。

讲 述 者：张　儒　男 71岁　新民县大喇嘛乡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项　扬　女　沈阳市无线电十二厂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新民县大喇嘛乡张儒家

342. 说　　大

（沈阳市）

从前，有个员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一生下来，长得就大，长到了成人的时候，是手大、脚大、身子大。这还不算，饭量还大，顿吃斗米，当然力气头也大。老员外一想，我这份儿家产只能是女儿承受了，女儿身大力大，就得找个相般配的女婿才行。他就下工夫访起来了。千辛万苦，这天可算访到一个，长得比自己女儿还大。

把女婿招来了，摆宴款待。酒肉不算，光饭就吃去了二斗米。老员外想，能吃就得能干，家趁万贯，老呆着也不是事儿，得叫他干点儿活儿看看。干什么活儿呢？他家后场院有一排树，这树老招老鸹，叫唤得烦人。老员外想，这树还挟地不长庄稼，莫不如都砍掉。就预备好斧子、锯，把姑爷叫来，商量怎样干这活儿。姑爷瞥了一眼斧、锯，说：“要这些费脚的东西干啥？就是硬拔，也拔掉了。”临走时吩咐媳妇说：“高低今儿个把这活计干完了，晌午我不回来了，把饭给我送去就行了。”

来到那地方，搁胳肢窝把树一夹，俩手把树一抱，就连根儿拔起来，一哈腰一棵，一哈腰一棵，就像一般人拔小草那么容易，一头晌就干完了一多半儿。傍晌住手了，等他媳妇来送饭。

他媳妇知道他是二斗米饭量，自己也想陪着丈夫一块儿吃，就下了三斗米。又一合计，干那么重的活儿，丈夫非渴不可，干脆就煮干捞水饭吧。饭煮好了，就装进两口大缸里，用绳子花绑花绑①，一扁担给挑去了。

① 花绑花绑：指用绳子简单捆扎一下。

这茬子顺上头淌下来，就把老头儿给埋里头了。老头儿一路也跑乏了，就在里边睡着了，茬子淌下来他也不知道。

到了做饭的时候，当家奶奶就支使小半拉子[1]抱柴禾去。小半拉子顶着个搂一簸箕茬子就倒到柴堆里了。也不知这家灶坑门脸儿有多大，当家奶奶三下五除二一顿绕腾，就把茬子全拨弄灶坑里去了。烧着，烧着，里边叫唤起来了，拿烧火棍一阵拔弄，拔弄出个黑东西，一看是个老头儿。就问："你这人咋跑我家灶坑里来了？"老头儿说："我在茬子垛避雹子来着，我也不知怎么就进了你家屋子里了。"小半拉子一簸箕把茬子抱进来没看着人，当家奶奶往灶炕里添茬子也没看见人，不信这话，就来火了，说："你说你在茬子垛里避雹子，我看你准是要来偷东西。私入民宅，非奸即盗，你一准不是好东西。"老头儿说："我怎么不是好东西呢？"当家奶奶说："要说自己是好人容易，谁给你作证？"老头儿说："跟我到院子里去，我有证实。"当家奶奶拎个烧火棍子就跟出去了。老头儿把左鼻窟窿一掰，说："老板子！快把车赶出来。"车顺鼻窟窿就赶出来了。老头儿说："我以为把你们藏一会儿不要紧啊，到他这地方避雨，让人家添灶坑里去了，身上都燎出了泡，还说我不是好东西。你俩打个见证，我是不是好人？"车老板儿和掌包儿的一口连声说："是好人！是好人！"当家奶奶说："光他俩说你是好人也不中，你看你鼻子里还窝藏着车马呢，这还了得？"经车老板儿和掌包儿的左说和右说和，答应把车上的绸缎给留下，当家奶奶才把他们放了。当家奶奶一看，真不知道用这一车绸缎干什么才好。你说做件袍子吧，还不够个袖子材料，合计来，合计去，给孩子做个帽头儿吧。一比量，还短两个耳扇，只好做夹帽头儿。帽头儿做上了，说："上哪儿找帽疙瘩去呢？"想起下屋有个碾盘，就把大碾盘给钉到帽头儿上去了。

小孩儿戴上新帽头儿挺高兴，就跑外边玩儿去了。正玩着，头上飞过来一个大嘴老鸹。那老鸹在上边一看：这小孩儿头上顶个什么东西？一口就给叼走了。老鸹飞呀飞，正赶上做活的晌午在地头吃饭呢，老鸹闻那味儿好香，就叫唤一声。这一叫唤不要紧，嘴里叼的碾盘就掉下去了，正好掉在打头的饭碗里去了。打头的正在说笑，也没注意这码事儿，一扒拉饭就把碾盘给扒拉嘴里去了。一咬硌牙，就一口把碾盘给吐出来了，他念叨："妈的！这大师傅怎么淘的米？这么大砂粒都没淘出去？"

讲 述 者：李占春 男 60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金宝台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郑友群 男 苏家屯区文化馆 干部
严晓星 男 苏家屯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3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阳苏家屯区金宝台村

---

[1] 小半拉子：旧社会对农村少年雇工的俗称。

343. 傻　媳　妇

（蒙古族　阜新县）

有个姑娘临出嫁上车时，当妈的叮咛再三："做了媳妇一定要处处小心，吃饭时吃半碗就行。"姑娘点头答应下来。到丈夫家拜过天地，要吃饭时，她一端起碗就说："来半碗！"盛饭的给她盛了半碗递给她，还没等走开，她就吃完又递过碗来，说："来半碗！"这样两三个人轮番给她盛，她一连气吃了八十七个半碗饭，人们都说她是傻媳妇。

见到新媳妇这么能吃，家人都傻眼了，不等招待完宾客就套车送她回娘家去。走到半路，车打误了。老板子怎么打牲口，那车都像焊在那儿似地一动不动。傻媳妇不耐烦了，跳下车挽起袖子就推，谁曾想一下子就把车推了出去。随车的公公一看马上叫住老板子，磨回车顺原道回来了。到家后对老伴儿说："差点儿把一房好媳妇放跑，车打误，叫她一个人推了出来。你想，不吃那么多饭哪来那么大的力气！"这样，傻媳妇受到全家的尊敬。可是傻媳妇也不闲着，虽不做女红针线，却凭了一身力气，见天价上山打柴，下地翻耙，一些笨重农活叫她干得很轻松。这么一来，这个本来不太宽裕的人家，几年之间又置房又买地，成了左近出名的富户。傻媳妇又选了一座出好料石的山，雇人开起山场卖碾子。她一个人能举起一只碾盘，一只胳膊挟起一只碾砣奔走如飞。雇来的四十九个石匠都把她当神供奉，天天送她好吃的。日子一长，傻媳妇决定也请众人吃一顿。她压了四十九石荞麦，剁了十好几缸馅子，包了一个特大的饺子，放在特制的大石锅里煮了三天三夜，凉了三天三夜，叫石匠们吃。石匠们一看饺子都傻眼了，都不敢上前吃，气得傻媳妇自个儿动手豁开一块儿吃起来。等她吃饱以后，石匠们才一边高呼："感谢仙姑赏赐！"一边开始吃。结果四十九个石匠只吃饺子馅就都饱了。偏巧天阴下雨，大家连忙钻进饺子里躲避。因为雨大，饺子被山洪冲进河里，又从河里被冲进江里，最后到了海里，叫一条大鱼吞进了肚子里。大鱼又被一只大鹰叼起来，鱼太大，大鹰一时没法下口，叼着到处飞，飞来飞去到了山场这儿。傻媳妇不知石匠们的下落，正在山上四下寻找，见一只大鹰叼着一条大鱼飞得挺费劲，上前一轰，大鹰急忙往别处飞，一下子把大鱼丢掉了。傻媳妇叫家人豁开鱼肚子，从鱼肚子里弄出了大饺子。睡在饺子里头的石匠们这才从梦中醒来，互相招呼着出来了。

石匠们被救，更加感激傻媳妇，就在山下给她修了一座石庙，用石头雕了傻媳妇的像供在里面。一天，有个官老爷由此经过，看到石庙很壮观，一打听知道是为傻媳妇修的。他气不打一处来，立刻下令叫手下人拆庙。多少人前往求情都被打跑了，傻媳妇一听，就说："我叫你们别供我，你们不听。可是这当官的也太欺人了！"她随众人到石庙一看，那个官老爷正在指挥人拆庙，就走上前一把揪住了那个官老爷。官老爷被揪得浑

身骨头节疼，胳膊立时脱臼了，可是傻媳妇还是不放，直到他下令停止拆庙。傻媳妇又叫官老爷下令让手下人把拆掉的地方重新修好，把放倒的大红旗竿重新立起，才放走官老爷。

官老爷回去后，就把傻媳妇的事添油加醋地对管旗章京[1]说了。管旗章京一听就领兵丁来捉拿。可他们怎是傻媳妇的个儿？就派人找傻媳妇的公公，命令他把傻媳妇捆送旗衙门。公公很为难，傻媳妇却叫家里人把自个儿捆在一辆车上送到旗衙门。管旗章京叫人下手打傻媳妇，傻媳妇嘿嘿笑着，一下子挣断了捆绑着她的绳索，腾地跳了起来。管旗章京和手下人都吓跑了，傻媳妇也不追赶，把公堂摆设砸得稀巴烂，哈哈笑着回家了。管旗章京跑到贝勒大人那里，把傻媳妇的事一一奏明。贝勒大人和福晋商量就把管旗章京押送给了傻媳妇，还捎信保举傻媳妇做将军。傻媳妇并不杀死管旗章京，也没打管旗章京，只要他答应往后不随意抓人，不下派税捐，做将军的事连提也没提。押送的人回去把这事一说，贝勒大人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就又和福晋商议设谋以比武选将为名骗她，她要不来比武就去捉她。告示一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来。傻媳妇本不想比武，只是她丈夫非要看热闹，就随同丈夫也来了。

贝勒大人早已派人专门盯住傻媳妇，等她和丈夫一到，就下令凡是到场的，不分男女一律参加比试，要不就拿下。傻媳妇的丈夫对武的一套十勾没有半勾，听到号令就想走。傻媳妇说："既来了，就参加射箭，趁兴看个热闹！"于是和丈夫一起报名射箭。贝勒大人马上又传令射箭的周知：三箭不中者抓起来做苦役。傻媳妇的丈夫一听更害怕了，说："算了，别比了。"谁曾想报名不比也抓起来。丈夫只得射箭，一连三箭都不知道射到哪儿去了。贝勒大人刚刚下令拿下，早见傻媳妇飞一样跑上前说："我男人三箭没中，我愿射十箭，准保十箭十中，如有一箭不中，把我们夫妻抓去做苦役心甘情愿！"贝勒大人寻思一下就准许了。

傻媳妇上场，一连气把比试用的十几张硬弓都扯断了。贝勒大人叫人抬来了祖传的大铁弓，也叫傻媳妇扯断了。贝勒大人只得传令叫她用自己的弓。她哪儿来的弓呢！上前抓起点将台前的石阶，站在百步开外，照准箭靶子一个一个地扔出去，一连气把十面箭靶子全打烂了。人们都惊得目瞪口呆，贝勒大人连忙传令："那抛石当箭的女子，快来领赏！"可是，傻媳妇说："有话在先，不要赏，放我男人就中！"贝勒看上了傻媳妇，一心想弄到手，就又传令如果摔跤得第一名就放她丈夫。贝勒大人找来好多有名的大力士，给了许多金钱。他想，不信这么多人就没有摔过一个女人的。傻媳妇听说摔跤，挽起袖子，跳进摔跤场。人们见过她投石打靶，都缩头不敢上前，只有贝勒府的一名摔跤能手不知高低上场来了，结果叫傻媳妇几下就摔倒在地，谁也不敢上场了。傻媳妇就对管摔

① 管旗章京：章京，清代职官名，汉译为将军。管旗章京是故事讲述者的随意称呼。

跤的人说："告诉大人，赶快放我男人来，我没心等了！"那个管摔跤的去后半天才引来一乘轿叫傻媳妇坐。原来那轿是铁的，关上门人就出不来了。十几个大汉把轿抬到贝勒大人面前。贝勒说："女子，本贝勒爱你一身武艺，情愿娶你，叫你享受一辈子福！"傻媳妇火冒三丈，怎奈是铁做的轿，咋也弄不破。贝勒又命人把傻媳妇的丈夫哄走。

福晋听说贝勒大人留下了傻媳妇，气得领人前去开了铁轿的门。傻媳妇一出来，扭身抓起铁轿打进了贝勒大人的府宅。一路没人敢拦，不到一袋烟工夫，贝勒府被打得稀哩哗啦。傻媳趁机跑回家去。

后来当朝天子知道了傻媳妇的事，下圣旨查找。贝勒大人、管旗章京都以为皇上要治罪，乐不得儿地四下派人捉拿傻媳妇，却不知皇上要封傻媳妇做镇殿将军，保卫皇宫。结果只访到傻媳妇领着全家躲进深山里去了。人们在山下修了一座庙宇供奉傻媳妇，这庙就是大青山下的"转角庙"，里头供奉着傻媳妇模样俊美的石塑。

讲　述　者：金　桃　女　蒙古族　阜新县泡子镇火石屯人　不识字
采录翻译者：那木汗　男　蒙古族　泡子镇中学　教师
采 录 时 间：1981 年 3 月
采 录 地 点：阜新县泡子镇火石屯

344. 谎　张　三

（沈阳市）

张二和张三

老张家哥儿仨，张大下世早，还剩下张二和张三。张二太老实，老受财主欺负；张三心眼儿多，遇事有主意。

这一年河西大财主王大肚子要雇长工，张二去了。王大肚子说："旁人家雇人扛活，一年是两石粮，我给三石粮，可有一节，我叫干啥你得干啥，一样不干，就扣一石粮。"张二说："行。"

这天张二挑水从门外回来，王大肚子说："张二，水井远不远哪？"张二说："远。"王大肚子说："嫌远你把井搬院里来吧！"张二说："我搬不了。""你搬不了，好，扣你一石粮。"张二想：扣一石还剩两石，还跟给旁人家扛活一样。

又过两天，张二下地牵马回来，王大肚子说："张二，你牵马上大墙遛遛。"张二说："我牵不上去。""牵不上去，好，再扣你一石粮，"这回只剩一石了，还不如给旁人家扛活。

这天地种完了，王大肚子说："张二，地都种完了吗？""完了。""那好，你上房再给我种几垅豆子。""东家，房上不能刨垅种地啊！""你不种，好，再扣你一石粮。"

就这样张二白给王大肚子干了一年，回家跟弟弟一说，张三说："哥哥，明年我去，非把那三石粮找回来不可。"

第二年正月初六，张三来上工，王大肚子说："你二哥呢？"张三说："他病了，今年我来扛活。""好，咱还是去年那个条件，扛一年大活给三石粮，你有一样不干，就扣你一石粮。"张三说："行。那我干活你要不让干咋说呢？""我有一样活儿不让你干，就加一石粮。""好，一言为定。"

这天张三从门外挑水回来，王大肚子说："张三，水井远不远哪？""远，挑一趟水来

回走三里地，太累了。”“那好，你把水井搬到院里来吧。”张三说：“好吧。”他把水倒缸里，套上大车就走，王大肚子跟出来，想看看他怎样搬井。来到井沿，张三说：“老东家，你帮我把井搁到车上吧？”王大肚子说：“井怎么能搁到车上呢？”“搁不上去咋搬井呢？”“那就别搬了。”“不搬，那好，你给多加一石粮。”

过两天，张三下地牵马回来，王大肚子说：“张三，你牵马上墙遛遛。”张三说：“好。”他先上了墙，回头说：“老东家，帮我把马牵上来。”“我牵不了，你快下来吧，别遛了。”“别遛了？那好，你再给我加一石粮。”

这天种完地，王大肚子说：“张三，你再上房给我种几垅豆子。”张三说：“好。”他拿一把大镐，搬梯子上房就刨。王大肚子说：“快别刨了，刨漏了咋住人？我再给你加一石粮吧。”

就这样，张三干一年，挣回六石粮，把财主欠他二哥的三石粮也找回来了。

张三送信娶媳妇

王大肚子恨坏了张三，一心要害死他。他想了三天三夜，想出个坏主意。这天把张三找来，叫他给城里当县官的姑爷去送一封信，给了他二两银子做路费。张三带着这封信，出村一气走出四十里，晌午到路旁小馆儿打尖。吃完饭，他跟掌柜的说：“求你给看看这封信。”掌柜的一看是写给县官的，不敢拆。张三说：“我不让你白拆，给你一两银子。”掌柜的见钱眼开，用烧酒润开信封，打开信念道：

叫声贤婿听我言，
送信之人叫张三，
当堂打他三百板，
千万给我报仇冤。

张三一听，这才明白，王大肚子是想害死自个儿。就说：“掌柜的，我就是张三，您得救救我，把信给改改。”掌柜的不敢改，张三说：“我不让你白改，再给你一两银子。”掌柜的问：“怎么改呢？”张三说：“我念，你写。”这封信改的是：

叫声贤婿听我言，
送信之人叫张三，
赏他纹银三百两，
丫鬟许他配良缘。

原来张三早看上了王家的丫鬟翠莲，一年前丫鬟随小姐到了县衙。张三拿着改完封好的信，来到县衙门，把信交上去。县官见是岳父写来的信，心想这张三一定是老丈人

的大恩人，照信行事，赏给他三百两银子，还把丫鬟翠莲嫁给了他。

火　龙　单

张三、翠莲小两口成亲三天，要回村去，县官又叫他给老岳父捎一封回信。张三夫妻俩雇一辆小车子，一直坐到村口，二人下车。张三到门口，抬头见房檐下挂满大冰溜子，就掰下冰溜子，放在帽子里。进门拜见老东家，谢谢他成全之恩。王大肚子心中奇怪，接过信一看，上边写的是：

岳父来信已收见，
小婿一切全照办，
张三娶了翠莲女，
三天回门把您看。

王大肚子知道又上了张三的当，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时候，张三站在炭火盆边，叫炭火一烤，帽子里的冰溜子化了，水顺脸往下淌。王大肚子心中奇怪，忙问："张三，我身穿狐狸皮皮袄还冷，你穿这么单薄，咋还满头大汗呢？"张三说："老东家，你不知道，我穿的是宝衣火龙单。"王大肚子不信，晚上叫翠莲跟东家奶奶住一起，把张三送到冷磨房去住。张三一想，我在这冷屋子睡一宿，还不冻硬了哇。他低头一看，有了，扛起半扇石磨满屋跑，累了放下歇一会儿，冷了扛起来再跑，折腾得一宿没合眼。天亮了，王大肚子进门一看，张三趴石磨上还呼呼睡呢，只见他满头大汗，心想，他真有宝衣火龙单哪！就说："张三，我对你不错，把丫鬟翠莲也嫁给你了，你咋报答我？把这件火龙单换给我穿吧。"张三说："好吧。"俩人就把衣裳换了。王大肚子穿着火龙单骑马要进城，他想去问问姑爷为啥把丫鬟嫁给张三了。骑马出村，正好是北风烟雪，越走越冷，浑身打哆嗦，忽然看见路边有棵大柳树，这棵树有个大窟窿，他把马栓在树上，钻进树洞里想避避风雪，越呆越冷，越冷越抱团儿，不多一会儿就冻僵了。那匹马也冻得受不了，挣断缰绳，就顺原道跑回家来了。王大肚子的老婆一看马回来了，人没回来，知道是出了岔，她领张三一路找来，到大柳树下一看，老头儿早冻死了。她就一把拉住张三说："你把火龙单换给老东家穿上，这回他冻死了，你得偿命！"张三抬头一看这棵树，夏天小猪信烧苞米给烤糊了一大片，就说："我不换他偏要换，这哪是冻死的，这是烧死的，你没看见树皮都烤糊了吗？"老妖婆一看可不是咋的，一拍大脚就哭开了：

哎呀我的天呀！
老东西呀！
放着狐狸皮袄你不穿，

一心要穿那火龙单，
把大树烤糊了多半边，
热死了，你咋不往那雪窝钻哪？

金马驹和拨魂杖

王大肚子一死，他儿子王大坏就当了家。他恨透了张三，老想为老子报仇。这一天他来找张三，进门一看，张三正在屋里给一匹马刷毛呢。王大坏说："张三，你咋把马拉屋里来啦？"张三说："这不是一般的马，它是金马驹，每天能拉几块银子。"王大坏说："我不信。"张三说："不信你看着。"他手托一个圆盘，一拍马屁股说："金马驹，金马驹，快给我拉银子。"果真拉出来几块碎银子——这是张三事先放进去的。王大坏一看，真是金马驹，就说："卖给我吧。"张三说："好吧，旁人买我不能卖，你爹活着的时候对我不错，卖就卖给你吧。"王大坏花一百两银子把马买回来，心想，不到一年我就能捞回本钱，往后还能发大财。这天起来，他手托个圆盘，一拍马屁股说："金马驹，金马驹，快给我拉银子！"连喊三遍也不拉，王大坏拿棍子往里捅，一捅那马喷了他一脸稀马粪，气得他把马杀了。第二天又来找张三。

张三早知道他还得来，这回他从集上买回俩大西瓜，用五色纸糊了好几层，让他媳妇躺炕上盖上被抱着。王大坏进门说："张三，你跟我去一趟！"张三说："去干啥呀？"王大坏说："那金马驹是假的，不拉银子光拉粪。"张三说："你喂的啥呀？"王大坏说："草料呗。"张三说："错了，我忘告诉你啦，这金马驹得喂大米，才能拉银子。""是吗？那你咋不早说呢？""现在说也不晚，你回家喂上大米再看看。""还看什么，那马早叫我杀死吃肉啦。""那可太可惜了。还好，我家还有一对金马蛋，还没到月，等到月出金马驹，我再送你一个吧。"王大坏一听还有一对金马蛋，说："这对金马蛋都卖给我吧，我还给你一百两银子。"张三说："好吧，不过这金马蛋怕冻，你得叫你媳妇来抱着，用大被盖严，别透风。"王大坏说："行。"他回家赶大车把他媳妇拉来，交了银子，把金马蛋抱在车上。张三说："我赶车送去吧。"王大坏说："好吧。"张三赶车出了村，车走得特别慢。王大坏说："我赶吧，快点儿走。"他接过鞭子，"叭"的一声，那辕马放了箭，大车颠起来了，前边有道深沟，车一颠，王大坏媳妇一把没抱住，两个西瓜滚到地上都摔坏了，正赶上一对兔子在草沟里，溅了一身西瓜瓤子，一东一西全跑没影儿了。张三一看忙说："看，叫你慢点儿不慢点儿，这一对金马驹全跑了。"

王大坏一连上了两回当，这天又来找张三。一进门，见张三媳妇停在门板上，问："这是怎么啦？"张三说："翠莲得急病死了，不怕，我有个拨魂杖，能叫她还魂。"他回

屋拿出个用红布包的擀面杖，上拨三下，翠莲抬抬胳膊，下拨三下，翠莲抬抬腿，又拨三下，翠莲坐起来了，说："好困好困。"王大坏一看这真是一件宝贝，又说："张三，把它卖给我吧，我再给你一百两银子。"张三说："好吧。"王大坏把拨魂杖买到手，心想：现在是冬天，全家人光吃饭不干活，我何不把他们都药死，等春天种地时候再把他们救活，这样一冬能省下好几石粮。他从集上买来耗子药，偷偷下到饭锅里，把一家老小全药死了，尸首摞在西下屋冻着。到开春要种地了，他拿出拨魂杖，左拨三下，右拨三下，拨了半天，一个也没活，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他这回到张三家，不容分说，把张三抓住装进麻袋里，扎上口背起来就走，来到河边，"扑通"一声扔进河里，转身就回家了。

张三落水之后，急忙掏出身边的小刀把麻袋割开，他水性好，在河底看见一对大珍珠，取了下来，鬼出水面，上岸到集上卖了珍珠，买了一群绵羊赶回家来，半路上正好路过王家大院。王大坏一见张三，心中奇怪，忙问："张三，你不淹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张三说："我到河里，直通水晶宫，见到海龙王。他要招我当驸马，把龙女嫁给我，我说家中有媳妇。他又要给我金银财宝，我没要，后来就给我这一群绵羊，我就赶回来了。"王大坏一听有这好事，一心想娶龙女当驸马，就说："那你把我送去吧，正好，我现在没了老婆。"张三说："好吧，等我把羊赶到家，就送你到水晶宫去。"张三到家安排一下，就来到王家大院，把王大坏装进麻袋扎上口，背到河边，"扑通"一声扔进河里，转身回家去了。

张三斗鬼

王大坏一家死后，到阎王爷那告发了张三。阎王爷马上派光腚鬼去抓张三。张三知道他要来，先把大麦铺了一院子。光腚鬼来到张三家大门口问："张三在家吗？"张三说："在家，请进来吧。"光腚鬼一进院，踩了两脚大麦芒，疼得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又扎了屁股，疼得他满地直打滚儿，扎得浑身是刺。他跑回地府见了阎王爷说："张三太厉害，我抓不来他。"阎王爷又派烂眼边儿鬼到张三家，说："张三，阎王爷叫你，快跟我走！"张三说："好，等我熬完这锅眼药就走。"烂眼边儿鬼说："什么眼药？""专治烂眼边儿的眼药。""正好我也烂眼边儿，给我上点儿吧。"张三说："好，你先闭上眼睛。"烂眼边儿鬼闭上眼睛，张三给他抹上水胶，说："你冲太阳站着，一会儿眼药干了就好了。"烂眼边儿鬼冲太阳站着，不一会儿水胶晒干了，两眼疼得钻心。张三两口子就一齐动手打他，疼得他满地打滚。翠莲是小脚，鞋前头包铜尖儿，上去一脚，把水胶踢裂了一道缝，烂眼边儿鬼看见道儿，这才跑回地府。见了阎王爷说："张三真厉害，快换别的鬼去吧。"阎王爷又派尖腚鬼去抓张三。这回张三先预备一个小口大肚坛子，坛子嘴抹上油。

尖腚鬼来到张三家问："张三在家吗？"张三说："在，请进来吧。"尖腚鬼进门一看，张三两口子坐炕上正吃饭。张三说："你先坐下歇一会儿，我吃完饭就跟你去。"尖腚鬼说："你没看我是尖尖腚吗？没法坐。"张三说："我知道，特意给你准备个好座位。"说完用手一指，尖腚鬼一看是个坛子就坐下了。越坐越往下滑，越滑越往下坐，不多一会儿就全身都坐进坛子里去了，只剩下一个脑袋。张三两口子下地就打他，三打两打，把坛子打碎了，尖腚鬼跑回了地府，见了阎王爷说："张三果然太厉害，我也抓不来他。"阎王爷这回派牛头马面来抓张三。牛头马面二鬼来到张三家，逼着张三走。张三说："我正拉磨呢，拉完磨就走。"他干拉也拉不完，牛头马面说："你拉得太慢了，我们哥儿俩帮你拉吧。"张三说："好吧。"就把他俩套在磨杆儿上，张三两口子拿鞭子就打，打得牛头马面抗不了，挣开磨套一齐跑回了地府，见了阎王爷细学一遍。阎王爷说："都是一群废物，这回我亲自出马，非把张三抓来不可。"阎王爷骑着千里驹，不多一时就到了张三家。只见张三拿把大刷子刷一头老母猪呢。阎王爷说："张三，快跟我走！"张三说："好，我这就去。你骑的是千里驹，我得骑万里哼去，这家伙哼一哼就是一万里，比千里驹快多了。"阎王爷说："是吗？那咱俩换一换吧？"张三说："不行，万里哼认生，要换咱俩得连衣裳一起换。"阎王爷说："好吧。"他俩换了衣裳，张三穿上龙衫，戴上阎王平顶冠，骑上千里驹，一扬鞭子先走了。不多一时来到地府，张三在森罗宝殿坐下，众鬼只当他是阎王爷，忙问："阎君老爷，张三抓来了吗？"张三坐在上边说："抓来了，在后边骑老母猪的就是，他一到地府，大伙儿就动手，把他乱棍打死！"众鬼卒说："遵命！"

再说阎王爷骑着老母猪，打一鞭子哼一哼，打一鞭子哼一哼，走了多半天才来到地府。一进丰都城，众鬼卒都恨透了张三，大伙儿动手，乱棍齐下，阎王爷抱着脑袋喊叫："别打，别打，我是阎王爷。"牛头马面说："你还敢冒充阎王爷，给我狠狠地打！"光腚鬼、尖腚鬼、烂眼边儿鬼你一拳，他一脚，不一会儿就把老阎王爷打成肉泥酱了。这时候，张三早骑上千里驹跑回家，跟他媳妇翠莲过好日子去了。

讲 述 者：陈　才　男　77岁　建国前是饭店堂倌
采 录 者：耿　瑛　男　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内

附：异文

很久以前，有个姓钱的财主，虽然家有万贯，可没那么贪财的，谁要是借了他的钱，那驴打滚儿的利就一辈子也还不清了，准得弄个家破人亡。老百姓都恨死他了。

钱财主家有个长工名叫刘胜，能说会道，心眼儿也多，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大家都叫他小机灵。乡亲们有了为难事儿都找他帮忙，刘胜早就想治一治钱财主，为大伙儿出出气，就是一直没遇上好机会。

一天，小机灵听说钱财主又要出来逼债，心想，他准能到我家来。就借钱买了鱼、肉、酒菜，叫他媳妇事先都做好温在锅里，专等着财主上门。

到了中午，钱财主果然来了。小机灵连忙让座，把他媳妇喊过来说："快去买鱼、买肉、打酒，再杀一只鸡给老爷接风。"钱财主在一旁听了，馋得直流口水。

过了约有半个时辰，小机灵的媳妇果然把东西都卖了回来，还在钱财主的眼前晃了晃，拿进后屋去了。她在后屋呆了一会儿，就把温在锅里的菜都端了上来，真是热气腾腾，香味儿扑鼻。财主忙问："怎么这么快饭菜就都做熟了？"

小机灵故意半吐半咽地说："不敢瞒老爷，我是用祖传的'百味锅'做的菜。不管是鱼是肉，见锅就熟。"财主一听，心中暗暗盘算："别的不说，有了"百味锅"一年光柴禾就不知要省多少。他想到这，忙陪着笑脸说："欠的债好商量，你把'百味锅'卖给我，价钱由你定。"小机灵忙摇头说："不卖，不卖，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怎能败在我的手里。唉！这锅原来是两口，一公一母，前年，年景不好，一口公锅卖给了京城的国舅爷了，这口母锅说啥也得留着。"他的媳妇在一旁叨叨开了："不卖，不卖！你拿什么还人家债？"钱财主急忙搭腔说："是呀是呀，'百味锅'卖给我，你欠我的那笔帐就算勾销了，你看怎么样？"一个假装说啥也不卖，一个还非要买不可，最后钱财主好说歹说，小机灵算把"百味锅"卖给他了。

钱财主临走，小机灵追到门口交待说："钱老爷，千万要记住，这口锅是个母的！"钱财主生怕到手的宝贝飞了，哪还管它是什么公的母的，抱着锅撒腿就往家跑。

过了几天，钱财主做寿，请了上百的客人。钱财主看客人都到齐了，才眉飞色舞地说："今天我请诸位亲朋尝尝'百味锅'做出来的菜！"客人们一听，都挺纳闷儿，什么叫"百味锅"呀？没听说过，但又一想人家是大财主，这玩艺儿准是个宝物，就都眼睁睁地等着，虽然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心里还挺乐，今天要能见识一件宝物也算福分。

等啊等，等到点灯了，钱财主才叫厨子把"百味锅"端上来，把鱼肉倒在锅里说："这就是'百味锅'，鱼肉见锅就熟。"他把筷子一举："大家请！"客人们也都把筷子举了起来，一个个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可是，百十双筷子举了半天，锅里的鱼肉连色儿都没

变。这一来，客人全笑开了，你一言他一语地埋怨起钱财主来："什么'百味锅'呀？骗人上当，害得我们饿了一天，真是岂有此理！"弄得钱财主没法下台，一气之下，把那口锅摔个粉碎，准备第二天就去找小机灵算帐。

小机灵料到钱财主早晚会来找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借来一头老绵羊，连人带羊在水里沾了沾，弄了一包盐，掺了点儿锅底灰，揣在怀里，又嘱咐了媳妇几句话，就躲到邻居家里去了。

天一亮，钱财主就气呼呼地来了。一看小机灵不在家，就问他媳妇："人躲到哪里去了？"他媳妇手里拿着锅铲忙说："我在家要炒菜，一看盐没有了，他到京城去买点儿盐，一会儿就回来。"钱财主一听："买点儿盐就去京城？"小机灵的媳妇不慌不忙地说："是骑'万里羊'去的，用不了一刻钟就能跑个来回，老爷您实在有要紧的事儿，我催他快点儿回来就是了。"说着，就在香炉里点上了三炷香，嘴里叨叨咕咕地念了一会儿。转眼工夫，小机灵就牵着羊回来了，一进门儿就埋怨媳妇说："什么事儿这么死催？害得我赶了一身汗！"一转眼见钱财主坐在那里，他忙转了口气说："哟，钱老爷，我正要去找你呢，你拿去'百味锅'煮过公猪、公羊没有？"钱财主听他问得出奇，就反问道："煮了公猪公羊会怎么样？"小机灵答道："公母相克，母锅一见公猪公羊的肉，宝气就毁了。"财主听了心里暗暗叫苦，昨天下锅的猪肉、鸡肉、羊肉全是公的，怪不得不灵。这全怪自己没有把事情打听清楚。再说脸面要紧，这种怪自己的事儿还是不说为妙，他就把满脸怒气收起，和和气气地说："这我知道！今天我来是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听说皇帝要做寿，我打算借你的'万里羊'骑到京城去一天。"

小机灵见钱财主按下锅的事儿不提，又来打绵羊的主意，心里暗暗好笑，嘴里却说："不行，不行，我天天要到京城买盐，把羊借给你我骑什么？"钱财主说："吃盐还要去京城？你是故意刁难人啦！"小机灵说："京城的盐是黑的，放一粒就咸一锅。"说着把那包掺了锅底灰的盐拿出来给钱财主看。钱财主看了看，果真是黑的，更相信"万里羊"是宝羊了，就央求说："这好办，这好办！我给你带几斤回来就是！"小机灵再也不能推脱了，只好答应借给他。临走时又再三交待说："这羊是贵气畜牲，要骑它得先用香草水给它洗洗澡，烧香点烛，直到它点了头才能骑。"

这一回钱财主又占了便宜，乐乐呵呵回到家，立刻用香草水给羊洗了个澡，又燃香，又点烛，等着宝羊点头。可是不管他怎么心诚，老绵羊就是不点头，钱财主急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出门就骑。糟了，他那又肥又笨的身子刚往羊背上一坐，就把羊压死了，羊屎羊尿流了一地。钱财主也摔得鼻青脸肿，一身新衣服全埋汰了。

这一回更把钱财主气坏啦！立刻派人把小机灵抓来，不由分说，捆起来就绑到海边的大石头上，想等海潮上来好把小机灵活活淹死。绑好之后，又让人打锣敲鼓四下通告，不许任何人前去解救，谁去解救也一样受到处置。

说来也巧，正好钱财主的老丈人到钱财主家串门儿，路过海边儿。这老家伙是个罗锅，小机灵远远见他过来就连忙高喊："直罗锅喽！直罗锅！"财主老丈人听见喊声，一看石头上绑着一个人，他不认识小机灵，就问："你怎么被绑在这里？"小机灵忙说："我是个罗锅。有人告诉我，说海边有个大石头，要是找到了，在上面绑一会儿，就能直过来。我找了好多天，今天可算找到了。绑了一会儿，果然直了，你说该有多灵？"钱财主的老丈人见他果然是挺腰直背的，心想，我为啥不也绑一绑？钱财主的老丈人把小机灵从石头上解下来，又求小机灵把自己绑了上去。小机灵赶忙把老家伙绑好勒紧，转身跑了。不一会儿，海水涨潮了，吞没了海边儿的那块大石头。

过了三天，小机灵故意地到钱财主家门前闲逛，钱财主一出门看见了他，十分惊奇，就问："你是人是鬼？"小机灵哈哈大笑说："我怎么会死？海龙王和我结拜为兄弟了。"钱财主越听越奇怪："海龙王怎么跟你结拜上的？"小机灵说："这还得感谢你呢。那天海水一涨，海龙王就派乌龟来接我。进了水晶宫，珊瑚宫门一打开，虾兵蟹将就夹道欢迎我。龙王请我吃海中宴席，喝的是龙宫美酒，宴席上还有好多漂亮的龙女给我跳舞，足足玩儿了三天三夜。你说海龙王为啥待我这样好？原来他想让我给他当右丞相。"财主听迷了，就问："那你为什么还回来？"小机灵叹了口气："唉！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一个字也不识，怎能当得了这么大的官职？海龙王一看实在留不住我，就跟我结拜为兄弟，送我上岸了。唉！龙宫呆了三天，害得我沾了一身的盐味儿！"钱财主偷偷地靠近他一闻，果然有股咸气味儿，就说："叫别人去替行不行？"小机灵摇摇头："谁愿意去呀？"钱财主忙说："我愿意去，到龙宫游一游也好！"两个人商量了一阵，约好第二天在海边碰头。

第二天，小机灵准备好了一个破木桶和一口新水缸，里边各放一块石头，在海边儿等着。财主把家中的事情交给老婆照管，自己要下海去游水晶宫。到了海边儿，小机灵就指着木桶和水缸，让钱财主挑选一个。钱财主想，木桶太旧，十有八九会漏水，就挑选了水缸。海水一涨，两人就分别跳进木桶和水缸里，漂到海中去了。

漂了一程，小机灵从桶边捞住一只小水母，对财主说："老爷，海龙王派水母来通知，叫咱快些敲锣打鼓报信儿，他要亲自来迎接。"钱财主急得直搓手说："咱没带锣鼓怎么办？"小机灵忙说："别急，有办法，咱俩把坐着的石头拿出来，我敲桶，你敲缸，就跟锣鼓声音差不多。"说着就拿起石头"当当"地敲起木桶来，钱财主一看，也就跟着敲起来。可是他才"当当"地敲两下，水缸就破了，财主连人带缸沉到了海底。

财主淹死了，小机灵稳当儿地划着木桶上岸回家了。

第二天，小机灵拿着那只小水母到钱财主家去报信说："老爷在水晶宫酒后调戏宫女，海龙王一气之下把他杀了，好在我拼命把他的心肝偷了回来，这东西放在锅里暖一暖，要是他生前行过好事，就能活过来。"

财主婆看见那个东西抖抖动动的，哭着说："天哪！在海水里冻得冷冰冰的，好可怜

哟，快暖暖吧！”她赶紧把小水母放进了锅里，灶下塞了一大把柴火烧了起来。烧了一会儿，揭开锅一看，财主的心肝没有了，只剩下一小块象木耳似的东西。财主婆放声大哭：“你这个老东西，这怪怨谁呀？谁叫你在水晶宫里不老实啦！谁叫你生前没行过一件好事儿呀！”

从此，这一带的穷苦百姓再也不受欺负了。（铁岭市）

讲 述 者：张玉华 男 80岁 铁岭县剧团 退休干部
采 录 者：勾耀震 男 铁岭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铁岭县城内

345. 二拐子的故事

（满族　丹东市）

二拐子的名字叫哈拉素，他是个满族的智人。

小时候，他上树掏雀蛋掉了下来，摔折了一条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再加上他排行老二，人们就都叫他“二拐子”。

二拐子貌不出众，才不压人，却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献　宝

二拐子家的烟囱，已经有两天没冒烟了。老婆骂他，整天东溜溜西逛逛，家里的事连半点儿都不管。一些讨债要帐的，也是这个没走，那个就跨进了门槛。不管老婆子怎样嘟囔，帐主们怎样横眉瞪眼，二拐子是一不着急，二不上火，耷拉个眼皮，不当一回事儿。俗话说：“虱子多不咬人，债多了不压人。”真是一点儿不假呀。

一天，讨债的又登门要帐了，老婆子也直门儿唠叨。他笑呵呵地对老婆和帐主们说：“天狗没有吃日头，你们先等几天吧。等我上京献了宝，得了赏，就有的是银子钱买粮和还帐了！”说完，他还摆出洋洋自得的架式。

老婆压根儿不相信，帐主们更是直晃脑袋。可是二拐子并不是说谎、躲债，他真的进京献宝去了。只见他骑着一头四个白蹄的小毛驴，手里捧着个红布包，一路上摇摇摆

摆，好不自在。当然是晓行夜宿，一路辛劳，这天，他进了盛京，来到了朝阳门外。护门的兵勇把二拐子献的宝贝呈了上去。

三天以后，老罕王传旨，让二拐子上殿。

二拐子又惊又喜，连忙整理好衣帽，登上了八宝金殿，跪趴在地上。

老罕王金銮殿前的御桌上，摆着二拐子献来的宝贝，在一块崭新的大红布上托着。那是一桩什么样的宝贝，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

老罕王抻着脖子，瞪大着眼睛，反复地端量着，有些好奇地问："这就是你献的宝贝吗？"

二拐子恭敬地回答："对！是小民献的！""你在什么地方拣来的？"

"我在长白山天池里捞出来的！"二拐子一本正经地说，"我做过梦，天帝告诉我，天池里有件无价之宝，要我捞出来献给我主罕王！"

老罕王不太相信二拐子的话是真的，可他的话对皇上有利。他平常也称自己是天帝之子，今儿个在这么多文臣武将面前进行宣扬，更会让人相信。他就高兴地点了点头，又问："你献的这块宝，贵重在什么地方？"

二拐子把早已编好的一套话，有板有眼地说了出来："奇者为宝。皇上，你看，这块石头有各种颜色，峰峦起伏，很像万里江山。那最高的山峰上，一道金色曲折的线，多像一条金龙，那正是我主的龙体，说明只有你才能统一天下！"

老罕王被二拐子这一套话说得晕头转向，浑身发热，面对着眼前这块锯齿狼牙的怪石，不是宝贝也得当宝贝来看待了。他点着头说："对，对！我也曾梦过，天帝对我说：'不久，有个人能给你送一块龙腾江山、统一天下的宝石！'今天，果然应验了！"既然献了宝，就得给奖赏，他又向二拐子问道："你要什么奖赏呢？"

二拐子叩了一个头，说："小民不是为了讨奖赏的，受天帝的差遣，得了宝贝，应该献给我主罕王！"

听听，这话说得多中听。老罕王乐得更坐不住了。他哪能白白地接受民间的宝物，便赏给了二拐子很多的粮食和牛羊。二拐子心满意足地向皇上叩了个响头，高高兴兴地走了。

献　计

有一家姓那勒尔的大财主，有万贯家财，真是房屋连脊，土地连片，牛羊成群，陈粮细米，仓满囤流，是方圆几百里出名的大富户，光长工伙计就雇了百十多个。按规矩，

像这样的大户人家，每年三大季[①] 活儿忙时，老东家都要宰猪，犒劳长工伙计。可是这一年，吝啬的老财主连根猪毛都没拔，长工伙计们都很生气。

事情被二拐子知道了，他就向打头的撅弄说："喂，老伙计，不能白白给老东家卖命呀，该动动辙了！"打头的摇了摇头，没有啥招。二拐子把嘴贴近打头的耳朵，嘟哝了一阵，出了个主意。打头的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所有的长工伙计们日头照屁股了都还没有起炕，哼哼呀呀地装病。老东家急得直瞪眼，他倒不是可怜穷人，而是正赶上铲趟季节，眼瞅着地里的野草长得都比庄稼高了，所以急得团团转。找看病先生抓药，可就是治不好这些伙计的病。

三天过后，二拐子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大财主的家，一进门就大惊小怪地说："哎呀，我说老东家，你们的老家仙[②] 见怪了！"

老财主愣住了，忙问："你怎么知道的呢？"

二拐子故意地晃了晃头，只把嘴张了一下，没再往下说。

老财主更着急了，他对二拐子这个人有点儿信不过，可放屁打碟子——赶在点儿上了。他的长工伙计不是已经病了两三天了吗！他着急地一再追问。

二拐子一看，该是说话的时候了，就假装关心地说："你们大门旁的索罗杆[③] 已经向东歪了三指。

老财主有点儿不大相信，赶忙跑到院子里仰脖一瞅那索罗杆还真有点儿歪斜，一量整歪三指。索罗杆一歪，按着规矩，就得杀猪祭祖。

老财主这才相信了，马上杀了一口大肥猪，祭了祖。长工伙计们动了辙，病也好了。二拐子也被请去吃了白肉血肠。酒席上，老财主问二拐子："你怎么知道我家的索罗杆向东偏了三指呢？"

二拐子当然知道，是他让打头的趁人不注意时把索罗杆稍稍向东推了一下。这会儿他哪能露底，就顺口说："那是你们的老家仙给我托了个梦，他说我是最诚实的人，让我转告你们！"不管老财主真信假信，杀猪祭祖总算做了。二拐子和长工们吃犒劳的目的达到了。

打这以后，长工伙计们有了窍门儿，隔一段时间就推一下索罗杆，老东家只要见索罗杆歪了，就得杀一口猪。等老财主知道咋回事儿的时候，已经晚了，不仅把想三大季杀的三口猪全杀了，还多杀了好几口猪呢！

---

① 三大季：指我国比较重要的三个民俗节日，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② 老家仙：满族人对祖宗的别称。
③ 索罗杆：满族祭天用的木杆。杆首安锡斗，里面放米谷或碎肉喂乌鸦或喜鹊。

吃 妖 精

有一天，二拐子从一个财主家门口路过，见一条大花蛇钻进了西阁楼的棚里。那西阁楼原是财主的一个媳妇住的，她在半年前就死了，一直也没再住过人。这两个月财主家就吵吵这个房子里闹妖。他想，一定是那条大花蛇闹腾的，可以去治治。

二拐子进了财主的门，问财主："你的西阁楼闹妖吗？""嗯！"财主回答。"我可以除掉！"二拐子说，"咱得讲讲价钱！""多少钱？""河东那两垧地！""太贵了！""贵吗？"二拐子一本正经地说："妖精不除，全家没命！"老财主虽然财迷，但舍出两垧地总比人都死绝了好。心想，反正除不了妖，你也得不了地，就答应了二拐子的条件。

"还得加点儿零碎。"二拐子又提出了条件。"什么零碎，你就说吧！""一坛好酒，一口锅，外加点儿油盐酱醋！""这好说！"老财主全答应了。

晚上，二拐子一个人住在西阁楼里。天刚一黑，阁楼上就噼哩叭啦地响起来，还有"叽叽"的叫声。二拐子心里明白，这是几个月不住人，阁楼上进了耗子，有了耗子就召来了大花蛇。那噼哩叭啦是蛇逮耗子的声音，那"叽叽"的叫声是耗子被蛇咬时发出的。

二拐子准备好了刀斧绳套，一下逮住了大花蛇，又把耗子全都赶了出去。

锅底生起了火，放上了油盐酱醋。一阵工夫大花蛇就炖熟了。二拐子一边喝酒，一边吃蛇肉，吃饱喝足便呼呼地睡了。

第二天，老财主起大早就进了西阁楼。一看，二拐子大头朝里在床上躺着，打着呼噜，地上扔了不少骨头肉。财主也没认出什么肉，吓得连声说："真神，真神！"只好照讲好的条件把两垧地给了二拐子。

从此，西阁楼再不闹妖了，二拐子吃妖精的奇事儿也传了出去。

打 酒

二拐子喜欢喝酒，可是有数，喝完三杯就不再喝了。

一天，二拐子新买了一篓儿酒，喝了四杯也没有醉意。他知道这酒里兑了水，就倒了一杯，用火点着，发现酒的度数真不够，就去找店掌柜，说："你骗了我，卖酒兑水，你得赔我钱！"

小店掌柜的争辩说："我这酒是从烧锅里直接拉出来的，压根儿没兑水！""那就是烧锅搞的鬼！"二拐子说，"咱们一块儿去找他算帐！"掌柜的只得和二拐子一起到烧锅去了。

两人悄悄地进了装酒的库房，果然发现烧锅里的人，在把酒倒进篓儿的时候，兑上了不少的白水。

二拐子发现有一篓儿酒里兑的水特别多，就记在心上，然后找烧锅掌柜的，把那篓儿酒买下了。他和店掌柜的一起，把酒推到了县大堂，告了烧锅掌柜的一状。县官一品，那酒水啦吧叽的，真是兑水了，就让衙役把烧锅掌柜的传了来。烧锅掌柜的见人证、物证俱在，抵赖说："小的因这几个月的生意不好，才这么做的，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过！"

县官说："捉住一次当百次！"结果烧锅掌柜的挨了罚。

县官又问二拐子："这回给你出气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二拐子说："他得包赔我的损失！"县官问："要包赔多少？"二拐子说："一顿三杯酒，一月一大篓；三百六十天，含水有几斗？喝酒二十年，还金九两九！"

县官一听二拐子的话说得有理，就让烧锅掌柜的包赔了二拐子喝的二十年酒中所掺进的水的钱。

从那以后，烧锅掌柜的卖酒，再也不敢兑水了。

讲 述 者：康木匠 男 满族 70岁 凤城县鸡冠山乡 不识字
采 录 者：佟 畴 男 满族 丹东市文联干部 大学
曾 层 男
采录时间：1963年
采录地点：凤城县鸡冠山乡

附 记：

凤城县的黄大娘、郎纯林也讲了类似故事。

346. 刘 八 斗

（兴城市）

来 历

兴城西河西岸有个刘八斗屯儿，这个屯名也是个人名，屯名是因人名而起的。

刘八斗出身一个穷家，没念过书，但好学，自己苦读，对诸子百家样样精通，琴棋书画件件都懂。

别看刘八斗学问那么大，可从不考秀才，也不给官府做事。穷人有事求，他一说俩

成，专门和不三不四的人做对头，弄得地痞恶棍怕他，衙役狗腿子惧他，连宁远州知州也对他发怵。

那时敢和官府斗的人不是财主就是有势力的，外地人认为刘八斗也是这样。一次，一个外地人问他："大爷，您老一天进多少钱哪？"

刘八斗手拈着胡子，哈哈大笑着说："我呀，日进才八斗，夜学富五车。"

刘八斗本来说的是自己读书的事，外地人却把日进才八斗误解成日进黄金八斗。就把这事宣扬出去，大家就管他叫刘八斗了。

送　匾

宁远州南街有座盐店，全州就这么一个盐店，掌柜的是宁远知州的小舅子，所以，这所盐店名叫官盐店，实际是知州自个儿的买卖。

有一年秋，收蔬菜了。为了腌白菜、芥菜、萝卜，买盐的就多了。盐店掌柜的一看这是发财的好机会，马上就把盐价上涨五成。

这一下可苦了穷百姓，不买盐，菜没法腌，今冬明春没菜吃；买吧，价贵，买不起，又没第二份儿卖盐的。

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刘八斗带着一伙人敲锣打鼓给盐店来送匾。掌柜的一听刘八斗来给他送匾，嘴乐得像煮开花的荷包蛋，出门一看，愣住了，原来匾上写着"赛华陀"。掌柜的忙问："八爷，这是送药铺的怎送到盐店来了，您弄错了吧。"

刘八斗板着脸说："没错。"

掌柜的说："没错，我卖盐怎能当医生治病呀！"

刘八斗正经八北地地说："盐是咸的，吃多了会得'齁巴'病。你的盐一涨价，大家就买不起盐，没盐就不能腌菜，宁远州城没有吃咸的了，当然就不会有人得'齁巴'病了，你这招不比请华陀治病还灵得多吗？"

掌柜的眯眯眼睛，倒吸了一口凉气。刘八斗又笑着拍了掌柜的一巴掌："愣什么，全宁远州人还要向皇帝给你姐夫上个万民折呐。"掌柜的忙问："什么万民折？"刘八斗说："因他治商有方呀。"掌柜的说："咋个有方法儿？"刘八斗说："他的官盐店的盐价超过皇价五成，这一下他不但治好了宁远州人的'齁巴'病，又多给国库增加了银子，这样经商有方的人，皇帝还不得给他封侯拜相呀！"

掌柜的一听，浑身冒冷汗，他知道这样的万民折一上去，他姐夫丢官职还不算，自个儿也闹个吃不了兜着走。他赶忙跪下磕头："八爷请您饶了我吧，我宁可把盐降到原价，也请你把匾和万民折收回去。"

刘八斗哈哈大笑说："收回去倒可以，不过我还得保存着。"

掌柜的一愣，问："为什么？"

刘八斗说："等你再开治'鲇巴'病的药方时，我好再送啊。"

当　告　示

旧社会，穷人一旦揭不开祸，就到当铺典东西换钱度日。当价本来就低，北街洪兴当铺却在鼓楼州署衙告示栏上贴了张告示说：当价下压三成。

就在告示贴出的第二天，刘八斗来到洪兴当铺，一进门，小伙计赶忙让座说："八爷，贵人不踏贱地，你来一定有事吧！"

刘八斗头也不抬地说："穷了，当点儿东西。"

小伙计嘿嘿一笑说："八爷，你说笑话吧，你还有当东西的时候？"

刘八斗把眼一瞪："一个子儿难倒英雄汉，秦琼还有卖马当锏的时候呢，我又算什么？"小伙计只好问："你当什么，拿出我看看。"刘八斗说："拿不动，你们派人去取。"小伙计说："当铺的规矩，不论谁都自个儿拿来，没有去取的道理。""要懂规矩还敢冒充官府？"刘八斗说。

掌柜的一听刘八斗话中有话，赶忙亲自迎出来应付说："八爷，您别生气，他人小不懂事。去给八爷倒茶！"

刘八斗说："不懂事怎知道压当价呀？"

掌柜的一听才知道刘八斗冲那告示来的，忙说："八爷，那告示我收回来不就得了。"

刘八斗说："说得轻巧，拿不回来了，我已锁在柜子里好请八府巡案看哪。"

掌柜的一听没咒儿念了，赶忙央求说："八爷，你把告示退给我吧，我今后不这么办就行了，当价复原。"刘八斗说："当价复不复原我不管，反正你后台硬。"掌柜的说："谁是我的后台呀？"刘八斗说："知州。"掌柜的说："没那回事。"刘八斗说："没那回事，你怎敢把私人告示贴到官家的告示栏里。这不等于说州官让你压当价吗，他为了你一家，害了众民，你说我能不管吗？"

"该管，该管。"掌柜的又作揖又道歉才算央求住刘八斗，从今后他再也不敢压当价了。

要　工　钱

南门外有个姓钱的财主，儿子考中了秀才，为了显示家里的气派，就在门外修了个

影壁墙。修成后借口尺寸不对样子不好，不但不给工匠们工钱，还打了一顿赶了出去。

工匠们正在影壁后说这个事儿，刘八斗走过来，问清楚咋回事，就叫工匠们先等等，他走到影壁前，看了一阵就假装晕倒了。钱府看门人见一个老头儿晕倒在影壁前，很生气，刚要打，一见是刘八斗，赶忙报与钱财主。钱财主一听，叫人把刘八斗抬进屋，叫醒问："八爷，你这是怎么啦？"

刘八斗说："你家一定是出了状元，再不就是进士，我这人见不了大官儿，我一见你家出了这么个大人物就晕倒了。"

钱财主说："是小儿中了秀才。"

刘八斗一听假装吃了一惊说："出了个秀才就修那么大个影壁？"

钱财主说："影壁还有说头吗？"

刘八斗把眼睛一瞪说："当然有说的了，什么样官家的影壁有什么样尺寸，修小了不够官威，修大了就以小充大，犯有欺君之罪，你这是犯了以小充大的令。"

钱财主一听吓慌了神，苦苦哀求刘八斗给他想办法，求了半天，刘八斗才长叹一口气说："我看你这人还老实，帮你个忙，你给我二十两银子，咱们出外看影壁再定。"

钱财主乖乖地把银子交给刘八斗，刘八斗到了大门外把银子分给了匠匠，才回头对钱财主说："唯一的办法是把它扒了重修，不过重修时可别忘了给人家工钱。"

钱财主一听，气得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刘八斗头也不回地走了。

扒 官 靴

有一年，有一任宁远知州要离任调往别处。那时候，地方官离任时都要由地方士绅出面留下一副官靴或别的东西作纪念，以示他为官清廉，百姓舍不得他走的意思。

知州走的头天晚上，就找乡绅做了布置，第二天早晨又派人打探，探子回报说："从衙门口一直到八里铺都是送老爷的人群。"

知州很高兴，一出衙门，就把一双事先准备好的官靴留给乡绅们，哪想到东门又来一伙儿扒官靴的，知州说："靴已扒了。"

那伙人说："那些人是乡绅，我们是平民百姓，老爷可不能有偏有向看不起百姓呀。"

知州没准备第二双靴子，不给吧，这伙儿人不让他走，只好把脚上穿的送给这伙人。哪想到一到东门桥又有人来扒官靴，还是不让扒不走，只好摘下乌纱帽。

就这样，走不远来一伙儿扒官靴的，走不远来一伙儿扒官靴的，扒到东八里铺，知州身上只剩下一身衬衣和一双袜子。本想这次不会有人再扒了，可一会儿刘八斗又带上一伙儿人迎上来。知州知道不给留东西刘八斗不会饶他，只好脱下袜子。刘八斗接过袜

子向道旁水沟一扔说："老爷你放心，宁远州扒你这点儿东西你到别处当官儿用不了几天就能捞回来，可是宁远州人被你刮去的财物可就永远回不来了。"

知州这才知道，除了衙门那伙儿扒靴的，其余都是刘八斗安排的。气得他直翻白眼儿也没办法，只好光着头、赤着脚，穿着一身衬衣去锦州府。

讲 述 者：郑宝兴 男 67岁 兴城市羊安乡 农民 中学
采 录 者：李继彤 男 兴城市报社 干部
采录时间：1983年11月
采录地点：兴城市

还是回你的洞里找对象去吧!”

耗子一听也有道理，就又回它的洞里去了。

讲 述 者：张义秋 女 81岁 兴城市沙后所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冰娜 女 兴城市文化馆 干部 大学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兴城市沙后所村

348. 熊虎治恶人

（本溪县）

老虎叼个人，跑回大山里，正要吃，老熊气不忿，跑来救人，熊和虎就打起架来。老熊一顿巴掌拍得老虎嗷嗷直叫，扔下叼来的人逃跑了。

老熊的巴掌被老虎咬伤，可它还是忍痛把救的人背下山去。半路上，受伤的巴掌又扎进半截树茬子，疼得它躺在地上，求被救的人把掌中的茬子拔出来。

被救的人刚才还谢字不离口，现在见老熊扁扁乎乎地躺在那儿等着他给拔茬子，心里寻思：这熊可真老实，听人说熊肉好吃，熊胆可以治病，熊掌更名贵，我何不把它打死！我没被虎吃，还捡个挺大便宜。想到这，他随手操起一个大棒子，使出吃奶的劲儿，向熊脑袋瓜子砸下来。疼得老熊两眼直冒金星，惨叫几声，幸亏脑皮厚，骨头硬，爬起来才算逃了命。

老熊又累又饿脑袋又疼，跑了几里路，倒在山沟里起不来了。这时候，有两个庄稼人拿来一些高粱面饼子给熊吃，还把熊掌里的树茬子小心地拔了出来，上了些止血药，又用破布把伤口包扎好。老熊问：“我没救过你们，你们为啥要救我?”岁数大的庄稼人说：“俺爷儿俩亲眼见你从老虎嘴里救出一个人来。如今你有了难处，俺能帮你就帮一把，这有啥好说的。”岁数小的说：“你好好养伤吧，等明天，俺们还来喂你。”老熊叹了口气说：“我以为人都没良心，现在看来，人也有好有坏，我救了一个坏人出虎口，他又要害死我。我正在难处，又被你们两个好人救了，看来还是好人多。往后再遇到人有难处，我还得救。”

老熊在两个庄稼人精心扎咕下，伤很快养好了，又回到了大山里。这一天，老虎又叼个姑娘要吃肉，又碰到了老熊，姑娘被救了下来。可是姑娘被老虎咬伤了好几处，老

熊把她背到庄稼人家里，问庄稼人："她的伤能治好吗？"庄稼人说："赶紧找郎中给这姑娘扎咕，晚了就不好说了。"爷儿俩说完麻溜儿地给姑娘请医抓药，顿顿给这姑娘做好吃喝，将养身体。

三个月后，姑娘身上的伤全好了，姑娘非常感谢爷儿俩的恩德，非要嫁给庄稼人的儿子做媳妇不可，爷儿俩高高兴兴地把她留了下来。这个姑娘治家过日子是把好手，孝敬公公，体贴丈夫，小日子过得像火炭似的。老熊知道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又一天，老熊又遇见老虎叼人上山，老熊又把人救了下来，送到庄稼人家里养伤。可是，这个被救的人，日久天长，在人家养好伤以后，竟调戏起庄稼人的媳妇，庄稼人气得把坏小子撵走了。

坏小子怀恨在心，找到媳妇的娘家造谣编笆[①]说："你家姑娘被山里的庄稼人拐骗去了，在他家挨打受累，吃苦带遭罪，那里比狼窝还凶险，人心比长虫还毒，加上虎和熊瞎子给他当帮手，你要不快点儿拿主意，去晚了就见不到你家姑娘了。"媳妇的娘家人听他说得活灵活现，就信以为真，告到了衙门，那个坏小子领着衙役抄了庄稼人的家。

老熊看到庄稼人被抓走，正着急的时候，老虎跑来了，一声吼叫，衙门派来的差人吓得四散逃命。就见老虎没去咬庄稼人爷儿俩，也没去咬那个媳妇，却偏偏咬上那个忘恩负义的坏小子。

坏小子大声喊救命，起誓许愿不忘老熊爷爷的大恩大德。老熊慢慢地朝老虎走去，老虎一看熊离自己只差丈八远了，急忙把坏小子甩在地上，用爪一踩，骂起来："熊瞎子，你别瞎搅和了，他可是恶人。"老熊笑了笑："虎大哥，他要是好人，我早就给你两巴掌了！"

虎乐得直点头说："熊老弟，看来你我都分出好坏人来了，以后谁再敢说你熊老弟是瞎子，我决饶不了它！"

坏小子可慌了神儿，又求虎王又求熊爷，好话说了三千六，全没用。

庄稼人听了熊和虎的对话，三个人在一块儿叨咕说："山里的熊和虎都能通人性，可咱救过的那个坏小子，咋一点儿人性都不通呢！"

讲 述 者：鼓永发 男 满族 64岁 本溪县连山关镇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徐廷顺 男 37岁 长海县海洋岛驻军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本溪县连山关镇

① 编笆：指编造假话。

349. 水干鱼死燕无窝

（沈阳市）

古时候，一个村头上有座庙。春天，飞来一只燕子，想在庙里垒窝。庙后有个大水坑，坑里住条大鲤鱼。它见燕子到坑里来叼泥，十分生气，就故意在水里上下翻腾，搅得水花儿乱飞，弄得燕子叼不成泥，垒不成窝。燕子对这件事怀恨在心，暗打主意。

这村里有个老妈妈，凡有点儿头疼脑热、腰酸腿痛啥的，都到庙中烧纸焚香。一天，老妈妈又来烧香。燕子见老妈妈一走，就用嘴拔下一炷香，插在了庙的房草上。一会儿，房草就烧着了，庙也烧着了。村里人看见，都跑来救火，大伙儿都拿家什从坑里取水。等火扑灭了，坑里的水也打干了，那条大鲤鱼活活被晒死了。

火是救灭了，可庙也烧得不像样子，燕子也没法在这垒窝了。闹个水干鱼死燕无窝，谁也没得好儿。

讲 述 者：王文久 男 35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堡乡
佟罗堡村 农民
采 录 者：姚凤杰 女 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堡乡佟罗堡村 农民
采录时间：1986年3月
采录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官立堡乡佟罗堡村

350. 小和尚甩芝麻

（开原县）

一座庙里住着一老一少两个和尚。春天他们在庙前的山坡上种了两亩芝麻。赶上年景好，芝麻苗眼见着往上窜。小和尚乐嘻嘻地对老和尚说："师父，你看这芝麻长得多好，这回我们可要天天吃香油了。"老和尚摇摇头说："不见起[1] 呀。"

转眼到秋天，两亩芝麻收到家了。小和尚指着刚刚甩完的两袋子芝麻，乐呵呵地对老和尚说："这回香油可要到嘴了吧？"老和尚仍旧摇摇头说："要到嘴不等于到嘴，我看

① 不见起：不见得。

还是不见起呀。”

秋后，芝麻干了。小和尚晃了一坛子香油，他乐呵呵地叫来老和尚，指着香油说：“师父，这回香油到嘴了吧？”老和尚还是摇摇头说：“香油在坛子里，没到肚子里．怎么算到嘴了呢？我看还是不见起呀。”

小和尚见老和尚这样，心里不大痛快，寻思：芝麻都晃成香油了，他还说不见起。小和尚心里有气，精气神儿也打不起来，抱起那坛子香油没精打采地向庙里走去。走出不远，脚下一块石头把他绊了个趔趄，他双手一撒，油坛子摔在了地上，一坛子香油洒了满地。

小和尚看着洒在地上的香油，想起老和尚说过的话，这才寻思过味儿来。

讲 述 者：喻书学 男 满族 40岁 开原县柴河堡乡中学 教师 大学
采 录 者：娄荫池 男 开原县物资公司 干部
采录时间：1987年7月14日
采录地点：开原县柴河堡乡

351. 白学和白跑

（抚顺县）

过去，有这么哥儿俩，老大习文，老二练武。习文的四体不勤，常年在家闭门读书。习武的大字不识，整天使枪弄棍。哥儿俩唠起嗑来，总是不投缘。习文的说：“你整天在山上瞎跑，肚子里头连一点儿学识都没有，你看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习武的说：“你读书不能顶饭吃，我上山走一趟回来，就可以吃肉。”就这么的，两个人碰到一起，总是少不了显摆自己的长处，揭对方的短处。

有一天，老二上山去打猎，在深山老林里隐隐约约听到有狗的叫声，觉得挺奇怪，在这没人到的地方，怎么能有狗叫呢？他顺着声音找过去，见树上落着一只鸟，原来这声音就是它发出来的。他爬上树去一看，鸟窝里头有四只鸟蛋。这鸟蛋也挺奇怪，全都是四棱形的。再看，这只鸟，倒是平平常常，就把蛋放进兜里，那鸟却飞走了，身后留下了一溜火光。回到家里，老二跟哥哥说：“我给你件东西看着，你能说出来这是什么吗？”说完顺手从兜里掏出四只鸟蛋，哥哥看了微微一笑，顺口说道：

鸽郎，鸽郎，下蛋四方，
叫起来像狗咬，
飞起来一溜火光，
窝是灵芝草，
树是椿香，
头可入药治百病，
吃肉可以寿命长。

“这种鸟浑身都是无价宝，就是这几只蛋一点儿用没有，真是可惜呀！”

弟弟一听不服气说：“你光在家里闭门读书，说起鸽郎如数家珍，可一辈子也遇不着！这不是白学？”哥哥又反过头来贬斥弟弟：“你虽然整天出去走，遇到了宝贝却不识货，到头来还不是白跑？”

讲 述 者：郭春印 男 73岁 抚顺县大柳乡三家子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姚永佳 男 抚顺县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抚顺县大柳乡

352. 家雀硬充好汉

（沈阳市）

鹞鹰和家雀拜为把兄弟，两个争当“磕头大爷儿”。老鹞鹰说：“你这么大点儿，怎么能当大爷儿呢？”家雀说：“个儿矮的怎就当不了哥哥，那得凭岁数论长幼嘛。”鹞鹰说：“那这么的吧，咱俩比比能耐，谁能耐大，谁当哥。”家雀说：“那看比试啥吧！”鹞鹰一抬头，看有一家奶奶正带孙子玩呢。旁边有一帮鸡，老母鸡正领着小鸡崽儿叨食呢。鹞鹰就说：“你看见没有，地下有一群鸡，我去就能抱它一个回来。你要不信，就瞅着。”鹞鹰一展翅就飞下去了。等鹞鹰飞回来，真抱回个鸡崽儿来。鹞鹰问家雀：“你能有这份能耐吗？”家雀说：“你抱回个鸡崽子算什么能耐？我把老母鸡给你抱回来看。”鹞鹰说：“你别胡扯了！凭你身小力薄，行吗？”家雀说：“你看我的。”鹞鹰没拦住，家雀展翅飞远了，鹞鹰只好等它。

家雀落地后，先假装找食儿，蹿哒蹿哒的，想探探老母鸡有多大本事。先前小鸡崽儿叫鹞鹰抱去一只，其余的都吓得趴进老母鸡膀子底下去了。家雀就先叼一口露在外边的鸡崽儿腿。老母鸡能让伤儿吗？可又得护着膀下这堆鸡崽子，它还真叼不着家雀，反

倒叫家雀叼了几口。它们俩斗架不要紧，让老太太给看见了。老太太上去拿棍子一扑噜，就把家雀的腿给打折了，小孙子一把把家雀按住了。小孙子要吃雀肉，老太太说："行！让奶奶给你捋毛儿。"老太太正往下揪毛这阵儿，鹞鹰找家雀儿来了。到这一看，家雀在老太太手里攥着，正往下捋毛呢。这下子鹞鹰可就急眼了，一头奔老母鸡扑过去。老母鸡一炸，鸡崽儿一飞，老太太一着急，扬手赶鹞鹰，这家雀顺手就飞出去了。

老鹞鹰一看家雀逃出来了，赶紧把它领回到原地方。鹞鹰说："我说不让你去，你偏要去！我要是再晚去一会儿，你不把命搭上啊！"家雀说："你还别说，你这一去还真耽误我的事儿啦。我和那老太太要老母鸡，她偏给我小鸡崽儿。我不干，她就说：'你斗得过我的母鸡，我就给你。'我说：'好吧！我披着一身毛太热，求你给我捋下点儿去，我脱光膀子和你母鸡斗一斗。'老太太刚动手捋，你就到了。唉！挺大只母鸡白瞎了。"

讲 述 者：李占春 男 58岁 沈阳市苏家屯区金宝台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郑友辉 严晓星 男 沈阳市苏家屯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沈阳市苏家屯区金宝台村

353. 孙悟空探灾情

（北票市）

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跟头云"快，取完经后玉皇大帝分给他一个新的差事：到民间查访灾情。

查访灾情，对孙悟空来说，那真是小菜一碟。孙悟空觉得过去自己闹地狱、闹天宫、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那是多大的功劳，多大的能耐呀！没曾想玉帝给他这么个差事，实在是大材小用！但他既皈依佛法，就得听从调遣，没办法，只得暂时先干着。干着归干着，他心里实在没把这个差事放在眼里。

这一天，玉帝坐殿，总觉得耳热眼跳心神不宁。他掐指一算，民间有难，就打发孙悟空下界探查一番。

悟空领旨，出了南天门，一个跟头来到下界。也是他目空一切，一个跟头翻下来也没好好看看，不小心扎到井里。嗬！好深的水呀！足有三丈六尺多深！这下他可慌了，亏着是我老孙哪，要是换了别人还不得淹死呀？他不分青红皂白，一路跟头返回灵霄宝殿，对玉帝说："万岁，可了不得啦！"玉帝一愣："怎么了？""现下民间平地水深三丈六尺，凡人怎么过活？"玉帝一听，心中大怒，训斥四海龙王不察民情，各责四十大板，撵回龙

宫。

其实，这时民间正是用雨的时候，让孙悟空这么一报，四海龙王再也不敢行雨。一下子，旱情严重，庄稼都蔫巴了。

旱情越来越邪乎，老百姓开始求雨了，香烟裹着民怨直冲灵霄宝殿。玉帝知道了，又指令四海龙王行雨。下雨了，老百姓冲着天上磕头。玉帝乐了，又打发孙悟空下界查看，看看下界究竟旱得怎么样，还需要多少雨量。

悟空领旨，又一个跟头翻下来。也是不该他露脸，这一次偏偏砰地一下子栽到碾盘上，碰得他牙关一咬，脑袋一下子崩出一溜儿火星！他又怨起来："玉帝呀玉帝，亏着是俺老孙，这要是换了旁人，不碰得脑浆迸裂才怪呢！"他又一路跟头返回天庭，向玉帝报告说："可不好了！"玉帝问："又咋啦？"悟空说："大地旱得像石头一样，把我的脑袋都撞起了大包！"玉帝一听，这还了得！当时就命令四海龙王遍下大雨，把四海龙王忙得丢盔御甲，不敢消停。

其实，雨量早已够用，怎奈玉帝有旨，龙王不敢不遵呀！只好雷鸣电闪地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直下得高粱地里能行船，又闹起了水灾。

水灾严重，民不聊生，人们又开始祭祀禹王。禹王一算，知道是悟空查访不实，玉帝用人不当，立刻上报玉帝。玉帝马上改换太白金星到下界查灾，让悟空做走马流星官，往各处通风报信去了。

讲 述 者：张国山 男 68岁 北票市台吉营乡南台子村
下南沟 农民
采 录 者：翟秀清 男 33岁 北票市台吉营乡文化站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0年3月
采录地点：北票市台吉营乡下南沟

354. 三句话不离本行

（抚顺县）

过去有这么个县官，身为县令可他不理民情，你说他是昏官也够，赃官也行，总之不是个好官！有一回县官老婆得上病了，就去请先生找大夫抓药，怎么扎咕也不见效。

这天，县官把三班衙役找来问："这么大个县城，就找不着个好大夫来？快去给我找个好大夫来。"真正的好大夫不想给她治病，一般的大夫来是赶着抓药，光吃不见效。他们寻思：就是花几个钱，你的钱也不是好来的。今天你媳妇有病，药钱就别想少花！就这么的，她这病光治不好。还真有这么个大夫，是个名大夫，他也不想给县官治病。三班衙役来找，他说了："我已经洗手不干啦，药幌都摘了。""摘了也不行！县太爷找你，你得去。"老大夫没法就跟去了。

到了县衙，县官就问大夫："你都会治什么病？"大夫摇摇脑袋："我什么病也不会治。""唉，不对呀，不会治病，俺们下人怎么把你找来了？""不，我确实不会治病。""那么，你是什么先生？""我圈过几天学馆，搁那起就给我留下个名，大伙儿就叫我先生。可我不会治病。""啊，你圈过学馆，教过学生，那你一定会出诗对对了？"老大夫说："不敢说会，也是略知一二吧。""那好，我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个下联。"县官回头瞅了瞅，看有个楼就说："楼上女子唇红齿白定晓三从四德。"先生张口就来："路旁男子面黄饥瘦定有五痨七伤。"县官一听："咳！不会治病？不会治病，五痨七伤出来了，好，我看看你下边的。我还有一句："池塘莲花开四五朵。"老大夫说："囊中药物有五六丸。"县官说："好啊，你不会治病？你怎么净说这话呢？放屁！"老大夫接起来了："你是下焦虚寒。"这个县官生气地说："你分明是会治病，不给我治，给我打！下去！""那你得吃点儿巴豆和大黄。"

讲 述 者：刘思富 男 62岁 抚顺县刘乡鸽子村 农民
采 录 者：徐 军 男 45岁 刘山满族自治乡文化站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7年
采录地点：抚顺县刘乡鸽子村

356. 谎　　架

（新金县）

从前有个名叫张常有的人，有会说谎的本事。别人撒的谎，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来，可他撒的谎你听了准相信。

县官听了这码事，不大相信，就吩咐衙役把张常有传到大堂，要亲自领教领教这撒谎人的本领。

县官瞅着跪在堂前的张常有问："你就叫张常有吗？"张常有赶忙回答说："是的，小人正是张常有。"县官又问："听说你有一套撒谎的本事，而且撒得无人不信。"张常有答道："是的！"县官把眼一瞪，惊堂木一拍说："好！你既然有这套本事，今天就当着本县的面撒个谎，如果本县相信了，便赏你纹银十两。不然，就打你四十大板，蹲上三年大牢！"

张常有暗吃一惊，犯了嘀咕。县官又将惊堂木一拍："快说！"张常有稍顿一下，说："老爷，您吩咐小人撒谎，小人岂敢不撒，只因小人来时匆忙，把撒谎用的家把什撂在家里了。"

县官不解地问："什么？撒谎还得有什么家把什？是什么样的家把什？"张常有说道："老爷，干什么活儿就得有什么样的家把什，撒谎也是一样，也得有家把什。撒谎的家把什就是谎架。没有谎架，您叫小人如何撒出谎来？"县官一听，便说："那好吧，你先回去把谎架取来再说。"张常有说："老爷，谎架挺大的，小人自己拿不动。"县官问："需要几个人你说话，我派人去抬！"张常有忙说："就请老爷派四个人跟小人去吧。"县官答应了，吩咐了四个衙役跟张常有去了。

过了不到一个时辰，张常有一个人匆匆忙忙跑进大堂，对县官说："老爷，谎架被挡在东门外抬不进来了，您老看如何是好？"县官一听火了："岂有此理，何人敢拦挡！"张常有忙说："老爷，不是有人拦挡，是谎架太大，城门太小，进不来。"县官一听，哪有这样大的家把什，待我亲自去看看是个什么稀奇玩艺，便坐轿来到东门外。县官下轿一看，除了派去的四个衙役站在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县官问："谎架呢？"

张常有不紧不慢地说："老爷，小人已按照您的吩咐撒了个让您相信的谎。老爷是说话算数的父母官，就请恩赐小人十两纹银吧！"

县官惊得日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讲 述 者：孙茂安 男 67岁 新金县沙包镇王炉村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杨树忠 男 34岁 同益乡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4年8月
采录地点：新金县沙包镇王炉村

357. 哭 孙 子

（开原县）

有个老头儿养活四个儿子，这帮小子不说痴茶呆傻也心眼儿不全，朝天每日除了吃喝拉撒睡任嘛儿不会。老头儿寻思：我这辈子吃不愁穿不愁，养活这么四个废物才真叫人犯愁啊！得叫他们出去学点儿能耐。一天，他把儿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你们也都老大不小了，能吃不能做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给你们每人十两银子，上外头去学点儿能耐，学会了再回来见我。去吧。"

第二天，哥儿四个带着银子出门学能耐去了。

老大朝东走不多远，看见一伙人牵着狗架着鹰，他不知道是干啥的，就走到人家跟前问："大哥大哥，你干啥呢？"人家嫌他碍事，不搭理他。他又紧跟几步，上前说："大哥大哥，告诉我，我给你十两银子。"这伙人告诉他了："我们哪，是放鹰抓兔子的。"他给人家十两银子，人家给他一只鹰，就回来了。

老二向西走不多远，看见一个人扛着老洋炮正朝一棵树上瞄准呢，他不知道干啥的，就走到人家跟前问："大哥大哥，你干啥呢？"人家见他连打猎都不懂得，不搭理他。他凑到人家跟前说："大哥大哥，告诉我，我给你十两银子。"这个人告诉他了："我呀，正在打猎呢。"他给人家十两银子，人家给他一杆猎枪，也回来了。

老三往南走到一个集镇上，看见缕缕行行的人群，摆摊的、走道的、算卦的、卖药的，干啥的都有，真热闹。他东张西望眼睛就不够使唤了，忽然看见前面围着一帮人，他不知道是干啥的，挤到跟前问："大哥大哥，你干啥呢？"人家是锔锅的，正在钻眼把锔子呢，活儿挺忙，没工夫搭理他。他跟人家说："大哥大哥，告诉我，我给你十两银子。"锔锅的收下银子，教他学会了锔锅。他带一把锅锔子回来了。

老疙瘩奔北去遇到一条小河沟，听见河沿上有个老太太报庙，一边哭一边叨咕，挺伤心的，他不知道是干啥的，就走到老太太跟前问："老太太，你干啥呢？"老太太孙子死了，哪有闲心搭理他。他对老太太说："告诉我，我给你十两银子。"老太太告诉他了，

他学会了哭孙子。

哥儿四个把银子撒放完了，都学会了一样能耐往家走，在十字路口碰到一起了。到家一进门，没等老头儿开口问呢，老大就从肩膀上放出抓兔子的鹰，这鹰一下子就扑落到老头儿光秃秃的脑袋上了。老二看见鹰举枪就打，“砰”地一下子打偏了，把老头儿的脑袋瓜子打开瓢了。老三一看不好，急忙掏出锅子把他爹的脑瓜骨锅到了一块儿。老疙瘩一看，急忙跪到地下就哭上了：“哎呀，我的天呀，孙子你死得好苦啊！”

讲 述 者：杨吉庆 男 51岁 开原县开原镇人 小学
采 录 者：杨余庆 男 开原县百货公司 干部
采录时间：1956年
采录地点：开原县开原镇

358. 岳父的名字

（瓦房店市）

有一个人忘性脑子大，对他说过的话转眼之间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有一天家里宰猪，媳妇叫他去把娘家爹请来，他说：“你爹住在哪道街，哪个门，我忘了。”“你鼻子下有嘴，就不会打听打听？”这人又问：“你爹叫啥名啊？”“高原”“噢。”可是他刚走不远就又回来了：“唉，你爹叫啥名字？”媳妇看他实在是记不住了，拿出一块年糕问丈夫：“这叫什么？”“糕呗。”又把这块年糕揉得圆圆的，然后交给了丈夫说：“咱爹名叫‘高原’，这块糕也是圆的，看见它你就能想起咱爹的名字。”丈夫将糕揣进兜里刚想走，媳妇又把他叫住了：“你站下，我来考考你，咱爹叫啥名字？”“叫……”你呀你，是不是又忘了？”“没没，我兜里不是揣着嘛！”他掏出年糕说：“你爹名叫糕球。”媳妇一听就火了：“转眼间你就忘了，真是个忘混蛋。”媳妇这么一骂，倒把他给提醒了，他瞅着那块糕对媳妇说：“这回我可想起来了。你爹的名叫糕蛋子。”这下媳妇更火了，朝他嘴巴就一巴掌：“咱爹不是叫‘高原’吗？这回你走一步念一句‘高原’就不能忘了。”

丈夫把糕揣上，边走嘴上边叨念着：“糕圆，糕圆……”他光顾低头念，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跤，这一跤把岳父的名字摔了个一干二净。这时正好迎面走来一个过路人，他忙掏出摔扁的年糕，堵住过路人问道：“伙计，我岳父住在哪？”过路人莫名其妙：“你岳

父是谁?”“就是它,”他指着那块糕说,“糕饼子。”

讲 述 者:司春生 男 35岁 瓦房店市胜利乡 农民
采 录 者:董作显 男 45岁 瓦房店市胜利乡 干部 中专
采录时间:1985年2月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胜利乡政府

359. 扔死孩子

(兴城市)

有一家死孩子了,死孩子要找人扔,找谁?找孩子大爷吧。他大爷一进屋,就问兄弟媳妇:“死几个?”

兄弟媳妇说话了:“大哥呀,死一个还不够呛啊,还死几个!”“哦嗬,死一个。要死俩呀我担着,这死一个我还得夹着。”

兄弟媳妇生气了,也没再说啥。这时,她大嫂又来打听死孩子的事,兄弟媳妇和大嫂磨叨开了:“你看我大哥他啥人呢,找他扔孩子,问死几个,你说死一个还不够呛啊!他说什么死俩担着,死一个还得夹着走。”

你猜她大嫂说啥:“你大哥那人就是不会说话,等以后再死孩子可别找他扔了。”

讲 述 者:刘 明 男 满族 62岁 兴城市望海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盖尚铎 男 满族 兴城市文化馆 干部 大专
采录时间:1986年9月
采录地点:兴城市望海乡牛营子村

360. “小样儿”长耳朵

(本溪市)

从前,有一个人到城里买东西。晌午,到一家小饭馆,看人家锅里正煮着元宵,他不认识,就问掌柜的说:“锅里煮的什么玩意儿?”掌柜的看他土拉巴叽的什么也不知道,

就白愣[1]他一眼，说："小样儿！"他买了一碗，一吃，挺好，就记住了，吃的是"小样儿"。

过了一阵子，他又到城里买东西，到晌午又上一家小饭馆吃饭。这家锅里煮的是馄饨，他也没见过，他看着挺像以前吃过的"小样儿"，就笑着说："嗬，几天不见，这'小样儿'还长出俩耳朵。"

讲 述 者：于云廷 男 56岁 本溪市溪湖区宝力街 干部
采 录 者：于慧新 男 溪湖区文化馆 干部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本溪市溪湖区宝力街

361. 土财主进城

（鞍山市）

有一个土财主死抠死抠的，家里的土地连成片，还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比穷人都仔细。

庄头有棵大树，有些个二八月庄稼人[2]不闲不忙地坐在树下谈天说地，讲城里的新鲜事儿。土财主走到那一听，人家讲的有滋有味儿，说城里来了戏班子，唱的戏可好了，京剧演的《过五关斩六将》，评剧《黄氏女游阴》，还有跑马戏的，那是又好看又热闹哇。

老财主一听，这热闹我长这么大也没有看见过，就凑过去问："这城里离这多远哪？""也就二十多里地吧。"土财主一听忙说："那明天我就进一趟城看看。"

其中一个庄稼人恨透了这个吝啬鬼，成心想捉弄他，就说："哎呀，你是不是头次进城啊？"

"是啊，进趟城怎么还不得花两个，我舍不得钱哪，你们要不说来了唱戏的，我说啥也不能去啊。"那个庄稼人又说："那你可困难了，头次进城嘴里得含个驴屁巴蛋儿，要不，把门的不能让你进去。"土财主问："他怎么知道我是头次进城呢？""你看，人家常进城的和你头次进城的不一样，你头次进城东张西望的，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

土财主真信了，第二天带了几个钱收拾收拾进城了。离老远他就看见城墙了，心想：还有比我趁钱的，这大院套的墙有多高哇。走到近前一看是城墙，见门口真有两个把门

---

[1] 白愣：瞪。
[2] 二八月庄稼人：不正经务农、农活不熟练的农民。

一点儿，别做得没人样儿。”

男人走后，媳妇在家就琢磨，我男人说别让我做得没人样儿，怎么才有人样儿呢？想了半天，明白了，她赶忙和了一盆面，用手捏了一群小人，有胳膊有腿，有鼻子有眼，这一弄就耽误了时间，一抬头，看快晌午了，还有一堆面没捏呢，咋办？她就忙着把剩下的面弄几个面团，蒸熟了，就送到地里去了。

男人打开锅一看，气得吵儿巴火地说：“我告诉你好好做一顿，别做得没人样儿，你看你做些个啥？”

媳妇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说你张狂真张狂，拿起扁担瞎比量，除了几个面疙瘩，哪个不像人模样。”

讲 述 者：张义祥 男 55岁 本溪矿务局 退休工人 小学
采 录 者：赵吉田 男 34岁 本溪市平山区文化馆 干部 大专
王然君
采录时间：1986年1月
采录地点：本溪市平山区兴安村

363. 尖小伙儿学艺

（灯塔县）

早头儿，有家姓李的，他家只有一个儿子。老两口眼巴眼望儿子成人，可儿子买卖不成，庄稼不就，打算叫他出去学艺。

一天，老李头儿捧出盘费银子，叫儿子到外乡学艺。儿子贼尖贼滑，巴不得出外逛荡逛荡，就带上银两，乐颠儿颠儿地走了。

他一走就是好几年。在外乡游山玩水，逛荡够了，一样能耐也没学会。眼看带的银钱快要花光，他只得省吃俭用，往家里奔。在路上他暗打主意：回到家老人问他学了啥手艺，我得咋说呢？哎，有了，撒个谎儿，就说我在外跟高手老娘婆学会了接生。

这一天，他到了家，老李头儿开口就问：“孩子，你一去整整三年，不知净学会啥手艺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你学的哪门呢？”儿子说：“爹，我学的这个呀，是老爷们儿独门冲的手艺。”老头儿一听忙问：“是啥手艺呀？这么出奇？”儿子笑眯眯地说：“爹，我学的是养孩子。”老头儿一听炸了：“胡勾八扯！老爷们儿能生儿育女吗！”儿子说：“爹，我话刚说半截，还有下文哪！我学的是老娘婆接生的手艺。”老李头儿听了好玄没把鼻子气歪了，又一转念：可也行，总算银子没白花。人常说，纵有万贯家财，不如薄艺在身。

有朝一日总有用得着的那天。就对儿子说："行了，学了总比没学强。"

老李头儿的儿子学了接生手艺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村人很快都知道了。可压根儿没有找他接生的。想想那年头，谁敢找大老爷们儿去接生呢？事出凑巧，有一天，他叔伯婶儿五十得子。怀揣十个月，眼瞅着大肚罗锅儿孩子就要降生。堡子的婆婆妈妈都不敢照量①，你想啊，老年生子那难事不就多了吗？万一再有个一差二错，谁愿意找这份儿麻烦？老娘婆谁也不敢上前。这时，有人就给他家提个醒儿："东院大小子出外跟名人高手学了接生手艺，老婶儿小侄儿又没啥挑，何不叫他露一手？"家人一听，也对，就去李家央求，他爹娘听了求他儿子给婶儿守生，对儿子说："去吧。你婶儿不是外人。"这小子一听吓懵了，心想：这回可要出丑了，没法儿，大话已经出口，只好愣充行家了。到了西院进屋一看，她婶儿正趴炕上翻滚折腾呢。他忙对家人说："给我倒碗醋来！"家人忙问："倒醋有啥用场？"他说"酸儿辣女，喝碗醋小子生得快！"家人说："咱也不是老西子，都不得意这口儿，平日谁也不买醋，现上哪掏弄去？"他说："没醋不怕。扯瓢泔水也行。"家人只好照办，舀碗泔水给他端来。他接过泔水跟他婶儿说："二婶儿，你头朝下躺着。"他右手端碗泔水念念有词："闻酸来儿，闻酸来儿！"叫了足有半个时辰，小孩子儿在肚里扑扑登登就是不肯降生。可把这小子急坏了，慌忙跪在地上央求说："小兄弟呀，你快出来吧！再不出来，我就拿泔水灌你啦！"他婶儿一听，噗哧一乐，没想到这一使劲儿，孩子就呱呱生下来了。

讲 述 者：王俊峰 男 73岁 灯塔县灯塔乡大路烟台村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王会元 灯塔县灯塔乡大路烟台村 农妇
采录时间：1983年
采录地点：灯塔县灯塔乡

364. 打　岔

（开原县）

从前，有一个人在山顶上放羊，有一个人在山底下扬场。

扬场的看见放羊的说："你羊吃了我葱了。"放羊的说："什么？我羊挡了你风了。我羊在山上怎挡你风了呢？你不是诬赖好人吗？走，咱俩到县衙评理去。"

放羊的拉着扬场的来到县衙，县官开堂审案："你们俩何事告状？"放羊的说："我在

① 不敢照量：不敢去做这件事。

山顶上放羊，他在山底下扬场，说我羊挡他风了。”县官大怒：“什么，说我审不清，我当了半辈子官，审了多少案子，啥时候不是一清如水。走，咱找人问问去。”

县官拉着放羊人找人评理，遇到一个和尚，和尚问：“你们有啥事？”县官指着放羊人说：“我当了半辈子官，断案如神，可他说我审不清。”和尚一听，生气地说：“什么，你说我不会念经，我当了半辈子和尚，不会念经？走，咱们找人说理去。”和尚拉着县官找人评理，遇个背弓打围的。

打围的问：“你们有啥事儿？”和尚指着县官说：“我当了半辈子和尚，他说我不会念经。”打围的一听，不乐意了，说：“什么？你说我不会拉弓？我天天打围能不会拉弓吗？”打围的气得拿着弓箭回家了。他姐姐站在大门口见弟弟回来了，问：“兄弟，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打着什么没？”弟弟说：“唉，别提了，今儿个倒霉，遇到一个和尚，他说我不会拉弓。”

姐姐一听，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说：“你真混！我还没出门，逼我要什么外甥。”哭着跑到她奶奶那儿。他奶奶问：“什么事呀，这么哭哭啼啼的？”姐姐说：“我还没出门，兄弟就管我要外甥。”

奶奶一听这个气呀：“我还没死，你就要往外扔啊！”

讲 述 者：张中福 男 56岁 开原县下肥地乡 农民 不识字

采 录 者：王淑洁 女 开原县下肥地乡梁家村学校 教师

采录时间：1986年7月

采录地点：开原县下肥地乡

365. 狗不识字

（清原县）

从前有这么个人，特别怕狗。实逼无奈他就找了个阴阳先生破。阴阳先生算了一番，说：“你命犯天狗关，看样上辈子你没少勒狗哇！所以到这辈儿狗就咬你。不过也没多大事儿，我给你手上画上符，狗再咬你，你就给它看看，它就不咬你了。”这人花了五两银子，让阴阳先生在两只手上都画了符，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走到半道儿，有一只狗冲他叫，他把左手一伸，狗叫得更来劲了。他连忙伸右手，狗呼地一下扑上来了。他吓得掉头就跑，一气跑到阴阳先生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阴阳先生说：“你这符咋不灵啊？”阴阳先生不紧不慢地说：“看来这狗不识字呀，要识字，它咋

连‘虎’字都不怕呢?”

讲 述 者：姜兴业 男 71岁 清原县苍石乡王大沟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张青洲 男 35岁 清原县文化馆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6年8月

采录地点：清原县苍石乡

366. 夫妻通信

（抚顺县）

过去，有个小伙子是山东人，来东北谋生。一来就是三十多年，没给家去信，也没给家邮钱。来时是二十来岁，现在都五十多岁了，家里老太太想得了不得，有心来信吧，又不知在哪地方。

在这个时候，本地和他一起去谋生的一个老头儿回来了。老太太听到信儿去他们家打听说：“大兄弟，你到东北这些年，你没看你大哥在什么地方？和你失散没失散?”他说：“没失散，我大哥还在那地方，在那混得挺好。”老太太说：“要那么的，我得写封信问问。”她没念过书，给自个儿丈夫的信求人写不好，有些话不能说，不求人写吧，又不会写。老太太一琢磨，画画儿吧。她先画两个王八，两个王八后边画棵大树，大树后边又画个王八，这王八后边画个大毛毛虫，又画个大枣，在枣后边画个老头儿。她把画儿画完就邮走了。

她当家的接到信心想：我三十多年没回家，也对不起老伴儿，打开一看，信上没字，尽是画儿，也不明白。和他在一起还有不少人，当中也有念过书的人，大伙儿说：“帮解一解吧，是怎么回事。”念书的人问是谁来的，他说：“是老伴儿来的信。”这人说：“哎！是老伴儿想你啦，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去生气了。”他问：“怎么写的?”念书人说：“归（龟），归（龟）速（树）归；不归（龟），重（虫）找（枣）老头儿。”这老头儿一听，可别重找老头儿，我也得回封信。他想写信也是不会写字，也得学老伴儿画画儿吧。

他画七只鸭子在一块儿，又画七只鸭子在一起，画个大死象躺在地上，死象脖子上有个绳子，绳子那边套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拉大象；又画一个坟骨垛，坟骨垛后面画一个板凳倒了。又画个人在凳子上趴着，又画个房子，房门开着，有一个人撅着屁股往屋里正爬。他画完就邮回家了。

老太太接过信一看，也不懂，就求了一个老饱学。这老头儿一看说：“这是大兄弟给你来的信啊！”老太太说：“是他来的，信上写的是咋回事?”老头儿说：“是这么写的，妻

呀（七鸭）、妻呀（七鸭），想死我啦（象死鹅拉），等到秋后（凳倒坟丘后），决定（撅腚）回家。”老太太听完说：“这回行了，我不重找老头儿，他秋后就回来了。”

讲 述 者：钟玉昌 男 56岁 抚顺县章党乡营盘村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赵文杰 章党乡文化站 干部 高中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抚顺县章党乡

367. 天有多高

（辽阳市）

从前，有个老师，教了三个学生。一来二去，教了好几年，他要考考学生。

这天，老师把第一个学生叫来了，问他：“你说说，天有多高？”这个学生回答说：“天多高我不知道。只知道，走一个来回儿得用七天。”老师一听，问他：“你怎么知道呢？”学生回答：“每年腊月二十三，我妈就把咱家的灶王爷烧了，说他回天上去了。到腊月三十儿他又回来了。大进走七天，赶上小进就走六天。”老师听完了说：“答得对。”他又把第二个学生叫来，问：“你说天有多高？”第二个学生说：“天有一楼多高。”老师一听就来气了，问他：“你根据啥说天有一楼多高？”学生说：“咱们家墙上贴张画儿，画儿上题着李白喝酒的时候写的诗‘登楼摘星斗’。登楼就把星星摘下来，那天也就一楼多高呗！”老师一听，说：“你说得也对。”他又把第三个学生叫来问：“你说说，天到底有多高？”第三个学生回答得更嘎巴溜脆，他说：“天有两屁股高。”前边那两个学生一听差点儿没乐出声儿来，老师更是一肚子气。老师又问他：“你怎么知道有两屁股多高？”这个学生说：“老师，是你说的。”“我多咱说的？”学生回答说：“老师，你忘了？有一天我到你家去，师娘正弯腰洗衣裳呢，你说，你看你的屁股都撅到半天云上去了。那一屁股就撅到半天云上去，两屁股不就撅到天上去了吗？”老师听了气得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

讲 述 者：齐 彦 男 45岁 辽阳市太子河区曙光乡木材加工厂 干部
采 录 者：王吉川 辽阳市望水台乡文化站 干部
何田华 戴春芳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辽阳市太子河区

368. 懒 得 动 弹

（瓦房店市）

有夫妇二人，养了三个儿子，个个都懒得出奇。

一天，老两口儿对三个儿子说："你们三个都太懒啦，我们岁数也大了，只能养活你们当中的一个，谁觉得自己最懒，谁就过这边儿来。"大儿子过去了，二儿子也过去了，只有老儿子没动。老两口儿很纳闷儿，就问："你怎么不过来？"

老三说："我懒得动弹！"

讲 述 者：王恩海 男 75 岁 瓦房店市松树镇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刘喜良 男 31 岁 瓦房店市李店乡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松树镇

369. 沾 油

（瓦房店市）

有个女人爱贪小便宜。一天，她看见街上来了个卖肉的，忙凑过去，拿起块肉左翻右翻。等手上沾满了油，她又叨咕肉不好，磨身走了。

回到家，她把两手油往水缸里涮，美滋滋地对男人说："这回够咱吃半年了！"

男人当时就火了："滚一边儿去，你都傻透腔了，那要是涮咱家井里，不就吃一辈子了！"

讲 述 者：阎福堂 男 48 岁 瓦房店市赵屯乡赵屯村 干部 高中
采 录 者：阎立阔 男 赵屯乡文化站 干部
采录时间：1986 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赵屯乡赵屯村

370. 圆　　梦

（清原县）

从前有个举子，夜晚睡觉做了几个梦，第二天一早就找算卦先生圆梦："我昨晚做了几个梦你给圆圆。"算卦先生说："你来着了，我专会圆梦。你昨天都做了什么梦啊？"举子说："我头一梦梦见房顶上栽大葱。""恭喜，这叫高中。第二梦呢？""隔墙扔死孩子。""哎呀！了不得！这叫举人哪。第三梦呢？""窗户眼儿吹喇叭。""名声在外。第四梦呢？""梦见我拉完屎往回走。""哎呀好哇！这叫黄榜进士。""最后一梦梦见抬一口小棺材绕街走。""太好了，这是夸官哪！您就赶考去吧，我保你金榜得中。"

这个举子挺乐呵，当下拿出几两银子谢过了算卦先生，就高高兴兴地赶考去了。他到了京城，一连下了三场，榜发出后，一场也没中，就垂头丧气地回家了。走到那个卦摊前，一看换了先生了，他就问这个先生："原先那个先生哪儿去了？我得问问他，怎么净唬弄人呢。"这个先生就问怎么回事，他说："今年春季天，我做了几个梦，那先生给我圆了，让我进京赶考，保我金榜得中。我去一考，啥也没中，这不是唬弄人吗？"这个先生就问："你都做啥梦了，说出来我给你圆圆。"他说："我头一梦梦见房顶上栽葱。"这先生接口说："根底浅哪。""第二梦梦见隔墙扔孩子，他说这是举人。"这先生笑了，说："净扯，孩子不死能往外扔吗，这叫玩儿完。""第三梦梦见窗户眼儿吹喇叭。""有出气没进气。""第四梦是拉完屎往回走。""这叫屎蛋堵门。""最后一梦梦见抬着棺材绕街走，他说是夸官。""这哪是夸官，这抬着棺材绕街走是说死无葬身之地。怨不得你没中，你时运还没到哇。"这个举子说："我要早遇到您这个明白人，我哪能搭这么多冤枉钱！"

讲 述 者：姜兴业　男　65岁　清原县苍石乡王大沟村　农民

采 录 者：张青洲　男　35岁　清原县文化馆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清原县苍石乡王大沟村

371. 对　　吹

（瓦房店市）

有这么四个吹牛大王，一个住在南京，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东京，一个住在西

京。一大，四个人到一块儿了，便搭上了话。

住南京的那人说："我们南京最出名的，是一亩地能打十石高粱。"

住北京的那人说："那算什么？十石高粱拿到北京还铺不满一个碾盘底！""你那碾盘多大？""五岁的小姑娘扫碾盘，扫完后头发都白了。"

住东京的那人说："你那碾盘算什么？碾出的米和糠还不够我们东京的牛吃一口的！""你那牛有多大？""头在北京吃料，尾巴在南京抡打。"

住西京的那人说："你那牛算什么？剥下皮还不够我们西京人做一只靰鞡的！"

讲 述 者：林永昌 男 38岁 瓦房店市谢屯乡 农民 小学
采 录 者：刘喜良 男 31岁 瓦房店市李店乡 干部 初中
采录时间：1986年
采录地点：瓦房店市谢屯乡

372. 好力宝迷

（蒙古族　喀左县）

从前，在喀喇沁，有一个好力宝迷①。他迷到啥程度？平时干活儿唱好力宝，走路唱好力宝，就连吃饭、说话、蹲茅坑，嘴里也不离好力宝，为这，他爸爸不知撅② 了他多少回。街坊邻居们都知道他的毛病，都不找他办事，实在万不得已，只好找人现学几句好力宝调儿，再找好力宝迷办事。

这一天，好力宝迷正和他媳妇在园子里浇菜，过来一个行路人向好力宝迷打听道儿。

"大叔，到章家艾力③ 怎么走？"这个人一连气问了好几声，可好力宝迷连理都没理这个碴儿。那个人急了，开口说："你是哑巴咋的？"

好力宝迷瞪了瞪眼睛，仍是哼着好力宝调子，不回答。好力宝迷的媳妇正在干活儿，听到说话，便走过来向过路人使个眼色，把他领到一旁，悄声告诉他，他是好力宝迷，和他说话得唱着说。过路人恍然大悟，急忙来到井台边冲好力宝迷唱开了："借问大叔一条路，章家艾力怎么行？"

好力宝迷一听这人唱好力宝，乐了，忙唱道："客人若问章家营，顺着大路往前行。"

---

① 好力宝：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
② 撅：在这里是骂的意思。
③ 艾力：蒙古语，村子。

好力宝迷光顾了唱好力宝，忘了手里的柳斗子，一松手，柳斗子从井口坠了下去，辘轳刮喇喇转着，一下子把好力宝迷打到井里去了。这个过路人一见闯了祸，手忙脚乱，趴在井沿上大喊："大叔！大叔！"可是尽管他喊破了嗓子，也听不见井里有一点儿动静。这时候，好力宝迷的媳妇跑了过来，冲着井口大声唱上了："孩子的阿布我的郎，你在井里怎么样？"

好力宝迷一听，急忙唱道："孩子的额吉我的妻，我在井里打扑腾。"

讲　述　者：武德胜　男　蒙古族　68岁　喀左县东哨子乡十家子村
农民"好力宝"歌手

采录翻译者：乌忠想　男　蒙古族　朝阳市政府　干部

采录时间：1985年

采录地点：喀左县东哨子乡十家子村

附　　录

附录一

辽宁省民间故事讲述家简介

金德顺

金德顺，女，朝鲜族，不识字，1900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她出身于穷苦的农民家庭，13岁给人家当童养媳，成年后随丈夫逃荒到中国东北，1949年后曾先后居住在沈阳市、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五常县的儿孙家中。她走到哪儿就把故事带到哪儿，成为深受群众爱戴的“故事篓子”。1988年9月于沈阳去世，能讲述故事200余则。

金德顺的故事主要是从母亲和姑母处听来的，成年后又从同辈的妇女中听取了大量的故事，大大丰富了她的故事蕴藏。金德顺的故事用朝鲜语讲述。她的故事主要为生活故事，其中反映妇女命运的故事更具特色。幻想故事、寓言、笑话也占了一定比例。她的讲述风格自然、流畅、诙谐，且有说有唱，讲唱结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讲述中常常即兴发挥，表现了出色的创造能力。

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朝鲜族民间故事讲述家金德顺故事集》，收录故事73篇，由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裴永镇（朝鲜族）采录并翻译成汉文。1983年金德顺被吸收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本卷收录金德顺的故事有：《老鹞子是咋来的》、《东海里怎么会有小沙鱼》、《盐的来历》、《围围巾的来历》、《哈儿妈妮冬至打老虎》、《够不着，够不着（异文）》、《田螺姑娘》、《孔姬和葩姬》、《亨卜和脑儿卜》、《鬼做媒》、《懒汉娶媳妇》、《傻小子拐媳妇》、《七岁小孩请“财神”》、《现在的老虎为什么少了》。

李马氏

李马氏，女，满族，农民，不识字。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东沟县大孤山，后随母迁居到

岫岩县兴隆乡小虎岭村，17 岁出嫁。夫家也是满族，婚后生三儿一女，在家操持家务。李马氏能讲述故事 73 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李马氏故事的主要传承人是母亲马张氏，马张氏的故事传承人是李马氏的外祖母张邓氏，此外，李马氏的娘家哥哥也向她传授一部分。

李马氏从小喜欢听故事，并有过耳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她 70 年前听过的戏，至今都能记得。她讲述的故事都是较为古老的传统故事，以精怪故事为主体，故事情节细腻，娓娓动听，极富口语特色。她不仅给自己的子女讲故事，也给邻居的孩子们讲，到她住的堡子一打听，谁都知道老李太太最能讲故事。1984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收录李马氏讲述的故事 73 篇，由岫岩县文化馆干部张其卓、岫岩县民委干部董明采录。

本卷收录李马氏的故事有：《萨满神鼓》、《鸭子和缩老鹳》、《老虎妈子（异文）》、《百鸟衣》、《炸海干》、《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异文）》、《蛤蟆儿子》、《金马驹》、《刻薄财主》。

于春贵

于春贵，男，汉族，原籍辽宁省海城市望台乡东小姐庙村。1917 年出生于一个粮商家庭，现住鞍山市立山区，读过三年书，解放后一直务农。于春贵能讲述故事 110 余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于春贵小时候，家里在海城牛庄开粮房，当时的牛庄是有名的水旱码头，客商云集，十分热闹。于春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从小爱听故事，喜欢看野台子戏，后来又迷上了评书。肚子里的故事多了，他便开始给别人讲，渐渐地出了名，牛庄一带谁都知道于春贵会讲故事。

于春贵的故事主要是从母亲和同村的张殿喜老人那里听来的。以生活故事和人物传说居多，语言朴素、流畅，带有鲜明的牛庄地方口语特色。1987 年鞍山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于春贵故事集》，收录故事 113 篇，由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缪歌今采录。

本卷收录于春贵的故事有：《邱生造律》、《关羽出世》、《李总兵抓罕王》、《乾隆下江南》、《蛙儿》、《丢媳妇（异文）》、《丑媳妇》、《山东子卖工夫》、《土财主进城》。

武德胜

武德胜，男，蒙古族，1918 年生，现住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哨乡十家子

村，务农为业。他精通蒙文，懂藏文和汉文，能拉善唱，能讲述故事209则，并能演唱蒙古族民歌100余首。武德胜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武德胜的曾祖父双喜、祖父札木苏、父亲宝音额木格其都是名闻遐迩的"好力宝"（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歌手，都擅长讲故事，武德胜的故事主要是从祖父、父亲那里听来的。他还随同村的五斤喇嘛学唱民歌和讲故事，又曾拜民间艺人特西日夫为师，大大提高了演唱和讲故事的技艺。有一次武德胜与一位民间歌手赛唱，从太阳落开始唱，一直唱到第二天太阳出，那位歌手的歌唱完了，可武德胜的歌还很多，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武德胜讲述的故事内容丰富，有历史传说、人物传说、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和笑话等。历史及人物传说中有许多歌颂成吉思汗的内容，有些故事反映了蒙古族与汉族、满族的关系，在这些故事中鲜明地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心理特质和风俗习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德胜讲述了大量的动物故事，可以分为野生动物和家畜两类故事，作品借人格化的动物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是非善恶观念，十分生动有趣，富于讽喻意味。

武德胜用蒙古语讲述，感情真挚，富有表演意味，常常辅以动作，歌哭笑骂随情节而变化，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因为武德胜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的讲述自然词汇丰富，华丽典雅，而又具有口语特点。在讲述中大量运用歌谣、谚语、俗语，如"驴见了灰堆总想打滚"，"狼咋饿也不吃白菜"等。武德胜在讲述中好引用"好力宝"唱词，突出了故事的抒情风格。1987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武德胜故事集》，收录故事84篇，由朝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干部乌忠恕（蒙古族）采录并翻译成汉文。

本卷收录武德胜的故事有：《太阳和月亮是两口子》、《月亮十五个门》、《铁木真和雪莲花》、《康熙嫁女》、《佛爷和母亲》、《兔子、狐狸和狼》、《善恶有报》、《朝鲁和状元》、《"巧媳妇"》、《好力宝迷》。

石雅茹

石雅茹，女，汉族，四年文化，1918年生，原籍辽宁省昌图县，现住抚顺市新抚区，退休工人，能讲述故事140则。

石雅茹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原籍长大，结婚后随丈夫来到抚顺，1958年参加了街道工作，1978年退休至今。她的故事主要是听父、母亲讲的。另外，她有个三大娘，人送外号"呱嗒板子"，也最能讲故事，她讲的故事对石雅茹影响很大。

石雅茹的故事以生活故事和笑话为主，以反映劳动人民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内容居多。她讲故事语言繁简得当，用词形象准确。讲述中常夹有议论和解释，使人听起来更生动和明白。她的讲述情感真挚且辅以少量动作，讲到动人处或哭或笑，感人至深。1987

年抚顺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石雅茹故事专集》，收录故事100篇，由抚顺市群众艺术馆干部何锦良采录。

本卷收录石雅茹的故事有：《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李成明

李成明，女，满族，农民，不识字，1920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李家堡子。小时候放猪、放牛、放蚕，17岁嫁到岫岩县蓝旗堡子徐家为妻，生三儿三女，操持家务。能讲述故事115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李成明能言善讲，记忆过人，被村里人称为“连频嘴”，意为说话一套一套的。她的故事多系男性传承，主要传承人是她的父亲，父亲的故事传承人是她的祖父。故事类型以表现地方特点的传说为主，幻想故事和生活故事的比例也不小。

李成明的故事由于多系男性传承人传承，因而她的故事带有男性故事传承人的粗犷风格，但同时也表现了女性的细腻，她讲述故事时感情异常丰富，动情时，眼里往往噙满泪花；高兴时，发出串串笑声。

和一般故事家不同的是，李成明讲故事不光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她还有自己关于民间故事的分类，即“三界六景”的说法。三界是：星星、月亮、天神，仙女为上界；人为中界；鬼怪精灵、阴曹地府为下界。六景是：山景、水景、花草景、树木景、野禽景、家禽景。198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收录李成明讲述的故事46篇，由岫岩县文化馆干部张其卓、岫岩县民委干部董明采录。

本卷收录李成明的故事有：《海伦格格补天》、《人的来历》、《布库里雍顺》、《三放人花》、《狗找伴儿》、《枕头姑娘》、《狐狸姑娘》、《日子起来了》。

谭振山

谭振山，男，汉族，农民，祖籍河北省，1925年出生于新民县罗家房乡太平庄。能讲述故事600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谭振山出身于农民家庭，祖上是从河北移民至关外的。他大半生未离开太平庄一带，他的几位主要故事传承人也世居此地，因而他的故事带有浓郁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其故事类型主要为：与太平庄一带风物、人物有关的神奇故事；鬼狐和其他精怪故事；历史人物及文人故事；生活故事和笑话。

谭振山的故事传承线路比较集中，主要传承人有五位：祖母孙氏、继祖父赵国宝、伯父谭福臣、人称“瞎话匠”的乡邻沈斗山、教书先生国生武。他的600则故事中有400则是听这五人讲的。

谭振山的故事偏重道德训戒，这些故事大多情节曲折、结构完整、篇幅较长，容易抓住听众。他讲故事语言质朴、生动，注重情节的渲染。1988年沈阳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谭振山故事选》，收录故事51篇，由辽宁省文联干部江帆、新民县罗家房乡干部李会元等采录。

本卷收录谭振山的故事有：《望马台为啥又叫望宝台》、《康大饼子接喜神》、《狐女小梅》、《老鼋报恩》、《穷打和尚》、《当“良心”》、《洞房认义女》。

佟凤乙

佟凤乙，男，满族，农民，不识字。1929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佟家沟，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因家穷，未读过书。25岁迁居至岫岩南的满洲正蓝旗佟氏族居地蓝旗堡子，务农至今。佟凤乙能讲述故事116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佟凤乙故事的主要传承人是他的父母、祖父和外祖父。他7岁至13岁时寄居在姐夫家中，从姐夫之父母、兄长那里也听来一些故事，姐夫家也是满族人。佟凤乙的故事主要类型是幻想故事和生活故事，有较浓郁的民族特色。他讲的故事情节完整，结构紧凑，语言幽默精炼，讲述时长于拟态，注重气氛的渲染。198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收录佟凤乙讲述的故事52篇。由岫岩县文化馆干部张其卓、岫岩县民委干部董明采录。

本卷收录佟凤乙的故事有：《乾隆买豆腐》、《陈大娘的传说（二则）》、《不漏天俄木特列》、《隐身衣（异文二）》。

李占春

李占春，男，汉族，农民，原籍山东省，1929年出生，现住沈阳市苏家屯区金宝台村。能讲述故事216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987年被推举为沈阳市民间故事家学会副会长。

李占春的先人于清初顺治八年由山东移民至辽宁，世居此地，祖辈以务农为业。李占春的故事主要从祖父、母亲（满族）那里听来。受母亲的影响，其兄弟姐妹共七人，都擅长讲

故事。他的故事近 60 则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很多故事是从祖父和哥哥那里听来。他的哥哥们解放前都曾当过工人，走南闯北，见识较广，以后他们陆续回到家乡互相讲述，对李占春影响较大。解放前夕李家人口达 32 人，号称“李家大院”，李家人能讲故事在当地是很出名的。

李占春念过六年书，少年时代当过工人，嗣后一直务农。在金宝台村任村干部多年并兼任村调解委员。李占春乐于为群众讲故事，用他的话说：“我是土地庙横批 —— 有求必应。”他常用讲故事的方式为村民排难解纷，也爱套用笑话揶揄某些错误言行，信口拈来，恰到好处，他曾自豪地说：“看过笑林广，逗趣不用想。”

他的故事题材广泛，曲折生动，很多故事富有讽喻性和哲理性，有较强的幽默感。一般篇幅较短，讲述中人物角色转换自然、生动、声口毕肖。1988 年沈阳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李占春故事选》，收录故事 66 篇。由苏家屯区文化馆干部郑友群、严晓星采录。

本卷收录李占春的故事有：《说大》、《借女出阁》、《代书》、《家雀硬充好汉》。

薛天智

薛天智，男，汉族，原籍山东省蓬莱县，1934 年出生于沈阳市，现住沈阳市于洪区诺木浑村，能讲述故事 1080 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薛天智 1954 年初中毕业后在沈阳松陵机械厂当工人。1957 年因事入狱，1963 年获释。1980 年落实政策后安排到于洪区建筑公司工作。

薛天智的部分故事是听母亲讲的，此外他在狱中听来了三、四百个故事，大大丰富了他的故事储存。他所住的诺木浑村满汉杂居，有很多讲故事能手，薛天智从他们那里听来许多带有满汉文化交融特色的故事，他自己也赢得了“薛大能讲”的绰号。他讲故事时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愿望融进故事中，使一些传统故事具有新意。他平时注意搜集精彩的民间语言，所以他讲述的故事语言生动，引人入胜。薛天智记忆力过人，他自己开具的故事目录 1080 则，可以做到随点随讲，但生人在场时略显木讷。1988 年沈阳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薛天智故事选》，收录故事 108 篇，由于洪区文化馆干部刘敏采录。

本卷收录薛天智的故事有：《金银山》、《泥人邱师》、《画中占城》、《画中驴》、《神工鬼斧》。

姜淑珍

姜淑珍，女，满族，1932年生于沈阳市东陵区仁义屯的一个农民家庭，现住东陵区古城子村，是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妇女。能讲述故事130余则，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姜淑珍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农民家庭，自幼丧父。母亲大病后双目失明，自此以说书卖唱维持生计，有时姜淑珍也卖唱帮母亲挣钱。她的故事中有108则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她的婆婆、丈夫也都会讲故事，少量故事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姜淑珍的故事大多为生活故事，妇女题材居多，尤以巧女型故事最有特色。此外当地的风物、人物传说也占了较大比例。她的一些故事展示了满族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特质，有些故事具有满汉文化融合的特点。姜淑珍讲故事语言朴实，富有乡土气息，娓娓道来如谈家常。讲述中注重人物对话，经常引用歌谣、谚语或其他韵语。她的讲述感情充沛，或泣或笑，常随人物的命运而变化。1988年沈阳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了《姜淑珍故事选》，收录故事61篇，由东陵区文化馆干部李桂凤采录。

本卷收录姜淑珍的故事有：《三个瞎姑娘（异文）》、《小镗锣》、《牛犊子娶媳妇（异文）》、《火石儿子》、《知足堂前戏腊梅》。

何忠良

何忠良，男，满族，1937年生于辽宁省盖县，现住抚顺市清原县斗虎屯镇。何忠良出身于农民家庭，本人为农民，读过四年书，能讲述故事504则。他的故事绝大部分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一小部分是听别人讲的。他的故事体裁多样，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都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生活故事和传说。何忠良的讲述手势、动作不多，语言质朴、粗犷，乡土气息较浓。1987年清原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的《清原县资料本》收录何忠良的故事43篇，由抚顺市群众艺术馆干部何锦良、清原县斗虎屯镇干部周世新采录。

本卷收录何忠良的故事有：《张天师与二郎神》。

附录二

辽宁省民间故事讲述家简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现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故事则数	主要类型	主要传承人	故事发表处
张　儒	男	汉族	1917.6	河北省	新民县大喇嘛乡	工人	初中毕业	850	鬼狐传说	祖父	沈阳市卷
杨久清	男	回族	1919.4	北京市	新民县大民屯	农民	小学肄业	172	幻想故事	父亲乡邻	沈阳市卷、新民县卷
齐殿福	男	汉族	1920.5	山东省潍县	新民县公主屯镇	农民	小学毕业	106	生活故事	父亲	沈阳市卷、新民县卷
曹孙氏	女	汉族	1915.6	新民县	新民县柳河沟	农妇	文盲	100	鬼狐故事	母亲	新民县卷
赵庆堂	男	汉族	1936.5	开原县	新民县东蛇山子乡	农民	文盲	104	生活故事	母亲	新民县卷
刘启财	男	汉族	1919.6	沈阳市于洪区	新民县胡台乡	农民	小学毕业	105	生活故事	父亲	新民县卷
李庆友	男	汉族	1906.2	山东省	新民县前当堡	农民	小学毕业	108	生活故事	母亲	新民县卷
高兴元	男	汉族	1904.8	新民县	新民县前当堡	农民	小学三年	121	生活故事	父亲	新民县卷
冯秀珍	女	汉族	1931.9	山东省肥城县	新民县大红旗乡	农妇	小学二年	109	生活故事、歌谣	祖母	新民县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现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故事则数	主要类型	主要传承人	故事发表处
王树铮	男	汉族	1928.8	新民县	新民县胡台乡	教师	高中毕业	615	风物、人物传说	父亲	沈阳市卷、新民县卷
李凤春	男	汉族	1912.5	山东省	沈阳市新城区子虎石台	退休工人	文盲	140	幻想故事	父亲	沈阳市卷、新城子区卷
李凤兰	女	汉族	1918.2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区陈相屯	农民	小学三年	215	生活故事	母亲	省卷、沈阳市卷
郭振明	男	汉族	1952.3	沈阳市苏家屯区	苏家屯区陈相屯	农民	小学毕业	215	幻想故事	母亲	沈阳市卷
聂田盛	男	汉族	1912.1	河北省宝坻县	沈阳市沈河区一经街	更夫	小学三年	103	传说	民间艺人	吉林《民间故事》
张书连	男	汉族	1929.2	沈阳市	沈阳市马三家子	农民	小学四年	123	幻想故事	母亲	省卷、沈阳市卷
刘凤云	女	汉族	1940.2	沈阳市	沈阳市东陵区辉山乡	农民	小学三年	121	幻想故事	父亲	沈阳市东陵区卷
那永胜	男	汉族	1949.6	沈阳市	东陵区英台乡	工人	初中毕业	120	幻想故事	祖母	沈阳市东陵区卷
王兆华	男	汉族	1924.5	沈阳市	沈阳市和平区	干部	初中毕业	158	鬼狐故事	社会传承	沈阳市和平区卷
王凤英	女	汉族	1931.5	北镇县	沈阳市和平区	工人	小学二年	101	生活故事	祖父祖母	省卷、沈阳市卷
王咏桂	男	汉族	1906.10	辽中县	沈阳市和平区	教师	高中毕业	113	传说	祖父	沈阳市卷、和平区卷
张万祥	男	汉族	1905.9	辽阳市	沈阳市和平区	教师	14年文化	175	鬼狐故事	祖父	省、市卷、和平区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现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故事则数	主要类型	主要传承人	故事发表处
张方林	男	汉族	1946.1	山东省	沈阳市大东区	工人	初中毕业	131	幻想故事	父亲	沈阳市卷、大东区卷
魏树林	男	汉族	1906.10	河北省	沈阳市大东区	工人	小学一年	110	生活故事	社会传承	大东区卷
王朝阳	男	汉族	1950.5	沈阳市	沈阳市铁西区	干部	中专毕业	130	传说	邻居	沈阳市卷、铁西区卷
张清林	男	汉族	1951.7	沈阳市	沈阳市铁西区	工人	初中毕业	110	生活故事	社会传承	沈阳市卷铁西区卷
李月琴	女	汉族	1938.12	沈阳市	沈阳市铁西区	教师	大专毕业	100	生活故事	父亲母亲	铁西区卷
刘金树	女	汉族	1918.1	山东省文登县	新金县大谭镇	农妇	文盲	110	生活故事	母亲	新金县卷
白清桂	男	满族	1939.7	庄河县	庄河县吴炉乡	农民	初中毕业	200	传说、生活故事	父亲	省卷、大连市卷、
魏传庆	男	汉族	1906.2	长海县海洋岛	海洋岛西帮村	渔民	小学六年	120	海洋传说、渔业故事	乡邻	大连市卷
于凤鸣	男	汉族	1925.10	山东省海洋县	大连市甘井子区	理发师	小学三年	140	生活故事	理发顾客	大连市卷、甘井子区卷
董玉成	男	汉族	1922.3	大连市	甘井子区前牧村	干部	小学六年	110	生活故事、传说	邻居	大连市卷、甘井子区卷
姜传玺	男	汉族	1936.12	山东省黄县	瓦房店市新华乡	更夫	小学毕业	300	机智人物传说	邻居同行	《大连民间故事》、瓦房店市卷
宫殿元	男	汉族	1910.8	瓦房店市	瓦房店市文兰街	农民	小学四年	120	风物、人物传说	邻居	大连市卷、瓦房店市卷
刘日平	男	汉族	1935.10	瓦房店市西杨乡	瓦房店市17中学	教师	大专毕业	120	人物传说、幻想故事	邻居	瓦房店市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现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故事则数	主要类型	主要传承人	故事发表处
毕传礼	男	汉族	1939.2	山东省文登县	瓦房店市交流岛乡	干部	小学毕业	110	人物传说、生活故事	父亲	瓦房店市卷
王甲琴	女	汉族	1905.9	新金县安波镇	安波镇金店村	农妇	文盲	120	生活故事	母亲	大连市卷、新金县卷
金　荣	女	蒙古族	1918	喀左县	喀左县三道营子	农妇	文盲	124	幻想故事	母亲	省卷、朝阳市卷
白　金	男	蒙古族	1933	凌源县	凌源县宋杖子乡	农民	小学毕业	106	生活故事	乡邻	凌源县卷
冉青山	男	汉族	1915	凌源县	凌源县小城子乡	农民	小学毕业	109	生活故事	家族长辈	凌源县卷
赵广尧	男	汉族	1905.4	辽阳市	辽阳市东大街	教师	中专毕业	100	传说、笑话、生活故事	家族长辈	社会传承
杜国化	男	汉族	1903.2	辽阳市	辽阳市太子河区	农民	小学二年	100	传说、生活故事	乡邻	辽阳市文圣区卷
吕敬德	男	汉族	1927.11	丹东市	辽阳市白塔区	教师	师范毕业	100	鬼狐故事	父亲岳母	省、市、报刊杂志
李可俊	男	汉族	1932.3	东沟县	辽阳市白塔区	干部	初中毕业	100	幻想故事	邻居	辽阳市白塔区卷
关星五	男	满族	1919	辽阳县	辽阳县首山乡	教师	小学毕业	105	故事、歌谣	家族长辈	辽阳县卷
张义秋	女	汉族	1905	兴城市	兴城市沙后所镇	农妇	文盲	103	鬼狐、幻想故事	大车店投宿者	锦州市卷、兴城市卷
陈桂芳	女	汉族	1901	兴城市	兴城市沙后所镇	农妇	文盲	150	生活故事	乡邻	锦州市卷、兴城市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现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故事则数	主要类型	主要传承人	故事发表处
刘　明	男	汉族	1924	兴城市	兴城市望海牛乡	农民	私塾二年	100	传说笑话	乡邻	锦州市卷、兴城市卷
李明吉	男	满族	1926	北镇县	北镇县广宁乡	农民	小学四年	116	闾山传说	扛长工伙伴	锦州市卷、《闾山风物传说》
陈　钢	男	汉族	1927.10	法库县	法库县登仕堡乡	教师	小学六年	150	生活故事	祖父祖母	法库县卷
刘国庆	男	汉族	1951	台安县	台安县农村	农民	小学五年	104	生活、幻想故事	父亲母亲	鞍山市卷、台安县卷
张绍库	男	汉族	1925.9	台安县	台安县农村	农民	小学四年	105	幻想、动物故事	母亲	鞍山市卷、台安县卷
杨福胜	男	汉族	1923	海城市大屯	海城市大屯镇	干部	十二年	100	精怪、生活故事	祖父	鞍山市卷、台安县卷
于本荣	女	汉族	1924	鞍山市	鞍山市旧堡区唐家房	农民	文盲	101	生活故事	乡邻	鞍山市卷、旧堡区卷
尚士澍	男	汉族	1918.11	海城市	海城市牌楼镇	干部	小学六年	100	神话、生活故事	父亲	鞍山市卷
彭永发	男	满族	1924.5	本溪县	本溪县连山关镇	盲艺人	文盲	221	传说、幻想故事	艺人同行	本溪县卷
郭春印	男	汉族	1917	抚顺县	抚顺县大柳乡	农民	文盲	130	文人故事、笑话	社会传承	抚顺市卷、抚顺县卷
夏清廉	男	汉族	1943	锦州市	抚顺市郊区	工匠民间艺人	初中二年	136	幻想、生活故事	母亲	抚顺市卷、郊区卷
姜兴业	男	汉族	1915.2	山东省	清原县苍石乡	农民	小学四年	108	传说、笑话	社会传承	抚顺市卷、清原县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现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故事则数	主要类型	主要传承人	故事发表处
赵福臣	男	满族	1917	沈阳市	抚顺郊区李石镇	农民	小学毕业	106	幻想、生活故事	外祖父	抚顺市卷、郊区卷
郑启志	男	汉族	1938	清原县	清原县斗虎屯镇	农民	小学毕业	230	传说、生活故事	社会传承	抚顺市卷、清原县卷
洪福来	男	满族	1937.5	新宾县	新宾县新宾镇	农民	小学毕业	108	传说	邻居	抚顺市卷、新宾县卷
孟雅文	女	汉族	1941.2	沈阳市	抚顺市望市花区	工人	小学毕业	103	生活故事	伯母哥哥	抚顺市卷、望花区卷
杨殿兰	女	汉族	1943.6	河北省	抚顺市望花区	工人	小学二年	105	传说、笑话	母亲伯父	抚顺市卷、望花区卷
宋兴考	男	汉族	1915.1	抚顺县	抚顺市新抚区	工人	私塾四年	125	生活故事	祖父祖母父亲	抚顺市卷、望花区卷
李振青	男	汉族	1925	山东省	清原县斗虎屯镇	工人	小学四年	100	生活故事	社会传承	抚顺市卷、清原县卷
朱奎德	男	汉族	1928	抚顺县	抚顺县大南乡	农民	小学四年	108	生活故事、笑话	乡邻	抚顺市卷、抚顺县卷
任锡禄	男	汉族	1923.8	山东省	抚顺市露天区	工人	私塾三年	97	生活故事	社会传承	抚顺市卷、抚顺县卷
刘连壁	男	汉族	1917	抚顺县	抚顺县峡河乡	农民	私塾六年	218	生活故事、传说	表姐父亲姑父	抚顺市卷、抚顺县卷
刘恩富	男	汉族	1928	抚顺县	抚顺县刘民三乡	间艺	小学四年	106	生活故事	母亲	抚顺市卷、抚顺县卷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现住址	职业	文化程度	故事则数	主要类型	主要传承人	故事发表处
张文英	男	汉族	1944.12	山东省	岫岩县龙潭乡	农民	小学毕业	212	生活故事、笑话	父亲 母亲	丹东市卷
那木汗	男	蒙古族	1942.12	阜新县	阜新镇	编辑	大专毕业	200	传说、生活故事	父亲 母亲	春风文艺出版社丛书
解纯才	男	汉族	1937.11	阜新县	阜新镇	编辑	大专毕业	150	传说、幻想故事	家族 乡邻	阜新市卷、阜新县卷
金丝亮	女	蒙古族	1912	阜新县	阜新县旧庙乡	农民	文盲	100	精怪故事	舅父	辽宁民族出版社丛书
包凤瑞	男	蒙古族	1930	彰武县	彰武县大冷乡	教师	高中二年	100	传说	父亲 母亲	阜新市卷、阜新县卷

附录三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县(区)资料本索引

卷本名称	主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册数	字数
沈阳市					
新民县资料本	赵福录	王文明	边占山	4册	78万字
辽中县资料本	倪洪涛	刘树猷 魏　东	刘树猷 魏　东	1册	34万字
和平区资料本	范景民	马　骥 马绍先	杨佳作 赵玉凯	2册	54万字
皇姑区资料本	高景和		杨　凯 肖玉城	1册	30万字
沈河区资料本	赵泯来	刘　平 冯　述	王世烈 丁　琦	3册	48万字
于洪区资料本	李连舜	戚克忠	刘　敏 戚克忠	2册	45万字
铁西区资料本	关学宝	杨　枫 谢天华	杨　枫	2册	51万字
大东区资料本	孟　沙	王隆昌 郎恩才 于萃林	楼千里 孟　沙 车进福 郎恩才	2册	52万字
新城子区资料本	周会荣		徐德纯 于海琛	1册	30万字
东陵区资料本	李凤德	张绍刚 吴学贤	李桂凤	1册	41万字
苏家屯区资料本	郑友群		郑友群 严晓星	2册	47万字
李占春故事选	邵振棠	刘英男 李启东 解　明 张有海	郑友群 严晓星	1册	18万字
谭振山故事选	邵振棠	刘英男 李启东 解　明 张有海	朴云良	1册	21万字

卷本名称	主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册数	字数
薛天智故事选	邵振棠	刘英男 李启东 解　明	刘　敏	1册	30万字
姜淑珍故事选	邵振棠	张有海	李桂凤	1册	20万字
大连市		刘英男 李启东 解　明			
瓦房店市资料本	张柯夫	张有海	李志文 谭　峰 王长魁	6册	170万字
长海县资料本	傅清君		刘得春	3册	64万字
庄河县资料本	刘恩斌		沈兆福	4册	64万字
新金县资料本	三汇源	冷述聪 王连发	王连发 于同群	4册	80万字
金州区资料本	于耐寒	刘忠寰 高书智 高永伟 逯志发	于有鹏	3册	60万字
旅顺口区资料本	阎文鹏	谭恩福		1册	28万字
中山区资料本	尹德翠	范雨华		2册	55万字
西岗区资料本	王宗斗			1册	31万字
甘井子区资料本	郑业林	谢宗祥		1册	30万字
沙河口区资料本	高和保			2册	36万字
鞍山市					
海城市资料本	赵振波	刘宗舜 马天祺 王　犁	马庆山	1册	55万字
台安县资料本	李多甫	邵士和	王凤惠	1册	22万字
铁东区资料本	郭大桥 魏兆成		缪歌今	1册	23万字

卷本名称	三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册数	字数
旧堡区资料本	韩　波	由　甲	韩　波	1 册	26 万字
抚顺市					
抚顺县资料本	姚永佳		肇大伟 王大力	2 册	71 万字
新宾县资料本			徐奎生	3 册	54 万字
清原县资料本	薛德仁		张贵洲 赵志强	1 册	27 万字
望花区资料本	高兴璠		高兴璠 常葆恕	1 册	25 万字
新抚区资料本			叶培根	2 册	42 万字
露天区资料本			左连生	1 册	40 万字
郊区资料本	李忠秀	宋明东	赵成武	2 册	44 万字
本溪市					
本溪县资料本			王庆福 于长和 谢大禹 孙　承	3 册	64 万字
桓仁县资料本	刘益令		白远新 村　人 冯金彦	1 册	30 万字
平山区资料本			赵吉田 王烈君 雨　叶	1 册	25 万字
溪湖区资料本			戴润涛	1 册	12 万字
本溪市补遗资料本	张柏华		晓　寒	1 册	51 万字
丹东市					
凤城县资料本	张宝礼		文旭众 王金力	1 册	42 万字
宽甸县资料本	焦　平	杨　枫	杨　枫	1 册	23 万字

卷本名称	主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册数	字数
岫岩县资料本	赵朝勋	王希彬	王希彬 张恒臻	1册	38万字
东沟县资料本	孙传青	孙喜宽	孙喜宽	1册	41万字
元宝区资料本	张甲田		臧玉琪 申守义	1册	26万字
振安区资料本	伊帮才		闵广生 张忠军 杨白川 李双录 侯景林 林郁人 李隆玉	1册	28万字
振兴区资料本	韩玉龙	董宗武	董宗武	1册	26万字
锦州市					
锦西市资料本			李连益	1册	36万字
兴城市资料本			盖尚铎 胡良木 徐冰娜	1册	30万字
锦县资料本			宋海泉	2册	29万字
北镇县资料本	萧广普		刘克刚 刘文海	3册	62万字
黑山县资料本	张树人		吴永智	2册	46万字
义县资料本			吴梦石	2册	35万字
绥中县资料本			胡　莹	1册	13万字
太和区资料本			张国柱	1册	11万字
古塔区资料本	张志岩			1册	24万字
凌河区资料本	罗甚源			1册	12万字
阜新市					
阜新县资料本			兰　光 解纯才 那木汗	2册	45万字

卷本名称	主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册数	字数
彰武县资料本	杜香山	赵　库	王国顺 程雨春 包凤瑞 阎远标	1册	30万字
细河区资料本	史实光		史实光 王秋梦	1册	15万字
营口市					
营口县资料本	李名顺		李名顺 毕晓纬 陈素梅 慈力群 姜　文 田春双	2册	65万字
盖县资料本	陈元高	李志帮 张吉和	张吉和 吕公眉 何星民 张同达	2册	63万字
盘锦市					
大洼县资料本	魏宪军		杨笑冬	1册	29万字
盘山县资料本			侯振邦 崔玉华	1册	24万字
双台子区资料本	张培心	马连文 李德才	李国忠 盖　娟	1册	12万字
辽阳市					
辽阳县资料本	张景波		张景波 晓　峰	1册	61万字
灯塔县资料本	崔云增		崔云增 胡长玉 赵振杰	2册	50万字
文圣区资料本			杜金拳 尚尔增 韩明仕	1册	45万字
弓长岭区资料本	于万民		顾士场 杨开勇	1册	28万字

附录四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市卷本索引

卷本名称	主编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册数	字数
沈阳市卷	邵振棠	刘英男	王守勋	3 册	172 万字
大连市卷	张家麟	蒋成文	王守勋	3 册	150 万字
鞍山市卷	游遵理	李大桂 齐广文	李大桂 齐广文	2 册	80 万字
抚顺市卷	金洪汉	何锦良	何锦良 姚永生	2 册	112 万字
本溪市卷	张柏华	刘益令 郑吉民	韩福章	1 册	60 万字
丹东市卷	李敬信	佟　畴 陶　勉		2 册	100 万字
锦州市卷	苗庆砚	王　光 张传石	王　光	2 册	120 万字
阜新市卷	陈　旗	肖文宽 齐宏超	肖文宽	1 册	80 万字
营口市卷	雁　翎	高作智		1 册	60 万字
盘锦市卷	东　白	戚英发 阎墨林		1 册	50 万字
辽阳市卷	詹恒学	侯长利	曲流	1 册	53 万字
铁岭市卷	肖桂良	韩雪峰	韩雪峰	1 册	60 万字
朝阳市卷	孙余德		白景利	1 册	70 万字

* 全都为铅印本。沈阳、大连、本溪市卷为公开出版物。

附录五

辽宁省常见故事类型索引

1. **老虎妈子**(AT333C+AT433D. 本卷 **178**)

老虎精吃掉孩子们的母亲并装扮成她的模样登门。老虎精哄骗最小的孩子打开房门并吃掉了她,别的孩子发现后逃走了。孩子们用计谋或在其他力量帮助下将老虎精杀死。

桓仁县卷 193·本溪市补遗卷 165·抚顺县卷(二)95·抚顺市新抚区卷(二)82·新宾县卷(三)3·136·营口县卷 353·盖县卷 586·开原县卷 322·法库县卷 513·盘山县卷 119·大洼县卷 314·彰武县卷 237·岫岩县卷 90·东沟县卷 343·锦州市凌河区卷 140·黑山县卷(一)36·北镇县卷(三)163·锦县卷(二)66·兴城市卷 237·海城市卷 377·凌源县卷 288·喀左县卷(五)72·大连市中山区卷 477·沈阳市姜淑珍卷 148·新民县卷(一)109·沈阳市皇姑区卷 264·沈阳市薛天智卷 141

2. **老猴精娶媳妇**(AT312A*、本卷 **182**)

姑娘误允了猴精的婚事,被掳进猴洞成亲。几年后,姑娘的母亲偶然找到了她。老太太佯称为猴精治眼病用水胶糊住猴眼,母女俩逃出洞穴。猴精追至姑娘家中,母女俩将水胶抹到猴精常坐的碾盘上,用火烧热,猴精粘在碾上,被众人打死。

本溪县卷 341·抚顺市郊区卷(一)231·营口县卷 360·铁岭县卷 189·康平县卷 66·辽阳市太子河区卷 392·辽阳市文圣区卷 437·辽阳县卷 564·岫岩县卷 86·锦州市古塔区卷 215·北镇县卷(一)475·绥中县卷 131·锦西市卷 270·兴城市卷 233·386·鞍山市旧堡区卷 297·鞍山市铁东区卷 391·凌源县卷 474·大连市中山区卷 365·大连市西岗区卷 277·长海县卷故事集 350·庄河县卷故事集(下)59·新民县卷(一)106

3. **蛇郎**(AT433D、本卷 **183**)

老货郎有 3 个(或 7 个)闺女,这些闺女是他卖货时收下的白菜变的。蛇变成小伙子向老货郎求亲,闺女中只有最小的那个愿意嫁给蛇郎。小闺女婚后生活美满,引起大姐的妒嫉,她将妹妹推进井里,装扮成妹妹的模样回到蛇郎身边。死去的妹妹变成小鸟等各种化身抚慰蛇郎并惩罚作恶的大姐。蛇郎识破了假的妻子,小妹妹复活了和丈夫团圆。

本溪市补遗卷 234·铁岭县卷 510·辽阳市弓长岭区卷 361·大连市西岗区卷 74·269·沈阳市和平区卷 689

4. **蛤蟆儿子**(AT440A、本卷 **196**、**197**、**198**)

求子心切的母亲生下一只会说话的癞蛤蟆。蛤蟆儿子在看戏时脱去蛤蟆皮,变成了英俊小伙子。他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相爱了。成亲时,姑娘才发现心爱的小伙子竟是一只癞蛤蟆,十分懊悔。蛤蟆儿子脱去蛤蟆皮,变成人形。

抚顺市新抚区卷（二）69·抚顺县卷（一）19·新宾县卷（三）143·147·营口县卷451·铁岭县卷530·西丰县卷197·彰武县卷261·辽阳市弓长岭区卷327·辽阳县卷603·岫岩县卷192·锦州市古塔区卷137·义县卷267·北镇县卷（一）361·锦县卷（二）170·鞍山市铁东区卷240·海城市卷450·建平县卷276·喀左县卷（四）105·大连市西岗区卷259·瓦房店市卷民间故事集（一）353·沈阳市姜淑珍卷87·沈阳市和平区卷613

5. **怪孩子**（AT700、本卷195、199、200、201）

无儿无女的老夫妇祈祷神灵赐他们一子，他们果然有了一个如豆粒大小的男孩子。这孩子能帮他们做许多家务事，并一次次惩治欺负他们的恶人。由于他身材细小，总能逃脱恶人的报复。最后，他除掉了恶人，使老夫妇过上了好日子。

营口县卷420·辽阳市文圣区卷348·丹东市振兴区卷94·岫岩县卷105·199·锦州市古塔区卷157·锦西市卷345·朝阳县卷167

6. **牛犊子娶媳妇**（**汤普森母题索引**611·2、本卷194）

员外没有儿子。他的三夫人生下一男孩儿，遭到前两房夫人的妒恨。她们将男婴喂了母牛，母牛生下一牛犊，这牛犊颇通人性。大夫人二夫人继而加害牛犊，牛犊逃出家门，娶一姑娘为妻。后来他脱掉牛皮，恢复人形，携带妻儿回到员外家，向父母说明了事情真相。害人的两房夫人自尽而死。

本溪县卷347·桓仁县卷200·抚顺市新抚区卷（二）78·抚顺县卷（一）25·铁岭县卷550·开原县卷341·西丰县卷238·彰武县卷232·丹东市振兴区卷191·岫岩县卷250·黑山县卷（二）127·北镇县卷（一）358·兴城市卷206·北票市卷297·沈阳市姜淑珍卷154·沈阳市沈河区卷（一）333·沈阳市和平区卷774·沈阳市于洪区卷198·沈阳市大东区卷748·新民县卷（一）89

7. **百鸟衣**（AT465A$_1$、本卷187）

柳树变成美貌的姑娘嫁给打猎的穷小伙子。小伙子打猎时带着妻子的画像，这画像被风刮进皇宫。皇帝垂涎柳树姑娘的美貌，派人将她抢进宫里。柳树姑娘和丈夫约好，让他在百日之后穿着百鸟羽毛缝制的衣服进宫见她，丈夫依计而行。柳树姑娘设法让皇帝脱下龙袍，换上穷小伙子的百鸟衣，然后叫侍卫杀死穿百鸟衣的人。小伙子登上了王位。

本溪市补遗卷126·本溪县卷247·抚顺市望花区卷66·营口县卷459·659·盖县卷645·开原县卷245·盘锦市双台子区卷102·大洼县卷201·阜新市细河区卷110·辽阳市弓长岭区卷345·374·丹东市振兴区卷96·岫岩县卷202·凤城县卷382·东沟县卷323·黑山县卷（二）160·凌源县卷259·291·瓦房店市卷民间故事集（一）337·363·沈阳市东陵区卷631·沈阳市新城子区卷238·沈阳市大东区卷556·沈阳市苏家屯区卷345·新民县卷（一）193

8. **炸海干**（AT592A,*＋AT465、本卷 224）

打柴的小伙子无意中得到一块有魔力的小石头蛋，经人指点，知道此物能炸干海水。小伙子去炸海，受威胁的龙王请他到龙宫，让他挑选他喜欢的东西。他只要龙宫的一只小狗，这小狗是龙女所变，龙王应允了。小伙子和龙女成亲了。好色的王爷以赛牛和索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等难题刁难小伙子，想赢得他的妻子。龙女帮助丈夫一一办到了。最后龙女为丈夫除掉了仇人。

本溪县卷 229・抚顺市郊区卷（一）21・（二）121・抚顺市露天区卷 37・抚顺市新抚区卷（二）10・抚顺县卷（一）388・新宾县卷（二）335・（三）75・营口县卷 484・盖县卷 216・铁岭县卷 394・533・开原县卷 275・昌图县卷 187・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126・彰武县卷 291・灯塔县卷 283・丹东市振安区卷 138・162・凤城县卷 273・东沟县卷 302・义县卷 301・黑山县卷 320・绥中县卷 139・鞍山市旧堡区卷 144・台安县卷 81・建平县卷 176・喀左县卷（三）209・241・（四）140・沈阳市姜淑珍卷 206・沈阳市东陵区卷 258・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197・335・沈阳市沈河区卷（一）337・沈阳市于洪区卷 191・沈阳市铁西区卷 223・新民县卷 39

9. **小镗锣**（AT613＋AT613A、本卷 207、208）

两兄弟共同生活，兄生恶心逐出其弟。弟弟在山洞里偶然听见几个野兽的对话，他照话去做，得到许多酬报。兄得知后也仿效其弟来到山洞，却被野兽吃掉了。

本溪市平山区卷 162・183・本溪市溪湖区卷 43・本溪市补遗卷 104・本溪县卷 358・桓仁县卷 137・抚顺市露天区卷 31・抚顺县卷（一）115・402・（二）104・新宾县卷（二）331・（三）65・营口县卷 308・盖县卷 523・铁岭县卷 402・479・481・516・法库县卷 361・昌图县卷 210・334・西丰县卷 233・280・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34・60・阜新市细河区卷 79・彰武县卷 222・辽阳市弓长岭区卷 239・289・丹东市振兴区卷 137・168・175・岫岩县卷 258・宽甸县卷 58・144・东沟县卷 373・北镇县卷(一)317・(三)156・锦县卷(二)88・绥中县卷 143・锦西市卷 230・台安县卷 120・建昌县卷 174・凌源县卷 208・284・建平县卷 265・喀左县卷(二)111・沈阳市姜淑珍卷 69・沈阳市薛天智卷 49・沈阳市沈河区卷(一)317・沈阳市于洪区卷 155・沈阳市大东区卷 513・沈阳市铁西区卷 188

10. **王恩石义**(AT160＋AT301,本卷 212)

打柴的小伙子从洪水中救出一些动物，又救了一个人。两人结拜为兄弟。兄弟俩去搭救被妖怪掳去的公主。打柴人下到洞中杀死妖怪，救出公主。他的结拜兄弟欲娶公主，遂生恶心陷害他。动物们帮助他和公主团圆并揭露了忘恩负义者。

本溪市平山区卷 234・抚顺市露天区卷 71・抚顺市新抚区卷(一)242・(二)57・新宾县卷(二)42・清原县卷 277・营口县卷 366・开原县卷 229・235・昌图县卷 199・204

·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69·大洼县卷 138·辽阳市文圣区卷 386·414·辽阳县卷 520·灯塔县卷 352·丹东市振兴区卷 108·丹东市振安区卷 125·锦州市古塔区卷 286·义县卷 255·333·黑山县卷(二)180·锦县卷(二)75·鞍山市旧堡区卷 194·海城市卷 310·北票市卷 223·235·建平县卷 189·喀左县卷(三)226·(五)77·沈阳市姜淑珍卷 73·沈阳市东陵区卷 254·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328·沈阳市皇姑区卷 249·335·沈阳市沈河区卷(一)328·沈阳市和平区卷(一)476·新民县卷(一)(下)78

11. **三个瞎姑娘**(汤普森母题索引 S362、本卷 206)

继母虐待前妻留下的三个瞎女儿,将她们遗弃荒野。三个瞎姑娘于偶然间双目复明,并幸运地过上了好日子。当饥饿的父母向被弃的女儿讨食时,姐妹们宽容地收留了他们。继母自感无颜,自尽而死。

本溪市溪湖区卷 111·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136·彰武县卷 278·宽甸县卷 102·建平县卷 221·喀左县卷(三)230·大连市旅顺口区卷 220·大连市西岗区卷 23·沈阳市姜淑珍卷 104·沈阳市东陵区卷 275

12. **没手的媳妇**(AT706、本卷 297)

因继母陷害,前妻的女儿被剁去双手并遭到遗弃。她被一个书生收作妻子。书生金榜题名,继母又将送信的差人灌醉,将喜信偷改成休书,继续加害于她。无手的女人离家出走,河水使她长出了双手。她和丈夫重逢,得知这一切都是继母所为。害人者得到惩罚。

本溪市溪湖区卷 106·本溪市补遗卷 398·桓仁县卷 94·抚顺市望花区卷 277·抚顺市新抚区卷(二)190·抚顺县卷 5·营口县卷 585·铁岭县卷 225·开原县卷 211·西丰县卷 240·430·辽阳市太子河区卷 173·辽阳县卷 357·黑山县卷(二)302·锦县卷(一)177·大连市西岗区卷 291·大连市中山区卷 289·瓦房店市故事卷(一)267·272·沈阳市薛天智卷 101·沈阳市东陵区卷 378·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291·沈阳市沈河区卷(一)320·沈阳市和平区卷 381·沈阳市铁西区卷 144

13. **西天问活佛**(AT461A、本卷 204)

穷小伙子去西天拜佛,想询问自己为何贫困。佛只能回答他提出的三个问题,而别人托他捎问的问题恰是三个。穷小伙子放弃了自己的问题,只询问了别人的问题。在帮助别人解决了难题的同时,穷小伙子也得到了酬报。

桓仁县卷 102·抚顺市望花区卷 297·338·开原县卷 217·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94·阜新市细河区卷 77·彰武县卷 253·灯塔县卷 335·丹东市振安区卷 121·岫岩县卷 207·宽甸县卷 243·海城市卷 367·大连市旅顺口区卷 231·大连市金州区卷 63·沈阳市李占春卷 202·沈阳市姜淑珍卷 122·沈阳市东陵区卷 230·沈阳市和平区卷 340·353·733 沈阳市大东区卷 591

14. **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AT780D*、本卷 238)

爱唱歌的穷小伙子爱上了富人家的小姐，婚事未成，小伙子相思而死。他的心还活着，变成一只杯子演唱自己的身世。富家小姐偶然听到杯子的歌唱，感动得落下泪来，泪流杯里，小伙子的心才死去。

抚顺市露天区卷 61·抚顺市新抚区卷(二)42·抚顺县卷(一)256·新宾县卷(三)190·昌图县卷 227·西丰县卷 271·阜新市细河区卷 82·彰武县卷 241·辽阳市文圣区卷 363·丹东市元宝区卷 146·岫岩县卷 186·凤城县卷 448·东沟县卷 471·锦州市古塔区卷 192·锦州市凌河区卷 166·兴城市卷 310·台安县卷 142·海城市卷 174·朝阳县卷 222·北票市卷 185·喀左县卷(三)142·大连市中山区卷 205·瓦房店市卷传说集 467·474·沈阳市姜淑珍卷 273·沈阳市东陵区卷 240·沈阳市大东区卷 411·辽中县卷 281

15. **月老配婚**

小伙子见一老人用石子摆对儿，经询问知其在为人间配夫妻。小伙子得知自己的未婚妻是邻家的一个婴儿后很失望，就用刀砍伤那婴儿并远逃外乡。若干年后他娶亲了，洞房之夜发现新娘恰是被他砍伤过的邻家女孩儿。

新宾县卷(二)129·营口县卷 526·铁岭县卷 337·辽阳市白塔区卷 202·黑山县卷 262·锦县(二)167·鞍山市铁东区卷 260·海城市卷 299·大连市中山区卷 254·瓦房店市故事卷(二)307·长海县卷 318·沈阳市李占春卷 217·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242·沈阳市皇姑区卷 261·沈阳市和平区卷 369·沈阳市铁西区卷 204·沈阳市姜淑珍卷 114

16. **秃头娘娘**(本卷 032)

皇帝心血来潮想选一骑龙抱凤的女子当皇后。农家有一秃女恰巧怀抱公鸡骑着土墙玩耍，选聘官遂将此女选为皇后。

抚顺市露天区卷 463·新宾县卷(二)260·营口县卷 390·盖县卷 480·483·开原县卷 115·灯塔县卷 146·黑山县卷(二)11·锦西市卷 153·台安县卷 165·新金县卷故事集(一)385·大连市金州区卷故事集 160·沈阳市姜淑珍卷 246·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85·沈阳市大东区卷 705·本溪县卷(上)176

17. **人心不足蛇吞相**(AT285D、本卷 215)

蛇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报恩，允许他剜去蛇眼为皇帝的女儿治病。当这个不知足的人想要剜去蛇心以换取宰相的位置时，蛇将他吃了。

抚顺市望花区卷 37·抚顺市露天区卷 28·抚顺市郊区卷(二)97·抚顺市新抚区卷(二)54·新宾县卷(二)232·(三)159·盖县卷 374·铁岭县卷 438·昌图县卷 224·康平县卷 46·辽阳市文圣区卷 392·灯塔县卷 326·330·丹东市元宝区卷 157·凤城县卷 299·锦州市古塔区卷 266·锦州市凌河区卷 161·义县卷 413·北镇县卷(一)337·绥中县卷 172·锦西市卷 204·兴城市卷 307·海城市卷 347·398·565·北票市卷 251·

喀左县卷(三)154·217·大连市甘井子区卷 341·沈阳市李占春卷 235·沈阳市姜淑珍卷 181·沈阳市谭振山卷 243·沈阳市皇姑区卷 242·辽中县卷 280

18.**隐身衣**(AT566、本卷 262)

狐仙为报穷小伙子的救命之恩,送他一件可隐去身形的衣服。穷小伙子穿隐身衣进入富家小姐闺房求婚未成。狐仙送小伙子可使人变丑的水果,小姐误食后变丑。狐仙设法让小伙子医好小姐并与她成亲。

本溪市平山区卷 99·本溪县卷 285·330·抚顺市望花区卷 396·抚顺县卷(一)42·新宾县卷(二)169·328·营口县卷 489·铁岭县卷 449·453·491·开原县卷 299·西丰县卷 217·康平县卷 125·辽阳市太子河区卷 283·辽阳市弓长岭区卷 114·127·辽阳县卷 530·丹东市振安区卷 134·175·187·岫岩县卷 223·义县卷 373·432·黑山县卷 384·锦县卷(一)155·锦西市卷 336·建昌县卷 171·205·凌源县卷 194·北票市卷 309·喀左县卷(五)91·大连市中山区卷 405·大连市西岗区卷 54·大连市甘井子区卷 385·瓦房店市卷故事集(一)293·376·新金县卷故事集(一)381·庄河县卷故事集(下)1·沈阳市姜淑珍卷 134·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355·沈阳市和平区卷 420·沈阳市大东区卷 533·沈阳市东陵区卷 217

19.**金马驹**(本卷 290)

老人选新的当家人,新媳妇巧当家使全家人度过荒年。她还令家人每天从外边带回家一把土,几年后土堆里钻出来一头金马驹。新媳妇使全家人明白了"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的道理。

本溪市补遗卷 148·新宾县卷(一)237·营口县卷 504·盖县卷 578·西丰县卷 269·辽阳市白塔区卷 183·辽阳市文圣区卷 360·岫岩县卷 230·海城市卷 420·大连市旅顺口区卷 247·大连市西岗区卷 62·瓦房店市卷故事集(一)356·沈阳市李占春卷 6·沈阳市姜淑珍卷 41·沈阳市平平区卷 430·沈阳市于洪区卷 230·沈阳市铁西区卷 180

20.**箭箭不离腚**(AT1640、本卷 327)

一个人自称箭法出众,箭箭能射中动物的肛门,其实是动物已死,他把箭后插上的。他用这个办法欺骗一个富人,娶富人的女儿为妻。接着又靠运气杀死一只老虎并吓退了入宅的强盗。

本溪市溪湖区卷 119·抚顺县卷(一)461·新宾县卷(二)182·盖县卷 641·开原县卷 409·西丰县卷 288·康平县卷 108·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167·大洼县卷 255·阜新市细河区卷 90·辽阳市弓长岭区卷 160·凤城县卷 429·锦州市古塔区卷 109·兴城市卷 356·台安县卷 244·海城市卷 492·建昌县卷 295·凌源县卷 389·建平县卷 154·喀左县卷(四)287·大连市中山区卷 443·瓦房店市卷故事集(一)156·沈阳皇姑区卷 369·沈阳市铁西区卷 506·新民县卷(二)240

21. **路遥知马力**(AT893*、本卷 318)

甲乙二人是好友,甲总在经济上资助乙。乙科考及第当了高官,甲家境破败向乙求助,乙对昔日的恩人并未十分热情相待。甲愤愤离去,回家后方知乙已暗中派人为甲购置了许多家产。

抚顺市新抚区卷(一)43·抚顺县卷(一)521·新宾县卷(一)66·营口县卷 592·595·铁岭县卷 328·西丰县卷 321·辽阳县卷 400·丹东市元宝区卷 181·锦州市古塔区卷 161·锦州市凌河区卷 157·义县卷 359·北镇县卷(三)211·台安县卷 155·海城市卷 414·凌源县卷 334·北票市卷 398·大连市中山区卷 201·瓦房店市卷传说集 482·沈阳市东陵区卷 341·沈阳市大东区卷 493

22. **巧媳妇**(AT875D$_1$+AT1592C、本卷 286、287)

老人想为小儿子娶一个聪明的媳妇。聪明的媳妇娶进家门之后,老人出各种难题为难儿媳们,聪明的媳妇一一办到了。当邻居以一只死猫来要挟老人赔偿巨款时,聪明的媳妇以机智的回答战胜了恶邻居。

本溪市补遗卷 243·抚顺市望花区卷 72·201·抚顺市露天区卷 16·抚顺县卷(一)367·盖县卷 509·591·铁岭县卷 376·开原县卷 360·昌图县卷 232·西丰县卷 401·418·阜新县卷 305·辽阳市白塔区卷 287·辽阳市文圣区卷 354·辽阳县卷 459·灯塔县卷 478·丹东市振安区卷 216·丹东市元宝区卷 267·岫岩县卷 309·宽甸县卷 232·东沟县卷 308·311·锦州市凌河区卷 97·138·黑山县卷 132·北镇县卷(三)200·兴城市卷 278·鞍山市铁东区卷 136·海城市卷 528·建昌县卷 247·325·北票市卷 265·371·376·建平县卷 263·喀左县卷(三)105·大连市中山区卷 188·大连市旅顺口区卷 264·大连市西岗区卷 226·庄河县卷故事集(上)254·257·沈阳市姜淑珍卷 1·53·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427·沈阳市皇姑区卷 312·沈阳市沈河区卷(一)345·沈阳市和平区卷 262·360·756·沈阳市苏家屯区卷 591·沈阳市铁西区卷 501

23. **老秋莲**(AT1115、本卷 305)

逆子不认老母,将其作佣人。媳妇得知佣人便是婆母之后,惩治了忤逆的丈夫。

本溪市补遗卷 341·抚顺县卷 502·营口县卷 633·昌图县卷 250·西丰县卷 362·辽阳市白塔区卷 173·辽阳市文圣区卷 408·辽阳市弓长岭区卷 228·锦州市凌河区卷 87·锦州市太和区卷 137·义县卷 273·北镇县卷(一)414·锦县卷(二)98·锦西市卷 489·鞍山市旧堡区卷 227·鞍山市铁东区卷 12·海城市卷 558·喀左县卷(三)258·大连市西岗区卷 404·瓦房店市卷传说集 434·沈阳市薛天智卷 29·沈阳市和平区卷 750·沈阳市于洪区卷 272·辽中县卷 249·新民县卷(一)(下)206

24. **鬼育儿**(汤普森母题索引 E·死亡 323·1·1)

亡母之魂用纸钱买食物喂养幼子。

本溪市溪湖区卷 85・本溪县卷 305・康平县卷 181・辽阳市弓长岭区卷 334・辽阳县卷 528・锦州市古塔区卷 119・瓦房店市卷故事集(二)311・沈阳市铁西区卷 231

25.**谎张三**(AT330A－AT1535＋AT1539、本卷 344)

穷人机智地回答了富人所出的各种难题,讨回了应得的工钱。他谎称自己有火龙单(保暖的衣衫)、金马驹(会屙金银的马)、拨魂杖(使人起死回生的棍子),将这些假的宝物卖给富人。富人屡屡上当,他死后到阎王处告了穷人一状。阎王派小鬼来抓穷人,穷人使诡计愚弄小鬼并使小鬼受到严厉的惩罚。阎王亲自来抓他,但也受骗,与他调换了衣服和坐骑。结果真正的阎王误被小鬼们打死。

本溪市平山区卷 336・本溪市补遗卷 129・本溪县卷 155・桓仁县卷 271・抚顺市望花区卷 46・185・抚顺市露天区卷 188・519・抚顺市郊区卷(二)180・280・抚顺市新抚区卷(一)167・(二)187・抚顺县卷(一)466・清原县卷 192・213・营口县卷 377・盖县卷 595・铁岭县卷 217・261・352・开原县卷 268・354・法库县卷 599・西丰县卷 421・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52・大洼县卷 240・阜新县卷 151・349・辽阳市文圣区卷 373・辽阳县卷 568・丹东市振兴区卷 101・丹东市元宝区卷 265・岫岩县卷 247・东沟县卷 326・370・锦州市古塔区卷 233・义县卷 305・308・黑山县卷(二)351・北镇县卷(三)183・锦西市卷 209・兴城市卷 177・鞍山市旧堡区卷 217・242・鞍山市铁东区卷 333・海城市卷 217・573・朝阳县卷 274・凌源县卷 308・415・北票市卷 358・喀左县卷(一)136・(二)159・163・165・(三)102・107・大连市旅顺口区卷 256・大连市甘井子区卷 326・瓦房店市卷故事集(一)193・227・279・沈阳市姜淑珍卷 44・沈阳市东陵区卷 447・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127・202・207・287・沈阳市沈河区卷(一)343・沈阳市和平区卷 326・373・451・468・738・沈阳市于洪区卷 183・345・沈阳市苏家屯区卷 533・593・沈阳市大东区卷 417・566・673・沈阳市铁西区卷 392・新民县卷(一)(下)113

26.**傻子学话**(AT1696A、本卷 292)

傻姑爷总是按照妻子教他的话去说,结果总是因把话用错了地方而挨打。

本溪市平山区卷 373・本溪市溪湖区卷 142・本溪县卷 431・抚顺市望花区卷 116・抚顺市露天区卷 183・186・抚顺县卷(一)105・176・清原县卷 321・营口县卷 688・铁岭县卷 350・法库县卷 535・西丰县卷 297・康平县卷 272・盘锦市双台子区卷 44・159・大洼县卷 353・辽阳市白塔区卷 270・辽阳市文圣区卷 533・辽阳市弓长岭区卷 244・锦州市古塔区卷 221・310・义县卷 223・黑山县卷(一)236・北镇县卷 446・锦县卷(二)104・鞍山市旧堡区卷 307・海城市卷 430・北票市卷 353・喀左县卷(二)188・(三)275・大连市中山区卷 585・大连市西岗区卷 256・大连市金州区卷 385・沈阳市东陵区卷 375・沈阳市新城子区卷 136・沈阳市皇姑区卷 268・沈阳市铁西区卷 511

27.**丑媳妇**(AT841A*、本卷 302)

丈夫嫌妻子貌丑而将她休了。丑女女扮男装信马由缰来到一穷困人家。这家只有母子二人，穷小伙子收丑女为妻。丑女在其家附近发现许多银子，家境富裕起来。丑女的前夫因败家而行乞，当他见到阔绰的丑女时羞愧难当。

本溪市补遗卷 319・清原县卷 257・盖县卷 565・盘山县卷 174・辽阳市太子河区卷 242・鞍山市铁东区卷 33・凌源县卷 328・北票市卷 387・建平县卷 208・喀左县卷(五) 99・大连市中山区卷 238・沈阳市姜淑珍卷 119・沈阳市谭振山卷 135

说明：1、本索引是对卷首《辽宁省常见故事类型分布图》的补充说明。

2、本索引作品篇名后的标号为 AT 分类序号。

3、AT 序号后的其他标记均采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分类标号。

后　记

辽宁省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从1984年开始，历经组建机构、培训骨干、普查采录、编印县(区)资料本、编印市卷本等阶段，至1991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编辑告竣已历七年。

始于1985年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是编纂省故事卷的基础。全省44个县和绝大部分市区都进行了民间文学普查。此项工作发动的人数以百万计，积累的文字资料以亿计。至1987年底全省44个县百分之百地出版了县资料本，全省55个市区有35个市区出版了区资料本。全省累计出版县、区资料本133册，共收录故事15429篇，约3100万字。至1990年全省13个市出版市卷本21册，共收录故事3716篇，约1167万字。在这次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中发现能讲百则以上的故事家达百余人，编印故事家专集11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正是从上述丰富的资料中遴选编纂而成的。

几年来在辽宁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省文化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通力合作，并得到全省各市、县(区)政府及宣传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使这一工作有了可靠的保证。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热忱投身于这一工作，特别是各市集成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使本书得以顺利完稿。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我们始终得到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编委会和集成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对于本卷的《辽宁省重点传说分布图》、《辽宁省常见故事类型分布图》、《辽宁省常见故事类型索引》，总编委会副主编刘魁立先生给予了学术上的指导。在此，谨向支持、帮助过我们的有关部门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　者

1991年3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
作者=
页数=1001
SS号=11159159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